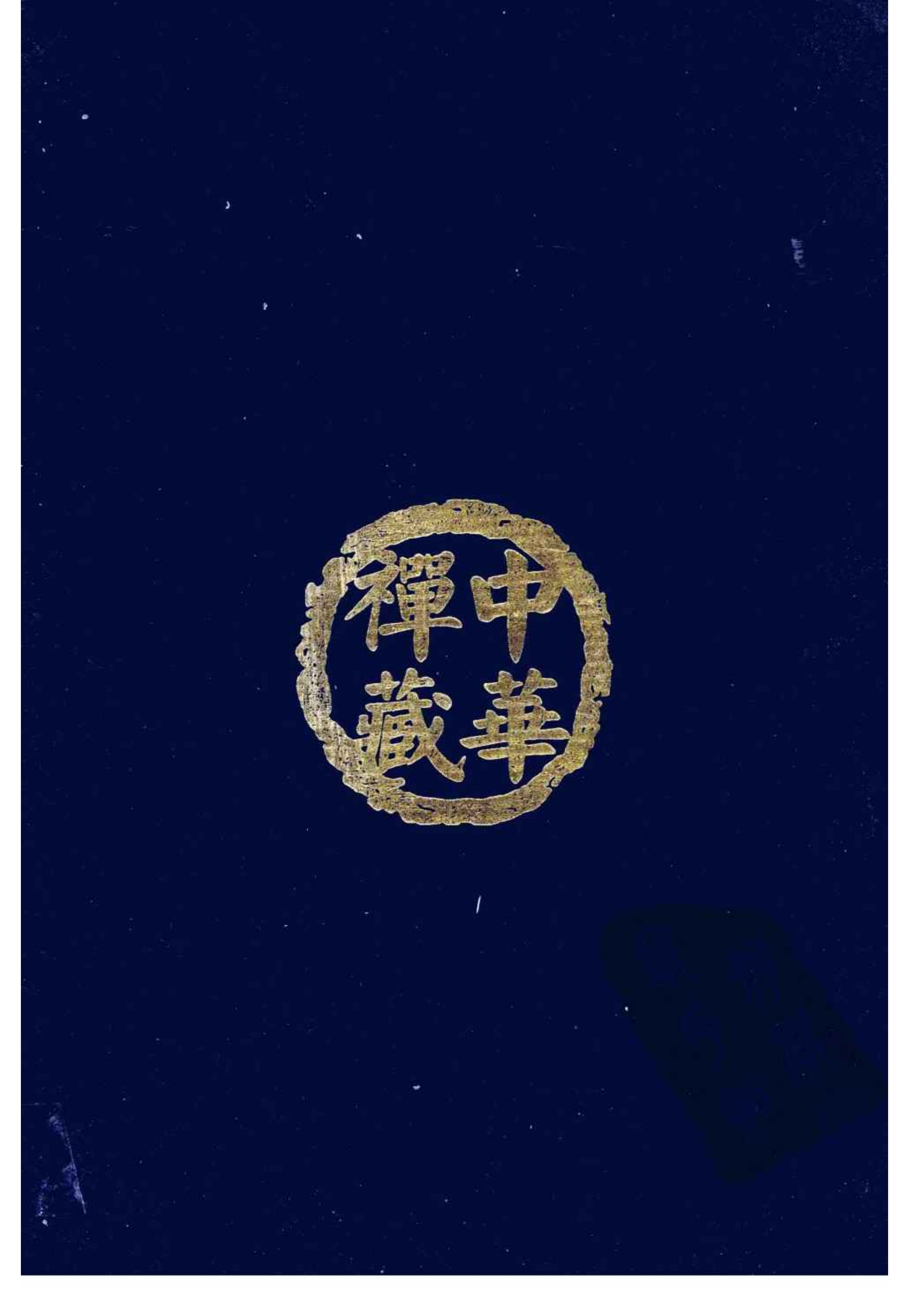

禪宗全書


中華禪藏

禪宗全書

史傳部十八

(18)

藍吉富 主編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禪宗全書／藍吉富主編．－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2004.12
ISBN 7-5013-2602-9

Ⅰ.禪…　Ⅱ.藍…　Ⅲ.禪宗－文獻－匯編　Ⅳ.B946.5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04）第103681號

責任編輯：王冠　于浩
封面設計：許冬麗



書名　禪宗全書（全101册）
著者　藍吉富 主编

出版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00034 北京市西城區文津街7號）
發行　010-66139745，66175620，66126153，66174391（傳真），
66126156（門市部）
E-Mail　cbs@nlc.gov.cn（投稿）　btsfxb@nlc.gov.cn（郵購）
Website　www.nlcpress.com
印刷　河北三河燕郊古籍印裝廠
開本　880×1230毫米　1/16
印張　4414
版次　2004年12月第1版　2004年12月第1次印刷

書號　ISBN 7-5013-2602-9/B·108
定價　18000圓

解題

一、繼燈錄

編譯組

全書六卷。明・鼓山沙門元賢輯。元賢，字永覺，福建省建陽人(一五七八～一六五七年)，著有「洞上古轍」、「補燈錄」等書。本書是他在永曆二年(一六四八)著手編纂的，主要承繼「五燈會元」、「續五燈會元」等，輯補臨濟(第十七世以下)、曹洞(第十五世以下)二宗的傳燈，故名「繼燈錄」。永曆四年成書，順治八年(一六五一)序刊。

全書輯錄曹洞宗青原下十六世以後四一人、臨濟宗南嶽下十八世以後二二六人，以及未詳法嗣者七人，計二六四人的傳法記錄。

二、祖庭嫡傳指南

編譯組

全書二卷。清・徐昌治編。徐昌治，臨濟宗居士，別號無依道人，浙江杭州府海寧縣鹽官人。隨南嶽第三十五世費隱通容禪師參學二十餘年，得其付法；著有「高僧摘要」、「無依道人錄」等。

本書略稱「祖庭指南」，主要輯錄七佛、西天二十八祖、東土六祖，以及南嶽讓禪師至本師費隱通容禪師等佛祖嫡傳諸師之事略、師資機緣語要，以作為祖庭學人的指南。卷首有清順治九年九月九日（一六五二）的自序；卷末則附有金栗百癡禪師跋語、本師費隱禪師題語、付法語偈，以及編者的和偈等。

三、佛祖宗派世譜

編譯組

全書八卷。明．嘉禾金明寺介庵悟進和尚編。清．順治十一年（一六五四）序刊。由於本書的內容與明．木陳道忞所編的「禪燈世譜」大致相同，故「卍續藏」只摘錄其卷五及卷六部分。

作者介庵，諱悟進，字覺先，建寧府普明寺鴛湖妙用法嗣，嘗住徑山觀音殿、嘉興金明寺等，法嗣弟子極多。著有語錄十卷、「源流頌」一卷。此書是他在金明寺所編纂的，為一明示五家宗原的傳燈世譜。

全書以圖解方式詳示各家法統世系，各卷內容如下：卷一為佛祖正脈、諸祖旁出；卷二為南嶽、溈仰；卷三為臨濟、楊岐；卷四為黃龍、大慧；卷五為虎丘、雪岩及斷橋；卷六為青原、曹洞；卷七為龍潭、雲門；卷八為雪竇、法眼。

四、南宋元明禪林僧寶傳

編譯組

全書十五卷。清．自融撰、性磊補輯。主要輯錄南宋、元、明三代（南宋建炎元年——明末

傳」。

永曆元年）五百二十一年間禪門尊宿的行業及機緣語要，目的在接續宋代惠洪所撰的「禪林僧寶傳」。

所收尊宿，青原系自十三世宏智正覺、眞歇清了至三十五世博山無異元來、湛然圓澄等；南嶽系自十五世佛燈守珣、虎丘紹隆等至三十三世天童山密雲圓悟、磬山天隱圓修、徑山語風菴雪嶠圓信等，總計九十八人。其中，自融所編者六十九人，性磊補輯者二十八人，附加拾遺一人。其傳記的編排方式，是依各禪師的年代順序，始於佛燈珣禪師，終於雪嶠信禪師。每篇末尾均仿「僧寶傳」的體例，附加贊語。

卷首有林友王、崔秉鏡及作者的序文；卷末除康熙三年（一六六四）性磊的跋，另收康熙二十四年明慧和尚的「重刻僧寶傳記」。



五燈嚴統　下

清・費隱通容　編



目次

貳、繼燈錄……一〇六三

即賤驅耕夫之牛。令他苗稼豐登。奪飢人之食。令他永絕飢渴。遇賤即貴。握土成金。遇貴即賤。變金成土。老僧亦不驅耕夫之牛。亦不奪飢人之食。何謂耕夫之牛。我復何用。飢人之食。我復何餐。我也不握土成金。也不變金作土。何也。金是金。土是土。玉是玉。石是石。僧是僧。俗是俗。古今天地。古今日月。古今山河。古今人倫。雖然如此。打破大散關。幾箇迷逢達磨。上堂。鴈過長空。影沉寒水。鴈無遺蹤之意。水無留影之心。若能如是。方解向異類中行。不用續鳧截鶴。夷嶽盈壑。放行也。百醜千拙。收來也。攣攣拳拳。用之則敢與八大龍王鬬富。不用。都來不直半分錢。參。上堂。髑髏常干世界。鼻孔摩觸家風。芭蕉聞雷開。葵花隨日轉。諸仁者。芭蕉聞雷開。還有耳麼。葵花隨日轉。還有眼麼。若也會得。西天即是此土。若也不會。七九六十三。收。上堂。靈源絕朕。普現色身。法離斷常。有無堪示。所以道。塵塵不見佛。剎剎不聞經。要會靈山親授記。晝見日。夜見星。良久曰。若到諸方。不得錯學。參。上堂。夜來寒霜凜冽。黃河凍結。陝府鐵牛腰折。盡道女媧煉石補天。爭奈西北一缺。如今欲與他補却。又恐大地人無出氣處。且留這一竅。與大地人出氣。參。上堂。虛明自照。不勞心力。上士見之。鬼神茶飯。中下得之。狂心頓息。更有一人。切忌道著。上堂。光透日月。明暗不收。智出聖凡。賢愚不歷。所以道。不用低頭思量難得。良久曰。是甚麼。上堂。青蘿夤緣。直上寒松之頂。白雲淡泞。出沒太虛之中。何似南山起雲。北山下雨。若也會得。甜瓜徹蔕甜。若也不會。苦瓠連根苦。上堂。無邊剎境。自他不隔於毫端。且道。妙喜世界不動如來。說甚麼法。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祇如威音王佛最初一會。度多少人。若是通方作者。試為道看。良久曰。行路難。行路難。萬仞峯頭君自看。上堂。枯桑知天風。海水知天寒。金色頭陀見處不眞。鷄足山中與他看守衣鉢。三千大險。八百小險。大似泥裏洗土塊。四十九年。三百六十餘會。摩竭提國。猶較些子。德山臨濟。雖然丈夫。爭似罽賓國王。一刀兩段。如今若有箇人鼻孔遼天。山僧性命何在。良久曰。太平本是將軍致。不許將軍見太平。喝一喝。下座。僧問。天不能蓋地

不能載未審是甚麼人。師曰擲塊深埋。曰此人還受安排也無。師曰土上更加泥。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長江無六月。曰見後如何。師曰一年一度春。室中問僧無手人能行拳。無舌人解言語。忽然無手人打無舌人。無舌人道箇甚麼。又曰蜀魄連宵叫。鵲鳴終夜啼。圓通門大啓。何事隔雲泥。晚年以疾居池陽杉山菴。門弟子智才住臨平之佛日。迎歸侍奉。才如蘇城未還。師速其歸。及踵門。師告之曰。時至吾行矣。才曰。師有何語示徒。乃說偈曰。紅日照扶桑。寒雲封華嶽。三更過鐵圍。拶折驪龍角。才問卵塔已成。如何是畢竟事。師舉拳示之。遂就寢。推枕而寂。塔全身寺東之原。崇寧中謚振宗禪師

越州稱心省倧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行人念路。僧曰不會。師曰緊峭草鞋。上堂佛種從緣起。是故說一乘。拈拄杖曰。拄杖是緣。那箇是佛種。拄杖是一乘法。那箇是緣。這裏參見釋迦老子了。却買草鞋行脚。不得向衲僧門下過。打折汝腰。且道衲僧據箇甚麼。良久曰。三十年後。莫孤負人。卓拄杖下座

泉州承天傳宗禪師。僧問大用現前不存軌則時如何。師曰承天今日高豎降旗。僧便喝。師曰臨濟兒孫。僧又喝。師便打。問如何是般若體。師曰雲籠碧嶠。曰如何是般若用。師曰月在清池

處州南明日慎禪師。僧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水天影交碧。曰畢竟是同是別。師曰松竹聲相寒

舒州投子法宗禪師(時稱道者)。僧問如何是道者家風。師曰袈裟裹草鞋。曰意旨如何。師曰赤脚下桐城

天台寶相蘊觀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堂堂八尺餘

岳州君山顯昇禪師。上堂大方無外。含裹十虛。至理不形。圓融三際。高超名相。妙體全彰。迥出古今。真機獨露。握驪珠而鑑物。物物流輝。擲寶劍以揮空。空空絕迹。把定則摩竭掩室。淨名杜詞。放行則拾得搖頭。寒山揩掌。且道是何人境界。拈拄杖卓一下曰。瞬目揚眉處。還君子細看

平江府水月寺惠金典座。依明覺於雪竇。聞舉須彌山話。默有契。一日欲往訊。遇之殿軒。覺問汝名甚麼

曰惠金覺曰阿誰惠汝金曰容少間去方丈致謝覺曰卽今肇曰這裏容和尚不得

修撰曾會居士幼與明覺同舍及冠異途天禧間公守池州一日會于景德寺公遂引中庸大學參以楞嚴符宗門語句質明覺覺曰這箇尚不與教乘合況中庸大學邪學士要徑捷理會此事乃彈指一下曰但恁麼薦取公於言下領旨天聖初公守四明以書幣迎師補雪竇既至公曰某近與清長老商量趙州勘婆子話未審端的有勘破處也無覺曰清長老道箇甚麼公曰又與麼去也覺曰清長老且放過一著學士還知天下衲僧出這婆子圈繢不得麼公曰這裏別有箇道處趙州若不勘破婆子一生受屈覺曰勘破了也公大笑

延慶榮禪師法嗣

廬山圓通居訥祖印禪師梓州人姓蹇氏生而英特讀書過目成誦十一出家十七試法華得度受具後肄業講肆耆年多下之會禪者南遊回力勉其行於是徧參荊楚間迄無所得至襄州洞山留止十年因讀華嚴論有省後游廬山道價日起由歸宗而遷圓通仁廟聞其名皇祐初詔住十方淨因禪院師稱目疾不能奉詔有旨令舉自代遂舉大覺璉應詔及引對問佛法大意稱旨天下賢師知人也僧問祖剎重興時如何師曰入在破頭山曰一朝權在手師便打

百丈映禪師法嗣

臨安府慧因懷祥禪師上堂南山高北山低日出東方夜落西白牛上樹覓不得烏鷄入水大家知且道覓得後又如何良久曰堪作甚麼

臨安府慧因義寧禪師僧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摩耶夫人曰出世後如何師曰悉達太子

南華緣禪師法嗣

齊州興化延慶禪師上堂言前薦得孤負平生句後投機全乖道體離此二途祖宗門下又且如何良久曰眼裏瞳兒吹木笛

韶州實壽行德禪師冬日在南華受請示衆曰新冬新實壽言是舊時言若會西來意波斯上舶船

韶州白虎山守昇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有眼無

鼻孔

北禪賢禪師法嗣

潭州興化紹銑禪師上堂拈拄杖曰一大藏教是拭不淨故紙超佛越祖之談是誑謼閭閻漢若論衲僧門下一點也用不得作麼生是衲僧門下事良久曰參虛不如少實擊香臺下座

洪州法昌倚遇禪師漳州林氏子幼棄家依郡之崇福得度有大志自受具游方名著叢席浮山遠和尚嘗指謂人曰此後學行脚樣子也參北禪禪問近離甚處師曰福嚴禪曰思大鼻孔長多少師曰與和尚當時見底一般禪曰汝道我見時長多少師曰和尚大似不曾到福嚴禪曰學語之流又問來時馬大師安樂否師曰安樂禪曰向汝道甚麼師曰教和尚莫亂統禪曰念汝新到不能打得你師曰某甲亦放和尚過茶罷禪問鄉里甚處師曰漳州禪曰三平在彼作甚麼師曰說禪說道禪曰年多少師曰與露柱齊年禪曰有露柱且從無露柱年多少師曰無露柱一年也不少禪曰夜半放烏鷄師留北禪最久於是師賞歎唱妙出一時晚至西山睹雙嶺深邃棲息三年始應法昌之請師在雙嶺受請與英勝二首座相別曰三年聚首無事不知檢點將來不無滲漏以拄杖畫一畫曰這箇即且止宗門事作麼生英曰須彌安鼻孔師曰恁麼則臨崖看滸眼特地一場愁英曰深沙努眼睛師曰爭奈聖凡無異路方便有多門英曰鐵蛇鑽不入師曰這般漢有甚共語處英曰自緣根力淺莫怨太陽春却畫一畫曰宗門事且止這箇事作麼生師便掌英曰這漳州子莫無去就師曰你這般見解不打更待何時又打英曰也是老僧招得上堂祖師西來特唱此事祇要時人知有如貧子衣珠不從人得三世諸佛祇是弄珠底人十地菩薩祇是求珠底人汝等正是竛竮乞丐懷寶迷邦靈利漢纔聞舉著眨上眉毛便知落處若更踏步向前不如策杖歸山去長嘯一聲煙霧深示衆我要一箇不會禪底作國師上堂汝若退身千尺我便當處生芽汝若覿面相呈我便藏身露影汝若春池拾礫我便撒下明珠直得水灑不著風吹不入如箇無孔鐵鎚相似

且道。法昌還有爲人處也無。良久曰。利刀割肉瘡猶合。惡語傷人恨不銷。上堂。春山青春水綠。一覺南柯夢。初足携笻縱步出松門。是處桃英香馥郁。因思昔日靈雲老。三十年來無處討。如今競愛摘楊花。紅香滿地無人掃。上堂。拈起拄杖曰。我若拈起。你便喚作先照後用。我若放下。你便喚作先用後照。我若擲下。你便喚作照用同時。忽然不拈不放。你向甚麼處卜度。直饒會得倜儻分明。若遇臨濟德山。便須腦門著地。且道伊有甚麼長處。良久曰。曾經大海休誇水。除却須彌不是山。上堂。夜半烏鷄誰捉去。石女無端遭指注。空王令下急搜求。唯心便作軍中主。雲門長驅潙山隊伍。列五位槍旗。布三玄戈弩。藥山持刀青原荷斧。石鞏彎弓。禾山打鼓。陣排雪嶺長蛇。兵屯黃檗飛虎。木馬帶毛烹。泥牛和角煑。賞三軍犒師旅。打葛藤分露布。截海颶塵。横山嶽土。擊玄關除徼路。多少平人受辛苦。無邊剎海競紛紛。三界聖凡無覓處。無覓處。還知否。昨夜雲收天宇寬。依然帶月啼高樹。上堂。閑來祗麼坐。拍手誰賡和。回頭忽見簸箕星。水墨觀音解推磨。拍手一下曰。還會麼。八十翁翁雖皓首看看不見老人容。上堂。法昌今日開爐。行脚僧無一箇。唯有十八高人。緘口圍爐打坐。不是規矩嚴難。免見諸人話墮。直饒口似秤鎚。未免燈籠勘破。不知道絕功勳。妄自修因證果。喝曰。但能一念回光。定脫三乘羈鎖。黃龍南禪師至上堂。拏雲攫浪數如麻。點著銅睛眼便花。除却黃龍頭角外。自餘渾是赤斑蛇。法昌小剎。路遠山遙。景物蕭疎。游人罕到。敢謂黃龍禪師曲賜光臨。不唯泉石生輝。亦乃人天欣悅。然雲行雨施。自古自今。其奈爐鞴之所鈍鐵尤多。良醫之門病者愈甚。瘥病須求靈藥。銷頑必藉金鎚。法昌這裏有幾箇垜根阿師。病者病在膏肓。頑者頑入骨髓。若非黃龍老漢到來。總是虗生浪死。拈拄杖曰。要會麼。打麵還他州土麥。唱歌須是帝鄉人。僧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曰。却須磨取。曰。未審如何下手。師曰。鏡在甚麼處。僧遂作一圓相。師便打。曰。這漆桶礫輒也不識。師與感首座。歲夜喫湯。次座曰。昔日北禪分歲。曾烹露地白牛。和尚今夜分歲。有何施設。師曰。臘雪連

山白春風透戶寒座曰大衆喫箇甚麼師曰莫嫌冷淡無滋味一飽能消萬劫飢座曰未審是甚麼人置辦師曰無慚愧漢來處也不知英勝二首座到山相訪英曰和尚尋常愛點撿諸方今日因甚麼却來古廟裏作活計師曰打草祇要蛇驚英曰莫塗糊人好師曰你又刺頭入膠盆作甚麼英曰古人道我見兩箇泥牛鬬入海所以住此山未審和尚見箇甚麼師曰你他時異日有把茆蓋頭人或問你作麼生祇對英曰山頭不如嶺尾師曰你且道還當得住山事也無英曰使鑁不及拖犂師曰還曾夢見古人麼英曰和尚作麼生師展兩手英曰蝦跳不出斗師曰休將三寸燭擬比太陽輝英曰爭奈公案見在師曰亂統禪和如麻似粟龍圖徐公禧布衣時與師往來爲法喜之游師將化前一日作偈遺之曰今年七十七出行須擇日昨夜問龜哥報道明朝吉徐覽偈聳然邀靈源清禪師同往師夕坐寢室以院務誡知事曰吾住此山二十三年護惜常住每自涖之今行矣汝輩著精彩言畢舉拄杖曰且道這箇分付阿誰徐與靈源皆屏息遂擲杖投牀枕臂而化

福州廣因擇要禪師上堂王臨寶位胡漢同風紐半破三佛殿倒卓藏身句即不問你透出一字作麼生道拈拄杖曰春風開竹戶夜雨滴花心上堂古者道祇恐爲僧心不了爲僧心了總輸僧且如何是諸上座了底心良久曰漁翁睡重春潭闊白鳥不飛舟自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長安東洛陽西問如何是佛師曰福州橄欖兩頭尖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隈巖傍壑曰出世後如何師曰前山後山

開先暹禪師法嗣

南康軍雲居山了元佛印禪師饒州浮梁林氏子誕生之時祥光上燭鬚髮爪齒宛然具體風骨爽拔孩孺異常發言成章語合經史閭里先生稱曰神童年將頂角博覽典墳卷不再舒洞明今古才思俊邁風韻飄然志慕空宗投師出家試經圓具感悟夙習即徧參尋投機於開先去席出爲宗匠九坐道場四衆傾向名動朝野神宗賜高麗磨衲金鉢以旌師德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木頭雖不就曰恁麼則皆是虛妄

也師曰梵音深遠令人樂聞問如何是諸佛說不到底法師曰蟭子解尋腥處走蒼蠅偏向臭邊飛曰學人未曉請師再指師曰九萬里鵬從海出一千年鶴遠天歸問達磨面壁意旨如何師曰閉口深藏舌曰學人未曉師曰一言已出駟馬難追問大修行人還入地獄也無師曰在裏許曰大作業人還上天堂也無師曰緞跳不出斗曰恁麼則鑊湯爐炭吹教滅劍樹刀山喝使摧師曰自作自受乃曰適來禪客出衆禮拜各以無量珍寶布施大衆又於面門上放大光明照耀乾坤令諸人普得相見於此明得可謂十方諸佛各坐其前常爲勞生演說大法豈假山僧重重註破如或未然不免橫身徇物乃橫按拄杖曰萬般草木根苗異一得春風便放花上堂寒寒風撼竹聲乾水凍魚行澀林疎鳥宿難早是嚴霜威重那堪行客衣單休思紫陌山千朵且擁紅爐火一攢放下菜萸空中竹撅倒却迴棄門前剎竿直下更云不會算來也太無端參師一日與學徒入室次適東坡居士到面前師曰此間無坐榻居士來此作甚麼士曰暫借佛印四大爲坐榻師曰山僧有一問居士若道得卽請坐道不得卽輸腰下玉帶子士欣然曰便請師曰居士適來道暫借山僧四大爲坐榻祇如山僧四大本空五陰非有居士向甚麼處坐士不能答遂留玉帶師却贈以雲山衲衣士乃作偈曰百千燈作一燈光盡是恒沙妙法王是故東坡不敢惜借君四大作禪牀病骨難堪玉帶圍鈍根乃落箭鋒機會當乞食歌姬院奪得雲山舊衲衣此帶閱人如傳舍流傳到我亦悠哉錦袍錯落猶相稱乞與佯狂老萬回

東京智海本逸正覺禪師僧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曰青青河畔草曰磨後如何師曰鬱鬱園中柳曰磨與未磨是同是別師曰同別且置還我鏡來僧擬議師便喝上堂開口是合口是眼下無妨更著鼻開口錯合口錯眼與鼻孔都拈却佛也打祖也打眞人面前不說假佛也安祖也安衲僧肚皮似海寬此乃一出一入半合半開是山僧尋常用底敢問諸禪德剎竿因甚麼頭指天力士何故揎起拳良久曰參上堂拈拄杖曰這拄杖在天也與日月並明在地也與山

河同。固在王侯也。以代蒲鞭。在百姓也。防身禦惡。在衲僧也。晝橫肩上。渡水穿雲。夜宿旅亭。撐門拄戶。且道在山僧手裏用作何爲。要會麼。有時放步東湖上。與僧遙指遠山青。擊禪牀下座。上堂。憶得老僧年七歲時。於村校書處得一法門。超情離見。絕妙絕玄。爰自染神。逾六十載。今日輒出。普告大衆。若欲傳持。宜當諦聽。遂曰。寒原耕種罷。牽犢負薪歸。此夜一爐火。渾家身上衣。諸禪德。遂人不得錯舉。上堂。古者道。獲物利生。絕妙外甥。終是不肖他家。自有兒孫。將來應用恰好。諸禪德還會麼。菜園牆倒晴方藥房店鑵穿。雨過修院宇。隨時隨分。豎兒孫。大小盡風流。上堂。舉還和尚道。寒寒地爐火暖。閑坐蒲團說迦葉。不是談達磨無端。此也彼此。必然一般。師召大衆曰。迦葉甚處不是。達磨那裏無端。若檢點得出。彼之二老。一場懡㦬。若點檢不出。三十年後。莫道不被人瞞好。上堂。我有這一著。人人口裏嚼。嚼得破者。速須吐却。嚼不破者。翻成毒藥。乃召諸禪德。作甚麼滋味。試請道看。良久曰。醫王不是無方。養千里蘇香象不回。道士問。如何是道。師曰。龍吟金鼎。虎嘯丹田。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吐故納新。曰。道與道中人相去多少。師曰。骨鶴顛崖上沖天昧米民

越州天章元楚寶月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一年三百六十日。曰。便恁麼會時如何。師曰。遠遠十萬不是遠。上堂。鼓聲錯落。山色崔嵬。本既不有。甚處得來。良久曰。高著眼

欽山勤禪師法嗣

鼎州梁山圓應禪師。僧問。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談。師曰。喫粥喫飯

南嶽下十一世

雲居舜禪師法嗣

金陵蔣山法泉佛慧禪師。隨州時氏子。僧問。古人說不到處。請師說。師曰。夫子入太廟。曰。學人未曉。師曰。春暖柳條青。問。如何是急切一句。師曰。火燒眉毛。問。祖師面壁意旨如何。師曰。撐天拄地。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落七落八。問。二祖立雪齊腰意旨如何。師曰。三年逢一閏。曰。爲甚麼付法傳衣。師曰。村酒足人

酤問蓮華未出水時如何師曰西瞿耶尼曰出水後如何師曰泗州大聖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髮長僧貌醜曰未審意旨如何師曰閉戶怕天寒問南禪結夏爲甚麼却在蔣山解師曰衆流逢海盡曰恁麼則事同一家師曰夢裏到家鄉上堂來不來去不去脚下須彌山腦後擎天柱大藏不能宣佛眼不能覰諸禪德漸老逢春解惜春昨夜飛花落無數上堂畫一圓相以手拓起曰諸仁者還見麼團團離海嶠漸漸出雲衢諸人若也未見莫道南明長老措大相却於寶華王座上念中秋月詩若也見得此夜一輪滿淸光何處無上堂要去不得去要住不得住打破大散關脫却孃生袴諸仁者若到臘月三十日且道用箇甚麼良久曰柳絮隨風自西自東上堂古人恁麼南禪不恁麼古人不恁麼南禪却恁麼大衆還委悉麼王婆衫子短李四帽簷長聖節上堂拈拄杖擊法座一下曰以此功德祝延聖壽便下座上堂詩人欲識南禪路門前有箇長松樹脚下分明不較多無奈行人恁麼去莫恁去急回顧樓臺煙鎖鐘鳴處師

因雪下上堂召大衆曰還有過得此色者麼良久曰文殊笑普賢嗔眼裏無筋一世貧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上堂快人一言快馬一鞭若更眼睛定動未免紙裏麻纏脚下是地頭上是天不信但看八九月紛紛黃葉滿山川師晚奉詔住大相國智海禪寺問衆曰赴智海留蔣山去就孰是衆皆無對師索筆書偈曰非佛非心徒擬議得皮得髓謾商量臨行珍重諸禪侶門外千山正夕陽書畢坐逝

明州天童澹交禪師僧問臨雲閣聳太白峯高到這裏如何進步師曰但尋荒草際莫問白雲深曰未審如何話會師曰寒山逢拾得兩箇一時癡曰向上宗乘又且如何舉唱師曰前言不及後語上堂也大奇也大差十箇指頭八箇䤴由來多少分明不用鑽龜打瓦便下座

建州崇梵餘禪師僧問臨濟喝少遇知音德山棒難逢作者和尚今日作麼生師曰山僧被你一問直得退身三步脊背汗流曰作家宗師今日遭遇師曰一語傷人千刀攪腹僧以手畫一畫曰爭奈這箇何師

曰。草賊大敗。問恁麼來底人。師還接否。師曰。孤峯無宿客。曰不恁麼來底人。師還接否。師曰。灘峻不留船。曰恁麼不恁麼則且置。穿過髑髏一句。作麼生。師曰。堪笑亦堪悲。上堂。直須向黑豆未生芽時搆取。良久召大衆曰。劒去遠矣

處州慈雲院修慧圓照禪師。上堂。片月浸寒潭。微雲滿空碧。若於達道人。好箇眞消息。還有達道人麼。微雲穿過你髑髏。片月觸著你鼻孔。珍重

大溈宥禪師法嗣

廬山歸宗慧通禪師。僧問。如何是函蓋乾坤句。師曰。日出東方夜落西。曰如何是截斷衆流句。師曰。鐵山橫在路。曰如何是隨波逐浪句。師曰。船子下楊州。問如何是塵塵三昧。師曰。灰飛火亂。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黃河水出崑崙嶺。問十二時中如何履踐。師曰。鐵牛步春草。問隻履西歸當爲何事。師曰。爲緣生處樂。不是厭他鄉。曰如何是當面事。師曰。眼下鼻頭垂。上堂。心隨相起。見自塵生。了見本心。知心無相。卽十方刹海。念念圓明。無量法門。心心周匝。夫如是者何假疊城東際參見文殊。樓閣門開方親彌勒。所以道。一切法門無盡海。同會一法道場中。拈起拄杖曰。這箇是一法。那箇是道場。這箇是道場。那箇是一法。良久曰。看看拄杖子穿過諸人髑髏。須彌山拶破諸人鼻孔。擊香臺一下。曰且向這裏會取。上堂。從無入有易。從有入無難。有無俱盡處。且莫自顢頇。舉來看寒山拾得禮豐干

安州大安興教慧憲禪師。上堂。我有一條拄杖。尋常將何比況。采來不在南山。亦非崑崙西嶂。拈起滿目光生。放下驪龍縮項。同徒若也借看。卓出人中之上。擊香臺下座

育王璉禪師法嗣

臨安府佛日淨慧戒弼禪師。僧問。如何是毗盧印。師曰。草鞋踏雪。曰學人不會。師曰。步步成蹤

福州天宮愼徽禪師。上堂。八萬四千波羅密門。門門長開。三千大千微塵諸佛。佛佛說法。不說有。不說無。不說非有非無。不說亦有亦無。何也。離四句絕百非。相逢舉目少人知。昨夜霜風漏消息。梅花依舊綴寒

杖

靈隱知禪師法嗣

臨安府靈隱正童圓明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曰夜行莫踏白日如何是道中人師曰黃張三黑李四

承天簡禪師法嗣

婺州智者山利元禪師上堂拈拄杖曰大用現前不存軌則東方一指乾坤肅靜西方一指瓦解冰消南方一指南斗作竄北方一指北斗潛藏上方一指築著帝釋鼻孔下方一指穿過金剛水際諸人面前一指成得甚麼邊事良久卓一下曰路上指奔鹿門前打犬兒

九峯韶禪師法嗣

明州大梅法英祖鏡禪師本郡張氏子棄儒試經得度肆講延慶凡義學有困於宿德輒以詰師師縱辯之爲衆所敬忽曰名相迂曲豈吾所宗哉乃參九峯峯見器之與語若久在叢席因痛劄之師領旨自爾得譽住後上堂三十六旬之始七十二候之初末後句則且置秪如當頭一句又作麼生道拈拄杖曰歲朝把筆萬事皆吉急急如律令大衆山僧恁麼學唱且道還有祖師意也無良久曰記得東村黑李四年年親寫在門前卓拄杖下座宣和初敕天下僧尼爲德士雖主法聚議無一言以回上意師肆筆解老子詣進上覽謂近臣曰法英道德經解言簡理詣於古未有宜賜入道藏流行仍就賜冠珮壇誥不知師意者往往以其爲佞諛明年秋詔復天下僧尼師獨無改志至紹興初晨起戴樺皮冠披鶴氅執象簡穿朱履使擊鼓集衆陞座召大衆曰蘭芳春谷菊秋籬物必榮枯各有時昔毀僧尼專奉道後平道佞復僧尼且道僧尼形相作麼生復取冠示衆曰吾頂從來似月圓雖冠其髮不成仙今朝拋下無遮障放出神光透碧天擲之于地隨易僧服提鶴氅曰如來昔日貿皮衣數載慚將鶴氅披還我丈夫調御服須知此物不相宜擲之舉象簡曰爲嫌禪板太無端豈料遭他象簡瞞今日因何忽放下普天致仕老仙官擲之提朱履曰達磨攜將一隻歸兒孫從此赤脚走借他朱履代麻鞋休道時難事掣肘化鵬未遇不如鷗畫

虎不成反類狗擲之橫拄杖曰今朝拄杖化爲龍分破華山千萬重復倚肩曰珍重佛心眞聖主好將堯德振吾宗擲下拄杖斂目而逝

玉泉皓禪師法嗣

郢州林溪興教文慶禪師上堂六六三十六東方甲乙木嘉州大像出關來陝府鐵牛入西蜀參

夾山遵禪師法嗣

江陵福昌信禪師僧問一花開五葉如何是第一葉師提起坐具僧曰雲生片片雨點霏霏師曰不痛不知傷僧曰這箇猶是風生雨意如何是第二葉師將坐具攛一攛僧拍掌師曰一任踍跳問如何是佛師曰東家兒郎西家織女僧曰學人不會師曰擲筆拋梭上堂召大衆衆舉頭師曰南山風色緊便下座

天衣懷禪師法嗣

東京慧林宗本圓照禪師常州無錫管氏子體貌厖碩所事淳厚年十九依姑蘇承天永安道昇禪師出家巾侍十載剃度受具又三年禮辭遊方至池陽謁振宗宗舉天親從彌勒內宮而下無著問云人間四百年彼天爲一晝夜彌勒於一時中成就五百億天子證無生法忍未審說甚麼法天親曰祇說這箇法如何是這箇法師久而開悟一日室中問師即心即佛時如何曰殺人放火有甚麼難於是名播寰宇漕使李公復圭命師開法瑞光法席日盛武林守陳公襄以承天興教二刹命師擇居蘇人擁道遮留又以淨慈堅請移文諭道俗曰借師三年爲此邦植福不敢久占道俗始從元豐五年神宗皇帝下詔闢相國寺六十四院爲八禪二律召師爲慧林第一祖既至上遣使問勞閱三日傳旨就寺之三門爲士民演法翌日召對延和殿問道賜坐師即跏趺帝問卿受業何寺奏曰蘇州承天永安帝大悅賜茶師即舉盞長吸又蕩而撼之帝曰禪宗方興宜善開導師奏曰陛下知有此道如日照臨臣豈敢自怠即辭退帝目送之謂左右曰眞福慧僧也後帝登遐命入福寧殿說法以老乞歸林下得旨任便雲遊州郡不得抑令住持擊鼓辭衆說偈曰本是無家客那堪任意遊順風加艣棹船子下揚州既出都城王公貴人送者車騎

相𨽻。師臨川海之曰。歲月不可把玩。老病不與人期。唯勤修勿怠。是眞相爲。聞者莫不感涕。晚居靈巖。其嗣法傳道者。不可勝紀。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韓信臨朝。曰。中下之流如何領會。師曰。伏屍萬里。曰。早知今日。事悔不愼當初。師曰。三皇塚上草離離。問。上是天。下是地。未審中間是甚麼物。師曰。山河大地。曰恁麼則謝師答話。師曰。大地山河。曰和尚何得瞞人。師曰。却是老僧罪過。上元日僧問。千燈互照。絲竹交音。正恁麼時。佛法在甚麼處。師曰。謝布施。曰。莫便是和尚爲人處也無。師曰。大似不齊。來上堂。於一毫端現寶王剎。坐微塵裏轉大法輪。拈起拄杖曰。這箇是甚。作麼生說箇轉法輪底道理。山僧今日不惜眉毛。與汝諸人說破。拈起也。海水騰波。須彌岌峇。放下也。四海晏淸。乾坤肅靜。敢問諸人。且道拈起。即是放下。即是。當斷不斷。兩重公案。擊禪牀下座。上堂。看。爍爍瑞光。照大千界。百億微塵國土。百億大海水。百億須彌山。百億日月。百億四天下。乃至微塵剎土。皆於光中一時發現。諸仁者還見麼。若也見得。許汝親在瑞光。若也不見。莫道瑞光不照。好參。上堂。頭圓像天。足方似地。古貌稜層。丈夫意氣。趯倒須彌。踏翻海水。帝釋與龍王無著身處。乃拈拄杖曰。却來拄杖上回避。咄。任汝神通變化。究竟須歸這裏。以拄杖卓一下。師全身塔于蘇之靈巖。

東京法雲寺法秀圓通禪師。秦州隴城辛氏子。母夢老僧託宿。覺而有娠。先是。麥積山老僧與應乾寺魯和尚者善。嘗欲從魯游方。魯老之既去。緒語曰。他日當尋我竹鋪坡前鐵場嶺下。魯後聞其所俄有兒生。即往觀焉。兒爲一笑。三歲願隨魯歸。遂從魯姓。十九試經圓具。勵志講肆。習圓覺華嚴。妙入精義。因聞無爲軍鐵佛寺懷禪師法席之盛。徑往參謁。懷問曰。座主講甚麼經。師曰。華嚴。曰華嚴以何爲宗。師曰。法界爲宗。曰法界以何爲宗。師曰。以心爲宗。曰心以何爲宗。師無對。懷曰。毫釐有差。天地懸隔。汝當自看。必有發明。後聞僧擧白兆參報慈情未生時如何。慈曰。隔。師忽大悟。直詣方丈。陳其所證。懷曰。汝眞法器。吾宗異日在汝行矣。初住龍舒四面。後詔居長蘆法雲。爲

鼻祖神宗皇帝上仙宣就神御前說法賜圓通號僧問不離生死而得涅槃不出魔界而入佛界此理如何師曰赤土茶牛嬭曰謝師答話師曰你話頭道甚麼僧擬議師便喝問陽春二三月萬物盡生芽未審道芽還增長也無師曰自家看取曰莫便是指示處麼師曰芭蕉高多少曰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師曰這箇是白公底你底作麼生曰且待別時師曰看你道不出上堂看風使帆正是隨波逐浪截斷衆流未免依前滲漏量才補職寧越短長買帽相頭難得恰好直饒上不見天下不見地東西不辯南北不分有甚麼用處任是純鋼打就生鐵鑄成也須額頭汗出總不恁麼如何商量良久曰赤心片片誰知得笑殺黃梅石女兒上堂山僧不會巧說大都應箇時節相喚喫椀茶湯亦無祖師妙訣禪人若也未相諳踏著秤鎚硬似鐵上堂秋雲秋水青山滿目這裏明得千足萬足其或未然道士倒騎牛參上堂寒雨細朔風高吹沙走石拔木鳴條諸人盡知有且道風作何色若識得去許你具眼若也不識莫怪相瞞參上堂

少林九年冷坐却被神光覷破如今玉石難分祇得麤縷紙裹還會麼笑我者多哂我者少上堂衲僧家高揖釋迦不拜彌勒未為分外祇如牛偈亡靈一句投火又圖箇甚麼良久曰彼彼住山人何須更說破師示疾謂衆曰老僧六處住持有煩知事首座大衆今來四大不堅火風將散各宜以道自安無違吾囑遂曰來時無物去時空南北東西事一同六處住持無所補師良久監寺惠當進曰和尚何不道末後句師曰珍重珍重言訖而逝

東京相國慧林院若冲覺海禪師江寧府鍾氏子上堂碧落靜無雲秋空明有月長江瑩如練清風來不歇林下道人幽相看情共悅諸仁者適來道箇清風明月猶是建化門中事作麼生是道人分上事良久曰閑來石上觀流水欲洗禪衣未有塵上堂無邊義海咸歸顧眄之中萬象形容盡入照臨之內你諸人築著磕著因甚麼却不知良久曰莫怪山僧太多事光陰如箭急相催珍重

眞州長蘆應夫廣照禪師滁州蔣氏子僧問古者道

如來禪即許老兄會祖師禪未夢見在未審如來禪與祖師禪是同是別師曰一箭過新羅僧擬議師便喝問識得衣中寶時如何師曰你試拈出看僧展一手師曰不用指東畫西寶在甚麼處曰爭奈學人用得師曰你試用看僧拂坐具一下師曰衆人笑你上堂召衆曰江山遶檻宛如水墨屏風殿閣凌空麗若神仙洞府森羅萬象海印交參一道神光更無遮障諸人還會麼良久曰寥寥天地間獨立望何極參上堂顧大衆曰這箇爲甚麼攤不聚撥不散風吹不入水灑不著火燒不得刀斫不斷是箇甚麼衆中莫有釘觜鐵舌底衲僧試爲山僧定當看還有麼良久曰若無山僧今日失利久立

臨安府佛日智才禪師台州人僧問如何是道師曰水冷生冰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春雪易消曰如何談論師鳴指一下問東西密相付爲甚麼衆人皆知師曰春無三日晴曰特伸請益師曰拖泥帶水曰學人到這裏却不會師曰賊身已露上堂城裏喧繁空山寂靜然雖如此動靜一如死生不二四時輪轉物理湛然夏不去而秋自來風不涼而人自爽今也古也不改絲毫誰少誰多身無二用諸禪德既身無二用爲甚麼龍女現十八變君不見弄潮須是弄潮人珍重上堂風雨蕭騷塞汝耳根落葉交加塞汝眼根香臭叢雜塞汝鼻根冷熱甘甜塞汝舌根衣綿溫冷塞汝身根顛倒妄想塞汝意根諸禪德直饒汝翻得轉也是平地骨堆參上堂嚴風刮地大野清寒萬里草離衰千山樹黯黲蒼鷹得勢俊鶻橫飛頗稱衲僧鉢囊高挂獨步遐方似猛將出荒郊臨機須扣敵今日還有麼良久曰匣中寶劒袖裡金鎚幸遇太平挂向壁上參上堂諸禪德還知麼山僧生身父母一時喪了直是無依倚處以手搥胷曰蒼天蒼天復顧大衆良久曰你等諸人也是鐵打心肝便下座上堂學栢樹子話師曰趙州庭栢說與禪客黑漆屏風松欏亮隔僧問如何是無爲師曰山前雪半消曰請師方便師曰水聲轉嗚咽

北京天鉢寺重元文慧禪師青州千乘孫氏子母夢於佛前吞一金果後乃誕師相儀殊特迥異羣童十

七出家冠歲圓具初遊講肆頗達宗教嘗晏坐古室忽聞空中有告師學上乘者無滯於此驚駭出視杳無人迹翌日客至出寒山集師一覽之卽慕參玄至天衣法席遇衆請益豁然大悟衣印可曰此吾家千里駒也出世後僧問如何是禪師曰入籠入檻僧擬掌師曰跳得出是好手僧擬議師曰了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師曰上是天下是地上堂冬不受寒夏不受熱身上衣口中食應時應節既非天然自然盡是人人膏血諸禪德山僧恁麼說話爲是世法爲是佛法若也擇得分明萬兩黃金亦消得喝一喝上堂福勝一片地行也任你行住也任你住步步踏著始知落處若未然者直須退步脚下看取咄上堂古今天地萬象森然歲歲秋收冬藏人人道我總會還端的也無直饒端的比他鷄足峰前是甚麼閑事良久曰今朝十月初旬天寒不得普請參師四易名藍緇白仰重示寂正盛暑中清風透室異香馥郁茶毗煙燄到處獲舍利五色太師文公彥博以上賜白琉璃瓶貯之藉以錦褥躬瘞于塔居士何震所獲額骨齒牙舍利別剏浮圖

台州瑞巖子鴻禪師本郡吳氏子僧問如何是道師曰開眼覷不見問法爾不爾如何指南師曰話墮也曰乞師指示師呵呵大笑上堂一不守二不向上下四維無等量大洋海裏汎鐵船須彌頂上翻鯨浪臨濟縮却舌頭德山閣却拄杖千古萬古獨巍巍留與人間作榜樣

廬山棲賢智遷禪師僧問一問一答盡是建化門庭未審向上更有事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雲從龍風從虎曰恁麼則龍得水時添意氣虎逢山則長威獰師曰興雲致雨又作麼生僧便喝師曰莫更有在僧擬議師咄曰念話杜家問如何是本來心師曰拆東籬補西壁曰恁麼則今日齋宴師曰退後著上堂聞佛法二字早是汚我耳目諸人未跨法堂門脚跟下好與三十棒雖然如是山僧今日也是爲衆竭力珍重上堂是甚麼物得恁頑頑嚚嚚矖矖睍睍拊掌呵呵大笑曰今朝巴鼻直是黃面瞿曇通身是口也分疎不下久立

越州淨衆梵言首座示衆南陽國師道說法有所得斯則野干鳴說法無所得是名師子吼師曰國師恁麼道大似掩耳偷鈴何故說有說無盡是野干鳴諸人要識師子吼麼咄

舒州山谷三祖冲會圓智禪師臨安府人也初開堂日僧問如何是第一義諦師曰百雜碎曰恁麼則褒禪一會不異靈山師曰將糞箕掃帚來問師登寶座壁立千仞正令當行十方坐斷未審將何爲人師曰千鈞之弩曰大衆承恩師曰量才補職問理雖頓悟事假漸除除卽不問如何是頓悟底道理師曰言中有響曰便恁麼又且如何師曰金毛師子問生也猶如著衫死也還同脫袴未審意旨如何師曰譬如閑曰爲甚麼如此師曰因行不妨掉臂問如何是天堂師曰太遠在曰如何是地獄師曰放你不得曰天堂地獄相去多少師曰七零八落問白雲綻處樓閣門開善財爲甚麼從外而入師曰開眼卽瞎曰未審落在甚麼處師曰塡溝塞壑問如何是不動尊師曰寸步千里

泉州資壽院捷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鐵牛生石卵曰如何是接人句師曰三門前合掌曰如何是大用句師曰腦門著地曰如何是無事句師曰橫眠大道曰如何是奇特句師曰的

洪州觀音啓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松長栢短曰意旨如何師曰葉落歸根

越州天章元善禪師僧問大無外小無內旣無內外畢竟是甚麼物師曰開口見膽曰學人未曉師曰苦中苦曰爲衆竭力禍出私門師打曰教休不肯休須待雨淋頭問如何是最初句師曰末後問將來曰爲甚如此師曰先行不到曰入水見長人也師曰秦皇擊缶上堂君問西來意馬師踏水潦若認一毛頭何曾知起倒劫火綿洞然愚夫覓乾草寧知明眼人爲君長懊惱

眞州長蘆體明圓鑑禪師上堂顧視左邊曰師子之狀豈免嚬呻顧右邊曰象王之儀寧忘回顧取此逃彼上士奚堪識變知機野狐窠窟到這裏須知有凡聖不歷處古今不到處且道是甚麼人行履良久曰

丈夫自有衝天志莫向如來行處來
汀州開元智孜禪師上堂衲僧家向針眼裡藏身稍寬大海中走馬甚麼將軍不上便橋勇士徒勞挂甲晝行三千夜行八百卽不問不動步一句作麼生道若也道得觀音勢至文殊普賢秖在目前若道不得直須撩起布裙緊峭草鞋參上堂寒空落落大地漫漫雲生洞口水出高原若也把定則十方世界恍然若也放行則東西南北坦然茫茫宇宙人無數一箇箇鼻孔遼天且問諸人把定卽是放行卽是還有人斷得麼若無人斷得三門外有兩箇大漢一箇張眉握劒一箇努目揮拳參
平江府澄照慧慈禪師僧問了然無所得爲甚麼天高地闊師曰窄上堂若論此事眨上眉毛早是蹉過那堪進步向前更要山僧說破而今說破了也還會麼昨日雨今日晴
臨安府法雨慧源禪師僧問如何是最初一句師曰梁王不識曰如何是末後一句師曰達磨渡江
秀州崇德智澄禪師上堂觀面相呈更無餘事若也如此豈不俊哉山僧盡不得已曲爲諸人若向衲僧面前一點也著不得諸禪德且道衲僧面前說箇甚麼卽得長久曰深秋簾幕千家雨落日樓臺一笛風
泉州棲隱有評禪師僧問如何是平常道師曰和尚合掌道士擎拳問十二時中如何趣向師曰著衣喫飯曰別還有事也無師曰有曰如何卽是師曰齋餘更請一甌茶
平江府定慧雲禪師僧問如何是爲人一句師曰見之不取曰學人未曉師曰思之千里
建寧府乾符大同院旺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入市烏龜曰意旨如何師曰得縮頭時且縮頭
無爲軍鐵佛因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一尋寒木自爲隣三事秋雲更誰識曰和尚家風蒙指示爲人消息又如何師曰新月有圓夜人心無滿時
安吉州報本法存禪師錢塘陸氏子僧問無味之談塞斷人口作麼生是塞斷人口底句師便打僧曰恁麼則一句流通天人聳耳師曰祇恐不是玉是玉也

大奇曰專爲流通師曰一任亂道在天衣受請上堂曰吳江聖壽見召住持進退不遑且隨緣分此皆堂頭和尙提耳訓育終始獎諭若據今日正令當行便好一棒打殺那堪更容立在座前雖然如是養子方見父慈

和州開聖院棲禪師開堂垂語曰選佛場開人天普會莫有久歷覺場罷參禪客出來相見時有僧出師曰作家作家僧曰莫著忙師曰元來不是作家僧提起坐具曰看看摩竭陀國親行此令師曰祇今作麼生僧禮拜師曰龍頭蛇尾問東西不辯南北不分學人上來乞師一接師曰不接曰爲甚麼不接師曰爲你東西不辯南北不分曰將謂胡鬚赤更有赤鬚胡師曰蘇嚧蘇嚧問如何是道師曰放汝三十棒曰爲甚麼如此師曰殺人可恕無禮難容上堂拈拄杖曰大衆急著眼看須彌山畫一畫百雜碎南贍部洲打一棒東傾西側不免且收在開聖手中教伊出氣不得卓一下

福州衡山惟禮禪師上堂若論此事直下難明三賢罔測十聖不知到這裏須高提祖令橫按鏌鎁佛尙不存纖塵何立直教須彌粉碎大海焦枯放一線道與諸人商量且道商量箇甚麼良久曰鹽貴米賤

臨安府北山顯明善孜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九年空面壁懡㦬又西歸曰爲甚麼如此師曰美食不中飽人餐問如何是無情說法師曰燈籠挂露柱曰甚麼人得聞師曰牆壁有耳

明州啓霞思安禪師僧問諸佛出世蓋爲羣生和尙出世當爲何人師曰不爲闍黎曰恁麼則潭深波浪靜學廣諍聲低師曰棒上不成龍

越州雲門靈侃禪師僧問十二時中如何用心師曰佛殿裏燒香曰學人不會師曰三門頭合掌上堂塵勞未破觸境千差心鑑圓明絲毫不立靈光皎皎獨露現前今古兩忘聖凡路絕到這裏始能卷舒自在應用無虧出沒往還人間天上大衆雖然如是忽被人把住問你道拄杖子向甚麼處著又如何祇對還有人道得麼出來道看衆無對乃拍禪牀下座

天台太平元坦禪師上堂是法無宗隨緣建立聲色

動靜不昧見聞舉用千差如鐘待扣於此薦得且隨時著衣喫飯若是德山臨濟更須打草鞋行脚參

臨安府佛日文祖禪師僧問峭峻之機請師垂示師曰十字街頭八字立曰祇如大洋海底行船須彌山上走馬又作麼生師曰烏龜向火曰恁麼則能騎虎頭善把虎尾師以拄杖點一下曰禮拜著

沂州望仙山宗禪師僧問四時八節即不問平常一句事如何師曰禾山打鼓曰莫是學人著力處也無師曰歸宗拽石僧無語師曰眞箇衲僧上堂南台烏藥北海天麻新羅附子辰錦朱砂良久曰大衆會麼久立上堂你等諸人還肯放下麼若不放下且擔取去便下座

瑞州五峰淨覺院用機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曰十字街頭踏不著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且緩緩上堂淸平過水投子賣油一年三百六十日不須頻向數中求以拂擊禪牀下座

無爲軍佛足處祥禪師僧問如何是般若體師曰琉璃殿裏隱寒燈曰如何是般若用師曰活卓卓地問一色無變異喚作露地白牛還端的也無師曰頭角生也曰頭角未生時如何師曰不要犯人苗稼

平江府明因慧贇禪師上堂橫按拄杖曰若恁麼去直得天無二日國無二王釋迦老子飮氣吞聲一大藏教如蟲蝕木設使鑽仰不及正是無孔鐵鎚假饒信手拈來也是殘羹餿飯一時吐却方有少分相應更乃墮在空亡依舊是鬼家活計要會麼雨後始知山色翠事難方見丈夫心卓拄杖下座

興化軍西臺其辯禪師上堂舉臨濟無位眞人語乃召大衆曰臨濟老漢尋常一條脊梁硬似鐵及乎到這裏大似日中迷路眼見空花直饒道無位眞人是乾屎橛正是泥龜曳尾其僧祇知季夏極熱不知仲冬嚴寒若據當時合著得甚麼語塞斷天下人舌頭西臺祇恁麼休去又乃眼不見爲淨不免出一隻手狼籍去也臨濟一擔西臺一堆一擔一堆分付阿誰從教撒向諸方去笑殺當年老古錐

禮部楊傑居士字次公號無爲歷參諸名宿晚從天衣遊衣每引老龐機語令研究深造後奉祠泰山一

日鷄一鳴睹日如盤湧忽大悟乃別有男不婚有女不嫁之偈曰男大須婚女長須嫁討甚閑工夫更說無生話書以寄衣衣稱善後會芙蓉楷禪師公曰與師相別幾年蓉曰七年公曰學道來參禪來蓉曰不打這鼓笛公曰恁麼則空遊山水百無所能也蓉曰別來未久善能高鑒公大笑公有辭世偈曰無一可戀無一可捨大虛空中之乎者也將錯就錯西方極樂

稱心倧禪師法嗣

彭州慧日堯禪師僧問古者道我有一句待無舌人解語却向汝道未審意旨如何師曰無影樹下好商量僧禮拜師曰瓦解冰消

報本蘭禪師法嗣

福州中際可遵禪師上堂咄咄咄井底啾啾是何物直饒三千大千也祇是箇鬼窟咄上堂昨夜四更起來呵呵大笑不歇幸然好一覺睡霜鐘撞作兩橛上堂禾山普化忽顛狂打鼓搖鈴戲一場劫火洞然宜煑茗嵐風大作好乘涼四蛇同篋看他弄二鼠侵藤不自量滄海月明何處去廣寒宮殿白銀床咄上堂八萬四千深法門門門有路超乾坤如何箇箇踏不著祇為蝍蛆太多脚不唯多脚亦多口釘觜鐵舌徒增醜拈椎豎拂泥洗泥揚眉瞬目籠中鷄要知佛祖不到處門掩落花春鳥啼

郴州開元法明上座依報本未久深得法忍後歸里事落魄多嗜酒呼盧每大醉唱柳詞數闋日以為常鄉民侮之召齋則拒召飲則從如是者十餘年咸指曰醉和尚一日謂寺衆曰吾明日當行汝等無他往衆竊笑之翌晨攝衣就座大呼曰吾去矣聽吾一偈衆聞奔視師乃曰平生醉裏顛蹶醉裏却有分別今宵酒醒何處楊柳岸曉風殘月言訖寂然撼之已委蛻矣

稱心明禪師法嗣

洪州上藍院光寂禪師上堂橫按拄杖召大衆曰還識上藍老漢麼眼似木突口如匾擔無問精粗不知鹹淡與麼住持百千過犯諸禪德還有為山僧懺悔底麼良久曰氣急殺人卓拄杖下座

廣因要禪師法嗣

福州妙峯如璨禪師上堂今朝是如來降生之節天下緇流莫不以香湯灌沐共報洪恩爲甚麼教中却道如來者無所從來既是無所從來不知降生底是誰試請道看若道得其恩自報若道不得明年四月八還是驀頭澆

雲居元禪師法嗣

臨安府百丈慶善院淨悟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問誰曰特問和尚師曰鷂子過新羅上堂說則搖脣行則動脚直饒不說不行時錯錯拍禪牀下座

常州善權慧泰禪師上堂諸佛出世廣演三乘達磨西來密傳大事上根之者言下頓超中下之流須當漸次發明心地或一言唱道或三句敷揚或善巧應機遂成多義撮其樞要總是空花一句窮源沉埋祖道敢問諸人作麼生是依時及節底句良久曰微雲淡河漢疎雨滴梧桐參

饒州崇福德基禪師上堂若於這裏會得便能入一佛國坐一道場水鳥樹林共談斯要樓臺殿閣同演眞乘續千聖不盡之燈照八面無私之燄所以道在天同天在人同人還有知音者麼良久曰水底金烏天上日眼中瞳子面前人

婺州寶林懷吉眞覺禪師上堂善慧遺風五百年雲黃山色祇依然而今祖令重行也一句流通徧大千大衆且道是甚麼句莫是函蓋乾坤截斷衆流隨波逐浪底麼咄有甚交涉自從有佛祖已來未曾動著今日不可漏泄眞機去也顧視大衆曰若到諸方不得錯舉

洪州資福宗誘禪師上堂龍泉今日與諸人說些葛藤良久曰枝蔓上更生枝蔓

智海逸禪師法嗣

瑞州黃檗志因禪師僧問如何是得力句師曰脚曰學人不會師曰一步進一步上堂四十九年說恩調禽魚十萬途程來警悟人天這二老漢各人好與三十棒何故一箇說長說短一箇胡言漢語雖然如是且放過一著

福州大中德隆海印禪師上堂法無異法道無別道

時時逢見釋迦處處撞著達磨放步即交肩開口即齩破不齩破大小大上堂夫欲智拔先須定動卓拄杖曰唵穌嚧嗦剩娑婆訶歸堂喫茶上堂觸境無滯底爲甚麼擡頭不起田地穩密底爲甚麼下脚不得譬如天王賜與華屋雖獲大宅要因門入乃曰門灣樊噲踏開眞主出巨靈擡手錦鱗噴參上堂平旦寅曉何人處處彌陀佛家家觀世音月裏麒麟看北斗向陽椑子一邊靑

簽判劉經臣居士字興朝少以逸才登仕版於佛法未之信年三十二會東林照覺總禪師與語啓廸之乃敬服因醉心祖道既而抵京師謁慧林沖禪師於僧問雪竇如何是諸佛本源答曰千峯寒色語下有省歲餘官雒幕就參韶山杲禪師將去任辭韶山山囑曰公如此用心何愁不悟爾後或有非常境界無量歡喜宜急收拾若收拾得去便成法器若收拾不得則有不寧之疾成失心之患矣未幾復至京師趨智海依正覺逸禪師請問因緣海曰古人道平常心是道你十二時中放光動地不自覺知向外馳求轉疎轉遠公益疑不解一夕入室海舉傳燈所載香至國王問波羅提尊者何者是佛尊者曰見性是佛之語問之公不能對疑甚遂歸就寢熟睡至五鼓覺來方追念間見種種異相表裏通徹六根震動天地回旋如雲開月現喜不自勝忽憶韶山臨別所囑之言姑抑之逗明趨智海悉以所得告海爲證據且曰更須用得始得公曰莫要踐履否海厲聲曰這箇是甚麼事却說踐履公默契乃作發明心地頌八首及著明道論儒篇以警世詞曰明道在乎見性余之所悟者見性而已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楊子曰視聽言貌思性所有也有見於此則能明乎道矣當知道不遠人人之於道猶魚之於水未嘗須臾離也唯其迷已逐物故終身由之而不知佛曰大覺儒曰先覺蓋覺此耳昔人有言曰今古應無墜分明在目前又曰大道祇在目前要且目前難睹欲識大道眞體不離聲色言語又曰夜夜抱佛眠朝朝還共起起倒鎭相隨語默同居止欲識佛去處祇這語聲是此

佛者之語道爲最親者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瞻之在前也忽焉在後也取之左右逢其原也此儒者之語道最邇者奈何此道唯可心傳不立文字故世尊拈花而妙心傳於迦葉達磨面壁而宗旨付於神光六葉既敷千花競秀分宗列派各有門庭故或瞬目揚眉擎拳舉指或行棒行喝豎拂拈槌或持叉張弓輥毬舞笏或拽石般土打鼓吹毛或一默一言一吁一笑乃至種種方便皆是親切爲人然祇爲太親故人多罔措瞥然見者不隔絲毫其或沉吟迢迢萬里欲明道者宜無忽焉祖祖相傳至今不絕眞得吾儒所謂忿而不發開而弗違者矣余之有得實在此門反思吾儒自有其道豈哉孔子之言默而識之一以貫之故目擊而道存指掌而意喻凡若此者皆合宗門之妙旨得教外之眞機然而孔子之道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孟子既沒不得其傳而所以傳於世者特文字耳故余之學必求自得而後已幸余一夕開悟凡目之所見耳之所聞心之所思口之所談手足之所運動無非妙者得之既久日益見前每以與人人不能受然後知其妙道果不可以文字傳也嗚呼是道也有其人則傳無其人則絕余既得之矣誰其似之乎終余之身而有其人邪無其人邪所不可得而知也故爲記頌歌語以流播其事而又著此篇以諭吾徒云

南嶽下十二世

蔣山泉禪師法嗣

清獻公趙抃居士字悅道年四十餘擯去聲色系心定教會佛慧來居衢之南禪公日親之慧未嘗容措一詞後典青州政事之餘多宴坐忽大雷震驚即契悟作偈曰默坐公堂虛隱几心源不動湛如水一聲霹靂頂門開喚起從前自家底慧聞笑曰趙悅道撞彩耳富鄭公初於宗門未有所趣公勉之書曰伏惟執事富貴如是之極道德如是之盛福壽康寧如是之備退休閑逸如是之高其所未甚留意者如來一大事因緣而已能專誠求所證悟則他日爲門下賀也公年七十有二以太子少保致仕而歸親舊里民遇之如故作高齋以自適題偈見意曰腰佩黃金已

退藏箇中消息也尋常世人欲識高齋老祇是柯村趙四郎復曰切忌錯認臨虁遺佛慧書曰非師平日警誨至此必不得力矣慧悼以偈曰仕也邦爲瑞歸歟世作程人間金粟去天上玉樓成慧劒無纖缺冰壺徹底淸春風瀫水路孤月照雲明

慧林本禪師法嗣

東京法雲善本大通禪師族董氏漢仲舒之裔也大父琪父溫皆官于潁遂爲潁人母無子禱白衣大士乃得師及長博極羣書然淸修無仕宦意嘉祐八年與弟善思往京師地藏院選經得度習毗尼東遊至姑蘇禮圓照於瑞光照特顧之於是契旨經五稔盡蹟微奧照令依圓通秀師去又盡其要元豐七年渡淮留太守嚴久之出住雙林遷淨慈尋被旨徙法雲僧問寶塔元無縫如何指示人師曰煙霞生背面星月遶簷楹曰如何是塔中人師曰竟日不知淸世事長年占斷白雲鄉曰向上更有事也無師曰太無厭生問若論此事譬如兩家著碁學人上來請師一著師曰早見輸了也僧曰錯師曰是僧曰進前無路也師卓拄杖一下曰爭奈這箇何僧曰祇如黑白未分時又作麼生師曰且饒一著問百尺竿頭如何進步師曰險曰便恁麼去又作麼生師曰百雜碎問九夏賞勞卽不問從今向去事如何師曰光剃頭淨洗鉢曰謝師指示師曰滴水難消上堂上不見天下不見地畐塞虛空無處回避爲君明破卽不中且向南山看鼈鼻蛇拄杖下座

鎭江府金山善寧法印禪師僧問天皇也恁麼道龍潭也恁麼道未審和尚作麼生道師曰手握白玉鞭驪珠盡擊碎曰退身有分師曰知過必改上堂顧視大衆曰古人道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嗅香在舌談論在身覺觸在意攀緣雖然如是祇見錐頭利不見鑿頭方若是金山卽不然有眼覷不見有耳聽不聞有鼻不知香有舌不談論有身不覺觸有意絕攀緣一念相應六根解脫敢問諸禪德且道與前來是同是別莫有具眼底衲僧出來通箇消息若無復爲諸人重重注破放開則私通車馬捏聚則毫末不存若是能戰作家一任是非貶剝

壽州資壽院圓澄嚴禪師僧問大藏經中還有奇特
事也無師曰祇恐汝不信曰如何即是師曰黑底是
黑黃底是紙曰謝師答話師曰領取鉤頭意莫認定
盤星上堂雲生谷口月滿長川樵父斫深雲漁翁釣
沙島到這裏便是吳道子張僧繇無你下手處良久
曰歸堂問取舉僧參上堂乾坤肅靜海晏河清風不
鳴條雨不破塊春生夏長秋收冬藏這箇是世間法
作麼生是佛法良久曰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
正法輪

秀州本覺寺守一法眞禪師江陰沈氏子僧問如何
是句中玄師曰崑崙騎象鷺絲牽曰如何是體中玄
師曰影浸寒潭月在天曰如何是玄中玄師曰長連
牀上帶刀眠曰向上還有事也無師曰放下著上堂
舉拂子曰三世諸佛六代祖師總在這裏還見麼見
汝不相當又爲說法云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還
聞麼汝又不惺惺一時却往上方香積世界去也撼
拂子曰退後退後突著你眼睛上堂折半列三人人
道得去一拈七亦要商量正當今日雲門道底不要

別作麼生露得箇消息良久曰日月易流

舒州投子修顒證悟禪師僧問是法平等無有高下
爲甚麼趙州三等接人師曰入水見長人曰爭奈學
人未會師曰喚不回頭爭奈何上堂楞伽峯頂誰能
措足少室巖前水泄不通正當恁麼時黃頭老子張
得口碧眼胡僧開得眼雖然如是事無一向先聖幸
有第二義門足可共諸人東說西說所以道春生夏
長秋落冬枯四時遷改輪轉長途愚者心生彼此達
者一味無殊良久曰陝府鐵牛吞大像嘉州佛向藕
絲藏上堂巍巍少室永鎮群峰有時雲中捧出有時
霧罩無蹤有時突在目前有口道不得被人喚作壁
觀胡僧諸仁者作麼生免得此過休休不如且持課
良久曰一元和二佛陀三釋迦自餘是甚椀躂丘參

福州地藏守恩禪師本州丘氏子僧問如何是佛師
曰晝眠無益曰意旨如何師曰早起甚長問如何是
西來祖意師曰風吹滿面塵上堂豎起拳曰或時爲
拳復開曰或時爲掌若遇衲僧有功者賞遂放下曰
直是士曠人稀相逢者少上堂雨後鳩鳴山前麥熟

何處牧童兒騎牛笑相逐更把短笛橫吹風前一曲兩曲參上堂山僧今日略通一線不用狐疑麥中有麵上堂拈拄杖擊禪牀一下曰有智若聞則能信解無智疑悔則為永失三十年後不得道山僧今日上堂祇念法華經參上堂衲僧現前三昧釋迦老子不會住世四十九年說得天花亂墜爭似飢餮渴飲展脚堂中打睡上堂諸人知處山僧盡知山僧知處諸人不知今日不免布施諸人良久曰頭上是天脚下是地參

衢州靈曜寺習(書辯)艮佛慈禪師饒州吳氏子清獻趙公命開法於越州福果衢州超化海會靈曜四剎僧問三變禪林四回出世於和尚分上成得甚麼邊事師曰鉢盂口向天曰三十年來關棙子而今流落五湖傳師曰那箇是山僧關棙子曰一言超影象不墜古人風師曰惜取眉毛上堂不知時分之延促不知日月之大小灰頭土面且與麼過山僧每遇月朔特地闘釘家風抑揚問答一場笑具雖然如是因風撒土借水獻花有箇葛藤露布與諸人共相解摘看蒜拈拄杖擊香臺曰參堂去

明州香山延泳正覺禪師上堂心隨境現境逐心生心境兩忘是箇甚麼拈起拄杖曰且道這箇甚處得來若道是拄杖瞎却汝眼若道不是拄杖眼在甚麼處是與不是一時拈却且騎拄杖出三門去也遂曳杖下座

安吉州道場慧印禪師上堂韶石渡頭舟橫野水汾陽渡裏棹撥孤煙雲月無私谿山豈異一言合轍千里同風敢問諸人作麼生是同風底句良久曰八千子弟今何在萬里山河屬帝家

臨安府西湖妙慧文義禪師上堂會麼已被熱謾了也今早起來無容可說下牀著鞋後架洗面堂內展鉢喫粥粥後打睡睡起喫茶見客相喚齋時喫飯日日相似有甚麼過然雖如是更有一般令我笑金剛倒地一堆泥拍禪牀下座

處州靈泉山宗一禪師上堂美玉藏頑石蓮華出淤泥須知煩惱處悟得即菩提咄

泗州普照寺處輝真寂禪師滁州趙氏子開堂日僧

問世尊出世地湧金蓮和尚出世有何祥瑞師曰掃却門前雪

常州南禪寧禪師僧問廬陵米價作麼生酬師曰欸出囚口

越州石佛曉通禪師上堂冷似秋潭月無心合太虛山高流水急何處駐游魚僧問如何是頓教師曰月落寒潭曰如何是漸教師曰雲生碧漢曰不漸不頓時如何師曰八十老婆不言嫁

法雲秀禪師法嗣

東京法雲惟白佛國禪師上堂離妻有意白浪徒以滔天罔象無心明珠忽然在掌以手打一圓相召大衆曰還見麼良久曰看即有分上堂拈拄杖示衆曰山僧住持七十餘日未曾拈動這箇而今不免現些小神通供養諸人遂卓拄杖下座上堂過去已過去未來且莫算正當現在事今朝正月半明月正團圓打鼓普請看大衆看即不無畢竟喚甚麼作月休於天上覓莫向水中尋師有續燈錄三十卷入藏

建康府保寧子英禪師錢塘人也上堂拈拄杖曰日月不能並明河海不能競深須彌不能同高乾坤不能同固聖凡智慧不及且道這箇有甚麼長處良久曰節目分明生來條直冰雪鼓開片片分白雲點破承伊力擊禪牀下座

溫州僊巖景純禪師僧問德山棒臨濟喝和尚如何作用師曰老僧今日困僧便喝師曰却是你惺惺

寧國府廣教守訥禪師(圓照上足時稱訥叔)僧問如何是古今常存底句師曰鐵牛橫海岸曰如何是衲僧正眼師曰針劄不入

興元府慈濟聰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曰此去長安一千七程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撞頭磕額問不是風動不是幡動未審是甚麼動師曰低聲低聲問如何是隨色摩尼珠師曰青青翠竹鬱鬱黃花曰如何是正色師曰退後退後問釋迦已滅彌勒未生未審誰爲導首師曰鐵牛也須汗出曰莫便是爲人處也無師曰細看前話問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談師曰陜府鐵牛上堂三乘教典不是眞詮直指本心未爲極則若是通心上士脫灑高流出來相見乃顧視大衆

曰休上堂終日孜孜相爲恰似牽牛上壁大衆何故如此貪生逐日區區去喚不回頭爭奈何上堂一郎一二郎二二把定要津何處出氣拈拄杖曰彼自無瘡勿傷之也卓一下下座

安州白兆山通慧珪禪師上堂幸逢嘉會須采異聞既遇寶山莫令空手不可他時後日門扇後壁角頭自說大話也窮天地亘古今卽是當人一箇自性於是中間更無他物諸人每日行時行著臥時臥著坐時坐著祇對語言時滿口道著以至揚眉瞬目嗔喜愛憎寂默游戲未始間斷因甚麼不肯承當自家敢去良由無量劫來愛欲情重生死路長背覺合塵自生疑惑譬如空中飛鳥不知空是家鄉水裏游魚忘却水爲性命何得自抑却問傍人大似捧飯稱飢臨河叫渴諸人要得休去麼各請立地定著精神一念回光豁然自照何異空中紅日獨運無私盤裏明珠不撥自轉然雖如是祇爲初機向上機關未曾踏著且道作麼生是向上機關良久曰仰面看天不見天

廬州長安淨名法因禪師上堂天上月圓人間月半七八是數事却難算隱顯不辨即且置黑白未分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相逢秋色裏共話月明中上堂祖師妙訣別無可說直饒釘觜鐵舌未免弄巧成拙淨名已把天機泄

浮槎山福巖守初禪師僧問如何是受用三昧師曰拈匙放筯問如何是正直一路師曰踏不著曰踏著後如何師曰四方八面乃曰若論此事放行則曹谿路上月白風清把定則少室峰前雲收霧卷如斯語論已涉多途但由一念相應方信不從人得大衆且道從甚麼處得良久曰水流元在海月落不離天上堂卽性之相一亘晴空卽相之性千波競起若徹本源清流無阻所以擧一念而塵沙法門頓顯拈一毫而無邊剎境齊彰且道文殊普賢在甚麼處下坡不走快便難逢便下座

鼎州德山仁繪禪師僧問如何是不動尊師曰來千去萬曰恁麼則脚跟不點地也師曰却是汝會上堂至道無難唯嫌揀擇但莫憎愛洞然明白山僧卽不然至道最難須是揀擇若無憎愛爭見明白

澧州聖壽香積用旻禪師上堂木馬衝開千騎路鐵牛透過萬重關木馬鐵牛即今在甚麼處良久曰驚起暮天沙上鴈海門斜去兩三行

瑞州瑞相子來禪師上堂顧視衆曰夫爲宗匠隨處提綱應機問答殺活臨時心眼精明那容妖怪若也棒頭取證喝下承當埋沒宗風恥他先作轉身一路不在遲疑一息不來還同死漢大衆直饒到這田地猶是句語埋藏未有透脫一路敢問諸人作麼生是透脫一路還有人道得麼若無山僧不免與諸人說破良久曰玉離荊岫寒光動劒出豐城紫氣橫

廬州眞空從一禪師上堂心鏡明鑑無礙遂拈起拄杖曰喚這箇作拄杖即是礙不喚作拄杖亦是礙離此之外畢竟如何要會麼礙不礙誰爲對大地山河廓然紛碎

襄州鳳凰山乾明廣禪師上堂曰頭東畔出月向西邊沒來去急如梭催人成白骨山僧有一法堪爲保命術生死不相干打破精魂窟咄咄是何物不是衆生不是佛參

慧林沖禪師法嗣

東京永興華嚴寺智明佛慧禪師常州史氏子上堂若論此事在天則列萬象而齊現在地則運四時而發生在人則出沒卷舒六根互用且道在山僧拄杖頭上又作麼生良久卓一下曰高也著低也著

鎭州永泰智航禪師上堂散爲氣者乃道之漓適於變者爲法之弊靈機不昧亘古亘今大用現前何得何失雖然如是忽遇無孔鐵鎚作麼生話會拈拄杖曰穿過了也上堂龍騰碧漢變化無方鳳翥靑霄誰知蹤跡可行則行不出百千三昧可止則止寧忘萬象森羅所以道取不得舍不得不可得中秖麼得且道得箇甚麼良久曰莫妄想

江陰軍壽聖子邦圓覺禪師僧問祖意教意拈放一邊如何得速成佛去師曰有成終不是佛亦非眞僧擬議師叱曰話頭道甚麼

長蘆夫禪師法嗣

明州雪竇道榮覺印禪師郡之陳氏子僧問寒山逢拾得時如何師曰揚眉飛閃電曰更有何事師曰開

口放毫光曰如何是向上一路師曰七六八
眞州長蘆宗賾慈覺禪師洺州孫氏子僧問達磨面
壁此理如何師良久僧禮拜師曰今日被這僧一問
直得口瘂上堂冬去寒食一百單五活人路上死人
無數頭鑽荊棘林將謂衆生苦拜掃事如何骨堆上
添土唯有出家人不踏無生路大衆且道向甚麼處
去還會麼南天台北五臺參上堂新羅別無妙訣當
言不避截舌但能心口相應一生受用不徹且道如
何是心口相應底句良久曰焦甎打著連底凍參問
六門未息時如何師曰鼻孔裏燒香曰學人不會師
曰耳朶裡打鼓問如何是無功之功師曰泥牛不逕
步天下沒荒田曰恁麼則功不浪施也師曰雖然廣
大神通未免遭他痛棒上堂金屑雖貴落眼成翳金
屑旣除眼在甚麼處若如此者未出荊棘林中棒頭
取證喝下承當正在金峯窠裏上堂樓外紫金山色
秀門前甘露水聲寒古槐陰下淸風裏試爲諸人再
指看拈拄杖曰還見麼擊香卓曰還聞麼靠却拄杖
曰眼耳若通隨處足水聲山色自悠悠

平江府慧日智覺廣燈禪師本郡梅氏子上堂良久
曰休休休徒悠悠釣竿長在手魚冷不吞鈎喝一喝
下座

佛日才禪師法嗣

澧州夾山靈泉自齡禪師常州周氏子僧問金鷄啄
破琉璃殼玉兔挨開碧海門此是人間光影如何是
和尚機師曰針劄不入曰祇如朕兆未生已前作麼
生道師擧起拂子僧曰如何領會師曰斫額望扶桑
問混沌未分時如何師曰春風䬍䬍曰分後如何師
曰春日遲遲曰向上更有事也無師曰一年三百六
十日上堂良久顧大衆曰月裏走金烏誰云一物無
趙州東壁上挂箇大葫蘆參上堂良久打一圓相曰
大衆五千餘卷詮不盡三世諸佛讚不及令人却憶
賣油翁很忙走下繩牀立參上堂便乃忘機守默已
被金粟占先擬欲展演詞鋒落在瞿曇之後離此二
途作麼生是衲僧透脫一路良久曰好笑南泉提起
鐮刈茆鐮子曲彎彎參

天鉢元禪師法嗣

衛州元豐院清滿禪師滄州田氏子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天寒地冷曰如何是道師曰不道曰爲甚麼不道師曰道是閑名字上堂無異思惟諦聽諦聽昨日寒今日寒抖擻精神著力看著力看看來看去轉顢頇要得不顢頇看參上堂堪作梁底作梁堪作柱底作柱靈利衲僧便知落處驀拈拄杖曰還知這箇堪作甚麼打香臺一下曰莫道無用處復打一下曰參上堂看看堂裏木師伯被聖僧打一摑走去見維那被維那打兩摑露柱呵呵笑打著這師伯元豐路見不平與你雪正拈拄杖曰來來然是聖僧也須喫棒擊香臺下座歲旦上堂憶昔山居絕糧有頌舉似大衆飢飡松栢葉渴飲澗中泉看罷青青竹和衣自在眠大衆更有山懷爲君說今年年是去年年上堂此劍刃上事須劍刃上漢始得有般名利之徒爲人天師懸羊頭賣狗肉壞後進初機滅先聖洪範你等諸人聞恁麼事豈不寒心由是疑悞衆生墮無間獄苦哉苦哉取一期快意受萬劫餘殃有甚麼死急來爲釋子喝曰瞶人徒側耳便下座上堂喝一喝曰不是道不是禪每逢三五夜皓月十分圓參師凡見僧乃曰佛法世法眼病空花有僧曰翳消花滅時如何師曰將謂汝靈利

青州定慧院法本禪師僧問古人到這裏爲甚麼拱手歸降師曰理合如是曰畢竟如何師曰夜眠日走

西京善勝真悟禪師上堂揚聲止響不知聲是響根弄影逃形不知形爲影本以法問法不知法本非法以心傳心不知心本無心心本無心知心如幻了法非法知法如夢心法不實莫謾追求夢幻空花何勞把捉到這裏三世諸佛一大藏教祖師言句天下老和尚路布葛藤盡使不著何故太平本是將軍致不許將軍見太平

瑞巖鴻禪師法嗣

明州育王曇振真戒禪師上堂今日布袋頭開還有買賣者麼時有僧出曰有師曰不作貴不作賤作麼生酬價僧無語師曰老僧失利

棲賢遷禪師法嗣

舒州王屋山崇福燈禪師上堂天不能蓋地不能載

一室無私何處不在大衆直饒恁麼會去也是鬼弄精魂怎生說箇常在底道理良久曰金風昨夜起徧地是黃花

淨衆言首座法嗣

西京招提惟湛廣燈禪師嘉禾人也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秋風黃葉亂遠岫白雲歸曰專爲流通也師曰即今作麼生學僧便喝師便打上堂偏不偏正不正邪事從來難比並滿天風雨骨毛寒何須更入那伽定卓拄杖下座上堂六塵不惡還同正覺馬上誰家白面郎穿花折柳垂巾角夜來一醉明月樓呼盧輸却黃金宅臂鷹走犬歸不歸娥眉皓齒嗟無力此心能有幾人知黃頭碧眼非相識囉囉哩拍手一下下座

南嶽下十三世

法雲本禪師法嗣

臨安府淨慈楚明寶印禪師百學張氏上堂祖師心印非長非短非方非圓非內非外亦非中間且問大衆決定是何形貌拈拄杖曰還見麼古篆不成文飛帛難同體從本自分明何須重特地擊禪牀下座上堂出門見山水入門見佛殿靈光獨處通諸人何不薦若不薦淨慈今日不著便上堂祖師道吾本來玆土傳法救迷情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淨慈當時若見恁麼道用黑漆拄杖子一棒打殺埋向無陰陽地上令他出氣不得何故尀耐他瞞我唐土人衆中莫有爲祖師出氣底麼出來和你一時埋却上堂若論此事如散鋪寶貝亂堆金玉昧已者自甘窮困有眼底信手拈來所以道閻浮有大寶見少得還稀若人將獻我成佛一餉時乃拈拄杖曰如今一時呈似普請大衆高著眼擲拄杖下座

眞州長蘆道和祖照禪師興化潘氏子僧問無邊聖會還有不到者麼師曰有曰誰是不到者師曰金剛脚下鐵崑崙問不許夜行投明須到意旨如何師曰羊頭車子推明月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鐵門路嶮問一諾兩當時如何師曰踏藕得魚歸問教外別傳未審傳箇甚麼師曰鐵彈子問百城遊罷時如何師曰前頭更有趙州關上堂一二三四五六碧眼胡

僧數不足泥牛入海過新羅木馬追風到天竺天竺茫茫何處尋補陀巖上問觀音普賢拍手呵呵笑歸去來兮秋水深

福州雪峯思慧妙湛禪師錢塘俞氏子僧問古殿無燈時如何師曰東壁打西壁曰恁麼則撞著露柱也師曰未敢相許上堂一法若通萬緣方透拈拄杖曰這裏悟了提起拄杖海上橫行若到雲居山頭爲我傳語雪峯和尚咄上堂布大教網摝人天魚護聖不似老胡拖泥帶水祇是見兎放鷹遇獐發箭乃高聲召衆曰中上堂昔日藥山早晚不參動經旬月一日大衆纔集藥山便歸方丈諸禪德彼時佛法早自淡薄論來猶較些子如今每日鳴鼓陞堂切切怛怛地問者口似紡車答者舌如霹靂總似今日靈山慧命殆若懸絲少室家風危如纍卵又安得箇慨然有志扶豎宗乘底衲子出來喝散大衆非唯耳邊靜辦當使正法久住豈不偉哉如或棒上不成龍山僧倒行此令以拄杖一時趁散上堂眼睫橫亘十方眉毛上透青天下徹黃泉且道鼻孔在甚麼處良久曰劄上堂妙高山頂雲海茫茫少室巖前雪霜凛凛齊腰獨立徒自苦疲七日不逢一場懡㦬別峯相見落在半途隻履西歸遠之遠矣卓拄杖下座上堂大道祇在目前要且目前難睹欲識大道眞體今朝三月十五不勞久立建炎改元上堂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今上皇帝踐登寶位萬國歸仁草木禽魚咸被其德此猶是聖主應世邊事王宮降誕已前一句天下人摸索不著上堂一切法無差雲門胡餠趙州茶黃鶴樓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慚愧太原孚上座五更聞鼓角天曉弄琵琶喝一喝上堂南詢諸友踏破草鞋絕學無爲坐消日月凡情易脫聖解難忘但有纖毫皆成滲漏可中爲道似地擎山應物現形如驢覷井縱無計較途轍已成若論相應轉沒交涉勉諸仁者莫錯用心各自歸堂更求何事

婺州寶林果昌寶覺禪師安州時氏子師與提刑楊次公入山同遊山次楊拈起大士飯石問既是飯石爲甚麼齩不破師曰祇爲太硬楊曰猶涉繁詞師曰未審提刑作麼生楊曰硬師曰也是第二月楊爲寫

七佛殿額。乃問。七佛重出世時如何。師曰。一回相見一回新。上堂。一即一。二即二。顋著直是無香氣。驀拈拄杖卓一下。曰。識得山僧榔栗條。莫向南山尋鼈鼻

鄭州資福法明寶月禪師。上堂。資福別無所補。五日一參。擊鼓。何曾說妙談玄。祇是麤言直語。甘草自來甜。黃連依舊苦。忽若鼻孔遼天。逢人切忌錯擧。參。上堂。若論此事。譬如伐樹得根。灸病得穴。若也得根。豈在千枝。徧斫若也得穴。不假六分全燒。以拄杖卓一下。曰。這箇是根。那箇是穴。擲下拄杖。曰。這箇是穴。又喚甚麼作根。咄。是何言歟

潭州雲峯志璿祖燈禪師。南粤陳氏子。上堂。休去歇去。一念萬年去。寒灰枯木去。古廟香爐去。一條白練去。大衆。古人見處。如日暉空。不著二邊。豈墮陰界。堪嗟後代兒孫。多作一色邊會。山僧即不然。不休去。不歇去。業識茫茫去。七顛八倒去。十字街頭鬧浩浩地聲色裏坐臥去。三家村裏盈衢塞路。荊棘裏游戲去刀山劒樹劈腹剜心。鑊湯爐炭皮穿骨爛去。如斯擧唱。大似三歲孩兒輥繡毬。上堂。一切聲是佛聲。塗毒鼓透入耳朶裏。一切色是佛色。鐵蒺蔾穿過眼睛。中好事不如無。便下座。上堂。盡乾坤大地。是箇熱鐵圓。汝等諸人向甚麼處下口。良久曰。吞不進。吐不出。上堂。瘦竹長松滴翠香。流風疏月度炎涼。不知誰住原西寺。每日鐘聲送夕陽。上堂。聲色頭上睡眠。虎狼羣裏安禪。荊棘林內翻身。雪刃叢中遊戲。竹影掃堦塵不動。月穿潭底水無痕。上堂。不是風動。不是幡動。衲僧失却鼻孔。是風動。是幡動。分明是箇漆桶。兩段不同。眼暗耳聾。澗水如藍。碧山花似火紅。上堂。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築著額頭磕著鼻。曰。意旨如何。師曰。驢駝馬載。曰。向上還有事也無。師曰。朝到西天。暮歸唐土。曰。謝師答話。師曰。大乘砑郎當。僧退。師乃曰僧問西來意。築著額頭磕著鼻。意旨又如何。驢駝幷馬載。朝到西天暮歸唐。大乘恰似砑郎當。何故沒量大人。被語脉裏轉却。遂拊掌大笑下座。僧問。丹霞燒木佛。院主爲甚麼眉鬚墮落。師曰。一人傳虛。萬人傳實。曰。恁麼則不落也。師曰。兩重公案。曰。學人未曉。特伸請益。師曰。筠袁虔吉頭上插筆。問德山入門便棒。

意旨如何師曰束杖理民曰臨濟入門便喝又作麼生師曰不言而化曰未審和尚如何為人師曰一刀兩段問無縫鐵門請師一啟師曰進前三步曰向上無關請師一閉師曰退後一尋曰不開不閉又作麼生師曰吽吽便打

東京慧林常悟禪師僧問若不傳法度眾生舉世無由報恩者未審傳箇甚麼法師曰開宗明義章第一問達磨未來時如何師曰省得草鞋錢曰來後如何師曰重疊關山路

安吉州道場有規禪師婺州姜氏子上堂拈拄杖曰還見麼窮諸玄辯若一毫置於太虛竭世樞機似一滴投於巨壑德山老人雖則焚其疏鈔也是賊過後張弓且道文彩未彰以前又作麼生理論三千劍客今何在獨許莊周致太平上堂種田博飯地藏家風客來喫茶趙州禮度且道護聖門下別有甚麼長處良久曰尋常不放山泉出屋底清池冷照人化士出問促裝已辦乞師一言師曰好看前路事莫比在家時曰恁麼則三家村裏十字街頭等箇人去也師曰照顧打失布袋

越州延慶可復禪師上堂胡來胡現漢來漢現忽然胡漢俱來時如何祇準良久曰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參上堂驀拈拄杖橫按膝上曰苦痛深苦痛深碧潭千萬丈那箇是知音卓一下下座

安吉州道場慧顏禪師上堂世尊按指海印發光拈拄杖曰莫妄想便下座

溫州雙峰普寂宗達佛海禪師僧問如何是永嘉境師曰華蓋峰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一宿覺上堂眾集定喝一喝曰冤有頭債有主珍重

越州五峯子琪禪師僧問學人上來乞師垂示師曰花開千朵秀曰學人不會師曰雨後萬山青曰謝指示師曰你作麼生會僧便喝師曰未在僧又喝師曰一喝兩喝後作麼生曰也知和尚有此機要師曰適來道甚麼僧無語師便喝

西京韶山雲門道信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千年古墓蛇今日頭生角曰莫便是和尚家風也無師曰卜度則喪身失命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

曰無人識者曰如何得脫灑去師曰你問我答

臨安府上天竺從諫慈辯講師處之松陽人也具大知見聲播講席於止觀深有所契每與禪衲遊嘗以道力扣大通通一日作書寄之師發緘睹黑白二圓相乃悟答偈曰黑相白相擔枷過狀了不了兮無風起浪若問究竟事如何洞庭山在太湖上

金山寧禪師法嗣

婺州普濟子淳圓濟禪師僧問摩尼珠人不識如來藏裏親收得如何是珠師曰不撥自轉曰如何是藏師曰一撥便轉曰轉後如何師曰把不住上堂雨過山青雲開月白帶雪寒松搖風庭栢山僧恁麼說話還有祖師意也無其或未然良久曰看看

吉州禾山用安禪師僧問蓮華未出水時如何師曰魚換鷺倚曰出水後如何師曰水仙頭上戴好手絕躋攀曰出與未出時如何師曰應是乾坤措不教容易看

本覺一禪師法嗣

福州越峰粹珪妙覺禪師本郡林氏子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瘦田損種曰未審如何領會師曰刈禾鐮子曲如鉤問機關不到時如何師曰抱甕灌園曰此猶是機關邊事師曰須要雨淋頭

台州天台如庵主久依法眞因看雲門東山水上行語發明已見歸隱故山猿鹿爲伍郡守聞其風遣使逼令住持師作偈曰三十年來住此山郡符何事到林間休將瑣瑣塵寰事換我一生閑又閑遂焚其廬竟不知所止

平江府西竺寺尼法海禪師寶文呂嘉之姑也首參法雲秀和尚後領旨於法眞言下諸名儒屢挽應世堅不從殂日說偈曰霜天雲霧結山月冷涵輝夜接故鄉信曉行人不知屆明坐脫

投子顒禪師法嗣

壽州資壽灌禪師上堂良久曰便恁麼散去已是葛藤更若喃喃有何所益以拂子擊禪牀下座

西京白馬崇壽江禪師僧問知師久蘊囊中寶今日開堂略借看師曰不借曰爲甚麼不借師曰黃金須是買金人

鄧州香嚴智月海印禪師僧問法雷已震選佛場開不昧宗乘請師直指師曰三月三日時千花萬花拆曰普天匝地承恩力覺苑仙葩一夜開師曰切忌隨他去乃曰判府吏部此日命山僧開堂祝聖紹續祖燈祇如祖燈作麼生續不見古者道六街鐘鼓響驂驂即處鋪金世界中池長芰荷庭長栢更將何法演眞宗恁麼說話也是事不獲已有旁不肯底出來把山僧拽下禪牀痛打一頓許伊是箇本分衲僧若未有這箇作家手脚切不得草草匆匆勘得脚跟下不實頭沒去處却須倒喫香嚴手中鐵柄莫言不道上堂吾家寶藏不慳惜覿面相呈人罕識輝今耀古體圓時照地照天光赫赤荊山美玉奚為貴合浦明珠比不得借問誰人敢酬價波斯鼻孔長三尺咄

丞相富弼居士字彥國由清獻公警勵之後不舍晝夜力進此道謁顒禪師主投子法席冠准甸往質所疑會顒為衆登座見其顧視如象王回旋公微有得因執弟子禮趨函丈命侍者請為入室顒見即曰相公已入來富弼猶在外公聞汗流浹背即大悟尋以偈寄圓照本曰一見顒公悟入深夤緣傳得老師心東南謾說江山遠目對靈光與妙音後妻署顒師眞顒上堂謝語有曰彼一期之悞我亦將錯而就錯公作偈贊曰萬木千花欲向榮臥龍猶未出滄溟彤雲彩霧呈嘉瑞依舊南山一色青

甘露宣禪師法嗣

平江府妙湛寺尼文照禪師溫陵人上堂靈源不動妙體何依歷歷孤明是誰光彩若道眞如實際大似好肉剜瘡更作祖意商量正是迷頭認影老胡四十九年說夢即且止僧堂裏聖僧陳如上座為你諸人舉覺底還記得麼良久曰惜取眉毛好

瑞巖居禪師法嗣

台州萬年處幽禪師上堂先聖行不到處凡流恰到凡流既到先聖莫知到與不到知與不知總置一壁祇如僧問乾峰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未審路頭在甚麼處峰以拄杖畫一畫曰在這裏且道此老與他先聖凡流相去幾何南山虎齩石羊兒須向其中識生死

廣靈祖禪師法嗣

處州縉雲仙巖懷義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自屈作麼曰如何是道師曰你道了曰向上更有事也無師曰無曰恁麼則小出大遇也師曰祇恐不恁麼曰也是師曰却恁麼去也

淨因岳禪師法嗣

福州鼓山體淳禪師上堂由基弓矢不射田蛙任氏絲綸要投溟渤發則穿楊破的得則脩鯨巨鼇隻箭既入重城長竿豈釣淺水而今莫有吞鉤齧鏃底麼若無山僧卷起絲綸拗折弓箭去也擲拄杖下座

乾明覺禪師法嗣

岳州平江長慶應圓禪師上堂寒氣將殘春日到無索泥牛皆踍跳築著崑崙鼻孔頭觸倒須彌成糞掃牧童兒鞭棄了懶吹無孔笛拍手呵呵笑歸去來兮歸去來煙霞深處和衣倒艮久日切忌睡著

長蘆信禪師法嗣

東京慧林懷深慈受禪師壽春府夏氏子生而祥光現舍文殊堅禪師遙見疑火也詰旦知師始生往訪之師見堅輒笑母許出家十四割愛冠祝髮後四年訪道方外依淨照於嘉禾資聖照舉良遂見麻谷因緣問曰如何是良遂知處師即洞明出住資福屢滿戶外蔣山佛鑑懃禪師行化至茶退師引巡寮至千人街坊鑑問既是千人街坊爲甚麼祇有一人師曰多虛不如少實鑑曰恁麼那師赧然偶朝廷以資福爲神霄宮因棄往蔣山留西庵陳請益鑑曰資福知是般事便休師曰某實未穩望和尚不外鑑舉倩女離魂話反覆窮之大豁疑礙呈偈曰祇是舊時行履處等閑舉著便誵訛夜來一陣狂風起吹落桃花知幾多鑑撫几曰這底豈不是活祖師意未幾被旨住焦山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面黃不是眞金貼曰如何是佛向上事師曰一箭一蓮華僧作禮師彈指三下問知有道不得時如何師曰瘂子喫蜜曰道得不知有時如何師曰鷓鴣喚人僧禮拜師叱曰這傳語漢問甚麼人不被無常吞師曰祇恐他無下口處曰恁麼則一念通玄箭三尸鬼失頭也師曰汝有一念定

祓他吞了曰無一念時如何師曰捉著關棙上堂古者道忍忍三世如來從此盡饒饒萬禍千殃從此消默默無上菩提從此得師曰會得此三種語了好箇不快活漢山僧祇是得人一牛還人一馬潑水相唾揮背斷罵卓拄杖曰平出平出上堂雲自何山起風從甚澗生好箇入頭處官路少人行上堂不是境亦非心喚作佛時也陸沈箇中本自無階級切忌無階級處尋總不尋過猶深打破雲門飯袋子方知赤土是黃金咄

平江府萬壽如瓊證悟禪師建寧魏氏開堂日僧問如何是蘇臺境師曰山橫師子秀水接太湖淸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衣冠皇宋後禮樂大周前師凡見僧必問近日如何僧擬對即拊其背曰不可思議將示寂衆集復曰不可思議乃合掌而終

越州天衣如哲禪師族里未詳自退席寓平江之萬壽飲啖無擇人多侮之有以瑞巖喚主人公話問者師答以偈曰瑞巖長喚主人公突出須彌最上峯大地掀翻無覓處笙歌一曲畫樓中一日曰吾行矣令拂拭所乘笋輿乃書偈告衆曰道在用處用在死處時人祇管貪歡樂不肯學無爲敘平昔參問勉衆進修已忽豎起拳曰諸人且道這箇落在甚麼處衆無對師揮案一下曰一齊分付與秋風遂入輿端坐而逝

婺州智者法銓禪師上堂要扣玄關須是有節操極慷慨斬得釘截得鐵硬剝剝地漢始得若是隈刀避箭碌碌之徒看即有分以拂子擊禪牀下座

臨安府徑山智訥妙空禪師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坐久成勞曰見後如何師曰不妨我東行西行

金山慧禪師法嗣

常州報恩覺然寶月禪師越州鄭氏子上堂學者無事空言須求妙悟去妙悟而事空言其猶逐臭耳然雖如是罕逢穿耳客多遇刻舟人一日謂衆曰世緣易染道業難辦汝等勉之語卒而逝

法雲白禪師法嗣

婺州智者紹先禪師潭州人也上堂根塵同源縛脫

無二不動絲毫十方遊戲子湖犬子雖獰爭似南山鼈鼻遂高聲曰大衆看脚下上堂團不聚撥不散日曬不乾水浸不爛等閑挂在太虛中一任傍人冷眼看

沂州馬鞍山福聖院仲易禪師上堂一二三四五陞堂擊法鼓簇簇齊上來一一面相睹秋色滿虛庭秋風動寰宇更問祖師禪雪峰到投子咄

東京慧林慧海月印禪師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黃金地上玉樓臺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三月洛陽人戴花上堂黃金地上具眼者未肯安居荊棘林中本分底留伊不得祇如去此二途作麼生是衲僧行履處良久曰擧頭煙靄裏依約見家山上堂顧視大衆拍禪牀一下曰聊表不空便下座

楊州建隆原禪師姑蘇夏氏子上堂拈拄杖曰買帽相頭依模畫樣從他野老自攢眉誌公不是閑和尙卓拄杖下座

保寧英禪師法嗣

臨安府廣福院惟尙禪師初參覺印問曰南泉斬貓兒意旨如何印曰須是南泉始得印以前語詰之師不能對至僧堂忽大悟曰古人道從今日去更不疑天下老和尙舌頭信有之矣述偈呈印曰須是南泉第一機不知不覺驀頭錐覿面若無靑白眼還如鶴鷺守空池擧未絕印豎拳曰正當恁麼時作麼生師掀倒禪牀印遂喝師曰賊過後張弓便出住廣福日室中問僧提起來作麼生會又曰且道是箇甚麼要人提起

明州雪竇法寧禪師衢州杜氏子上堂百川異流以海爲極森羅萬象以空爲極四聖六凡以佛爲極明眼衲子以拄杖子爲極且道拄杖子以何爲極有人道得山僧兩手分付儻或未然不如閑倚禪牀畔留與兒孫指路頭

開先珣禪師法嗣

廬州延昌熙詠禪師僧問少林面壁意旨如何師曰慚惶殺人

廬州開先宗禪師上堂一不做二不休捩轉鼻孔捻下雲頭禾山解打盧官鼓僧繇不寫戴嵩牛廬陵米

投子油雪峯依舊輥雙毬夜來風送衡陽信寒鴈一聲霜月幽

甘露顒禪師法嗣

楊州光孝元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七顛八倒曰忽遇客來如何祗待師曰生鐵蒺藜劈口塞

雪竇榮禪師法嗣

福州雪峯大智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銜拂柄示之僧曰此是香嚴底和尚又作麼生師便喝僧大笑師叱曰這野狐精

元豐滿禪師法嗣

福州雪峰宗演圓覺禪師恩州人也僧問不慕諸聖不重己靈時如何師曰歘出囚口曰便恁麼會去時如何師曰換手搥胸問如何是大善知識心師曰十字街頭片瓦子辭衆日僧問如何是臨岐一句師曰有馬騎馬無馬步行曰途中事作麼生師曰賤避貴上堂遣迷求悟不知迷是悟之鉗鎚愛聖憎凡不知凡是聖之鑪鞴祇如聖凡雙泯迷悟俱忘一句作麼生道半夜彩霞籠玉像天明峰頂五雲遮

衢州王大夫遺其名以喪偶厭世相遂參元豐於言下知歸豐一日謂曰子乃今之陸亘也公便掩耳既而回壇山之陽縛茅自處者三載偶歌曰壇山裏日何長青松嶺白雲鄉吟鳥啼猿作道場散髮采薇歌又笑從教人道野夫狂

育王振禪師法嗣

明州岳林真禪師上堂古人道初秋夏末合有責情三十棒岳林則不然靈山會上世尊拈華迦葉微笑正當恁麼時好與三十棒何故如此太平時節強起干戈教人吹大法螺擊大法鼓舉步則金蓮躞蹀端居則寶座巍峩梵王引之於前香花繚繞帝釋隨之於後龍象駢羅致令後代兒孫遞相倣斆三三兩兩皆言出格風標劫劫波波未肯歸家隱坐鼓脣搖舌宛如鐘磬笙竽奮臂點胸何啻稻麻竹葦更遑遊山翫水撥草瞻風人前說得石點頭天上飛來花撲地也好與三十棒且道坐夏賞勞如何酬獎良久曰萬疊功成何厚薄千鈞價重自低昂

招提湛禪師法嗣

秀州華亭觀音和尚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半夜烏龜火裏行曰意作麼生師曰虛空無背面僧禮拜師便打

南嶽下十四世

淨慈明禪師法嗣

臨安府淨慈象禪師越州山陰人也上堂古者道一翳在眼空花亂墜拈拄杖曰淨慈拈起拄杖豈不是一翳在眼百千諸佛總在拄杖頭現丈六紫磨金色之身乘其國土遊歷十方說一切法度一切衆豈不是空花亂墜即今莫有向拄杖未拈已前坐斷得麼出來與淨慈相見如無切忌向空本無花眼本無翳處著倒乃擲拄杖下座

福州雪峰隆禪師上堂一不成二不是口喫飯鼻出氣休云北斗藏身說甚南山鼈鼻家財運出任交關勸君莫競錐頭利

長蘆和禪師法嗣

鎮江府甘露達珠禪師福州人上堂聖賢不分古今推一可謂火就燥水流濕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大衆東村王老去不歸紛紛黃葉空狼籍

臨安府靈隱惠淳圓智禪師上堂吾心似秋月碧潭清皎潔乃喝曰寒山子話墮了也諸禪德皎潔無塵豈中秋之月可比虛明絕待非照世之珠可倫獨露乾坤光吞萬象普天匝地耀古騰今且道是箇甚麼良久曰此夜一輪滿清光何處無

雪峰慧禪師法嗣

臨安府淨慈月堂道昌佛行禪師湖州寶溪吳氏僧問大用現前不存軌則時如何師曰張家兄弟太無良曰恁麼則一切處皆是去也師曰莫唐突人好問心生則法生心滅則法滅祇如心法雙忘時生滅在甚麼處師曰左手得來右手用問如何是從上宗門中事師曰一畝地曰便恁麼會時如何師曰埋沒不少問如何是諸佛本源師曰屋頭問路曰向上還有事也無師曰月下拋甎上堂未透祖師關千難與萬難既透祖師關千難與萬難未透時難即且置既透了因甚麼却難放下笊籬雖得價動他杓柄也無端上堂與我相似共你無緣打翻藥銚傾出爐煙還丹

一粒分明在流落人間是幾年咄上堂雁過長空影沉寒水鴈無遺蹤之意水無留影之心若能如是正好買草鞋行脚所以道動則影現覺則冰生不動不覺正在死水裏渰殺老人出頭不得卽且置育王今日又作麼生向道莫行山下路果聞猿叫斷腸聲歲旦上堂舉拂子曰歲朝把筆萬事皆吉忽有箇漢出來道和尚這箇是三家村裏保正書門底爲甚麼將來華王座上當作宗乘祇向他道牛進千頭馬入百疋

臨安府徑山照堂了一禪師明州人上堂參玄之士觸境遇緣不能直下透脫者蓋爲業識深重情妄膠固六門未息一處不通絕點純清舍生難到直須入林不動草入水不動波始可順生死流入人間世諸人要會麼以拄杖畫曰祇向這裏薦取

鎭江府金山了心禪師上堂佛之一字孰云無木馬泥牛滿道途倚遍欄干春色晚海風吹斷碧珊瑚還有同聲相應同氣相求者麼百鳥不來樓閣閉祇聞夜雨滴芭蕉

香嚴月禪師法嗣

鄧州香嚴倚松如璧禪師撫州饒氏子上堂變化密移何太急剎那念念一呼吸八萬四千方便門且道何門不可入入不入曉來雨打芭蕉濕殷勤更問箇中人門外堂堂相對立聞啄木鳥鳴說偈曰剝剝剝裏面有蟲外面啄多少茫茫瞌睡人頂後一錐猶未覺若不覺更聽山僧剝剝剝

慧林深禪師法嗣

臨安府靈隱寂室慧光禪師錢塘夏侯氏僧問飛來山色示清淨法身合澗溪聲演廣長舌相正當恁麼時如何是雲門一曲師曰芭蕉葉上三更雨曰一句全提超佛祖滿筵朱紫盡知音師曰逢人不得錯舉上堂不用求眞何須息見倒騎牛兮入佛殿羌笛一聲天地空不知誰識瞿曇面

台州國清愚谷妙印禪師上堂滿口道得底爲甚麼不知有十分知有底爲甚麼滿口道不得且道誵訛在甚麼處若也知得許你照用同時明闇俱了其或未然道得道不得知有不知有南山石大蟲解作師

子吼

台州國清垂慈普紹禪師上堂靈雲悟桃花玄沙傍不肯多少擬禪和擔雪去塡井今春花又開此意誰能領端的少人知花落春風靜

泉州九座慧邃禪師上堂九座今日向孤峰絕頂駕一隻鐵船截斷天下人要津教他揮篙動棹不得有箇錦標子且道在甚麼人手裏拈拄杖曰看看向道是龍剛不信等閑奪得始驚人

報恩然禪師法嗣

秀州資聖元祖禪師僧問紫金蓮捧千輪足白玉毫輝萬德身如何是佛師曰拖槍帶甲曰貫花千偈雖殊品標月還歸理一如如何是法師曰元豐條紹興令曰林下雅爲方外客人間堪作火中蓮如何是僧師曰披席把椀

慧林海禪師法嗣

廬山萬杉壽堅禪師相州人歲旦上堂有一人不拜歲不迎新寒暑不能侵其體聖凡不能混其迹從來鼻孔遼天誰管多年曆日大衆且道此人即今在甚麼處卓拄杖曰咄咄咄沒處去

開先宗禪師法嗣

瑞州黃檗惟初禪師常州蔡氏子上堂我見宗大哥平生槁默危坐所謂朽木形骸未嘗口角譊譊將佛祖言教以當門庭祇要當人歇得十成自然不向這殼漏子上著倒有僧問既不向這殼漏子上著倒未審如何保任師曰無你用心處曰和尚豈無方便師曰鐵餅既無汁壓沙那有油

潭州嶽麓海禪師僧問進前三步時如何師曰撞頭磕額曰退後三步時如何師曰墮坑落塹曰不進不退時如何師曰立地死漢

雪峰演禪師法嗣

福州西禪慧舜禪師眞定府人上堂五日一參三八普說千說萬說橫說竪說忽有箇漢出來道說即不無爭奈三門頭兩箇不肯山僧即向他道瞎漢若不得他兩箇西禪大似不遇知音

南嶽下十五世

雪竇明禪師法嗣

密州藕山寧禪師上堂有時孤峰頂上嘯月眠雲有時大洋海中翻波走浪有時十字街頭七穿八穴諸人還相委悉麼橙樹花開盛芭蕉葉最多

淨慈昌禪師法嗣

臨安府五雲悟禪師苕溪人也上堂月堂老漢道行不見行是箇甚麼坐不見坐是箇甚麼著衣時不見著衣是箇甚麼喫飯時不見喫飯是箇甚麼山僧雖與他同牀打睡要且各自做夢何故行見行坐見坐著衣時見著衣喫飯時見喫飯無有不見底道理亦無箇是甚麼諸人且道老漢底是五雲底是拈拄杖卓一下曰桃紅李白薔薇紫問著春風總不知

雲隱光禪師法嗣

臨安府中竺癡禪元妙禪師婺州王氏僧問如何是截斷衆流句師曰佛祖開口無分曰如何是函蓋乾坤句師曰匝地普天曰如何是隨波逐浪句師曰有時入荒草有時上孤峰上堂黃昏雞報曉半夜日頭明驚起雪師子瞠開紅眼睛上堂去年梅今歲柳顏色馨香喝一喝良久曰若不得這一喝幾乎道著依舊且道道著後如何眼睛突出

圓覺曇禪師法嗣

撫州靈巖圓日禪師上堂悟無不悟得無不得九年面壁空勞力三脚驢兒跳上天泥牛入海無蹤跡爲甚如此九九八十一

嶽麓海禪師法嗣

荊門軍玉泉思達禪師僧問如何是一印印空師曰萬象收歸古鑑中曰如何是一印印水師曰秋蟾影落千江裏曰如何是一印印泥師曰細觀文彩未生時

南嶽下十六世

中竺妙禪師法嗣

溫州光孝已菴深禪師本郡人也上堂曰龍生龍鳳生鳳老鼠養兒沿屋棟達磨大師不會禪歷魏遊梁乾打閧上堂一九二九相逢不出手三九二十七籬頭吹觱栗翻憶小釋迦雙手抱屈膝知不知實不實摩訶般若波羅蜜上堂維摩默然普賢廣說歷代聖人互呈醜拙君不見落花三月子規啼一聲聲是一

點血上堂風蕭蕭葉飄飄雲片片水茫茫江干獨立向誰說天外飛鴻三兩行

未詳法嗣

實性大師因同參芙蓉訓禪師至上堂以右手拈拄杖倚放左邊良久曰此事若不是芙蓉師兄也大難委悉便下座（黃龍南拈云實性用不得便休却將佛法為人情致令千載之下與人作笑端且道利害在什麼處　徑山杲曰性大師可謂以前從苗辨地因語識人既到門來便爾成褫相馬驪黃之外樂琴絃徽之表黃龍南謂實性用不得便休却將佛法為人情致令千載與人作笑端恁麼批判瞎却一城人眼去在）

茶陵郁山主不曾行脚因廬山有化士至論及宗門中事教令看僧問法燈百尺竿頭如何進步燈云嗯凡三年一日乘驢度橋一踏橋板而墮忽然大悟遂有頌云我有神珠一顆久被塵勞關鎖今朝塵盡光生照破山河萬朶因茲更不遊方師乃白雲端和尚得度師雲有贊曰百尺竿頭曾進步溪橋一踏沒山河從茲不出茶川上吟嘯無非囉哩囉

僧肇法師遭秦王難臨就刑說偈曰四大元無主五陰本來空將頭臨白刃猶似斬春風（玄沙云大小肇法師臨死猶寱語）

禪月貫休禪師有詩曰禪客相逢祇彈指此心能有幾人知大隨和尚舉問曰如何是此心師無對（歸宗柔代云能有幾人知）

先淨照禪師問楞嚴大師經中道若能轉物即同如來若被物轉即名凡夫祇如昇元閣作麼生轉嚴無對（汾陽代云彼此老大）

公期和尚因往羅漢路逢一騎牛公子師問羅漢路向甚麼處去公拍牛曰道道師喝曰這畜生公曰羅漢路向甚麼處去師却拍牛曰道道公曰直饒恁麼猶少蹄角在師便打公拍牛便走

唐朝因禪師微時嘗運樵擊土次見一大塊戲樵猛擊之應碎豁然大悟（後有老宿聞云盡山河大地被因禪師一擊百雜碎）

福州東山雲頂禪師泉州人遺其氏以再下春闈往雲臺大吼寺剃染具戒即謁大愚芝神鼎諲後見羅漢下尊宿始徹已事道學有聞叢林稱為頂三教僧問如何是和尚日用事師曰我喫飯汝受飢曰法法不相到又作麼生師曰汝作罪我皆知問如何是和尚

一枝拂師曰打破修行窟曰恁麼則本來無一物也師曰知無者是誰曰學人罪過師曰再思可矣居士問洞山道有一物上拄天下拄地未審是甚麼物師曰擔鐵枷喫鐵棒曰天地黑山河走師曰閻老殿前添一鬼北邙山下臥千年士吽快活快活師曰也是野狐吞老鼠九龍觀道士幷三十人請上堂儒門畫八卦造契書不救六道輪回道門朝九皇鍊眞氣不達三祇劫數我釋迦世尊洞三祇劫數救六道輪回以大願攝人天如風輪持日月以大智破生死若劫火焚秋毫入得我門者自然轉變天地幽察鬼神使須彌鐵圍大地大海入一毛孔中一切衆生不覺不知我說此法門如虛空俱含萬象一爲無量無量爲一若人得一卽萬事畢珍重

婺州雲幽重惲禪師(今日法雲)初謁雪峰次依石霜乃開悟旋里隱居蔽形唯一衲住後上堂雲幽一隻箭虛空無背面射去徧十方要且無人見時有僧問如何是和尚一隻箭師曰盡大地人無髑髏

雙溪布衲如禪師因嵩禪師戲以詩悼之曰繼祖當吾代生緣行可規終身常在道識病懶尋醫貌古筆難寫情高世莫知慈雲布何處孤月自相宜師讀罷舉筆答曰道契平生更有誰閑卿於我最心知當初未欲成相別恐誤同參一首詩投筆坐亡於六十年後塔戶自啓其眞容儼然

舒州投子通禪師僧問達磨未來時如何師曰兩岸唱漁歌曰來後如何師曰大海湧風波問如何是孤峯頂上節操長松師曰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凋問如何是和尚這裡佛法師曰東壁打西壁

處州法海立禪師因朝廷有旨革本寺爲神霄宮師陞座謂衆曰都緣未徹所以說是說非盡爲不眞便乃分彼分此我身尚且不有身外烏足道哉正眼觀來一場笑具今則聖君垂旨更僧寺作神霄佛頭上添箇冠兒算來有何不可山僧今日不免橫擔拄杖高挂鉢囊向無縫塔中安身立命於無根樹下嘯月吟風一任乘雲仙客駕鶴高人來此呪水書符叩牙作法他年成道白日上昇堪報不報之恩以助無爲之化祇恐不是玉是玉也大奇然雖如是且道山僧

轉身一句作麼生道還委悉麼擲下拂子竟爾趨寂郡守具奏其事奉旨改其寺曰眞身

汝州天寧明禪師改德士日師登座謝恩畢乃曰木鶻信手拈來坐具乘時放下雲散水流去寂然天地空卽斂目而逝

蜀中仁王欽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聞名不如見面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鬧市裏弄猢猻曰如何是道曰大蟲看水磨

金陵鐵索山主遺其氏僧問久響鐵索未審作何面目主打露柱僧曰謝見示主曰你據箇甚麼便恁麼道僧卻打露柱主曰且道索在恁麼處僧作量勢主曰今日遇箇同參

樓子和尙不知何許人也遺其名氏一日偶經遊街市間於酒樓下整襪帶次聞樓上人唱曲云你既無心我也休忽然大悟因號樓子焉

神照本如法師嘗以經王請益四明尊者者震聲曰汝名本如師卽領悟作偈曰處處逢歸路頭頭達故鄉本來成現事何必待思量

臨安府上竺圓智證悟法師台州林氏子依白蓮僊法師問具變之道蓮指行燈曰如此燈者離性絕非本自空寂理則具矣六凡四聖所見不同變則在焉師不契後因掃地誦法華經至知法常無性佛種從緣起始諭旨告蓮蓮然之師領徒以來嘗患本宗學者囿於名相膠於筆錄至以天台之傳爲文字之學南宗鄙之乃謁護國此庵元禪師夜語次師舉東坡宿東林偈且曰也不易到此田地庵曰尙未見路徑何言到耶曰祇如他道溪聲便是廣長舌山色豈非淸淨身若不到此田地如何有這箇消息庵曰是門外漢耳曰和尙不吝可爲說破庵曰却祇從這裡猛著精彩覷捕看若覷捕得他破則亦知本命元辰落著處師通夕不寐及曉鐘鳴去其秘畜以前偈別曰東坡居士太饒舌聲色關中欲透身溪若是聲山是色無山無水好愁人特以告此庵庵曰向汝道是門外漢師禮謝未幾有化馬祖殿瓦者求語發揚師書曰寄語江西老古錐從教日炙與風吹兒孫不是無料理要見氷消瓦解時此庵見之笑曰須是這闍黎

始得

饒州薦福承古禪師操行高潔稟性虛明參大光敬玄禪師乃曰祇是箇草裏漢遂參福嚴雅和尚又曰祇是箇脫灑衲僧由是終日默然深究先德洪規一日覽雲門語忽然發悟自此韜藏不求名聞棲止雲居弘覺禪師塔所四方學者奔湊因稱古塔主也景祐四年范公仲淹出守鄱陽聞師道德請居薦福開闡宗風僧問大善知識將何為人師曰莫曰恁麼則有問有答去也師曰莫問青青翠竹盡是眞如鬱鬱黃花無非般若如何是般若師曰黃泉無老少曰春來草自青師曰聲名不朽曰若然者碧眼胡僧也皺眉師曰退後三步僧曰苦師乃吽吽問臨濟舉拂學人舉拳是同是別師曰訛言亂衆曰恁麼則依令而行也師曰天涯海角問一喝分賓主照用一時行此意如何師曰乾柴濕茭僧便喝師曰紅燄炎天上堂夫出家者為無為法無為法中無利益無功德近來出家人貪著福慧與道全乖若為福慧須至明心若要達道無汝用心處所以常勸諸人莫學佛法但自休心利根者盡時解脫鈍根者或三五年遠不過十年若不悟去老僧與你入拔舌地獄

參和州淨戒守密禪師（嗣薦福古）僧問如何是佛師曰稽首稽首曰學人有分也無師曰頓首頓首僧作舞而出師曰似則恰似是即未是

本嵩律師因無為居士楊傑請問宣律師所講毗尼性體師以偈答曰情智何嘗異犬吠蚰自行終南的的意日午打三更

昔有一老宿一夏不為師僧說話有僧歎曰我祇恁麼空過一夏不敢望和尚說佛法得聞正因兩字也得老宿聞乃曰闍黎莫嚉速若論正因一字也無道了叩齒云適來無端不合與麼道隣壁有一老宿聞曰好一釜羹被一顆鼠糞汚却（雲竇代云誰家釜裏無一兩顆）

昔有一僧在經堂內不看經每日打坐藏主曰何不看經僧曰某甲不識字主曰何不問人僧近前叉手鞠躬曰這箇是甚麼字主無對（大通本代云又道不識）

昔有一老宿住菴於門上書心字於牕上書心字於壁上書心字（法眼云門上但書門字牕上但書牕字壁上但書壁字玄覺云門上不要書門）

字。牕上不要書牕字。壁上不要書壁字。何故。字義炳然

昔有二庵主住庵。旬日不相見。忽相會。上庵主問下庵主。多時不相見。向甚麼處去。下庵主曰。在庵中造箇無縫塔。上庵主曰。某甲也要造一箇。就兄借取塔樣子。下庵主曰。何不早說。恰被人借去了也。法眼云。且道是借他樣。不借他樣

昔有一庵主見僧來。竪起火筒曰。會麼。曰不會。主曰。三十年用不盡底。僧卻問。三十年前用箇甚麼。主無對。歸宗柔代云。也要知

昔有一老宿因江南國主問。予有一頭水牯牛。萬里無寸草。未審向甚麼處放。宿無對。歸宗柔代云。好處放

昔有一老宿問僧。甚麼處來。僧曰。牛頭山禮拜祖師來。宿曰。還見祖師麼。僧無對。歸宗柔代云。大似不相信

昔有一老宿有偈曰。五蘊山頭一段空。同門出入不相逢。無量劫來賃屋住。到頭不識主人公。有老宿云。既不識他。當初問甚麼人賃

僧問老宿。如何是密室中人。老宿曰。有客不答話。玄沙云。何曾密。歸宗柔別老宿云。你因甚麼得見

昔有一老宿因僧問。魂兮歸去來。食我家園葚。如何是家園葚。玄覺代云。是亦食不得。法燈云。丙却你口

昔有一老宿曰。祖師九年面壁。爲訪知音。若恁麼會。得喫鐵棒有日在。又一老宿曰。祖師九年面壁。何不慚惶。若恁麼會。得更買草鞋行脚三十年。瑯琊覺云。既不然。且道祖師面壁意作麼生。良久云。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

昔有一老宿因僧問。師子捉兎亦全其力。捉象亦全其力。未審全箇甚麼力。老宿曰。不欺之力。法眼別云。不會古人話

昔有一老宿曰。這一片田地分付來多時也。我立地待汝構去。法眼云。山僧如今坐地。待汝構去。還有道理也無。那箇親。那箇疏。試裁斷看

昔有老宿畜一童子。竝不知軌則。有一行脚僧到。乃教童子禮儀。晚間見老宿外歸。遂去問訊。老宿怪訝。遂問童子曰。阿誰教你。童曰。堂中某上座。老宿喚其僧來。問上座傍家行脚。是甚麼心行。這童子養來二三年了。幸自可憐生。誰教上座教壞伊。快束裝起去。黃昏雨淋淋地被趂出。法眼云。古人恁麼顯露些子家風。甚怪。且道意在於何

昔有僧到曹溪。時守衣鉢僧提起衣曰。此是大庾嶺

頭提不起底。僧曰。爲甚麼在上座手裏。僧無對 雲門云。彼此不了。又云。將謂是師子兒

昔有僧因看法華經。至諸法從本來常自寂滅相。忽疑不決。行住坐臥。每自體究。都無所得。忽春月聞鶯聲。頓然開悟。遂續前偈曰。諸法從本來。常自寂滅相。春至百花開。黃鶯啼柳上

昔有老宿問一座主。疏鈔解義廣略如何。主曰。鈔解疏。疏解經。宿曰。經解甚麼。主無對

昔高麗國來錢塘刻觀音聖像。及舁上船。竟不能動。因請入明州開元寺供養。後有設問。無剎不現身。聖像爲甚不去高麗國 長慶稜云。現身雖普。覩相生偏。法眼別云。識得觀音未

泗州塔前一僧禮拜。有人問。上座日日禮拜。還見大聖麼 法眼代云。汝道禮拜是甚麼義

泗州塔頭侍者及時鎖門。有人問。既是三界大師。爲甚麼被弟子鎖。侍者無對 法眼代云。弟子鎖。大師鎖。法燈代云。還我鎖匙來。又老宿代云。吉州鎖。虔州鎖

聖僧像被屋漏滴。有人問僧。既是聖僧。爲甚麼有漏。僧無對 韶國師代云。無漏不是聖僧

有人問僧。點甚麼燈。僧曰。長明燈。曰。甚麼時點。曰。去年點。曰。長明何在。僧無語 長慶稜代云。若不如此。知公不受人謾。法眼別云。利動君子

有座主念彌陀名號。次小師喚和尚。及回顧。小師不對。如是數四。和尚叱曰。三度四度喚。有甚麼事。小師曰。和尚幾年喚他。卽得某甲纔喚。便發業 法燈代云。咄叱

有僧與童子上經了。令持經著函內。童子曰。某甲念底著向那裏 法燈代云。汝念甚麼經

一僧注道德經。人問曰。久嚮大德注道德經。僧曰。不敢。曰。何如明皇 法燈代云。是弟子

有僧入冥。見地藏菩薩。藏問。你平生修何業。僧曰。念法華經。曰。止止不須說。我法妙難思。爲是說。是不說。僧無對 歸宗柔代云。此回歸去。敢爲流通

鹽官會下有一主事僧。忽見一鬼使來追。僧告曰。某甲身爲主事。未暇修行。乞容七日得否。使曰。待爲白王。若許。卽七日後來。不然須臾便至。言訖不見。至七日後。復來覓其僧。了不可得。後有人舉問一僧。若被覓著時。如何抵擬他 洞山代云。被他覓得也

台州六通院僧欲渡船有人問既是六通爲甚麼假船僧無對天台韶國師代云不欲驚衆

洪州太守宋令公一日大寧寺僧陳乞請第二座開堂公曰何不請第一座衆無語法眼代云不勞如此

江南相馮延巳與數僧遊鍾山至一人泉問一人泉許多人爭得足一僧對曰不教欠少延巳不肯乃別曰誰人欠少法眼別云誰是不足者

官人問僧名甚麼曰無揀官人曰忽然將一椀沙與上座又作麼生曰謝官人供養法眼別云此猶是揀底

廣南有僧住庵國主出獵左右報庵主大王來請起主曰非但大王來佛來亦不起王問佛豈不是汝師主曰是王曰見師爲甚麼不起法眼代云未足酬恩

福州洪塘橋上有僧列坐官人問此中還有佛麼僧無對法眼代云汝是甚麼人

昔有官人入鎭州天王院覩神像因問院主曰此是甚麼功德曰護國天王曰祇護此國徧護餘國曰在秦爲秦在楚爲楚曰臘月二十九日打破鎭州城天王向甚處去主無對

昔有官人作無鬼論中夜揮毫次忽見一鬼出云汝道無我聻五祖演云老僧當時若見但以手作鵓鳩觜向伊道谷呱呱

昔有道流在佛殿前背佛而坐僧曰道士莫背佛道流曰大德本教中道佛身充滿於法界向甚麼處坐得僧無對法眼代云識得汝

有一行者隨法師入佛殿行者向佛而唾師曰行者少去就何以唾佛者曰將無佛處來與某甲唾師無對溈山云仁者却不仁者不仁者却仁者仰山代法師云但唾行者又云行者若有語即向伊道還我無行者處來

死魚浮於水上有人問僧魚豈不是以水爲命僧曰是曰爲甚麼却向水中死僧無對杭州天龍機和尚代云是伊爲甚麼不去岸上死

鴿子趂鴿子飛向佛殿欄干上顫有人問僧一切衆生在佛影中常安常樂鴿子見佛爲甚麼却顫僧無對法燈代云怕佛

昔有一僧去覆船路逢一賣鹽翁僧問覆船路向甚麼處去翁良久僧再問翁曰你患聾那僧曰你向我道甚麼翁曰向你道覆船路僧曰翁莫會禪麼翁曰

莫道會禪佛法也會。書僧曰。你試說看。翁挑起鹽籃。僧曰。難。翁曰。你喚這箇作甚麼。僧曰。鹽。翁曰。有甚麼交涉。僧曰。你喚作甚麼。曰不可更向你道是鹽 徑山容拈云。看此賣私鹽漢。因何得致通身手眼。撞着遂驀露風規。背去便撩鈎搭索。放去收來。只要人知有。可惜者僧大似磕露柱底瞎漢。若當時見便恁麼激揚。便翻却鹽籃而去。不妨令這賣鹽翁疑着。此僧具什麼眼目

昔有婆子供養一庵主。經二十年。常令一二八女子送飯給侍。一日令女子抱定曰。正恁麼時如何。主曰。枯木倚寒巖。三冬無暖氣。女子舉似婆。婆曰。我二十年祇供養得箇俗漢。遂遣出燒却庵 密庵傑拈云。這箇公案。叢林中少有拈提者。傑上座不免裂破面皮。納敗一上。也要諸方檢點。乃召大衆云。這婆子。洞房穩密。水泄不通。偏向枯木上。移花。寒巖中。發焰。箇僧孤身迥迥。慣入洪波等閑坐斷。潑天潮。到底身無涓滴。水仔細檢點將來。敲枷打鎖。則不無二人。若是佛法。未夢見在。爲曰。與麼提持。畢竟意歸何處。良久曰。一把柳絲收不得。和烟搭在玉欄干 徑山容拈曰。者箇婆子。二十年中將埢墣擁茄樹。時箇既久。令人特往一探。將謂爲當家種草。元來異地生苗。遂遣出幷燒却庵。若是山僧待他抱住云。正恁麼時如何。但竪拂子云。與你證據了也。更復擬議。便與推開。不唯其庵免燒。抑且眼明千古。豈墮枯木寒巖無煖氣之塹乎

昔有一僧參米胡。路逢一婆住庵。僧問。婆有眷屬否。曰有。僧曰。在甚麼處。曰山河大地。若草若木。皆是我眷屬。僧曰。婆莫作師姑來否。曰汝見我是甚麼。僧曰。俗人。婆曰。汝不可是僧。僧曰。婆莫混濫佛法好。婆曰。我不混濫佛法。僧曰。汝恁麼豈不是混濫佛法。婆曰。你是男子。我是女人。豈曾混濫 徑山容拈云。笑此僧行脚。等閑遇着者婆。覿面提持。不能轉機發用。只管格背當風。別打之遶。故被婆子三敲四磕。大似立在下風。無自由分。者婆不知曾見什麼人來。于驀地相逢。却能披露風規。以見眼目清明。若是山僧當時見婆云。山河大地若草若木皆是我眷屬。但拈拄杖示云。爲什麼者箇不肯禮拜汝。他若擬對。便驀頭打。管教者婆子轉身不得去在

龐行婆入鹿門寺設齋。維那請意旨。婆拈梳子插向髻後曰。回向了也。便出去 徑山容拈云。奇特底事。還他奇特人。擔荷出格之意。須藉出格人顯露。龐婆恁麼做來。不妨驚羣。難說。不是出格奇特。但維那不能出一手眼。大似辜負山僧。若作維那。便與背上一拳。要見賞罰分明。益顯法苑有人

溫州陳道婆。嘗偏扣諸方名宿。後於長老山淨和尚語下發明。有偈曰。高坡平頂上。盡是採樵翁。人人盡懷刀斧意。不見山花映水紅

昔有施主婦人入院。行衆僧隨年錢。僧曰。聖僧前著一分。婦人曰。聖僧年多少。僧無對 法眼代云。心期滿處即知 保寧勇代云。只恐施主力所不及

青州佛覺禪師頌仰山師子話曰。一色無過指示人。白銀世界裏頻申。超然推倒還扶起。爭似東風煦日

新

圓通善國師（嗣佛覺） 佛日自江右至燕寓大聖安一日與佛覺夜話時師年方十二座右侍立日曰山僧自南方來拄杖頭不曾撥著一個會佛法者師叉手進曰自是和尚拄杖短日大驚曰可乞此子續吾臨濟一宗師曰雲門臨濟豈有二耶日稱賞不已金世宗幸聖安瑞像殿問師曰禮則是不禮則是師曰禮則互相敬重不禮則各自稱尊帝大悅後住延聖示衆舉觀音餬餅話師曰韶陽老人可謂唱彌高而和彌寡如今却向延聖拂子頭上入方網三昧東方入定西方起乃至男身入定女身起還會麼野色更無山隔斷月光直與水相通昔有二僧同行性急者在前呼在後者曰光陰迅速疾走上來後僧曰大道廣濶忙作甚麼師頌曰光陰迅速疾走上來路頭踏著優鉢花開大道廣濶忙作甚麼放開肚皮一時包裹師見玄悟玉香山彝言涉嘲謔責曰總似汝輩佛法豈到今日

燕京慶壽玄悟玉禪師（嗣圓通） 金顯宗令中使持紙一張書心佛二字問師曰者是甚麼字時圓通在坐應聲答曰不是心不是佛稱旨次日令旨賜長短句曰但能了淨萬法因緣何足問日用無爲十二時中更勿疑常須自在識取從來無掛礙佛佛心心心若依佛也是塵師答謝曰無爲無作認著無爲還是縛招用同時電卷星流已大遲非心非佛喚作非心猶是物人境俱空萬象森羅一鏡中

黃山趙文孺居士（嗣圓通） 嘗作頌曰妄想元來本自眞除時又起一重塵言思動靜承誰力仔細看來無別人

高郵定禪師（嗣玄悟） 參玄悟室中舉僧問玄沙如何是清淨法身沙曰膿滴滴地師忽有省僧問透網金鱗以爲何食師曰乾屎橛

鄭州普照寶禪師磁州武氏子於滏陽造仰山寺忽有題詩柱上者曰人道斑鳩拙我道斑鳩巧一根兩根柴便是家緣了師大悟即入西山結茅以居徧歷諸山往崆峪寶岩寺一夕大風震地晏坐而逝

杭州徑山雲庵慶禪師建陽人舉楊岐三脚驢話頌

曰楊岐一頭驢眼光如電爍踏殺天下人說甚三隻脚

竹林巨川海禪師頌風鈴曰銅唇鐵舌太尖新樓角懸來不記春言外百千三昧法因風說與箇中人

燕京慶壽寺虛明教亨禪師濟州任城王氏子先有慈濟寺僧福安山居有年于芒山村倚樹而化夢求託宿遂生師焉七歲出家十五參方聞鄭州普炤法席之勝往謁之朝夕參叩未有所入後因事往睢陽忽於馬上憶擊板因緣有省疑情不散將抵河津同行警曰此河津也師下馬悲喜交集歸以語寶寶曰此僵臥人似欲轉動示以日面佛公案一日聞板聲豁然親證呈頌曰日面月面星流電轉若更遲疑面門著箭咄寶曰吾瞞汝不得也興定己卯秋七月十日書頌竪坐而逝

鎮府嘉山來禪師僧問鐵牛和尚塔何在師以手指之忽然省發乃示頌曰鐵牛鐵牛更莫別求有人問我竪起指頭

玉溪通玄庵圓通禪師嘗問僧曰折脚鐺兒爲活計穿心椀子作生涯通玄庵內安然坐不管山前事似麻且道安然底是什麼人

五臺鐵勒院子範慧洪大師因閱楞嚴至一人發眞十方消殞忽悟遂造河朔汶禪師陳所見汶可之臨終偈曰六十春光又八年浮雲收盡露青天臨行踢倒須彌去後夜山頭月正圓更衣坐脫

建寧府獎上慧空元模禪師古田蘇氏子一日入定遊獎山至玄獎禪師道場有老人迎謁曰吾爲師守此山五百年矣言畢化黑龍而去既寤乃曰吾當返本還元於此山也遂卓庵一日謂衆曰吾於佛所號慧空菩薩今化緣既畢即當入滅因爲衆說四諦法復說偈曰四十餘年寄俗塵如今却顯箇中尊岩頭一夜東風起吹得花開滿樹春鐵船無舵亦無蓬撐入金蓮性海中末後一機今說破白雲元不離長空大地山河覓無跡虛空撞破無端的縱教鐵輪頂上旋本性圓明常不失復曰西天第三代商那和修尊者隱象白山現龍奮迅三昧說法調伏諸外道然後化火自焚吾今往象鼻岩前亦當如是乃入龍奮迅

三昧時雲霧四起雷雨大作繼而化火自焚衆收靈骨塔於庵之西

鄭州普炤寺佛光道悟禪師蘭州冠氏子偶宿灣子店聞馬嘶豁然大悟說偈曰見也羅見也羅徧虛空只者箇歸告母曰某於途中拾一物母曰何物師曰無始來不見的母掌曰何喜之有遂辭參方母問何之師曰水流須到海鶴出白雲頭往參白雲海禪師廼承印記泰定二十四年主普炤身著白衣跨黃犢吹短笛遊於洛中嘗曰道我凡耶曾向聖位中來道我聖耶又向凡位中去道我非凡非聖耶卻向毗盧頂上別有行處泰和五年入滅

杭州靈隱普覺淳朋禪師嘉祐五年奉旨斷還九里松集慶路上堂山前一片閑田地曠大劫來無界至今朝恢復又歸來坐斷脚頭幷脚尾東也是西也是南北東西無不是畢竟酬恩作麼生十里荷花九里松直指堂前香一炷

天台上雲峯無盡祖燈禪師四明王氏子參日溪詠於天寧問生死事大無常迅速乞賜指示溪曰十二時中密密參究忽然觸著卻來再問師抗聲曰無常迅速生死事大語未終溪便喝師作禮溪曰見何道理便禮拜師曰開口即錯溪頷之後卓錫上雲峯影不出山者五十年洪武二年二月八日示微疾衆乞偈師書曰生滅與去來本是如來藏撥到五須彌廓然無背向擲筆而逝

杭州仙林寺雪庭禪師仁和桂氏子出家謁休休于仙林一見契合後聞鐘聲大悟偈曰聞響心非聞大千同一炤抹過上頭關更不存玄妙休印可之示衆舉百丈撥火溈山得悟因緣拈曰家貧家富父子方知花落花開春風不顧應時應節即是未免傍觀者哂呵呵老不歇心少不努力

少林匾囤無空悟頴禪師錫州陳氏子辭父母出家父曰此兒尋常引舌過鼻非常人相令投少林一日跪於師前請求法名其師曰道本無形何名之有師曰三世諸佛皆有名號其師授以心經念至五蘊皆空豁然大悟乃曰身尚是幻何處求名一日其師手編大囤於師前曰匾囤是汝名也師答曰既名匾囤

內也無空其師曰教外別傳方契此語後薙戴帽結
茅以居一日至夔州江中曰道曠無涯逢人不盡下
岸端坐而化

金陵永寧古淵淸禪師聞鷄鳴有省偈曰喔喔金鷄
報曉時不因他響詎能知三千世界渾如雪井底泥
蛇舞柘枝呈古林香禪師林喝曰多嘴漢

伏牛無礙明理禪師嗣大方汾州和氏子參大方隨衆
打七後同月庵大圓入終南一日菴舉高峯銀山鐵
壁語師頓悟迷偈曰一覺心空疑便消拈來放去自
逍遙運水搬柴全體現萬象森羅一性包過大方印
證方曰伏牛打七則不問終南靜室意如何師曰伏
牛打七泥團土塊終南靜室放大光明方震威一喝
曰卽今光明在何處師向前一掌方呵呵大笑

達觀眞可紫栢大師句曲沈氏子性雄猛十七剃髮
遊方聞誦張拙偈至斷除妄想重增病趨向眞如亦
是邪大疑一日齋次忽悟乃曰使我在臨濟德山座
下一掌便醒安用如何若何遊京師因神宗皇帝手
書金剛經汗下漬紙疑更當易亟遣近侍賫于師師
甚偈曰御汗一滴萬世津梁無窮法藏從此放光帝
大悅癸卯秋忽妖書發帝見章奏甚憐之在法不能
免因逮及拷訊時神色自如抵死不屈臘月五日入
獄法司定罪欲死師師說偈曰一笑繇來別有因那
知大塊不容塵從茲收拾娘生足鐵樹花開不待春
十七日索浴罷囑侍者曰吾去矣幸謝江南諸護法
言訖端坐而逝壽六十一塔於雙徑師以大藏卷帙
繁多難於通行遂主刻方冊以便四方流傳併師有
全集十五卷盛行於世

蓮池袾宏大師古杭仁和人姓沈年十七補邑庠雖
業儒志在出世每書生死事大四字於案頭自警三
十一母喪徑投西山性天理和尚薙髮於昭慶無塵
律師處受具北遊五臺參遍融後謁笑巖於柳巷求
開示巖曰你三千里外求我開示我有甚麼開示師
恍然卽禮辭過東昌道中聞譙樓鼓聲忽悟偈曰二
十年前事可疑三千里外遇何奇焚香擲戟渾如夢
魔佛空爭是與非遂南歸住雲棲開淨土門以攝三
根由是四衆翕然歸之侍郞王公宗沐問夜來老鼠

喞喞說盡一部華嚴經。師曰。猫兒突出時如何。王無語。師自代云。走卻法師。留下講案。仍頌曰。老鼠喞喞。華嚴歷歷。奇哉王侍郎。卻被畜生惑。猫兒突出畫堂前。牀頭說法無消息。無消息。大方廣佛華嚴經世主妙嚴品第一。臨終時預於半月前別衆曰。吾欲他往矣。衆皆罔測。至七月初四日果示微疾。面西而逝。世壽八十有一。僧臘五十。師自卜寺左嶺下。遂全身塔焉。其所著述經疏雜錄等二十餘種。行於世

憨山德清大師。金陵全椒蔡氏子。母感異夢而生。年十二。禮京之報恩西林薙髮。十九受具。聽講華嚴。十玄門至海印森羅常住處有得。遂遊方。與妙峰為友。初參遍融。乞指示。融默然直視以接之。尋閱肇論至梵志出家。白首而歸。隣人見之曰。昔人猶在耶。志曰。吾猶昔人。非昔人也。忽悟。乃曰。今日始知鼻孔向下。時妙峰見之喜曰。何所得耶。師曰。夜來兩箇鐵牛鬬入水中去也。至今絕消息。峰笑曰。且喜有住山本錢。又參笑巖。巖問。你從何處來。曰南方。巖曰。記得來時路否。曰一過便休。巖曰。子卻來處分明。師便禮拜。初住臺山。為國祈嗣。聞望藉甚。後為避名。隱於東海牢山。慈聖李皇太后禮意殷重。親賜大藏紫衣。嗣遭無妄之謗。假道士奏論于神廟。朝中宰輔多深惜之。由是蒙旨矜察。坐以私創寺院。遣戍雷州。至韶陽禮祖。遂留曹溪。丙辰冬。登雙徑。為達觀大師秉炬。緇素聯集山谷。為之喧動。後隱匡山。閱六秋。韶陽郡守暨本省縉紳。復堅請居曹溪。師曰。曹溪是吾昔日重興也。即杖錫南行。越明年冬十月十三日。忽告衆曰。緣與時違。化將焉托。一期事畢。吾將歸矣。午後索浴更衣。端坐而逝。世壽七十八。臘六十六。塔全身於南華寺天子崗。歷念餘歲。弟子輩因龕壁觀。師狀貌如生。髮爪俱長。即以金漆其身。迎寺供養。稱肉祖云

光州黃檗無念深有禪師。麻城熊氏子。往五臺伏牛。遍扣名宿。至廬山參大安。安曰。汝號甚麼。師曰。無念。安曰。那箇是無念。師茫然。回山對友說數年行腳事。友曰。何不問你自己。師曰。如何是自己。曰拿物非手。喫飯非口。一夕聞哭笑二聲相觸。有省。入龍湖。同卓吾居士到駟馬山。有講主至。士問。清淨本然。云何忽

生山河大地主講罷士對師曰汝試說看師擬對士將師膝上一推曰者箇漢師豁然偈曰四十餘年不住功窮來窮去轉無踪而今窮到無依倚始悔從前錯用功僧問如何是道之體師曰滿口道不著曰四大離散時如何師竪起拳曰者個不屬四大問如何出離生死師召僧僧應諾師曰從者裏出曰和尚說的話某不曉得師曰待汝曉得堪作甚麼曰何故瞞人師曰你夢不醒反怪別人

夔州白馬寺儀峯方彖禪師達州羅氏子參金佛山雲庵令看如何是鬼神覷不破之機三年有省出峽徧謁知識結茅雙溪一日午炊聞甑中作聲忽大悟頌曰三玄三要沒來繇用盡機思無處求窓前移步竈前下白雲靑峯齊點頭齊點頭南岳天台共一籌又曰二八女子嫁新郎績麻捻線一如常稱家豐儉隨時過嬾插堂前者炷香萬曆壬辰秋歸達州中奧白馬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兩頭燒火一頭煙手中常執鼓一面書蟲字一面書犇字凡答話多舉而搖之示寂塔于龍神山

廣信府鵝湖養庵心禪師上饒朱氏子偶過感烏念道者談四生之義師於言下洞明物我平等大意往洛之太平落髮南歸焦山度臘聞江中推船有省偈曰夜靜江空濶推船囫囫聲不知何所往擔子半邊輕謁華山聞山拈一段生涯六不收話猛提七日身心脫然尋歸里中住靈山畫大圓相於壁間曰內寫莫教塗黑外寫勿使傷白有人向圈裏圈外下得註脚者許汝學道無疑不然總是儱㑚後住鵝湖嘗置無門鎖置丈壁以驗諸方偈曰上古留傳鎖憑君智鑰開若無開鎖法相見不須來萬曆丁卯二月晦日上堂說法設齋作別示偈曰八十餘年幻夢中鐵牛耕破太虛空臨行一句相分付半夜金烏帶日紅端坐而逝

建昌府壽昌無明慧經禪師撫州崇仁裴氏子初產難祖父誦金剛經得娩故名生穎異不羣形儀蒼古九歲入鄉校便問浩然之氣是箇甚麼授書師異之及長讀金剛經恍若舊習即依廩山忠出家久而辭去禁足峨峯因閱傳燈見僧問興善如何是道善曰

大好山疑滯莫決一日力推巨石豁然大悟述偈曰欲參無上菩提道急急疏通大好山知道始知山不好翻身跳出祖師關趙呈廩山山印為法器自是剃染納具勞形苦骨影不出山者二十四載萬曆甲午住寶方有僧問師住此山曾見何人師曰總未行腳僧曰豈以一隅而小天下乎師善其言遂荷錫遠遊法門老宿無不推譽頃入五臺參瑞峯問趙州師乞頌峯曰知是般事便休師作禮呈頌曰暗藏春色明露秋光有眼莫鑑縱智難量到家不上長安路一任風花雪月揚峯深肯師語妙叶洞宗而師亦以紹續洞宗自任矣未幾返錫寶方開堂演法晚主董巖壽昌二剎上堂拈起一著佛祖一齊捉放下一著聖賢悉皆縛轆轤飛上天庭泥牛眠交地角非特九有沾恩亦乃四生受樂惟有八大金剛努眼瞪眉橫拈倒卓何則不許衆生亂描邈上堂冬至時臨事且奇海風吹倒珊瑚枝龍王驚起歸空界河伯神祇盡失威如是事宜自知僧曰用知作麼師曰與老僧執杖曰恁麼不知更好師曰何也曰滿門僧不做返更作愁

人師便打上堂諸佛時常說法不須擬議猜詳是何法天地玄黃宇宙洪荒不論通宗透教祇貴直下承當承當箇甚麼雲騰致雨露結為霜蛟龍不宿死水猛將豈行路傍透得者些關棙何須願往西方不問先佛後祖鼻孔一樣放光作麼生放光化被草木賴及萬方釋迦不肯洩破達磨九年覆藏峨峯不惜口業一下為衆宣揚且道作麼生宣揚揮尺一下云罔談彼短靡恃已長上堂覺天空滿心月通明青沙布碧漢之章綠水印銀蟾之鑑藏山於澤爭如藏身處沒蹤跡藏舟於壑曷若沒蹤跡處沒藏身所以無味之談塞斷人口吞吐得者逈出聖凡漫天網子衝開陷穽坑兒跳過更有出格一句作麼生道金翅擊開娑竭浪龍宮王子盡魂驚上堂雲彿依山山彿雲心無染境境無心雲山清淨如心境一道虛明燦太清然雖如是猶是衲僧朋家具珍重上堂抽筋不動皮換骨不見血筋骨一齊空遊行不倒跌達磨大士解滅而不解生釋迦老人解生而不解滅要知生滅不相干除是當年乾屎橛上堂不論一義二義只要直

下便是大衆作麼生說箇直下便是底道理僧曰露柱燈籠踍跳師曰何不道頭髮連鬚眉毛合鼻會麼會則便請領去不然關山萬里上堂大衆盡心爲常住開田山僧盡心爲大衆說禪昨夜三更雷逼逼打斷泥龍角牛邊上堂即心即佛幾個奈何非心非佛呢喃者多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明眼衲僧多恍惚縱然大梅我祇即心即佛也似蚖蛇戀窟作麼生始不掩泥帶水去咄復云恰好便下座上堂舉洞山過水覩影大悟話頌曰渠今正是我天地難包裹我今不是渠佛祖莫能知要識洞山眞實處白雲飛在綠楊枝小參云行不干徑坐弗涉牀放去無蹤收來沒跡大抵通方提掇異豎拳舞劍越尋常差別門庭無軌則盡從智行不相妨僧問萬法本閒惟人自鬧如何是本閒底法師曰墻壁瓦礫問古人書心字於門壁上其意云何師曰無事枕松石賣卜掛招牌萬曆丁巳冬師自田中歸語大衆曰吾從茲不復砌石矣衆愕然除夕上堂曰今年只有茲時在試問諸人知也無末後曰此是老僧最後一著大衆切宜珍重明春三日示微恙至十七日作舉火偈命侍者唱偈闍維復書曰今日分明指示鄭筆端坐而化頂骨諸牙不壞藏於本寺建窣堵波壽七十一臘四十有奇

廣信府博山無異元來禪師(嗣壽昌)舒城沙氏子生而白衣重包葷酒不入於口十六遊金陵聽講法華嘆曰求之在我豈可循文逐句哉遂禮五臺靜庵通剃髮次參壽昌機語弗契入閩一日閱趙州有佛不得住因緣有省再謁昌昌問蟻子解尋腥處走蒼蠅偏向臭邊飛是君邊事臣邊事師曰臣邊事昌呵曰大有人笑汝在後聞護法神倒地不覺豁然呈偈曰玉山誘一言心灰語路絕幾多玄解會如沸湯澆雪沒巴鼻金針好因緣時節梅蕊綻枯枝桃花開九月觸目如休辨別急水灘頭拋探篙溺殺無限英雄客別居宗乘堂一日登廁覩登樹人大悟趣見昌昌問子近日如何師曰有箇活路只是不許人知昌曰因甚不許人知師曰不知不知昌問婆子具什麼手眼便燒庵趁僧去師曰黃金增色爾又舉僧問玄則龍吟霧起虎嘯風生公案命作頌師頌曰殺活爭雄各有

奇摸糊肉眼曷能知吐光不遂時流意依舊春風逐馬蹄昌笑曰子今日方信吾不汝欺也師問向後還有事也無昌曰老僧只知二時粥飯亦不知有向後事師曰豈無方便昌曰子後得坐披衣幸無籌策足矣萬曆三十年住博山時年二十八歲亥主闓之董岩大仰鼓山上堂諸佛出世爲一大事因緣幾幅素縑描不出博山出世亦爲大事因緣一條白練驀頭穿破頭老漢曾相委多少人天受熱瞞博山今日信手拈來分明舉似使人人鼻孔撩天個個脚跟點地如赤珠寶鏡炤萬象以無私若玉鎖金匙啓千門而洞達迥出毗盧之頂笑拈帝釋之花推倒大好之山吸盡西江之水倒跨玄沙之虎生擒雪嶺之蛇漏網喜三要金鱗振彩慶新羅俊鷂如此奇特誰不丈夫自責荷擔誠難委縮諸昆仲此事不從功行得不從修証得不從思議得不從學分得不從禪定得有一等人閉門作活暗裏休心將自巳身心煉得如枯木寒灰蟲廢衣而不知蛛結網而不顧縱是百年在定終如一個死人於本分事中全無交涉所以玄沙大

師曰直饒如澄潭月影靜夜鐘聲隨扣擊以無斷觸波瀾而不散此猶是生死岸頭事道人行處如火燒水箭既離弦無返回勢諸昆仲須就明中取則莫於暗裏偷光向花卿街前追得九衢春色於芙蓉岸上帶來八面秋風應用無斷隨緣自在諸昆仲且道作麼生是博山行履處良久曰祇有一雙窮相手不曾輕揖等閒人僧問銀盌盛雪明月藏鷺意旨如何師曰露骨瘦山瑗紫霧塞流小澗長青苔問如何是功師曰三人同一春曰如何是共功師曰力士舁杖鼓曰如何是功功師曰胡孫上露柱曰不得叢唱雙舉請示正中妙挾師曰高低雲邊樹曰謝師答話去也師曰遠近鳥銜花問和尚年多少師曰頻添花甲子數到劫雲初問從緣薦得相應疾就體消停得力遲如何是從緣薦得師曰古鏡不重磨曰如何是就體消停師曰清光仍似舊曰從緣就體蒙師指格外玄談有也無師曰三歲孩兒頭似雪曰恁麼則碧桃綻蕊綠柳萌芽也師曰遠觀山有色近聽水無聲僧禮拜上堂僧問如何是博山境師曰棲鳳岩玄雲驟

浴龍池內浪滔滔。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光剃頭淨洗鉢。曰學人不會。師曰這箇阿師還未剃頭在。乃曰切忌從他覓。迢迢與我疎。洞山老人草鞋斷矣。脚跟露矣。諸人若知痛癢。阿誰皮下無血。博山與諸人同途不同轍。諸人向正位中來。博山不在正位。諸人在博山拂子裏。許諸人向偏位中來。博山不在偏位。拂子在諸人袈裟裏。許。所以道。對面不相識。千里却同風。若向這裏徹去。當下知歸。不留朕兆。其或未然。千百世修行。未爲晚也。故我釋迦大師爲勇猛衆生。成佛在一念頃。爲懈怠衆生。得果滿僧祇劫。諸昆仲當知明中有暗。毫端現華藏之奇。妙挾叶通。寶鏡潙山河之影。博山恁麼道。猶是葛藤。諸人也須絆斷始得。且道。絆斷後作麼生行履。卓拄杖曰。不因樵子徑。爭到葛洪家。上堂。摶聚四大。緣生九竅。識蘊奔馳。何日了。虛空無限。水雲分石女。從緣步荒草。荒草披離四部洲。烟雲旋合鎖重樓。彈指豁開彌勒閣。香水幡幢盡徹頭。諸昆仲。當此時。洞庭無蕊涑殺法身。廬阜悲酸濤泪如雨。欲償廬陵米價。踏翻東兖橋梁。從教雪潔氷濤管取兒孫滿地。到恁麼田地。以何爲驗。卓拄杖曰。深山乘瑞運處處紫雲飛。上堂。如何是佛。十方世界最靈物。如何是法。古路迢迢苔蘚滑。仍將佛法問根源。雲散長空鶴唳天。纖塵不立濤如洗。三箇猢猻夜簸錢。諸昆仲。宗門中事。豈同容易。一言。一句。一大藏教註不破。歷代祖師機深智廣。潛興密運。須彌倒卓。拄杖橫趨。繪綵色於空中。擲大千於方外。且道向甚麼處捫摸。所以云羅籠不肯住。呼喚不回頭。古聖不安排。至今無處所。玄沙大師恁麼老婆心切也。只要諸人知箇落處始得。諸昆仲。靑黯黯處。樵子不借路。以還家綿密密時。機婦罷金針。而夜織香鎖錦帳。露浥芙蓉。發清嘯於深閨。吐微言於連枕。情濃意洽。試問諸昆仲。還知得也無。良久曰。分明一段風流事。不與諸人較短長。僧問。如何是君。師曰。水有筋。山有骨。曰如何是臣。師曰。鶺鴒鳥鳴似哭。曰如何是君視臣。師曰。千年老樹掛枯藤。曰如何是臣視君。師曰。樓頭畫鼓正三更。曰如何是君臣道合。師曰。金闕鳳銜丹詔去。邊陲人唱凱歌歸。僧禮拜。師復問。僧君位

中事作麼生。曰虗突兀。師便打。問如何是道。師曰紅絹。曰紅絹莫是道否。師曰不是道。曰既不是道。因甚答紅絹。師曰因你問道。我答你紅絹。問一切事究竟堅固不知大佛頂還在裏許否。師曰暗裏抽横骨。明中坐舌頭。問如何是某甲安身立命處。師曰天無蓋地無底。曰壽昌老人遷化向什麼處去。師曰清譚對面賣在不知。僧復問。師曰問話且置。天無蓋地無底。老僧意旨在什麼處。僧擬議。師便打。示偈曰。拶出虗空髓。有味。掀翻宇宙殼。無依箇中不見。壽昌老獨有貍奴笑展眉。嘗垂四問。殿角風搖樹。行人盡解衣。時如何。自代曰。瞥爾沾嘗清涼徹。膽清風翻白羽。野老笑相親。時如何。代曰。春來花塢。樵牧含情。佛殿東南因甚缺了一角。代曰。一人傳虗。萬人傳實。僧堂中有幾人坐臥。代曰。翻身峯頂。六不同謀。崇禎三年秋示疾。首座問和尚尊體如何。師曰。儘有些子受用。座曰。還有不病者也無。師曰。熱大作麼。座曰。來去自繇。請道一句。師爲書歷歷分明四字。投筆坐化。塔全身於本山。壽五十六

紹興雲門寺雪嶠圓信禪師。鄞縣朱氏子。二十九歲出家。行脚無有入處。後訪秦望山妙禎山主。主舉他心僧因緣。一僧參心。曰那裏來。僧曰天竺來。他心曰。我聞有三天竺。你那一竺來。速道速道。師自是疑情頓發。次日曳杖至石頭上。高提曰。那一竺來。速道速道。忽前後際斷。說偈曰。石貼背脊骨。翻身脇肋骨子。細思量來動也動不得。復喝曰。張三殺人。李四償命。返天台尋人印證。擡頭見古雲門三字。乃大悟。途中作偈曰。一上天台雲更深。脚跟踏斷草鞋繩。比丘五百無蹤影。見得他時打斷筋。因入雙髻誅茅。次參雲棲。龍池出世日。拈香供雲門匡眞偃禪師。後東塔開堂。又供龍池。示疾。書偈曰。小兒曹。生死路上須逍遙。皎月氷霜曉。喫杯茶。坐脫去了。塔全身於雲門

五燈嚴統卷第十六

五燈嚴統卷第十七

南嶽下十一世

石霜圓禪師法嗣

隆興府黃龍慧南禪師信州章氏子依泐潭澄禪師分座接物名振諸方偶同雲峯悅禪師遊西山夜話雲門法道峯曰澄公雖是雲門之後法道異矣師詰其所以異峯曰雲門如九轉丹砂點鐵成金澄公藥汞銀徒可翫入煅則流去師怒以枕投之明日峯謝過又曰雲門氣宇如王甘死語下乎澄公有法授人死語也死語其能活人乎即背去師挽之曰若如是則誰可汝意峯曰石霜圓手段出諸方子宜見之不可後也師默計之曰悅師翠巖使我見石霜於悅何有哉即造石霜中途聞慈明不事事忽叢林遂登衡嶽乃謁福嚴賢賢命掌書記俄賢卒郡守以慈明補之既至目其貶剝諸方件件數爲邪解師爲之氣索遂造其室明曰書記領徒遊方借使有疑可坐而商略師哀懇愈切明曰公學雲門禪必善其旨如云放洞山三頓棒是有喫棒分無喫棒分師曰有喫棒分明色莊曰從朝至暮鵲噪鴉鳴皆應喫棒明即端坐受師炷香作禮明復問趙州道臺山婆子我爲汝勘破了也且那裏是他勘破婆子處師汗下不能加答次日又詣明詬罵不已師曰罵豈慈悲法施耶明曰你作罵會那師於言下大悟作頌曰傑出叢林是趙州老婆勘破沒來由而今四海清如鏡行人莫與路爲讎呈慈明明頷之後開法同安初受請日泐潭遣僧來審師提唱之語有曰智海無性因覺妄而成凡覺妄元虛即凡心而見佛便爾休去將謂同安無折合隨汝顚倒所欲南斗七北斗八僧歸舉似澄澄不懌自是泐潭舊好絕矣問儂家自有同風事如何是同風事師良久僧曰恁麼則起動和尚去也師曰靈利人難得僧禮拜示衆曰江南之地春寒秋熱近日已來滴水滴凍僧問滴水滴凍時如何師曰未是衲僧分上事曰如何是衲僧分上事師曰滴水滴凍問牛頭未見四祖時爲甚麼百鳥銜華獻師曰釘根桑樹闊角水牛曰見後爲甚麼不銜華師曰裩無襠袴

無口問無爲無事人猶是金鎻難未審過在甚麼處師曰一字入公門九牛車不出曰學人未曉乞師方便師曰大庾嶺頭笑却成哭問一不去二不住請師道師曰高祖殿前樊噲怒曰恁麼則今日得遇和尚也師曰仰面看天不見天問德山棒臨濟喝直至如今少人拈掇請師拈掇師曰千鈞之弩不爲鼷鼠而發機曰作家宗師今朝有在師便喝僧禮拜師曰五湖衲子一錫禪人未到同安不妨疑著上堂橫吞巨海倒卓須彌衲僧面前也是尋常茶飯行脚人須是荊棘林內坐大道場向和泥合水處認取本來面目且作麼生見得遂拈拄杖曰直饒見得未免山僧拄杖上堂聖凡情盡體露眞常拈起拂子曰拂子踍跳上三十三天搊脫帝釋鼻孔驢脣先生拊掌大笑道盡十方世界覓箇識好惡底人萬中無一擊禪牀下座上堂說妙談玄乃太平之姦賊行棒行喝爲亂世之英雄英雄姦賊棒喝玄妙皆爲長物黃檗門下總用不著且道黃檗門下尋常用箇甚麼喝一喝上堂撞鐘鐘鳴擊鼓鼓響大衆殷勤問訊同安端然合掌

這箇是世法那箇是佛法咄上堂有一人朝看華嚴暮觀般若晝夜精勤無有暫暇有一人不參禪不論義把箇破蓆日裏睡於是二人同到黃龍一人有爲一人無爲安下那一箇即是良久曰功德天黑暗女有智主人二俱不受上堂心王不妄動六國一時通罷拈三尺劍休弄一張弓擊禪牀下座上堂道遠乎哉觸事而眞聖遠乎哉體之即神乃拈拄杖曰道之與聖總在歸宗拄杖頭上汝等諸人何不識取若也識得十方剎土不行而至百千三昧無作而成若也未識有寒暑兮促君壽有鬼神兮妬君福上堂半夜捉烏雞驚起梵王睡毗嵐風忽起吹倒須彌山官路無人行私酒多人喫當此之時臨濟德山開得口張得眼有棒有喝用不得汝等諸人各自尋取祖業契書莫認驢鞍橋作阿爺下頷上堂擧大珠和尚道身口意清淨是名佛出世身口意不淨是名佛滅度也好箇消息古人一期方便與你諸人計箇入路既得箇入路又須得箇出路登山須到頂入海須到底登山不到頂不知宇宙之寬廣入海不到底不知滄溟

之淺深既知寬廣又知淺深一踏踏飜四大海一摑摑倒須彌山撒手到家人不識鵲噪鴉鳴柏樹間上堂千般說萬般喻祇要教君早回去去何處良久云夜來風起滿庭香吹落桃華三五樹因化主歸上堂世間有五種不易一化者不易二施者不易三變生爲熟者不易四端坐喫者不易更有一種不易是甚麼人良久云暫便下座(時翠巖眞爲首座藏主問云適來和尚道第五種不易是甚麼人眞曰腦後見腮莫與往來)上堂拈拄杖曰橫拈倒用撥開彌勒眼睛明去暗來截落祖師鼻孔當是時也目連鶖子飲氣吞聲臨濟德山呵呵大笑且道笑箇甚麼咄師室中常問僧曰人人盡有生緣上座生緣在何處正當問答交鋒却復伸手曰我手何似佛手又問諸方參請宗師所得却復垂脚曰我脚何似驢脚三十餘年示此三問學者莫有契其旨脫有酬者師未嘗可否叢林目之爲黃龍三關師自頌曰生緣有語人皆識水母何曾離得鰕但見日頭東畔上誰能更喫趙州茶我手佛手兼舉禪人直下薦取不動干戈道出當處超佛越祖我脚驢脚並行步步踏著無生會得雲收日卷方知此道縱橫總頌曰生緣斷處伸驢脚驢脚伸時佛手開爲報五湖參學者三關一一透將來熙寧己酉三月十六日四祖演長老通嗣法書上堂山僧才輕德薄豈堪人師蓋不昧本心不欺諸聖未免生死今免生死未出輪迴今出輪迴未得解脫今得解脫未得自在今得自在所以大覺世尊於然燈佛所無一法可得六祖夜半於黃梅又傳箇甚麼乃說偈曰得不得傳不傳歸根得旨復何言憶得首山曾漏泄新婦騎驢阿家牽翌日午時端坐示寂闍維得五色舍利塔于前山諡普覺禪師

南嶽下十二世

黃龍南禪師法嗣

隆興府黃龍祖心寶覺禪師南雄鄔氏子參雲峯悅禪師三年無所得辭去悅曰必往依黃檗南禪師師至黃檗四年不大發明又辭再上雲峯會悅謝世就止石霜因閱傳燈至僧問多福如何是多福一叢竹福曰一莖兩莖斜曰不會福曰三莖四莖曲師於此開悟徹見二師用處徑回黃檗方展坐具檗曰子已

入吾室矣。師踊躍。曰大事本來如是。和尚何得教人看話百計搜尋。欒曰。若不教你如此究尋。到無心處自見自肯。即吾埋沒汝也。住後僧問。達磨九年面壁。意旨如何。師曰。身貧無被蓋。曰莫孤負他先聖也無。師曰。闍黎見處。又作麼生。僧畫一圓相。師曰。燕雀不離窠。僧禮拜。師曰。更深猶自可。午後始愁人。問未登此座時如何。師曰。一事全無。曰登後如何。師曰。仰面觀天不見天。上堂。愚人除境不忘心。智者忘心不除境。不知心境本如如。觸目遇緣無障礙。遂舉拂子曰。看拂子走過西天。却來新羅國裏。知我者謂我拖泥帶水。不知我者贏得一場怪誕。上堂。大凡窮生死根源。直須明取自家一片田地。教伊去處分明。然後臨機應用。不失其宜。秖如鋒芒未兆已前。都無是箇非箇。瞥爾爆動。便有五行金土相生相剋。胡來漢現。四姓雜居。各任方隅。是非鋒起。致使玄黃不辨。水乳不分。疾在膏肓。難為救療。若不當陽曉示。窮子無以知歸。欲得大用現前。便可頓忘諸見。諸見既盡。昏霧不生。大智洞然。更非他物。珍重。上堂。擊禪牀曰。一塵纔

舉。大地全收。諸人耳在一聲中。一聲徧在諸人耳。若是摩霄俊鶻。便合乘時。止濼困魚。徒勞激浪。上堂。不與萬法為侶。即是無諍三昧。便恁麼去。爭奈絃急則聲促。若能向紫羅帳裏撒真珠。未必善因而招惡果。上堂。有句無句。如藤倚樹。且任諸人點頭。及乎樹倒藤枯。上無衝天之計。下無入地之謀。靈利漢這裏著得一隻眼。便見七縱八橫。舉拂子曰。看太陽溢目。萬里不挂片雲。若是覆盆之下。又爭怪得老僧。上堂。若也舉明自已。不悟目前。此人有眼無足。若悟目前。不明自已。此人有足無眼。據此二人。十二時中。常有一物蘊在胷中。物既在胷。不安之相。常在目前。既在目前。觸途成滯。作麼生得平穩去。祖不言乎。執之失度。必入邪路。放之自然。體無去住。上堂。良工未出。玉石不分。巧冶無人。金沙混雜。還有無師自悟底麼。出來辨別看。乃舉拂子曰。且道是金是沙。良久曰。見之不取。思之千里。上堂。有時開門待知識。知識不來。過有時。把手上高山。高山人不顧。或作敗軍之將。向闍黎手裏拱手歸降。或為忿怒那吒。敲骨打髓。正當恁麼

時還有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底麼有則向百尺竿頭進取一步如無少室峯前一場笑具上堂心同虛空界示等虛空法證得虛空時無是無非法便恁麼休去停橈把纜且向灣裏泊船若據衲僧門下天地懸隔且道衲僧門下有甚長處榔栗橫擔不顧人直入千峯萬峯去上堂一不向二不開罷思南嶽與天台堪笑白雲無定止被風吹去又吹來上堂不是風動不是幡動明眼漢謾他一點也不得仁者心動且緩緩你向甚處見祖師乃擲下拂子曰看上堂過去諸佛已滅未來諸佛未生正當現在佛法委付黃龍放行則恍恍惚惚其中有物把住則杳杳冥冥其中有精且道放行即是把住即是竿頭絲線從君弄不犯清波意自殊上堂虎頭生角人難措石火電光須密布假饒烈士也應難懵底那能善回互手擎日月背負須彌擲向他方其中衆生不覺不知其中衆生騎驢入諸人眼裏諸人亦不覺不知會麼將此身心奉塵剎是則名爲報佛恩上堂一漚未發古帆未征風信不來無人與權正當恁麼時水脈如何辨的君不見雲門老垂手處落落清波無透路又不見華亭叟泄天機夜深空載月明歸莫怪相逢不相識從教萬古漫漫黑上堂馬祖陞堂百丈卷席後人不善來風盡道不留朕迹殊不知桃華浪裏正好張帆七里灘頭更堪垂釣如今必有辯浮沉識深淺底漢試出來定當水脈看如無且將漁父笛閑向海邊吹上堂風瀟瀟兮木葉飛鴻鴈不來音信稀還鄉一曲無人吹令余拍手空遲疑上堂鏡像或謂有攬之不盈手鏡像或謂無分明如儼圖所以取不得舍不得不可得中祇麼得還會麼不作維摩詰又似傅大士上堂夫立道者不可以設功得聖智者不可以有心知眞諦者不可以存我會至功者不可以營事爲古人一期應病與藥則不可若是丈夫漢出則經濟天下不出則卷而懷之爾若一向整和響順我則排斥諸方偏若示現酒肆婬坊我則孤峯獨宿且道甚處是黃龍爲人眼師室中常舉拳問僧曰喚作拳頭則觸不喚作拳頭則背喚作甚麼將入滅命門人黃太史廷堅主後事荼毗日隣峯爲秉炬火不續黃顧師之得法

上首死心新禪師曰此老師有待於吾兄也新以喪拒黃强之新執炬召衆曰不是餘殃累及我彌天罪過不容誅而今兩脚捎空去不作牛兮定作驢以火炬打一圓相曰秖向這裏雪屈擲炬應手而爇靈骨塔于普覺塔之東謚寶覺禪師

江州東林興龍寺常總照覺禪師延平施氏子久依黃龍密授大法決旨出住泐潭次遷東林皆符讖記僧問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秘在形山如何是寶師曰白月現黑月隱曰非但聞名今日親見師曰且道寶在甚麼處曰古殿戶開光燦爛白蓮池畔社中人師曰別寶還他碧眼胡又僧出衆提起坐具曰請師答話師曰放下著僧又作展勢師曰收曰昔年尋劍客今朝遇作家師曰這裏是甚麼所在僧便喝師曰喝老僧那僧又喝師曰放過又爭得便打上堂乾坤大地常演圓音日月星辰每談實相飜憶先黃龍道秋雨淋漓連宵徹曙點點無私不落別處復云滴穿汝眼睛浸爛汝鼻孔東林則不然終歸大海作波濤擊禪牀下座上堂老盧不識字頗明佛意佛意雖文墨故白兆不識書圓悟宗乘宗乘非言詮故如此老婆心分明入泥水今時人猶尚抱橋柱澡洗把纜放船良久曰爭怪得老僧

隆興府寶峯克文雲庵眞淨禪師陝府鄭氏子坐夏大潙聞僧舉僧問雲門佛法如水中月是否門曰淸波無透路師乃領解往見黃龍不契却曰我有好處這老漢不識我遂往香城見順和尚順問甚處來師曰黃龍來曰黃龍近日有何言句師曰黃龍近日州府委請黃檗長老龍垂語云鐘樓上念讚牀脚下種菜有人下得語契便往住持勝上座云猛虎當路坐龍遂令去住黃檗順不覺云勝首座秖下得一轉語便得黃檗住佛法未夢見在師於言下大悟方知黃龍用處遂回見黃龍龍問甚處來師曰特來禮拜和尚龍曰恰值老僧不在師曰向甚麼處去龍曰天台普請南嶽遊山師曰恁麼則學人得自在去也龍曰脚下鞋甚處得來師曰廬山七百五十文唱來龍曰何曾得自在師指鞋曰何嘗不自在龍駭之開堂日拈香祝聖問答罷乃曰問話且止秖知問佛問法殊

不知佛法來處且道從甚麼處來垂一足曰昔日黃龍親行此令十方諸佛無敢違者諸代祖師一切聖賢無敢越者無量法門一切妙義天下老和尚舌頭始終一印無敢異者無異則且置印在甚麼處還見麼若見非僧非俗無偏無黨一一分付若不見而我自收遂收足喝一喝曰兵隨印轉將逐符行佛手驢脚生緣老奸痛與三十棒而今會中莫有不甘者麼若有不妨奇特若無新長老謾你諸人去也故我大覺世尊昔於摩竭陀國十二月八日明星現時豁然悟道大地有情一時成佛今宥釋子沙門某於東震旦國大宋筠陽城中六月十三日赫日現時又悟箇甚麼以拂子畫曰我不敢輕於汝等汝等皆當作佛僧問如何是佛師呵呵大笑僧曰何哂之有師曰笑你隨語生解曰偶然失利師喝曰不得禮拜僧便歸衆師復笑曰隨語生解問江西佛手驢脚接人和尚如何接人師曰鮎魚上竹竿曰全因今日師曰烏龜入水問新豐吟雲門曲舉世知音能和續大衆臨筵願清耳目師以右手拍禪牀僧曰木人撫掌石女揚眉師以左手拍禪牀僧曰猶是學人疑處師曰何不脚跟下薦取僧以坐具一拂師曰爭奈脚跟下何問遠遠馳符命禪師俯應機祖令當行也方便指羣迷師曰深曰深意如何師曰淺曰教學人如何領會師曰點問馬祖下尊宿一箇箇阿漉漉地唯有歸宗老較些子黃龍下兒孫一箇箇硬剝剝地祗有眞淨老師較些子學人恁麼還扶得也無師曰打疊面前搕撞却曰若不同牀睡焉知被底穿師不答僧曰這箇爲上上根人忽遇中下之流如何指接師亦不答僧曰非但和尚懡㦬學人亦乃一場敗缺師曰三十年後悟去在問承古有言衆生日用而不知未審不知箇甚麼師曰道曰忽然知後如何師曰十萬八千僧提起坐具曰爭奈這箇何師便喝上堂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一體脚頭脚尾橫三竪四北俱盧洲火發燒著帝釋眉毛東海龍王忍痛不禁轟一箇霹靂直得傾湫倒嶽雲黯長空十字街頭廖胡子醉中驚覺起來撫掌呵呵大笑曰筠陽城中近來少賊乃拈拄杖曰賊賊上堂道泰不傳天子令行人盡唱太平

歌。五九四十五。莫有人從懷州來麼。若有。不得忘却臨江軍豆豉。上堂。世尊拈華。迦葉微笑。拈拄杖曰。洞山拈起拄杖子。你諸人合作麼生。擊香卓下座。上堂。褫無襠袴無口。頭上青灰三五斗。趙州老漢少賣弄。然則國清才子貴。家富小兒驕。其奈禾黍不陽。艷競栽桃李春。鞭令力耕者。牛作賣華人。上堂。佛法兩字直是難得人。有底不信自已佛事。唯憑少許古人影響。相似般若。所知境界。定相法門。動即背覺合塵。黏將去。脫不得。或學者來。如印印泥。遞相印授。不唯自誤。亦乃誤他。洞山門下無佛法與人。祇有一口劍。凡是來者一一斬斷。使伊性命不存。見聞俱泯。却向父母未生前與伊相見。見伊纔向前。便為斬斷。然則剛刀雖利。不斬無罪之人。莫有無罪底麼。也好與三十拄杖。上堂。洞山門下。要行便行。要坐便坐。鉢盂裏屙屎。淨瓶裏吐唾。執法修行。如牛拽磨。上堂。洞山門下有時和泥合水。有時壁立千仞。你諸方擬向和泥合水處見洞山。洞山且不在和泥合水處。擬向壁立千仞處見洞山。洞山且不在壁立千仞處。擬向一切處見洞山。洞山且不在一切處。你擬不要見洞山。鼻索又在洞山手裏。擬瞌睡也。把鼻索一掣。祇見眼孔定動。又不相識也。不要你識洞山。但識得自已也得。上堂。汾陽莫妄想。俱胝豎指頭。古今佛法事。到此一時休。休休。却憶趙州勘婆子。不風流處也風流。拈拄杖曰。為眾竭力。上堂。頭陀石被莓苔裹。擲筆峯遭薜荔纏。羅漢院裏一年度。三箇行者歸宗寺。裏參退喫茶。上堂。師子不食鵰殘。快鷹不打死兎。放出臨濟大龍。抽却雲門一顧。拈起拄杖曰。雲行雨施。三草二木。師崇寧改元十月旦示疾。望乃愈。出道具散諸徒。翌日中夜沐浴更衣趺坐。眾請說法。示偈及遺誡。宗門大略。言卒而逝。火葬。燄成五色白光。上騰煙所至處皆設利。分骨塔于泐潭新豐

南康軍雲居真如院元祐禪師。信州王氏子。僧問。如何是道林的旨。師曰。劄。曰隨流認得性。無喜亦無憂。師曰。汝皮袋重多少。曰高著眼看。師曰。自領出去。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胡天雪壓玉麒麟。問如龜藏六時如何。師曰。文彩已彰。曰爭奈處處無蹤跡。師

曰一任拖泥帶水曰便與麼去時如何師曰果然上堂過去諸如來更不再勘現在諸菩薩放過即不可未來修學人謾他一點不得所以教中道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應觀法界性一切惟心造雖然如是雲居門下正是金屑落眼上堂凡見聖見春雲掣電眞說妄說空華水月繫憶長蘆見石頭解道紅鑪一點雪擊禪牀下座上堂龜毛爲箭兎角爲弓那吒忿怒射破虛空虛空撲落傾湫倒嶽牆壁瓦礫放光明歸依如來大圓覺擊禪牀下座上堂月色和雲白松聲帶露寒好箇眞消息憑君子細看黃龍先師和身放倒還有人扶得起麼祖禰不了殃及兒孫擊禪牀下座上堂一切聲是佛聲以拂子擊禪牀曰梵音深遠令人樂聞又曰一切色是佛色乃拈起拂子曰今佛放光明助發實相義已到之者頂戴奉行未到之者應如是知應如是信擊禪牀下座今諸方三塔師始創也

潭州大溈懷秀禪師信州應氏子僧問昔日溈山水牯牛自從放去絕蹤由今朝幸遇師登座未審時人何處求師曰不得犯人苗稼曰恁麼則頭角已分明師曰空把山童贈鐵鞭

瑞州黃檗惟勝眞覺禪師潼川羅氏子居講聚時偶以扇勒窗櫺有聲忽憶教中道十方俱擊鼓十處一時聞因大悟白本講請令參問師徑往黃龍後因瑞州太守委龍遴選黃檗主人龍集衆垂語曰鐘樓上念讚牀脚下種菜若人道得乃往住持師出荅曰猛虎當路坐龍大悅遂令師往由是諸方宗仰之上堂臨濟喝德山棒留與禪人作模範歸宗磨雪峯毬此箇門庭接上流若是黃檗即不然也無喝也無棒亦不推磨亦不輥毬前面是案山背後是主山塞却你眼睛拶破你面門於此見得得不退轉地盡未來際不向他求若見不得醍醐上味翻成毒藥上堂寂兮寥兮蟾蜍皎皎下空谷寬兮廓兮曦光赫赫流四海曹谿路上勦絕人行多子塔前駢闐如市直饒這裏薦得倜儻分明未是衲僧活計大丈夫漢須是向黑暗獄中敲枷打鎖餓鬼隊裏放火奪漿推倒慈氏樓拆却空王殿靈苗瑞草和根拔滿地從教荊棘生

隆興府黃龍聖法宥禪師。潮陽鄭氏子。旣見黃龍深蒙印可。上堂。此事如醫家驗病。方且雜毒滿腹。未易攻治。必瞑眩之藥而後可瘳。就令徇意投之。適足狂惑。增其沈痼。求其已病。不亦左乎。法堂前草深於心無媿

蘄州開元子琦禪師。泉州許氏子。依開元智訥。試經得度。精楞嚴圓覺。棄謁翠巖眞禪師。問佛法大意。眞唾地曰。這一滴落在甚麼處。師捫膺曰。學人今日脾疼。眞解顏。辭參積翠。歲餘盡得其道。乘間侍翠商推古今。適大雪。翠指曰。斯可以一致若帚否。師曰。不能。然則天霽日出。雲物解駮。豈復有哉。知有底人於一切言句。如破竹。雖百節當迎刃而解。詎容擬議乎。一日翠遣僧逆問老和尙三關語如何。師厲聲曰。你理會久遠時事作麼。翠聞益奇之。於是名著叢席。翠歿。四祖演禪師命分座。室中垂語曰。一人有口道不得。姓字爲誰。後傳至東林總禪師。歎曰。琦首座如鐵山萬仞。卒難逗他語脈。未幾以開元爲禪林。請師爲第一世。上堂。虛空無內外。事理有短長。順則成善提。逆則成煩惱。燈籠常瞌睡。露柱亦懊惱。大道在目前。更於何處討。以拂子擊禪牀。上堂。四面亦無門。十方無壁落。頭髼鬆。耳卓朔。箇箇男兒大丈夫。何得無繩而自縛。且道透脫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踏破草鞋赤脚走。僧問。須彌納芥子卽不問。微塵裏轉大法輪時如何。師曰。一步進一步。曰恁麼則朝到西天。暮歸唐土。師曰。作客不如歸家。曰久嚮道風。請師相見。師曰。雲月是同。谿山各異

袁州仰山行偉禪師。河朔人也。東京大佛寺受具。聽習圓覺。微有所疑。挈囊遊方。專扣祖意。至南禪師法席。六遷星序。一日扣請。尋被喝出。足擬跨門。頓省玄旨。出世仰山。道風大著。上堂。大衆會麼。古今事掩不得。日用事藏不得。旣藏掩不得。則日用現前。且問諸人。現前事作麼生參。上堂。大衆見麼。開眼則普觀十方。合眼則包含萬有。不開不合。是何模樣。還見模樣麼。久參高德。舉處便曉。後進初機。識取模樣。莫祗管貪睡。睡時眼見箇甚麼。若道不見。與死人何別。直饒丹靑處士筆頭上畫出靑山綠水夾竹桃華。祗是相

似模樣設使石匠錐頭鑽出羣羊走獸也祇是相似模樣若是眞模樣任是處士石匠無你下手處諸人要見須是著眼始得良久曰廣則一線道狹則一寸半以拂子擊禪牀上堂皷聲纔動大衆雲臻諸人上觀山僧下觀上觀觀箇甚麼下覷覷箇甚麼良久曰對面不相識上堂道不在聲色而不離聲色凡一語一默一動一靜隱顯縱橫無非佛事日用現前古今凝然理何差互師自題其像曰吾眞難邈斑斑駁駁擬欲安排下筆便錯示寂闍維獲五色舍利骨石栓索勾連塔于寺之東

南嶽福嚴慈感禪師潼川杜氏子上堂古佛心祇如今若不會苦沈吟秋雨微微秋風颯颯作此作彼若為酧答沙岸蘆華靑黃交雜禪者何依良久曰劄

潭州雲蓋守智禪師劍州陳氏子遊方至豫章大寧時法昌遇禪師韜藏西山師聞其飽參即之昌問曰汝何所來師曰大寧又問三門夜來倒汝知麼師愕然曰不知昌曰吳中石佛大有人不會得見師惘然即展拜昌使謁翠巖眞禪師雖久之無省且不舍寸陰及謁黃龍於積翠始盡所疑後首衆石霜遂開法道吾徙雲蓋僧問有一無絃琴不是世間木今朝負上來請師彈一曲師拊膝一下僧曰金風颯颯和淸韻請師方便再垂音師曰陜府出鐵牛上堂緊峭離水靴踏破湖湘月手把鐵蒺藜打破龍虎穴踍身倒上樹始見無生滅却笑老瞿曇彈指超彌勒上堂昨日高山看釣魚步行騎馬失却驢有人拾得駱駝去重賞千金一也無若向這裏薦得不著還草鞋錢上堂舉趙州問僧向甚麼處去曰摘茶去州曰閑師曰道著不著何處摸索背後龍鱗面前驢脚踍身筋斗孤雲野鶴呵呵呵示衆不離當處常湛然覓即知君不可見雖然先聖恁麼道且作箇模子搭却若也出不得祇抱得古人底若也出得方有少分相應雲蓋則不然騎駿馬繞須彌過山尋蟻跡能有幾人知師居院之東堂政和辛卯死心謝事黃龍由湖南入山奉覲日已夕矣侍僧通謁師曳履且行且語曰將燭來看其面目何似生而致名喧宇宙死心亦絕叫把近前來我要照是眞師叔是假師叔師師當胷毆一

拳死心曰却是眞箇遂作禮賓主相得歡甚及死心復領黃龍至政和甲午示寂時師住開福得訃上堂法門不幸法幢摧五蘊山中化作灰昨夜泥牛通一線黃龍從此入輪迴

福州玄沙合文明慧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曰私通車馬僧進一步師曰官不容鍼

楊州建隆院昭慶禪師上堂始見新歲倏忽早是二月初一天氣和融擬舉箇時節因緣與諸人商量却被帝釋梵王在門外柳眼中努出頭來先說偈言裹裹颭輕絮且逐風來去相次走絹毬休言道我絮當時撞著阿脩羅把住云任你絮忽逢西風吹渭水落葉滿長安一句作麼生道於是帝釋縮頭入柳眼中良久曰參

安吉州報本慧元禪師潮州倪氏子十九為大僧徧歷叢席於黃龍三關語下悟入住後僧問諸佛不出世達磨不西來正當恁麼時未審來不來師曰撞著你鼻孔上堂白雲消散紅日東昇仰面看天低頭覷地東西南北一任觀光達磨眼睛斗量不盡演若何曾認影善財不往南方衲僧鼻孔遼天到此一時穿却僧出禮拜曰學人有一問和尚還答否師曰昨日答汝了也曰今日作麼生師曰明日來上堂僧問諸佛所說法種種皆方便是否師曰是曰為甚麼諸法寂滅相不可以言宣師曰且莫錯會僧以坐具一畫師喝曰諸法寂滅相不可以言宣今之學者方見道不可以言宣便擬絕慮忘緣杜塞視聽如斯見解未有自在分諸人要會寂滅相麼出門不見一纖毫滿目白雲與靑嶂師坐而不臥餘三十年示寂塔全身于峴山

吉州仁山隆慶院慶閑禪師福州卓氏子母夢胡僧授以明珠吞之而娠及生白光照室幼不近酒胾年十一棄俗十七得度二十徧參後謁黃龍於黃檗龍問甚處來師曰百丈曰幾時離彼師曰正月十三龍曰腳跟好痛與二十棒師曰非但三十棒龍喝曰許多時行腳無點氣息師曰百千諸佛亦乃如是曰汝與麼來何曾有纖毫到諸佛境界師曰諸佛未必到慶閑境界龍問如何是汝生緣處師曰早晨喫白粥

如今又覺饑問我手何似佛手師曰月下弄琵琶問
我脚何似驢脚師曰鷺鷥立雪非同色龍嗟咨而視
曰汝剗除鬚髮當爲何事師曰祇要無事曰與麼則
數聲清磬是非外一箇閑人天地間也師曰是何言
歟曰靈利衲子師曰也不消得龍曰此間有辯上座
者汝著精彩師曰他有甚長處曰他揹汝背一下又
如何師曰作甚麼曰他展兩手師曰甚處學這虗頭
來龍大笑師却展兩手龍喝之又問𩭹𩭹鬆鬆兩人
共一椀作麼生會師曰百雜碎曰盡大地是箇須彌
山撮來掌中汝又作麼生會師曰兩重公案曰這裏
從汝胡言漢語若到同安如何過得時英邵武在同安作首座師欲往見之
師曰渠也須到這箇田地始得曰忽被渠指火
爐曰這箇是黑漆火爐那箇是黑漆香卓甚處是不
到處師曰慶閑面前且從恁麼說話若是別人笑和
尚去龍拍一拍師便喝明日同看僧堂曰好僧堂師
曰極好工夫曰好在甚處師曰一梁拄一柱曰此未
是好處師曰和尚又作麼生龍以手指曰這柱得與
麼圓那枋得與麼匾師曰人天大善知識須是和尚
始得即趨去明日侍立龍問得坐披衣向後如何施
設師曰遇方即方遇圓即圓曰汝與麼說話猶帶脣
齒在師曰慶閑即與麼和尚作麼生曰近前來爲汝
說師揹掌曰三十年用底今朝捉敗龍大笑曰一等
是精靈師拂袖而去由是學者爭歸之廬陵太守張
公鑒請居隆慶僧問舖席新開不可放過師曰記取
話頭曰請師高著眼師曰蹉過了也室中垂問曰祖
師心印篆作何文諸佛本源深之多少又曰十二時
中上來下去開單展鉢此是五蘊敗壞之身那箇是
清淨法身又曰不用指東畫西實地上道將一句來
又曰十二時中著衣喫飯承甚麼人恩力又曰魚行
水濁鳥飛毛落亮座主一入西山爲甚麼杳無消息
師居隆慶未期年鍾陵太守王公韶請居龍泉不逾
年以病求去廬陵道俗舟載而歸居隆慶之東堂事
之益篤元豐四年三月七日將示寂遺偈曰露質浮
世奄質浮滅五十三歲六七八月南嶽天台松風澗
雲珍重知音紅爐優鉢泊然坐逝俾畫工就寫其眞
首忽自舉次日仍平視闍維日雲起風作飛瓦折木

煙氣所至東西南北四十里凡草木沙礫之間皆得舍利如金色計其所獲幾數斛閱世五十五坐夏三十六初蘇子由欲爲作記而疑其事方臥病夢有呵者曰閑師事何疑哉疑即病矣子由夢中作數百言其銘略曰稽首三界尊閑師不止此愍世狹劣故聊示其小者子由其知言哉

舒州三祖山法宗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喫鹽添得渴問如何是道師曰十里雙牌五里單堠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少避長賤避貴問如何是善知識所爲底心師曰十字街頭一片甎曰如何是十字街頭一片甎師曰不知曰既不知却恁麼說師曰無人踏著上堂五五二十五時人盡解數倒拈第二籌茫茫者無據爲甚麼無據愛他一縷失却一端上堂明晃晃活鱍鱍十方世界一毫末拋向面前知不知莫向意根上拈掇拍一拍上堂架梯可以攀高雖升而不能達河漢鑄鍬可以掘鑿雖利而不能到風輪其器者費功其謀者益妄不如歸家坐免使走塵壞大衆那箇是塵壞祖佛禪道

隆興府泐潭洪英禪師邵武陳氏子幼穎邁一目五行長棄儒得度訪道曹山依雅禪師久之辭登雲居睹其勝絕殆終于此山因閱華嚴十明論乃證宗要即詣黃檗南禪師席檗與語達旦曰荷擔大法盡在爾躬厚自愛所至議論奪席既遊西山與勝首座棲雙嶺後開法石門久之遷泐潭僧問逢場作戲時如何師曰紅爐爆出鐵烏龜曰當軒布鼓師親擊百尺竿頭事若何師曰山僧不作這活計僧擬議師曰不唧𠺕漢又僧禮拜起便垂下袈裟角曰脫衣卸甲時如何師曰喜得狼煙息弓弰壁上懸僧却攬上袈裟曰重整衣甲時如何師曰不到烏江畔知君未肯休僧便喝師曰驚殺我僧拍一拍師曰也是死中得活僧禮拜師曰將謂是收燕破趙之才元來是販私鹽賊問臨濟栽松即不問百丈開田事若何師曰深著鉏頭曰古人猶在師曰更添鉏頭僧禮拜師扣禪牀一下乃曰問也無窮答也無盡問答去來於道轉遠何故況爲此事直饒棒頭薦得不是丈夫喝下承當未爲達士那堪更向言中取則句裏馳求語路尖新

機鋒捷疾如斯見解盡是埋沒宗旨玷汚先賢於吾祖道何曾夢見祇如我佛如來臨般涅槃乃云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付囑摩訶大迦葉迦葉遂付阿難暨商那和修優波毱多諸祖相繼至於達磨西來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不立文字語言豈不是先聖方便之道自是當人不信却自迷頭認影奔逐狂途致使竛竮流浪生死諸禪德若能一念回光返照到自已脚跟下褫剝究竟將來可謂洞門豁開樓閣重重十方普現海會齊彰便乃凡聖賢愚山河大地以海印三昧一印印定更無纖毫透漏山僧如是舉唱若是衆中有本色衲僧聞之實謂掩耳而回笑破他口大衆且道本色衲僧門下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天際雪埋千尺石洞門凍折數株松上堂釋迦老子當時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釋迦老子旁若無人當時若遇箇明眼衲僧直教他上天無路入地無門然雖如是也須是銅沙羅裏滿盛油始得上堂顧視大衆曰青山重疊疊綠水響潺潺遂拈拄杖曰未到懸崖處擡頭子細看卓一下上堂實

峯高士罕曾到巖前雪壓枯松倒嶺前嶺後野猿啼一條古路淸風掃禪德雖然如是且道山僧拄杖長多少遂拈起曰長者隨長使短者隨短用卓一下上堂顧視大衆曰石門巇嶮鐵關牢舉目重重萬仞高無角鐵牛衝得破毗盧海內作波濤且道不涉波濤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一句不追無著問迄今猶作野盤僧師因知事紛爭止之不可乃謂衆曰領衆不肅正坐無德吾有愧黃龍敘行脚始末曰吾滅後火化以骨石藏普同塔明生死不離清衆也言卒而逝

金陵保寧寺圓璣禪師福州林氏子僧問生死到來如何回避師曰堂中瞌睡寮裏抽解曰便恁麼時如何師曰須知有轉身一路曰如何是轉身一路師曰傾出你腦髓拽脫你鼻孔曰便從今日無疑去也師曰作麼生會曰但知行好事不用問前程師曰須是恁麼上堂道源不遠性海非遙但向已求莫從他覓古人與麼說話大似認奴作郎指鹿爲馬若是翠巖卽不然也不向已求亦不從他覓何故雙眉本來自橫鼻孔本來自直饒說得天華亂墜頑石點頭算

來多虛不如少實且道如何是少實底事良久曰冬瓜直儱侗瓠子曲彎彎上堂春雨微微百事皆宜禾苗發秀蔬菜得時阿難如合掌迦葉亦攢眉直饒靈山會上拈華微笑算來猶涉離微爭似三家村裏老翁深耕淺種各知其時有事當面便說誰管瞬目揚眉更有一般奇特事末後一著更須知擊拂子下座上堂廣尋文義鏡裏求形息念觀空水中捉月單傳心印特地多端德山臨濟枉用工夫石鞏子湖飜成特地若是保寧總不恁麼但自隨緣飲啄一切尋常深遯白雲甘為無學之者敢問諸人保寧畢竟將何報答四恩三有良久曰愁人莫向愁人說說向愁人愁殺人師示寂闍維有終不壞者二糝以五色舍利塔于雨華臺之左

南安軍雲峯道圓禪師南雄人也依積翠日宴坐下板時二僧論野狐話一云不昧因果也未脫得野狐身一云不落因果又何曾墮野狐來師聞之悚然因詣積翠庵渡澗猛省述偈曰不落不昧僧俗本無忌諱丈夫氣宇如王爭受囊藏被蓋一條楖栗任縱橫野狐跳入金毛隊翠見為助喜住後上堂舉風幡話頌曰不是風兮不是幡白雲依舊覆青山年來老大渾無力偷得忙中些子閑

蘄州四祖山法演禪師桂州人也僧問如何是心相師曰山河大地曰如何是心體師曰汝喚甚麼作山河大地上堂棗辭柯秋已暮參玄人須警悟莫謂來年更有春等閑蹉了巖前路且道作麼生是巖前路良久曰嶮上堂主山吞却案山尋常言論拄杖子普該塵剎未足為奇光境兩亡復是何物良久曰劫火洞然毫末盡青山依舊白雲中上堂佛祖之道壁立千仞擬議馳求還同點額識不能識智不能知古聖到這裏至一言半句要你諸人有箇入處所以道低頭不見地仰面不見天欲識白牛處但看髑髏前如今頭上是屋腳下是地面前是佛殿且道白牛在甚麼處乃召大眾眾舉頭師叱之

南康軍清隱潛庵清源禪師豫章鄧氏子上堂寒風激水成冰杲日照冰成水冰水本自無情各各應時而至世間萬物皆然不用強生擬議上堂先師初事

棲賢諟𣿬潭澄。歷二十年。宗門奇奧。經論玄要。莫不貫穿。及因雲峯指見慈明。則一字無用。遂設三關語以驗學者。而學者如葉公畫龍。龍現即怖

安州興國院契雅禪師。僧問。請師不於語默裏答話。師以拄杖卓一下。僧曰。和尚莫草草。師曰。西天斬頭截臂。僧禮拜。師曰。墮也墮也。上堂。心如朗月連天靜。遂打一圓相。曰。寒山子。濟性似寒潭徹底清。是何境界。良久曰。無價夜光人不識。識得又堪作甚麼。凡夫虗度幾千春。乃呵呵大笑曰。爭如獨坐明窻下。華落華開自有時。下座

齊州靈巖山重確正覺禪師。上堂。祖師心印。狀似鐵牛之機。鍼挑不出。匙挑不上。過在阿誰。縱饒千種草香。祗一株蘭。上堂。不方不圓。不上不下。驢鳴狗吠。十方無價。拍禪牀下座

虔州廉泉院曇秀禪師。僧問。滿口道不得時如何。師曰。話墮也。問。不與萬法為侶時如何。師曰。自家肚皮自家畫。問。如何是學人轉身處。師曰。掃地澆華。曰。如何是學人親切處。師曰。高枕枕頭。曰。總不恁麼時如何。師曰。鷲嶺上華發巖前。問。如何是衲僧口。師曰。殺人不用刀

南嶽高臺寺宣明佛印禪師。僧問。正法眼藏。涅槃妙心。便請拈出。師直上覷。僧曰。恁麼則人天有賴。師曰。金屑雖貴

蘄州三角山慧澤禪師。僧問。師登寶座。大衆側聆。師卓拄杖一下。僧曰。答即便答。又卓箇甚麼。師曰。百雜碎

南嶽法輪文昱禪師。上堂。以拄杖卓一卓。喝一喝。曰。雪上加霜。眼中添屑。若也不會。北鬱單越

信州靈鷲慧覺禪師。上堂。大衆。百千三昧。無量妙義。盡在諸人脚跟下。各請自家回互取。會麼。回互不回互。認取歸家路。智慧為橋梁。柔和作依怙。居安則慮危。在樂須知苦。君不見。龐居士。黃金拋却如糞土。父子團圞頭。共說無生語。無生語。仍記取。九夏雪華飛。三冬汗如雨

黃檗積翠永庵主。示衆。山僧住庵來。無禪可說。無法可傳。亦無差珍異寶。祗收得續火柴頭一箇。留與後

人令他煙燄不絕火光長明遂擲下拂子時有僧就地拈起吹一吹師便喝曰誰知續火柴頭從這漢邊煙消火滅去乃拂袖歸庵僧吐舌而去

廬山歸宗志芝庵主臨江人也壯爲苾芻依黃龍於歸宗遂領深旨有偈曰未到應須到到了令人笑眉毛本無用無渠底彼倚未幾龍引退芝陸沈于衆一日普請罷書偈曰茶芽蔍蔌初離焙筍角狼忙又吐泥山舍一年春事辦得閒誰管板頭低由是諸子親之師不憚結茆絕頂作偈曰千峯頂上一間屋老僧半間雲半間昨夜雲隨風雨去到頭不似老僧閑

南嶽下十三世上

黃龍心禪師法嗣

隆興府黃龍死心悟新禪師韶州黃氏子生有紫肉幕左肩右袒如僧伽棃狀壯依佛陀院德修祝髮進具後遊方至黃龍謁晦堂堂竪拳問曰喚作拳頭則觸不喚作拳頭則背汝喚作甚麼師罔措經二年方領解然尚談辯無所抵捂堂患之偶與語至其銳堂遽曰住住說食豈能飽人師窘乃曰某到此弓折箭盡望和尚慈悲指箇安樂處堂曰一塵飛而翳天一芥墮而覆地安樂處政忌上座許多骨董直須死却無量劫來全心乃可耳師趨出一日聞知事捶行者而迅雷忽震即大悟趨見晦堂忘納其屨即自譽曰天下人總是參得底禪某是悟得底堂笑曰選佛得甲科何可當也因號死心叟僧問如何是黃龍接人句師曰開口要罵人曰罵底是接人句殺人一句又作麼生師曰但識取罵人謂弓箭在手智刃當鋒龍虎陣圓請師相見師曰敗將不斬曰恁麼則鋼柱近標烏水側鐵關高鎖鳳凰峯師曰不到烏江未肯休曰若然者七擒七縱正令全提師曰棺木裏瞠眼僧禮拜師曰苦苦問承師有言老僧今夏向黃龍潭內下三百六十箇鉤筒未曾遇著箇錦鱗紅尾爲復是鉤頭不妙爲復是香餌難尋師曰雨過竹風清雲開山嶽露曰恁麼則已得真人好消息人間天上更無疑師曰是鉤頭不妙是香餌難尋曰出身猶可易脫體道應難師曰亂統禪和如麻似粟上堂深固幽遠無人能到釋迦老子到不到若到因甚麼無人若不

到誰道幽遠上堂祖師心印狀似鐵牛之機去即印住住即印破祇如不去不住印即是不印即是金果早朝猿摘去玉華晚後鳳銜歸上堂行脚高人解開布袋放下鉢囊去却藥忌一人所在須到半人所在須到無人所在也須親到上堂拗折拄杖將甚麼登山渡水拈却鉢盂匙箸將甚麼喫粥喫飯不如向十字街頭東卜西卜忽然卜著是你諸人有彩若卜不著也怪雲巖不得上堂文殊騎師子普賢騎象王釋迦老子足躡紅蓮且道黃龍騎箇甚麼良久曰近來年老一步是一步上堂清珠下於濁水濁水不得不清念佛投於亂心亂心不得不佛佛既不亂濁水自清濁水既清功歸何所良久曰幾度黑風飜大海未曾聞道釣舟傾上堂有時破二作三有時會三歸一有時三一混同有時不落數量且道甚麼處是黃龍爲人處良久曰珍重僧問如何是四大毒蛇師曰地水火風曰如何是地水火風師曰四大毒蛇曰學人未曉乞師方便師曰一大既爾四大亦同室中問僧月晦之陰以五色彩著於暝中令百千萬人夜視其色孰有辯其青黃赤白者麼僧無語師代曰箇箇是盲人師因王正言問嘗聞三緣和合而生又聞即死即生何故有奪胎而生者某甚疑之師曰如正言作漕使隨所住處即居其位還疑否王曰不疑師曰復何疑也王於言下領解師臨寂示偈曰說時七顛八倒默時落二落三爲報五湖禪客心王自在休參茶毗設利五色後有過其區所者獲之尤甚塔于晦堂丈室之北

隆興府黃龍靈源惟清禪師本州陳氏子印心於晦堂每謂人曰今之學者未脫生死病在甚麼處病在偷心未死耳然非其罪爲師者之罪也如漢高帝紿韓信而殺之信雖死其心果死乎古之學者言下脫生死效在甚麼處在偷心已死然非學者自能爾實爲師者鉗鎚妙密也如梁武帝御大殿見侯景不動聲氣而景之心已枯竭無餘矣諸方所說非不美麗要之如趙昌畫華華雖逼眞而非眞華也上堂皷聲纔動大衆雲臻無限天機一時漏泄不孤正眼便合歸堂更待繁詞沈埋宗旨縱譜釋迦不出世四十九

年說達磨不西來少林有妙訣修山主也似萬里望鄉關又道若人識祖佛當處便超越直饒恁麼悟入親切去更有轉身一路勘過了打以拂子擊禪牀下座上堂江月照松風吹永夜清宵更是誰霧露雲霞遮不得箇中猶道不如歸復何歸荷葉團團團似鏡菱角尖尖尖似錐上堂三世諸佛不知有恩無重報狸奴白牯却知有功不浪施明大用曉全機絕蹤跡不思議歸去好無人知銜開碧落松千尺截斷紅塵水一溪上堂至道無難唯嫌揀擇但莫憎愛洞然明白祖師恁麼說話瞎却天下人眼識是非別緇素底衲僧到這裏如何辨明未能行到水窮處難解坐看雲起時

隆興府泐潭草堂善清禪師南雄州何氏子初謁大潙喆禪師無所得後謁黃龍龍示以風幡話久而不契一日龍問風幡話子作麼生會師曰迥無入處乞師方便龍曰子見貓兒捕鼠乎目睛不瞬四足踞地諸根順向首尾一直擬無不中子誠能如是心無異緣六根自靜默然而究萬無失一也師從是屏去閑緣歲餘豁然契悟以偈告龍曰隨隨隨昔昔隨隨隨後無人識夜來明月上高峯元來祇是這箇賊龍頷之復告之曰得道非難弘道爲難弘道猶在巳說法爲人難既明之後在力行之大凡宗師說法一句中具三玄一玄中具三要子入處眞實得坐披衣向後自看自然七通八達去師復依止七年乃辭徧訪叢林後出世黃龍終于泐潭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京三卞四曰見後如何師曰灰頭土面曰畢竟如何師曰一場懡㦬開堂上堂舉浮山遠和尚云欲得英俊麼仍須四事俱備方顯宗師蹊徑何謂也一者祖師巴鼻二具金剛眼睛三有師子爪牙四得衲僧殺活拄杖得此四事方可縱橫變態任運卷舒高聳人天壁立千仞儻不如是守死善道者敗軍之兆何故棒打石人貴論實事是以到這裏得不脩江耿耿大野雲凝綠竹含煙青山鎖翠風雲一致水月齊觀一句該通巳彰殘朽師曰黃龍今日出世時當末季佛法澆漓不用祖師巴鼻不用金剛眼睛不用師子爪牙不用殺活拄杖祇有一枝拂子以爲蹊

徑亦能縱橫變態任運卷舒亦能高竪人天壁立千仞有時逢强卽弱有時遇賤卽貴拈起則羣魔屏迹佛祖潛蹤放下則合水和泥聖凡同轍且道拈起好放下好竿頭絲線從君弄不犯清波意自殊上堂色心不異彼我無差竪起拂子曰若喚作拂子入地獄如箭不喚作拂子有眼如盲直饒透脫兩頭也是黑牛臥死水

吉州青原惟信禪師上堂老僧三十年前未參禪時見山是山見水是水及至後來親見知識有箇入處見山不是山見水不是水而今得箇休歇處依前見山祇是山見水祇是水大衆這三般見解是同是別有人緇素得出許汝親見老僧

澧州夾山靈泉院曉純禪師嘗以木刻作一獸師子頭牛足馬身每陞堂時持出示衆曰喚作師子又是馬身喚作馬身又是牛足且道畢竟喚作甚麼令僧下語莫有契者師示頌曰軒昂師子首牛足馬身材三道如能入玄門疊疊開上堂有箇漢自從曠大劫無住亦無依上無片瓦蓋頭下無寸土立足且道十二時中在甚處安身立命若也知得朝到西天暮歸東土

漢州三聖繼昌禪師彭州黎氏子上堂木佛不度火甘露臺前逢達磨惆悵洛陽人未來面壁九年空冷坐金佛不度爐坐歎勞生走道途不向華山圖上看豈知潘閬倒騎驢泥佛不度水一道靈光照天地堪羡玄沙老古錐不要南山要鼈鼻上堂舉趙州訪二庵主師曰五陵公子爭誇富百衲高僧不厭貧近來世俗多顛倒祇重衣衫不重人

隆興府雙嶺化禪師上堂翠竹黃華非外境白雲明月露全眞頭頭盡是吾家物信手拈來不是塵遂舉拂子曰會麼認著依前還不是擊禪牀下座

泗州龜山水陸院曉津禪師僧問如何是賓中賓師曰巢父飲牛曰如何是賓中主師曰許由洗耳曰如何是主中賓師便喝曰如何是主中主師曰禮拜了退上堂田地穩密過犯彌天灼然擡脚不起神通遊戲無瘡自傷特地下脚不得且道過在甚麼處具參學眼底出來共相理論要見本分家山不支岐路莫

秖管自家點頭蹉過歲月他時異日頂上一椎莫言不道

漳州保福本權禪師臨漳人也性質直而勇於道乃於晦堂舉拳處徹證根源機辯捷出黃山谷初有所入問晦堂此中誰可與語堂曰漳州權師方督役開田山谷同晦堂往致問曰直歲還知露柱生兒麼師曰是男是女黃擬議師揮之堂謂曰不得無禮師曰這木頭不打更待何時黃大笑上堂舉寒山偈曰吾心似秋月碧潭清皎潔無物堪比倫教我如何說老僧卽不然吾心似燈籠點火內外紅有物堪比倫來朝日出東傳者以為笑死心和尚見之歎曰權兄提唱若此誠不負先師所付囑也

潭州南嶽雙峯景齊禪師上堂拈拄杖曰橫拈倒用諸方虎步龍行打狗撑門雙峯掉在無事甲裏因風吹火別是一家以拄杖靠肩顧視大衆曰喚作無事得麼良久曰刀尺高懸著眼看誌公不是閑和尚卓拄杖一下

溫州護國寄堂景新禪師郡之陳氏子上堂三界無法何處求心欲知護國當陽句且看門前竹一林

鄂州黃龍智明禪師一日上堂衆纔集師乃曰不可更開眼說夢去也便下座上堂南北一訣斬釘截鐵切忌思量纔成途轍師同胡巡檢到公安二聖胡問達磨對梁武帝云廓然無聖公安為甚麼却有二聖師曰一點水墨兩處成龍

潭州道吾仲圓禪師上堂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古人恁麼道譬如管中窺豹但見一斑設或入林不動草入水不動波亦如騎馬向冰凌上行若是射鵰手何不向蛇頭上揩癢具正眼者試辨看良久曰鴛鴦繡出自金鍼

太史山谷居士黃庭堅字魯直以般若夙習雖膴仕澹如也出入宗門未有所向好作豔詞嘗謁圓通秀禪師秀呵曰大丈夫翰墨之妙甘施於此乎秀方戒李伯時畫馬事公誚之曰無乃復置我於馬腹中邪秀曰汝以豔語動天下人婬心不止馬腹中正恐生泥犂耳公悚然悔謝由是絕筆惟孳孳於道著發願文痛戒酒色但朝粥午飰而已往依晦堂乞指徑捷

處堂曰。祇如仲尼道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者。太史居常如何理論。公擬對。堂曰。不是不是。公迷悶不已。一日侍堂山行次。時巖桂盛放。堂曰。聞木犀華香麼。公曰。聞。堂曰。吾無隱乎爾。公釋然。卽拜之曰。和尙得恁麼老婆心切。堂笑曰。祇要公到家耳。久之謁雲巖死心新禪師。隨衆入室。心見。張目問曰。新長老死。學士死。燒作兩堆灰。向甚麼處相見。公無語。心約出曰。晦堂處參得底。使未著在。後左官黔南。道力愈勝。於無思念中。頓明死心所問。報以書曰。往年嘗蒙苦苦提撕。長如醉夢。依俙在光影中。蓋疑情不盡。命根不斷。故望崖而退耳。謫官在黔南道中。晝臥覺來。忽爾尋思。被天下老和尙謾了多少。惟有死心道人不肯。乃是第一相爲也。不勝萬幸。後作晦堂塔銘曰。某夙承記莂。堪任大法。道眼未圓。而來瞻窣堵。實深宗仰之歎。乃勒堅珉。敬頌遺美。公復設蘋蘩之供。祭之以文。手之以偈曰。海風吹落楞伽山。四海禪徒著眼看。一把柳絲收不得。和煙搭在玉欄干。

觀文王韶居士。字子淳。出刺洪州。乃延晦堂問道。默有所契。因述投機頌曰。晝曾忘食夜忘眠。捧得驪珠欲上天。却向自身都放下。四稜塌地恰團圓。呈堂。堂深肯之。

秘書吳恂居士。字德夫。居晦堂入室次。堂謂曰。平生學解記憶多聞卽不問。你父母未生已前道將一句來。公擬議。堂以拂子擊之。卽領深旨。遂呈三偈。其後曰。咄。這多知俗漢。咬盡古今公案。忽於狼籍堆頭。拾得蜣螂糞彈。明明不直分文。萬兩黃金不換。等閑拈出示人。祇爲走盤難看。晦堂答曰。水中得火世還稀。看著令人特地疑。自古不存師弟子。如今却許老胡知。

東林總禪師法嗣

隆興府泐潭應乾禪師。袁州彭氏子。上堂。靈光洞耀。逈脫根塵。體露眞常。不拘文字。心性無染。本自圓成。但離妄緣。卽如如佛。古人恁麼道。殊不知是箇坑穽。貼肉汗衫。脫不去。過不得。直須如師子兒。壁立千仞。方能勦絕去。然雖如是。也是布袋裏老鵶。拍禪林下座

廬山開先行瑛廣鑑禪師桂州毛氏子僧問如何是道師曰良田萬頃曰學人不會師曰春不耕秋無望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君山點破洞庭湖曰意旨如何師曰白浪四邊繞紅塵何處來上堂談玄說妙譬如畫餅充饑入聖超凡大似飛蛾赴火一向無事敗種焦芽更若馳求水中捉月以拂子一拂云適來許多見解拂却了也作麼生是諸人透脫一句良久曰鐵牛不喫欄邊草直向須彌頂上眠以拂子擊禪牀上堂彎石羣弓架奧化箭運那羅延力定爍迦羅眼不射大雄虎不射藥山鹿不射雲巖師子不射象骨獼猴且道射箇甚麼良久曰放過一著上堂登山須到頂入海須到底學道須到佛祖道不得處若不如是盡是依草附木底精靈喫野狐涕唾底鬼子華嚴恁麼道譬如良藥然則苦口且要治疾阿㖿㖿

廬山圓通可遷法鏡禪師嚴州陳氏子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寸釘牛力曰學人不會師曰參取不會底

紹興府象田梵卿禪師嘉興人姓錢氏僧問大悲菩薩用許多手眼作甚麼師曰富嫌千口少曰畢竟如何是正眼師曰從來共住不知名問寒風乍起衲子開爐忽憶丹霞燒木佛因何院主墮眉鬚師曰張公喫酒李公醉曰爲復是逢強即弱爲復是妙用神通師曰堂中聖僧却諳此事僧問象田有屠龍之劒欲借一觀時如何師橫按拄杖僧便喝師擲下拄杖僧無語師曰這死蝦蟇上堂春已暮落華紛紛下紅雨南北行人歸不歸千林萬林鳴杜宇我無家兮何處歸十方剎土奚相依老夫有箇真消息昨夜三更月在池上堂佛法到此命若懸絲異目超宗亦難承紹竪起拂子曰賴有這箇堪作流通於此覷得便見三世諸佛向燈籠露柱裏轉大法輪六趣衆生於鐵圍山得聞法要聲非聲見色非色隨異類四生各得解脫如斯舉唱非但埋沒宗風亦乃平沈自己且道如何得不犯令去拍禪牀下座

東京褒親旌德院有瑞佛海禪師興化軍陳氏子初參黃龍南禪師龍問汝爲人事來爲佛法來師曰爲佛法來龍曰若爲佛法來即今便分付遂打一拂子

師曰。和尚也不得惱亂人。龍即器之。後依照覺。深悟文奧。上堂。有佛世界。以一塵一毛而作佛事。令見一法者而具足一切法。故權為架閣。有佛化內。以忘言寂默為大佛事。使其學者離一切相。即名諸佛。故好與三下火抄。有佛土中。以黃華翠竹而為佛事。令覩相者見色即空。故且付與彌勒。有佛寶剎。以法空為座而示佛事。俾其行人不著佛求。故勘破了。勾下。有佛道場。以四事供養而成佛事。使知足者斷異念。故可與下載。有佛妙域。以一切語言三昧作其佛事。令隨機入者不捨動靜。故為渠裝載。大眾且道。於中還有優劣也無。良久曰。到者須知是作家。參

臨江軍慧力院可昌禪師。僧問。佛力法力即不問。如何是慧力。師曰。踏倒人我山。扶起菩提樹。曰。菩提本無樹。向甚麼處下手。師曰。無下手處。正好著力。曰。今日得聞於未聞。師曰。莫把真金喚作鍮。上堂。佛法根源。非正信妙智不能悟入。祖師關鍵。非大悲重願何以開通。具信智則權實雙行。如金在鑛。全悲願則善惡可辨。似月離雲。大眾。祇如父母未生時。許多譬喻向甚麼處吐露。良久曰。十語九中。不如一默。

黃州柏子山棲真院德嵩禪師。上堂。天地一指。絕諍競之心。萬物一馬。無是非之論。由是魔羅潛跡。佛祖興隆。寒山拊掌欣欣。拾得呵呵大笑。大眾。二古聖笑箇甚麼。良久。呵呵大笑曰。曇華一朵再逢春。

廬山萬杉院紹慈禪師。桂州趙氏子。參照覺。問曰。世尊付金襴外。別傳何物。覺舉拂子。師曰。畢竟作麼生。覺以拂子驀口打。師擬開口。覺又打。師於是有省。遂奪拂子。便禮拜。覺曰。汝見何道理便禮拜。師曰。拂子屬某甲了也。覺曰。三十年老將。今日被小卒折倒。自此玄風大振。推為東林上首。上堂。先行不到。若須彌立乎巨川。末後太過。猶猛士發乎在矢。或高或下。未有準繩。以是還非。遭人點檢。且道。如何得相應去。良久曰。紅爐燄裏重添火。烜赫金剛眼自開。咄。上堂。我祖別行最上機。縱橫生殺絕猜疑。雖然塞斷羣狐路。返擲須還師子兒。眾中還有金毛烜赫牙爪生獰者麼。試出哮吼一聲看。良久曰。直饒有也不免玉溪寨主撩鈎搭索。參

南嶽衡嶽寺道辯禪師僧問拈槌舉拂即且置和尚如何爲人師曰客來須接曰便是爲人處也師曰龘茶滲飯僧禮拜師曰須知滋味始得

吉州禾山甘露志傳禪師僧問一等沒絃琴請師彈一曲師曰山僧耳聾曰學人請益師曰去曰慈悲何在師曰自有諸方眼

東京褒親旌德寺諭禪師上堂新羅打皷大宋上堂庭前柏子問話燈籠露柱著忙香臺拄杖起作舞臥病維摩猶在牀這老漢我也識得你病休訝郎當咄

隆興府西山龍泉夔禪師上堂衆集師乃曰祇恁麼便散去不妨要妙雖然如是早是無風起浪釘橛空中豈況牽枝引蔓說妙譚玄正是金屑眼中翳衣珠法上塵且道拂塵出屑是甚麼人卓拄杖下座

南康軍兜率志恩禪師上堂落落魄魄居村居郭莽莽鹵鹵何今何古不重已靈休話佛祖掐定釋迦鼻孔揭却觀音耳朶任他雪嶺輥毬休管禾山打皷若是本色衲僧終不守株待兎參

福州興福院康源禪師上堂山僧有一訣尋常不漏泄今日不囊藏分明爲君說良久曰寒時寒熱時熱

慧圓上座開封酸棗干氏子世業農少依邑之建福寺德光爲師性椎魯然勤渠祖道堅坐不臥居數歲得度出遊廬山至東林每以已事請問朋輩見其貌陋學止乖踈皆戲侮之一日行殿庭中忽足顚而仆了然開悟作偈俾行者書於壁曰這一交這一交萬兩黃金也合消頭上笠腰下包清風明月杖頭挑即日離東林衆傳至照覺覺大喜曰衲子參究若此善不可加令人迹其所往竟無知者（大慧武庫謂證悟顒語非也）

內翰東坡居士蘇試字子瞻因宿東林與照覺論無情話有省黎明獻偈曰溪聲便是廣長舌山色豈非清淨身夜來八萬四千偈他日如何舉似人未幾抵荊南聞玉泉皓禪師機鋒不可觸公擬抑之即微服求見泉問尊官高姓公曰姓秤乃秤天下長老底秤泉喝曰且道這一喝重多少公無對於是尊禮之後過金山有寫公照容者公戲題曰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繫之舟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瓊州

寶峯文禪師法嗣

隆興府兜率從悅禪師贛州熊氏子初首衆於道吾領數衲謁雲蓋智和尚智與語未數句盡知所蘊乃笑曰觀首座氣質不凡奈何出言吐氣如醉人邪師面熱汗下曰願和尚不吝慈悲智復與語錐劄之師茫然遂求入室智曰曾見法昌遇和尚否師曰曾看他語錄自了可也不願見之智曰曾見洞山文和尚否師曰關西子沒頭腦拖一條布裙作尿臭氣有甚長處智曰你但向尿臭氣處參取師依教即謁洞山深領奧旨復謁智智曰見關西子後大事如何師曰若不得和尚指示洎乎蹉過一生遂禮謝師復謁眞淨後出世鹿苑有淸素者久參慈明寓居一室未始與人交師因食蜜漬荔枝偶素過門師呼曰此老人鄉果也可同食之素曰自先師亡後不得此食久矣師曰先師爲誰素曰慈明也某忝執侍十三年耳師乃疑駭曰十三年堪忍執侍之役非得其道而何遂饋以餘果稍稍親之素問師所見者何人曰洞山文素曰文見何人師曰黃龍南素曰南匾頭見先師不久法道大振如此師益疑駭遂袖香詣素作禮素起避之曰吾以福薄先師授記不許爲人師益恭素乃曰憐子之誠違先師之記子平生所得試語我師具通所見素曰可以入佛而不能入魔師曰何謂也素曰豈不見古人道末後一句始到牢關如是累月素乃印可仍戒之曰文示子者皆正知正見然子離文太早不能盡其妙吾今爲子點破使子受用得大自在他日切勿嗣吾也師後嗣眞淨僧問提兵統將須憑帝主虎符頒衆臣徒密佩祖師心印如何是祖師心印師曰滿口道不得曰秖這箇別更有師曰莫將支遁鶴喚作右軍鵞問如何是兜率境師曰一水挼藍色千峯削玉靑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七凹八凸無人見百手千頭秖自知上堂耳目一何淸端居幽谷裏秋風入古松秋月生寒水衲僧於此更求眞兩箇猢猻垂四尾喝一喝上堂兜率都無辨別却喚烏龜作鼈不能說妙談眞秖解搖脣鼓舌遂令天下衲僧覷見眼中滴血莫有飜瞋作喜笑傲煙霞者麼良久曰笛中一曲昇平樂算得生平未解愁上堂始見新春又逢初夏四時若箭兩曜如梭不覺紅顏飜成

白首直須努力別著精神耕取自巳田園莫犯他人苗稼既然如是牽犂拽把須是雪山白牛始得且道鼻孔在甚麼處良久曰吡吡上堂常居物外度淸時牛上橫將竹笛吹一曲自幽山自絲此情不與白雲知慶快諸禪德緬思范蠡謾泛滄波因念陳摶空眠太華何曾夢見浪得高名實未神遊閑漂野跡既然如此具眼衲僧莫道龍安非他是巳好上堂無法亦無心無心復何捨要眞盡屬眞要假全歸假平地上行船虛空裏走馬九年面壁人有口還如瘂參上堂夜夜抱佛眠朝朝還共起起坐鎭相隨語默同居止欲識佛去處祇這語聲是諸禪德大小傅大士祇會抱橋柱澡洗把纜放船印板上打將來模子裏脫將去豈知道本色衲僧塞除佛祖窟打破玄妙門跳出斷常坑不依淸淨界都無一物獨奮雙拳海上橫行建家立國有一般漢也要向百尺竿頭凝然端坐洎乎纔身之際捨命不得豈不見雲門大師道知是般事拈放一邊直須擺動精神著些筋骨向混沌未剖已前薦得猶是鈍漢那堪更於他人舌頭上咂唊滋味終無了日諸禪客要會麼剔起眉毛有甚難分明不見一毫端風吹碧落浮雲盡月上靑山玉一團喝一喝下座一日漕使無盡居士張公商英按部過分寧請五院長老就雲巖說法師最後登座橫拄杖曰適來諸善知識橫拈竪放直立斜抛換步移身藏頭露角既於學士面前各納敗闕未免喫兜率手中痛棒到這裏不由甘與不甘何故見事不平爭忍得衲僧正令自當行卓拄杖下座室中設三語以驗學者一曰撥草瞻風祇圖見性卽今上人性在甚麼處二曰識得自性方脫生死眼光落地時作麼生脫三曰脫得生死便知去處四大分離向甚麼處去元祐六年冬浴訖集衆說偈曰四十有八聖凡盡殺不是英雄龍安路滑奄然而化其徒遵師遺誡欲火葬捐骨江中得法弟子無盡居士張公遣使持祭且曰老師於祖宗門下有大道力不可使來者無所起敬俾塔於龍安之乳峯諡眞寂禪師

東京法雲佛照杲禪師自妙年遊方謁圓通璣禪師入室次璣學僧問投子大死底人却活時如何子曰

不許夜行投明須到意作麼生師曰恩大難酬殘大喜遂命首衆至晩爲衆秉拂機遲而訥衆笑之師有赧色次日於僧堂點茶因觸茶瓢墜地見瓢跳乃得應機三昧後依眞淨因讀祖偈曰心同虛空界示等虛空法證得虛空時無是無非法豁然大悟每謂人曰我於紹聖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悟得方寸禪出住歸宗詔居淨因僧問達磨西來傳箇甚麼師曰周秦漢魏問昔日僧問雲門如何是透法身句門曰北斗裏藏身意旨如何師曰赤心片片曰若是學人即不然師曰汝又作麼生曰昨夜遶頭看北斗依稀却似點糖糕師曰但念水草餘無所知上堂西來祖意教外別傳非大根器不能證入其證入者不被文字語言所轉聲色是非所迷亦無雲門臨濟之殊趙州德山之異所以唱道須明有語中無語無語中有語若向這裏薦得可謂終日著衣未嘗挂一縷絲終日喫飯未嘗齩一粒米直是呵佛罵祖有甚麼過雖然如是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喝一喝下座上堂拈拄杖曰歸宗會斬蛇禾山解打鼓萬象與森羅皆從這裏去擲下拄杖曰歸堂喫茶師以力參深到語不入時每示衆常舉老僧熙寧八年文帳在鳳翔府供申當年崩了華山四十里壓倒八十村人家汝輩後生茄子瓠子幾時知得或問曰寶華王座上因甚麼一向世諦師曰擬人佛性豈有二種邪

隆興府泐潭湛堂文準禪師興元府梁氏子初謁眞淨淨問近離甚處師曰大仰淨曰夏在甚處師曰大潙淨曰甚處人師曰興元府淨展手曰我手何似佛手師罔措淨曰適來祇對一一靈明一一天眞及乎道箇我手何似佛手便成窒礙且道病在甚處師曰某甲不會淨曰一切見成更教誰會師當下釋然服勤十載所往必隨紹聖三年眞淨移石門衆登盈凡衲僧扣問但瞑目危坐無所示見來學則往治蔬圃率以爲常師謂同行恭上座曰老漢無意於法道乎一日擧杖決渠水濺衣忽大悟淨詬曰此乃敢爾蕃苴邪自此迹愈晦而名益著顯謨李公景直守豫章請開法雲巖未幾移居泐潭僧問教意即且置未審如何是祖意師曰煙村三月裏別是一家春問寒食

因悲郭外春墅田無處不傷神林間壘壘添新塚半是去年來哭人這事且拈放一邊如何是道師曰蒼天蒼天曰學人特伸請問師曰十字街頭吹尺八村酸冷酒兩三巡問一法若有毗盧墮在凡夫萬法若無普賢失其境界去此二途請師一決師曰大黃甘草曰此猶是學人疑處師曰放待冷來看問向上一路千聖不傳未審如何是向上一路師曰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曰爲甚不傳師曰家家有路透長安曰祇如衲僧門下畢竟作麼生師曰放你三十棒上堂曰五九四十五聖人作而萬物覩秦時轆轢鑽頭尖漢祖殿前樊噲怒曾聞黃鶴樓崔顥題詩在上頭晴川歷歷漢陽戍芳草萋萋鸚鵡洲可知禮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驀拈拄杖起身云大衆寶峯何似孔夫子良久曰酒逢知巳飲詩向會人吟卓拄杖下座上堂久雨不晴直得五老峯頭黑雲靉靆洞庭湖裏白浪滔天雲門大師忍俊不禁向佛殿裏燒香三門頭合掌禱祝呪願願黃梅石女生兒子母圓圓少室無角鐵牛常

甘水草喝一喝有甚麼交涉顧衆曰不因楊得意爭見馬相如上堂混元未判一氣岑寂不聞有天地玄黃宇宙洪荒日月盈昃秋收冬藏正當恁麼時也好箇時節酎耐雪峯老漢却向虛空裏釘橛輥三箇木毬直至後人搆占不上便見潙山水牯牛一向膽大心麤長沙大蟲到處齩人家猪狗雖然無禮難容而今放過一著孝經序云朕聞上古其風朴略山前華堯民解元且喜尊候安樂參上堂今朝臘月十夜來天落雪羣峯極目高低白絲竹青松難辨別必是來年蠶麥熟張公李公皆忻悅皆忻悅鼓腹謳歌笑不徹把得雲簫繚亂吹依稀有如楊柳枝又不覺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左之右之喝曰禪客相逢祇彈指此心能有幾人知上堂太陽門下日日三秋明月堂前時時九夏洞山和尚祇解夜半捉烏雞殊不知驚起隣家睡寶峯相席打令告諸禪德也好冷處著把火咄上堂古人道不看經不念佛看經念佛是何物自從識得轉經人舉拂子曰龍藏聖賢都一拂以拂子拂一拂曰諸禪德正當恁麼時且道雲巖土地向甚

麼處安身立命擲下拂子以兩手握拳叩齒曰萬靈
千聖千聖萬靈上堂僧問教中道若有一人發眞歸
源十方虛空悉皆消殞未審此理如何師遂展掌點
指曰子丑寅卯辰巳午未一羅二土三水四金五太
陽六太陰七計都今日計都星入巨蟹宮寶峯不打
這皷笛便下座上堂大道縱橫觸事現成雲開日出
水綠山青拈拄杖卓一下曰雲門大師來也說道觀
音菩薩將錢買胡餅放下手元來却是饅頭大衆雲
門祇見錐頭利不見鑿頭方寶峯即不然擲下拄杖
曰勿於中路事空王策杖須還達本鄉昨日有人從
淮南來不得福建信却道嘉州大像吞却陝府鐵牛
喝一喝曰是甚說話笑倒雲居土地上堂祖師關捩
子幽隱少人知不是悟心者如何學似伊喝一喝曰
是何言歟若一向恁麼達磨一宗掃土而盡所以大
覺世尊初悟此事便開方便門示眞實相普令南北
東西四維上下郭大李二鄧四張三同明斯事雲巖
今日不免傚古去也擊拂子曰方便門開也作麼生
是眞實相良久云十八十九癡人夜走示衆拈拄杖

曰衲僧家竿木隨身逢場作戲倒把横拈自有意思
所以昔日藥山和尚問雲巖曰聞汝解弄師子是否
巖曰是山曰弄得幾出巖曰弄得六出山曰老僧亦
解弄巖曰和尚弄得幾出山曰老僧祇弄得一出巖
曰一卽六六卽一山便休大衆藥山雲巖鈍置殺人
兩子父弄一箇師子也弄不出若是準上座祇消得
自弄拽得來拈頭作尾拈尾作頭轉兩箇金睛擺幾
鈎鐵爪吼一聲直令百里內猛獸潛蹤滿空裏飛禽
亂墜準上座未弄師子請大衆高著眼先做一箇定
場擲下拄杖曰箇中消息子能有幾人知師自浙回
泐潭謁深禪師尋命分座聞有悟侍者見所擲爨餘
有省詣方丈通所悟深喝出因喪志自經於延壽堂
廁後出沒無時衆憚之師聞半夜特往登溷方脫衣
悟卽提淨水至師曰待我脫衣脫罷悟復到未幾悟
供籌子師滌淨已召接淨桶去悟纔接師執其手問
曰汝是悟侍者那悟曰諾師曰是當時在知客寮見
掉火柴頭有箇悟處底麼參禪學道祇要知箇本命
元辰下落處汝剗地作此去就汝在藏殿移首座鞋

豈不是汝當時悟得底又在知客寮移他枕子豈不是汝當時悟得底汝每夜在此提水度籌豈不是汝當時悟得底因甚麼不知下落却在這裏惱亂大眾師猛推之索然如倒壘甓由是無復見者政和五年夏師臥病進藥者令忌毒物師不從有問其故師曰病有自性乎曰病無自性師曰既無自性則毒物寧有心哉以空納空吾未嘗顛倒汝輩一何昏迷十月二十日更衣說偈而化闍維得設利晶圓光潔晴齒數珠不壞塔于南山之陽

廬山慧日文雅禪師受請日僧問向上宗乘乞師不吝師曰拄杖正開封曰小出大遇也師曰放過即不可便打

瑞州洞山梵言禪師太平州人也上堂有二僧齊出一僧禮拜一僧便問得用便用時如何師曰伊蘭作旃檀之樹曰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師曰甘露乃蒺藜之園上堂吾心似秋月碧潭清皎潔無物堪比倫教我如何說寒山子勞而無功更有箇拾得道不識這箇意修行徒苦辛恁麼說話自救不了尋常拈糞箕把掃帚掣風掣顛猶較些子直饒是文殊普賢再出若到洞山門下一時分付與直歲燒火底燒火掃地底掃地前廊後架切忌攙匙亂箸豐干老人更不饒舌參退喫茶上堂一生二二生三三遏捺不生廓周沙界德雲直上妙峯善財却入樓閣新婦騎驢阿家牽山青水綠桃華紅李華白一塵一佛土一葉一釋迦乃合掌曰不審諸佛子今晨改旦季春極暄起居輕利安樂行否少間專到上寮問訊不勞久立上堂臘月二十日一年將欲盡萬里未歸人大眾總是他鄉之客還有返本還源者麼擊拂子曰門前殘雪日輪消室內紅塵遣誰掃

德安府文殊宣能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燈師曰四生無不照一點任君看上堂石鞏箭秘魔叉直下會得眼裏空華堪悲堪笑少林客暗攜隻履度流沙

桂州壽寧善資禪師上堂若論此事如鵶啄鐵牛無下口處無用心處更向言中問覓句下尋思縱饒卜度將來鄒成戲論邊事殊不知本來具足直下分明佛及眾生纖毫不立尋常向諸人道凡夫具足聖人

法凡夫不知聖人具足凡夫法聖人不會聖人若會即同凡夫凡夫若知即是聖人然則凡聖一致名相互陳不識本源迷其眞覺所以遂境生心徇情附物苟能一念情忘自然眞常體露良久曰便請薦取上堂諸方五日一參壽寧日日陞座莫怪重說偈言過在西來達磨上士處處逢渠後學時時蹉過且道蹉過一著落在甚麼處舉起拂子曰一片月生海幾家人上樓

南嶽祝融上封慧和禪師上堂未陞此座已前盡大地人成佛已畢更有何法可說更有何生可利況菩提煩惱本自寂然生死涅槃猶如昨夢門庭施設誑謔小兒方便門開羅紋結角於衲僧面前皆成幻惑且道衲僧有甚麼長處拈起拄杖曰孤根自有擎天勢不比尋常曲彔枝卓拄杖下座

瑞州五峯淨覺本禪師僧問同聲相應時如何師曰鵓鳩樹上啼曰同氣相求時如何師曰猛虎巖前嘯問一進一退時如何師曰脚在肚下曰如何是不動尊師曰行住坐臥上堂僧問實座既陞顒聞舉唱師曰雪裏梅華火裏開曰莫便是爲人處也無師曰井底紅塵已張天上堂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諸人作麼生會直下會得不妨奇特更或針錐西天此土上堂五峯家風南北西東要用便用以撅釘空咄

永州太平安禪師上堂有利無利莫離行市鎮州蘿蔔極貴廬陵米價甚賤爭似太平這裏時豐道泰商賈駢闐白米四文一升蘿蔔一文一束不用北頭買賤西頭賣貴自然物及四生自然利資王化又怎生說箇佛法道理良久云勸君不用鐫頑石路上行人口似碑

潭州報慈進英禪師僧問遠涉長途即不問到家一句事如何師曰雪滿長空曰此猶是時人知有轉身一路又作麼生師便喝上堂報慈有一公案諸方未曾結斷幸遇改旦拈出各請高著眼看遂趯下一隻鞋曰還知這箇消息也無達磨西歸時提攜在身畔上堂與麼上來猛虎出林與麼下去驚虵入草不上不下日輪杲杲喝一喝曰瀟湘江水碧溶溶出門便

是長安道上堂擲下拄杖却召大衆曰拄杖吞却祖師了也教甚麼人說禪還有人救得也無喝一喝上堂驀拈拄杖曰三世一切佛同入這窠窟衲僧喚作遼天鶻卓拄杖一下

瑞州洞山至乾禪師上堂洞山不會談禪不會說道祇是饑來喫飯困來打睡你諸人必然別有長處試出來盡力道一句看有麼有麼良久曰睦州道底

平江府寶華普鑑佛慈禪師本郡周氏子幼不茹葷依景德寺清智下髮十七遊方初謁覺印英禪師不契遂扣眞淨之室淨舉石霜虔侍者話問之釋然契悟作偈曰枯木無華幾度秋斷雲猶挂樹梢頭自從鬭折泥牛角直至如今水逆流淨肯之命侍巾缾晚狥衆開法寶華次移高峯上堂參禪別無奇特祇要當人命根斷疑情脫千眼頓開如大洋海底輥一輪赫日上昇天門照破四天之下萬別千差一時明了便能握金剛王寶劍七縱八橫受用自在豈不快哉其或見諸不眞影像彷彿尋言逐句受人指呼驢年得快活去不如屏淨塵緣竪起脊梁骨著些精彩究教七穿八穴百了千當向水邊林下長養聖胎亦不枉受人天供養然雖如是臥雲門下有箇鐵門限更須猛著氣力跳過始得擬議之間墮坑落壍以拂子擊禪牀下座上堂月圓伏惟三世諸佛狸奴白牯各各起居萬福時中淡薄無可相延切希寬抱老水牯牛近日亦自多病多惱不甘水草遇著暖日和風當下和身便倒教渠拽杷牽犁直是搖頭擺腦可憐萬頃良田一時變爲荒草

瑞州九峯希廣禪師遊方日謁雲蓋智和尙乃問興化打克賓意旨如何智下禪牀展兩手吐舌示之師打一坐具智曰此是風力所轉又問石霜琳禪師琳曰你意作麼生師亦打一坐具琳曰好一坐具祇是不知落處又問眞淨淨曰你意作麼生師復打一坐具淨曰他打你也打師於言下大悟淨因有頌曰丈夫當斷不自斷興化爲人徹底漢已後從教眼自開棒了罰錢趂出院後住九峯衲子宗仰

瑞州黃檗道全禪師上堂以拂子擊禪牀曰一起打透無盡藏一切珍寶吾皆有拈來普濟貧乏人免使

波吒路邊走遂喝曰誰是貧乏者

瑞州清涼慧洪覺範禪師郡之彭氏子年十四父母俱亡乃依三峯靘禪師爲童子日記數千言覽羣書殆盡靘器之十九試經於東京天王寺得度從宣秘講成實唯識論逾四年棄謁眞淨於歸宗淨遷石門師隨至淨患其深聞之弊每舉玄沙未徹之語發其疑凡有所對淨曰你又說道理耶一日頓脫所疑述偈曰靈雲一見不再見紅白枝枝不著華爭耐釣魚船上客却來平地摝魚鰕淨見爲助喜命掌記未久去謁諸老皆蒙賞音出是名振叢林顯謨朱公彥請開法撫州北景德後住清涼示衆舉首楞嚴如來語阿難曰汝應齅此爐中栴檀此香若復然於一銖室羅筏城四十里內同時聞氣於意云何此香爲復生栴檀木生於汝鼻爲生於空阿難若復此香生於汝鼻稱鼻所生當從鼻出鼻非栴檀云何鼻中有栴檀氣稱汝聞香當於鼻入鼻中出香說聞非義若生於空空性常恒香應常在何藉爐中爇此枯木若生於木則此香質因爇成煙若鼻得聞合蒙煙氣其煙騰空未及遙遠四十里內云何已聞是故當知香鼻與聞俱無處所即齅與香二處虛妄本非因緣非自然性師曰入此鼻觀親證無生又大智度論問曰聞者云何聞用耳根聞耶用耳識聞耶用意識聞耶若耳根聞耳根無覺識知故不能聞若耳識聞耳識一念故不能分別不應聞若意識聞意識亦不能聞何以故先五識識五塵然後意識識意識不能識現在五塵唯識過去未來五塵若意識能識現在五塵者盲聾人亦應識聲也何以故意識不破故師曰究此聞塵則合本妙既證無生又合本妙畢竟是何境界良久曰白猿已叫千巖晚碧縷初橫萬字鑪住景德日僧問南有景德北有景德即不問如何是景師曰頸在項上崇寧二年會無盡居士張公於峽之善溪張嘗自謂得龍安悅禪師末後句叢林畏與語因夜話及之曰可惜雲庵不知此事師問僧以張曰商英頃自金陵酒官移知豫章過歸宗見之欲爲點破方敘悅末後句未卒此老大怒罵曰此吐血禿丁脫空妄語不得信既見其盛怒更不欲敘之師笑曰相公

參傳羅傳

但識龍安口傳末後句而眞藥現前不能辨也張大驚起執師手曰老師眞有此意耶曰疑則則參乃取家藏雲庵頂相展拜贊之書以授師其詞曰雲庵綱宗能用能照天皷希聲不落凡調冷面嚴眸神光獨耀孰傳其眞覿面為肯前悅後洪如融如肇大慧還衆日嘗親依之每歎其妙悟辯慧建炎二年五月示寂于同安太尉郭公天民奏賜寶覺圓明之號

衢州超化靜禪師上堂聲前認得已涉廉纖句下承當猶為鈍漢電光石火尚在遲疑點著不來橫屍萬里良久云有甚用處咄

南嶽石頭懷志庵主婺州吳氏子年十四師智慧院寶傅二十二試所習落髮肆講十二年宿學敬慕嘗欲會通諸宗正一代時教有禪者問曰杜順乃賢首宗祖師也談法身則曰懷州牛喫禾益州馬腹脹此偈合歸天台何義耶師無對即出遊方晚至洞山謁眞淨問古人一喝不作一喝用意旨如何淨叱之師趨出淨笑呼曰浙子齋後遊山好師忽領悟久之辭去淨曰子所造雖逸格惜緣不勝耳因識其意自爾諸方力命出世師却之庵居二十年不與世接士夫踵門略不顧有偈曰萬機休罷付癡憨蹤跡時容野鹿參不脫麻衣拳作枕幾生夢在綠蘿庵或問住山多年有何旨趣師曰山中住獨掩柴門無別趣三箇柴頭品字煨不用援毫文彩露崇寧改元冬曳杖造龍安人莫之留明年六月晦問侍僧日早暮曰已夕矣遂笑曰夢境相逢我睡已覺汝但莫負叢林即是報佛恩德言訖示寂於最樂堂荼毗收骨塔于乳峯之下

婺州雙溪印首座自見眞淨徹證宗猷歸遯雙溪一日偶書云折脚鐺兒謾自煨飯餘長是坐堆堆一從近日生涯拙百鳥銜華去不來又以觸衣碎甚作偈曰不挂寸絲方免寒何須特地覓長竿而今落落零零也七佛之名甚處安

五燈嚴統卷第十七

五燈嚴統卷第十八

南嶽下十三世下

雲居祐禪師法嗣

廬山羅漢院系南禪師汀州張氏子上堂禪不禪道不道三寸舌頭胡亂掃昨夜日輪飄桂華今朝月窟生芝草阿呵呵萬兩黃金無處討一向絕思量諸法不相到師臨示寂陞座告衆曰羅漢今日倒騎鐵馬逆上須彌踏破虛空不留朕迹乃歸方丈跏趺而逝

潭州慈雲彥隆禪師上堂舉玄沙示衆曰盡大地都來是一顆明珠時有僧問既是一顆明珠學人爲甚不識沙曰全體是珠更教誰識曰雖然全體是爭奈學人不識沙曰問取你眼師曰諸禪德這箇公案喚作嚼飯餧小兒把手更與杖還會麼若未會須是扣已而參直要眞實不得信口掠虛徒自虛生浪死

郢州子陵山自瑜禪師僧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赤脚踏泥冷似冰曰未審意旨如何師曰休要拖泥帶水問泗洲大聖爲甚麼楊州出現師曰業在其中曰意旨如何師曰降尊就卑曰謝和尚答話師曰賊是小人智過君子

隆興府東山景福省悅禪師上堂十二時中跛跛挈挈且與麼過大衆利害在甚麼處良久曰聽諸方斷看擊禪牀下座

亳州白藻淸儼禪師信州人僧問楊廣失橐駞到處無人見未審是甚麼人得見師以拂子約曰退後退後妨他別人所問曰畢竟落在甚麼處師曰可煞不識好惡便打

台州寶相元禪師僧問一切諸佛及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皆從此經出如何是此經師曰長時誦不停非義亦非聲曰如何受持師曰若欲受持者應須用眼聽

信州永豐慧日庵主本郡丘氏子丱歲出家於明心寺得度自機契雲居熟遊湘漢暨歸永豐或處巖谷或居鄽市令鄉民稱丘師伯凡有所問以莫曉答之忽語邑人曰吾明日行脚去汝等可來相送於是賚路者畢集師笑不已衆問其故即書偈曰丘師伯莫

曉寂寂明皎皎日午打三更誰人打得了投筆而逝

泉州南峯永程禪師示衆始自雞峯續燄少室流芳大布慈雲宏開慧日教分三藏直指一心或全提而棒喝齊施或縱奪而賓主互設或金剛按劍或師子踞身或照用雷奔或機鋒電掣無非剪除邪妄開廓玄微直下明宗到眞實地諸仁者到此方許一線道與你商量苟或未然盡是依師作解無有是處

大溈秀禪師法嗣

潭州大溈祖瑃禪師福州吳氏子僧問如何是溈山家風師曰竹有上下節松無今古青曰未審其中飲噉何物師曰饑餐相公玉粒飯渴點神運倉前茶上堂道無定亂法離見知言句相投都無定義自古龍門無宿客至今鳥道絕行蹤欲會箇中端的意火裏蝍蟟吞大蟲咄上堂雨下堦頭濕晴乾水不流鳥巢滄海底魚躍石山頭衆中大有商量前頭兩句是平實語後頭兩句是格外談若如是會祇見石磊磊不見玉落落若見玉落落方知道寬廓咦

南嶽福嚴文演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當面便唾

南嶽南臺允恭禪師開堂日上堂稀逢難遇正在此時何謂釋迦已滅彌勒未生拈拂子曰正當今日佛法盡在這箇拂子頭上放行把住一切臨時放行也風行草偃瓦礫生光拾得寒山點頭拊掌把住也水洩不通精金失色德山臨濟飲氣吞聲當恁麼時放行即是把住即是良久曰後五日看

黃檗勝禪師法嗣

成都府昭覺純白紹覺禪師上堂寒便向火熱即搖扇饑時喫飯困來打眠所以趙州庭前柏香嚴嶺後松栽來無別用祇要引清風且道畢竟事作麼生甲子乙丑海中金丙寅丁卯鑪中火

開元琦禪師法嗣

饒州薦福道英禪師僧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瑠璃缾貯華曰出世後如何師曰瑪瑙鉢盛果曰未審和尚今日是同是別師曰趯倒缾拽倒鉢上堂據道而論語也不得默也不得直饒語默兩忘亦沒交涉何故句中無路意在句中無意無不意非計較之所及若是劈頭點一點頂門豁然眼開者於此却有寃

速分若低頭向意根下尋思卒摸索不著是知萬法無根欲窮者錯一源絕迹欲返者迷看他古佛光明先德風彩一一從無欲無依中發現或時孤峻峭拔竟不可攀或時含融混會了無所睹終不椿定一處亦不繫係兩頭無是無不是無非無不非得亦無所得失亦無所失不曾隔越纖毫不曾移易絲髮明明古路不屬玄微覿面擊來瞥然便過不居正位豈落邪途不蹈大方那趨小徑騰騰兀兀何住何爲回首不逢觸目無對一念普觀廓然空寂此之宗要千聖不傳直下了知當處超越是知赤灑灑處恁麼卽易明歷歷處恁麼還難不用沾黏點染直須剝脫屛除若是本分手脚放去無收不來底一一放光現瑞一一剗跡絕蹤機上了不停語中無可露徹底攪不渾通身撲不碎且道畢竟是箇甚麼得恁麼靈通得恁麼奇特得恁麼堅確諸仁者休要識渠面孔不用安渠名字亦莫覓渠所在何故渠無所在渠無名字渠無面孔纔起一念追求如微塵許便隔十生五生更擬管帶思惟益見紛紛蹉雜不如長時放教自由自在要發便發要住便住卽天然非天然卽如如非如如卽湛寂非湛寂卽敗壞非敗壞無生戀無死畏無佛求無魔怖不與菩提會不與煩惱俱不受一法不嫌一法無在無不在非離非不離若能如是見得釋迦自釋迦達磨自達磨干我甚麼椀恁麼說話衲僧門下推勘將來布裙芒鞋不免撩他些些泥水豈況汝等諸人更道這箇是平實語句這箇是差別門庭這箇是關棙巴鼻這箇是道眼根塵逈相教習如七家村裏傳口令相似有甚交涉無事珍重

泉州尊勝有朋講師本郡蔣氏子丱歲試經中選下髮多歷教肆嘗疏楞嚴維摩等經學者宗之每疑祖師直指之道故多與禪衲遊一日謁開元跡未及閫心忽領悟元出遂問座主來作甚麼師曰不敢貴耳賤目元曰老老大大何必如是師曰自是者不長元曰朝看華嚴夜讀般若則不問如何是當今一句師曰日輪正當午元曰閑言語更道來師曰平生仗忠信今日任風波然雖如是祇如和尚恁麼道有甚交涉須要新戒草鞋穿元曰這裏且放你過忽遇達磨

問你作麼生道師便喝元曰這座主今日見老僧氣衝牛斗師曰再犯不容元拊掌大笑

仰山偉禪師法嗣

潭州龍王山善隨禪師僧問如何是龍王境師曰水晶宮殿曰如何是龍王如意寶珠師曰頂上髻中僧禮拜師曰莫道不如意好

瑞州黃檗山祇園永泰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鐵鑄就僧擬議師曰會麼僧禮拜師曰何不早如此

廬山慧日明禪師上堂不用求心唯須息見三祖大師雖然回避金鉤殊不知已呑紅線慧日又且不然不用求眞幷息見倒騎牛兮入佛殿牧笛一聲天地寬稽首瞿曇眞箇黃面

福嚴感禪師法嗣

慶元府育王法達寶鑑禪師饒州余氏子僧問不落階級處請師道師曰蠟人向火曰畢竟如何師曰薄處先穿

雲蓋智禪師法嗣

安吉州道場法如禪師衢州徐氏子參雲蓋悟汾陽十智同眞話尋常多說十智同眞故叢林號爲如十同也水庵圓極皆依之圓極嘗贊之曰生鐵面皮難湊泊等閑擧步動乾坤戲拈十智同眞話不負黃龍嫡骨孫上堂知見立知卽無明本知見無見斯卽涅槃無漏眞淨云何是中更容他物釋迦老子和身放倒後代兒孫如何接續要會麼通玄不是人間世滿目青山何處等

福州賓壽最樂禪師古田人也上堂諸佛不眞實說法度羣生菩薩有智慧見性不分明白雲無心意灑爲世間雨大地不含情能長諸草木若也會得猶有知解若也不會墮在無記去此二途如何卽是海闊難藏月山深分外寒

紹興府石佛慧明解空禪師僧問如何是實相境師曰三生鑿成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一佛二菩薩

玄沙文禪師法嗣

福州廣慧達杲禪師上堂佛爲無心悟心因有佛迷佛心淸淨處雲外野猿啼

建隆慶禪師法嗣

平江府泗洲用元禪師一日問建隆曰臨濟在黃檗三回問佛法大意三回被打意旨如何語猶未了被打一拂子師頓領宗旨開堂日僧問四衆雲臻請師說法師曰有眼無耳朶六月火邊坐曰一句截流萬機頓息師曰聽事不眞喚鐘作甕問朝參暮請成得甚麼邊事師曰祇要你歇去曰早知燈是火飯熟已多時師曰你鼻孔因甚麼著拄杖子穿却曰拗曲作直又爭得師曰且教出氣上堂一二三四五火裏蝍蟟吞却虎六七八九十水底泥牛波上立一日一夜雨霖霖無孔鐵錘灑不入灑不入著底急百川洶湧須彌岌八臂那吒撞出來稽首讚歎道難及咦上堂橫按拄杖顧視大衆曰今日平地上喫交便下座

報本元禪師法嗣

平江府承天永安元正傳燈禪師郢州鄭氏子上堂天人羣生類皆承此恩力大衆有一人道我不承佛恩力不居三界不屬五行祖師不敢定當先佛不敢安名你且道是箇甚麼人良久曰倚石巖前燒鐵鉢就松枝上挂銅缾

隆慶閑禪師法嗣

潭州安化啓寧聞一禪師上堂拈華微笑虛勞力立雪齊腰枉用功爭似老盧無用處却傳衣鉢振眞風大衆且道那箇是老盧傳底衣鉢莫是大庾嶺頭提不起底麼且莫錯認定盤星以拂子擊禪牀下座

三祖宗禪師法嗣

寧國府光孝惟爽禪師上堂今朝六月旦一年已過半奉報參玄人識取孃生面孃生面薦不薦鷺鷥飛入碧波中抖擻一團銀繡線

泐潭英禪師法嗣

南嶽法輪齊添禪師僧問學人上來乞師指示師曰汝適來聞皷聲麼曰聞師曰還我話頭來僧禮拜師曰令人疑著上堂喝一喝曰師子哮吼又喝一喝曰象王嚬呻又喝一喝曰狂狗趁塊又喝一喝曰鰕跳不出斗乃曰此四喝有一喝堪與祖佛爲師明眼衲僧試揀看若揀不出大似日中迷路上堂良久曰性靜情逸乃喝一喝曰心動神疲遂顧左右曰守眞

志滿拈拄杖曰逐物意移驀召大衆曰見怪不怪其怪自壞靠拄杖便下座

泉州慧明雲禪師僧問般若海中如何爲入師曰雲開銀漢迥曰畢竟如何師曰棒頭見血問毗婆尸佛早留心直至如今不得妙意旨如何師曰醜拙不堪當

保寧璣禪師法嗣

慶元府育王無竭淨曇禪師嘉禾人也晚歸錢塘之法慧一日上堂本自深山臥白雲偶然來此寄閑身莫來問我禪兼道我是喫飯屙屎人紹興丙寅夏辭朝貴歸付院事四衆擁眎揮扇久之書偈曰這漢從來沒縫罅五十六年成話霸今朝死去見閻王劍樹刀山得人怕遂打一圓相曰嗄一任諸方鑽龜打瓦收足而化火後設利如霰門人持骨歸阿育王山建塔

台州眞如戒香禪師興化林氏子上堂孟冬改旦曉天寒葉落歸根露遠山不是見聞生滅法當頭莫作見聞看

五祖常禪師法嗣

蘄州南烏崖壽聖楚清禪師僧問亡僧遷化向甚麼處去師曰靈峯水急曰恁麼則不生也師曰蒼天蒼天

黃龍肅禪師法嗣

瑞州百丈維古禪師上堂大衆集定拈拄杖示衆曰多虛不如少實卓一下便起

嘉定府月珠祖鑑禪師僧請益師語要師曰達磨西來單傳心印曹谿六祖不識一字今日諸方出世語句如山重增繩索乃拍禪牀曰於斯薦得猶是鈍根若也未然白雲深處從君臥切忌寒猿中夜啼

石霜琳禪師法嗣

鼎州德山靜照庵什庵主僧問如何是庵中主師曰從來不相許僧擬議師曰會即便會本來底不得安名著字僧擬開口師便打出師室中常以拂子示衆曰喚作拂子依前不是不喚作拂子特地不識汝喚作甚麼因僧請益師頌答之曰我有一柄拂子用處別無調度有時挂在松枝任他頭垂角露

華光恭禪師法嗣

郴州萬壽念禪師僧問龍華勝會鑒咨茲晨未審彌勒世尊現居何處師曰猪肉案頭曰既是彌勒世尊爲甚麼却在猪肉案頭師曰不是弄潮人休入洪波裏曰畢竟事又且如何師曰番人不繫腰歲旦上堂往復無際動靜一源含有德以還空越無私而迥出昔日日今日日照無兩明昔日風今日風鼓無兩動昔日雨今日雨澤無兩潤於其中間覓去來相而不可得何故自他心起起處無蹤自我心忘忘無滅迹大衆若向這裏會去與天地而同根共萬物爲一體若也未明山僧爲你重重頌出元正一古佛家風從此出不勞向上用工夫歷劫何曾異今日元正二寂寥冷淡無滋味趙州相喚喫茶來剔起眉毛須瞥地元正三上來稽首各和南若問香山山裏事雲源一派碧如藍遂喝一喝下座

上藍順禪師法嗣

參政蘇轍居士字子由元豐三年以睢陽從事左遷瑞州推筦之任是時洪州上藍順禪師與其父文安先生有契因往訪焉相得歡甚公咨以心法順示搐鼻因緣已而有省作偈呈曰中年聞道覺前非邂逅相逢老順師搐鼻徑參真面目掉頭不受別鉗鎚枯藤破衲公何事白酒青鹽我是誰慚愧東軒殘月上一杯甘露滑如飴

南嶽下十四世

黃龍新禪師法嗣

吉州禾山超宗慧方禪師上堂舉拂子曰看看祇這箇在臨濟則照用齊行在雲門則理事俱備在曹洞則偏正叶通在溈山則暗機圓合在法眼則何止唯心然五家宗派門庭施設則不無直饒辯得倜儻分明去猶是光影邊事若要抵敵生死則霄壤有隔且超越生死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泊合錯下注脚

臨安府崇覺空禪師姑孰人也上堂十方無壁落四面亦無門淨躶躶赤灑灑沒可把遂舉拂子曰灌溪老漢向十字街頭逞風流賣惺惺道我解穿真珠解玉版邏亂絲卷筒絹絟坊酒肆瓦合輿臺虎穴魔宮那吒忿怒遇文王興禮樂逢桀紂逞干戈今日被崇

覺觀見一場懡㦬師須野狐話曰含血噀人先汚其口百丈野狐失頭狂走驀地喚回打箇筋斗

潭州上封祖秀禪師常德府何氏子上堂枯木巖前夜放華鐵牛依舊臥煙沙儂家鞭影重拈出擊拂子曰一念回心便到家遂喝一喝下座

嘉定府九頂寂惺惠泉禪師僧問心迷法華轉心悟轉法華未審意旨如何師曰風暖鳥聲碎日高華影重上堂昔日雲門有三句謂函蓋乾坤句截斷眾流句隨波逐浪句九頂今日亦有三句所謂饑來喫飯句寒即向火句困來打睡句若以佛法而論則九頂望雲門直立下風若以世諦而論則雲門望九頂直立下風二語相違且如何是九頂為人處

嘉興府華亭性空妙普庵主漢州人久依死心獲證乃抵秀水追船子遺風結茅青龍之野吹鐵笛以自娛多賦詠得之者必珍藏其山居曰心法雙忘猶隔妄色塵不二尚餘塵百鳥不來春又過不知誰是住庵人又警眾曰學道猶如守禁城晝防六賊夜惺惺中軍主將能行令不動干戈治太平又曰不耕而食不蠶衣物外清閑適聖時未透祖師關棙子也須存意著便宜又曰十二時中莫住工窮來窮去到無窮直須洞徹無窮底踏倒須彌第一峯建炎初徐明叛道經烏鎮肆殺戮民多逃亡師獨荷策而往賊見其偉異疑必詭伏者問其來師曰吾禪者欲抵密印寺賊怒欲斬之師曰大丈夫要頭便斫取奚以怒為吾死必矣願得一飯以為送終賊奉肉食師如常齋出生畢乃曰孰當為我文之以祭賊笑而不答師索筆大書曰嗚呼惟靈勞我以生則大塊之過役我以壽則陰陽之失乏我以貧則五行不正困我以命則時日不吉吁哉至哉賴有出塵之道悟我之性與其妙心則其妙心孰與為隣上同諸佛之真化下合凡夫之無明纖塵不動本自圓成妙矣哉妙矣哉日月未足以為明乾坤未足以為大磊磊落落無罣無礙六十餘年和光混俗四十二臘逍遙自在逢人則喜見佛不拜笑矣乎笑矣乎可惜少年郎風流太光彩坦然歸去付春風體似虛空終不壞尚饗遂舉箸飫餐賊徒大笑食罷復曰劫數既遭離亂我是快活烈漢

如今正好乘時便請一刀兩段乃大呼斬斬賊方駭異稽首謝過令衞而出爲鎭之廬舍免焚實師之惠也道俗聞之愈敬有僧睹師見佛不拜歌逆問曰既見佛爲甚麼不拜師掌之曰會麼云不會師又掌曰家無二主紹興庚申冬造大盃穴而塞之修書寄雪竇持禪師曰吾將水葬矣壬戌歲持至見其尚存作偈嘲之曰咄哉老性空剛要餧魚鼈去不索性去祇管向人說師閱偈笑曰待兄來證明年令徧告四衆衆集師爲說法要仍說偈曰坐脫立亡不若水葬一省柴燒二省開壙撒手便行不妨快暢誰是知音船子和尚高風難繼百千年一曲漁歌少人唱遂盤坐盆中順潮而下衆皆隨至海濵望欲斷目師取塞犀水而回衆擁觀水無所入復乘流而往唱曰船子當年返故鄉沒蹤跡處妙難量眞風徧寄知音者鐵笛橫吹作散場其笛聲嗚咽頃於蒼茫間見以笛擲空而沒衆號慕圖像事之後三日於沙上趺坐如生道俗爭往迎歸留五日闍維設利大如菽者莫計二鶴徘徊空中火盡始去衆奉設利靈骨建塔于青龍

嚴州鍾山道隆首座桐廬董氏子於鍾山寺得度自遊方所至耆衲皆推重晚抵黃龍死心延爲座元心順世遂歸隱鍾山慕陳尊宿高世之風掩關不事事日躡數屨自適人無識者手常穿一襪凡有禪者至提以示之曰老僧這襪著三十年了也有寺僧戲問如何是無諍三昧師便掌

楊州齊謐首座本郡人也死心稱爲飽參諸儒屢以名山致之不可後示化於潭之谷山異跡頗衆門人嘗繪其像請贊爲書曰箇漢灰頭土面尋常不欲露現而今寫出人前大似虛空著箭怨怨可惜人間三尺絹

空室道人智通者龍圖范珣女也幼聰慧長歸丞相蘇頌之孫悌未幾厭世相還家求祝髮父難之遂清修因看法界觀頓有省連作二偈見意一曰浩浩塵中體一如縱橫交互印毗盧全波是水波非水全水成波水自殊次日物我元無異森羅鏡像同明明超主伴了了徹眞空一體含多法交參帝網中重重無盡處動靜悉圓通後父母俱亡兄涓領分寧尉通借

行聞死心名重往謁之心見知其所得便問常啼菩薩賣却心肝教誰學般若通曰你若無心我也休又問一雨所滋根苗有異無陰陽地上生箇甚麼通曰一華五葉復問十二時中向甚麼處安身立命通曰和尚惜取眉毛好心打曰這婦女亂作次第通禮拜心然之於是道聲籍甚政和間居金陵嘗設浴於保寧揭榜于門曰一物也無洗箇甚麼纖塵若有起自何來道取一句子玄乃可大家入浴古靈祇解揩背開士何曾明心欲證離垢地時須是通身汗出盡道水能洗垢焉知水亦是塵直饒水垢頓除到此亦須洗却後爲尼名惟久挂錫姑蘇之西竺縮白日夕師問得其道者頗衆俄示疾書偈趺坐而終有明心錄行於世

黃龍清禪師法嗣

潭州上封佛心才禪師福州姚氏子幼得度受具遊方至大中依海印隆禪師見老宿遠道者看經至一毛頭師子百億毛頭一時現師指問曰一毛頭師子作麼生得百億毛頭一時現遠曰汝乍入叢林豈可便理會許事師因疑之遂發心領淨頭職一夕汛掃次印適夜參至則遇結座擲拄杖曰了即毛端吞巨海始知大地一微塵師豁然有省及出閩造豫章黃龍山與死心機不契乃參靈源凡入室出必揮淚自訟曰此事我見得甚分明祇是臨機吐不出若爲柰何靈源知師勤篤告以須是大徹方得自在也未幾竊觀鄰案僧讀曹洞廣錄至藥山採薪歸有僧問甚麼處來山曰討柴來僧指腰下刀曰鳴剝剝是箇甚麼山拔刀作斫勢師忽欣然搊鄰案僧一掌揭簾趨出衝口說偈曰徹徹大海乾枯虛空迸裂四方八面絕遮攔萬象森羅齊漏泄後分座於眞乘應上封之命屢遷名刹住乾元日開堂示衆曰百千三昧門無量福德藏放行也如開武庫錯落交輝把住也似雪覆蘆華通身莫辨使見之者撩起便行聞之者單刀直入箇箇具頂門正眼人人懸肘後靈符掃佛祖見知作叢林殃害憶得寶壽開堂日三聖推出一僧寶壽便打三聖云與麼爲人瞎却鎭州一城人眼去在且如乾元今日開堂或有僧出來山僧亦打不唯此

話大行。且要開却福州一城人眼。去何也。劒爲不平離寶匣。藥因救病出金鉼。上堂。達磨未來東土已前。人人懷媚水之珠。箇箇抱荊山之璞。可謂壁立千仭。及乎二祖禮却三拜之後。一一南詢諸友。北禮文殊。好不丈夫。或有一箇半箇。不求諸聖。不重已靈。匹馬單鎗。投虛置刃。不妨慶快平生。如今有麼。自是不歸歸便得。五湖煙景有誰爭。上堂。宗乘提唱。妙絕名言。一句該通。乾坤凾蓋。直似首羅正眼。竪亞面門。又如圓∴三點。橫該法界。乃卓拄杖曰。向這一點下明得。出身猶可。易脫體道應難。又卓拄杖曰。向第二點下明得。縱橫三界。外隱顯十方。身又卓拄杖曰。向第三點下明得。魚龍鎖戶。佛祖潛蹤。不然放過一著。隨分有春色。一枝三四華。上堂。一法有形。該動植。百川湍激。鏡朝宗。昭琴不鼓。雲天淡想像毗耶老病。翁維摩病則上封病。上封病則拄杖子病。拄杖子病則森羅萬象病。森羅萬象病則凡之與聖病。諸人還覺病本起處麼。若也覺去。情與無情同。一體處處皆同眞法界。其或未然。甜瓜徹蔕甜。苦瓠連根苦。

隆興府黃龍德逢通照禪師。郡之靖安胡氏子。生有龎眉。年十七。從上藍晉禪師落髮。往依靈源。即明深旨。上堂。舉夾山境話。師曰。法眼徒有此語。殊不知夾山老漢。被這僧輕輕撥著。直得脚前脚後。設使不作境話。會未免猶在半途。

潭州法輪應端禪師。南昌徐氏子。少依化度善月圓顯登具。謁眞淨文禪師。機不諧。至雲居會靈源分座爲衆激昂。師扣其旨。然以妙入諸經自負。源嘗痛劄之。師乃援馬祖百丈機語及華嚴宗旨爲表。源笑曰。馬祖百丈固錯矣。而華嚴宗旨與箇事喜沒交涉。師憤然欲他往。因請辭。及揭簾。忽大悟。汗流浹背。源見乃曰。是子識好惡矣。馬祖百丈文殊普賢幾被汝帶累。由此譽望四馳。名士夫爭挽應世。皆不就。政和末太師張公司成以百丈堅命開法。師不得已始從。上堂。舉大隋劫火洞然話。遂曰。六合傾翻劈面來。暫披麻縷混塵埃。因風吹火渾閑事。引得遊人不肯回。壞不壞。隨不隨。徒將聞見强鍼錐。太湖三萬六千頃。月在波心說向誰。僧問。如何是賓中賓。師曰。芒鞋竹杖

走紅塵曰如何是賓中主師曰十字街頭逢上祖曰如何是主中賓師曰御馬金鞭混四民曰如何是主中主師曰金門誰敢擬辟覿曰賓主已蒙師指示向上宗乘又若何師曰昨夜霜風刮地寒老猿嶺上嘯殘月

東京天寧長靈守卓禪師泉州莊氏子上堂曰三千劍客獨許莊周爲甚麼跳不出良醫之門多病人因甚麼不消一劄已透關者更請辯看上堂譬如眼根不自見眼性自平等無平等者便恁麼去無孔鐵鎚聊且安置直得入林不動草入水不動波也是一期方便若也籬內竹抽籬外筍潤東華發潤西紅更待勘過了打僧問丹霞燒木佛院主爲甚麼眉鬚墮落師曰猶兒會上樹曰早知如是終不如是師曰惜取眉毛問如何是衲衣下事師曰天旱爲民愁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絕毫絕釐曰出世後如何師曰塡溝塞壑曰出與未出相去幾何師曰入平不語水平不流上堂平高就下勾賊破家截鐵斬釘狐狸戀窟總不恁麼合作麼生所以道萬仞崖頭親撒手須是其人祇如香積國中持鉢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切忌風吹別調中上堂釋迦掩室過犯彌天毗耶杜詞自救不了如何如何口門太小宣和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奄然示寂閣維日皇帝遣中使賜香持金盤求設利爇香罷盤中鏗然視之五色者數顆大如豆使者持還上見大悅

信州博山無隱子經禪師歲旦上堂和氣生枯朽寒雲散遠郊木人占吉兆夜半露龜爻諸禪德龜爻露處文彩已彰便見一年十二月月月如然一日十二時時時相似到這裏直似黃金之黃白玉之白自從曠大劫來未嘗異色還見麼其或未然且狗張三通節序從教李四鬢蒼浪

隆興府百丈以棲禪師與化人也上堂摩騰入漢達磨來梁途轍既成後代兒孫開眼迷路若是箇惺惺底終不向空裏採華波中捉月謾勞心力畢竟何爲山僧今日已是平地起骨堆諸人行時各自著精彩看

邵州光孝曇淸禪師上堂殺父殺母佛前懺悔殺佛

殺祖不消懺悔爲甚麼不消懺悔且得冤家解脫

溫州光孝德適禪師信州璩氏子於景德寺謁院染削問道有年後至黃龍聞舉少林面壁頓悟述二偈以呈龍許之自爾名流江湖上堂曰釋禪露堂堂十方擬聖凝千聖不能傳萬靈成頂戴擬欲共商量開口百雜碎祇知未開口已前作麼生咄上堂回互不回互觀見沒可覷透出祖師關踏斷人天路呵呵呵悟不悟落華流水知何處

寺丞戴道純居士字子中咨扣靈源一日有省乃呈偈曰杳冥源底全機處一片心華露印紋知是幾生曾供養時時微笑動香雲

泐潭清禪師法嗣

隆興府黃龍山堂道震禪師金陵趙氏子少依覺印英禪師爲童子英移居西之普照道寂祝髮度童行師得圓具久之辭謁丹霞淳禪師一日與論洞上宗旨師呈偈曰白雲深覆古寒巖異草靈華彩鳳銜夜半天明日當午騎牛背面著靴衫淳器之師自以爲礙棄依草堂一見契合日取藏經讀之一夕聞晚參鼓步出經堂擧頭見月遂大悟亟趨方丈堂望見即爲印可住曹山[illegible]上堂曰擧箇古人因緣若問闍黎闍黎不得作古會若作古會失却當面眼睛箇卽今因緣若問著闍黎不得作今會若作今會障却闍黎本來眼睛不去不來非古非今會是藥病相治上座之說祇如透脫一句闍黎還道得也無若道不得直待羅漢峯深說實相卽向汝道上堂少林冷坐門人各說異端大以衆盲摸象神光禮三拜依位而立達磨云汝得吾髓這黑面婆羅門脚跟也未點地在上堂古人問枯[illegible]何時汝發華枯[illegible]怒石人何得口吧吧石人呵呵笑枯[illegible]壯異苑紅霞輝玉象白玉礀金沙借問遊乞士何人不到家

台州萬年雪巢法一禪師太師襄陽郡王李公遵勗之玄孫也世居開封祥符縣因夢一老僧至而產年十七試上庠從祖仕淮南欲官之不就將棄家事長蘆慈覺頤禪師祖弗許母曰此必昔世沙門願勿奪其志未幾慈覺沒入觀政元禮靈巖通照愿禪師祝髮登具依愿十年迷悶不能入謁圓悟於蔣山悟曰

此法器也悟奉詔徙京師天寧師侍行靖康末謁草堂於疎山一語之及大法頓明紹興七年泉守實文劉公彥修請居延福後四遷巨剎上堂拈拄杖曰拄杖子有時作出水蛟龍萬里雲煙不斷有時作踞地師子百年妖怪潛蹤有時心法兩忘照體獨立有時照用同時主賓互用以拄杖畫曰延福門下總用不著且道延福尋常用箇甚麼卓拄杖喝一喝下座上堂仰面不見天低頭不見地古劒髑髏前大海波濤沸退長蘆歸天台萬年觀音院忽示微疾書偈曰今年七十五歸作庵中主珍重觀世音泥虵吞石虎入龕趺坐而逝

福州雪峯東山慧空禪師本郡陳氏子十四圓頂卽遊諸方徧謁諸老晚契悟於草堂紹興癸酉開法雪峯受請日上堂曰俊快底點著便行癡鈍底推挽不動便行則人人歡喜不動則箇箇生嫌山僧而今轉此癡鈍爲俊快去也彈指一下曰從前推挽不出而今出從前有院不住而今住從前嫌佛不做而今做從前嫌法不說而今說出不出住不住卽且置敢問諸人做底是甚麼佛空王佛耶然燈佛耶釋迦佛耶彌勒佛耶說底又是甚麼法根本法耶無生法耶世間法耶出世間法耶衆中莫有道得底麼若道得山僧出世事畢如或未然逢人不得錯舉喝一喝下座上堂舉雲門示衆云祗這箇帶累殺人師曰雲門尋常氣宇如王作恁麼說話大似貧恨一身多山僧卽不然祗這箇快活殺人何故大雨方歸屋裏坐業風吹又遶山行然雖如是也是乞兒見小利且不傷物義一句作麼生道上堂一拳拳倒黃鶴樓一趯趯飜鸚鵡洲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俊哉俊哉快活快活一似十七八歲狀元相似誰管你天誰管你地心王不安動六國一時通罷拈三尺劍休弄一張弓自在自在快活快活恰似七八十老人作宰相相似風以時雨以時五穀植萬民安豎起拄杖曰大衆這兩箇幷山僧拄杖子共作得一箇衲僧到雪峯門下但知隨例餐餡子也得三文買草鞋喝一喝卓拄杖下座僧問和尚未見草堂時如何師曰江南有日見後如何師曰江北無

慶元府育王野堂普崇禪師本郡人也示衆舉巴陵和尚道不是風動不是幡動不是風幡又向甚麼處著有人爲祖師出氣出來與巴陵相見雪竇和尚道風動幡動既是風幡又向甚麼處著有人爲巴陵出氣出來與雪竇相見師曰非風非幡無處著是幡是風無著處遼天俊鶻悉迷蹤踞地金毛還失措呵呵呵悟不悟令人轉憶謝三郎一絲獨釣寒江雨

青原信禪師法嗣

潭州梁山權禪師僧問大衆雲臻請師開示師曰天靜不知雲去處地寒留得雪多時曰學人未曉玄言乞師再垂方便師曰一重山後一重人

成都府正法希明禪師漢州人也解制上堂林葉紛紛落乾坤報早秋分明西祖意何用更馳求若恁麼會得始信佛祖之道本自平夷大解脫門元無關鑰彌綸宇宙偪塞虛空量不可窮智不能測若也未明此旨不達其源任是百劫熏功千生鍊行徒自疲苦了無交涉若深明此旨洞達其源乃知動靜施爲經行坐臥頭頭合道念念朝宗祖不云乎迷生寂亂悟無好惡得失是非一時放却如是則誰迷誰悟誰是誰非自是諸人獨生異見觀大觀小執有執無巳靈獨耀不肯承當心月孤圓自生違背何異家中捨父衣內忘珠致使菩提路上荊棘成林解脫空中迷雲蔽日山僧今日幸値衆僧自恣化主還山諸上善人得得光訪不可緘默隨分葛藤曲爲今時少開方便也須是諸人著眼各自諦觀若更擬議尋思白雲萬里遂拈拄杖曰於斯明得靈山一會儼在目前其或未然更待來晨分付

祖庵主見青原之後縛屋衡嶽間三十餘年人無知者偶遣興作偈曰小鍋羮菜上蒸飰菜熟飰香人正饑一補饑瘡了無事明朝依樣畫貓兒由是衲子披榛扣之無盡張公力挽其開法不從竟終于此山

夾山純禪師法嗣

澧州欽山乾明普初禪師上堂良久曰舉揚宗旨上祝皇基伏願祥雲與景星俱現醴泉與甘露雙呈君乃堯舜之君俗乃成康之俗使林下野夫不覺成太平曲且作麼生是太平曲無爲而爲神而化之灑德

雨以霧霈鼓仁風而雍熙民如野鹿上如標枝十八子知不知哩哩囉邏囉哩拍一拍下座

溈潭乾禪師法嗣

楚州勝因戲魚咸靜禪師本郡高氏子上堂遊徧天下當知寸步不曾移歷盡門庭家家竈底少煙不得所以肩笻峭履乘輿而行掣釣沉絲任性而住不為故鄉田地好因緣熟處便為家今日信手拈來從前幾曾計較不離舊時科段一回舉著一回新明眼底曾地便回未悟者識取面目且道如何是本來面目良久曰前臺華發後臺見上界鐘聲下界聞以拂子擊禪牀下座上堂舉世尊在摩竭陀國為衆說法是時將欲白夏乃謂阿難曰諸大弟子人天四衆我常說法不生敬仰我今入因沙臼室中坐夏九旬忽有人來問法之時汝代為我說一切法不生一切法不滅言訖掩室而坐師召衆曰釋迦老子初成佛道之時大都事不獲已纔方成箇保社便生退倦之心勝因當時若見將釘釘却室門教他一生無出身之路免得後代兒孫遞相倣斆不見道若不傳法度衆生是不名為報恩者擊拂子下座後晦處漣漪之天寧示微疾書偈曰弄罷影戲七十一載更問如何回來別賚置筆而逝

潭州龍牙宗密禪師豫章人僧問如何是佛師曰莫寐語問如何是一切法師曰早落第二上堂大衆集師曰已是團圞不勞雕琢歸堂喫茶上堂休把庭華類此身庭華落後更逢春此身一往知何處三界茫茫愁殺人

福州東禪祖鑑從密禪師汀州人也上堂開口不是禪合口不是道踏步擬進前全身落荒草

慶元府天童普交禪師郡之萬齡畢氏子幼穎悟未冠得度往南屏聽台教因為檀越修懺摩有問曰公之所懺罪為自懺耶為他懺耶若自懺罪罪性何來若懺他罪他罪非汝烏能懺之師不能對遂改服遊方造溈潭足纔踵門潭即呵之師擬問潭即曳杖逐之一日忽呼師至丈室曰我有古人公案要與你商量師擬進語潭遂喝師豁然領悟乃大笑潭下繩牀執師手曰汝會佛法耶師便喝復拓開潭大笑於是

名聞四馳。學者宗仰。後歸桑梓。留天童掩關。却掃者
八年。寺偶虗席。郡僚命師開法。恐其遯。預遣吏候于
道。故不得辭受。請日上堂曰。咄哉黃面老。佛法付王
臣。林下無情客。官差逼殺人。莫有知心底。爲我免得
麼。若無不免將錯就錯。便下座。師凡見僧來。必叱曰。
楖栗未擔時。爲汝說了也。且道說箇甚麼。招手洗鉢。
拈扇張弓。趙州栢樹子。靈雲見桃華。且擲放一邊。山
僧無恁麼閑唇吻。與汝打葛藤。何不休歇去。拈拄杖
逐之。宣和六年三月二十日。沐浴陞堂。說偈脫然示
寂。偈曰。寶杖敲空。獨處春。箇中消息。特彌綸。昨宵風
動寒巖冷。驚起泥牛耕白雲。壽七十七。臘五十八
江州圓通道旻圓機禪師。世稱古佛。興化蔡氏子。母
夢吞摩尼寶珠有孕。生五歲。足不履。口不言。母抱遊
西明寺。見佛像。遽履地合爪。稱南無佛。仍作禮。人大
異之。及冠。學大梁依景德寺德祥出家。試經得度。徧
往參激。耆染指親潙山喆禪師最久。晚慕泐潭。往謁
潭見。默器之。師陳歷參所得。不蒙印可。潭舉世尊拈
華迦葉微笑語以問。復不契。後侍潭行次。潭以拄杖
架肩長噓曰。會麼。師擬對。潭便打。有頃。復拈草示之
曰。是甚麼。師亦擬對。潭遂喝。於是頓明大法。作拈華
勢。乃曰。這回瞞旻上座不得也。潭挽曰。更道。更道。師
曰。南山起雲。北山下雨。即禮拜。潭首肯。後開法灌溪。
次居圓通。以符道濟禪師之記。學者嚮臻。朝廷聞其
道。會宰臣復爲之請。錫以命服與圓機號。上堂。諸佛
出世。無法與人。祇是抽釘拔楔。除疑斷惑。學道之士
不可自謾。若有一疑如芥子許。是汝眞善知識。喝一
喝。曰是甚麼。切莫刺腦入膠盆
慶元府二靈知和庵主。蘇臺玉峯張氏子。兒時嘗習
坐垂堂。傾父母意其必死。師瞑目自若。因使出家。
年滿得度。趨謁泐潭。潭見乃問。作甚麼。師擬對。潭便
打。復喝曰。你喚甚麼作禪。師驀領旨。即曰。禪無後無
先。波澄大海。月印青天。又問如何是道。師曰。道紅塵
浩浩。不用安排。本無欠少。潭然之。次謁衡嶽辯禪師。
辯尤器重。元符間。抵雪竇之中峯。栖雲兩庵。逾二十
年。嘗有偈曰。竹筧二三升野水。松窻七五片閑雲。道
人活計。祇如此。留與人間作見聞。有志於道者。多往

見之僧至禮拜師曰近離甚處曰天童師曰太白峯高多少僧以手斫額作望勢師曰猶有這箇在曰却請庵主道師却作斫額勢僧擬議師便打師初偕天童交禪師問道盟曰他日吾二人宜踞孤峯絕頂目視霄漢爲世外之人不可作今時籍名官府屈節下氣於人者後交爽盟至則師竟不接正言陳公以計誘師出山住二靈三十年間居無長物唯二虎侍其右一日感於人以偈遣之宣和七年四月十二日趺坐而逝正言陳公狀師行實及示疾異跡甚詳仍塑其像二虎侍之至今存焉

開先璞禪師法嗣

紹興府慈氏瑞仙禪師本郡人年二十去家以試經披削習毗尼因覩戒性如虛空持者爲迷倒師謂戒者束身之法也何自縛乎遂探台教又閱諸法不自生亦不從他生不共不無因是故說無生疑曰又不自他不共不無因生畢竟從何而生卽省曰因緣所生空假三觀抑揚性海心佛衆生名異體同十境十乘轉識成智不思議境智照方明非言詮所及東謁諸方後至投子廣鑑問鄉里甚處師曰兩浙東越鑑曰東越事作麼生師曰秦望峯高鑑湖水闊鑑曰秦望峯與你自己是同是別師曰西天梵語此土唐言鑑曰此猶是叢林祇對畢竟是同是別師便喝鑑便打師曰恩大難酬便禮拜後歸里開法慈氏室中嘗問僧三箇豪駝兩隻腳日行萬里趂不著而今收在玉泉山不許時人亂斟酌諸人向甚麼處與仙上座相見

潭州大溈海評禪師上堂曰燈籠上作舞露柱裏藏身深沙神惡發崑崙奴生嗔喝一喝曰一句合頭語萬劫墮迷津

圓通僊禪師法嗣

溫州淨光了威佛日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一宿二宿程千山萬山月曰意旨如何師曰朝看東南暮看西北曰向上更有事也無師曰人心難滿谿壑易塡問時節因緣卽不問惠超佛話事如何師曰波斯彎弓面轉黑曰意旨如何師曰穿過髑髏笑未休曰學人好好借問師曰黃泉無邸店今夜宿

誰家

象田卿禪師法嗣

慶元府雪竇持禪師郡之盧氏子僧問中秋不見月時如何師曰更待夜深看曰忽若黑雲未散又且如何師曰爭怪得老僧上堂悟心容易息心難息得心源到處閑斗轉星移天欲曉白雲依舊覆青山

紹興府石佛益禪師上堂一葉落天下秋一塵起大地收一法透萬法周且道透那一法遂喝曰切忌錯認驢鞍橋作阿爺下頷便下座

褒親瑞禪師法嗣

安州應城壽寧道完禪師僧問雲從龍風從虎未審和尚從箇甚麼師曰一字空中畫曰得恁麼奇特師曰千手大悲提不起問十方國土中唯有一乘法如何是一乘法師曰斗量不盡曰恁麼則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師曰作麼生是悄然機僧舉頭看師舉起拂子僧喝一喝師曰大好悄然上堂古人見此月今人見此月此月鎮常存古今人還別若人心似月碧潭光皎潔決定是心源此說更無說咄上堂諸禪德三冬告盡臘月將臨三十夜作麼生祇準艮久曰衣穿瘦骨露屋破看星眠

兜率悅禪師法嗣

撫州疎山了常禪師僧問如何是疎山爲人底句師曰懷中玉尺未輕擲袖裏金鎚劈面來上堂等閑放下佛手掩不住特地收來大地絕纖埃向君道莫疑猜處處頭頭見善財鎚下分明如得旨無限勞生眼自開

隆興府兜率慧照禪師南安郭氏子上堂龍安山下道路縱橫兜率宮中樓閣重疊雖非天上不是人間到者安心全忘諸念善行者不移雙足善入者不動雙扉自能笑傲煙蘿誰管坐消歲月既然如是且道向上還有事也無艮久曰莫教推落巖前石打破下方遮日雲上堂舉拂子曰端午龍安亦鼓橈青山雲裏得逍遙饑餐渴飲無窮樂誰愛爭先奪錦標却向乾地上划船高山頭起浪明椎玉鼓暗展鐵旗一盞菖蒲茶數箇沙糖粽且移取北鬱單越來與南閻浮提鬭額看擊禪牀下座上堂兜率都無伎倆也數諸

方榜樣五日一度陞堂起動許多龍象禪道佛法又無到此將何供養須知達磨西來分付一條拄杖乃拈起曰所以道你有拄杖子我與你拄杖子你無拄杖子我奪你拄杖子且道那箇是賓句那箇是主句若斷得去卽途中受用若斷不得且世諦流布乃抛下拄杖

丞相張商英居士字天覺號無盡年十九應舉入京道由向氏家向預夢神人報曰明日接相公夙晨公至向異之勞問勤腆乃曰秀才未娶當以女奉灑掃公謙辭再三向曰此行若不了當吾亦不爽前約後果及第乃娶之初任主簿因入僧寺見藏經梵夾金字齊整乃怫然曰吾孔聖之書不如胡人之教人所仰重夜坐書院中研墨吮筆憑紙長吟中夜不眠向氏呼曰官人夜深何不睡去公以前意白之正此著無佛論向應聲曰既是無佛何論之有當須著有佛論始得公疑其言遂已之後訪一同列見佛龕前經卷乃問曰此何書也同列曰維摩詰所說經公信手開卷閱到此病非地大亦不離地大處歎曰胡人之語亦能爾耶問此經幾卷曰三卷乃借歸閱次向氏問看何書公曰維摩詰所說經向曰可熟讀此經然後著無佛論公悚然異其言由是深信佛乘留心祖道元祐六年爲江西漕首謁東林照覺總禪師覺詰其所見處與已符合乃印可覺曰吾有得法弟子住玉谿乃慈古鏡也亦可與語公復因按部過分寧諸禪迓之公到先致敬玉谿慈次及諸山最後問兜率悅禪師悅爲人短小公曾見龔德莊說其聰明可人乃曰聞公善文章悅大笑曰運使失却一隻眼了也從悅臨濟九世孫對運使論文章政如運使對從悅論禪也公不然其語乃強屈指曰是九世也問玉谿去此多少曰三十里曰兜率寧曰五里公是夜乃至兜率悅先一夜夢日輪昇天被悅以手搏取乃說與首座曰日輪運轉之義聞張運使非久過此吾當深錐痛劄若肯回頭則吾門幸事座曰今之士大夫受人取奉慣恐其惡發別生事也悅曰正使煩惱祇退得我院也別無事公與悅語次稱賞東林悅未肯其說公乃題寺後擬瀑軒詩其略曰不向廬山尋落處

象王鼻孔謾遼天意識其不肯東林也公與悅語至更深論及宗門事悅曰東林既印可運使運使於佛祖言教有少疑否公曰有悅曰疑何等語公曰疑香嚴獨脚頌德山拓鉢話悅曰既於此有疑其餘安得無耶祇如巖頭言末後句是有耶是無耶公曰有悅大笑便歸方丈閉却門公一夜睡不穩至五更下牀觸翻溺器乃大徹猛省前話遂有頌曰皷寂鍾沉拓鉢囘巖頭一拶語如雷果然祇得三年活莫是遭他授記來遂扣方丈門曰某已捉得賊了悅曰贓在甚處公無語悅曰都運且去來日相見翌日公遂舉前頌悅乃謂曰參禪祇爲命根不斷依語生解如是之說公已深悟然至極微細處使人不覺不知墮在區宇乃作頌證之曰等閑行處步步皆如雖居聲色寧滯有無一心靡異萬法非殊休分體用莫擇精麤臨機不礙應物無拘是非情盡凡聖皆除誰得誰失何親何疎拈頭作尾指實爲虛翻身魔界轉脚邪塗了無逆順不犯工夫公邀悅至建昌途中一一伺察有十頌敘其事悅亦有十頌酬之時元祐八年八月也

公一日謂大慧曰余閱雪竇拈古至百丈再參馬祖因緣曰大治精金應無變色投卷歎曰審如是豈得有臨濟今日耶遂作一頌曰馬師一喝大雄峯深入髑髏三日聾黄檗聞之驚吐舌江西從此立宗風後平禪師致書云去夏讀臨濟宗派乃知居士得大機大用且求頌本余作頌寄之曰吐舌耳聾師已曉鎚胷祇得哭蒼天盤山會裏翻筋斗到此方知普化顚諸方往往以余聰明博記少知余者師自江西法窟來必辨優劣試爲老夫言之大慧曰居士見處與眞淨死心合公曰何謂也大慧舉眞淨頌曰客情步步隨人轉有大威光不能現突然一喝雙耳聾那吒眼開黄檗面死心拈曰雲巖要問雪竇既是大治精金應無變色爲甚麽却三日耳聾諸人要知麽從前汗馬無人識祇要重論蓋代功公拊几曰不因公語爭見眞淨死心用處若非二大老難顯雪竇馬師爾公於宣和四年十一月黎明口占遺表命子弟書之俄取枕擲門窻上聲如雷震衆視之巳薨矣公有頌古行于世茲不復錄

法雲杲禪師法嗣

隨州洞山辯禪師上堂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鐵天鷂子遼天鶻不度火不度水不度鑪離弦箭發沒回途直饒會得十分去笑倒西來碧眼胡

東京慧海儀禪師上堂無相如來示現身破魔兵衆絕纖塵七星斜暎風生處四海還歸舊主人諸仁者大迦葉靈山會上見佛拈華投機微笑須菩提聞佛說法深解義趣涕淚悲泣且道笑者是哭者是不見道萬派橫流總向東超然八面自玲瓏萬人膽破沙場上一箭雙鵰落碧空上堂舉潙山坐次仰山問和尚百年後有人問先師法道如何祇對潙曰一粥一飯仰曰前面有人不肯又作麼生潙曰作家師僧仰便禮拜潙曰逢人不得錯舉師曰自古及今多少人下語道嚴而不威恭而無禮橫按拄杖豎起拳頭若祇恁麼却如何知得他父子相契處山僧今日也要諸人共知莫分彼我彼我無殊困魚止濼病鳥棲蘆逡巡不進泥中履爭得先生一卷書

西蜀鑾法師通大小乘佛照謝事居景德師問照曰禪家言多不根何也照曰汝習何經論曰諸經粗知頗通百法照曰祇如昨日雨今日晴是甚麼法中收師懵然照舉癢和子擊曰莫道禪家所言不根好師憤曰昨日雨今日晴畢竟是甚麼法中收照曰第二十四時分不相應法中收師恍悟即禮謝後歸蜀居講會以直道示徒不泥名相而衆多引去遂說偈罷講曰衆賣華兮獨賣松青青顏色不如紅算來終不與時合歸去來兮翠靄中由是隱居二十年道俗追慕復命演法笑答偈曰遯跡隱高峯高峯又不容不如歸錦里依舊賣青松衆列拜悔過兩川講者爭依之

泐潭準禪師法嗣

隆興府雲巖典牛天遊禪師成都鄭氏子初試郡庠復往梓州試二處皆與貢籍師不敢承竄名出關適會山谷道人西還因見其風骨不凡議論超卓乃同舟而下竟往廬山投師剃髮不改舊名首參死心不契遂依湛堂於泐潭一日潭普說曰諸人苦苦就準上座覓甚法遂搊膝曰會麼雪上加霜又搊膝曰若

也不會豈不見乾峯示衆曰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師聞脫然頴悟出世雲蓋次遷雲巖嘗和忠道者牧牛頌曰兩角指天四足踏地拽斷鼻繩牧甚屎屁張無盡見之甚擊節後退雲巖過廬山棲賢主翁意不欲納乃曰老老大大正是質庫中典牛也師聞之遂一偈而去曰質庫何曾解典牛祇緣價重實難酬想君本領無多子畢竟難禁這一頭因庵于武寧扁曰典牛終身不出塗毒見之已九十三矣上堂卓拄杖曰久雨不晴劄金烏飛在鐘樓角又卓一下曰猶在𣪍復卓曰一任衲僧名邈上堂馬祖一喝百丈蹉過臨濟小厮兒向糞掃堆頭拾得一隻破草鞋胡喝亂喝師震聲喝曰喚作胡喝亂喝得麼上堂象骨輥毬能已盡玄沙斫牌伎亦窮還知麼火星入袴口事出急家門上堂三百五百銅頭鐵額木笛橫吹誰來接拍時有僧出師曰也是賊過後張弓上堂寶峯有一訣對衆分明說昨夜三更前烏龜吞却鱉至節上堂晷運推移日南長至布裩不洗無來換替大小玉泉無風浪起雲巖路見不平直下一鎚粉碎遂高聲曰看脚下上堂舉梁山曰南來者與你三十棒北來者與你三十棒然雖與麼未當宗乘後來琅琊和尚道梁山好一片眞金將作頑鐵賣却琅琊則不然南來者與你三十棒北來者與你三十棒從教天下貶剝師拈曰一人能舒不能卷一人能卷不能舒雲巖門下一任南來北來且恁麼過驀然洗面摸著鼻頭却來與你三十上堂日可冷月可熱衆魔不能壞眞說作麼生是眞說初三十一中九下七若信不及雲巖與汝道破萬人齊指處一鴈落寒空病起上堂舉馬大師曰日面佛月面佛後來東山演和尚頌曰丫鬟女子畫蛾眉鸞鏡臺前語似癡自說玉顏難比並却來架上著羅衣師曰東山老翁滿口讚歎則故是點檢將來未免有鄉情在雲巖又且不然打殺黃鶯兒莫教枝上啼幾回驚妾夢不得到遼西

潭州三角智堯禪師上堂揑土定千鈞秤頭不立蠅箇中些子事走殺嶺南能還有薦得底麼直饒薦得也是第二月

慧日雅禪師法嗣

隆興府九僊法清祖鑑禪師嚴陵人也甞於池之天寧以伽棃覆頂而坐待郎曾公開問曰上座僊鄉甚處曰嚴州曰與此間是同是別師拽伽棃下地揖曰官人曾到嚴州否曾罔措師曰待官人到嚴州時却向官人道住後上堂曰萬柳千華暖日開一華端有一如來妙談不二虛空藏動著微言徧九垓笑哈哈且道笑箇甚麼笑覺苑脚跟不點地上堂舉睦州示衆曰汝等諸人未得箇入頭處須得箇入頭處既得箇入頭處不得忘却老僧明明向汝道尙自不會何況葢覆將來師曰睦州恁麼道意在甚麼處其或未然聽覺苑下箇注脚張僧見王伴王伴叫張僧昨夜放牛處嶺上及前村溪西水不飮溪東草不吞教覺苑如何卽得會麼不免與麼去遂以兩手按空下座僧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惺惺寂寂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寂寂惺惺曰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曰惺惺惺惺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曰寂寂寂寂曰學人今日買鐵得金去也師曰甚麼處得這話頭來

平江府覺海法因庵主郡之崐山朱氏子年二十四披緇服進具遊方至東林謁慧日舉靈雲悟道機語問之師擬對日曰不是不是師忽有所契占偈曰巖上桃華開華從何處來靈雲纔一見回首舞三臺日曰子所見雖已入微然更著鞭當明大法師承教居廬阜三十年不與世接叢林尊之建炎中盜起江左順流東歸邑人結庵命居緇白繼踵問道甞謂衆曰汝等飽持定力無憂晨炊而事干求也晚年放浪自若稱五松散人

龍牙言禪師法嗣

瑞州洞山擇言禪師僧問如何是十身調御投子下禪牀立未審意旨如何師曰脚跟下七穿八穴

文殊能禪師法嗣

常德府德山璦禪師受請日上堂曰作家撈籠不肯住呼喚不回頭爲甚麼從東過西自代曰後五日看

智海青禪師法嗣

蘄州四祖仲宣禪師上堂諸佛出世爲一大事因緣祖師西來直指人心是佛凡聖本來不二迷悟豈有

殊途非涅槃之可欣非死生之可厭但能一言了悟不起坐而即證無生一念回光不舉步而徧周沙界如斯要經引曰宗門山僧既到這裏不可徒然乃舉拂子曰看看山河大地日月星辰若凡若聖是人是物盡在拂子頭上一毛端裏出入遊戲諸人還見麼設或便向這裏見得倜儻分明更須知有向上一路試問諸人作麼生是向上一路良久曰六月長天降大雪三冬嶺上火雲飛

泉州乾峯圓慧禪師上堂達磨正宗衲僧巴鼻堪嗟迷者成羣開眼瞌睡頭上是天脚下是地耳朶聞聲鼻孔出氣敢問雲堂之徒時中甚處安置還見麼可憐雙林傅大士却言祇這語聲是咄

大溈瑃禪師法嗣

眉州中巖慧目蘊能禪師本郡呂氏子年二十二於村落一富室爲校書偶遊山寺見禪冊閱之似有得即裂冠圓具一鉢遊方首參實勝澄甫禪師所趣頗異至荊湖謁永安喜真如喆德山繪造詣益高追抵大溈溈問上座桑梓何處師曰西川曰我聞西川有普賢菩薩示現是否師曰今日得瞻慈相曰白象何在師曰爪牙已具曰還會轉身麼師提坐具繞禪牀一帀溈曰不是這箇道理師趨出一日溈爲衆入室問僧黃巢過後還有人收得劒麼僧竪起拳溈曰菜刀子僧曰爭奈受用不盡溈喝出次問師黃巢過後還有人收得劒麼師亦竪起拳溈曰也祇是菜刀子師曰殺得人即休遂近前攔胸築之溈曰三十年弄馬騎今日被驢子撲後還蜀庵於舊址應四衆之請出住報恩上堂龍濟道萬法是心光諸緣唯性曉本無迷悟人祇要今日了師曰既無迷悟了箇甚麼咄上堂舉雪峯一日普請搬柴中路見一僧遂擲下一段柴曰一大藏教祇說這箇後來真如喆道一大藏教不說這箇據此二尊宿說話是同是別山僧則不然竪起拂子曰提起則如是我聞放下則信受奉行室中問崇眞氈頭如何是你空劫已前父母眞須悟曰和尚且低聲遂獻投機頌曰萬年倉裏曾饑饉大海中住盡長渴當初尋時尋不見如今避時避不得師爲印可一日與黃提刑奕碁次黃問數局之中無

一局同千著萬著則故是如何是那一著師提起棊子示之黃佇思師曰不見道從前十九路迷殺幾多人師住持三十餘載凡說法不許錄其語臨終書偈趺坐而化闍維時暴風忽起煙所至處皆雨設利道俗斸其地皆得之心舌不壞塔于本山

懷安軍雲頂寶覺宗印禪師上堂古者道識得凳子周帀有餘又道識得凳子天地懸殊山僧總不恁麼識得凳子是甚麼閑家具一日普說罷師曰諸子未要散去更聽一頌乃曰四十九年一場熱鬨八十七春老漢獨弄誰少誰多一般作夢歸去來兮梅梢雪重言訖下座倚杖而逝

昭覺白禪師法嗣

成都府信相宗顯正覺禪師潼川王氏子少爲進士有聲嘗晝掬溪水爲戲至夜思之遂見水泠然盈室欲汲之不可而塵境自空曰吾世網裂矣往依昭覺得度具滿分戒後隨衆咨參覺一日問師高高峯頂立深深海底行汝作麼生會師於言下頓悟曰釘殺脚跟也覺拈起拂子曰這箇又作麼生師一笑而出服勤七祀南遊至京師歷淮浙晚見五祖演和尚於海會出問未知關棙子難過趙州橋趙州橋即不問如何是關棙子祖曰汝且在門外立師進步一踏而退祖曰許多時茶飯元來也有人知滋味明日入室祖云你便是昨日問話底僧否我固知你見處祇是未過得白雲關在師珍重便出時圓悟爲侍者師以白雲關意扣之悟曰你但直下會取師笑曰我不是不會祇是未諳待見這老漢共伊理會一上明日祖往舒城師與悟繼往適會於興化祖問師記得曾在郡裏相見來師曰全火祇候祖顧悟曰這漢饒舌自是機緣相契遊廬阜回師以高高峯頂立深深海底行所得之語告五祖祖曰吾嘗以此事詰先師先師云我曾問遠和尚遠曰貓有歃血之功虎有起屍之德非素達本源不能到也師給侍之久祖鍾愛之後辭西歸爲小參復以頌送曰離鄉四十餘年一時忘却蜀語禪人回到成都切須記取鄉語時覺尚無恙師再侍之名聲藹著遂出住長松遷保福信相僧問三世諸佛六代祖師總出這圈䙡不得如何是這圈

積師曰井欄脣上堂擧仰山問中邑如何是佛性義邑曰我與你說箇譬喩汝便會也譬如一室有六窻內有一獮猴外有獮猴從東邊喚狌狌獮猴即應如是六窻俱喚俱應仰乃禮拜適蒙和尚指示某有箇疑處邑曰你有甚麼疑仰曰秪如內獮猴睡時外獮猴欲與相見又作麼生邑下禪牀執仰山手曰狌狌與你相見了師曰諸人要見二老麼我也與你說箇譬喩中邑大似箇金師仰山將一塊金來使金師酬價金師亦盡價相酬臨成交易賣金底更與貼秤金師雖然闇喜心中未免偸疑何故若非細作定是賊賊便下座

道林一禪師法嗣

潭州大溈大圓智禪師四明人也上堂擧南泉道三世諸佛不知有狸奴白牯却知有師曰三世諸佛既不知有狸奴白牯又何曾夢見灼然須知向上有知有底人始得且作麼生是知有底人喫官酒臥官街當處死當處埋沙場無限英靈漢堆山積嶽露屍骸

南嶽下十五世

上封秀禪師法嗣

文定公胡安國草庵居士字康侯久依上封得言外之旨崇寧中過藥山有禪人擧南泉斬貓話問公公以偈答曰手握乾坤殺活機縱橫施設在臨時玉堂兎馬非龍象大用堂堂總不知又寄上封有曰祝融峯似杜城天萬古江山在目前須信死心元不死夜來秋月又同圓

上封才禪師法嗣

福州普賢元素禪師建寧人也上堂兵隨印轉三千里外絕煙塵將逐符行二六時中淨躶躶不用鐵旗鐵鼓自然草偃風行何須七縱七擒直得無思不服所謂大丈夫秉慧劍般若鋒兮金剛燄非但能摧外道心早曾落却天魔膽正恁麼時且道主將是甚麼人喝一喝上堂南泉道我十八上便解作活計囊無繫蟻之絲廚乏聚蠅之糝趙州道我十八上便解破家散宅南頭買賤北頭賣貴點檢將來好與三十棒且放過一著何故曾爲宕子偏憐客自愛貪杯惜醉人上堂未開口時先分付擬思量處隔千山莫言佛

法無多子未透玄關也大難祇如玄關作麽生透喝一喝

福州皷山山堂僧洵禪師本郡阮氏子上堂黃檗手中六十棒不曾佛法的的大意却較些子大愚肋下築三拳便道黃檗佛法無多子鈍置殺人須知有一人大棒驀頭打他不回頭老拳劈面踶他亦不顧且道是誰上堂朔風掃地卷黃葉門外千峯凛寒色夜半烏龜帶雪飛石女谿邊皺兩眉卓拄杖云大家在這裏且道天寒人寒喝一喝云歸堂去

福州皷山別峯祖珍禪師興化林氏子僧問趙州遶禪牀一帀轉藏已竟此理如何師曰畫龍看頭畫蛇看尾曰婆子道比來請轉全藏爲甚麽祇轉得半藏此意又且如何師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曰未審甚麽處是轉半藏處師曰不是知音者徒勞話歲寒上堂尋牛須訪跡學道貴無心跡在牛還在無心道易尋豎起拂子曰這箇是跡牛在甚麽處直饒見得頭角分明鼻孔也在法石手裏上堂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卓拄杖曰恁麽會得十萬八千畢竟如何桃紅李白薔薇紫問著春風總不知示衆云大道祇在目前要且目前難覩欲識大道眞體不離聲色言語卓拄杖云這箇是聲豎起拄杖云這箇是色喚甚麽作大道眞體直饒向這裏見得也是鄭州出曹門示衆若論此事如人喫飯飽則便休若也不飽必有思食之心若也過飽又有傷心之患到這裏作麽生得恰好去良久云且歸巖下宿同看月明時

黃龍逢禪師法嗣

饒州薦福常庵擇崇禪師寧國府人也上堂舉僧問古德生死到來如何免得德曰柴鳴竹爆驚人耳僧曰不會德曰家犬聲獰夜不休師曰諸人要會麽柴鳴竹爆驚人耳大洋海底紅塵起家犬聲獰夜不休陸地行船三萬里堅牢地神笑呵呵須彌山王眼覷鼻把手東行却向西南山聲應北山裏千手大悲開眼看無量慈悲是誰底良久曰頭長脚短少喜多瞋上堂問侍者曰還記得昨日因緣麽曰記不得復顧大衆曰還記得麽衆無對豎起拂子曰還記得麽良久曰也忘却了也三處不成一亦非有諸人不會方

旹露柱且莫開口以拂子擊禪牀下座

天寧卓禪師法嗣

慶元府育王無示介諶禪師溫州張氏子謝知事上堂尺頭有寸鑑者猶稀秤尾無星且莫錯認若欲定古今輕重較佛祖短長但請於中著一隻眼果能一尺還他十寸八兩元是半斤自然內外和平家國無事山僧今日已是兩手分付汝等諸人還肯信受奉行也無尺量刀剪偏世間誌公不是閑和尚上堂文殊智普賢行多年曆日德山棒臨濟喝亂世英雄汝等諸人穿僧堂入佛殿還知踰過鐵圍關麼忽然踏著釋迦頂顆礚著聖僧額頭不免一場禍事上堂我若說有你爲有礙我若說無你爲無礙我若橫說你又跨不過我若竪說你又跳不出若欲叢林平怗大家無事不如推倒育王且道育王如何推得倒去召大眾曰著力著力復曰苦哉苦哉育王被人推倒了也還有路見不平拔劍相爲底麼若無山僧不免自倒自起擊拂子下座師性剛毅涖眾有古法時以諶鐵面稱之

安吉州道場普明慧琳禪師福州人上堂有漏笊籬無漏木杓庭白牡丹檻紅芍藥因思九年面壁人到頭不識這一著且道作麼生是這一著以拄杖擊禪牀下座上堂一即多多即一毗盧頂上明如日也無一也無多現成公案沒諸訛拈起舊來毷拍板明時共唱太平歌

安吉州道場無傳居慧禪師本郡吳氏子上堂鍾馗醉裏唱涼州小妹門前祇點頭巡海夜叉相見後大家拍手上高樓大眾若會得去鑠却天下人舌頭若會不得將謂老僧別有奇特上堂百尺竿頭弄影戲不唯瞞你又瞞天自笑平生岐路上投老歸來沒一錢上堂舉臨濟示眾曰一人在高高峯頂無出身之路一人在十字街頭亦無向背且道那箇在前那箇在後師曰更有一人不在高高峯頂亦不在十字街頭臨濟老漢因甚不知便下座

臨安府顯寧松堂圓智禪師上堂蘆華白蓼華紅溪邊脩竹碧煙籠閑雲抱幽石玉露滴巖叢昨夜烏龜變作鼈今朝水牯悟圓通咄

安吉州烏回唯庵貞範禪師。上堂。塵劫已前事。堂堂無背面。動靜莫能該。舒卷快如電。莫道凡不知。佛也識不見。決定在何處。合取這兩片。蘆不蘆。更為諸人通一線。良久曰。天下太平。皇風永扇。上堂。舉僧問趙州。至道無難。唯嫌揀擇。是時人窠窟否。州曰。曾有人問老僧。直得五年分踈不下。師召眾曰。趙州具頂門眼。向擊石火裏分緇素。閃電光中明縱奪。為甚麼却五年分踈不下。還委悉麼。易分雪裏粉。難辨墨中煤。

溫州本寂曇光文觀禪師。本郡葉氏子。上堂。過去諸如來。斯門已成就。好事不如無。現在諸菩薩。今各入圓明。好事不如無。未來修學人。當依如是住。好事不如無。還知麼。除却華山陳處士。何人不帶是非行。參。

黃龍震禪師法嗣

常德府德山無諍慧初禪師。靜江府人也。上堂。顧視大眾曰。見麼。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在日月為晦為朔。在四時為寒為暑。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且道在衲僧分上。又作麼生。一趯趯飜四大海。一拳拳倒須彌山。佛祖位中留不住。又吹漁笛汨羅灣。上堂。九月二十五。聚頭相共舉。瞎却正法眼。拈却雲門普。德山不會說禪。贏得村歌社舞。阿呵呵。邏囉哩。遂作舞下座。

萬年一禪師法嗣

嘉興府報恩法常首座。開封人也。丞相薛居正之裔。宣和七年。依長沙益陽華嚴元軾下髮。徧依叢林。於首楞嚴經深入義海。自湖湘至萬年。謁雪巢。機契。命掌牋翰。後首眾報恩。室中唯一矮榻。餘無長物。庚子九月中。語寺僧曰。一月後不復留此。十月二十一。往方丈謁飯。將曉。書漁父詞於室門。就榻收足而逝。詞曰。此事楞嚴嘗露布。梅華雪月交光處。一笑寥寥空萬古。風甌語。迥然銀漢橫天宇。蝶夢南華方栩栩。斑斑誰跨豐干虎。而今忘却來時路。江山暮。天涯目送鴻飛去。

嶽山祖庵主法嗣

廬山延慶叔禪師。僧問。多子塔前。共談何事。師曰。一回相見一回老。能得幾時為弟兄。僧禮拜。師曰。唐與今日失利。

勝因靜禪師法嗣

漣水軍萬壽夢庵普信禪師上堂殘雪既消熏春風日漸多若將時節會佛法又如何且道時節因緣與佛法道理是同是別良久曰無影樹栽人不見開華結果自馨香

平江府慧日默庵興道禪師上堂同雲欲雪未雪愛日似暉不暉寒雀啾啾鬧籬落朔風冽冽舞叢帷要會韶陽親切句今朝覿面爲提撕卓拄杖下座

廣德軍光孝果慜禪師常德桃源人也上堂舉南泉斬貓兒話乃曰南泉提起下刀誅六臂脩羅救得無設使兩堂俱道得也應流血滿街衢

雪峯需禪師法嗣

福州雪峯毬堂慧忠禪師上堂終日忙忙那事無妨作麼生是那事良久曰心不負人面無慚色

天童交禪師法嗣

慶元府蓬萊圓禪師住山三十年足不越閫道俗尊仰之師有偈曰新縫紙被烘來煖一覺安眠到五更聞得上方鐘皷動又添一日在浮生

圓通旻禪師法嗣

江州廬山圓通守慧沖眞密印通慧禪師上堂但知今日復明日不覺前秋與後秋平步坦然歸故里却乘好月過滄洲喝不是苦心人不知

隆興府黃龍道觀禪師上堂曰古人道眼色耳聲萬法成辦你諸人爲甚麼從朝至暮諸法不相到遂喝一喝曰牽牛入你鼻孔裏不入愼家之門

左丞范沖居士字致虛由翰苑守豫章過圓通謁旻禪師茶罷曰某行將老矣墮在金紫行中去此事稍遠通呼內翰公應喏通曰何遠之有公躍然曰乞師再垂指誨通曰此去洪都有四程公佇思通曰見即便見擬思即差公乃豁然有省

樞密吳居厚居士擁節歸鍾陵謁圓通旻禪師曰某頃赴省試過此過趙州關因問前住訥老透關底事如何訥曰且去做官今不覺五十餘年旻曰曾明得透關底事麼公曰八次經過常存此念然未甚脫灑在旻度扇與之曰請使扇公即揮扇旻曰有甚不脫灑處公忽有省曰便請末後句旻乃揮扇兩下公曰

親切親切旻曰吉獠舌頭三千里

諫議彭汝霖居士手寫觀音經施圓通通拈起曰這箇是觀音經那箇是諫議經公曰此是某親寫通曰寫底是字那箇是經公笑曰却了不得也通曰卽現宰官身而爲說法公曰人人有分通曰莫謗經好公曰如何卽是通舉經示之公指掌大笑曰嗄通曰又道了不得公禮拜

中丞盧航居士與圓通擁爐次公問諸家因緣不勞拈出直截一句請師指示通厲聲指曰看火公急撥衣忽大悟謝曰灼然佛法無多子通喝曰放下著公應喏喏

左司都貺居士問圓通曰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當如何湊泊通曰全身入火聚公曰畢竟如何曉會通曰驀直去公沈吟通曰可更喫茶麼公曰不必通曰何不恁麼會公契旨曰元來太近通曰十萬八千公占偈曰不可思議是大火聚便恁麼去不離當處通曰咦猶有這箇在公曰乞師再垂指示通曰便恁麼去鐺是鐵鑄公頓首謝之

明招慧禪師法嗣

楊州石塔宣秘禮禪師僧問山河大地與自巳是同是別師曰長亭涼夜月多爲客鋪舒曰謝師答話師曰綱大難爲鳥綸稠始得魚僧作舞歸衆師曰長江爲硯墨頻寫斷交書上堂舉百丈野狐話乃曰不是驟濤手徒誇跨海鯨由基方撚鏃枝上衆猿驚上堂至座前師搊一僧上法座僧慞惶欲走師遂指座曰這棚子若牽一頭驢上去他亦須就上肩在汝諸人因甚麼却不肯以拄杖一時趕散顧侍者曰瞼

浮山眞禪師法嗣

[illegible][illegible]靈巖徽禪師僧問文殊是七佛之師未審誰是文殊之師師曰金沙灘頭馬郞婦

祥符立禪師法嗣

湖南報慈淳禪師上堂曰青眸一瞬金色知歸授手而來如王寶劍而今開張門戶各說異端可謂古路坦而荊棘生法眼正而還自翳孤負先聖埋沒巳靈且道不埋沒不孤負正法眼藏如何吐露還有吐露得底麼出來吐露看如無擬取詩書歸舊隱野華啼

鳥一般春聽聲作鳥回絕語

雲巖游禪師法嗣

臨安府徑山塗毒智策禪師天台陳氏子幼依護國僧楚光落髮十九造國清謁寂室光灑然有省次謁大圓於明之萬壽圓問曰甚處來師曰天台來曰見智者大師麼師曰卽今亦不少曰因甚在汝脚跟下師曰當面蹉過圓曰上人不耘而秀不扶而直一日辭去圓送之門拊師背曰寶所在近此城非實師領之往豫章謁典牛道由雲居風雪塞路坐閱四十二日午初版聲鏗然豁爾大悟及造門典牛獨指師曰甚處見神見鬼來師曰雲居聞版聲來牛曰是甚麼師曰打破虛空全無柄靶牛曰向上事未在師曰東家暗坐西家斲罵牛曰嶄然超出佛祖他日起家一麟足矣住後上堂舉教中道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雖然恁麼正是捕得老鼠打破油甕懷禪師道你眼在甚麼處雖則識破釋迦老子爭奈拈鎚舐指若是塗毒卽不然色見聲求也不妨百華影裏繡鴛鴦自從識得金鍼後一任風吹滿袖香師將示寂陞座別衆嘱門人以文祭之師危坐傾聽至尙饗爲之一笑越兩日沐浴更衣集衆說偈曰四大既分飛煙雲任意歸秋天霜夜月萬里轉光輝俄頃泊然而逝塔全身於東岡之麓

信相顯禪師法嗣

成都府金繩文禪師僧問如何是大道之源師曰黃河九曲曰如何是不犯之令師曰鐵蛇鑽不入僧擬議師便打

南嶽下十六世

育王諶禪師法嗣

台州萬年心聞曇賁禪師永嘉人住江心病起上堂維摩病說盡道理龍翔病咳嗽不已咳嗽不已說盡道理說盡道理咳嗽不已汝等諸人還識得其中意旨也未本是長江湊風冷却教露柱患頭風上堂一見便見八角磨盤空裏轉一得永得辰錦朱砂如墨黑秋風吹渭水巳落雲門三句裏落葉滿長安幾箇而今被眼瞞豎拂子曰瞞得瞞不得總在萬年手裏還見麼華頂月籠招手石斷橋水落捨身巖僧問百

丈卷席意旨如何師曰賊過後張弓四明太守以雪竇命師主之師辭以偈曰閙籃方喜得抽頭退鼓而今打未休莫把乳峯千丈雪重來換我一雙眸

慶元府天童慈航了朴禪師福州人上堂酷暑如焚不易禁炎炎赫赫欲流金夜明簾外無人到靈木迢然轉綠陰上堂久雨不晴半睡半醒可謂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遂喝曰住住內卦已成更求外象卓拄杖曰適來擲得雷天大壯如今變作地火明夷上堂牛皮鞔露柱露柱啾啾叫燈籠佯不知虛明還自照殿脊老蚩吻聞得呵呵笑三門側耳聽就上打之邊譬如十日菊開微阿誰要阿呵呵未必秋香一夜袞廚斗煎茶不同銚室中問僧賊來須打客來須看祇如三更夜半入面似賊賊面似人作麼生辨上堂觀音巖玲玲瓏瓏太白石丁丁東東西園菜蘿似不堪食東谷華發却無賴紅且道是祖意教意途中受用世諦流布若辨不出雪峯覆却飯桶若辨得出甘贊禮拜蒸籠參上堂德山入門便棒臨濟入門便喝臨濟喝處德山棒頭耳聾德山棒時臨濟喝下眼瞎雖然一擒一縱就中全生全殺遂喝一喝卓拄杖一下云敢問諸人是生是殺良久云君子可入

南劍州西巖宗回禪師婺州人也久依無示深得法忍因寺僧以茶禁聞有司吏捕知事師謂衆曰此事不直之則罪坐於我若自直彼復得罪不忍爲也令擊鼓陞座說偈曰縣吏追呼不暫停爭如長往事分明從前有箇無生曲且喜今朝調已成言訖而逝

高麗國坦然國師少嗣王位欽鄉宗乘因海商方景仁抵四明錄無示語歸師閱之啓悟卽棄位圓顱作書以語要及四威儀偈令景仁呈無示示答曰佛祖出興於世無一法與人實使其自信自悟自證自到具大知見如所見而說如所說而行山河大地草木叢林相與證明其來久矣後復通嗣法其書略曰生死海廣劫殫同涌得遇本分宗師以三要印子驗定其法實謂盲龜値浮木孔耳

臨安府龍華無住本禪師廣德人也上堂舉雲門大師拈起胡餅曰我祇供養兩浙人不供養向北人衆

無語門自代曰天寒日短兩人共一椀師曰韶陽老漢言中有響痛處著錐檢點將來飜成毒藥諸人要會麼半在河南半河北一片虗凝似墨黑冷地思量愁殺人叵耐雲門這老賊賊賊下座更不巡堂

道場琳禪師法嗣

臨江軍東山吉禪師因李朝請與甥蘷林居士向公子謁之遂問家賊惱人時如何師曰誰是家賊李竪起拳師曰賊身已露李曰莫茶糊人好師曰贓證見在李無語師示以偈曰家賊惱人孰奈何千聖同機祗爲他偏界偏空無影跡無依無住絕籠羅賊賊猛將雄兵收不得疑殺天下老禪和笑倒鬧市古彌勒休休不用將心向外求回頭瞥豁賊身露和贓捉獲世無儔世無儔眞可仰從茲不復誇伎倆怗怗安家樂業時萬象森羅齊拱掌

道場慧禪師法嗣

臨安府靈隱懶庵道樞禪師吳興四安徐氏子初住何山次移華藏隆興初詔居靈隱孝宗皇帝召至內殿問禪道之要師答以此事在陛下堂堂日用應機處本無知見起滅之异聖凡迷悟之別第護正念則與道相應情刦物則業不能繫蠱去沉掉之病自忘問答之意矧今補處見在佛般若光明中何事不成見耶上爲之首肯數四師示衆曰仙人張果老騎驢穿市過但聞蹄撥剌誰知是紙做後退居明教永安蘭若逍遙自適有偈題于壁曰雪裏梅華春信息池中月色夜精神年來可是無佳趣莫把家風舉似人淳熙丙申八月示微疾書偈而逝塔于永安

光孝慜禪師法嗣

廣德軍光孝悟初首座分座日示衆舉風幡話至仁者心動處乃曰祖師恁麼道賺殺一船人今時衲僧也不可恁麼會既不恁麼會畢竟作麼生良久曰六月好合醬切忌著鹽多

南嶽下十七世

萬年賁禪師法嗣

溫州龍鳴在庵賢禪師上堂舉崇壽示衆曰識得凳子周帀有餘雲門道識得凳子天地懸殊師曰崇壽老漢坐殺天下人雲門大師走殺天下人龍鳴則不

然識得覺子四脚著地要坐便坐要起便起上堂擧
趙州勘婆話頌曰氷雪佳人貌最奇常將玉笛向人
吹曲中無限華心動獨許東君第一枝
潭州大溈暕庵鑑禪師會稽人也上堂木落霜空天
寒水冷釋迦老子無處藏身拆東籬補西壁撞著不
空見菩薩請示念佛三昧也甚奇怪却向道金色光
明雲參退喫茶去上堂老胡開一條路甚生徑直秖
云歇即菩提性淨明心不從人得後人不得其門一
向奔馳南北往復東西極歲窮年無箇歇處諸人還
歇得麼休休上堂擧晦堂和尚一日問僧甚處來曰
南雄州堂曰出來作甚麼曰尋訪尊宿堂曰不如歸
鄉好曰未審和尚令某歸鄉意旨如何堂曰鄉里三
錢買一片魚鮓如手掌大師曰寧可碎身如微塵終
不瞎箇師僧眼晦堂較些子有般漢便道熟處難忘
有甚共語處上堂擧罽賓國王問師子尊者蘊空公
案師頌曰尊者何曾得蘊空罽賓徒自斬春風桃華
雨後已零落染得一溪流水紅

五燈嚴統卷第十八

五燈嚴統卷第十九

南嶽下十一世

石霜圓禪師法嗣

袁州楊岐方會禪師郡之宜春冷氏子少警敏及冠
不事筆硯繫名征商課最坐不職乃宵遯入瑞州九
峯恍若舊遊眷不忍去遂落髮每閱經心融神會能
折節扣參老宿慈明自南源徙道吾石霜師皆佐之
總院事依之雖久然未有省發每咨參明曰庫司事
繁且去他日又問明曰監寺異時兒孫徧天下在何
用忙爲一日明適出雨忽作師偵之小徑既見遂搊
住曰這老漢今日須與我說不說打你去明曰監寺
知是般事便休語未卒師大悟即拜於泥途問曰狹
路相逢時如何明曰你且嚲避我要去那裏去師歸
來日具威儀詣方丈禮謝明呵曰未在自是明每山
行師輒瞰其出雖晚必擊鼓集衆明遽還怒曰少叢
林暮而陞座何從得此規繩師曰汾陽晚參也何謂
非規繩乎一日明上堂師出問幽鳥語喃喃辭雲入

亂峯時如何曰我行荒草裏汝又入深村師曰官不容鍼更借一問明便喝師曰好喝明又喝師亦喝明連喝兩喝師禮拜明曰此事是箇人方能擔荷師拂袖便行明移興化師辭歸九峯後道俗迎居楊岐次遷雲蓋受請日拈法衣示衆曰會麼若也不會今日無端走入水牯牛隊裏去也還知麼筠陽九岫萍實楊岐遂陞座時有僧出師曰漁翁未擲釣躍鱗衝浪來僧便喝師曰不信道僧拊掌歸衆師曰消得龍王多少風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有馬騎馬無馬步行曰少年長老足有機籌師曰念汝年老放汝三十棒問如何是佛師曰三脚驢子弄蹄行曰莫祇這便是麼師曰湖南長老乃曰更有問話者麼試出來相見楊岐今日性命在汝諸人手裏一任橫拖倒拽爲甚麼如此大丈夫兒須是當衆決擇莫背地裏似水底按葫蘆相似當衆引驗莫便面赤有麼有麼出來決擇看如無楊岐今日失利師便下座九峯勤和尚把住云今日喜得箇同參師曰作麼生是同參底事勤曰九峯牽犂楊岐拽耙師曰正恁麼時楊岐在前九峯在前勤擬議師拓開曰將謂同參元來不是僧問人法俱遣未是衲僧極則佛祖雙亡猶是學人疑處未審和尚如何爲人師曰你祇要勘破新長老曰恁麼則旋斫生柴帶葉燒師曰七九六十三問古人面壁意旨如何師曰西天人不會唐言上堂霧鎖長空風生大野百草樹木作大師子吼演說摩訶大般若三世諸佛在你諸人脚跟下轉大法輪若也會得功不浪施若也不會莫道楊岐山勢險前頭更有最高峯上堂舉古人一轉公案布施大衆良久曰口祇堪喫飯上堂踏著秤鎚硬似鐵啞子得夢向誰說須彌頂上浪滔天大洋海裏遭火爇參上堂楊岐一要千聖同妙布施大衆拍禪牀一下云果然失照參上堂楊岐一句急著眼覷長連牀上拈匙把筯上堂拈拄杖云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畫一畫云山河大地天下老和尚百雜碎作麼生是諸人鼻孔良久云劒爲不平離寶匣藥因救病出金缾喝一喝卓一下上堂楊岐無旨的種田博飯喫說夢老瞿曇何處覓蹤跡喝一喝拍禪牀一下上堂薄福住楊岐年

來氣力衰寒風凋敗葉猶喜故人歸囉囉哩拈上死柴頭且向無煙火上堂楊岐乍住屋壁疎滿牀盡布雪眞珠縮却項暗嗟吁良久曰翻憶古人樹下居上堂雲蓋是事不如說禪似吞栗蒲若向此處會得佛法天地懸殊上堂擲下拄杖曰釋迦老子著跌偷笑雲蓋亂說雖然世界坦平也是將勤補拙上堂釋迦老子初生時周行七步目顧四方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今時衲僧盡皆打模畫樣便道天上天下唯我獨尊雲蓋不惜性命亦爲諸人打箇樣子遂曰陽氣發時無硬地示衆一切智通無障礙拈起拄杖曰拄杖子向汝諸人面前逞神通去也擲下曰直得乾坤震裂山嶽搖動會麼不見道一切智智淸淨拍禪牀曰三十年後明眼人前莫道楊岐龍頭蛇尾僧問撥雲見日時如何師曰東方來者東方坐問天得一以淸地得一以寧衲僧得一堪作甚麼師曰鉢盂口向天慈明忌辰設齋衆纔集師於眞前以兩手揑拳安頭上以坐具畫一畫打一圓相便燒香退身三步作女人拜首座曰休揑怪師曰首座作麼生座曰和尚休揑怪師曰兔子喫牛嬭第二座近前打一圓相便燒香亦退身三步作女人拜師近前作聽勢座擬議師打一掌曰這漆桶也亂做龍與孜和尚遷化僧至下遺書師問世尊入滅槨示雙趺和尚歸眞有何相示僧無語師搥胸曰蒼天蒼天室中問僧栗棘蓬你作麼生吞金剛圈你作麼生透一日三人新到師問三人同行必有一智提起坐具曰參頭上座喚這箇作甚麼曰坐具師曰眞箇那曰是師復曰喚作甚麼曰坐具師顧視左右曰參頭却具眼問第二人欲行千里一步爲初如何是最初一句曰到和尚這裏爭敢出手師以手畫一畫僧曰了師展兩手僧擬議師曰了問第三人近離甚處曰南源師曰楊岐今日被上座勘破且坐喫茶問僧敗葉堆雲朝離何處曰觀音師曰觀音脚跟下一句作麼生道曰適來相見了也師曰相見底事作麼生僧無對師曰第二上座代參頭道看亦無對師曰彼此相鈍置示衆云春風如刀春雨如膏律令正行萬物情動你道脚踏實地一句作麼生道出來向東涌西沒處道看直饒道得也是

梁山頌子示衆云身心清淨諸境清淨諸境清淨身心清淨還知楊岐老人落處麼河裏失錢河裏摝示衆云景色乍晴物情舒泰舉步也千身彌勒動用也隨處釋迦文殊普賢總在這裏衆中有不受人謾底便道楊岐和麩糶麵然雖如是布袋裏盛錐子示衆云雪雪處處光輝明皎潔黃河凍鎖絕纖流赫日光中須迸裂須迸裂那吒頂上喫蒺藜金剛脚下流出血皇祐改元示寂塔于雲蓋

南嶽下十二世

楊岐會禪師法嗣

舒州白雲守端禪師衡陽葛氏子幼事翰墨冠依茶陵郁禪師披削往參楊岐岐一日忽問受業師為誰師曰茶陵郁和尚岐曰吾聞伊過橋遭攧有省作偈甚奇能記否師誦曰我有明珠一顆久被塵勞關鎖今朝塵盡光生照破山河萬朶岐笑而趨起師愕然通夕不寐黎明咨詢之適歲暮岐曰汝見昨日打敺儺者麼曰見岐曰汝一籌不及渠師復駭曰意旨如何岐曰渠愛人笑汝怕人笑師大悟巾侍久之辭遊

廬阜圓通訥禪師舉住承天聲名籍甚又遜居圓通次徙法華龍門興化海會所至衆如雲集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鑊湯無冷處曰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水底按葫蘆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烏飛兎走問不求諸聖不重己靈未是衲僧分上事如何是衲僧分上事師曰死水不藏龍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賺殺你到棲賢上堂承天自開堂後便安排些葛藤來山南東葛西葛却為在歸宗開先萬杉打疊了也今日到三峽會裏大似臨嫁醫癭卒著手脚不辨幸望大衆不怪伏惟珍重上堂鳥有雙翼飛無遠近道出一隅行無前後你衲僧家尋常拈匙放箸盡道知有及至上嶺時為甚麼却氣急不見道人無遠慮必有近憂上堂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秘在形山大衆眼在鼻上脚在肚下且道寶在甚麼處良久云人面不知何處去桃華依舊笑春風上堂古者道將此深心奉塵刹是則名為報佛恩圓通則不然時挑野菜和根煑旋斫生柴帶葉燒上堂江月照松風吹到這裏還有漏網者麼良久曰皇天無親上堂入

棒不動草入水不動波入鳥不亂行大衆這箇是把纜放船底手脚且道衲僧家合作麼生以手拍禪牀曰掀飜海嶽求知己撥亂乾坤見太平上堂忌口自然諸病減多情未免有時勞役居動便成違順落得清閑一味高難然如是莫謂無心云是道無心猶隔一重關示衆云泥佛不度水木佛不度火金佛不度鑪眞佛內裏坐大衆趙州老子十二剎骨頭八萬四千毛孔一時拋向諸人懷裏了也圓通今日路見不平爲古人出氣以手拍禪牀云須知海嶽歸明主未信乾坤陷吉人示衆云佛身充滿於法界普現一切羣生前隨緣赴感靡不周而常處此菩提座大衆作麼生說箇隨緣赴感底道理祇於一彈指間盡大地含生根機一時應得周足而未嘗動著一毫頭便且喚作隨緣赴感而常處此座祇如山僧此者受法華請相次與大衆相別去宿松縣裏開堂了方歸院去且道還離此座也無若道離則世諦流布若道不離作麼生見得箇不離底事莫是無邊剎境自他不隔於毫端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麼又莫是一切無心一時自徧麼若恁麼正是掉棒打月到這裏直須悟始得悟後更須遇人始得你道旣悟了便休又何必更須遇人若悟了遇人底當垂手方便之時著著自有出身之路不瞎却學者眼若祇悟得乾蘿蔔頭底不唯瞎却學者眼兼自己動便先自犯鋒傷手你看我楊岐先師問慈明師翁道幽鳥語喃喃辭雲入亂峯時如何答云我行荒草裏汝又入深村進云官不容鍼更借一問師翁便喝進云好喝師翁又喝先師亦喝師翁乃連喝兩喝先師遂禮拜大衆須知悟了遇人者向十字街頭與人相逢却在千峯頂上握手向千峯頂上相逢却在十字街頭握手所以山僧嘗有頌云他人住處我不住他人行處我不行不是爲人難共聚大都緇素要分明山僧此者臨行解開布袋頭一時撒在諸人面前了也有眼者莫錯怪好珍重開堂示衆云昔日靈山會上世尊拈華迦葉微笑世尊道吾有正法眼藏分付摩訶大迦葉次第流傳無令斷絕至于今日大衆若是正法眼藏釋迦老子自無分將箇甚麼分付將箇甚麼流傳何謂如

此況諸人分上各各自有正法眼藏每日起來是是非非分南分北種種施爲盡是正法眼藏之光影此眼開時乾坤大地日月星辰森羅萬象祇在面前不見有毫釐之相此眼未開時盡在諸人眼睛裏今日已開者不在此限有未開者山僧不惜手爲諸人開此正法眼藏看乃擧手竪兩指曰看看若見得去事同一家若也未然山僧不免重說偈言諸人法眼藏千聖莫能當爲君通一線光輝滿大唐須彌走入海六月降嚴霜法華雖恁道無句得商量大衆既滿口道了爲甚麼却無句得商量喝一喝曰分身兩處看上堂釋迦老子有四弘誓願云衆生無邊誓願度煩惱無盡誓願斷法門無量誓願學佛道無上誓願成法華亦有四弘誓願饑來要喫飯寒到即添衣困時伸脚睡熱處愛風吹上堂古人留下一言半句未透時撞著鐵壁相似忽然一日覷得透後方知自已便是鐵壁如今作麼生透復曰鐵壁鐵壁上堂若端的得一回汗出便向一莖草上現瓊樓玉殿若未端的得一回汗出縱有瓊樓玉殿却被一莖草蓋却作麼生得汗出去自有一雙窮相手不曾容易舞三臺上堂安居之首禁足爲名禁足之意意在進道而護生衲僧家更有何生而可護何道而可進唾一唾唾破釋迦老子面門踏一步踏斷釋迦老子背脊骨猶是隨羣逐隊漢未是本分衲僧良久曰無限風流慵賣弄免教人指好郎君上堂絲毫有趣皆能進畢竟無歸若可當逐日退身行興盡忽然得見本爺孃作麼生是本爺孃乃云萬福便下座示衆云如我按指海印發光拈起拄杖云山河大地水鳥樹林情與無情今日盡向法華拄杖頭上作大師子吼演說摩訶大般若且道天台南嶽說箇甚麼法門南嶽說洞上五位修行君臣父子各得其宜莫守寒巖異草青坐却白雲宗不妙天台說臨濟下三玄三要四料揀一喝分賓主照用一時行要會箇中意日午打三更廬山出來道你兩箇正在葛藤窠裏不見道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大衆據此三箇漢見解若上衲僧秤子上稱一箇重八兩一箇重半斤一箇不直半分錢且道那箇不直半分錢良久云但願春風齊

著力一時吹入我門來。卓拄杖下座。熙寧五年遷化。壽四十八。

金陵保寧仁勇禪師，四明竺氏子。容止淵秀，韜爲大僧。通天台教，更衣謁雪竇明覺禪師。覺意其可任大法，誚之曰：央庠座主。師憤悱下山，望雪竇拜曰：我此生行脚參禪，道不過雪竇，誓不歸鄉。即往泐潭，踰紀疑情未泮。聞楊岐移雲蓋，能鈐鍵學者，直造其室。一語未及，頓明心印。岐歿，從同參白雲端禪師遊，研極玄奧。後出世，兩住保寧而終。僧問：如何是佛。師曰：近火先焦。曰：如何是道。師曰：泥裏有刺。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切忌踏著。問：先德道，寒風凋敗葉，猶喜故人歸。未審誰是故人。師曰：楊岐和尚遷化久矣。曰：正當恁麼時，更有甚麼人爲知音。師曰：無眼村翁暗點頭。問：如何是佛。師曰：自屎不覺臭。問：如何是保寧境。師曰：主山頭倒卓。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鼻孔無半邊。問：如何是廛中自在底人。師曰：因行不妨掉臂。問：如何是佛。師曰：鐵鎚無孔。曰：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鑊湯無冷處。問：靈山指月，曹谿話月，未審保寧門下如何。師曰：頂。曰：有華當面貼。師便喝。問：摘葉尋枝即不問，如何是直截根源。師曰：蚊子上鐵牛。曰：直截根源人已曉，中下之流如何指示。師曰：石人脊背汗通流。上堂：山僧二十餘年，挑囊負鉢，向寰海之內，參善知識十數餘人，自家並無箇見處，有若頑石相似。參底尊宿，亦無長處可相利益。自此一生作箇百無所解底人，幸自可憐生，忽然被業風吹到江寧府，無端被人上當，推向十字路頭，住箇破院，作粥飯主人，接待南北。事不獲已，隨分有鹽有醋，粥足飯足，且恁過時。若是佛法，不曾夢見。上堂，侍者燒香罷，師指侍者曰：侍者已爲諸人說法了也。上堂：看看，山僧入拔舌地獄去也。以手拽舌云：阿㖿阿㖿。上堂：相罵無好言，相打無好拳。大衆直饒恁麼始得，一句句切害，一拳拳著實。忽然打著箇無面目漢，也不妨暢快殺人。上堂：滿口是舌，都不能說。碧眼胡僧，當門齒缺。上堂：秋風涼，松韻長，未歸客思故鄉。且道誰是未歸客，何處是故鄉。良久曰：長連牀上，有粥有飯。上堂：天上無彌勒，地下無彌勒，打破太虛空，如何尋不得。垂下一足曰：

嗚疑鳴

大衆向甚麼處去也上堂若說佛法供養大衆未免
眉鬚墮落若說世法供養大衆入地獄如箭射去此
二途且道保寧今日當說甚麼三寸舌頭無用處一
雙空手不成拳上堂古人底今人用今人底古人爲
古今無背面今古幾人知啷嗚㗕一九與二九相逢
不出手上堂有手脚無背面明眼人看不見天左旋
地右轉拍膝曰西風一陣來落葉兩三片上堂風鳴
條雨破塊曉來枕上鶯聲碎蝦蟆蚯蚓一時鳴妙德
空生都不會都不會三箇成羣四箇作隊窈窈窕窕
飄飄颻颻向南北東西折得棃華李華一佩兩佩上
上智不到處切忌道著道著則頭角生大衆頭角生
了也是牛是馬上堂無漏眞淨云何是中更容他物
喝一喝曰好人不肯做須要屎裏臥上堂夜靜月明
水淸魚現金鉤一擲何處尋蹤提起拄杖曰歷細歷
細示衆云有箇漢怪復醜眼直鼻藍鑱面南看北斗
解使日午金烏啼夜半鐵牛吼天地旋山河走羽族
毛羣失其所守直得文殊普賢出此沒彼七縱八橫
千生萬受驀然逢著箇黃面瞿曇不惜眉毛再三與

伊摩頂授記云善哉善哉大作佛事希有希有於是
乎自家𢤱𢤱㦬㦬慞慞惶惶藏頭縮手召云大衆此
話大行何必更待三十年後示衆云大方無外大圓
無內無內無外聖凡普會瓦礫生光須彌粉碎無量
法門百千三昧拈起拄杖云總在這裏會麼蘇嚕蘇
嚕嘇哩嘇哩娑訶示衆云釋迦老子四十九年說法
不曾道著一字優波毱多丈室盈籌不曾度得一人
達磨不居少室六祖不住曹谿誰是後昆誰爲先覺
既然如是彼自無瘡勿傷之也拍膝顧衆云且喜得
天下太平示衆云眞相無形示形現相千怪萬狀自
此而彰喜則滿面光生怒則雙眉陡竪非凡非聖或
是或非人不可量天莫能測直下搆得未稱丈夫喚
不回頭且莫錯怪
潭州石霜守孫禪師僧問生也不道死也不道爲甚
麼不道師曰一言已出曰從東過西又作麼生師曰
駟馬難追曰學人總不與麼師曰易開終始口難保
歲寒心
比部孫居士因楊岐會禪師來謁值視斷次公曰某

爲王事所牽何由免離岐指曰委悉得麼公曰望師點破岐曰此是北部弘願深廣利濟羣生公曰未審如何岐示以偈曰應現宰官身廣弘悲願深爲人重指處棒下血淋淋公於此有省

南嶽下十三世

白雲端禪師法嗣

蘄州五祖法演禪師綿州鄧氏子三十五始棄家祝髮受具往成都習唯識百法論因聞菩薩入見道時智與理冥境與神會不分能證所證西天外道嘗難比丘曰既不分能證所證却以何爲證無能對者外道貶之令不鳴鐘鼓反披袈裟三藏奘法師至彼救此義曰如人飲水冷暖自知乃通其難師曰冷暖則可知矣作麼生是自知底事遂質本講曰不知自知之理如何講莫疏其問但誘曰汝欲明此當往南方扣傳佛心宗者師即負笈出關所見尊宿無不以此咨決所疑終不破泊謁圓照本禪師古今因緣會盡唯不會僧問興化四方八面來時如何化云打中間底僧作禮化云我昨日赴箇村齋中途遇一陣卒風暴雨却向古廟裏避得過請益本本云此是臨濟下因緣須是問他家兒孫始得師遂謁浮山遠禪師請益前話遠云我有箇譬喻說似你你一似箇三家村裏賣柴漢子把箇匾擔向十字街頭立地問人中書堂今日商量甚麼事師默計云若如此大故未在遠一日語師曰吾老矣恐虛度子光陰可往依白雲此老雖後生吾未識面但見其頌臨濟三頓棒話有過人處必能了子大事師濟然禮辭至白雲遂舉僧問南泉摩尼珠話請問雲叱之師領悟獻投機偈曰山前一片閑田地叉手叮嚀問祖翁幾度賣來還自買爲憐松竹引淸風雲特印可令掌磨事未幾雲至語師曰有數禪客自廬山來皆有悟入處教伊說亦說得有來由舉因緣問伊亦明得教伊下語亦下得秪是未在師於是大疑私自計曰既悟了說亦說得明亦明得如何却未在遂參究累日忽然省悟從前寶惜一時放下走見白雲雲爲手舞足蹈師亦一笑而已師後曰吾因玆出一身白汗便明得下載淸風雲一日示衆曰古人道如鏡鑄像像成後鏡在甚麼處

衆下語不契擧以問師師近前問訊曰也不較多雲
笑曰須是道者始得乃命分座開示方來初住四面
遷白雲晚居東山僧問擕笻領衆祖令當行坐斷要
津師意如何師曰秋風吹渭水落葉滿長安曰四面
無門山嶽秀今朝且得主人歸師曰你道路頭在甚
麼處曰爲甚麼對面不相識師曰且喜到來問祖意
教意是同是別師曰人貧智短馬瘦毛長問如何是
白雲爲人親切處師曰捩轉鼻孔曰便恁麼去時如
何師曰不知痛癢漢問達磨面壁意旨如何師曰計
較未成曰二祖立雪時如何師曰將錯就錯曰祇如
斷臂安心又作麼生師曰煬帝開汴河問百尺竿頭
如何進步師曰快走始得問如何是臨濟下事師曰
五逆聞雷曰如何是雲門下事師曰紅旗閃爍曰如
何是曹洞下事師曰馳書不到家曰如何是溈仰下
事師曰斷碑橫古路僧禮拜師曰何不問法眼下事
曰留與和尚師曰巡人犯夜問如何是白雲一滴水
師曰打碓打磨曰飲者如何師曰教你無著面處問
天下人舌頭盡被白雲坐斷白雲舌頭甚麼人坐斷
師曰東村王大翁師乃曰適來思量得一則因緣而
今早忘了也却是拄杖子記得乃拈拄杖曰拄杖子
也忘了遂卓一下曰同坑無異土咄上堂幸然無一
事行脚要參禪却被禪相惱不透祖師關如何是祖
師關把火入牛欄上堂恁麼恁麼鍛跳不出斗不恁
麼不恁麼弄巧成拙輭似鐵硬如泥金剛眼睛十二
兩衲僧手裏秤頭低有價數沒商量無鼻孔底將甚
麼聞香上堂難難幾何般易易沒巴鼻好好催人老
默默從此得過這四重關了泗州人見大聖參上堂
若要七縱八橫見老和尚打鼓陞堂七十三八十四
將拄杖驀口便築然雖如是拈却門前下馬臺剪却
五色索方始得安樂僧問承師有言山前一片閑田
地祇如威音王已前未審甚麼人爲主師曰問取寫
契書人曰和尚爲甚倩人來答師曰祇爲你教別人
問曰與和尚平出去也師曰大遠在問如何是佛師
曰口是禍門又曰肥從口入問一代時教是箇切脚
未審切那箇字師曰鉢囉娘曰學人祇問一字爲甚
麼却答許多師曰七字八字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

曰鐵旗鐵皷曰祇有這箇爲復別有師曰探石渡頭看曰忽遇客來將何祇待師曰龍肝鳳髓且待別時曰客是主人相師師曰謝供養問如何是先照後用師曰王言如絲曰如何是先用後照師曰其出如綸曰如何是照用同時師曰擧起軒轅鑑蚩尤頓失威曰如何是照用不同時師曰金將火試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大愍不如小愍曰出世後如何師曰小愍不如大愍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頭上戴槩垂曰見後如何師曰青布遮前曰未見時爲甚麼百鳥衘華獻師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曰見後爲甚麼不衘華獻師曰貧與賤是人之所惡問如何是佛師曰露胷跣足曰如何是法師曰大赦不放曰如何是僧師曰釣魚船上謝三郎問四面無門山嶽秀箇中時節若爲分曰東君知子細偏地發萌芽曰春去秋來事宛然也師曰纔方搓彈子便要捏金剛上堂古人道我若向你道即禿却我舌若不向你道即瘂却我口且道還有爲人處也無四面有時擬爲你呑却祇被當門齒礙擬爲你吐却又爲咽喉小且道還有爲人處也無乃曰四面自來柳下惠上堂結夏無可供養作一家燕管顧諸人遂擡手曰囉邏招囉邏搖囉邏送莫怪空疎伏惟珍重上堂白雲不會說禪三門開向兩邊有人動著關捩兩片東扇西扇上堂一向恁麼去路絕人稀一向恁麼來孤負先聖去此二途祖佛不能近設使與白雲同生同死亦未稱平生何也鳳凰不是凡間物不得梧桐誓不棲上堂千峯列翠岸柳垂金樵父謳歌漁人鼓舞笙簧聒地鳥語呢喃紅粉佳人風流公子一一爲汝諸人發上上機開正法眼若向這裏薦得金色頭陀無容身處若也不會喫粥喫飯許你七穿八穴上堂此箇物上拄天下拄地皖口作眼皖山作鼻太平退身三步放你諸人出氣上堂狗子還有佛性也無也勝猫兒十萬倍上堂太平淈涾漢事事盡經偏如是三十年也有人讚歎且道讚歎個甚麼好箇淈涾漢上堂汝等諸人見老和尚鼓動脣吻竪起拂子便作勝解及乎山禽聚集牛動尾巴却將作等閑殊不知簷聲不斷前旬雨電影還連後夜雷謝監收上堂人之性命事第

一須是〇欲得成此〇先須防於〇若是眞〇人〇
〇上堂有佛處不得住換却你心肝五臟無佛處急
走過鴈過留聲三千里外逢人不得錯舉出門便錯
恁麼則不去也種粟却生豆摘楊華摘楊華不覺日
又夜爭教人少年上堂悟了同未悟歸家尋舊路一
字是一字一句是一句自小不脫空兩歲學移步湛
水生蓮華一年生一度僧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
曰秋風吹渭水落葉滿長安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
師曰路上逢人半是僧曰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曰
高空有月千門照大道無人獨自行曰如何是人境
俱不奪師曰少婦棹孤舟歌聲逐水流小參舉德山
云今夜不答話問話者三十棒衆中舉者甚多會者
不少且道向甚處見德山有不顧性命者試出來道
看若無山僧爲大衆與德山老人相見去也待德山
道今夜不答話問話者三十棒但向伊道某甲話也
不問棒也不喫你道還契他德山老人麼到這裏須
是箇漢始得況某甲十有餘年海上參尋見數人尊
宿自爲了當及到浮山會裏直是開口不得後到白

雲門下敲破一箇鐵酸豏直得百味具足且道謙子
一句作麼生道乃曰華發鷄冠媚早秋誰人能染紫
絲頭有時風動頻相倚似向堦前鬬不休上堂山僧
昨日入城見一棚傀儡不免近前看或見端嚴奇特
或見醜陋不堪動轉行坐青黃赤白一一見了子細
看時元來青布幔裏有人山僧忍俊不禁乃問長史
高姓他道老和尚看便了問甚麼姓大衆山僧被他
一問直得無言可對無理可伸還有人爲山僧道得
麼昨日那裏落節今日這裏拔本上堂說佛說法拈
槌竪拂白雲萬里德山入門便棒臨濟入門便喝白
雲萬里然後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
麼總不得也則白雲萬里忽有箇漢出來道長老你
恁麼道也則白雲萬里這箇說話喚作矮子看戲隨
人上下三十年後一場好笑且道笑箇甚麼笑白雲
萬里示衆云祖師道吾本來茲土傳法救迷情一華
開五葉結果自然成達磨大師信脚來信口道後代
兒孫多成計較要會開華結果處麼鄭州梨青州棗
萬物無過出處好示衆云眞如凡聖皆是夢言佛及

衆生並為增語或有人出來道盤山老漢但向伊道不因紫陌華開早爭得黃鸝下柳條若更問道五祖老漢自云諸惺惺著示衆云十方諸佛六代祖師天下善知識皆同這箇舌頭若識得這箇舌頭始解大脫空便道山河大地是佛草木叢林是佛若也未識得這箇舌頭祇成小脫空自謾去明朝後日大有事在五祖恁麼說話還有實頭處也無自云有如何是實頭處歸堂喫茶去示衆云每日起來拄却臨濟棒吹雲門曲應趙州拍擔仰山鍬驅溈山牛耕白雲田七八年來漸成家活更告諸公每人出一隻手相共扶助唱村田樂齏羹淡飯且恁麼過何也但願今年蠶麥熟羅睺羅兒與一文示衆舉德山和尚因僧問從上諸聖以何法示人山云我宗無語句亦無一法與人雪峯從此有省後有僧問雪峯云和尚見德山得箇甚麼便休去峯云我當時空手去空手歸白雲今日說向透未過者有箇人從東京來問伊甚處來他却道蘇州來問伊蘇州事如何伊道一切尋常雖然如是謾白雲不過何故祇為語音各別畢竟如何

蘇州菱邵伯禰示衆佛祖生寃家悟道染泥土無為無事人聲色如聾瞽且道如何即是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忽有箇出來道恁麼也得不恁麼也得恁麼不恁麼總得祇向伊道我也知你向鬼窟裏作活計小參舉陸亘大夫問南泉弟子家中有一片石也曾坐也曾臥擬鐫作佛得麼云得陸曰莫不得麼云不得大衆夫為善知識須明決擇為甚麼他人道得也道得他人道不得也道不得還知南泉落處麼白雲不惜眉毛與汝注破得又是誰道來不得又是誰道來汝若更不會老僧今夜為汝作箇樣子乃舉手云將三界二十八天作箇佛頭金輪水際作箇佛脚四大洲作箇佛身雖然作此佛兒子了汝諸人又却在那裏安身立命大衆還會也未老僧作第二箇樣子去也將東弗于逮作一箇佛南贍部洲作一箇佛西瞿耶尼作一箇佛北鬱單越作一箇佛草木叢林是佛蠢動含靈是佛既恁麼又喚甚麼作衆生還會也未不如東弗于逮還他東弗于逮南贍部洲還他南贍部洲西瞿耶尼還他西

瞿耶尼北鬱單越還他北鬱單越草木叢林還他草木叢林蠢動含靈還他蠢動含靈所以道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旣恁麼汝又喚甚麼作佛還會麼忽有箇漢出來道白雲休寐語大衆記取這一轉三佛侍師於一亭上夜話及歸燈已滅師於暗中曰各人下一轉語佛鑑曰彩鳳舞丹霄佛眼曰鐵蛇橫古路佛果曰看脚下師曰滅吾宗者乃克勤爾崇寧三年六月二十五日上堂辭衆曰趙州和尚有末後句你作麼生會試出來道看若會得去不妨自在快活如或未然這好事作麼說良久曰說卽說了也秖是諸人不知要會麼富嫌千口少貧恨一身多珍重時山門有土木之役躬往督之且曰汝等勉力吾不復來矣歸丈室淨髮澡身迄旦吉祥而化是夕山摧石隕四十里內巖谷震吼闍維設利如雨塔于東山之南

潭州雲蓋山智本禪師瑞州郭氏子開堂日僧問諸佛出世天雨四華和尚出世有何祥瑞師曰千聞不如一見曰見後如何師曰瞎問如何是淸淨法身師曰家無小使不成君子問將心覓心如何覓得師曰波斯學漢語問如何是學人出身處師曰雪峯元是嶺南人問素面相呈時如何師曰一場醜拙問人人盡有一面古鏡如何是學人古鏡師曰打破來向你道曰打破了也師曰胡地冬抽筍問古人道說取行不得底行取說不得底未審行不得底作麼生說師曰口在脚下曰說不得底作麼生行師曰踏著舌頭問知師久蘊囊中寶今日當場略借看師曰適來恰被人借去上堂去者鼻孔遼天來者脚踏實地且道祖師意向甚麼處著良久曰長恨春歸無覓處不知流入此中來上堂高臺巴鼻開口便是若也便是有甚巴鼻月冷風高水淸山翠上堂以楔出楔有甚休歇欲得休歇以楔出楔喝一喝上堂高聲喚侍者侍者應諾師曰大衆集也未侍者曰大衆巳集師曰那一箇爲甚麼不來赴參侍者無語師曰到卽不點上堂滿口道不出句句甚分明滿目覷不見山山疊亂靑皷聲猶不會何況是鐘鳴喝一喝上堂祖翁卓卓犖犖兒孫齷齷齪齪有處藏頭沒處露角借問衲僧如何摸索上堂橫按拄杖曰牙如刀劍面如鐵眼放

電光光不歇手把蒺蔾一萬斤等閑敲落天邊月卓一下僧問如何是齩人師子師曰五老峯前曰這箇豈會齩人師曰今日拾得性命上堂頭須戴彌山脚踏四大海呼吸起風雷動用生五彩若能識得渠一任歲月改且道誰人識得渠喝一喝云田厙奴

滁州瑯邪永起禪師襄陽人也僧問庵內人爲甚麼不見庵外事師曰東家點燈西家暗坐曰如何是庵內事師曰眼在甚麼處曰三門頭合掌師曰有甚交涉乃曰五更殘月落天曉白雲飛分明目前事不是目前機既是目前事爲甚麼不是目前機良久曰此去西天路迢迢十萬餘上堂良久拊掌一下曰阿呵呵阿呵呵還會麼法法本來法遂拈拄杖曰這箇是山僧拄杖那箇是本來法還定當得麼卓一下

英州保福殊禪師僧問諸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山河大地曰出世後如何師曰大地山河曰恁麼則一般也師曰敲甎打瓦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椀大椀小曰客來將何祗待師曰一杓兩杓曰未飽者作麼生師曰少喫少喫問如何是大道師曰鬧市裏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一任人看問如何是禪師曰秋風臨古渡落日不堪聞曰不問這箇禪師曰你問那箇禪曰祖師禪師曰南華塔外松陰裏飲露吟風又更多問如何是眞正路師曰出門看堠子乃曰釋迦何處滅俱尸彌勒幾曾在兜率西覓普賢好慚愧北討文殊生受屈坐壓毗盧額汗流行築觀音鼻血出回頭摸著箇匾擔却道好箇木牙笏喝一喝下座

袁州崇勝院珙禪師上堂舉石鞏張弓架箭接機公案頌曰三十年來握箭弓三平纔到擘開胷半箇聖人終不得大顚弦外幾時逢

提刑郭祥正字功甫號淨空居士志樂泉石不羨紛華因謁白雲雲上堂曰夜來枕上作得箇山頌謝功甫大儒廬山二十年之舊今日遠訪白雲之勤當須舉與大衆請已後分明舉似諸方此頌豈唯謝功甫大儒直要與天下有鼻孔衲僧脫却著肉汗衫莫言不道乃曰上大人丘乙巳化三千七十士爾小生八九子佳作仁可知禮也公切疑後聞小兒誦之忽有省以書報雲雲以偈答曰藏身不用縮頭斂跡何須

收脚金烏半夜逐天玉兎趕他不著元祐中住衢之南禪謁泉萬卷請陞座公趨前拈香曰海邊枯木入手成香爇向爐中横穿香積如來鼻孔作此大事須是對衆白過始得雲居老人有箇無縫布衫分付南禪禪師著得不長不短進前則諸佛讓位退步則海水澄波今日嚬呻六種震動遂召曰大衆還委悉麼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泉曰遍相鈍置公曰因誰致得崇寧初到五祖命祖陞座公趨前拈香曰此一瓣香爇向爐中供養我堂頭法兄禪師伏願於方廣座上擘開面門放出先師形相與他諸人描邈何以如此白雲巖畔舊相逢往日今朝事不同夜靜水寒魚不食一爐香散白蓮峯祖遂云釁讃薩怛哆鉢囉野恁麼恁麼幾度白雲谿上望黃梅華向雪中開不恁麼不恁麼嫩柳垂金線且要應時來不見龐居士問馬大師云不與萬法為侶者是甚麼人大師云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汝道大衆一口吸盡西江水萬丈深潭窮到底掠彴不是趙州橋明月清風安可比後又到保寧亦請陞座公拈香曰法鼓既鳴寶香初爇楊岐頂𩕳門請師重著楔保寧卓拄杖一下曰著楔已竟大衆證明又卓一下便下座又到雲居請佛印陞座公拈香曰覺地相逢一何早鶻臭布衫今脫了要識雲居一句立珍重後園驢喫草召大衆曰此一瓣香熏天炙地去也印曰今日不著便被這漢當面塗糊便打乃曰謝公千里來相訪共話東山竹徑深借與一龍騎出洞若逢天旱便為霖擲拄杖下座公拜起印曰收得龍麼公曰已在這裏印曰作麼生騎公攜手作舞便行印撫掌曰祇有這漢猶較些子

保寧勇禪師法嗣

郢州月掌山壽聖智淵禪師僧問祖意西來即不問如何是一色師曰目前無闍黎此間無老僧曰既不如是如何曉會師曰領取鉤頭意莫認定盤星乃曰凡有問答一似擊石迸火流出無盡法財三草二木普沾其潤放行也雲生谷口霧罩長空把定也碧眼胡僧亦須罔措壽聖如斯舉唱猶是化門要且未有衲僧巴鼻敢問諸人作麼生是衲僧巴鼻良久曰布

針開兩眼君向那頭看
安吉州烏鎭壽聖院楚文禪師上堂拈拄杖曰華藏木㭰栗等閑亂拈出不是不惜手山家無固必點山山動搖攪水水波溢忽然把定時事事執法律要橫不得橫要屈不得屈驀召大衆曰莫謂棒頭有眼明如日上面光生盡是漆隮聲鼓一下上堂一叉一劄著骨連皮一搦一擡粘手綴脚電光石火頭垂尾垂劈箭追風半生半死擡著磕著討甚眉毛明頭暗頭是何眼目總不恁麼正在半途設使全機未至涯岸直饒淨躶躶赤灑灑沒可把尙有廉纖山僧恁麼道且道口好作甚麼良久曰嚐留取喫飯
信州靈鷲山寶積宗映禪師開堂曰乃橫按拄杖曰大衆到這裏無親無疎自然不孤無內無外縱橫自在自在不孤淸淨毗盧釋迦畢令彌勒分疎覷根逗教更相回互看取寶積拄杖子黑漆光生兩頭相副阿呵呵是何言歟良久曰世事但將公道斷人心難與月輪齊卓一下下座
隆興府景福日餘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曰天共白雲曉水和明月流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先行不到末後太過又僧出衆畫一圓相師以手畫一畫僧作舞歸衆師曰家有白澤之圖必無如是妖怪乃拈拄杖曰無量諸佛向此轉大法輪今古祖師向此演大法義若信得及法法本自圓成念念悉皆具足若信不及山僧今日因行不妨掉臂更爲重說偈言卓一下下座
安吉州上方日益禪師開堂曰上首白槌罷師曰白槌前觀一叉不成白槌後觀二叉不是到這裏任是鐵眼銅睛也須百雜碎莫有不避危亡底衲僧試出來看時有兩僧齊出師曰一箭落雙雕僧曰某甲話猶未問何得著忙師曰莫是新羅僧麼僧擬議師曰擡露柱漢便打問如何是未出世邊事師曰井底蝦蟇呑却月曰如何是出世邊事師曰鷺鷥踏折枯蘆枝曰去此二途如何是和尙爲人處師曰十成好箇金剛鑽鑽向街頭賣與誰問如何是多年水牯牛師曰齒疎眼暗問鬧市相逢事若何師曰東行買賤西行賣貴曰忽若不作貴不作賤又作麼生師曰鎭州

蘿蔔問一切含靈具有佛性既有佛性爲甚麼却撞入驢胎馬腹師曰知而故犯曰未審向甚麼處懺悔師打曰且作死馬醫問覿面相呈時如何師曰左眼半斤右眼八兩僧提起坐具曰這箇聻師曰不勞拈出乃左右顧視曰黃面老周行七步脚根下正好一錐碧眼胡兀坐九年頂門上可惜一劄當時若有箇爲衆竭力底衲僧下得這毒手也免得拈花微笑空破面顏立雪齊腰翻成轍迹自此將錯就錯相簍打簍遂有五葉芬芳千燈續燄向曲彔木上唱二作三於柳栗杖頭指南爲北直得進前退後有問法問心之徒倚門傍墻有覓佛覓祖底漢庭前指栢便喚作祖意西來日裏看山更錯認學人自巳殊不知此一大事本自靈明盡未來際未甞間斷不假修證豈在思惟雖鶖子有所不知非滿慈之所能辯不見馬祖一喝百丈三日耳聾黃檗令行鎮州一城眼瞎大機大用如迅雷不可停一唱一提似斷崖不可履正當恁麼時三世諸佛祇可傍觀六代祖師證明有分大衆且道今日還有證明底麼良久曰劄上堂拈得撥

柴寒山燒火唯有豐干巖中冷坐且道豐干有甚麼長處良久曰家無小使不成君子

南嶽下十四世

五祖演禪師法嗣

成都府昭覺寺克勤佛果禪師彭州駱氏子世宗儒師兒時日記千言偶遊妙寂寺見佛書三復悵然如獲舊物曰予殆過去沙門也卽去家依自省祝髮從文照通講說又從敏行授楞嚴俄得病瀕死歎曰諸佛涅槃正路不在文句中吾欲以聲求色見宜其無以死也遂棄去至眞覺勝禪師之席勝方創臂出血指示師曰此曹谿一滴也師矍然良久曰道固如是乎卽徒步出蜀首謁玉泉皓次依金鑾信大潙喆黃龍心東林度僉指爲法器而晦堂稱他日臨濟一派屬子矣最後見五祖盡其機用祖皆不諾乃謂祖強移換人出不遜語忿然而去祖曰待你著一頓熱病打時方思量我在師到金山染傷寒困極以平日見處試之無得力者追繹五祖之言乃自誓曰我病稍間卽歸五祖病痊尋歸祖一見而喜令卽參堂便入

侍者寮。方半月。會部使者解印還蜀。詣祖問道。祖曰。提刑少年。曾讀小艷詩否。有兩句頗相近。頻呼小玉元無事。祇要檀郎認得聲。提刑應喏喏。祖曰。且子細。師適歸侍立。次問曰。聞和尚舉小艷詩。提刑會否。祖曰。他祇認得聲。師曰。祇要檀郎認得聲。他既認得聲。為甚麼却不是。祖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庭前栢樹子。聻。師忽有省。遽出。見雞飛上欄干。鼓翅而鳴。復自謂曰。此豈不是聲。遂袖香入室。通所得。呈偈曰。金鴨香銷錦繡幃。笙歌叢裏醉扶歸。少年一段風流事。祇許佳人獨自知。祖曰。佛祖大事。非小根劣器所能造詣。吾助汝喜。祖徧謂山中耆舊曰。我侍者參得禪也。由此所至推為上首。崇寧中。還里省親。四衆迓拜。成都帥翰林郭公知章。請開法六祖。更昭覺。政和間。謝事。復出峽。南遊。時張無盡寓荊南。以道學自居。少見推許。師艤舟謁之。劇談華嚴旨要。曰。華嚴現量境界。理事全真。初無假法。所以即一而萬。了萬為一。一復一。萬復萬。浩然莫窮。心佛衆生。三無差別。卷舒自在。無礙圓融。此雖極則。終是無風帀帀之波。公於是不

覺促榻。師遂問曰。到此與祖師西來意。為同為別。公曰。同矣。師曰。且得沒交涉。公色為之慍。師曰。不見雲門道。山河大地。無絲毫過患。猶是轉句。直得不見一色。始是半提。更須知有向上全提時節。彼德山臨濟豈非全提乎。公乃首肯。翌日復舉事法界。理法界。至理事無礙法界。師又問。此可說禪乎。公曰。正好說禪也。師笑曰。不然。正是法界量裏在。蓋法界量未滅。若到事事無礙法界。法界量滅。始好說禪。如何是佛。乾屎橛。如何是佛。麻三斤。是故真淨偈曰。事事無礙。如意自在。手把豬頭。口誦淨戒。趂出婬坊。來還酒債。十字街頭。解開布袋。公曰。美哉之論。豈易得聞乎。於是以師禮留居碧巖。復徙道林。樞密鄧公子常奏賜紫服師號。詔住金陵蔣山。學者無地以容。勅補天寧萬壽。上召見。褒寵甚渥。建炎初。又遷金山。適駕幸維揚。入對。賜圓悟禪師。改雲居。久之。復領昭覺。僧問。雲門道。須彌山。意旨如何。師曰。推不向前。約不退後。曰。未審還有過也無。師曰。坐却舌頭。問。法不孤起。仗境方生。提坐具曰。這箇是境。那箇是法。師曰。却被闍黎奪

却鎗問古人道楖栗橫擔不顧人直入千峯萬峯去未審那裏是他住處師曰騰蛇纒足路布繞身曰朝看雲片片暮聽水潺潺師曰却須截斷始得曰此回不是夢眞箇到廬山師曰高著眼問猿抱子歸青嶂後鳥銜華落碧巖前此是和尚舊時安身立命處如何是道林境師曰寺門高開洞庭野殿脚插入赤沙湖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僧寶人人滄海珠曰此是杜工部底作麼生是和尚底師曰且莫亂道曰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山僧有眼不曾見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闍黎問得自然親曰如何是人境俱奪師曰收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曰放問有句無句如藤倚樹如何得透脫師曰倚天長劍逼人寒曰祇如樹倒藤枯潙山爲甚麼呵呵大笑師曰愛他底著他底曰忽被學人掀倒禪牀拗折拄杖又作箇甚麼伎倆師曰也是賊過後張弓問明歷歷露堂堂因甚麼乾坤收不得師曰金剛手裏八稜棒曰忽然一喚便回還當得活也無師曰鷂子目連無奈何曰不落照不落用如何商量師曰放下雲頭曰忽遇其中人時如何師曰騎佛殿出山門曰萬象不來稟獨請教誰招手上高峯師曰錯下名言上堂通身是眼見不及通身是耳聞不徹通身是口說不著通身是心鑑不出直饒盡大地明得無絲毫透漏猶在半途據令全提且道如何展演域中日月縱橫挂一亘晴空萬古春上堂山頭鼓浪井底揚塵眼聽似震雷霆耳觀如張錦繡三百六十骨節一一現無邊妙身八萬四千毛端頭頭彰寶王刹海不是神通妙用亦非法爾如然苟能千眼頓開直是十方坐斷且超然獨脫一句作麼生道試玉須經火求珠不離泥上堂本來無形段那復有唇觜特地廣稱揚替他說道理且道他是阿誰上堂十五日已前千牛拽不回十五日已後俊鶻趂不及正當十五日天平地平同明同暗大千沙界不出當處可以含吐十虛進一步超越不可說香水海退一步坐斷千里萬里白雲不進不退莫道闍黎老僧也無開口處舉拂子曰正當恁麼時如何有時拈在千峯上劃斷秋雲不放高上堂十方同聚會本來身不昧箇箇學無爲項上用鉗鎚此是選

佛場深廣莫能量心空及第歸利劍不如錐龐居士舌拄梵天口包四海有時將一莖草作丈六金身有時將丈六金身作一莖草甚是奇特雖然如此要且不曾動著向上關且如何是向上關鑰印築高壇上堂有句無句超宗越格如藤倚樹銀山鐵壁及至樹倒藤枯多少人失却鼻孔直饒收拾得來已是千里萬里祇如未有恁麼消息時如何還透得麼風暖鳥聲碎日高華影重上堂第一句薦得祖師乞命第二句薦得人天膽落第三句薦得虎口橫身不是循途守轍亦非革轍移途透得則六臂三頭未透亦人間天上且三句外一句作麼生道生涯祇在絲綸上明月扁舟泛五湖示衆云一言截斷千聖消聲一劍當頭橫屍萬里所以道有時句到意不到有時意到句不到句能劃意意能劃句意句交馳衲僧巴鼻若能恁麼轉去靑天也須喫棒且道憑箇甚麼可憐無限弄潮人畢竟還落潮中死示衆云萬仞崖頭撒手要須其人千鈞之弩發機豈為鼷鼠雲門睦州當面蹉過德山臨濟誑諕閭閻自餘立境立機作窠作窟故

◆與疑峯

是滅胡種族且獨脫一句作麼生道萬緣遷變渾閑事五月山房冷似冰紹興五年八月己酉示微恙趺坐書偈遺衆投筆而逝茶毗舌齒不壞設利五色無數塔于昭覺寺之側謚眞覺禪師

舒州太平慧懃佛鑑禪師本郡汪氏子丱歲師廣教圓深試所習得度每以唯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眞味之有省乃偏參名宿往來五祖之門有年恚祖不為印據與圓悟相繼而去及悟歸五祖方丈徹證而師忽至意欲他邁悟勉令挂搭且曰某與兄相別始月餘比舊相見時如何師曰我所疑者此也遂參堂一日聞祖與僧問趙州如何是和尚家風州曰老僧耳聾高聲問將來僧再問州曰你問我家風我却識你家風了也師仰大豁所疑曰乞和尚指示極則祖曰森羅及萬象一法之所印師展拜祖令主翰墨後同圓悟語話次舉東寺問仰山鎭海明珠因緣至無理可伸處圓悟徵曰既云收得逮索此珠又道無言可對無理可伸師不能加答明日謂悟曰東寺祇索一顆珠仰山當下傾出一栲栳悟深肯之乃告之曰老

兒更宜親近老和尚去師一日造方丈未及語被祖訶罵懡㦬而退歸寮閉門打睡恨祖不已悟巳密知即往扣門師曰誰悟曰我師即開門悟問你見老和尚如何師曰我本不去被你賺累我遭這老漢訶罵悟呵呵大笑曰你記得前日下底語麼師曰是甚麼語悟曰你又道東寺祗索一顆仰山傾出一栲栳師當下釋然悟遂領師同上方丈祖纔見遽曰懃兄且喜大事了畢明年命師爲第一座會太平靈源赴黃龍其席旣虛源薦師於舒守孫鼎臣遂命補處五祖付法衣師受而捧以示衆曰昔釋迦文佛以丈六金襴袈裟披千尺彌勒佛身佛身不長袈裟不短會麼即此樣無他樣自是法道大播政和初詔住東都智海五年乞歸得旨居蔣山樞密鄧公子常奏賜徽號椹服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喫醋知酸喫鹽知鹹曰弓折箭盡時如何師曰一場懡㦬問不與萬法爲侶者是甚麼人師曰拶破露柱曰歸鄉無路時如何師曰王程有限曰前三三後三三又作麼生師曰六六三十六問承聞和尚親見五祖是否師曰鐵牛齧碎黃金草曰恁麼則親見五祖也師曰我與你有甚冤讎曰祗如達磨見武帝意旨如何師曰胡言易辯漢語難明曰爲甚棲棲暗渡江師曰因風借便問如何是主中賓師曰進前退後愁殺人曰如何是賓中主師曰眞實之言成妄語如何是賓中賓師曰夫子遊行厄在陳曰如何是主中主師曰終日同行非伴侶曰賓主已蒙師指示向上宗乘事若何師曰大斧斫了手摩挲問即心即佛即不問非心非佛事如何師曰昨日有僧問老僧不對曰未審與即心即佛相去多少師曰近則千里萬里遠則不隔絲毫曰忽被學人截斷兩頭歸家穩坐又作麼生師曰你家在甚麼處曰大千沙界內一箇自由身師曰未到家在更道曰學人到這裏直得東西不辨南北不分去也師曰未爲分外上堂至道無難唯嫌揀擇桃華紅李華白誰道融融只一色燕子語黃鸝鳴誰道關關秖一聲不透祖師關捩子空認山河作眼睛上堂日日日西沉日日東上若欲學菩提擲下拄杖曰但看此模樣五祖周祥上堂去年今日時紅爐片雪飛

今日去年時曹娥讀夜碑末後一句子佛眼莫能窺白蓮峯頂上紅日繞須彌烏啄珊瑚樹鯨呑離水犀大平家業在千古襲楊岐上堂橫拄杖曰先照後用豎起曰先用後照倒轉曰照用同時卓一下曰照用不同時汝等諸人被拄杖一口呑盡了也自是你不覺若向這裏道得轉身句免見一場氣悶其或未然老僧今日失利上堂金烏急玉兎速急急流光七月十無窮遊子不歸家縱歸秪在門前立門前立把手牽伊不肯入萬里看看寸草無殘華落地無人拾無人拾一回雨過一回濕上堂世尊有密語迦葉不覆藏乃曰你尋常說黃道黑評品古今豈不是密語你尋常折旋俯仰拈匙把箸秪揖萬福是覆藏不覆藏忽然瞥地去也不可知要會麼世尊有密語冬到寒食一百五迦葉不覆藏水泄不通已露贓靈利衲僧如會得一重雪上一重霜上堂十五日已前事錦上鋪華十五日已後事如海一漚發正當十五日大似一尺鏡照千里之像雖則眞空絕跡其奈海印發光任他露柱開華說甚佛面百醜何故到頭霜夜月任

人疑入

運落前溪上堂學僧問趙州如何是不遷義州以手作流水勢其僧自省又僧問法眼不取於相如如不動如何是不取於相見於如如不動眼曰日出東方夜落西其僧亦有省若也於此見得方知道旋嵐偃嶽本來常靜江河競注元自不流其或未然不免更爲饒舌天左旋地右轉古往今來經幾徧金烏飛玉兎走纔方出海門又落青山後江河波渺渺淮濟湞悠悠直入滄溟晝夜流遂高聲曰諸禪德還見如如不動麼師室中以木骰子六隻面面皆書么字僧纔入師擲曰會麼僧擬不擬師卽打出七年九月八日上堂祖師心印狀似鐵牛之機去卽印住住卽印破直饒不去不住亦未是衲僧行履處且作麼生是衲僧行履處待十月前後爲諸人注破至後月八日沐浴更衣端坐手寫數書別故舊停筆而化闍維收靈骨設利塔於本山

舒州龍門淸遠佛眼禪師臨邛李氏子嚴正寡言十四圓具依毗尼究其說因讀法華經至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持以問講師講師莫能答師嘆曰義

學者。相非所以了生死大事。遂卷衣南遊。造舒州太平演禪師法席。因丐於廬州。偶雨足跌仆地。煩懣間。聞二人交相惡罵。諫者曰。你猶自煩惱在。師於言下有省。及歸。凡有所問。演卽曰。我不如你。你自會得好。或曰。我不會。我不如你。師愈疑。遂咨決於元禮首座。禮乃以手引師之耳。繞圍爐數帀。且行且語曰。你自會得好。師曰。有冀開發。乃爾相戲耶。禮曰。你他後悟去。方知今日曲折耳。太平將遷海會。師慨然曰。吾持鉢方歸。復參隨往。一荒院。安能究決已事耶。遂作偈告辭之。蔣山坐夏。邂逅靈源禪師。日益厚。善從容言話。間師曰。比見都下一尊宿語句。似有緣。靈源曰。演公天下第一等宗師。何故捨而事遠遊。所謂有緣者。蓋知解之師。與公初心相應耳。師從所勉。徑趨海會。後命典謁。適寒夜孤坐。撥爐見火一豆許。恍然自喜曰。深深撥。有些子。平生事只如此。遽起閱几上傳燈錄。至破竈墮因緣。忽大悟。作偈曰。刀刀林鳥啼。披衣終夜坐。撥火悟平生。窮神歸破墮。事皎人自迷。曲淡誰能和。念之永不忘。門開少人過。員悟因詣其寮。舉青林般士話驗之。且謂古今無人出得。你如何會。師曰。也有甚難。悟曰。祗如他道鐵輪天子寰中旨。意作麼生。師曰。我道帝釋宮中放赦書。悟退語人曰。且喜遠兄便有活人句也。自是隱居四面大中庵。屬天下一新崇寧萬壽寺。舒守王公渙之命師開法。次補龍門。道望尤振。後遷和之褒禪。樞密鄧公洵武奏賜師號紫衣。上堂。臺山路上過客全稀。破竈堂前感恩無地。雪埋庭栢。冰鎖偃谿。雖在南方火爐頭。不入他家甕甕裏。看看臘月三十日。便是孟春猶寒。你等諸人各須努力向前。切忌自生退屈。上堂。卓拄杖曰。圓明了知。不由心念。抵死要道。墮坑落塹。畢竟如何。乃倚拄杖下座。上堂。泡幻同無礙。如何不了悟。眼裏瞳人吹叫子。達法在其中。非今亦非古。六隻骰子滿盆紅。大衆。時人爲甚麼坐地看揚州。鉢盂著柄新鮮樣。牛上騎牛笑殺人。上堂。趙州不見南泉。山僧不識五祖。甜瓜徹帶甜。苦瓠連根苦。上堂。一葉落天下春。無路尋思笑殺人。下是天上。是地此言不入時流意。南作北東作西。動而止。喜而悲。蛇頭蝎尾一試之。猛虎口

裏活雀兒是何言歸堂去上堂千說萬說不如親面一見縱不說亦自分明王子寶刀喩衆盲摸象喩禪學中隔江招手事望州亭相見事迥絕無人處事深山巖崖處事此皆親面而見之不在說也上堂蘇武牧羊辱而不屈李陵望漢樂以忘歸是在外國在本國佛諸弟子中有者雙足越坑有者聆箏起舞有者身埋糞壞有者呵罵河神是習氣是妙用至於擎叉打地竪拂敲牀睦州一向閉門魯祖終年面壁是爲人是不爲人信知一切凡夫埋沒寶藏殊不丈夫諸人何不擺柁張帆拋江過岸休更釘樁搖艣何日到家既作曹谿人又是家裏漢還見家裏事麼僧問劫火洞然大千俱壞未審這箇壞不壞師曰黑漆桶裏黃金色問道遠乎哉觸事而眞如何是道師曰頂上八尺五曰此理如何師曰方圓七八寸問劫火威音前別是一壺天御樓前射獵不是刈茆田提起坐具曰這箇喚作甚麼師曰正是刈茆田僧便喝師曰猶作主在問僧孤燈獨照時如何僧無對師代曰露柱證明師聞開靜板聲乃曰據款結案師嘗題語于龍

門延壽壁間曰佛許有病者當療治容有將息所也禪林凡有數名或曰涅槃見法身常住了法不坐也或曰省行知此違緣皆從行苦也或曰延壽欲得慧命扶持色身也其實使人了生死處也多見少覺微恙便入此堂不强支吾便有補益及乎久病思念鄉閭不善退思滅除苦本先聖云病者衆生之良藥若善服食無不瘥者也宣和初以病辭歸蔣山之東堂二年書雲前一日飯食訖趺坐謂其徒曰諸方老宿臨終必留偈辭世世可辭耶且將安往乃合掌怡然趨寂門人函骨歸龍門塔于靈光臺側

潭州開福道寧禪師歙溪汪氏子壯爲道人於崇果寺執浴一日將濯足偶誦金剛經至於此章句能生信心以此爲實遂忘所知忽垂足沸湯中發明已見後祝髮蔣山依雪竇老良禪師踰一年偏歷叢林參諸名宿晚至白蓮聞五祖小參舉忠國師古佛淨瓶趙州狗子無佛性話頓徹法源大觀中潭帥席公震請住開福衲子景從浴佛上堂未離兜率已降王宮未出母胎度人已畢諸禪德日日日從東畔出朝朝

鷄向五更啼。雖然不是桃華洞。春至桃華亦滿溪。又道。毗藍園內右脇降生。七步周行。四方目顧。天上天下。唯我獨尊。大似貪觀天上月。失却手中珠。還知落處麼。若知落處。方爲孝子順孫。苟或未然。不免重下註脚。良久曰。天生伎倆能奇怪。末上輸他弄一場。示衆云。秋日耀長空。秋江浸虗碧。傷嗟門外人。處處尋彌勒。驀路忽撞頭。相逢不相識。諸禪德。既是相逢。爲甚麼却不相識。剪盡霜前竹。臨溪不化龍。上堂。徧界不曾藏。通身無影像。相逢莫訝太愚癡。曠劫至今無伎倆。無伎倆。少人知。大抵還他肌骨好。何須臨鏡畫蛾眉。上堂。擧偈正令。未免崎嶇。少室垂慈。早傷風骨。腰囊挈錫。孤負平生。煉行灰心。遞相鈍置。爭似春雨晴。春山靑。白雲三片四片。黃鳥一聲兩聲。千眼大悲看不足。王維雖巧畫難成。直饒便恁麼。猶自涉途程。且不涉途程一句。作麼生道。人從汴州來。不得東京信。僧問。蓮華未出水時如何。師曰。入天合掌。曰。出水後如何。師曰。不礙往來看。問。如何是句到意不到。師曰。瑞草本無根。信手拈來用。曰。如何是意到句不到。師曰。領取鉤頭意。莫認定盤星。曰。如何是意句俱到。師曰。大悲不展手。通身是眼睛。曰。如何是意句俱不到。師曰。君向瀟湘我向秦。政和三年十一月四日。淨髮沐浴。次日齋罷。小參勉衆行道。辭語誠切。期初七示寂。至日酉時。跏趺而逝。闍維獲設利五色。歸藏于塔。

每疑毋

抑疑叩

彭州大隨南堂元靜禪師(後名道興)。閬之玉山大儒趙公約仲之子也。十歲病甚。每禱之。感異夢。捨令出家。師成都大慈寶生院宗裔。元祐三年通經得度。留講聚有年。而南下首參永安恩禪師於臨濟三頓棒話發明。次依諸名宿。無有當意者。聞五祖機峻。欲抑之。遂謁祖。祖乃曰。我此間不比諸方。凡於室中。不要汝進前退後。豎指擎拳。繞禪牀作女人拜。提起坐具。千般伎倆。祇要你一言下諦當。便是汝見處。師茫然退參。三載。一日入室罷。祖謂曰。子所下語。已得十分。試更與我說看。師即剖而陳之。祖曰。說亦說得十分。更與我斷看。師隨所問而判之。師曰。好即好。祇是未曾得老僧說話。在齋後可來祖師塔所。與汝一一按過。始

得及至彼祖便以即心即佛非心非佛睦州擔板漢南泉斬貓兒趙州狗子無佛性有佛性之語編辟之其所對了無凝滯至子胡狗話祖遽轉面曰不是師曰不是却如何祖曰此不是則和前面皆不是師曰望和尙慈悲指示祖曰看他道子胡有一狗上取人頭中取人腰下取人脚入門者好看纔見僧入門便道看狗向子胡道看狗處下一轉語教子胡結舌老僧鈯口便是你了當處次日入室師默啓其說祖笑曰不道你不是千了百當底人此語祇似先師下底語師曰某何人得似端和尙祖曰不然老僧雖承嗣他謂他語拙蓋祇用遠錄公手段接人故也如老僧共遠錄公便與百丈黃檗南泉趙州輩把手共行纔見語拙即不堪師以爲不然乃曳杖渡江適大水泛漲因留四祖儕輩挽其歸又二年祖方許可嘗商略古今次執師手曰得汝說須是吾舉得汝舉須是吾說而今而後佛祖秘要諸方關鍵無逃子掌握矣遂剃南堂以居之於是名冠寰海成都帥席公旦請開法嘉祐未幾徙昭覺遷能仁及大隨上堂君王了了將帥惺惺一回得勝六國平寧上堂擧臨濟參黃檗之語白雲端和尙頌云一拳拳倒黃鶴樓一趯趯翻鸚鵡洲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師曰大隨即不然行年七十老躘踵眼目精明耳不聾忽地有人欺負我一拳打倒過關東上堂問答已乃曰有祖已來時人錯會祇將言句以爲禪道殊不知道本無體因體而得名道本無名因名而立號祇如適來上座纔恁麼出來便恁麼歸衆且道具眼不具眼若道具眼纔恁麼出來眼在甚麼處若道不具眼爭合便恁麼去諸仁者於此見得倜儻分明則知二祖禮拜依位而立眞得其髓祇這些子是三世諸佛命根六代祖師命脈天下老和尙安身立命處雖然如是須是親到始得上堂自已田園任運耕祖宗基業力須爭悟須千聖頭邊坐用向三塗底下行僧問祖師心印請師直指師曰你聞熱麼曰聞師曰且不聞寒曰和尙還聞熱否師曰不聞曰爲甚麼不聞師搖扇曰爲我有這箇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活捉魔王鼻孔穿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中心樹子屬

吾曾曰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曰一釣三山連六鼇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曰白日騎牛穿市過問蓮華未出水時如何師曰好曰出水後如何師曰好曰如何是蓮華師曰好僧禮拜師曰與他三箇好萬事一時休問藏天下於天下即不問乃舉拳曰祇如這箇作麼生藏師曰有甚麼難曰且作麼生藏師曰衫袖裏曰未審如何是紀綱佛法底人師曰不可是鬼曰忽遇殺佛殺祖底來又作麼生支遣師曰老僧有眼不曾見問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示師曰喫粥喫飯莫教放在腦後曰終日喫時未嘗喫師曰負心衲子不識好惡問劫火洞然大千俱壞未審這箇壞也無師曰阿誰教你恁麼問僧進前鞠躬曰不審師曰是壞不壞僧無語問如何是山裏禪師曰庭前嫩竹先生筍澗下枯松長老枝曰如何是市裏禪師曰六街鐘鼓韻鼕鼕師處鋪金世界中曰如何是村裏禪師曰賊盜消亡蠶麥熟謳歌鼓舞樂昇平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師曰問得甚當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答得更奇問因山見水見水忘山山水俱忘理歸

何所師曰山僧坐却舌頭天地黯黑有一老宿垂語云十字街頭起一間茅厮祇是不許人屙僧舉以扣師師曰是你先屙了更教甚麼人屙宿聞焚香遙望大隨再拜謝之紹興乙卯秋七月大雨雪山中有異象師曰吾期至矣十七日別郡守以亥越三日示少恙於天彭二十四夜謂侍僧曰天曉無月時如何僧無對師曰倒教我與汝下火始得翌日還堋口廨院留遺誡蛻然示寂門弟子奉全身歸煙霧四合猿鳥悲鳴荼毗異香徧野舌本如故設利五色者不可計瘗于定光塔之西後住天童天目文禮作師畫像贊可補行實之缺因併錄此贊曰東山一會人唯他不唧𠺕別處著閑房叢林難講究邡水潭虵出驚人鈍鐵鍋雞啼白晝雜劇打來全火祇候晚歲放疎慵却與俗和同勤巴子使人勘驗爇香貼便顯家風定光無佛柱費羅籠臨行搖鐸向虛空那知喪盡白雲宗

漢州無爲宗泰禪師涪城人自出關徧遊叢社至五祖告香日祖舉趙州洗鉢盂話俾參洎入室舉此話問師你道趙州向伊道甚麼這僧便悟去師曰洗鉢

孟夫灣祖曰你祇知路上事不知路上滋味師曰既知路上事路上有甚滋味祖曰你不知耶又問你曾遊浙否師曰未也祖曰你未悟在師自此凡五年不能對祖一日陞堂顧衆曰八十翁翁輥繡毬便下座師欣然出衆曰和尚試輥一輥看祖以手作打仗鼓勢操蜀音唱綿州巴歌曰豆子山打瓦鼓楊平山撒白雨白雨下取龍女織得絹二丈五一半屬羅江一半屬玄武師聞大悟掩祖口曰祇消唱到這裏祖大笑而歸師後還蜀四衆請開法無爲遷正法上堂此一大事因緣自從世尊拈華迦葉微笑世尊曰吾有正法眼藏分付摩訶大迦葉以後燈燈相續祖祖相傳迄至于今綿綿不墜直得偏地生華故號涅槃妙心亦曰本心亦曰本性亦曰本來面目亦曰第一義諦亦曰爍迦羅眼亦曰摩訶大般若在男曰男在女曰女汝等諸人但自悟去這般盡是閑言語遂拈起拂子曰會了喚作禪未悟果然難難難日前隔箇須彌山悟了易易易信口道來無不是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阿誰教你恁麼問僧擬議師曰了

蘄州五祖表自禪師懷安人也初依祖最久未有省時圓悟爲座元師往請益悟曰兄有疑處試語我師遂舉德山小參不答話問話者三十棒悟曰禮拜著我作得你師舉話尚不會師作禮竟悟令再舉前話師曰德山小參不答話悟掩其口曰但恁麼看師出揚聲曰屈屈豈有公案祇教人看一句底道理有僧謂師曰兄不可如此說首座須有方便因靜坐體究及旬頓釋所疑詣悟禮謝悟曰兄始知吾不汝欺又詣方丈祖迎笑自爾日深玄奧祖將歸寂遺言郡守守命嗣其席衲子四至不可遏師榜侍者門曰東山有三句若人道得即挂搭衲子皆披靡一日有僧攜坐具徑造丈室謂師曰某甲道不得祇要挂搭師大喜呼維那於明窻下安排上堂世尊拈華迦葉微笑時人祇知拈華微笑要且不識世尊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荊棘林中舞柘枝曰如何是佛師曰新生孩子擲金盆

蘄州龍華道初禪師梓之馬氏子爲祖侍者有年住龍華日上堂曰雞見便鬬犬見便齩殿上鴟吻終日

相對爲甚麼却不瞋便下座師機辯峻捷門人罔知造詣一日謂衆曰昨日離城市白雲空往還松風清耳目端的勝人間召衆曰此是先師末後句有頃脫然而逝

嘉州九頂淸素禪師本郡郭氏子於乾明寺剃染徧扣禪扃晚謁五祖聞舉首山答西來意語倏然契悟述偈曰顚倒顚顚倒顚新婦騎驢阿家牽便恁麼太無端回頭不覺布衫穿祖見乃問百丈野狐話又作麼生師曰來說是非者便是是非人祖大悅久之辭歸住清溪次遷九頂太守呂公來瞻大像問曰旣是大像因甚麼肩負兩楹師曰船上無散工至閣下覩觀音像又問彌勒化境觀音何來師曰家富小兒嬌守乃禮敬勤老宿至師問舞劍當咽時如何曰伏惟尙饗師詬曰老賊死去你問我勸理前語問之師叉手揖曰拽破紹興乙卯四月二十四日得微疾書偈遺衆曰木人備舟鐵人備馬丙丁童子穩穩登喝散白雲歸去也竟俯趨寂

元禮首座閩人也受業焦山初參演和尙於白雲凡入室必謂曰衲僧家明取緇素好師疑之不已一日演陞堂舉首山新婦騎驢阿家牽語乃曰諸人要會麼莫問新婦阿家免煩路上波吒遇飯即飯遇茶即茶同門出入宿世冤家師於言下豁如且曰今日緇素明矣二年演遷席祖山命分座不就演歸寂卽他往崇寧間再到五祖僧問五祖遷化向甚麼處去師曰有眼無耳朶六月火邊坐曰意旨如何師曰家貧猶自可路貧愁殺人或問金剛經云一切善法如何是法師曰上是天下是地中間坐底坐立底立喚甚麼作善法僧無對師便打後終於四明之瑞巖

普融知藏福州人也至五祖入室次祖舉倩女離魂話問之有契呈偈曰二女合爲一媳婦機輪截斷難回互從來往返絕蹤由行人莫問來時路凡有鄉僧來謁則發閩音誦俚語曰書頭教娘勤作息書尾教娘莫瞌睡且道中間說箇甚麼僧擬對師卽推出

法閦上座久依五祖未有所入一日造室祖問不與萬法爲侶者是甚麼人曰法閦即不然祖以手指曰住住法閦即不然作麼生師於是啓悟後至東林宣

密度禪師席下。見其得平實之旨。一日拈華繞度禪牀一帀。背手插香爐中曰。和尚且道意作麼生。度屢下語皆不契。踰兩月。遂問師。令試說之。師曰。某祇將華插香爐中。和尚自疑有甚麼事來。

雲蓋本禪師法嗣

潭州南嶽承天院自賢禪師。僧問。大衆已集。仰聽雷音。猊座既登。請師剖露。師曰。刹竿頭上翻筋斗。曰。恁麼則嶽麓山前祥霧起。祝融峯下瑞雲生。師曰。紫羅帳裏撒眞珠。上堂。拈拄杖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擊禪牀一下曰。與君打破精靈窟。簸土揚塵無處尋。千山萬山空突兀。復擊一下曰。歸堂去。參。上堂。一身高隱惟南嶽。自笑孤雲未是閑。松下水邊端坐者。也應隨例說居山。咄。上堂。五更殘月落。天曉白雲飛。分明目前事。不是目前機。既是目前事。爲甚麼不是目前機。良久曰。欲言言不及。林下却商量。

瑯邪起禪師法嗣

俞道婆。金陵人也。市油餈爲業。常隨衆參問瑯邪。邪以臨濟無位眞人話示之。一日聞丐者唱蓮華樂云。不因柳毅傳書信。何緣得到洞庭湖。忽大悟。以餈盤投地。夫傍睨曰。你顛邪。婆掌曰。非汝境界。往見瑯邪。邪望之。知其造詣。問那箇是無位眞人。婆應聲曰。有一無位人。六臂三頭努力嗔。一擘華山分兩路。萬年流水不知春。由是聲名藹著。凡有僧至。則曰。兒兒。僧擬議。卽掩門。佛燈珣禪師往勘之。婆見如前所問。珣曰。爺在甚麼處。婆轉身拜露柱。珣卽踏倒曰。將謂有多少奇特。便出。婆蹶起曰。兒兒來。惜你則箇。珣竟不顧。安首座至。婆問甚處來。安曰。德山。婆曰。德山泰乃老婆兒子。安曰。婆是甚人兒子。婆曰。被上座一問。直得立地放尿。婆嘗頌馬祖不安因緣曰。日面月面。虛空閃電。雖然截斷天下衲僧舌頭。分明祇道得一半。

南嶽下十五世

昭覺勤禪師法嗣

臨安府徑山宗杲大慧普覺禪師。宣城奚氏子。夙有英氣。年十二入鄕校。一日因與同窗戲。以硯投之。悞中先生帽。償金而歸。曰。大丈夫讀世間書。曷若究出世法。卽詣東山慧雲院事慧齊。年十七薙髮。具毗尼。

偶閱古雲門錄恍若舊習往依廣教珵禪師棄遊四方從曹洞諸老宿既得其說去登寶峯謁湛堂準禪師堂一見異之俾侍巾裓指以入道捷徑師橫機無所讓堂訶曰汝曾未悟病在意識領解則為所知障堂疾革囑師曰吾去後當見川勤必能盡子機用(勤即圓悟)堂卒師趨謁無盡居士求堂塔銘無盡門庭高少許可與師一言相契下榻延之名師庵曰妙喜洎後再謁且囑令見圓悟師至天寧一日聞悟陞堂舉僧問雲門如何是諸佛出身處門曰東山水上行若是天寧即不然忽有人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只向他道熏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師於言下忽然前後際斷雖然動相不生却坐在淨裸裸處悟謂曰也不易你得到這田地可惜死了不能得活不疑言句是為大病不見道懸崖撒手自肯承當絕後再蘇欺君不得須信有這箇道理遂令居擇木堂為不釐務侍者日同士大夫入室(擇木乃朝士止息處)悟每舉有句無句如藤倚樹問之師纔開口悟便曰不是不是經半載遂問悟曰聞和尚當時在五祖曾問這話不知五祖道甚麼悟笑而不答師曰和尚當時須對衆問如今說亦何妨悟不得已謂曰我問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意旨如何祖曰描也描不成畫也畫不就又問樹倒藤枯時如何祖曰相隨來也師當下釋然曰我會也悟遂舉數因緣詰之師酬對無滯悟曰始知吾不汝欺遂著臨濟正宗記付之俾掌記室未幾令分座室中握竹篦以驗學者叢林浩然歸重名振京師右丞相呂公舜徒奏賜紫衣佛日之號會女眞之變其酋欲取禪僧十數人師在選得免趨吳虎丘度夏因閱華嚴至菩薩登第七地證無生法忍洞曉向所請問湛堂殃崛摩羅持鉢至產婦家因緣時圓悟詔住雲居師往省覲至山次日即請為第一座時會中多龍象以圜悟久虛座元俟師之來頗有不平之心及冬至秉拂昭覺元禪師出衆問云眉間挂劍時如何師曰血濺梵天圜悟於座下以手約云住住問得極好答得更奇元乃歸衆叢林由是改觀圜悟歸蜀師於雲居山後古雲門舊址創庵以居學者雲集久之入閩結茅於長樂洋嶼從之得法者十有三人又從小溪雲

門庵後應張丞相魏公浚徑山之命開堂日僧問人天普集選佛場開祖令當行如何舉唱師云鈍鳥逆風飛曰徧界且無尋覓處分明一點座中圓師曰人間無水不朝東復有僧競出師約住云假使大地盡末爲塵一一塵有一口一一口具無礙廣長舌相一一舌相出無量差別音聲一一音聲發無量差別言詞一一言詞有無量差別妙義如上塵數衲僧各各具如是口如是舌如是音聲如是言詞如是妙義同時致百千問難問問各別不消長老咳嗽一聲一時答了乘時於其中間作無量無邊廣大佛事一一佛事周徧法界所謂一毛現神變一切佛同說經於無量劫不得其邊際便恁麼去鬧熱門庭即得正眼觀來正是業識茫茫無本可據祖師門下一點也用不著況復句章棘句展弄詞鋒非唯埋沒從上宗乘亦乃笑破衲僧鼻孔所以道毫釐繫念三塗業因瞥爾情生萬劫羈鎖聖名凡號盡是虛聲殊相劣形皆爲幻色汝欲求之得無累乎及其厭之又成大患看他先聖恁麼告報如國家兵器豈得已而用之本分事上亦無這箇消息山僧今日如斯舉唱大似無夢說夢好肉剜瘡檢點將來合喫拄杖只今莫有下得毒手者麼若有堪報不報之恩共助無爲之化如無倒行此令去也驀拈拄杖云橫按鏌鎁全正令太平寰宇斬癡頑卓拄杖喝一喝便下座道法之盛冠于一時衆二千餘皆諸方俊乂侍郎張公九成亦從之遊灑然契悟一日因議及朝政與師連禍紹興辛酉五月毀衣牒屏居衡陽乃裒先德機語間與拈提離爲三帙目曰正法眼藏凡十年移居梅陽又五年高宗皇帝特恩放還明年春復僧伽棃四方虛席以邀率不就後奉朝命居育王逾年有旨改徑山道俗歆慕如初孝宗皇帝爲普安郡王時遣內都監入山謁師師作偈爲獻及在建邸復遣內知客詣山供五百應眞請師說法祝延聖壽親書妙喜庵三字幷製贊寵寄之上堂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時節若至其理自彰舉起拂子曰還見麼擊禪牀曰還聞麼聞見分明是箇甚麼若向這裏提得去皇恩佛恩一時報足其或未然徑山打葛藤去也復舉起拂子曰看看

無量壽世尊在徑山拂子頭上放大光明照不可說不可說又不可說佛刹微塵數世界中轉大法輪作無量無邊廣大佛事其中若凡若聖若正若邪若草若木有情無情遇斯光者皆獲無上正等菩提所以諸佛於此得之具一切種智諸大菩薩於此得之成就諸波羅蜜辟支獨覺於此得之出無佛世現神通光明諸聲聞衆泊夜來迎請五百阿羅漢於此得之得八解脫具六神通天人於此得之增長十善脩羅於此得之除其憍慢地獄於此得之頓超十地餓鬼傍生及四生九類一切有情於此得之隨其根性各得受用無量壽世尊放大光明作諸佛事已竟然後以四大海水灌彌勒世尊頂與授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當於補處作大佛事無量壽世尊有如是神通有如是自在有如是威神到這裏還有知恩報恩者麼若有出來與徑山相見爲汝證明如無聽取一頌十方法界至人口法界所有卽其舌祇憑此口與舌頭祝吾君壽無間歇億萬斯年注福源如海滉瀁永不竭師子窟內産狻猊鸑鷟定出丹山穴爲瑞爲祥偏九垓草木昆蟲盡歡悅稽首不可思議事喻若衆星拱明月故今宣暢妙伽陀第一義中眞實說上堂祖師道一心不生萬法無咎無咎無法不生不心能隨境滅境逐能沈境由能境能由境能大小祖師却作座主見解徑山卽不然眼不自見刀不自割喫飯濟饑飲水定渴臨濟德山特地迷枉費精神施棒喝除却棒拈却喝孟八郎漢如何止遏上堂拈拄杖卓一下喝一喝曰德山棒臨濟喝今日爲君重拈掇天何高地何闊休向糞掃堆上更添搕𢶍換却骨洗却腸徑山退身三步許你諸人商量且道作麼生商量擲下拄杖喝一喝曰紅粉易成端正女無錢難作好兒郎上堂正月十四十五雙徑椎鑼打鼓要識祖意西來看取村歌社舞上堂久雨不曾晴豁開天地淸祖師門下事何用更施呈上堂舉圓通秀禪師示衆曰少林九年冷坐剛被神光覷破如今玉石難分祇得麻纏紙裹這一箇那一箇更一箇若是明眼人何須重說破徑山今日不免狗尾續貂也有些子老胡九年話墮可惜當時放過致令默照之徒鬼窟長

年打坐這一箇那一箇更一箇雖然苦口叮嚀却似
樹頭風過結夏上堂文殊三處安居誌公不是閑和
尙迦葉欲行正令未免眼前見鬼且道徑山門下今
日事作麼生下座後大家觸禮三拜上堂僧問有麼
有麼庵主豎起拳頭還端的也無師便下座歸方丈
上堂水底泥牛嚼生鐵儒梵鉢提咬著舌海神怒把
珊瑚鞭須彌燈王痛不徹上堂纔方八月中秋又是
九月十五卓拄杖曰唯有這箇不遷擲拄杖曰一衆
耳聞目覩圓悟禪師忌師拈香曰這箇尊慈平昔强
項氣壓諸方逞過頭底顢頇用格外底儱侗自言我
以木楔子換天下人眼睛殊不知被不孝之子將斷
貫索穿却鼻孔索頭旣在徑山手裏要教伊生也由
徑山要教伊死也由徑山且道以何爲驗遂燒香曰
以此爲驗僧問達磨西來將何傳授師曰不可總作
野狐精見解曰如何是麤入細師曰香水海裏一毛
孔曰如何是細入麤師曰一毛孔裏香水海問古鏡
未磨時如何師曰火不待日而熱曰磨後如何師曰
風不待月而涼曰磨與未磨時如何師曰交問不與

萬法爲侶者是甚麼人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
汝道意作麼生師曰釘釘膠黏問一法若有毗盧墮
在凡夫萬法若無普賢失其境界去此二途請師速
道師曰脫殼烏龜飛上天問高揖釋迦不拜彌勒時
如何師曰夢裏惺惺問大修行底人還落因果也無
前百丈曰不落因果爲甚麼墮野狐身師曰逢人但
恁麼舉曰祇如後百丈道不昧因果爲甚麼脫野狐
身師曰逢人但恁麼舉曰或有人問徑山大修行底
人還落因果也無未審和尙向他道甚麼師曰向你
道逢人但恁麼舉問明頭來時如何師曰頭大尾纔
曰暗頭來時如何師曰野馬嘶風蹄撥剌曰明日
大悲院裏有齋又作麼生師曰雪峯道底問過去心
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時如何師曰
親言出親口曰未審如何受持師曰但恁麼受持決
不相賺問我宗無語句實無一法與人時如何師曰
五味饡秤鎚問心佛俱忘時如何師曰賣扇老婆手
遮日問教中道塵塵說剎剎說無間歇未審以何爲
舌師拍禪牀右角一下僧曰世尊不說說迦葉不聞

聞也師拍禪牀左角一下僧曰也知今日令不虗行師曰識甚好惡師室中問僧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你作麼生會僧曰領師曰領你屋裏七代先靈僧便喝師曰適來領而今喝干他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甚麼事僧無語師打出僧請益夾山境話聲未絕師便喝僧茫然師曰你問甚麼僧擬舉師連打喝出師總見僧入便曰不是出去僧便出師曰沒量大人被語脉裏轉却次一僧入師亦曰不是出去僧却近前師曰向你道不是更近前覓箇甚麼便打出復一僧入曰適來兩僧不會和尚意師低頭噓一聲僧罔措師打曰却是你會老僧意問僧我前日有一問在你處你先前日答我了也即今因甚麼瞌睡僧曰如是如是師曰道甚麼僧曰不是不是師連打兩棒曰一棒打你如是一棒打你不是舉竹篦問僧曰喚作竹篦則觸不喚作竹篦則背不得下語不得無語速道速道僧曰請和尚放下竹篦即與和尚道師放下竹篦僧拂袖便出師曰侍者認取這僧著又舉問僧僧曰甕裏怕走却鼈那師下禪牀擒住曰此是誰語速道僧曰實不敢謾昧老師此是竹庵和尚教某恁麼道師連打數棒曰分明舉似諸方師年邁求解辛巳春得旨退居明月堂隆興改元一夕星殞于寺西流光赫然尋示微恙八月九日學徒問安師勉以弘道徐曰吾翌日始行至五鼓親書遺奏又貽書辭紫巖居士侍僧了賢請偈復大書曰生也祇恁麼死也祇恁麼有偈與無偈是甚麼熱大擲筆委然而逝平明有蛇尺許腰首白色伏于龍王井欄如義服者乃龍王示現也四衆哀號皇帝聞而歎惜上製師真贊曰生滅不滅常住不住圓覺空明隨物現處丞相以次致祭者沓來門弟子塔全身於明月堂之側壽七十有五夏五十有八詔以明月堂爲妙喜庵諡曰普覺塔名寶光淳熙初賜其全錄八十卷隨大藏流行

平江府虎丘紹隆禪師和之含山人也九歲謝親居佛慧院踰六年得度受具又五年荷包謁長蘆信禪師得其大略有傳圓悟語至者師讀之嘆曰想酢生液雖未澆腸沃胃要且使人慶快第恨未聆謦欬耳遂由寶峯依湛堂客黃龍叩死心禪師次謁圓悟一

日入室悟問曰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離見見不能及舉拳曰還見麼師曰見悟曰頭上安頭師聞脫然契證悟叱曰見箇甚麼師曰竹密不妨流水過悟肯之尋俾掌藏教有問悟曰隆藏主柔易若此何能爲哉悟曰瞌睡虎耳後歸邑住城西開聖建炎之擾乃結廬銅峯之下郡守李公光延居彰教次徙虎丘道大顯著因追繹白雲端和尚立祖堂故事乃曰爲人之後不能躬行遺訓於義安乎遂圖其像以奉安之上堂曰凡有展托盡落今時不展不托墮坑落塹直饒風吹不入水灑不著檢點將來自救不了豈不見道直似寒潭月影靜夜鐘聲隨扣擊以無虧觸波瀾而不散猶是生死岸頭事拈拄杖劃一劃云劃斷古人多年葛藤點頭石不覺拊掌大笑且道笑箇甚麼腦後見腮莫與往來上堂目前無法萬象森然意在目前突出難辨不是目前法觸處逢渠非耳目之所到不離見聞覺知雖然如是也須踏著他向上關捩子始得所以道羅籠不肯住呼喚不回頭佛祖不安排至今無處所如是則不勞斂念樓閣門開寸步

不移百城俱到驀拈拄杖劃一劃云路逢死蛇莫打殺無底籃子盛將歸上堂曰百鳥不來春又暄凭欄溢目水連天無心還似今宵月照見三千與大千上堂摩竭陀國親行此令拈拄杖卓一下曰大盡三十日小盡二十九僧問爲國開堂一句作麼生道師曰一願皇帝萬壽二願重臣千秋曰祇如生佛未興時一著落在甚麼處師曰吾常於此切曰官不容鍼更借一問時如何師曰踞虎頭收虎尾曰中間事作麼生師曰草繩自縛漢曰毗婆尸佛早留心直至如今不得妙師曰幾行巖下路少見白頭人問九旬禁足意旨如何師曰理長卽就曰祇如六根不具底人還禁得也無師曰穿過鼻孔曰學人今日小出大遇師曰降將不斬曰恁麼則和尚放某甲逐便也師曰停囚長智問雪峯道盡大地撮來如粟米粒大拋向面前漆桶不會打鼓普請看未審此意如何師曰一畝之地三蛇九鼠曰乞師再垂指示師曰海口難宣問如何是大道眞源師曰和泥合水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截斷草鞋跟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蛇頭

生角問古人到這裏因甚麼不肯住師曰老僧也恁麼曰忽然一刀兩段時如何師曰平地神仙問萬機休罷千聖不攜時如何師曰未足觀光曰還有奇特事也無師曰獨坐大雄峯紹興丙辰示微疾而逝塔全軀於寺之西南隅

慶元府育王山佛智端裕禪師吳越王之裔也六世祖守會稽因家焉師生而岐嶷眉目淵秀十四驅烏於大善寺十八得度受具往依淨慈一禪師未幾偶聞僧擊露柱曰你何不說禪師忽微省去謁龍門遠甘露卓泐潭祥皆以穎邁見推晚見圜悟於鍾阜一日悟問誰知正法眼藏向這瞎驢邊滅却即今是滅不滅曰請和尚合取口好悟曰此猶未出常情師擬對悟擊之師頓去所滯侍悟居天寧命掌記室尋分座道聲藹著京西憲請開法丹霞次遷虎丘徑山謝事徇平江道俗之請庵于西華閱數稔勅居建康保寧後移蘇城萬壽及閩中玄沙壽山西禪復被旨補靈隱慈寧皇太后幸韋王第召師演法賜金襴袈裟乞歸西華舊隱紹興戊辰秋赴育王之命上堂曰德山入門便棒多向皮袋裏埋蹤臨濟入門便喝總在聲塵中出沒若是英靈衲子直須足下風生超越古今途轍拈拄杖卓一下喝一喝曰祇這箇何似生若喚作棒喝瞌睡未惺不喚作棒喝未識德山臨濟畢竟如何復卓一下曰總不得動著上堂盡大地是沙門眼徧十方是自己光爲甚麼東弗于逮打鼓西瞿耶尼不聞南贍部洲點燈北鬱單越暗坐直饒向箇裏道得十全猶是光影裏活計擲拂子曰百雜碎了也作麼生是出身一路擲下拂子曰參上堂動則影現覺則冰生直饒不動不覺猶是秦時轅轢鑽到這裏便須千差密照萬戶俱開毫端撥轉機輪命脈不沈毒海有時覺如湛水有時動若星飛有時動覺俱忘有時照用自在且道正恁麼時是動是覺是照是用還有區分得出底麼鐵牛橫古路觸著骨毛寒上堂曰行時絕行跡說時無說蹤行說若到則垛生招箭行說未明則神鋒劃斷就使說無滲漏行不迷方猶滯殼漏在若是大鵬金翅奮迅百千由旬十影神駒馳驟四方八極不取次啗啄不隨處埋身且總不

依倚還有履踐分也無剎剎塵塵是要津上堂曰易塡巨壑難滿漏卮若有操持了無難易拈却大地寬綽有餘放出纖毫礙塞無路忽若不拈不放向甚麼處履踐同誠共休戚飲水亦須肥僧問如何是賓中賓師曰你是田厙奴曰如何是賓中主師曰相逢鹵莽鹵曰如何是主中賓師曰劍氣㯶愁雲曰如何是主中主師曰敲骨打髓師涖衆色必凛然襄食不背衆唱道無倦紹興庚午十月初示微疾至十八日首座法全請遺訓師曰盡此心意以道相資語絕而逝火後目睛齒舌不壞其地發光終夕得設利者無計踰月不絕黃冠羅鑒常平日問道於師適外歸獨無所獲道念勤切方與客食咀嚼間若有物吐哺則設利也大如菽色若琥珀好事者持去遂再拜於闍維所聞香匳有聲亟開所獲如前而差紅潤門人奉遺骨分塔於鄮峯西華謚大悟禪師

潭州大溈佛性法泰禪師漢州李氏子僧問理隨事變該萬有而一片虛凝事逐理融等千差而咸歸實際如何是理法界師曰山河大地曰如何是事法界師曰萬象森羅曰如何是理事無礙法界師曰東西南北曰如何是事事無礙法界師曰上下四維上堂推眞眞無有相窮妄妄無有形眞妄兩無所有廓然露出眼睛眼睛既露見箇甚麼曉日爍開巖畔雪朔風吹綻臘梅華上堂寶劍拈來便用豈有遲疑眉毛剔起便行更無回互一切處騰今煥古一切處截斷羅籠不犯鋒鋩亦非顧鑑獨超物外則且置萬機喪盡時如何八月秋何處熱上堂涅槃無異路方便有多門拈起拄杖曰看看山僧拄杖子一口吸盡西江水東海鯉魚跨跳上三十三天帝釋忿怒把須彌山一搵粉碎堅牢地神合掌讚歎曰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以拄杖擊禪牀下座上堂達得人空法空未稱祖佛家風體得全用全照亦非衲僧要妙直須打破牢關識取向上一竅如何是向上一竅春寒料峭凍殺年少上堂今朝正月巳半是處燈火繚亂滿城羅綺駢闐交互往來遊翫文殊走入鬧籃中普賢端坐高樓看且道觀音在甚麼處震天椎擊皷聒地奏笙歌上堂渺渺邈邈十方該括坦坦蕩蕩絕形絕相

目欲眎而睛枯口欲談而詞喪文殊普賢全無伎倆臨濟德山不妨提唱龜吞陝府鐵牛虵齩嘉州大像嚇得東海鯉魚直至如今肚脹嘻上堂火雲燒田苗泉源絕流注娑竭大龍王不知在何處以拄杖擊禪牀曰在這裏看看南山起雲北山下雨老僧更爲震雷聲助發威光令遠布乃高聲曰鬨弄鬨弄上堂開口有時非開口有時是麤言及細語皆歸第一義釋迦老子碗鳴聲達磨西來屎臭氣唯有山前水牯牛身放毫光照天地上堂得念失念無非解脫是甚麼語話成法破法皆名涅槃料掉沒交涉智慧愚癡通爲般若顢頇佛性菩薩外道所成就法皆是菩提猶較些子然雖如是也是楊廣失駱駝上堂欲識佛去處祇這語聲是咄傅大士不識好惡以昭昭靈靈教壞人家男女被誌公和尚一喝曰大士莫作是說別更道看大士復說偈曰空手把鉏頭步行騎水牛人從橋上過橋流水不流誌公呵呵大笑曰前頭猶似可末後更愁人上堂憶昔遊方日獲得二種物一是金剛鎚一是千聖骨持行宇宙中氣岸高突兀如是三十年用之爲準則而今年老矣一物知何物擲下金剛鎚擊碎千聖骨拋向四衢道不能更惜得任意過浮生指南將作北呼龜以爲鼈喚豆以爲粟從他明眼人笑我無繩墨

台州護國此庵景元禪師永嘉楠溪張氏子年十八依靈山希拱圓具後習台教三禩棄謁圓悟於鍾阜因僧讀死心小參語云既迷須得箇悟既悟須識悟中迷迷中悟迷悟雙忘却從無迷悟處建立一切法師聞而疑卽趨佛殿以手托開門扉豁然大徹繼而執侍機辯逸發圓悟目爲聱頭元侍者遂自題肖像付之曰生平只說聱頭禪撞著聱頭如鐵壁脫却羅龍截腳跟大地撮來墨漆黑晚年轉復沒刀刀奮金剛椎碎窠窟他時要識圓悟面一爲渠儂併拈出圓悟歸蜀師還淛東鏟彩埋光不求聞達括蒼守耿公延禧嘗問道於圓悟因閱其語錄至題肖像得師爲人乃致開法南明山遣使物色至台之報恩獲於衆寮迫其受命方丈古公乃靈源高第聞其提唱亦深駭異僧問三聖道我逢人卽出出則不爲人意旨如

何師曰八十翁翁嚼生鐵曰與化道我逢人則不出
出即便爲人又作麼生師曰須彌頂上浪翻空問天
不能蓋地不能載是甚麼物師曰無孔鐵鎚曰天人
羣生類皆承此恩力也師曰莫妄想問三世諸佛說
不盡底句請師速道師曰眨上眉毛問昔年三平道
場重興是日圓悟高提祖印始自師傳如何是臨濟
宗師曰殺人活人不眨眼曰目前抽顧鑑領略者還
稀如何是雲門宗師曰頂門三眼耀乾坤曰未擧先
知未言先見如何是潙仰宗師曰推不向前約不退
後曰三界唯心萬法唯識如何是法眼宗師曰箭鋒
相直不相饒曰建化何妨行鳥道回途復妙顯家風
如何是曹洞宗師曰手執夜明符幾箇知天曉曰向
上還有路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向上路師曰黑漫
漫地僧便喝師曰貪他一粒粟失却半年糧上堂威
音王已前這一隊漢錯七錯八威音王已後這一隊
漢落二落三而今這一隊漢坐立儼然且道是錯七
錯八落二落三還定當得出麼擧拂子曰吽吽浴佛
上堂這釋迦老子初生下來便作箇笑具一手指天

一手指地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後來雲門大師道
我當時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却貴圖天下太平
尙有人不肯放過却道讚祖須是雲門始得且道那
裏是讚他處莫是一棒打殺處是麼且喜沒交涉今
日南明乍此住持祇得放過若不放過盡大地人並
皆乞命始得如今事不獲已且同大衆向佛殿上每
人與他一杓何故豈不見道乍可違條不可越例以
拂子擊禪牀下座上堂野干鳴師子吼張得眼開得
口動南星蹉北斗大衆還知落處麼金剛堦下蹲神
龜火裏走師退居西山耿龍學請就淨光陞座靈峯
古禪師擧白雲見楊岐岐令擧茶陵悟道頌公案請
師批判師乃曰諸禪德楊岐大笑眼觀東南意在西
北白雲悟去聽事不眞喚鐘作甕檢點將來和楊岐
老漢都在架子上將錯就錯若是南明即不然我有
明珠一顆切忌當頭蹉過雖然覿面相呈也須一鎚
打破擧拂子曰還會麼碁逢敵手難藏拙詩到重吟
始見功師示疾請西堂應菴華禪師爲座元付囑院
事示誨如常俄握拳而逝茶毗得五色舍利齒舌右

舉無少損塔于東寺劉阮洞前壽五十三

福州玄沙僧昭禪師上堂天上無彌勒地下無彌勒且道彌勒在甚麼處良久曰夜行莫踏白不是水便是石

平江府南峯雲辯禪師本郡人依閩之瑞峯章得度旋里謁穹窿圓忽有得遂通所見圓曰子雖得入未至當也切宜著鞭乃辭扣諸席後參圓悟值入室纔踵門悟曰看脚下師打露柱一下悟曰何不著實道取一句師曰師若搖頭弟子擺尾悟曰你試擺尾看師翻筋斗而出悟大笑由是知名住後僧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霸主到烏江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築壇拜將曰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曰萬里山河獲太平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曰龍吟霧起虎嘯風生曰向上還有事也無師曰當面蹉過曰真箇作家師曰白日鬼迷人一日入城與道俗行至十郎巷有問巷在這裏十郎在甚處師奮臂曰隨我來

臨安府靈隱慧遠佛海禪師眉山彭氏子年十三從藥師院宗辯爲僧詣大慈聽習棄依靈巖徽禪師徽有省會圓悟復領昭覺師即之聞悟普說舉龐居士問馬祖不與萬法爲侶因緣師忽頓悟仆於衆衆披之師乃曰吾夢覺矣至夜小參師出問曰淨躶躶空無一物赤骨力貧無一錢戶破家亡乞師賑濟悟曰七珍八寶一時拏師曰禍不入謹家之門悟曰機不離位墮在毒海師隨聲便喝悟以拄杖擊禪牀云喫得棒也未師又喝悟連喝兩喝師便禮拜自此機鋒峻發無所抵捂圓悟順寂師即東下屢遷名剎由虎丘奉詔住皐亭崇先復被旨補靈隱孝廟召對賜佛海禪師上堂新歲有來由烹茶上酒樓一雙爲兩脚半箇有三頭突出神難辨相逢鬼見愁倒吹無孔笛促拍舞涼州咄上堂好是仲春漸暖那堪寒食清明萬疊雲山聳翠一天風月良隣在處華紅柳綠湖天浪穩風平山禽枝上語諄諄再三瑣瑣碎碎囑付叮叮嚀嚀你且道他叮嚀囑付箇甚麼卓拄杖曰記取明年今日依舊寒食清明上堂舉僧問睦州以一重去一重即不問不以一重去一重時如何州曰昨日栽茄子今朝種冬瓜師曰問者善問不解答答者善

答不繇問山僧今日向饑鷹爪下奪肉猛虎口裏橫身爲你諸人說箇樣子登壇道士羽衣輕呪力雖窮法轉新拇指破開天地闊蚰頭擷落鬼神驚僧問十二時中教學人如何用心師曰蘸雪喫冬瓜問浩浩塵中如何辨主師曰木杓頭邊鎌切菜曰莫便是和尚爲人處也無師曰研槌撩餺飥問卽心卽佛時如何師曰項分了角曰非心非佛時如何師曰耳墜金鐶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又作麼生師曰禿頂修羅舞柘枝問東山水上行意旨如何師曰初三十一不用擇日問文殊是七佛之師爲甚麼出女子定不得師曰擔頭不挂針問昔有一秀才作無鬼論論成有一鬼叱曰爭奈我何意作麼生師以手斫額曰何似生曰祗如五祖以手作鶉鴿觜曰谷呱呱又且如何師曰自領出去問庵內人爲甚麼不知庵外事師曰拄杖橫挑鐵蒺藜問不與萬法爲侶者是甚麼人師曰脚踏轆轤一日鳴皷陞堂師潛坐帳中侍僧尋之師忽撥開帳曰祗在這裏因甚麼不見僧無對師曰大斧斫三門問僧一大藏教是惡口如何是本身盧舍那僧曰天台普請南嶽遊山師別曰阿耨達池深四十丈闊四十丈乙未秋示衆曰淳熙二年閏季秋九月旦闊處莫出頭冷地著眼看明暗不相干彼此分一半一種作貴人教誰賣柴炭向你道不可毀不可讚體若虛空沒涯岸相喚相呼歸去來上元定是正月半都下喧傳而疑之明年忽感微疾果以上元揮偈安坐而化偈曰拗折秤鎚掀飜露布突出機先鴉飛不度留七日顏色不異塔全身於寺之烏峯

台州鴻福子文禪師上堂不昧不落作麼會會得依前墮野狐一夜涼風生畫角滿船明月泛江湖

成都府正法建禪師上堂兎馬有角牛羊無角絕毫絕氂如山如嶽針鋒上師子翻身藕竅中大鵬展翼等閑突過北俱盧日月星辰一時黑

建康府華藏密印安民禪師嘉定府朱氏子初講楞嚴於成都爲義學所歸時圓悟居昭覺師與勝禪師爲友因造焉聞悟小參舉國師三喚侍者因緣趙州拈云如人暗中書字字雖不成文彩已彰那裏是文彩已彰處師心疑之告香入室悟問座主講何經師

曰楞殿悟曰楞嚴有七處徵心八還辨見畢竟心在甚麼處師多呈藝解悟皆不肯師復請益悟令一切處作文彩已彰會偶僧請益十玄談方舉問君心印作何顏悟厲聲曰文彩已彰師聞而有省遂求印證悟示以本色鉗鎚師則罔措一日白悟曰和尚休舉話待某說看悟諾師曰尋常拈槌竪拂豈不是經中道一切世界諸所有相者即菩提妙明眞心悟笑曰你元來在這裏作活計師又曰下喝敲牀時豈不是返聞聞自性性成無上道悟曰你豈不見經中道妙性圓明離諸名相師於言下釋然悟出蜀居夾山師罷講侍行悟爲衆夜參舉古帆未挂因緣師聞未領遂求決悟曰你問我師舉前話悟曰庭前柏樹子師即洞明謂悟曰古人道如一滴投於巨壑殊不知大海投於一滴悟笑曰柰這漢何未幾令分座悟說偈曰休誇四分罷楞嚴按下雲頭徹底參莫學亮公親馬祖還如德嶠訪龍潭七年往返遊昭覺三載翺翔上碧巖今日煩充第一座百華叢裏現優曇後謁佛鑑於蔣山鑑問佛果有不會亂爲人說底句曾與你說麼師曰合取狗口鑑震聲曰不是這箇道理師曰無人奪你鹽茶袋叫作甚麼鑑曰佛果若不爲你說我爲你說師曰和尚疑時退院別參去鑑呵呵大笑師未幾開法保寧遷華藏旋里領中峯上堂衆賣華兮獨賣松青青顏色不如紅算來終不與時合歸去來兮翠藹中可笑古人恁麼道大似逃峯赴壑避溺投火爭如隨分到尺八五分钁頭邊討一箇半箇雖然如是保寧半箇也不要何故富嫌千口少貧恨一身多冬至上堂舉玉泉皓和尚云雪雪片片不別下到臘月再從來年正月二月三月四月五月六月七月八月九月十月依前不歇凍殺餓殺免教胡說亂說師曰不是罵人亦非贊歎高出臨濟德山不似雲居羅漢且道玉泉意作麼生良久曰但得雪消去自然春到來師後示寂於本山闍維設利頰腭細民穴地尺許皆得之尤光明瑩潔心舌亦不壞

成都府昭覺徹庵道元禪師綿州鄧氏子幼於降寂寺圓具東遊謁大洲道禪師因看廓然無聖之語忽爾失笑曰達磨元來在這裏道譽之往參佛鑑佛眼

蒙賞識依圓悟於金山以所見告悟弗之許悟被詔住雲居師從之雖有信入終以鯁胷之物未去爲疑會悟問參徒生死到來時如何僧曰香臺子笑和尙次問師汝作麼生師曰草賊大敗悟曰有人問你㑑如何師擬答悟憑陵曰草賊大敗師卽徹證圓悟以拳擊之師捋掌大笑悟曰汝見甚麼便如此師曰毒掌未報永劫不忘悟歸昭覺命首衆悟將順世以師繼席焉

臨安府中天竺𠋫堂中仁禪師洛陽人也少依東京奉先院出家宣和初賜牒於慶基殿落髮進具後往來三藏譯經所諦窮經論特於宗門未之信時圓悟居天寧凌晨謁之悟方爲衆入室師見敬服奮然造前悟曰依經解義三世佛寃離經一字卽同魔說速道速道師擬對悟劈口擊之因墜一齒卽大悟留天寧由是師資契合請問無間後開法大覺遷中天竺次徙靈峯上堂九十春光已過半養華天氣正融和海棠枝上鶯聲好道與時流見得麼然雖如是且透聲透色一句作麼生道金勒馬嘶芳草地玉樓人醉杏華天上堂舉狗子無佛性話乃曰二八佳人刺繡遲紫荊華下囀黃鸝可憐無限傷春意盡在停鍼不語時淳熙甲午四月八日孝宗皇帝詔入賜座說法帝舉不與萬法爲侶因緣俾拈提師拈罷頌曰秤鎚搦出油閑言長語休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楊州癸亥中陞堂告衆而逝

眉州象耳山袁覺禪師郡之袁氏子出家傳燈試經得度本名圓覺郡守塡祠牒誤作袁字疑師慊然戲謂之曰一字名可乎師笑曰一字已多郡守異之既受具出蜀徧謁有道尊宿後往大溈依佛性頴之入室陳所見性曰汝忒煞遠在然知其爲法器俾充侍者掌賓客師每侍性性必舉法華開示悟入四字令下語又曰直待我竪點頭時汝方是也偶不職被斥制中無依寓俗士家一日誦法華至亦復不知何者是火何者爲舍乃豁然制罷歸省性見首肯之圓悟再得旨住雲居師至彼以所得白悟悟呵云本是淨地屙屎作麼師所疑頓釋紹興丁巳眉之象耳虗席郡守謂此道場久爲蠢朦囊橐非名流勝士莫能起

廢諸禪學師應聘嘗語客曰東坡云我持此石歸袖中有東海山谷云惠崇煙雨蘆鴈坐我瀟湘洞庭欲喚扁舟歸去傍人謂是丹青此禪髓也又曰我跋牀竪拂時釋迦老子孔夫子都齊立在下風有舉此語似佛海遠禪師遠曰此覺老語也我此間卽不恁麼

眉州中巖華嚴祖覺禪師嘉州楊氏子幼聰慧書史過目成誦著書排釋氏惡境忽現悔過出家依慧目能禪師未幾疽發膝上五年醫莫愈因書華嚴合論畢夜感異夢且卽捨杖步趨一日誦至現相品曰佛身無有生而能示出生法性如虛空諸佛於中住無住亦無去處處皆見佛遂悟華嚴宗旨洎登僧籍府帥請講于千部堂詞辯宏放衆所歎服適南堂靜禪師過門謂師曰觀公講說獨步西南惜未解離文字相耳儻問道方外卽今之周金剛也師欣然罷講南遊依圓悟於鍾阜一日入室悟舉羅山道有言時踞虎頭收虎尾第一句下明宗旨無言時覿露機鋒如同電拂作麼生會師莫能對夙夜參究忽然有省作偈呈悟曰家住孤峯頂長年半掩門自嗟身已老活計付兒孫悟見許可次日入室悟又問作曰公案作麼生師擬對悟便喝曰佛法不是這箇道理師復留五年愈更迷悶後於廬山棲賢閱浮山遠禪師削執論云若道悟有親疎豈有旃檀林中却生臭草豁然契悟作偈寄圓悟曰出林依舊入蓬蒿天網恢恢不可逃誰信業緣無避處歸來不怕語聲高悟大喜持以示衆曰覺華嚴徹矣住後僧問最初威音王末後婁至佛未審參見甚麼人師曰家住大梁城更問長安路曰只如德山擔疏鈔行脚意在甚麼處師曰擉破你眼睛曰與和尚悟華嚴宗旨相去幾何師曰同途不同轍曰昔日德山今朝和尚師曰夕陽西去水東流上堂舉石霜和尚遷化衆請首座繼踵住持虔侍者所問公案師曰宗師行處如火消冰透過是非關全機亡得喪蹤道首座滯在一色侍者知見超師可謂體妙失宗全迷向背殊不知首座如鷺鷥立雪品類不齊侍者似鳳翥丹霄不棲金網一人高高山頂立一人深深海底行各自隨方而來同會九重城裏而今要識此二人麼竪起拂子曰龍臥碧潭風凛

凛垂下拂子曰鶴歸霄漢背摩天僧問如何是一喝如金剛王寶劍師曰血濺梵天曰如何是一喝如踞地師子師曰驚殺野狐狸曰如何是一喝如探竿影草師曰驗得你骨出曰如何是一喝不作一喝用師曰直須識取把鍼人莫道鴛鴦好毛羽

潭州福嚴文演禪師成都府楊氏子僧問如何是定林正主師曰坐斷天下人舌頭曰未審如何親近師曰覷著則瞎上堂當陽坐斷凡聖跡絕隨手放開天回地轉直得日月交互虎嘯龍吟頭頭物物耳聞目眎安立諦上是甚麼還委悉麼阿斯吒咄

平江府西山明因曇玩禪師溫州黃氏子徧參叢席宣和庚子回抵鍾阜適朝廷改僧爲德士師與同志數人入頭陀巖食松自處久之圓悟被旨居是山親至巖所令去鬚髮及悟詔補京師天寧與師俱往命掌香水海未幾因學抱擊皷頓明大法凡有所問皆對曰莫理會故流輩咸以莫理會稱之住後上堂汝有一對眼我也有一對眼汝若瞞還自瞞汝若成佛作祖老僧無汝底分汝若做驢做馬老僧救汝不得衆檀越入山請上堂說偈曰我無長處名虛出謝汝殷勤特地來明因無法堪分付讓把山門爲汝開

平江府虎丘雪庭元淨禪師雙溪人也上堂知有底人過萬年如同一日不知有者過一日如同萬年不見死心和尚道山僧行脚三十餘年以九十日爲一夏增一日也不得減一日也不得取不得捨不得不可得中祇麼得翠雲見處又且不然山僧行脚三十來年誰管他一日九十日也無得也無不得處處當來見彌勒且道彌勒在甚麼處金風吹渭水落葉滿長安上堂說得須是見得見得又須說得見得說不得落在陰界見解偏枯說得見不得落在時機墮在毒海若是翠雲門下直饒說得見得好與三十棒說不得見不得也好與三十棒翠雲恁麼道也好與三十棒遂高聲召大衆曰嶮上堂日日日東出日日日西沒是時人知有自古自今如麻似粟忽然撲轉話頭亦不從東出亦不從西沒且道從甚處出沒若是透關底人聞恁麼道定知五里牌在郭門外若是透不過者往往道半山熱瞞人僧問如何是到家一句

師曰坐觀成敗問不與萬法爲侶者是甚麼人師曰遠親不如近鄰曰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汝道又作麼生師曰近鄰不如遠親問亡僧遷化向甚麼處去師曰糞堆頭曰意旨如何師曰築著磕著

衢州天寧訥堂梵思禪師蘇臺朱氏子上堂趯翻生死海踏倒涅槃岸世上無活人黃泉無死漢遂拈拄杖曰訥堂今日拄杖子有分付處也還有承當得者麼試出來擔荷看有麼有麼良久擲拄杖下座上堂知有底也喫粥喫飯不知有底也喫粥喫飯如何直下驗得他有之與無是之與非邪之與正若驗不出參學事大遠在喝一喝下座上堂山僧是楊岐四世孫這老漢有箇三脚驢子弄蹄行公案雖人人舉得祇是不知落處山僧不惜眉毛爲諸人下箇注脚乃曰八角磨盤空裏走

岳州君山佛照覺禪師上堂舉古者道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諸人還識得麼若也不識爲你註破仰之彌高不隔絲毫要津把斷佛祖難逃鑽之彌堅眞體自然鳥啼華笑在碧巖前瞻之在前非正非偏十方坐斷威鎭大千忽焉在後一場漏逗堪笑雲門藏身北斗咄

平江府寶華顯禪師本郡人也上堂曰喫粥了也頭上安頭洗鉢盂去爲蛇畫足更問如何自納敗闕良久高聲召大衆衆舉首師曰歸堂喫茶上堂禪莫參道休學歌意忘機常廓落現成公案早周遮祇箇無心已穿鑿直饒坐斷未生前難透山僧錯錯錯

紹興府東山覺禪師後住因聖上堂三通鼓罷諸人各各上來擬待理會祖師西來意還知劒去久矣麼設使直下悟去也是斬頭覓活東山事不獲已且向第二頭鞠拶看以手拍禪牀下座上座花爛熳景喧妍休說壺中別有天百草頭邊如薦得東高三丈西闊八寸上堂舉昔廣額屠兒一日至佛所颺下屠刀曰我是千佛一數世尊曰如是如是今時叢林將謂廣額過去是一佛權現屠兒如此見廣額且喜沒交涉又曰廣額正是箇殺人不眨眼底漢颺下屠刀立地成佛且喜沒交涉又道廣額颺下屠力曰我是千佛一數這一佛多少分明且喜沒交涉要識廣額麼

夾路桃華風雨後馬蹄何處避殘紅
台州天封覺禪師上堂無生國裏未是安居萬仞崖頭豈容駐足且望空撒手直下飜身一句作麼生道人逢好事精神爽入火真金色轉鮮
成都府昭覺道祖首座初見圓悟於即心是佛語下發明久之悟命分座一日為衆入室餘二十許人師忽問曰生死到來如何回避僧無對師擲下拂子奄然而逝衆皆愕眙亟以聞悟悟至召曰祖首座師張目視之悟曰抖擻精神透關去師點頭竟爾趨寂
南康軍雲居宗振首座丹丘人也依圜悟於雲居一日仰瞻鐘閣倏然契證有詰之者座酧以三偈其後曰我有一機直下示伊青天霹靂電卷星馳德山臨濟棒喝徒施不傳之妙於汝何斷悟見大悅竟以節操自高道望愈重嘗書壁曰住在千峯最上層年將耳順任騰騰免教名字挂人齒甘作今朝百拙僧
樞密徐俯字師川號東湖居士每侍先龍圖謁法昌及靈源語論終日公聞之藐如也及法昌歸寂在笑談間公異之始篤信此道後丁父憂念無以報罔極命靈源歸孝址說法源登座問答已乃曰諸仁者祇如龍圖平日讀萬卷書如水傳器涓滴不遺且道尋常著在甚麼處而今捨識之後這著萬卷書底又却向甚麼處著公聞灑然有得遂曰吾無憾矣源下座問曰學士適來見箇甚麼便恁麼道公曰若有所見則鈍置和尚去也源曰恁麼則老僧不如公曰和尚是何心行源大笑靖康初為尚書外郎與朝士同志者挂鉢於天寧寺之擇木堂力參圓悟悟亦喜其見地超邁一日至書記寮指悟項相曰這老漢脚跟猶未點地在悟顰面曰甕裏何曾走却鼈公曰且喜老漢脚跟點地悟曰莫謗他好公休去
郡王趙令衿字表之號超然居士任南康政成事簡多與禪衲遊公堂間為摩詰丈室適圓悟居甌阜公欣然就其鑪錘悟不少假公固請悟曰此事要得相應直須是死一回始得公默契嘗自疏之其略曰家貧遭劫誰知盡底不存空屋無人幾度賊來亦打悟見囑令加護紹興庚申冬公與汪內翰藻李參政邴曾侍郎開詣徑山謁大慧慧聞至乃令擊鼓入室公

歎然袖香趨之慧曰趙州洗鉢盂話居士作麽生會公曰討甚麽碗拂袖便出慧起搊住曰古人向這裏悟去你因甚麽却不悟公擬對慧搊之曰討甚麽碗公曰還這老漢始得

侍郞李彌遜號普現居士少時讀書五行俱下年十八中鄉舉登第京師旋歷華要至二十八歲爲中書舍人常入圓悟室一日早朝回至天津橋馬躍忽有省通身汗流直造天寧適悟出門遙見便喚曰居士且喜大事了畢公厲聲曰和尙眼華作甚麽悟便喝公亦喝於是機鋒迅捷凡與悟問答當機不讓公後遷吏部乞祠祿歸閩連江築庵自娛忽一日示微恙遽索湯沐浴畢遂趺坐作偈曰謾說從來牧護今日分明呈露虛空撲倒須彌說甚向上一路擲筆而逝

覺庵道人祖氏建寧游察院之姪女也幼志不出適留心祖道於圓悟示衆語下了然明白悟曰更須颺却所見始得自由祖答偈曰露柱抽橫骨虛空弄爪牙直饒玄會得猶是眼中沙

令人本明號明室自機契圓悟徧參名宿皆蒙印可紹興庚申二月望親書三偈寄呈草堂淸微露謝世之意至旬末別親里而終草堂跋其偈後爲刊行大慧亦嘗垂語發揚偈曰不識煩惱是菩提若隨煩惱是愚癡起滅之時須要會鷂過新羅人不知不識煩惱是菩提淨華生淤泥人來問我若何爲喫粥喫飯了洗鉢盂莫管他莫管他終日癡憨弄海沙要識本來眞面目便是祖師一木叉道不得底叉下死道得底也叉下死畢竟如何不許夜行投明須到

成都府范縣君者嫠居歲久常坐而不臥聞圓悟住昭覺往禮拜請示入道因緣悟令看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箇甚麽久無所契范泣告悟曰和尙有何方便令某易會悟曰却有箇方便遂令祗看是箇甚麽後有省曰元來恁麽地近那

太平懃禪師法嗣

常德府文殊心道禪師眉州徐氏子年三十得度詣成都習唯識自以爲至同舍詰之曰三界唯心萬法唯識今目前萬象縱然心識安在師茫然不知對遂出關周流江淮旣抵舒之太平聞佛鑑禪師夜參舉

趙州栢樹子話至覺鐵觜云先師無此語莫謗先師好因大疑提撕既久一夕豁然即趨丈室擬敘所悟鑑見來便閉門師曰如尙莫謾某甲鑑云十方無壁落何不入門來師以拳擉破窻紙鑑即開門搊住云道道師以兩手捧鑑頭作口啐而出遂呈偈曰趙州有箇栢樹話禪客相傳徧天下多是摘葉與尋枝不能直向根源會覺公說道無此語正是惡言當面罵禪人若具通方眼好向此中辨眞假鑑深然之每對客稱賞後命分座裏守請開法天寧未幾擢大別文殊上堂曰師子嚬呻象王哮吼雲門北斗裏藏身白雲因何喚作手三世諸佛不能知狸奴白牯却知有且道作麼生是他知有底事雨打棃華蛺蝶飛風吹柳絮毛毬走上堂拈拄杖直上指曰恁麼時刺破憍尸迦脚跟卓一下曰恁麼時卓碎閻羅王頂骨乃指東畔曰恁麼時穿過東海鯉魚眼睛指西畔曰恁麼時塞却西王母鼻孔且道總不恁麼時如何今年雨水多各宜[illegible][illegible]眼宣和改元下詔改僧爲德士上堂祖意西來事今朝特地新昔爲比丘相今作老君形

鶴氅披銀褐頭包蕉葉巾林泉無事客兩度受君恩所以道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且道即今是甚麼時節毗盧遮那頂戴寶冠爲顯眞中有俗文殊老叟身披鶴氅且要俯順時宜一人既爾衆人亦然大家成立叢林喜得群僊聚會共酌迷僊酎同唱步虛詞或看靈寶度人經或說長生不死藥琴彈月下指端發太古之音碁布軒前妙著出神機之外進一步便到大羅天上退一步却入九幽城中祇如不進不退一句又作麼生道直饒羽化三清路終是輪迴一幻身二年九月復僧上堂不挂田衣著羽衣老君形相頗相宜一年半內閑思想大底興衰各有時我佛如來預讖法之有難教中明載無不委知較量年代正在于茲魔得其便惑亂正宗僧改俗形佛更名字妄生邪解刪削經文鐃鈸停音鉢盂添足多般矯詐欺罔聖君賴我皇帝陛下聖德聖明不忘付囑不廢其教特賜宸章頒行天下仍許僧尼重新披削實謂寒灰再焰枯木重榮不離俗形而作僧形不出魔界而入佛界重鳴法鼓再整頹綱迷僊酎變爲甘露漿

爆[illegible]虛詞誰作還鄉曲子放下銀木簡拈起尼師壇昨朝稽首擎拳今日和南不審祇改舊時相不改舊時人敢問大衆舊時人是一箇是兩箇良久曰秋風也解嫌狼籍吹盡當年道教灰建炎三年春示衆舉臨濟入滅囑三聖因緣師曰正法眼藏瞎驢滅臨濟何曾有是說今古時人皆妄傳不信但看後三月至閏三月賊鍾相叛其徒欲虜師南奔者師曰學道所以了生死何避之有賊至師曰速見殺以快汝心賊即舉槊殘之血皆白乳賊駭引席覆之而去

韶州南華知昺禪師蜀之永康人也上堂此事最希奇不礙當頭說東鄰田舍翁隨例得一橛非唯貫聲色亦乃應時節若問是何宗八字不著丿擊禪牀下座上堂日日說時時擧似地擎山爭幾許隴西鸚鵡得人憐大都祇爲能言語休思惟帶伴侶智者聊聞猛提取更有一般也大奇猫兒偏解捉老鼠上堂以拄杖向空中攪曰攪長河爲酥酪鰕蟹猶自眼搭眵卓一下曰變大地作黃金窮漢依前赤骨力爲復自家無分爲復不肯承當可中有箇漢荷負得行多少人失錢遭罪再卓一下曰還會麼寶山到也須開眼勿使忙忙空手回上堂春光爛熳華爭發子規啼落西山月僑梵鉢提長吐舌底事分明向誰說復上堂迷不自迷對悟立迷悟不自悟因迷說悟所以悟爲迷之體迷爲悟之用迷悟兩無從箇中無別共無別共撥不動翻師不將來鼻孔千斤重

潭州龍牙智才禪師舒州施氏子早服勤於佛鑑法席兩局務不辭難名已聞於叢林及遊方迨暮至黃龍適死心在三門問其所從來既稱名則知爲舒州太平才莊主矣翌日入室死心問曰會得最初句便會末後句會得末後句便會最初句最初末後拈放一邊百丈野狐話作麼生會師曰入戶已知來見解何須更擧轢中泥心曰新長老死在上座手裏也師曰語言雖有異至理且無差心曰如何是無差底事師曰不扣黃龍角焉知頷下珠心便打初住嶽麓開堂日僧問德山棒臨濟喝今日請師爲拈掇師曰蘇嚕蘇嚕曰蘇嚕蘇嚕還有西來意也無師曰蘇嚕蘇嚕由是叢林呼爲才蘇嚕後遷龍牙因欽宗皇帝登

位衆官請上堂祝聖已就座拈拄杖卓一下曰朝奉疏中道本來奧境諸佛妙場適來拄杖子已爲諸人說了也於斯悟去理無不顯事無不周如或未然不免別通箇消息舜曰重明四海淸滿天和氣樂昇平延祥拄杖生歡喜擲地山呼萬歲聲擲拄杖下座上堂彈指一下曰彈指圓成八萬門刹那滅却三祇劫若也見得行得健卽經行困卽歇若也不會兩箇鸕鷀扛箇鼈上堂擧死心和尚小參曰若論此事如人家有三子第一子聰明智慧孝養父母接待往來主掌家業第二子兇頑狡猾貪婬嗜酒倒街臥巷破壞家業第三子盲聾瘖瘂菽麥不分是事不能祗會喫飯三人中黃龍要選一人用更有四句死中有活活中有死死中常死活中常活將此四句驗天下衲僧師曰喚甚麼作四句三人姓甚名誰若也識得與黃龍把手並行更無纖毫間隔如或未然不免借水獻華去也三人共體用非用四句同音空不空欲識三人并四句金烏初出一團紅師居龍牙十三載以淸苦涖衆衲子敬畏大師席公震遷住雲溪經四稔紹興戊午八月望俄集衆付寺事仍書偈曰戊午中秋之日出家住持事畢臨行自己尙無有甚虗空可覓其垂訓如常二十三日再集衆示問曰涅槃生死盡是空華佛及衆生並爲增語汝等諸人合作麼生衆皆下語不契師喝曰苦苦復曰白雲湧地明月當天言訖儼然而逝火浴獲設利五色併靈骨塔於寺之西北隅

明州蓬萊卿禪師上堂有句無句如藤倚樹且任諸方點頭及乎樹倒藤枯上無衝天之計下無入地之謀靈利漢這裏著得一隻眼便見七縱八橫擧拂子曰看看一曲兩曲無人會雨過夜塘秋水深上堂杜鵑聲裏春光暮滿地落華留不住瑠璃殿上絕行蹤誰人解揷無根樹擧拄杖曰這箇是無根底且道解開華也無良久曰祗因連夜雨又過一年春上堂擧懸殊師曰此二老人一人向高高山頂立一人向深深海底行然雖如是一不是二不成落華流水裏啼鶯閑亭雨歇夜將半片月還從海底生

安吉州何山佛燈守珣禪師郡之施氏子參廣鑑瑛禪師不契遂造太平隨衆咨請邈無所入乃封其衾曰此生若不徹去誓不展此於是晝坐宵立如喪考妣逾七七日忽佛鑑上堂曰森羅及萬象一法之所印師聞頓悟往見鑑鑑曰可惜一顆明珠被這風顛漢拾得乃詰之曰靈雲道自從一見桃華後直至如今更不疑如何是他不疑處師曰莫道靈雲不疑只今覓箇疑處了不可得鑑曰玄沙道諦當甚諦當敢保老兄未徹在那裏是他未徹處師曰深知和尙老婆心切鑑然之師拜起呈偈曰終日看天不舉頭桃華爛熳始擡眸饒君更有遮天網透得牢關即便休鑑屬令護持是夕厲聲謂衆曰這回珣上座穩睡去也圜悟聞得疑其未然乃曰我須勘過始得遂令人召至因與遊山偶到一水潭悟推師入水遽問曰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潭深魚聚悟曰見後如何師曰樹高招風悟曰見與未見時如何師曰伸脚在縮脚裏悟大稱之鑑移蔣山命分座說法出住廬陵之禾山退藏故里道俗迎居天聖後徙何山及天寧

上堂轅轢鑽住山斧佛祖出頭未輕與縱使醒翻滿世間你無寶器如何取阿呵呵神山打羅道吾作舞甜瓜徹蔕甜苦瓠連根苦上堂舉婆子燒庵話師曰大凡扶宗立教須是其人你看他婆子雖是箇女人宛有丈夫作略二十年簁油費醬固是可知一日向百尺竿頭做箇失落直得用盡平生腕頭氣力自非箇俗漢知機洎乎巧盡拙出然雖如是諸人要會麼雪後始知松柏操事難方見丈夫心上堂如是禪祖師道切忌將心外邊討從門所得即非珍特地埋藏衣裏實禪家流須及早撥動祖師關棙抖擻多年布褸是非毀譽付之空豎闊橫長渾恰好君不見寒山老終日嬉嬉長年把掃人問其中事若何入荒田不揀信手拈來草參僧問如何是賓中賓師曰客路如天遠侯門似海深曰如何是賓中主師曰長因送客處憶得別家時曰如何是主中賓師曰相逢不必問前程曰如何是主中主師曰一朝權祖令誰是出頭人曰賓主已蒙師指示向上宗乘事若何師曰向上問將來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大海若知足百川應

倒流僧禮拜師曰珣上座三十年學得底師嘗謂衆曰兄弟如有省悟處不拘時節請來露箇消息雪夜有僧扣方丈門師起秉燭震威喝曰雪深夜半求決疑情因甚麼威儀不具僧顧眎衣裓師逐出院每曰先師祗年五十九吾年五十六矣來日無多紹興甲寅解制退天寧之席謂雙槐居士鄭績曰十月八日是佛鑑忌則吾時至矣乞還鄣南十月四日鄭公遣弟僧道如訊之師曰汝來正其時也先一日不著便後一日蹉過了吾雖與佛鑑同條生終不同條死明早可爲我尋一隻小船子來如曰要長者要高者師曰高五尺許越三日雞鳴端坐如平時侍者請遺偈師曰不曾作得言訖而逝闍維舌根不壞郡人陳師顗以寶函藏其家門弟子奉靈骨塔于普應院之側

隆興府泐潭擇明禪師上堂舉趙州訪茱萸探水因緣師曰趙老雲收山嶽露茱萸雨過竹風清誰家別館池塘裏一對鴛鴦畫不成又舉德山托鉢話師曰從來家富小兒嬌偏向江頭弄畫橈引得老爺把不住又來船上助歌謠上堂永嘉道一月普現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攝豎起拂子云看看千江競注萬派爭流若也素善行舟便諳水脉可以優游性海笑傲煙波其或未然且歸林下坐更待月明時

台州寶藏本禪師上堂淸明巳過十餘日華雨闌珊方寸深春色惱人眠不得黃鸝飛過綠楊陰遂大笑下座

吉州大中祥符淸海禪師初見佛鑑鑑問三世諸佛一口吞盡何處更有衆生可教化此理如何師擬進語鑑喝之師忽領旨述偈曰實際從來不受塵箇中無舊亦無新青山況是吾家物不用尋家別問津鑑曰放下著師禮拜而出

漳州淨衆佛眞了燦禪師泉南羅氏子上堂重陽九日菊華新一句明明亘古今楊廣橐駝無覓處夜來足跡在松陰

隆興府谷山海禪師上堂一舉不再說巳落二三相見不揚眉䟦成造作設使動絃別曲告往知來見鞭影便行望刹竿回去脚跟下好與三十棒那堪更向這裏撮摩石火收捉電光工夫枉用渾閑事笑倒西

來碧眼胡卓拄杖下座

五燈嚴統卷第十九

五燈嚴統卷第二十

南嶽下十五世

龍門遠禪師法嗣

溫州龍翔竹庵士珪禪師成都史氏子初依大慈宗雅心醉楞嚴逾五秋南遊謁諸尊宿始登龍門即以平時所得白佛眼眼曰汝解心已極但欠著力開眼耳遂俾職堂司一日侍立次問云絕對待時如何眼曰如汝僧堂中白椎相似師罔措眼至晚抵堂司師理前話眼曰閑言語師於言下大悟政和末出世和之天寧屢遷名剎紹興間奉詔開山鴈蕩能仁時眞歇居江心聞師至恐緣法未熟特過江迎歸方丈大展九拜以誘溫人由是翕然歸敬未視篆其徒懼行規法深夜放火鞠爲瓦礫之墟師竟就樹縛屋陞座示衆云愛閑不打鼓山鼓投老來看鴈蕩山傑閣危樓渾不見緇邊茆屋兩三間還有共相出手者麼喝一喝下座聽法檀施併力營建未幾復成寶坊次補江心上堂曰萬年一念一念萬年和衣泥裏輥洗脚上牀眠歷劫來事祇在如今大海波濤湧小人方寸深拈起拄杖曰汝等諸人未得箇入頭須得箇入頭既得箇入頭須有出身一路始得大衆且作麼生是出身一路良久曰雪壓難摧澗底松風吹不動天邊月卓拄杖下座上堂萬機不到眼見色耳聞聲一句當堂頭戴天脚踏地你諸人祇知今日是五月初一殊不知金烏半夜忙忙去玉兔天明上海東以拂子擊禪牀下座上堂明明無悟有法即迷諸人向這裏立不得諸人向這裏住不得若立則危若住則瞎直須意不停玄句不停意用不停機此三者旣明一切處不須管帶自然現前不須照顧自然明白雖然如是更須知有向上事久雨不晴咄上堂一葉落天下秋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一塵起大地收嘉州打大像陝府灌鐵牛明眼漢合作麼生良久曰久旱嘗頭句橋流水不流卓拄杖下座上堂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離見見不能及落華有意隨流水流水無情戀落華諸可還者自然非汝不汝還者非汝而誰長恨春歸無覓處不知轉入此中來喝一喝曰三十

年後莫道能仁教壞人家男女上堂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東家點燈西家暗坐曰未審意旨如何師曰馬便搭鞍驢便推磨僧禮拜師曰靈利衲僧祇消一箇遂曰馬搭鞍驢推磨靈利衲僧祇消一箇縱使東家明點燈未必西家暗中坐西來意旨問如何多口阿師自招禍僧問如何是第一義師曰你問底是第二義問狗子還有佛性也無趙州道無意旨如何師曰一度著蛇齩怕見斷井索問蘊子深談實相善說法要此理如何師曰不及鴈銜蘆問如何是佛師曰華嶽洞口石烏龜問魯祖面壁意旨如何師曰金木水火土羅睺計都星問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時如何師曰作賊人心虛曰國師三喚侍者又作麼生師曰打皷弄猢猻皷破猢猻走丙寅七月十八日召法屬長老宗範付後事次日沐浴聲鐘集衆就座泊然而逝荼毗日送者均獲設利奉靈骨塔于皷山

南康軍雲居高菴善悟禪師洋州李氏子年十一去家業經得度有夙慧聞沖禪師舉武帝問達磨因緣如獲舊物遽曰我既廓然何勝之有沖異其語勉之南詢蒙授記於龍門一日有僧被蛇傷足佛眼問曰既是龍門為甚麼却被蛇齩師即應曰果然現大人相眼益器之後傳此語到昭覺圓悟云龍門有此僧耶東山法道未寂寥爾住後上堂少林面壁懷藏東土西天歐阜陞堂无塞四維上下致使山巍巍而砥掌平水昏昏而常自清華非豔而結空果風不搖而片葉零人無法而得咨問佛無心而更可成野蔬淡飯延時日任運隨緣道自靈畢竟如何日午打三更

遂寧府西禪文璉禪師郡之張氏子上堂一向恁麼去直得凡聖路絕水泄不通鐵蛇鑽不入鐵鎚打不破至於千里萬里鳥飛不度一向恁麼來未免灰頭土面帶水拖泥唱九作十指鹿為馬非唯孤負先聖亦乃埋沒已靈敢問大衆且道恁麼去底是恁麼來底是芍藥華開菩薩面椶櫚葉散夜叉頭上堂諸方浩浩談玄每日撞鐘打皷西禪無法可說勘破燈籠露柱門前不置下馬臺免被傍人來借路若借路須照顧脚下若參差邯鄲學唐步上堂心生種種法生森羅萬象縱橫信手拈來便用日輪午後三更心滅

種種法滅四句百非路絕直饒達磨出頭也是眼中著屑心生心滅是誰木人攜手同歸歸到故鄉田地猶遭頂上一錐上堂正月孟春猶寒直下言端語端拈起衲僧鼻孔穿開祖佛心肝知有者達磨不來東土二祖不往西天不知有者誰知當面蹉過迢迢十萬八千山僧爲你重說偈言大衆莫教孤負孟春猶寒僧問師子未出窟時如何師曰爪牙已露曰出窟後如何師曰龍頭蛇尾曰出與未出時如何師曰正好喫棒問以一重去一重即不問不以一重去一重時如何師曰闍黎有許多工夫

隆興府黃龍牧庵法忠禪師四明姚氏子十九試經得度習台教悟一心三觀之旨未能泯跡徧參名宿至龍門覩水磨旋轉發明心要乃述偈曰轉大法輪目前包裹更問如何水推石磨呈佛眼眼曰其中事作麼生師曰澗下水長流眼曰我有末後一句待分付汝師即掩耳而去後至廬山於同安枯樹中絕食清坐宣和間湘潭大旱禱而不應師躍入龍淵呼曰業畜當雨一尺雨隨至居南嶽每跨虎出遊儒釋望塵而拜住後上堂張公喫酒李公醉子細思量不思議李公醉醒問張公恰使張公無好氣無好氣不如歸家且打睡上堂今朝正月半有事爲君斷切忌兩眼睛被他燈火換上堂我有一句子不借諸聖口不動自己舌非聲氣呼吸非情識分別假使淨名杜口於毗耶釋迦掩室於摩竭大似掩耳偷鈴未免天機漏泄直饒德山入門便棒臨濟入門便喝若向牧庵門下撿點將來祇得一撅千種言萬般說祇要教君自家歇一任大地虛空七凹八凸僧問如何是佛師曰莫向外邊覓曰如何是心師曰莫向外邊尋曰如何是道師曰莫向外邊討曰如何是禪師曰莫向外邊傳曰畢竟如何師曰靜處薩婆訶問大衆臨筵請師舉唱師豎起拂子僧曰乞師再垂方便師擊禪牀一下後示寂塔于香原洞

衢州烏巨雪堂道行禪師處州葉氏子依泗州普照英禪師得度去參佛眼一日聞舉玄沙築著脚指話遂大悟住後上堂會即便會玉本無瑕若言不會碓觜生華試問九年面壁何如大會拈華南明怎麼商

確也是順風撒沙參上堂雲籠嶽頂百鳥無聲月隱寒潭龍珠自耀正當恁麼時直得石梁忽然大悟石洞頓爾心休虛空開口作證溪北石僧點頭諸人總在這裏瞌睡笑殺陝府鐵牛上堂佛說三乘十二分頓漸偏圓癡人面前不得說夢祖師西來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癡人面前不得說夢臨濟三玄雲門三句洞山五位癡人面前不得說夢南明恁麼道還免得遭人檢責也無所以古人道石人機似汝也解唱巴歌汝若似石人雪曲也應和還有和雪曲底麼若有喚來與老僧洗脚上堂通身是口說得一半通身是眼用得一橛用不到處說有餘說不到處用無盡所以道當用無說當說無用用說同時用說不同時諸人若也擬議西峯在你脚底到國清衆請上堂句亦剗意亦剗絕毫絕釐處如山如嶽句亦到意亦到如山如嶽處絕毫絕釐忽若撥通一線意句俱到俱不到俱剗俱不剗直得三句外絕牢籠六句外無標的正當恁麼時一句作麼生道傾蓋同途不同轍相將攜手上高臺上堂舉趙州示衆云老僧除却二時齋粥是雜用心處師曰今朝六月旦行者擊皷長老陞堂你諸人總來這裏雜用心上堂舉僧問雲門如何是驚人句門曰響師曰雲門答這僧話不得便休却皷粥飯氣以當平生上堂黃梅雨麥秋寒恁麼會太無端時節因緣佛性義大都須是髑髏乾示衆舉璣和尚問僧禪以何爲義衆下語皆不契埋僧請益璣璣代云以謗爲義師曰三世諸佛是謗西天二十八祖是謗唐土六祖是謗天下老和尚是謗諸人是謗山僧是謗於中還有不謗者也無談玄說妙河沙數爭似雙峯謗得親師示疾門弟子教授汪公喬年至省候師以後事委之示以偈曰識則識自本心見則見自本性識得本心本性正是宗門大病註曰爛泥中有刺莫道不疑好黎明沐浴更服加趺而逝闍維五色設利煙所至處纍然齒舌不壞塔于寺之西

撫州白楊法順禪師綿州文氏子依止佛眼聞普說舉傅大士心王銘云水中鹽味色裏膠青決定是有不見其形師於言下有省後覩寶藏迅轉頓明大法趨丈室作禮呈偈曰頂有異峯雲冉冉源無別派水

泠泠遊山未到山窮處終被青山礙眼睛眼笑而可之住後上堂好事堆堆疊疊來不須造作與安排落林黃葉水推去橫谷白雲風卷回寒鴈一聲情念斷霜鐘纔動我山摧白楊更有過人處盡夜寒爐撥死灰忽有箇衲僧出來道長老少賣弄得恁麼窮乞相山僧祇向他道却被你道著上堂我手何似佛手天上南星北斗我脚何似驢脚往事都來忘却人人盡有生緣箇箇足方頂圓大愚灘頭立處孤月影射深灣會不得見還難一曲漁歌過遠灘示衆染緣易就道業難成不了目前萬緣差別祇見境風浩浩凋殘功德之林心火炎炎燒盡菩提之樹道念若同情念成佛多時爲衆一似爲已彼此事辨不見他非我是自然上敬下恭佛法時時現前煩惱塵塵解脫上堂鷄啼曉月狗吠枯樁只可默會難入思量看不見處動地放光說不到處天地玄黃攃城尺六狀紙元來出在清江大衆分明話出人難見昨夜三更月到窻上堂風吹茆茨屋脊漏雨打闍黎眼睛濕恁麼分明却不知却來這裏低頭立（時紹興上座聞之有省後住婺之寶敎）因齋示衆久病未嘗推木枕人來多是問如何山僧據問隨緣對窻外黃鸝口更多只如七尺之軀甚處受病衆中具眼者試爲山僧指出病源衆下語皆不契師自搯掌一下作嘔吐聲又云好箇木枕子師律身清苦出入唯杖笠獨行後示寂闍維收舍利目睛齒舌數珠同靈骨塔于寺西

南康軍雲居法如禪師丹丘胡氏子依護國瑞禪師祝髮登具徧參淛右諸宗匠晚至龍門以平日所證白佛眼眼曰此皆學解非究竟事欲了生死當求妙悟師駭然諦信一日命主香積以道業未辨固辭眼勉曰姑就職其中大有人爲汝說法未幾晨興開廚門望見聖僧契所未證即白佛眼眼曰這裏還見聖僧麼師詣前問訊叉手而立眼曰向汝道大有人爲汝說法住後上堂一法若有毗盧墮在凡夫萬法若無普賢失其境界向這裏有無俱遣得失兩亡直得十方諸佛不見諸人且道十二時中向甚麼處安身立命披蓑側立千峯外引水澆蔬五老前上堂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秘在形山雲居又且不然

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擲下拄杖云大衆也須識取

南康軍歸宗眞牧正賢禪師潼川陳氏子世爲名儒幼從三學海澄爲苾蒭具滿分戒遊成都依大慈秀公習經論凡典籍過目成誦義亦頓曉秀稱爲經藏子出蜀謁諸尊宿後扣佛眼一日入室眼擧殷勤抱得栴檀樹語聲未絕師頓悟眼曰經藏子漏逗了也自是與師商確淵奧亹亹無盡眼稱善因手書眞牧二字授之紹興己巳歸宗虛席郡侯以禮請堅臥不應寶文李公懋嘗同道於師同屬官強之乃就上堂且第一句如何道汝等若向世界未成時父母未生時佛未出世時祖師未西來時道得已是第二句且第一句如何道直饒你十成道得未免左之右之卓拄杖下座上堂良久召大衆曰作麼生若也擬議賢上座謾你諸人去也打地和尚瞋他秘魔嚴主擎箇叉兒胡說亂道遂將一摑成齏粉散在十方世界還知麼擧拂子曰而今却在拂子頭上說一切智智淸淨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還聞麼閻老子知得乃曰賢上座你若相當去不妨奇特慼不相當總在我手裏祇向他道閻老子你也退步摸索鼻孔看擊禪牀下座僧問久默斯要已泄眞機學人上來請師開示師曰耳朵在甚麼處曰一句分明該萬象師曰分明底事作麼生曰台星照臨枯木回春師曰換却你眼睛

安吉州道場正堂明辯禪師本郡俞氏子幼事報本蘊禪師圓顱受具後謁諸名宿至西京少林聞僧學佛眼以古詩發明罽賓王斬師子尊者話曰楊子江頭楊柳春楊華愁殺渡江人一聲羌笛離亭晚君向瀟湘我向秦師默有所契即趨龍門求入室佛眼問從上祖師方册因緣許你會得忽擧拳曰這箇因何喚作拳師擬對眼築其口曰不得作道理於是頓去知見住後上堂猛虎口邊拾得毒蛇頭上安排更不釘樁搖艣回頭別有生涯婆子破我勘破了大悲院裏有村齋上堂淨五眼湧金春色晚得五力吹落碧桃華唯證乃知難可測卓拄杖曰一片何人得流經十萬家上堂三祖道但莫憎愛洞然明白當時老僧

◆阿顯阿

若見便與一摑且道是憎邪是愛邪近來經界稍嚴不許詭名挾佃解夏上堂十五日已前不得去少林隻履無藏處十五日已後不得住桂子天香和雨露正當十五日又且如何呵呵呵風流不在著衣多上堂舉僧問投子大死底人却活時如何子曰不許夜行投明須到師曰我疑千年蒼玉精化爲一片秋水骨海神欲護護不得一旦鰲頭忽擎出上堂華開隴上柳綻堤邊黃鸝調叔夜之琴芳草入謝公之句何必聞聲悟道見色明心非唯水上覓漚已是眼中著屑擘開胷曰汝等當觀吾紫磨金色之身今日則有明日則無大似無風起浪全不知羞且道今日事作麼生好箇迷逢達磨不知誰解承當僧問如何是佛師乃鳴指三下問語默涉離微如何通不犯師曰橫身三界外獨脫萬機前曰祇如風穴道長憶江南三月裏鷓鴣啼處百華香又作麼生師曰說這箇不喞嚁漢作麼曰嫩竹搖金風細細百華鋪地日遲遲師曰你向甚麼處見風穴曰眼裏耳裏絕瀟灑師曰料掉無交涉問蓮華未出水時如何師曰未過冬至莫道寒曰出水後如何師曰未過夏至莫道熱曰出與未出時如何師曰三十年後不要錯舉問如何是佛師曰無柴猛燒火曰如何是法師曰貧做富裝裹曰如何是僧師曰賣扇老婆手遮日曰如何是和尚栗棘蓬師曰不答此話曰爲甚麼不答師大笑曰吞不進吐不出問如何是一喝如金剛王寶劍師曰古墓毒虵頭戴角曰如何是一喝如踞地師子師曰虛空笑點頭曰如何是一喝如探竿影草師曰石人拍手笑呵呵曰如何是一喝不作一喝用師曰布袋裏豬頭曰四喝已蒙師指示向上還有事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鋸解秤鎚聲便喝佛眼忌拈香龍門和尚闌提潦倒不信佛法滅除禪道拶破眦盧向上關猫兒洗面自道好一炷沈香爐上然換手搥胷空懊惱遂搖手曰休懊惱以坐具搭肩上作女人拜曰莫怪下房媳婦觸忤大人好室中垂問曰猫兒爲甚麼愛捉老鼠又曰板鳴因甚麼狗吠師家風嚴冷初機多憚之因贊達磨曰昇元閣前懺儸洛陽峯畔乖張皮髓傳成話覇隻履無處埋藏不是一番

寒徹骨覓得梅華撲鼻香雪堂行一見大稱賞曰先師猶有此人在只消此贊可以坐斷天下人舌頭由是衲子奔湊臨終登座拈拄杖於左邊卓一下曰三十二相無此相於右邊卓一下曰八十種好無此好僧繇一筆畫成誌公露出草藁又卓一下顧大衆曰莫懊惱直下承當休更討下座歸方丈儼然趺坐而逝火後收靈骨設利藏所建之塔曰僊人山

潭州方廣深禪師僧問一法若有毗盧墮在凡夫萬法若無普賢失其境界未審意旨如何師曰富嫌千口少貧恨一身多

世奇首座者成都人也徧依師席晚造龍門一日燕坐瞌睡間羣蛙忽鳴誤聽爲淨髮版響亟趨往有曉之者曰蛙鳴非版也師恍然詣方丈剖露佛眼曰豈不見羅睺羅師遽止曰和尚不必舉待去自看未幾有省乃占偈曰夢中聞版響覺後蝦蟇啼蝦蟇與版響山嶽一時齊由是益加參究洞臻玄奧眼命分座師固辭曰此非細事也如金針刺眼毫髮若差睛則破矣願生生居學地而自煅煉眼因以偈美之曰有道只因頻退步謙和元自慣同光不知已在青雲上猶更將身入衆藏暮年學者力請不容辭後因說偈曰諸法空故我心空我心空故諸法同諸法我心無別體祇在而今一念中且道是那一念衆罔措師喝一喝而終

溫州淨居尼慧温禪師上堂舉法眼示衆曰三通鼓罷簇簇上來佛法人事一時周畢師曰山僧道三通鼓罷簇簇上來拄杖不在苕帚柄聊與三十

給事馮楫濟川居士自壯扣諸名宿最後居龍門從佛眼遠禪師再歲一日同遠經行法堂偶童子趨庭吟曰萬象之中獨露身遠拊公背曰好讚公於是契入紹興丁巳除給事會大慧禪師就明慶開堂慧下座公挽之曰和尚每言於士大夫前曰此生決不作這蟲豸今日因甚却納敗缺慧曰盡大地是箇杲上座你向甚處見他公擬對慧便掌公曰是我招得越月特丐祠坐夏徑山榜其室曰不動軒一日慧陞座舉藥山問石頭曰三乘十二分教某甲粗知承聞南方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實未明了伏望慈悲示誨頭

曰。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你作麼生。山罔措。頭曰。子緣不在此。可往江西見馬大師去。山至馬祖處。亦如前問。祖曰。有時教伊揚眉瞬目。有時不教伊揚眉瞬目。有時教伊揚眉瞬目者是。有時教伊揚眉瞬目者不是。山大悟。慧拈。能公隨至方丈曰。適來和尚所舉底因緣某理會得了。慧曰。你如何會。公曰。恁麼也不得。嚩嚧娑婆訶。不恁麼也不得。嘇唎娑婆訶。恁麼不恁麼總不得。蘇嚧嘇唎娑婆訶。慧印之以偈曰。梵語唐言。打成一塊。咄哉俗人。得此三昧。公後知邛州。所至宴晦無倦。嘗自詠曰。公事之餘喜坐禪。少曾將脇到牀眠。雖然現出宰官相。長老之名四海傳。至二十三年秋。乞休致。預報親知。期以十月三日報終。至日令後聽置高座。見客如平時。至辰巳間。降堦望闕肅拜。請漕使攝邛事。著僧衣。履踞高座。囑諸官吏及道俗。各宜向道。扶持教門。建立法幢。遂拈拄杖按膝。蛻然而化。漕使請曰。安撫去住如此自由。何不留一頌。以表罕聞。公張目索筆書曰。初三十一。中九下七。老人言盡。龜哥眼赤。竟爾長往。建炎後名山巨刹教藏多不存。公累以巳俸印施。凡一百二十八藏。用祝君壽以康兆民。門人蒲大聘嘗誌其事。有語錄頌古行於世。

開福寧禪師法嗣

潭州大溈月庵善果禪師。信州余氏子。上堂。奚仲造車一百輻。拈卻兩頭除卻軸。以拄杖打一圓相曰。且莫錯認定盤星。卓一卓。下座謝供頭。上堂。解猛虎頷下金鈴。驚羣動衆。取蒼龍穴裏明珠。光天照地。山僧今日到此。讚歎不及。汝等諸人合作麼生。豎起拂子曰。貶上眉毛。速須薦取。擲拂子下座。上堂。心生法亦生。心滅法亦滅。心法兩俱忘。烏龜喚作鼈。諸禪德道得也未。若道得。道林與你拄杖子。其或未然。歸堂喫茶去。僧問。達磨九年面壁時如何。師曰。魚行水濁。曰。二祖禮三拜。為甚麼却得其髓。師曰。地肥茄子大。曰。祇如一華開五葉。結果自然成。明甚麼邊事。師曰。賊以贓為驗。曰。有時乘好月。不覺過滄洲。師曰。闍黎無分。問。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時如何。師曰。驗盡行家。曰。樹倒藤枯。句歸何處。又作麼生。師曰。風吹日炙。曰

潙山呵呵大笑聲師曰波斯讀梵字曰道吾推倒泥裏潙山不管此意又且如何師曰有理不在高聲曰羅山道道吾是撮馬糞漢又作麼生師曰多口阿師曰今日足見老師七通八達師曰仰面哭蒼天僧禮拜師曰遍問蓮華未出水時如何師曰乾坤無異色曰出水後如何師曰徧界有清香

大隨靜禪師法嗣

台州釣魚臺石頭自回禪師本郡人也世爲石工雖不識字志慕空宗每求人口授法華能誦之棄家投大隨供掃灑寺中令取崖石師手不釋鎚鑿而誦經不輟口隨見而語曰今日硜磕明日硜磕死生到來作甚折合師愕然釋其器設禮願聞究竟法因隨至方丈隨令且罷誦經看趙州勘婆因緣師念念不去心久之因鑿石石稍堅盡力一鎚瞥見火光忽然省徹走至方丈禮拜呈頌曰用盡工夫渾無巴鼻火光迸散元在這裏隨忻然曰子徹也復獻趙州勘婆頌曰三軍不動旗閃爍老婆正是魔王脚趙州無柄鐵掃帚掃蕩煙塵空索索隨可之遂授以僧服人以其爲石工故有回石頭之稱也上堂參禪學道大似井底叫渴相似殊不知塞耳塞眼回避不及且如十二時中行住坐臥動轉施爲是甚麼人使作眼見耳聞何處不是路頭若識得路頭便是大解脫路方知老漢與你證明山河大地與你證明所以道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諸仁者大凡有一物當途要見一物之根源一物無處要見一物之根源見得根源源無所源所源既非何處不圓諸禪德你看老漢有甚麼勝你處諸人有甚麼不如老漢處還會麼太湖三萬六千頃月在波心說向誰

潼川府護聖愚丘居靜禪師成都楊氏子年十四禮白馬安慧爲師聞南堂道望遂往依焉堂舉香巖枯木裏龍吟話往返酬詰師於言下大悟一日堂問曰莫守寒巖異草青坐却白雲宗不妙汝作麼生師曰直須揮劒若不揮劒漁父棲巢堂矍然曰這小厮兒師珍重便行出住東巖上堂月生一東巖乍住增愁寂紅塵世路有多端米麪倉儲無顆粒崖爲伴泉爲匹颯颯清風來入室山王土地暗中忙雲版鐘魚偷

派滴世人莫道守空巖。亦有東籬打西壁。嘗謂衆曰。參學至要。不出先南堂道。最初句及末後句。透得過者。一生事畢。儻或未然。更與你分作十門。各各印證自心。還得穩當也未。一須信有教外別傳。二須知有教外別傳。三須會無情說法與有情說法無二。四須見性如觀掌中之物。了了分明。一一田地穩密。五須具擇法眼。六須行鳥道玄路。七須文武兼濟。八須摧邪顯正。九須大機大用。十須向異類中行。凡欲紹隆法種。須盡此綱要。方坐得這曲彔牀子。受得天下人禮拜。敢與佛祖為師。若不到恁麼田地。祇一向虛頭。他時異日。閻老子未放你在。間有學者各門頌出呈師。師以頌示曰。十門綱要掌中施。機會來時自有為。作者不須排位次。大都首末是根基。

龍州南巖勝禪師。上堂召大衆曰。護生須是殺。殺盡始安居。會得箇中意。分明在半途。且道到家一句。又作麼生。釋迦彌勒沒量大。看來猶祇是他奴。僧問放行五位即不問。把定三關事若何。師曰。橫按鏌鎁全正令。曰。把定三關蒙指示。放行五位事如何。師曰。太平寰宇斬癡頑。曰。恁麼則南嶽門下。士曠人稀。師曰。靈利衲僧祇消一點。曰。自古自今同生同死時如何。師曰。家賊難防。曰。今日學人小出大遇去也。師便打。曰。須是老僧打你始得。僧禮拜。師曰。切忌詐明頭。

常德府梁山廓庵師遠禪師。合川魯氏子。上堂。舉楊岐三脚驢子話。乃召大衆曰。揚其湯者。莫若撲其火。壅其流者。莫若杜其源。此乃智人之明鑒。佛法之至論。正在斯焉。這因緣如今叢林中提唱者甚多。商量者不少。有般底祇道。宗師家無固必。凡有所問。隨口便答。似則也似。是即未是。若恁麼。祇作箇乾無事會。不見楊岐用處。乃至祖師千差萬別方便門庭。如何消遣。又有般底祇向佛還會。却與自已沒交涉。古人道。凡有言句。須是一一消歸自已。又作麼生。又有般底一向祇作自已會。棄却古人用處。唯知道明自已事。古人方便却如何消遣。既消遣不下。却似抱橋柱澡洗。要且放手不得。此亦是一病。又有般底却去脚多少處會。若恁麼會。此病最難醫也。所以他語有巧妙處。參學人卒難摸索。纔擬心則差了也。前輩謂之

楊岐宗旨須是他屋裏人到恁麼田地方堪傳授若不然者則守死善道之謂也這公案直須還他透頂徹底漢方能了得此非止禪和子會不得而今天下叢林中出世爲人底亦少有會得者若要會去直須向威音那畔空劫已前輕輕覷著提起便行捺著便轉却向萬仞峯前進一步可以籠罩古今坐斷天下人舌頭如今還有恁麼者麼有則出來道看如無更聽一頌三脚驢子弄蹄行直透威音萬丈坑雲在嶺頭閑不徹水流澗下太忙生湖南長老誰解會行人更在青山外上堂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君王得一以治天下這箇說話是家常茶飯須知衲僧家別有奇特處始得且道衲僧門下有甚奇特處天得一斗牛女虛危室壁地得一萬象森羅及瓦礫君王得一上下四維無等匹且道衲僧得一時如何要見客從何處來閑持經卷倚松立浴佛上堂舉藥山浴佛公案拈云這僧問處依稀越國髣髴楊州藥山答來眼似流星機如掣電點檢將來二俱不了若是山僧即不然當是時纔見他問只浴得這箇且不浴得那箇但轉木杓柄與伊待他擬議之間攔面便潑假饒這僧有大神通具大智慧也無施展處敢問大衆這箇即且置喚甚麼作那箇下座佛殿燒香爲你說破師有十牛圖幷頌行于世

嘉州能仁默堂紹悟禪師結夏上堂最初一步十方世界現全身末後一言一微塵中深鎖斷有時提起如倚天長劒光耀乾坤有時放下似紅爐點雪虛含萬象得到恁麼田地天魔外道拱手歸降三世諸佛一時稽首便可以大圓覺爲我伽藍於一毫端現寶王刹如是則朝往西天暮歸東土亦是禁足百華叢裏坐婬坊酒肆行亦是禁足雖然如是不曾動著這裏一步恁麼則九旬無虛棄之功百劫有今時之用堪報不報之恩以助無爲之化此即是涅槃妙心金剛王寶劍敢問大衆作麼生得到這田地去如人上山各自努力上堂舉趙州訪二庵主公案頌曰一重山盡一重山坐斷孤峯子細看霧捲雲收山嶽靜楚天空闊一輪寒

彭州上溪智陀子言庵主綿州人也初至大隨聞學

石頭和尚示衆偈倐然領旨歸隱士溪懸崖絕壑間
有石若蹲異獸師鑿以爲室中發異泉無涸溢四衆
訝之居三十年化風盛播室成日作偈曰一擊石庵
全縱橫得自然清涼無暑氣涓潔有甘泉寬廓含沙
界寂寥絕衆緣箇中無限意風月一牀眠
劍門南修道者淳厚之士也自大隨一語契投服勤
不怠歸謁崇化賛禪師坐次賛以宗門三印問之南
曰印空印泥印水平地寒濤鏡起假饒去就十分也
是靈龜曳尾
莫將尙書字少虛家世豫章分寧因官西蜀謁南堂
靜禪師咨決心要堂使其向好處提撕適如廁俄聞
穢氣急以手掩鼻遂有省卽呈以偈曰從來姿韻愛
風流幾笑時人向外求萬別千差無覓處得來元在
鼻尖頭南堂答曰一法纔通法法周縱橫妙用更何
求靑蛇出匣魔軍伏碧眼胡僧笑點頭
龍圖王蕭居士字觀復留昭覺日聞開靜板聲有省
問南堂曰某有箇見處纔被人問却開口不得未審
過在甚處堂曰過在有箇見處堂却問朝旆幾時到

任公曰去年八月四日堂曰自按察幾時離衙公曰
前月二十堂曰爲甚麼道開口不得公乃契悟
五祖自禪師法嗣
蘄州龍華高禪師上堂象王行師子住赤脚崑崙眉
卓竪寒山拾得笑呵呵指點門前老松樹且道他指
點箇甚麼忽然風吹倒特好一堆柴
南嶽下十六世
徑山杲禪師法嗣
泉州教忠晦庵彌光禪師閩之李氏子兒時寡言笑
聞梵唄則喜年十五依幽嚴文慧禪師圓頂稽首閱羣
書一日曰旣剃髮染衣當期悟徹豈醉於俗典邪遂
出嶺謁圓悟禪師於雲居次參黃蘗祥高庵悟機語
皆契以淮楚盜起歸謁佛心會大慧寓廣因往從之
慧謂曰汝在佛心處所得者試擧一二看師擧佛心
上堂拈普化公案曰佛心卽不然總不恁麼來時如
何劈脊便打從教徧界分身慧曰汝意如何師曰某
不肯他後頭下箇注脚慧曰此正是以病爲法師毅
然無信可意慧曰汝但揣摩看師竟以爲不然經旬

因記海印信禪師拈曰雷聲浩大雨點全無始無滯趨告慧慧以舉道者見瑯邪幷玄沙未徹語詰之師對已慧笑曰雖進得一步祇是不著所在如人斫樹根下一刀則命根斷矣汝向枝上斫其能斷命根乎今諸方浩浩說禪者見處總如此何益於事其楊岐正傳三四人而已師慍而去翌日慧問汝還疑否師曰無可疑者慧曰祇如古人相見未開口時已知虛實或聞其語便識淺深此理如何師悚然汗下莫知所詣慧令究有句無句慧過雲門庵師侍行一日問曰某到這裏不能得徹病在甚處慧曰汝病最癖世醫拱手何也別人死了活不得汝今活了未曾死要到大安樂田地須是死一回始得師疑情愈深後入室慧問喫粥了也洗鉢盂了也去却藥忌道將一句來師曰裂破慧震威喝曰你又說禪也師即大悟慧撾皷告衆曰龜毛拈得笑哈哈一擊萬重關鏁開慶快平生在今日孰云千里賺吾來師亦以頌呈之曰一拶當機怒雷吼驚起須彌藏北斗洪波浩渺浪滔天拈得鼻孔失却口住後上堂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放憨作麼及乎樹倒藤枯句歸何處情知汝等諸人卒討頭鼻不著爲甚如此祇爲分明極飜令所得遲上堂夢幻空華何勞把捉得失是非一時放却擲拂子曰山僧今日已是放下了也汝等諸人又作麼生復曰侍者收取拂子僧問文殊爲甚麼出女子定不得師曰山僧今日困曰罔明爲甚麼却出得師曰令人疑著曰恁麼則擘開華嶽千峯秀放出黃河一派清師曰一任卜度

江州東林卍庵道顏禪師潼川人族鮮于氏久參圓悟徹有省發洎悟還蜀囑依妙喜仍以書致喜曰顏川彩繪已畢但欠點眼耳他日嗣其後未可量也喜居雲門及洋嶼師皆在焉朝夕質疑方大悟住後上堂一葉落天下秋一塵起大地收烏窠吹布毛便有人悟去今時學者爲甚麼却不識自己良久曰莫錯怪人好上堂欲識諸佛心但向衆生心行中識取欲識常住不凋性但向萬物遷變處會取還識得麼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上堂諸人知處良遂總知良遂知處諸人不知作麼生是良遂知處乃

曰鶻鵃語鶻上堂仲冬嚴寒三界無安富者快樂貧者饑寒不識玄旨錯認定盤何也牛頭安尾上北斗面南看上堂一滴滴水一滴滴凍天寒人寒風動幡動雲門扇子𨁝跳上三十三天築著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不出諸人十二時中尋常受用上堂云圓通門戶八字打開若是從門入得不堪共語須是入得無門之門方可坐登堂奧所以道過去諸如來斯門已成就現在諸菩薩今各入圓明未來參學人當依如是法從上諸聖幸有如此廣大門風不能繼紹甘自鄙棄穿窬墻壁好不丈夫敢問大衆無門之門作麼生入良久云非唯觀世音我亦從中證上堂元宵已過化主出門六羣比丘各從其類此衆無復枝葉純有貞實如是增上慢人退亦佳矣麒麟不爲瑞鸑鷟不爲祥麥秀兩岐禾登九穗總不滑得但願官中無事林下棲禪水牯牛飽臥斜陽擔板漢淸貧長樂粥足飯足俯仰隨時箸籠不亂撹匙老鼠不咬甑箄山家活計淡薄長情不敬功德天誰嫌黑暗女有智主人二俱不受良久曰君子愛財取之以道上堂去年寒食後今年寒食前日日是好日不是正中偏上堂客舍久留連家鄉夕照邊簷懸三月雨水沒兩湖蓮鑊漏燒燈盞柴生滿竈煙已忘南北念入望盡平川上堂旃檀林無雜樹鬱密深沉師子住所以旃檀叢林旃檀圍繞荊棘叢林荊棘圍繞一人爲主兩人爲伴成就萬億國土士農工商若夜叉若羅剎見行魔業優哉游哉聊以卒歲僧問香嚴上樹話意旨如何師曰描不成畫不就曰李陵雖好手爭奈陷番何師曰甚麼處去來問如何是佛師曰汝是元固僧近前曰喏喏師曰視無襠袴無口問如何是佛師曰誌公和尙曰學人問佛何故答誌公和尙師曰誌公不是閑和尙曰如何是法師曰黃絹幼婦外孫齏臼曰是甚麼章句師曰絕妙好辭曰如何是僧師曰釣魚船上謝三郎曰何不直說師曰玄沙和尙曰三寶已蒙師指示向上宗乘事若何師曰王喬詐仙得仙僧呵呵大笑師乃叩齒

福州西禪懶庵鼎需禪師本郡林氏子幼舉進士有聲年二十五因讀遺教經忽曰幾爲儒冠誤欲去家

母難之以親迎在期師乃絕之曰夭桃紅杏一時分付春風翠竹黃華此去永爲道伴竟依保壽樂禪師爲比丘一錫湖湘徧參名宿法無異味歸里結庵於羌峯絕頂不下山者三年佛心才禪師挽出首衆於大乘嘗問學者卽心卽佛因緣時妙善庵于洋嶼師之友彌光與師書云庵主手段與諸方別可來少欵如何師不答光以計邀師飯師往赴之會妙喜爲諸徒入室師隨喜焉妙喜舉僧問馬祖如何是佛祖云卽心是佛作麼生師下語妙喜詬之曰你見解如此敢妄爲人師耶鳴鼓普說詆其平生珍重得力處排爲邪解師淚交頤不敢仰視默計曰我之所得旣爲所排西來不傳之旨豈止此耶遂歸心弟子之列一日喜問曰內不放出外不放入正恁麼時如何師擬開口喜拈竹篦劈脊連打三下師於此大悟厲聲曰和尚已多了也喜又打一下師禮拜喜笑云今日方知吾不汝欺也遂印以偈云頂門豎亞摩醯眼肘後斜懸奪命符瞎却眼卸却符趙州東壁挂葫蘆於是聲名喧動叢林住後上堂曰句中意意中句須彌聳

于巨川句剗意意剗句烈士發乎狂矢任待牙如劍樹口似血盆徒逞詞鋒虛張意氣所以淨名杜口早涉繁詞摩竭掩關已揚家醜自餘瓦棺老漢巖頭大師向羌峯頂上拏風鼓浪翫弄神變脚跟下好與三十且道過在甚麼處良久云機關不是韓光作莫把胸襟當等閑至節上堂云二十五日已前羣陰消伏泥龍閉戶二十五日已後一陽來復鐵樹開華正當二十五日塵中醉客騎驢騎馬前街後街迎相慶賀物外閑人衲帔蒙頭圍爐打坐風蕭蕭雨瀟瀟冷湫湫誰管你張先生李道士胡達磨上堂懶翁懶中懶最懶懶說禪亦不重自已亦不重先賢又誰管你地又誰管你天物外翛然無箇事日上三竿猶更眠上堂舉僧問趙州如何是古人言州云諦聽諦聽師曰諦聽卽不無切忌喚鐘作甕室中問僧萬法歸一一歸何處曰新羅國裏師曰我在靑州作一領布衫重七斤僧曰今日親見趙州師曰前頭見後頭見僧乃作斫額勢師曰上座甚處人曰江西師曰因甚麼却來這裏納敗缺僧擬議師便打

福州東禪蒙庵思岳禪師上堂。蛾羊蟻子說一切法。牆壁瓦礫現無邊身。見處既精明。聞中必透脫。所以雪峯和尚凡見僧來。輥出三箇木毬。如弄雜劇相似。玄沙便作斫牌勢。早末謾道將來。普賢今日謗古人。千佛出世不通懺悔。這裏有人謗普賢。定入拔舌地獄。且道謗與不謗者是誰。心不負人面無慚色。上堂。達磨來時此土皆知梵語。及乎去後西天悉會唐言。若論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大似羚羊挂角。獵犬尋蹤。一乘乖疎。萬言無用。可謂來時他笑我。不知去後我笑他。唐言梵語親分付。自古齋僧怕夜茶。上堂。臘月初歲云徂。黃河凍已合。深處有嘉魚。活鱍鱍跳不脫。又不能相煦以濕。相濡以沫。慚愧菩薩摩訶薩。春風幾時來。解此黃河凍。令魚化作龍。直透桃華浪。會卽便會。癡人面前且莫說夢。上堂。僧問。如何是初日分以恒河沙等身布施。師曰。從苗辨地。因語識人。曰。如何是中日分復以恒河沙等身布施。師曰。築著磕著。曰。如何是後日分亦以恒河沙等身布施。師曰。向下文長付在來日。復曰。一轉語如天普蓋。似地普擎。一轉語舌頭不出口。一轉語且喜沒交涉。要會麼。慚愧世尊面赤不如語直。大小岳上座口似磉盤。今日為這問話僧講經。不覺和注脚一時說破。便下座。上堂。啞卻我口直須要道。塞卻你耳切忌蹉過。昨日有人從天台來。卻道泗洲大聖在洪州打坐。十字街頭賣行貨。是甚麼斷跟草鞋。尖簷席帽。

福州西禪此庵守淨禪師上堂。談玄說妙。撒屎撒尿。行棒行喝。將鹽止渴。立主立賓。華擘宗乘。設或總不恁麼。又是鬼窟裏坐。到這裏山僧已是打退鼓。且道諸人尋常心憒憒。口悱悱。合作麼生。莫將閑學解埋沒祖師心。上堂。若也單明自已。不悟目前。此人有眼無足。若也祇悟目前。不明自已。此人有足無眼。直得眼足相資。如車二輪。如鳥二翼。正好勘過了打。上堂。九夏炎炎大熱。木人汗流不輟。夜來一雨便涼。莫道山僧不說。以拂子擊禪牀下座。上堂。若欲正提綱。直須大地荒。欲來衝雪刃。未免露鋒鋩。當恁麼時。釋迦老子出頭不得。卽不問你諸人。祇如馬鐙裏藏身。又作麼生話會。上堂。道是常道。心是常心。汝等諸人聞

山僧恁麼道便道我會也大盡三十日小盡二十九頭上是天脚下是地耳裏聞聲鼻裏出氣忽若四大海水在汝頭上毒蛇穿你眼睛蝦蟆入你鼻孔又作麼生上堂文殊普賢談理事臨濟德山行棒喝東禪一覺到天明偏愛風從涼處發咄上堂善鬭者不顧其首善戰者必獲其功其功既獲坐致太平太平既致高枕無憂罷拈三尺劍休弄一張弓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風以時而雨以時漁父歌而樵人舞雖然如是堯舜之君猶有化在爭似乾坤收不得堯舜不知名渾家不管興亡事偏愛和雲占洞庭上堂閉却口時時說截却舌無間歇無間歇最奇絕最奇絕眼中屑既是奇絕爲甚麼却成眼中屑了了了時無可了玄玄玄處亦須呵上堂祖佛頂顎上有潑天大路未透生死關如何敢進步不進步大千沒遮護一句絕言詮那吒擘鐵柱開堂拈香罷就座南堂和尚白槌曰法筵龍象衆當觀第一義師隨聲便喝曰此是第幾義久參先德已辨來端後學有疑不妨請問僧問阿難問迦葉世尊傳金襴外別傳何物迦葉喚阿難阿難應諾未審此意如何師曰切忌動著曰祇如迦葉道倒却門前刹竿著又作麼生師曰石牛橫古路曰祇如和尚於佛日處還有這箇消息也無師曰無這箇消息曰爭奈定光金地遙招手智者江陵暗點頭師曰莫將庭際柏輕比路傍蒿僧禮拜師乃曰定光金地遙招手智者江陵暗點頭已是白雲千萬里那堪於此未知休設或於此便休去一場狼籍不少還有檢點得出者麼如無山僧今日失利僧問佛佛授手祖祖相傳未審傳箇甚麼師曰速禮三拜問不施寸刃請師相見師曰逢強卽弱曰何得埋兵掉鬭師曰祇爲闍黎寸刃不施曰未審向上還有事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敗將不斬問古佛堂前甚麼人先到師曰無眼村翁曰未審如何趣向師曰榔栗橫擔

建寧府開善道謙禪師本郡人初之京師依圓悟無所省發後隨妙喜庵居泉南及喜領徑山師亦侍行未幾令師往長沙通紫巖居士張公書師自謂我參禪二十年無入頭處更作此行決定荒廢意欲無行

友人宗元者叱曰不可在路便參禪不得也去吾與汝俱往師不得已而行在路泣語元曰我一生參禪殊無得力處今又途路奔波如何得相應去元告之曰你但將諸方參得底悟得底圓悟妙喜爲你說得底都不要理會途中可替底事我盡替你只有五件事替你不得你須自家支當師曰五件者何事願聞其要元曰著衣喫飯屙屎放尿馱箇死屍路上行師於言下領旨不覺手舞足蹈元曰你此回方可通書宜前進吾先歸矣元即回徑山師半載方返妙喜一見而喜曰建州子你這回別也住後上堂竺土大僊心東西密相付如何是密付底心良久云八月秋何處熱上堂壁立千仞三世諸佛措足無門是則是太殺不近人情放一線道十方剎海放光動地是則是爭奈和泥合水須知通一線道處壁立千仞壁立千仞處通一線道橫拈倒用正按傍提電激雷奔崖頹石裂是則是猶落化門到這裏壁立千仞也沒交涉通一線道也沒交涉不近人情和泥合水總沒交涉只這沒交涉也則沒交涉是則是又無佛法道理若

也出得這四路頭管取乾坤獨步且獨步一句作麼生道莫怪從前多意氣他家曾踏上頭關上堂去年也有箇六月十五今年也有箇六月十五去年六月十五少却今年六月十五今年六月十五多却去年六月十五多處不用減少處不用添既不用添又不用減則多處多用少處少用乃喝一喝曰是多是少良久曰箇中消息子能有幾人知上堂洞山麻三斤將去無星秤子上定過每一斤恰有一十六兩二百錢重更不少一毫正與趙州殿裏底一般祇不合被大愚鋸解秤鎚却教人理會不得如今若要理會得但問取雲門乾屎橛上堂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撞倒燈籠打破露柱佛殿奔忙僧堂回顧子細看來是甚家具咄祇堪打老鼠上堂諸人從僧堂裏恁麼上來少間從法堂頭恁麼下去並不曾差了一步因甚麼却不會良久曰祇爲分明極飜令所得遲

慶元府育王佛照德光禪師臨江軍彭氏子志學之年依本郡東山光化寺吉禪師落髮一日入室吉問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甚麼師罔措遂致疑通夕

不寐次日詣方丈請益昨日蒙和尚垂問既不是心又不是佛又不是物畢竟是甚麼望和尚慈悲指示吉震威一喝曰這沙彌更要我與你下注脚在拈棒劈脊打出師於是有省後謁月庵杲應庵華百丈震終不自肯適大慧領育王四海英材鱗集師亦與焉大慧室中問師喚作竹篦則觸不喚作竹篦則背不得下語不得無語師擬對慧便棒師豁然大悟從前所得瓦解冰消初住台之光孝僧問浩浩塵中如何辨主師曰中峯頂上塔心尖上堂臨濟三遭痛棒大愚言下知歸興化於大覺棒頭明得黃檗意旨若作棒會入地獄如箭射若不作棒會入地獄如箭射衆中商量盡道赤心片片恩大難酬總是識情卜度未出陰界且如臨濟悟去是得黃檗力是得大愚力若也見得許你頂門眼正肘後符靈其或未然禍福更為諸人通箇消息丈夫氣宇衝牛斗一踏鴻門兩扇開上堂七手八脚三頭兩面耳聽不聞眼覷不見苦樂逆順打成一片且道是甚麼路逢死蛇莫打殺無底籃子盛將歸上堂聞聲悟道落二落三見色明心錯七錯八生機一路猶在半途且道透金剛圈吞栗棘蓬底是甚麼人披蓑側立千峯外引水澆蔬五老前師住靈隱日孝宗皇帝嘗詔問道留宿內觀堂奏對機緣備于本錄後示寂塔全身於鄮峯東庵

常州華藏遯庵宗演禪師福州鄭氏子上堂拈起拄杖曰識得這箇一生參學事畢古人恁麼道華藏則不然識得這箇更須買草鞋行脚何也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臘旦上堂一九與二九相逢不出手世間出世間無剩亦無少遂出手曰華藏不惜性命為諸人出手去也劈面三拳攔腮一掌靈利衲僧自知痛痒且轉身一句作麼生道巡堂喫茶去上堂舉南泉和尚道我十八上便解作活計趙州和尚道我十八上便解破家散宅師云南泉趙州也是徐六擔板祇見一邊華藏也無活計可作亦無家宅可破逢人突出老拳要伊直下便到且道到後如何三十六峯觀不足却來平地倒騎驢

慶元府天童無用淨全禪師越州翁氏子上堂學佛止言真不立參禪多與道相違忘機忘境急回首無

地無錐轉步歸佛不是心亦非覿體承當絕所依萬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摝始應知上堂良久召衆曰還知麼復曰敗缺不少上堂舉長沙示衆曰百尺竿頭坐底人雖然得入未爲眞百尺竿頭須進步十方世界現全身大慧先師道要見長沙麼更進一步保寧則不然要見長沙麼更退一步畢竟如何換骨洗腸重整頓通身是眼更須參師到靈隱請上堂靈山正派達者猶迷明來暗來誰當辨的雙收雙放孰辨端倪直饒千聖出來也祇結舌有分何故人歸大國方爲貴水到瀟湘始是清復曰適來松源和尚舉竹篦話令天童納敗缺諸人要知麼聽取一頌黑漆竹篦握起迅雷不及掩耳德山臨濟茫然懵底如何插觜大慧曾舉靈雲悟桃華問師師曰靈雲一見兩眉横引得漁翁良計生白浪起時拋一釣任教魚鼈競頭爭師自贊曰匙挑不上箇村夫文墨胸中一點無曾把虛空揣出骨惡聲贏得滿江湖後示寂塔于本山

大溈法實禪師福州人也上堂喚作竹篦則觸不喚作竹篦則背直須師子咬人莫學韓獹逐塊阿呵呵會不會金剛脚下鐵崑崙捉得明州憨布袋上堂千般言萬種喻祇要教君早回去夜來一片黑雲生莫教錯却山前路咄

福州玉泉曇懿禪師久依圓悟自謂不疑紹興初出住興化祥雲法席頗盛大慧入閩知其所見未諦致書令來師遲遲慧小參且痛斥仍榜告四衆師不得已破夏謁之慧鞫其所證既而曰汝恁麼見解敢嗣圓悟老人邪師退院親之一日入室慧問我要箇不會禪底做國師師曰我做得國師去也慧喝出居無何語之曰香嚴悟處不在擊竹邊俱胝得處不在指頭上師乃頓明後住玉泉爲慧拈香繼省慧於小溪慧陞座舉雲門一日拈拄杖示衆曰凡夫實謂之有二乘析謂之無緣覺謂之幻有菩薩當體即空衲僧見拄杖子但喚作拄杖子行但行坐但坐總不得動著慧曰我不似雲門老人將虛空剜窟籠驀拈拄杖曰拄杖子不屬有不屬無不屬幻不屬空卓一下曰凡夫二乘緣覺菩薩盡向這裏各隨根性悉得受用

唯於衲僧分上爲害爲寃要行不得行要坐不得坐進一步則被拄杖子迷却路頭退一步則被拄杖子穿却鼻孔即今莫有不甘底麼試出來與拄杖子相見如無來年更有新條在惱亂春風卒未休正恁麼時合作麼生下座煩玉泉爲衆拈出師登座敘謝舉深舉前話曰適來堂頭和尚恁麼批判大似困魚止濼病鳥棲蘆若是玉泉則不然拈拄杖曰拄杖子能有能無能幻能空凡夫二乘緣覺菩薩卓一下曰向這裏百雜碎唯於衲僧分上如龍得水似虎靠山要行便行要坐便坐進一步則乾坤震動退一步則草偃風行且道不進不退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閑持經卷倚松立笑問客從何處來

饒州薦福悟本禪師江州人也自江西雲門參侍妙喜至泉南小谿于時英俊畢集受印可者多矣師私謂其儕曰且欲發去妙喜知而語之曰汝但專意參究如有所得不待開口吾已識也既而有聞師入室者故謂師曰本侍者參禪許多年逐日只道得箇不會師訴之曰這小鬼你未生時我已三度霍山廟裏退牙了好教你知由是益銳志以狗子無佛性話舉無字而提撕一夕將三皷倚殿柱昏寐間不覺無字出口吻忽爾頓悟後三日妙喜歸自郡城師趨丈室足纔越閫未及吐詞妙喜曰本鬍子這回方是徹頭也住後上堂高揖釋迦不拜彌勒者與三十拄杖何故爲他秖會步步登高不會從空放下東家牽犁西家拽耙者與三十拄杖何故爲他秖會從空放下不會步步登高山僧恁麼道還有過也無衆中莫有點檢得出者麼若點檢得出須彌南畔把手共行若點檢不出布袋裏老鴉雖活如死上堂釋迦掩室於摩竭淨名杜口於毗耶須菩提唱無說而顯道釋梵絕眎聽而雨華大衆這一隊不唧嚠漢無端將祖父田園私地結契各據四至界分方圓長短一時花擘了也致令後代兒孫千載之下上無片瓦蓋頭下無卓錐之地博山當時若見十字路頭掘箇無底深坑喚來一時埋却免見遞相鈍置何謂如此不見道家肥生孝子國霸有謀臣上堂乾闥婆王曾奏樂山河大地皆作舞爭如跛脚老雲門解道臘月二十五博山

今日有條攀條無條攀例也要應箇時節驀拈拄杖横按膝上作撫琴勢云還有聞絃賞音者麼良久云直饒便作鳳凰鳴畢竟有誰知指法卓一下下座

慶元府育王大圓遵璞禪師福州人幼同玉泉懿問道圓悟數載後還里佐懿於莆中祥雲紹興甲寅大慧居洋嶼師往訊之入室次慧問三聖興化出不出爲人不爲人話你道這兩箇老漢還有出身處也無師於慧膝上打一拳慧曰祇你這一拳爲三聖出氣爲興化出氣速道速道師擬議慧便打復謂曰你第一不得忘了這一棒後因慧室中問僧曰德山見僧入門便棒臨濟見僧入門便喝雪峯見僧入門便道是甚麼睦州見僧便道現成公案放你三十棒你道這四箇老漢還有爲人處也無僧曰有慧曰劄僧擬議慧便喝師聞遽領微旨大慧欣然許之

溫州鴈山能仁枯木祖元禪師七閩林氏子初謁雪峯預衆依佛心木皆已機契及依大慧於雲門庵夜坐次睹僧剔燈始徹證有偈曰剔起燈來是火歷劫無明照破歸堂撞見聖僧幾乎當面蹉過不蹉過是甚麼十五年前奇特依前祇是這箇慧以偈贈之曰萬仞崖頭解放身起來依舊却惺惺饑餐渴飲渾無事那論昔人非昔人紹興乙巳春出住能仁上堂有佛處不得住踏著秤鎚硬似鐵無佛處急走過脚下草深三尺三千里外逢人不得錯舉北斗掛須彌恁麼則不去也棒頭挑日月摘楊華摘楊華眼裏瞳人著繡鞋卓拄杖下座上堂鴈山枯木實頭禪不在尖新語句邊背手忽然摸得著長鯨吞月浪滔天

眞州靈巖東庵了性禪師上堂勘破了也放過一著是衲僧破草鞋現修羅相作女人拜是野狐精魅打箇圓相虛空裏下一點是小兒伎倆攔腮賭掌拂袖便行正是業識茫茫無本可據直饒向黑豆未生已前一時坐斷未有喫靈巖拄杖分敢問大衆且道爲人節文在甚麼處還相委悉麼自從春色來嵩少三十六峯青至今上堂一葦江頭楊柳春波心不見昔時人雪庭要識安心士鼻孔依然搭上脣豎起拂子曰祖師來也還見麼若也見得卽今薦取其或未然此去西天路迢迢十萬餘僧問人天交接如何開示

師曰金剛手裏八稜棒曰忽被學人橫穿凡聖擊透玄關時又作麼生師曰海門橫鐵柱問如何是獨露身師曰牡丹華下睡猫兒

建康府蔣山一庵善直禪師德安雲夢人初參妙喜於回鴈峯下一日喜問之曰上座甚處人師曰安州人喜曰我聞你安州人會厮撲是否師便作相撲勢喜曰湖南人喫魚因甚湖北人著鯁師打筋斗而出喜曰誰知冷灰裏有粒豆爆出住保寧上堂諸佛不曾出世人人鼻孔遼天祖師不曾西來箇箇壁立千仞高揖釋迦不拜彌勒理合如斯坐斷千聖路頭獨步大千沙界不為分外若向諸佛出世處會得祖師西來處承當自救不了一生受屈莫有大丈夫承當大丈夫事者麼出來與保寧爭交其或未然不如拽破好便下座一日留守陳丞相俊卿會諸山茶話次舉有句無句如藤倚樹公案令諸山批判皆以奇語取奉師最後曰張打油李打油不打渾身只打頭陳大喜

劒州萬壽自護禪師上堂古者道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萬壽即不然若人識得心未是究竟處且那裏是究竟處拈拄杖卓一下曰甜瓜徹蔕甜苦瓠連根苦

潭州大溈了庵景暈禪師上堂雲門一曲臘月二十五瑞雪飄空積滿江山塢峻嶺寒梅華正吐手把須彌槌笑打虛空皷驚起憍梵鉢提冷汗透身如雨忍怒阿脩羅王握拳當胷問云畢竟是何宗旨咄少室峯前亦曾錯舉

臨安府靈隱誰庵了演禪師上堂面門撥破天地懸殊打透牢關白雲萬里饒伊兩頭坐斷別有轉身三生六十劫也未夢見在喝一喝下座

泰州光孝寺致遠禪師上堂舉女子出定話乃曰從來打皷弄琵琶須是相逢兩會家佩玉鳴鑾歌舞罷門前依舊夕陽斜

福州雪峯崇聖普慈蘊聞禪師洪州沈氏子示衆云旃檀叢林旃檀圍繞師子叢林師子圍繞虎狼叢林虎狼圍繞荊棘叢林荊棘圍繞大衆四種叢林合向那一種叢林安居好若也明得九十日內管取箇箇

成佛作祖其或未然般若叢林歲歲凋無明荒草年年長

處州連雲道能禪師漢州人姓何氏僧問鏡清六刮意旨如何師曰穿却你鼻孔曰學人有鼻孔即穿無鼻孔又穿箇甚麼師曰抱贓叫屈曰如何是就毛刮麼師曰筠袁虔吉頭上插筆曰如何是就皮刮毛師曰石城虔化說話斷羈曰如何是就肉刮皮師曰嘉眉果閬懷裏有狀曰如何是就骨刮肉師曰漳泉福建頭匾如扇曰如何是就髓刮骨師曰洋瀾左蠡無風浪起曰髓又如何刮師曰十八十九癡人夜走曰六刮已蒙師指示一言直截意如何師曰結舌有分

臨安府靈隱最庵道印禪師漢州人上堂大雄山下虎南山鼈鼻蛇等閑撞著抱賞歸家若也不惜好手便與拔出重牙有麼有麼上堂五五二十五擊碎虛空皷大地不容針十方無寸土春生夏長復何云甜者甜兮苦者苦中秋上堂舉馬大師與西堂百丈南泉翫月公案師云馬大師垂絲千尺意在深潭西堂振鬣百丈擺尾雖則衝波激浪未免上他鉤線南泉自謂躍過禹門誰知依前落在巨網即今莫有絕羅籠出窠臼底麼也好出來露箇消息貴知華藏門下不致寂寥其或未然此夜一輪滿清光何處無

建寧府竹原宗元庵主本郡連氏子久依大慧分座西禪丞相張公浚帥三山以數院迎之不就歸舊里結茆號衆妙園宿衲士夫交請開法示衆曰若究此事如失却鑰匙相似祇管尋來尋去忽然撞著嚥在這裏開箇鏁了便見自家庫藏一切受用無不具足不假他求別有甚麼事示衆曰諸方爲人抽釘拔楔解黏去縛我這裏爲人添釘著楔加繩加縛了送向深潭裏待他自去理會示衆曰主法之人氣吞宇宙爲大法王若是釋迦老子達磨大師出來也教伊叉手向我背後立地直得寒毛卓竪亦未爲分外一日舉世尊生下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師乃曰見怪不怪其怪自壞垂語云這一些子恰如撞著殺人漢相似你若不殺了他他便殺了你

近禮侍者三山人久侍大慧嘗默究竹篦話無所入一日入室罷求指示慧曰你是福州人我說箇喻向

你如將名品茘枝和皮殼一時剝了以手送在你口裏祇是你不解吞師不覺失笑曰和尚吞却卽禍事慧後問師曰前日吞了底茘枝祇是你不知滋味師曰若知滋味轉見禍事

溫州淨居尼妙道禪師延平尙書黃公裳之女開堂日乃曰問話且止直饒有傾湫之辯倒嶽之機衲僧門下一點用不著且佛未出世時一事全無我祖西來便有許多建立列刹相望星分派列以至今日累及兒孫遂使山僧於人天大衆前無風起浪向第二義門通箇消息語默該不盡底彌亘大方言詮說不及處徧周沙界通身是眼覿面當機電卷星馳如何湊泊有時一喝生殺全威有時一喝佛祖莫辨有時一喝八面受敵有時一喝自救不了且道那一喝是生殺全威那一喝是佛祖莫辨那一喝是八面受敵那一喝是自救不了若向這裏薦得堪報不報之恩脫或未然山僧無夢說夢去也拈起拂子曰還見麼若見被見刺所障擊禪牀曰還聞麼若聞被聲塵所惑直饒離見絕聞正是二乘小果跳出一步蓋色騎聲全放全收主賓互換所以道欲知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敢問諸人卽今是甚麼時節蕩蕩仁風扶聖化熙熙和氣助昇平擲拂子下座尼問如何是佛師曰非佛曰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骨底骨董問言無展事語不投機時如何師曰未屙已前墮坑落塹

平江府資壽尼無著妙總禪師丞相蘇公頌之孫女也年三十許厭世浮休脫去緣飾咨參諸老已入正信作夏徑山大慧陞堂舉藥山初參石頭後見馬祖因緣師聞豁然省悟慧下座不動居士馮公檝隨至方丈曰某理會得和尙適來所舉公案慧曰居士如何曰恁麼也不得囌嚧娑婆訶不恁麼也不得㗭哩娑婆訶恁麼不恁麼總不得囌嚧㗭哩娑婆訶慧舉似師師曰曾見郭象註莊子識者曰却是莊子註郭象慧見其語異復舉嚴頭婆子話問之師答偈曰一葉扁舟泛渺茫呈橈舞棹別宮商雲山海月都拋却贏得莊周蝶夢長慧休去馮公疑其所悟不根後過無錫招至舟中問曰婆生七子六箇不遇知音祇這一箇也不消得便棄水中大慧老師言道人理會得

且如何會師曰已上供通並是諂實馮公大鷩慧挂牌次師入室慧問古人不出方丈爲甚麼却去莊上喫油餈師曰和尙放妙總過妙總方敢通箇消息慧曰我放你過你試道看師曰妙總亦放和尙過慧曰爭奈油餈何師喝一喝而出於是聲聞四方隆興改元舍人張公孝祥來守是郡以資壽挽開法入院上堂宗乘一唱三藏絕詮祖令當行十方坐斷二乘聞之怖走十地到此猶疑若是俊流未言而諭設使用移星換斗底手段施攙旗奪鼓底機關猶是空拳豈有實義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學者勞形如猿捉影靈山付囑俯狥時機演唱三乘各隨根器始於鹿野苑轉四諦法輪度百千萬衆山僧今日與此界他方乃佛乃祖山河大地草木叢林現前四衆各轉大法輪交光相羅如寶絲網若一草一木不轉法輪則不得名爲轉大法輪所以道於一毫端現寶王刹坐微塵裏轉大法輪乘時於其中間作無量無邊廣大佛事周遍法界一爲無量無量爲一小中現大大中現小不動步游彌勒樓閣不返聞入觀音普門情與無情性相平等不是神通妙用亦非法爾如然於此偶儻分明皇恩佛恩一時報足且道如何是報恩一句天高群象正海濶百川朝上堂畢雲門示衆云十五日已前則不問十五日已後道將一句來自代云日日是好日師曰日日是好日佛法世法盡周畢不須特地覔幽玄祇管鉢盂兩度濕上堂黃面老人橫說豎說權說實說法說喩說建法幢立宗旨與後人作榜樣爲甚麼却道始從鹿野苑終至䟦提河於是二中間未嘗說一字點檢將來大似抱贓叫屈山僧今日人事忙冗且放過一著便下座尼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野華開滿路徧地是淸香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茫茫宇宙人無數幾箇男兒是丈夫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曰處處綠楊堪繫馬家家門首透長安曰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曰雪覆蘆華舟橫斷岸曰人境已蒙師指示向上宗乘事若何師便打

侍郎無垢居士張九成未第時因客談楊文公呂微仲諸名儒所造精妙皆由禪學而至也於是心慕之

聞寶印楚明禪師道傳大通居淨慈即之請問入道之要明曰此事唯念念不捨久久純熟時節到來自然證入復舉趙州栢樹子話令時時提撕公久之無省辭謁善權清禪師公問此事人人有分箇箇圓成是否清曰然公曰爲甚麼某無箇入處清於袖中出數珠示之曰此是誰底公俛仰無對清復袖之曰是汝底則拈取去纔涉思惟即不是汝底公悚然未幾留蘇氏館一夕如廁以栢樹子話究之聞蛙鳴釋然契入有偈曰春天月夜一聲蛙撞破乾坤共一家正恁麼時誰會得嶺頭脚痛有玄沙届明謁法印一禪師機語頗契適私忌就明靜庵供雲水主僧惟尚禪師纔見乃展手公便喝尚批公頰公趨前尚曰張學錄何得謗大般若公曰某見處秖如此和尚又作麼生尚舉馬祖陞堂百丈卷席話詰之敘語未終公推倒卓子尚大呼張學錄殺人公躍起問傍僧曰汝又作麼生僧罔措公毆之顧尚曰祖禰不了殃及兒孫尚大笑公獻偈曰卷席因緣也大奇諸方聞舉盡攢眉臺盤趯倒人星散直漢從來不受欺尚答曰從來

高價不饒伊百戰場中奮兩眉奪角衝關君會也叢林誰敢更相欺紹興癸丑魁多士復謁尚於東庵尚曰浮山圓鑑云饒你入得汾陽室始到浮山門亦未見老僧在公作麼生公叱侍僧曰何不祇對僧罔措公打僧一掌曰蝦蟆窟裏果沒蛟龍丁巳秋大慧禪師董徑山學者仰如星斗公閱其語要歎曰是知宗門有人持以語尚恨未一見及爲禮部侍郎偶參政劉公請慧說法于天竺公三往不値暨慧報謁公見但寒暄而已慧亦默識之尋奉祠還里至徑山與馮給事諸公議格物慧曰公祇知有格物而不知有物格公茫然慧大笑公曰師能開諭乎慧曰不見小說載唐人有與安祿山謀叛者其人先爲閬守有畫像在焉明皇幸蜀見之怒令侍臣以劍擊其像首時閬守居陝西首忽墮地公聞頓領深旨題不動軒壁曰子韶格物妙喜物格欲識一貫兩箇五百慧始許可後守邵陽丁父難過徑山飯僧秉鈞者意慧議及朝政遂竄慧於衡陽令公居家守服服除安置南安丙子春蒙恩北還道次新淦而慧適至與聯舟劇談宗

要未嘗語往事于氏心傳錄曰憲自嶺下侍舅氏歸新淦因會大慧舅氏令拜之憲曰素不拜僧舅氏曰汝姑扣之憲知其嘗執卷遂舉子思中庸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三句以問慧曰凡人旣不知本命元辰下落處又要牽好人入火坑如何聖賢於打頭一著不鑿破憲曰吾師能爲聖賢鑿破否慧曰天命之謂性便是淸淨法身率性之謂道便是圓滿報身修道之謂教便是千百億化身憲得以告舅氏曰子拜何辭繼鎭永嘉丁丑秋丐祠枉道訪慧於育王越明年慧得旨復領徑山謁公於慶善院曰某每於夢中必誦語孟何如慧舉圓覺曰由寂靜故十方世界諸如來心於中顯現如鏡中像公曰非老師莫聞此論也其頌黃龍三關曰我手何似佛手天下衲僧無口縱饒捺起便行也是鬼窟裏走（諱不得）我脚何似驢脚又被綱膠粘著跳身直上兜率天已是遭他老鼠藥（吐不出）人人有箇生緣處鐵圍山下幾千年三灾直到四禪天這驢猶自在旁邊（無得工夫）公設心六度不爲子孫計因取華嚴善知識曰供其二回食以飯緇流又嘗供十六大天而諸位茶杯悉變爲乳書偈曰稽首十方佛法僧稽首一切護法天我今供養三寶天如海一滴牛一毛有何妙術能感格試借意識爲汝說我心與佛天無異一塵纔起大地隔儻或塵銷覺圓淨是故佛天來降臨我欲供佛佛卽現我欲供天天亦現佛子若或生狐疑試問此乳何處來狐疑卽塵塵卽疑終與佛天不相似我今爲汝掃狐疑如湯沃雪火銷冰汝今微有疑與惑鷂子便到新羅國

參政李邴居士字漢老醉心祖道有年聞大慧排默照爲邪禪疑怒相半及見慧示衆舉趙州庭栢垂語曰庭前栢樹子今日重新舉打破趙州關特地尋言語敢問大衆旣是打破趙州關爲甚麼却特地尋言語良久曰當初祇道茆長短燒了方知地不平公頓悟謂慧曰無老師後語幾蹉過後以書咨決曰某近扣籌室承擊發蒙滯忽有省入顧惟根識暗鈍平生學解盡落情見一取一捨如衣壞絮行草棘中適自纏繞今一笑頓釋所疑欣幸可量非大宗匠委曲垂

慈何以致此自到城中著衣喫飯抱子弄孫色色仍舊既無拘執之情亦不作奇特之想其餘夙習舊障亦稍輕微臨行叮嚀之語不敢忘也重念始得入門而大法未明應機接物觸事未能無礙更望有以提誨使卒有所至庶無玷於法席矣又書曰某比蒙誨答備悉深旨某自驗者三一事無逆順隨緣即應不留胷中二宿習濃厚不加排遣自爾輕微三古人公案舊所茫然時復瞥地此非自昧者前書大法未明之語蓋恐得少為足當擴而充之豈別求勝解耶淨勝現流理則不無敢不銘佩

寶學劉彥脩居士字子羽出知永嘉問道於大慧禪師慧曰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趙州道無但恁麼看公後乃於栢樹子上發明有頌曰趙州栢樹太無端境上追尋也太難處處綠楊堪繫馬家家門底透長安

提刑吳偉明居士字元昭久參真歇了禪師得自受用三昧為極致後訪大慧於洋嶼庵隨眾入室慧舉狗子無佛性話問之公擬答慧以竹篦便打公無對遂留咨參一日慧謂曰不須呈伎倆直須啐地折嚗地斷方敵得生死若衹呈伎倆有甚了期即辭去道次延平豁然契悟連書數頌寄慧皆室中所問者有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通身一具金鎖骨趙州親見老南泉解道鎮州出蘿蔔慧即說偈證之曰通身一具金鎖骨堪與人天為軌則要識臨濟小廝兒便是當年白拈賊

門司黃彥節居士字節夫號妙德於大慧一喝下疑情頓脫慧以衣付之嘗舉首山竹篦話至葉縣近前奪得拗折擲向堦下曰是甚麼山曰瞎公曰妙德到這裏百色無能但記得嘗作蠟梅絕句曰擬嚼枝頭蠟蕊香却肖蘭前村深雪裏莫作嶺梅看

秦國夫人計氏法真自寡處屏去紛華常蔬食習有為法因大慧遣謙禪者致問其子魏公公留謙以祖道誘之真一日問謙曰徑山和尚尋常如何為人謙曰和尚衹教人看狗子無佛性及竹篦子話衹是不得下語不得思量不得向舉起處會不得向開口處承當狗子還有佛性也無無衹恁麼教人看真遂諦

信於是夜坐力究前話忽爾洞然無滯謙辭歸眞親書入道槩略作數偈呈慧其後日逐日看經文如逢舊識人莫言頻有礙一擧一回新

虎丘隆禪師法嗣

明州天童應庵曇華禪師蘄州江氏子生而奇傑年十七於東禪去髮首依水南遂禪師染指法味因徧歷江湖與諸老激揚無不契沓至雲居禮圓悟禪師悟一見痛與提策及入蜀指見彰教教移虎丘師侍行未半載頓明大事去謁此庵分座連雲開法妙嚴後遷諸巨刹住歸宗日大慧在梅陽有僧傳師垂示語句慧見之極口稱歎後以偈寄曰坐斷金輪第一峯千妖百怪盡潛蹤年來又得眞消息報道楊岐正脉通其歸重如此上堂九年面壁壞却東土兒孫隻履西歸鈍置黃面老子以拄杖畫一畫曰石牛攔古路一馬生三寅上堂德章老瞎禿從來没滋味拈得口失却鼻三更三點唱巴歌無端驚起梵王睡喝一喝曰我行荒草裏汝又入深村上堂臨濟在黃檗處三度喫棒底意旨你諸人還覷得透也未直饒一咬便斷也未是大丈夫漢三世諸佛口挂壁上天下老和尙將甚麼喫飯上堂十五日已前水長船高十五日已後泥多佛大正當十五日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直得三千大千世界一切衆生悉皆歡喜謂言打這一棒不妨應時應節報恩不覺通身踊躍遂作詩一首擧似大衆蜻蜓許是好蜻蜓飛來飛去不曾停被我捉來摘却兩邊翼恰似一枚大鐵釘上堂若作一句商量喫粥飯阿誰不會不作一句商量屎坑裏蟲子笑殺闍黎拈拄杖曰拄杖子罪犯彌天貶向二鐵圍山且道薦福還有過也無卓拄杖曰遲一刻上堂明不見暗暗不見明明暗雙忘無異流俗阿師野干鳴師子吼師子吼野干鳴三家村裏臭猢猻價增十倍驪龍頷下明月珠分文不直若作衲僧巴鼻甚處得來三十年後換手搥胷未是苦在上堂飯籮邊漆桶裏相喚饒你潑水相罵饒你接觜黃河三千年一度淸蟠桃五百年一次開華鶴勒那咬定牙關朱項王呵呵大笑歸宗五十年前有一則公案今日擧似諸人且道是甚麼公案王節級失却帖上堂

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從朝至暮啾啾唧唧說黃道黑不知那裏是二時上堂喫粥喫飯不覺嚼破舌頭血濺梵天四天之下霈然有餘玉皇大帝發追東海龍王向金輪峯頂鞫勘頃刻之間追汝諸人作證見也且各請依實供通切忌回避儻若不實喪汝性命上堂趙州喫茶我也怕他若非債主便是寃家倚牆靠壁成羣隊不知誰解辨龍蛇上堂五百力士揭石義萬仞崖頭撒手行十方世界一團鐵虛空背上白毛生直饒拈却臙脂帽子脫却鶻臭布衫向報恩門下正好喫棒何故半夜起來屈膝坐毛頭星現衲僧前上堂三世諸佛眼裏無筋六代祖師皮下無血明果咬定牙關踍跳也出他圈䙡不得何故南泉斬貓兒上堂云參禪人切忌錯用心悟明見性是錯用心成佛作祖是錯用心看經講教是錯用心行住坐臥是錯用心喫粥喫飯是錯用心屙屎送尿是錯用心一動一靜一往一來是錯用心更有一處錯用心歸宗不敢與諸人說破何故一字入公門九牛車不出上堂云良工未出玉石不分巧治無人金沙混雜縱使無師自悟向天童門下正好朝打三千暮打八百驀拈拄杖云喚作拄杖玉石不分不喚作拄杖金沙混雜其間一箇半箇善別端由管取平步丹霄苟或未然卓拄杖云急著眼看僧問婆子問巖頭呈橈舞棹則不問且道婆手中兒子甚處得來巖頭扣船舷三下意旨如何師曰燋磚打著連底凍曰當時若問和尚如何對他師曰一棒打殺曰這老和尚大似買帽相頭師曰你向甚處見巖頭曰劄師曰杜撰禪和曰婆生七子六箇不遇知音祇這一箇也不消得擲向水中又且如何師曰少賣弄曰巖頭當時不覺吐舌意作麼生師曰樂則同歡曰僧問雲門如何是清淨法身雲門曰華藥欄此意如何師曰深沙努眼睛問祇這是埋沒自己祇這不是孤負先聖去此二途和泥合水處請師道師曰玉箸撐虎口曰一言金石談來重萬事鴻毛脫去輕師曰莫謾老僧好問人皆畏炎熱我愛夏日長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時如何師曰倒戈卸甲虎丘忌日拈香曰平生沒興撞著這無意智老和尚做盡伎倆湊泊不得從此卸却干戈

隨分著衣喫飯。二十年來坐曲彔。太懸羊頭賣狗肉。知他有甚憑據。雖然一年一度燒香。日千古令人恨轉深。師於室中能鍛鍊者。艾故世稱大慧與師居處爲二甘露門。嘗誡徒曰。衲僧家著草鞋住院。何啻如蚖蛇戀窟乎。隆興改元六月十三日。奄然而化。塔全身于本山

育王裕禪師法嗣

福州清涼坦禪師。有僧舉大慧竹篦話請益。師示以偈曰。徑山有箇竹篦。直下別無道理。佛殿廚庫三門。穿過衲僧眼耳。其僧言下有省

臨安府淨慈水庵師一禪師。婺州馬氏子。十六披削。首參雪峯慧照禪師。照舉藏身無迹話問之。師數日方明。呈偈曰。藏身無迹更無藏。脫體無依便斷當。古鏡不勞還自照。淡煙和霧濕秋光。照質之曰。畢竟那裏是藏身無迹處。師曰。嗄。照曰。無蹤迹處。因甚麼莫藏身。師曰。石虎吞却木羊兒。照深肯之。住後上堂。舉圓悟師翁道。參禪參到無參處。參到無參始徹頭。水庵則不然。參禪參到無參處。參到無參未徹頭。若也欲窮千里目。直須更上一層樓。上堂。凍雲欲雪未雪。普賢象駕崢嶸。嶺梅半合半開。少室風光漏泄。便恁麼去。猶是半提。作麼生是全提底事。無智人前莫說。打你頭破額裂。上堂。舉法眼示衆曰。盡十方世界明皎皎地。若有一絲頭。即是一絲頭。師豎起拂子曰。還見麼。穿過髑髏猶未覺。法燈云。盡十方世界自然明皎皎地。若有一絲頭。不是一絲頭。師曰。夜來月色十分好。今日秋山無限清。上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古人恁麼說話。大似預搔待痒。若教渠踏著衲僧關棙。管取別有生涯。喝一喝。卓拄杖下座

安吉州道場無庵法全禪師。姑蘇陳氏子。東齋川和尚爲落髮。師久依佛智。每入室。智以狗子無佛性話問之。師罔對。一日聞僧舉五祖頌云。趙州露刃劍。忽大悟。有偈曰。皷吹轟轟祖半肩。龍樓香噴益州船。有時赤脚弄明月。踏破五湖波底天。住後上堂。欲得現前。莫存順逆。卓拄杖云。三祖大師變作馬面夜叉。向東弗于逮。西瞿耶尼。南贍部洲。北鬱單越。却來山僧手裏首身。元來只是一條黑漆拄杖。還見麼。直饒見

得入地獄如箭射卓拄杖下座上堂拈拄杖曰汝等
諸人箇箇頂天立地肩横楖栗到處行脚勘驗諸方
更來這裏覓箇甚麼纔輕輕撥著便言天台普請南
嶽遊山我且問你還曾收得大食國裏寶刀麼卓拄
杖曰切忌口銜羊角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
曰天下無貧人曰見後如何師曰四海無富漢乾道
己丑七月二十五日將入寂衆求偈師瞪目下視衆
請益堅遂書無無二字秉筆而逝火後設利五色塔
于金斗峯

泉州延福寒巖慧升禪師建寧人也上堂喝一喝曰
盡十方世界會十世古今都盧在裏許昷昷塞塞了
也若乃放開一鍼鋒許則大海西流巨嶽倒卓黿鼉
魚龍鰕蟹蚯蚓盡向平地上湧出波瀾游泳鼓舞然
雖如是更須向百尺竿頭自進一步則步步踏轉無
盡藏輪方知道鼻孔搭在上脣眉毛不在眼下還相
委悉麼復喝一喝曰切忌轉喉觸諱

大溈泰禪師法嗣

潭州慧通淸日禪師蓬州嚴氏子初出關至德山值
泰上堂舉趙州曰臺山婆子已爲汝勘破了也且道
意在甚麼處良久曰就地撮將黃葉去入山推出白
雲來師聞釋然翌日入室山問前百丈不落因果因
甚麼墮野狐後百丈不昧因果因甚麼脫野狐師曰
好與一坑埋却住後上堂說佛說祖正如好肉剜瘡
舉古舉今猶若殘羹餿飯一聞便悟已落第二頭一
舉便行早是不著便須知箇事如天普蓋似地普擎
師子遊行不求伴侶壯士展臂不借他力佛祖拈掇
不起衲僧願見無門迷悟雙忘聖凡路絕且道從上
諸聖以何法示人喝一喝曰莫妄想佛性和尙忌日
上堂三脚驢子弄蹄行步步相隨不相到樹頭驚起
雙雙魚拈來一老一不老爲憐松竹引淸風其奈出
門便是草因喚檀郎識得渠大機大用都推倒燒香
勘證見根源糞埽堆頭拾得寶叢林浩浩謾商量勸
君莫謗先師好

澧州靈巖仲安禪師幼爲比丘壯遊講肆後謁圓悟
於蔣山時佛性爲座元師扣之即領旨逮性住德山
遣師至鼎卑迓嗣書圓悟問曰千里馳來不辱宗風

公案現成如何通信師曰覿面相呈更無回互曰此是德山底那箇是上座底師曰豈有第二人曰背後底聻師投書悟笑曰作家禪客天然有在師曰付與蔣山次至僧堂前師捧書問訊首座座曰玄沙白紙此自何來師曰久默斯要不務速說今日拜呈幸希一覽座便喝師曰作家首座座又喝師以書便打座擬議師曰未明三八九不免自沈吟師以書復打一下曰接時圓悟與佛眼見悟曰打我首座死了也佛眼曰官馬廝踢有甚憑據師曰說甚官馬廝踢正是龍象蹴踏悟喚師至曰我五百人首座你為甚麼打他曰和尚也須喫一頓始得悟顧佛眼吐舌眼曰未在却顧師問曰空手把鉏頭步行騎水牛人從橋上過橋流水不流意作麼生師鞠躬曰所供並是詣實眼笑曰元來是屋裏人又往見五祖自和尚通法眷書祖曰書裏說箇甚麼師曰文彩已彰曰畢竟說箇甚麼師曰當陽揮寶劍曰近前來這裏不識幾箇字師曰莫詐敗祖顧侍者曰是那裏僧曰此上座向曾在和尚會下去祖曰怪得恁麼滑頭師曰被和尚鈍置來祖乃將書於香爐上爇曰南無三曼多沒陀南師近前彈指而已祖便開書回德山曰佛果佛眼皆有偈送之未幾靈巖虛席衲子投牒乞師住持遂師法焉上堂參禪不究淵源觸途盡為留礙所以守其靜默澄寂虛閑墮在毒海以弱勝強自是非他立人我量見處偏枯遂致優劣不分照不構用用不離窠此乃學處不玄盡為流俗到這裏須知有殺中透脫活處藏機佛不可知祖莫能測所以古人道有時先照後用且要共你商量有時先用後照你須是箇漢始得有時照用同時你又作麼生抵當有時照用不同時你又向甚麼處湊泊還知麼穿楊箭與驚人句不是臨時學得來

成都府正法灝禪師上堂舉永嘉到曹谿因緣乃曰要識永嘉麼掀飜海嶽求知己要識祖師麼撥動乾坤建太平二老不知何處去卓拄杖曰宗風千古播嘉聲

成都府昭覺辯禪師上堂毫氂有差天地懸隔隔江人唱鷓鴣詞錯認胡笳十八拍要會麼欲得現前莫

存順逆五湖烟浪有誰爭自是不歸歸便得

護國元禪師法嗣

台州國淸簡堂行機禪師本郡人姓楊氏風姿挺異才歷儒林年二十五棄妻孥學出世法晚見此庵密有契證出應莞山刀耕火種單丁者一十七年嘗有偈云地爐無火客囊空雪似楊華落歲窮拾得斷麻穿壞衲不知身在寂寥中每謂人曰某猶未穩在豈以住山樂吾事邪一日偶看斫樹倒地忽然大悟平昔礙膺之物泮然冰釋未幾有江州圓通之命乃曰吾道將行即欣然曳杖而去登座說法云圓通不開生藥鋪單單只賣死猫頭不知那箇無思算喫著通身冷汗流上堂鼠啣自已樂是苦因趨向宗乘地獄劫住五日一參三八普說自揚家醜更若問理問事問心問性克由叵耐若是英靈漢竅滿不入擬鼎不嘗便於未有生佛已前轉得身却於今時大官路上捷行闊步終不向老鼠窟草窠裏頭出頭沒若也根性陋劣要去有滋味處咬嚼遇著義學阿師遞相鎦鎚直饒說得雲興雨現也是蝦蟇化龍下梢依舊喫泥喫土堪作甚麼上堂仲秋八月旦庭戶入新涼不露風骨句愁人知夜長上堂無隔宿恩可參臨濟禪有肯諾意難續楊岐派窮斯煎餓斯炒大海秖將折箸攪你死我活猫火然鐺羨佛喋恁麼作用方可撐門拄戶更說聲和響順形直影端驢年也未夢見僧問三聖問雪峯透網金鱗未審以何爲食峯云待汝出網來即向汝道意旨如何師曰同途不同轍曰三聖道一千五百人善知識話頭也不識峯云老僧住持事繁又作麼生師曰前箭猶輕後箭深曰秖如雪竇道可惜放過好與三十棒這棒一棒也較不得直是罕遇作家意又作麼生師曰陣敗說兵書曰這棒是三聖合喫雪峯合喫師以拂子擊禪牀曰這裏薦取示衆云衲僧拄杖子不用則已用則如鶚鳥落水魚龍皆死正按傍提風颯颯地獨步大方殺活在我所以道千人排門不如一人拔關若一人拔關千人萬人得到安樂田地還知麼鴛鴦繡出從君看不把金鍼度與人示衆云觀色即空成大智故不住生死觀空即色成大悲故不證涅槃生死不住涅槃不證

漢地不收秦地不管且道在甚麼處安身立命莫是昭昭於心目之間而相不可覩晃晃於色塵之內而理不可分麼莫是起坐鎮相隨語默同居止麼若恁麼總是髑髏前鼓磕須知過量人自有過量用且作麼生是過量用北斗藏身雖有語出羣消息少人知

鎮江府焦山或庵師體禪師台州羅氏子上堂舉臨濟示衆四喝公案乃召衆曰這箇公案天下老宿拈掇甚多第恐皆未盡善焦山不免四稜著地與諸人分明注解一徧如何是踞地師子咄如何是金剛王寶劒咄如何是探竿影草咄如何是一喝不作一喝用咄若也未會拄杖子與焦山吐露看卓一下曰笑裏有刀又卓一下曰毒蛇無眼又卓一下曰忍俊不禁又卓一下曰出門是路更有一機畢話長老也理會不得上堂年年浴佛在今朝目擊迦維路不遙果是當時曾示現宜乎惡水驀頭澆上堂熱月須搖扇寒來旋著衣若言空過日大似不知時上堂道生一無角鐵牛眠少室一生二祖父開田說大義二生三梁間紫燕語呢喃三生萬物男兒活計離窠窟多處添少處減大蟲怕喫生人膽有若無實若虛爭掩驪龍明月珠是則是祇如焦山坐斷諸方舌頭一句作麼生道肚無偏僻病不怕冷油虀拍禪牀下座僧問如何是即心即佛師曰鼎州出獰爭神曰如何是非心非佛師曰閩蜀同風曰如何是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師曰窮坑難滿問起滅不停時如何師曰謝供養問我有沒絃琴久居在曠野不是不會彈未遇知音者知音既遇未審如何品弄師曰鐘作鐘鳴鼓作鼓響曰雲門放洞山三頓棒意旨如何師曰和身倒和身擸曰飯袋子江西湖南便恁麼去又作麼生師曰淚出痛腸曰眞金須是紅爐煅白玉還他妙手磨師曰添一點也難爲室中常舉苕帚柄問學者曰依俙苕帚柄髣髴赤斑蛇衆皆下語不契有僧請益師示以頌曰依俙苕帚柄髣髴赤斑蛇棒下無生忍臨機不識爺淳熙己亥八月朔示微疾染翰別郡守曾公逮夜半書偈辭衆曰鐵樹開華雄雞生卵七十二年搖籃繩斷擲筆示寂

常州華藏湛堂智深禪師武林人也佛涅槃日上堂

兜率降生雙林示滅掘地討天虛空釘橛四十九年播土揚塵三百餘會納盡敗缺盡力布網張羅未免喚龜作鼈末後掬尸城畔槨示雙趺旁人冷眼看來大似弄巧成拙卓拄杖曰若無這箇道理千古之下誰把口說且道是甚麼道理癡人面前切忌漏洩

參政錢端禮居士字處和號松窻從此庵發明已事後於宗門旨趣一一極之淳熙丙申冬簡堂歸住平田遂與往來丁酉秋微恙修書召堂及國清瑞巖主僧有訣別之語堂與二禪詣榻次公起趺坐言笑移時即書曰浮世虛幻本無去來四大五蘊必歸終盡雖佛祖具大威德力亦不能免這一著子天下老和尚一切善知識還有跳得過者無蓋爲地水火風因緣和合暫時湊泊不可錯認爲已有大丈夫磊磊落落當用處把定立處皆眞順風使帆上下水皆可因齋慶贊去留自在此是上來諸聖開大解脫一路涅槃門本來清淨空寂境界無爲之大道也今吾如是豈不快哉壓勞外緣一時掃盡荷諸山垂顧咸願證明伏惟珍重置筆顧簡堂曰某坐去好臥去好堂曰相公去便了理會甚坐與臥耶公笑曰法兄當爲祖道自愛遂斂目而逝

靈隱遠禪師法嗣

慶元府東山全庵齊已禪師邛州謝氏子上堂學修山主偈曰是柱不見柱非柱不見柱是非已去了是非裏薦取召大衆曰薦得是移華兼蝶至薦得非擔泉帶月歸是也好鄭州梨勝青州棗非也好象山路入蓬萊島是亦沒交涉踏著秤錘硬似鐵非亦沒交涉金剛寶劍當頭截阿呵呵會也麼知事少時煩惱少識人多處是非多蓮社會道友請上堂漸漸雞皮鶴髮父少而子老看看行步躘踵疑殺木上座直饒金玉滿堂照顧白拈賊豈免衰殘老病正好著精彩任汝千般快樂渠儂合自由無常終是到來歸堂喫茶去唯有徑路修行依舊打之遶但念阿彌陀佛念得不濟事復曰噁這條活路已被善導和尚直截指出了也是你諸人朝夕在徑路中往來因甚麼當面蹉過阿彌陀佛這裏薦得便可除迷倒障拔猶豫箭截疑惑網斷癡愛河伐心稠林浣心垢濁正心諂曲

絕心生死然後轉入那邊擡起脚向佛祖履踐不到處進一步開却口向佛祖言詮不到處說一句喚回善導和尚別求徑路修行其或準前捨父逃走流落他鄉撞東磕西苦哉阿彌陀佛

撫州疎山歸雲如本禪師台城人也上堂久雨不晴戊在丙丁通身泥水露出眼睛且道是甚麼眼睛卓拄杖曰林間泥滑滑時叫兩三聲

覺阿上人日本國藤氏子也十四得度受具習大小乘有聲二十九屬商者自中都回言禪宗之盛阿奮然拉法弟金慶航海而來袖香拜靈隱佛海禪師海問其來阿輒書而對復書曰我國無禪宗唯講五宗經論國主無姓氏號金輪王以嘉應改元捨位出家名行眞年四十四王子七歲令受位今已五載度僧無進納而講義高者賜之某等仰服聖朝遠公禪師之名特詣丈室禮拜願傳心印以度迷津且如心佛及衆生是三無差別離相離言假言顯之禪師如何開示海曰衆生虛妄見見佛見世界阿書曰無明因何而有海便打阿即命海陞座決疑明年秋辭遊金陵抵長蘆江岸聞鼓聲忽大悟始知佛海垂手旨趣旋靈隱述五偈敘所見辭海東歸偈曰航海來探教外傳要離知見脫蹄筌諸方參徧草鞋破水在澄潭月在天（其一）掃盡葛藤與知見信手拈來全體現腦後圓光徹太虛千機萬機一時轉（其二）妙處如何說向人倒地便起自分明驀然踏著故田地倒裹幞頭孤路行（其三）求眞滅妄元非妙即妄明眞都是錯堪笑靈山老古錐當陽拋下破木杓（其四）豎拳下喝少賣弄說是說非入泥水截斷千差休指注一聲歸笛囉囉哩（其五）海稱善書偈贈行歸本國住叡山寺泊通嗣法書海已入寂矣

內翰曾開居士字天游久參圓悟暨往來大慧之門有日矣紹興辛未佛海補三衢光孝公與超然居士趙公訪之問曰如何是善知識海曰燈籠露柱貓兒狗子公曰爲甚麼贊即歡喜毀即煩惱海曰侍郎曾見善知識否公曰某三十年參問何言不見海曰向歡喜處見煩惱處見公擬議海震聲便喝公擬對海曰開口底不是公罔然海召曰侍郎向甚麼處去也

公猛省遂點頭說偈曰咄哉瞎驢叢林妖孽震地一聲天機漏泄有人更問意如何拈起拂子劈口截海曰也祇得一橛

知府葛郯居士字謙問號信齋少擢上第玩意禪悅首謁無庵全禪師求指南庵令究即心即佛久無所契請曰師有何方便使某得入庵曰居士太無厭生已而佛海來居劍池公因從遊乃舉無庵所示之語請爲衆普說海發揮之曰即心即佛眉拖地非心非佛雙眼橫蝴蝶夢中家萬里子規枝上月三更留旬日而後返一日舉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豁然頓明頌曰非心非佛亦非物五鳳樓前山突兀艷陽影裏倒翻身野狐跳入金毛窟無庵肯之即遣書頌呈佛海海報曰此事非紙筆可既居士能過我當有所聞矣遂復至虎丘海迎之曰居士見處止可入佛境界入魔境界猶未得在公加禮不已海正容曰何不道金毛跳入野狐窟公乃痛領嘗問諸禪曰夫婦二人相打通兒子作證且道證父即是證母即是或庵體禪師著語曰小出大遇淳熙六年守臨川八年感疾一夕忽索筆書偈曰大洋海裏打鼓須彌山上聞鐘業鏡忽然撲破翻身透出虛空召僚屬示之曰生之與死如晝與夜無足怪者若以道論安得生死若作生死會則去道遠矣語畢端坐而化

華藏民禪師法嗣

臨安府徑山別峯寶印禪師嘉州李氏子自幼通六經而厭俗務乃從德山清素得度具戒後聽華嚴起信既盡其說棄依密印於中峯一日印舉僧問巖頭起滅不停時如何巖叱曰是誰起滅師啓悟即首肯會圓悟歸昭覺印遣師往省因隨衆入室悟問從上諸聖以何接人師竪拳悟曰此是老僧用底作麼生是從上諸聖用底師以拳揮之悟亦舉拳相交大笑而止後至徑山謁大慧慧問甚處來師曰西川慧曰未出劍門關與汝三十棒了也師曰不合起動和尚慧忻然掃室延之慧南遷師乃西還連主數剎後再出峽住保寧金山雪竇徑山開堂陞座曰世尊初成正覺於鹿野苑中轉四諦法輪憍陳如比丘最初悟道後來眞淨禪師初住洞山拈云今日新豐洞裏祇

轉箇拄杖子。遂拈拄杖著左邊云。還有最初悟道者麼。若無丈夫自有衝天志。莫向如來行處行。遂喝一喝下座。若是印上座則不然。今日向鳳凰山裏。初無工夫轉四諦法輪。亦無氣力轉拄杖子。秖教諸人行須緩步。語要低聲。何故。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上堂。三世諸佛。以一句演百千萬億句。收百千萬億句。秖在一句。祖師門下。半句也無。秖恁麼。合喫多少痛棒。諸仁者。且諸佛是祖師。是若道佛是祖不是祖。是佛不是。取捨未忘。若道佛祖一時是佛祖一時不是。顢頇不少。且截斷葛藤一句。作麼生道。大蟲裹紙帽。好笑又驚人。復舉僧問巖頭。浩浩塵中如何辨主。頭云。銅沙鑼裏滿盛油。師曰。大小巖頭打失鼻孔。忽有人問保寧。浩浩塵中如何辨主。秖對他道。天寒不及卸帽。上堂。六月初一。燒空赤日。十字街頭雪深一尺。掃除不暇。回避不及。凍得東村廖胡子。半夜著靴水上立。上堂。將心除妄妄難除。卽妄明心道轉迂。桶底躍穿無忌諱。等閑一步一芙蕖。師至徑山彌浹。孝宗皇帝召對選德殿。稱旨。入對。日賜肩輿於東華門內。十年二月。上注圓覺經。遣使馳賜命作序。師年邁。益厭住持。十五年冬。奏乞庵居。得請。紹熙元年十一月。往見交承智策禪師。與之言別。策問行日。師曰。水到渠成。歸索紙書。十二月初七夜。鷄鳴時。九字如期而化。奉蛻質返寺之法堂。留七日。顏色明潤。髮長頂溫。越七日。葬于庵之西岡。諡慈辯禪師。塔曰智光

昭覺元禪師法嗣

鳳棲慧觀禪師。上堂。前村落葉盡。深院桂華殘。此夜初冬節。從茲特地寒。所以道。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時節若至。其理自彰。喝一喝。恁麼說話。成人者少。敗人者多

文殊道禪師法嗣

潭州楚安慧方禪師。本郡許氏子。參道禪師於文殊。未幾。改寺為神霄宮。附商舟過湘南。舟中聞岸人操鄉音。厲聲云叫那。由是有省。卽說偈曰。汚水江心喚一聲。此時方得契平生。多年相別重相見。千聖同歸一路行。住後上堂。臨老方稱住持。全無些子玄機。開

口十字九乖問東便乃答西如斯出世討甚玄微有時拈三放兩有時就令而施雖然如是同道方知且道知底事作麼生直須打𨁝鼻孔始得上堂達磨祖師在脚底踏不著䂀提不起子細當頭放下看病在當時誰手裏張公會看脉李公會使藥兩箇競頭醫一時用不著藥不相投錯錯喫茶去

常德府文殊思業禪師世爲屠宰一日戮豬次忽洞徹心源即棄業爲比丘述偈曰昨日夜叉心今朝菩薩面菩薩與夜叉不隔一條線往見文殊殊曰你正殺豬時見箇甚麼便乃剃頭行脚師遂作鼓刀勢殊喝曰這屠兒參堂去師便下參堂住文殊日上堂舉趙州勘婆話乃曰勘破婆子面青眼黑趙州老漢瞞我不得

何山珣禪師法嗣

婺州義烏稠巖了贇禪師上堂舉趙州狗子無佛性話乃曰趙州狗子無佛性萬疊青山藏古鏡赤脚波斯入大唐八臂那吒行正令咄

待制潘良貴居士字義榮年四十回心祖闈所至挂鉢隨衆參扣後依佛燈久之不契因訴曰某祇欲死去時如何燈曰好箇封皮且留著使用而今不了不當後去忽被他換却封皮卒無整理處公又以南泉斬貓兒話問曰某看此甚久終未透徹告和尚慈悲燈曰你祇管理會別人家貓兒不知走却自家狗子公於言下如醉醒燈復曰不易公進此一步更須知有向上事始得如今士大夫說禪說道祇依著義理便快活大率似將錢買油餈喫了便不饑其餘便道是瞞他亦可笑也公唯唯

泐潭明禪師法嗣

漢州無爲隨庵守緣禪師本郡人姓史氏年十三病目去依棲禪慧目能禪師圓具出峽至寶峯值峯上堂舉永嘉曰一月普現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攝師聞釋然領悟住後上堂曰以一統萬一月普現一切水會萬歸一一切水月一月攝展則彌綸法界收來毫髮不存雖然收展殊途此事本無異致但能於根本上著得一隻眼去方見三世諸佛歷代祖師盡從此中示現三藏十二部一切脩多羅盡從此中流出

天地日月萬象森羅盡從此中建立三界九地七趣四生盡從此中出沒百千法門無量妙義乃至世間工巧諸伎藝盡現行此事所以世尊拈華迦葉便乃微笑達磨面壁二祖於是安心桃華盛開靈雲疑情盡淨擊竹作響香嚴頓忘所知以至盤山於肉案頭悟道彌勒向魚市裏接人誠謂造次顛沛必於是經行坐臥在其中既有如是奇特更有如是光輝既有如是廣大又有如是周徧你輩諸人因甚麼却有迷有悟要知麼幸無偏照處剛有不明時

龍翔珪禪師法嗣

南康軍雲居頑庵德昇禪師漢州何氏子二十得度習講久之棄謁文殊道禪師問佛法省要殊示偈曰契丹打破波斯寨奪得寶珠村裏賣十字街頭窮乞兒腰間挂箇風流袋師擬對殊曰莫錯師退參三年方得旨趣往見佛性機不投入閩至皷山禮覲便問國師不跨石門句意旨如何竹庵應聲喝曰閑言語師即領悟住後僧問應眞不借三界高超卽不問如何是無位眞人師曰聞時富貴見後貧窮曰驀頭須掩耳側掌便鏟身師曰無位眞人在甚麼處曰老大宗師話頭也不識師曰放你三十棒

通州狼山蘿庵慧溫禪師福州人姓鄭氏徧參諸老晚依竹庵於東林未幾庵謝事復謁高庵悟南華昺草堂淸皆蒙賞識會竹庵徙閩之乾元師歸省次庵問情生智隔想變體殊不用停囚長智道將一句來師乃釋然述偈曰撈出通身是口何妨罵雨訶風昨夜前村猛虎咬殺南山大蟲庵首肯住後上堂釋迦老子四十九年坐籌帷幄彌勒大士九十一劫帶水拖泥凡情聖量不能剗除理照覺知猶存露布佛意祖意如將魚目作明珠大乘小乘似認橘皮爲猛火諸人須是豁開胸襟寶藏運出自巳家珍向十字街頭普施貧乏衆中忽有箇靈利漢出來道美食不中飽人喫山僧只向他道幽州猶自可最苦是新羅

雲居悟禪師法嗣

婺州雙林德用禪師本郡戴氏子上堂拈槌竪拂祖師門下將黃葉以止啼說妙談玄衲僧面前望梅林而止渴際山今日去却之乎者也更不指東畫西向

三世諸佛命脉中六代祖師骨髓裏盡情傾倒為諸人說破良久曰啼得血流無用處不如緘口過殘春

台州萬年無著道閑禪師本郡洪氏子上堂全機敵勝猶在半途啐啄同時白雲萬里纔生眹兆已落二三不露鋒鋩成何道理且道從上來事合作麼生誣人之罪以罪加之上堂舉乾峯示眾云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雲門出眾云昨日有人從天台來却往徑山去峯曰典座來日不得普請師曰相見不須瞋君窮我亦貧謂言侵早起更有夜行人

福州中際善能禪師嚴陵人往來龍門雲居有年未有所證一日普請擇菜次高庵忽以貓兒擲師懷中師擬議庵攔胷踏倒於是大事洞明上堂萬古長空一朝風月不可以一朝風月昧却萬古長空不可以萬古長空不明一朝風月且如何是一朝風月人皆畏炎熱我愛夏日長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會與不會切忌承當

南康軍雲居普雲自圓禪師綿州雍氏子年十九試經得度留教苑五祀出關南下歷扣諸大尊宿始詣龍門一日於廊廡間覩繪胡人有省夜白高庵庵舉法眼偈曰頭戴貂鼠帽腰懸羊角錐語不令人會須得人譯之復策火示之曰我為汝譯了也於是大法明了呈偈曰外國言音不可窮起雲亭下一時通口門廣大無邊際吞盡楊岐栗棘蓬庵遣師依佛眼眼謂曰吾道東矣上堂舉僧問雲門如何是透法身句門曰北斗裏藏身師曰南北東西萬萬千乾坤上下兩無邊相逢相見呵呵笑屈指擡頭月半天

烏巨行禪師法嗣

饒州薦福退庵休禪師上堂風動邪幡動邪風鳴邪鈴鳴邪非風鈴鳴非風幡動此土與西天一隊黑漆桶誑惑世間人看看滅胡種山僧不奈何趂後也打鬨瓠子曲彎彎冬瓜直儱侗上堂結夏時左眼半斤解夏時右眼八兩謾云九十日安居贏得一肚皮妄想直饒七穴八穿未免山僧拄杖雖然如是千鈞之弩不為鼷鼠而發機上堂先師尋常用腦後一鎚卸却學者胷中許多屈曲當年克賓維那會中興化此毒往往天下叢林喚作超宗異目非唯孤負興化亦

乃克賓受辱若是臨濟兒孫終不依草附木貪福喜見同參今日傾腸倒腹遂卓拄杖喝一喝曰還知先師落處麼伎死禪和如麻似粟上堂言發非聲是箇甚麼色前不物莫亂針錐透過禹門風波更險咄

信州龜峯晦庵慧光禪師建寧人上堂數日暑氣如焚一箇渾身無處安著思量得也是煩惱人這箇未是煩惱更有已躬下事不明便是煩惱所以達磨大師煩惱要爲諸人吞却又被咽喉小要爲諸人吐却又被牙齒礙取不得捨不得煩惱九年若不得二祖不惜性命往往轉身無路煩惱教死所謂祖禰不了殃及兒孫後來蓮華峯庵主到這裏煩惱不肯住南嶽思大到這裏煩惱不肯下山更有臨濟德山用盡自己查梨煩惱鉢盂無柄龜峯今日爲他閑事長無明爲你諸人從頭點破卓拄杖一下曰一人腦後露腮一人當門無齒更有數人鼻孔沒半邊不勞再勘你諸人休向這裏立地瞌睡殊不知家中飯籮鍋子一時失却了也你若不信但歸家檢點看

眞州長蘆且庵守仁禪師越之上虞人依雪堂於烏巨聞普說曰今之兄弟做工夫正如習射先安其足後習其法後雖無心以久習故箭發皆中喝一喝云只今箭發也看看師不覺倒身作避箭勢忽大悟上堂百千三昧無量妙門今日且庵不惜窮性命祇做一句子說與諸人乃卓拄杖下座嘗頌臺山婆話云開箇燈心皁角鋪日求升合度朝昏只因風雨連綿久本利一空愁倚門

白楊順禪師法嗣

吉州青原如禪師僧問達磨未來時如何師曰生鐵鑄崑崙曰來後如何師曰五彩畫門神

雲居如禪師法嗣

太平州隱靜圓極彥岑禪師台城人也上堂韓信打關未免傷鋒犯手張良燒棧大似曳尾靈龜既然席卷三秦要且未能囊弓裹革煙塵自靜我國晏然四海九州盡歸皇化自然牛閑馬放風以時雨以時五穀熟萬民安大家齊唱村田樂月落參橫夜向闌上堂今朝八月初五好事分明爲舉嶺頭漠漠秋雲樹底鳴鳩喚雨昨夜東海鯉魚吞却南山猛虎雖然有

照有用畢竟無賓無主唯有文殊普賢住住我識得你上堂學正堂辯和尚室中問學者蚯蚓爲甚麼化爲百合師曰客舍并州已十霜歸心日夜憶咸陽無端更度桑乾水却望并州是故鄉

鄂州報恩成禪師上堂秋雨乍寒汝等諸人青州布衫成就也未良久喝曰雲溪今日冷處著一把火便下座

道場辯禪師法嗣

平江府覺報清禪師上堂擧僧問雲門如何是諸佛出身處門曰東山水上行師曰諸佛出身處東山水上行石壓筍斜出岸懸華倒生

安吉州何山然首座姑蘇人侍正堂之久入室次堂問貓兒爲甚麼偏愛捉老鼠曰物見主眼卓竪堂欣然因命分座

黃龍忠禪師法嗣

成都府信相戒修禪師上堂擧馬祖不安公案乃曰兩輪舉處煙塵起電急星馳擬何止目前不礙往來機正令全施無表裏丈夫意氣自衝天我是我兮你是你

袁州慈化寺普庵印肅禪師宜春余氏子生時祥光燭天長師壽隆賢授以法華師曰諸佛玄旨貴悟於心數墨循行何益於道謁牧菴問曰萬法歸一一歸何處菴竪拂示之有省歸誦華嚴論至達本情亡知心體合大悟曰我今親契華嚴法界矣說偈曰捏不成團撥不開何須南嶽又天台六根門首無人用惹得胡僧特地來後主慈化上堂三界惟心惟佛解萬法惟識更誰知迷悟本無權立化恰如黃葉止兒啼涅槃生死猶如夢十聖三賢是阿誰有物先天無相貌言詮不及體阿彌祇者阿彌是汝心不勞逐相外邊尋三僧祇劫隨時立心心心即是如今若人不了心非相執境迷眞著色聲了色通聲無二體山河大地說眞經敢問諸人眞經作麼生說良久曰今古妙音無間歇除非迦葉不聞聞師之廣津梁崇塔廟禦災患異跡不可勝紀有問修何行業而得此師向空畫一畫云會麼曰不會師曰止止不須說自贊曰蒼天蒼天悟無生法談不說禪開兩片皮括地該天如

何是佛十萬八千乾道五年七月二十一日書偈曰乍雨乍晴覺象明東西南北亂雲橫失珠無限人遭劫幻應權機爲汝清擲筆而逝

西禪璉禪師法嗣

遂寧府西禪第二代希秀禪師上堂曰秋光將半暑氣漸消鴻鴈橫空點破碧天似水猿猱挂樹撼翻玉露如珠直饒對此明機未免認龜作鼈且道應時應節一句作麼生道野色併來三島月溪光分破五湖秋

淨居尼溫禪師法嗣

溫州淨居尼無相法燈禪師上堂拈拄杖卓曰觀音出普賢入文殊水上穿靴立擡頭鷂子過新羅石火電光追不及咄

大溈果禪師法嗣

荊門軍玉泉窮谷宗璉禪師合州董氏子開堂日問答已乃曰衲僧向人天衆前一問一答一擒一縱一卷一舒一挨一拶須是具金剛眼睛始得若是念話之流若向西案我之東爲於宗門中殊無所益這一段事不在有言不在無言不礙有言不礙無言古人垂一言半句正如國家兵器不得已而用之橫說豎說祇要控人入處其實不在言句上今時人不能一徑徹證根源祇以語言文字而爲至道一句來一句去喚作禪道喚作向上向下謂之菩提涅槃謂之祖師巴鼻正似鄭州出曹門從上宗師會中往往眞箇以行脚爲事底纔有疑處便對衆決擇祇一句下見諦明白造佛祖直指不傳之宗與諸有情盡未來際同得同證猶未是泊頭處豈是空開脣皮胡言漢語來所以南院示衆云諸方祇具啐啄同時眼不具啐啄同時用時有僧問如何是啐啄同時用院曰作家不啐啄啐啄同時失僧曰猶是學人問處院曰如何是你問處僧曰失院便打其僧不契後至雲門會中因二僧舉此話一僧曰當時南院棒折那其僧忽悟即回南院院已遷化時風穴作維那問曰你是問先師啐啄同時話底僧那僧曰是穴曰你當時如何曰我當時如在燈影裏行穴曰你會也師乃召大衆曰暗穿玉線密度金針如水入水似金博金敢問大衆

啐啄同時是親切處因甚却失若也會得堪報不報之恩共助無爲之化便可橫身宇宙獨步大方若跳不出依前祗在架子下上堂拈拄杖曰破無明暗截生死流度三有城泛無爲海須是識這箇始得乃召大衆曰喚作拄杖則觸不喚作拄杖則背若也識得荊棘林中撒手是非海裏橫身脫或未然普賢乘白象土宿踏泥牛參上堂一切數句非數句與吾靈覺何交涉師曰永嘉恁麼道大似含元殿上更覓長安殊不知有水皆含月無山不帶雲雖然如是三十年後趙婆酤醋上堂宗乘一唱殊途絕萬別千差俱泯滅遍身是口難分雪金剛腦後三斤鐵好大哥僧問保壽開堂三聖推出一僧保壽便打意旨如何師曰利動君子曰爲復棒頭有眼爲復見機而作師曰獼猴繫露柱曰祗如三聖道你恁麼爲人瞎却鎮州一城人眼又作麼生師曰錦上鋪華又一重問行脚逢人時如何師曰一不成二不是曰行脚不逢人時如何師曰虎咬大蟲曰祗如慈明道釣絲絞水意作麼生師曰水浸鋼石卵問三聖道我逢人卽出出則不爲人意旨如何師曰兵行詭道曰興化道我逢人則不出出則便爲人又作麼生師曰綿裹秤鎚問不落因果爲甚麼墮野狐身師曰廬山五老峯曰不昧因果爲甚麼脫野狐身師曰南嶽三生藏曰祗如不落不昧未審是同是別師曰倚天長劍逼人寒問初生孩子還具六識也無趙州道急水上打毬子意旨如何師曰兩手扶犂水過膝曰祗如僧又問投子急水上打毬子意旨如何曰念念不停流又作麼生師曰水晶甕裏浸波斯問楊岐道三脚驢子弄蹄行意旨如何師曰過蓬州了便到巴州

潭州大溈行禪師上堂橫拄杖曰你等諸人若向這裏會去如紀信登九龍之輦不向這裏會去似項羽失千里烏騅饒你總不恁麼落在無事甲裏若向這裏撥得一路轉得身吐得氣山僧與你拄杖子遂靠拄杖下座上堂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且道是箇甚麼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畢竟在甚麼處苦苦有口說不得無家何處歸

潭州道林淵禪師僧問鐘未鳴鼓未響拓鉢向甚麼

處去德山便低頭歸方丈意旨如何師曰奔電迸火曰巖頭道這老漢未會末後句在又作麼生師曰相隨來也曰巖頭密啓其意未審那裏是他密啓處師曰萬年松在祝融峯曰雖然如是祇得三年三年後果遷化還端的也無師曰嚀呢嗟唎吽嚗吒臨示寂上堂拈拄杖示衆曰離却色聲言語道將一句來衆無對師曰動靜聲色外時人不肯對世間出世間畢竟使誰會言訖倚杖而逝

隨州大洪老衲祖證禪師潭州潘氏子上堂萬象之中獨露身如何說箇獨露底道理竪起拂子曰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僧問雲門問僧光明寂照徧河沙豈不是張拙秀才語僧云是門云話墮也未審那裏是這僧話墮處師曰鮎魚上竹竿問離却言句請師直指師竪拂子僧曰還有向上事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速禮三拜

隆興府泐潭山堂德淳禪師上堂俱胝一指頭一毛拔九牛華嶽連天碧黃河徹底流截却指急回眸青箬笠前無限事綠蓑衣底一時休

常州宜興保安復庵可封禪師福州林氏子上堂天寬地大風清月白此是海宇清平底時節衲僧家等閑問著十箇有五雙知有祇如夜半華嚴池吞却楊子江開明橋撞倒平山塔是汝諸人還知麼若也知去試向非非想天道將一句來其或未知擲下拂子曰須是山僧拂子始得

隆興府石亭野庵祖璿禪師上堂曰喫粥了也未趙州無忌諱更令洗鉢盂太煞沒巴鼻悟去由來不丈夫這僧那免受塗糊有指示無指示韶石四楞塌地入地獄如箭射雲岫清風生大廈相逢攜手上高山作者應須辨眞假眞假分若爲論午夜寒蟾出海門

潭州石霜宗鑒禪師上堂曰送舊年迎新歲動用不離光影內澄輝湛湛夜堂寒借問諸人會不會若也會增瑕纇若不會依前昧與君指箇截流機白雲更在青山外

石頭回禪師法嗣

南康軍雲居蓬庵德會禪師重慶府何氏子上堂舉

教中道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作麼生是非相底道理佯走詐羞偷眼覷竹門斜掩半枝華

南嶽下十七世

教忠光禪師法嗣

泉州法石中庵慧空禪師贛州蔡氏子春日上堂拈拄杖卓一下曰先打春牛頭又卓一下曰後打春牛尾驚起虛空入藕絲裏釋迦無路潛蹤彌勒急走千里文殊卻知落處拊掌大笑歡喜且道歡喜箇甚麼春風昨夜入門來便見千花生碓觜上堂千家樓閣一霎秋風祇知襟袖涼生不覺園林落葉於斯薦得觸處全真其或未然且作寒溫相見上堂舉金剛經云佛告須菩提爾所國土中所有衆生若干種心如來悉知何以故如來說諸心皆為非心是名為心要會麼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華僧問先佛垂範禁足安居未審是何宗旨曰瑠璃鉢內拓須彌僧便喝師便打

臨安府淨慈混源曇密禪師天台盧氏子依資福道榮出家十六圓具習台教東參大慧於徑山謁雪巢一此庵元入閩留東西禪無省發之泉南教忠俾悅衆解職歸前資偶舉香嚴擊竹因緣豁然契悟述偈呈忠忠舉玄沙未徹語詰之無滯忠曰子方可見妙喜即辭往梅陽服勤四載住後上堂諸佛出世打劫殺人祖師西來吹風放火古今善知識佛口蛇心天下衲僧自投籠檻莫有天然氣槩特達丈夫為宗門出一隻手主張佛法者麼良久曰設有也須斬為三段上堂德山小參不答話千古叢林成話霸問話者三十棒慣能說訶說夯時有僧出的能破的德山便打風流儒雅某甲話也未問頭上著枷脚下著匣你是那裏人一回相見一傷神新羅人把手笑欣欣未跨船舷好與三十棒依前相斷誑混源今日恁麼批判賞情好與三十棒且道是賞是罰具參學眼者試辨看上堂舉雲門問僧光明寂照徧河沙因緣師曰平地摝魚鰕遼天射飛鷂跛脚老雲門千錯與萬錯後示寂塔于本山

東林顏禪師法嗣

荊南府公安遯庵祖珠禪師南平人上堂不是心不

是佛不是物。遍盡野狐涎。趯飜山鬼窟。平田淺草裏露出焦尾大蟲。太虛寥廓中。放出遼天俊鶻。呵呵呵露風骨等閑拈出。衆人前畢竟分明是何物。咄咄。上堂。玉露垂青草。金風動白蘋。一聲寒鴈叫。喚起未惺人

汀州報恩法演禪師。果州人。上堂。舉俱胝豎指因緣師曰。佳人睡起懶梳頭。把得金釵插便休。大抵還他肌骨好。不塗紅粉也風流

臨安府淨慈肯堂彥充禪師。於潛盛氏子。幼依明空院義堪為師。首參大愚宏智正堂大圓。後聞東林謂衆曰。我此間別無玄妙。祇有木札羹鐵釘飯。任汝咬嚼。師竊喜之。直造謁。陳所見解。林曰。據汝見處。正坐在鑑覺中。師疑不已。將從前所得底。一時颺下。一日聞僧舉南泉道。時人見此一株華。如夢相似。默有所覺。曰。打草祇要蛇驚。次日入室。林問。那裏是巖頭密啓其意處。師曰。今日捉敗這老賊。林曰。達磨大師性命在汝手裏。師擬開口。驀被攔胸一拳。忽大悟。直得汗流浹背。點首自謂曰。臨濟道。黃檗佛法無多子。豈虛語耶。遂呈頌曰。為人須為徹。殺人須見血。德山與巖頭。萬里一條鐵。林然之。住後上堂。世尊不說說。迦葉不聞聞。卓拄杖曰。水流黃葉來何處。牛帶寒鴉過遠村。上堂。舉雪峯示衆云。盡大地是箇解脫門。因甚把手拽不入。師曰。大小雪峯話作兩橛。既盡大地是箇解脫門。用拽作麼。上堂。一向與麼去。法堂前草深一丈。一向與麼來。脚下泥深三尺。且道如何。即是三年逢一閏。鷄向五更啼。上堂。舉卍庵先師道。坐佛牀斫佛脚。不敬東家孔夫子。却向他鄉習禮樂。師曰。入泥入水。即不無先師。爭奈寒蟬抱枯木。泣盡不回頭卓拄杖曰。灼然有不回頭底。淨慈向升子裏禮汝三拜。上堂。三世諸佛。無中說有。薝蔔拾華針。六代祖師有裏尋無。猿猴探水月。去此二途。如何話會。儂家不管興亡事。盡日和雲占洞庭。元庵受智者請。引座曰南山有箇老魔王。烱烱雙眸放電光。口似血盆呵佛祖。牙如劍樹罵諸方。幾度業風吹不動。吹得動。雲黃山畔與嵩頭陀。傅大士一火破落戶。依舊孟八郎。賺他無限癡男女。開眼堂堂入鑊湯。忽有箇衲僧出來

道既是善知識爲甚賺人入鑊湯只向他道非公境界後示寂塔于寺之南庵

婺州智者元庵眞慈禪師潼川人姓李氏初依成都正法出家具戒後遊講肆聽講圓覺至四大各離今者妄身當在何處畢竟無體實同幻化因而有省作頌曰一顆明珠在我這裏撥著動著放光動地以呈諸講師無能曉之者歸以呈其師遂舉狗子無佛性話詰之師曰雖百千萬億公案不出此頌也其師以爲不遜乃叱出師因南遊至廬山圓通挂搭時卍庵爲西堂爲衆入室舉僧問雲門撥塵見佛時如何門云佛亦是塵師隨聲便喝以手指胷曰佛亦是塵師復頌曰撥塵見佛佛亦是塵問了答了直下翻身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又頌塵塵三昧曰鉢裏飯桶裏水別寳崑崙坐潭底一塵塵上走須彌明眼波斯笑彈指笑彈指珊瑚枝上淸風起卍庵深肯之

成都府昭覺紹淵禪師上堂舉僧問雲門樹凋葉落時如何門曰體露金風師曰要明陷虎之機須是本色衲子始得雲門大師具逸群三昧擊節扣關於閃電光中出一隻手與人解粘去縛拔楔抽釘不妨好手仔細簡點將來大似與賊過梯昭覺即不然忽有僧問樹凋葉落時如何祇答他道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且道與雲門是同是別復云止止不須說我妙法難思

西禪需禪師法嗣

福州鼓山木庵安永禪師閩縣吳氏子弱冠爲僧未幾謁懶庵於雲門一日入室庵曰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良久不得向世尊良久處會隨後便喝翛然契悟作禮曰不因今日問爭喪目前機庵許之住後上堂要明箇事須是具擊石火閃電光底手段方能嶮峻巖頭全身放捨白雲深處得大安居如其覰地覓金針直下腦門須迸裂到這裏假饒見機而變不犯鋒鋩全身獨脫猶涉泥水祇如本分全提一句又作麼生道擊拂子曰淬出七星光燦爛解拈天下任橫行上堂舉睦州示衆云諸人未得箇入處須得箇入處既得箇入處不得忘却老僧師曰恁麼說話面

皮厚多少木庵則不然諸人未得箇入處須得箇入處既得箇入處直須颺下入處始得上堂拈拄杖曰臨濟小厮兒未曾當頭道著今日全身放憨也要諸人知有擲拄杖下座僧問須彌頂上飜身倒卓時如何師曰未曾見毛頭星現曰恁麼則傾湫倒嶽去也師曰莫亂做僧便喝師曰雷聲浩大雨點全無

溫州龍翔栢堂南雅禪師上堂曰瑞峯頂上棲鳳亭邊一杯淡粥相依百衲蒙頭打坐二祖禮三拜依位而立已是周遮達磨老臊胡分盡髓皮一場狼籍其餘之輩何足道哉栢堂恁麼道還免諸方檢責也無拍繩牀云洎合停囚長智上堂曰大機貴直截大用貴頓發縱有嚙鏃機一鎚須打殺何故我王庫內無如是刀上堂曰紫蕨伸拳筍破梢楊華飛盡綠陰交分明西祖單傳句黃栗留鳴燕語巢這裏見得諦信得及若約諸方決定明窻下安排龍翔門下直是一槌槌殺何故不是與人難共住大都緇素要分明

福州天王志清禪師上堂豎起拂子云只這箇天不能蓋地不能載徧界徧空成團成塊到這裏三世諸佛向甚麼處摸索六代祖師向甚麼處提持天下衲僧向甚麼處名邈除非自得自證便乃敲唱雙行雖然如是未是衲僧行履處作麼生是衲僧行履處是非海裏橫身入豺虎叢中縱步行

南劒州劒門安分庵主少與木庵同隸業安國後依懶庵未有深證辭謁徑山大慧行次江干仰瞻宮闕聞街司喝侍郎來釋然大悟作偈曰幾年箇事挂胷懷問盡諸方眼不開肝膽此時俱裂破一聲江上侍郎來遂徑回西禪懶庵迎之付以伽梨自爾不規所寓後庵居劒門化被嶺表學者從之所作偈頌走手而成凡千餘首盛行於世示衆這一片田地汝等諸人且道天地未分已前在甚麼處直下徹去已是鈍置分上座不少了也更若擬議思量何啻白雲萬里驀拈拄杖打散大衆示衆上至諸佛下及衆生性命總在山僧手裏檢點將來有沒量罪過還有檢點得出者麼卓拄杖一下曰冤有頭債有主遂左右顧視曰自出洞來無敵手得饒人處且饒人示衆十五日已前天上有星皆拱北十五日已後人間無水不朝

東巳前巳後總拈却到處鄉談各不同乃屈指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諸兄弟今日是幾良久曰本店買賣分文不賒

東禪岳禪師法嗣

福州鼓山宗逮禪師上堂世尊道應如是知如是見如是信解不生法相遂喝曰玉本無瑕却有瑕

福州鼓山石菴知玿禪師示衆舉曹山不如話頌曰曹山不如花根本艷不如曹山虎體元斑江南地暖塞北天寒一把柳絲收不得和烟搭在玉闌干

西禪淨禪師法嗣

福州乾元宗頴禪師上堂卓拄杖曰性燥漢祇在一槌靠拄杖曰靈利人不勞再舉而今莫有靈利底麼良久曰比擬張麟兎亦不遇

開善謙禪師法嗣

建寧府仙州山吳十三道人每以巳事扣諸禪及開善歸結茆於其左遂往給侍紹興庚申三月八日夜適然啓悟占偈呈善曰元來無縫罅觸著便光輝既是千金寶何須彈雀兒善答曰啐地折時眞慶快死生凡聖誰平沉僊州山下呵呵笑不負相期宿昔心

育王光禪師法嗣

臨安府靈隱妙峰之善禪師湖州劉氏子十三祝髮經論一見輙了大意參佛照於鄮山以風幡語直箭鋒機印以偈曰今日與君通一線斬釘截鐵起吾宗遂入匡廬卓錫妙高峰下面壁十年初住慧因晚住靈隱上堂應物現形如水中月信手拈來一時漏泄以拂子擊禪床左邊曰者裏是鑊湯爐炭擊右邊曰者裏是劍樹刀山前面是觀音勢至後面是文殊普賢中間一著還知落處麼又擊曰毗婆尸佛早留心直至如今不得妙上堂久參高士眼空四海鼻孔撩天見也見得親說也說得親行也行得親用也用得親只是未識老僧拄杖子在何故將成九仞之山不進一簣之士示衆汾陽云識得拄杖子行脚事畢錯三角云識得拄杖子入地獄如箭錯老僧則不然識得拄杖子錯妙峰三箇錯不是無病藥罷公實禿離清平道木杓將示寂書偈曰來也如是去也如是來去一如清風萬里遂逝

臨安府淨慈北澗居簡禪師潼川龍氏子依邑之廣福院得度參別峰塗毒沉默自究一日閱卍菴語有省再參佛照機契自是往來其門者十五年走江西訪仲温於羅湖與師議論大奇之遂以大慧居洋嶼菴竹篦付之師巽焉久之出世台之報恩晚遷淨慈上堂識得一萬事畢了事衲僧一字不識直饒恁麼未稱全提禹力不到處河聲流向西上堂舉密師伯與洞山在餅店密於地上畫一圓相謂洞山曰把將去山曰拈將來後來保寧勇和尚曰非但二人提不起盡大地人亦提不起北澗敢道保寧計窮力盡上堂舉趙州入僧堂曰有賊有賊見一僧便捉曰賊在者裏僧曰不是某甲州托開曰是即是不肯承當師曰趙州收處太寬放去太急淨慈則不然家賊難防家財必喪卓拄杖曰只可錯捉不可錯放淳祐丙午春示疾索筆書偈於紙尾復書曰四月一日珍重六字至期假寐而逝

臨安府徑山浙翁如琰禪師台州周氏子上堂拈拄杖曰蔣山喚者箇作拄杖子諸人亦喚者箇作拄杖子還有緇素也無闌干雖共倚山色不同觀

上方朴翁銛禪師讚達磨曰一言已出駟難追賴得君王放過伊楊子江心航折葦浪頭何似問頭危

東禪性空觀禪師上堂舉鹽官國師因僧問如何是本身盧舍那官曰與老僧過淨瓶來僧將淨瓶至官曰却安舊處著僧復來問官曰古佛過去久矣師曰盲者難以與乎文彩聵者難以與乎音聲者僧既不薦來機國師只成虛設雲門道無朕迹扶國師不起以拂子畫一畫曰前來葛藤一時劃斷且道畢竟如何是本身盧舍那擲拂子下座

慶元府育王孤雲權禪師上堂舉僧問雪峰古礀寒泉時如何峰曰瞪目不見底僧曰飲者如何峰曰不從口入又問趙州古礀寒泉時如何州曰苦僧曰飲者如何州曰死師曰一人隨波逐浪一人截斷衆流檢點將來總欠會在今日有問育王古礀寒泉時如何只對他道須是親見雪峰飲者如何問取趙州

慶元府育王秀巖師瑞禪師上堂舉演化大師問報慈曰如何是眞如佛性慈曰誰無化不契遂請益護

國國曰誰有化於言下契悟師曰誰無誰有全機道言下翻身不啣啣直饒未舉已先行錯認簸箕作熨斗呵呵呵若人便解倒騎驢一生不著隨人後

臨安府淨慈退谷義雲禪師福州閩淸黃氏子世爲士既冠遊國學因讀論語中庸有所悟入後從山堂淳禪師祝髮至吳見鐵菴菴留入侍司一日室中問國師三喚侍者話師亟舉手掩其口又問侍者三應又作麼生師拂袖徑出菴大喜時佛照唱道靈隱師往依之及佛照移育王命師分座照聞其說法歎曰此子提唱宛如雪堂行和尚吾鉢袋有所付矣出住香山育王諸大刹而朔命又起師說法淨慈僧問三聖道我逢人則出出則不爲人意旨如何師曰東斗西移曰興化道我逢人則不出出則便爲人又作麼生師曰南斗北轉上堂奔流度刃疾燄過風啐啄同時崖州萬里有底道如人學射久習則巧殊不知未彀已前中的早涉迂迴了也趙州到茱萸拿却拄杖即且置只如孚上座道聖箭折也意作麼生喝一喝曰若不同床睡焉知被底穿開禧二年五月師示微疾作偈別衆曰意烏猝猝萬人氣索佛法向上何曾蹋著臨行業識茫茫一任諸方卜度遂寂

慶元府育王空叟宗印禪師舉僧問長沙如何是上上人行履處沙曰如死人眼僧曰上上人相見時如何沙曰如死人手師頌曰死人眼死人手金烏飛玉兎走直截根源取之左右張翁醉倒臥官街元是李翁喫私酒

金陵鍾山鐵牛印禪師示衆曰若是大丈夫漢與決烈之志屏浮濫之行從脚跟下一刀兩段向佛祖外一覷便透身心俱了亦不爲難亦不患護身符子不入手所以道高山流水深深意自有知音笑點頭

天童全禪師法嗣

慶元府育王笑翁妙堪禪師四明慈谿毛氏子參無用於天童用曰行脚僧遊山僧師曰行脚僧有曰如何是行脚事師以坐具便摵用曰此僧敢來者裏捋虎鬚參堂去室中常示以狗子無佛性話師擬開口用以竹篦劈口便打師豁然呈偈曰大茶毒鼓轟天震地轉腦回頭橫屍萬里用領之出世妙勝晩徙育

王上堂膏雨及時江山如洗幽鳥語喬林殘紅隨遠水可憐盲聾瘖瘂人不識此方真教體一日示疾辭衆偈曰業鏡高懸七十二年一槌擊碎大道坦然置筆而逝

臨安府靈隱石鼓希夷禪師上堂舉南泉曰文殊普賢昨夜三更相打每人與二十棒趂出院了也趙州曰和尚棒教誰喫泉曰王老師過在甚麼處州作禮而出頌曰春風吹落碧桃花一片流經十萬家誰在畫樓沽酒處相邀來喫趙州茶

雪峰然禪師法嗣（師嗣大慧會元不載）

如如顏丙居士頌趙州有主沙彌話曰解把一莖野草喚作丈六金身會得頭頭皆是道眼中瞳子面前人

淨慈一禪師法嗣

慶元府天童息菴達觀禪師示衆舉南泉曰江西馬祖說即心即佛王老師不恁麼道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恁麼有過麼趙州禮拜而出僧隨問州曰上座禮拜便出意作麼生州曰你却問取和尚僧乃問適來諗上座意作麼生泉曰他却領得老僧意旨頌曰慣弄瑤琴與琵琶清音歷歷遍天涯堪嗟不入聾人耳空使西山日又斜

天童華禪師法嗣

南書記者福州人久依應庵於趙州狗子無佛性話豁然契悟有偈曰狗子無佛性羅睺星入命不是打殺人被人打殺定庵見喜其脫略紹興末終於歸宗

侍郎李浩居士字德遠號正信幼閱首楞嚴經如遊舊國志而不忘持槀後造明果投誠入室應庵揕其胷曰侍郎死後向甚麼處去公駭然汗下庵喝出公退參不旬日竟躋堂奧以偈寄同參嚴康朝曰門有孫臏鋪家存甘贄妻夜眠還早起誰悟復誰迷庵見稱善有鬻胭脂者亦久參應庵頗自負公贈之偈曰不塗紅粉自風流往往禪徒到此休透過古今圈繢後却來這裏喫拳頭

道場全禪師法嗣

常州華藏伊庵有權禪師臨安昌化祁氏子年十四得度十八歲禮佛智裕禪師于靈隱時無庵爲第一

座室中以從無住本建一切法。問之。師久而有省。答曰。暗裏穿針。耳中出氣。庵可之。遂密付心印。嘗夜坐達旦。行粥者至。忘展鉢。鄰僧以手觸之。師感悟。為偈曰。黑漆崑崙把釣竿。古帆高挂下驚湍。蘆花影裏弄明月。引得盲龜上釣船。佛智嘗問。心包太虛。量廓沙界時如何。師曰。大海不宿死屍。智撫其座曰。此子他日當據此座。呵佛罵祖去在。師自是埋藏頭角。益自韜晦。遊歷湖湘江浙幾十年。依應庵於歸宗。參大慧於徑山。無庵住道場。招師分座說法。於是聲名隱然。住後上堂。今朝結却布袋口。明眼衲僧莫亂走。心行滅處解纍身。噴嚏也成師子吼。栴檀林任䮶騶。剔起眉毛頂上生。剜肉成瘡露家醜。上堂。禪禪無黨無偏。迷時千里隔。悟在口皮邊。所以僧問石霜。如何是禪。霜云。甎瓪。又僧問睦州。如何是禪。州云。猛火著油煎。又僧問首山。如何是禪。山云。猢猻上樹尾連顛。大衆。道無橫徑。立處孤危。此三大老。行聲前活路。用劫外靈機。若以衲僧正眼檢點將來。不無優劣。一人如張良入陣。一人如項羽用兵。一人如孔明料敵。若人辨白得。可與佛祖齊肩。雖然如是。忽有箇衲僧出來道。長老話作兩橛也。適來道道無橫徑。無黨無偏。而今又却分許多優劣。且作麼生祇對。還委悉麼。把手上山齊著力。咽喉出氣自家知。淳熙庚子秋示微疾。留偈趺坐而逝。荼毗。齒舌不壞。獲五色舍利無數。瘞于橫山之塔。分骨歸葬萬年山寺

焦山體禪師法嗣

慶元府天童癡鈍智頴禪師。頌達磨見武帝因緣曰。提起須彌第一椎。玉關金鎖擊難開。重施背踏空勞力。應悔迢迢萬里來

雙林用禪師法嗣

婺州三峯印禪師。上堂舉野狐話。曰。不落不昧。誣人之罪。不昧不落。無繩自縛。可憐柳絮隨春風。有時自西還自東

大溈行禪師法嗣

常德府德山子涓禪師。潼川人也。上堂。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離見。見不能及。遂喝曰。鯨吞海水盡。露出珊瑚枝。衆中忽有箇衲僧出來道。長老休寱語。却

許伊具一隻眼上堂橫按拄杖曰一二三四五六七七六五四三二一循環逆順數將來數到未來無盡日因七見一因一亡七踏破太虛空鐵牛也汗出絕氣息無蹤跡𨁝拄杖曰更須放下這箇始是參學事畢上堂拈拄杖曰有時奪人不奪境拄杖子七縱八橫有時奪境不奪人山僧七顛八倒有時人境兩俱奪拄杖子與山僧削迹吞聲有時人境俱不奪卓拄杖曰伴我行千里攜君過萬山忽然撞著臨濟大師時如何喝曰未明心地印難透祖師關

大洪證禪師法嗣

萬壽月林師觀禪師頌玄沙三種病曰盲聾瘖啞捉敗了也更問如何盲聾瘖啞

五燈嚴統卷第二十

五燈嚴統卷第二十一

臨濟宗

南嶽下十七世

天童華禪師法嗣

慶元府天童密菴咸傑禪師福州鄭氏子母夢廬山老僧入舍而生自幼穎悟出家爲僧不憚遊行徧參知識後謁應菴於明果菴孤硬難入屢遭呵一日菴問如何是正法眼師遽答曰破沙盆菴頷之及辭回省親菴送以偈曰大徹投機句當陽廓頂門相從今四載徵詰洞無痕雖未付鉢袋氣宇吞乾坤却把正法眼喚作破沙盆此行將省覲切忌便踈跟吾有末後句待歸要汝遵出世烏巨次遷祥符蔣山華藏未幾詔住徑山靈隱晚居太白僧問虛空消殞時如何師曰罪不重科上堂達磨不來東土二祖不往西天石室行者踏碓忘却移步玄沙討魚賣峭踏翻釣船且道這一隊漢還有衲僧巴鼻也無良久曰當門不用栽荊棘後代兒孫惹著衣上堂牛頭橫說豎說不

知有向上關棙子有般漆桶輩東西不辨南北不分便問如何是向上關棙子何異開眼尿牀華藏有一轉語不在向上向下千手大悲摸索不著雨寒無處曬眼今日普請布施大衆良久曰達磨大師無當門齒上堂世尊不說說拗曲作直迦葉不聞聞望空啓告馬祖卽心卽佛懸羊頭賣狗肉趙州勘庵主貴買賤賣分文不直祇如文殊是七佛之師因甚出女子定不得河天月暈魚分子檞葉風微鹿養茸上堂卓拄杖曰迷時祇迷這箇復卓一下曰悟時祇悟這箇迷悟雙忘糞埽堆頭重添搕𢶍莫有向東涌西沒全機獨脫處道得一句底麼若道不得華藏自道去也擲拄杖曰三十年後上堂舉金峯和尙示衆云老僧二十年前有老婆心二十年後無老婆心時有僧問如何是和尙二十年前有老婆心峯云問凡答凡問聖答聖曰如何是二十年後無老婆心峯云問凡不答凡問聖不答聖師曰烏巨當時若見但冷笑兩聲這老漢忽𡁠𡁠地自然不墮聖凡窠臼上堂舉婆子燒庵話師曰這箇公案叢林中少有拈提者傑上座裂破面皮不免納敗一上也要諸方檢點乃召大衆曰這婆子洞房深穩水泄不通偏向枯木上糝花寒巖中發燄箇僧孤身迥迥慣入洪波等閒坐斷潑天潮到底身無涓滴水仔細檢點將來款枷打鎖則不無二人若是佛法未夢見在烏巨與麼提持畢竟意歸何處良久曰一把柳絲收不得和煙搭在玉欄干上堂動絃別曲葉落知秋舉一明三目機銖兩如王秉劍殺活臨時猶是無風帀帀之波向上一路千聖把手共行合入泥犁地獄正當與麼時合作麼生江南兩浙春寒秋熱上堂盡乾坤大地喚作一句子擔枷帶鎖不喚作一句子業識茫茫兩頭俱透脫淨倮倮赤洒洒沒可把達磨一宗掃土而盡所以雲門大師道盡乾坤大地無纖毫過患猶是轉句不見一法始是半提更須知有全提底時節大小雲門劍去久矣方乃刻舟後示寂塔于寺之中峯

南嶽下十八世

天童傑禪師法嗣

夔州臥龍山破庵祖先禪師廣安王氏子徹證根源

機辯捷出密庵居杭之靈隱命師分座有道者請益曰胡孫子捉不住願垂開示師曰用捉作麼如風吹水自然成紋住後上堂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忍俊不禁為諸人作個擲脫拈拄杖卓一下曰流水暗消溪畔石勸人除卻是非難上堂舉良遂參麻谷話頌曰諸人知處良遂知良遂知處人不知王維已死無人畫留得青山對落暉示楞嚴座主偈曰見猶離見非真見還盡八還無可還木落秋空山骨露不知誰識老瞿曇

臨安府靈隱松源崇嶽禪師處州吳氏子初參大慧後見密庵會庵入室問僧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話師侍側豁然大悟上堂大凡扶豎宗乘須具頂門正眼懸肘後靈符只如寶壽開堂三聖推出一僧寶壽便打三聖道與麼為人瞎卻鎮州一城人眼去在寶壽擲下拄杖便歸方丈二尊宿等閑一挨一拶便乃發明臨濟心髓只是不知性命總在者僧手裏還有撿點得出者麼昔年覓火和烟得今日擔泉帶月歸上堂舉僧辭趙州州曰甚處去曰諸方學佛法去州豎拂子曰有佛處不得住無佛處急走過三千里外逢人不得錯舉曰與麼則不去也州曰摘楊花摘楊花師曰鐵山崩倒壓銀山盤走珠兮珠走盤密把鴛鴦閑繡出金針終不與人看室中問僧不是風動不是旛動汝作麼生會僧擬議師便打出嘉泰二年八月四日垂語曰大力量人因甚擡腳不起明眼衲僧因甚腳跟下紅絲線不斷又曰開口不在舌頭上復書偈曰來無所來去無所去瞥轉玄關佛祖罔措趺跏而寂壽七十一臘四十塔全身北高峯之原

慶元府天童枯禪自鏡禪師福州高氏子上鐘示眾一模脫就轉風流平地教他不肎休要得洪音喧宇宙直須更上一層樓

饒州薦福曹源生禪師南劍人舉長沙翫月話頌曰浮雲散盡月當空兔子懷胎產大蟲跳出風前弄牙爪至今撼動廣寒宮

臨安府淨慈潛庵慧光禪師化鹽偈曰合水和泥一處烹水乾泥盡雪花生乘時索起撩天價公驗分明孰敢爭

太平府隱靜萬庵致柔禪師。潮州陳氏子。上堂。舉裴相國員儀可觀高僧何在因緣。頌曰。浮雲宿霧兩朦朧。行徧千峯與萬峯。落地喚回霜夜夢。舉頭親見月當空

侍郎張鎡居士。號約齋。字功甫。忠烈王諸孫。官直秘閣學士。造密庵。篝室。蒙庵示狗子話。忽聞鐘聲悟入。偈曰。鐘一撞。耳根塞。赤肉團邊去個賊。有人問我解何宗。舜若多神面門黑。書呈庵。庵肎之。自此瀟然物外。幅巾竹杖。嘯歌往來。後捨宅。建慧雲寺。請密庵開山

南嶽下十九世

臥龍先禪師法嗣

臨安府徑山無準師範禪師。劍州梓潼雍氏子。髫歲依陰平山道欽出家。及長。請益老宿坐禪之法。宿曰。禪是何物。坐底是誰。師晝夜體究。一日如廁。提前話有省。謁育王佛炤。炤問何處來。師曰。劍州。炤曰。帶得劍來麼。師隨聲便喝。炤笑曰。者烏頭子也亂做主。靈隱時破庵居第一座。偶同遊。有省庵。有道者。請益胡孫子話。師侍旁大悟。初住明州清源。後受詔主徑山。上堂。名不得。狀不得。取不得。捨不得。只麼得。且道得箇甚麼。三人證龜成鼈。上堂。若論箇事。直是省要易會。多是諸人自作艱難。自作障礙。所以有時東廊西廊。見諸人和南問訊。山僧便乃低頭相接。其實無他。只要諸人識得長老是西川隆慶人氏。若識得。去便與諸人打些鄉談。說些鄉話。如今且未說你識得長老。且各自知自家鄉貫也得。還知麼。明州六縣奉化八鄉。上堂。舉僧問大龍。色身敗壞。如何是堅固法身。龍曰。山花開似錦。澗水湛如藍。師曰。山花似錦水如藍。突出乾坤不露顏。曾踏武陵溪畔路。洞中春色異人間。上堂。靈山指月。曹溪話月。遞代相傳。證龜成鼈。範上座尋常有一張口。掛在壁上。未曾動著。今日無端入者行戶事。到如今只得東籤西籤。未免拈起多年曆日。於中點出些子慊嫌處。說似諸人。且要郭大李二鄧四張三。知得江南兩浙。春寒秋熱。雖然如是。黃河三千年一度清。頌善財入彌勒樓閣話曰。南方經歷幾雲烟。收得珍奇貨滿船。彈指便帆風到岸。一

時詔作大光錢理宗召入內奏對詳明賜號佛鑑及金襴僧伽黎淳祐已酉三月旦日示疾陞座謂衆曰山僧既老且病無力與諸人東語西話今勉强出來將從前說不到底盡情向諸人抖擻去也遂起身抖衣曰是多少便歸方丈十五日集衆遺囑書偈曰來時空索索去也赤條條更要問端的天台有石橋移頃而逝塔全身於圓炤庵

南康府雲居卽庵慈覺禪師蜀人擧僧問葉縣如何是學人密用心處縣曰鬧市颺毬子曰意旨如何縣曰普請衆人看頌曰颺毬鬧市衆人看一陣淸風吹面寒定亂不須雙刃劍活人何必九還丹師登雲居時先一夕宿瑤田庄夢伽藍安樂公謂曰汝與此山祇有一粥緣明日午後至寺晚參罷會同袍二僧鬩狠鬪於寺司凡新到例遭斥逐師深切疑訝後數年蜀士有宦達於朝與師親故以雲居虛席請師補處師欣然承命將復徵往夢覓至瑤田庄而寂

臨安府靈隱石田法薰禪師眉山彭氏子聞破庵道望往依焉室中擧世尊拈花迦葉微笑師曰焦磚打著連底凍赤眼撞著火柴頭庵可之住後上堂但得本莫愁末喚甚麼作本喚甚麼作末松栢千年靑不入時人意牡丹一日紅滿城公子醉山僧恁麼道若有不肎底是我同參上堂擧僧問慈明行脚不逢人時如何明曰釣絲絞水師曰老倒慈明爲指迷釣絲絞水出羣機時人貪看蘆花白不見沙鷗隔岸飛弟子師俊繪師像求讚有曰末後一句分付廚山衆頗訝之明日忽示疾退歸贊壽趣辦終焉塔全身於院之後山

靈隱嶽禪師法嗣

寧波府天童滅翁文禮禪師臨安阮氏子幼攜盤隨母採桑俄而寤念攜之者誰遂有離塵志十六依鄉眞向寺剃落走淨慈參混源源擧現成公案放汝三十棒話不契謁育王佛炤炤問恁麼來者那箇是汝主人公師豁然領旨一日炤問是風動是幡動這僧如何師曰物見主眼卓竪又問不是風動不是幡動甚處見祖師師曰揭却腦蓋炤然之松源唱天童法道於鷲福室中問僧不是風動不是幡動擬議卽打

出師聞頌忘知解往參蒙印可住後上堂僧問人天普集選佛場開祖令當機如何舉唱師曰今日約齋請山僧開堂曰和尚見佛炤埒如何師曰石中有玉曰見松源後如何師曰沙裏無油僧禮拜師曰從上來事迥絕名模列祖出興卒難啓口迫不得已向第二義門拈槌竪拂棒喝交馳或擎叉或輥毬或拽石或搬土禮上座尋常橫草不敢拈竪草不敢踏今日被人推出不顧危亡露個消息使諸人知道眉毛在眼上竪拂子曰千峯勢到岳邊止萬派聲歸海上消上堂事事無礙青山掩映斜陽外法法無差欄前古木鬧羣鴉君不見太原孚上座走天涯楊州五更聞畫角吹斷落梅花直至如今未到家上堂舉楞嚴經曰諸可還者自然非汝不汝還者非汝而誰頌曰不汝還兮復是誰殘紅流在釣魚磯日斜風定無人掃燕子銜將水際飛上堂舉疎山手握木蛇有僧問手中是甚麼山提起曰曹家女師曰手中木蛇是曹家女美態異常惡心難禦薰拈拄杖曰如今變現在南山倒用橫拈誰敢看擲下曰炤顧性命上堂萬松關

迥九隴烟橫谷風傳響澗水流聲若以眼觀耳聽拔舌犁耕不以眼觀耳聽拔舌犁耕且利害在什麼處若不同牀睡焉知被裏穿上堂有句無句如藤倚樹坐斷千差毒蛇當路樹倒藤枯句歸何處老僧直得五年分疎不下僧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南山筆筍東海烏鰂問龍牙問翠微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微曰與我過禪板來牙度禪板與翠微微接得便打意作麼生師曰喪盡家財曰龍牙道打則任打要且無祖師西來意聻師曰却堪持論曰後復問臨濟濟曰與我過蒲團來牙度蒲團濟接得便打又作麼生師曰草本天下同曰龍牙又與麼道畢竟具甚眼目師曰重疊關山路曰忽有問和尚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未審如何支遣師曰速禮三拜因虎維那參次僧問汝名什麼曰智虎師退身作怕勢虎擬議師便歸方丈師學問淵博尤精易理朱晦庵楊慈湖兩先生與之遊師直示以心法不爲世語狥悅也晦庵問毋不敬師叉手示之慈湖問不欺之力師答偈曰此力分明在不欺不欺能有幾人知要明象兎全提句看

取升階正𨘷時師歷主五大剎歸終於梁渚西丘瘞徹恙說偈脫去茶毗頂骨牙齒不壞舍利如璨珠祔天童應庵塔之東壽八十四

溫州龍翔石巖希璉禪師潮陽馬氏子僧問昔日佛詔光禪師因孝宗皇帝宣問釋迦入山六年所成何事詔曰將謂陛下忘却意旨如何師答以頌曰大根大器大熏修聻轉機輪向上頭萬億斯年惟一佛雪山元不隔龍樓

臨安府淨慈谷源道禪師舉石頭剗草話頌曰石頭剗草論英豪懵懂丹霞眼不高若解轉身行活路至今應不累兒曹

常州華藏無礙覺通禪師靑苗會上堂破一微塵出大經蔦飛魚躍更分明不將眼看將心看巳見重敲火裏氷淹黑豆昧平生直須劫外話豐登𦈢成白雪桑重絲劃盡黃雲稻正靑

北海心禪師示衆舉大顚因韓文公至問曰弟子軍州事繁佛法省要處乞師一語顚良久公罔措時三平爲侍者敲禪牀三下顚曰作麽平曰先以定動後以智拔公乃曰和尚門風高峻弟子於侍者邊得箇入處師頌曰將軍宴坐碧油幢凜凜威風冷似霜却把機關輕漏洩至今千古錯商量

慶元府雪竇大歇仲謙禪師金華義烏應氏子幼見傅大士心王銘乃誓出家始見息庵庵器之而抑其銳曰汝儒家習氣不除何能到大休大歇田地宜如土木人去師朝暮研究有省因以大歇自名旣見松源一日聞舉秘魔擎杈話俄失聲曰爭奈有人不甘源提竹篦曰打汝不甘師擬進語而篦輒至茫未有措源震聲喝師卽豁然

諸庵肇禪師頌陸亘大夫片石話曰兩手持來雞蓋覆依前兩手還分付一枕淸風睡正濃鳥銜花落嵓前路

安吉州道場山運庵普巖禪師頌趙州布衫話曰無端提起七斤衫多少禪人著意參盡向靑州做窠窟不知春色在江南

台州瑞巖少室光睦禪師題栽松道者贊曰幾年活計钁頭邊萬本靑松鎖翠烟夢破曹溪天地濶再來

不値半文錢

鎭江府金山掩室善開禪師上堂擧僧問雲門如何是法身門曰六不收佛果曰一不立師曰六不收一不立淸淨法身何處覓夜來一陣吹葉風掃盡浮雲月照壁頌城東老姥話曰開眼也著合眼也著回避無門將錯就錯祥麟只有一隻角

秘監陸遊居士越山陰人問松源曰心傳之學可得聞乎源曰既是心傳豈從聞得公領解獻偈曰幾度驅車入帝城逢僧一例眼雙靑今朝始覺禪家別說有談空要眼聽

天童鏡禪師法嗣

杭州淨慈淸溪沅禪師上堂達磨西來一坐具地被他神光禮了三拜一時占了致令後代兒孫自分疆別界衲僧家撥草瞻風朝吳暮越南天台北五臺拄杖頭草鞋底還曾踏著也未良久曰切忌踏著

薦福生禪師法嗣

臨安府徑山癡絕道冲禪師武信荀氏子資性絕羣長應進士不利受學于梓州妙音院紹熙三年出峽時曹源出世妙果師往謁聽其提唱有省後參松源於靈隱源門庭峻絕笠棲八月不獲入室或以失士告源曰我已八字打開挂搭渠自是渠當面蹉過耳師聞之口耳俱喪徹見曹源於妙果龜峯時嬉笑怒罵皆爲人善巧方便自是不疑天下老和尙舌頭初住嘉興天寧移雪峯方半載詔遷天童育王虛席兼攝住持上堂天童用底來育王用不著育王用底來天童用不著雖然如是用不著處用有餘一箭雙鵰隨手落臘八上堂擧世尊覩明星悟道因緣頌曰正覺山前失眼睛是凡是聖盡生盲至今夜夜明星現誰肯向伊行處行未幾被旨遷徑山一日辭衆上堂擧世尊臨入涅槃告衆曰汝等善觀吾紫磨金色之身瞻仰取足無令後悔今日則有明日卽無師曰世尊平生用盡伎倆臨死之際求生不得求死不得死山僧則不然要行便行要去便去八臂那吒攔不住夜分起坐移頃而逝遺骨舍利瘞金陵山中

隱靜柔禪師法嗣

雙杉元禪師頌太宗勸發菩提心話曰萬里謳歌聖

化成條風塊雨樂樵耕不因嵩嶽三呼後無象誰知眞太平

南嶽下二十世

徑山範禪師法嗣

袁州仰山雪巖祖欽禪師年十六得度銳志咨參初在雙林鐵橛遠會下看狗子無佛性話次過淨慈參天目禮禮曰汝豈不見臨濟三度問三遭棒末後向大愚肋下築三拳道元來黃檗佛法無多子汝伹恁麼看後在徑山無準處十遷星序不得徹悟一日在天目殿上行擡眸見古栢觸著向來所得境界和底颺下礙膺之物撲然而散師出世龍興晚住仰山凡六大刹賜紫登對名震江湖上堂老屋半千間啓煆聖煆凡潑天爐鞴烏藤六七尺振乃佛乃祖墜地宗綱風高月冷海闊山遙逆順卷舒縱橫在我有時恁麼有時不恁麼家家門首透長安恁麼也得不恁麼也得處處綠楊堪繫馬只如高超物表不墮見知畢竟如何是六國晏清一句寺門高開洞庭野殿脚插入赤沙湖上堂純清絕點正是眞常流注打破鏡來未免一場狼籍不若遇飯喫飯遇茶喫茶曉來獨立空庭外閒對寒梅幾樹花上堂乳燕飛華屋梅子正香熟連核和皮一咬百雜碎元來祖意教意雪瀑掛層崖月狖啼寒木往往有般不知好惡漢聞道恁麼道將謂以境示人拍膝一下曰眼裡無筋一世貧上堂佛佛授受祖祖相傳西天梵語此土唐言風滿獵獵弄輕柔欲立蜻蜓不自繇五月臨平山下路藕花無數滿汀洲且道是唐言是梵語逢人不得錯舉冬至小參羣陰剝盡一陽復來萬里淸湘寒冰發燄千年古栢枯餘花開所以道小人道消君子道長四絕堂前地平如掌就中一人半人向這裡不移寸步挨拶得入便見主賓互換是非杳忘蒲團獨坐乾坤大愛日新添一線長僧問天氣秋高玉露垂庭前黃菊綻東籬臨濟德山施棒喝不問知音更問誰師曰知音知後更誰知曰與麼則水向石邊流出冷風從花裏過來香師曰閑言語曰如何是德山棒師曰穿過你髑髏曰如何是臨濟喝師曰還聞麼曰記得臨濟有四喝示衆此意如何師曰從頭問將來曰如何

是一喝如金剛王寶劍師曰切忌傷鋒犯手曰如何是一喝如踞地師子師曰眞箇可憐生曰如何是一喝如探竿影草師曰不得面前背後曰如何是一喝不作一喝用師曰却須參始得曰探竿影草驗來人一喝須教海岳昏不是法王親的子等閑誰敢踏渠門師曰且緩緩上堂心是根法是塵兩種猶如鏡上痕鏡已破法不存疎影横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因看弄傀儡上堂鬼面神頭線索牽抽神頭鬼面牽抽索線幾多觀底看底將謂是紅粉佳人當場妙舞手裏把柄輕羅白扇山僧未免爲諸人揭翻布幕去也卓拄杖曰伶俐衲僧一見便見上堂露地白牛黑黑是處尋他不得山青水綠似有如無眼見耳聞依稀彷彿全不顧時蹄角却在纔動著時蹤絲已沒月下閒將短笛吹風前休把長繩勒呵呵呵也奇特如今趂亦不去自在東西南北無準忌拈香曰盡道先師今日死誰知今日是生朝不知却有何憑據紫栢黃檀一處燒書眞贊付高峯曰上大今已無人雪岩可知禮也虗名塞破乾坤分付原妙侍者

明州天童別山祖智禪師順慶楊氏子十四得度聞僧誦六巖語悅之時巖住蘇之穹窿往從焉後見無準於雪竇準知是法器待之彌峻時或棒喝交下一語不少貸師擬對輒噤不能發繇是知解都盡久而言曰吾生平伎倆皆死法今見此翁始行活路既而準移徑山命師分座寶祐丙辰被旨住天童一囊一鉢縛茅以居上堂舉巖谷問臨濟大悲千手眼那箇是正眼濟曰大悲千手眼那箇是正眼速道速道谷近前拽臨濟下禪牀却坐濟近前曰不審谷擬議濟便喝拽下禪牀却坐谷便出去師曰賊隊相逢午夜時攙旗奪鼓討便宜驀然天曉重相見滿面羞慚各自歸庚辰九月旦示衆曰雲淡月華新木脫山骨露有天有地來幾箇眼睛活有省問者師曰不及相見各自努力越十日夜分囑後事已叉手而寂

環溪一禪師頌卽心卽佛話曰卽心卽佛砒霜狼毒起死回生不消一服

杭州淨慈斷橋妙倫禪師台之黃巖徐氏子初見谷源於瑞巖聞麻三斤話疑之忽閱楞伽至蚊蟲螻蟻

無有言說而能辨事豁然有省次謁無準於雪竇準以狗子因何有業識令師下語凡三十轉不契師曰可無方便乎準以眞淨所頌答之師竦然良久聞板聲通身汗下頓脫知見出世祇園遷瑞巖國清至淨慈上堂荊山有玉獲得者不在荊山赤水有珠拾得者不在赤水衲僧有無位眞人證得者出入不在面門驀拈拄杖橫按曰會麼幽州江口石人蹲上堂舉永明潛初參法眼眼曰子參請外看什麼經潛曰華嚴眼曰總別同異成壞六相是何門攝潛曰世出世間一切法皆具六相眼曰空具六相不潛無對眼曰何不問去潛却問空具六相不眼曰空潛開悟眼曰子作麼生會潛曰空眼然之師曰空兮空兮無背面拈起豁然成兩片擔向南屏山角頭千古萬古少人見要見麼以拂子打圓相曰金烏飛上琉璃殿臨終集衆入室作書辭諸山及魏國公公使人問曰師生天台因甚死在淨慈師曰日出東方夜落西書偈而化

明州天童西巖惠禪師示衆舉金峯因僧問是身無知如土木瓦石此意如何峯下禪牀扭僧耳朶僧負痛作聲峯曰今日始捉著箇無知漢僧作禮出峯召闍黎僧回首峯曰若到堂中不可舉著僧曰何故峯曰大有人笑金峯老婆心師曰扁舟劃斷曉江雲一曲高歌遠送君驚起灘頭野鴨子海天飛去不成羣頌六祖傳衣話曰不作樵夫作碓夫只將脚力鬬精麤知他踏著踏不著和米和糠到鉢盂

月坡明禪師舉僧問子湖自古上賢還達眞正理否湖云達僧云眞正理作麼生達湖云霍光當時賣假銀城與單于契書是什麼人作僧無語師頌曰手裏絲綸卷復舒扁舟撩撥洞庭湖忽然惡浪翻空去收拾歸來一仗無

希叟曇禪師舉僧問南泉師歸丈室將何指南泉曰昨夜三更失却牛天明起來失却火頌曰奴顏婢膝走人間羞見羊裘七里灘文叔雖爲天子貴子陵元作故人看

杭州靈隱退耕寧禪師上堂日前雨餘山色翠座間風暖鳥聲喧拍禪牀一下曰堪笑老胡無轉智少室

峯前坐九年上堂極目千峯鎖翠滿空柳絮飛綿可憐無位眞人一向草宿露眠咄今春看又過何日是歸年

靈隱薰禪師法嗣

杭州淨慈愚極慧禪師參石田田舉雲門念七話無人下語忽有僧纔跨門田曰雪峯輥毬師在傍領悟說偈曰雲門念七雪峰輥毬白蘋紅蓼明月孤舟田頷之

杭州中竺雪屋珂禪師上堂枯桑知天風海水知天寒且道衲僧知箇甚麼知道飯是米做直饒恁麼閻羅老子索飯錢有日在題初祖贊曰一葦截流深心叵測梁士太平魏邦著賊師以宋鼎旣遷即謝寺事金山默庵覺禪師雅知師時元兵下江南庵被總兵伯顏協而置之幕中從至武林默庵言於伯顏請師住靈隱親持請疏扣師門師拙關露半面問曰汝爲誰庵曰故人某甲師落關曰我不識汝盍師雖處世外而以忠節自持故不屑靈隱之命後斷江恩禪師贊曰雪屋今亡四十年高風凜凜尚依然伯顏丞相拜牀下不肎爲渠來冷泉

天童禮禪師法嗣

明州育王橫川如珙禪師示衆舉玄沙三種病人話頌曰曲設多方驗作家有誰親見老玄沙耳聾口瘂眼睛瞎五濁衆生數似麻夜參少室無門戶如何便得通夜深寧耐立聽我話西東

杭州淨慈石林行鞏禪師上堂山靜課花蜂股重林空含籜筍肌明倚欄不覺成癡兀又得黃鸝喚一聲思溪恁麼道好喫拄杖三十何故爲他不合隨聲逐色上堂舉雪峯在僧堂內燒火閉却前後門乃叫曰救火救火玄沙將一片柴從窗櫺中抛入峯便開門師曰高燒榾柮煖通身快活難禁一屋春不是謝郎來合火誰知門外有寒人上堂水鄉水潤地多濕六月花蚊嘴似鐵夜半起來惱不徹惱不徹作什麼牀頭一柄扇無端又打折

華藏通禪師法嗣

杭州徑山虛舟普度禪師江都史氏子謁無礙礙問不與萬法爲侶者是甚麼人師曰金香爐下鐵崑崙

癡曰將謂者矮子有長處見解只如此師作禮曰謝和尚證明住后上堂萬法是心光諸緣惟性曉本無迷悟人只要今日了既無迷悟人了箇甚麼卓拄杖日千言萬語無人會又逐流鶯過短牆上堂舉世尊摩胸示衆話頌曰娑林樹下手摩胸說有談無恣脫空若謂瞿曇曾入滅錯教啼鳥笑春風至元丁丑被命徑山值火餘志圖興復將有緒俄示微恙索筆大書曰八十二年駕無底船踏翻歸去明月一天擲筆而逝

雪竇謙禪師法嗣

平江府承天覺庵眞禪師有華嚴講主挾上命將易爲講肆師曰汝能說禪吾從汝易吾不能說教汝易吾從于是擂鼓陞堂以一喝入五教顯示吾宗千聖頂額一著子講主泣拜懺悔而退

道場巖禪師法嗣

臨安府徑山虛堂智愚禪師四明人上堂舉雪竇住翠峯時有數僧到竇曰新到那曰是竇曰參堂去僧纔行竇復喚曰來來僧回首竇曰洞庭難得師僧到與你一椀茶喫師曰入門句子已先酬喚去呼來第二頭到此不知茶味者紛紛空買洞庭舟師初住淨慈天使傳旨問趙州八十行脚虛堂因甚八十住山師舉趙州行脚到臨濟話頌曰趙州八十方行脚虛堂八十再住山別有一機恢佛祖九重城裏動龍顏使以頌回奏上大悅錫賚甚優室中嘗垂語曰已眼未明底因甚麼將虛空作布袴著畫地爲牢底因甚透這箇不過入海算沙底因甚向針鋒頭上翹足

杭州淨慈石帆衍禪師示衆舉僧問溈山如何是百丈眞山下禪牀叉手立曰如何是和尚眞山却坐頌曰老婦臨粧絳點唇人前自逞好精神攢眉冷笑深相似不顧傍邊掩鼻人

金山開禪師法嗣

臨安府徑山石溪心月禪師眉州人僧問如何是佛師曰矮子看戲上堂舉馬祖示衆曰凡有言句是提婆宗以此箇爲主師曰玉轉珠回著眼看有相干處沒相干只將此箇以爲主喝一喝曰一劍倚天星斗寒

徑山冲禪師法嗣

杭州淨慈簡翁敬禪師舉雲門示衆云聞聲悟道見色明心遂舉手曰觀世音菩薩將錢買餬餅放下手曰元來祇是饅頭師頌曰一曲甌前信是誰調高爭肯落今時見賺人會曲中意又把雲簫特地吹

北山隆禪師頌鳥窠布毛話曰八十翁翁要力行布毛吹起禍重生殺人流血三千里枯樹枝頭一老僧

南嶽下二十一世

仰山欽禪師法嗣

杭州西天目高峯原妙禪師蘇之吳江人俗姓徐母周氏夢癯僧乘舟投宿而娠幼喈趺坐年十五從嘉禾密印寺法住圓顱二十二請益斷橋倫令參生從何來死從何去話次謁雪巖於北磵纔問訊揷香巖卽打出後凡入門巖便問阿誰與汝拖箇死屍來聲未絕巖亦打出一日覩五祖演和尚眞贊曰百年三萬六千朝反覆元來是這漢驀然打破死屍之疑時巖住南明師往省巖問阿誰與你拖箇死屍到這裏師便喝巖拈棒師把住曰今日打某甲不得巖曰爲甚打不得師拂袖而出巖赴天寧師隨侍爲一日巖問曰閒浩浩時作得主麼師曰作得主曰睡夢中作得主麼師曰作得主曰正睡著時無夢無想無見無聞主在甚麼處師無語巖囑曰從今日去也不要汝學佛學法也不要汝窮古窮今但只飢來喫飯倦來打眠纔眠覺來抖擻精神我這一覺主人公畢竟在甚處安身立命師遂奮志入龍鬚越五載因同宿友推枕墮地作聲廓然大徹遷武康雙髻戶屨彌滿廊接弗暇師宵遁入西天目之獅子巖營小室如舟榜曰死關斷緣屏侍有三關語示衆曰大徹底人本脫生死因甚命根不斷佛祖公案只是一箇道理因甚有明與不明大修行人當遵佛行因甚不守毗尼弗契卽拒戶不納至元丁未雪巖寄竹篦法語至衆復請就石室內開堂僧問如何是十方同聚會師曰龍蛇混雜凡聖交參曰如何是箇箇學無爲師曰口呑佛祖眼蓋乾坤曰如何是選佛場師曰東西十萬南北八千曰如何是心空及第歸師曰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曰恁麼則言言見諦句句朝宗師曰你甚

處見得僧喝師曰也是掉棒打月曰此事且止只如西峯今日十方衆會選佛場開畢竟有何祥瑞師曰山河大地萬象森羅情與無情悉皆成佛曰既皆成佛因甚學人不成佛師曰汝若成佛爭教大地成佛曰畢竟學人過在甚處師曰湘之南潭之北曰還許懺悔也無師曰禮拜著僧纔拜師曰獅子咬人韓盧逐塊上堂昨夜夢中作得一偈舉似大衆良久曰忘却了也驀拈拄杖曰拄杖子還記得麼良久曰同坑無異土中夏上堂以拂子⊕曰四十五日前薦得非特日消萬兩黃金亦乃能應四天下供養四十五日後薦得寸絲滴水也當牽犂拽耙償他鑿禪牀一下曰曾經巴峽猿啼處不是愁人也斷腸上堂海底泥牛銜月走巖前石虎抱兒眠鐵蛇鑽入金剛眼崑崙騎象鷺鷥牽此四句內有一句能殺能活能縱能奪若撿點得出許汝一生參學事畢上堂曰正暄春已暮落花片片隨流去拈拄杖曰拄杖枝頭一點紅舉香遍界無人顧大衆顧不顧即且止畢竟一歸何處遂擲下拄杖上堂門外有一人用盡機謀要入入不得門裏有一人做盡伎倆要出出不得出不得入不得且置且道門外人與門裏人相見時如何愁人莫向愁人說說向愁人愁殺人送法被至上堂裁蜀錦剪吳綾披白玉間黃金打成一片時針劄不入羅紋結角處線路難尋雖然只如西峯以諸法空為座以拄杖指被曰還著得這箇麼靠拄杖曰天香影散菡萏石五葉花開薝蔔林師貌古神清行解眞寔僧俗皆手額讚歎曰古佛善知識也元貞乙未臘朔上堂曰西峯三十年妄談般若罪犯彌天末後一句不敢累及平人自領去也大衆還知落處麼良久曰毫釐有差天地懸隔書偈曰來不入死關去不出死關鐵蛇鑽入眼撞倒須彌山泊然而逝塔全軀於死關壽五十八臘四十三

衡州靈雲鐵牛持定禪師磻溪王氏子壯歲謁冒庵勤剪髮聞別傳之旨情累釋然尋依雪巖居槽厰服杜多行嚴示衆曰兄弟做工夫若也七日夜一念無間眼不交睫無箇入處斫取老僧頭做舀屎杓師默領旨勵精奮發適染疾自取觸桶就屏處危坐其上

單持正念目不交睫者七日至夜將半忽覺山河大地觀露堂堂久之如聞擊木聲驚醒徧體汗流其疾遂愈旦學似巖巖詰以公案酬對無滯越五載方爲大僧又六年聞巖上堂舉亡僧死了燒了向什麼處去自代曰山河及大地全露法王身言下疑情蕩盡身如踴高丈許衆退即詣方丈曰適來和尙舉揚般若驚得法堂前石獅子笑舞不已巖曰試道看師曰劫外春回萬物枯山河大地一塵無法身超出如何舉笑倒西天碧眼胡巖敲桌子曰山河大地一塵無這箇是什麼師作掀倒勢巖笑曰一彩兩賽入室次巖問親切處道將一句來師曰不道巖曰爲什麼不道師拈起香盒曰這箇得來不值半文錢巖曰多口漢巡堂次師以褚被裹身而睡巖召至方丈厲聲曰我巡堂汝打睡若道得即放過若道不得趂汝下山師隨答曰鐵牛無力懶耕田帶索和犂就雪眠大地白銀都蓋覆德山無處下金鞭巖曰好箇鐵牛也因以爲號一時行輩靡不推服後之鄞縣過桃源山愛其幽深有棲遯意遂束茆爲廬與二三禪徒共處雨霧晦冥之夕鬼獸面呼師舉迷悟因緣諭之授以戒法群怪遂息達魯花赤伯顏公入山問道未幾成大梵剎榜曰靈雲大德壬寅冬手書長偈示衆其末曰塵世非久日銷月磨桃源一脉三十年後流出一枝無孔笛吹起太平歌明春示寂侍僧求別衆語師曰吾別衆久矣恬然坐化壽六十四臘二十六函全身於龕具三年啓視顏貌如生爪髮俱長塔於寺北沙潭

吉安州道場山及庵信禪師初住建陽西峯石屋參師問何在曰天目師曰有何指示曰萬法歸一師曰汝作麼生會屋無語師曰此是死句甚麼害熱病底教汝與麼屋拜求指的師曰有佛處不得住無佛處急走過意旨如何屋答不契師曰者箇亦是死句屋不覺汗下後入室再理前話詰之屋曰上馬見路師呵曰在此六年猶作者箇見解屋發憤棄去途中忽舉首見風亭豁然有省回語師曰有佛處不得住也是死句無佛處急走過也是死句某甲今日會得活句也師曰汝作麼生會屋曰清明時節雨初晴黃鶯

枝上分明語師頷之

匡山無極源禪師嘗受命於雪巖曰子福落不宜出世度人遂歸隱匡廬年巳百歲獨坐茅庵終日不語天眞參師亦無啓發後値師於廁上乃趨問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擒住曰道道眞於言下釋然頓悟但搖首而已師曰子有所得耶眞拂袖而出遂服勤月餘日益玄奧

鐵山瓊禪師初參雪巖於仰山聞提唱法語刻意用工覺有得力處一日到方丈巖曰有什麼事師曰門前好五鳳樓巖連打數棒曰未在且去隨示偈曰一拶虛空粉碎時花開鐵樹散瓊枝紹隆佛祖向上事腦後依前欠一鎚師自疑曰如何又欠一鎚將近半載偶頭痛提瓶煎藥遇見覺赤鼻曰你須是那吒太子析肉還母析骨還父然後爲父母說法始得驀然打破疑團未幾巖順世師以離巖太早再謁蒙山山問那箇是你本來面目師擬進語山便閉門後凡室中下語山只曰欠在一日於定中觸著欠字不覺身心豁然徹骨徹髓如積雪倏忽開霽跳下禪牀捉住山曰我少欠箇甚麼山打三掌師禮拜曰啞鐵山這一著子今日方了也次年作首座冬節秉拂曰冬在月頭賣被買牛冬在月尾賣牛買被卓拄杖曰這裏無尾中道齊休行也休休坐也休休住也休休臥也休休睡眼豁開五雲現瑞光風霽月無處不遇梅綻枯枝古渡頭風前時復暗香浮雖然到此向上一路萬里崖州何以見得靠拄杖曰休休住後竟承嗣雪巖焉

淨慈倫禪師法嗣

台州瑞岩方山寶禪師付無見偈曰此心極廣大虛空比不得此道只如是受持休外覓

竹屋簡禪師頌臨濟訪平田路逢使牛嫂話曰目前條路平如砥何不堂堂掉臂行撩撥老婆牛性發赤身挨棒可憐生

絕象鑒禪師示衆擧投子指雨問僧曰數日來好雨且道什麼處來僧無語後因看華嚴經有省師曰陌上遊人競探芳不知眼底度春光夜來一陣落花雨一百十城流水香

無學元禪師法嗣

月庭忠禪師頌文殊三處度夏話曰錦衣公子遊春慣白首佳人懊恨多彼富尙嫌千口少自貧無奈一身何

育王珙禪師法嗣

台州紫籜山竺元道禪師恕中參問趙州狗子話擬開口師一喝中大悟呈偈曰狗子佛性無春色滿皇都趙州東院裏壁上掛葫蘆師乃發笑曰恁麼會又爭得中拂袖而出

金陵保寧古林茂禪師十三爲僧厲志參訪乃得徹證出住開元永福保寧僧問毛呑巨海芥納須彌是衲僧分上事不是衲僧分上事師云拈却門前大案山曰鯨呑海水盡露出珊瑚枝師曰金剛腦後鐵蒺藜曰只如教中道我得無諍三昧人中最爲第一如何是無諍三昧師曰放汝三十棒曰仁義盡從貧處斷世情偏向有錢家師曰知恩者少負恩者多問如何是佛師曰釘釘膠粘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蟭子不食鐵問如何是偏中正師曰苔封古殿曰如何是正中偏師曰草滿法堂曰如何是兼中至師曰日上月下曰如何是兼中到師曰截水停輪曰如何是正中來師曰獼猴戴席帽曰五位君臣蒙指示夜明簾外事如何師曰趂曉不歸家黃昏看日出問佛陀和尙常持一串數珠念三種名號意旨如何師曰氣急殺人曰如何是一釋迦師曰天上天下曰如何是二元和師曰草鞋無底曰如何是三佛陀師曰鼻孔大頭垂曰此曲祇應天上有人間能得幾回聞師曰高著眼問羣陰剝盡一陽復生時節因緣請師指示師曰風不來樹不動曰夜來何處火燒出古人墳師曰闍黎失却鼻孔曰德山小參爲甚麼不答話師曰人貧智短曰趙州爲甚麼却答話師曰馬瘦毛長曰二大老州縣相似鄉談不同師曰且道我即今是答話是不答話曰來朝更有新條在惱亂春風卒未休師曰只恐不是玉小參紅塵鬧市十字街頭百草頭邊孤峯頂上若作佛法商量入地獄如箭射直得萬機休罷千聖不攜聲前非聲色後非色箇點將來正是髑髏前妄想設使打破髑髏揭却腦蓋趯倒須

蹋踏翻大海脚跟下推劫得出也是落七落八通方上士出格高人除非自有生涯終不守他窠窟現前大衆冀善參詳山僧二千里水陸間關來此聚頭不爲別事復說偈曰處世行藏各有由老來誰不愛心休爲圓鄮嶺先師話來結鄱陽衲子讐跛鼈但隨他逐浪錦鱗終是解吞鉤相逢試把家私展蜜菓時懸蝶樹頭

淨慈翬禪師法嗣

杭州靈隱東嶼德海禪師頌俱胝竪指曰深深無底高高絕攀思之轉遠尋之復難

嘉興府天寧竺雲景曇禪師婺州浦江嚴氏子及長學無常師預石林座下委心請法林曰佛之妙用在汝觸事不迷師一言解悟住後上堂金烏未上玉兎西沉伶俐衲僧東討西尋忽然撞破虛空歷劫只在如今卓拄杖下座焙經上堂海藏靈文經天緯地瑕函玉軸塞壑塡溝如來不說說皷出鳳凰五色隨迦葉不聞聞擊碎驪龍頷下珠火燄爲三世諸佛說法義天朗耀揭坤維三世諸佛向火燄上說法字脚不留空法界兒縫線裏玉轉珠回文武火中星移電捲行行鑄出黃金字朶朶花開白玉蓮湛寂凝然應眞不借只如經歸藏禪歸海又作麼生五千餘卷瘡疣紙一衆傳來耿夜光問古人道須參活句莫參死句如何是活句師曰路逢死蛇莫打殺曰如何是死句師曰無底籃兒盛將歸曰不死不活句又作麼生師曰易分雪裏粉難辨墨中煤問三賢未達十聖難知如何是此宗師曰無孔笛氈拍板曰知音者誰師曰聾人爭得聞曰也知和尚慣有此機師曰鷂子過新羅

徑山度禪師法嗣

杭州徑山虎岩淨伏禪師淮安人至元間上御大明殿受朝賀因問南禪才者右相和禮霍孫首舉師師作偈以進其略曰過去諸如來安住秘密藏現在十方佛成道轉法輪未來諸世尊一切衆生是繇妄想執著結煩惱葢纏迷成六道身虛受三塗苦惟念過現佛不敬未來尊與佛結寃仇或烹宰殺害不了衆生相全是法性身昔有常不輕禮拜於一切言我不

輕汝汝等當作佛若能念自他同是未來佛現世增福壽生生佛國上覽悅而問曰戒勿殺有道者試爲朕言之師奏對曰有宋仁宗皇帝一日語羣臣曰朕夜來飢甚思欲燒羊羣臣奏曰陛下何不宣付有司辦之仁宗曰朕偶飢思爾慮爲常例寧忍一時之饑不忍啓無窮之殺殿下皆稱萬歲上嘉納即受帝師戒

徑山愚禪師法嗣

開極雲禪師學虛堂三轉語頌曰縫却虛空算盡沙針頭畫地是生涯改頭換面無人見幾度春風吹落花

寶葉源禪師示衆舉德山入門便棒話頌曰皎潔晴天吼怒雷鐵山萬疊盡驚開因思塊雨條風日安得全提有此來又頌三心不可得話曰去歲春風燕子多社前先到舊時窠今年春色歸將半簾幕蕭蕭不見過

徑山月禪師法嗣

南我叟禪師示衆舉趙州因一秀才云和尚是古佛州云秀才是新如來師曰廣寒宮殿淨無埃已是逢君八字開月桂不須零碎折等閒和樹拔將來

南嶽下二十二世

高峯妙禪師法嗣

杭州天目中峯明本禪師錢塘孫氏子母夢無門開道者持燈籠至家而生神儀挺異繈襁便好結跏歌梵唄初參高峯於死關高孤峻嚴冷不假人辭色一見師驩然欲爲祝髮一日誦金剛經至荷擔如來處恍然開解明年遂薙染受具未幾觀流泉有省即詣高求證高打趂出既而民間訛傳官選童男女師問忽有人來問和尚討童男女時如何高曰我但度竹篦子與他師言下洞然徹法源底高乃書眞贊付師曰我相不思議佛祖莫能視獨許不肖兒窺得半邊鼻有問高諸弟子優劣高曰如義首座固是一根老竹其如七曲八曲唯本維那却是竿上林新篁他日成材未易量也延祐六年秋駙馬太尉瀋王王璋奏奉聖旨御香請師陞座師示衆曰大道無爲大功不宰大善無跡大位不居一切處海印發光千萬

古金枝挺秀訪圓通大士於潮音洞裏買石得雲饒修如意輪期於明慶寺中移花兼蝶至香風奏四天之樂梵音轟大地之雷二千載已現國王五百劫常爲世主一大藏教隨機運轉百千善行任意發揮祝萬歲於九重保三韓於上國此是太尉瀋王海印居士尋常行履處且佛法相應一句如何指陳匝天匝地祥雲起無古無今瑞氣騰高峯昰日師拈香曰順心庵裏太湖中央俄然逢恩忌世相未能忘大衆高峯老和尚來也雨蒸苗葉綠風撼稻花香示衆春入寒巖不可加枯株朽餘盡萌芽化工無處藏形跡紅白都開一樣花大衆一年歲事已過一月了也蒲團禪板還知覺也無鉢盂匙筯還休歇也無芒鞋竹杖還放得下也無燈籠露柱還忘境智也無如其未委你還知前一月如此虛度若不痛以生死無常爲已重任精勤勇猛刷立生涯則後一月未免又成虛喪不消打幾箇瞌睡十二箇月特不過展轉唐捐剃髮染衣超方越俗所圖何事你還知命存呼吸麼壯色不停猶如奔馬麼或不趂此呼吸未斷之頃壯色可玩之時拌性命提起話頭與之挨拶討箇分曉其落湯螃蟹之喻各將誰歸不見石鞏居馬祖會下在廚作務次祖問子在此作麼鞏曰牧牛祖曰牛作麼生牧鞏曰一回入草去驀鼻拽將回祖曰子眞牧牛也看他前輩於作務之頃未嘗斯須忘此道豈似今人橫草不拈竪草不踏二時粥飯百般受用指顧如意聞首座打板聲厭嫌顰起嗟訝蓑生不得已走上蒲團情猿意馬馳驟不息或不昏沉便成散亂間有箇不忘出家本志者强把箇所參話頭提撕作主方學未完則又被風吹別調矣似如此喚作參玄上士不晉鄭州出曹門較他古德造次不離者豈止霄壤相間哉諸禪德本色道流面前不容佇思豈許商量違得便行玄都觀裏桃千樹提得便走杏華枝上月三更燕聲尋王謝堂上之巢馬蹄踏劉阮溪邊之路無一草不含芳潔無一華不帶春容錦雲騰第一義天玉浪漲眞三昧海且不涉化工底句如何指陳鷺鷥灘上翹雙足蝴蝶園中叫一聲雪朝示衆凍雲四合雪漫漫孰解當機作水看只爲眼中花未瞥啓窓猶

看玉珉玗小參大道在目前山是山水是水玄機超物表聖非聖凡非凡一念洞然萬緣廓爾水精宮秋容淡淡森羅萬象吞吐明月珠松雪齋灝氣沉沉屏几六隱交徹寶絲網無一物不彰全體無一事不演眞乘莊周雖蝶悟枕邊敢保其當機罔措子韶固蛙聞月下未許其覿面施呈這一著子名不得狀不得卽其知處已陷情圍事亦然理亦然與麼會時早沉識海所以道神光獨耀萬古徽猷入此門來莫存知解且不存知解底句如何指陳玉宇秋高無界限金園春事政敷腴師居無宅止隨所寓庵廬皆曰幻住四方龍象奔走輻湊仁宗皇帝聞而聘之不至錫金襴袈裟幷賜佛慈圓照廣慧之號英宗繼御寵賚一如先朝嘗斥學者不求實悟有曰今之參禪不靈驗者第一無古人眞實志氣第二不把生死無常做一件大事第三拌捨積劫以來所習所重不下又不具久遠不退轉身心畢竟病在於何其實不識生死根本故也凡見學者輒問曰汝喚什麼作生死或茫然無所對輒激勵開示之至治癸亥秋示疾有來省者師曰幻住庵上漏旁穿籬坍壁倒不可久住也語笑如平昔復有告歸吳門者師曰何不過了中秋去十四早寫偈辭衆曰我有一句分付大衆更問如何無本可據置筆安坐而逝是日白虹貫山壽六十一臘三十七塔全身於寺西望江石元統二年復賜號普應國師仍以師所著書三十卷名曰廣錄敕隨大藏流行

杭州西天目山斷崖了義禪師姓湯湖之德清人六歲始能言世事懵無所知年十七有僧過門誦高峯上堂語曰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師忽曰此大善知識也我宜往見母驚異之卽上死關爲童峯令提一歸何處話因授名曰從一一日過鉢盂塘見松梢雪墜有省詣峯呈頌曰不問南北與東西大地山河一片雪峯痛棒打退不覺隕身崖下同學捫蘿以救力挽之還師復端直豎誓以七日爲限未及期豁然大悟馳見峯曰老和尚今日謾我不得也再呈頌曰大地山河一片雪太陽一照便無蹤自此不疑諸佛祖更無南北與西東峯上堂曰我布縵天大網打

鳳羅籠不曾遇得一蝦一蟹今日有蟭螟蟲撞入三十年後向孤峯絕頂揚聲大叫且道叫箇什麼舉拂子曰大地山河一片雪師便奪拂子爲衆舉揚曰盡大地有一人發眞歸源從一皆知之後歸德淸偕母入武康結茅越五載還山峯曰大有人道你拖泥帶水師曰兩眼對兩眼遂求薙落更名曰了義暨峯委席本雍二公亦相繼而化師乃勉狥衆請嘗示衆曰若要超凡入聖永脫塵勞直須去皮換骨絕後再甦如寒灰發燄枯木重榮豈可作容易想我在老和尚處多年每被大棒打徹骨髓不曾有一念遠離心直至今日纔觸著痛處不覺泪流豈似汝歡喜踴躍咬著些子苦味便乃掉頭不顧殊不知苦味能除百病或示衆曰除却語默動靜道將一句來又曰一息不來向何處安身立命師說法應機頗多犄言穢語人所不堪元統元年除夕謂衆曰有一件事天來大你還委悉麼良久曰明日是年朝越六日與僧夜談乃曰老僧明日天台去也僧曰某甲隨去師曰你走馬也趂我不及翌午跏趺而寂壽七十二臘四十九初

中峯示寂會葬齋次師笑謂衆曰後十二年更爲老僧一會至是十二年矣全身藏於獅子岩賜號佛慧圓明正覺普度大師

杭州天目山大覺寺布衲祖雍禪師明州寧海人得旨於高峯躬舂爨樵貌甚瘠黑戇而少文嘗和永明山居偈曰我要心灰即便灰何須更去覓良媒千差路口齊關斷萬別機頭盡截摧就樹縛茅成屋住拾荊編戶傍溪開是他懶瓚無靈驗惹得天書三度來又曰尋常冷解自知非退步沉踪住翠微掃蕩百年榮辱夢倒回多劫本根機蟻因尋穴沿堦走蝶爲尋花徧圃飛須信先天并後地洞然物物有眞歸後住中天竺桂子堂書偈安坐而逝

處州白雲空中以假禪師得法高峯後栖白雲山禪侶聞風屨滿戶外至元丙子夏一日援筆書偈曰地水火風先佛記掘地深埋第一義一免檀那幾片柴二免人言無舍利趺坐而化

靈雲定禪師法嗣

洪州般若絕學世誠禪師示衆兄弟家三年五年做

工夫無個入處將從前話頭抛却不知行到中途而廢可惜前來許多心機有志之士看衆中柴乾水便僧堂溫煖發願三年不出門決定有箇受用有等纔做工夫心地清淨但見境物現前便成四句將謂是大了當人口快舌便悞了一生三寸氣消將何保任佛子若欲出離參須實參悟須實悟

徑山陵禪師法嗣

杭州徑山竺遠正源禪師南康歐陽氏子聞虗谷道望往依焉一日谷舉龍潭滅紙燭話問之師曰焦石可破層氷谷曰破後奚爲師曰探索方知谷曰所知者何事師擬對谷便打師釋然領旨後五主大刹號佛慧慈炤普應禪師壽七十三而逝塔竪本山

金華府雲黃山寶林桐江紹大禪師俗姓吳鳳山爲沙彌時私自計曰化龍之魚冝于蹄涔求生乎即上雙徑謁虗谷谷指以入道捷要久之辭去一策湖湘徧扣禪扃法無異味乃歸省谷奮勵倍加遂得自在無畏法初住烏龍晚居寶林示滅衆請書偈師接筆擲地曰縱書到彌勒下生寧復離此耶翛然而化闍維獲設利如紺珠色牙齒貫珠不壞壽七十四臘五十一

蘇州覺隱本誠禪師嘉禾語溪人嘗作貧居偈自適曰但得閒中樂豈以貧爲艱愈貧愈無事無事心愈閒雖居人世中恰似出塵寰

道場信禪師法嗣

嘉興府福源寺石屋清珙禪師蘇之常熟溫氏子首參高峯授以萬法歸一話服勤三年次往建陽西峯參及庵不契遽發憤棄去途中忽舉首見風亭躍然有省歸語庵庵頷之師卓庵天湖躬役樵蘇禪暇喜作山居吟遂有終焉之志俄而福源專使至師堅卧不起或勸曰沙門當以弘法爲重任閒居獨善何爲哉於是幡然而就上堂達磨居少林九年面壁墻壍不牢疎山賣布單千里見人路頭繁雜福源這裏墻壍堅牢路頭平直諸人每日行在正路上行住在穩密處住中間一片田地因甚踏不著上堂我有一句子欲與諸人說破又恐諸人罵我不與諸人說破又恐諸人疑我且如今說即是不說即是撫膝曰知我

猻我我無辭焉上堂動若行雲止猶谷神水中醎味色裏膠青細雨濕衣看不見閒華落地聽無聲上堂我本山林拙比丘等閑來此伴禪流縱饒相聚人情好那箇人情得到頭休休休綠霧紅霞千嶂錦西風黃葉一天秋上堂知見立知即無明本知見無見斯即涅槃春山疊亂青春水漾虛碧寥寥天地間獨立望何極拈拄杖曰放過釋迦老子卓拄杖曰穿卻雪竇鼻孔良久曰劍爲不平離寶匣藥因救病出金瓶及庵忌師拈香曰沒興相逢處西峯與建陽不平多少事盡在一爐香除夜小參北禪分歲三代禮樂全該王老燒錢一種杯盤狼籍珙上座固守清貧兼逢歉歲難與諸方鬪富從年頭直至年尾共諸人同家共活豐儉隨宜終不陪笑面去借地栽花虛粧好漢且就自家屋裏量水打碓免見求人但每日二時牽補得過便可塞住持之責古人有言時挑野菜和根煑旋斫青柴帶葉燒不是爺貧連子苦免教家富小兒嬌居七年以老引退復歸天湖至正間朝廷聞師名降香旌異皇后賜金襴衣示疾書偈曰青山不著臭尸骸死了何須掘土埋顧我也無三昧火光前絕後一堆柴擲筆而逝塔于天湖之原以及庵之塔配之蓋不忘及庵昔日與汝同龕之囑云詔謚曰佛慈慧炤禪師

金華府聖羅山石門剛禪師得旨於及庵遊歷罷歸里中善信即其山地營建寶坊請師主之歲夜謝道德首座順侍者看病上堂歲事除年華畢尊莫尊乎道重莫重乎德覺即般若因順即菩提佛當知種豆不生麻因果自然明歷歷然雖如是且道如何見得八福田中看病第一辭世偈曰七十六年了然寬廓拶破虛空須彌倒卓

匡山源禪師法嗣

嘉興府海門天眞惟則禪師湖州費氏子母夢異僧分衛覺而有娠及旦異香襲人髫年出家遍參有道知識一十八員皆弗契後聞匡廬無極源禪師徑往扣之豁然大悟衆請開法海門上堂僧問如何是佛祖爲人處師曰狗舐熱油鐺曰今日海門開堂還有爲人處麼師曰猛虎當路坐曰和尚豈無方便師震

威一喝曰謝師指示師曰退過一面方覺自慚乃曰向上事向下事截斷兩頭休執滯驀然放出鼈鼻蛇咬殺方知難躲避吽吽吽海門今日忍俊不禁越例為諸人通箇消息汝等諸人還委悉麼以拂子點一點曰等閒拋下活人丹浩浩清風動天地上堂菊綻東籬香正浮海天空濶月華秋當陽拈出吹毛利剹絕縱橫六不收上堂風頭峭急寒毛卓豎諸人若也打熬不過只得向煖處商量且道商量箇甚麼商量道觀音菩薩將錢買胡餅放下却是饅頭大家喫得飽煖睡來但覺鼻息齁齁忽然冷灰裏火爆㩳却面門到這裏莫怪海門說夢好喝一喝上堂我有一間空屋令一人在內外有一人叫應也不是不應也不是作麼生出得參僧問如何是趙州喫茶去師曰舌頭在你口裏曰如何是趙州不喫茶去師曰舌頭在什麼處曰如何是日面佛師曰今日雲生曰如何是月面佛師曰夜來再看僧禮拜師曰自起自倒漢上堂六月不熱五穀不結搖扇取涼飲水止渴海門不惜眉毛八字打開向諸人道了也還委悉麼暑風微動琳琅響曉露輕凝菡萏香洪武初常預薦法事以足疾賜歸一日告衆曰吾去矣侍者請偈師厲聲曰平常說底不是耶即瞑目而逝

鐵山瓊禪師法嗣

汝州香山無聞聰禪師初謁獨翁令參三不是話未有省發一日翁上座謂曰要知端的意北斗面南看忽有省適鐵山從高麗回在石霜聞師有發明處乃問仙府何處師曰汝州曰風穴祖師面目如何師曰和尚且止須臾之間將二十年工夫說一遍鐵山遂問如何是無字義師曰近從潭州來不得湖北信山曰未是再道師曰和尚幾時離高麗山曰未是更道師一喝拂袖而出山曰者兄弟都好只一件大病道發明了師感激鐵山為開示細大法門後住光州獨行獨坐十七年方得頴脫普說曰法無定相遇緣即宗秉金剛劒吞栗棘蓬截斷衲僧舌頭坐却毗盧正頂豎一莖草作丈六金身將丈六金身作一莖草不是禾山鼓响且非教外別傳直教寸絲不掛月冷秋空寒灰發焰到者裏喚作佛法墮地獄如箭射不喚

作佛法亦墮地獄如箭射諸仁者畢竟作麼生會開口爛却舌根豈不見船子曰吾於藥山二十年藏身處沒蹤跡沒蹤跡處莫藏身雖然恁麼舉唱開佛知見立大圓鏡竪涅槃幢舉揚般若敲唱雙舉兼帶叶通貂用同時正眼觀來盡是閒家具與我衲僧分上料掉沒交涉竪拂子曰會麼

瑞岩寶禪師法嗣

天台華頂無見先覩禪師台之仙居葉氏子資性秀敏嗜讀書過目成誦從古田垕薙髮參方山一日作務次渙然氷釋山以偈印之築室華頂一坐四十年足未嘗踰戶限白雲參問曰西來密意未審何如師曰待娑羅峯點頭卽向汝道

高峯日禪師法嗣

日本國兜率院夢窓疎石國師姓源氏勢州人宇多天王九世孫母夢呑金色光而孕長爲大僧留神教典然恐執滯名相遂飛渡南遊見一山寧山曰我宗無語句亦無一法與人師曰願慈悲方便山曰本來廓然淸淨雖慈悲方便亦無也師迷悶不已復往萬壽參高峯日曰一山云何師述前語日厲聲喝曰汝何不道和尙逗漏不少師於言下有省一夕坐久偶作倚壁勢身忽仆地豁然大悟乃說偈自慶有等閒擊碎虛空骨之句亟趨見日日印可之後道譽日隆加號賜紫壽七十七示滅

紫籜道禪師法嗣

杭州徑山大宗興禪師台州人臨終忽嘆曰夫三十婦六齡畢竟偶不成遂坐去

台州瑞巖恕中無慍禪師本郡臨海陳氏子初受度於元叟和尙後謁竺元以看狗子無佛性話未破請益纔開口被元一喝忽大悟上堂適來行者打鼓一下下打著汝諸人心肝五臟還知疼痛麼而今長老說黃道黑一句句道著你屋裏七代先靈還知慚愧麼若也知得可謂恩犬難酬若也未知未免爲汝重下註脚拈拄杖卓一卓上堂嚴寺春深草樹肥幾回特地啓柴扉行人只在靑山外杜宇聲聲喚不歸佛誕上堂黃面老子未出母胎已前好箇大力量人旣出之後口吧吧地便見不堪只如道天上天下惟我

獨尊。鬧市裏颺碌磚。必定打著。爭奈無人承當。禱雨上堂。甘雨愆期。田疇龜拆。衲僧鼻孔焦熱生烟。拈拄杖子化爲龍。向南閻浮提行雨去也。山僧不可洗手奉功。未免助其神力。卓拄杖曰。急急如律令敕。謝來蘇莊監收上堂。山僧昨遣數員宿將。征諸未服。旣徯我來蘇。一鼓而下。直得風以順。雨以時。嘉谷豐登。庶民樂業。今當還師振旅。奏凱論功。坐享太平之時。玄弼眞君。忍俊不禁。不覺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於一毫端揚聲而歌曰。台州仙高一百。紅蓮青江口。白蝦殼來歸兮逋子格。且道是什麼曲調。良久曰。飯飽弄筋。上堂。盡十方世界是一口劍。且道欛柄落在什麼人手裏。縱然道得分明。我要問你。是殺人劍。活人劍。僧問。如何是最初一機。師曰。蝦蟆趕鷂子。曰如何是末後一句。師曰。老鼠弄猢猻。曰恁麼則七出八沒去也。師曰。且莫詐明頭。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師曰。晨朝有粥。齋時有飯。憂箇什麼。曰竹影掃堦塵不動。月穿波底水無痕。師曰。二年同一春。僧提起坐具曰。謝師答話。師曰。口是禍門。問維摩丈室。不以日月爲明。和尚丈室以何爲明。師曰。物見主眼卓竪。曰摩竭掩室。毗耶杜詞。相去多少。師曰。一坑埋却。曰德山入門便棒。臨濟入門便喝。畢竟明什麼邊事。師曰。塞北千人帳。江南萬斛船。問如何是函蓋乾坤句。師曰。猛虎口裏活雀兒。曰如何是截斷衆流句。師曰。金剛手裏八稜棒。曰如何是隨波逐浪句。師曰。李白捉月。張騫乘槎。示衆。穩坐家堂。主人翁因甚不識。掀翻大海。擱碎須彌。平地上因甚擡脚不起。眼光爍破四天下。自家眉毛落盡。因甚不見。拈拄杖曰。三句內。一句外。不涉兩頭。有人道得。拄杖子兩手分付。洪武七年。日本國主遣使入貢。奏請師化其國。上召至闕下。師以老病辭。弟子復迎歸翠山侍奉。一日忽遘微恙。揮毫書偈曰。七十八年。無法可說。末後一句。露柱饒舌。咄。端坐而逝。靈骨塔於翠山

慶元府天童了堂一禪師。僧問。昔日保壽開堂。三聖橫身相爲。臨濟住院。普化盡力扶持。畢竟明甚麼邊事。師曰。兩頭俱坐斷。一劍倚天寒。曰與麼則五位君臣齊裂。下三玄戈甲一時收。師曰。錯下名言。僧一喝。

師曰亂統禪和如麻似粟上堂拈一莖草作丈六金身將丈六金身作一莖草好大衆不是苦心人不知便下座上堂最初一句末後一機直下搆得燈籠露柱動地放光其或未然竹山今日失利

保寧茂禪師法嗣

嘉興府本覺南堂清欲禪師臨海朱氏子初住開福上堂摩尼珠人不識如來藏裏親收得萬象森羅影現中一顆圓光色非色永嘉大似乞兒暴富開福道摩尼珠誰不識擊碎分文也不直拋向虛空更那邊免使時人挂胸臆然則雲開日出職到威成撞著本色道流恰似泗州人見大聖後住本覺上堂顧視大衆曰莫有作家戰將麼時有僧出衆曰盡大地是箇問頭和尚作麼生答師曰遍虛空是個答話是汝作麼生領曰萬福師曰拄杖不在苕蒂柄與你三十曰諸方有明眼人在師曰你莫是患盲麼僧無語師喝曰將謂是收燕破趙之才元來也做未得行間小卒在出去乃曰若論戰也個個力在轉處到者裏直須通方上士本色英流寸刃不施全鋒藏勝其或未然擬議不來髑髏粉碎卓拄杖喝一喝下座舟中值冬至小參一道虛明總是自家田地初爻既兆全彰格外乾坤無去來動靜之殊無取舍是非之異可以騎聲蓋色可以隨流入流可以泛華亭半葉之舟可以盡澤國烟波之勝不舉任公之釣非同濠上之遊擊拂子曰劈口一橈已傷鹽醋離鉤三寸休更回頭拍膝曰永夜月明天在水雁聲飛過白蘋洲癸卯八月示寂

明州瑞雲清涼寺寔庵茂禪師族鄭氏十六去髮不營細務乃卷衣渡江謁南澗泉泉命掌藏鑰一夕松月下聞流水聲有省往白泉泉俾謁古林林問來欲何為師曰特為生死事大來求出離林曰子明知四大五蘊是生死本根何緣入此革囊耶師擬開口林舉杖擊之遂臻玄奧至正壬午住瑞雲有僧問答未竟以手拍地而笑師曰滯貨何煩拈出耶僧噓一聲師便喝僧有省後良公迎歸天童未幾示疾左右具毫翰請偈師舉手指心曰我此中廓然也何偈之爲明日端坐握拳枕額憑几而逝留七日顏潤頂溫茶

毗天花現瑞獲舍利無數塔於瑞雲西崗壽八十五

靈隱海禪師法嗣

杭州徑山月林鏡禪師幼歲出家聞扣名碩俾參本來人久有省作偈曰本來人本來人無腦無頭作麼辞驀然揪著個鼻孔試看元來是白丁碩見晛視曰可是師與一摑

明州育王大千慧照禪師永嘉嚴氏子首謁晦機於淨慈未契圓證一日閱眞淨語錄至頭陀石被莓苔裹處忽流汗浹背往見東嶼嶼問東奔西走將欲何爲師曰特來參禮嶼曰天無四壁地絕八荒汝向何地措足耶師抵掌於几而退及嶼遷淨慈邀師分座初出世樂清明慶繼居寶陀晚主育王嘗垂三關語以驗學人曰山中猛虎以肉爲食何故不食其子虛空無向背何緣有南北東西飲乳等四大海水積骨如毗富羅山何者是汝最初父母居九年退居妙喜泉上築夢庵以自處洪武癸丑陽月示寂

天寧曇禪師法嗣

三空居士女中之善倫也秉烈丈夫之志不爲富貴所轉參竺雲曇提無字如是三十六年忽一日問曰生死到來時如何雲曰生是誰耶死是誰耶居士低頭問訊雲疑其異常遂再扣之曰是誰生是誰死士復低頭問訊雲曰切忌死在這裏士提起念珠曰數珠一百八未幾示微疾說偈而去火浴得舍利無數

玉山珍禪師法嗣

金陵蔣山曇芳忠禪師南康人梁王至建康是夕寺菑明日王詣寺問曰興復若何師曰賴有大檀越在王曰寺既燬矣佛依何住師曰古佛過去今佛再來王大悅又曰衲子所謂蔣薄粥者何也師曰將謂殿下忘却王曰衲子所謂三隻襪者何也師曰國內山川都踏遍今朝親到帝王家賜廣慧圓悟大禪師

徑山伏禪師法嗣

杭州徑山南楚悅禪師隆興人上堂聞聲悟道見色明心驀拈拄杖曰者箇是色卓一卓曰者箇是聲諸人總見總聞且那個是明底心那個是悟底道喝一喝曰貪他一粒米失却半年糧

天童坦禪師法嗣

金陵天界寺孚中懷信禪師奉化姜氏子上天童謁西竺坦坦知是法器厲色待之一日上堂舉興化打克賓公案問師師曰俊哉師子兒也遂依侍左右就維那職泰定丙寅出世明之觀音復遷住洛伽二王首加崇禮後主龍翔明太祖親幸寺中聽法特改額爲大天界一日索浴更衣召衆曰吾將歸矣汝等當以荷法自期勵精進行可也言畢而瞑侍者撼且呼曰和尚何不留片語示人乎師乃握管書曰平生爲人戾契七十八年漏泄今朝撒手便行萬里晴空片雲書畢復瞑一日前太祖方督師江陰夢師入大祖問曰師來胡爲師曰將西歸來告別耳未幾駕還金陵聞師訃正與夢符帝驚異詔出內帑以助葬事塔于牛首山麓分爪髮衣履瘞天童寺

五燈嚴統卷第二十一

五燈嚴統卷第二十二

臨濟宗

南嶽下十八世

鼓山永禪師法嗣

臨安府淨慈晦翁悟明禪師福州人上堂舉長慶云總似今日老胡有望保福云總似今日老胡絕望師曰天高鴻雁侵雲舉地肅蛩螿入草鳴渾是一秋風景裏客愁幾逐異鄉情纂修禪燈會要行於世

靈隱善禪師法嗣

福州雪峯藏叟善珍禪師南安呂氏子上堂盡大地是紫磨金身諸人終日開眼覷見釋迦老子心肝學步築著釋迦老子鼻孔說有說無是謗說生說滅是謗說即心非心是妄不誑不謗不妄春風吹落桃李花淡煙疎雨籠青嶂自題像曰參禪無悟識字有數眼三角似燕山愁胡面百摺如趙婆呷醋一著高出諸方敢道飯是米做後奉朝命移徑山嘉定丁丑示寂

吉安府龍濟山友雲宗鑒禪師廬陵王氏子年十九薙髮受具聞妙峯闡化靈隱往依之一日峯上堂拈拄杖曰釋迦老子來也諸人還見麼微妙淨法身具相三十二放下拄杖曰你諸人不會入涅槃去也師於言下豁然未幾辭歸得修山主古寺甚木食澗飲或雪寒無宿火啖菖歠數寸度日口占自遣曰山僧有分住煙蘿無米無錢莫管他水似瑠璃山似玉眼前儘有許來多闢是化風稍行不數載成大叢席因豎書名榜曰龍濟清涼寺嘗書門曰除却眼耳鼻舌身意那個是汝自已若也道得許你親見龍濟其或未然且居門外僧問和尚曾接得幾人師曰山僧從來不會按牛頭喫草問臘月三十日到來時如何師曰門前無索債人示疾集衆囑後事彈指一聲曰只此是別衆語也衆請留偈索筆書曰一燈在望更無言說大地平沉虛空迸裂泊然而寂住世八十塔全身於峯巔

杭州淨慈東叟仲頴禪師上堂切忌隨他覓無勞向已求縱橫活潑潑有放還有收是甚麼一葉落天下

欽

淨慈簡禪師法嗣

慶元府育王物初大觀禪師鄞縣陸氏子參北磵於南屏機語契合住後上堂一冬二冬你儂我儂暗中偷笑當面脫空雖是尋常家飯誰知米裏有蟲夜來好風吹折門前一枝松上堂塵劫來事只在今時當斷不斷斗換星移拈拄杖卓曰花須連夜發莫待曉風吹上堂達磨正宗衲僧巴鼻充塞虛空無處迴避堪笑迷流白日青天開却眼只管瞌睡更有黃面老人不識好惡入泥入水却道我於然燈佛所無一法可得而爲我授記何必好肉剜瘡空花求蒂畢竟如何悉唎悉唎順世後塔於寺西之庵

徑山璞禪師法嗣

臨安府淨慈偃溪廣聞禪師侯官林氏子參蘄翁翁學趙州洗鉢盂話師將開口翁遽止之平生疑礙氷釋紹定戊子出世淨慈上堂學趙州示衆曰老僧三十年前在南方火爐頭有箇無賓主脚直至如今無人學著師拈曰森羅萬象明暗色空日夜學揚趙州

古佛不是不知只爲貪程太速上堂十字街頭石幢子無你遮護處一聲江上侍郎來無你廻避處衲僧家朝出暮入脚前脚後也須子細忽然築著磕著淨慈拄杖別有分付上堂趙州喫茶去金牛喫飯來龍門多上客有人續得末後句許法入阿字法門上堂舉王常侍與米和尚相見因緣頌曰機輪活脫走珠盤妙處都盧在筆端竪起依然還放下靈鋒寶劍倚天寒景定四年示寂

東山源禪師頌蜆子和尚曰紙錢堆裏可憐生臭口纔開便葛藤蕩盡鬼家窮活計至今古廟絕人行

婺州雙林介石朋禪師舉明招天寒上堂衆纔集招曰風頭稍硬不是汝安身立命處且歸暖室商量便歸方丈大衆隨至立定招又曰纔到暖室便見瞌睡以拄杖一時趂下師頌曰稍硬風頭早已乖更將暖處自沉埋反令千古成蹤跡枉喫羅山白飯來

臨安府徑山淮海原肇禪師通州潘氏子參浙翁翁問何處人師曰淮人曰泗州大聖爲甚麼在楊州出現師曰今日又在杭州撞著曰且得沒交涉師曰自遠趨風翁以師警敏欲大激發未容參堂纔見便曰下一轉語來師擬開口翁便喝師呈頌末有曰空教回首望長安翁曰者裏是甚麼所在師曰謝和尚挂搭始許入室

弁山阡禪師頌李翺參藥山因緣曰貴耳而賤目背手抽金鏃仰面看青天箭過新羅國

臨安府靈隱大川普濟禪師明州奉化人題世尊出山相曰龍章鳳質出王宮肘露衣穿下雪峯智願必空諸有界不知諸有幾時空纂修五燈會元二十卷行世

育王瑞禪師法嗣

慶元府瑞巖無量崇壽禪師臘八上堂舉世尊覩明星悟道公案頌曰明星一見眼皮穿漢語胡言萬萬千暴富乞兒休說夢誰家竈裏火無煙

天童派禪師法嗣

無境徹禪師舉巖頭因僧問塵中如何辨主頭曰銅砂鑼裏滿盛油頌曰百萬雄兵入漢關威如猛虎陣如山單刀直取顏良首不是關公也大難

天童觀禪師法嗣

平江府虎丘约堂善濟禪師讚魚籃觀音像曰雲鬟濃梳苦强顏爲他閒事入塵寰擕來活底無人買只作尋常死貨看

天童穎禪師法嗣

臨安府靈隱荆叟如珏禪師婺州人因凝鈍室中問如何是佛師曰爛冬瓜仍頌曰如何是佛爛冬瓜咬著氷霜透齒牙根蒂雖然無窖子一年一度一開花住後上堂新歲擊新鼓普施新法雨萬物盡從新一一就規矩普賢大士忻歡乘時打開門戶放出白象王徧地無尋處拈拄杖曰惟有者個不屬故新等閒開口吞却法身擲下曰是甚麼千年桃核裏元是舊時仁

萬壽觀禪師法嗣

杭州黃龍無門慧開禪師本郡梁氏子參月林看無字話久無省發乃奮志自誓脇不沾席一日法座邊立聞鼓聲有省作偈曰靑天白日一聲雷大地羣生眼豁開萬象森羅齊稽首須彌踍跳舞三臺次日入室欲通所得林遽曰何處見神見鬼來師便喝林亦喝師又喝淳祐六年奉旨開山護國仁王寺上堂是非長短耳邊風切莫於中覓異同要得八風吹不動故教心地等虛空慈雲老人只解順水張帆不能逆風把柁黃龍又且不然是非都去了是非裏薦取何故漸幾度黑風翻大海未曾聞道釣舟傾屬歲大旱宋理宗召師祈雨還而默坐帝遣內侍問之師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既而大雨賜號佛眼禪師

◆漸一作灑

潭州石霜竹巖妙印禪師對月看經偈曰未動舌頭文彩露五千餘卷一時周若言待月重開卷敢保驢年未徹頭

南嶽下十九世

徑山珍禪師法嗣

杭州徑山元叟行端禪師臨安何氏子生而秀拔過目成誦十二歲化成院出家越六年受具聞藏叟唱道徑山乃往依之叟問何處人師曰台州叟便喝師展坐具叟又喝師收坐具叟曰放汝三十棒參堂去師於言下頓悟一日侍次叟曰我泉南無僧師曰和

尙瀆叟便棒師接住曰莫道無僧好叟頷之已而叟告寂師至淨慈依石林鞏鞏命掌記室復參雪岩岩問何處來師曰兩浙岩曰因甚語言不同師曰合取臭口岩曰獺徑橋高集雲峯峻未識書記在師拍手曰鴨呑螺螄眼睛突出岩笑顧謂侍者曰點好茶來師曰也不消得大德庚子出世湖之資福特旨賜號次遷天竺又遷靈隱復補徑山凡三被金襴之賜璧光請著僧問月旦清晨升寶座請師先祝萬年春師曰麒麟出鳳凰現曰祝聖一句蒙師指向上宗乘事若何師曰冬瓜直侗儱瓠子曲彎彎曰秖如臺山婆凡有僧問臺山路向甚麼處去婆云驀直去僧纔行婆云好箇師僧便恁麼去未審婆子具甚麼眼目師曰瞎曰趙州道婆子被我勘過了也意旨如何師曰賊是小人僧禮拜師便喝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草鞋無跟問如何是寔頭一句師曰刀砍不入曰如何是虛頭一句師曰火燒不著曰如何是不虛不寔一句師曰切忌從他覓迢迢與我疎問大通智勝佛十劫坐道場佛法不現前不得成佛道西天廣額旃陀羅放下屠刀因甚便道我是千佛一數師曰水流江漢去雲向帝鄉歸問如何是正法眼藏師曰十字街頭石敢當曰莫者便是麼師曰月似彎弓少雨多風上堂心不是佛兎馬有角智不是道牛羊無角驀拈拄杖劃一劃曰一夜落花雨滿城流水香臘八上堂未到雪山脚跟下好與三十既到雪山脚跟下好與三十夜來見明星脚跟下好與三十更有三十山僧自喫釋迦老子無分何也有功者賞上堂盡大地是一椀燈三世諸佛六代祖師天下老和尙在燈裏橫屍露骨進一步築碎釋迦胸門退一步踏折達磨脊梁不進不退坐在臨濟德山鼻尖上且作麼生得平展去良久曰海枯終見底人死不知心上堂秋山削玉秋水磨銅南北東西活路通一隻草鞋健似虎一條錫杖獰如龍忽然撞著定上座道無位眞人與非無位眞人相去多少切忌無言滿面紅師嘗勘一新到曰何方聖者甚處靈祇曰臨朕礁師曰杜撰禪和如麻似粟參堂去又勘一僧曰棋盤石斫破汝腦門鉢盂池浸爛汝脚板僧擬議師便喝又勘一僧

日劈開華嶽連天秀放出黃河徹底清即且置平寔地上道將一句來僧擬開口師便打至正辛巳秋示微疾問侍僧曰呼之會巳休吸之尚未會寄同諸苦源來者不來者如何是來者不來者侍僧無語師良久曰後五日看至期夜分書偈曰本無生滅焉有去來氷河發燄鐵樹花開投筆垂一足而化奉全身窆于寂照塔院

淨慈穎禪師法嗣

溫州江心一山了萬禪師臨川金氏子參東叟於南屏偶經神祠見紙灰隨風旋起脫然忘所證亟以白叟叟詰之無有疑滯遂蒙印可住後僧問如何是江心景師曰寶塔淩空曰如何是景中人師曰撥舟過岸曰人境已蒙師指示祝聖報恩句若何師曰傾盡此時心同音歌萬壽皇慶元年冬遘疾坐化

明州岳林栯堂益禪師溫州人上堂古德道我者裏無法與人只是據欵結案彰聖者裏亦無法與人亦不據欵結案拈拄杖曰如何是佛赤脚踏蓮花如何是佛向上事雕梁畫棟擲下拄杖便歸方丈二月十五日上堂舉拂子曰彰聖今日將三十年前冷灰中爆出烏豆換老胡眼睛去也喝一喝曰設有一法過於涅槃我此一喝不作一喝用

育王觀禪師法嗣

洪州仰山晦機元熙禪師南昌唐氏子與兄元齡俱從進士業元齡既登第師遂祝髮聞物初闡化玉几往依之朝夕咨扣盡發其秘元貞二年出世百丈遷淨慈上堂雲門道個普字盡大地人不奈何殊不知雲門四稜塌地當時若與震威一喝待此老惡發徐徐打箇問訊道莫怪觸忤好非但捄取此老亦能振起雲門綱宗雖然口是禍門後遷徑山未幾退歸百丈大仰之徒爭來請師師不獲已遂還仰山居三年示寂作偈擲筆而化

淨慈聞禪師法嗣

杭州徑山雲峯妙高禪師福寧州人參偃溪一日溪舉牛過窗櫺話豁然有省答曰鯨吞海水盡露出珊瑚枝溪可之住後上堂世界未形乾坤泰定生佛未具覿體全真無端鏡容大士鷹巢躍出務破面皮早

是遭人描邈那更缺齒老胡不依本分遙望東震旦有大乘根器迢迢十萬里來意在攙行奪市直得風堂鼓響阿閣鐘鳴轉喉觸諱插脚無門合國難追重遭訐露新蔣山追不得已跨他船舷入他界分新官不理舊事畢竟如何拍禪牀曰戍樓靜貯千峯月塞草閑鋪萬里秋時有毀謗禪宗者師爭之遂趨京師集諸宗徒廷辯上宣進揚前同百法論師仙林賜坐使各持論林曰始從鹿野苑終至跋提河於是二中間未嘗談一字五千餘卷自何而來師曰一代時教如標月指了知所標畢竟非月林曰如何是禪師以手打一圓相林曰何得動手動脚師曰只者一圈尙透不過說甚千經萬論林無語上大悅陞辭南歸示衆曰我本深藏巖竇隱遁過時不謂曰炤天臨難逃至化又曰衲被蒙頭萬事休此時山僧都不會示寂塔於寺之西麓

明州天童止泓鑒禪師頌太陽無相道場話曰眞空無相絕名模立底精兮畫底麤道即不難辭上紙西天鬍子絕髭鬚

雙林朋禪師法嗣

杭州靈隱悅堂祖誾禪師南康周氏子一日閱華嚴至惟一堅密身一切塵中現忽有省往見別山山問近離何處師曰江西山曰馬大師安樂否師叉手曰起居和尙參斷橋橋問臨濟三遭黃檗痛棒是否師曰是曰因甚大愚肋下築三拳師曰得人一牛還人一馬橋頷之暨橋逝世介石補其處一日室中舉栢樹子話師擬議石抗聲曰何不道黃鶴樓前鸚鵡洲師於言下大悟初出世西林次住靈隱嘗勘一僧曰微塵諸佛在汝舌上三藏聖教在你脚底何不瞥地僧罔措師便喝又勘一僧曰釋迦彌勒是他奴他是阿誰僧擬對師便打辭衆偈曰緣會而來緣散而去撞倒須彌虛空獨露遂告寂

靈隱濟禪師法嗣

慶元府雪竇野翁炳同禪師新昌張氏子初參癡絕次謁大川川舉臘月火燒山話師擬對川拈竹篦遽拄之有省閉戸書經有老來非厭客靜裏欲書經之句時雪竇虛席衆請住持壬寅中秋夕蛻然而逝

萬福燦禪師法嗣

福寧州支提山愚叟澄鑒禪師。本州寧德張氏子。初住白雲。至元二十年。世祖敕賜住持支提。號通悟明印大師。後示寂。偈曰。八十二年。落賺世緣。躍翻筋斗。應跡西乾。遂奄然坐化

華藏淨禪師法嗣

慶元府天童西江謀禪師。示衆。春日晴。黃鸝鳴。最親切。誰解聽。一日將入滅。顧侍僧曰。一笑翻身。日面月面。趺坐而逝

徑山珏禪師法嗣

杭州中天竺空巖有禪師。室中垂語曰。黃金鑄就鐵眞人。東海涌。頌曰。錦衣公子醉田家。熟睡柴牀日未斜。熱渴呼漿無所得。便將玉帶換甌茶

黃龍開禪師法嗣

杭州護國臭庵宗禪師。上堂。舉岳林振禪師示衆曰。布袋口開。還有買得底麼。僧曰。有。林曰。不作貴。不作賤。作麼生買。僧無語。林曰。老僧失利。師曰。岳林說個問端。也甚奇特。及至被人道個有字。直得東遮西掩囊藏不迭。護國今日布袋口開。還有買得底麼。良久曰。欄杆雖共倚。山色不同觀

溫州瞎驢無見禪師。頌興化打克賓曰。興化打克賓言親語不親。棒頭如雨點。敲出玉麒麟

放牛余居士。古杭人。參無門。凡有所問。被門劈面截住曰。不是不是。及見臭庵。問曰。吾師甚麼見解。敢對人天顚倒是非。庵曰。我在無門座下。無法可得。無道可傳。只得兩箇字。士曰。兩字如何說。庵曰。不是不是士于言下始知無門爲人處。述是非關。其言曰。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迴光返炤。迥絕遮攔。纔擬思量。白雲萬里。逢人品藻。遇物雌黃。重古輕今。貴耳賤目。任伊卜度。沉吟。未夢見是非關在。且作麼生透。如何是第一義。對答不得。打折齒。却逞神通。暗渡江。有分奔波不近。貴將心來與汝安。大痛無聲。徹骨寒。摘葉尋枝非好手。西天依舊黑漫漫。有佛處不得住。燕子銜將春色去。杜宇鳴時雪滿天。落紅萬點相思雨。無佛處急走過。覺王寶殿不肯坐。修行六載出山來。方知斧頭是鐵做。安吉州沈道婆。問是非關有幾句。士曰。有

四句婆曰四句作麼生學士曰第一句有是有非則不可第二句無是無非又不可第三句是是非非也不可第四句非是是非亦不可若離得此四句始見本地風光曰我離得否士曰汝離不得曰人人有分我為何離不得士曰嫁雞逐雞飛嫁狗逐狗走曰如何是本地風光士曰月子彎彎照幾洲幾人歡喜幾人愁曰不問者個風光士曰問那個本地風光曰無男女相底士曰既無男女相問甚是非關曰別有向上事也無士曰有曰如何是向上事士曰馬蝗丁住鷺鷥脚你上天時我上天

孤峯秀禪師法嗣

福州鼓山皖山正凝禪師舒州大湖李氏子蒙山來參師問光明寂照遍河沙豈不是張拙秀才語山擬開口師便喝出次年山得悟復上方丈師舉前問山便掀倒禪牀師乃擒住曰那裏是話墮處山以手掩師口師曰誵訛在甚麼處山曰再犯不容師曰更須看山即頌曰雲門捏怪不堪自敗獅子咬人韓盧逐塊師曰拄杖不在別日與汝一頓山曰和尚要用借與汝師拈起竹篦打三下山便拜出師題初祖像曰渡江一葦風濤急少室九年空面壁錯把安心露一機至今滿地花狼籍

婺州雙林一衲介禪師頌傅大士披衲頂冠因緣曰非儒非道亦非禪杜撰修行忒可憐擔閣一身三不了至今八百有餘年

容庵海禪師法嗣

燕京慶壽中和璋禪師一夕夢異僧策杖趨方丈踞師子座天明謂知客曰今日但有僧過當令來見及晚海雲至師笑曰此乃夜來所夢者雲曰某不來而來作麼生相見師曰參須寔參悟須寔悟莫打野榸雲曰某甲因擊火迸散乃知眉橫鼻直師曰吾此處別雲曰如何表信師曰牙是一具骨耳是兩片皮雲曰將謂別有師曰錯雲喝曰草賊大敗師休去次日師舉臨濟兩堂首座齊下喝僧問還有賓主也無濟曰賓主歷然汝作麼生會雲曰打破秦時鏡磨尖上古錐龍飛霄漢外何勞更下椎師曰你只得其機不得其用雲便掀倒禪牀師曰路途之樂終未到家雲

與一掌曰猶帶千載野狐魅看破如今不值錢師打一拂子曰汝只得其用不得其體雲進曰青山聳寒色月炤一溪雲師曰汝只得其體不得其智雲曰流水自西東落花無向背師曰汝雖善語言三昧要且沒交涉雲豎起拳復拍一拍當時丈室振動師曰如是如是雲拂袖便出一日授以偈曰天地同根無異殊家山何處不逢渠吾今付你空王印萬法光輝總一如

南嶽下二十世

徑山端禪師法嗣

杭州靈隱性原慧明禪師台之黃岩夏氏子謁元叟叟曰東嶺來西嶺來師指草鞋曰此是三文錢買底叟曰未在更道師曰某甲只恁麼和尚作麼生叟曰念汝新到放汝三十棒師乃悟旨初住鄞之五峯後居靈隱上堂舉香嚴和尚曰去年貧未是貧今年貧始是貧去年貧猶有卓錐之地今年貧錐也無衆中忽有箇漢出來問長老錯了也今朝四月八是佛生日如何舉此公案山僧只對他道住持事繁室中嘗垂語曰蓮花峯被蝦蟆食卻半邊因甚麼不知又曰冷泉亭吞卻響雷亭即不問南高峯與北高峯闘額是第幾機洪武十九年遭無妄之災逮捕或勸師早自為計師不顧怡然詣所司未鞫即就廡下說偈端坐而逝

海鹽州天寧楚石梵琦禪師象山朱氏子母夢日墮懷而生在襁褓中有神僧摩其頂曰此佛日也他時能炤曜昏衢乎七歲靈性穎發遠近號為奇童九歲授經十六芟染圓具後閱楞嚴至緣見因明暗成無見處有省遂往徑山參元叟問如何是言發非聲色前不物叟遽曰言發非聲色前不物速道速道師擬進語叟振威一喝師愕然而退會元英宗詔善書者赴闕師在選中既至館於萬寶坊一夕聞綵樓鼓聲豁然大悟述偈曰崇天門外鼓騰騰驀劄虛空就地崩拾得紅爐一點雪卻是黃河六月冰冬歸再參叟叟迎笑曰且喜大事了畢遽命分座未幾出世鹽之福臻上堂僧問我本無心有所希求今此法王大寶自然而至如何是法王大寶師曰有眼者見有耳者

聞曰莫只這便是麼師曰擊碎髑髏拽脫鼻孔曰如何受用師曰直待雨淋頭乃曰未離兜率巳降王宮未出母胎度人已畢三世諸佛歷代祖師天下老和尙說心說性學古學今總是無風帀帀之波寔情好與二十拄杖新福臻今日不是盡法無民打頭不遇作家到底翻成骨董若相委悉拈却灸脂帽子脫却鶻臭布衫其或未然明朝後日大有事在上堂一手指天巳在言前一手指地莫教錯會天上天下可知禮也惟吾獨尊口是禍門政恁麼時如何委悉拈拄杖曰千古長如白練飛一條界破靑山色次移天寧主報國幷本覺光孝二剎上堂舉祖師道在胎名身處世名人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嗅香在舌談論在手執著在足運奔徧現俱該法界收攝在一微塵識者知是佛性不識喚作精魂師曰書頭教娘勤作息書尾教娘莫瞌睡還識娘面麼玉容寂寞泪闌干梨花一枝春帶雨喝一喝上堂若據一大藏教說少一字若據祖師門下說多一字不多不少恰好處道將一句來僧擬進語師便打出上堂祖禰不了殃

及兒孫壽山無端入水牯牛隊裏牽犂拽耙與你諸人抵償還有人相救麼若有不妨出來道看如無釣竿斫盡重栽竹不計功程得便休僧問不慦念起惟恐覺遲如何是覺師曰牛角馬角曰如何是念師曰四五二十也不識問一大藏教是個切脚未審切個甚麼字師曰切個不字曰只如不字又切個甚麼字師曰莫錯舉似人曰謝師指示師曰石羊頭子向東看問如何是學人自巳師曰汝問我覓問如何是先照後用師曰劈開太華連天色放出黃河到海聲曰如何是先用後照師曰劍爲不平離寶匣藥因救病出金瓶曰如何是照用同時師曰定光金地遙招手智者金陵暗點頭曰如何是照用不同時師曰三月嬾遊花下路一家愁閉雨中門僧禮拜師曰更問一轉豈不好問一言道盡時如何師曰開口了合不得曰不假一言時如何師曰合口了開不得曰總不與麼時如何師曰七棒對十三問大悲菩薩用許多手眼作什麼師曰春風不裹頭問九夏賞勞如何言薦師曰重疊關山路曰便與麼去時如何師曰江南僊

有江北絕無問如何是在窟師子師曰頭頂天曰如何是出窟師子師曰脚踏地曰如何是哮吼師子師曰還聞麼曰即今聞也作麼生師曰伏惟尙饗問一人因說得悟一人因參得悟一人無師自悟三人同到壽山未審接那一人師曰獅子咬人韓盧逐塊曰與麼則普請參堂也師曰去汝不會我語曰總不與麼來時如何師曰却較些子曰壽山門下風吹不入水洒不著師曰罕逢穿耳客多遇刻舟人曰和尙只有受璧之心且無割城之意師曰莫錯怪老僧上堂召大衆曰若道說的是爭奈諸法寂滅相不可以言宣若道默的是爭奈佛法無人說雖慧莫能了莫是說時默默時說麼向下文長付在來日上堂秋風凉秋夜長天河無起浪月桂不聞香耳到聲邊聲到耳從教露草泣寒蛩上堂諸供養中法供養最供養則不無如何是法莫道我讒你南無佛陀南無達磨南無僧伽卓拄杖曰山河大地草木叢林盡向這裏平等說入未解脫者令得解脫未涅槃者令得涅槃雖在衲僧分上如經蠱毒之家水也不得沾他一滴靠拄杖下座歸後再住天寧洪武元年上設水陸大會普濟幽冥詔徵禪師十餘人師與其列二年復應召說法錫燕文樓下親承勞問三年秋上徵問鬼神之理師與夢堂亦與焉旣而書成候奏忽示微疾書偈曰眞性圓明本無生滅木馬夜鳴西方日出書畢謂夢堂曰師兄我去矣堂曰子去何處師曰西方堂曰西方有佛東方無佛耶師厲聲一喝泊然而逝弟子奉遺骸及諸不壞者歸海鹽建塔于天寧西齋壽七十有五

紹興府天衣天鏡元瀞禪師會稽倪氏子上堂即心即佛嘉州牛喫禾非心非佛益州馬腹脹不是心不是佛天下覓醫人灸猪左髆上良久曰啼到血流無用處不如緘口過殘春上堂聲不是聲觀音三昧色不是色文殊法門聲色無礙普賢境界拈拄杖畫一畫曰大鵬展翅蓋十洲籬邊燕雀空啾啾明興建會鍾山師與璧峯被召入內問道洪武九年主靈隱以無罪被謫陝西至寶應夜宿寧國寺端坐而逝

台州國淸夢堂曇噩禪師慈谿王氏子祖父皆縉紳

求學出世法往參元叟機辯交觸叟頷之後歷住數大剎錫佛眞文懿之號將示滅謂弟子曰三界空花如風捲烟六塵幻影如湯澆雪亘古亘今惟一性獨存吾將入滅聽吾偈曰吾有一物無頭無尾要得分明涅槃後看言訖危坐而逝

杭州徑山愚庵智及禪師吳縣顧氏子幼入海雲院為童子智光日顯及長祝髮受具聞賢首家講法界觀不契遂走建業參廣智訢微露文采衆相推譽有詩上座呵曰子才俊若此不思負荷大法甘作詩奴乎無盡燈偈所謂黃葉飄飄者不知作何見解師無對仍歸海雲胸中如碍一日見秋葉墮庭豁然有省即升雙徑謁元叟叟可之住後僧問不與萬法為侶者是什麼人師曰十字街頭石敢當僧擬再問師曰又要第二杓惡水在問馬祖陞堂百丈捲席意旨如何師曰不是苦心人不知曰龍袖拂開全體現象王行處絕蹤跡還得相應也未師曰萬里望崖州問佛法禪道相去多少師舉手曰展則成掌握則成拳僧禮拜師曰狂狗趁塊問如何是毗盧師師曰斷根草鞋曰如何是法身主師曰尖簷席帽曰學人不會師曰現成行貨有什麼不會僧擬議師便喝問竺土大仙心東西密相付如何是密付底心師曰九秋黃葉亂飄金曰和尚莫將境示人師曰老僧罪過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月色和雲白松聲帶露寒問淨法界身本無出沒因甚釋迦老子今日降生師曰知而故犯曰遵布衲浴佛次藥山問汝只浴得者箇還浴得那箇麼遵曰把那箇來如何是那箇師曰擔枷過狀上堂目前無法心外無機皇風蕩蕩民物熙熙花霏霏日遲遲高下林巒錦繡圍却怪當時杜鵑子春山無限好猶道不如歸上堂時維三月節屆清明不寒不熱半陰半晴落花啼鳥一聲聲驀拈拄杖曰穿却解空鼻孔戳瞎達磨眼睛踏破草鞋赤脚走好山猶在最高層上堂顧大衆曰老僧已為諸人和盤托出了也饑逢王饍不能餐莫錯怪人好上堂何物苦求而不得何物不求而自來何物鐵鎚打不破何物夜合而晝開滿地落花春已過綠陰空鎖舊莓苔師入園見僧劃瓜問劃得幾箇祖師頭曰三十箇師曰那箇皮下有

◎如等十字歷作兩書

血日和尚何得重重相戲師曰好心不得好報遂趨帖體前丞相到方丈問淨名丈室容受三萬二千師子座淨慈丈室容多少師曰一塵不立曰得與麼覷體相違師提起簾曰請丞相鑑相呵呵大笑曰作家宗師不易再勘師便供茶洪武癸丑詔有道名宿赴京師居其首以病不及召對賜還海雲戊午秋示疾書偈而逝塔於穹窿山之陰

蘇州府萬壽寺行中至仁禪師番陽吳氏子參元叟叟曰仁書記虎而翼者也出世德章萬壽等剎後歸松林示衆幻軀將逼從心年松下經行石上眠珍重北山龍象衆普通年話幾時圓居無何書偈而逝

杭州府徑山古鼎祖銘禪師奉化應氏子謁元叟一日入室扣以黃龍見慈明機緣叟詰之曰只如趙州云臺山婆子被我勘破與慈明笑曰是罵耶你且道二老漢爲復肝膽相似爲復鼻孔不同師曰一對無孔鐵鎚曰黃龍當下悟去又且如何師曰病眼見空花叟曰不是不是師擬進叟便喝自是坦然無礙晨夕警發益臻閫奧住後僧問如何是佛師曰秤錘蘸醋曰如何是佛向上事師曰仰面不見天曰記得僧問雲門如何是佛門云乾屎橛又作麼生師曰雲門不是好心曰乾屎橛與秤錘蘸醋相去多少師曰鹹湯無冷處僧擬進師便喝示疾書偈曰生死純眞太虛纖滿七十九年搖籃繩斷擲筆而逝

杭州靈隱竹泉法林禪師台之寧海黃氏子謁元叟唱道中竺往謁焉叟問何來師曰天台叟曰曾見寒山拾得麼師叉手向前曰今日親見和尚叟曰脫空謾語漢參堂去看經次叟曰看經那師曰是叟曰將甚麼看師曰將眼看叟竪拳曰何不道將這箇看師曰放下拳頭將甚麼看叟微笑至元四年主靈隱上堂法是常法道是常道拶破面門點即不到雪峯一千七百人善知識朝夕只覷三個木毬趙州七百甲子老禪和見人只道喫茶去中峯居常見兄弟相訪只是叙通寒溫燒香叉手若是金毛獅子三千里外定誵訛上堂古杭管內靈隱名山肇建於東晉咸和年間慧理法師爲第一祖今日上元令節諸處放燈知事直歲各各炤管風燭便下座示寂偈曰七十

二年虛空釘橛末後一句不說不說遂怡然而化

杭州徑山復原福報禪師寧海方氏子參元叟叟問近離甚處師曰淨慈叟曰來作甚麼師曰久慕道風特來禮拜叟曰趙州見南泉作麼生師曰頭頂天脚踏地叟曰見後如何師曰飢來喫飯困來眠叟曰何處學得者虛頭來師曰今日親見和尚叟頷之住東山上堂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古人恁麼說話正是抱贓叫屈東山卽不然舉二不得舉一放過一著落在第七到這裏須知有向上一路始得如何是向上一路良久曰莫守寒岩異草青坐却白雲宗不妙洪武初應召入京稱旨留三年賜還兩住徑山一日疾甚侍者乞偈師叱曰吾世壽尚有三年已而果然及化之日忽拍手曰阿呵呵大衆是甚麼看取竟寂

仰山照禪師法嗣

金陵龍翔笑隱大訢禪師南昌陳氏子參晦機機問黃龍向泐潭得旨頌徒遊方及見慈明氣索汗下過在甚麼處師曰千年桃核裏覓甚舊時仁又一日機不落因果便墮野狐身不昧因果便脫野狐身且道利害在甚麼處師擬對機一喝師始豁然文宗皇帝聖忌滿散藏經上堂尊而無上高超象帝之先貴不可名坐斷毗盧之頂其頂之大則容攝十虛其用之廣則包括萬類如月涵衆水無分淨穢之殊春在百華不見正偏之相妙有不有眞空不空所以道無邊刹境自他不隔於毫端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擲大千於方外納須彌於芥中於斯見得便見文宗皇帝昔從佛地示現王宮撫治邦家又安宗社化導已周復歸佛位寂然不動智普應於十方廓爾無私量已周於沙界龍翔與麼讚揚且道還契聖意也無良久曰優鉢天花吹不斷又從兜率下閻浮至正甲申五月示寂

杭州中天竺一關正逵禪師鄱陽方氏子參晦機機問何處人師曰鄱陽人機曰鄱陽湖水深多少師曰蹬目不見底機曰恁麼則浸爛衲僧鼻孔也師曰終不借和尚鼻孔出氣機曰畢竟借誰鼻孔出氣師曰恭惟和尚萬福機肯之

金陵保寧仲方天倫禪師象山張氏子參晦機機問
湖山藹藹湖水洋洋浸爛汝鼻孔塞破汝眼睛因甚
不知師曰通身無影像步步絕行踪機曰未在更道
師拂袖便出遂依座下屢以此事扣問機終不說乃
往吳興桃花塢結茅一日聞雷有省徹見晦機用處
上堂初三十一中九下七七九六十三九九八十一
朝往西天暮歸東土一馬產三寅石牛攔古路參臘
八上堂昨夜見明星悟道後閑風吹籬笆倒曉來無
跡可追尋雪山依舊生青草上堂修多羅教如標月
指昨日有人從西州來接得東州信報道大食國裏
人在眼睫上賣香藥喝一喝

明州育王石室祖瑛禪師吳江陳氏子髫年出家即
謁晦機一見契合謝平石砥禪師問疾偈曰是身無
我病根深慚愧文殊遠訪臨自有岩花談不二青燈
相對笑吟吟臨終辭眾曰五十三年弄巧成拙踏破
虛空赤脚行萬象森羅笑不徹

嘉興府祥符寺梅屋念常禪師華亭黃氏子年十二
得度至大戊申參晦機值機上堂舉孚上座聞角聲
因緣頌曰琴生入滄海太史遊名山從此揚州城外
路令嚴不許早開關師於言下有省投丈室通所得
機領之俾掌記室服勤七年延祐丙辰主祥符著佛
祖通載二十二卷行於世

靈隱誾禪師法嗣

江州東林無外宗廓禪師南昌魏氏子參悅堂堂問
溪聲盡是廣長舌機語相契遂承印記初住雲居晚
遷東林辭世偈曰吾年七十一世緣今已畢挨到五
須彌夜半日頭出寂然而逝

鼓山凝禪師法嗣

蒙山異禪師參皖山看無字公案未省入徃承天謁
孤蟾瑩因首座入堂燒香打香盒作聲有省頌曰沒
興路頭窮踏翻波是水超羣老趙州面目只如此次
依虛堂堂指瓶梅曰做得頌者歸堂師曰戰退羣陰
得意回百花頭上作春魁看他方便為人處放出春
風和氣來堂曰歸堂去復參皖山一日上石梯子廓
然大悟嘗垂三關語驗學者曰蟭螟蟲吸乾滄海魚
龍蝦蟹向何處安身立命又曰水母飛上色究竟天

入摩醯眼裏作舞因甚不見又曰蓮湖橋爲一切人直指明眼人因甚落井

金牛眞禪師法嗣

舒州太湖無用寬禪師一源參師問何來源曰通州師曰淮海近日盈虧若何源曰沃日滔天不存涓滴師曰不著澧道源曰請和尙道師便喝又一日擧證道偈問曰掣電飛來全身不顧擬議之間聖凡無路速道速道源曰火迸星飛有何擬議覿面當機不是不是師振威一喝源曰喝作麼師曰東瓜山前吞扁擔捉住淸風剝了皮源不覺通身汗下曰今日方知和尙用處師曰閉著口

慶壽璋禪師法嗣

燕京慶壽寺海雲印簡禪師山西寧遠宋氏子生而穎悟七歲父授以孝經開宗明義章師曰開者何宗明者何義父驚異於是禮中觀沼爲師一日扶觀行觀曰法燈道看他家事忙且道承誰力汝作麼生會師將觀手一掣觀曰者野狐精師曰喏喏觀曰更須別參後杖策之燕値雨宿岩下擊火大悟自捫面曰今日始知眉橫鼻直信道天下老和尙不寐語謁中和璋遂承記莂主慶壽一日於廊下逢數僧師問第一僧曰那裏去曰賞花去師便打問第二僧那裏去曰禮佛去師亦打問第三僧那裏去曰那裏去師亦打問第四僧那裏去僧無語師亦打問第五僧那裏去曰覓和尙去師曰覓他作麼曰待打與一頓師曰將什麼來打曰不將棒來打師連打四下曰者掠虛漢衆皆走師召曰諸上座衆回首師曰是什麼後示寂諡佛日圓明大師

南嶽下二十一世

萬壽仁禪師法嗣

杭州徑山南石文琇禪師崑山李氏子上堂十方無異路爲什麼南尋天台北尋五臺目前無異路爲什麼桃華紅李華白良久曰打破祖師關總是自家底上堂擧眞淨和尙云昨日風氣暖今朝天色寒乾坤共著力衲子眼皮寬恁麼說話猶欠悟在昨日風氣暖今朝天色寒休於地上走收足上蒲團咄上堂法身無相應物以形般若無知對緣而照洞庭七十一

二峯烟靄藹藹太湖三萬六千頃波浪滔滔箭逕與涵谷關相對雙徑與穹窿山相朝日炤幽嵓鵓啼古木蕭拈拄杖曰這箇是拄杖子那箇是法身指香桌曰這箇是香桌那箇是般若於此見得明白處處歸源頭頭合轍其或未然靈巖拄杖子未肯分付你在上堂情塵易遣理障難除盡十方世界空索索地欲求一法了不可得有什麼情塵可遣有什麼理障可除雖然山門頭佛殿上切忌撞著露柱上堂塵說剎說絕覆藏無間歇橫按拄杖曰會麼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轉黃鸝上堂舉僧問五祖一大藏教是箇切脚未審切箇甚麼祖曰鉢囉娘師曰東山道箇鉢囉娘往往禪流妄測量不是張華安識劍徒看光射斗牛傍上堂拈拄杖曰國一祖師向東弗于逮西瞿耶尼南贍部洲北鬱單越走一遭却來山僧手裏呈身仔細看來元是黑漆拄杖還見麼縱饒見得分明也是秦時𨍏轢鑽僧參擬展坐具師曰我這裏無殘羹餿飯不用使破炊巾曰和尚慈悲受禮師曰笑倒門前青石幢僧入門師曰你這踏州縣漢脚跟下

麼疑應

好與三十棒曰某甲話也未問便蒙賜棒師曰待你開口堪作甚麼僧擬議師便喝出

徑山銘禪師法嗣

嘉興府天寧西白力金禪師吳郡姚氏子諱古鼎鼎示以德山見龍潭話有省洪武五年冬詔建大會命師闡揚第一義公侯庶僚聽者靡不脫服一日示門人曰吾有夙因未了必當酬之汝等勿以世相逼我未幾示微疾委順而化塔于嘉興城西環翠蘭若

杭州徑山象源仁淑禪師台州人一日趨入門曰殺來了殺來了作麼生避遂坐脫

龍翔訢禪師法嗣

南京天界覺原慧曇禪師天台楊氏子母夢呑明珠而娠年十六爲大僧學律習教聽止觀法時笑隱唱道天竺師往造焉隱問何處來師曰遊山來隱曰笠子下撈破洛浦遍參底作麼生師曰未入門時呈似了也隱曰即今因甚不拈出師擬議隱便喝師脫然有省他日隱展兩手示師曰八字打開了也因甚不肎承當師曰休來鈍置隱曰近前來爲汝說師掩耳

而出隱頷之住後上堂一句子黑漆黑無把柄有準則艮久曰會麼碓搗東南磨推西北上堂少室峯前曹溪門下燈燈相續的的相傳自古自今絲毫不易且以何爲驗樓臺上下火炤火車馬往來人看人上堂經有經師論有論師龍河放一線道分科列段去也拈拄杖卓一下曰且道是何章句上堂只箇現成公案衆中領解者極多錯會者不少所以金鍮不辨玉石不分龍河者裏直要分辨去也張上座李上座一個手臂長一個眼睛大總似今日達磨一宗教甚麼人擔荷噓一聲下座示衆春風浩浩春日遲遲黃鸝啼在百花枝箇中無限意消息有誰知時有僧出問曰心意識遏捺不住時如何師厲聲曰是誰遏捺室中謂僧曰二六時無你啗啄分無你趣向分會麼僧罔措師曰未明三八九難免自沉吟洪武庚戌夏奉使西域至省合剌國國王事師於佛山精舍明年九月示疾呼左右曰予不能復命矣趺坐夜半問曰日出否曰未也問至再三曰日出矣怡然而逝祔塟于國之辟支佛塔

南京天界季潭宗泐禪師臨海周氏子始生坐即跏趺人異之八歲從笑隱學佛經藏過目成誦一日隱問國師三喚侍者三應於意云何師曰何得剜肉作瘡隱曰將謂汝奇特今故無所得也師一喝隱擬拈棒師拂袖而出元末隱徑山洪武元年遷中竺上堂金剛王劍橫揮千妖屛跡爍迦羅眼洞然萬物潛形到此卷舒在已殺活臨時直得千歲巖申夭跨跳錢塘水東湧逆流諸人還知有也無遂竪拂子曰庭前石笋抽條也會見高枝宿鳳凰後應詔主天界高皇后甍臨塟期風雨雷雹帝甚不樂忽召師至曰太后將就塟汝其宜偈焉師即應聲曰雨落天垂淚雷鳴地舉哀西天諸佛子同送馬如來帝大悅洪武二十四年以老退渡江至江浦石佛寺示疾喚侍者曰這個聻者茫然師曰苦遂寂塔於天界訢公之後

九江府圓通約之崇裕禪師毗陵陳氏子謁笑隱隱舉臨濟無位眞人話詰之曰你還知麼師不覺下拜隱曰你何所見而作禮師曰拜者非是他人隱曰從門入者不是家珍師曰和尚愼毋欺人隱首肯之洪

武五年秋應召至便殿問以佛法大意師書偈獻上大悅賜食上前師或假寐鼻息微有聲隣坐引裾覺之上笑曰此老人無機心誠善知識也後示寂塔於石耳峯

杭州靈隱用貞輔良禪師蘇州吳縣人范文正公十葉孫十五薙髮受具乃曰學佛將以明心非師無以示肯綮遂參笑隱於龍翔隱一見器之他日再有所問師發言愈厲隱笑曰得則得矣終歸第二義也久之遂契心法後出世嘉興資聖晚住靈隱示衆達磨一宗陵夷殆盡汝等用力如救頭然可也然百千法門無量妙義於一毫端可以周知如知之變大地爲黃金受之當無所讓否則貽素餐之愧矣歲月流電向上之事汝等急自進修洪武四年正月十六日示寂

紹興府寶相寺淸遠懷渭禪師南昌魏氏子笑隱之甥也生時有靈芝產於庭長而英發誦書不待師授時隱住龍翔聞而喜曰此吾宗千里駒也挽致座下一日隱警勵諸徒衆未有對師直前肆言隱震威一喝師氣不少沮往返話難隱笑曰汝可入吾室矣遂命爲記室師行化時有陳氏婦求開示其婦恍若有悟師行未百步而婦與家人別坐脫而去

竺田霖禪師法嗣

安吉州道場孤峯明德禪師朱氏子家世明之昌國父與普陀玠公交玠聞鷄聲入道凡說法必鼓翅爲鷄鳴玠亡已久母夢玠來託宿覺而有娠十四月而生幼好趺坐有問之曰童子不讀書癡坐安求師曰求作佛耳十七得度圓具謁竺西西問何方來師曰金鷲來曰金鷲山高多少師曰不見頂西斥之次見晦機機問什麼人恁麼來師曰胡張三黑李四又問汝從朝至暮著衣喫飯還認自己否師如前對機拈棒師拂袖而出後參竺田値田上堂舉隱山泥牛入海公案音聲如雷師不覺慶快羣疑頓釋因呈偈田歎曰人天眼目儼然猶在自是名稱普聞歷主四刹洪武五年二月書偈入滅塔建東岡壽七十九

天池信禪師法嗣

杭州大慈止巖成禪師傑峯參師曰那裏見神見鬼

來峯曰捉得賊了也師曰賊在甚麼處峯一喝師曰開口合口都不是向上道得一句來峯曰徧界明明不覆藏師舉竹篦曰喚作竹篦則觸不喚作竹篦則背汝喚作甚麼峯便掀倒禪牀師打竹篦三下曰瞎漢敢來者裏捋虎鬚峯便禮拜隨侍三載一日師曰古人尋師擇友不可蕩喪光陰子雖得佛祖之道猶未能向上翻身豈不聞汾陽見首山曰萬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摝始應知乎峯乃豁然

建寧府天寶山鐵關法樞禪師溫之平陽林氏子十七禮竺西爲師受具參中峯及庵不契遂見元翁於石門教看三不是話一日齋後下牀忽大悟作頌曰不是心佛物撈出虛空骨金毛獅子兒豈戀野狐窟咄咄即詣方丈翁問作麼師曰南泉被我捉敗了也翁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個甚麼師曰牙齒一具骨耳朶兩片皮翁曰不是別道師曰鶯啼燕語鵲噪鴉鳴翁曰錯師亦曰錯翁曰南泉即今在什麼處師便喝翁曰離却者一喝南泉在什麼處師拂袖而出後南遊建州郡將請主天寶再住松溪之普載上堂弗弗弗莫莫莫錯錯錯顧侍者曰老僧舌頭在麼三年退歸天寶至元六年中秋書偈曰本無來去一句全提紅霞穿碧落白日繞須彌擲筆而逝

無能教禪師法嗣

西湖妙果竺源水盛禪師初謁月庭忠於蔣山時孤舟濟爲第一座以皖山示蒙山語示之越五載有省濟曰蒙山嘗言栽松道者不具二緣而生達磨葬熊耳後隻履西歸果神通耶抑法如是耶師曰此形神俱妙而已濟曰不然子他日當自知之師後見無能述前話能曰爲汝弗解故也師忽大省天曆己巳主妙果至正丁亥夏示寂

無用寬禪師法嗣

常州龍池一源永寧禪師通州宦族朱氏子生而穎慧十三歲給牒薙度爲僧尋受具戒蓬累出游見諸宗匠語多弗諾後至淮西謁無用纔進門用厲聲叱出師作禮門外合爪而立久之乃許入見師退就禪牀通夜不寐一日聞用舉雲門一念不起話有省急趨求證用便打然知師頓悟令頌趙州無字師立成

日趙州狗子無佛性萬象森羅齊乞命無底籃兒盛死蛇多添少減無餘剩用大笑久之辭去用竊曰汝逢龍即住遇池即居至治癸亥適請居龍池師以名符懸記欣然而赴踰歲遐邇畢集叢席屢遷入覲帝宸賜紫加號洪武己酉夏季示疾屬製紙衣且曰吾將逝矣十七日起服紙衣書偈曰七十八年守拙明明一場敗闕泥牛海底翻身六月炎炎飛雪書畢吉祥而化

重慶府縉雲山如海眞禪師碧峯來參師於地上畫一圓相峯以袖拂去師復畫一圓相峯於中增一畫又拂去師再畫如前峯又增一畫成十字又拂去師復畫如前峯於十字加四隅成卍文又拂去師乃總畫三十圓相峯一一具答師曰汝今方知佛法宏勝如此宜往朔方大行吾道

南嶽下二十二世

雙林誾禪師法嗣

杭州徑山月江宗淨禪師蘭溪倪氏子誦楞嚴至如標月指處有省參雙林林問黃檗打臨濟你作麼生師曰按牛頭喫草臨寂偈曰祖師門下客開口論無生老我百不會日午打三更遂逝

天界曇禪師法嗣

南京靈谷定巖淨戒禪師參覺原原舉桶箍爆因緣問之師未答原厲聲曰早遲八刻了也師於言下大悟師續刻聯珠頌古行於世

大慈成禪師法嗣

衢州烏石山傑峯世愚禪師本郡西安余氏子遍遊叢社弗愜聞止巖闡化大慈往謁焉巖舉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一夕坐至夜分聞隣僧舉證道歌曰不除妄想不求眞豁然如釋重負偈曰時時覿面不相逢喫盡娘生氣力窮夜半忽然忘月指虛空迸出日輪紅往見元翁翁問何來曰大慈翁曰大慈鼻孔深多少師卓拄杖一下翁曰拗折拄杖把甚麼卓師作禮曰今日親見老師翁曰念汝師孫放過三十棒值岩回師往禮因夜舉汾陽見首山曰萬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摝始應知方得瞥然住後上堂有一人說到行不到有一人行到說不到有一人行說俱到

有一人行說俱不到且道是什麼人釋迦老子四十九年說法說到行不到達磨大師少林面壁九年行到說不到狸奴白牯念摩訶行說俱到露柱燈籠齊合掌行說俱不到且道四人中間那個最親若也辨得出許汝具一隻眼其或未然請木上座出來與諸人通個消息卓拄杖曰昨夜雷聲轟宇宙普天匝地雨漫漫喝一喝上堂秋風颯颯秋葉飛飛炎威乍退暑氣方微山高日出晚海潤浪來遲豎起摩醯三隻眼大千沙界一毫釐上堂臨濟德山大機大用喝似雷轟棒如風送震動五嶽三山驚散靈山大衆有放有收有擒有縱百匝千重無罅縫大衆還見德山臨濟麼咄白日青天休說夢上堂諸方今日開爐紅燄亘天衲子爭前向火個個烘得頭黃面赤雖然取性一時爭奈孩守爐神看破龍眠這裏也不要開爐也不須向火從教玉潔冰清滴水滴凍凍得徹骨徹髓忽然冷灰中爆出一粒豆響驚天震地不妨慶快平生何故即知此日圍爐坐不記當年立雪人上堂臘八喫鷄㷔纔疑禍便生溪邊楊柳影不碍釣舟行古人與麼道大悟不拘於小節未免與賊張梯引邪入正輿國則不然臘八喫紅糟叢林意氣豪酣酣沉醉倒更不惹風騷上堂年年此日鬪龍舟鼉鼓喧天水上遊翻憶屈原當日事悲風動處冷湫湫即此意有誰酬往古來今幾度秋漢地楚天何處是長江依舊水東流上堂若論此事如人上山一般行一步見一步行到半山便見半山境界行到山頂便見山頂境界若都不行皆無所見大衆且道諸人即今在山頂耶在平地耶有所見耶無所見耶豎拄杖曰見見見時非是見卓拄杖曰聞聞聞處更無聞豁開頂眼超三際大地山河一口吞靠拄杖起身解夏上堂浙東山浙西水福建泉南脚頭脚底假饒徧界遨遊不出縵天網裏呵呵呵哩囉哩滿堂無限白蘋風明明不自秋江起僧問我有沒絃琴久居在曠野不是不會彈未遇知音者如何是沒絃琴師曰高山流水曰作麼生彈師曰雪曲陽春曰與麼則一聲畫角龍樓曉手握金鞭賀太平師曰此是宣差相公分上事曰學人全肩領荷時如何師曰若將耳聽應難會眼裏聞

聲方始知曰夜半折蘆江上渡九年面壁意如何師曰一場敗闕曰二祖立雪齊腰斷臂投誠所求何事師曰不是一翻寒徹骨爭得梅花撲鼻香曰罪從心起將心懺懺罪何如莫起心三祖因甚求二祖懺罪師曰心疑生暗鬼眼病見空花曰寧可永劫受沉淪不向諸聖求解說四祖因甚乞求解脫法門師曰好肉剜瘡自繩自縛曰垂垂白髮下青山七歲歸來改舊顏人却少年松已老是非從此落人間畢竟是眞是妄師曰日從東出月向西沉曰黃梅碓觜花開日夜半傳衣過嶺南此事還端的也無師曰一物本來無兩肩擔不起曰不是風動不是旛動仁者心動又作麼生師曰知燈元是火信水不離波曰畢竟如何保任師曰路逢劍客須呈劍不是詩人莫獻詩曰和尚爲人一句又且如何師曰攔腮一掌腦後一鎚曰與麼則老婆心太切師曰不從白浪拋香餌爭得金鱗上釣船僧禮拜洪武三年臘月十日書偈辭衆曰生本不生滅本不滅撒手便行一天明月擲筆而逝

天寶樞禪師法嗣

福州雪峯逆川智順禪師溫之瑞安陳氏子七歲出家長出遊教苑皆以穎邁見推忽感世相無常遂入閩參鐵關踰月如厠有省舉所得求證關曰此第入門耳最上一乘太遠在復囑曰汝可悉棄前解專於參提上致力則自入閫奧矣一日值關晚參擬離榻豁然大徹厲聲告關曰南泉敗闕已見了也關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何物師曰地上磚鋪屋上瓦覆關曰卽今南泉在什麼處師曰鷂子過新羅關曰錯師亦曰錯關曰錯錯師獨禮一拜而退關曰未也鳴鐘集衆勘驗師笑曰未吐辭前已不相涉和尙眼目何在又爲此一場戲劇耶關曰也要大家知後出世大龍以至雪峯凡五大刹洪武六年應召赴京僅四閱月奄然坐化

縉雲眞禪師法嗣

代州五臺靈鷲碧峯寶金禪師永壽石氏子幼恒纓疾父母以爲生感祥徵宜歸之釋甫六歲令依雲寂溫法師及長受具縱遊講肆踰更衣入縉雲謁如海海示以道要師大起疑情偶攜筐隨海擷蔬忽凝坐

不動中暑方癟海曰汝定耶師曰然海曰爾何所見師舉篦海不肎師置篦於地拱手而立海亦不肎師一喝海奮前揕其胸師不少讓海笑曰塵勞暫息定力未能深也必使心路絕祖關透然後大法可明耳後憩錫峨眉三年脇不沾席一日聞伐木聲大悟急往求證海反覆辨詰師拽傾禪牀而出至正間順帝三召入燕都賜以金紋伽黎幷寂炤圓明之號洪武初太祖亦屢召見褒寵倍優未幾示疾衆請遺偈師曰三藏法寶尙爲故紙吾言欲何爲夷然而逝壽六十五荼毗於聚寶山獲五色舍利無數

南嶽下二十三世

淨慈聯禪師法嗣

杭州慈光寺立中成禪師錢塘孫氏子謁淨慈聯聯舉六月火燒山話師頌曰白雲迷却舊行踪臘月燒山火正紅再得慈風來扇發冷氷氷處煖烘烘聯深器之

烏石愚禪師法嗣

南京靈谷寺無涯非幻禪師衢之西安人從傑峯出家峯問何來師曰虛空無向背峯指寺鐘令頌師曰百煉爐中滚出來虛空元不惹塵埃如今掛在人頭上撞著洪音遍九垓時年十二峯器之即令薙髮永樂丁亥太宗文皇帝有事於長陵徵師入對稱旨大嘉賞賚命住靈谷庚子春上建會師若不經意其徒問之師笑曰自家有一大事甚緊何暇他及乃書偈曰生死悠悠絕世緣蒙恩永樂太平年者回撒手空歸去雪霽雲消月正圓遂逝

羅陽三峯寺太初啓原禪師日本國人年十九參上國四十五員宗匠末於傑峯得法後住三峯一日書偈曰生也鐵面皮死也鐵面皮一鎚百雜碎白日繞鐵圍擲筆而化塔於院南

五燈嚴統卷第二十二

五燈嚴統卷第二十三

臨濟宗

南嶽下二十三世

中峰本禪師法嗣

金華府伏龍聖壽千巖元長禪師蕭山董氏子天資明敏經目成誦年十九薙髮受具會行丞相府飯僧師隨衆入中峰在座呼曰汝日用何如師曰念佛峰曰佛今何在師擬議峰厲聲叱之師遂跪求法要峰授以無字話師縛茆靈隱山中三載脇不沾席因往望亭聞鵲聲有省亟見峰具陳悟因峰復斥之師憤歸夜寂忽鼠翻食猫之器墮地有聲恍然開悟復往質於峰峰問趙州何故言無師曰鼠食猫飯峰曰未也師曰飯器破矣峰曰破後如何師曰築碎方甃峰微笑住後上堂僧問如何是第一句師曰有口如啞曰如何是第二句師曰有眼如盲曰如何是第三句師曰棒折也未放你在師乃擲拂子曰此是老僧第二句如何是第一句便下座上堂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山是山水是水僧是僧俗是俗盡乾坤大地無絲毫過患德山臨濟門下又且不然畢竟如何剛然愛結死冤家獨瞎頂門三隻眼賜法衣上堂陳年布發破毿毿新製金襴天上來裹得虛空無少賸山河朶朶笑顏開上堂大衆佛之一字吾不喜聞況說出許多閑言長語教壞人家男女好與三十棒何故蚊蝱遭扇打只爲口傷人久立上堂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釋迦老子云我於三七日思惟如是事喚作不思量得麼達磨大師云汝得吾髓喚作不分別得麼咦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上堂江月炤松風吹面面青山展笑眉經有經師論有論師莫怪老僧無法說勞汝諸人立片時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野馬入牛闌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無力豎拳頭問釋迦彌勒猶是他奴未審他是阿誰師曰糞掃堆頭生苕蔕曰學人不會師曰問取淨頭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日炤山河影動搖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背水陣圓增勇健曰如何是人境俱奪師曰任是鋒刀常坦坦假饒毒藥也

閉閉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曰野老不知堯舜力鼕鼕打鼓祭江神示衆召衆曰還知老僧落處麼如釣魚放生示衆拈拄杖曰古佛過去久矣汝諸人更要第二杓惡水那卓一卓示衆狂心不息雖天上亦不稱意便成佛亦是虛頭狂心一息便是佛也不要做更說什麼天堂地獄汝諸人還息麼示衆今朝臘月二十五雲門一曲會無譜爭似無明調轉高等閑唱出千山舞大地爲琴虛空爲鼓拍拍相隨聲聲相助汝諸人須聽取白雪陽春何足數箇中端的孰知音寥寥永夜松風度衆看經次師舉起經曰這是甚麼經衆無對師代曰序品第一良久曰會麼向下文長因俗官見猫兒問曰猫兒喫肉否師曰不喫肉只喫老鼠曰善知識如何容得他師曰教官人莫來不得至正丁酉六月十四日示微疾會衆書偈曰平生饒舌今日敗闕一句轟天正法眼滅遂投筆而逝弟子等用陶器函葢奉蛻瘞于青松庵賜諡佛慧圓鑒禪師

蘇州師子林天如惟則禪師吉安永安譚氏子示衆曰趙州道箇無字開口見心肝因甚諸人自生障碍時有僧問蠢動含靈皆有佛性因甚狗子獨無師曰莫說狗子直饒汝問他釋迦彌勒還有佛性也無他也道無曰趙州禪在口脣邊因甚只道箇無字師曰趙州見處只到這裏曰和尚不肎趙州那師曰是曰趙州是古佛和尚因甚不肎他師曰趙州在那裏隨後便喝示衆曰紙屛風上畫於菟兩眼通紅似火珠夜來突出一雙角鬬殺楊岐三脚驢汝等諸人上牀下地出門入戶各自炤管窮性命示衆舉臨濟道我這裏是活祖師西來意一切臨時要用便用師拈拂子搖曳曰我這裏也是活底要用便用一切臨時且道與臨濟底是同是別擊一擊擲下曰臨濟猶欠這一著在示衆睒者命在杖濟者命在舟有來絲沒來絲一身還有一身愁衲僧門下奪食驅牛擬著眼看便與閉却戶牖擬開口道便與塞却咽喉夜廊無月不點火露柱從教撞破頭示衆天如老漢一箇呆僧爭奈諸人認他不著道他卓卓巍巍他却蠢蠢苴苴道他蠢蠢苴苴他又卓卓巍巍或時做知識模樣談

玄說妙或時現三頭六臂發嗔發惡如是等處一一認他不著殊不知老漢不在諸人眼睛裏却在諸人鼻孔裏諸人不信伸手摸著縱饒摸他不著也摸著自家鼻孔示衆舉拂子曰只這些子不直半錢指揮佛祖號令人天即今分付諸人去也遂擲下喝一喝示衆山中何所有嶺上多白雲呵呵呵箇是衆家之物誰敢私而有之雖然如是只可自怡悅不堪持贈君示衆釋迦老子推不開達磨大師趕不出引得一畝之地三蛇九鼠盡道呼蛇易遣蛇難拍膝曰有甚麼難家有白澤之圖必無如是妖怪除夜示衆欲達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舊時官曆賣不值錢師子林下別有說焉過得臘月三十日明朝決定是新年佛誕日示衆梅雨弄晴梅風吹濕悉達太子生也舉拂子曰現在拂子頭上目顧四方周行七步惱亂天下人盡從今日起吽吽莫道世無雲門無人敢欺你惡水驀頭澆杓柄在老僧手裏後示寂塔于水西原

日本國相州建長寺古先印原禪師俗姓藤爲國中貴族十三剃髮徧歷戸庭咸無證入遂乘航而南參無見覩見指謁中峯隨侍左右屢呈見解峯呵曰根塵不斷如纏縛何師寢食俱廢峯憐其誠乃曰此心包羅萬象迷則生死悟則涅槃生死之迷固是未易驅斥涅槃之悟猶是入眼金塵當知般若如大火聚近之則焦頭爛額唯存不退轉一念生與同生死與同死自然與道相符脫使未悟之際千釋迦萬慈氏傾出四大海水入汝耳根總是虛妄塵勞皆非究竟事師聞之不覺汗下一日有省告峯曰印原已撞入銀山鉄壁去也峯曰既入銀山鉄壁來此何爲師超然領旨後受請出世八遷名剎門人欲繪師像預索贊語師作一圓相題其上曰妙相圓明如如不動觸處相逢是何面孔洪武甲寅春將入滅呼侍者曰時至矣可持觚翰來及至復曰吾塔已成唯未書額耳六書心印二字入室端坐而化

九峯壽首座得旨於中峯後示寂說偈曰七十二年這邊那邊喫十方飯參達磨禪今朝一擲翻身去笑破傍觀嘴半邊

般若誠禪師法嗣

建寧府高仰山古梅正友禪師廣信貴溪丁氏子弱齡出家及長遍參耆宿一日因小便觸地得個入處請益絕學後到雪岩閱法昌語錄至驅耕奪食不覺汗下便頌公案數則寄呈學學曰此人得我第三番竹篦上氣力但欠脫殼在越三祺因過堂打動鉢盂忽大悟上堂慧劍單提明行正令擬議不來喪身失命還有當鋒底麼良久曰正好一帆風過海箇中不遇駕濤人小參月落山頭慘雲橫谷口陰欲明生死事直指本來心還有會得本來心底麼夜靜不勞重借月玉蟾常掛太虛中至正壬辰夏示寂

智者義禪師法嗣

杭州淨慈德隱普仁禪師蘭溪人俗姓趙參了然機語相契至正乙未間住金華西峯太祖取婺州幸智者寺詔師住之晚涖淨慈忽示微疾屈指計曰今夏五月矣左右曰然師曰此八月八日最良吾將逝矣至期整衣坐脫

平山林禪師法嗣

杭州止庵德祥禪師本郡人一日倚座曰一隊噇酒糟漢我爭如你何不道竟寂

海門則禪師法嗣

湖州弁山白蓮寺嬾雲智安禪師嘉興沈氏子示衆萬法歸一無孔鐵鎚當面擲一歸何處抹過西天并此土青州布衫重七斤寒岩古木璚花春仁者般勤問端的娘生鼻孔從來直倘於言下解知歸九九分明八十一示寂塔于蒼弁之南阡

華頂覩禪師法嗣

處州福林院白雲智度禪師郡之麗水吳氏子弱冠從空中假公披剃受具後一策南游徧叩禪林無有可其意者復旋白雲遺址築院以居日取楞嚴圓覺二經鈔疏但執泥文字所見不允聞無見覩和尚說法天台欣然就謁問西來密意未審如何見曰待婆羅峯點頭與汝道師以手搖曳擬答見便喝師曰婆羅峯頂白浪滔天花開芒種後葉落立秋前見曰我家無殘羮剩飯也師曰此非殘羮剩飯而何見頷之後主普慈諸刹洪武庚戌春浩然有歸志衆堅留之師曰葉落歸根吾所願也便回福林一日書偈曰無

世有可辭有衆可別太虛空中何必釘橛擲筆而逝火餘獲五色舍利併靈骨不壞等瘞于院西

別源源禪師法嗣

明州天童元明原良禪師寧海周氏子侑宏智禪師詞曰嗚呼山不讓塵故能成其高海不讓流故能成其深師非宿備六度萬行之願輪則曷由樹斯大法之功於古今聖人出興作百世師千載一時惟師得之巍巍窣堵鎮茲東谷洞上一宗眞規復復昭告非詞深勒崖谷顯師再來爲法作則

天童一禪師法嗣

撫州雲居呆庵普莊禪師台之仙居袁氏子母夢梵僧入室而生晬歲岐嶷穎異負笈入鄉校授書成誦長依天童左庵薙髮受具抵郡之天寧參了堂堂問何來師曰天童堂曰冒雨衝寒著甚死急師曰正爲生死事急堂曰如何是生死事急師以坐具作摵勢堂曰敢來這裏捋虎鬚參堂去一日堂室中舉庭前栢樹子話師擬開口堂劈口掌之豁然有省住初出世撫州北禪示衆昨日開荒地請諸人剗却荊棘除去瓦礫本來基址已見分明只有中間樹子無人拔得山僧今日未免別行方便利刀剪盡繁枝棄鈍钁深斸邪倒根實地工夫成一片住山鋤斧了無痕鏟草次僧問者片田地幾時鏟得乾淨師舉起钁頭曰不得喚作钁頭未審上座喚作什麼僧無語師拋下钁頭曰者片田地幾時鏟得乾淨問如何是雲居境師曰路壓溪迴空院靜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太平時代自繇身曰人境已蒙師指示願聞一句接初機師曰無毛鷂子潑天飛問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時如何師曰達道者方知曰和尚何得干戈相待師曰捉賊不如嚇賊曰明眼人瞞他一點也不得師曰情知汝不是好心洪武二十六年春詔徵天下高僧師與舉首對揚稱旨秋函命祭廬山禮成復賜衣一襲是冬得旨升住徑山上堂人從廬嶽來接得華頂信報道南山白額虎却在龍淵裏藏牙伏爪東海赤梢鯉直上鷲峯頭躍浪衝波好大衆一大藏教何曾說到者裏雖然徑山拄杖子未肯放過在拈拄杖畫一畫曰仙人張果老不愛藥葫蘆棄拄杖下座忽於

十月二十三日。謂衆曰。難難。二八嬌娘上高山。老僧扶不得。言訖遂寂。

徑山悅禪師法嗣

杭州靈隱見心來復禪師。南昌豐城王氏子。掩關示衆。槁木形骸百念灰。溪猿野鶴苦相猜。閉門獨掩青松雨。笑口逢人亦懶開。賦白牛偈曰。耕耘不住海門東。收向楞伽小朶峯。露地巳忘調伏力。雪山誰識去來踪。放歸祇樹垂羊鹿。種就曇花伴象龍。一色天闌頭角別。水精池沼玉芙蓉。洪武元年冬。以高行召說法鍾山。賜食內廷。時蜀王椿爲太祖所鍾愛。命儒臣與師論道無虛日。二十四年。山西捕獲胡黨。舉師等往來胡府。坐罪入滅。

靈隱明禪師法嗣

杭州淨慈無旨可授禪師。台之臨海李氏子。十九得度。後策杖游方。參普覺。問答之際。疑情頓釋。覺可之。臨終日。衆求偈。師曰。吾宗本無言說。遂合掌而化。

南嶽下二十四世

伏龍長禪師法嗣

蘇州鄧尉山萬峯時蔚禪師。溫之樂清人也。俗姓金。母夢儒粹二人入其寢。覺而生二子。師居末。白光燭室。襁褓中見僧輒微笑。作合掌態。十三歲得度。嘗誦法華經。至諸法從本來。常自寂滅相。有省。遂入杭受具。參止巖。巖示以三不是語。別入達蓬山卓庵。一日聞寺僧舉溈山踢倒淨瓶公案。忽契悟。後往華頂謁無見覩。覩囑師且居山保守。巳而聞千岩偈有寄語諸方參學者。莫教錯過好時光之句。徑造伏龍。岩便問。將甚麼與老僧相見。師竪拳曰。者裏與和尚相見。岩曰。死了燒了。向何處安身立命。師曰。漚生漚滅水還在。風息波平月映潭。巖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箇甚麼。師以坐具打圓相。叉手而立。一日普請砍松次。師拈圓石作獻珠狀曰。請和尚酬價。巖曰。不值半文錢。師曰。瞎。巖曰。我也瞎。汝也瞎。師曰。瞎瞎。巖就命堂中第一座。師辭不獲免。一日巖陞堂。舉無風荷葉動。必定有魚行。師震威一喝。拂袖而出。巖示偈曰。鬱鬱黃花滿目秋。白雲端坐碧峯頭。無賓主句輕拈出。一喝千江水逆流。師受偈退職。往蘭溪嵩山。衆請

開堂。僧問。如何是嵩山境。師曰。四面好山擎日月。一湖秋水浸青天。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三僊描不就。終不與君傳。曰。如何是目前事。師曰。眉毛眼上橫。曰。莫不是他安身處麼。師曰。錯認定盤星。乃曰。千聖難明不了因。代代相傳古到今。今日嵩山重舉似。鐵樹花開別是春。向無影樹不打眠。宏開飯店於虛空背。上繼行大闡宗乘。塵塵剎剎全彰。物物頭頭合轍。擊碎魔王窠臼。斷送衲子命根。不作奇特商量。不作玄妙解會。直得淨名杜口。共贊昇平。嚴頭密契。咸宣至化。政恁麼時開堂祝聖。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一片靈光輝宇宙。儼然萬國奉君恩。上堂。月頭是初一。光明漸漸出。月尾是三十。光明何處覓。假饒老釋迦也道拈不出。拈得出。萬事畢。大衆若有人道得出來。道看。如無。嵩山與你諸人。露箇消息。舒兩手曰。我見燈明佛本光瑞如此。後居鄧尉。四衆歸響。搆大伽藍。曰聖恩。將入滅時。門人問曰。和尚會中幾人得法。師示偈曰。慈悲無念。花開果熟。因地分明。慧寶致囑。淸徹源源。一派流千古。萬古來相續。復說偈曰。七十九年。一味杜田。懸崖撒手。杲日當天。趺坐而逝。停龕十三日。顏色如生。塔全軀於院西。其遺像吳人咸繪事之。

杭州天龍無用守貴禪師。俗姓甄。家業耕樵。每使之行饁田間。志甚弗樂。弱冠爲苾蒭。謁千岩。深有證入。次遍扣名宿。乃曰。千江雖殊。而明月則一。吾今後無疑矣。後住持天龍。百廢具舉。示寂日。書偈曰。一蝸臭殼。內外穢惡。撒手便行。虛空振鐸。天龍一指。今猶昨。擲筆而逝。丞相達識帖穆爾爲造慈濟塔于天龍西岡。奉全身瘞焉

松江府松隱唯庵德然禪師。郡之張氏子。少祝髮于無用貴公。后謁千岩。聞其提唱。頓領深旨。於是聲光聳起。繼席聖壽。上堂。垂鉤四海。慣釣鯨鰲。衆中莫有不惜性命者麼。出來道一句看。僧便問。遠離松水來據闔峯。海衆臨筵。請師祝聖。師曰。萬年松在祝融峯。曰。祝聖已蒙師指示。列祖宗風事若何。師曰。春到寒食一百五。曰。莫便是和尚爲人處麼。師曰。斧頭是鐵做。曰。恁麼則龍門無宿客也。師曰。早已點額。曰。若不登樓望。焉知滄海深。師曰。汝道老僧眉毛有幾莖。曰

一堂風冷淡千古意分明師曰蹉過不少乃曰第一義諦已被東白和尚一槌擊碎了也未免向第二義門露箇消息山僧數年搓得一條龜毛索子今日拈來將三世諸佛西天四七東土二三天下老和尚鼻孔一串穿却且道山河大地草木叢林森羅萬象有情無情甚處得來良久曰莫將閒學解埋沒祖師心

上堂蠟人為驗始於今日九十日終推功辨的黃面老瞿曇結住布袋頭百萬人天咸皆受屈松隱結制總不恁麼以手作搖櫓勢曰山僧即今駕無底鐵船普請大衆同入大圓覺海遊戲去也喝一喝曰看取定南針

上塔頂寶索上堂鉤索連環連環鉤索覿體全彰眼眼相顧其橫也穿却虛空鼻頭其豎也鎖住須彌鐵柱親從惡辣鉗上煅煉得來豈比尋常麤纙紙裹個是谷瑞居士壯觀浮圖騰今亘古底作也雖然如是且道高懸倒掛一句如何舉似四簷平定香雲繞萬世光華佛日長

金華府花山明叟昌庵主辭衆偈曰生本非生滅亦無滅撒手便行虛空片月端坐而逝

白蓮安禪師法嗣

杭州正傳院空谷景隆禪師蘇之洞庭陳氏子因日本僧問如何是禪師曰大明國對扶桑國曰恁麼則風吹南岸柳雨打北池蓮師曰猶著外境在曰如何是不著外境師曰說似一物則不中問如何是佛法的的大意師曰此問最親切曰覿面露堂堂師曰途路未為真曰南人如問雪我道是楊花師曰一任喚鐘作甕示徒偈曰春暖天風浩蕩吹痛心求法效常啼看他空裏翻身擲正是金毛師子兒又曰便於言外解承當未許雄文可度量越格一機神莫測拈來瓦礫也生光

福林度禪師法嗣

太平府繁昌八峯山古拙俊禪師無際參師問還我炤用來際曰若有炤用即成障隔師曰者厮著空佛也救不得際曰有無俱寂滅空佛悉皆非后示以偈曰憶昔繁昌一別將此心能有幾人知無絃曲子眞堪續慧命懸懸付阿誰

南嶽下二十五世

鄧尉蔚禪師法嗣

蘇州鄧尉山實藏普持禪師參萬峯峯付偈曰大愚脇下痛還拳三要三玄絕正偏臨濟窟中師子子燈燈續燄古今傳虛白參師問曰心不是佛智不是道汝云何會白向前問訊叉手而立師呵曰汝在許多時還作者見解白乃發憤忘食至第二夜大徹師笑曰雖然如是也須善自護持復丟偈曰見得分明不是禪竿頭進步絕思言發揚祖道吾宗旨更入山中二十年示寂塔建本山

武昌府九峯無念勝學禪師隨州應山陳氏子幼禮本郡寶林無極公爲師初不識字執苦經年自覺巳事不明往參無聞授以一歸何處話後入嵩山住靜有省偈曰數載東山昏霧濛凭欄終日待晴空夜來忽覩霜天月萬象全彰一鏡中繇是遍訪耆宿抵鄧尉參萬峯峯舉牛過窻櫺話令頌師曰頭角崢嶸四足蹄通身過隙月沉西當機若解翻身去哮吼一聲更不疑峯印可之洪武間太祖召至奉天殿親問法要師進偈曰萬機之暇究眞玄百草頭邊佛祖禪毛孔遍含塵剎土毫端現出性中天定迴坐看雲橫谷行樂閒觀石涌泉林下衲僧何以報祝延聖壽億千年上大悅御製詩文以賜永樂三年示寂說偈曰世尊七十九無念八十邊打破華藏海依舊水連天儼然而逝塔全身於師子岩謚清福廣惠禪師

果林首座因僧參師擲下蒲團索頌僧曰只此消息本無言說破蒲團上地迸天裂師曰且道裂箇甚麼僧擬進語師便打

慈舟濟禪師法嗣

杉關福田西竺本來禪師撫州崇仁人也俗姓裴年十三發足參禮一峯後往金山見慈舟濟曰學人拿得賊來請師決斷舟曰賊即不問贓在甚處師以拳打香案一下舟喝曰你到這般無禮師曰和尙到這般無禮舟曰聞你當初見一峯是否師曰是喫他三十痛棒文書久巳到手今日特來和尙處討個印子舟指淨缾花曰你試頌看師曰當機拶破乾坤骨撒髓漫天瑩絕瑕驚得淨缾開口笑常敷刦外四時花舟曰諸佛不說諸祖不傳除却搖唇鼓舌瞬目揚眉

處還我到家語來師默然舟胥之未幾遁跡劍江壽聖寺寧王聞師道邁遣使齎書三請不赴復進書問道崇錫師號黎川壽昌上堂拈香畢曰天日高明暑漸隆榴花噴火耀庭中衲僧眼裏眞機露無位眞人覿面逢直下知端的擬議隔千重要達巳躬事黃龍最上峯便下座後住閩杉關福田重興大刹一日焚香趺坐書偈曰這個老乞兒教化何時了顚顚倒倒任隨流是聖是凡人不曉咄來來來去去去海湛波澄風清月皎默然而逝世壽六十八僧臘五十五

繁昌俊禪師法嗣

普州東林無際悟禪師蜀人楚山參師問數年來住在何處山曰我所住廓然無定在師曰汝有何所得山曰本自無失何得之有師曰莫不是學得來者山曰一法不有學自何來師曰汝落空邪山曰我尚非我誰落誰空師曰畢竟若何山曰水淺石出雨霽雲收師曰莫亂道只如佛祖來也不許縱你橫吞藏教現百千神通到者裏更是不許山曰和尚雖是把定要津其奈勞神不易師拍膝一下曰會麼山便喝師笑曰克家須是破家兒恁麼幹蠱也省力山掩耳而出

何密庵居士法嗣

楊州素庵田大士僧問普陀路向甚麼門出士曰即今從何門入曰抑勒人作麼士曰看脚下僧擡頭進前三步士曰錯僧退後三步士曰錯僧茫然士曰是汝錯殺道錯僧曰未舉巳前早知錯了士指膝曰正好喫棒在僧無語士曰若到諸方分明記取

南嶽下二十六世

鄧尉持禪師法嗣

杭州東明虛白慧旵禪師湖廣王氏子年十四禮丹陽妙覺寺湛然落髮一日作務次然問曰汝在此作甚麼師曰切蘿蔔然曰汝只會切蘿蔔師曰也會殺人然引頸與師師曰降將不斬值然住疎山聞松隱唱道雲間即往咨扣因睹松有省後見寶藏具陳悟因藏叱之師乃發憤忘食至第二夜豁然徹法源底偈曰一拳打破太虛空百億須彌不露踪借問箇中誰是主扶桑涌出一輪紅師受囑後至安溪設關三

十餘年影不出山道風揚播宿衲爭趨座下示衆曰株守林泉三十載一條拄杖兩眉橫去來不用纖毫力試問水雲會未曾付海舟法壓座曰瞿曇有意向誰傳迦葉無端開笑顏到此豈容七佛長文殊面赤也茫然今朝好笑東明事千古令人費吐涎幸得海公[illegible]我濟宗一脈續綿綿擲下拄杖曰千觔擔子方全付玄要如今拄杖談以拂子擊三下下座宣德辛酉六月二十七日有去世意衆請留偈師曰一大藏教無人看著爭得這幾句閒言語越二日趺坐而逝塔於安溪東塢

壽昌來禪師法嗣

建寧府天界山雪骨會中禪師大闡參師示偈曰萬緣都覷起放下莫驚寒但把河沙法收歸作一團掀翻諸障礙打破五陰關戰退魔軍陣干戈罷却閒闡有省師讚曰的是金毛親出窟法輪早轉入鄽來一聲卒地徧空吼野獸聞知腦裂開

東林悟禪師法嗣

成都府東山天成寺楚山紹琦禪師唐安雷氏子初詣玄極通學出世法後謁無際示以無字公案偶聞板鳴礙膺冰泮往見際際曰還我無字意來師曰者僧問處偏多事趙老何曾涉所思信口一言都吐露翻成特地使人疑曰如何是汝不疑處師曰青山綠水燕語鶯啼歷歷分明更疑何事曰未在更道師曰頭頂虛空脚踏實地際曰亦未在師乃禮拜際曰如是如是住投子僧問遠離皖山來據投子海衆臨筵請師祝聖師曰鼎內長生篆峯頭不老松曰祝聖已蒙師的旨投子家風事若何師曰提瓶穿市過不是賣油翁曰只如祖師道不許夜行投明須到還端的也無師曰雖然眼裏有筋爭奈舌頭無骨曰趙州道我早侯白更有侯黑意作麼生師曰不因弓矢盡未肯豎降旗師入園見園頭縛冬瓜架師指冬瓜曰者個無口因甚長如許多大頭曰某甲不曾怠惰一時師曰你主人公還替你出些氣力也無頭曰全靠他力師曰請來與老僧相見頭禮拜師曰猶是奴兒婢子在頭拈篾縛冬瓜架師呵呵大笑回顧侍僧曰菜園有蟲成化九年三月望日示微疾衆請師末後句

師展兩手曰會麼曰不會復曰今年今日推車撞壁撞倒虛空青天霹靂呵呵泥牛呑却老龍珠澄澄性海漚花息遂安詳而逝

太平府八峯山廣善寶月潭禪師付大慧偈曰乾坤雖大不能藏日月雖明難逾光紹續慧燈常不滅流傳千古繼諸方

南京太崗月溪澄禪師付法偈曰心卽能知心法卽可知法今所付法心非心亦非法

伏牛山物外圓信禪師金臺高氏子依無際參究後得灑脫偈曰崑崙倒跨淸風舞潤底泥牛鬬石虎磕著蒼松眼上眉蟭螟踏破虛空肚

重慶府西禪雪峯瑞禪師天奇參師問無字話奇移時方覺答曰潤底頑氷呑宇宙性湖明月匝天寒師大喝曰汝還有嫌凡愛聖底心掃妄求眞底見奇曰是師曰汝若嫌凡愛聖斷般若之善根你若掃妄求眞絕諸佛之命脉震聲又喝曰眞又是誰妄又是誰凡又是誰聖又是誰奇豁然

浮山古庭善堅禪師滇之昆明人參一歸何處話一日定中聞僧曰見無所見卽眞見忽頓然脫落後至隆恩見無際機語相投一日禮辭際曰子向甚麼處去師曰十字街頭喝佛罵祖去際曰子再來麼師曰不違和尚尊顏脫開法浮山

南嶽下二十七世

東明旵禪師法嗣

杭州東明海舟普慈禪師蘇州常熟錢氏子世宗儒業出家於破山聽講楞嚴至但有言說都無實義處有疑往謁萬峯峯問何來師曰常熟峯曰到此何為師舉前話求示峯劈頭兩棒曰只者是實義師有省遂結廬洞庭山塢後有一僧呵其見解未忘師卽謁東明一日明問曾見人否師曰見萬峯明曰萬峯卽今在什麼處師罔然明曰恁麼則何曾見萬峯歸寮三晝夜寢食俱忘偶琉璃燈墮地忽然大悟詣呈悟繇明曰老闍黎承嗣萬峯去師曰和尚為我打徹豈得承嗣萬峯明乃出關陞座付法未幾明遷化師留繼席示衆舉趙州到黃檗檗見來便閉方丈門州入法堂叫曰救火救火檗開門捉住曰道道州曰賊過

後張弓師曰此二老疑殺天下人時有僧問和尚疑箇什麽師曰捉賊不著破賊笑曰和尚也須具眼始得師便打僧禮拜師頌曰一擒一縱二施能戟去鎗來兩陣陳彼此機關誰識得至今疑殺李將軍示春舉僧問睦州一言道盡時如何州曰老漢在你鉢囊裏師曰看這僧如出林虎睦州輕輕收入重網深坑裏却僧問如何是重網深坑處師曰禮拜了向汝說僧拜起又問師哭曰我爺㖿我娘㖿僧罔措師打曰不會出去別時再來頌曰問人容易會機難只在渠儂彈指間鉢裏哭聲如悟得千七百則一齊穿示衆舉僧問投子依稀似半月彷彿若三星乾坤收不得師於何處明子曰道什麽僧曰想師只有湛水之波且無滔天之浪子曰閉言語師曰這僧文辭燦爛投子本分提持若是濟下兒孫痛打一頓逐出復頌曰中宮夜靜百花香欲捲珠簾春恨長斜抱三星光並日朦朧樹色隱昭陽景泰元年示寂說偈曰九十六年於世七十四載爲僧中間多少誵訛一見東明消殞以拂子打圓相曰釋迦至我六十二世有不可數老和尚多向這裏安身咄泊然而逝全身塔於本山之左

天界中禪師法嗣

邵武府君峯大闡慧通禪師建寧政和邵氏子出家斗峯初參周山主閉關岩頭庵次參雪骨一夕有省即呈偈曰手把清風斧毗盧頂破開三千諸佛法一串串將來骨肯之成化癸巳秋抵燕京中官黃高爲師建寺奏上賜名正法開堂日僧問無眼人如何吹得笛響師曰禮拜著向汝道僧禮拜師曰響也響也豈得無眼僧豁然後住君峯弘治十四年二月十七日辭世偈曰人生七十古來稀更添一歲也希奇若問老僧何處去太虛裏面笑嘻嘻沐浴而化

天成琦禪師法嗣

襄陽府大雲興禪師隨楚山下山回至途中性空本潔壽庵三人來迎山曰你道我甚麽處去來空曰知和尚去處也潔曰今朝天色晴暖庵曰和尚登山不易山顧師曰汝作麽生師曰大衆久立請師回寺山曰那裏是寺師曰鐘聲響得好山笑曰頭角髣髴鼻

孔一般到家各與三十拄杖來同禮一拜山轉身便行

涿州金山寶禪師參楚山山問面南覷北斗低回看靑天此語明甚麼邊事師曰和尙合却口好山曰未在師曰瞞別人即得山曰差別用處非智眼不能無惑子欲洞明佛祖眞宗須具透關正眼未審如何是透關正眼師振威一喝山曰具得正眼當明向上一機如何是向上一機師曰靑天日卓午山曰猶未夢見在師曰木人拈玉線石女度金針山曰從上佛祖不傳之妙子作麼生領會師近前禮拜山曰轉身一句速道將來師曰雨添山色秀風來草影移山擬拈拄杖師一喝拂袖而出山曰放子三十棒師復回近前合掌曰謝和尙垂慈深錐痛劄山曰子雖有滔天之浪且無湛水之波師叉手默然山曰如是如是

唐安湛淵奫禪師楚山問如何是至理一言師曰有口說不得山曰松風流水爲甚麼却說得師曰爲渠無口山曰你道他說個甚麼師曰和尙適來問甚麼山曰絕音響處還有說也無師曰有則灼然有只是聞不及山曰聞則且置你道說個甚麼師乃竪起拳頭山曰還有聞得及者麼師指香爐曰是渠却聞得山曰渠爲甚却聞得師曰爲渠有耳山曰汝亦有耳爲甚聞不得師曰雖然聞不得瞞他一點不過山曰放汝二十棒師乃禮拜

古渝濟川洪禪師問楚山曰蟭螟蟲吸乾滄海魚龍蝦蠏向何處安身立命山曰識海若空魚龍自有變化師曰未審蟭螟蟲即今何在山曰在汝眉毛下師曰水母飛上色究竟天入摩醯眼裏作舞因甚不見山曰多少人向者不見處打失鼻孔師曰未審如何是摩醯正眼山喝曰會麼師曰不會山曰面門兩眼渾無事項中一點耀乾坤師曰蓮湖橋爲人直指因甚明眼人落井山曰高山無險路平地有深坑師曰如何是直指的事山曰玉欄干上石獅子紅藕花邊白鷺鷥師曰謝師答話山曰切忌隨語生解師禮拜

太原府海雲深禪師因鐘聲楚山便問子還聞麼師曰聞山曰你道說個甚麼師作鐘聲山曰只如鐘聲未發已前響在何處師曰未發已前山曰鐘聲絕後

響歸何處師曰鐘聲起後山曰耳是根響是塵知響者是甚麼師曰非心不響非響不心山曰心豈有響乎師曰心雖非響響處分明師曰無響之時心在何處師曰心體湛然不逐響生不隨響滅蓋緣兩耳虛通是以應用無礙山曰子說道理耶師曰不說可乎山便打師禮拜

石經海珠祖意禪師掩關次楚山撫關門一下曰請關中主相見師斂手鞠躬而立山曰日用事作麼生師曰看取無字山曰如何是無字意師曰無孔鐵鎚當面擲山曰趙州意作麼生師曰只爲婆心切肝膽向人傾山曰不涉有無如何體會師曰某甲到這裏無用心處山曰早是用心了也師曰某亦不知山曰誰道不知師曰道者亦非山曰待出關來與汝一頓師曰某即今亦不在關內山拍關門一下曰這裏聻師一喝山曰未在更道師曰靈機無隔礙墻壁絕周遮山亦喝師近前問訊曰謝指教山曰天時酷暑善加保愛

長松大心眞源禪師三池張氏子參楚山問從上佛祖言行不到處請師直指師拈拄杖曰聻師一喝山便打師又喝山又打曰汝道好打麼師乃捉住拄杖曰打甚麼山與一喝師作禮山曰那裏來師曰本無動靜山曰因甚到此師曰來處亦非山曰與甚麼人同途師曰野鶴獨翔雲漢表清蟾孤炤宇寰中山曰途中忽遇猛虎時如何迴避師曰虎在甚麼處山便作虎聲師作怕勢山曰恁麼子親見虎來耶師却作虎聲山呵呵大笑復問曰子於二六時中何所用心師曰獨開雙眼睜長伸兩脚眠山曰向上還有事也無師曰晴霄月曬梅花冷寒夜霜敲木葉踈山曰只此便是別更有麼師曰古木枝頭飛赤烏山曰末後一句始到牢關把斷要津不通凡聖子又如何領會師曰泥牛走入海吞却老龍珠山曰未在師進前叉手默然而立山曰如是如是

石經豁堂祖裕禪師成都巨氏子參楚山値山閱經次師進前舉起經曰這箇是什麼山一喝曰你道是什麼師亦喝山乃奪經舉起曰百千三昧無量妙義皆從此經流出子還知此經出處麼師彈指一下山

曰般若智用子今得矣遂度經與師曰更須一字一句從頭閱過再來汝共商量師接經作禮而出

中溪隱山昌雲禪師參楚山山問汝名甚麼師曰昌雲山曰號甚麼師曰隱山山曰雲在山中隱如何又出山師曰只因夜來鶴帶過上頭關山曰或爲霖雨時如何師曰徧布寰區山曰忽被猛風吹散時如何師曰依舊青天白晝山乃笑

松潘大悲寺崇善一天智中國師彭縣人生有異相年十二卽禮月光爲師後住松潘時番夷叛服不常師爲撫化莫不投伏天順間累封國師楚山過訪師呈悟緣山曰如何是無字意師曰出匣吹毛劍寒光射斗牛山曰趙州因甚道無師曰波斯嚼氷雪不覺齒牙寒山曰拈過有無如何湊泊師曰夜深誰把手同共御街遊山曰向上還有奇特事也無師曰秋夜家家月春來處處花一雙明白眼何處撒塵沙山曰善哉

三池月光常慧禪師簡州李氏子謁楚山山問二六時中如何用工師曰看取無字山曰如何是無字師

◆師楚山

曰適來上山恁麼發困山曰意旨如何師曰風吹秋月冷雪壓老梅寒山曰還我無字頌來師曰無無無處亦非無雲散長空月正孤亘古亘今渾不昧要將名列祖師圖山肯之

天成古音韶禪師掩關次楚山以拄杖扣門三下曰關主在麼師曰他不曾出入誰云在不在卽開門禮拜山曰此猶是奴兒婢子事請關中主相見師叉手默然山曰恁麼則寂默去也師曰師適來問甚麼山曰問汝關中主師曰喚作寂默得麼遂呈偈曰只此寂默非寂默非寂默中非亦絕渠儂面目巳呈師動靜何曾有區別師曰若然則子不在關內耶師曰某甲見和尚亦不在關外山以手拍關門曰爭奈者箇何師擬對山便叱之

翠薇悟空眞空禪師陝右人楚山問踏翻大地了無寸土徹底窮源更無一物子作麼生領會師曰有星皆拱北無水不朝東山曰此中還假履踐功用也無師曰履踐則不無功用不可得山曰只個不可得處亦不可得子又作麼生師擬開口山振聲一喝師曰

恩大難酬山彈指曰知即得宜加保任

南京香岩古溪覺澄禪師高陽張氏子參楚山山問心外無法滿目青山作麼生會師曰法外無心青山滿目巳而針芥相投隨衆入室天順五年住高座寺結制小參三根椽下坐堆堆把定身心若死灰撥出爐中些子火驚天動地一聲雷我此堂中都是伶俐衲僧本分禪和個中有不惜眉毛者出來問話有麼有麼十五日以前不許動著十五日以後道將一句來有者云日日是好日如此則太煞分明又論甚麼小參大參橫說竪說有時三世諸佛與露柱說法覓火和烟得有時火爐說法三世諸佛諦聽擔泉帶月歸如斯會得芥子納須彌也得極小同大忘絕境界須彌納芥子也得極大同小不見邊表只如大小相含一多無礙樹凋葉落體露金風作麼商量太陽門下日日三秋明月堂前時時九夏正眼觀來兩個火爐三世諸佛結住於青州布衫不放出頭一粒芥子百億須彌收之於雲門胡餅不容開口教你兩堂雲水穿又穿不得咬又咬不破正當恁麼時且道是小參是大參還會麼眉間拶出金剛焰露柱燈籠盡放光成化癸巳秋坐化衆皆悽然師徐開目曰不須如是遂瞑目

陝府玉峯如琳禪師楚山問子在甚處用心師曰無用心處山曰與麼則虛喪光陰耶師曰虛空百雜碎廓徹太分明山曰如何是分明的事師曰識得東君面目乾坤總是春山曰未在師曰面門鼻孔大頭垂山曰子恁麼到不疑之地耶師曰某甲亦不向者裏住著山曰子向甚麼處住著師曰有無俱不滯脫體絕思量山曰只者絕思量處子今正好思量師乃諾諾山曰且道絕思量處如何思量師曰非思量非思量山爲點首

珪庵祖玠侍者病甚作痛苦聲楚山問子平日得力句到此還用得著麼師曰用得著山曰既用得著叫苦作麼師曰痛則叫癢則笑山曰笑與叫者復是阿誰師曰四大無我叫者亦非眞寂體中實無受者山曰主人公即今在什麼處師曰秋風不扇桂蕊飄香山曰恁麼則徧界絕遮藏也師曰有眼覷不見山曰

只如三寸氣消時子向何處安身立命師曰雨過天晴靑山依舊山曰從今別後再得相見否師曰曠劫不違今何有間山曰恁麼則子不曾病耶師曰病與不病總不相干山遂執其手曰此是甚麼師曰是祖玠手山曰祖玠是誰師曰玠固非我亦不離我山嘆曰善哉只個不卽不離妙契無生子今理見旣明雖則年茂死亦何憾師乃合掌告山曰快與某甲攢座龕來山命舁龕至師顧衆曰吾行矣遂振身端坐斂目而逝

丹疑舟

廣善潭禪師法嗣

南京崇福寺大慧覺華禪師維楊劉氏子初請益海丹慈有省次至太平繁昌參寶月遂承印證住後上堂擧拂子曰威音那畔元只是者個如今目前也只是者個山僧將來上下拂左右拂若喚作拂子瞎却人天眼目若不喚作拂子亦瞎却人天眼目大衆擧覓喚作甚麼若也會得便知迦葉微笑二祖覓心了不得處紹如來傳燈續祖庭正脉聯二十八世英華接三十四代骨髓衆皆默然良久曰千聖不能識以拂子擊香几下座

太岡澄禪師法嗣

杭州天眞寺毒峯本善禪師鳳陽吳氏子幼惡腥葷好以佛事爲嬉年十七薙髮遇源明授以無字公案遍扣禪扃至濟溪設關精進一日聞鐘聲有省偈曰沉沉寂寂絕施爲觸著無端吼似雷動地一聲消息盡髑髏粉碎夢初回遂參月溪于廣恩溪問如何是無字師曰本善一向隨人道是个無字今日看來是口金剛王寶劍溪曰如何是金剛王寶劍師曰寒霜焰焰爍今古溪曰還我劍來師曰擬動卽犯他鋒鋩溪曰橫按當軒時如何師曰佛來也殺祖來也殺溪曰老僧來濟師曰亦不相饒溪曰殺敗後如何師曰且喜天下太平溪頷之師深自韜晦隨處掩關上堂諸大德旣來這裏參禪究明生死須依貧道家風行持他後決不相賺各各俱要屛息諸緣一心向道追復百丈已前釋迦老子頭陀之行是謂家風此之苦行頭陀經中具載請自檢看然雖今人難比古人且請於中行得一半亦得沾頭陀苦行之少分不可似

今時學者至不問著甘作無慚愧人佛法驢年會得只如世尊當時飢則領衆持鉢入城歸則各處岩穴趙州三十年不開口告人匾擔山和尚唯食橡栗過日丹霞然一生只箇布衲芙蓉楷不發疏薄甘事淡薄此諸尊宿俱是行頭陀行家風所以箇箇魁磊秀出當時千古爲世所尊諸大德若依此苦行行持久之不移不易僧問如何是佛雲門道乾屎橛管取呵呵大笑時有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前江潮急魚行澁後嶺松高鳥泊難下座普說略曰寶劍全提日用中高揮大拂肯從容宕兮魂膽迎風喪舒也髑髏遍地橫萬死萬生渾不顧一鎗一劍便收功趙州性命分明也血刃參天不露鋒拂一拂曰虛空廓徹無消息萬里無雲天碧碧撈得須彌入藕絲彌勒釋迦齊叫屈倒騎鐵馬逐西風驚殺泥牛從海出諸仁者若作奇特勝妙會正是辜負已靈不作奇特勝妙會又是抱賍叫屈且作麼生會不見道解藏天下於天下始見林梢掛角羊

夷案寧禪師付法偈曰祖祖無法付人人本自有汝受無付法急著傳於後

代州五臺普濟寺孤月淨澄禪師西河張氏子參月溪看無字話三日有省溪可之後入蜀謁廣福問大死底人却活時如何師曰眉毛眼上橫鼻孔大頭垂曰如何是無字意師曰風行草偃水到渠成曰大地平沉虛空粉碎汝向何處安身立命師曰雲消山岳露日出海天清天順改元代王請詣內掖問道感現光明王心大悅而師禮爲遂捐俸建寺華嚴谷額曰普濟山居偈曰寰中獨許五臺高無位眞人伴寂寥一任諸方風浩浩常空兩眼視雲霄颯颯春風和鳥哀清音直到耳邊來爐燒栢子端然坐對月殘經又展開後坐脫於本寺

西禪瑞禪師法嗣

棠城寶文洪印禪師古渝棠城張氏子禮西禪瑞有年因禪遷化遠扣楚山値定王除禪請山陞座師出問雷音動地選佛場開一會靈山儼然未散未審皇恩佛恩如何補報山曰蕩蕩堯風清六合明明佛日炤三千師曰祝讚已聞師的旨拈花微笑意如何山

曰機前有語難容舌獨許頭陀一笑傳師曰玉梅破雪紅葉凋霜適官家除禫之辰迺鶴駕仙遊之日未審即今何在山竪拂曰在山僧拂子頭上成等正覺放大光明與三世如來共轉法輪汝還見麼師曰與麼則徧界絕遮藏也山曰要且有眼覷不見師曰只者覷不見處不隔纖毫山曰未是妙師曰未審如何是妙山曰二邊俱抹過始見劫前人師曰蒙師點出金剛眼死去生來更不疑山曰俊哉衲子透網金鱗出語標宗不忝西禪之嗣更須保任切莫自欺師曰人天證明謝師印可

古庭堅禪師法嗣

五臺山顯通大巍淨倫禪師昆明康氏子受業于無極泰得法於浮山堅住臺山日僧問如何是臺山境師曰不是下雨便是天晴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金剛寶窟萬菩薩曰尋常所談何事師曰清風吹幽松近聽聲愈好問如何是佛法的的大意師曰今年調雨水農家好春麥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飯仙山轉身即向汝道示眾山高海濶月朗風清松蒼石白夏暑冬寒如是歷歷分明一一成現且衲僧分上成得個什麼邊事莫有道得者麼不妨出來道看若無老僧自道去也拈拄杖下座示眾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他不是目前法非耳目之所到白雲自古青山明月誰分流水示眾我這裏也不管東村李大郎太儉也不說西社王二姐太奢也不會安角呼兎也不會添足畫蛇早起一碗白粥午後一碗清茶誰管他陳年爛葛藤冷地開花展兩手云你等諸人來這裏討什麼乾木查示眾演祖道有一則奇特因緣譬似諸人欲說又被說礙不說又被不說礙師曰大小演祖大似靈龜曳尾一言既落人耳如何又諱得住山僧者裏也有一則奇特因緣索性譬似大方使他依門傍戶者一箇箇壁立千仞也不為分外示眾長沙岑大師道盡大地草木人畜總是般若眞光師乃召曰大眾看看老僧上黃鶴樓也只見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草萋萋鸚鵡洲是汝諸人還見麼喝一喝

南嶽下二十八世

東明慈禪師法嗣

南京寶峯明瑄禪師吳江范氏子素業木工因海舟建塔院失斧傷足痛甚索酒舟曰范作頭傷足猶可假若斫去頭有千石酒與作頭喫能喫否師有省即求爲僧舟與披剃曰今日汝頭落也師曰頭雖落好喫酒人不落也乃充火頭一日負薪舟見曰將剌棘作麼師曰是柴舟呵呵大笑師惘然舟曰是柴將去燒却師疑曰和尚畢竟有什麼道理故爾問我是夕刻意參究不覺被火燎眉面如刀割以鏡炤之忽然大悟呈偈曰負薪和尚喚爲棘火焰燒眉面皮急祖師妙旨鏡中明一鑑令人玄要得舟便打師奪拄杖曰這條六尺竿幾年不用今日又要重拈舟大笑師又呈偈曰棒頭著處血痕斑笑裏藏刀仔細看若非英靈眞漢子死人喫棒舞喃喃舟曰即此偈語可紹吾宗乃付偈曰臨濟兒孫是獅子一吼千山百獸死今朝汝具爪牙威也須藏竄深山止從此名聞遐邇學徒川赴逝於成化八年臘月九日塔建東明寺左

君峯通禪師法嗣

邵武府君峯淸祥上座呈大闡偈曰法性空無礙平等觀自在截斷兩頭機是名超三界

天寧宣禪師法嗣

杭州徑山天才英禪師嘗曰默堂和尚平地上湧起波濤虛空裏敲出木楔中人毒氣回來剛道親見寶月不知瞎却多少人眼睛啞洎合饒舌

東方裕禪師法嗣

南京碧峯寺天通顯禪師玉芝問碧峯寺裏有如來莫便是和尚否師曰上座還見麼曰縱見得也是金屑落眼師曰者漢死去多少時汝來爲他乞命便歸方丈明日上堂舉古德云打破大唐國覓個不會佛法的也無又曰向南方走了一轉拄杖頭上不曾撥著個會佛法的此二句甚有譊訛試爲酬一語看芝曰前不遘村後不迭店師曰未在再道曰不遇知音者徒勞話歲寒師復問曰汝向南參有何言句試道看芝舉悟道偈曰湖光倚杖三千頃山色開門五六峯觸目本來成現事蒲團今不鍊頑空滿月風光足起居有誰平地別親疎縱令達磨傳心訣問著依然不識渠師曰非非芝曰云何非非師曰子不非非恁

人非非梁皇達磨兩不見機何勞折葦又遣人追古之今之落人圈繢曰如何得不落人圈繢師打一掌曰是落耶是不落耶芝禮拜平日所蘊泮然氷釋師遊南屏宗鏡堂升法座曰此處正好說法芝從傍唱曰說法已竟師便下座顧曰何者是我說法處芝曰劍去久矣師頷之

東峯寧禪師法嗣

杭州天目寶芳進禪師付法偈曰眞性本無性眞法本無法了知無法性何處不通達

南嶽下二十九世

寶峯瑄禪師法嗣

天奇本瑞禪師鍾陵人江氏子二十一歲從荊南無說能披剃即看一歸何處後遍遊叢社遇全首座行次聞呼猪聲全曰阿娘墻裏喚哪哪途路師們會也麼拶破這些關棙子娘娘依舊是婆婆師聞之瞿然一日染病甚劇有暉禪者囑曰病中不可放逸昔大慧杲生背瘡晝夜叫痛有問和尙還有不痛底麼杲曰有曰有在什麼處杲曰痛死人師於此透得娘娘依舊是婆婆一日聞鹿鳴會得日用之中無不是語後往南京過單縣途次恍如夢醒始覺從前所悟一場懡㦬乃參見寶峯峯問甚處來師曰北京峯曰別有去處麼師曰隨方瀟灑峯曰曾到四川否師曰曾到峯曰四川境界與此間如何師曰江山雖異風月一般峯竪拳曰還有這個麼師曰無峯曰因甚却無師曰非我境界峯曰如何是汝境界師曰諸佛不能識誰敢强安名峯曰汝豈不是著空師曰終不向鬼窟裏作活計峯曰西天九十六種外道汝是第一師拂袖便行峯乃付偈曰濟山棒喝如輕觸殺活從茲手眼親聖解凡情俱坐斷曇華猶放一枝新住後示衆一切無餘一切無礙一切無礙一切無餘透得無礙自然無餘透得無餘自然無礙會麼嬌花若繡紅千朶曲水如羅碧一灣示衆人人鼻孔撩天何用拈花對衆箇箇眼睛突出休尋向上玄機臨濟妄立三玄洞山强分五位識破溈山水牯方知僧璨無罪舉拂曰三陽開泰戶一氣轉鴻鈞示衆㊂大衆會麼若然不會更聽一偈寬兮宇宙誠然小窄也絲毫實不

存空劫那邊如須却莫來這裏强言論復拈拄杖曰曾作夜行驚惡虎幾囘同上碧蘿峯

吉庵祚禪師法嗣

嘉興府天寧法舟道濟禪師本郡張氏子依東禪昇爲比丘後謁吉庵偶行廊廡間聞磬響契悟尋趨方丈庵望見笑曰子着賊也師曰賊已收下庵曰贓在甚處師提坐具曰狼籍狼籍庵曰還掠虛漢狼籍箇甚麼師一喝歸衆庵尋而印之嘉靖初出世金陵僧問如何是安隱境師曰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鷺洲曰如何是安隱家風師曰石虎山前鬬泥牛水底眠曰不會師曰用會作麼未幾歸天寧示衆舉梁武帝問達磨曰如何是聖諦第一義磨曰廓然無聖帝曰對朕者誰磨曰不識帝不領悟師頌曰廓然無聖絕機輪打破重關百萬門雨過落花紅滿地行人猶自不知春示衆精嚴寺裏撞鐘府譙樓上擂鼓同時顯大神通穿透千門萬戶大衆聞麼若道不聞爭奈鐘鼓分明人人有耳若道聞將什麼聞即今鼓絕鐘消聞的事作麼生速道速道卓拄杖曰黃金自有黃金價終不和沙賣與人僧問如何是道師曰滿口道不出僧復問師曰一番提起一番新問達磨未來時如何師曰古鏡分明含萬象曰來後如何師曰萬象分明古鏡中曰用來作麼師曰若不來埋沒古鏡問佛佛授手祖祖相傳未審傳箇甚麼師曰蘇盧蘇盧悉利悉利溪上坐次僧問如何是隨波逐浪句師曰兩岸春風香不斷一溪流水落花新曰爭奈學人不會師曰蜻蜓飛尚緩蛺蝶舞偏忙曰和尚將境示人師震威一喝僧禮拜師曰未在更道僧無語師曰啄得血流無用處不如緘口過殘春有士對奕問曰如何下手方妙師曰向黑白未分時下一著看士作下子勢師曰妙手妙手陸五臺問畫前元有易否師曰若無庖犧氏將甚麼畫曰畫後如何師曰元無一畫曰現有六十四卦何得言無師曰莫著文字曰請師離文字發一爻看師召臺臺應諾師曰這一爻從何處起師示一少年偈曰學道還須年少身每因年少誤青春若言年少堪憑仗荒塚應無年少人梵僧來師假榻與坐三鼓見三神人峩冠緋衣而入師

怪問之皆曰吾伽藍神也師入深禪定故來謁耳遂不見秋寢疾革或請說偈師曰此皆文飾耳無事此也以手搖曳而逝年七十四坐五十二夏

碧峯顯禪師法嗣

湖州天池玉芝庵月泉法聚禪師嘉禾富氏子幼肄儒業長得度於海鹽資聖寺喜作韻語忽自謂曰出家當爲生死嗜此奚益遂誓志參學後聞禪者舉僧問大顛如何是見性顛曰見卽是性躍然一笑結廬於澉湖悟空山參碧峯問如何不落人圈繢峯與一掌師卽大悟徙居天池玉芝精舍嘗與名紳談儒釋大同之旨聞者欣快上堂迅速年光若流水盡道三十六旬今夜止爭如山僧有個陳年曆日直是無頭無尾雖然黑爛紙灰爭奈諸人本命元辰盡在裏許驀然拈出繩牀角頭打亂過天星紀誰管他角亢危婁氏房箕尾切忌顛拈倒舉如何是顛拈倒舉老者不減年幼者非得歲中生人不屬猴子生人不屬鼠上堂棒喝交馳機如掣電猶是祖師門下尋常茶飯忽若移星換斗露影藏形苟非親見古人用處往往分疎不下遂舉趙州訪二庵主因緣師曰此話商量者不少每向竪拳處卜度異同殊不知機輪轉處擒縱臨時變通無滯方堪八面受敵使或據險一隅不免得隴失蜀得失且置只如趙州拂袖便行與禮拜處是同是別試聽一偈鋪席經過祇一般爭知死貨活人拈東行賣貴西行賤勘破方知不値錢上堂舉金剛經曰一切諸佛及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皆從此經出既是佛從經出則經非佛說畢竟喚什麼作此經現前大衆又作麼生受持良久擊拂子曰口說如啞耳聽若聾鷺鷥夜宿寒汀月飛入蘆花不見蹤陸五臺問東土一千七百善知識卽今向什麼處去師指樹上鳴蟬曰這裏也有一個曰聲響便是麼師曰喚作聲響卽蹉過去也嘉靖癸亥五月示寂葬於本山壽七十有二

金臺覺禪師法嗣

杭州徑山萬松慧林禪師仁和沈氏子因入京師宿通堂聞僧誦丹霞上堂語大徹后參金臺陳所解遂得法焉晚住徑山一日書偈曰七十六年萍踪何倚

本無去來應緣而已蛻然而逝

天目進禪師法嗣

野翁曉禪師無趣來參師令看一歸何處話後趣有省師付以偈曰非法非非法非性非非性非心非非心付汝心法竟

壽堂松禪師法嗣

建寧府斗峯古音淨琴禪師建陽蔡氏子參萬法歸一公案後經南陽雞鳴河中途有省謁壽堂于巫山寺遂承印可有醍醐集行於世

南嶽下三十世

天奇瑞禪師法嗣

隨州關子嶺龍泉寺無聞明聰禪師邵武光澤奚氏子依隱庵初出家參大通智勝佛四句偈數載偶聞馬嘶豁然大悟參天奇纔入門值奇外出師曰一出一入是同是別奇曰同別且置凡出入者是阿誰師良久奇怒罵而出夜歸問知客曰今日我罵這僧在否曰在奇曳杖到寮師禮拜奇便打師曰適來某甲草草觸忤和尚奇曰老僧今日被上座勘破復問在世忘世是如何師曰了物非物奇曰在念忘念是如何師曰於心無心奇曰心物俱忘是如何師曰華山高峽太行峩奇曰教壞人家男女者惟汝一人乃付以偈曰破情情破破還情絕跡無私竊內精知是個中今不惜盡籯分付與仁行師後住關子嶺龍泉寺為開山第一世僧問如何是本來面目師曰石香亭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喪却了也問今朝四月八天下叢林皆慶如來降誕未審如來何處降生師於几上畫圓相示之示疾告眾曰因心不了又遊山吳越山川路渺茫拄杖一條擔日月龍泉寺裏話偏長以拄杖擲地趺坐而逝全身塔於寺右

淨庵素禪師法嗣

襄西大覺圓禪師儀貌豐碩音聲如鐘因僧入室次師曰外道問佛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良久外道便悟既不涉有無良久亦是閑名正恁麼時外道悟箇什麼僧擬答師急掩其口曰止止猶要掛齒在僧有省師曰可謂東土衲僧不如西天外道僧呈偈曰自笑當年畫模則幾番紅了幾番黑如今謝主老還

鄉邢管平生得未得師大喜之一日無病而終壽七十三坐五十三夏

天寧濟禪師法嗣

嘉興府胥山雲谷法會禪師嘉善懷氏子參法舟於天寧舟令參念佛是誰話一日受食碗忽墮地有省尋閱宗鏡錄大悟僧問如何是祖師意師曰有水皆含月無山不帶雲曰莫更有奇特否師曰不得將龜作鼈

嘉興府精嚴寺冬谿方澤禪師嘉善任氏子聞法舟舉龍潭參天王語至何處不指示心要有省解制秉拂佛法雖徧一切世間而未嘗有絲毫逗漏作麼生結雖未嘗有絲毫逗漏亦未嘗有絲毫囊藏作麼生解故知百丈大師曲引初學爲此方便之辭其實不能結不能解也設有箇孟八郎漢出來道我能向百丈大師結不得處一結結斷直使天下衲僧忘前失後求出無門亦能向百丈大師解不得處一解解開直使天下衲僧七狠八籍鼠身無地却甚奇特諸上座彼既丈夫我能不爾乃擊拂子曰咔

野翁曉禪師法嗣

嘉興府敬畏庵無趣如空禪師本郡施氏子志慕祖道適野翁寓東塔師往謁每呈見解盡被掃闢一日翁謂師曰達磨西來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唯在直下體取你若信得及可放下萬緣參箇一歸何處師猛參三載聞鷄鳴有省遂蒙印可付衣鉢焉剃染後衆請居敬畏庵示衆搜窮三際元無我逼塞虛空更有誰祖佛相傳無法付拈花微笑只因渠召大衆曰世尊拈花則不問且道迦葉作麼生笑衆無對師曰苦哉佛陀耶示衆鴻蒙未判天地未分先有一物時人呼爲正法眼藏亦名涅槃妙心今在諸人六根門頭顯現四威儀內昭彰拈起拂子曰見麼若見通箇消息其或未然不得不疑示衆衆纔集師良久喝一喝曰禍出私門便歸方丈示衆夏末秋新即佛即心秋新夏末即心即佛擲下拄杖曰會麼不知寒暑催人老除夜聞爆竹聲師問衆曰是什麼曰爆竹聲師曰破了也衆有省同居士湖邊步月一僧至師曰明月與清風水天同一色人人在箇中祇是出不得僧曰

打草驚蛇作什麼師曰汝又作麼生曰看脚下師呵呵大笑曰將謂胡鬚赤更有赤鬚胡師問講主經前一句遍塞虛空經後一句充滿大地包括一句函蓋乾坤正恁麼時法師向什麼處下口主無對師良久曰善來法師杭城回示衆予在湖山境中作箇佛法且是平直切當簡易明白渴欲歸來舉示大衆及乎今日相見忘卻了也遂竪起拂子曰記得麼萬曆己卯冬謂門人性沖曰來歲中秋五六之間吾欲行子宜來次年八月六日沖以前命至師示微恙說偈而逝偈曰生來死去空華死去生來一夢皮囊付與丙丁公白骨斷橋隨衆呵呵明月清風吟弄塔於本庵

石門海禪師法嗣

隨州七尖峯大休宗隆禪師青州益都賈氏子在成都北寺爲典座挑水忽地擔壁有省謁無盡於乾明寺遂蒙印莂住後垂三關語示學者曰吹毛寶劍被石人持去掛在萬仞峯頭四壁無路如何取得有一如意珠被木人擎來拋向大海波中不假舟航如何覓得盡大地是個火坑燒却了也惟有一莖眉毛在未審何人見得示寂偈曰三際握來爲拄杖十方原是舊袈裟泥牛石虎知消息踏破虛空便到家端坐而逝

斗峯琴禪師法嗣

建寧府斗峯天眞道覺禪師本郡張氏子看一歸何處話有省作偈曰一手拍兮一手鼓無位眞人出格舞口中唱出無腔歌三千諸佛同一母呈古音卽蒙印記

五燈嚴統卷第二十三

五燈嚴統卷第二十四

臨濟宗

南嶽下三十一世

龍泉聰禪師法嗣

北京笑巖月心德寶禪師金臺吳氏子世族錦衣母於晴晝忽聞巨雷震地而誕既冠不甘處俗二十二

巖禮廣慧大寂祝髮受具。首謁古拙大川後上關子嶺謁無聞。學從前見處皆印可之。忽碓房杵聲。卽舉以驗師。隨答之。聞曰。汝之所得正矣。翌旦入室。條問上座許多絡索向甚處去。師擬對。聞笑曰。鷂子已過新羅國。遂問曰。十聖三賢已全聖智。如何道不明斯旨。聞厲聲曰。十聖三賢爾已知。如何是斯旨。速道。師下語不契。一日洗菜。忽一莖菜墮水。逐水圜轉。捉不著。師有省。喜躍攜籃而歸。聞見問曰。是甚麼。師曰。一籃菜。曰。何不別道一句。師曰。請和尚別問。來晚侍立次。聞舉靈雲見桃花話詰師。師隨問而答。問曰。祇如玄沙不肯。意作麼生。師曰。賊入空房。聞曰。這則公案不得草會。師隨聲便喝。拂袖而出。參大覺。逾年返覲。値圍爐次。聞問。人人有箇本來父母。子之父母今在何處。師曰。一火焚之。曰。恁麼則子無父母耶。師曰。有則有。只是佛眼覷不見。曰。子還見麼。師曰。某亦不見。曰。子何不見。師曰。若見則非眞父母。曰。善哉。師呈偈曰。本來眞父母。歷劫不曾離。起坐承他力。寒溫亦共知。相逢不相見。相見不相識。爲問今何在。分明學似師。聞曰。如是如是。住後。上堂。拈拄杖曰。有麼有麼。時有僧作禮。師劈脊打曰。多口作麼。曰。某甲一言也未。何爲多口。師復打曰。再犯不容。上堂。趣庭路濕堦苔滑。行道藤牽山徑迷。禪者多詢眞祖意。夜來攜履獨歸西。拈拄杖指曰。看看祖師又越山門來也。喚行童郎便與我逐出。且道。正欲覓祖師。祖師既至。爲什麼却逐出。良久曰。是汝諸人分上著這等閒家具不得。上堂。舉雲門道佛法太煞有。祇是舌頭短。覺範道佛法大有。只是牙痛。師曰。山僧這裏牙且幸不痛。舌頭頗相稱。只是無甚佛法可說。上堂。當門一隻箭。來者看方便。擬進問。如何穿過髑髏面。僧問。如何是和尚昔年獲益事。師以拂子倒懸視僧曰。會麼。曰。某甲已識得和尚做處也。師曰。汝道荊州黃四娘禮佛求個甚麼。僧無對。師打出。問。如何是曹溪家風。師曰。滔滔底。曰。如何是臨濟家風。師曰。劉玄德種圃。曰。如何是雲門家風。師曰。大禹觀河。曰。如何是曹洞家風。師曰。柳巷花街公子醉。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柳影橫塘魚上樹。槐陰罩地馬登枝。曰。與麼則形影兩分。

曲直自顯去也師曰未嘗飽食廬陵米徒把蒲團認作天問如何是佛師曰黧奴白牯曰如何是祖師曰黧奴白牯笑哈哈曰如何是本來神通師曰鷄解司晨犬解吠問某心中久有一惑特來乞師決破師曰汝惑縮可莫教惑著老僧曰和尚心如虛空焉能惑得師曰汝喫飯也未曰某適來居士家得齋師曰怪道一陣生臟氣問大死底人却活時如何師曰與伊一盞茶喫問久聞和尚大人相乞請隨喜師縮頸作蹲勢僧罔措問如何是道人境界師曰泥牛吸盡西江水木馬嘶迴北塞風問至理簡徑處乞師一言師曰罕遇其人居士問佛道玄奧弟子擬欲進入未知有分否師曰人皆爲堯舜曰如何契入師曰我欲仁斯仁至矣曰一切時中云何履踐師曰進則過之退則不及曰不進不退可適中否師曰易開終始口難保歲寒心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春風無面目花柳滿皇都曰已悟者則不問未悟者還有分也無師曰曲不藏直問達磨來東土所傳何事師曰熊耳塔前風蕭搔少林崖畔月朦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

曰烈焰鑪中飛彩鳳曰如何是和尚宗旨師曰白鷺下田千點雪黃鸝上樹一枝花因水桶底置佛像師見問衆曰既是佛爲甚麼却在桶底坐一僧曰佛身充滿法界師曰佛身既充滿法界爲什麼被小桶盛却僧無對次日有三人請師代語方學前話師急徵曰佛在桶底坐且止忽然桶底脫時又作麼生三人豁然省旨上堂舉金剛經爲人輕賤話師曰萬法本空一心無住不持不失罪福何寓昨夜釋迦老子與波旬眉毛廝結帝釋天主共閻羅王鼻孔相御更有一夥不識好惡漢務要佛魔兩分天獄另處却被阿修羅怒發把伊密密打入黑山鬼窟裏直教伊盡未來劫依舊業識忙忙無本可據於戲人有近憂必無遠慮上堂夜來好大風底砌舞殘紅悉達無巴鼻爲人話苦空示衆舉玄沙天龍同入山見虎龍曰面前是虎沙曰是汝雪竇曰要與人天爲師面前端的是虎師曰於今這裏虎也無面前端的是箇什麼若辨得出許你與人天爲師示衆舉乾峯舉一不得舉二話師曰拾得酒酣寒山醉倒相扶相攙和泥臥草天

明攜手出松門直至如今無處討僧問如何是西來的的意師曰不是苦辛人不知師初至熊耳山禮祖塔寺僧叱曰汝憨拜空塔奚為師從容以手指塔問曰此是空塔乎曰然師曰祖師聻曰攜履西逝已久矣師曰蒼天蒼天一僧聞風鈴有省喜躍曰某甲今日識破觀音老漢了也即入室求證纔禮拜師劈脊與一棒曰速將你識破底觀音出來看僧以手作搖鈴勢口作鈴聲師直打出方丈問一念不生三際永斷時如何師曰遠山青峽屼近水響丁東問古人云打破鏡來相見旣打破鏡擬向什麼處相見師曰慚惶殺人問一言道盡更不容言時如何師曰武陵溪畔杜鵑語十里桃花血染紅問一切衆生畢竟成佛未審成佛後如何師曰山自高兮水自流師素性寡言遯寓不一萬曆丁丑結庵京都西城柳巷越四載跏趺而化塔於城西小西門語錄有南北二集又輯沙彌成範一冊垂世

大川洪禪師法嗣

代州五臺龍樹庵寶印禪師一日晨起見霜有省作偈曰日出東山月沉西嶂昨日今朝曾無兩樣

楚峯和尚居秘魔崖十餘載枯淡晏如一日聞火爆聲大悟說偈曰眼睛突出死柴頭赫赫神光炤四洲觸處分明人不委幾回春去又逢秋

玉堂和尚僧問如何是道師曰脚下底曰如何履踐師曰直去不迷

敬畏空禪師法嗣

蘇州車溪無幻性冲禪師秀水張氏子參無趣誨以教外別傳之旨參究有契遂剃染結庵徑山集無趣語錄旣畢返覲趣問子一向在什麼處師曰徑山趣曰做得甚麼事師曰某甲買得一段田收得原本契書請和尚僉押即將集本呈上趣接看曰這箇是我底汝底聻師曰和尚莫攙奪行市趣擲下集本師趨出已而呈偈趣莞爾曰非語言文字也是汝作底麼師曰某甲鼓粥飯氣若謂有所得辜負和尚不少趣點首住後示衆云孤峯頂上濶步大千十字街頭知音少遇不禮維摩詰不尊傅大士良久曰舉頭天外看誰是箇中人示衆毗藍園裏曾呈醜古佛堂前又

露形不是月光三昧力何年洗得你身淸大衆且道釋迦老子今日誕生未審此時落地也未一僧出曰落地了也師曰你見什麼人說僧無語師曰杓卜聽虛聲示衆三界唯心萬法唯識卓拄杖曰昨宵時雨滴空堦一片綠苔俱打濕示衆良久曰世界如許開濶爲甚麼在老僧手裏便歸方丈示衆禁烟時節陳寒食荒塚野田人啼泣死髑髏上活眼開鬼神茶飯都打失首陽山堪隱逸時人莫謂春無力一夜東風鼓少林落花滿地成狼籍示衆擧起拂子曰未明這些子俱是妄卜度既明這些子亦是妄卜度一僧出問未明時卜度某甲不疑既明後爲甚麼也是卜度師曰豈不見道不得春風花不開及至花開又吹落僧問如何是西來密傳心印師呵呵大笑僧罔措復問傳箇什麼師打曰開門漁笛近明月在滄洲問淸虛之理畢竟無身時如何師曰道者合如是曰向上更有事也無師曰雪隱鷺鷥柳藏鸚鵡問臘月三十日到來時如何師曰家無索債人問和尚百年後向甚麼處去師曰千株松下角彎彎百草頭邊亂踍跳

師燒火次僧問如何是自性天眞佛師曰與我搬取一束柴僧搬柴復問師曰這奴子好惡也不知便打問達磨未來時如何師曰家家觀世音曰來後如何師曰旄頭星出現問如何是最上一乘師曰藤穿蔑縛曰意旨如何師曰三十年後師問僧何處來曰盧山師曰古人道不向盧山尋落處象王鼻孔漫遼天如何是盧山落處曰擧卽不難傍觀者哂師曰不然你且擧看曰和尙尊重萬福師曰我還疑著你曰不消師休去萬曆辛亥冬示疾囑後事畢端坐而寂闍維奉紺骨塔于徑山臘三十壽七十二

南嶽下三十二世

笑巖寶禪師法嗣

常州龍池禹門幻有正傳禪師溧陽呂氏子十九歲荊溪顯親寺祝髮嘗燃頂發願曰若不見性明心誓不將身倒席一夕聞燈花爆聲有省參笑巖方具述所以巖忽趯出隻鞋曰向這裏道一句看師茫然通夕不寐明晨猶佇立簷下巖見喚師師回顧巖翹足作修羅障日月勢師豁然一日巖持拄杖入堂曰我

者杖要與人有要底麼首座曰某甲要嚴曰汝要作麼座曰要他鏟斷天下人舌根嚴以杖架肩曰榔𣚹橫擔不顧人直入千峯萬峯去師躍然下禪牀曰若果如是須分付某甲可也往前迎取嚴微笑曰汝當久久執持一番須可打草去也已而辭去嚴書正宗付爲仍贈一笠曰以此覆之無露圭角師初住龍池次遷五臺秘魔次北京普炤晚歸龍池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屋北鹿獨宿曰不會師曰溪西鷄齊啼問如何是佛祖奇特事師曰蝦蟆捕大蟲曰恁麼則不爲奇特也師曰猫兒捉老鼠僧禮拜起師振威一喝曰和尚爲什麼放某甲不過師急索曰老僧有事你且去問如何是佛師曰千峰雪色炤人寒曰如何是法師曰春水平江匝匝波曰如何是僧師曰皈依似木人曰學人不會師曰爭怪得老僧有客舉僧問雲門如何是諸佛出身處門曰東山水上行如何會師曰無孔笛沒人解吹曰學人試問和尚得否師曰得曰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師曰西河火裏坐上堂一切法不有一切法不無若能如是會木上打葫蘆上堂山漉漉水漉漉四天王昨夜忽被無明逐算盤子打過了八萬四千九百九十零九遍衆兄弟爲什麼累我廚下火頭直到如今睡不足下座曰參上堂也大奇也大奇地轉天迴斗柄移山門昨夜與燈籠鬬苕箒糞箕俱失儀急努力莫思議地獄天宮總皺眉直得一身冷汗出翻轉話頭都不知喝一喝上堂無上法王有大陀羅尼門名爲圓覺驀豎起拂子曰汝等會得這個麼鷂子已飛雲外去癡人猶向月邊尋久立珍重上堂舉文殊三處度夏話師曰文殊當時太殺神通迦葉奈何局於智短若作迦葉應把黃面老子先須擯却何也不見道來說是非者便是是非人上堂豎起拂子曰老僧今日借取這拂子一時說法直得三世諸佛立地聽汝等現前俱信得及麼倘信不及止止不須說我法妙難思珍重題香爐偈曰有耳聞聲一似聾無容餘物動乎中灰心未必常如此贏得清烟便不同師與士大夫遊嘗舉東坡點琴操語曰門前冷落車馬稀老大嫁作商人婦琴操何所感便削髮爲尼耶士大夫多不契又慮學者見落

斷常著書三篇曰駁語曰性住釋曰物不遷題旨刻行於世萬曆甲寅春仲示寂塔建本山與一源禪師同塔

代州東臺瑞峯和尚壽昌參問某甲於古德機緣數則有疑乞師指示師曰請道昌曰臨濟道佛法無多子畢竟是個甚麼師曰向道無多子又是個甚麼昌曰玄沙謂靈雲敢保老兄未徹在何處是他未徹處師曰大是玄沙未徹昌曰趙州勘破婆子勘破在甚麼處師曰却是婆子勘破趙州昌乞頌師曰知是般事便休昌作禮而退

高陽靈谷曇芝禪師參笑巖問古人云打破鏡來相見既打破鏡擬向甚麼處相見巖曰慚愧殺人師有省舞躍而出

南嶽下三十三世

龍池傳禪師法嗣

寧波府天童密雲圓悟禪師宜興蔣氏子生而凝穆長事耕穫見堆柴突露面前有省二十九歲安置家室依龍池祝髮喜兀坐二六時中看得心境兩立與古人天地同根萬物一體話未能契合因請益池池曰汝若到這田地便乃放身倒臥師益昏惑一日過銅棺山豁然大悟時池遷燕都師往省覲池問汝離老僧三年有新會處麼師曰一人有慶萬民樂業池曰汝又作麼生師曰某甲特來覲和尚池曰念子遠來放汝三十棒師便出一日侍次池問忽有人問汝如何抵對師豎拳池曰老僧不曉得者箇是什麼意思師曰莫道和尚不曉得三世諸佛也不曉得池曰汝又作麼生師便喝池曰三喝四喝後如何師卽連喝而退池曰宛有古人之作師復喝又一日池陞座舉拂問曰諸方還有這個麼師震威一喝池曰好一喝師連喝兩喝歸位池顧師曰再喝一喝看師卽出法堂池歸方丈師隨入曰適來觸忤和尚池乃鳴鼓上堂授師衣拂復命入室囑累扶持佛法師呈偈曰若據某甲扶佛法任他○○○○○○都來總與三十棒莫道分明爲賞罰未幾池示寂師依塔三載萬曆丁巳衆請繼席開法次住通玄金粟黃檗育王天童凡六鉅刹宗風大振上堂禪不在參道不在悟直下

抵疑觝

了然超佛越祖纔拈拄杖曰卽今莫有超佛越祖者麼卓拄杖曰正好朝打三千暮打八百擲拄杖曰爲什麼如此撫掌曰這裏放過則不可上堂本來無物可評論未悟之人妄見分忽若迸開頂𩑰眼大地山河一口吞上堂今朝正是四月八釋梵王宮生悉達祇爲時人不知因年年枉遭惡水潑衆中若有知因者出來爲這老漢雪屈良久曰若無雲門大師來也拽拄杖下座打散上堂有問有答正是業識茫茫無問無答亦是無本可據直饒聞恁麼道撩起便行未免落在山僧圈繢裏且不涉化門一句如何通信卓拄杖曰擧頭天外看誰是我般人上堂樹彫葉落明明脫體全彰雲散天空杲杲日輪當午正恁麼時霜風劈面來諸人還覺寒毛卓豎也無若也覺得如龍得水似虎靠山日用頭頭全體露折旋俯仰没遮攔喝一喝上堂人人盡道今日生誰謂老僧今日死但了死生個一時莫問世間花甲子上堂六月初一正炎熱人人通體汗流出忽然一陣涼風來個個仍前乾暴暴且道乾暴暴底是汗流出底是汗流出底是則不應有乾暴暴底時節乾暴暴底是則不應有汗流出底時節恐悞賺諸人老僧不敢道破也須各各自悟討個分曉始得僧問如何是金粟境師曰四野桑田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金粟山頭望曰人境已蒙師指示擊鼓陞堂事若何師曰瞻之仰之問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師曰眼花作麼曰如何是清淨本然師曰腦後見腮問如何是本來面目師以手摸嘴曰會麼曰不會乞師指示師打曰天晴不肯走須待雨淋頭問大事未明如喪考妣意旨如何師曰汝是無主孤魂曰爲甚大事已明亦如喪考妣師曰唯我獨尊問如何是五眼圓明師曰老僧止兩隻問如何是三寶師曰一頓胡餅兩頓粥曰不問者三飽師曰老僧日日奉持問雲門餅趙州茶和尙這裏有甚麼師曰一頓大拳頭問清水洗塵水歸何處師曰茅厠裏曰某甲不會師曰問取淨頭去問如何是暗中明師曰東村黃老夜摩肩曰如何是明中暗師曰南海波斯蠹洗面曰明暗相去幾何師曰分身兩處看問除却棒喝請師分明指示師以手指僧曰指

示汝僧無語師便打問一口氣不來時如何師曰眼閉脚直問月明星稀密雲藏在何處師直打出問殺生是大戒爲什麼南泉斬猫歸宗斬蛇師曰汝寔恁麼問那曰是師曰汝當懺悔去問長大無衣是什麼人師曰不識醜陋漢居士問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師曰汝且喚狗子來士禮拜師與一踏曰這畜生問如何是不動尊師曰此去徑山五百里問乞師指箇修行路師曰我從來不會修行曰更冀慈悲師曰一事無成兩鬢絲上堂新年新月新日新時長老又披新法衣提起衣曰這箇是衣如何是法放下衣曰九九八十一百百張七趙八孟春猶寒不得露骨喝一喝上堂子規啼血滿花枝口口聲聲祇叫歸不耐時人猶不省年年三月又來啼大衆還委麼自是不歸歸便得五湖烟景有誰爭卓拄杖一下上堂太白山中盡有柴一株不許衆人搬老僧不是多護惜爲要諸人徹骨寒雖然如是只如道三界無安猶如火宅諸人又向甚麼處迴避若也迴避得可以高超三界獨步大方其或未然各各照顧眉鬚始得上堂今朝五月五日知事頭首乞老僧陞座應個時節老僧無計可處何以雄黃燒酒固也不可要且無個銅錢買糯穀思量到計窮力極忽然得個富不有餘貧無不足眞可謂是平等法門正可以與世移風易俗遂竪起兩拳曰只將這兩個大餕子供養大衆一任橫咬竪咬忽然咬著自家底直得人人飽足免得窮廝煎餓廝炒爲甚如此到底終輸自家寶上堂未到天童不妨疑著已到天童瓦解氷消何故瀏不見道聞名不如見面面既見矣諸人分中成得個甚麼邊事一竅在眼空花亂墜崇禎辛巳國戚田公爲皇貴妃齎紫衣入山請師演法復得敕旨住金陵大報恩寺師以衰邁遜謝明年春拂衣上通玄秋七月三日示微疾七日午時奄然坐化流光夜炤四山變白壽七十有七迎全身歸塔於天童幻智庵右隴

常州磬山天隱圓修禪師本郡閔氏子依龍池剃染參父母未生前話偶展楞嚴見佛咄阿難此非汝心處有所證入後閱古今因緣一一透露至僧問乾峯十方薄伽梵話未免疑滯力參兩載忽聞驢鳴大徹

偈曰忽聞驢子叫驚起當人笑萬別與千差非聲非色闇遂抵燕京覲池一日侍次問歷歷孤明時如何池曰待汝到這田地與汝道師便喝池曰汝還起緣心麼師拂袖而出又一日因事池穿褊衫舉椅子曰汝上座待我拜你爲師師含笑退呈偈曰木人提唱笑呵呵更著衣衫誰識他昨日觀來是男子今朝還作老婆婆池曰甚愜老僧意暨池順世師乃結茆磬山閱歷寒暑方成叢席僧問如何是臨濟旨師曰怒雷掩耳曰如何是潙仰旨師曰光含秋月曰如何是法眼旨師曰千山獨露曰如何是曹洞旨師曰萬派朝源曰如何是雲門旨師曰乾坤坐斷問既是師子兒爲什麼被文殊騎師曰理能伏人問如何是句到意不到師曰言言見諦步步迷踪曰如何是意到句不到師曰只在舌尖頭盡力吐不出曰如何是意句俱到師曰有時獨倚庭欄上閒看梅開三五枝曰如何是意句俱不到師曰落花流水去空負浪遊人問如何是出格句師曰獨脚蟹示衆舉古人道幽鳥語如簧柳垂金線長煙收山谷靜風送杏花香永日灡然坐澄心萬慮忘欲言言不及林下好商量師曰既言之不及又商量個什麼若道有商量古人恁麼道若道無商量古人恁麼道諸人且作麼生良久曰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示衆今朝四月半農家秧好看堪笑嬾禪和一事無可斷開了兩片皮只是粥飯邏道眼不能明閻羅要打算示衆磬山阿裏有兩個小老虎昨日老僧被他截住却在三家村裏躲過你等出出入入切須仔細隄顧左右曰且喜不露爪牙便歸方丈示衆舉玄沙三種病人話師曰玄沙老宿可謂善說未能善接雲門大師如此接人也只接得無三種病底漢果寔有三種病人來又如何接若到磬山門下來也不難何故如患盲者來高聲向他道個瞎若患聾者來劈脊便棒若患啞者來便以拂子打圓相示之今日還有三種病底麼良久曰如無老僧今日失利崇禎乙亥秋季報恩示寂塔建磬山

湖州淨名庵抱樸大蓮禪師杭之臨安駱氏子幼失怙恃出家於青山妙嚴院後寓雙徑結制從尿桶邊囫地大徹作偈曰自幼失親娘遍覓於他鄉驀然一

相見便不再商量遂參龍池進方丈以坐具打圓相展具三拜收具一拂便出住後僧問如何是殺人刀師曰垂簾關乳燕曰如何是活人劍師曰穴紙出癡蠅問香嚴上樹意旨如何師高聲叫曰一個人跌死了曰是則是只是大驚小怪師曰人命不是小事崇禎二年秋示微疾衆請末後句師曰我有日用相應頌在趺坐而逝頌曰◑並行黑白却同年(牛)芳草茸茸到處眠○一時秋空雲翳盡●夜深何處是家園

南嶽下三十四世

天童悟禪師法嗣

溈山五峯如學禪師陝西人律身嚴謹遇事精勤一夕與天童話次童翹伸脚曰你作麽生師以脚踢之童笑曰未在未在師曰和尚道看童倒臥師曰也只是困童曰你又與麽去也師禮拜一日辭行童握拂曰喚作拂子則觸不喚作拂子則背不得拈起不得放下不得下語不得無語不得錯舉若不錯舉即分付汝師連跳兩跳曰不要不要童曰猶是亂叫亂跳更試舉看師轉身曰某甲去也童乃付

蘇州鄧尉山漢月法藏禪師梁谿蘇氏子十九圓頂於德慶庵二十九歲讀高峯語錄有疑歷十餘秋聞折竹聲忽然大徹天啓甲子春天童悟唱道金粟師往參焉一日童上堂舉僧問古德云朗月當空時如何德曰猶是堦下漢僧曰請師接上堦德曰月落後相見童乃顧師曰且道月落後又如何相見師便出法堂冬開爐命居衆首童上堂舉起拄杖曰學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鄉下拄杖曰落二去也且一又如何舉便下座師掣拄杖便行童歸方丈師以拄杖呈曰此是打盡天下人底拄杖今日還却和尚童接得便打曰先打汝一箇起師曰幸得還和尚杓柄童曰猶嫌少在又打數下師作禮而出住後上堂把斷要津不通凡聖你纔出頭來早與三十棒趂出去矣老僧一向開極目朝雲漢不得已指點桑麻行看山水你若恁麽會又錯過了也喝一喝曰何不箇便會取久立珍重上堂攀躋不住忽然翻打破吾宗向上關剩得一雙窮相手始知無法付人間上堂有一人平地上行船如飛箭有一人輕波上去脚似

騰雲會得者今日天晴昨日雨下不會者昨日雨下今日天晴盡情透過還有一人不肯驀拈拄杖曰會麼良久曰黃金栁栗白玉琊玕遂擲下上堂山僧十五六年前也曾見神見鬼如今年深月久總忘却也但得輕衣一片飽食三飡童子揶揄禪人問道讚之或喜罵之或怒而已若道曹山有尊貴旨訣切莫聽他這樣說話上堂數萬先須學一二五恰成一十數歲歷三千始成實諸仁者且道萬出于千千起于百百始于十十始于一只這一從空不得從有不得畢竟從那裏起良久曰剝到頂時培碩果雷從復處震天機喝一喝上堂秋山清秋桂老秋風高夜莫掃放下破蒲團秋湖向人好昔日晦堂問黃山谷云還聞木樨花香麼谷云聞堂云吾無隱乎爾喝一喝曰恁麼答話惹人情見不少老僧昨宵大睡一覺外牀倒裏牀倒枕子是藤白席是草乃顧視左右下座上堂如何是西來的的意稽首和南齊著地如何是向上一門那箇爲官不戴君還有受用也無春風花亂鏡

提壺恁麼則通身尊貴去也沙水螃蜞橫是蟹此四句一句是佛一句是祖一句是老僧一句是大衆若人緇素得出許汝一生參學事畢何故瀟盡道洞庭如篛笠春風亂插滿頭花上堂心無起處原無事念轉非情運六通雙足不知誰是主看山踏遍白雲中且道如何是脚下事以拂子擊香几曰紅葉投空錦清泉擲地金小參云斬釘截鐵梵天濺血不待三尺龍泉只用飄空一葉急急孟冬正是十月節小參云古意不可得蕭然四座僧詹牙無燕雀赤日印空庭良久曰不可得意則不問曰印空庭事若何乃曰苔文鏤石古草篆帶蘼青問如何是安隱境師曰石幢倒卓門前水樹骨橫撐殿後山曰如何是安隱家風師曰黑袈裟下雲承座白栁標邊風逼人曰如何是安隱禪師曰坐到月來香未過臥教日出粥方粘曰如何是安隱事師曰鐘聲過後催廚板經韻銷時接夜香曰無眼耳鼻舌身意意旨如何師曰牀下龍眠雲半夜石邊烏宿露初更問未雨以前時如何師曰涷草帶殘雪寒花夾野雲曰正雨時如何師曰陰

陰烟霧裏落落數家村曰忽然傾倒時如何師曰大江初漲白孤嶼不停雲曰雨收雲散又作麼生師曰芒鞋攜短杖隨意過橋東師室中嘗舉竹篦子話勘驗學者稍或擬議便痛打出崇禎乙亥七月示疾侍者問如何是身後事師曰牀頭老鼠偷殘藥壁上孤燈照舊衣者復問師舉手曰放下幔子著遂酣睡至中夜索浴更衣而逝塔建本山

破山海明禪師蜀之蹇氏子弱冠得度從慧法主聽講楞嚴咨疑不決即出蜀住破頭山鞭逼三載忽于經行之際見一平世界不覺墮落巖下損足至夜半翻身劇痛有省叫曰屈屈一居士曰師腳痛耶師劈面一掌曰非公境界尋參博山復參雲門後參天童童問那裏來師曰雲門曰幾時起身師曰東山紅日出童曰東山紅日出與汝什麼相干師曰老老大大猶有這箇語話童曰我既如此你許多絡索又從那裏來師震威一喝便出次日同僧進方丈童命坐裏首師曰昨日走得今日走不得也童曰作賊人心虛師曰是賊識賊童頷之久之命作西堂入室次童問內不放出外不放入政恁麼時以何爲界師曰竿頭絲線從君弄不犯清波意自殊便出崇禎己巳出世禾之東塔後返蜀中僧問如何是一六開天師曰竹密山齋冷曰如何是二五成性師曰荷開水殿香問達磨西來爲甚隻履西去師曰長安雖樂不是久居問萬法從心生萬法從心滅不生不滅心在什麼處師曰謝三娘不識四字僧禮拜師曰斷汝當面懺悔問如何是當機句師曰東塔廟前上堂爆竹一聲蒼天兩字草木昆蟲全彰意氣柳眼拖不價之金梅梢吐不瑕之玉龍兒鳳子齊歌舜德堯仁癩狗泥猪同和祖風佛日導羣情而越死超生普萬有而豐衣足食當恁麼時還有不威而嚴無爲而化者麼良久曰東風吹出林間去惹得遊蜂嚷舊新喝一喝送法衣至上堂大庾嶺頭提不起雞足山前成滯貨衲僧今日獲一披如雲普覆華王座大衆記取三十年後切忌不可動著何也動著則禍生上堂天上月正圓人間道月半撞著閻羅王便把飯錢算咄休打算且待山僧細細與你從頭判天上月正圓陝府鐵牛頭角

攢人間道月半嘉州大像皮毛換撞著閻羅王大蟲被犬傷便把飯錢算兩箇五百是一貫不管三七念一二五一十挨排算到臘月三十日祇算得一半設或完全直待驢年卓拄杖一下上堂金鋤剷盡千峯雪露出天涯星月孤炤得世間人廓徹都來依樣畫葫蘆大衆未審還有依樣畫得者麼有則不妨好手手中呈好手紅心心裏射紅心其或未然且待山僧自畫去也以拄杖打圓相擲地曰層落落影團團千古萬古與人看上堂山僧連日傷風佛法沒處啓口檀越强逼陞座只好略揚家醜驀拈拄杖卓曰釋迦老子過十恒河沙等佛土來山僧拄杖頭上口喃喃地露趙露目了也汝等諸人還聽得麼顧視左右曰且道釋迦老子露個甚麼趙目蹔落梅濺石青丸碎臥柳臨波翠帶長喝一喝上堂卓拄杖曰大衆聞麼木上座爲汝諸人轉根本法輪去也塵說刹說熾然說無間歇復擲下曰頻呼小玉原無事只要檀郎認得聲問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爲什麼惟佛與祖乃能知之師曰知音不必頻頻舉八兩原來是半

◆提疑呈

斤問破山堂內有僧否師拈拄杖曰向前來與汝道曰執杖者是誰師驀頭一棒僧無語師連棒打出

杭州府徑山費隱通容禪師閩之福淸何氏子十四依鎭東慧山祝髮首參壽昌提無字話發奮身心遽忘寢食忽一日覺身世俱空話頭脫落目前虛逼逼地問昌曰今日看破和尚家風了也昌曰汝有什麼見處師便喝次參雲門又參博山往返至再不能了手天啓壬戌聞天童寓吼山師冒雨往謁問覿面相提事若何童便打師曰錯童又打師盡力一喝童復打師復喝至第七打伎倆知見泮然氷釋後上天台省覲童問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凉汝作麼會師曰水向石邊流出冷風從花裏過來香曰離了此又作麼生師曰放和尚三十棒曰除却棒又作麼生師便喝曰喝後蹔師曰更要重說偈言童休去既而童主金粟命職西堂明年隨赴黃檗童陞座以源流衣拂付焉開堂日僧問昔從黃檗去今向黃檗來作麼生道箇無來去底事師曰頭頂天脚踏地曰黃檗消息更何如師便喝曰砂盆雖破家風猶在師曰與闍黎

無干問打著昔年舊痛處於今猶恨棒頭輕請師末後一頓師打曰舊瘡瘢上著艾曰恁麼則徹骨徹髓去也師曰如何是徹底意僧一喝師曰喝後聻曰時淸休唱太平歌師曰祇引一半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打教髑髏穿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掀翻坐具地曰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曰一弁收下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曰一任跨跳問古人道猶如爭鬬快龍舟一麼贏來方始休祇如未得贏時和尙作麼相爲師曰休將櫓棹施曰看來舊閣閒田地何事攙攞錯用功師曰天地寬濶曰正値端陽時節好大家共唱採蓮歌師曰不易道將來上堂全身擔荷赤體提持要是夙有器骨英靈漢子於尋常日用活卓卓地不將奇特言句貼於額頭玄妙理致蘊於底裏專用格外鉗鎚獨奮宗門牙爪生擒猛虎活捉獰龍縱有言超佛祖行過舍那入此閫域未免橫身拶出其餘之輩觀心作念著意思惟塵寂光生而有神穎妙慧自作去就畢竟搆他語脈不上要有者等丁卓始可剔行教外單傳直指主持棒喝全行正令而

與從上瞎驢蹄角相肖且正當恁麼時回機就位一句作麼生道本來不借修因得那管心明與法通上堂句要分明意須不錯不錯分明灑灑落落隨處降雨騰雲不比禿箒墮在壁角所以垂鉤四海只釣獰龍格外玄機爲尋知巳獰龍旣釣也則蝦蟆蚯蚓不在所言知巳若遇也則門外漢子徒勞捉摸且道金粟會裏以何爲知巳滴水能興萬丈波到來猶欠那一杓上堂艮久曰聲前一句子欲要大家知便下座上堂天寒人寒大家在這裏風和陽和彼此行物外有佛處不得住沒孔鐵鎚恐虫蛀無佛處急走過枯木岩前蹉路多恁麼則不去也驀地翻身尋本據摘楊花摘楊花誰憶趙州老作家然則金粟今朝解制還是去的是不去的是把住兩頭咸踢脫等閒舉步廓周沙上堂驀竪拂子曰這一段事亘古亘今人人本具個個圓成會也草披春色不會月瀉秋淸弗用求眞息見那許管帶忘形五湖四海同風日社舞村歌樂太平上堂爐鞴重開鉗鎚再握格外推敲超方烹琢活捉鐵額銅頭生擒超宗異目當機難於吐氣

退後如何摸索任他深如滄海亦要掀翻更有高似青天也須打落還有諸人進退處麼所以道若也舉唱宗門中事使得三乘膽戰十地魂驚直饒等覺地菩薩見性如同羅月只如釋迦老子即今在什麼處喚來者裏扇爐添炭喝一喝曰爲什麼點却不到卓拄杖下座小參舉雪峯示衆曰南山有一條鼈鼻蛇汝等諸人切須好看蛇無頭不行長慶曰今日堂中大有人喪身失命張開蛇口雲門以拄杖攛向面前作怕勢露出蛇斑僧舉似玄沙沙曰須是我稜兄始得與蛇揩癢雖然如是我却不與麼僧曰和尚作麼生沙曰用南山作麼跳出蛇窠當時雪峯會裏者一羣蛇今日被山僧挑向拄杖頭上要教他生也得要教他死也得要教他不生亦得要教他不死亦得所謂把住則四方無路放行則草叢裏輥現前兄弟還有與古人出氣者麼有則出來爲蛇畫足無則出僧放者一羣蛇咬殺汝諸人去也以拄杖一時打退上堂今日徑山啓期底意與諸方常例不同蓋者裏天空海濶山高水長如鵬摶萬里扶搖自在朝陽峯下祥光滿目燕坐當軒八面玲瓏鉢盂峯頂香積如堆更有大人擁護其間頭頭彰實所一一顯眞機心目所知手足所到無非是格外乾坤古佛家風從緣薦得匝地優曇就體消停橫生荊棘所以學道人貴乎緣境會心從心了境心境一如方名解脫始信古人謂通玄峯頂不是人間心外無法滿目青山忽然灑落時又作麼生山月如銀牽老叟閒行不覺到峯西卓拄杖一下上堂舉臨濟祖師云若第一句中薦得堪與佛祖爲師若第二句中薦得堪與人天爲師若第三句薦得自救不了師曰徑山者裏則不然若向第三句薦得則石筍抽條若向第二句薦得則種麻得豆若向第一句薦得則漆桶不快笑看臨濟强分節目將刀割水無事望江亭上立山河無限箇中圓喝一喝上堂今日冬至慶無不利衲僧門下多增意氣日增少許長梅將鋪梵字不是東魯書亦非西祖意律筒灰裏煖些兒靈焰融通三昧地且道者一氣從何處發來參天童悟和尚三週忌拈香曰一二三三二一鐵馬嘶空沒踪跡憶得當年騰踏時一回飲

水一回噎雖然如是心不負人面無慚色師自黃檗蓮峯法通暨至金粟天童超果福嚴及今徑山萬壽鉗鎚衲子寒暑弗懈每見諸方言行有乖法門者不避怨憎直筆救正著書十二卷題曰別集與語錄並行於世

嘉興府金粟石車通乘禪師金華朱氏子二十六歲依天眞爲僧雲門稟具閱六祖不思善公案有省不憚間關遍參知識後謁天童於金粟童問那裏來師曰雲門童曰幾時起身師打圓相童曰莫亂統師曰千里同風今日特來親領痛棒童曰既千里同風又來作麼師翹左足童曰未在師翹右足童曰錯也師曰風吹別調中童休去入室次童問世尊拈花迦葉微笑意作麼生師曰白日穿針童連棒打退師豁然懷香禮謝童復擧手曰我手何似佛手師拂袖便出呈偈曰我手何似佛手赤脚蓬頭便走直得透上玄關管取合著狗口童肯之命爲都監一日領衆作務童曰我在龍池爲都監做在人前師曰虛名要他作麼童曰如何是汝實處師劈面一掌童連棒打曰我終日與你獦狚大有因緣師喝曰好事不如無童大罵趂出先出世於杭之隆慶次繼席金粟上堂諸佛出世爲一大事因緣達磨西來指人見性成佛金粟不諳老婆禪祇要諸人棒下見血若也恁麼會得觸處逢渠纖塵不立垂手人間和光化物忽然觸處逢渠且道渠是阿誰毫釐有差天地懸隔喝一喝上堂千言萬語不如不說今朝四月八爲何不說驀拈拄杖卓一卓曰珊瑚枕上兩行泪半是思君半恨君上堂道絕功勳建功失宜虛玄不昧了了常知飢來喫飯寒只添衣雖然如是十箇有五雙到這裏望崖而退殊不知正是諸人全體受用底境界擊拂子曰會麼百般美味非珍饌一味粗羹飽卽休上堂少室眞機人天普育直指父母未生面目大衆有眼曰見有耳曰聞且作麼生是父母未生面目良久曰墻外鳥啼聲已碎盡在搖頭不語中喝一喝上堂不寒不熱火柴頭撥動些兒爆地流從此一番親煅煉縱橫無碍任悠悠若也見得不須畫地爲牢其或未然燒却眉毛有幾莖晚參云把斷乾坤迴無一物直饒悟去

猶落廉纖還有證明底麼出來相見僧問棒喝交參意旨如何師曰虛明歷歷復曰會麼曰不會師曰不會聽取一偈棒喝交參體證十方不容擬議石火生光以拄杖打散僧問未出母胎度人已畢黃面瞿曇又出來作甚麼師曰打草驚蛇曰座中亦有江南客休向人前唱鷓鴣師打曰漆桶不快問如何是禪師曰撥水不成連曰如何是道師曰直透到長安曰禪道相去多少師曰往來不異曰向上宗乘事若何師曰六六三十六問有不得無不得畢竟是個甚麼師曰破草鞋曰不値半文錢師曰誰教你問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師曰掬水月在手弄花香滿衣曰猶是萬法歸一畢竟一歸何處師便打問火宅門外布三車未審金粟堂上車在何處師打曰這裏薦取曰清清物外虛空體卽是如來堅固心師曰面赤不如語直崇禎戊寅春示疾僧問此後向甚處與和尚相見師曰遍界不曾藏僧作禮曰恁麼則向這裏與和尚相見去也師曰且莫錯認泊然而逝世壽四十六停龕兩載闍維塔於本山之左

韶州寶華朝宗通忍禪師常州陳氏子弱冠出家謁天童於金粟茫無所入遍禮諸方未機復回童問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汝作麼生會師曰通身慶快徹骨清涼呈偈曰翰林學士渾身濕兵部尚書徹骨寒晤對不須頻叫屈一人有慶萬民安童肯之後隨童赴育王請寺碑有刻大千禪師垂語云山中猛虎以肉為命何故不食其子被童逼拶坐臥不安經兩旦驀然除去鯁胸之物趨見童下語曰惟人自肯乃方親童曰亦未在師笑曰和尚只做得大千兒孫便出巳而聞童自答曰自肉食不盡方省悟未在之旨翌日童上堂師問直下知歸則不問如何是大用現前一句童擬拈棒師指曰這老漢伎倆不忘一釣便上拂袖而出住後上堂見徹非眼眼見則瞎聞洞非耳耳聞則聾瞎却眼聾却耳南泉刀下斬猫兒趙州庭前生栢子端的得一回汗出胸襟流出還與巖頭豈學玄沙封張白紙繁興大用觀體全眞千聖共傳無底鉢鎮州蘿蔔重三斤東舍織機底連宵不歇西隣種菜底整日不停天上雲行似白駒過隙樹頭風

過如烏鴉噪庭歷歷根塵脫落堂堂覿見分明只是諸人到這裏十箇有五雙換却耳朶[illegible]睛因甚如此只爲頭頭忒現成蘤拈拄杖卓一卓曰還知落處麼復卓一卓問如何是寂然不動師曰七縱八橫曰如何是感而遂通師曰推門落臼問山中猛虎以肉爲命何故不食其子師曰從門入者不是家珍問如何是大事已明如喪考妣師曰單單只得我曰威音那畔事如何師曰祇這是問向上事如何下手師便掌僧擬議師踢曰脚也下得問雪裏埋人時如何師曰出頭天外看問如何是同生師曰大家在這裏曰如何是同死師曰君向瀟湘我向秦曰未在更道師曰不是知音者徒勞話歲寒問世尊初生已解指天指地後來覩明星又悟箇甚麼師曰貧兒思舊債問狗子佛性趙州因甚道無師曰一字入公門九牛拔不出居士問如何是百姓日用而不知師曰上大人丘乙巳士不覺失笑師乃大笑曰元來是你家常茶飯士無語又居士閱語錄至斂手哭蒼天處笑問曰他當時爲甚麼哭師曰你今爲甚麼笑曰弟子解他這一哭不得師曰你今還解得你這一笑麼曰我笑他這一哭師曰他正哭你這一笑師問僧那裡人曰蘇州人師踢椅曰是甚麼僧無語師曰虎丘山也不識乃叱曰去

常州龍池萬如通微禪師嘉興張氏子出家興善後參天童有僧問童曰如何是佛法的的大意童曰近前來僧近前童便打僧曰上根大器直下承當中下人來如何童曰老僧從來未曾眼花僧罔措師聞之豁然遂回嘉興住靜未幾省覲入門便喝童曰胡喝亂喝師禮拜童打曰再喝喝看師曰蒼天蒼天茶畢禮出童喚曰萬如我直下疑汝這兩喝道道看師曰欹欹與和尚道便行一日侍次童問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汝作麼生會師曰嚴霜初降徹骨皆寒童曰亂道師拂袖出呈頌曰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遍體寒毛豎將身衲被藏鼻息鼾鼾一覺省從來越國是南鄉童覽竟休去崇禎十三年冬開法如如院次移曹山後補龍池上堂前三三後三三箇中消息許誰諳春風處處花成錦秋水澄澄月一灣喚作眞

如不壞法此人曾未踏鄉關喚作無常生死法管教累劫受餘殃敢問諸人畢竟如何即是以拂子打圓相曰生佛未形消息在不知幾個肯擔當遂擲下拂子上堂一九二九林林竹木赤條條仲冬季冬疊疊雲山呈面目所以道望州亭與汝相見了烏石嶺與汝相見了僧堂前與汝相見了可謂徹底婆心如何是佛麻三斤如何是佛殿裏底如何是佛新婦騎驢阿家牽忒殺現成通方之士自然物物歸元迷性之流便見頭頭逐妄山僧到這裏總與截斷使諸人各各歸家穩坐拈拄杖卓一卓召大衆曰雖然說得十分眞不若一番親見面僧問吹毛用了急須磨如何是吹毛劍師曰炤顧性命曰靈光一點異萬古炤人間師曰血流也不知問超凡越聖須識自己如何是自己師曰問我即不得曰某甲爲甚不識師曰恰好僧喝師便打問今朝四衆皆雲集師將何法利天人師曰雨下地上濕曰謝師指示師曰炤顧袈裟角問語默涉離微如何通不犯師曰黃河九曲水出崑崙曰恁麼則縱橫妙用去也師曰未信汝在曰爭奈我何師呵呵大笑問一念不生全體現一念若生全體在什麼處師曰俱見汝問話僧禮拜師曰擬議思量隔萬山問拈起毫端風雨快這回不做探花郎如何是狀元消息師曰頭上花冠色正鮮曰可謂出頭須是英靈漢敵勝還他獅子兒師曰切莫詐明頭僧喝師便打

湖州府道場木陳道忞禪師潮州林氏子匡廬薙染依悟和尚座下掌記室暨悟順世乃繼席後住道場僧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曰玲瓏巖寺舊傳燈曰磨後如何師曰法堂佛殿長相對曰此去漢陽不遠潔師曰罕逢穿耳客多見刻舟人曰黃鶴樓前鸚鵡洲又作麼生師曰姹女已歸霄漢去獃郎猶自火邊蹲僧禮拜曰謝師指示師打曰打破鏡來好相見問如何是學人水牯牛師打曰這畜生僧無語師復打曰吽問不進不退是甚麼道理師曰立地死漢問如何是本來面目師連摑曰好不識羞問眼光落地時向什麼處安身立命師曰七星板上僧禮拜師曰添著一場愁問如何是天童境師曰二十里松關行欲盡

靑山捧出梵王宮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閒移拄杖
松根立笑問客從何處來曰向上宗乘事若何師曰
看脚下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師曰你喫粥也未僧
擬議師曰諸佛過去久矣上堂世尊初生草本不勞
拈出一手指天一手指地賣弄小孩兒周行七步脚
跟未點地在目顧四方望空啓告天上天下惟我獨
尊囚供死欵雲門一棒打殺貪他香餌著他鈎天童
恁麼判斷雖則相席打令猶是大嚼對屠門然既慶
讃因齋何妨借花獻佛乃召大衆曰世尊初生拈向
一邊祇如雲門一棒且道打得他殺打他不殺若打
得他殺西天東土瓦解氷消豈有今朝與麼事若打
他不殺山僧不免更下毒手去也拽拄杖下座打散
上堂釋迦老子道作是思惟時十方佛皆現古德道
纔入思惟便成剩法且道名字既同因甚麼有利有
害紅粉易粧端正女無錢難做好兒郎立秋秉謝雨
上堂三伏火雲中金風動寥泬香芬十里荷衣搗千
家月歷歷淸秋令明明朱夏節夏秋曷以分智者善
甄別大衆這裏合下得什麼語與此時相應去莫是

月色水鋪地鴈聲秋滿天麼算來猶隔半月程莫是
秋風吹渭水落葉滿長安麼眼前未有恁麼事畢竟
如何道得恰好山僧這裏有一道依時及節不傷物
義鑄古鎔金通上徹下底靈驗眞言只是諸人不得
作佛法會不得作世法會但能至心聽受要會天地
同根萬物一體有什麼難乃合掌曰易見龍王大易
見龍王甘露連注龍王毗踈其梨那龍王會麼山中
無六月一雨便成秋示衆云有一人三頭八臂有一
人無背無面同到天童門下且道安下那箇即是一
晚入堂大卧日適來欄中不見了牛普請諸人把火
上山尋牛去衆愕然一僧纔出師便低頭歸方丈嘗
舉居一切時不起妄念話頌曰草鞋踏遍江南雪歸
看廬山石上雲却笑閒身猶未老尋梅幾度出松門
寧波府雪竇石奇通雲禪師住靈鷲上堂僧問如何
是靈鷲境師曰秀峯齊插耳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
覿面案山橫曰如何是目前事師打曰腦後薦取乃
曰一二三四五六七逗到今朝是人日春風驀面忽
相逢撲破鼻頭撞破額靈鷲寺裏今日有齋大衆開

單展鉢拈匙放筯則且置秖如應時及節一句作麼生道拈拄杖曰泥牛起舞春悠悠不風流處也風流上堂春山疊亂青春水漾虛碧寥寥天地間獨立望何極古德恁麼說話大似在孤峯頂上等箇人來且道他要等箇什麼人以拄杖擊香几曰還委悉麼定光金地遙招手智者江陵暗點頭上堂昨日火雲燒空今朝陰生巖谷天道何似不嘗人身隨著反覆或時夾背汗流或時乾燥暴暴分明不隔纖毫直下好箇消息且道是何消息良久曰無事此靜坐一日似兩日移雪竇上堂當陽一著獨露無遮八面玲瓏十方軒豁明眼作證豈敢蓋藏直得瓊樓玉殿百草頭上全彰千丈報身瓦礫堆邊頓現塵塵爾剎剎爾突出無位眞人發明現成公案直饒三世諸佛歷代老古錐到來個個退身有分正當恁麼時如何水歸大海波濤靜雲到蒼梧氣象閑

嘉興府古南牧雲通門禪師常熟張氏子二十歲禮興福洞聞爲師初參博山次參天童童問即今事作麼生師擬議童便打師禮拜童向背上築一拳曰汝若作打會入地獄如箭射自是發憤咨參終成凝滯後上天童過萬松關偈曰古路松陰二十里長過時誰覺骨清涼童曰何不道過時誰不骨清涼師於言下頓去所滯作活眼泉偈正當思索偶右手於左臂一觸豁然契悟住古南日僧問昔日臨濟初住院云我欲於此建立黃檗宗旨未審如何是黃檗宗旨師打曰一棒血淋淋曰今日或有問和尚如何是天童宗旨又作麼生師又打曰再犯不容僧禮拜師復打曰恩大難酬師曰也秖道得一半問如何是學人安身立命處師曰摸取脚跟問如何是黑豆未生芽師曰黑豆澀僧無語師曰黑豆也未見說甚生芽問不生不滅是如何師曰好人不肯做定要屎裏臥問天不能蓋地不能載時如何師曰放下坐具看曰恁麼則天上天下惟我獨尊師曰未到你在曰彼既丈夫我亦爾因甚未到學人師曰只恐不是玉僧便禮拜曰何須腦後用鉗鎚師休去上堂竺土大仙心東西密相付釋迦老子說法四十九年三百餘會不說心便說性達磨大師從南天竺國來震旦亦說直指人

心見性成佛及乎逗到老神光安心又道覓心了不可得且道誵訛在甚處安心且置年荒米貴禪和子聚頭一百二百十字街頭石敢當不知我先佛法門陰翊王度冷地不甘昨夜奏上四天王宮各各忿然大怒差了飛行夜叉向四天下尋覓凡是禪和子俱要一時索取眼睛驀拈拄杖卓曰正恁麼時還有避得者麼若知回避不得不妨因禍致福若也眼瞎瞘地復卓拄杖曰謹白參玄人光陰莫虛度天童山掃塔上堂太白峯頭千差坐斷淸關橋下一派常流雖爲列祖道場固是先師重扶家業山僧昔預此會法乳親嘗今日重來墓木拱矣可勝悽愴雖然須知恁麼中不恁麼砂盆未破堂搆依然幸我堂頭法兄寅夕不倦流慈於此方廣座上劈開面門放出先師形相與諸人描邈直得鉢盂峯點頭玲瓏岩起舞正恁麼時敲唱雙行主賓互換且如何道得恰好底句良久曰妙舞會須誇徧拍三臺須是大家催

蘇州報恩寺浮石通賢禪師平湖李氏子十九離俗歷扣眞寂雲門慒無入路廼偕同志上鷲窠山掛搭適閱傳燈至屍在這裏人向什處去有省述偈曰一池蛙鼓夜喧喧歷歷明明道口邊通報五湖林下客從今不必更加參後謁天童童問薰風自南來汝作麼生會師無對連呈數偈童俱曰未在一日入室曰某甲會也童曰如何是汝會處師曰鷂子過新羅復呈偈曰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我今看破處也只是尋常童曰不是不是師曰和尙自不是禮拜而出住後上堂當陽顯露更不囊藏就體知歸和聲揭示黃鶴樓中吹玉笛不墮宮商江城五月落梅花豈同春色到恁麼地可謂知歸若到靑蓮門下一點也用不著且道用個甚麼拈拄杖曰拄杖踍跳上三十三天築著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若能恁麼滴水與波滔天作用便是撒手懸崖洞明大法底漢已過關者聞恁麼擧撩起便行未過關者聞恁麼擧且聽新靑蓮爲汝道破良久曰橫按鏌鎁全正令太平寰宇斬癡頑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花園攏燕曰見後如何師曰茅屋疎籬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風過樹頭搖問如何是獨露無私一句

師曰。玉欄杆上石獅子。問久秘法音。請師一震。師曰。分明聽取。曰恁麼則喧天震地去也。師曰。未是知音者。問如何是一。師曰。賊。曰某甲爲何是賊。師曰。還要抱贓叫屈。問家親作崇是如何。師曰。祇要個護身符子。曰如何是護身符子。師曰。但恁麼舉。問如何是第一義。師曰。戲論。曰如何是某甲戲論處。師曰。但有言說。都無實義。僧禮拜。師便喝。問如何是東塔境。師曰。殿後一溪水。門前角里街。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搖的擺的擺。僧擬議。師曰。還我人境處來。僧無語。師便打。問某甲有百問。請師一句答。師曰。放汝三十棒。曰過在什麼處。師曰。不識痛癢漢。問某甲昨日一問。今日請師答。師曰。不答。曰因甚不答。師曰。字經三寫。烏焉成馬。

寧波府天童林野通奇禪師。台州蔡氏子。十八披緇。即南遊研窮教典。久之掩關當湖。忽接天童參禪偈曰。一念未生前。試看底模樣。疑情猛發。一日失足墮樓。有悟入處。遂破關參天童於冥門之清涼庵。隨童住育王。童上堂。舉世尊初生下地。便解指天指地。汝等諸人猶向老僧擬討甚麼碗。拽拄杖下座打散。師自此全身脫落。一日將破碗入庫取油。童見曰。你爲甚打破常住碗。師曰。不是某打破底。童曰。爲什麼在汝手裏。師曰。城門失火。殃及池魚。童曰。賠了碗去。師便展手。童休去。崇禎癸未住通玄。次居棲眞。後遷天童。上堂。皇恩廣庇。萬象光新。大地羣情。均蒙澤及。各適其適。各安其安。所謂一人端拱無爲。萬物咸賴得所。且林下道人將何報答。驀豎拂子曰。只將這柄無麼拂。祝讚吾皇萬萬春。上堂。舉丹霞訪忠國師。値睡次。乃問侍者。和尚在否。者曰。在即在。祇是不見客。霞曰。太深遠生。者曰。莫道上座。佛眼也覷不見。霞曰。龍生龍子。鳳生鳳兒。國師睡起。者舉似師。打二十棒趁出。丹霞聞曰。不謬爲南陽國師。師曰。侍者瞠眼寐語。累他國師寢食不安。丹霞雖解就地埋人。殊不顧傍人看破。還有知他侍者喫棒丹霞喫驚底麼。試道看。復頌曰。端居丈室獨安眠。不憶春花落檻前。可恨遊蜂胡亂弄。至今趕向草堤邊。僧擬禮拜。師曰。莫妄想。僧擬開口。師又曰。莫妄想。僧拂袖轉身。師曰。與麼好

笑問禮拜的可是某甲否師曰汝問那個僧進語師一推曰莫妄想僧禮拜師問僧崑崙曰祇如毗嵐風一起盡大地吹爲微塵崑崙在什麽處僧擬議師便打出

磬山脩禪師法嗣

鎭江府夾山林臯本豫禪師初參雲門次參博山博曰未入金籠貯誰家野雀兒師曰鶴有九臯翀碧漢馬無千里謾追風博曰運斤非郢未免傷痕師曰祇如諸方竪拂揚眉又得甚麽邊事博曰片雲橫海岳樵子盡思歸師曰怪來岩下虎特地暗驚人便出參磬山入室次山曰我疑汝不會廓侍者與華嚴相會因緣師曰不但和尚疑某甲盡大地人疑某甲山曰盡大地人疑汝則可莫使老僧疑你師曰恁麽則某甲罪過山曰只如興化與旻德賓主四喝化曰適纔若是別人三十棒一棒也較不得何故爲他會一喝不作一喝用那裏是他會一喝不作一喝用處師曰放某甲別通個消息山曰不要下語師遂頌曰主賓相逢縱奪作家喝下從雲見活蛇棒頭突出通無犯豈作親承解撒砂山然之後開法石湫過報恩謝法山將如意付曰此是老僧四十年用不盡底將去揩磨不得有忘師秉如意入堂曰者个是堂上老人爲豫上座作用不盡底公案敢問有同相證用者麽良久擊板頭一下便出開山次握枯藤謂侍者曰此是曹家女者曰却少謝家郎在師曰但得有女何愁無郎者曰雖然也要完全始得師拈藤度與者擬接師擲下笑曰却不相當誕日上堂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一體秋光遍界生秋風從地起拈起拄杖曰山僧今日生也遂放下曰逢人切莫錯舉晚參云不透祖師關休來到夾山一步一吃攧千難與萬難這箇且止作麽是行脚事參示衆云我這裏參禪大似與汝等荔枝吃去了殼喫了肉須還老僧核來始得且道殼作麽生去肉作麽生喫核作麽生還得老僧一僧纔出禮拜師便歸方丈僧問如何是大法源底師竪拂子曰會麽曰忽有人道和尚猶未徹在又作麽生師曰汝不是這等人曰和尚因甚麽良爲賤師曰從來得恁麽慣僧禮拜僧辭問或有人問某甲竹林

佛法如何抵對師曰一日惟擔兩度土曰恁麼則某甲竟往也師直打出復示偈曰竹林寺裏無佛法一日惟擔兩度土分付諸方禪學人輕輕莫到夾山路

湖州報恩玉林通琇禪師蓉城楊氏子澄江請磬山不赴師破關來見叉手曰狂兒國土父不容過者個峯頭還是老漢住處麼山曰你且站下脚我與汝道師掀倒香案便出山高聲曰將拄杖來師遙應曰劍去久矣住後上堂有一句子河沙剎土三世諸佛不能說西乾東震歷代祖師不能說天下善知識不能說先師亦未曾說琇上座今日既居此位爲衆分明學似去也良久曰元正啓祚萬象咸亨上堂衆競出問話畢師曰欲釣鯨鯢澄巨浸却嗟蛙步滯泥沙擲拄杖下座上堂有一人佛之一字素不喜聞念佛一聲漱口三日有一人見佛歡喜禮拜讚歎種種供養二人同到報恩來且道留那一個即是有般漢便道功德天黑暗女有智主人二俱不受正好捉來朝打三千暮打八百何故大海若不納百川應倒流僧問和尚昔年見處如何師曰路逢劍客須呈劍曰即今日用事如何師曰不遇詩人莫獻詩問匝地一聲時如何師曰慚惶殺人問德山入門便棒臨濟入門便喝未審過在什麼處師曰咬人屎橛不是好狗問某甲特來禮拜和尚師曰却値和尚不在僧擬議師便喝問如何是定師曰顚顚倒倒曰如何是慧師曰愚愚癡癡曰如何是定慧總持師曰又顚倒又愚癡問如何是臨濟宗師曰耀古騰今曰如何是雲門宗師曰普天匝地曰如何是曹洞宗師曰家風綿密曰如何是潙仰宗師曰父子作家曰如何是法眼宗師曰進前來與汝道曰打破砂盆透底去也師曰與汝三十拄杖

杭州理安箬庵通問禪師吳江俞氏子參磬山看父母未生前話久無入處一日聞風聲驀然慶快呈偈曰千玄萬妙隔重重箇裏無私總不容一種沒絃琴上曲寒崖吹落五更風山曰玄妙即不問汝如何是不隔底句師擬對山便打退入室次山曰不得燒却眉毛師便喝山曰燒却了也師轉身曰看這老漢一場敗闕便出住後示衆僧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

曰藏蒸楚天月唯存漢地星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花落亂流稀村翁坐遲暮曰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曰干戈既息狼烟少誰唱江南折柳辭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曰拍手向君謌笑罷大家齊唱木蘭舟問四衆臨筵乞師垂示師曰雨過青山翠欲流曰與麼則大衆沾恩學人禮謝去也師曰今日好天晴僧喝師曰驢鳴馬嘶作甚麼乃曰既隆釋種須紹門風論審先宗是何標格莫似而今長養無明縱肆習氣隨羣逐隊全不忖思也須自發大勇猛起大精進拋却從前惡知惡解翻來覆去看道畢竟是個什麼道理忽然啐地折爆地斷始信此事不從人得且道不從人得時如何一夜落花雨滿溪流水香示衆堂堂密密密密堂堂覿面不識舉目全彰枯木岩前休蹉過白雲堆裏好風光豎拂曰一夜寒梅滿院香示衆千林霧隱霆雨晦冥雲鎖柴門苔連石几虗堂閴寂冷淡自知一段家風阿誰相委良久豎拂子曰今古長如白練飛一條界破青山色問如何是理安境師曰一團空翠烟雲繞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坐立儼然曰如何是人中意師拈拄杖曰與你二十棒僧遶一匝師曰門外打之遶問大悲千眼阿那箇是正眼師曰急水灘頭下釣絲問冬裘夏葛各自知時不掛寸絲底人如何過活師曰拄杖不在苕帚柄腳與三十問雲門放洞山三頓棒畢竟有喫棒分無喫棒分師呵呵大笑曰雪上加霜師噓一聲曰明眼人前休得錯舉

南嶽隱身岩山茨通際禪師磬山問如何是就理藏鋒師曰梁皇殿上道不識曰如何是就事藏鋒師曰今朝雨落地不乾曰如何是理事俱藏鋒師曰行不出戶坐不當軒曰如何是俱不涉理事藏鋒師曰八角磨盤空裏走

五燈嚴統卷第二十四

五燈嚴統卷第二十五

曹洞宗

青原下

大覺念禪師法嗣

紹興府雲門顯聖寺湛然圓澄禪師。會稽夏氏子。家貧爲郵卒。傳符踰期。懼受辱。走投隱峯執役。後謁妙峯剃落。尤淨頭三載。一日憶乾峰示衆舉一不得舉二話。遂大發明。作頌曰。舉一舉二別端倪。個裏元無是與非。雪曲調高人會少。獨許韶陽和得齊。二老何曾動舌。諸方浪自攢眉。擬議鷂過新羅。刻舟求劍元迷。詣雲棲。棲舉高峯海底泥牛話。師推出傍僧曰。大衆證明。棲頷之。萬曆辛卯。値大覺念至越。師趨呈所見求證。念問。止風圖向青山近。越王城傍滄海遙時如何。師曰。月穿潭底破。波斯不展眉。又問洞上宗旨。師呈偈曰。五位君臣切要知。個中何必待思惟。石女慣弄無針線。木偶能提化外機。井底紅塵騰藹藹。山頭白浪滾飛飛。誕生本是無功用。不覺天然得帝畿。念以爲當家種草。遂印可之。住後上堂。朔風凜凜正隆冬。葉落園林露本容。凋盡繁柯眞實在。何必殷勤問主翁。物理循復。枯必然榮。目下雖然窮徹骨。來年依舊笑春風。上堂。昨夜泥牛耕破月。波斯怒眼恨不徹。石人撫掌笑呵呵。木女傍徨淚成血。且道是何宗旨。良久云。薰風醉倒西湖客。莫把杭州作汴州。到徑山上堂。細切嶺頭雲。薄批潭底月。將取無底碗。滿盤堆垛出。取則不可取。喫則從君喫。大衆莫謂山僧將常住物當人情好。上堂。老僧不識元字脚。强出人前要說法。錯讀曾參作魯參。合堂大衆皆笑殺。者一笑中有妙。若還悟得其中意。點破當頭者一竅。大衆如何是者一竅。良久曰。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僧問。如何是殺人刀。師曰。布鼓當軒誰敢擊。曰如何是活人劍。師曰。雖然後學也堪爲。問如何是圓相。師曰。大燒餅。曰如何是暗機。師曰。凌霄峯。曰如何是義海。師曰。半山亭。曰如何是意語。師曰。啞子呪人。曰如何是默論。師曰。溫伯見孔子。曰如何是回互。師曰。孝子諱爺名。天啓六年臘月。於顯聖寺作付囑語。四日至天

華上堂明智白往九華師曰汝去老僧即今起程復爲衆語至夜分丑時右脇示寂門人奉全身塔于顯聖寺南鉢盂山之陰世壽六十六臘三十八

青原下

雲門澄禪師法嗣

指南明徹禪師金華永康應氏子年二十二禮古卓爲師看萬法歸一話竟無所入向佛前自勵立誓兩斷其指後遍扣名宿漸有入處而終是礙膺聞雲門在梅墅遂往參焉門舉僧問法眼如何是佛眼曰即汝便是倘有問汝作麼生答師曰向他道淸風度廊下門曰未在更道師曰敎某道個甚麼即得門心肯之一日同麥浪侍次門召師曰老僧四大不和汝能療否師曰蒼天蒼天門召浪曰汝能療否浪曰譫語作麼門曰不如者個不識字的後若溪住靜偶至士橋示疾僧問大師得力宗門今日何如師震威一喝而逝

麥浪明懷禪師山陰王氏子幼歲出家長遍遊講肆聞禪宗有奇特處決意咨參後謁雲門遂蒙印可示衆昨日雨今日風非空非色天台來徑山去是聖是凡孟八郎漢撿點得七穿八穴猶是隔靴抓癢其或未然一任鑽龜打瓦

杭州佛日石雨明方禪師嘉善陳氏子二十二歲披剃看南泉三不是公案碍胸痛甚時雲門闡化石佛師往實告門詬曰愚癡漢參禪圖大安樂似這樣苦參他作麼後抵姑蘇閱楞嚴至如汝文殊更有文殊是文殊者不覺微笑同參扭住曰道道師逛抑無對勇猛倍常走謁博山憨山仍歸顯聖因門上堂曰放下著豁然慶快呈偈曰平空一擲絕躋躋轉眼風波徹太虛會得竿頭舒卷意放生原是釣來魚門問如何是一口道不盡底句師曰晨昏禮拜和尚也是尋常事門曰趙州道無意作麼生師曰和尚喜著棋某甲粗知門曰他道有又作麼生師信口頌曰家家有幅遮羞布放下便能當雨露獨怪當年老趙州擲却頭巾頂却褲門印可之住後上堂天寒人寒明星今夜許誰看結制解制草鞋明日難迴避會得者撩起便行不會者再三辭退會不會且置且道碗子落地

爲什麼碟子成七片參上堂坐斷十方山僧自肯密移一步分付諸人還會麼補出蒲團秋月現列開五位炤人難遊鼓山上堂敲空作響擊木無聲喚什麼作聲喚什麼作響還有道理商量麼若有安得有今日事若無安得有今日事且道如何是今日事莫是拈起竪拂要接續晏國師聖箭麼労崱峯高滄海近片帆早已透錢塘莫是語言三昧要起博山遺香麼遊人不坐忘歸石水盡山窮總是愁莫是爲張道人因齋助薦麼昨夜面然親口說鬼王早已自知羞恁麼則不干今日事也雖然要會今日事也不難大家汲鼓山水烹鼓山茶吹鼓山笛唱鼓山歌興鼓山叢林作鼓山佛事只不要打鼓山鼓何故漸恐落在今日故送東山密禪師圓寂上堂風雨發惡滔天漲作師兄靈骨何處摸索休摸索舉出東山水上行從教大地入牛角還有轉得身吐得氣者麼良久曰問取化山和尚去臘八解制上堂舉拂子曰見麼夜半明星何似這箇瞌睡朦朧說悟不悟一喚卽醒天曉不露遍塞虛空向何處去去不去住不住鵂眼龍睛徒勞佇顧滔天白浪紫雲峯爲君脫却娘生褲脫却也未喝一喝司理黃元公問明頭來時如何師曰耶溪不許扁舟宿曰暗頭來時如何師曰此去錢塘尙隔程因裱瑞白和尙像次僧問和尙終日上堂爲什麼貪山和尙口掛壁上師曰恰好曰祇如弟全歸兄一句作麼生道師曰更須歸父曰歸後又如何師曰同時不識祖一日辭衆出山杜首座問曰和尙幾時回師曰初八九日便回初六至寶壽初七上龍門是日示疾晚付託後事屆旦命侍者曰扶老僧起來衆察師有去世意問和尙還有分付也無師曰我無甚麼分付時諸檀護問候師一見合掌微笑遂坐脫窆塔於龍門悟空寺案山巖下世壽五十六臘三十五

紹興府化山三宜明盂禪師仁和丁氏子出家眞寂院參雲門有省一日同佛日入室門踞座問曰如何是一口道不盡底句師曰問取典座復問趙州無字意作麼生師呈偈曰佛性無佛性無秤錘落井不曾浮知得趙州端的意拍手終朝唱鷓鴣遂與佛日同承印記崇禎癸未主顯聖上堂若論第一義花擘了

也向山僧未開口已前薦取。早已落七落八。況在文字語言。白雲萬里。除此二途。君子可入。萬不得已。借路經過。聊塞一時之責。驀豎拳曰。者是老和尚一生用不盡底餕殘盂。上座費買賤賣。不妨奇特。屈指曰。一二三四五。南贍部洲普請。北俱盧洲打鼓。七金山下乾闥婆阿修羅迦樓羅緊身起舞。須彌山頂帝釋天主高聲唱道。汝等佛子。各各本有靈明妙智。與剎等世界等。諸佛等。菩薩羅漢賢聖僧等。衆生等。神通等妙用等。說法等。壽量等。相好等。光明功德等。拂一拂云。者一落索。向什麼處去也。水向石邊流出冷。風從花裏過來香。下座

紹興府東山爾密明復禪師。會稽王氏子。初謁貞白珊於大慈。決志力參。一日舟中聞鑼聲有省。遂棄俗往開元薙髮。後參雲門。呈聞鑼因緣。門曰。汝夙有善根。故得隨觀音入道。命充維那。一日門上堂曰。放下著。師因此全身脫落。作偈曰。夜半霜寒月忽低。行人到此盡遲疑。翻身踏著來時路。默默星輝斗柄垂。門印可之。住後上堂。心生則種種法生。心滅則種種法滅。且道今日事出奇逢。緣成偶作。還是心生法生。心法雙忘。良久曰。紅葉舞空難辨數。白雲迷嶂昧高低。上堂。達磨九載面壁。言滿天下。釋迦四十九年說法。未嘗道著一字。與麼看來。多不在添。少不在減。是以東山數欲踢翻二老窠臼。也不刻華文。也不書梵字。從來是個無文印子。尋常逢逆則譏訶怒罵。遇順則四海春風。現前兄弟舊言個老子面皮少黃黑在。且道今日與麼提持。還是添多。還是減少。倘有兄弟緇素得出。許他具一隻眼。緇素不出。亦許具一隻眼。恁麼批今判古。非特現前甘伏。要且賞罰分明。小參。洞山云。秋初夏末。各各東去西去。直須萬里無寸草處去。有曰。出門便是草。有曰。直饒不出門亦是草。洞山老祖與二尊宿。忘却自家四大五臟。盡力提持。恐人入草。今日東山解制。臘節初臨。春氣未至。正值燒痕滿界。衆兄弟直須向乾茅叢裏信手拈來。寸寸瓊枝。縷縷玉葉。不妨和身臥在荊棘林中。累地輥他十七八輥。起來通身荊棘。非但佛祖難親。饒他舜若多神摸著。則鮮血淋漓。縱使臘月三十。索債盈門。難以近

傍東山如是告報大似出客顚狂自露通身醜惡雖然也不得錯舉崇禎壬午夏示寂塔於顯聖之南山

紹興府香雪庵具足明有禪師會稽楊氏子性純孝常割股療父病二十二歲出家便參念佛是誰謁雲門聞拈提宗教屢有發明後因僧舉北斗南看話疑情頓發一日殿上經行見前山豁然大悟偈曰虛空粉碎無偏正大地平沉孰是親從今了卻相思債石虎泥牛笑轉新門付以偈曰孝爲致道之先孰能於此兩彙時中護念如是諸佛慧命可全出住上虞之香雪僧問久滯不通時如何師曰數珠在手曰音聲未息時如何師曰葶藶子曰六窓未淨時師曰相見了也未幾示寂塔於顯聖之南山

南昌府百丈瑞白明雪禪師桐城楊氏子參雲門門問向來作什麼師曰持毗舍偈門曰四大是假妄心是空阿誰拖你者死屍來師疑甚後聞鐘聲大徹遍謁博山黃檗天童諸尊宿復歸雲門遂承印記上堂秋色漸深滿林紅葉承玉露金風乍起半山冷氣逼人寒徹骨徹髓自家知通天通地何人曉道有也見之不見絲毫道無也用時遍滿法界觸處靈明何須他覓遂豎拂曰會麼烏雞藏玉樹泥牛舞碧波上堂扶桑日出須彌突兀北俱盧洲人無貪欲南閻浮提衣足食足特地報知莫生疑惑且作麼生是不疑底事良久曰靜倚長松忘百慮擡頭祇見帝王家解制示衆月鉤雲餌整當拋湛水澄潭正寂寥有時浪裏吞鉤去收捲絲綸喜氣高大衆且道收綸捲鉤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柳條橫串花籃裏街坊高叫賣新鮮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黑狗白銀蹄曰宗旨已蒙師指示曹溪一滴事若何師曰泥牛翻白浪問三九二十七棒打不出不出門的人如何安養師曰圍爐獨自坐曰九重深密旨已曉迴出紅輪事若何師曰炤天炤地問如何是不思議境界師曰螺螄吞大象問如何是西來大意師曰弁山無剩語問一口氣不來何處安身立命師曰日炤寒光澹曰畢竟如何師曰山色冷如冰問如何是佛師曰秋林葉落曰學人不會師曰遍地殘紅問金鉤玉線將收挽鯨鯢忽現時如何師曰虛空撒下漫天網縱使飛

鰲爭出頭曰拏雲攫霧去也師曰霹靂一聲魂膽碎曰三級浪高魚化龍漁翁空捕夜江水師曰已被柳條穿却崇禎辛巳三月十九日浴手書偈曰來亦無一物去亦無一物若知端的意百丈花稍月擲筆吉祥而逝弟子迎全身塔於弁山龍華寺之北世壽五十八臘三十八

雁田柳湞居士山陰人參雲門問世尊上堂意旨爲復是陞座處爲復是白槌處門應聲一掌士曰分明勾賊破家門曰還要第二頓那後有省呈偈曰是甚麼是甚麼對著家親莫問爺金不換金隨處使從來常遇白牛車門曰且道趙州勘破婆子甚處是勘破處士曰壁外蒜茅屋門曰不是更道士曰雷聲甚大雨點全無門曰不信道

五燈嚴統卷第二十五終

重刊五燈嚴統跋併讚

夫燈不明繼之以光統既混亂嚴之以正偏頗狂狷導之以中惟誕縱庶御之以肅矯僞幻妄示之以眞詭異變詐指之以常高古奇潔處之以平輕霧眇薄挽之以樸斯乃師家鑄人之妙用挽回眞正圓明具足之大道速如反掌仍然亘赫中天奕葉斯承繩繩不忒功覆千秋而不宰源流萬劫以常淸大哉師範嚴若金湯邪外魔侶莫可窺其毫芒轟轟烈烈師道廓如中興臨濟非吾師者誰歟余小子遨遊海外不知吾師擔荷法門之憂其歎何如一日過知浴寮偶閱老人示逃然偈有流通法脉騰今古無限風光令遠思之句徹見師心片片謂逃然曰子知之乎然少頃感悟密囑之意歎然承領可謂見義而爲知恩有地更有甚兵衛者與數信士共樂其事啓板於季春不滿百日其工已竣眞猛於三軍迅如瀑流矣大凡世出世間之事至公至正至明至當者自有默默呵護存焉故一談吐頃卽成莫大之功勳而啓天下萬世之正眼豈小補也哉是書老人懷之有年稽古嚴今的的相承歷歷可據無黨無偏明如杲日炤耀天下禪林一時一刻不可無也禪衲無此如盲者不覩

乎大陽之光。若聾者不聞乎黃鐘之音。況不責已之見聞晦塞。反咎乎光音之烏有者。可乎。丈室無事。偶閱虎關禪師濟北集。有五家辨一篇。論宗旨甚詳。於戲。扶桑三百年前。與老人所脩若合符節。然海外且有至公至正金石之論。況中華文獻之邦。禪統宗綱。詎可混濫乎。自老人嚴正之後。開萬世禪學正眼。爲叢林千秋龜鑑。擴乎師承道統。巍巍蕩蕩。輝輝煌煌。虛空可壞。海水可竭。此書不可磨也。讚曰

拈花別傳　微笑首盟　祖燈燦爛
大道縱橫　至我中華　五葉鼎盛
三千年來　愈振愈更　法久弊生
統亂混正　以愚自用　以賤自慶
邪習成風　相爲比併　聾瞽末學
僞言詐行　逐惡隨邪　佐輔力勁
僭竊祖道　欺賢罔聖　業累三途
萬劫奚屏　堪悲堪憐　可嗟可詠
余愧龍鍾　偷光徹調　誰起頹風
誰行祖令　吾師婆心　嚴厲宗鏡
朗如太虛　揭邪匡正　令彼迷徒
回光自映　枝派分明　人天皈敬
合轍通途　大道坦平　各各還源
物物歸命　無黨無偏　頓除爭競
有據可憑　永息涙孟　見竭行確
名順理性　佛祖爪牙　衲僧欛柄
獨露眞心　法眼圓淨　龜鑑千秋
燈傳靡竟

旹丁酉仲夏念有四日。寓攝州普門福元禪寺。嗣法弟子隆琦。謹跋

五燈嚴統解惑篇

徑山興聖萬壽寺沙門　通容　述

五燈嚴統刻行矣。而洞下有三宜公及遠門輩。各著書刊布。一謂明宗正譌。一謂摘欺說。一謂闢謬說。以共攻同抗。阻抑此書使勿行。約其三人之立意。謂予因仍舊典。以天皇天王兩人歸於青原南嶽派下。遂鼓予改易龍藏。是無君之過。顧此可勝惜其昏且惑也。殊不知予所宗者。有唐兩巨儒丘玄素及符載公爲二大禪師所作之文。以記其出處顚末。可謂金石之書。不刊之典。編於佛祖通載中。且通載一書。久入神京　皇藏。我字函中。普天之下。靡不流通。所以古今皆崇尚其說。用以考據辨文。藉爲定論。始明天王與天皇各屬一宗。而涇渭從此得淸也。三宜公見予因仍舊典。不能深加博考。反謂予改易龍藏。是無君之過。則汝以龍藏中所存佛祖通載。亦不肯尊隆其說。而且東引西援。千言萬語。貶駁二公及古今諸大老公論。叱爲僞。且謬呵爲是邪是欺。不勝橫恣。略無忌憚。如此排訕。非惟不尊龍藏。亦且闢毀　敕旨。則無君之罪。又當何如耶。今不惜齒頰。爲汝分疏其意。蓋三教書史之板。刊藏於內府。以冀其不朽。使後人無能移動。得彌遠弘通。亦且使依從皆有舊製出處。可推詳討論。所以自古三教有頒降之書。如廣弘明集中所載。累朝歷代有無量名目。多賴　帝王以存不遺。所以太常太史東觀延閣。永久常存。正以備國君顧問。近臣便於考對。頒行學宮。流通天下。使遠域近陬。無不見聞。或考文考義。并考事跡。三者若有闕陷。亦任人推詳修補。即其文之繁衍者。何嘗禁人删芟。即其義之未安者。何嘗禁人辨論。乃至見其人與事跡有差謬者。亦何嘗禁人考訂。以故著書立言。行於世間。總不出此數種損益而作經緯。以定裁成。此世出世間內外經史所由來。任人裁製。朝廷功令不嘗禁之大概也。如宋明教嵩禪師上　仁宗皇帝疏云。山中嘗力探大藏。或經或傳。校驗其所謂禪宗者。推正其所謂佛祖者。其所見之書果謬。雖古書必斥之。其所見之書果詳。雖古書必取之。又其所出佛祖年世事迹之差謬者。若傳燈錄之類。皆以衆家傳記

與累代長曆校之修之垂十萬餘言編成其書命曰傳法正宗記可見縱大藏中是經是傳亦有詳略正謬之各別全不曾禁人取斥修之校之而折衷成文於其間也又如國史春秋以前固不必論嗣後有十七史之撰述其間刪纂批評縱橫所見代代有之而呂東萊之詳節為最著即綱鑑一書實繁多莫紀議論錯出末後得朱氏綱目劉氏前編司馬氏資治通鑑其損益始定流播於今坊間不啻數十種顧於秘閣之板曾無以功罪議之者而謂改易大藏乎若竊取其板擅自改易則罪在冒死於不曾禁之功令敷文演義以修其不足補其未逮便謂改易大藏則從上是僧若儒博達高人亦多皆依內典著書立言特加分釋商確涵洄皆坐其罪可乎今將道原所修景德傳燈錄及明教嵩傳法正宗記與大川五燈會元彼此一較則詳略之旨有天壤之異蓋傳燈與正宗記雖入在藏中約二種書總四十卷考其人名如傳燈所載六祖下一千四百三十四人如正宗記所載六祖下一千四百九十六人于幾千人而傳燈只以

簡易之文作世次與傳正宗則僅以節略之筆敘其嗣法及世系而已並不曾將二千餘人昭明擧出表其宗旨分其支派綱領節目浩繁無緒故不能使家喻戶曉雖有其書而實未盛行於世也幸而宋朝景定間有靈隱大川禪師乃宗門博達之士間氣而生覩傳燈錄及正宗記僅歷敘其嗣法世次竟無支派宗旨之分遂將二書所載世次之人各行語錄因見西天祖師讖定南嶽馬祖故錄西天四七東土二三下便將南嶽列之於前而青原編之於後此蓋依西天般若多羅所讖故也況傳燈所錄亦不曾核定青原為昆南嶽為季殊不知青原之前更有十一人之名目在雖則列青原在南嶽之前而青原之前更有十一人亦為青原之昆乎足知傳燈錄正宗記二書只明人數與世次而已實不曾分支派表宗旨何為昆何為季只籠侗一式敘成如紀傳世譜云故大川禪師因兩讖以定兩人後先而後又分支派表宗旨一曰臨濟宗一曰雲門宗一曰曹洞宗一曰溈仰宗一曰法眼宗五宗既定支派攸分縱千子萬孫於百

億世皆見其有宗有派有原有委修集衆典成一大部書以作禪宗定史功不在禹下所以流通五百餘年以來無不讚爲盛典然則傳燈錄與正宗記只敘其人名世次之如彼而五燈會元之分支表宗又如此如彼之簡易殊略如此之詳明顯著不止天壤之異自古及今年多且遠無人齒及大川公如此立義爲改易大藏即明朝黎眉郭居士所修教外別傳一十六卷亦系天王於馬祖之下載本書第七卷中而蓮宗一主教觀而規模弘範已定故先秉嚴統筆者無心討論其機緣近得粟生譚居士所寄年譜履歷今已補入伏祈諸大台臺以人天正眼嚴賜護持則不特容一人荷蒙覆庇即普天禪衲當視讀諸大檀護與震旦初祖于大圓鏡中同受法供矣夫既植佛祖之因同居三界之內因果報應不爽絲毫稍有私心能不負之而趨乎至于嚴統一輯彼輩鬪書橫出海內丞有定評想列位台臺亦不我遐棄也潦率佈復統希始終護持正法原諒不宜

復武林越州諸縉紳書

恭惟列位台臺儒宗麟鳳釋氏金湯現宰官身而說法具人天眼以護僧此山埜容居恒攝衷乃心之語藉手敢告于台端者也蓋柱石法門不祖左右見諸著述付之剞人此即一燈有賴五宗可明佛祖胥慶何幸如之第細讀翰章諸方尊宿根由似未親歷而近日堂頭著作亦未深詳既荷鴻雲之佈敢陳雀躍之私竊聽有道少辨諸訛夫五燈會元一書乃佛祖慧命五家宗統從來師師授受昭若日星近因續略書出以素所推定之臨濟忽然抑之於後大公編載之曹洞一旦擡之於前大翻前案殊爲乖張所以然者邇來洞宗之內多屬提唱傳帕以口耳誦習之人加于眞參實悟尊宿之上奪統乎不奪乎翻案乎不翻乎實之臺端不惟昭穆立辨亦且黑白較然苟非山埜容于嚴統中剔釐一番則附會影響遙嗣代付不可勝言將師授根源佛祖印信付之亡羊岐路矣且屢見近日諸方唱道尊宿德固高而道亦隆獨于師承授受一事多依稀贋鼎致後學晚輩行愧先型解慚前喆允而效之長此安窮不得已遡流尋源與

同道緇素日積月累參考融會共成此書實以砥後學之狂瀾爲千百世禪史龜鑑擬有益于法門豈敢欺心臆決自貽剌謬以駭見聞如壽昌之於廩山不過剃度法派原非承嗣師印詳在解惑篇中茲不贅瀆第容奉教壽昌亦有年歲至今想見其不屑諸方嚴冷自愛之致未嘗不恍然追隨杖屨時也今列之未詳者所謂未詳傳法之人獨出無師之智推尊極矣豈云抹去更披博山和尚後刻壽昌語錄竟删廩山之香板存經房流通惟塔銘中有嗣法廩山之言則當日執筆者未紬繹也即銘中亦止敘得法惟元來一人住博山其他不曾付囑從可知矣來論絶之譜外不白自明若雪嶠老人最初歸依幻有師祖亦起法名先師住金粟時依次列名塔上後住天童仍列禪燈世譜中雪翁見之大肆呵詈自語削去兩刻之諱故先師即命侍者踰時劖刓即雪翁出世拈香竟謝古之雲門偃所在上堂歷皆如是語錄流行天下誰不共知後到天童弔先師時有六千餘人寺衆敦請上堂猶如是拈香衆皆不悅懡㦬而散次至雲

門顯聖寺時三宜公主席亦請上堂乃力勸拈香龍池後應東塔上堂拈香亦如顯聖夫宗門拈香於人天衆前原本嗣法爲萬古典型若倏彼倏此不惟令後學靡所取法亦且使無稽效顰安可底止此宗門愼重之任豈可如此變幻譜入未詳如世諦由光極而且允也又天王于馬祖天皇于石頭皆前人所定之牒見諸典籍不啻數十種非容胸臆私裁實亦依龍藏中佛祖通載原本根據庶令統緒系白似有功于兩派然且不居奪統之論胡爲乎來哉洞宗諸公屢出闢書謂容改易藏本等說茲具解惑篇請正高明想能鑒諒若顯聖一燈紹繼而來名正言順夫復何議但自天童淨以下至慈舟和尚自昔未見語錄行世突然一旦刻出朱紫之疑有識所共矧容力任嚴統之責敢冒昧增入以干墓假之誅乎正如來論所云存眞黜僞守闕疑之大義者也今據遠門摘歎說中分別其語錄出載多從萬松評唱採出改易名字可勝差錯如評唱所載人山遠門作仁山王山法祖遠門作王山體至其語句乃出自浮山遠公牽强

支吾誑入耳目更自謂出何塔銘出何題詠尤覺荒唐倒謊之極可見彼從前歷代老宿無全語錄行世之明徵大驗矣故通容但見有語錄行世者盡皆修入派下非有私心彼此于其間也如長翁素有語錄已督抄稿付梓不意督刻者遺失二葉今已補入嗚呼容修此書矢公矢慎十易星霜總爲道法豈計身名正欲以至公至正還之千古豈甘與無據徒刻者同類而共啞于世也伏冀列位台臺迅提犀鏡爲容深照體察則心同聖賢之心行同佛祖之行一切緇衣均蒙覆蔭不妨轉鬪諍爲慈化變兵戈作慧光任此書公同天下聽龍天隨世浮沉知博厚君子正學大儒性天之中包羅萬象必不以斯刻爲介意誠如來諭無分于左右之袒感荷盛德有同戴天之被矣臨紙神馳無任仰瞻之至

又復武林諸縉紳書

瑤函下頒名山映色深見列位台臺護法之弘願矣踴躍歡欣遙望合十謹讀琅誨欽欽實未詳察鄙衷蓋釋教著書立言除譯經外總爲法門起見不與世諦鬪諍同科如山埜容所緝嚴統一書實原本舊頒北藏已定之案來教優劣尊卑門戶等論在容分中皆屬上林子虛夫宗派既有眞僞立言自當公正奈三宜公輩特生能所强執我人闢書之出至三且王容亦僅付不見不聞第設遁飛騰投杼難釋不得已著解惑一篇普誓公論茲附台覽請正則山埜容好新領異之罪庶幾不白可逭至于雲慈二大師一主況予以五燈會元中所載之辨文及藏中刊定兩人之碑窆更依諸家之公論總待夫後人會合之定案博攷深究補足其文獻以清天皇之譜而又歸天王之牒皆因仍藏中舊章非憑臆說事久自然論定亦成一部禪史藏之法門傳之嫡裔明有宗也敢不其難其愼與三宜輩不知讚歎而反誣以無君矯爲過當之語可慨也夫又謂道原爲法眼二世孫修傳燈錄明教爲雲門四世孫修正宗記咸以龍潭屬之天皇然據道原所修傳燈錄亦多差錯如魏府大覺屬臨濟之子却修爲黃檗法嗣與臨濟作昆季則其餘差謬可知如明教云其所出佛祖年世事迹之差謬

著若傳燈錄之類此其一明證也且道原之去天王歲數既遠世次亦邈若非盡心查攷如人天眼目所載止托人捃拾則遺失人名事跡從可知矣今按世次逆數而上自道原爲一世天台韶爲二世法眼益爲三世羅漢琛爲四世玄沙備爲五世雪峰存爲六世德山鑑爲七世（龍潭信爲八世天王悟爲九世）以國君年號曆數查考道原與天王唐宋相隔二百三十年又以明教逆數而上自明教爲一世洞山聰爲二世文殊眞爲三世德山密爲四世雲門偃爲五世雪峰存爲六世德山鑑爲七世龍潭信爲八世天王悟爲九世亦以國君年號曆數查攷明教與天王亦唐宋相隔三百有餘年其年代既相隔如是之遠雖爲雲仍之孫未嘗盡心博考于歷代相傳世系而只宛轉托人捃拾安能保其不差失自家之宗祖乎只如湛老和尙一枝自大覺老宿而上至雲居膺二十六世余在老和尙座下親領教義出入十有餘年並不聞老和尙確言其世次人名分曉明白蓋從上無來源傳下故也況老和尙古佛心腸尋常日用間無一事不述無一

德不舉行藏履歷生平不肯自秘居恒嘗以大覺老宿所付手卷示余偈中云射得南方半個兒幅末只出曹洞第二十六代某某而已近得遠門親到少林查其歷傳碑載纔有如是世次人名刋刻出來繇此以談從前法系可謂只存代數如繫鼎一綫若不得渠躬往搜尋吾知二十六代以上世次人名恐付之夫巳氏矣此亦浙中遍來衲子所共曉誰得而裝點之若不信余言卽今報國院無住老兄尙屬當時親炙聞見言猶在耳稍一詢問予言可符矣又如覺浪公欲認廩山爲壽昌嗣法師浪公之與廩山年代既近世次亦不遠尙杳然不知其從上世次據遠門刻中所載其以書與石雨公云聞法兄曾命門人特往少林搜洞下一帶源流事實此正弟先年造嵩之至意也前弁山兄所集傳燈世譜其中未考究傳位與紹位之殊云云卽我廩山忠和尙自稱二十五代者乞示我一參正之明見浪公於壽昌於廩山世次尙且不遠猶不知從上代數人名卽湛老和尙親荷洞宗道法亦不確知其從上世次人名而浪公認壽昌

為嫡祖世代最近都莫曉其授受來歷何況道原明教與天王相隔三百有餘年而參考修集又係托人捃拾事跡安能保其不遺失乎即將此近代現前事返覆推詳甚可曉其眞僞凡有智者當為我諒焉又以近刻並青之如遠門所刻曹洞源流正派圖後附正訛二葉第二篇謂按永覺禪師源流以廩山常忠嗣月舟載公非也丁亥春杜走少室讀載公碑陰觀其法嗣門人並無常忠二字及稽小山書公嗣列亦無其名止於參學門人得之方知廩山為書公嗣也據遠門此篇考核顯見廩山不曾承嗣曹洞蓋得之參學門人則屬道聽途傳何得妄為憑據哉予昔年親炙壽昌老人提耳面命之言謂廩山係曹洞法派非嗣曹洞之法故特往少林參無言宗主及上五臺參瑞峰和尚蓋為此也若當時廩山既有授受兩行可以不必況壽昌老人道眼圓明操行孤標上無師承下無濫印高突諸方一頭地被龍天推出而自已實無意于斯也且係此一時彼一時吾知老人若在今時決不肯爾爾然則據遠門如此正訛而浪公欲

認壽昌為嫡祖而不知嫡祖承嗣之下落於戲大可笑矣又據正訛第一葉謂按弁山一花現瑞及傳燈世譜以鹿門覺為石林秀王山體為玉山體淳拙文才為拙才淳中間又少第二十六代俱空契斌禪師誤也遠門又引種種辨明即此紹見瑞白公于湛老和尚身出其門親受其法而於自派一脈世次人名亦杳然不知確實何況道原明教與天王相隔三百有餘年又焉能知其不差失乎噫遠門刻此正訛兩葉實有神鬼所使帶累瑞白公等與覺浪公于親枝親派俱不知其來歷的據致人談論不已又顯見古今事跡存亡往往多相類如此又據丘玄素為天王悟作碑文係唐元和戊戌十三年即天王悟圓寂之歲也又符載為天皇悟作碑文亦係唐元和丁亥二年即天皇示逝之歲也據二名公固博大文人為二大老作碑序身復同時居復同郡不相遠隔作文又係圓寂之年可謂最親最近最眞最實凡有識見者亦無得而議於此二碑不信更復何信乎如洪覺範禪師之辨宗派說刊布方冊已久載在藏中昭如日

星況更有臺籍所載諸家文獻旁參側證汝皆以爲僞則汝俱能焚劈之乎今詳汝之心妄吾以攺易大藏則汝今欲泯滅二種藏文較之誣我之罪抑相什伯矣明知三宜公與覺浪公輩私心偏執謂二碑文係是僞造立種種返復窮辨此亦好笑之甚獨不審世間作文必有請乞那有如是等人造如是僞文刻如是僞碑藏于王室流通今古炫惑於人亦將所圖何事耶爲復以馬祖下人集石頭派下于伊何疎乎爲復以石頭下人入馬祖譜內于伊又何親乎況雲門法眼二派皆無傳嗣久矣其從上二派尊宿古今莫不尊崇誰得而親踈之不過據實考核其根據爲至公至正之事云爾三宜公又以石頭派下二十五則機緣事跡以作憑據此例較勘用擊馬祖下九則之事跡典故其實馬祖下事跡彰明於世何止九則但不暇備抄附錄此亦不必細爲分析如道原修傳燈時不能親身討究第托人捃拾篇章未免魚魯參差在前自有多般烏焉繼之於後所謂一人傳虛萬人傳實亦何用予之贅言今但以曹洞宗旨一辨以見德山雪峰一派非洞宗眷屬如雪峰存禪師三登投子九上洞山機緣未見相契職任飯頭一日於洞山淘米次洞山偶見問云淘砂去米淘米去砂峰答云砂米一齊去洞云大衆喫個什麼峰便覆却盆洞云據汝所見因緣不在此當往德山雪峯後果嗣德山據此公案則兩家宗旨判然明白如甞臠得鼎差異見矣蓋洞宗之旨要有正偏相參宛轉夾妙且語忌十成機貴回互如金針玉線去來不墮偏枯而有端的也所謂寶鏡澄明驗正偏珠璣宛轉看彙到如雪峰此段機緣一語一機而無回互夾妙故洞山不肯印證以語脈不契其宗所謂語脈不通非眷屬是也其於德山門下則一任掀翻聖凡不落窠臼施大機發大用更無留礙既見兩家宗旨之攸異則從上古人所定支派確然不差三宜輩於此宗旨上不能吐一辭只慮爭名分爲家翁尋常一味麤心浮氣講演經論爲事不知何年何日忽得芒毫穿於金針之鼻玉線入于機紐之樞莫道余心麤莽好然則以宗旨驗之龍潭信德山鑑雪峰存非天王馬祖之派而

何且如此辨別宗旨係來尚矣。非特今日既紹其宗。不以宗旨豎義。則爲不知識法者懽總屬亂統。禪和如厭似粟。更可笑者。如弁山傳燈世譜。湞公祖印圖。及遠門五燈續略。一皆私尊其所自之祖。而顚倒其所續之書。蓋南嶽臨濟。從來在前。青原曹洞。自屬居後。今一旦列青原曹洞于南嶽臨濟之前。既背西天祖識。更將千古聖賢名位倒置。是猶以思孟駕于顏曾之上。其誰信之。不知傳燈錄所載法系長次渾融之未核。亦不知會元建宗立義之深旨。已定而欲續會元。乃反强飾其說。謂南嶽在六祖室中作侍者。故當在後。青原在六祖門內充首座。故當在前。如此評論。可發深笑。審如是。則六祖在黃梅槽廠中舂米。而神秀在堂中爲導師。亦當六祖在後。而神秀在前。今神秀之名雖列在前。獨不見載爲旁出另錄乎。又如坐脫立亡。首座亦當在前。而得衣鉢。九峰侍者應須在後矣。不遵大川公製之典。特生偏頗之見。曷足怪乎。至於二株嫩桂久昌昌之讖。何不覓少林秘要一看。以知其屬誰耶。一味杜說。奚益於事。又曇照臨終機緣與天王相合。便疑駁之。而不知從上先德。或在榻坐化。或吉祥而逝。相同處不一。而多總不之疑。獨于二老撒手相似。遽疑且謗。謂是後人扭揑耶。果如此。何事不可。而獨以曇照臨終之事。妄作天王行實乎。聽言當以理觀。況以時按之。曇照又在最後。寂音尊者一生任董狐之筆。既辨兩家宗派。刋之方冊。載在藏中。又復囑侯公作僧寶傳序。則亦當刪去舊說。而不刪者。益知侯公見別書作文。托詞之意。蓋尋常才士屬文。借言往往皆然。如海岸黃公作禪燈世譜序。謂壽昌是臨濟的血骨兒孫。豈黃公亦係壽昌之囑乎。此亦不推而明。又古之君子。如無盡張公。夏卿呂公。皆具宗門爪牙。即我圓悟祖。大慧祖。悉推服其大手眼。三宜公輩。槩貶爲千古笑具。譏爲矮人看戲。使盡未來際人。驚心駭目。貶駁先賢。得罪名教。安所逃哉。五燈會元序。謂元朝至正間。雲壑公作心燈錄。特援丘玄素所製塔銘。以龍潭信出馬祖下。致或人阻抑。不大傳於世。識者惜焉。嗟乎。奇哉。雲壑之作心燈。先得我心。余今詳定嚴統。亦合先轍。彼時即有或

人阻之不行。而今亦有三宜輩共攻力拒。則淺見之人。古今皆有。今但據藏典及衆說彌多。則難逃公論。前所謂久而論定者。亦頗顯微闡幽發前人未發之旨。庶乎理長義就。當有明哲知音。共扶南董。何愁乎世上之不行耶。據伊正譌中。謂夫符載碑云。靈鑑請居者。非馬祖下之天王。乃石頭下之天皇。以此按之。可見有一天王。非天皇之謂。豈曰竟無天王之云乎。天皇下慧眞幽閒文賁三人。一曰一世俱嗣天皇。一曰三世相繼便絕。此亦有彷彿處。或三世同時。公孫一堂。常有是事。如密先師在時。亦有三世同闡化道。二者之間。記筆不定。遠觀顯舉丘碑時。雖與明教修正宗記同。其實省郡彼此相隔最遠。況明教不過因天台出傳法藏。以闢遂磨一宗。亟亟修此記以救其害。而無暇遠討爾嚴統凡例。云評唱之儔。未明本分。皆出自湛和尚及壽昌博山三大老之言。蓋常檢點其不能提持本分。非一朝夕之辭。蓋人所共知。圓悟雖有碧巖集行世。亦一方便爲人處。但不談心說性。引舉亦不支離。且圓卓活潑。此亦湛老和尚及先師所嘗言者。幸而不會教授子孫。習熟作講席中物。大慧亦曾劈毀其板。恐後人落其窠臼。誠爲幾先之燭。若萬松等評唱。則未免多涉教義心性。支離汗漫。亦先人所嘗言。而況又作講席提唱相傳受哉。昔人謂洞下一宗。至講評唱一大變矣。汝遂門必以講背評唱傳帕爲的確眞傳。又憎人據公談論。則少林一派下。如萬松老宿所載。已有一百二十人。無言老宿親授。亦幾百餘人。其他相傳共計何止千數。汝必執爲諦。當則當以此千數人。刻入續略。汝今不刻者。亦知汝有所料。簡彙具藻鑑。分明得湛老和尚傑出偉人。承紹其一綫之脈。復振洞上之宗。則從前相繼之人。縱然如何。亦聽人品量。又奚礙於事乎。余昔親聆老人之言。曰自師大覺以上數代。俱是提評唱傳授者。于我分中。既獲開悟。必假師承印證。故不忽其授受名目。以表法系世次之來。歷免玄策所謂無師自悟。盡屬天然外道。卽付我手卷中機緣語句。亦是老僧寫就。呈送大覺和尚。遂命謄淸付我。蓋言其不工于筆墨故也。當時老人直心直行。太公之言。如雷灌人

耳目誰不共聞。故凡紀行由歷履。須憑實述。出纔是眞正知識。稍有裝點。便屬虛僞。然則遠門又何怪予述老人平素之言以入凡例也。且汝不知修續五燈。佛祖慧命。法門關係。於前人往行語言出載有成錄刊行者。方可譜入燈內。若殘言剩語。片羽偶現。豈可輕易修集。惹今時人效顰。不可與他世楷式。蓋此世禪者行脚。誰不有一冊兩冊杜臆之談。都可修入傳燈。則禪籍雜糅。從此創始。抑見汝不能揣時度務。確量今古矣。且此書不比世間人徵修詩詞歌賦。東取西拾。不論根據。彙成帙部。此固無怪。然汝所修續。略不特未辨金鍮而且無揀臧否。如曇茂先雖付囑後是還俗之僧。即車溪一脈久絕。予兩參古卓。備悉因由。汝將遙認數人。盡修牒內。至于或剽或竊。蕪穢煩冗。亦訂派入下。何以感動世人之景仰。然如是製作。僅爲外史小言。更公售于楞嚴坊間。我亦何所咎而掩蔽之。但覩此紊亂。用是精嚴泛濫。以博訂其從前統系。明若大圓鏡。研媸立辨。較汝所續之書。不啻淵天。正所謂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彼此

雖然相隔。其實亦有相須甚般之用。嘆汝無能賞鑑取益。反遂哆口磨滅。呵我爲外道魔王。夫此二種名義。汝尚茫然未諳。我不惜一筆與汝註明。夫外道者。佛在世時。當機對辨。知其無本可據。不明唯心。向外別求。故輙指是外道。若世上尋常人將一分外之語加之。是魔是外。分明不具正偏知。何稱曰佛。蓋聖凡平等故也。至於魔王。據華嚴經載。七地菩薩。纔能現魔。又如維摩經云。十方魔王。皆住於不思議境界。據汝如此毀謗老僧。其實讚歎老僧不少也。又即以近理言之。魔者磨也。磨滅人善根。毀壞人佛性。老僧承先師付囑以來。主盟斯宗。已二十餘年。海內誰不知予造詣識見爲若何。曾有人謂我磨滅人善根。破敗人佛性否。設或有之。亦是汝邪見之儔。天下人既俱無妄說。獨待汝一後生晚輩呵叱是外道魔王。想亦難逃天下公論。自有人痛罵汝。在何用老僧紙筆與汝頡頏哉。只如大慧杲手眼圓明。波瀾濶大。雖然呵叱諸方。不曾明指指何人屬魔。何人屬外。汝奚人斯。放肆無忌。如斯之甚也。即我或形諸紙筆。或出諸語

言句句皆尊崇湛老和尚。以我昔時曾皈依起名。汝師是我師弟。汝今是我師姪。應當惡口犯上乎。異日到雲門塔上。以名分處責汝不晚也。閱註四家頌。昔聞之先師云。因洞下人每譏濟宗籠侗。不知差別名義。故著是書以服其心。並不曾傳授人作講席套耳。又以今時不曾經名師印證。而僭竊公符者。遙比古時興化之嗣臨濟。報本之嗣黃龍。曷不悉興化在臨濟作侍者。參叩日久。後於大覺痛棒下。會得臨濟喫三頓棒底道理。此宛如臨濟于黃蘗受棒。而後得大愚點發。似同一轍。豈比今人毫無干涉。遽認以爲師印者。可同年而共語耶。只如當時黃龍法席人盛。於報本先有記莂。而後忘之。非報本于黃龍未曾得旨。乃今之來見也。漸源之于石霜。先亦已中其毒。後乃發覺而嗣之。乃不忘其本如此。我幻師翁久于笑巖座前。曾有機緣語句。源流幷一笠之授。以表師印。何昧心佯而不識乎。海舟慈一謂常熟錢氏。一謂蜀中人。乃集者之訛。非源流有差也。又以會元第七卷辨註一篇。係元至正間添入。此說並無出載。揣度之言。

誠不足信。黃公明示一張。及集生余公致黃公書牘。當時先師密老人曾酬辨已詳。及後王大含亦以宗旨深論。茲不必再理此葛藤可也。亦謂余修集嚴統。乃管他家宗派是非短長。咸責余爲多事。不知此書之修。固余素志。因時勢多故。未遑卒業。茲因遠門續略書出。多顛倒從上聖賢。以累及我宗。故不得已亟爲淸楚。豈好爲多事歟。百愚闢謬一冊。概屬莽蕩麤浮。不足經眼。故不以一言及之。大抵顯聖諸昆仲輩。全不知予一片好心。于此書中。歷敘洞上一支人名世次。載之不朽。而十六位語錄。雖因素不曾見。無獲刋入。其實宗譜已成金石。將來曷能移易其一絲哉。此卽余素常所積之公心也。不達此意。反左袒揑根據。覺浪公受其搖惑。借用筆鋒相觸。多而更廣。將俗事比之。以金助鍮。抑不自揣其甚。而且錯矣。更識余以名世事迹。自編位次。蓋遠門續略中亦曾修入。何況緝續門人。得無紀載。固是于我無與。然子輿著孟子。見知自任。馬遷修史記。自序頗雄。意在斯乎。人言何恤。固難爲淺見寡聞道也。祁王及邢三位居士。因

甚隨遠門輩糢糊眼目爲作序文全不知世外人著書立言只闡明佛法禪道爲事于世法國紀毫不相干何得以弑君父世諦慘毒之言用傷風化學道之人乃如是耶今也老朽以兩宗支派引證辨解孰眞孰僞各有根據不較自明不彰自著始見老朽素非鹵莽之人然則滿篇慘毒之言三位居士當一擔收歸自坐可否如不信再引數語以明之如雲門拈世尊初生話謂一棒打殺與狗子喫亦是弑君父之謂乎又文喜粥鍋上打文殊鄧隱峰碾折馬祖之脚黃檗因呼近前來遂打百丈臨濟自大愚歸擧話亦打黃檗所謂棒下無生忍臨機不見師乃至五宗之人皆有語言機用激揚風烈不可指屈即大慧杲祖初參洞下尊宿經七八員後在圓悟老人會下撒手遂力詆從前尊宿之說又如教家清涼觀國師先與天台荊溪尊者之席深曉五時八教之旨後到清涼主張五教十玄及論法性多覆天台之義蹂古人於禪於教或抑或揚多屬超情入道之語人焉廋哉三位居士倘與之同時悉能以君父之過罪之乎老朽今

亦只勸居士等且借取舌頭三宜公更設客問十三則語尤見鼓不風之波多屬妄生枝節欲吾與渠妄生鬪諍豈是擔荷法門之人之所行乎故付之於無言之天王於壽昌和尚之承嗣未詳與雪嶠老人之拈香返覆及天童淨下十六世語錄不曾刻入嚴統等駁殆不知已先秉筆者既有公論臚列於凡例之中近復縉紳書中又略剖其微今亦不當復辨矣若仍復加辨正所謂清濫則傷刻覈峻防祇益我山尤見多事故吾略之大凡世上人集諸家文獻以成一書行於宇內自有大主意亦有所尊崇茲余以輿論所尊之藏典及五燈會元合成嚴統者蓋會元有經有法有條有理宗旨之於支派不假改而明昭而顯令後之人見千百世前佛祖授受師資相承於禪統法系嚴如風霜不致紊亂此即予今日爲法門濫觴中流一柱之大志也三宜公等攻予之惑固當解入於無諍三昧矣時歲次甲午正月日也 径山龍藏係明朝神宗皇帝欽賜通載三十六卷

著解惑篇業已付梓適會稽陶氏貽我曹溪通誌翻

閱之始見憨大師駁余襄公法堂記謂以南華住持自青原始而至普遂則當九世非也然青原自得法後但執侍數年卽開化一方並未領曹溪山門事據此則遠門所謂青原居東南嶽居西皆屬强扯虛爭名位背西天祖師之讖徒附會近說以誑飾人耳目也因再摘出以告高明

遠門又謂會元所載洞宗終十四卷濟宗終二十卷先書者先續後竟者後書據此議論續略當與會元串合同行共編卷帙則此語可通今劈空以曹洞居卷首豈所謂先書先續也分明與傳燈世譜祖印圖等著同一線索更暗埋青原居東南嶽居西等話頭倒翻案究竟無益徒增忉怛耳吾恐如是用心將來濟宗子孫同起共論有捫心咋舌日子不徹在

又謂嚴統皆竊彼續略所訂不想余徵修一啓已於壬午年出佈海內共見卽彼續略自序亦謂邇來明眼宗師徵修有年未見刻出何前後自相矛盾也余書固不具論卽會元一書已經五百餘年續略序則謂其始終條理一以貫之摘欺說則謂其未具眼在不許入藏一人之口筆始贊之而終毀之摘欺耶自欺耶爲之拈出肺肝如見矣

又謂獨存棠城而删興善不知東溪示寂于萬曆辛亥年法嗣已絕衣鉢僅爲師弟古卓老宿所藏卓翁又終其衣鉢相傳於南明之手十有餘年南明寂後送歸溪翁嗣法師無趣老人之施菴及南明之孫玄微於金粟作堂主時求先師覓人代付先師不肯此衣只貯金粟方丈數載先師赴天童後石車法弟主席又復送還施菴如是展轉十餘歲玄微自建寧普明寺歸嘉禾省親有東塔寺當家號馥生者慫慂緇素謂此衣乃玄微家物持以送之玄微入閩因石雨公闡化閩中遂求證焉此三十年來遠近衲子共所洞悉不知普明旣已無法可傳何以謂之删去至于妄言欺普明之孱弱不揣其本謬之謬矣更怪其引浮山投子相證不思浮山乃受太陽之囑普明曾爲何人所囑乎此與續略凡例所云圓通善王山濟法嗣俱莫可考冀有後獲等語同一心行以開遥嗣代付之竇予之所謂嚴統者此物此志也夫

又謂嚴統譚序乃余賺悞夫掃菴當代宗工見眞識確豈有被人賺悞之理抑老僧眞心實行素足信人豈肯賺悞於人惟口起羞何不自審更誣居士於淚公前求懺悔等語又何塗汚高賢之甚也設果有影響昨歲掃翁貽書徑山中不啻數四且謂作序時若有神助即予侍者兩登著作堂了不聞其咳及謂或有所回互則予門人嚴轅轢居士乃其的親中表豈無片語逗漏以此觀之枝葉之詞槩可覩矣噫五戒不持人天路絕既主法席當如是耶請以問之掃翁

又謂即復假托詞林作序爲後來爭端張本夫詞林弁首惟曹韋二大家曹峩翁則辛卯年同予于華亭超果寺促膝茶筵商確嚴統甚愜高懷嗣作序文相寄韋念翁則壬辰年爲其太翁稱壽請余於武林慧雲寺上堂設供畢遂索嚴統細閱欣然椽筆簡頭爭端之謗從空飛下此現在宰官是欺非欺可即親質安同古之無盡夏卿丘符諸公得以比類唾叱乎請試思之

又謂搖尾乞憐于諸士大夫之門虛借名姓較正爲日後護身符子正自取殺身滅種之禍不知嚴統較正名氏或全篇訂裁或片義取決必經歷耳目者方敢登刻如峩雪曹公聲玉韋公念莪韋公賓生單公素心李公安仁周公覲周徐公予固張公臣共李公仲嘉張公子穀蔡公士材李公皆摛文掞藻吮墨含毫共紹黎燈同摩柏几出鴻儒之錦心成禪宗之黼史虛借之謗爲辭已甚其他不經翰墨止鐫名氏或檀那或護法皆係願植般若之因同增正信之種堪爲典訓于中原可作標榜于法苑亦猶楊大年李淡齋陸務觀諸大老之裁訂序述各傳燈燈錄諸書者也若夫中柱張翁阮仙劉翁克猷劉翁介子范翁小遲宋翁仲生石翁六君子者皆韋念翁親筆所書命予刻入彼時山僧期期未敢念翁云余往　都門即爲欵致諸公皆法中樑棟我爲譜入自是歡喜踴躍耳嗟乎清理禪宗匡扶祖印上不干國家之朝政下不涉民生之利弊何必爲護身符安在爲滅種事噫嘻其立言也亦甚矣噫

又謂庚寅夏有僧參彼寶壽問其名假稱達源命坐

細談續略其僧杜口而退傍有識者曰此從徑山差來此僧回徑山阿意曲從方丈以圖付法不以實告獨曰得之殿前碑也不知此僧來自天童偶過福嚴談及一時之話遂揑許多口業吁他語不必深詳只從徑山差來一語辨之予赴徑山之請乃庚寅十月廿七也其夏正在福嚴焉有先半載逆知為徑山主人而故遣人作無根之談耶立言所以存不朽梨刻現在請付諸方公評之

又謂若碑無機語立之何為據伊如此強設將謂少室天涯無能到者誰知我徑山門下昔年親知親見者尤不知其幾何咸謂殿前碑只列代數不存機語即如盧舍菴首座老師係北地人久住少林亦曾備悉其根源而且出言慷慨直謂並無機語是則親知親見之一證也

又謂若本分不明焉能評唱且引圓悟天奇二祖評釋四家頌古以為比擬獨不思少林評唱非能自出手眼圓活古今特依樣葫蘆而講演之耳此如法師講諸經典謂經典非佛口所出不可謂經典即法師所出可乎若眞本分事明決不肯為如此講演評唱之行矣夫佛果天奇二老之註不過為人方便疏通是舊學業家之偶為詩賦豈詩賦即其舉業乎略大求細舍本論末欺乎不欺乎自有明眼在

又棠城為西禪法嗣夙已契印後與楚山對機山云俊哉衲子不忝西禪之嗣城曰人天證明謝師印可此乃當機讚揚之語自古皆然遠門妄添其末曰山乃代付擬藉一時之辨端流為百世之口實所謂毫厘有差天地懸隔何昧之甚歟

又謂二株嫩桂獨主青原下少林一脈而南嶽無聞是以祖師之語當為等閑顛倒弄筆何無畏忌之甚也不思達磨受法時問般若尊者云我當往何國而作佛事者乃讖以二株嫩桂之偈蓋明指少林道法久遠彙容并包而言並未分南嶽青原也又問此後如何者云却後二百二十年林下見一人當得道果未有金雞解啣一粒粟供養十方羅漢僧之讖蓋（單指南嶽係金州人）為金鷄啣粟馬祖為什邡縣人羅漢寺僧也此西天祖師聖口宣說千古敬信無疑且六祖又面

駁南嶽曰西天般若多羅讖汝足下出一馬駒踏殺天下人明白證據何得謂予錯認以西天祖師之定讖遠門擅敢貶駁畏聖人之言謂何是可無忌憚也孰不可無忌憚也區區嚴統之誣毀固屬末節矣噫必欲扭揑筆尖排謗誤語誑惑世人弁髦祖讖果報之隨鳴鼓之攻吾知其不免矣

又謂具眼縉紳唐推楊李宋首蘇黃數百年中指未多屈今五十八位一時許可法運盛至此乎之語然無盡夏覿固所憎惡不必再提如陸景山裴公美楊無爲郭功甫張子韶李漢老輩儘有可觀何故一概拒絕是亦嘗爲僞碑來耶若今之五十八位雖未必宗門爪牙畢具而邪正自是瞭然稱爲具眼以入較訂何所不可此如古今著史首推馬班下此固不能媲美亦豈無片長足錄若欲擠之深淵必令龍門扶風至今存可也雖然不以世諦言我亦以世諦喻嬰兒無丁畦殆是之謂乎

又謂爲我代設三策其上翻然毀板布告諸方蓋此書乃十方檀那共成勝事且印刷數百部流布江楚閩廣之間久矣正信人稱揚讚歎之牘不勝踵至抑行以蔽天下之眼若猶未也毀板以昧檀那之因毋乃不可乎其次謂默然自悔暗毀不行蓋此書緝修十有餘年字字皆正眼篇篇咸苦心既正見之已定復就裁于多人商確者盡正大高賢秉筆者皆名儒碩諸原慎重于後悔甘貽毀于今茲鋟槧已久桓譚自多其三謂遂過飾非遁辭強辨徒損方寸愈敗聲名蓋此書有功佛祖得罪今時過乎非乎任之知罪既依據北藏勘定之本又拈出諸方源流之自重門洞開方寸何損至于聲名二字古人有一池荷葉衣無盡幾樹松花食有餘之語計及于此風斯下矣雖然自處如是猶恐不諒我衷亦奉君儕三策聊表猜忌無心上策亦著一書與嚴統並行任從世賞次策將遠門續略附入會元或再將全書更翻名位以洩其憤下策結連偏見同心肆刻辱罵明阻嚴統之莫行暗媒叢林之多事且取快于一時更何論夫千古是亦不可已矣乎必滅此而後朝食如是而已君無尤焉解惑篇已將客問十三則付無言之天茲以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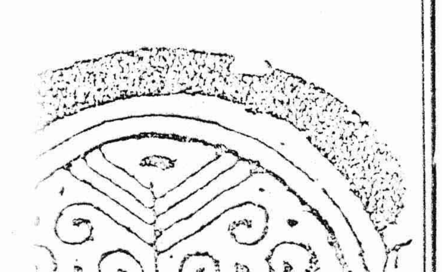
甚者三段。摘附末篇。彙告同人。共發一燦五燈嚴統所訂南嶽下天王悟禪師。青原下天皇悟禪師。兩派譜傳俱按往造舊典。茲再逐一錄出附後。呈似儒禪宗匠。幸搜原本共證。非余杜撰。庶知述者苦心云。唐正議大夫戶部侍郎平章事荊南節度使丘公玄素。為天王悟撰碑銘。出北藏佛祖通載。唐協律郎符公載。所撰天皇悟碑銘。亦佛祖通載所出也。其通載梵本。計卷三十有六。久入北京　皇藏我字函中。元朝華亭念常禪師所集之書。歷今幾四百年矣。若唐閩人歸登所製南嶽讓禪師碑中列法孫數人。天王道悟其一也。至圭峰禪師答宰相裴公宗趣狀。列馬祖法嗣六人。首曰江陵道悟。及權德輿氏撰馬祖塔銘。載弟子慧海智藏等十一人。道悟在焉。乃若歷代帝王稽古略。其書編為四大卷。載天王天皇兩支明白詳盡。出第三卷三十四葉中。迨趙宋佛國白禪師修續燈錄。計梵本三十六卷。敘雪竇顯為馬祖九世孫。益知雲門一宗。不屬曹洞派下無疑。如宋洪覺範禪師。辨明天王天皇兩支宗派。則林間錄上

卷十三葉中。燦然明備。亦北藏我字函所收者。更如祖源通要一書。編卷三十。亦載天王為馬祖之嗣。則有宋西余山拱辰禪師所集也。已上十種。或隱或顯。不少概見。若靈隱大川禪師之五燈會元。幾經翻刻。藍弦剎誦。內註一篇。辨明天王天皇兩派。確實雅馴。總之不離古文者近是。他若人天眼目內載覺夢堂重較五家宗派序。弁明天王天皇兩支。又何詳引而博論也。事具五卷一十三葉中。嗣是宋尚書員外郎夏卿呂公之銘雪竇塔也。乃謂禪師諱重顯。馬祖九世孫。智門之法嗣。夫雪竇顯為馬祖九世孫。則雲門一宗。出自南嶽派下。夫復何疑。爰及張相國無盡議論宗派。皆稱道悟嗣馬祖。信從有徵也。且有擇法驗人不謬之語。更別出手眼矣。即雲壑心燈錄。並如前製。天王歸入馬祖下。迄有明那羅延窟之汝稷瞿公。所集指月錄三十卷。分清天王天皇兩派不差。第九卷五十葉中。實詳且盡。後海昌宰官黎眉郭居士集教外別傳一十六卷。亦以天王系馬祖派下。證據頗詳。見本書第七卷首葉。雪嶠大師為之弁首。至我天

董密老和尙直說內致司理海岸黃公書牘辨論天王天皇兩派見于七卷一十三葉中又判至公說所辨兩支詳明顯著附直說第八卷後也復有禪燈世譜所編天王天皇世系較然詳具本書九卷中又有福唐居士吳侗氏製祖師圖亦收天王于馬派盡皆百世同風未得明孝廉大含王谷居士著有宗門正名錄證辨兩家支派發明宗旨纖悉畢具豈非年世逾邁音徽如日者歟博雅君子觀之往古驗之當世述者之心庶有豸乎

繼燈錄

明・元賢 輯



繼燈錄序

禪家歷世相傳喩之爲燈取其能破暗以顯物亦取其能繼照於無盡也自宋景德間道原大師始爲傳燈嗣是則有廣燈續燈聯燈普燈之作所述互有詳略學者難以盡考由是大川濟公合之爲會元始終一貫後學便之功至渥也若紹定以後諸師會元未及收者猶賴續燈收之但採錄未備且止於宋末元初自元以至今日將四百載諸師靈光鏟彩未獲著明於世伊誰之責乎愚不自揣乃於戊子之春博採旁蒐冀以緝補前闕至庚寅夏復得遠門杜公所輯五燈續略益補其所未備無何而病作殊劇歷三月始愈愈則目加昏耳加聾手亦不能復親筆硯故其所錄尚闕成化以下葢止乎其所不得不止也錄凡六卷名之曰繼燈或謂禪家貴在心悟語言文字其糟粕也何必連編累牘牽枝引蔓如五燈耶況又益之爲繼燈耶是不知言可以障道亦可以載道執之則精醇卽爲糟粕了之則糟粕皆爲精醇言顧可盡廢歟至其所錄或詳或略則亦因其時與機之不同其勢不得不然也如少林面壁二祖安心此則上古結繩之政也纔而有信心銘法寶壇經則軒轅之書契也唐世馬祖石頭二派浩浩說禪非三代之禮樂乎宋世五派競興五燈迭出非洙泗之六經乎時當略則結繩不爲少時當詳則六經不爲多要在逗衆生之機以明本有之性而已若責春秋之民曰何不爲結繩之簡不亦悖乎至今日而猶有作者非得已也政如六經之後復有孟氏之七篇道性善稱堯舜倡仁義息邪說亦以明先王之道耳豈曰益之而爲贅哉若夫所錄混濫弗當於西來之旨則如王通之五經雖自謂可繼孔氏而不自知實塵飯塗羹之戲也其罪戾不亦重乎此則吾之所深懼而不能自逃者尚當質之大方以俟郢削云

歲在辛卯秋九月下浣之吉鼓山嗣祖沙門元賢序於聖箭堂中

凡例七條

一宗派舊有五今惟臨濟曹洞二宗臨濟宗會元終

於十七世故茲錄即始於十八世曹洞宗會元終於十五世故茲錄即始於十六世

一諸師法語不存而出處可考者必載之或一行之可傳或臨終之有異者亦載之使人毋謂宗門徒打口鼓也

一諸師或有名可知而出處言句俱失錄者但依舊例存其名以俟後人攷入其有頌古傳世者亦取其一二則附入此乃續略舊例今因之

一諸師言句或有醇疵相半者難以槩錄豈可盡捐今則節取之一以成前人之美一以碎金斷壁無非寶也

一五燈續略一書採錄為詳余所未及見者多得之此書其功偉矣但有余之所見而彼未及見者或有彼之所取而余則削去者或同一語錄而取舍各異者或同一行實而詳略有殊者並登錄之行自不可已豈冒其功而為之哉

一五宗次序景德傳燈及正宗記俱先青原後南嶽大川乃私黨己宗以南嶽先青原後又恐人評論故復以法眼先臨濟案亂極矣今一依舊例為定

一諸師年代既遠嗣續難以攷正聞明初有續傳燈余未及見世已無傳惟嘉靖間有祖派圖載之頗詳然混亂極矣未可全據近見五燈續略攷正良多然亦未盡如東嶼海下有月林鏡今攷月林乃參本來人入道者實徑山第八十代住持入滅於正德乙卯與東嶼相去遠甚故特去之餘未及正姑以俟後之君子

繼燈錄目錄

靈巖淨肅禪師
青原下二十五世
少室泰禪師法嗣
寶應福遇禪師　靈巖潔禪師無錄
靈巖肅禪師法嗣
寶應永達禪師　封龍普就禪師
青原下二十六世
寶應遇禪師法嗣
少室文才禪師　靈谷謙禪師無錄
靈巖潔禪師法嗣
天界道成禪師
封龍就禪師法嗣
天慶義讓禪師
青原下二十七世
少室材禪師法嗣
萬安子嚴禪師
靈谷謙禪師法嗣
靈谷正映禪師

天慶讓禪師法嗣
熊耳子定禪師
青原下二十八世
萬安嚴禪師法嗣
少室了改禪師
靈谷映禪師法嗣
雪峰遠芷禪師無錄
青原下二十九世
少室改禪師法嗣
少室契斌禪師

卷第二
臨濟宗
南嶽下十八世
鼓山永禪師法嗣
淨慈悟明禪師
靈隱善禪師法嗣
雪峰善珍禪師　龍濟宗鑒禪師
淨慈仲穎禪師
淨慈簡禪師法嗣

卷第五

臨濟宗

海門惟則禪師

瑞巖寶禪師法嗣

華頂先覩禪師

高峯日禪師法嗣

日本踈石國師

開元祖禪師法嗣

開元如炤禪師

紫籜道禪師法嗣

瑞巖無慍禪師　　荊源源禪師無錄

天童一禪師

保寧茂禪師法嗣

本覺淸欲禪師　　瑞雲茂禪師

靈隱海禪師法嗣

徑山顗禪師　　斗峯正璋禪師

育王慧炤禪師　　育王悟光禪師

天寧曇禪師法嗣

三空居士

玉山珍禪師法嗣

龍翔忠禪師

徑山伏禪師法嗣

徑山悅禪師　　靈隱明禪師無錄

天童坦禪師法嗣

天界懷信禪師

大慈成禪師法嗣

烏石世愚禪師

天寶樞禪師法嗣

雪峯智順禪師

鐵山瓊禪師法嗣

香山聰禪師

縉雲眞禪師法嗣

靈鷲寶金禪師

南嶽下二十三世

淨慈聯禪師法嗣

慈光成禪師

中峰本禪師法嗣

伏龍元長禪師　　獅林惟則禪師

繼燈錄目錄終

繼燈錄卷第一

鼓山嗣祖沙門　元賢　輯

曹洞宗

青原下十六世

雪竇鑑禪師法嗣

明州天童長翁如淨禪師生而岐嶷不類常童長學出世法參足菴於雪竇看庭前栢樹子話有省呈頌曰西來祖意庭前栢鼻孔寥寥對眼睛落地枯枝纔踍跳松蘿亮鬲笑掀腮菴頷之出世屢遷名刹後主淨慈陞天童開爐上堂召大衆打圓相云個是天童火爐近前則燒殺退後則凍殺忽有個漢出來道合作麼生因火爐動也上堂霜風號肅殺霜葉墜蕭颼舉拂子曰看唯有玲瓏崔嵬望轉高所謂天童滯貨今朝短販一遭莫有酧價底麼下座巡堂上堂外不放入內不放出痛下一槌萬事了畢且道如何太白峰前令斬新內外紀綱俱委悉上堂天童鉄臭老拳頭打殺江湖水牯牛夜深忽然生個卵天明推出大日頭且道如何晒眼諸人烝濕處免教行步滑如油上堂靈雲見處桃花開天童見處桃花落桃花開春風催桃花落春風惡靈雲且置莫有與天童相見底麼春風惡桃花躍浪生頭角新起妙嚴慶懺上堂推倒多生老鼠窠掃空平地笑呵呵從空架起生頭角葢覆驢牛不厭多今朝成就大緣千古發揮大事且道如何斫額任他門外客到家還我個中人復舉文殊問無著近離甚麼著處云南方殊云南方佛法如何住持著云末法比丘少奉戒律殊云多少衆著云或三百或五百師云春風勾引鷓鴣啼著問文殊此間佛法如何住持殊云凡聖同居龍蛇混雜著云多少衆殊云前三三與後三三師曰平地波瀾鉤鐵船這兩轉語要與諸方眉毛撕結更有兩轉語要與諸方點眼或三百或五百銅錢鐵錢省數足陌前三三與後三三蘿蔔芋孏茂貯滿擔諸方忽然眼開決定拍手大笑笑個甚麼不笑巴叉便笑杜撰雖然笑者還稀忽有人問天童多少衆便向他道新起妙嚴誇第一一齊都在畫圖中師六坐道場未說禀承衆有是請師曰我待涅槃堂裏拈出果臨終拈香曰如淨

行脚四十餘年首到乳峰失脚蹉於陷穽此香今不免拈鈍置我住雪竇足菴大和尚幷書辭世頌曰六十六年罪犯彌天打個踍跳活陷黃泉咦從來生死不相干擲筆而逝塔全身于本山

華藏祚禪師法嗣師嗣淨慈暉會元無出今收入補燈

東谷光禪師上堂藏身處沒踪跡無影樹頭靈鳥宅沒踪跡處莫藏身不萌枝上花開拆有來繇誰辯的天晚西風拂拂吹松釵一徑爭拋擲嘗頌僧問曹山不挂靈衣曰曹山酒顛有誰諳醉語狂言不自慚夜半日頭當午炤騎牛背面著靴衫又頌韶國師問龍牙天不能蓋地不能載曰大海心中泛鐵船隨波逐浪浪滔天順風到岸無人識江北從來使鐵錢

青原下十七世

天童淨禪師法嗣

襄州鹿門覺禪師參長翁值翁上堂舉靈雲悟道因緣頌曰一個烏梅似本形蜘蛛結網打蜻蜓蜻蜓落了兩片翼堪笑烏梅鮫鐵釘師不覺失笑曰早知燈是火飯熟幾多時後承印記出住鹿門示衆曰盡大地是學人一卷經盡乾坤是學人一隻眼以這個眼讀如是經千萬億劫常無間斷諸人還看讀得麼如看讀得老僧請他喫個無米油糍

雪菴從瑾禪師僧請益倩女離魂話師示以頌曰南枝向煖北枝寒何事春風有兩般憑伎高樓莫吹笛大家留取倚闌看

日本永平道元禪師姓源氏本國村上天皇九世之裔骨相奇秀七處平滿目有重瞳七歲讀毛詩左傳及諸經史不由師訓自然通曉時以神童稱之居母喪每覩香煙繚繞念念散滅悟世無常遂投舅氏台山良顯法師出家時年一十四矣尋稟具戒究大小乘諸經論聞大宋有老宿傳佛心印乃特附船舶航海入宋抵明州當寧宗嘉定十六年也首登天童見無際派和尚既而遊雙徑禮浙翁琰又謁宗月月堂無象諸大老莫不機契將理歸楫有耆德勉之曰當今宗門具大眼目者莫如長翁淨和尚現歷詔住天童子盍往見之師如教即造天童一見權若平昔師乃啓曰道元自幼在本國發菩提心參諸知識繙閱

經論徒滯名相不明大法後入大宋見諸尊宿獲聞臨濟之宗今得造法席誠多生之幸願和尚慈悲聽道元不時入室咨問法要蓋生死事大時不待人也淨憐其誠忻然許之師於是晝夜精勤脇不沾席者將及兩載一夜淨巡堂見僧打睡責之曰參禪要身心脫落何得只管打睡師從旁聞之當下身心脫落廓然契悟天明入方丈燒香淨曰子作麼生師曰身心脫落淨曰身心脫落脫落身心師曰這個是暫時岐路和尚莫亂印某甲淨曰我不亂印師曰如何是和尚不亂印底淨曰脫落身心師於言下釋然得大無礙由是服勤四載盡得洞上之道於是告歸淨付以伽黎須祖囑其弘揚師既歸首住興聖寶林禪寺德風遠播萬指圍繞其禪林軌則一取法於天童上堂山僧歷盡叢林只是等閑最後見天童先師當下認得眼橫鼻直不被人瞞便乃空手還鄉總無一毫佛法只是任運過時日日東出夜夜月沈西畢竟如何良久云三年逢一閏雞向五更啼上堂身心脫落聲色俱非箇中無悟何處著迷座中誰是江南客

聽取鷓鴣聲外詞上堂興聖久不爲衆說話佛殿僧堂溪聲樹影總爲諸人說了也諸人聞得也未若道聞得說個甚麼若道不聞辜負自己雲州太守義重公淑永平道場請師居之當開堂日有山神出現因號其山曰吉祥副元帥時賴平公從師受菩薩大戒執弟子禮甚恭緇素弟子得戒者徧於東國後嵯峨帝賜以甚服徽號師奉之高閣未嘗掛體一日示微疾辭衆書偈坐化荼毗獲舍利無算即塔於永平閱世五十有四坐四十一夏所著有正法眼藏叢林淸規學道用心集並語錄共若干卷流行於世景定間無外遠和尚嘗爲序其語錄靈隱退耕寧淨慈虛堂愚二老俱爲題跋嗣法弟子慧弉僧海詮慧凡三人師在日國爲洞宗始祖今三十六州界內禪刹凡稱洞下雲仍者莫不事其香火禮其靈塔猗歟盛哉

道元禪師得法天童淨祖爲日國洞宗始祖續傳燈失載近有逆流禪德是其宗裔特作書以師道行碑文附商舶寄示所載悟由法語甚詳書中又引宋文憲護法錄贈日本範堂儀公藏主文中覺

阿之嗣佛海遠道元之承天童淨二語爲證余於是知古今得道散處於此界他方或出或處名德不表彰於世如道元禪師者何限余於是重有感焉乃特採碑文立傳列於先師繼燈錄天童淨祖嗣下庶不沒古德幽光亦使讀者有所攷鏡云

住福州鼓山涌泉禪寺道霈謹識

靑原下十八世

鹿門覺禪師法嗣

靑州普照寺一辯禪師精究內典貫通旨趣及參鹿門得言外旨出住靑州普照遷東都萬壽當是時燕秦齊晉之間入是宗者皆其後學室中設百問以勘驗學者嘗作四賓主頌賓中賓曰天涯奔走幾經春負學論功日轉貧行海淵深須遍涉適天空濶不容塵賓中主曰衣穿瘦骨露無餘獨鎭寰區暉太初三尺匣中誅佞劒百囊函裡薦賢書主中賓曰丹墀鞭靜六宮開萬里江山絕點埃脫却襴衫戴席帽聲聲只道那邊來主中主曰重巖幽邃鎖烟岑古洞龍吟霧氣深石女唱歸紅燄裡木人運步絕知音

直翁舉禪師法嗣

明州天童雲外岫禪師郡之昌國衞人遜其氏依直翁得度究明曹洞宗旨盡法源底初住慈溪之石門已而繼竺西坦席遷天童上堂鬧市紅塵裡有鬧市紅塵裡佛法深山巖崖中有深山巖崖中佛法山僧昨日出城門鬧市紅塵裡佛法一時忘却了也行到二十里松雲滿目便見深山巖崖中佛法大衆且道如何是深山巖崖中佛法良久曰白雲淡泞出沒太虛之中靑蘿夤緣直上寒松之頂上堂以拂子打圓相曰摩訶衍法離四句絕百非又打一圓相曰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又打一圓相曰摩尼珠人不識如來藏裡親收得諸人還見麼所見不同互有得失天童這裡毋固毋必師一日問無印曰天童今日大死去也汝作麼生救印曰請和尙喫飯師曰天童今日大死去也汝不要相救印曰救他作麼師又曰天童今日大死去也阿誰與我同行印曰和尙先行某甲隨後師呵呵大笑自此師資唱和不爽毫髮若潙山之與寂子也後示寂塔于本山

靑原下十九世

普照辯禪師法嗣

磁州大明寶禪師僧問如何是轉功就位師曰用盡鑁頭力放下臥淸風曰如何是轉位就功師曰不居無影谷曳杖入烟村曰如何是功位齊彰師曰掌上擎日月運炤自無私曰如何是功位俱隱師曰石人同木女相邀入海中曰此是今時事如何是那邊事師曰待汝盡却今時卽向汝道示衆若論此事如人用針線幸然針針相似忽見人來不覺失却針祇見線這邊尋也不見那邊尋也不見却自曰近處尙不見遠處郍裡得來多時尋不得心煩不好昏悶打睡拽衣就枕方就枕時驀然一劄曰原來祇在這裡唐慈雲十身寺覺禪師普照室中稱爲上首普照垂百問以驗學者往來憧憧鮮有契其機者惟師所答有同水乳略舉七則以見其槩問曰聲前薦得落在今時句後承當迷頭認影作麼生是空劫已前自已師曰夜半石人無影像縱橫誰辯往來源問不見一法猶是半提作麼生是全提底道理師曰石馬縣千山問喫飯忘其饑力充忘其飽作麼生是力充底人師曰巨靈擡手無多子分破華山千萬重問直得不恁麼來者猶是兒孫事如何是向上人師曰半夜烏鷄雪裡啼問行玄體妙落在今時究理窮源關山萬里祇如未知有底人如何趨向師曰牀窄先臥問迷時千卷少悟後一言多且道悟了底人如何履踐師曰出不由戶坐不當堂問岸如欲止先停棹車若不行須打牛如今打牛也車行也未師曰下載淸風付與誰

天童岫禪師法嗣

明州雪竇無印大證禪師饒州鄱陽史氏子幼穎異依州之昌國寺剃落受具出遊謁莿石琰於圓通機語不契時恩菴睿居關房師日親煅煉鬪雲外唱道天童師往依之一日入室機語相契遂蒙付囑語見雲外章至正九年主雪竇上堂千說萬說不若覿面一見昨日二十九今朝七月一報你參玄人光陰如箭疾娘生兩隻眼個個黑如漆急急回頭看取天眞佛良久曰是何面目下座巡堂喫茶上堂妙不妙衲僧

鼻孔多無竅玄不玄剎竿頭上無青天志士寧容袖手良馬豈待揮鞭全超棒喝不落蹄筌百鳥不來春又過嚴房贏得日高眠居四年退居定水之圓明菴明年示寂闍維建塔于菴後

青原下二十世

大明寶禪師法嗣

太原府王山體禪師侍大明戮力十年躬爲侍者秘重深嚴不見參學一日抽單罔不疑恠或問大明侍者何往明曰諸方來諸方去何介意哉又問參學何似明曰道有參學栽他頭角道無參學滅他威光衆方知已蒙印記久隱西山太原府府運兩衙請住王山創建禪席師嘗發明洞上宗旨曰既有尊貴之位須明尊貴底人須知尊貴底人不處尊貴之位方明尊貴不落階級五位頌曰正中偏夜深古殿鎖輕烟寂寂苔封臣不立密密光輝未兆前偏中正玉人不覩臨臺鏡子夜星河霧氣濃依舊青山不露頂正中來木人攜杖火中回趂起泥牛耕練色放教石馬步蒼苔偏中至轉側相逢全意氣交揮終不犯鋒鋩大用縱橫無變異兼中到明暗盡時光不照石女有智妙難窮解栽絕頂無根草

五位中第四位古來俱用兼中至後洪覺範不達此旨謬改爲偏中至然洞下實未有依之者如天童覺淨慈暉等皆用兼中至載之會元及諸書者可見迨宋末天童淨公一生不說禀承至臨終始拈香嗣雪竇考其說法雖有悟門但任意發揮而宗旨全失矣故鹿門嗣天童作五位頌始用偏中至此後相承五代各有頌惟王山所作爲當然仍用偏中至則是襲鹿門之悞而不能知者也

仁山恒禪師久侍大明遂升堂奧明付以衣法師曰某甲不是恁麼人明曰不是恁麼人自不殃及伊師以法乳情深俛仰而受明囑曰汝既如是第一不得容易出世若躁進輕脫中間必有坎坷

青原下二十一世

王山體禪師法嗣

磁州大明雪巖滿禪師初參普照照曰兄弟年俊正宜勉力叩參老僧當年念念常以佛法爲事師避席

進曰和尚而今如何也照曰如生冤家相似師曰若不得此語幾乎枉行千里照下禪床握師手曰作家那師與勝默同參嘗跪受呵斥或問其故師曰今諸方或有師資法屬諍訟招譏師子身中虫自食其肉不可不重誡也後參王山發明心印接踵住持上堂舉洞山曰秋初夏末兄弟或東去西去直須向萬里無寸草處去良久曰祇如萬里無寸草處又作麼生去石霜曰出門便是草太陽曰直饒不出門亦是草漫漫地師曰三個老漢雖然異口同音未免撞頭磕額何也一人大開口了合不得一人高擡脚了放不下一人緊閉門了出不去王山即不然遍十方界非外全在一微塵一微塵非內全遍十方界祇這一微塵許也須及盡不可得向那裏安門甚處入草還會麼休侵洞嶺初秋草請看疎山臘月蓮

勝默光禪師嘗頌九峰不肯首座曰元座徒亡一炷烟九峰不是抑高賢若將一色爲承紹辜負先師不借緣示衆舉麻谷振錫話師曰是無可是非無眞非是非無主萬善同歸梟鷄晝夜徒自支離我無三寸驚得喚龜迦葉不肯一任攢眉

青原下二十二世

雪巖滿禪師法嗣

燕京報恩寺萬松行秀禪師河內之解人姓蔡氏出家於邢州淨土寺禮贇公爲師後受具戒挑囊距燕歷潭過慶壽參勝默老人教看長沙轉自己歸山河大地話半載全無由入默曰我只願你遲會一日有省復看玄沙未徹語請益雪巖於磁之大明纔廿七日不覺伎倆已盡留入記室語言相契徑付衣偈尋歸淨土構萬松軒以自適寺內尊宿敦請住持次住中都萬壽寺小參昔有跨驢人問衆僧何處僧曰道場去人曰何處不是道場僧以拳歐之曰這漢沒道理向道場裏跨驢不下其人無語師曰人人盡道這漢有頭無尾殊不知却是這僧前言不副後語汝既知舉足下足皆是道場何不悟跨驢跨馬無非佛事金章宗皇帝明昌四年（卽南宋光宗紹熙四年也）詔師於禁庭陞座帝親迎禮聞未聞法開悟感慨親奉錦綺大僧伽衣內宮貴戚羅拜拱跪各施珍愛承安二年丁巳詔

師住大都之仰山棲隱禪寺上堂說偈曰蓮宮特作梵宮修聖境還須聖駕遊雨過水澄禽泛子霞明山靜錦蒙頭成湯也展恢天網呂望稀垂浸月鈎試問風光甚時節黃金世界桂花秋師問僧洞山道龍吟枯木異響難聞如何是異響曰不會師曰善解龍吟問諸佛不出世為甚麼却向王宮生師曰青天常舉足曰亦無有涅槃為甚麼却向雙林滅師曰白日不移輪問撒手那邊底人為甚麼不居正位師曰大功不宰曰回頭這畔底人為甚麼不墮偏方師曰至化無為問向道莫去歸來背父如何得不背父去師曰切忌回頭問心心放下難如何是放下底人師曰擔取去問是處是慈氏無門無善財為甚麼道瑠璃殿上無知識師曰拆殿了來相見遷住報恩晚退居從容菴示衆機輪轉處智眼猶迷寶鏡開時纖塵不度開拳不落地應物善知時兩刃相逢時如何回互示衆去即留住住即遣去不去不住渠無國土何處逢渠在在處處且道是甚麼物得恁麼奇特示衆動則埋身千丈不動則當處生苗直須兩頭撒開中間放下更買草鞋行脚始得示衆踢翻滄海大地塵飛喝散白雲虛空粉碎嚴提正令猶是半提大用全彰如何施設示衆向上一機鶴沖霄漢當陽一路鷂過新羅直饒眼似流星未免口如匾擔且道是何宗旨嘗發明洞上宗旨曰睦州云裂開也在我捏聚也在我問裂開便提起一絡索問捏聚便斂手而坐雖然收放自如大似被他使喚洞山斥為話作兩橛缺針斷線不見道恁麼道則易相續也大難直須當存而正泯在卷而彌舒鈎鎖連環謂之血脈不斷又曰藥山一宗實難紹舉雲巖掃地塵埃亘天洛浦服膺稱冤不已好在無舌人解語無手人行棒直饒棒喝交馳只得傍提一半師於周孔老莊百家之學無不博通三閱藏教恒業華嚴得法者一百二十八人壽八十一塔在燕京城內乾西橋北

青原下二十三世

報恩秀禪師法嗣

西京少室雪庭福裕禪師太原文水張氏子師五齡解語日了千言鄉里有聖小兒之稱未幾適遭世難

喪失天倫煢然無依道逢一老比丘誘師出家學佛曰汝能誦得一卷法華經則一生事畢師曰佛法止此而休莫亦更有向上底在否比丘異之遂偕謁休林古佛於仙巖曰此子龍象種也得奉巾瓶於左右他日必成大器古佛欣納之乃爲祝髮受具遂與雙溪廣公同執務者七年時萬松住燕之報恩師不遠介紹輒獨掉臂以往松一見便奇之親炙十年深得其髓自是名益著從之者日益廣值壬辰之變少林祖刹荒蕪上以師補之尋承萬松海雲重以尺牘見招遂應少林之命世祖潛邸命師作大資戒會戊申詔住和林興國未期月憲宗召詣帳殿奏對稱旨俾總領釋教復僧尼廢寺計二百三十有六區庚申世祖卽祚因論辯僞經馳驛以聞火其書仍賜光宗正辯之號命卽故里搬建精舍曰報恩給田若物以飯僧時萬壽祖席無可當之者衆復請師主之僧問如何是向上尊貴一路師曰漁歌驚起沙汀鷺飛出蘆花不見踪問遍界不曾藏雪峰答何處不是石霜因甚不契師曰從來孝子諱爺名僧參師問甚處人曰青州師曰識得趙州布衫否曰趙州布衫近被人裂破了也師曰因甚裂破曰風流不在著衣多師便打曰因甚打某甲師曰咄風流在甚麼處師問僧道源不遠性海非遙且道在甚麼處僧擬議師便喝後師旣老倦於接納歸棲嵩陽乙亥秋七月二十日示微疾書偈告終俗壽七十三臘五十二塔于寺之西隅

燕京報恩林泉從倫禪師初住萬壽上堂禪禪非正非偏無意路有玄淵超今邁古絕後光先但能忘影迹何必守蹄筌直指人心見性須憑祖意通玄九年面壁眞消息端的其中有秘傳元世祖皇帝至元九年詔入內殿從容問辯抵暮而退帝大悅示衆北斗似杓南斗似瓢任伊斟酌暖日凉颷冬至寒食一百五須知節氣不相饒到此莫有解吞吐者麼僧問法眼道我二十年只作境話會旣不作境會合作麼生會師曰猿抱子歸青嶂後鳥銜花落碧岩前示衆若論此事如丹鳳衝霄不留其跡其由性空寥廓慧日精明照五蘊之皆空使萬緣之俱泯直得星攢碧落月侵丹墀翡翠簾垂燭香人靜當此之際那容喘息

寧許窺箭密室不通風玄門難措足雖然如是一點靈明通宇宙那拘西竺與曹溪至元十八年十月二十日聖旨就大都憫忠寺焚燒道藏僞經除道德經外盡行燒燬命師下火師陞座云憶昔當年明帝時曾憑烈焰辯姸媸大元天子續洪範顯正摧邪誰不知嗟彼道教陰蠹佛書自古至今造訛捏僞益竊釋經言句圖謀貝葉題名謗毀如來贓誣先聖無帶狂談實難遍舉始自張陵杜撰不遵老氏玄言謬作醮書彙集靈寶詐道從空而得安言太上親傳用三張鬼法以誑惑愚夫設五運神符而蠱奸匹婦葛孝先徒搜要妙陶洪景謾述浮辭杜光庭白拈丐偷劫賊無異陸脩靜外好裡惡說客何殊寇謙之口舌瀾翻損他利已林靈素機謀諂詐敗國亡家嗚呼悲法琳不遇而遭貶嗟道世雖再而難爲致令釋子傷心幸得皇天開眼恭惟我大元皇帝陛下闢邪歸正去僞存眞恐衆生永墮迷津令萬姓咸登覺路遂以火炬打一圓相曰諸仁者只如三洞靈文還能證此火光三昧也無若也於斯會得家有北斗經枉教人口不安寧其或未然從此灰飛烟滅後任伊到處覓天尊急著眼看

從寬禪師臨終問其次兄曰佛祖父母我今一箭射殺二哥以爲何如隨整襟坐脫

上都華嚴寺全一至溫禪師邢州郝氏子幼聰敏異常兒六歲祝髮參萬松博記多聞論辯無礙松命爲侍者凡松偈頌法語一聞輒了遂得法焉常以侍者代應對機鋒不可犯太保劉秉忠薦師大可用世祖召見與語大悅留王庭多有贊益居三歲放還錫號佛國普安大禪師至元丁卯五月示疾右脇而逝異香三日茶毗舍利無數

丞相移剌眞卿居士字楚材本姓耶律及金滅遼公歸金改姓移剌初公在京師見禪伯甚多唯獨重聖安澄和尚常訪以祖道屢以古昔尊宿語錄中所得者叩之聖安間有許可公自以爲得及遭憂患以來功名之心束於高閣求祖道愈急遂再以前事訪諸聖安聖安鄙棄不然所見公甚惑焉聖安從容謂曰昔公居要地又儒者多不諦信佛書惟搜摘語緣以

貪談柄故予不敢苦口鉗鏈耳今揣公之心果為本分事以問予予豈得猶襲前傚不為苦口乎予老矣有萬松老人者儒釋兼備宗說俱通辯才無礙公可見之既參萬松杜絕人跡屏斥家務雖祁寒溽暑無日不參焚膏繼晷廢寢忘餐者幾三年乃獲印證號湛然居士其序評古略曰佛祖諸師埋根千丈機緣百則見世生苗天童不合抽枝萬松那堪引蔓湛然向枝蔓上更添芒索穿過鼻香逐氣者鼻孔絆倒行玄體妙的脚跟向去若要脚跟點地鼻孔撩天也須向這葛藤裏穿過始得先是元世主將西征有司奏五臺等處僧徒有能呪術武略及有膂力者可為部兵扈從西征公止之曰釋氏之高行者必守不殺戒奉慈忍行故有危身不護鷲珠守死不拔生草者法王法令拳拳奉行雖死不犯用之從兵豈其宜哉其不循法律者必無志行在彼既違佛旨在此豈忠王事故皆不可以從王師也帝從之太宗十六年公卒壽五十五(即南宋淳祐三年也)

青原下二十四世

少室裕禪師法嗣

西京少室靈隱文泰禪師里族未詳師穎悟過人篤好宗乘從少室遊未幾即悟心要故當時稱二泰一肅為雪庭之高弟者師其一也上堂塵劫來事只在于今河沙妙德總在心源試教伊覿面相呈便不解當風拈出且道過在甚麼處卓拄杖曰祇為分明極飜令所得遲

太原府報恩寺中林智泰禪師汾陽魚城溫氏子剃髮於華嚴喟然嘆曰大丈夫當體究大事焉能區區於此耶時雪庭主萬壽師往依數載契悟超絕朝廷聞師之名宣住報恩僧問如何是萬里無寸草處師曰不是闍黎踐履之境曰如何是出門便是草師曰纔動即乖曰如何是不出門亦是草漫漫地師曰住著即錯曰如何得不涉動靜去師曰遍界絕紅塵通身無影像一日示疾集衆告誡書偈而逝

泰安州靈巖足菴淨肅禪師保定金臺永平人族張氏禮香山壽聖為師參請一十餘年所遇知識十有餘輩最後參雪庭于萬壽淘汰有年付以衣偈初主

萬壽次少室靈巖上堂白露橫江黃花滿圃砧聲敲夜月蛩語泣秋風蟬噪岸邊之樹葉辭檻外之柯色色現海印三昧聲聲轉根本法輪諸人若能于斯會得則如面對鏡眉目分明方可喚作半個衲僧猶有俗氣未除若能打破鏡來便好與你相見祇如相見後又作麼生更有三十棒且待別時來後退居香山一日集衆告辭右脇而化

青原下二十五世

少室泰禪師法嗣

西京寶應還源福遇禪師霍州靈石王氏子依邑之兜率薙落徧遊講肆雄辯如流景聆靈隱禪師道眼圓明投誠參究一日聞隱上堂舉切忌從他覓迢迢與我疎語師頓領悟即承印可初住天慶次寶應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的的大意師曰風送泉聲來枕畔月移花影到窗前問如何是誕生王子師曰雖有尊貴分不是尊貴人曰如何是朝生王子師曰雖登金榜貴終是老朝臣曰如何是末生王子師曰歷盡艱辛後方得覲堯天曰如何是化生王子師曰與父無異體權操閫外機曰如何是內生王子師曰長在深宮內咫尺近龍顏曰向上一路請師指示師曰無絃琴有韻人天那得聞皇慶癸酉十月終壽六十九臘四十九

西疑五

靈巖藹禪師法嗣

西京寶應月岩永達禪師汾陽劉氏子下髮於本州天寧寺每以生死自策勵南詢聞靈岩法雷遠震遙餐風德跡足往參一見器之親炙積久遂入閫奧乃曰發蹤由師行之在已遂之安泰州閉關久之道俗堅請住寶應不得已而起上堂鹿門老人道盡大地是學人一卷經盡乾坤是學人一隻眼以如是眼看如是經千萬億劫無有間斷後萬松老人直得計窮力盡道個看讀不易諸人還看讀得麼須知這一卷經阿誰不具這一隻眼誰人不圓要長則千萬億劫難盡要短則一剎那頃便周寶應今日不惜眉毛為諸人指出乃彈指一下曰看讀了也諸人切莫錯過良久擊拂子曰自是不歸歸便得五湖煙景有誰爭一日示疾泊然而逝

封龍山古巖普就禪師生溽陽劉氏族十五往禪慶出家參靈巖巖以本分鉗錘重加煆煉疑情爆然頓落大德六年月菴海禪師退席本寺具疏請師開堂朝旨賜妙嚴弘法大禪師俄封龍堅請師勉受之僧問如何是顯墮師曰不是披毛戴角底曰如何是隨墮師曰不是聞聲見色底曰如何是尊貴墮師曰不是斷聲色底曰恁麼則如何有墮名師曰雁過長空影沉寒水曰古人道三墮是了事人病既是了事人如何有病師曰祇爲了事所以病生曰此病何時得愈師曰直待無身此病即除因示頌曰金鎖重重早豁開三處悠然獨往來雁過長空無繫著影沉寒水任渠猜後歸隱靈栖未幾示寂世壽七十有七

青原下二十六世

寶應遇禪師法嗣

鄧州香嚴淳拙文才禪師平陽臨汾姚氏子生有異質見僧則合掌作禮不顯常兒長依絳明福嚴普公出家嘗讀證道歌至幻化空身即法身之句欣然契悟乃謁還源禪師呈所解源可之閱藏於龍門山三載泰定甲子住少室尋隱香嚴詮釋般若心經幷華嚴法界觀僧問如何是理法界師曰虛空撲落地粉碎不成文曰如何是事法界師曰到來家蕩盡免作屋中愚曰如何是事理無礙法界師曰三冬枯木秀九夏雪花飛曰如何是事事無礙法界師曰清風伴明月野老笑相親至正壬辰五月十七日沐浴更衣呼門徒申教誡且曰吾死無事慮費火巳揚灰可也翌日吉祥而逝瘞全身於雪庭塔右春秋八十

靈巖潔禪師法嗣

金陵天界寺雪軒道成禪師雲州趙大王之遠孫父徙居保定遂家焉年十五出家郡之興國寺師廣頴平頴氣象雄偉有大志受具巳結三人爲侶在青州土窟中密究單傳之旨忽有老人貌甚奇古謂曰汝三人忘苦辛甘澹泊究明向上大事他日必作法門棟梁去也師叱之曰既作棟梁居土窟之中老人曰未有常行而不住未有常住而不行言訖而隱師益自勵密聞秋江潔公大弘曹洞之旨於靈巖遂往禮謁潔問何處來師曰青州來潔曰帶得青州布衫來

麽師曰呈似和尚了也潔曰參堂去久之平昔疑情一旦氷釋徑造丈室潔曰金鎖玄關打開也未師曰千年桃核裏覔甚舊時仁潔頷之囑曰是汝本有之事善自護持他日能弘吾道者必汝也師回青州衆請住東萊大澤山次住普炤洪武十五年天下郡縣開立僧司統領釋教師應選道契　親王殿下眷眷尤隆三十年秋八月　上召師至殿命住天界師奏不會佛法　上製詩一首鐫於金榜懸諸法堂曰不答來辭許默然西歸隻履舊單傳鼓鐘朔望空王殿示座從前數歲年上堂白雲萬頃卷舒露劫外真機紅棗千峰燦爛顯個中妙旨亙古今而不昧經塵劫以常存烏道虛通運步玄關綿密獅絃錯落按指古韻鏗鏘直得石女點頭木人拍手拈起金針玉線穿過機先截來兎角龜毛發明向上正偏獨露隱顯全該所以物物頭頭塵塵剎剎未有一絲毫欠少大衆還會麽夜來木馬雲中過驚起南辰北斗藏是年十月　勑就寺建普度大齋三晝夜　上躬率百僚行祭獻禮已幸丈室從容顧問賜寶鈔若干錠上堂陰極陽回化日昃梅花處處噴清香個中消息無多子偏界何曾有覆藏如是明明秉帶百草頭邊相逢密密宣揚萬象光中獨露利名場上薦取無位真人人我山中顯示本來面目影含宗鑑心生則種種法生身是道場心滅則種種法滅石女高提寶印文彩全彰木人暗度金梭絲毫不昧牽動劫外機輪烜赫寰中日月潛通迴邇直得枯木生花該括古今解使寒灰發焰雲籠古路依依野色還迷月滿寒巖皎皎神光偏炤六門機息何須宛轉旁參一色功圓切忌當頭印破白牛逕步已蒙建化之緣玉馬嘶風總是利生邊事且道如何是向上事咄兎角杖挑潭底月龜毛拂挂嶺頭雲上堂三陽交泰萬物咸新顯一真之妙用總造化之淵源塵塵合道處處通津法筵大啓覺苑弘開國運與佛運齊興皇風與宗風並扇只如道舊歲已去新歲到來未審去從何去來自何來如斯評論轉見誵訛敢問大衆衲衣下一著子還有增添去來也無於斯會得便見臘盡陽和無影樹春回花發不萌枝上堂五月榴花照眼明薰風啼鳥偏巖

肩機先一著無玄妙切忌當人認色聲記得夾山會禪師示衆曰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不是目前法非耳目之所到天童覺曰夾山老子解開布袋將差珍異寶撒向諸人面前了也正當恁麽時又作麽生路不拾遺君子稱美大衆據此夾山天童二老師見處一一檢點將來總成漏逗鳳山分上則不然若是色見聲求即非家珍了知目前無一法頭頭物物總相應其或未然更聽末後一句道泰不傳天子令時清休唱太平歌三十五年七月　太宗文皇帝嗣登寶位奉使日本國往宣聖化二年回與同使官僚備奏皇情大悅恩寵之隆有加四年以僚佐譖繫於囹圄百餘日師坦然無慮　上知其非罪宥之六年春奉旨就鍾山建普度大齋命師說法聽者數萬人十一年赴北京朝賀奉　旨於慶壽建齋賜賚尤加宣德三年師年七十六表辭歸山　宣宗章皇帝憫其誠遣內官護送南還天界寺西菴養老七年臘月八日示微疾辭衆說偈趺坐而逝　上遣官致祭有文春秋八十一僧臘六十有五闍維之日烟焰五色仙鶴翔空異香繚繞官貴四衆萬餘人咸歎希有火後收舍利圓紅者無筭建塔于應天府安德門外　勑賜塔所爲鷲峰禪寺

封龍就禪師法嗣

西京天慶寺息菴義讓禪師眞定李氏子卯歲薙落徧參宗匠末後往封龍山扣古巖之室巖深器之至治二年開堂天慶次遷熊耳之通相泰山之靈巖洛之嵩少僧問無功之功還有偏正否師曰偏正歷然曰如何是無功底偏正師曰石牛吐出三春霧靈鳥不棲無影林問如何是直指人心師曰舌在口裏曰如何是見性成佛師曰金屑雖貴落眼成塵曰如何是莫向言中取則師曰道火何曾燒著口曰如何是句外明宗師便打曰因甚便打某甲師曰你要我句內明宗麽庚辰夏遘疾乃命門人曰斯疾不可起也吾往必矣至五月十一日付後事書偈曰來時本靜去亦圓周虛空作舞任意優遊右脇而化

青原下二十七世

少室才禪師法嗣

南陽府萬安寺松庭子嚴禪師河南之古緱氏縣樊姓幼多疾病父母憐之許以從釋禮齊雲於少林十八受具師聰敏過人博通內外典凡詩文之類不學而能援筆立就碩師鉅儒無不以法器期之初參江月炤次參息菴讓蒙示禪要有所警發後參淳拙禪師拙以寶鏡三昧反覆徵辯大豁疑礙拙曰荷擔大法盡在子躬遂付以衣法有五乳峯頭獅子子光前耀後自超群之句時南陽府萬安虗席延師主之明洪武二年己酉主少林力田給衆偈曰亂後歸來自耨耘生涯辛苦與誰論晝拈塊石驅山鳥夜坐巢菴逐野豚腸斷秋風頻擊柝目窺夜月暗銷魂近來始識農夫苦一飯仍思施主恩僧問地藏栽禾博飯與和尚是同是別師曰欄干雖共倚山色不同觀曰百丈開田說義但展兩手意旨如何師曰雖然無語其聲如雷曰和尚又作麼生師曰晝拈塊土驅山鳥夜坐巢菴逐野豚問巖頭參洞山不肯洞山嗣德山不肯德山巖頭有甚長處師曰若肯二師則孤負二師去也曰他道洞山古佛只是無光是若何師曰渠却有光不是古佛問和尚陞座秦封槐因甚不來聽法師曰疑情早已斷何須更見人十三年冬　周王殿下敬為　國母慈孝皇后資悼冥福命師陞座說法賜僧伽黎以旌異之後退老閒居示寂未詳

靈谷謙禪師法嗣　祖派圖以師嗣清遠渭者非是蓋錯以報國謙為靈谷謙也

南京靈谷潔菴正映禪師撫州金谿洪氏子幼入安仁三峰為沙彌洪武十九年試經得度謁靈谷異中謙禪師方入門懷中香忽墮地遂有省謙命領維那謙沒往天界參雪軒軒命典藏會有　旨云泉州開元寺僧臨難選的當人住持乃闔選而出及引見帝曰著你去做住持如今做住持難善則欺侮你惡則毀謗你但清心潔己長久欽此師奉勅來院洪武三十一年六月開堂僧問法筵肇啓四衆具瞻皇恩佛恩如何普報師曰甘露泉開流大地曰報恩一句蒙師指西來祖意若為宣師曰庭前石塔聳寒空曰遍界不曾藏師曰汝見個甚麼曰某甲終不敢自瞞師曰切莫眼花又僧問如何是和尚為人一句師曰

兔角杖挑天上月龜毛拂散海濱雲曰恁麼則龍天胥慶僧俗歸仁去也師曰且合取口僧禮拜師乃曰山僧蒙恩點住此刹親蒙　天語丁寧付以清心潔已四字此是傳佛心印亦是鎮海明珠山僧旣已頂戴南來亦要普施大衆大衆須知世法佛法落霞與孤鶩齊飛古佛今佛秋水共長天一色天心罔測山益高而海益深聖語難窮天普蓋而地普載大衆作麼生會聖意去莫是不染世塵麼莫是不貪法味麼莫是不飲無爲酒不坐涅槃床麼若恁麼會非則不非是則未是山僧今日不敢久秘未免當堂指出去也木人舞出法堂前一任炎天飛白雪師居數載百廢俱修永樂元年朝京回福州諸山舉住雪峰雪峰屋老敝已甚不堪仍舊師一舉而新之人咸以爲應雪峰再來之讖洪熙元年得　旨住持靈谷宣德元年擢僧錄司左講經卒于靈谷有語錄名古鏡三昧行于世

天慶讓禪師法嗣

陝州熊耳山嵩溪子定禪師偃師馬氏子七歲禮古巖祝髮迨巖遷化往參息菴菴命主藏因白事次言下豁然大悟出世熊耳山小參宗門中事號曰單傳一心之外更無餘法只爲此土衆生好在言句中著到甘在道理中埋殺于一心之法轉增迷悶所以初祖西來打破舊日窠臼闢開別樣乾坤非是好奇立異祇是見病與藥非爲得已如初祖一到少林三緘其口九年面壁坐斷一切枝葉單提向上巴鼻任你窺伺無門鑽研不入者裏不可以有言會不可以無言會不可向格內通不可向格外通直須忘情泯見方可得其心髓旣得其心髓則諸佛之法印列祖之命脉無出于此按一指而地轉天旋行一令而山崩海竭又安用劃截虛空巧立門庭隨波逐浪別生枝節哉今日許多禪和不知務本只尋枝摘葉過日不知有甚用處如洞山玉線金針大似花前弄影臨濟三玄三要無非醉後添杯諸人還看得破麼良久曰夜靜水寒魚不食滿船空載月明歸一日示疾謂門弟子曰吾世緣已畢順化時至矣末後一句聽吾分付遂默然入寂

青原下二十八世

萬安巖禪師法嗣

嵩山少室凝然了改禪師鍾秀於嵩陽金店之茂族自齠齔年繫念空宗知有己躬下事遂依止少林二十始納僧服初參月印於香山涉歷寒暑鮮克契入會松庭禪師住天慶師往依之每以己事咨叩一日庭上堂曰一言逈脫獨拔當時師當下釋然擧似庭庭印之歸隱二祖菴洪武二十三年請主少室上堂祖師心印不是有言不是無言不是有知不是無知豈可向言句下研窮意識中揣度哉昔日祖師初來販得久遠滯貨無人承當只得九年面壁後來二祖却似癡猿捉月來問安心這老漢也是憐兒不覺醜向他道將心來與汝安二祖便爾承虛接響喚作得髓看來也好與三十棒何故纔動唇吻便隔千山諸人還會麼咄山僧今日恁麼道也好與三十棒永樂十九年無恙忽召衆敘別說偈而逝

青原下二十九世

少室改禪師法嗣

嵩山少室俱空契斌禪師平陽坦曲人參凝然求示心要朝夕咨扣一日覩秦封槐豁然契悟徑回侍次然一見謂曰契斌參得禪也師便喝然曰喝作麼師曰和尚何得以贓誣人然曰趙州勘破婆子婆子敗缺在甚麼處師曰一對無孔鐵鎚然曰如何是趙州意師曰荊棘林中重加陷穽然曰石頭書亦不通信亦不達是何意旨師曰千里同風然曰青原垂足又作麼生師曰禍事禍事然曰洞上一宗密在爾躬矣景泰四年主少室僧問如何是空劫已前事師曰烏龜向火問如何是正中偏師曰夜半烏鷄帶雪眠曰如何是偏中正師曰老翁抱著石烏龜曰如何是正中來師曰出匣吹毛寒逼天曰如何是兼中至師曰公孫舞劒難思議曰如何是兼中到師曰黑狗銀蹄無處討曰五位既蒙師指示少林這指事如何師曰沙裏無油麥中是麵

繼燈錄卷第一

繼燈錄卷第二

鼓山嗣祖沙門　元賢　輯

臨濟宗

南嶽下十八世

鼓山永禪師法嗣

臨安府淨慈晦翁悟明禪師福州人上堂舉夾山會下一僧到高亭纔禮拜亭便打僧曰特來禮拜何得打某甲僧再禮亭又打趂僧回舉似夾山山曰會麼僧曰不會山曰賴汝不會汝若會即夾山口啞應菴拈曰高亭一期忍俊不禁爭柰拄杖放行太速者僧當時若是個漢莫道高亭夾山便是達磨大師出來也斬為三段何故家肥生孝子國覇有謀臣師曰高亭夾山門庭施設各得其宜但中間一人較些子應菴與麼道也是甕縣茶瓶師纂修聯燈會要傳於叢林

靈隱善禪師法嗣（師嗣育王光會元無出今收入補燈）

福州雪峰藏叟善珍禪師泉州南安呂氏子謁妙峰於靈隱入室悟旨出世里之光孝升承天雪峰復以朝命遷主育王及徑山上堂盡大地是紫磨金身諸人終日開眼覷見釋迦老子心肝舉步纂著釋迦老子鼻孔說有說無是誑說生說滅是謗說即心非心是妄不誑不謗不妄春風吹落桃李花淡煙踈雨籠青嶂嘗自題其像曰參禪無悟識字有數眼三角似燕山愁胡面百摺如趙婆呷醋一著高出諸方敢道飯是米做除夜小參舉僧問古德年窮歲盡時如何德曰依舊孟春猶寒師曰古德恁麼答話只怕諸人忘却今日忽有人問年窮歲盡時如何拈棒便打待他道因什麼打某甲即向他道更要我道孟春猶寒那上堂春雪寒春宵短古佛心破燈盞正法眼乾紙撚抖擻精神只管看看到北斗西移南斗東轉上元依舊正月半嘉定丁丑示寂

吉安府龍濟院友雲宗鑒禪師廬陵王氏子初依妙峰一日峰上堂拈拄杖曰釋迦老子來也諸人還見麼微妙淨法身具相三十二放下拄杖曰你諸人不會入涅槃去也師於言下豁然後登吉水之佛頂峰得修山主古寺以居焉木食澗飲夙夜危坐或雪寒

無宿火啖菖獨數寸度日嘗口占以自遣曰山僧有分住煙蘿無米無錢莫管他水似琉璃山似玉眼前儘有許來多妙峰寄法衣竹篦幷其肖像以付師峰自題其像曰妙峰孤頂草離離橫按竹篦三尺鐵只許佛頂龍濟知父子不傳眞秘訣師嘗書門以示來參曰除却眼耳鼻舌身意那個是你自已若也道得許你親見龍濟來其或未然且居門外雪巖和尚見而問曰曾接得幾人師曰山僧從來不會按牛頭喫草僧問臘月三十日到來時如何師曰門前無索債人忽示疾集衆囑後事復彈指一聲曰只此是別衆語也侍僧請留頌不荅至夜分遽索筆書曰一燈在望更無言說大地平沉虛空迸裂遂坐逝

杭州淨慈東叟仲頴禪師上堂切忌隨他覓無勞向已求縱橫活潑潑有放還有收是什麼一葉落天下秋嘗頌長慶總似今日老胡有望曰天高鴻雁侵雲學地肅蛩螿入草鳴渾是一秋風景裏客愁幾逐異鄉情

淨慈簡禪師法嗣師嗣育王光會元無出今收入補燈

慶元府育王物初大觀禪師明之鄞縣陸氏子初依北澗於南屏一日入室次機語契合遂大發明後出世屢遷名刹晚主育王上堂一冬二冬你儂我儂暗中偷笑當面脫空雖是尋常茶飯誰知米裏有蟲夜來好風吹折門前一枝松上堂用黑豆法換人眼睛如恒河沙會火爐頭話能有幾個九九九三世諸佛不知有翻身踢倒五須彌何用法身藏北斗藏北斗分明向外揚家醜上堂塵劫來事只在今時當斷不斷斗換星移拈拄杖卓一下曰花須連夜發莫待曉風吹上堂舉龐居士問馬大師不與萬法爲侶是什麼人大師曰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汝道師曰大小祖師只知開口易不覺舌頭長當時若問育王但曰若要向汝道直待虛空落地自然出他一頭何故車不橫推理無曲斷上堂達磨正宗衲僧巴鼻无塞虛空無處廻避堪笑迷流白日靑天開却眼只管瞌睡更有黃面老人不識好惡入泥入水却道我於燃燈佛所無一法可得而爲我授記何異好肉剜瘡空花求蔕異竟如何悉唎悉唎旣順世塔於寺之西

菴

徑山琰禪師法嗣 師嗣育王光會元無出今收入補燈

臨安府淨慈偃溪廣聞禪師福州侯官林氏子初參浙翁鍼芥難投復遍參諸方及再參浙翁于徑山翁笑迎曰汝來耶一夕坐簷間聞更三轉入室曳履而蹶如夢忽醒翌朝造室翁舉趙州洗鉢盂話師將啓口翁遽止之平生疑碍氷釋紹定戊子出世小淨慈歷住香山萬壽雪竇育王淨慈靈隱徑山上堂舉趙州示衆曰老僧三十年前在南方火爐頭有個無賓主話直至如今無人舉著師拈曰森羅萬象明暗色空日夜舉揚趙州古佛不是不知只爲貪程太速上堂雲門放洞山三頓棒嚼飯餧嬰兒黄檗打臨濟三頓棒按牛頭喫草只今不犯絲毫有個方便良久曰大事爲汝不得小事自家擔當上堂十字街頭石幢子無你遮護處一聲江上侍郎來無你廻避處衲僧家朝出暮入脚前脚後也須仔細忽然築著磕著淨慈拄杖別有分付上堂繞禪牀一匝擊香案一下轉藏巳竟講經巳竟若具看經眼目方知落處其或未然依經解義三世佛寃離經一字還同魔說上堂趙州喫茶去金牛喫飯來龍門多上客有人續得末後句許你入阿字法門景定四年六月十四日示寂壽七十五夏五十八

臨安府靈隱大川普濟禪師明州奉化人題世尊出山相曰龍章鳳質出王宮肘露衣穿下雪峰智顧必空諸有界不知諸有幾時空師纂修五燈會元二十卷行世

臨安府徑山淮海原肇禪師楊之通州潘氏子參浙翁翁問何處人師曰淮人曰泗州大聖爲什麼在楊州出現師曰今日又在杭州撞著曰且得沒交涉師曰自遠趨風翁以師警敏欲大激發未容其參堂纔見便曰下一轉語來師擬開口翁即喝師以頌呈末句有曰空教回首望長安翁曰者裏是什麼所在師曰謝和尚挂搭始就入室之列巳而命掌記翁既寂師出世通之光孝後歷主雙塔淸涼萬壽萬年江心以朝命遷杭之淨慈靈隱徑山其住徑山逋券山積僧殘屋老未幾樓閣矗霄雲衲踵至不減浙翁全盛

時嘗頌達磨渡江曰踏翻地軸與天關合國人追不再還去去一身輕似葉長江千古浪如山六月初十日書偈而逝

婺州雙林介石朋禪師因見郁山主畫像傍僧索讚師信手書曰拾得驪珠笑眼開爲言塵盡轉生埃若無直下承當者孤負闍黎一撲來嘗頌明招謙一日天寒上堂曰風頭稍硬不是汝安身立命處曰稍硬風頭早已乖更將暖處自沉埋反令千古成踪跡枉喫羅山白米來

東山源禪師頌蜆子和尚曰紙錢堆裏可憐生臭口纔開便葛藤蕩盡鬼家窮活計至今古廟絕人行又頌葉縣省爲僧說栢樹子話曰簷頭滴滴分明歷歷碧眼黃頭二俱不識識不識普天匝地成狼藉

弁山阡禪師頌李翺參藥山因緣曰貴耳而賤目背手抽金鏃仰面看青天箭過新羅國

育王瑞禪師法嗣（師嗣育王光會元無出今收入補燈）

慶元府瑞巖無量崇壽禪師因僧問世尊覩明星悟道此意如何師答以偈曰明星一見眼皮穿漢語胡言萬萬千暴富乞兒休說夢誰家竈裏火無煙

乾元頴禪師法嗣

鼓山檜堂祖鑒禪師懷安徐氏子禮建康鍾山眞禪師薙度往依晦堂遠禪師服勤五載及歸閩參乾元頴禪師始得大事了畢出世孫之琅琊無何徙眞之北山復主資福泉守程公延致承天遷光孝慶元已未帥府葉公請住鼓山凡七載開禧乙丑謝事明年五月示疾革侍者請偈師說偈曰平生患話多臨終更何說盡力舉似人紅爐一片雪遂寂塔於山之西菴（師諱祖鑒續傳燈誤作宗鑒）

天童傑禪師法嗣

夔州臥龍山破菴祖先禪師廣安州王氏子初參密菴聞上堂語有省後菴住靈隱命師分座有道者請益曰胡孫子捉不住時如何師曰用捉他作什麼如風吹水自然成紋住後上堂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忍俊不禁爲諸人作個撇脫拈拄杖卓一下曰流水暗消溪畔石勸人除却是非難

臨安府靈隱松源崇嶽禪師處州龍泉吳氏子早歲

慕出世法見大慧於徑山慧陞座稱應菴爲人徑捷師聞之不待旦而行既至朝夕咨請應菴舉世尊有密語迦葉不覆藏師曰鈍置和尙菴震威一喝師有省菴大喜以爲法器隆興初師始得度入閩見木菴菴舉有句無句如藤倚樹師曰裂破菴曰琅琊道好一堆爛柴薴師曰矢上加尖如是應酬數反菴曰吾兄下語老僧不能過其如未在他日拂柄在手爲人不得驗人不得師曰爲人者使博地凡夫一超入聖域固難矣驗人者打向面前過不待開口已知渠骨髓何難之有菴舉手曰明明向汝道開口不在舌頭上後當自知逾年見密菴於西山隨問卽答菴微笑而已師切於究竟至忘寢食會密菴入室次問僧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話師侍側豁然大悟乃曰今日方會木菴道開口不在舌頭上自此機辯縱橫旋出世於平江澄照徙光孝治父薦福香山虎丘慶元三年被旨補靈隱上堂大凡扶豎宗乘須具頂門正眼懸肘後靈符只如寶壽開堂三聖推出一僧寶壽便打三聖道與麼爲人瞎却鎭州一城人眼去在寶壽擲下拄杖便歸方丈二尊宿等閑一挨一拶便乃發明臨濟心髓只是不知性命總在者僧手裏還有檢點得出者麼昔年覓火和煙得今日擔泉帶月歸示衆古者道拈起也天回地轉放下也草偃風行治父則不然拈起也乾坤黯黑放下也瓦礫生光忽有一個半個驀然戳瞎頂門達磨一宗未至寂寥在示衆舉臨濟如蒿枝拂相似公案雪竇曰臨濟放處太危收來太速師拈拄杖曰臨濟據令而行不知孤負黃檗雪竇盡力擔荷也只見得一邊且道薦福節文在什麼處擲下拄杖示衆舉汾陽曰識得拄杖子行脚事畢師曰汾陽雖是開口見膽未免落在第二頭驀拈拄杖曰者個不得喚作拄杖子漆桶參室中垂語曰是風動是幡動僧擬議師便打出又曰不是風動不是幡動僧擬議師亦打出又曰有力量人因甚擡脚不起又曰開口不在舌頭上又曰明眼衲僧因什打失鼻孔有賊無贓⊙僧問如何是一同一實師曰裂破曰如何是二同大事師曰一毛頭上定乾坤曰如何是三總同參師曰蝦蟆蚯蚓跛鼈盲龜曰如何

是四同眞智師曰一不成二不是曰如何是五同徧普師曰大地撮來無寸土曰如何是六同具足師曰猶欠一著曰如何是七同得失師曰入泥入水曰如何是八同生殺師曰自救不了曰如何是九同音吼師曰八角磨盤空裏走曰如何是十同得入師曰寒山逢拾得曰與什麼人同得入師曰胡張三黑李四曰與誰同音吼師曰狸奴白牯曰作麼生同生殺師曰德山棒臨濟喝曰什麼物同得失師曰草裏輥曰阿那個同具足師曰信手拈來著著親曰是什麼同徧普師曰針鋒影裏騎大鵬等閑挨落天邊月曰何人同眞智師曰黑山鬼窟曰孰與總同參師曰燈籠入露柱曰那個同大事師曰嘉州大象陝府鐵牛曰何物同一質師曰盌脫丘師退居東菴俄屬微疾因書偈曰來無所來去無所去瞥轉玄關佛祖罔措跏趺而寂塔全身於北高峰之原

慶元府天童枯禪自鏡禪師長溪高氏子受業泉州法石後遍參諸方得旨於密菴出世寧德鳳山嘉定癸未移鼓山鑄洪鐘有掛鐘偈曰一模脫就轉風流平地教他不肯休要得洪音喧宇宙直須更上一層樓頌鵝湖因唐憲宗詔問如何是佛性曰因地而倒因地起離地求起無是理不離所問語雖親認著依前還不是紹定己丑移眞州北山後移天童甫至而寂建塔天童

饒州薦福曹原生禪師南劒人嘗詠靈雲石曰雲去復來非有意雲來復去亦無心有無截斷靈何在突兀一峰靑到今頌長沙與仰山翫月曰浮雲散盡月當空兎子懷胎產大蟲跳出風前弄牙爪至今撼動廣寒宮頌僧問古德生死以何爲舟航曰年盡不燒錢鼠穴被蛇穿直饒玄會得對面隔西天

太平府隱靜萬菴致柔禪師潮州陳氏子上堂學天衣懷禪師雁過長空影沉寒水話頌曰長空孤雁一聲秋獻寶波斯鼻似鉤風捲白雲歸別嶂黃昏月挂柳絲頭又頌倩女離魂曰憶昔春風上苑行爛窺紅紫厭平生如今再到曾行處寂寂無人草自生頌南泉與歸宗麻谷同去參禮南陽國師曰金鍼繡出玉鴛鴦石女擎來不覆藏剛被木人偷眼覷至今兩兩

不成雙
臨安府淨慈潛菴慧光禪師有化鹽偈曰合水和泥一處烹水乾泥盡雪花生乘時索起搽天價公驗分明孰敢爭頌楞嚴經佛謂阿難見見之時見非是見日雨洗淡紅桃萼嫩風搖殘碧柳絲輕白雲影裏怪石露綠水光中古木清
侍郎張鎡居士號約齋字功甫忠烈王諸孫官直秘閣學士造密菴篝室蒙菴垂示因舉狗子話忽聞鐘聲悟入偈曰鐘一撞耳根塞赤肉團邊去個賊有人問我解何宗舜若多神面門黑以書告其悟由菴肯之尋掃軌休閒徜徉南湖之小園或幅巾曳杖嘯歌往來瀏然忘歸嘗曰昔賢有云不為俗情所染方能說法度人蓋光明藏中孰非遊戲若心常清淨離諸取著於有差別境中能常入無差別定則淫房酒肆徧歷道場鼓樂音聲皆談般若倘知因物隔境逐情移如鳥粘黐動傷軀命又烏知所謂說法度人者哉後捨宅建慧雲寺請密菴開山

天童觀禪師法嗣 師嗣淨慈一會元無出今收入補遺

平江府虎丘倫堂善濟禪師讚魚籃觀音像曰雲鬢濃粧苦强顏為他閑事入塵寰攜來活底無人買祇作尋常死貨看

天童頴禪師法嗣 師嗣焦山體會元無出今收入補遺

臨安府靈隱荊叟如珏禪師婺州人初參痴鈍於鍾山嘗呈偈曰鍾山白刃赤身挨幾度曾經被活埋一自人亡家破後了知無位可安排鈍肯之住後上堂新歲擊新鼓普施新法雨萬物盡從新一一就規矩普賢大士忻歡乘時打開門戶放出白象王徧地無尋處拈拄杖曰惟有者個不屬故新等閑開口吞却法身腳下曰是什麼千年桃核裏元是舊時仁端午春自育王升徑山小參我此一宗正令全提如暴風卒雨鼓蕩無前石火電光追奔不及擧意即迷源擡頭已蹉過不是目前法莫生種種心縱汝三種互修尅期取證第一頭第三首驀拄千撐轉見氣急殊不知髑髏未具已眼先明呱地一聲千了百當然雖如是親證者萬中無一二錯會者數有恒河沙僧問如何是佛師曰爛冬瓜復成頌曰如何是佛爛冬瓜咬

著冰霜透齒牙根蒂雖然無窖子一年一度一開花
佛成道日頌曰六年雪嶺方成道打失從前鬼眼睛
滿面慚惶無著處至今生怕是明星

萬壽觀禪師法嗣 師嗣大洪證會元無出今收入補燈

杭州黃龍無門慧開禪師杭州梁氏子參月林看無
字話六年無省乃奮志兢責誓曰若去睡眠爛却我
身一日在法座邊立忽聞齋鼓聲有省偈曰青天白
日一聲雷大地羣生眼豁開萬象森羅齊叩首須彌
跨跳舞三臺次日入室欲通所得林遽曰何處見神
見鬼了也師便喝林亦喝師又喝自此機語脗合淳
祐六年奉旨開山護國仁王寺上堂是非長短耳邊
風切莫於中覓異同要得八風吹不動放教心地等
虛空慈雲老人只解順水張帆不能逆風把柂黃龍
又且不然是非都去了是非裏薦取何故警幾度黑
風翻大浪未曾聞道釣舟傾靈巖大旱宋理宗召師
祈雨還而默坐帝遣內侍問之師曰寂然不動感而
遂通既而大雨賜號佛眼禪師
潭州石霜竹巖妙印禪師對月看經偈曰未動舌頭
文彩露五千餘卷一時周若言待月重開卷敢保驢
年未徹頭

南嶽下十九世

雪峰珍禪師法嗣

杭州徑山元叟行端禪師台之臨海何氏子初參藏
叟於徑山叟問你是什處人師曰台州叟便喝師展
坐具叟又喝師收坐具叟曰放汝三十棒參堂去師
於言下豁然頓悟一日侍次叟曰我泉南無僧師曰
和尚警叟便棒師接住曰莫道無僧好叟頷之即延
入侍司及叟告寂即至淨慈依石林鞏禪師林處以
記室復參雪巖巖問何處來師曰兩浙巖曰因甚語
音不同師曰合取臭口巖曰顯徑橋高集雲峰峻未
識書記在師拍手曰鳴吞螺螄眼睛突出巖笑顧謂
侍者曰點好茶來師曰也不消得遂送師居蒙堂大
德四年庚子出世湖之資福學徒奔輳名聞京國特
旨賜慧文正辯禪師次主中天竺皇慶壬子遷靈隱
有旨設水陸大會於金山命師陞座說法加賜佛日
普照至治壬戌補徑山泰定甲子上爲降璽書作大

護持仍賜金襴袈裟師至是三被金襴之賜僧問三聖和尙道我逢人則出出則不爲人興化和尙道我逢人則不出出則便爲人意旨如何師曰雞街燈盞走鼈咬釣魚竿僧曰爲人不爲人則且止如何是逢人出底句師曰知僧曰逢人出不出則且止如何是爲人底句師曰切問如何是正法眼藏師曰十字街頭石敢當曰莫只者便是麼師曰月似彎弓少雨多風僧參師問曰何方聖者甚處靈祇曰臨朕磯師曰杜撰禪和如麻似粟參堂去又勘一僧曰棊盤石斫破你腦門鉢盂池浸爛你脚板僧擬答師便喝又勘一僧曰劈開華嶽連天秀放出黃河徹底淸卽且置平實地上道將一句來僧擬開口師便打上堂卽心卽佛蜜果換苦葫蘆非心非佛寶器貯於不淨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鄭州出曹門且喜沒交涉拈拄杖曰拄杖子鑽過北鬱單越走向西瞿耶尼今向翔鳳山中興雲吐霧去也卓一卓曰大洋海底火發燒却嘉州大像頟下眉毛復卓一卓下座上堂三世諸佛拈向一邊六代祖師置之一壁十二時中且要識得自家主人翁隨處作主立處皆眞五欲八風搖撼不動四生九有籠罩不住方有少分相應我且問你著衣喫飯屙屎送溺行住坐臥見聞覺知且阿那個是你主人翁有般漢便向第八識裏妄生卜度便道呼之有聲不見其形只今言談抵對歷歷孤明豈不是我自家主人翁錯了也此是無量劫來生死根本無始劫來業識癡團便得你七顚八倒役得你萬苦千辛豈可認以爲實降此之外畢竟阿那個是你主人翁復高聲喚曰主人翁惺惺著上堂古戍朝鳴角空山夜答鐘時人皆共聽何處不圓通元宵上堂幷謝監收浴主維那千粒萬粒從一粒生只者一粒從甚麼處生千燈萬燈從一燈起只者一燈從甚麼處起識得一燈千燈萬燈燈燈不疑識得一粒千粒萬粒粒粒無碍三脚驢子弄蹄行踏破無邊香水海拈拄杖卓一卓曰頂門上也少者一槌不得至正辛巳八月四日書偈訣衆曰本無生滅焉有去來氷河發焰銕樹花開投筆垂一足而化奉全身瘞於寂照塔院

淨慈顗禪師法嗣

溫州江心一山了萬禪師撫州臨川金氏子年十五業程文有聲然出家素志莫能奪去從金溪常樂院祝髮東叟穎南屏擇師掌記師偶繹神祠見紙灰隨風旋起脫然忘所證亟以白叟叟詰之終無疑滯遂蒙印可後遊天台衆請開法寒巖遷紫籜疎山開先升住江心少不適意輒棄去會盧山月澗明禪師遣舟迎歸東溪及明沒開先之衆復請乃回開先皇慶元年冬遘疾書訣坐逝

明州岳林栯堂益禪師溫州人上堂古者道我者裏無法與人只是據欵結案彰聖者裏亦無法與人亦不據欵結案拈拄杖曰如何是佛赤脚踏蓮花如何是佛向上事雕梁畫棟擲下拄杖便歸方丈二月十五日上堂擊拂一下曰彰聖今日將三十年前冷灰中爆出黑豆換老胡眼睛去也喝一喝曰設有一法過於涅槃我此一喝不作一喝用

育王觀禪師法嗣

洪州仰山晦機元熙禪師南昌唐氏子與兄元齡俱習進士業元齡既登第師遂祝髮聞物初闡化玉几往依之初與語大驚異之留侍左右朝夕咨叩盡發其秘後謁東叟穎公於南屏穎命掌記元貞二年出世百丈遷淨慈上堂雲門道個普字盡大地人不奈何殊不知雲門四棱塌地當時若與震威一喝待此老惡發徐徐打個問訊道莫怪觸忤好非徒救取此老亦能振起雲門綱宗雖然口是禍門上堂三界無法何處求心白雲爲蓋流泉作琴古今無間誰是知音擊拂子曰一曲兩曲無人會雨過夜塘秋水深上堂獨坐大雄峰寒灰撥不紅一星熒火出孤鶴過遼東遷徑山閱三月師杖策歸南山之下復起之不往也江西學者聞師退閑咸傾誠法味以致百丈大仰之徒爭來請師師辭不獲已遂還仰山居三年將示寂作偈示衆擲筆化去大仰山之下有金雞石者應馬大師懸讖故葬焉

淨慈聞禪師法嗣

杭州徑山雲峰妙高禪師福寧州人受具後往參癡絕次見無準咨器之及參偃溪一日溪舉譬如牛過窗櫺頭角四蹄都過了因甚尾巴過不得師劃然有

省乃曰鯨吞海水盡露出珊瑚枝溪曰也只道得一半後出世大廬遷勸忠何山復奉朝命住蔣山至元庚辰遷徑山上堂世界未形乾坤泰定生佛未具覿體全真無端鏡容大士騰巢躍出務破面皮早是遭人描邈那更缺齒老胡不依本分遙望東震旦有大乘根器迢迢十萬里來意在攙行奪市直得鳳堂鼓響阿閣鐘鳴轉喉觸諱插脚無門合國難追重遭訐露斯徑山道不得已跨他船舷入他界分新官不理舊事畢竟如何拍禪牀曰戍樓靜貯千峰月塞草閒鋪萬里秋上堂五峰峭峙到者須是其人一鏡當空無物不蒙其照祖師基業依然猶在衲僧活計何曾變遷著手不得處正要提撕措足無門時方可履踐直待山雲淡泞澗水潺湲一曲無私萬邦樂業正恁麼時功歸何所車書自古同文軌四海如今共一家示衆言前辯旨句下明宗東計山熾然說法湛瀆水轉為流通者裏搆得未免遞相鈍置若尚存觀聽擾擾匆匆晨雞暮鐘時有譖毀禪宗者師嘆曰此宗門大事吾當忍死爭之遂趨京有旨集諸宗徒廷辯上問禪以何為宗師奏曰淨智妙圓體自空寂非見聞覺知思慮分別所能到上宣問再三師歷舉西天東土諸祖以至德山臨濟棒喝因緣大抵言禪是正法眼藏涅槃妙心超最上乘孰有過於禪詞旨明顯餘二千言又宣進楊蓮同百法論師仙林賜坐使各持論林曰始從鹿野苑終至跋提河於是二中間未嘗說一字五千餘卷自何而來師曰一代時教如標月指了知所標畢竟非月林曰如何是禪師以手打一圓相林曰何得動手動脚師曰只者一圈尚透不得說甚千經萬論林無語上大悅賜食陛辭南歸示寂塔於寺之西麓

明州天童止泓鑒禪師頌大陽無相道場話曰真空無相絕名模立底精分畫底麁道卽不難辯上紙西天髯子絕髭鬚

雙林朋禪師法嗣

杭州靈隱悅堂祖誾禪師南康周氏子一日閱華嚴至惟一堅密身一切塵中現忽有省往見別山山問近離什處師曰江西山曰馬大師安樂否師叉手曰

起居和尚參斷橋問臨濟三遭黃檗痛棒是否師曰是日因甚大愚肋下築三拳師曰得人一牛還人一馬橋領之橋逝而介石補其處一日室中舉栢樹子話師擬議石抗聲曰何不道黃鶴樓前鸚鵡洲師於言下頓悟久之歸廬山出世西林大德九年住靈隱嘗勘一僧曰微塵諸佛在汝舌上三藏聖教在汝脚底何不瞥地僧罔措師便喝又勘一僧曰釋迦彌勒是他奴他是阿誰僧擬對師便打一僧新到師問何處來曰閩中師曰彼處佛法如何住持曰饑則吃飯困則打眠師曰錯曰未審和尚此間如何住持師拂袖歸方丈居四歲訣衆偈曰緣會而來緣散而去撞倒須彌虛空獨露遂逝

靈隱濟禪師法嗣

慶元府雪竇野翁炳同禪師新昌張氏子首從痴絕於天童次造大川之室川舉臘月火燒山話師擬對川拈竹篦遽拄之有省隱跡仗錫閉戶書法華經有老來非厭客靜裏欲書經之句時雪竇虛席衆堅請師往赴至壬寅八月十五日陞座語衆勸勵極切蓋示別也衆請留偈笑而不應至夕而逝

薦福琛禪師法嗣

福寧州支提山愚叟澄鑑禪師本州寧德張氏子依政和龍山剃落參無文琛禪師遂入其室初住白雲至元二十年世祖勅賜住持支提賜號通悟明印大師後示寂書偈曰八十二年落賺世緣躍翻筋斗應跡西乾沐浴更衣趺坐而逝

臥龍先禪師法嗣

臨安府徑山無準師範禪師劒州梓潼雍氏子九歲出家請益老宿坐禪之法宿曰禪是何物坐底是誰師晝夜體究一日如廁提前話有省謁育王佛炤炤問何處人師曰劒州炤曰帶得劒來麼師隨聲便喝炤笑曰者烏頭子也亂做至靈隱時破菴爲第一座同遊石筍菴有道者請益胡孫子話師於侍傍大悟初住明州清凉遷焦山雪竇育王後受詔主徑山上堂靈山指月曹溪話月遞代相傳證龜成鼈範上座尋常有一張口挂在壁上未曾動著今日無端入者行戶事到如今只得東簸西簸未免拈起多年曆日

於中點出些子悞賺處說似諸人且要郭大李二鄧四張三知得江南兩浙春寒秋熱雖然如是黃河三千年一度清上堂若是個事直是省要易會多是諸人自作艱難自作障礙所以有時東廊西廊見諸人問訊和南山僧便乃低頭相接其實無他只要諸人識得長老是西川隆慶府人氏若識得去便與諸人打些鄉談說些鄉話如今且未說你識得長老且各自知得自家鄉貫也得還知麼明州六縣奉化入鄉上堂名不得狀不得取不得捨不得只恁麼得且道得個什麼三人證龜成鼈理宗召入修政殿奏對詳明賜金襴僧伽衣又宣詔慈明陞座說法帝垂簾而聽賜號佛鑑淳祐己酉三月旦日疾作遂陞座謂衆曰山僧既老且病無力與諸人東語西話今勉強出來將從前說不到底盡情向諸人抖摟去也遂起身抖衣曰是多少便歸方丈十五日集衆遺囑至十八日黎明書偈曰來時空索索去也赤條條更要問端的天台有石橋移頃而逝塔全身於圓照菴

臨安府靈隱石田法薰禪師眉山彭氏子初遊石霜禮雷遷塗述偈曰一念慈容元不隔何須特地肆乖張平高就下婆心切惱得雷公一夜忙師名因是大著聞穹窿破菴道望遂往依焉菴室中舉世尊拈花迦葉微笑師曰焦磚打著連底凍赤眼撞著火柴頭菴陰奇之初住蘇之高峰遷楓橋鍾山淨慈靈隱示衆但得本莫愁末喚什麼作本喚什麼作末松栢千年青不入時人意牡丹一日紅滿城公子醉山僧恁麼道若有不肯的是我同參弟子師俊繪師像求讚有日末後一句分付廚山衆頗訝之明日忽示疾退歸寶壽趣辦終焉計辦畢即趨寂窆全身於院之後山

南康府雲居卽菴慈覺禪師蜀人舉僧問葉縣如何是學人密用心處縣曰鬧市輥毬子曰意旨如何縣曰普請衆人看師頌曰輥毬鬧市衆人看一陣淸風吹面寒定亂不須雙刃劒活人何必九還丹師始登雲居時先一夕宿瑤田庄夢伽藍安樂公謂曰汝與此山祇有一粥緣明日午後至寺晚參罷會同袍二僧鬭狠聞於寺司凡新到例遣斥逐師深切疑訝後

數年蜀士有宦達於朝者與師親故以雲居虛席請師補其處師欣然承命將復徵往夢覓至瑤田庄而寂

靈隱嶽禪師法嗣

慶元府天童滅翁文禮禪師杭之臨安阮氏子家天目山之麓師生六歲携籃隨母採桑俄而寤念携籃者誰耶遂懷出家志十六得度參混源源舉現成公案放汝三十棒話不契謁佛炤炤問恁麼來者那個是你主人翁師豁然領旨他日炤問是風動是幡動者僧如何師曰物見主眼卓竪又問不是風動不是幡動甚處見祖師師曰揭却腦蓋炤喜其俊邁俾掌書記久之聞松源唱道饒之薦福室中問僧不是風動不是幡動僧擬議即棒出師聞之頓忘知解往參蒙印可嘉定五年開法臨安之慧雲遷能仁淨慈室中每舉南山笙箏東海烏鰂話學者擬議師輒督牙三下莫有湊泊之者厥後遷居福泉升住天童開堂日僧問和尚見佛炤時如何師曰石中有玉曰見松源後如何師曰沙裏無油問覩方知彼去去者不至方意旨如何師曰前不遘村後不迭店有來上來者直入方丈曰某甲有狀告投和尚師曰對頭在那裏曰和尚便是師曰老僧與你有什冤讐來無語師捉住曰冤家冤家虎維那參師問汝名什麼曰智虎師退身作怕勢虎擬議師便歸方丈上堂衆生本不曾迷夜闌雞向五更啼諸佛本不曾悟清秋鴈度長空去拍膝一下曰西窻昨夜月華明涼飈已到梧桐樹上堂法不孤起仗境方生境既不存法從何立龍湫瀉千尺瀑且不是境雁峰聳萬丈高寒且不是法明眼衲僧到者裏合作麼生直饒倜儻分明山僧棒折也未放在何故殺人刀活人劍上堂事事無碍青山掩映斜陽外法法無差樹前古木鬧羣鴉君不見太原孚上座走天涯揚州五更聞畫角吹斷落梅花直至如今未到家聖節上堂坐琉璃殿垂夜明簾混然一體以難該冥應衆緣而無忒從上以來推尊此位且全身奉重一句如何舉唱妙叶羣機齊入貢從教諸道自分權宏智禪師忌日上堂夜明簾外寶鑑臺前元無兼帶豈有偏圓正恁麼時畢竟誰居正位古

渡無人霜月冷蘆花風靜鷺鷥眠上堂萬松關迴九隴煙橫谷風傳響澗水流聲若以眼觀耳聽拔舌犁耕不以眼觀耳聽拔舌犁耕且利害在什麼處若不同牀睡焉知被底穿師退院逍遙於梁渚之上拏衲聚叩與住院無異將入寂謂侍者曰誰與我造無縫塔侍者曰請師塔樣師曰盡力畫不出怡然脫去

常州華藏無得覺通禪師靑苗會上堂破一微塵出大經鳶飛魚躍更分明不將眼看將心看已是重疊火裏沐淹黑豆昧平生直到却外話豐登纔成白雪桑重綠剗盡黃雲稻正靑

慶元府雪竇大歇仲謙禪師金華義烏應氏子幼見傅大士心王銘乃誓出家始見息菴菴器之而抑其銳曰汝儒家習氣不除何能到大休大歇田地宜如土木人去師朝暮研究有省因以大歇自名既見松源一日聞舉秘魔擎杈話俄失聲曰爭奈有人不甘源提竹篦曰打你不甘師擬進語而篦輒至茫未有措源震聲喝師卽豁然

安吉州道場山運菴普巖禪師讀趙州曰無端提起七斤衫多少禪人著意參盡向靑州做窠窟不知春色在江南

鎭江府金山掩室善開禪師頌僧問雲門法身曰六不收一不立淸淨法身何處覓夜來一陣吹葉風掃盡浮雲月照壁又頌淨慈肯堂示衆觀方知彼去曰孰謂觀方不在方纔開臭口便乖張行人要覓長安路不覺全身在帝鄕

溫州鳳翔石巖希璉禪師潮陽馬氏子僧問昔日佛照光禪師因孝宗皇帝宣問釋迦入山六年所成何事照曰將謂陛下忘却意旨如何師答以頌曰大根大器大熏修聲轉機輪向上頭萬億斯年推一佛雪山元不隔龍樓

台州瑞巖少室光睦禪師贊四祖曰破頭峰頂紫雲飛三却天書老翠微滯貨雖然無用處不應分付小孩兒頌靈雲見桃花曰一見桃花便垛跟鐵圍生陷出無門倚墻傍壁知多少一度春風一斷魂

北海心禪師嘗頌唐太宗蛤蜊因緣曰合水和泥底事忙被渠點破太乖張雖然默契君王意已是全身

入鑊湯頌雪峰拓開門放身是什麼曰同條生兮不同死弟既耳聾兄目瞽家門蕩盡徹骨窮却把黃金如糞土末後句休莽鹵甜者甜兮苦者苦

諸菴肇禪師嘗頌南泉鑄佛因緣曰兩手持來難蓋覆依前兩手還分付一枕清風眠正濃鳥銜花落巖前路又頌松源示衆明眼衲僧因甚打失鼻孔曰殺人一萬損三千獨弄單提機不全萬頃滄波明月夜一聲短笛釣魚船

臨安府淨慈谷源道禪師嘗頌石頭剗草話曰石頭剗草驗英豪懵懂丹霞眼不高若解轉身行活路至今應不累兒曹

天童鏡禪師法嗣

福州鼓山愚谷元智禪師長溪薛氏子年十八受業於本縣湛然本禪師時枯禪主鳳山師往從之叩請甚勤禪已奇之出嶺謁淛翁琰於雙徑又參少林嵩於北山留掌記有聲少林移徑山枯禪嗣其席師喜曰青鳳山前事未竟今竟矣禪至仍掌記俄而機契遂蒙印可嘉熙己亥出住平江薦福遷洞庭翠峰宜興芙蓉退居靈隱後起住泉之法石未幾遷福州怡山擧其廢癸亥秋移鼓山甫一夏以病告退老東菴咸淳丙寅正月十七日趺坐書偈而化壽七十一臘五十八塔全身於鼓山南院

杭州淨慈清溪沅禪師上堂達磨西來一坐具地被他神光禮了三拜一時占却致令後代兒孫各自分疆列界衲僧家撥草瞻風朝吳暮越南天台北五臺拄杖頭草鞋底還曾踏著也未良久曰切忌踏著

薦福生禪師法嗣

臨安府徑山痴絕道冲禪師武信荀氏子資性絕人長應進士不第受業於梓州妙音院紹熙三年出峽時曹源出世妙果師往謁聽其入門語有省俾侍左右三年以偈辭遊淛有尚餘一雙窮相手要向諸方攫處爬之句參松源於靈隱源門庭峻絕笠樓八月不獲入室或以失士告源曰我已八字打開挂搭渠自是渠當面蹉過耳師聞其語口耳俱喪徹見曹源於妙果龜峰時嘻笑怒罵皆爲人善巧方便自是不疑天下老和尚舌頭初住嘉興天寧移雪峰方半載

詔移天童育王虛席秉攝住持上堂天童用底來育王用不著育王用底來天童用不著雖然如是用不著不著處用有餘一箭雙鵰隨手落上堂圓覺伽藍塵塵有路坐斷去來頓空今古那裏十三者邊十五後先不差毫髮可笑黃面瞿曇至今不知落處上堂有一人一念頓證墮在佛數有一人累劫闡提不願成佛且道那個合受人天供養良久曰蝶穿芳徑雙眉濕蜂掠殘花兩股肥上堂僧問心佛及衆生是三無差別如何是過去心師曰放待冷來看曰如何是現在心師曰你問我答曰如何是未來心師曰後次上堂向汝道曰如何是過去佛師曰去年梅曰如何是現在佛師曰今歲柳曰如何是未來佛師曰顏色馨香依舊曰如何是過去差別智師以拂子擊禪牀左邊曰如何是現在差別智師以拂子擊禪牀右邊曰如何是未來差別智師以拂子中間點一點僧曰心佛衆生無向背十方剎海一毫收便禮拜師乃曰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三心既不可得喚什麼作差別智若人見得徹去三世諸佛無一時不在諸人頂顙上轉大法輪更來者裏捩肩竝足討什麼椀以拄杖一時趕散未幾被旨還徑山將示寂謂衆曰無準忌在三月十八吾以十五日行不能辦香修供矣至十四日上堂辭衆舉世尊臨入涅槃告衆曰汝等善觀吾紫磨金色之身瞻仰取足毋令後悔今日即有明日即無師曰世尊平生用盡伎倆臨死之際求生不得生求死不得死山僧則不然要行便行要去便去八臂那吒攔不住下座至夜分起坐移頃而逝壽八十二臘六十一荼毗舍利五色者無數靈骨分一半建塔金陵王山菴一半建塔菖蒲田玉芝菴

隱靜柔禪師法嗣

雙杉元禪師嘗頌太宗勸發菩提心話曰萬里謳歌聖化成條風塊雨樂樵耕不因嵩嶽三呼後無象誰知眞太平又頌應菴問密菴正法眼話曰五陵公子少年時得意春風躍馬蹄不惜黃金爲彈子海棠花下打黃鸝

華藏淨禪師法嗣

慶元府天童西江謀禪師江南老宿不被黃敕者四十年末路受理宗寵命三錫示衆春日晴黃鸝鳴最親切誰解聽一日將入寂顧侍僧索筆書偈曰一笑翻身日面月面閣筆而逝立塔天童

靈隱珏禪師法嗣

杭州中天竺空巖有禪師室中垂語曰黃金鑄就鐵眞人東海湧頌曰錦衣公子醉田家熱睡柴牀日未斜熱渴呼漿無所得便將玉帶換甌茶

黃龍開禪師法嗣

杭州護國臭菴宗禪師上堂擧嶽林振禪師示衆曰布袋口開還有買的麼僧曰有林曰不作貴不作賤作麼生買僧無語林曰老僧失利師曰嶽林說個問端也甚奇特及至被人道個有字直得東遮西掩囊藏不迭護國今日布袋口開還有買的麼良久曰欄干雖共倚山色不同觀

溫州瞎驢無見禪師嘗頌興化打克賓曰興化打克賓言親語不親棒頭如雨點敲出玉麒麟

放牛余居士古杭人淳祐間參無門凡問被門劈面截住曰不是不是及見臭菴問曰吾師甚麼見解敢對人天顛倒是非菴曰我在無門座下無法可得無道可傳只得兩個字士曰兩字如何說菴曰不是不是士言下始知無門爲人處嘗述是非關其言曰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回光返照逈絕遮攔纔擬思量白雲萬里逢人品藻遇物雌黃重古輕今貴耳賤目任伊卜度沉吟未夢見是非關在安吉州沈道婆問是非關有幾句士曰有四句婆曰四句作麼舉士曰第一句有是有非則不可第二句無是無非又不可第三句是是非非也不可第四句非是是非亦不可若離得此四句始見本地風光曰我離得否士曰汝離不得曰人人有分我何離不得士曰嫁雞逐雞飛嫁狗逐狗走曰如何是本地風光士曰月子彎彎照幾州幾人歡喜幾人愁曰不問這個風光士曰問那個本地風光曰無男女相底士曰既無男女相問甚是非關曰別有向上事也無士曰有曰如何是向上事士曰馬蝗釘住鷺鷥脚你上天時我上天

孤峰秀禪師法嗣

福州鼓山皖山正凝禪師舒州太湖李氏子受業於黃州雙泉嘉熙初入閩謁孤峰秀禪師於莆之囊山執侍五載盡得其奧旨知藏鼓山分座雪峰寶祐間出世本州釣龍臺遷萬歲己巳十月移鼓山嘗頌世尊臨入滅以手摩胸話曰潦倒瞿曇不識羞臨行猶自逞風流摩胸示衆歸何處啼鳥一聲山更幽又頌金峰枕子話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又頌德山參龍潭曰潭不見龍不現全身已在空王殿夢回忽聽曉鶯啼春風吹落桃花片咸淳甲戌臘月八日示寂闍維數珠不壞獲舍利於齒中乃別建塔師人閩三十餘年道俗敬慕如覩生佛凡得嚫利悉作方便事更無儲蓄壽八十四臘四十五

婺州雙林一衲介禪師嘗頌傅大士披衲頂冠因緣曰非儒非道亦非禪杜撰修行忒可憐擔閣一身三不了至今八百有餘年

容菴海禪師法嗣（師嗣竹林安安嗣竹林寶寶嗣顧牛和和嗣天目齊齊嗣五祖演自齊以下會元俱無出）

燕京慶壽中和璋禪師一夕夢異僧策杖徑趨方丈踞師子座天明謂知客曰今日但有旦過當令來見老僧及晚海雲至師笑曰此衲子乃夜來所夢者雲曰某不來而來作麼生相見師曰參須實參悟須實悟莫打野摲雲曰某甲因擊火迸散乃知眉橫鼻直師曰吾此處別雲曰如何表信師曰牙是一具骨耳是兩片皮雲曰將謂別有師曰錯雲喝曰草賊大敗師休去次日師舉臨濟兩堂首座齊下喝僧問還有賓主也無濟曰賓主歷然汝作麼生會雲曰打破秦時鏡磨尖上古錐龍飛霄漢外何勞更下槌師曰你只得其機不得其用雲便掀倒禪牀師曰路途之樂終未到家雲與一掌曰精靈千載野狐魅看破如今不直錢師打一拂子曰汝只得其用不得其體雲進前曰青山聳寒色月照一溪雲師曰汝只得其體不得其智雲曰流水自西東落花無向背師曰汝雖善語言三昧要且沒交涉雲豎起拳復拍一拍當時丈室震動師曰如是如是雲拂袖便出明日命掌記復以向上鉗鎚勘驗應答皆契一日謂曰汝今已到大安樂地宜善護持吾有如來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密

付於汝毋令湮沒雲掩耳而出即授以偈曰天地同根無異殊家山何處不逢渠吾今付汝空王印萬法光輝總一如

繼燈錄卷第二

繼燈錄卷第三

鼓山嗣祖沙門　元賢　輯

臨濟宗

南嶽下二十世

徑山端禪師法嗣

杭州靈隱性原慧明禪師台州黃巖夏氏子既長不甘處俗往依樂淸寶冠寺出家後謁元叟曰東嶺來西嶺來師指草鞋曰此是三文錢買的叟曰未在更道師曰某甲只恁麼和尚作麼生叟曰念汝新到放汝三十棒師乃悟旨久之究盡底蘊乃曰纔涉思惟皆爲剩法初住鄞之五峰洪武五年　詔建佛會於鍾山召高行沙門師與季潭泐公與焉後住靈隱上堂擧香嚴和尙曰去年貧未是貧今年貧始是貧去年貧猶有卓錐之地今年貧錐也無衆中忽有箇漢出來問長老錯了也今朝四月八是佛生日如何擧此公案山僧只對他道住持事繁師室中垂語曰蓮華峰被蜉蝣食却半邊因什麼不知又曰冷泉亭吞却鑿雷亭即不問南高峰與北高峰鬬額是第幾機十九年遭無妄之災逮捕或勸師早自爲計師不顧怡然詣所司未鞫即廡下說偈端坐而化

海鹽州天寧楚石梵琦禪師寧波象山朱氏子生在襁褓有僧見而謂其父曰此佛日也必當大振佛法照耀濁世九歲授經十六爲僧二十因閱楞嚴至緣見因明暗成無見不明自發則諸暗相永不能昏於此有省參元叟於徑山問如何是言發非聲色前不物叟遽曰言發非聲色前不物速道速道師擬進語叟振威一喝師乃錯愕而退已而應書大藏之選至京師一夕聞城樓上鼓聲豁然大悟述偈曰崇天門外鼓騰騰驀劄虛空就地崩拾得紅爐一片雪却是黃河六月冰冬歸再參叟叟迎笑曰且喜大事了畢

命分座未幾出世海鹽之福臻升主永祚次報國再遷本覺帝師錫號佛日普照慧辯禪師移光孝再住永祚開堂日僧問我本無心有所希求今此法王大寶自然而至如何是法王大寶師曰有眼者見有耳者聞曰莫只者便是麼師曰擊碎髑髏拽脫鼻孔曰如何受用師曰直待雨淋頭上堂學僧問乾峰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未審路頭在什麼處峰以拄杖畫一畫曰在者裏師曰白雲萬里僧舉前話問雲門門曰扇子踍跳上三十三天築著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師曰白雲萬里忽有人出來問天寧與麼批判還愜得二大老意麼向他道白雲萬里呵呵呵囉囉哩囉囉哩剎剎塵塵知幾幾十字街頭石敢當忽然吸竭滄溟水你輩茄子瓠子那裏知得拍禪牀便起上堂汝等諸人見我開口便作說法會見我無言便作默然會總向兩頭覓我爭知不在兩頭你道尋常在什麼處莫是高高峰頂立不露頂麼深深海底行不濕脚麼若恁麼早被伊尋著也還知山僧有隱身訣麼終朝不見長相見盡日相逢卻不逢有念盡爲煩惱鎖無心端是水晶宮喝一喝上堂聞茶板喫茶去聞浴板洗浴去聞壽山道你諸人休去歇去爲什麼不肯與麼去忽有人出來道和尚恠某甲不得向他道未到壽山與汝三十棒了也上堂一向面壁道絕人荒一向貪程眼瞤耳熱未有長行而不住未有長住而不行或時十字街頭拈起拄杖和其光同其塵灼然一切處光明燦爛去或時孤峰頂上放下鉢囊杜其谿塞其穴灼然一切處放教枯淡去即心即佛也不得非心非佛也不得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也不得我見兩個泥牛鬭入海直至如今無消息喝一喝一日因施主送楊梅僧就盒拈起問曰一般楊梅爲什麼有赤有白師以盒子合却曰見個什麼僧無語師又開盒曰齎僧又無語師曰你只是個無開合漢問大悲菩薩用許多手眼作麼師曰春風不裹頭一夕望月次僧指月問師曰一半得恁麼明者一半得恁麼暗師曰明者從他明暗者從他暗曰十五夜圓時暗向什麼處去師曰也與三十不較多曰恁麼則全無明暗也師曰還見眞月麼

日如何是眞月師曰不照燭曰照燭時如何師曰多少人撈天摹地曰莫只者便是麼師曰猶是影在僧擬進言師便喝一僧送拄杖師曰從什麼處得來僧度拄杖師竪起曰是體是用曰拈也從體起用放也攝用歸體師曰你與麼來只得其體不得其用曰和尙與麼舉只得其用不得其體師卓一下靠拄杖曰體用一齊收洪武元年九月十一日徵師說法於蔣山廷臣奏其說　上大悅二年三月復用元年故事召師說法如初錫宴文樓下親承　顧問暨還出內府白銀以賜三年之秋　上以鬼神之理甚幽意遺經必有明文命揀僧中通三藏之說者集焉師與夢堂行中等十六人應　召而至館於大天界寺　上命儀曹勞之既而援據經論成書將入朝敷奏忽示微疾跏趺書偈曰眞性圓明本無生滅木馬夜鳴西方日出書畢謂夢堂曰師兄我將去矣堂曰何處去師曰西方去堂曰西方有佛東方無佛耶師振威一喝而逝時七月二十六日也弟子奉遺骸及諸不壞者歸海鹽塔於西齋壽七十五臘六十二

杭州徑山愚菴智及禪師蘇之吳縣顧氏子生而靈異發祥及入海雲院爲童子釋書儒典竝進其師嘉之使其祝髮受具聞賢首家講法界觀往聽之未及終章莞爾而笑曰一眞法界圓同太虛但涉言辭卽成贅法縱獲天雨寶花於我奚益哉遂往建業參笑隱於龍翔隱以文章道德傾動一世師微露文采交相延譽同袍嶼上座呵曰子才俊爽若此不思荷負大法甘作詩騷奴僕乎無盡燈偈所謂黃葉飄飄者不知作何見解師舌噤不能加答卽歸海雲目不交睫者踰月忽見秋葉墮於庭豁然有省謁元叟於徑山遂得法焉至正壬午宣政院舉師出世昌國之隆教轉普慈未幾升淨慈復升徑山上堂師召大衆衆皆仰視師曰鷂子過新羅便下座上堂僧問釋迦已滅彌勒未生正當今日佛法委付何人師曰老僧打退鼓曰前無釋迦後無彌勒還有參學分也無師曰風不來樹不動乃曰目前無法心外無機皇風蕩蕩民物熙熙花霏霏日遲遲高下林巒錦繡圍却恠當時杜鵑子春山無限好猶道不如歸上堂時維三月

節屆清明不寒不熱半陰半晴落花啼鳥一聲聲驀拈拄杖曰穿却觧空鼻孔戳瞎達磨眼睛踏破草鞋赤脚走好山猶在最高層上堂四大本空佛依何住青青翠竹盡是法身若悟無依佛亦無得鬱鬱黃花無非般若諸人信也好不信也好三千里外遇著本色道流輙不得道徑山從來柳下惠善權通長老關書到上堂自從胡亂後三十年不少鹽醬雪後始知松栢操任你非心非佛我只管即心即佛事難方見丈夫心有底便道江西信息通也大梅梅子熟也善權方便固當如是只如石頭道書亦不達信亦不通諸人如何話會直下道得鈯斧子未到你在師一日入園見典座割瓜師問割得幾個祖師頭座曰三十個師曰那個皮下有血座曰和尚何是重重相戲師曰好心不得好報僧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月色和雲白松聲帶露寒問藥山示衆曰我有一句子待特牛生兒即向汝道未審是那一句師曰千手大悲提不起曰時有僧出云特牛生兒也祇是和尚不道山喚侍者將燈來僧便抽身歸衆意旨如何師曰一對鴛鴦畫不成問竺土大仙心東西密相付如何是密付底心師曰九秋黃葉亂飄金曰和尚莫將境示人師曰老僧罪過問天上無彌勒地下無彌勒未審誰與安名師曰我行荒草裏汝又入深村問淨法界身本無出沒因甚釋迦老子今日降生師曰知而故犯曰遵布衲浴佛次藥山問你只浴得者個還浴得那個麼遵曰把那個來如何是那個師曰擔枷過狀問如何是本身盧舍那師曰不離闍黎所問曰如何保任師曰彼自無瘡勿傷之也問如何是一句具三玄師曰萬仞峰頭駕鐵船曰如何是一玄中具三要師曰眼裏瞳人吹木枓曰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吹折門前一株松曰學人不問者個風師曰汝問什麼風曰家風師曰我者裏大功不豎賞問既是一眞法界爲什麼却有萬別千差師曰甜瓜徹蔕甜苦瓠連根苦問道遠乎哉觸事而眞喚什麼作眞師曰千年無影樹曰聖遠乎哉體之即神喚什麼作神師曰今時沒底靴曰羣陰欲去未去之際一陽欲生未生之時還有佛法也無師曰鐘作鏡鳴鼓作鼓響曰今古

應無礙分明在目前師曰莫眼花洪武癸丑　詔有道之僧十人集京師天界寺而師實居其首以病不及　召對乙卯　賜還海雲戊午八月忽示微疾至九月四日索筆書偈而逝壽六十八臘五十一塔遺骸於海雲以爪髮塔徑山

蘇州府萬壽寺行中至仁禪師饒之番易吳氏子自幼識見穎卓出家後遍參諸老及參元叟叟曰仁書記虎而翼者也出世德章遷崇報萬壽等剎辭萬壽歸松林示衆幻軀將逼從心年松下經行石上眠珍重北山龍象衆普通年話幾時圓洪武初　詔入京問以鬼神之事師以佛旨爲書進　上大悅臨終書偈而逝

靈隱樸隱元滯禪師會稽人姓倪初以童子從弘教大師立公祝髮受具後遍游講席尋棄去參玉几石室瑛瑛奇之指參元叟入門叟厲聲一喝師頓脫黏縛遽稽首作禮叟曰汝果何所見耶問答四三轉皆愜叟意叟曰是般若中人也命歸侍司尋掌記久之遍參諸老宿咸推譽之至正十六年出世會稽長慶升天衣上堂即心即佛嘉州牛喫禾非心非佛益州馬腹脹不是心不是佛天下覓醫人灸猪左膊上良久曰啼得血流無用處不如緘口過殘春上堂聲不是聲觀音三昧色不是色文殊法門聲色無礙普賢境界拈拄杖畫一畫曰大鵬展翅蓋十洲籬邊之物空啾啾明與　詔天下有道沙門建會於鍾山師被召入內庭從容問道　賜食而退已而辭歸和塔處洪武九年起住靈隱未幾以無妄之災被謫陝西爲民行至寶應夜宿寧國寺端坐而化有三會語樸園集行於世

台州國清夢堂曇噩禪師慈谿王氏子也家本宦族洎長窮覽儒籍徹其義髓嘗嘆曰攻書修辭此世間相耳曷若求出世間法乎乃往依長蘆雪庭傳公爲僧後參元叟叟風規嚴峻非宿學之士莫敢闖其門師直前咨叩機鋒交觸情想路絕叟頷之至元五年出世保聖再遷開壽三轉國清帝師錫佛眞文懿之號洪武二年　詔徵有道僧而師與焉既奏對　上憫其年耄放令還山一日無疾謂弟子曰三界空花

如風捲煙六塵幻影如湯澆雪亘古亘今惟一性獨存吾將入滅聽吾偈曰吾有一物無頭無尾要得分明涅槃後看言訖危坐而逝世壽八十有九師律身嚴謹體道勤渠日惟一食夜則坐以達旦嘗誡諸徒曰吾與爾等研究空宗當外形骸忘寢食以消累刧宿習然後心地光明耳翰林學士承旨張公翥曰靈師儀觀偉而重戒行嚴而潔文章簡而古禪海尊宿今一人耳師平生製作甚富多爲縉紳所推重但悉不存稿晚年重修歷代高僧傳鋟梓行世筆力遒勁識者謂有得於太史遷云

杭州府徑山古鼎祖銘禪師四明奉化應氏子依金峨錫公得度竺西坦公辟爲內書記後遍參諸老宿屬元叟在靈隱師往從之扣以黃龍見慈明機緣叟詰之曰只如趙州云臺山婆子被我勘破與慈明笑曰是罵耶你且道二老漢爲復肝膽相似爲復鼻孔不同師曰一對無孔鐵鎚曰黃龍當下悟去又且如何師曰病眼見空花叟曰不是不是師擬進語叟便喝自是廓然無礙命居記室晨夕警發益臻閫奧元統元年出住昌國之隆教遷補陀中天竺尋主徑山錫號慧性宏覺普濟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秤錘蘸醋曰如何是佛向上事師曰仰面不見天曰記得僧問雲門如何是佛門曰乾屎橛又作麼生師曰雲門不是好心曰乾屎橛與秤錘蘸醋相去多少師曰鑊湯無冷處僧擬進言師便喝僧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破糞箕生苕帚僧禮謝師曰昨夜三更失却牛天明起來失却火後因徑山寇亂中天竺用貞艮公請歸了幻菴尋示疾書偈曰生死純眞太虛純滿七十九年搖籃繩斷擲筆而化

杭州靈隱竹泉法林禪師台州寧海黃氏子參元叟於中天竺叟問何處來師曰天台叟曰曾見寒山拾得麼師叉手向前曰今日親見和尙叟曰脫空謾語漢參堂去看經次叟曰看經那師曰是叟曰將甚麼看師曰將眼看叟竪起拳曰何不道將者個看師曰放下拳頭將甚麼看叟微笑至元四年主靈隱上堂法是常法道是常道撥破面門點即不到雪峰一千七百人善知識朝夕只輥三個木毬趙州七百甲子

老禪和見人只道喫茶去中峰居常見兄弟相訪只是敘通寒溫燒香叉手若是金毛師子三千里外定諸訛上堂舉趙州布衫話師曰趙州雖則善用太阿截斷者僧舌頭未免自揚家醜靈隱則不然忽有僧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只向他道今日熱如昨日至正十五年二月二日示寂書偈曰七十二年虛空釘橛末後一句不說不說遂奄然而化

杭州徑山復原福報禪師台之寧海方氏子往投石湖美公薙髮參元叟叟問近離甚處師曰淨慈叟曰來作什麼師曰久慕和尚道風特來禮拜叟曰趙州見南泉作麼生師曰頭頂天脚踏地叟曰見後如何師曰饑來喫飯困來眠叟曰何處學得者虛頭來師曰今日親見和尚叟頷之次日命入侍司明年升掌藏久之出世廬山遷東山智門上堂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古人恁麼說話正是抱贓叫屈東山即不然舉二不得舉一放過一著落在第七到者裏須知有向上一路始得如何是向上一路良久曰莫守寒巖異草青坐却白雲宗不妙上堂一葉落天下秋一塵起大地收誰謂北鬱單越不是南贍部洲剛自騎牛更覓牛上堂語是謗默是誑還有二俱不涉者麼拍禪牀曰泊合停囚長智洪武初詔召有道沙門師赴京慶入內庭應對稱　旨留三年　賜還兩住徑山一日得疾甚革侍者請偈師叱曰吾世壽尚有三年已而果然及化之日忽拍手曰呵呵呵大衆是什麼看取竟寂

仰山熙禪師法嗣

金陵龍翔笑隱大訢禪師南昌陳氏子參晦機機問曰黃龍向泐潭得旨領徒遊方及見慈明氣索汗下過在什麼處師曰千年桃核裏覓甚舊時仁又一日以百丈野狐話詰之且道不落因果便墮野狐身不昧因果便脫野狐身利害在什麼處師擬答機喝一喝師始豁然出世吳興烏回遷鳳山天竺天曆已巳文宗以金陵潛宮為龍翔集慶寺詔師開山上堂釋迦世尊捨金輪而登佛位今上皇帝從佛位而御金輪收攝三千剎海於一印中具足八萬法門於一毫上如華嚴會上菩薩得無盡福德藏解脫門於一器

中出生種種美味飲食又於衆會仰覩空中而雨種種珍寶隨衆生心悉令滿足然後得其寶者盡證法門食其味者咸成妙道無一塵而不具足佛事無一法而不圓滿正宗卽今崇建寶坊闡揚法施諸天音樂不鼓自鳴梵唄詠歌自然敷奏十方菩薩咸集道場八部天龍同伸慶讚還有不歷化城徑登寶所者麼擊拂子曰四海已歸皇化裏時清休唱太平歌又宗皇帝聖忌滿散藏經上堂尊而無上高超象帝之先貴不可名坐斷毗盧之頂其頂之大則容攝十虛其用之廣則包括萬類如月涵衆水無分淨穢之殊春在百花不見正偏之相妙有不有眞空不空所以道無邊刹海自他不隔於毫端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擲大千於方外納須彌於芥中於斯見得便見文宗皇帝昔從佛地示現王宮撫治邦家乂安宗社化道已周復歸佛位寂然不動智普應於十方廓爾無私化已周於沙界龍翔與麼贊揚且道還契聖意也無良久曰優鉢天花吹不斷又從兜率下閻浮上堂言發非聲色前不物著甚來由聲色裏睡眠聲色裏坐臥却較些子所以道卽此見聞非見聞無餘聲色可呈君個中若了全無事體用何妨分不分驀拈拄杖曰水流黃葉來何處牛帶寒鴉過遠村卓拄杖下座至正甲申五月示寂

金陵保寧仲方天倫禪師明之象山張氏子參晦機機問曰湖山藹藹湖水洋洋浸爛你鼻孔塞破你眼睛因甚不知師曰通身無影象步步絕行踪機曰未在更道師拂袖便出遂依座下屢以此事叩問機終不肯乃往吳興桃花塢結茅一日聞雷有省徹見晦機用處出世東泉佛殿保寧臘八上堂昨夜見明星悟道後園風打籬笆倒曉來無跡可追尋雪山依舊生青草上堂初三十一中九下七七九六十三九九八十一朝往西天暮歸唐土一馬生三寅石牛攔古路參上堂修多羅教如標月指昨日有人從西州來接得東州信報道大食國裏人在眼睫上賣香藥喝一喝

杭州中天竺一關正逵禪師饒之鄱陽方氏子參晦機機問甚處人師曰鄱陽人機曰鄱陽湖水深多少

師曰瞪目不見底機曰恁麼則浸爛衲僧鼻孔也師曰終不借和尙鼻孔出氣機曰畢竟借誰鼻孔出氣師曰恭惟和尙萬福機肯之命充侍司尋往參元叟叟命掌記後出世金陵崇因示衆心不是佛智不是道一念涉思惟全身入荒草所以道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不是目前法非耳目之所到古今天地古今日月古今山河古今人倫頭頭顯露物物全彰不從千聖借不向萬機求內外絕承當古今無處所恁麼解會猶是錯認驢鞍橋作阿爺下頷雖然旣是泗洲大聖因甚在楊州出現良久曰參

明州育王石室祖瑛禪師蘇之吳江陳氏子齠年出家卽策杖遊方初參虗谷陵聞晦機道化亟往投之一見契合遂留掌記出住隆教移萬壽遷雪竇育王師有謝平石砥禪師問疾偈曰是身無我病根深慙愧文殊遠訪臨自有嚴花談不二青燈相對笑吟吟後造一木龕日坐其中不涉世事臨終示衆曰五十三年弄巧成拙踏破虗空赤脚行萬象森羅笑不徹遂趺坐而化

嘉興府祥符寺梅屋念常禪師世居華亭黃姓年十二依平江圓明院薙髮至大戊申晦機自百丈遷淨慈師往參值機上堂舉太原孚上座聞角聲因緣頌曰琴生入滄海太史遊名山從此楊州城外路令嚴不許早開關有省投丈室呈所解機領之俾掌記室服勤七年延祐丙辰主祥符著佛祖通載二十二卷行於叢林

靈隱闇禪師法嗣

江州東林無外宗廓禪師南昌魏氏子初參悅堂堂問溪聲盡是廣長舌因緣機語相契遂承印記初住雲居晚遷東林臨終偈曰吾年七十一世緣今已畢揆倒五須彌夜半日頭出儵然而逝

徑山範禪師法嗣

袁州仰山雪巖祖欽禪師初在鐵橛遠會下便看狗子無佛性話止坐在澄澄死水中次過淨慈參天目禮堂中勇猛提撕忽有所得但見地不脫礙正知見後在徑山無準會下多年而此病不除一日在天目佛殿上行擡頭見一株古栢礙膺之物撲然而散始

見徑山老人立地處初住潭州龍興晚主仰山凡經
六剎上堂露地白牛黑黑是處尋他不得山青水綠
似有而無眼見耳聞依俙彷彿全不顧時蹄角却在
纔動著時蹤由已沒月下閑將短笛吹風前休把長
繩勒呵呵呵也奇特如今趂亦不去自在東西南北
小參濟北之道出乎平常語默動靜脫體全彰三玄
三要松直棘曲四賓四主鳧短鶴長所以圓悟於諸
佛出身處道熏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帶累妙喜打
失鼻孔偏界難藏山蒼蒼水茫茫無朕跡絕承當竹
籬茅舍江村外遠浦歸帆挂夕陽上堂豆好合醬鹽
好羹羹飯能療饑茶能止渴從上以來的的相承逗
到理極情忘處無越乎此因甚楊岐老古錐却道弄
蹄驢子三隻脚開眼也著合眼也著上堂聲色已盡
有未盡者存焉見聞已脫有未脫者在焉直得如木
頭照鏡頑石聽鐘猶有木頭頑石在是汝諸人曾到
者田地無曾有者時節無若是今日參禪明朝辦道
善財手裏一莖草
杭州淨慈斷橋妙倫禪師台州黃巖徐氏子十八落
髮於永嘉廣慈院見谷源於瑞巖聞麻三斤話疑之
忽閱楞伽至蚊蟲螻蟻無有言說而能辦事頓然有
省謁無準於雪竇準以狗子因何有業識令師下語
凡三十轉不契師曰可無方便乎準以眞淨所頌答
之即竦然良久忽聞板聲通身汗下於是始脫然矣
出世祇園遷瑞巖國淸至淨慈上堂荊山有玉獲得
者不在荊山赤水有珠拾得者不在赤水衲僧有無
位眞人證得者出入不在面門驀拈拄杖橫按曰會
麼幽州江口石人蹲上堂德山低頭夾山點頭俱眡
竪起手指頭玄沙築破脚指頭拈拄杖曰都來不出
山僧拄杖頭何以見得卓拄杖曰一葉落天下秋上
堂舉達觀頴禪師示衆曰七佛是性隸萬法是心奴
且道主人翁在甚麼處自喝曰七佛以下出頭又自
諾曰各自祇候師曰喚七佛爲性隸指萬法是心奴
達觀自謂有出身路及乎自喝自諾又是奴隸邊事
主人翁何曾夢見在大衆要見麼以拂一拂曰曉來
一陣春風動開遍園林百樣花臨終集衆入室作書
辭諸山及魏國公公使人問曰師生天台因什死在

淨慈師曰日出東方夜落西書偈而化

明州天童西巖惠禪師嘗頌六祖傳衣話曰不作樵夫作碓夫只將脚力驗精粗知他踏著踏不著和米和糠到鉢盂又頌潙潭常與見南泉來便面壁話曰面壁堆危引客過問誰那更問如何道尋常已成多事撿點儂家事更多

明州天童別山祖智禪師蜀之順慶楊氏子十四得度聞僧誦六巖語悅之時巖住蘇之穹窿亟往從焉因閱華嚴經彌勒樓閣入已還閉之語恍如夢覺遂頌靈雲見桃花曰萬綠叢中紅一點幾人歡喜幾人嗔巖頷之越二年遍叩諸尊宿最後見無準於雪竇準知是法器待之彌峻時或棒喝交下一語不少貸師擬對輙噤不能發由是知解都喪久之作而言曰吾平生伎倆皆死法今見此翁始行活路既而準移徑山命師分座出世洞庭天王寶祐丙辰天童燬朝旨以師補之師至一囊一鉢縛茅以居凡三年克復舊觀庚辰九月旦示衆曰雲淡月華新木落山骨露有天有地來幾個眼睛活有省問者師曰不及相見各自努力越十日夜分呼侍者囑後事珍重大衆叉手而寂

月坡明禪師嘗頌僧問子湖自古上賢還達眞理曰手裏絲綸卷復舒扁舟撩撥洞庭湖忽然惡浪翻空立收拾歸來一伎無

環溪一禪師嘗頌即心即佛話曰即心即佛砒霜狼毒起死回生不消一服

希叟曇禪師擧僧問南泉師歸丈室將何指南泉曰昨夜三更失却牛天明起來失却火頌曰奴顏婢膝走人間羞見羊裘七里灘文叔雖爲天子貴子陵元作故人看

杭州靈隱退耕寧禪師上堂目前雨餘山色翠座間風暖鳥聲喧拍禪牀一下曰堪笑老胡無轉智少室峰前坐九年上堂極目千峰鎻翠滿空柳絮飛綿可憐無位眞人一向草宿露眠啞今春看又過何日是歸年

溫州雪峰絕岸可湘禪師台州寧海葛氏子參無準範得旨咸淳八年主雪峰凡十年謝院事退居杭州

◆正疑元

寶壽寺嘗頌僧問歸宗如何是玄旨曰三聲鼎盋普門開苦海勞生喚不回九十春光今又半空飛花片點苺苔又頌楞嚴八還辯見曰還還還從更無還一個閒人天地間昨夜大蟲遭虎咬皮毛落盡體元斑至正二十七年示寂壽八十五歸骨雪峰建塔於西菴

靈隱薰禪師法嗣

杭州淨慈愚極慧禪師參石田田舉雲門念七話無人下語忽有僧纔跨門田曰雪峰輥毬師在傍驀然領旨衝口說偈曰雲門念七雪峰輥毬白蘋紅蓼明月孤舟田頷之

杭州中天竺雪屋珂禪師上堂枯桑知天風海水知天寒且道衲僧知個甚麼知道飯是米做直饒恁麼闍羅老子索飯錢有日在師以宋鼎既遷卽謝寺事金山默菴覺禪師雅知師且尊其道行時元兵下江南菴被總兵伯顏脇而置之幕中從至武林默菴言於伯顏請師升住靈隱親持請疏叩師門師抽關露半面問曰汝爲誰默菴曰和尚故人某甲也師落關曰我不識你蓋師雖處世外而以忠節自持故不屑靈隱之命後斷江恩禪師贊曰雪屋今亡四十年高風凜凜尚依然伯顏丞相拜牀下不肯爲渠來冷泉

天童體禪師法嗣

明州育王橫川如珙禪師夜參少室無門戶如何便得通夜深寧耐立聽我話西東嘗頌僧問國師百年後有人問極則事作麼生曰正直道流行脚去護身符子不須擔國師實爲躭源切不是臨岐作對談

杭州淨慈石林行鞏禪師上堂舉僧問古德曰如何是看經眼古德豎起拳頭師曰喚作看經眼又是拳頭喚作拳頭又是看經眼到者裏作麼生緇素召大衆曰背觸難分處機先失照時虛空也穿透何止爛牛皮上堂山靜課花蜂股重林空含籜笋肌明倚欄不覺成痴兀又得黃鸝喚一聲思溪恁麼道好喫拄杖三十何故爲他不合隨聲逐色

華藏通禪師法嗣

杭州徑山虛舟普度禪師維揚江都人史姓出家徧參謁無得得問不與萬法爲侶者是甚麼人師曰金

香爐下鐵崑崙得曰將謂者矮子有長處見解只如此師曲躬作禮曰謝和尚證明出世金陵牛山後歷遷諸刹而至徑山上堂邪人說正法正法悉皆邪正人說邪法邪法悉皆正卓拄杖一下曰邪耶正耶又卓一下曰說耶不說耶向者裏揀辯得出黃金爲屋未爲貴玉食錦衣何足榮上堂萬法是心光諸緣惟性曉本無迷悟人只貴今日了既無迷悟人了個什麼卓拄杖一下曰千言萬語無人會又逐流鶯過短墻上堂舉臨濟和尚道有一人論劫在途中不離家舍有一人離家舍不在途中那個合受人天供養師曰兎馬有角牛羊無角寸毫尺氂天地寥廓潘閬倒騎驢攧殺黃番綽俄示微恙索筆大書曰八十二年駕無底船踏翻歸去明月一天擲筆而逝

雪竇謙禪師法嗣

平安府承天覺菴眞禪師有華嚴講主挾上命將易爲講肆師曰汝能說禪吾從汝易吾不能說教汝易吾從於是撾鼓陞堂以一喝入五教顯示吾宗千聖頂顊上一著子講主泣下再拜乞懺悔而退

道場嚴禪師法嗣

臨安府徑山虗堂智愚禪師四明人出世嘉禾之興聖後歷主十刹咸淳十年奉詔住徑山上堂言而足終日言而盡道言而不足終日言而盡物且道道與物是一是二若道是一爲什麼客山高主山低若道是二爲什麼天地一指萬物一馬個裏緇素得出還你草鞋錢不然但願來年蠶麥熟羅睺羅兒與一文師初住淨慈天使傳旨問趙州八十行脚虗堂因甚八十住山師舉趙州行脚到臨濟話頌曰趙州八十方行脚虗堂八十再住山別有一機恢佛祖九重城裏動龍顏使以頌回奏上大悅特賜米五百石絹一百縑其住育王徑山亦賜賚優渥師室中垂語曰已眼未明底因甚將虗空作布袴著畫地爲牢底因什透者個不過入海算沙底因甚向針鋒頭上翹足後示寂塔於徑山直嶺下

杭州淨慈石帆衍禪師舉大顚擯首座因緣頌曰一串摩尼覿面當機賺殺首座疑殺昌黎弄盡許多窮伎倆春秋元自不曾知

金山開禪師法嗣

臨安府徑山石溪心月禪師眉州人僧問如何是佛師曰矮子看戲嘗頌黃山谷在黃龍聞桂香悟道曰渠儂家住白雲鄉南北東西路渺茫幾度欲歸歸未得忽聞叢桂送幽香又頌唐文宗嗜蛤蜊因緣曰一點悲心擘不開鑊湯滾處笑盈顋希奇之事朕難信見與君王說法來

徑山沖禪師法嗣

杭州淨慈簡翁敬禪師舉溈山問仰山曰終日與子商量成得個什麼邊事仰空中畫一畫溈曰若不是吾終被子惑師頌曰父子雖親共較量胸中爭信有刀鎗當時一畫畫得斷遍界葛藤無復生又頌文殊問菴提遮女生以何為義死以何為義曰問處分明答處端當機覿面不相謾死生生死元無際月上青山玉一團

北山隆禪師頌烏窠吹布毛曰八十翁翁要力行布毛吹起禍重生殺人流血三千里枯樹枝頭一老僧

鼓山凝禪師法嗣

蒙山異禪師參皖山於鼓山教看個無字未有省入遂往承天謁孤蟾瑩禪師一日坐次首座入堂燒香打香盒作聲有省頌曰沒興路頭窮踏翻波是水超群老趙州面目只如此次依虛堂堂指瓶梅曰做得頌者歸堂師曰戰退羣陰得意回百花頭上作春魁看他方便為人處放出春風和氣來堂曰歸堂去復參皖山山問光明寂照遍河沙豈不是張拙秀才語師欲開口山便打喝出次年一日上石梯子廓然大悟復上方丈山又問光明寂照遍河沙豈不是張拙秀才語師便掀倒禪床山乃擒住曰那裏是話墮處師以手掩山口山曰譊訛在什麼處師曰再犯不容山曰更頌來師即頌曰雲門捏怪不堪自敗獅子斅人韓獹逐塊山曰拄杖不在則日與汝一頓師曰和尚要用借你山拈起竹篦打三下師便禮三拜退住後示衆蘇州有常州有八角磨盤空裏走日面佛月面佛覿面和盤都托出便與麼掀倒禪牀拂袖散去法門幸甚或有猶豫之者只得把手牽汝歸家聞聲悟道見色明心豎拂子曰見麼見底是色那個是心

喝一喝曰聞麼聞底是聲那個是道直下正眼豁開方得入門猶是脫白沙彌要與衲僧齊驅並駕更進竿頭一步師垂三關語以驗學者曰蟭螟蟲吸乾滄海魚龍蝦蟹向何處安身立命又曰水母飛上色究竟天入摩醯眼裏作舞因甚不見又曰蓮湖橋爲一切人直指明眼人因什落井

慶壽璋禪師法嗣

燕京慶壽寺海雲印簡禪師山西寧遠宋氏子生而神悟七歲父授以孝經開宗明義章師曰開者何宗明者何義父驚異於是禮中觀沼爲師一日扶觀行觀曰法燈禪師道看他家事忙且道承誰力汝作麼生會師將觀手一掣觀曰者野狐精師曰喏喏觀曰更須別參後策杖之燕過松鋪值雨宿於巖下因擊火大悟自捫面曰今日始信眉横鼻直信道天下老和尚不寐語謁中和璋禪師遂承記莂(語見中和章) 辛卯師主慶壽一日於廊下逢數僧師問第一僧曰那裏去曰賞花去師便打問第二僧那裏去曰禮佛去師亦打問第三僧那裏去曰那裏去師亦打問第四僧那裏去僧無語師亦打問第五僧那裏去曰覓和尚去師曰覓他作麼曰待打與一頓師曰將甚麼來打曰不將棒來打師連打四下曰者掠虛漢衆皆走師召曰諸上座衆回首師曰是什麼後歷承寵命大弘濟北之道示寂諡佛日圓明大師

繼燈錄卷第三

繼燈錄卷第四

鼓山嗣祖沙門　元賢　輯

臨濟宗

南嶽下二十一世

萬壽仁禪師法嗣

杭州徑山南石文琇禪師蘇之崑山李氏子出家邑之紹隆院嘗問法要於虎丘行中禪師得言外旨洪武五年住蘇州普門開堂日僧問世尊出世天雨四花和尚出世有何祥瑞師曰一牛飲水五馬不嘶曰恁麼則熙怡的旨傳千古寂照宗風播四方師曰好

事不如無邊靈嚴上堂正法眼藏亘古亘今般若眞燈照天照地當陽無向背直下絕承當靈然獨露透色透聲廓爾現前絕聞絕見常在一切處不爲一切處所拘非離一切時不爲一切時所攝者裡見得無迷無悟非後非先百千法門無量妙義不假思惟悉皆具足建化法中斯爲可矣若是衲僧門下直須向百尺竿頭濶步蟭螟裏裏藏身娑婆鄰去他方妙喜拈來此土不知承甚麼恩力得恁麼奇特亘久日慣從五鳳樓前過手握金鞭賀太平未幾退隱吳松之上永樂初　詔天下儒釋道流之深通文義者纂脩永樂大典師應　詔而起留京三載七年夏住徑山上堂森羅及萬象一法之所印前面是鉢盂峯中間是佛殿喚甚麼作一法亘久日國一祖師元是崑山人越四載師以老病退歸於蘇之北山松院一日無疾而逝

徑山銘禪師法嗣

嘉興府天寧西白力金禪師吳都姚氏子幼依實積院祝髮初謁古鼎鼎示以德山見龍潭話從而有契俾掌記室未幾命首衆分座說法至正丁酉出住瑞光會天寧寺災師爲起廢帝師授以圓通普濟之號師自幼喪父惟有母存乃去城東一舍築孤雲菴以奉養焉或譏之師呵曰你不見編蒲陳尊宿乎何言之易易也洪武初遷淨慈四年春　詔住天界見皇上于外朝慰勞再三恩意優渥卽令內官送入院繼復召入內庭奏對稱　旨　上大悅是春　詔建廣薦法會于鍾山命師總持齋事五年復建大會　大駕幸臨命師闡揚第一義諦自公侯以下環而聽之靡不悅服一日忽示弟子曰吾有宿因未了必當酬之汝等勿以世相逼我未幾示微疾委順而化荼毗舍利無數塔于嘉興城西環翠蘭若

龍翔訢禪師法嗣

南京天界覺原慧曇禪師天台楊氏子母夢吞明珠而娠及生容貌嶷然幼不與群童狎長依越之法果寺出家尋受具戒初習教華嚴止觀無不貫練尋棄去入禪時笑隱唱道於中天竺師往造焉隱問何處來師曰遊山來隱曰笠子下拶破洛浦遍參底作麼

生師曰未入門時呈似了也隱曰即今因甚不拈出師擬議隱便喝師當下脫然有省他日隱展兩手示師曰八字打開了也因甚不肯承當師曰休來鈍置隱曰近前來為汝說師即掩耳而出隱頷之命侍香尋掌藏于龍翔至順二年初住牛首之祖堂遷石城清涼保寧蔣山勑改龍翔為天界詔師住持特授演梵善世利國崇教大禪師上堂一句子黑漆黑無把柄有準則長久曰會麼碓搗東南磨推西北上堂少室峰前曹溪門下燈燈相繼的的相傳自古自今絲毫不易且以何為驗樓臺上下火照火車馬往來人看人上堂長者長法身短者短法身即今現前一衆坐立儼然有長有短諸人盡知盡見畢竟阿那個是法身若也會得捧鉢盂向香積世界喫飯若也不會長連床且喫粥喫飯上堂經有經師論有論師龍河放一線道分科列段去也拈拄杖卓一下曰且道是何章句上堂只個現成公案衆中領解者極多錯會者不少所以金鍮不辨玉石不分龍河這裏直要分辨去也張上座李上座一個手臂長一個眼睛大總似今日達磨一宗教甚麼人擔荷噓一聲下座上堂威音王已前彌勒佛已後有個現成公案未敢與汝說破何故心不負人面無慚色示衆春風浩浩春日遲遲黃鸝啼在百花枝個中無限意消息有誰知語未畢有僧出問曰心意識遏捺不住時如何師厲聲曰是誰遏捺室中謂僧曰二六時無汝啗啄分無你趣向分會麼僧罔措師曰未明三八九難免自沉吟洪武三年奉使西域至僧伽羅國其王事師於佛山精舍明年九月示寂祔葬辟支佛塔先是彼佛懸記今之開祔適符其言尚書回奏　上勑賜遺衣塟於雨花臺之左

南京天界寺季潭宗泐禪師台之臨海周氏子始生坐即跏趺人異之八歲從笑隱學佛經書過目成誦十四薙落二十受具一日隱問國師三喚侍者三應於意云何師曰何得剜肉作瘡隱曰將謂汝奇特今故無所得也師一喝隱擬拈棒師拂袖而出元末隱徑山洪武元年出世中竺上堂金剛王劍橫揮千妖屏跡爍迦羅眼洞照萬物潛形判此卷舒在已殺活

臨時直得千歲嚴中夭踍跳錢塘水東流西流諸人還知有也無遂竪拂子曰庭前石笋抽條也會見高枝宿鳳凰洪武四年遷徑山　詔致天下高僧有學行者師首應　詔至奏對稱　旨命住天界五年　上建廣薦會于蔣山親行三獻之禮命師撰樂章召集諸幽爽命師爲陞座說法十年冬　詔師箋釋心經金剛楞伽三經丁巳奉使西域十五年還朝授右街善世復命育髮授以儒職師姑奉命至髮長　上召而官之師再辭　上乃從之賜師免官說後以胡黨獲譴著住鳳陽槎枒峰十九年取歸越五年以老賜歸渡江至江浦之石佛寺示疾喚侍者曰者個聻者茫然師曰苦遂寂塔于天界訢公之後

九江府圓通約之崇裕禪師毗陵陳氏子年十六從壽昌院東林曉公爲沙彌具戒後首參元叟端次謁斷崖義皆未有所證入乃往見笑隱隱舉臨濟無位眞人話詰之曰你還知麼師不覺下拜隱曰你何所見而作禮師曰拜者非是他人隱曰從門入者不是家珍師曰和尙愼毋欺人隱首肯之留笑隱者十餘年初住南禪次住圓通師重新之不日而成適符旻古佛三百年後大興佛法之讖又遷育王亦起其廢洪武五年秋　上建法會于鍾山師應召至便殿問以佛法大意師以偈獻　上大悅賜食　上前師或假寐鼻息微有聲鄰坐引裾覺之　上笑曰此老人無機心誠善知識也後示寂塔于石耳峰笑隱嘗稱其戒律嚴潔言行不相背駢惟崇裕一人而已

杭州靈隱用貞輔良禪師蘇州吳縣人范文正公十葉孫十五從迎禪院薙髮受具乃曰學佛將以明心心非師無以示肯綮去從北禪澤法師學台教尤然若有所契會士瞻杓公勉其更衣入禪指參笑隱隱一見器之問答之際棒喝兼施刹那之頃凡情頓喪他日隱再有所問師發言愈厲隱笑曰得則得矣終居第二義也久之乃契心宗尋往四明育王參石室瑛縱橫叩擊石室極推譽之出世嘉興之資聖遷越之天章移杭之中竺升靈隱示衆達磨一宗陵夷殆盡汝等用力如救頭然可也然百千法門無量妙義於一毫端可以周知如知之變大地爲黃金受之當

無所讓否則貽素飡之媿矣歲月流電向上之事汝等急自進修洪武四年正月十有五日手疏衣貲入公帑散交遊及治喪之事顧謂左右曰吾望日巳時逝矣及時索浴端坐入寂

杭州靈隱寺清遠懷渭禪師南昌魏氏子笑隱之甥也生而靈芝產於庭槐巳而英發誦書不待師授時隱住龍翔聞而喜曰此吾宗千里駒也挽致座下龍翔爲東南都會四方名紳俱與隱遊或發天人性命之秘文辭開闔之法師得與聞之學問大進爭歆慕之曰此文中虎也師曰公等謂吾事攻是業耶佛法與世法不相違背故以餘力及之將光潤其宗教爾苟用此相誇豈知我哉一日隱警勵諸徒衆未有對師直前肆言隱振威一喝師氣不少沮往返詰難隱笑曰汝可入吾室矣命爲記室隱瀕沒召師曰吾據師位四十餘年接人非不夥能弘大慧之道使不墜者惟汝與宗泐耳汝其懋哉後主會稽之寶相杭之報國湖之道場洪武初年主淨慈應　詔入京回退居錢塘之梁渚八年十二月召門弟子囑後事怡然而寂是月之十六日也荼毗有不壞者三曰齒牙曰鉢塞莫曰室利羅塔于梁渚

竺田霖禪師法嗣

安吉州道場孤峯明德禪師姓朱氏家世明之昌國父與普陀玠公交玠聞鷄聲入道凡說法必鼓翅爲鷄號玠亡巳久母夢玠來託宿覺而有娠十四月始生在童幼好趺坐問將何求師曰欲學坐禪求作佛爾年十二入金鷺院爲僧越五年受具戒慨然有求道之志首謁竺西西問汝從何方來師曰金鷺來西曰金鷺山高多少師曰不見頂西斥之一日西舉世尊拈花因緣師忽若有解造偈以呈西肯之復如淨慈見晦機機問甚麼人恁麼來師曰胡張三黑李四機曰汝從朝至暮著衣喫飯還認得自巳否師曰胡張三黑李四機拈棒師拂袖而出往見明極俊公機語契合命入侍司尋主藏會明極往日本師乃抵雪竇值竺田上堂舉隱山泥牛入海話師於是群疑頓釋以所見呈田田曰人天眼目儼然有在後住松江之東禪再遷保寧居一十五載三遷道場升淨慈洪

武初謝歸道場竹林菴五年二月示微恙至二十七日入滅

仰山欽禪師法嗣

杭州西天目高峰原妙禪師蘇之吳江徐氏子十五出家於秀水密印寺初參斷橋次謁雪巖於北澗懷香請益纔問訊即打出後凡入門便問誰與汝拖者死屍來聲未絕便打出一日覩五祖演和尚眞贊曰百年三萬六千日反覆元來是者漢驀然打破拖死屍之疑值雪巖住南明師即往省巖問阿誰與汝拖個死屍到者裏師便喝巖拈棒師把住曰今日打某甲不得巖曰為什打不得師拂袖便出一日巖問日間浩浩時作得主麼師曰作得主曰睡夢中作得主麼師曰作得主曰正睡著時無夢無想無見無聞主在甚麼處師無語巖囑曰從今日去也不要汝學佛學法也不要汝窮古窮今但祇饑來吃飯困來打眠纔眠覺來抖擻精神看我者一覺主人翁畢竟在什處安身立命師遂奮志入龍鬚越五年因僧推枕子墮地作聲廓然大徹次遷雙髻德祐己卯春入西天目之獅子巖即石洞營小室丈許榜曰死關洞非梯莫登撤梯斷緣雖弟子罕得瞻視乃垂三關語以驗學者曰大徹底人本脫生死因甚命根不斷佛祖公案只是一個道理因甚有明與不明大脩行人當遵佛行因甚不守毗尼下語不契遂閉門弗接至元丁未雪巖寄竹篦拂子法語來授由是懷中片香始為拈出上堂拈拄杖召大衆曰還見麼人人眼裏有睛不是瞎漢決定是見以拄杖卓一下曰還聞麼個個耳裏有竅不是死漢決定是聞既見既聞是個什麼以拄杖⦶曰見聞即且置只如六根未具之前聲色未彰之際未聞之聞未見之見正恁麼時畢竟以何為驗以拄杖⦶曰吾今與汝保任斯事終不虛也以拄杖⊙曰三十年後切忌妄通消息靠拄杖下座上堂意句不到宗說不通盲龜跛鱉意句俱到宗說俱通盲龜跛鱉西峯恁麼告報莫有離此之外別有生涯底麼盲龜跛鱉上堂大海無魚大地無草大富無根大悟無道若人透此四重關非特親見高峯眉毛長短鼻孔淺深猶如赫日當空萬別千差無不照雖

然喚作拂子則觸不喚作拂子則背畢竟喚作什麼上堂海底泥牛啣月走岩前石虎抱兒眠鐵蛇鑽入金剛眼崑崙騎象鷺鷥牽此四句內有一句能殺能活能縱能奪若檢點得出許汝一生參學事畢辭衆西峰三十年妄談般若罪犯彌天末後有一句子不敢累及乎人自領去也大衆還知落處麼良久曰毫釐有差天地懸隔書偈曰來不入死關去不出死關鐵蛇鑽入海撞倒須彌山泊然而逝塔全身于死關壽五十八臘四十三

衡州靈雲鐵牛持定禪師吉安泰和王氏子年三十一歲謁肯菴勤禪師剪髮尋依雪巖居槽廠習杜多行巖示衆曰兄弟做工夫若也七日夜一念無間眼不交睫無個入處斫取老僧頭作屎杓師默有所領未幾有痢疾乃持一觸桶就屏處危坐其上畢持正念目不交睫經七日夜將半忽覺山河大地草木叢林徧界如雪天明月下堂堂一身乾坤包不得久之如聞擊木聲驚省遍體汗流其病亦愈踊躍自慶不已早詣方丈舉似巖巖舉公案詰之酬答無滯復作偈曰昭昭靈靈是什麼眨得眼來已蹉過廁邊籌子放光明直下元來只是我至元戊寅命爲僧叉脇不沾席者六年一日巖上堂舉亡僧死了燒了向什麼處去自代曰山河及大地全露法王身師卽詣方丈曰適來和尚舉揚般若驚得法堂前石獅子笑舞不已巖曰試道看師曰劫外春風萬物枯山河大地一塵無法身超出如何舉笑倒西天碧眼胡巖敲面前卓子曰山河大地一塵無者個是什麼師作掀倒勢巖笑曰一彩兩賽及入室問曰親切處道將一句來師曰不道巖曰爲什麼不道師拈起手中香盒子曰者個得來不直半文錢巖曰多口漢巡堂次師以楮被裹身而睡巖召至方丈厲聲曰我巡堂你打睡若道得卽放過汝若道不得趂汝下山師隨口答曰鐵牛無力懶耕田帶索和泥就雪眠大地白雲都蓋覆德山無處下金鞭巖曰好個鐵牛也因以爲號後住靈雲唱雪巖之道大德壬寅冬書長偈示衆其末曰塵世非久日消月磨桃源一脈三十年後流出一枝無孔笛吹起太平歌明春將示寂侍僧求別衆語

師曰吾別久矣恬然坐逝

徑山凉谷希陵禪師字西白義烏何氏子家貧而苦學寒暑如一早歲夢入淨慈羅漢堂至東南隅忽一尊者指楣梁間詩示師曰一室寥寥絕頂開數峰如畫碧於苔等閒翻罷貝多葉百衲袈裟自剪裁由是有出俗志年十九落髮東陽資壽依東叟頴于淨慈掌內記侍石林鞏秉外記參雪巖欽于仰山掌藏鑰後依徑山雲峰高亦掌藏鑰尋命分座說法出世歷遷至仰山元世祖召見說法稱旨賜號佛鑑成宗加號大圓詔住徑山仁宗又加號慧炤至正壬戌四月十二日手書付囑說偈而逝謚大辯塔曰寶華有瀑巖集及語錄行世

淨慈倫禪師法嗣

絕象鑑禪師嘗頌洞山不安因緣曰洞山有路透雲巖絕處教通到者難拄杖頭邊開活路方知不隔一毫端又頌晏國師赴大王請雪峯門送話曰洞天無壁月無遮朝斗先生扣齒牙風撼古壇松子落打翻頭上楮冠斜又頌溈潭法會問馬祖西來意曰鷄聲茅店月華胡客夢沉迷尚未醒開得眼來天大曉鬅頭垢面便奔程

竹屋簡禪師頌鼓山聖箭曰青童雙勒玉驄嘶淡白春衫絲帶圍半夜歸來花底月金鞭敲落亂紅飛又日九重城裡本非遙射折重重箭倍饒忽遇二軍圍繞處分明有路直通霄頌投子指雨示僧曰天日來好雨日百花香裡鷓鴣啼白面郎君醉似泥赫日光中開得眼福城東際草萋萋

無學元禪師法嗣

月庭忠禪師嘗頌迦葉擯文殊曰錦衣公子遊春慣白首佳人懊恨多彼富尚嫌千口少自貧無奈一身何又頌僧問白雲舊歲已去新歲到來如何是不遷義曰落葉已隨流水去春風未放百花舒青山面目依然在盡日橫陳對落暉

雪峰湘禪師法嗣

泉州開元斷崖妙恩禪師全州倪氏子初遍參名宿旋入雪峰湘和尚之室湘器之至使分座退居善見痛自韜晦至元二十二年僧錄劉鑑義言于行省奏

合開元百二十院爲一禪刹明年秋延師爲開山第一世堅致不獲謝至門曰第一句最初步說到行到大千揑聚喝一喝莫來攔我毬門路陞座嗣湘法示衆吾心似破竹徑直無迂曲一點不相瞞六六三十六上堂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三家村裏十字街頭穢語相爭惡言斷罵總是面門放光助佛揚化其柰學此道者如人畫龍眞龍見時却又驚怕因甚如此識眞者寡師履行純實律身淸苦終始無斁脇不沾席者四十二年語言無華而人心悅服叢林法儆以之具興三十年三月望以法弟契祖補其處越三日圓寂既火而雨舍利藏于西山賜謚廣明通慧普濟禪師有上生經解語錄行世

泉州開元契祖禪師同安張氏子初侍法石元智智奇其材旣遍參畢乃湛伏鄉院至元二十九年妙恩請爲堂中上座至敬愛之師嘗疾恩餽藥貲不受偈曰政坐虛消人信施生身受此鐵圍殃鎔銅熱鐵都吞了那更教人入鑊湯恩益重其爲人三十年恩使嗣位代行湘師之道重陽上堂今朝重九節籬根菊又花諸方不說陶潛郎說孟嘉開元無可說者歸堂喫茶鼓山行聳至上堂屴崱峯前靈源洞口不墮驗崖有一句子今日開元擬爲重舉嗄鼓山門下不許咳嗽時眞首座有能頌聲以卜隱頌要師作師頌曰自斷胸中更沒疑行藏那許鬼神知直饒天下藏天下未是羚羊挂角時眞嘆服寺有傑道者傾淸狂出言無度恒掃除街市所至群稚相與譁笑之素所服衣垢甚忽取辦之言明日行矣至明日求僧粥不予傑請曰求之不再幸予我得粥還置于几危坐而化師爲闍維曰一生傑斗打硬參禪街頭巷尾掣風掣顚若無末上一解不値一半文錢傑道者誰信寒灰有煖烟有司以師道行聞賜佛心正悟之號延祐六年秋無疾而化壽九十全身塔于西山

育王珙禪師法嗣

金陵保寧古林淸茂禪師十三歲爲僧見老宿學高菴見僧不會便扭住曰父母生汝身師友成汝志無饑寒之迫無征役之勞於此不堅確精進成辦道業他日有何面目見父母師友乎師聞之不覺涕淚俱

下便知有出生死一著子遂參善知識即便放下身心如是二十年間矻矻孜孜未嘗暫捨及到育王會中稍知觸淨後得徹悟出住開元永福保寧諸刹解夏小參僧問毛巨呑海芥納須彌是衲僧分上事不是衲僧分上事師云拈却門前大案山進云鯨呑海水盡露出珊瑚枝師云金剛腦後鐵蒺藜進云只如教中道我得無諍三昧人中最爲第一如何是無諍三昧師云放汝三十棒進云仁義盡從貧處斷世情偏向有錢家師云知恩者少負恩者多僧問昔日舉上座見琅琊琊問近離甚處舉云兩浙琊云船來陸來舉云船來琊曰船在什處舉云步下意旨如何師云開口見膽進云琅琊云不涉程途一句作麼生道如何是不涉程途底句師云前不迭村後不迭店進云只如舉上座以坐具摵云杜撰長老如麻似粟又作麼生師云焦磚打著連底凍進云後來琅琊問侍者此是甚麼人者云舉上座琅琊遂親下旦過問云莫是舉上座麼莫怪適來相觸忤作麼生是觸忤處師云爛泥裏有刺進云舉上座喝云長老何年到汾陽我在浙中早聞汝名見解如此何得名喧宇宙琅琊遂作禮云某甲罪過那裏是他罪過處師云若不登樓望安知滄海深進云後來大慧和尚道二大老相見如日月麗天龍象蹴踏未審還端的也無師云土上加泥又一重進云琅琊後遇慈明舉此語明云舉見處纔能自了是汝負墮爲復肯伊不肯伊師云一點水墨兩處成龍進云可謂龍得水時添意氣虎逢山勢長威獰師曰無人處斫額望汝僧禮拜師乃云秋初夏末東去西去萬里無寸草處去出門便是草擬向什麼處去古人事不獲已開却通天大路又謂之清淨大寂滅海與諸人同出同入初無絲毫差別彼我之相直下會得九十日內功不浪施明朝自恣之辰一任東去西去只不得向萬里無寸草處去何故蓋爲諸人未嘗踏著者一路子所以前頭大有事在雪峰云盡大地是解脫門把手拽不入雲門云盡大地是解脫門枉作佛法會却一處不通兩處失功兩處失通觸途成滯山僧道盡大地是解脫門過去未來現在三世諸佛盡在裡許汝諸人亦在裏許

拈拄杖云拄杖子亦在裡許且道還有不在裡許者麼良久喝一喝云空將未歸意說向欲行人永福入寺小參紅塵鬧市十字街頭百草頭邊孤峰頂上若作佛法商量入地獄如箭射直得萬機休罷千聖不攜聲前非聲色後非色簡點將來正是髑髏前妄想借使打破髑髏揭却腦蓋踢倒須彌踏翻大海脚跟下推勘得出也是落七落八通方上士出格高人除非自有生涯終不守他窠窟現前大衆冀善參詳山僧二千里水陸間關來此聚頭不爲別事復說偈云處世行藏各有由老來誰不愛心休爲圓鄧嶺先師話來結鄱陽衲子讎跛鱉但隨他逐浪錦鱗終是解吞鈎相逢試把家私展蜜菓時懸檗樹頭

淨慈鞏禪師法嗣

杭州靈隱東嶼德海禪師嘗頌俱胝竪指曰深深無底高高絕攀恩之轉遠尋之復難

嘉興府天寧竺雲景曇禪師婺州浦江嚴氏子及長學無常師預石林座下委心請法林示曰佛之妙用在汝觸事不迷師一言解悟初住婺之治平遷蘇之北禪僧問諸法已聞於今日西來祖意願敷宣師曰西來無意可宣曰達磨却傳個什麼師曰九年面壁羞惶殺人曰與麼則佛法遍天下談玄口不開師曰切忌喚鐘作甕問古人道須參活句莫參死句如何是活句師曰路逢死蛇莫打殺曰如何是死句師曰無底籃兒盛將歸曰不死不活句又作麼生師曰易分雪裡粉難辨墨中煤問三賢未達十聖難知如何是此宗師曰無孔笛氈拍板曰知音者誰師曰聾人爭得聞曰也知和尚慣有此機師曰鷂子過新羅問如何是涅槃心師曰須彌山曰如何是差別智師曰四海水曰都來總不消得師曰金剛王寶劍你還提得起否曰請師高著眼師曰話作兩橛住余山慈雲昭慶寺上堂金烏東上玉兎西沉伶俐衲僧東討西尋忽然撞破虛空歷劫只在如今卓拄杖下座焙經上堂海藏靈文經天緯地琅函玉軸塞壑填溝如來不說說敲出鳳凰五色髓迦葉不聞聞擊碎驪龍頷下珠火焰爲三世諸佛說法義天朗耀揭坤維三世諸佛向火焰上說法字脚不留空法界兜羅綿裏玉

轉珠回文武火中星移電捲行行鑄出黃金字朶朶花開白玉蓮只如經歸藏禪歸海又作麼生五千餘卷瘡疣紙一衆傳來耿夜光

徑山度禪師法嗣

杭州徑山虎巖淨伏禪師淮安人至元二十一年正月帝御大明殿受朝賀因問南禪才者右相和禮霍孫首舉師師作偈以進其略曰過去諸如來安住秘密藏現在十方佛成道轉法輪未來諸世尊一切衆生是由妄想執著結煩惱蓋纒迷成六道身虗受三塗苦唯念過現佛不敬未來尊與佛結寃讐或烹宰殺害不了衆生相全是法性身昔有常不輕禮拜於一切言我不輕汝汝等當作佛若能念自他同是未來佛現世增福壽生生佛國帝覽悅而問曰戒勿殺有道者試爲朕言之師對曰有宋仁宗皇帝一日語群臣曰朕夜來饑甚思欲燒羊群臣奏曰陛下何不宣付有司辦之仁宗曰朕偶饑思爾慮爲常例寧忍一時之饑不忍啓無窮之殺殿下皆稱萬歲上嘉納即受帝師戒

徑山愚禪師法嗣

寶葉源禪師嘗頌五通仙人曰那一通你問我口是禍門招因帶果慚愧慈悲大法王丙丁離壬不屬火又頌羅山開堂珍重便下座曰瑞世優曇見最難異香浮動曉風寒自非世主垂青眼却作閑花野草看又頌德山見僧入門便棒曰皎潔晴天吼怒雷鐵山萬疊盡驚開因思塊雨條風日安得全提有此來

限極雲禪師舉莊宗酬價因緣頌曰君王寶自難酬價輿化何嘗敢借看天地既無私盖載至今留得鎮中原又頌黃檗在鹽官殿上禮佛唐宣宗問不著佛求曰轟雷掣電奮全機正是潛龍熟睡時忽地夢回春恨斷曉風吹雨過前谿

徑山月禪師法嗣

南叟茂禪師嘗頌婆生七子話曰鄂渚渡頭窮鬼子全機錯在扣舷時何如別下一轉語救取婆婆第七兒又頌魯祖面壁曰日暖佳人刺繡遲紫荊枝上囀黃鸝欲知無限傷春意盡在停針不語時又頌僧問趙州道人相見呈漆器曰湫石泠泠古澗陰喬松千

尺帶寒青多應只看昂霄操誰信根頭有茯苓

天池信禪師法嗣

建寧府天寶山鐵關法樞禪師溫州平陽林氏子年十七辭父母詣華藏禮竺西坦爲師受具後參中峯本及菴信俱不契遂見元翁信于石門教看三不是話凡三載一日齋後下床忽大悟作頌曰不是心佛物拶出虛空骨金色獅子兒豈戀野狐窟咄咄即詣方丈翁問作麼師曰南泉被我捉敗了也翁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個甚麼師曰牙齒一具骨耳朶兩片皮翁曰不是別道師曰鶯啼燕語鵲噪鴉鳴翁曰錯師亦曰錯翁曰南泉即今在什麼處師便喝翁曰離却者一喝南泉在什麼處師拂袖而出由是往參江西諸尊宿凡四年復歸石門翁問南泉向何處去也師曰說甚南泉釋迦老子來也翁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如何師曰劒去久矣翁乃曰諸佛妙道善自護持遂留侍巾拂一十五載盡得其末後大事後南遊建州郡將請主天寶不數載遂成叢席再住松溪之普載開堂日師曰當陽一句直截根源把住放行全機歷落坐斷千聖頂𩕳鑿開衲僧眼睛疾𦦨過鋒奔流度刃直得妙峰跨跳慧海波騰正恁麼時開堂祝讚一句作麼生道擊拂子曰龍袖拂開全體現象王行處絕狐踪上堂弗弗弗莫莫莫錯錯錯顧侍者曰老僧舌頭在麼遂下座小參金剛正印率土咸歸佛祖鉗鎚人天罔措階梯不立知解不存德山棒通上徹下臨濟喝絕後光前一明一切明一切用大丈夫秉吹毛劒懸肘後符雙收雙放全殺全活雖然鶴有九臯難翥翼馬無千里謾追風三年謝歸天寶至元六年八月示疾十三日作書別諸外護十五日索浴畢書偈曰本無來去一句全提紅霞穿碧落白日遶須彌擲筆而逝塔于本山

蒙山異禪師法嗣

鐵山瓊禪師參雪巖巖曰有甚麼事師曰門前好個五鳳樓巖連打二三十棒曰未在更去做工夫以紙求得法語曰風吹林葉四窓虛明獨坐一榻萬象鏡淸汝撐得鐵船來載鐵山下得海然後向汝道一一現成猶是錯認定盤星佛法如大海前面洪濤際天

轉入轉深偈曰一拶虛空粉碎時花開鐵樹散瓊枝紹隆佛種向上事腦後依然欠一搥偶頭痛欲煎藥手提瓶子遇見覺赤鼻曰你須是如那吒太子析肉還母析骨還父然後爲父母說法始得師忽然打破疑團偈曰一莖草上現瓊樓識破古今閑話頭拈起集雲峯頂月人前拋作百花毬值嚴示寂遂至東林因東林入室次擧問心不是佛智不是道作麼生道師曰抱贓叫屈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如何師曰眉間迸出遼天鶻後到蒙山每遇入室山只道欠在後於定中觸著欠字於是身心豁然徹骨徹髓走上方丈捉住山曰我少欠個什麼山打三掌師禮三拜又曰啞鐵山者著子幾年今日方了次年命首座冬至秉拂曰冬在月頭賣被買牛冬在月尾賣牛買被卓拄杖曰者裏無頭無尾中道齊休行也休休住也休休坐也休休臥也休休睡眼豁開五雲現瑞光風霽月無處不週梅綻枯枝古渡頭風前時復暗香浮雖然到此向上一路萬里崖州何以見得靠拄杖曰休休

太湖寬禪師法嗣

常州龍池一源永寧禪師淮東通州朱氏子世爲官族九歲懇求離俗依利和州廣慧寺出家寺乃州之望刹宋有淮海肇禪師說法度人辟聞當時前一夕寺衆同夢迎淮海次日而師至識者異之受具後遍參諸老皆弗契謁無用于太湖用門庭高峻師方入門卽厲聲叱出師作禮於門外合爪而立久之乃許入見用問何處人師曰通州用曰淮海近日盈虛若何師曰沃日滔天不存涓滴用曰不著⿰火曹道師曰請和尚道用便喝師退就禪室徹夜不寐一日聞用擧雲門一念不起語聲未絕而有省急趨入室無用便打然知師已悟令頌趙州狗子話師立成曰趙州狗子無佛性萬象森羅齊乞命無底籃子盛死蛇多添少減無餘剩用嗒然一笑復擧證道偈問曰掣電飛來全身不顧擬議之間聖凡無路速道速道師曰火迸星飛有何擬議覿面當機不是不是用振威一喝師曰喝作麼用曰東瓜山前吞扁擔捉住淸風剝了皮師不覺通身汗下亟五體投地曰今日方知和尚

用處用日閉著口至治癸亥宜興之龍池請師建立禪林業已告就後復擇絶巘作室以居至順庚午出主李山始開法無何遷常之天寧順帝賜號本覺妙明眞淨禪師戊子有旨召入覲命說法于龍光殿上大悅賜金襴法衣象玉環加師號佛心了悟大禪師賜歸未幾奉旨函香至五臺感文殊現祥光五道明年辭歸庚子復爲衆所逼出領善權寺壬午謝歸龍池洪武已酉六月示微疾命弟子裁紙製內外衣且曰吾將逝矣移龕至絶巘所居十七日師起浴索筆書偈曰七十八年守拙明明一場敗闕泥牛海底翻身六月炎炎飛雪書畢側臥而化茶毗有五色光現齒牙舌輪數珠皆不壞舍利無數煙所到處亦纍纍然衆共取之至灰土中撈取淘汰獲者亦衆

無能教禪師法嗣

西湖妙果竺源水盛禪師饒之樂平范氏子十七依羅山院出家既得度首謁月庭忠於蔣山時孤舟濟爲第一座以皖山示蒙山語示之師極力參究越五載有省濟曰蒙山常言栽松道者不具二緣而生達磨塹能耳後隻履西歸果神通耶抑法如是耶師曰此形神俱妙而已濟曰不然子他日當自知之師住無爲州見無能以濟所學質之能曰爲汝弗解故也師忽大悟能撫其背曰爾後當大弘吾宗也尋分座于荐福既而隱于南巢天曆已巳出主西湖妙果未幾復還南巢至正丁亥夏示寂初預立塔于南巢五峯之下是夜有光如匹練自天際下燭俄頃散布五峰之頂復合于塔中彌三夕乃止師制行峻絶如孤峰萬仞可望而不可攀嘗囑其徒曰凡剃髮染衣當洞明心宗行解相應以正悟之境靈靈自炤歲久月深具大無畏如透水月華萬浪千波觸之不散方不被生死陰魔所惑此師之生平實悟實證者故亦用之以誨人也

繼燈錄卷第四

繼燈錄卷第五

鼓山嗣祖沙門　元賢　輯

臨濟宗

南嶽下二十二世

雙林誾禪師法嗣

杭州徑山月江宗淨禪師金華蘭溪倪氏子髫齡從邑之正覺院文譯祝髮受具因誦楞嚴經至如標月指處豁然有省往參雙林正菴誾誾問黃檗打臨濟你作麼生會師曰按牛頭喫草誾奇之留領維那後出世歷遷至徑山臨寂書偈曰祖師門下客開口論無生老我百不會日午打三更遂逝荼毗舌根不壞建塔于圓照菴

天界曇禪師法嗣

南京靈谷定巖淨戒禪師參覺原原舉桶箍爆因緣問之師擬議未即答原厲聲曰早遲八刻了也師於言下大悟師續刻頌古聯珠行於叢林

高峰妙禪師法嗣

杭州天目中峰明本禪師杭之錢塘孫氏子母夢無門開禪師持燈籠至家遂生神儀挺秀具大人相繈褓便跌坐能言便歌讚梵唄參高峯於死關晝夜精勤困則以頭觸柱一日誦金剛經至荷擔如來處恍然開解遂從高峰薙落時年二十有四也未幾觀流泉有省即詣峰求證峰打趁出既而民間訛傳官選童男女師問忽有人來問和尚討童男女時如何峰曰我但度竹篦子與他師言下洞然徹法源底于是高峰書眞贊付師曰我相不思議佛祖莫能視獨許不肖兒得見半邊鼻有問峰諸弟子優劣峰曰如義首座固是一根老竹其如七曲八曲唯本維那却是一竿上林新篁他日成林未易量也師居無定所或船或菴榜以幻住僧俗爭相瞻禮皆手加額曰江南古佛延祐戊午仁宗皇帝聞而聘之不至製金襴袈裟賜之號曰佛慈圓照廣慧禪師院曰正宗英宗皇帝亦封御香製衣即所居而脩敬焉先是駙馬太尉瀋王王璋常使人從師問法意以爲未足請於上親往見之請師陞座爲衆普說曰大道無爲大功不宰大善無跡大位不居一切處海印發光千萬古金

枝挺秀訪圓通大士於潮音洞裡買石得雲饒修如意輪期于明慶寺中移花兼蝶至香風奏四天之樂梵音轟大地之雷二千載已現國王五百劫常爲世主一大藏教隨機運轉百千妙行任意發揮祝萬歲于九重保三韓於上國此是太尉潘王海印居士尋常行履處只如今日借行宣政院使平章相國王子從官高登天目下視人寰且佛法相應一句如何指陳匝天匝地祥雲起無古無今瑞氣騰小參大道在目前山是山水是水玄機超物表聖非聖凡非凡一念洞然萬緣廓爾水晶宮秋容淡淡森羅萬象吞吐明月珠松雪齋灝氣沉沉屏凡六窓交徹寶絲網無一物不彰至化無一事不演眞乘莊周雖蝶夢枕邊敢保其當機罔措子韶雖蛙鬨月下未許其覿面施呈者一著子名不得狀不得即其知處已陷情圍事亦然理亦然與麼會時早沉識海所以道神光獨耀萬古徽猷入此門來莫存知解且不存知解底句如何指陳玉宇秋高無限界金園春事政敷腴示衆慧劒單提日用中天然元不犯磨礱神號鬼哭喪魂膽遍野橫尸不露鋒古人與麼說話已是自傷已命了也殊不知我王庫內無如是刀佛成道日示衆玄玄絕待妙妙無依獨露眞常全彰至體名不得狀不得雪老氷枯理無礙事無礙天荒地迥萬里雲收午夜四方星燦長空揭開威音那畔腦門圓陀陀光爍爍掏瞎髑髏背後眼光淨躶躶赤條條勒回三萬劫風飛雷厲之神機突出五千軸海湧雲屯之寱語大衆釋迦老子來也即今在諸人眼睛裏仰見明星頂顊上成等正覺你諸人還覺眉毛動也無如其未委各請歸堂至治癸亥八月十四早書偈辭衆曰我有一句分付大衆更問如何無本可據置筆安坐而逝後七年天曆己巳春文宗皇帝賜謚智覺禪師塔曰法雲元統二年賜廣錄三十卷入藏號普應國師

杭州天目正宗寺斷崖了義禪師湖之德淸湯氏子年十七有禪者誦高峰上堂語曰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師曰此大善知識必能爲人抽釘拔楔遂往見聞峰舉牛過窓櫺師疑甚他日過鉢盂塘見松上雪墜有省即呈頌曰不問南北與東西大地山河一

片雪聲未絕峰痛棒不覺隕身崖下及出廼自誓七日取證遂端直堅竪忘廢寢食夜則攀樹露立達旦未至所期豁然大悟馳至死關呼曰老和尚今日瞞我不得也呈頌曰大地山河一片雪大陽一照更無蹤自此不疑諸佛祖更無南北與西東峰上堂曰二十餘年布個漫天網子打鳳羅龍竟不曾遇著一個蝦蟆今日不期有個蟭螟蟲撞入網中固是不堪上眼三十年後向孤峰絕頂揚聲大叫且道叫個什麼大地山河一片雪師卽奪拂子爲衆舉揚呵勵同學辭不少異復曰盡大地有一人發眞歸元某甲皆知之有僧參峰次峰令見師師曰驀直去師從此剃落所至歸重泰定三年師狥衆請坐正宗寺一載示衆若要超凡入聖永脫塵勞直須去皮換骨絕後更甦如寒灰發焰枯木成榮豈可作容易想我在老和尚處多年每被大棒打痛徹骨髓不曾有一念退離心直至今日纔觸著痛處不覺涕流豈似你等歡喜踴躍皎著些子苦味便乃掉頭弗顧殊不知苦味能除百病大凡工夫若到省力時如順水流舟只要梢公牢牢把柁纔有絲毫異念生管取喪身失命若到純一處不可起一念精進心不可起一念懈怠心不可起一念求悟心不可起一念得失心纔有念生卽被一切邪魔入你心腑使爾顚狂胡說亂道永作魔家眷屬佛也難救你戒之戒之元統元年除日謂從者曰有一件事天來大你還委悉麼良久曰明日是年朝正月六日詣法雲塔西指空地曰更好立個無縫塔其晚與禪者談笑至夜分乃曰老僧明日天台去也者曰某甲隨師去師曰你走馬也趂我不及翌午跏趺而化壽七十二臘四十九初中峰示寂會荃齋次師笑謂衆曰後十二年更爲老僧一會至是十二年矣賜佛慧圓明正覺普度大師弟子輩遂從師所指之處建塔焉

杭州天目山大覺寺布衲祖雍禪師明州寧海人得旨於高峰躬執樵爨貌甚黧瘠戇而少文嘗和永明山居偈曰我要心灰卽便灰何須更去覓良媒千差路口齊關斷萬別機頭盡截摧就樹縛茅成屋住拾莿編戶傍溪開是他懶瓚無靈驗惹得天書三度來

又曰尋常冷解自知非退步沉蹤住翠微掃蕩百年榮辱夢倒同多劫本根機蟻因覓穴沿堦走蝶爲尋花遍圃飛須信先天幷後地洞然物物有眞歸初鶴沙瞿公霆爲高峰建寺于蓮花峰下請名大覺峰命師攝管及峰沒乃任住持後遷中竺嘗有念珠一串被鴉啣去次日復啣來還衆莫不異之一日無恙書偈辭衆安坐而逝

處州白雲空中以假禪師得法高峰後棲白雲山四方禪侶聞風來赴屨滿戶外至元丙子夏一日援筆書偈曰地水火風先佛記掘地深埋第一義一免檀那幾片柴二免人言無舍利趺坐而寂

靈雲定禪師法嗣

洪州般若絕學世誠禪師示衆兄弟家三年五年做工夫無個入處將從前話頭拋却不知行到中途而廢可惜前來許多心機有志之士看衆中柴乾水便僧堂溫煖發願三年不出門決定有個受用有等纔做工夫心地淸淨但見境物現前便成四句將謂是大了當人口快舌便悞了一生三寸氣消將何保任佛子若欲出離參須實參悟須實悟

徑山陵禪師法嗣

金華府雲黃山寶林桐江紹大禪師世居嚴之桐江姓吳氏幼入鳳山寺爲沙彌及受具後首上雙徑謁虛谷得其單傳之旨久之辭去歷參名宿乃曰吾今而後知法之無異味也復歸徑山時東嶼海唱道淨慈請師主藏每夜敷席于地映佛前燈閱大藏至三過遂盡通其旨至順壬申出世嚴之烏龍後遷智者寶林至已亥八月七日集衆訣別衆請書偈師接筆擲地曰縱書到彌勒下生寧復離此耶遂翛然而化茶毗舍利如紺珠色齒牙數珠不壞

杭州徑山竺遠正源禪師南康歐陽氏子年二十七始受具首謁虛谷以龍潭滅紙燭話問之師曰焦石可破層冰谷曰破後奚爲師曰探索乃知谷曰所知者何事師擬對谷便打師悚然默喻後五主巨剎其住靈隱時厄于回祿而師所居獨存似有神相之者住徑山日賜號佛慧慈炤普應禪師至元十二年六月將寂預告日期書偈而化塔全身於徑山弟子

剪爪髮分瘞諸處皆有舍利叢生其靈異顯著如此

道場信禪師法嗣

嘉興府福源寺石屋清珙禪師蘇之常熟溫氏子依本州興教崇福寺出家二十祝髮具戒後首參高峰授以萬法歸一話服勤三年次往建陽西峰參及菴菴問何處來師曰天目菴曰有何指示師曰萬法歸一菴曰汝作麼生會師無語菴曰此是死句甚麼害熱病底教汝與麼師拜求指的菴曰有佛處不得住無佛處急走過意旨如何師答不契菴曰者個亦是死句師不覺汗下遂求依止後入室菴再理前話詰之師曰上馬見路菴呵曰在此六年猶作者個見解師發憤棄去途中忽舉首見楓亭豁然有省回語菴曰有佛處不得住也是死句無佛處急走過也是死句某甲今日會得活句了也菴曰汝作麼生會師曰清明時節雨初晴黃鸝枝上分明語菴頷之久之辭去菴門送之曰他日與子同龕未幾及菴住湖之道場師再參命典藏後卓菴于天湖元統辛未住當湖福源上堂把住也鋒芒不露放行也十字縱橫水雲深處相逢卻在千峰頂上千峰頂上相逢卻在水雲深處今朝福源寺裏開堂演法昨日天湖菴畔墾土畊烟所以道法無定相遇緣卽宗可傳眞寂之風仰助無爲之化正與麼時如何卓拄杖曰九萬里鵬纔展翼一千年鶴更翺翔歲朝上堂鏡清道新年頭佛法有明教道新年頭佛法無道是有也未必有道是無也未必無張公喫酒李公醉趙州東壁挂葫蘆上堂喫飯要止饑飲水要止渴著衣要免寒歸鄉要到家學道要到三世諸佛開口不得處參禪要到天下祖師插脚不入處若不如此倚他門戶傍他墻壁聽人指揮喫人涕唾總不丈夫福源與麼說話良藥苦口忠言逆耳解制上堂有佛處不得住樓臺月色雲收去無佛處急走過池塘荷葉風吹破三千里外逢人不得錯舉朗州山澧州水四海五湖皇化裏腰包頂笠萬千千問著盡言山與水忽有不甘底出來道山但言山水但言水有甚麼過良久云亦可全拋一片心逢人且說三分話居七年退歸霞霧之天湖至正間朝廷聞師名降香幣以旌異皇后賜金襴衣壬

辰秋七月二十四日示寂與衆訣侍僧問後事如何遂書偈曰青山不著臭尸骸死了何須掘地埋顧我也無三昧火光前絕後一堆柴擲筆而逝闍維舍利五色燦然不知其數塔於天湖之原配及菴塔示不忘同龕之記也有弟子愚太古者高麗人親得師旨嘗蒙說偈印可有金鱗上直鉤之句其王尊之爲國師聞師已逝表奏朝廷詔謚佛慈慧炤禪師仍入山分其舍利歸國建塔焉

匡山源禪師法嗣

嘉興府海門天眞惟則禪師湖州費氏子母夢異僧分衞覺而有娠及旦異香襲人髫年出家徧參楚石千巖一十八位尊宿皆機緣不契後聞匡廬無極源禪師徑往叩之源亦無啓發後值源於廁上乃趨問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源擒住曰道道師於言下釋然頓悟但搖手而已源曰子有所得耶師曰何得之有曰子作道理會耶師拂袖而出遂服勤月餘日益玄奧適平山林公招主藏鑰師往赴之後衆請開法海門上堂僧問如何是向上事師曰向下薦取曰作麼生向下薦取師曰切莫動著曰動著後如何師曰與汝三十棒乃曰向上事向下事截斷兩頭休執滯驀然放出鼈鼻蛇齩殺方知難躲避吽吽海門今日忍俊不禁越例爲諸人通個消息汝等還委悉麼以拂子點一點曰等閑拋下活人丹浩浩淸風動天地上堂三三三九九九海門潮音似雷吼香浮菊圃獻金錢靈感杞堤呈玉狗你也有我也有捩轉南辰看北斗正恁麼時高登海門峰頂衝開碧落喝散白雲現大人相顯大神通底句子又作麼生道忽作脩羅擘日月相曰吞吐虛空擘日月十方法界即全身花朝上堂花期月夕蕋珠宮裏降神仙柳約春風綿繡叢中行綵女鬧鬨鬨處顯示舍那性海靜悄悄處埋沒普賢行門正恁麼時且道鬧中活計是靜中活計是海門則不然良久彈指曰兜率天宮彈覆几閻浮世界響金鐘洪武初嘗預廣薦法會以足疾賜歸癸酉仲春示微疾一日侵晨告衆曰吾去矣侍者請偈師厲聲曰平常說底不是耶即瞑目而逝茶毗獲舍利無筭頂骨牙齒舌根不壞建塔于福祐禪院

瑞巖寶禪師法嗣

天台華頂無見先覩禪師台之仙居葉氏子資性秀穎嗜讀書過目成誦從古田垕薙髮參方山寶一日作務次渙然氷釋山以偈印之曰此心極廣大虛空比不得此道只如此受持休外覓師受命築室華頂一坐四十年足未嘗輒越戸限

高峰日禪師法嗣

日本國兜率院夢窓疎石國師姓源氏勢州人宇多天王九世孫母禱觀音夢吞金色光而孕曁長繪死屍九變之相獨坐觀想知色身不異空花慨然有求道之意十八爲僧夢遊中國疎山石頭二刹一龐眉僧持達磨像授之既寤曰洞明吾本心者其唯禪觀乎初謁無隱範次謁一山寧山曰我宗無語句亦無一法與人師曰願和尚慈悲方便開示山曰本來廓然清淨雖慈悲方便亦無師疑悶無聊見佛國高峰日公叩請如前峰曰一山云何師述其問答峰厲聲喝曰汝何不道和尚漏逗不少師於言下有省辭歸舊隱常牧山一夕坐久偶倚壁忽然仆去豁然大悟有等閑擊碎虛空骨之句求峰印可峰曰西來密意汝今已得善自護持卓菴濃州國王命師領南禪天龍等處王妃延入宮中執弟子禮問道賜號正覺又加號心宗普濟且遺以手書其略曰道振三朝名飛四海主天龍席再轉法輪秉佛祖權摧魔軍壘師以年高隱退尋示寂

開元祖禪師法嗣

開元佛果如炤禪師晉江蔡氏子從本寺道符出家開元合一妙恩爲第一世師左右恩恩甚器之既而偏參天慧內發深有所悟復歸開元恩益禮之及恩遷化契祖嗣位命師知藏大德八年領後堂十年移前堂及祖歿宣政院命師補其席嗣祖法佛成道上堂雪滿于山星囘于天一見便見更待六年瞿曇瞿曇無端引得衆生起顚倒東土望西天又曰雪窖生埋幸可憐六年晉不動機緘眼皮爆綻三更後明破星兒卽不堪上聞賜佛果弘覺之號至順二年無疾遷化

紫籜道禪師法嗣

台州瑞巖恕中無慍禪師台之臨海陳氏子七歲入鄉校讀書不煩再授年未冠白父母依徑山寂照禪師剃落謁竺元以狗子無佛性話未破疑問纔開口被元一喝遂大悟呈偈曰狗子佛性無春色滿皇都趙州東院裏壁上挂葫蘆元乃發笑曰恁麼會又爭得師拂袖而出初住明之靈巖遷瑞巖上堂有問有答日下挑燈無問無答兎頭截角別資一路萬里崖州直下承當且緩緩地拈拄杖畫一畫云天傾東南地傾西北臨濟小厮兒只具一隻眼卓拄杖喝一喝上堂祖師意無別法下地走穿却鞋上床眠脫却襪只恁麼太誵訛不恁麼無合殺潙山水牯百丈野鴨帶水拖泥不足觀腦後圓光最輝赫喝一喝上堂擧黃龍心禪師與夏公立劇談肇論論萬物爲自己情與無情共一體時有狗子臥香桌下龍拈壓尺擊狗子又擊香桌云狗子有情卽去香桌無情自住情與無情如何得成一體公立不能加對龍曰纔涉思惟便成剩法何曾會萬物爲自己哉黃龍老漢傷慈不少夏公立如入寶山空手而回諸人要會萬物爲自已情與無情共一體麼趯殺有情狗子碎却無情香桌盡情收拾將來與他一團束縛拋向東洋大海自然洒洒落落雖然更須知有頂門一竅始得拈拄杖擊香臺云阿刺刺阿刺刺登山脚膝酸啜茶舌頭滑十字街頭石敢當對月臨風吹尺八至節小參古佛心只如今明月炤幽谷寒濤助夜砧先德與麼吐露可謂千鈞之弩要待勍敵發機萬斛之舟不爲坳堂掀設若是滄溟上客閫外將軍捩轉船頭踏飜射垜自然中的於機先豈用瞻風於五兩所以道譬如師子王哮吼師子兒聞之皆增勇健不見洞山問興平云如何是古佛心平云汝心便是洞山云雖然如是猶是某甲疑處平云恁麼卽問取木人去大衆者些子見不破踏不著饒伊辯如滿慈智如鶖子未免癡狂外邊走今夜正當群陰剝盡一陽來復之時聊與諸人聚話片時敢問諸人洞山與麼問興平與麼答莫是將錯就錯借路經過麼莫是眞實相爲拳踢相趂麼如斯品論鄭州出曹門只如興平末後云恁麼卽問取木人去此一轉語太殺慈悲多少人向者裡

錯會有能於此撥開胸襟伸得口氣何止醍醐灌頂苟或未然陋巷不騎金色馬回來却著破襴衫後謝事入松巖寄書退院衆固請師堅拒不允洪武七年夏日本國主遣使入貢就奏請師化其國　上召師至闕下師以老病辭　上憫而不遣遂住鄞之翠山一日忽遘微疾索筆書偈曰七十八年無法可說末後一句露柱饒舌咄端坐而逝

慶元府天童了堂一禪師至正二年住台之紫籜遷天寧天童僧問昔日寶壽開堂三聖橫身相爲臨濟住院普化盡力扶持畢竟明甚麼邊事師曰兩頭俱坐斷一劒倚天寒曰與麼則五位君臣齊裂下三玄戈甲一時收師曰錯下名言僧一喝師曰亂統禪和如麻似粟上堂拈一莖草作丈六金身將丈六金身作一莖草好大衆不是苦心人不知便下座上堂最初一句末後一機直下搆得燈籠露柱動地放光其或未然竺山今日失利示衆樵歌來疊嶂帆影落汀洲胡孫戴紙帽直上樹梢頭七星劒五雲樓毬打人兮人打毬萬事難把玩魚吞水面漚住天童上堂長觜鳥芳樹不棲摩斯迦滄溟不入龍泉與刀斧同鐵利鈍懸殊良驥與駑駘同途遲速有異以拂子畫一畫曰華須連夜發莫待曉風吹小參靈光不昧萬古徽猷智鑑洞明十虛普應時臨亞歲節屆書雲擊動法鼓大衆雲集一一天眞一一明妙更待說個甚麼若說有法又被有礙若說無法又被無礙若說不有不無法又被不有不無礙若說不不有不不無法又被不不有不不無礙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日可冷月可熱衆魔不能壞眞說以拂子畫一畫曰黃蘗樹頭懸蜜果無言童子唱巴歌問文殊與普賢萬法悉同源如何是同源底法師曰胡張三黑李四曰一毛吞巨海于中更何言師曰不勞懸石鏡天曉自雞鳴曰是非不到處還有句也無師曰誠知你亂會問名假法假人空法空請師直指師曰曾問幾人來曰無根樹子向甚麼處栽師曰更深猶自可午後更愁人曰只在目前爲甚麼再三不覩師曰千年常住一朝僧

保寧茂禪師法嗣

嘉興府本覺南堂淸欲禪師台之臨海朱氏子元曆二年出世集慶之開福上堂拈拄杖曰與麼來者彩鳳舞丹霄不與麼來者鐵蛇橫古路直饒與麼不與麼去來道絕也是稱錘蘸醋卓拄杖上堂摩尼珠人不識如來藏裡親收得萬象森羅影現中一顆圓光色非色永嘉大似乞兒暴富開福道摩尼珠誰不識擊碎分文也不直拋向虛空更那邊免使時人挂胸臆然則雲開日出職到威成撞著本色道流恰似泗洲人見大聖元統元年住本覺上堂顧視大衆曰者裏莫有作家戰將麼時有僧出衆曰盡大地是個問頭和尚作麼生答師曰遍虛空是個答語你作麼生領曰萬福師曰拄杖不在苕帚柄與你三十曰諸方有明眼人在師曰你莫是患盲麼僧無語師喝曰將謂是收燕破趙之才元來做未得行間小卒出去乃曰若論戰也個個力在轉處到者裏直須通方上士本色英流寸刃不施全鋒敵勝其或未然擬議不來髑髏粉碎卓拄杖喝一喝下座舟中值冬至小參一道虛明總是自家田地初爻既兆全彰劫外乾坤無去來動靜之殊無取捨是非之異可以騎聲蓋色可以隨流入流可以泛華亭半葉之舟可以盡澤國烟波之勝不學任公之釣非同濠上之遊擊拂子曰劈口一橈已傷鹽醋離鈎三寸休更回頭拍膝曰永夜月明天在水雁聲飛過白蘋州問仲冬嚴寒年年事晷運推移事若何師曰昨夜日輪飄桂花今朝月窟生芝草問單傳直指已涉離微坐斷千差請師答話師曰破鏡不重照落花難上枝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烏龜鑽敗壁問說法不應機總是非時語作麼生得應機去師曰夜半起來失却牛天明起來失却火問心不是佛智不是道還端的也無師曰喫飯止饑飲水止渴曰智不到處切忌道著又作麼生師曰塞却耳根分明聽取癸卯八月示寂

明州瑞雲淸凉寺實菴茂禪師郡之奉化鄭氏子幼齡中夜坐禪母惡之推使仆輙蹉且不悞後出家參南澗泉禪師一夕松月下聞流水聲有省往白泉泉俾詣古林林問汝來何爲師曰正爲生死事大求出離耳林曰子明知四大五蘊是生死根本爲何入此

革囊師擬議林以錫杖擊之豁然悟入至正壬午住
長明之瑞雲山有僧問答未竟以手拍地而笑師曰
滯貨何須拈出耶僧噓一聲師便喝僧有省退隱東
堂影不出山元明師猶子也迎歸天童之此軒未幾
示疾衆請書偈師曰我此中廓然也何偈之爲郎端
坐憑几握右手爲拳以額枕之而逝號佛光普照大
禪師

靈隱海禪師法嗣

徑山悅堂顏禪師明州人受度于婺之寶林寺徧參
諸宿卒爲東嶼海之正嫡初住崑山之東禪轉吳門
之萬壽升虎林之南屏遂陟雙徑竪大法幢名聞京
國緇素雲臻如流赴壑朝廷再降璽書護教弁賜金
襴法衣師歷主四大剎有四會語錄金華宋公濂爲
之序稱其隨機接引霑被爲多所謂施善巧釋結習
假言辭窮實際者乎

建寧府斗峰大圭正璋禪師福州福淸人禮湖南絕
聽視夔參東嶼海令看趙州狗子話工夫無間只是
不知落處一日聞海頌俱胝竪指話言下頓悟遂上
方丈呈所得海曰作麼師曰古今現成事何必涉思
惟海曰既不涉思惟汝來作麼師曰請和尙證明海
曰證個什麼師便喝海曰汝什處見趙州師曰錯海
曰向汝道什麼師曰須彌踍跳海曰趙州即今在什
處師曰無海曰趙州鼻孔因什在老僧手裡曰謝和
尙證明海曰放汝三十棒還我無字偈來師頌曰狗
子佛性無覷著眼睛枯瞢爾翻身轉唵嚤哩蘇嚧海
撫而印之後結茅斗峯漸成叢席上堂良久曰黃金
雖貴入眼成塵便下座上堂玉宇霜淸瓊林落葉一
向全提萬機寢削作者好求無病藥上堂舉靑州布
衫話師曰昨夜三更裏雨打虛空濕狸奴知不知倒
上樹梢立上堂元正啓祚萬物咸亨喚作新年頭佛
法瞎却你眼不喚作新年頭佛法折却我舌畢竟作
麼生便下座臨終偈曰生本不生滅亦無滅幻化去
來何用分別大衆珍重不在言說便合掌入滅

明州育王大千慧炤禪師永嘉麻氏子年十五依瑞
光院出家受具後便發足參方首謁晦機次謁東嶼
嶼問東奔西走將欲何爲師曰特來參禮爾嶼曰天

無四壁地絶八荒汝於何地措足耶師抵掌於几而退嶼知其有所悟乃復召至反覆勘辨嶼嘉之遂留執侍尋主藏于萬壽嶼遷淨慈邀師分座天曆戊辰出世樂淸之明慶示衆佛法欲得現前莫存知解縛禪看教未免皆爲障碍何如一物不立而起居自在乎所以德山棒臨濟喝亦有甚不得已爾至正乙未遷補陀未幾署育王嘗垂三關語以示學者曰山中猛虎以肉爲命何故不食其子虚空無向背何緣有東西南北飲乳等四大海水積骨如毗富羅山何者是汝最初父母居九年退居妙喜泉上築室曰夢菴掩關獨處凝塵滿席不顧也洪武六年十月朔召弟子曰吾將西歸汝輩在外者可速還越七日沐浴更衣怡然入寂

育王雪窗悟光禪師字公實成都之新都人姓楊氏初說法于白馬寺遷開元巳而升育王會天童虛席命師兼之有四會錄宋公濂序之其言曰四會之語屹立不遷如眞正幢涉險度危如大法船至于垂三語以驗來學如臨萬仞懸崖撒手而立虞文靖公謂爲佛果一枝鳳毛麟角其言信不誣也

天寧曇禪師法嗣

三空居士女中之善倫也秉烈丈夫之志不爲世氛所染參竺雲曇持無字如是三十六年忽一日問曰生死到來時如何雲曰生是誰耶死是誰耶居士低頭問訊雲疑其異常遂再叩之曰是誰生是誰死士復低頭問訊雲曰切忌死在者裡士提起念珠曰數珠一百八未幾示微疾說偈而化火後得舍利甚衆

玉山珍禪師法嗣

金陵龍翔曇芳忠禪師南康人嘗繼端公之後住徑山後移蔣山升龍翔一夕寺災明日梁王詣寺問曰興復若何師曰賴有大檀越在王曰寺旣燬矣佛依何住師曰古佛過去今佛再來王曰衲子所謂蔣薄粥者何也師曰將謂殿下忘却王曰衲子所謂三隻襪者何也師曰國內山川都踏遍今朝親到帝王前王大悅賜號廣慧圓悟大禪師師再造龍翔工方竣而示寂

徑山伏禪師法嗣

杭州徑山南楚悅禪師隆興人也上堂聞聲悟道見色明心驀拈拄杖曰者個是色卓一下曰者個是聲諸人總見總聞且那個是明底心那個是悟底道喝一喝曰貪他一粒米失却半年糧諡佛慈法喜禪師

天童坦禪師法嗣

南京天界孚中懷信禪師明之奉化姜氏子年十五往法華院出家已而祝髮受具習教學三觀之旨後參竹西西知是法器厲色待之不與交一言師疑益熾一日西上堂舉興化打克賓話問師師曰俊哉師子兒西頷之師乃依止焉歷職至典藏泰定丙寅出住明之觀音遷洛迦山賜廣慧妙悟智實弘教禪師之號法衣一襲至正壬午升中竺乙酉升天童冬十月移主龍翔會明兵下金陵寺僧散去師獨趺坐執兵者滿前無不投杖而拜　高皇帝嘗幸其寺聽師說法嘉師言行純愨特改龍翔為大天界寵賚尤加一日謂左右曰吾將歸矣汝等當以荷法自期勵精進行可也言畢而瞑侍者請留偈遂握筆書曰平生為人戾契七十八年漏洩今朝撒手便行萬里晴空片雲書畢復瞑停龕七日顏面如生其示寂前一日　上方督師江陰夢師入謁　上問曰師來何為師曰將西歸來告別耳及駕還金陵聞師訃正與夢符　上驚異詔出內帑以助喪事舉龕之夕　上親致奠送出都門之外茶毗於聚寶山前舍利如麻如菽五色燦爛烟所及處亦累累然生門弟子卜於牛首山之東麓建塔焉

大慈成禪師法嗣

衢州烏石山傑峰世愚禪師郡之西安余氏子入蘭溪顯教為僧得戒後徧參知識未有所入後參止巖令看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一夕坐至夜分聞隣僧舉證道歌曰不除妄想不求真豁然如釋重負偈曰時時覿面不相逢喫盡娘生氣力窮夜半忽然忘月指虛空迸出日輪紅往見巖巖曰那裏見神見鬼來師曰捉得賊了也巖曰贓在甚麼處師一喝巖曰開口合口都不是向上道將一句來師曰遍界明明不覆藏巖舉竹篦曰喚作竹篦則觸不喚作竹篦則背你喚作甚麼師便掀倒禪床巖打竹篦三下曰瞎漢

政來者裏捋虎鬚師便禮拜往見元翁問甚處來曰大慈來翁曰大慈鼻孔深多少師卓拄杖一下翁曰拗折拄杖把什麼卓師便禮拜曰今朝親見老師翁翁曰念汝師孫放汝三十棒歸大慈執侍三載一日嚴謂師曰古人尋師擇友不可蕩喪光陰子雖得佛祖應化之道未能向上飜身因舉汾陽見首山曰萬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摝始應知師始得大徹歸西安烏石山結茅以居漸成叢席衆至三千指至正六年住石溪僧問遠離烏石嶺來住石溪山開示人天路如何透祖關師曰龍生金鳳子衝破碧瑠璃曰與麼則覿面不相識千里可同風師曰重疊關山路曰達磨西來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既不立文字何得流傳至今師曰官不容針私通車馬曰直指人心指出那個心師曰開口不在舌頭上曰見性成佛性在什麼處師曰太湖三萬六千頃夜夜波心月色明問黃梅碓紫花開日夜半傳衣過嶺南此事還端的也無師曰一物本來無兩肩擔不起曰不是風動不是幡動仁者心動又作麼生師曰知燈元是火得水不離波曰和尙爲人一句又且如何師曰攔顋一掌腦後一搥曰恁麼則老婆心切師曰不從巨浪拋香餌爭得金鱗上釣船上堂萬仞峰頭打一搥粉身碎首絕疑猜忽然絕後重甦起萬象森羅笑眼開且道笑個什麼者回識得來時路更不將身入母胎喝一喝大都安講主來參師問講主講什麼經曰金剛經曾於無所從來亦無所去處得箇省處師曰既是無來無去因什得到者裏曰便是無來無去底師曰卽今在什麼處主一喝師曰下喝行拳都且止四大分散時向何處安身立命曰盡大地那裏不是自己師曰忽遇劫火洞然大千俱壞時如何曰我到者裏却不會師曰六祖不會破柴踏碓達磨不識九年面壁你不會見個什麼曰我只是不會師曰瞎漢請坐喫茶洪武三年十二月示微疾書偈曰生本不生滅本不滅撒手便行一天明月擲筆而逝弟子奉全身藏于慈雲塔院

天寶樞禪師法嗣

福州雪峰逆川智順禪師溫州瑞安陳氏子七歲出

家及受具遂入閩參鐵關關授以心要踰月因如廁覩園中瓠瓜有省舉所悟求證關曰此第入門耳最上一乘大遠在乃囑曰汝可悉棄前解專於參提上致力則將自入閫奧矣一日值關將晚參擬離榻忽豁然謂關曰南泉敗闕今已見矣關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個什麼師曰地上磚鋪屋上瓦覆關曰即今南泉在何處師曰鷂子過新羅關曰錯師亦曰錯關曰錯錯師觸禮一拜關集衆勘驗師笑曰未吐辭前已不相涉和尚眼在什麼處又爲此一場戲劇耶關曰也要大家知遂將宗門要語一一訊師師皆具荅關然之乃命掌藏鑰尋令分座及關遷化衆請嗣位繼主報恩遷歸原朝廷賜法衣及佛性圓辯之號久之悉散其衣鉢所蓄退居一室掘地爲爐折竹爲箸淡如也平章燕只不花出鎮閩省請師住東禪不一載革故鼎新有同神造升雪峰亦立起其敝洪武初　詔有道僧十人於鍾山建無遮法會師奉旨陞座說法大駕幸臨慰問備至南還住淨慈適朝旨徵有道沙門入京以備　顧問衆咸推師至京四閱月一日索浴書偈而化荼毗獲舍利無筭持歸建塔焉

鐵山瓊禪師法嗣

汝州香山無聞聰禪師香山人初參獨翁令參三不是話未有省發一日敬上座謂曰要知端的意北斗面南看疑之一夕有省遂尋敬敬問來者何人師曰非人非我曰既非人非我畢竟是什麼師曰饑來吃飯困來眠敬不能決適鐵山從高麗歸在石霜乃往見之山聞師有發明處乃問仙府何處師曰汝州曰風穴祖師面目如何師曰和尚且止須臾之間將二十年工夫說一遍鐵山把住嚥喉問如何是無字義師曰近從潭州來不得湖北信山曰未是再道曰和尚幾時離高麗曰未是更道師喝一聲拂袖便出山曰者兄弟都好只一件大病道發明了師感激承鐵山開示細大法門後隱光州獨行獨坐一十七年方得頴脫普說曰法無定相遇緣即宗秉金剛劒吞栗棘蓬截斷衲僧舌頭坐却毗盧正頂竪一莖草作丈六金身將丈六金身作一莖草不是禾山鼓响且非

教外別傳直敎寸絲不挂月冷秋空寒灰發焰到者裏喚作佛法墮地獄如箭射不喚作佛法亦墮地獄如箭射諸仁者畢竟作麼生會開口喪身失命不開口爛却舌根豈不見船子曰吾於藥山二十年藏身處沒蹤跡沒蹤跡處莫識身雖然恁麼舉唱開佛知見立大圓鏡豎涅槃幢舉揚般若敲唱雙舉兼帶挾通炤用同時正眼觀來盡是閑家具與我衲僧分上撩掉沒交涉豎拂子曰會麼

縉雲眞禪師法嗣

代州五臺靈鷲碧峰寶金禪師乾州永壽人姓石氏父母俱崇善時有沙門以觀音像授其母囑曰謹事之當生智慧之男未幾果生師白光燁燁照室六歲禮雲寂溫法師爲童子及受大僧戒遂徧詣講肆窮性相之旨久之曰是可以了生死耶乃棄去時如海眞禪師開法於縉雲師往謁示以道要師大起疑情偶攜筐隨海擷蔬於園忽凝然不動歷三時方寤海曰作定耶師曰動定不關海曰動定不關是什麼人師舉筐海不肯師置筐于地叉手而立海亦不肯師一喝海奮前揕胸曰速道師築海胸仆之海笑曰塵勞暫息定力未能深也必使心路絕祖關透然後大法可明耳後憩錫峨眉日啖松柏脇不沾席者三年一日聞伐木聲大悟往見海海于地上畫一圓相師以袖拂去之海復畫一圓相師于中增一畫又拂去之海再畫如前師又增一畫成十字又拂去之海復畫如前師於十字加四隅成卍字又拂去之海乃總畫三十圓相師一一具答海曰汝今方知佛法宏勝如是宜往朔方其道大行先是師在定中見一山甚秀麗重樓傑閣金碧絢爛諸佛五十二菩薩行道其中有招師謂曰此五臺秘魔巖也汝前身脩道其中靈骨猶在何乃忘之既寤遂遊五臺山道逢蓬首女子身被五綵敝衣赤足徐行一黑獒隨其後師問曰子何之曰入山中爾師曰將何爲曰一切不爲良久乃沒叩之同行者皆莫之見或謂文殊化身云師乃就山結靈鷲菴以居聲光日露四方聞之不遠千里負餱糧來獻者日繽紛也至正戊子順帝遣使詔至京甚敬之命住海印寺力以疾辭賜寂照圓明之號

太祖高皇帝卽位詔師至南京見　上于內殿問佛法大意　上設普濟會于鍾山選高行僧十人涖其事師與焉蒙寵賚甚渥親御翰墨賜詩十二韻未幾示微疾弟子請留末後句師曰三藏法寶尚爲故紙吾言欲何爲怡然而逝壽六十五臘五十九荼毗獲五色舍利齒舌數珠皆不壞

南嶽下二十三世

淨慈聯禪師法嗣

杭州慈光寺立中成禪師錢塘孫氏子首謁祖芳聯公請益次聯舉臘月火燒山話師頌曰白雲迷却舊行踪臘月燒山火正紅再得慈風來扇發冷氷氷處熳烘烘聯深器之

中峰本禪師法嗣

婺州伏龍山千巖元長禪師越之蕭山董氏子家世宗儒九歲就外傅諸書經目成誦十九薙髮於武林靈芝寺會行丞相府飯僧師隨衆應供適中峰在座卽呼曰汝日用何如師曰念佛峰曰佛今何在師擬議峰厲聲叱之師遂跪求法要峰授以趙州無話令參於是縛茆靈隱山中未幾復以他務移動隨順世緣倏忽十載復還靈隱脇不沾席者三年因往望亭聞鵲聲有省亟見峯具呈悟因峯叉斥之師憤然來歸夜將寂忽鼠食猫飯覆其器有聲恍然開悟復往質於峰峯問曰趙州何故言無師曰鼠食猫飯峯曰未在師曰飯器破矣師曰破後如何師曰築碎方甓峰乃微笑後隱居伏龍漸成叢席始開法示衆龍門水急一句截流茅屋風高千山起浪三世諸佛望風結舌六代祖師斫額有分天下老和尚仰羨仰羨是汝諸人旣到者裏作麽生與山僧相見驀拈拄杖曰與麽與麽人境俱奪不與麽不與麽炤用同時卓一下曰龍生金鳳子衝破碧琉璃上堂僧問如何是第一句師曰有口如啞曰如何是第二句師曰有眼如盲曰如何是第三句師曰棒折也未放你在師乃擲拂子曰此是老僧第二句如何是第一句便下座上堂轉山河國土歸自已則易轉自已歸山河國土則難拈了也父母未生前道將一句來示衆一喝分賓主照用一時行要會個中意日午打三更諸禪德臨

濟大師四稜塌地了也乃喝一喝且道那個是賓那個是主那個是炤那個是用又喝只者是賓只者是主只者是炤只者是用又喝且不是賓且不是主且不是炤且不是用是個什麼又喝云進前求解會特地斬精靈上堂僧問達磨面壁意旨如何師曰有口開不得曰人天交接兩得相見如何是相見底事師曰烟熏黑漆桶曰浩浩塵中如何辯主師舉拳示之曰辯後如何師曰你主在什麼處僧禮拜師乃曰秋風涼秋夜長未歸客思故鄉大衆如何是你故鄉喝幸然家裏坐不用苦思量至正丁酉六月十四日示微疾集衆書偈曰平生饒舌今日敗闕一句轟天正法眼滅投筆而逝謚佛慧圓鑒禪師

蘇州獅子林天如惟則禪師吉安永新譚氏子幼歲入禾山祝髮後往天目依中峰每見峰曰老幻一生參禪不得開悟心竊有所疑後深得其旨遂往蘇州卓菴以居名獅子林四方請益者日衆乃開法示衆執法修行如牛拽磨關西沒頭腦漢盡力道得一半不執修行如磨拽牛山僧忍俊不禁也只道得一半休休以何法證以何法修隨流認得性無喜亦無憂不風流處也風流驀拈拄杖曰叵耐雲門大師又道觀世音將錢買胡餅放下却是饅頭卓拄杖曰不因夜來鴈爭見海門秋示衆有時伸出佛手有時放出驢脚錯有時拍禪床有時擊香桌錯有時舌生毛唇生醭拄杖長年靠壁角臨濟德山鼻孔一時穿却錯諸禪德向者三箇錯處認得老僧請你喫無麪餺飥示衆言無展事句不投機承言者喪滯句者迷擬心即差動念即乖不擬不動立地死漢故我祖師門下驀劄相逢無你轉身處據令而行無你開口處跨一步去鐵壁銀山眨得眼來電光石火三世諸佛也只得望崖而退若是個生鐵鑄就底漢等閑一擲抹過太虛直得南山鱉鼻咬殺東海鯉魚陝府鐵牛撞倒嘉州大像三界拘繫不得千聖羅籠不住從前窩別千差當下七通八達一一現成一一圓妙方信道達磨元是老臊胡臨濟喚作白拈賊雖然恁麼到獅林門下更須朝打三千暮打八百何故如此卓拄杖曰華嶽連天秀黃河徹底清本龜成示衆生死與涅槃

六六三十六無常等不來我且先瞑目諸禪德且道天如即今是死是活死却活天如活却天如死佛佛受輪迴只爲者些子示寂塔于水西原

日本國相州建長禪寺古先印原禪師世居相州姓藤氏爲國中貴族十三剃髮徧歷戸庭咸無所證遂入中夏參無見於華頂見指參中峰師屢呈見解峰呵之師寢食俱廢峯憐其誠乃曰此心包羅萬象迷則生死悟則涅槃生死之迷固是未易驅斥涅槃之悟猶是入眼金塵當知般若如大火聚近之則焦首爛額惟存不退轉一念生與同生死與同死自然與道相符脫使未悟之際千釋迦萬彌勒傾出四大海水入汝耳根總是虛妄塵勞皆非究竟事也師聞之不覺汗下一日有省告峯曰原已撞入銀山鐵壁去也峰曰既入銀山鐵壁來此何爲師超然領解後辭去參古林東嶼諸大老會清拙澄公將入日本拉師同行遂出世甲州之慧林遷萬壽淨智長壽諸刹一日微疾謂侍者曰時至矣可持觚翰來乃曰吾墖已成唯未書額耳大書心印二字遂逝初門人欲畫師像預索贊語師作一圓相題其上曰妙相圓明如如不動觸處相逢是何面孔

般若誠禪師法嗣

建寧府高仰山古梅正友禪師廣信貴溪丁氏子自幼出家禮末山本公爲師往江淮南浙徧參知識一日因小便觸地得個入處往見絕學學問曾見什麼人來師曰見海印和尚教提無字學曰無字作麼生提師曰未提已前早自分曉學曰靈雲見桃花悟道玄沙云諦當甚諦當敢保老兄未徹在且道是許他不許他師曰言下許學大笑曰不是再來看次早上方丈學曰夜來事作麼生師曰靈雲捉得賊玄沙不放賊即今賊賊一時斷還和尚把坐具便打學曰黃檗打臨濟六十棒意作麼生師便喝學曰因甚又去打大愚再來掌黃檗師纔開口學曰不是師曰畢竟那個是學便攔頭打曰且去再來看次早上方丈學曰抽袈裟師擬議學便打三下師便喝學又打六下師便休去後上方丈求住學曰你去見無用中峰斷崖三人了却來與我同住後到雲巖見法昌語錄曰

驅耕夫牛奪饑人食忽有徹處不覺汗下便頌公案數則寄呈學學看畢對衆曰此人得我第三番竹篦上氣力但是尚欠脫殼在越三年因過堂打動鉢盂忽大悟出住天心繼住高仰上堂慧劒單提明行正令擬議不來喪身失命還有當鋒底麼良久曰正好一帆風過海個中不遇駕濤人小參月落山頭慘雲橫谷口陰欲明生死事直指本來心還有會得本來心底麼夜靜不勞重借月玉蟾常挂太虛中至正壬辰五月初三日跏趺示寂全身塔于鳳山

智者義禪師法嗣

杭州淨慈德隱普仁禪師婺之蘭溪趙氏子十歲依演法院出家及受大僧戒遂走參了然義公機緣相契命爲侍者後遍遊名剎靡不改容禮之東陽輝公留掌記而徑山悅公尋延師分座至正乙未出住金華西峯　太祖高皇帝取婺州幸智者寺詔師主之晚涖南屏忽示微疾屈指計曰今夏五月矣左右曰然師曰此八月八日最良吾將逝矣至期整衣端坐而寂

海門則禪師法嗣

湖州弁山白蓮寺懶雲智安禪師嘉興沈氏子依海昌淨妙寺出家首謁天眞發明別傳之旨自此韜光有司屢起以名剎不就後恪遵竹林禪師遺命住白蓮寺示衆萬法歸一無孔鐵槌當面擲一歸何處抹過西天幷此土靑州布衫重七斤寒巖古木瑞花春仁者殷勤問端的娘生鼻孔從來直倘於言下解知歸九九方明八十一晚歸淨慈久之託疾告終塔于蒼弁之南阡

華頂觀禪師法嗣

處州福林院白雲智度禪師處之麗水吳氏子從空中假禪師祝髮受具深習禪定者四年出遊閩中還乃築福林院以居日取楞嚴圓覺閱之久之復出遍參謁無見問西來密意未審何如見曰待娑羅峰點頭却向汝道師以手搖曳欲答見遽喝師曰娑羅峯頂白浪滔天花開芒種後葉落立秋前見曰我家無殘羹剩飯也師曰此非殘羹剩飯而何見頷之乃服勤數載及辭歸見祝之曰心法相投豈在多言勿掉

三寸舌誑人須眞正見解著于行履可也師佩服之至正甲申衆迎師歸福林甲辰中丞章公延居龍泉之普慈僧徒雲集至八百人丙午遷武峯洪武己酉應　召入京未幾回浙明年二月示疾還福林五日索浴更衣書偈曰無世可辭有衆可別太虛空中何必釘橛擲筆而逝茶毗得舍利五色齒牙數珠不壞塔于院西

開元炤禪師法嗣

泉州開元夢觀大圭禪師晉江廖氏子初習儒學旣成父詔之曰吾爲佛不成吾以汝許佛汝其毋違師乃往開元禮廣流爲師得度後侍佛果凡三歷職而至分座書記秉拂一元未判至理全彰三畫纔分彝倫攸叙鷲嶺拈花微笑大似上古結繩少林立雪安心何異肇與書契自此淳漓朴散接響承虛說黑說黄指曲指直總是土圭測景尺箠量空衲僧家須向卦爻未兆點畫未分已前一印印定俾從上千聖窺覰無門歷代祖師難尋朕迹說甚麼東來意西來意佛法短佛法長只如今日紫雲影裏華屋斬新玲瓏八面峭峻一方作佛法商量卽是作世諦流布卽是以拂子畫一畫曰未明三八九難逹古皇道後堂秉拂無言無說處顯示泥團土塊一機一境上提撕乎地骨堆洞山果桌浩老布裩一奮一儉慈明揭牓仰山叉手一儉一奢從上古德與麼激揚致使末代葛藤不少上方主丈子聽得出來道一切諸法如夢如化今夜第二座又向夢中說夢輒莫瞞人好秉拂上座直得緘默而已何也鐵牛對對黃金角木馬雙雙白玉蹄後宣政院檄師主承天堅謝不起築室于寺西額曰夢觀日以詩文自娛其文似柳其詩似陶允登作者之壇學者俱宗之示寂建塔于西山所著有夢觀集紫雲開士傳行世

別源源禪師法嗣

明州天童元明原良禪師寧海周氏子初住台之瑞巖後主天童其侑宏智禪師詞曰嗚呼山不讓塵故能成其高海不讓流故能就其深師非宿備六度萬行之願輪則曷由樹斯大法之功於今古聖人出興作百世師千載一時惟師得之巍巍窣堵鎭茲東谷

洞上一宗眞規復復昭告非詞深勤崖谷願師再來爲物作則

天童一禪師法嗣

撫州雲居呆菴普莊禪師台之仙居袁氏子母夢梵僧入室而生晬歲岐嶷穎異負笈入鄉校授書成誦長依天童左菴薙髮受具抵郡之天寧參了堂堂曰何來師曰天童堂曰冒雨衝寒著甚死急師曰正爲生死事急堂曰如何是生死事師以坐具作搬勢堂曰敢來者裡捋虎鬚參堂去一日堂室中舉庭前柏樹子話師擬開口堂劈口掌之豁然有省由是朝夕咨決聿臻閫奧洪武己未出世撫州北禪示衆昨日開荒地請諸人剗却荊棘除去瓦礫本來基址已見分明只有中間樹子無人拔得山僧今日未免別行方便利刀剪盡繁枝葉鈍钁深鋤邪見根實地工夫成一片住山鍬斧了無痕師凡見僧便曰近奉公文務要打點上座僧曰某甲不是奸細師曰也要勘過始得曰和尙莫得倚勢欺人師展手曰把將公驗來僧擬議師便掌鏟草次僧問者片田地幾時鏟得乾淨師竪起鋤頭曰不得喚作鋤頭未審上座喚作什麼僧無語師拋下鋤頭曰者片田地幾時鏟得乾淨問騎虎頭撩虎尾中間事作麼生師曰渠儂得自由曰只如古人道我也弄不出意旨如何師曰入水見長人僧請益師曰汝自己分上少個什麼却來請益僧擬對師曰只知貪程不覺差路次遷雲居僧問如何是雲居境師曰路轉溪回空院靜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太平時代自由身曰人境已蒙師指示願聞一句接初機師曰無毛鷂子拍天飛問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時如何師曰達道者方知曰和尙何得干戈相待師曰捉賊不如嚇賊曰明眼人瞞他一點也不得師曰情知汝不是好心上堂老僧開荒時於法堂基上掘得一個鍬斧子久聚兄弟若有用得著者兩手分付若是負荷不起老僧收得來著甚死急不如颺向垃圾堆頭從他日炙風吹去也驀拈拄杖卓一下曰鞭起鐵牛耕大地誰能井底種林檎洪武二十六年春　詔徵天下高行沙門師與學首對揚稱　旨秋函命祭廬山禮成復　命賜衣一襲是冬

得　旨升住徑山上堂自有生佛以來說法如雲如雨者不可勝紀徑山今日權借虛空爲口須彌爲舌宣說眞俗不二法門十方世界情與無情一時異口同音讚言善哉善哉希有希有衆中莫有旁不甘底麼出來與拄杖子相見拈拄杖卓一下曰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上堂人從廬嶽來接得華項信報道南山白額虎却在龍淵裏藏牙伏爪東海赤梢鯉直上鷲峰頭躍浪衝波好大衆一大藏教何曾說到者裡雖然徑山拄杖子未肯放過在拈拄杖畫一畫曰仙人張果老不愛藥葫蘆靠拄杖下座忽于十月二十三日謂衆曰難難二八嬌娘上高山老僧扶不得言竟遂寂

徑山悅禪師法嗣

杭州靈隱見心來復禪師南昌豐城王氏子祝髮於邑之西方寺嘗屏諸緣直明涅槃妙旨久之全體無礙謁南楚楚然之留司內記初住越之定水作室東澗名曰蒲菴示睦州思親之意掩關示衆槁木形骸百念灰溪猿野鶴苦相猜柴門獨掩青松雨笑口逢人亦懶開嘗賦白牛偈曰耕雲不住海門東收放楞伽小朶峰露地已忘調伏力雪山誰識去來蹤放歸祇樹隨羊鹿種就曇花伴象龍一色天關頭角別水精池沼玉芙蓉洪武元年冬以高行　召說法鍾山賜食內庭師有能文聲　上詔侍臣取而覽之褒美弗置時蜀王椿爲　太祖所鍾愛命儒臣李時莿蘇伯衡等與師論道無虛日蜀王遇師甚恭命撰坐心觀道崇本敬賢四箴勝於宮以自警二十四年山西捕獲胡黨學師等往來胡府坐罪入滅

靈隱明禪師法嗣

杭州淨慈無旨可授禪師台之臨海李氏子年十二入石門寺爲驅烏十九得度爲大僧已而嘆曰所貴爲比丘者務欲究明心宗爾苟纏蔽文字相中何時能脫離耶遂杖策遍歷諸方因緣俱弗契久之參普覺明公于靈隱問答之頃疑情頓釋覺可之命充堂司尋反石門白巖眞公延居上座至元六年出世台之大雄遷隆恩補白巖明年遷龍華一坐十五秋百廢俱修乃作休菴于西塢日修淨土業且日此卽禪

功也惡可强明同異哉洪武六年杭之中竺以府僕
之命起師主其席師勉强應之行至江濵淨慈諸勤
舊帥衆邀于道擁入居其位師却之不得色頹然不
怡居二載手擿鼓而退歸臥竹院俄示疾端坐西向
謂左右曰吾將逝矣衆請偈師曰吾宗本無言說乃
合爪稱佛號至聲漸微而寂荼毗牙齒貫珠不壞舍
利色如金銀水精者遍地藏于龍塢

烏石愚禪師法嗣

南京靈谷寺無涯非幻禪師衢之西安人從傑峰爲
僧峯問何處來師曰虛空無向背峰指寺鐘俾作頌
師曰百煉爐中滚出來虛空元不惹塵埃如今挂在
人頭上撞著洪音遍九垓時年十二峰器之即令祝
髮永樂丁亥　太宗文皇帝有事于長陵徵師入對
稱　旨大嘉賞賚命住靈谷庚子春　上建法會師
若不經意其徒問之師笑曰自家有一大事甚緊何
暇他及乃書偈曰生死悠悠絕世緣蒙　恩永樂太
平年者回撒手空歸去雪霽雲消月正圓遂逝
羅陽三峰寺太初啓原禪師日本國人年十九參上
國四十五員知識末於傑峰得法後住三峰一日書
偈曰生也鐵面皮死也鐵面皮一椎百雜碎白日繞
鐵圍擲筆而逝塔于院南

繼燈錄卷第五

繼燈錄卷第六

鼓山嗣祖沙門　元賢　輯

臨濟宗

南嶽下二十四世

伏龍長禪師法嗣

蘇州鄧尉山萬峰時蔚禪師温州樂淸金氏子年十
三依本縣演慶昇講主出家十六落髮十九更衣學
禪聞杭州虎跑止巖和尚道譽遂往參謁巖付以三
不是話乃回明州於蓮蓬山佛跡寺故址卓菴辦道
一日正在疑悶中忽聞寺中宗律師舉百丈問潙山
不可喚作淨瓶喚作甚麽潙山踢倒淨瓶便行不覺
觸破疑團說偈曰顛顛倒倒老南泉累我工夫却半

年當下若能親薦得如何不進劈胸拳遂往華頂訪無見求決擇見問曰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師進前問訊云不審見復問如何是道師曰道無可道見曰不道又不道個甚麼師曰正要和尚疑著見曰疑著即錯師曰不疑亦錯見便喝師亦喝見又喝師亦喝拂袖而出復回蓬萊山居十載後往伏龍見千巖巖便問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個甚麼師以坐具打一圓相叉手而立巖休去次日復見巖問你將甚麼來與老僧相見師竪起拳曰者裏與和尚相見巖曰死了燒了向何處安身立命師曰漚生漚滅水還在風息浪平月映潭巖復曰莫要請益受戒麼師掩耳而出巖次日命師入堂首衆一日巖上堂擧無風荷葉動必定有魚行師出衆一喝拂袖而行巖印以偈曰鬱鬱黃花滿目秋白雲端坐碧峰頭無賓主句輕拈出一喝千江水逆流師見偈從此退職遂往蘭溪嵩山結茅以居後巖以書招之不至乃令人賚法衣頂相授之師始開法元末移錫蘇州鄧蔚山創立伽藍名曰聖恩道風彌布僧俗歸向益衆洪武十四年正月十九日集衆付囑畢趺坐說偈曰七十九年一味杜田懸崖撒手杲日當天語畢而逝世壽七十有九僧臘六十夏停龕十三日顏色如生二月十三日塔全身於院西

杭州天龍無用守貴禪師婺之浦江甄氏子入康侯山爲僧首參千巖恍有所契次見中峰諸老乃曰千江雖殊而明月則一吾今後無疑矣至正庚寅主天龍不數載大小咸備隱然一大伽藍矣後示寂日書偈曰一蝸臭殼內外穢惡撒手便行虛空振鐸天龍一指今猶昨擲筆而逝

松江府松隱唯菴德然禪師郡之張氏子少祝髮於無用貴公次謁千巖聞其提唱豁然悟入後嗣主其席上堂元正啓祚萬物咸新驀拈拄杖曰拄杖子昨夜抽條今朝吐蕋花開五葉香滿大千且道當得新年頭佛法也無卓拄杖喝一喝上堂天無門地無戶俊快衲僧一任去來藏裏摩尼照徹十方洞裏桃花千葩競吐假劫外之春風應今時之律呂海神夜半看鮫珠眼光挂在扶桑樹喝一喝上堂蠟人爲驗始

於今日九十日終推功辨的黃面老瞿曇結住布袋頭百萬人天咸皆受屈松隱結制總不恁麼以手作搖櫓勢曰山僧即今駕無底鐵船普請大衆同入大圓覺海遊戲去也喝一喝曰看取定南針

白蓮安禪師法嗣

杭州開元寺空谷景隆禪師蘇之洞庭陳氏子爲童時不茹葷趺坐若禪定嘗從弁山嬾雲咨問道要湖海諸大老亦靡不遍謁後禮虎丘石菴爲師宣德二年從杭昭慶受戒遂依石菴住靈隱七年往天目禮祖塔憩錫一載刻苦參究忽有省遂造嬾雲剖露雲印可之初居西湖之正傳院晚年遷居開元示寂塔于西湖之脩吉山所著有空谷集行世

南嶽下二十五世

鄧蔚蔚禪師法嗣

武昌府九峰無念勝學禪師德安隨州應山人陳姓九歲禮本郡寶林緣公出家自覺巳事不明參無聞聞示萬法歸一話後入嵩山住靜一日有省偈曰數載東山昏霧濛凭欄終日待晴空夜來忽起霜天月萬象全彰一鏡中由是參萬峰于鄧蔚山峰以偈證之復回寶林道風昭著楚昭王建刹延師居之師問衆如何是達磨直指一句衆無語師代曰五乳峰前談少室洪武間　太祖召至奉天殿親問法要師進偈　上大悅　御製詩文以賜永樂三年乙酉三月廿九日說偈曰世尊七十九無念八十邊打破華藏海依舊水連天儼然而逝塔全身於師子巖謚清福廣慧禪師

慈舟濟禪師法嗣

壽昌西竺本來禪師撫州崇仁人姓裴氏七歲出家于本邑觀音寺年十三參見一峰寧付以禪觀之法孜孜究明已躬下事一日頓覺身若虛空心絕邊表行住坐臥不知是誰忽聞人誦清淨經云內觀其心心無其心豁然有省作偈曰幾年外走喪眞魂今日相逢適不同身畔金毛石獅子回頭吞却鐵崑崙乃往見一峰寧呈所見寧弗許遂往貴溪江東卓菴以居凡七年方得發明時寧已示寂乃往金山見慈舟濟得蒙印可歸隱劒江聖壽寺後寧王聞師道遣遣

使三請師終不赴又呈偈問道師答以進修之要王大悦授師慧光普炤頓悟圓通西江西竺大禪師之號從此道譽遠播四方來學者衆次遷新城壽昌豎大伽藍上堂花燦爛日輪紅心法昭彰觸處通衲僧鼻孔大頭下浩氣騰騰宇宙中眼空四海無家計只者拄杖子在手要西便西要東便東卓一卓下座小參了了了一片長空光皎皎休休休雲自高飛水自流豁眼通身無向背十方沙界任遨遊後杉關福田寺廢請師重興工將畢一日焚香趺坐索筆書偈曰者個老乞兒教化何時了顛顛倒倒任隨流是聖是凡人不曉咄來來來去去去海湛空澄風清月皎擲筆而逝世壽六十八僧臘五十五門人奉龕身于師表堂

繁昌俊禪師法嗣

普州東林無際悟禪師蜀人二十出纏縛竹爲菴研勵無懈四指大書帖亦不看只是拍盲做鈍工夫後得大徹大悟作偈曰寂照無上下光明處處通本來無皂白何處不含容往見繁昌昌曰還我炤用來師曰若有炤用即成障隔昌曰者斯著空底佛也救不得師曰有無俱寂滅空佛悉皆非昌然之後寄以偈曰憶昔繁昌一別時此心能有幾人知無絃曲子眞堪續慧命懸懸付阿誰

何密菴居士法嗣

楊州素菴田大士僧問補陀路向甚麼門出士曰即今從何門入曰抑勒人作麼士曰看脚下僧擡頭進前三步士曰錯僧又退後三步士曰錯僧茫然士曰是汝錯貧道錯曰未舉已前早知錯了士拍膝曰正好喫棒在僧無對士曰若到諸方分明記取

南嶽下二十六世

鄧蔚持禪師法嗣

杭州東明虛白慧旵禪師姓王氏湖廣人年十四往丹陽妙覺寺禮湛然落髮一日作務次然問曰子在此作甚麼師曰切蘿蔔然曰汝只會切蘿蔔師曰也會殺人然引頸就師師曰降將不斬值然住疎山聞松隱唱道雲間即往咨叩一日出定舉首覩蒼松有省尋至蘇之鄧蔚見果林林擲下蒲團索頌師曰只

些消息本無言說破蒲團上地迸天裂林曰且道裂個甚麼師擬進語林便打林復指見寶藏具陳悟因藏閻心不是佛智不是道汝云何會師向前問訊叉手而立藏呵曰汝在者裏許多時還作者見解師乃發憤忘食至第二夜豁然徹法源底偈曰一拳打破太虛空百億須彌不露踪借問個中誰是主扶桑湧出一輪紅藏見笑曰雖然如是也須善自護持永樂戊子至安溪東明設關三十餘年影不出山道俗揚播宿衲爭趨座下宣德辛酉六月廿七日將去世衆請留偈師曰一大藏教無人看著爭得者幾句閑言語廿九日辰時跏趺而逝塔于安溪東塢

東林悟禪師法嗣

成都府東山天成寺楚山紹琦禪師唐安雷氏子八歲入鄉校授經成誦九歲失怙詣玄極通禪師學出世法後謁無際示以無子公案偶聞開靜板鳴礙胸氷泮往見際際曰還我無字意來師曰這僧問處偏多事趙老何曾涉所思信口一言都吐露飜身特地使人疑曰如何是汝不疑處師曰青山綠水燕語鶯啼歷歷分明更疑何事曰未在更道師曰頭頂虛空脚踏實地際曰亦未在師乃禮拜師再參際問數年來住在何處師曰我所住廓然無定在際曰汝有何所得師曰本自無失何得之有曰莫不是學得來者師曰一法不有學自何來曰汝落空耶師曰我尚非我誰落誰空曰畢竟若何師曰水淺石出雨霽雲收曰莫亂道只如佛祖來也不許縱你橫吞藏教現百千神通到者裏更是不許師曰和尚雖是把斷要津其柰勞神不易際拍膝一下曰會麼師便喝際笑曰克家須是破家兒恁麼幹蠱也省力師掩耳而出際授法偈曰我無法可付汝無心可受無付無受心何人不成就後居天柱僧問如何是天柱境師曰澗潤雲歸晚山高日出遲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額下眉遮眼腮邊耳搭肩曰如何是天柱家風師曰雲甑炊松粉氷鐺煑月團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海神撒出夜明珠曰學人不會師曰文殊失却玻璃盞曰如何是佛師曰生鐵秤槌曰如何是法師曰石頭土塊曰如何是僧師曰黑漆拄杖曰不涉寒暑者是甚

麼人師曰爲汝道了也汝還識否僧擬對師咄曰擬心卽乖開口便錯貶得眼來錯過了也曰原來恁麼地近那師曰汝見個甚麼道理曰面目分明當機不露師震威一喝僧當下豁然景泰五年住投子僧問遠離皖山來據投子海衆臨筵請師祝聖師曰鼎內長生篆峰頭不老松曰祝聖已蒙師的旨投子家風事若何師曰提瓶穿市過不是賣油翁曰只如祖師道不許夜行投明須到還端的也無師曰雖然眼裏有筋爭奈舌頭無骨曰趙州道我早猴白更有猴黑意作麼生師曰不因弓矢盡未肯豎降旗問今日和尙陞座說法未審有何祥瑞師曰麒麟步驟丹霄外優鉢花開烈火中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雪消山頂露風過樹頭搖師乃顧視大衆曰只這些子諸訛古今多少師僧到這裏開口不得思量不及舉揚不出驀拈拄杖曰今日向甚却落在山僧手中以拄杖橫按曰橫也由我拈起拄杖曰豎也由我放下拄杖曰放下也由我以卷舒殺活總由我又以拄杖向空中點一下曰正當恁麼時從上佛祖乃至天下老和尙到這裡只得乞命有分衆中莫有爲佛祖出氣底麼良久卓拄杖一下曰截瞎金剛正眼掌倒空王寶座汝等諸人討甚麼椀師一日到菜園見園頭縛冬瓜架師指冬瓜曰這個無口因甚長得許多頭曰某甲不曾怠惰一時師曰你主人公還替你出些氣力也無頭曰全靠他力師曰請來與老僧相見頭禮拜師曰總是奴兒婢子在頭拈篾縛冬瓜架師呵呵大笑回顧侍僧曰菜園有虫成化九年三月十五日示微疾衆請師末後句師展兩手示之曰會麼曰不會師復曰今年今日推車撞壁挂倒虛空青天霹靂呵呵呵泥牛呑却老龍珠澄澄性海漚花息遂安詳而逝

伏牛山物外圓信禪師金臺高氏子依無際參究後得洒脫偈曰崑崙倒跨淸風舞澗底泥牛鬪石虎磕著蒼松眼上眉蟭螟踏破虛空肚

重慶府西禪雪峰瑞禪師天奇參師問如何是無字意奇移時乃答曰澗底頑冰呑宇宙性湖明月匝天寒師大喝曰汝還有嫌凡愛聖的心掃妄求眞底見

奇曰是師曰你若嫌凡愛聖斷般若之善根你若揣妄求眞絕諸佛之命脉又震聲喝曰眞又是誰妄又是誰凡又是誰聖又是誰奇乃豁然便禮拜

古庭善堅禪師滇之混明人參一歸何處話一日定中聞僧曰見無所見即眞見師於此頓然脫落正統乙丑至隆恩見無際際曰子將從前做工夫處親似一遍師實供說至見諦處又手默然際曰子見諦如何與我不同師以兩手大展曰這個非別際曰這個還著言句也無師曰實無一字際曰只此無一字處吾與汝證明已竟師禮辭際曰子向甚麼處去師曰十字街頭呵佛罵祖去際曰子再來麼師曰不違和尙尊顏驀直而去就止金臺大容山雲水不絕際恐師出世早命爲首座問曰子別在甚處師曰佛祖行不到處際曰還許人來否師曰坦然無礙際曰從上古人阿誰有超祖之智師曰黃檗際曰子見黃檗麼師曰縱是黃檗也須見擯際曰敢在我這裏說大話師曰正眼無私際曰覩子知見吾非子之師也師曰無有過量豈免貶駁際曰如是如是

素菴田大士法嗣

佛跡頤菴眞禪師開堂普說曰青山疊疊綠水滔滔於斯會得獨步高超雖然如此也是尋常茶飯古德云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承古有言機不離位墮在毒海語不驚群陷於流俗若擊石火裏別緇素閃電光中辨殺活可以坐斷千差壁立萬仞還知有恁麼時節也無錯勘破了也如今談禪者脚跟點地鼻孔撩天具正眼者落落罕聞所以偏正不一各立異端堅執已解莫通實理所謂正法難扶邪法競興古云信有十分疑有十分疑有十分悟有十分可將盡平生眼裏所見耳裏所聞惡知惡解奇言妙句禪道佛法貢高我慢等心徹底傾瀉莫存毫末只就向未明未了公案上距定脚跟豎起脊梁無分晝夜無參處參無疑處疑直得東西不辨南北不分呆樁樁地却如個有氣的死人相似心隨境化觸著便知打破髑髏不從他得豈不慶快平生者哉

南嶽下二十七世

東明昱禪師法嗣

湖州東明海舟普慈禪師西川人姓氏未詳甞聽講楞嚴至但有言說都無實義有疑往參萬峯問如何是實義峰便劈頭兩棒攔背一踏以脚兩踢曰只這是實義師起曰好只好大費和尚心力峰笑而許之遂承付囑尋命首衆後廬於洞庭山塢廿有九年一日因一僧至激發參東明師往見適有人設齋師至關前問曰今日齋是甚麼滋味明曰到口方知師曰如何是到口味明即打滅燈曰識得燈光何處著落味即到口師無語明日遣侍者請師師即至明問曰曾見人否師曰見只見萬峰明曰若親見萬峰萬峰即今在甚麼處師罔然明曰恁麼則何曾見萬峰師歸寮三晝夜寢食俱忘偶瑠璃燈墮地忽然大悟詣呈悟由明曰老闍黎親嗣萬峰去師曰和尚爲我打徹豈得承嗣萬峰明乃笑遂集衆出關陞座付法曰瞿曇有意向誰傳迦葉無端開笑顏到此豈容七佛長文殊面赤也茫然今朝好笑東明事千古令人費唾涎幸得海公忘我我濟宗一派續綿綿擲下拄杖曰千觔擔子方全付玄要如今拄杖談以拂子擊三下下座迨明示寂衆請師繼席後遷五祖而終

廣善潭禪師法嗣

南京崇福寺大慧覺華禪師維楊劉氏子幼歲出家棲止于天長瓜蔞山請益海舟慈禪師有省成化元年至太平繁昌參寶月月問如何是萬法歸一師曰人間寒暑不能侵月曰杲日當空無所不炤因甚麼被片雲遮却師曰船去船來岸不移月曰人人有個影子因甚踏不著師曰昨日有人從廣東來月曰盡大地是火坑得何三昧不被燒却師曰東海鯉魚吞却日月曰如是如是以偈付之住後上堂舉拂子曰威音那畔元只是這個如今目前也只是這個山僧將來上下拂左右拂若喚作拂子瞎却人天眼目若不喚作拂子亦瞎却人天眼目大衆畢竟喚作甚麼若也會得便知迦葉微笑二祖覓心了不得處紹如來之傳燈續祖庭之正脉聯二十八世之英華接三十四代之骨髓衆皆默然良久曰千聖不能識以拂子擊香几下座

太崗澄禪師法嗣

杭州天眞寺毒峰本善禪師鳳陽吳氏子隨父任生于粵之雷陽十七出家初遇老宿開示無字公案囑曰須發大願以自護持師便發願曰若生死不了大事未明遺棄修行苦行貪著名利死墮阿鼻地獄受苦無盡寓淯溪閉關一朝聞鼓聲忽不自由說偈曰沉沉寂寂絕施爲觸著無端吼似雷動地一聲消息盡髑髏粉碎夢初回參月溪於廣恩溪問如何是無字師曰某甲一向只隨人道是個無字今日看來是一口金剛王寶劒曰如何是金剛王寶劒師曰寒霜睒睒輝古騰今曰還我劒來師曰擬動卽犯他鋒鋩曰橫按當軒時如何師曰佛來也殺祖來也殺曰老僧來聻師曰亦不相饒曰殺後如何師曰且喜天下太平溪然之後爲衆普說其畧曰寶劒全提日用中高揮大抹肯從容卷兮魂膽迎風喪舒也髑髏遍地橫萬死萬生渾不顧一鎗一戟便收功趙州性命分明也血刃參天不露鋒又曰虛空廓徹無消息萬里無雲天碧碧撈得須彌入藕絲彌勒釋迦齊叫屈倒騎鐵馬逐西風驚得泥牛從海出諸仁者若作奇特勝妙會正是孤負己靈不作奇特勝妙會又是抱贓叫屈且作麼生會不見道解藏天下於天下始見林梢挂角羊

代州五臺普濟寺孤月淨澄禪師燕京西河張氏子參月溪看狗子無佛性話三日有省溪可之後入蜀謁廣福福問大死底人却活時如何師曰眉毛眼上橫鼻孔大頭垂曰如何是無字意師曰風行草偃水到渠成曰大地平沉虛空粉碎汝向何處安身立命師曰雲消山嶽露日出海天淸天順改元返淸涼代王請詣內掖問道感光明庭煥王心大悅而師禮焉王斥俸金建寺華嚴谷額曰普濟師有山居偈曰寰中獨許五臺高無位眞人伴寂寥一任諸方風浩浩常空兩眼視雲霄甘貧林下思悠悠竹榻橫眠枕石頭格外生涯隨分足都緣胸次了無求自住丹崖綠水傍了無榮辱與閑忙老僧不會還源旨一任靑山葉又黃深隱巖阿不記年名韁利鎖莫能牽七斤衫子重聯補日炙風吹愈轉鮮颯颯春風和鳥哀淸音直到耳邊來爐燒栢子端然坐對月殘經又展開後

坐脫於本寺

未詳法嗣

潙山太初禪師字子愚溫陵人世爲儒者師倜儻有大志所爲詩文皆不凡士大夫多推目之一旦棄去選佛於尊勝以律自檢盡去豪舉之習出嶺遍參叢林中有聲藉甚久之罷參歸閩會南劒報恩虛席郡守陳宓聞師名命主之亡何眞德秀以大潙來延住二十載衆至一千師說法縱橫博大不謝古尊宿德秀旣致政每與師遊從容論道莫不心醉大抵師以平實接人始會儒釋大同爲門使之得入終則示吾法之極致爲室使之得所歸故諸儒雅重之

中觀沼禪師海雲印簡之受業師也嘗訓海雲曰汝所欲者文字語言耳向去皆止之令身心若枯木死灰今時及盡功用純熟大死一場休有餘氣到那時節瞥然自省方可與吾相見後同海雲爲元兵所刼北渡到朔方元國主署師慈雲正覺大師之號及師將示寂有羽客楊至愼求偈師命執筆代書偈曰七十三年如掣電臨行爲君通一線泥牛飛過海東來天上人間尋不見客曰師幾時行師曰三日後時五月念七日也至六月初一果無疾而逝

雪峰樵隱悟逸禪師懷安人姓聶氏旣爲僧不肯局守一隅歷叩名宿後得法于雪峰佛海禪師大德十年郡帥擧住雪峰凡七載退居西菴皇慶三年復奉旨再住賜佛智之號六年謝事泰定二年仍奉旨補前席居七載師三住雪峰百廢俱修大爲法門盛事嘗序雪峰錄有曰老眞覺自德山一棒桶底脫後直得鰲店月寒象峰雪霽攪醒酣於一杓彰大用于三毬譬之轟百億雷霆于四天之下聵數百世其聲愈宏所有垂示流出胸襟蓋天蓋地廣陵一奏幺絃下媿不復聲矣元統二年示寂塔于佛海塔傍

玉溪通玄菴圓通大禪師嘗著百問激勵學徒後萬松答之林泉頌之各如其數今盛行于世

天台上雲峰無盡祖燈禪師四明王氏子參日溪詠公於天寧問曰生死事大無常迅速乞賜指示溪曰十二時中密密參究忽然觸著却來再問師抗聲曰無常迅速生死事大語未終溪便喝師遽禮拜溪曰

見何道理便術作禮師曰開口卽錯溪領之出參方山諸大老尋卓錫上雲峰影不出山者五十春秋洪武二年二月八日示微疾夜將半顧左右曰天向明乎曰未也或曰和尚正當此際何如師破顏笑曰昔古德坐疾僧問還有不病者麼德曰有曰如何是不病者德曰阿㖿阿㖿師良久曰如此喚作病得麼衆無語師曰色身無常早求證悟時至吾將去矣侍者執紙求偈師曰終若無偈便不可死耶侍者請益堅乃書曰生滅與去來本是如來藏撥倒五須彌廓然無背向投筆端坐而逝

徑山敬菴莊禪師台州人自幼厭葷穢薄世塵父母捨廣慈菴出家久之遍參方外了徹宗源會于越中主二剎稍不如意卽辭去往依全室于天界全處以二座未幾推主徑山道化隆盛永樂十二年奉　詔入京同修大典寓天界三載少師姚公等交章薦住持堅辭不受歸徑山示寂塔于水嶺小池上

少林匾囤無空悟頓禪師開封錫州陳氏子忽辭父母求出家父曰此兒尋常引舌過鼻非常人相令投少林一日跪於師前請求法名其師曰道本無形何名之有師曰三世諸佛皆有名號其師授以心經念至五蘊皆空豁然大悟乃曰身尚是幻何處求名一日其師手編大囤於師前曰匾囤是汝名也師答曰既名匾囤內也無空其師曰教外別傳方契此旨後造訪仙山大川處酬答三日辯若懸河川曰眞少林師子他日截斷衆流去在後到峨嵋結茅以居一日至夔州江中曰道曠無涯逢人不盡下岸端坐而化

繼燈錄卷第六終

祖庭嫡傳指南

清・徐昌治 編

自序

自六佛出世相傳說法度人而不傳所說迨釋迦佛於靈山會上說四十九年法卒云未嘗說一字可見說原不說也特以不立文字教外別傳付囑摩訶迦葉且告曰吾以正法眼藏密付于汝汝當護持并敕阿難副二傳化無令斷絕付偈付衣從此而始在天竺國遞遞相傳二十八祖幸達磨怜念震旦依佛授記運光於彼遂囑弟子不若密多羅住天竺傳法而躬泛重溟且三周寒暑始達南海與梁武不契復住少林得遇神光眞正踰海越漠爲法求人際會未諸如愚若訥者究竟慧可安心僧璨懺罪了無異轍所謂至道無難惟嫌揀擇是也四祖遲遲以待五祖再世受法俱非偶然至盧道人樵採鬻薪之下便曉諸佛妙理非關文字視學通內外之神秀何啻三舍避之而卒傳其道者槽廠獦獠人也南宗北宗又從此始嗣六祖者南嶽青原嶽出馬祖祖出臨濟潙仰雲門法眼派雖有四而臨濟爲正傳原出石頭頭出曹洞一花五葉又從此始論佛法機緣臨濟可謂闡發殆盡亦不過禀承少室覓箇不受人惑的人與化薦得濟師于黃檗處喫棒底道理而拈香有專主風穴問答俱化首山會處不在法華汾陽化處不在停箸皆無始來時面目全也慈明徐整歛衣不負西河獅子楊岐知是般事白雲悟了遇人信哉他人住處我不住他人行處我不行也浮山接引五祖依白雲何至公無我我若是佛果透頂透底剪斷葛藤虎丘想酢生液聲振瞌睡應菴通楊岐正脈密菴喚法眼作沙盆無準受破菴開示不捉胡孫高峯枕子聲中峯竹篦子此意拈向處箇箇脫言詮或覩松豁然或燈花落處或火燎眉毛或水墮莖菜或無露圭角俱護他一點不得至于樵採爲業獨積薪而省與六祖若出一轍而一條白棒中興臨濟宗風密老人眞千古一人焉費隱禪師處今日更難矣非不抱遠公虛懷大愚汪度而世之攘奪如故非不景行海舟之自得師存獎之認薦主而世之奔競如故至于尊祖敬宗有禀承而無我慢大孝至友隆水木而敦同氣乃世之澆漓又如故然而直心直行至公無私密老人稱

之人亦能諗之歷住名利新堂搆以紹前徽併後踼聽之將來昔孔子知我罪我惟春秋孟子謂功不在禹下余謂費師之功不在孔孟下是同是別總之昧却佛乘迷却師承故展轉支離今急編嫡傳一帙細爲剖白孰頭可斷而法不可貶孰身可化而道不可輕孰虛已讓賢孰師資道契孰心心相印孰鉢鉢相承臚列古方爲俗耳針砭佛腸鼓吹名曰指南余敢曰不藉衆長於尊宿亦豈敢曰遂昭月旦於千秋庶幾以一滴獅子乳迸散十斛驢乳不無小補也伏願開械者目擊道存思人人本具箇箇圓成上追七佛諸祖芳躅何以獨隆于邃古下考六祖曁三十五世大宗師何以炮美于百禩可見僧佛非有二乘承不相襲但力杜邪知邪見返炤迴光便透脫分曉所謂白雲迷却舊行踪臘月燒山火正紅再得慈風來扇發冷氷氷處熒烘烘蕊開眼見明合眼見暗不開不合堂堂顯露過去未來不隔一線既將眼看又心看乃見重敲火裏氷噫晴霄月曬梅花冷霜夜霜敲木葉疏我憑此道勉知已漸使淸風廓九垓

旹

壬辰秋季登高日徐昌治覲周父題大覺堂中

祖庭嫡傳指南目錄

卷上

十三祖迦毗摩羅尊者　十四祖龍樹尊者
十五祖迦那提婆尊者　十六祖羅睺羅多尊者
十七祖僧伽難提尊者　十八祖伽耶舍多尊者
十九祖鳩摩羅多尊者　二十祖闍夜多尊者
二十一祖婆修盤頭尊者
二十二祖摩拏羅尊者　二十三祖鶴勒那尊者
二十四祖師子比丘尊者
二十五祖婆舍斯多尊者
二十六祖不如密多尊者
二十七祖般若多羅尊者
二十八祖菩提達磨尊者

東土祖師 達磨東來六世而有曹溪曹溪而後分爲兩支其一南嶽懷讓出馬祖一一出百丈海天王悟海出溈山祐黃檗運祐出仰山寂是溈仰宗運出臨濟玄是臨濟宗悟出龍潭信遞傳至雲門偃是雲門宗法眼益是法眼宗其一青原思思傳石頭遷天皇悟悟絕遷遞傳至洞山价价傳雲居膺是曹洞宗

初祖達磨大師　二祖慧可大師
三祖僧璨大士　四祖道信大師
五祖弘忍大師　六祖慧能大師

卷下

一世南嶽讓禪師　二世馬祖一禪師
三世百丈海禪師　四世黃檗運禪師
五世臨濟玄禪師開山祖師　六世興化獎禪師
七世南院顒禪師　八世風穴沼禪師
九世首山念禪師　十世汾陽昭禪師
十一世石霜圓禪師　十二世楊岐會禪師
十三世白雲端禪師　十四世五祖演禪師
十五世圜悟勤禪師　十六世虎丘隆禪師
十七世應菴華禪師　十八世密菴傑禪師
十九世破菴先禪師　二十世無準範禪師
二十一世雪巖欽禪師　二十二世高峯妙禪師
二十三世中峯本禪師　二十四世千巖長禪師
二十五世萬峯蔚禪師　二十六世寶藏持禪師
二十七世東明旵禪師　二十八世海舟慈禪師
二十九世寶峯瑄禪師　三十世天奇瑞禪師
三十一世無聞聰禪師　三十二世笑巖寶禪師
三十三世幻有傳禪師　三十四世密雲悟禪師

三十五世覺隱容禪師

祖庭嫡傳指南卷上

武原居士　徐昌治覲周　編述

七佛

毗婆尸佛過去莊嚴劫第九百九十八尊。偈曰。身從無相中受生。猶如幻出諸形象。幻人心識本來無。罪福皆空無所住。人壽八萬歲時。此佛出世。種刹利。姓拘利若。父槃頭。母槃頭婆提。居槃頭城。坐波波羅樹下。說法三會。度人三十四萬八千。神足二。一名騫茶。二名拔舍。

尸棄佛莊嚴劫第九百九十九尊。偈曰。起諸善法本是幻。造諸惡業亦是幻。身如聚沫心如風。幻出無根無實性。人壽七萬歲時。此佛出世。種刹利。姓拘利若。父明相。母光耀。居光相城。坐分陀利樹下。說法三會。度人二十五萬。神足二。一阿毗浮。二婆婆。

毗舍浮佛莊嚴劫一千尊。偈曰。假借四大以爲身。心本無生因境有。前境若無心亦無。罪福如幻起亦滅。人壽六萬歲時。此佛出世。種刹利。姓拘利若。父善燈。母稱戒。居無喩城。坐婆羅樹下。說法二會。度人一十三萬。神足二。一扶遊。二鬱多摩。

拘留孫佛賢劫第一尊。偈曰。見身無實是佛身。了心如幻是佛幻。了得身心本性空。斯人與佛何殊別。人壽四萬歲時。此佛出世。種婆羅門。姓迦葉。父禮得。母善枝。居安和城。坐尸利沙樹下。說法一會。度人四萬。神足二。一薩尼。二毗樓。

拘那含牟尼佛賢劫第二尊。偈曰。佛不見身知是佛。若實有知別無佛。智者能知罪性空。坦然不怖于生死。人壽三萬歲時。此佛出世。種婆羅門。姓迦葉。父大德。母善勝。居清淨城。坐烏暫婆羅門樹下。說法一會。度人三萬。神足二。一舒槃那。二鬱多樓。

迦葉佛賢劫第三尊。偈曰。一切衆生性清淨。從本無生無可滅。卽此身心是幻生。幻化之中無罪福。人壽二萬歲時。此佛出世。種婆羅門。姓迦葉。父梵德。母財主。居波羅奈城。坐尼拘律樹下。說法一會。度人二萬。神足二。一提舍。二婆羅婆。

釋迦牟尼佛賢劫第四尊。姓刹利。父淨飯王。母摩耶。刹利氏自天地更始。閻浮洲初闢已來。世爲王。佛歷劫修行。值然燈佛授記。於此劫作佛。後於迦葉佛世。以菩薩成道。上生覩史陀天。名護明大士。及應運時至。乃降神於摩耶。當此土周昭王二十四年甲寅四月初八日。自摩耶右脇誕生。生時放大智光明。照十方世界。地湧金蓮花。自然捧雙足。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周行七步。目顧四方。曰天上天下惟吾獨尊。纔出胞胎。脫體彰指

天指地爲人攝引他無限癡男女天上人間沒種藏雲門云我當時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貴圖天下太平

自降生後種種神異具如經言至四十二年年十九二月八日欲求出家而自念言當復何遇即於四門遊觀見生老病死四等事心有悲喜而作思惟此老病死終可厭離於是夜子時有淨居天人於牕牖中叉手白言出家時至可去矣於是諸天捧所乘馬足超然凌虛逾城而去曰不斷八苦不成無上菩提不轉法輪終不還也淨飯王思甚遣其臣勸諭還宮者萬計確然不回入檀特山修道始於阿藍迦藍處三年學不用處定知非便捨復至鬱頭藍弗處三年學非非想定知非亦捨又至象頭山同諸外道日食麻麥經於六年世尊自思曰今此苦行非正解脫吾當受食而後成佛即沐浴于尼連河天爲之偃樹世尊援之而出受牧牛氏女所獻乳糜尋詣畢鉢樹下天帝化人擷瑞草以藉坐景雲祥風四起紛披天魔念世尊道成且受折抑率衆作難窮現可怖可欲諸境世尊泊然不動以指按地地大震魔皆顛仆於是降之故經云以無心意無受行而悉摧伏諸外道先

歷試邪法示諸方便發諸異見令至菩提乃穆王三年癸未歲二月七日之夕入正三昧至八日明星出時廓然大悟成等正覺乃嘆曰奇哉一切衆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執著不能證得時年三十矣成道後六年歸爲淨飯王說法王大喜遣其族五百貴子從出家 世尊一日陞座大衆集定文殊白椎曰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世尊便下座」列聖叢中作者知法王法令不如斯會中若有傳陀客何必文殊下一椎○正當向未陞座前勘破 世尊一日陞座默然而坐阿難白椎曰請世尊說法世尊云會中有比丘犯律行故我不說法阿難以他心通觀是比丘遂乃遣出世尊還復默然阿難又白適來爲二比丘犯律是二比丘已遣出世尊何不說法世尊云吾誓不爲二乘聲聞人說法便下座」前箭猶輕後箭深世尊撥憫示阿難後人於此發深省 世尊一日陞座迦葉白椎曰世尊說法竟便下座」如是陞座如是白椎如是說法如是下座如是如是 世尊在忉利天爲母說法優塡王思佛命匠雕栴檀像及世尊下忉利天像亦出迎世尊三喚三應乃云無爲眞佛實在我身」 世尊在忉利九十日及辭天界而下

四衆八部俱往空界奉迎有蓮花色比丘尼作念云我是尼身必居大僧後見佛不如用神力變作轉輪聖王千子圍繞最初見佛果滿其願世尊纔見乃訶云蓮花色比丘汝何得越大僧見吾汝雖見吾色身且不見吾法身須菩提巖中宴坐却見吾法身」(畢竟那一个身)

世尊示隨色摩尼珠問五方天王此珠而作何色時五方天王互說異色世尊藏珠復擡手曰此珠作何色天王曰佛手中無珠何處有色世尊曰汝何迷倒之甚吾將世珠示之便強說有青黃赤白色吾將眞珠示之便總不知時五方天王悉自悟道」(世珠眞珠從何分別)

世尊因黑氏梵志獻合歡梧桐花佛召仙人放下著梵志放下左手一枝花佛又召仙人放下著梵志又放下右手一枝花佛又召仙人放下著梵志曰吾今兩手俱空更教放下箇甚麼佛曰吾非教汝放捨其花汝當放捨外六塵內六根中六識一時捨却無可捨處是汝放身命處梵志于言下悟無生忍」(既捨六根六塵六識甚麼處是無可捨處是免生死處又喚甚麼作無生忍)

世尊因普眼菩薩欲見普賢不可得見乃至三度入定徧觀三千大千世界覓普賢不可得見而來白佛佛曰汝但於靜三昧中起一念便見普賢於是普眼纔起一念便見普賢向空中乘六牙白象」(雲居道普眼推倒世尊世尊推倒普眼且道普眼在甚處未免傍觀者哂噫誰是傍觀者)

世尊因五通仙人問世尊有六通我有五通如何是那一通佛召五通仙人仙人應諾佛曰那一通你問我」(五通六通百千萬億通總不出那一通)

世尊一日敕阿難食時將至汝當入城持鉢阿難應諾世尊曰汝既持鉢須依過去七佛儀式阿難便問如何是七佛儀式世尊召阿難阿難應諾世尊曰持鉢去」(佛佛儀容要現前疊疊爲說老婆禪可憐慶喜懡㦬去猶待人呼倒刹竿)

世尊因地布髮掩泥獻花于然燈佛然燈見布髮處遂約退衆乃指地曰此一方地宜建一梵刹時衆中有一賢于長者持標於指處插曰建梵刹竟時諸天散花相讚」

世尊嘗與阿難行次見一古佛塔世尊便作禮阿難曰此是甚麼人塔世尊曰過去諸佛塔阿難曰過去諸佛是甚麼人弟子世尊曰是吾弟子阿難曰應當如是」

世尊因自恣日文殊三處過夏迦葉欲白椎擯出纔拈椎乃見百千萬億文殊迦葉盡其神力

椎不能舉。世尊遂問迦葉。汝擬擯那个文殊。迦葉無對。「迦葉果神通。應把黃面老子先擯却」城東有一老母。與佛同生。不欲見佛。每見佛來。卽便回避。雖然如此。回顧東西。總皆是佛。遂以手掩面。乃至十指掌中。總皆是佛。「老拙不欲見佛。風平浪靜。東西總皆是佛。水漲船高」世尊因文殊至諸佛集處。值諸佛各還本處。唯有一女人。近於佛坐而入三昧。文殊乃白佛云。何此人得近佛而我不得。佛告文殊。汝但覺此女。令從三昧起。汝自問之。文殊遶女人三帀鳴指一下。乃托至梵天。盡其神力。而不能出。世尊曰。假使百千文殊。亦出此女人定不得。下方過四十二恒河沙國土。有罔明菩薩。能出此女人定。須臾罔明大士從地湧出。作禮世尊。世尊敕罔明出。罔明却至女子前。鳴指一下。女子於是從定而出。「出得出不得。且置。作麼生是底定據。之看破個中關棙子。了無一法異尋常。○佛性天眞事。誰云別有師。罔明彈指處。女子出禪時。不費絲毫力。何曾動所思。衆生總平等。日用自多疑」殃崛摩羅因持鉢至一長者門。其家婦人正値產難。長者曰。瞿曇弟子。汝爲至聖。當有何法。能免產難。殃崛語長者曰。我乍入道。未知此法。待我回問世尊。却來相報。及返具事白佛。佛告殃崛。汝速去報言。我從賢聖法來。未曾殺生。殃崛奉佛語。疾往告之。其婦得聞。當時分娩。「佛不殺生。婦人分娩。日出東山。月沉西畔。○華陰山前百尺井。中有寒泉徹骨冷。誰家美人來照影。不照其餘照斜領」世尊一日因文殊在門外立。乃曰。文殊文殊。何不入門來。文殊曰。我不見一法在門外。何以教我入門。「門外入門且置。喚甚麼作門」無邊身菩薩將竹杖量世尊頂。丈六了又丈六。量到梵天。不見世尊頂。乃擲下竹杖。合掌說偈云。虛空無有邊。佛功德亦然。若有能量者。窮劫不可盡。「無邊身不自量。而量世尊。無盡頂。未免多此一重疑案」世尊因乾闥婆王獻樂。其時山河大地皆作琴聲。迦葉起作舞。王問迦葉豈不是阿羅漢。諸漏已盡。何更有餘習。佛曰。實無餘習。莫謗法也。王又撫琴三徧。迦葉亦三度作舞。王曰。迦葉作舞。豈不是習。佛曰。實不曾作舞。王曰。世尊何得妄語。佛曰。不妄語。汝撫琴。山河大地木石盡作琴聲。豈不是。王曰。是。佛曰。迦葉亦復如是。所以實不曾作舞。王乃信受。「風鳴水響無非樂。法法全彰本現成」世尊在第六天說大集經。敕他方此土人間天上一切獰惡鬼神。悉皆輯會。受佛付囑。擁護正法。設有不赴者。四天

門王飛熱鐵輪追之令集既集會已無有不順佛敎者各發弘誓擁護正法唯有一魔王謂世尊曰瞿曇我待一切衆生成佛盡衆生界空無有衆生名字我乃發菩提心」魔王魔王認那個作菩提心設使一切衆生成佛盡衆生界空無有衆生名字要發心也未許在

世尊因靈山會上五百比丘得四禪定具五神通未得法忍以宿命智通各各自見殺父害母及諸重罪于自心內各各懷疑于甚深法不能證入於是文殊承佛神力遂手握利劒持逼如來世尊乃謂文殊曰爾從本已來無有我人但以內心見有我人內心起時我必被害卽名爲害於是五百比丘自悟本心如夢如幻于夢幻中無有我人乃至能生所生父母於是五百比丘同讚歎曰文殊大智士深達法源底自手握利劒持逼如來身如劒佛亦爾一相無有二無相無所生是中云何殺」文殊爲他閑事長無明帶累五百比丘打失鼻孔雖然還識世尊落處麽

世尊因波斯匿王問勝義諦中有世俗諦否若言無智不應二若言有智不應一一二之義其義云何佛言大王汝于過去龍光佛時曾問此義我今無說汝今無聽無說無聽是爲一義二義」世尊滿口說匿王滿耳聽那裏是無說無聽處試簡點看

世尊因長爪梵志索論義預約曰我義若墮當斬首以謝世尊曰汝義以何爲宗志曰我以一切不受爲宗世尊曰是見受否志拂袖而去行至中路有省乃歎曰我義兩處負墮是見若受負門處粗是見不受負門處細一切人天二乘不知我義墮處惟有世尊諸大菩薩知我義墮回至世尊前曰我義兩處負墮故當斬首以謝世尊曰我法中無如是事汝當回心向道于是同五百徒衆一時投佛出家證阿羅漢」是見若受破家門是見不受共誰論區擔驀折兩頭脫一毫頭上現乾坤○機輪曾未轉轉必兩頭走明鏡忽臨臺當下分姸醜姸醜分兮慈雲開慈門何處生塵埃因思良馬窺鞭影千里追風喚得回○是見受否轉迷蹤驀忽知非辨己躬夾路桃花風雨後馬蹄何處避殘紅

世尊在靈山會上拈花示衆是時衆皆默然唯迦葉尊者破顔微笑世尊曰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微妙法門不立文字教外別傳付囑摩訶迦葉」鬧市颺碌磚寃頭定打着○當時不掀倒禪牀致使後代兒孫謂有實法傳來

世尊至多子塔前命摩訶迦葉分座令坐以僧伽黎圍之遂告以護持正法眼藏幷敕阿難副貳傳化無令斷絕而說偈曰法本法無法無法法亦法今

付無法時法法何曾法爾時世尊說此偈已復告迦葉吾將金縷僧伽黎衣傳付于汝轉授補處至慈氏佛出世勿令朽壞迦葉聞偈頭面禮足曰善哉善哉我當依敕恭順佛故」（盡說拈花微笑是不知將底辨宗風若言心眼同時證未免朦朧在夢中）

世尊臨入涅槃文殊大士請佛再轉法輪世尊咄曰文殊吾四十九年住世未曾說一字汝請吾再轉法輪是吾曾轉法輪耶」（黃面瞿曇在摩竭提國阿蘭若法菩提場中于一塵內破此一塵演說如來廣大境界妙音遐暢無處不及乃曰吾四十九年住世未曾說一字）

世尊于涅槃會上以手摩胸告衆曰汝等善觀吾紫磨金色之身瞻仰取足勿令後悔若謂吾滅度非吾弟子若謂吾不滅度亦非吾弟子時百萬億衆悉得契悟」（千年常住一朝僧觀他作麼）

爾時世尊至拘尸那城告諸大衆吾今背痛欲入涅槃即往熙連河側娑羅雙樹下右脇累足泊然宴寂復從棺起為母說法特示雙足化婆耆并說無常偈曰諸行無常是生滅法生滅滅已寂滅為樂時諸弟子即以香薪競荼毗之燼後金棺如故爾時大衆即于佛前以偈讚曰凡俗諸猛熾何能致火爇請尊三昧火闍維金色身爾時金棺

◆警衆通用

從座而舉高七多羅樹往反空中化火三昧須臾灰生得舍利八斛四斗即穆王五十二年壬申歲二月十五日（未出王宮已涅槃何須雙足露金棺致令迦葉雙眉皺慶喜門前倒刹竿○臨行伸兩脚踏却斷「舊」坑）

西天祖師

一祖摩訶迦葉尊者摩竭陀國人姓婆羅門父號飲澤母號香至過去世為金師值毗婆尸佛般涅槃四衆起塔有貧女得金珠懇金師為補塔中佛像金面缺處相與發願世世為無姻夫妻由是因緣九十一劫身皆金色及此世與紫金光尼復為夫婦梵語迦葉波此云飲光蓋以身光名然夫婦皆清淨自居無世間想旋復出家修杜多行會空中有神告曰佛已出世請往師之尊者即趨禮釋尊於竹林精舍佛言善來比丘鬚髮自除佛於衆中稱歎第一後因拈花因緣付法」（一華纔拈千聖髏落漏無知漢微笑而作死柴頭火今古輝爍）佛涅槃時尊者在畢鉢羅窟以淨天眼見世尊在熙連河側入般涅槃即至雙樹悲戀號泣佛於金棺出示雙足尊者告比丘佛已荼毗金剛舍利非吾等事宜當結集

法眼無令斷絕。乃說偈告曰。如來弟子。且莫涅槃。得神通者。宜赴結集。於是得神通者。咸赴耆闍崛山畢鉢羅窟。時阿難為漏未盡。不得入會。後證阿羅漢果。乃入。尊者告眾言。此阿難比丘。有大智慧。所聞佛法。如水傳器。無有遺餘。可請彼集修多羅藏。大眾默然」如此多聞人。尚不得入會。今人稍有涉略。便祖父不足介意。平人藐若鴻毛。要到漏未盡田地。敢保未夢見在

結集既畢。尊者自念衰老。宜入定於雞足山。以待彌勒。乃召阿難言。我今不久世間。今將正法付囑於汝。汝善守護。聽吾偈曰。法法本來法。無法無非法。何於一法中。有法有不法。燈燈相續。如是受法。如是付法。若說有恁麼法。何啻千里

二祖阿難尊者。王舍城人。姓刹帝利。父斛飯王。實如來從弟也。多聞博達。智慧無礙。世尊以為總持第一。梵云阿難。此云慶喜。以如來成道日生。故名也。一日問迦葉曰。師兄世尊傳金襴袈裟外。別傳箇甚麼。迦葉召阿難。阿難應諾。迦葉曰。倒却門前刹竿著。」金襴傳外別何傳。纔召阿難似不堪。倒却門前刹竿著。阿難依舊被他謾

後阿闍世王白言尊者。般涅槃時。願垂告別。尊者將入涅槃。於恒河中流跏趺而坐。阿闍世王毗舍離王。皆在河側說偈勸請。莫般涅槃。尊者答偈曰。二王善嚴住。勿為苦悲戀。涅槃當我靜。而無諸有故。復念我若向一國。則諸國或爭。應以平等度諸有情。遂於恒河中流。將入寂滅。是時山河大地。六種震動。雪山有五百仙人。覩茲瑞應。飛空而至。禮尊者足。而白言。我當于長老而證佛法。願垂大慈度脫我等。尊者默然受請。即變殑伽河悉為金地。為其仙眾說諸大法。復念先所度脫弟子應當來集。須臾五百羅漢從空而下。為諸仙人出家受具。其仙眾中。有二羅漢。一名商那和修。二名末田底迦。尊者知是法器。而告之曰。如來以正法眼付迦葉。迦葉入定而付于我。我今將滅。復付于汝。汝受吾教。當聽偈言。本來付有法。付了言無法。各各須自悟。悟了無無法。說偈已。復以正法囑累商那和修。而命末田底迦。于罽賓國。敷演大法。云。尊者踊身虛空。現十八變。分身四分。一奉忉利天。一奉娑竭羅龍宮。一奉毗舍離王。一奉阿闍世王。各造塔

三祖商那和修尊者。姓毗舍多。父林勝。母憍奢耶。摩突羅國人也。在胎六年而生。梵云商諾迦。此云自然服。乃西域九枝秀草名。出則聖人降生。尊者生而此

草出昔如來行化至摩突羅國見一青林枝葉茂盛語阿難曰此林地名優留茶吾滅後一百年有比丘名商那和修於此轉妙法輪後百歲果誕和修出家證道受慶喜尊者法眼至此林遂降二火龍龍受三歸施其地以建梵宮」青林懸記瑞草知期以毒破毒龍何能窺施地建刹反被印破

尊者化緣既久思付法者尋於吒利國得優波毱多以爲給侍因問毱多曰汝年幾耶答曰我年十七尊者曰汝身十七性十七耶答曰師髮已白爲髮白耶心白耶者曰我但髮白非心白毱多曰我身十七非性十七尊者知是法器後三年遂爲落髮受具而以法眼付囑之付法偈曰非法亦非心無心亦無法說是心法時是法非心法大小宗師話作兩橛

四祖優波毱多尊者吒利國人也姓首陀父善意十七出家二十證果」尊者得法已隨方行化至摩突羅國魔宮震動波旬愁怖遂竭其魔力以害正法尊者入三昧觀其所由魔伺便密持瓔珞縻之于頸及尊者出定乃取人狗蛇三屍化爲華鬘軟語酬之魔引頸受鬘即變爲臭屍蟲蛆壞爛魔盡其力竟不能脫乃禮尊者足哀露懺悔尊者令歸依三寶華鬘除」

尊者化導證果最多每度一人以一籌置於石室其室縱十八肘廣十二肘充滿其間最後有一長者子名曰香衆來禮尊者求出家尊者問曰汝身出家心出家答曰我來出家非爲身心尊者曰不爲身心復誰出家答曰夫出家者無我我故無我我故即心不生滅心不生滅即是常道諸佛亦常心無形相其體亦然尊者曰汝當大悟心自通達宜依佛法僧紹隆聖種即爲剃度授具足戒仍告之曰汝父夢金日而生可名提多迦如來以大法眼藏次第傳授以至於我今復付汝聽吾偈曰心自本來心本心非有法有法有本心非心非本法

五祖提多迦尊者摩伽陀國人也初名香衆生時父夢金日自屋而出照耀天地前有大山諸寶嚴飾山頂泉湧滂沱四流後遇毱多尊者爲解之曰寶山者吾身也泉湧者法無盡也日從屋出者汝今入道之相也照耀天地者汝智慧超越也因爲更今名梵云提多迦此云通眞量尊者聞已踴躍述偈曰巍巍七

寶山常出智慧泉回為真法味能度諸有緣趣多尊者亦說偈曰我法傳於汝當現大智慧金日從屋出照耀於天地尊者聞偈設禮奉持（本法豈係傳係傳本法傳今傳傳本法本法本誰傳）後至中印度彼國有八千大仙彌遮迦為首聞尊者至率衆瞻禮謂尊者曰昔與師同生梵天我遇阿私陀仙授我仙法師逢十力弟子修習禪那自此報分殊途已經六劫者曰支離累劫誠哉不虛今可捨邪歸正以入佛乘彌遮迦曰昔阿私陀仙人授我記云汝却後六劫當遇同學獲無漏果今也相遇非夙緣耶願師慈悲令我解脫者即度出家命諸聖授戒其餘仙衆始生我慢尊者示大神通於是俱發菩提心一時出家者乃告彌遮迦曰昔如來以大法眼藏密付迦葉展轉相授而至於我我今付汝當護念之乃說偈曰通達本法心無法無非法悟了同未悟無心亦無法

六祖彌遮迦尊者中印度人既傳法已遊化至北天竺國見雉堞上有金色祥雲歎曰斯道人氣也必有大士為吾嗣乃入城於闤闠間有一人手持酒器逆而問曰師何方來欲往何所祖曰從自心來欲往無處曰識我手中物否祖曰此是觸器而負淨者曰師識我否祖曰我即不識識即非我復謂之曰汝試自稱名氏吾當示汝本因彼說偈答曰我從無量劫至於生此國本姓頗羅墮名字婆須密祖曰我師提多迦說世尊昔遊北印度語阿難言此國中吾滅度後三百年有一聖人姓頗羅墮名婆須密而於禪祖當獲第七世尊記汝汝應出家彼乃置器禮師側立而言曰我思往劫嘗作檀那獻一如來寶座彼佛記我曰汝於賢劫釋迦法中宣傳至教今符師說願加度脫祖即與披剃復圓戒相乃告之曰正法眼藏今付於汝勿令斷絕乃說偈曰無心無可得說得不名法若了心非心始解心心法

七祖婆須密尊者北天竺國人嘗服淨衣執酒器遊行里閈或吟或嘯人謂之狂及遇彌遮迦尊者宣如來往誌自省前緣投器出家受法行化至迦摩羅國廣興佛事於法座前忽有智者自稱我名佛陀難提今與師論義祖曰仁者論即不義義即不論若擬論

義終非義論難提知師義勝心即欽服曰我願求道霑甘露味祖遂與剃度而授具戒復告之曰如來正法眼藏我今付汝汝當護持乃說偈曰心同虛空界示等虛空法證得虛空時無是無非法」時梵王帝釋及諸天衆俱來作禮而說偈言賢劫衆聖祖而當第七位尊者哀念我請為宣佛地尊者從三昧起示衆曰我所得法而非有故若說佛地離有無故語已還入三昧示涅槃相難提即於座起七寶塔以葬全身是定王十九年辛未歲也

八祖佛陀難提尊者迦摩羅國人姓瞿曇氏頂有肉髻辨捷無礙受婆須蜜尊者法行化至提伽國毗舍羅家見舍上有白光上騰謂其徒曰此家有聖人口無言說眞大乘器不行四衢知觸穢耳長者出致禮問何所須祖曰我求侍者長者曰我有一子名伏馱蜜多年已五十口未曾言足未曾履祖曰如汝所說眞吾弟子伏馱聞之遽起禮拜而說偈曰父母非我親誰是最親者諸佛非我道誰是最道者祖以偈答曰汝言與心親父母非可比汝行與道合諸佛心即是外求有相佛與汝不相似欲識汝本心非合亦非離伏馱聞偈已便行七步祖曰此子昔曾值佛悲願廣大慮父母愛情難捨故不言不履耳長者遂捨令出家祖尋授具戒付法說偈曰虛空無內外心法亦如此若了虛空故是達眞如理（一語便知歸不負生來肉髻）

九祖伏馱蜜多尊者提伽國人姓毗舍羅行化至中印度有長者香蓋携一子而來瞻禮曰此子處胎六十歲（正宗作十六）嘗有一仙謂此兒骨相非常今遇尊者可捨令出家祖即與落髮羯磨之際祥光燭座感舍利三十粒現前自此精進忘疲未幾祖遂付法說偈曰眞理本無名應名顯眞理受得眞實法非眞亦非偽付法已即入滅盡三昧而般涅槃衆以香油旃檀闍維收舍利建塔于那爛陀寺即敬王甲寅歲

十祖脇尊者中印度人姓氏未詳處胎六十年將誕之夕母夢白象載一寶座座置一明珠入門乃生生而神光燭室體有奇香及長離穀食絕無穢滓本名難生後侍九祖執侍左右未嘗睡眠謂其脇不至席遂號脇尊者初至華氏國憩一樹下右手指地而告

衆曰此地變金色當有聖人入會言訖卽變金色時有長者子富那夜奢合掌前立祖問曰汝從何來曰我心非往祖曰汝何處住曰我心非止祖曰汝不定耶曰諸佛亦然祖曰汝非諸佛曰諸佛亦非祖卽度出家復具戒品而付法說偈曰眞體自然眞因眞說有理領得眞眞法無行亦無止付法已卽現神變而入涅槃化火自焚四衆各以衣祴盛舍利隨處建塔脇不至席。脊梁鐵鑄。踏翻金色地。觀破佛祖機

十一祖富那夜奢尊者華氏國人姓瞿曇氏遇脇尊者遂授法祖敎被無量得果者且五百矣後至波羅柰國有一長者來趣其會祖謂衆曰汝等識此來者耶佛記聖者馬鳴紹吾法者也於是馬鳴致禮問曰我欲識佛何者卽是祖曰汝欲識佛不識者是彼曰佛旣不識焉知是乎祖曰旣不識佛焉知不是曰此是鋸義祖曰彼是木義祖問鋸義者何曰與師平出馬鳴却問木義者何祖曰汝被我解馬鳴豁然省悟遂求剃度祖謂衆曰此大士者昔爲毗舍利國王以其國有一類裸人如馬裸露王遂運神通分身爲蠶以衣之後生中印度馬人感戀悲鳴故號馬鳴如來懸記滅度後六百年馬鳴當于波羅柰國摧伏異道度人無量今正是時遂付法偈曰迷悟如隱顯明暗不相離今付隱顯法非一亦非二寔義燃然。無錯無誤。說甚麼感戀悲鳴。二與非二

十二祖馬鳴大士者波羅柰國人也亦名功勝以有作無作諸功德最爲殊勝故名焉旣受法于夜奢尊者後于華氏國轉妙法輪忽有老人座前仆地祖謂衆曰此非庸流當有異相言訖不見俄從地湧出一金色人復化爲女子右手指祖而說偈曰稽首長老尊當受如來記今於此地上宣通第一義說偈已瞥然不見祖曰將有魔來與吾較力有頃風雨暴至天地晦冥祖曰魔之來信矣吾當除之卽指空中現一大金龍奮發威神震動山嶽祖儼然於座魔事隨滅經七日有一小蟲大若蟭螟潛形座下祖以手取之示衆曰斯乃魔之所變盜聽吾法耳放之令去魔不能動祖告之曰汝但歸依三寶卽得神通遂復本形作禮懺悔祖問曰汝名誰耶眷屬多少曰我名迦毗

摩羅有三千眷屬祖曰盡汝神力變化若何曰我化巨海極爲小事祖曰汝化性海得否曰何爲性海我未嘗知祖卽爲說性海曰山河大地皆依建立三昧六通由玆發現迦毗摩羅聞言遂發信心與徒衆三千俱求剃度祖乃召五百羅漢與授具戒復告之曰如來大法眼藏今當付汝汝聽偈言隱顯卽本法明暗元不二今付悟了法非取亦非離露出空中爪牙擺伏大幻魔獻

藉得一番神通魔佛到此皆息

十三祖迦毗摩羅尊者華氏國人也初爲外道有徒三千通諸異論後于馬鳴尊者得法領徒至西印度彼有太子名雲自在仰尊者名請于宮中供養祖曰如來有敎沙門不得親近國王大臣有勢之家太子曰今我國城之北有大山焉山有一石窟可禪寂於此否祖曰諾卽入彼山行數里逢一大蟒祖直前不顧盤繞祖身祖因與授三歸依蟒聽訖而去祖將至石窟復有一老人素服而出合掌問訊祖曰汝何所止答曰我昔嘗爲比丘多樂寂靜有初學比丘數來請益而我煩于應答起嗔恨想命終墮爲蟒身住是窟中今已千載適遇尊者獲聞戒法故來謝耳祖問曰此山更有何人居止曰此去十里有大樹蔭覆五百大龍其樹王名龍樹嘗爲龍衆說法我亦聽受耳祖遂與徒衆詣彼龍樹出迎曰深山孤寂龍蟒所居大德至尊何枉神足祖曰吾非至尊來訪賢者龍樹默念曰此師得決定性明道眼否是大聖繼眞乘否祖曰汝雖心語我已意知但辦出家何慮吾之不聖龍樹聞已悔謝祖卽與度脫及五百龍衆俱受具戒復告曰如來大法眼藏今付囑汝諦聽偈言非隱非顯法說是眞實際悟此隱顯法非愚亦非智巨蟒皈依毒龍

受戒神通智力則不無非隱非顯法未夢見在

十四祖龍樹尊者亦名龍勝少則能誦四韋陀長而善知衆藝才辯神明出家入石窟棲止龍樹爲龍衆所歸遇摩羅尊者付法後至南印度彼國之人多信福業祖爲說法遞相謂曰人有福業世間第一徒言佛性誰能覩之祖曰汝欲見佛性先須除我慢彼人曰佛性大小祖曰非大非小非廣非狹無福無報不死不生彼聞理勝悉回初心祖復於座上現自在身

如滿月輪一切衆惟聞法音不覩祖相彼衆中有長者子名迦那提婆謂衆曰識此相否衆曰目所未覩安能辨識提婆曰此是尊者現佛性體相以示我等何以知之蓋以無相三昧形如滿月佛性之義廓然虛明言訖輪相卽隱復居本座而說偈言身現圓月相以表諸佛體說法無其形用辨非聲色彼衆聞偈頓悟無生咸願出家以求解脫祖卽爲剃髮命諸聖授具造大智度論中論十二門論垂之於世後付法於迦那提婆付法偈云爲明隱顯法方說解脫理於法心不證無嗔亦無喜 當場現月輪性義廓虛明覿破千萬里非色亦非聲

十五祖迦那提婆尊者南天竺國人也姓毗舍羅初求福業兼要辯論後謁龍樹大士將及門龍樹知是智人先遣侍者以滿鉢水寘於座前尊者覩之卽以一針投之而進欣然契會旣得法後至迦毗羅國彼有長者曰梵摩淨德捨次子羅睺羅多隨師出家祖曰昔如來記此子當第二五百年爲大教主今相遇符宿因卽與剃髮 手握乾坤劔胸藏日月旗機先嘗展演佛祖豈能窺 淨德家有園樹生耳如菌味甚美惟德與第二子羅多得取而食之取已隨長盡而復生自餘親屬皆不能見迦那知其宿因示曰汝昔曾供養一比丘此比丘道眼未明以虛霑信施故報爲木菌惟汝與子精誠供養故得享之 針投鉢覿月輪悉木菌因識比丘戒眞剃腦入膠盆打草便驚蛇者 至巴連弗城聞諸外道欲障佛法計之旣久祖乃執長旛入彼衆中彼問祖曰汝何不前祖曰汝何不後彼曰汝似賤人祖曰汝似良人彼曰汝解何法祖曰汝百不解彼曰我欲得佛祖曰我灼然得佛彼曰汝不合得祖曰元道我得汝實不得彼曰汝旣不得云何言得祖曰汝有我故所以不得我無我我故自當得彼辭旣屈乃問祖曰汝名何等祖曰我名迦那提婆彼旣夙聞祖名乃悔過致謝時衆中猶互興問難祖折以無礙之辯由是歸伏告上足羅睺羅多而付法眼偈曰本對傳法人爲說解脫理於法實無證無終亦無始漢文帝庚辰歲身放八光而歸寂滅

十六祖羅睺羅多尊者迦毗羅國人也行化至室羅筏城有河名曰金水其味殊美中流復現五佛影祖告衆曰此河之源凡五百里有聖者僧伽難提居於

彼處佛志一千年後當紹聖位語已領諸學衆溯流而上至彼見僧伽難提安座入定祖與衆伺之經三七日方從定起祖問曰汝心定耶身定耶提曰身心俱定祖曰身心俱定何有出入提曰雖有出入不失定相如金在井金體常寂祖曰若金在井若金出井金無動靜何物出入提曰言金動靜何物出入言金出入金非動靜祖曰若金在井出者何金若金出井在者何物提曰金若出井在者非金金若在井出者非物祖曰此義不然提曰彼義非著祖曰此義當墮提曰彼義不成祖曰彼義不成我義成矣提曰我義雖成法非我故祖曰我義已成我無我故提曰我無我故復成何義祖曰我無我故故成汝義提曰仁者師誰得是無我祖曰我師迦那提婆證是無我難提以偈贊曰稽首婆提師而出於仁者仁者無我故我欲師仁者祖以偈答曰我已無我故汝須見我我汝若師我故知我非我我難提心意豁然求度脫祖曰汝心自在非我所繫而付法眼偈曰於法實無證不取亦不離法非有無相內外云何起 藉樹頭耳聞世外調佛誌不虛

祖燈斯紹窮金河源垂千仞釣

十七祖僧伽難提尊者室羅筏城寶莊嚴王之子也生而能言常讚佛事七歲卽厭世樂以偈告其父母曰稽首大慈父和南骨血母我今欲出家幸願哀愍故父母固止之遂終日不食乃許其在家出家號僧伽難提復命沙門禪利多爲之師積十九載未常退倦每自念言身居王宮胡爲出家一夕天光下矚見一路坦平不覺徐行約十里許至大巖前有石窟焉乃燕寂於中父既失子卽擯禪利多出國訪尋其子不知所在經十年祖得法受記已行化至摩提國忽有涼風襲衆身心悅適非常而不知其然祖曰此道德之風也當有聖者出世嗣續祖燈言訖以神力攝諸大衆遊歷山谷食頃至一峯下謂衆曰此峯頂有紫雲如蓋聖人居此矣卽與大衆徘徊久之見山舍一童子持圓鑑直造祖前祖問汝幾歲耶曰百歲祖曰汝年尚幼何言百歲童曰我不會理正百歲耳祖曰汝善機耶童曰佛言若人生百歲不會諸佛機不如生一日而得決了之祖曰汝手中者當何所表童

曰諸佛大圓鑑內外無瑕翳兩人同得見心眼皆相似彼父母聞子語卽捨令出家祖携至本處受具戒訖名伽耶舍多他時聞風吹殿鈴聲祖問曰鈴鳴耶風鳴耶曰非風鈴鳴我心鳴耳祖曰心復誰乎曰俱寂靜故祖曰善哉善哉繼吾道者非子而誰卽付法眼偈曰心地本無生因地從緣起緣種不相妨華果亦復爾付法已卽右手攀樹而化大衆就樹下起塔

歛歷世榮宴坐石窟
寃債相尋磁石引鐵

十八祖伽耶舍多尊者摩提國人也姓鬱頭藍父天蓋母方聖嘗夢大神持鑑因而有娠凡七日而誕肌體瑩如琉璃未嘗洗沐自然香潔幼好閑靜語非常童持鑑出遊遇難提尊者得度後領徒至大月氏國見一婆羅門舍有異氣祖將入舍舍主鳩摩羅多問曰是何徒衆祖曰是佛弟子彼聞佛號心神竦然卽時閉戶祖良久扣其門羅多云此舍無人祖曰答無者誰羅多聞語知是異人遽開門延接祖曰昔世尊記曰吾滅後一千年有大士出現於月氏國紹隆玄化今汝值吾應斯嘉運於是鳩摩羅多發宿命智投誠出家受具訖付法偈曰有種有心地因緣能發萌於緣不相礙當生生不生付法已卽踊身虛空現十八變火光三昧自焚其身衆收舍利起塔

諸佛機風
鈴旨直饒
說得道理分明未
免鐵枷安項上

十九祖鳩摩羅多尊者大月氏國婆羅門之子後至中天竺國有大士名闍夜多問曰我家父母素信三寶而嘗縈疾瘵凡所營作皆不如意鄰家久爲旃陀羅以殺爲業而身嘗勇健所作和合彼何幸而我何辜祖曰何足疑乎且善惡之報有三時焉凡人但見仁夭暴壽逆吉義凶便謂亡因果虛罪福殊不知影響相隨毫釐靡忒縱經百千萬劫亦不磨滅時闍夜多聞是語已頓釋所疑祖曰汝雖已信三業而未明業從惑生惑依識有識依不覺不覺依心心本淸淨無生滅無造作無報應無勝負寂寂然靈靈然汝若入此法門可與諸佛同矣一切善惡有爲無爲皆如夢幻闍夜多承言領旨卽發宿慧懇求出家旣受具祖告曰吾今寂滅時至汝當紹行化跡付法眼偈曰性上本無生爲對求人說於法旣無得何懷決不決

得般若力當場指出
摸着鼻孔虛空逼塞

二十祖闍夜多尊者北天竺國人也智慧淵冲化道無量後至羅閱城敷揚頓敎彼有學衆惟尙辯論爲之首者名婆修盤頭常一食不臥六時禮佛淸淨無欲爲衆所歸祖將欲度之先問彼衆曰此偏行頭陀能修梵行可得佛道乎衆曰我師精進何故不可祖曰汝師與道遠矣設苦行歷於塵劫皆虛妄之本也衆曰尊者蘊何德行而譏我師祖曰我不求道亦不顚倒我不禮佛亦不輕慢我不嘗坐亦不懈怠我不一食亦不雜食我不知足亦不貪慾心無所希名之曰道時偏行聞已發無漏智歡喜讚歎祖又語彼衆曰會吾語否吾所以然者爲其求道心切夫絃急卽斷故吾不讚令其住安樂地入諸佛智復告偏行曰吾適對衆挫抑仁者得無惱于衷乎偏行曰我聞諸惡言如風如嚮況今獲聞無上甘露而反生熱惱耶惟願大慈以妙道垂誨祖曰汝久植衆德當繼吾宗聽吾偈曰言下合無生同於法界性若能如是解通達事理竟 宿慧頓發默契厥元體本無生法有何說○至簡至易最尊最貴往還千聖頂頸頭

世出世間不思議彈指圓成
八萬門一超直入如來地

二十一祖婆修盤頭尊者羅閱城人也年十五禮光度羅漢出家感毗婆訶菩薩與之受戒行化至那提國彼王名常自在有二子長名摩訶羅次名摩拏羅王問祖曰羅閱城土風與此何異祖曰彼曾三佛出世今王國有二師化導王曰二師者誰祖曰佛記第二五百年有二神力大士出家繼聖一卽王之次子摩拏羅吾雖德薄亦當其一初那提國有惡象爲害拏羅生而象息至是三十年矣人尙不知其所以息王方同祖語忽使者報有象巨萬餘逼城王憂之祖曰拏羅出患滅矣王試命拏羅出拏羅遂出城南向象撫腹大喝城爲震動羣象顚仆頓皆馳散至是人始知三十年之安以拏羅也王大敬信命拏羅依祖出家祖卽與授具付法偈曰泡幻同無礙如何不了悟達法在其中非今亦非古 逗着知歸黑玉白鐵當頭向說明月寒雪

二十二祖摩拏羅尊者姓刹帝利父常自在王受盤頭尊者命祖遂出家傳法後至月支國鶴勒那與寶印迎祖至王宮供養異日鶴勒那問祖曰我有何緣

而感鶴衆祖曰汝第四劫中常爲比丘當赴會龍宮汝諸弟子咸欲隨從汝觀五百衆中無有一人堪任妙供時諸弟子曰師嘗說法於食等者於法亦等今既不然何聖之有汝卽令赴會坐是濫食報爲羽族師弟夙緣故今相隨鶴勒那曰以何方便令彼解脫祖曰吾有無上法寶是如來藏世尊昔付大迦葉展轉至我我今付汝能傳之不絕彼鶴之衆亦資以解脫汝受吾教聽說偈曰心隨萬境轉轉處實能幽隨流認得性無喜亦無憂鶴衆聞偈飛鳴而去誕質王宮達玄奧應佛懸記分燈化導鶴衆解脫如火就燥

二十三祖鶴勒那尊者月支國人姓婆羅門父千勝母金光以求子禱于七佛金幢夢須彌頂有神童持金環云我來及誕而天雨花年二十二出家棲一林間九白誦大般若感鶴衆相隨二十得法行化至中印度有師子者歸依焉問曰我欲求道當何用心祖曰汝欲求道無所用心曰既無用心誰作佛事祖曰汝若有用卽非功德汝若無作卽是佛事經云我所作功德而無我所故師子聞是語已卽入佛慧時祖忽指東北問曰是何氣象師子曰我見氣如白虹貫乎天地復有黑氣五道橫亘其中祖曰其兆云何曰莫可知矣祖曰吾滅後五十年北天竺國當有難起嬰在汝身吾將滅巳今以法眼付囑於汝善自護持乃說偈曰認得心性時可說不思議了了無可得得時不說知付法巳卽現十八變而歸寂闍維畢分舍利各欲起塔尊者復現空中而說偈曰一法一切法一切一法攝吾身非有無何分一切塔大衆聞偈遂不復分就馱都場而建塔冤債相逢香結成穗祖脉潛通異氣徵應

二十四祖師子比丘尊者中印度人姓婆羅門得法遊方至罽賓國有沙門波利迦本習小乘禪觀其徒有五曰禪定曰知見曰執相曰捨相曰不語尊者以無礙辯折之令其歸正既攝五衆名聞遐邇方求法嗣遇一長者引其子問祖曰此子名斯多當生便拳左手年二十矣終未能舒願尊者示其宿因祖視之卽以手接曰可還我珠童子遽開手奉珠衆皆驚異祖曰吾前報爲僧有童子名婆舍吾嘗赴西海齋受嚫珠付之今還吾珠理固然矣長者遂令出家祖會

衆聚與授具以前緣故名婆舍斯多祖即謂之曰吾師密有懸記罹難非久如來正法眼藏今當付汝汝應保護普潤來際偈曰正說知見時知見俱是心當心即知見知見即於今祖說偈已以僧伽黎密付斯多俾之他國隨機演化斯多受教直抵南天祖謂難不可苟免獨留罽賓時本國有外道二人一名摩目多二名都落遮學諸幻法欲共謀亂詭爲釋子潛入王宮其王彌羅崛遂滅毀釋教秉劔至尊者所問曰師得蘊空否祖曰已得蘊空王曰離生死否祖曰已離生死王曰既離生死可施我頭祖曰身非我有何悋于頭王即揮刃斷尊者首白乳涌高數尺王之右臂旋亦墮地七日而終太子光首歎曰我父何故自取其禍延衆懺悔時象白山有仙人深明因果言師子與羅崛往世皆爲白衣以嫉法勝故陰戕於崛乃今償焉衆遂以祖報體建塔道不可求用即□功頭落臂斷冤債相尋○首隨鋒刃落彼此沒毫釐

二十五祖婆舍斯多尊者罽賓國人姓婆羅門父寂行母常安樂初母夢得神劔因而有孕既誕拳左手遇師子尊者付法後至中印度國王迦勝設禮供養有外道無我尊先亦爲王禮重乃于王前論義冀勝祖自重謂祖曰我解默論不假言說祖曰孰知勝負彼曰不爭勝負但取其義祖曰汝以何爲義彼曰無心爲義祖曰汝既無心豈得義乎彼曰我說無心當名非義祖曰汝說無心當名非義我說無心當義非名彼曰當義非名誰能辯義祖曰汝名非義此名何名彼曰爲辨非義是名無名祖曰名既非名義亦非義辨者是名當辨何物如是往返五十九番外道杜口信伏于時祖忽而北合掌長吁曰我師師子尊者今日遇難斯可傷焉即辭王南邁至南天潛隱山谷王天德迎請供養王次子不如密多遂求出家祖問曰汝欲出家當爲何事密多曰我若出家不爲其事祖曰不爲何事密多曰不爲俗事祖曰當爲何事密多曰當爲佛事祖曰王子智慧天至必諸聖降跡即度出家侍祖六年後受具羯磨之際大地震動乃付法偈曰聖人說知見當境無是非我今悟眞性無道亦無理神劔本銛拳珠自瑩其來有因肘後懸印

二十六祖不如密多尊者姓刹帝利南印度王子得法後至東印度其王堅固奉外道師長爪梵志祖至王問曰師來何爲曰將度衆生曰以何法度曰各以其類度之梵志卽化一大山于祖頂上勢且下壓祖指之山遽移彼衆頂上復以手按地地動五百外道皆不能立梵志怖懼禮懺祖復按地地靜指山山滅王異日大治齋集諸外道懇祖預會祖初不欲行而知所會地將陷乃往王曰師肯來耶祖曰吾非應供來救死耳此地已爲龍窟須臾當下陷王恐與其衆如高原反顧其地已淵然成湫矣王益敬信祖爲演法且曰國有聖人當繼我法先是東印有婆羅門子年二十幼失父母不知名氏或自言瓔珞人遂名瓔珞童子丐行閭里有問汝行何急卽曰汝行何緩問何姓卽曰與汝同姓人莫測之一日王與祖同車而出瓔珞稽首于前祖曰汝憶往事否珞曰我念往劫中與師同居師演摩訶般若我演甚深修多羅今日之事蓋契昔因祖顧王曰此大勢至菩薩也繼後出二人一化南印度一人緣在震旦九年却返此方卽以昔因名般若多羅付法偈曰眞性心地藏無頭亦無尾因緣而化物方便呼爲智 外道爲山自貽伊戚 俾歸眞乘反曲作直 故入忽逢 二五一十

二十七祖般若多羅尊者東印度人得法後至南印度彼王名香至尊重供養度越倫等又施無價寶珠時王有三子曰月淨多羅曰功德多羅曰菩提多羅其季開士也祖欲試其所得乃以所施珠問三王子曰此珠圓明有能及否月淨功德皆曰此珠七寶中尊固無踰也菩提曰此是世寶未足爲上於諸寶中法寶爲上此是世光未足爲上於諸光中智光爲上此是世明未足爲上於諸明中心明爲上此珠光明不能自照要假智光以辨於此既辨此已卽知是珠然則師有其道其寶卽現衆生有道心寶亦然祖歎其辨慧乃復問曰於諸物中何物無相曰於諸物中不起無相又問於諸物中何物最高曰於諸物中人我最高又問於諸物中何物最大曰於諸物中法性最大祖知是法器 透明透暗解見 無邊無刹規模 一日王問諸人盡轉經師爲甚不轉尊者曰貧道出息不隨衆緣入

息不居陰界常轉如是經百千萬億卷多多卷數從何數不轉之

轉若箇知香至王厭世衆皆號絕菩提多羅獨於柩前入定經七日而出遂依祖求出家旣授具祖告曰如來以正法眼付大迦葉如是展轉乃至於我我今囑汝聽吾偈曰心地生諸種因事復生理果滿菩提圓花開世界起付法已卽于座上起立舒左右手各放光明二十七道五色光耀又踊身虛空高七多羅樹化火自焚空中舍利如雨收以建塔勢至勢至爲法之寄轉經不落文字放光更沒巴鼻

東土祖師

初祖菩提達磨大師者南天竺國香至王第三子也姓刹帝利本名菩提多羅後於般若多羅尊者得法尊者謂曰汝於諸法已得通量達磨者通大之義也因改今名祖恭稟教義服勤四十年迨尊者順世遂演化本國時有二師一名佛大先二名佛大勝多與祖同學佛陀跋陀小乘禪觀佛大先旣遇般若波羅尊者捨小趣大與祖並化時號爲二甘露門而大勝多更分徒爲六宗第一有相宗第二無相宗第三定慧宗第四戒行宗第五無得宗第六寂靜宗各封已解別展化源祖喟然嘆曰彼之一師已陷牛跡況復支離而分六宗我若不除永纏邪見言已微現神力至有相宗所問曰一切諸法何名實相彼衆有一尊長薩婆羅答曰於諸相中不互諸相是名實相祖曰一切諸相而不互者是名實相當何定耶彼曰於諸相中實無有定若定諸相何名爲實祖曰諸相不定便名實相汝今不定當何得之彼曰我言不定不說諸相當說諸相其義亦然祖曰汝言不定當爲實相定不定故卽非實相彼曰定旣不定卽非實相知我非故不定不變祖曰汝今不變何名實相已變已往其義亦然彼曰不變當在在不在故故變實相以定其義祖曰實相不變變卽非實於有無中何名實相薩婆羅心知聖師懸解潛達卽以手指虛空曰此是世間有相亦能空故當我此身得似此否祖曰若解實相卽見非相若了非相其色亦然當于色中不失色體于非相中不礙有故若能是解此名實相彼衆聞已心意朗然欽禮信受祖瞥然匿跡至無相宗所

問曰汝言無相當何證之彼衆中有波羅提答曰我明無相心不現故祖曰汝心不現當何明之彼曰我明無相心不取捨當於明時亦無當者祖曰於諸有無心不取捨又無當者諸明無故彼曰入佛三昧尙無所得何況無相而欲知之祖曰相既不知誰云有無尙無所得何名三昧彼曰我說不證證無所證非三昧故我說三昧祖曰非三昧者何當名之汝既不證非證何證波羅提聞祖辯析卽悟本心禮謝懺悔祖記曰汝當得果不久證之此國有魔非久降之言已至定慧宗所問曰汝學定慧爲一爲二彼衆中有婆蘭陀者答曰我此定慧非一非二祖曰既非一二何名定慧彼曰在定非定處慧非慧一既非一二亦不二祖曰當一不一當二不二既非定慧約何定慧彼曰不一不二定慧能知非定非慧亦復然矣祖曰慧非定故然何知哉不一不二誰定誰慧婆蘭陀聞之疑心氷釋至第四戒行宗所問曰何者名戒云何名行當此戒行爲一爲二彼衆中有一賢者答曰一二二一皆彼所生依敎無染此名戒行祖曰汝言依

教卽是有染一二俱破何言依敎此二違背不及於行內外非明何名爲戒彼曰我有內外彼已知竟既得通達便是戒行若說違背俱是俱非言及淸淨卽戒卽行祖曰俱是俱非何言淸淨既得通故何談內外賢者聞之卽自慚伏至無得宗所問曰汝云無得無得何得既無所得亦無得得彼衆中有寶靜者答曰我說無得非無得得當說得得無得是得祖曰得既不得得亦非得既云得得得何得彼曰見得非得非得是得若見不得名爲得得祖曰得既非得得無得既無所得當何得得寶靜聞之頓除疑網至寂靜宗所問曰何名寂靜於此法中誰靜誰寂彼衆中有尊者答曰此心不動是名爲寂於法無染名之爲靜祖曰本心不寂要假寂靜本來寂故何用寂靜彼曰諸法本空以空空故於彼空空故名寂靜祖曰空空已空諸法亦爾寂靜無相何靜何寂彼尊者聞師指誨豁然開悟既而六衆咸誓歸依由是化被南天聲馳五印經六十載度無量衆後値異見王輕毁三寶每云我之祖宗皆信佛道陷於邪見壽年不永

運祚亦促且我身是佛何更外求皆因多智之者妄搆其說遂於國內耆舊爲前王所奉者悉從廢黜祖知已歎彼德薄當何救之即念無相宗中二首領其一波羅提者與王有緣將證其果其二宗勝者非不博辯而無宿因時六徒衆亦各念言佛法有難師何自安祖遙知衆意即彈指應之六衆聞云此是我師達磨信響我等宜速行以副慈命即至祖所禮拜問訊祖曰一葉翳空孰能剪拂宗勝曰我雖淺薄敢憚其行祖曰汝雖辯慧道力未全宗勝自念縱彼福慧爲王我是沙門受佛教旨豈難敵也言訖潛去至王所廣說法要及世界苦樂人天善惡等事王與之往返徵詰無不詣理王曰汝今所解其法何在宗勝曰如王治化當合其道王所有道其道何在王曰我所有道將除邪法汝所有法將伏何人祖不起於座懸知宗勝義墮告波羅提曰宗勝不稟吾教潛化於王須臾理屈汝可速救波羅提恭稟祖旨雲生足下至太王前默然而住時王正問宗勝忽見波羅提乘雲而至愕然忘其問答曰乘空之者是正是邪提曰我非邪正而來正邪王心若正我無邪正王雖驚異而驕慢方熾即擯宗勝令出波羅提曰王既有道何擯沙門我雖無解願王致問王怒而問曰何者是佛提曰見性是佛王曰師見性否提曰我見佛性王曰性在何處提曰性在作用王曰是何作用我今不見提曰今現作用王自不見王曰於我有否提曰王若作用無有不是王若不用體亦難見王曰若當用時幾處出現提曰若出現時當有其八王曰其八出現當爲我說波羅提即說偈曰在胎爲身處世爲人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辯香在口談論在手執捉在足運奔偏現俱該沙界收攝在一微塵識者知是佛性不識喚作精魂王聞偈已心即開悟悔謝前非咨詢法要朝夕忘倦迄於九旬時宗勝既被斥逐退藏深山念曰我今百歲八十爲非二十年來方歸佛道性雖愚昧行絕瑕疵不能禦難生何如死即自投崖俄有神人以手捧承置於巖上安然無損宗勝曰我忝沙門當與正法爲主不能抑絕王非是以損身自責何神佑助一至於斯願垂一語於是神人乃說偈曰

師壽於百歲八十而造非爲近至尊故熏脩而入道雖具少智慧而多有彼我所見諸賢等未嘗生珍敬二十年功德其心未恬靜聰明輕慢故而獲至於此得王不敬者當感果如是自今不踈怠不久成奇智諸聖悉存心如來亦復爾宗勝聞偈欣然卽於巖上宴坐時王復問波羅提曰仁者智辯當師何人提曰我所出家卽婆羅寺烏沙婆三藏爲受業師其出世師者卽大王叔菩提達磨是也王聞祖名驚駭久之曰鄙薄忝嗣王位而趣邪背正忘我尊叔遽敕近臣特加迎請祖卽隨使而至爲王懺悔往非王聞規誡泣謝於祖又詔宗勝歸國大臣奏曰宗勝被譴投崖今已亡矣王告祖曰宗勝之死皆自於吾如何大慈令免斯罪祖曰宗勝今在巖間宴息但遣使召當卽至矣王卽遣使入山果見宗勝端居禪寂宗勝蒙召乃曰深愧王意貧道誓處巖泉且國王賢德如林達磨是王之叔六衆所師波羅提法中龍象願王崇仰二聖以福皇基使者復命未至祖謂王曰知取得宗勝否王曰未知祖曰一請未至再命必來良久使還果如祖語祖遂辭王曰當善脩德不久疾作吾且去矣經七日王乃得疾國醫診治有加無瘳貴戚近臣憶師前記急發使告祖曰王疾殆至彌留願叔慈悲遠來診救祖卽至慰問時宗勝再承王召卽別巖間波羅提亦來問疾謂祖曰當何施爲令王免苦祖卽令太子爲王宥罪施恩崇奉三寶復爲懺悔願罪消滅如是者三王疾有間師念震旦緣熟行化時至遂囑弟子不若密多羅住天竺傳法先辭祖塔次別同學後至王所慰而勉之曰當勤脩白業護持三寶吾去非晩一九卽還王聞師言涕淚交集曰此國何罪彼土何祥叔旣有緣非吾所止惟願不忘父母之國事畢早回王卽具大舟實以衆寶躬率臣寮送至海壖祖泛重溟凡三周寒暑達于南海實梁普通七年庚子歲九月二十一日也廣州刺史蕭昻具主禮迎接表聞武帝帝覽奏遣使齎詔迎請十月一日至金陵帝問曰朕卽位已來造寺寫經度僧不可勝紀有何功德祖曰並無功德帝曰何以無功德祖曰此但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隨形雖有非實帝曰如何

是眞功德祖曰淨智妙圓體自空寂如是功德不以世求帝又問如何是聖諦第一義祖曰廓然無聖帝曰對朕者誰祖曰不識帝不領悟　祖知機不契是月十九日潛回江北十一月二十三日屆洛陽寓止嵩山少林寺面壁而坐終日默然人莫之測謂之壁觀婆羅門有僧神光久居伊洛博覽羣籍善談玄理每嘆曰孔老之教禮術風規莊易之書未盡妙理近聞達磨大士住止少林至人不遙當造玄境遂詣祖參承祖常端坐面壁莫聞誨勵光自惟曰昔人求道敲骨取髓刺血濟饑布髮掩泥投崖飼虎古尚若此我又何人值大雪光夜侍立遲明積雪過膝立愈恭祖顧而憫之問曰汝久立雪中當求何事光悲泪曰惟願和尚慈悲開甘露門廣度羣品祖曰諸佛無上妙道曠劫精勤難行能行非忍而忍豈以小德小智輕心慢心欲冀眞乘徒勞勤苦光聞祖誨勵潛取利刀自斷左臂罪于祖前祖知是法器乃曰諸佛最初求道爲法忘形汝今斷臂吾前求亦可在祖遂因與易名曰慧可可曰諸佛法印可得聞乎祖曰諸佛法印匪從人得可曰我心未寧乞師與安祖曰將心來與汝安可良久曰覓心了不可得祖曰我與汝安心竟（面門壁立示全機逼塞乾坤若個知機被神光展三拜分明喪却兩莖眉覓心不可得兩眼大豁開與汝安心竟清風動地來）魏孝明帝正光年也」　越九年欲返天竺命門人曰時將至矣汝等盍言所得乎有道副對曰如我所見不執文字不離文字而爲道用祖曰汝得吾皮尼總持曰我今所解如慶喜見阿閦佛國一見更不再見祖曰汝得吾肉道育曰四大本空五陰非有而我見處無一法可得祖曰汝得吾骨最後慧可禮拜依位而立祖曰汝得我髓乃顧慧可而告之曰昔如來以正法眼付迦葉大士展轉囑累而至於我我今付汝汝當護持幷授汝袈裟以爲法信可曰請師指陳祖曰內傳法印以契證心外付袈裟以定宗旨後代澆薄疑慮競生云吾西天之人言汝此方之子憑何得法以何證之汝今受此衣法却後難生但出此衣幷吾法偈用以表明其化無礙至吾滅後二百年衣止不傳法周沙界明道者多行道者少說理者多通理者少潛符密證千萬有餘汝當闡揚勿

輕未悟一念回機便同本得聽吾偈曰吾本來玆土傳法救迷情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吾自到此凡五度中毒我嘗自出而試之置石石裂緣我本離南印來此東土見赤縣神州有大乘氣象遂踰海越漠爲法求人際會未諧如愚若訥今得汝傳授吾意已終（鐵枷欲卸力無從逼令見曹逐欵供拜立謾云真得髓洪波迎處有蟠龍）言已端居而逝葬熊耳山起塔于定林寺後三歲魏宋雲奉使西域回遇祖于葱領見手攜隻履翩翩獨逝雲問祖何往祖曰西天去雲歸具說其事及門人啓壙唯空棺存一革履舉朝爲之驚嘆奉詔取遺履于少林寺供養（航海而來暘翻窠曰面壁九年作家根究六宗坐斷兮五印聲馳全心揭露兮神光立就誰云隻履已西歸熊耳至今白如晝）

二祖慧可大師武牢人姬氏子父寂以無子禱祈既久一夕有異光炤室母遂懷姙故生而名之曰光少則超然博極載籍尤善談老莊後覽佛乘遂盡棄去依寶靜禪師出家徧學大小乘義年三十三返香山終日燕坐又八年于寂默中忽見一神人謂曰將欲受果汝其南矣翌日覺頭痛如刺欲治之忽聞空中曰此換骨也往見靜述其事靜視之見頂骨巉然如五峯秀出以有神異更名神光靜語祖曰汝相吉祥而神令汝南彼少林有達磨大士必汝師矣祖遂造少室逮得法至北齊天平二年有一居士年踰四十不言名氏聿來設禮而問祖曰弟子身纏風恙請和尙懺罪祖曰將罪來與汝懺士良久曰覓罪了不可得祖曰與汝懺罪竟宜依佛法僧住士曰今見和尙已知是僧未審何名佛法祖曰是心是佛是心是法法佛無二僧寶亦然士曰今日始知罪性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如其心然佛法無二也祖深器之即爲剃髮曰是吾寶也名僧璨其年三月十八於光福寺受具自玆疾漸愈執侍經二載祖遂囑累付以衣法偈曰本來緣有地因地種花生本來無有種花亦不曾生又曰汝受吾教宜處深山未可行化當有國難般若多羅懸記所謂心中雖吉外頭凶者是也吾亦有宿累今往酬之汝諦思聖記勿罹世難善去善行俟時傳付（滿身瘋恙滿身愁覓罪分明叵得由從此通身都改變正生瘋處正風流）祖乃往鄴都化導四衆歸依三十四載遂韜光混跡

變易儀相或入酒肆或過屠門或習街談或隨斯役或問之曰師是道人何故如是祖曰我自調心何關汝事（法法只因無咎咎心心多謂不異心／寒猿夜哭巫山月客路原來不可行）後至莞城縣匡救寺說法有辨和法師正于寺講涅槃經其徒多去之而從祖和憤嫉興謗于邑宰翟仲侃侃加祖以非法祖怡然委順識眞者謂之償債時年一百七矣隋文帝開皇十三年癸丑三月十六日也葬磁州滏陽縣東北七十里唐德宗諡大祖禪師（安心與覓罪畢／覓無別冒展轉遁相傳無風浪自起）

三祖僧璨大士以白衣謁二祖得度傳法後隱于舒之皖公山往來太湖縣司空山當後周毀法祖深自韜晦居無常處積十餘載人無能知者至隋開皇十二年有沙彌道信年始十四來禮祖曰願和尚慈悲乞與解脫法門祖曰誰縛汝曰無人縛祖曰何更求解脫乎信于言下大悟服勞九載後于吉州受戒侍奉尤謹祖屢試以玄微知其緣熟乃付衣法偈曰花種雖因地從地種花生若無人下種花地盡無生祖有信心銘近千言其略曰至道無難唯嫌揀擇但莫憎愛洞然明白毫厘有差天地懸隔欲得現前莫存順逆（寄跡空山形單影子／晚得童子皮下有血）

四祖道信大師者姓司馬氏世居河內後徙於蘄州廣濟縣生而超異幼慕空宗諸解脫門宛如宿習既嗣祖風攝心無寐脇不至席者六十年隋大業十三載領徒衆抵吉州值羣盜圍城七旬不解衆甚惶怖師教令念摩訶般若時賊衆望雉堞間若有神兵乃相謂曰城內必有異人不可攻矣稍稍引去一日往黃梅縣路逢一小兒骨相奇秀異乎嘗童祖問曰子何姓答曰姓卽有不是嘗姓祖曰是何姓答曰是佛姓祖曰汝無姓耶答曰性空故無祖默識其法器卽俾侍者至其母所乞令出家母以宿緣故殊無難色遂捨爲弟子以至付法傳衣偈曰華種有生性因地華生生大緣與性合當生生不生（宿習解脫門早佩／祖師印皇詔四徵）（不出山寇圍吉水民無災末後／黃梅一枝秀至今香花帀地開）

五祖弘忍大師者蘄州黃梅人也先爲破頭山中栽松道者嘗請于四祖曰法道可得聞乎祖曰汝已老脫有聞其能廣化耶倘若再來吾尚可遲汝乃去行

水邊見一女子浣衣揖曰寄宿得否女曰我有父兄可往求之曰諾我即敢行女首肯之即回策而去女周氏季子也歸輒孕父母大惡逐之女無所歸日傭紡里中夕止于衆館之下已而生一子以爲不祥因拋逐港中明日見泝流而上氣體鮮明大驚異遂舉之成童隨母乞食里人呼爲無姓兒逢一智者歎曰此子缺七種相不逮如來後遇信大師得法嗣化于破頭山（誰是前身孰後身分明有口也難伸無端累彼周家女疑殺世間多少人）咸亨中有居士姓盧名慧能自新州來參謁祖問曰汝自何來盧曰嶺南祖曰欲須何事盧曰惟求作佛祖曰嶺南人無佛性若爲得佛盧曰人即有南北佛性豈然祖令隨衆作務盧曰弟子自性常生智慧不離自性即是福田未審和尚教作何務祖曰者獦獠根性太利著槽廠去盧禮足而退便入碓坊服勞於杵臼晝夜不息經八月祖知付授時至告衆曰正法難解不可徒記吾言持爲已任汝等各自隨意述一偈若語意冥符則衣法皆付時會下七百餘僧上座神秀者學通內外衆所宗仰咸推稱曰若非尊秀疇敢當之神秀竊聆衆譽不復思惟乃于廊壁書一偈曰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莫使惹塵埃祖因經行忽見此偈知是神秀所述乃讚歎曰後代依此修行亦得勝果盧在碓坊忽聆誦偈乃問同學是何章句同學曰汝不知和尚求法嗣令各述心偈此則秀上座所述和尚深加歎賞必將付法傳衣也盧曰其偈云何同學爲誦盧良久曰美則美矣了則未了同學訶曰庸流何知勿發狂言盧曰子不信耶願以一偈和之同學不答相視而笑盧至夜密告一童子引至廊下盧自秉燭請別駕張日用于秀偈之側寫一偈曰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祖後見此偈曰此是誰作亦未見性衆聞祖語遂不之顧逮夜祖潛詣碓房問曰米白也未盧曰白也未有篩祖以杖三擊其碓盧即以三鼓入室祖告曰諸佛出世爲一大事故隨機大小而引導之遂有十地三乘頓漸等旨以爲教門然以無上微妙秘密圓明眞實正法眼藏付于上首大迦葉尊者展轉傳授二十八世至達磨届于此土得可大師承襲

至今以法寶及所傳袈裟用付于汝善自保護無令斷絕聽吾偈曰有情來下種因地果還生無情既無種無性亦無生盧跪受訖問法則既受衣付何人祖曰昔達磨初至人未之信故傳衣以明得法今信心巳熟衣乃爭端止于汝身不復傳也來時有約生處難稽黃梅果熟任風吹一卷金剛成露布

六祖慧能大師姓盧氏父行瑫母李氏感異夢覺而異香滿室因有娠六年乃生毫光騰空黎明有僧來語祖之父曰此子可名慧能父曰何謂也僧曰慧者以法惠濟衆生能者能作佛事語畢不知所之祖不飲母乳遇夜神人灌以甘露三歲父喪母嫠居家貧甚幼則樵採鬻薪以養母一日負薪過市中聞客讀金剛經至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有所感悟而問客曰此何法也曰此金剛經黃梅東山五祖忍和尙恒教人誦此經祖聞語勃然思出家求法乃乞于一客爲其母備歲儲遂辭母直抵韶州遇高行士劉志略結爲交友尼無盡藏者卽志略姑也嘗讀涅槃經師暫聽之卽爲解說其義尼遂執卷問字祖曰字卽不識義卽請問尼曰字尙不識曷能會義祖曰諸佛妙理非關文字尼驚異之告鄉里耆艾請居寶林寺寺廢巳久四衆營緝朝夕奔湊俄成寶坊祖曰我求大法止此何爲遂棄之抵黃梅參禮五祖三鼓入室五祖復徵其初悟應無所住而生其心語祖言下大徹遂啓五祖曰一切萬法不離自性何期自性本自清淨何期自性本不生滅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本不動搖何期自性能生萬法五祖知悟本性謂祖曰不識本心學法無益若識本心見自本性卽天人師佛遂傳衣法五祖送至九江驛邊令祖上船祖卽把櫓五祖曰合是吾度汝祖曰迷時師度悟時自度度名雖一用處不同能蒙師傳法今巳得悟只合自性自度五祖曰如是如是佛法繇汝大行「六祖當年不丈夫倩人書壁自塗糊分明有偈言無物却受他家一鉢盂祖禮辭南行者兩月至大庾嶺僧惠明本將軍同數百人來欲奪衣鉢祖擲衣鉢于石曰此衣表信可力爭耶明舉衣鉢不能動乃曰我爲法來不爲衣來祖曰汝既爲法來可屏息諸緣勿生一念吾爲汝說明良久祖曰不思善不思

惡正與麼時那箇是明上座本來面目惠明言下大悟復問曰上來密語密意外還更有密意旨否祖曰與汝說者卽非密也汝若返炤密在汝邊明曰惠明雖在黃梅實未省自己面目今蒙指示如人飮水冷煖自知後隱于懷集四會之間混獵人隊中十有六載」 儀鳳元年正月八日忽念說法時至遂出至廣州法性寺值印宗法師講涅槃經寓止廊廡間暮夜風颺刹幡聞二僧對論一曰幡動一曰風動往復不已祖曰不是風動不是幡動仁者心動一衆竦然」（非是幡兮非是風衲僧于此作流通渡河用筏尋常事南山燒炭北山紅） 正月十五日印宗會諸名德爲祖剃髮二月八日就法性寺智光律師受滿分戒其戒壇卽宋求那跋陀三藏之所置也三藏記云後當有肉身菩薩在此壇受戒又梁末眞諦三藏于壇之側手植二菩提樹謂衆曰却後一百二十年有大開士于此樹下演無上乘度無量衆祖受戒已於此樹下開東山法門宛如宿契」 中宗元年遣內侍薛簡馳詔迎請祖上表辭疾願終林麓簡曰京城禪德皆云欲得會道必須坐禪習定未審師

說何如祖曰道由心悟豈在坐也經云若見如來若坐若臥是行邪道何故無所從來亦無所去若無生滅是如來淸淨禪諸法空寂是如來淸淨坐究竟無証而況坐耶簡問心要祖曰道無明暗明暗是代謝之義明暗無盡亦是有盡相待立名經云法無有比無相待故簡曰明喩智慧暗況煩惱祖曰煩惱卽是菩提無二無別若以智慧炤煩惱者此是二乘小見大智上根悉不如是簡問大乘祖曰明與無明其性無二無二之性卽是實性實性者處凡愚而不減在賢聖而不增住煩惱而不亂居禪定而不寂不斷不常不來不去不在中間及其內外不生不滅性相如如常住不遷名之曰道簡曰師說不生不滅何異外道祖曰外道所說不生不滅者將滅止生以生顯滅我說不生滅者本自無生今亦無滅汝若欲知心要但一切善惡多莫思量自然得入淸淨心體湛然常寂妙用恒沙簡蒙敎豁然大悟」 祖至曹溪寶林覩堂宇湫隘謂里人陳亞仙曰老僧欲乞檀那一坐具地亞仙唯然祖展坐具彌布曹溪四境」（坐具恁麼寬四境恁麼縮）

◆一相等八字塵作墨書

是神通非神通。 祖一日謂衆曰汝等諸人自心是佛更莫狐疑外無一物而能建立皆是本心生萬種法若欲成就種種智須達（一相三昧一行三昧）若于一切處而不住相彼相中不生憎愛亦無取舍不念利益成敗等事安閑恬靜虛融澹泊此名一相三昧若于一切處行住坐臥純一直心不動道場直成淨土名一行三昧若人具二三昧如地有種能含藏長養」

神秀禪師姓李汴州尉氏人少遍覽經史隋末出家師事弘忍忍謂秀曰吾度多人矣至于懸解圓照無先汝者弘忍以咸亨五年卒神秀乃往荊州居于當陽山則天聞其名追赴都肩輿上殿親加跪禮敕當陽山置度一寺以旌其德時王公以下士庶謁見望塵拜伏中宗即位尤加敬異秀與慧能同學弘忍卒後能往韶州廣果寺天下各傳其道謂神秀爲北宗慧能爲南宗」

桃花雪白李花紅日出西方夜落東

南嶽懷讓禪師禮祖祖曰何處來曰嵩山祖曰甚麼物恁麼來曰說似一物即不中祖曰還假修證否曰修證即不無汚染即不得祖曰只此不汚染諸佛之所護念汝既如是吾亦如是西天般若多羅讖汝足下出一馬駒踏殺天下人應在汝躬」

青原行思禪師參祖問曰當何所務即不落階級祖曰汝曾作甚麼來曰聖諦亦不爲祖曰落何階級曰聖諦尚不爲何階級之有祖深器之時得法者三十人嶽原獨首曹溪」

永嘉玄覺禪師少習經論精天台止觀法門閱維摩經發明心地後遇左谿朗禪師激勵與陽策禪師同詣曹溪初到振錫繞三帀卓然而立祖曰夫沙門者具三千威儀八萬細行大德自何方來生大我慢曰生死事大無常迅速祖曰何不體取無生了無速乎曰體即無生了本無速祖曰如是如是於時大衆無不愕然覺方具威儀參禮須臾告辭祖曰返太速乎少留一宿時謂一宿覺」

僧智通看楞伽經約千餘徧不會三身四智禮祖求解祖曰三身者淸淨法身汝之性也圓滿報身汝之智也千百億身汝之行也若離本性別說三身即名有身無智若悟三身無有自性即名四智菩提聽吾偈曰自性具三身發明成四智不離見聞緣超然登佛地吾今爲汝說諦信永無迷莫學馳求者終日

說菩提通曰。四智之義可得聞乎。祖曰。既會三身。便明四智。何更問耶。若離三身別談四智。此名有智無身。即此有智。還成無智。復說偈曰。大圓鏡智性清淨。平等性智心無病。妙觀察智見非功。成所作智同圓鏡。五八六七果因轉。但用名言無實性。若於轉處不留情。繁興永處那伽定」(轉前五識。爲成所作智。轉第六識。爲妙觀察智。轉第七識。爲平等性智。轉第八識。爲大圓鏡智。六七因中轉。五八果上轉。名轉。體不轉) 僧問黃梅意旨甚麼人得。祖曰。會佛法人得。曰。和尙還得否。祖曰。我不會佛法」 七月八日。謂門人曰。吾欲歸新州。汝等速理舟楫。大衆哀留甚堅。祖曰。諸佛出現。猶示涅槃。有來必去。理亦當然。吾此形骸。歸必有所。衆曰。師從此去。早晩可回。祖曰。落葉歸根。來時無口。(賣柴字不識。金剛得透入。三更進室學宗綱。心動折却風鈴讓。從茲甘露遍寰中。鳥近金山無異色。且道來時無口。爲門人答話耶。說道理耶。嘻。非但來時無口。去時亦無鼻孔)

金粟百癡禪師評

黃面瞿曇敗闕不少。二三四七。狼籍轉多。居士傍觀者。講到底。翻成露布。可惜金粟臂長袖短。無力與他剗除。雖然如是。虛空包不盡。大地載不起。何必于斯來下嘴。所謂英靈自有英靈眼。得英靈處見英靈

◆揷入上下兩卷尾題

祖庭嫡傳指南卷上

祖庭嫡傳指南卷下

武原居士　徐昌治覲周父　編述

第一世南嶽懷讓禪師。六祖嗣。金州杜氏子。唐儀鳳二年四月八日降生。有白氣上屬天。太史奏之高宗。宗問是何祥乎。對曰。國之法器。不染世榮。宗傳敕金州太守韓偕親往存慰。年十歲。惟樂佛書。有玄靜三藏。告師父母曰。此子若出家。必獲上乘。廣度衆生。至垂拱三年。年十五。依荊州玉泉寺弘景律師出家。通天二年受戒。習毗尼藏。一日歎曰。夫出家者。當爲無爲法。天上人間。無有勝者。遇同學坦然。相與謁嵩山安公。安令詣曹溪見六祖。得法侍祖。復十五年。先天二年。往衡嶽。居般若寺。開元中。有沙門道一。在衡嶽常習坐禪。師知是法器。往問曰。大德坐禪圖甚麼。一曰。圖作佛。師乃取一磚。於彼菴前石上磨。一曰。磨作

甚麼師曰磨作鏡一日磨磚豈得成鏡耶師曰磨磚既不成鏡坐禪豈得作佛曰如何即是師曰如牛駕車車若不行打牛即是打車即是一無對師又曰汝學坐禪為學坐佛若學坐禪禪非坐臥若學坐佛佛非定相於無住法不應取捨汝若坐佛即是殺佛若執坐相非達其理一聞示誨如飲醍醐禮拜問曰如何用心即合無相三昧師曰汝學心地法門如下種子我說法要譬彼天澤汝緣合故當見其道又問道非色相云何能見師曰心地法眼能見乎道無相三昧亦復然矣一曰有成壞否師曰若以成壞聚散而見道者非見道也聽吾偈曰心地含諸種遇澤悉皆萌三昧華無相何壞復何成一蒙開悟心意超然侍奉九秋日益玄奧遂得法」（既是無相三昧喚甚麼作車喚甚作牛摠是金鞭影裏橫馳驟踢碎車輪踏殺牛） 僧問如鏡鑄像像成後未審光向甚麼處去師曰如大德為童子時相貌何在曰祇如像成後為甚麼不鑑照師曰雖然不鑑照謾他一點不得後馬大師闡化于江西師問衆曰道一為衆說法否衆曰已為衆說法師曰總未見人持箇消息來衆無對因遣一僧去囑曰待伊上堂時但問作麼生伊道底言語記將來僧去一如師旨回謂師曰馬祖云自從胡亂後三十年不曾少鹽醬師然之入室弟子六人師各印可得正脉者馬祖一人而已師于天寶三年八月十一日圓寂塔于衡嶽諡大慧

第二世江西道一禪師南嶽嗣漢州什邡縣人姓馬氏稱馬大師容貌奇異牛行虎視引舌過鼻足下有二輪文幼歲于本邑羅漢寺出家受具于渝州圓律師開元中習定于衡州讓和尚發明大事受法始自建陽佛跡嶺遷臨川次南康龔公山大曆中隸名鍾陵開元寺四方學者雲集」 鄧隱峯辭師至石頭去師曰石頭路滑峯曰竿木隨身逢場作戲去見石頭即繞禪牀一匝振錫一聲問是何宗旨石頭曰蒼天蒼天峯無語却回」 師一日謂衆曰汝等諸人各信自心是佛此心即是佛心達磨大師從南天竺國來至中華傳上乘一心之法令汝等開悟又引楞伽經文以印衆生心地恐汝顛倒不自信此一心之法各各自有之故楞伽經以佛語心為宗無門為法門夫

求法者應無所求心外無別佛佛外無別心不取善不捨惡淨穢兩邊俱不依怙故三界惟心森羅萬象一法之所印凡所見色皆是見心心不自心因色故有汝但隨言說卽事卽理都無所礙菩提道果亦復如是於心所生卽名爲色知色空故生卽不生若了此色乃可隨時著衣喫飯長養聖胎任運過時更有何事汝受吾教聽吾偈言心地隨時說菩提亦祇寧事理俱無礙當生卽不生」 即心即佛頭上安頭非心非佛無繩自縛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泥裏洗土塊就師答僧問三種語看來末後且欵體會大道何等覿面相呈 一夕西堂百丈南泉隨侍翫月次師問正甚麼時如何堂曰正好供養丈曰正好修行泉拂袖便行師曰經入藏禪歸海惟有普願獨超物外」 兩三嘲弄風月馬師亂割塗汚要與明月淸風增光須具眼勘破 師問百丈汝以何法示人丈竪起拂子師曰祇這箇爲當別有丈拋下拂子」 有水皆含月無山不帶雲 僧問離四句絕百非請師直指西來意師曰我今日勞倦不能爲汝說問取智藏去僧問西堂堂云何不問和尚僧云和尚教來問堂云我今日頭痛不能爲汝說問取海兄去僧又問百丈丈云我者裏却不會僧却回舉似師曰藏頭白海頭黑」 這僧問頭太險幾令馬師父子出身無路還喜彌縫前著著中箭〇三箇不答總是拍盲地將古人髑髏上昧着毒藥在裏許所以馬祖道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卽向汝道與此公案一般若會得藏頭白海頭黑更會西江水話這僧將一擔懵懂換得箇不安樂更勞他三尊宿入泥入水畢竟這僧不瞥地雖然恁麼這三個宗師却被擔板漢勘破如今只管向語言上作活計云白是明頭合黑是暗頭合只管鑽研計較殊不知古人一句截斷色根須是正脉裏自看始得穩當所以道末後一句始到牢關把斷要津不通凡聖 師于貞元四年正月中登建昌石門山于林中經行見洞壑平坦謂侍者曰吾之朽質當于來月歸茲地矣及歸遂示疾院主問和尚近日尊體如何師曰日面佛月面佛」 日面月面晝夜常現孰信盲人却自能現正是爍破臉皮渾是骨一箭淸光射入屋 龐居士問不昧本來人請師高著眼師直下覷士曰一等沒弦琴惟師彈得妙師直上覷士禮拜師歸方丈士隨後曰適來弄巧成拙」 且道是賓家弄巧成拙主家弄巧成拙上覷下覷怎顯本來人居士禮拜囫圇吞箇棗 入室弟子一百三十九人坐道場者八十四員龐蘊居士在內元和中諡大寂禪師塔曰大莊嚴 應識而出一磚打醒縱橫蹴踏機用最神

第三世洪州百丈山懷海禪師馬祖嗣福州長樂王氏子兒時隨母入寺拜佛指佛像問母曰此爲誰母

曰佛也師曰形容與人無異我後亦當作佛丱歲離塵三學該練參馬大師為侍者檀越每送齋飯來師纔揭開盤蓋馬大師便拈起一片胡餅示衆云是甚麼每每如此經三年一日侍馬祖行次見一羣野鴨飛過祖曰是甚麼師曰野鴨子祖曰甚處去也師曰飛過去也祖遂把師鼻扭負痛失聲祖曰又道飛過去也師于言下有省却歸侍者寮哀哀大哭同事問曰汝憶父母耶師曰無曰被人罵耶師曰無曰哭作甚麼師曰我鼻孔被大師扭得痛不徹同事曰有甚因緣不契師曰汝問取和尚去同事問大師曰海侍者有何因緣不契在寮中哭告和尚為某甲說大師曰是伊會也汝自問取他同事歸寮曰和尚道汝會也教我自問汝師乃呵呵大笑同事曰適來哭如今為甚却笑師曰適來哭如今笑同事罔然「野鴨子知何許馬祖見來相共語話盡雲山水月情依然不會還飛去」次日馬祖陞座衆纔集師出卷却席祖便下座師隨至方丈祖曰我適來未曾說話汝為甚便卷却席師曰昨日被和尚扭得鼻頭痛祖曰汝昨日向甚處留心師曰鼻頭今日又不

痛也祖曰汝深明昨日事師作禮而退「馬師陞堂百丈捲席分明一貫兩箇五百」師再參侍立次祖目視繩牀角拂子師曰即此用離此用祖曰汝向後開兩片皮將何為人師取拂子豎起祖曰即此用離此用師掛拂子于舊處祖震威一喝師直得三日耳聾「一聲塗毒聞皆喪徧地髑髏無處藏三寸舌伸安國劍千秋凜凜白如霜○客情步步隨人轉有大威光不能現突然一喝雙耳聾那吒眼開黃檗面○從前汗馬無人識祗要重論蓋代功」未幾住大雄山以所處岩巒峻極故號百丈四方學者嚮至一日謂衆曰佛法不是小事老僧昔被馬大師一喝直得三日耳聾黃檗聞舉不覺吐舌師曰子已後莫承嗣馬祖去麼檗曰不然今日因和尚舉得見馬祖大機之用然且不識馬祖若嗣馬祖已後喪我兒孫師曰如是如是見與師齊減師半德見過于師方堪傳授子甚有超師之見檗便禮拜「黃檗因百丈舉馬祖一喝明機終嗣百丈而不嗣馬祖以親承面稟故也真萬古師承之法可見耳聾不在一喝處吐舌不在耳聾處○馬祖捉生龜做鼈百丈牽死牛穿鼻昨日今朝箇裏事智如鷲子不能知○如今人誤認見過於師每以涉略自矜指天畫地呵父罵祖笑殺傍觀」住後馬師送三甕醬至師集衆上堂開了拈拄杖指甕曰道得即不打破道不得即打衆無語師打破歸方丈

師每上堂。有一老人隨衆聽法。一日衆退。惟老人不去。師問汝是何人。老人曰某非人也。于過去迦葉佛時。曾住此山。因學人問大修行人還落因果也無。某對云不落因果。遂五百生墮野狐身。今請和尚代一轉語。貴脫野狐身。師曰汝問。老人曰大修行人還落因果也無。師曰不昧因果。老人于言下大悟。作禮曰某已脫野狐身。住在山後。敢乞依亡僧津送。師令維那白椎告衆。食後送亡僧。大衆聚議。一衆皆安。涅槃堂又無病人。何故如此。食後師領衆至山後岩下。以杖挑出一死野狐。乃依法火葬」（不落與不昧。半明兼半晦。不昧與不落。兩頭空索索。座中既有江南客。休向樽前唱鷓鴣。○一僧云。不昧因果。也未脫得野狐身。一僧云。不落因果。又何曾墮野狐來。雪峯聞之。聳然因爲偈曰。不落不昧。僧俗本無忌諱。丈夫氣宇如王。爭受囊藏被蓋。一條榔標任縱橫。金毛跳入野狐隊）師至晚上堂。舉前因緣。黃檗便問古人錯祗對一轉語。墮五百生野狐身。轉轉不錯。合作箇甚麼。師曰近前來。向汝道。檗近前打師一掌。師笑曰將謂胡鬚赤。更有赤鬚胡」（此得意忘言。手舞足蹈機括。今人便認作打會）

師有時說法竟。大衆下堂。乃召之。大衆回首。師曰是甚麼」 潙山五峯雲巖侍立次。師問潙山。屛却咽喉唇吻。作麼生道。山曰却請和尚道。師曰不辭向汝道。恐已後喪我兒孫」 上堂云。靈光獨耀。逈脫根塵。體露眞常。不拘文字。心性無染。本自圓成。但離妄緣。卽如如佛」（人人本具。個個圓成。會也。草披春色。不會。月瀉秋濤。弗用求眞。息見邪許。帶月忘形）

僧問如何得自繇分。師曰如今卽得。或對五欲八風。情無取捨。慳嫉貪愛。我所情盡。垢淨俱忘。如日月在空。不緣而炤。心心如木石。念念如救頭然。亦如香象渡河。截流而過。更無疑滯。此人天堂地獄所不能攝也。夫讀經看教。語言皆須宛轉歸就自已。但是一切言祗明如今鑒覺自性。但不被一切有無諸境轉。是汝導師。能炤破一切有無諸境。是金剛慧。卽有自由獨立分」（夜半忽然忘月指。虛空迸出日頭紅）

師凡作務。執勞必先于衆。主者不忍。密收作具而請息之。師曰吾無德。爭合勞于人。旣徧求作具不獲。則亦不食。故有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之語。流播諸方。唐元和九年正月十七歸寂。謚大智。塔曰大寶勝輪。嗣法一十五人（豎去橫來無別事。巍巍獨坐大雄山。等閑撥轉野狐調。引出鬚髭入漢關）

第四世洪州黃檗希運禪師。百丈嗣。閩人也。幼於本

州黃檗山出家額間隆起如珠音辭朗潤志意沖澹」至洛京行乞吟添鉢聲有一嫗出棘扉間曰太無厭生師曰汝猶未施責我無厭何耶嫗笑而掩扉師異之進而與語多所發藥師須臾辭出嫗告之曰可往南昌見馬大師至南昌馬大師已示寂遂往石門謁塔時百丈禪師廬于塔傍乃往參丈丈問巍巍堂堂從何方來師曰巍巍堂堂從嶺南來丈曰巍巍堂堂當爲何事師曰巍巍堂堂不爲別事便禮拜問曰從上宗乘如何指示丈良久師曰不可教後人斷絕去也丈曰將謂汝是個人乃起入方丈師隨後入曰某甲特來丈曰若爾則他後不得辜負吾丈一日舉再參馬祖被喝話師遂領旨拾得紅爐一點雪却是黃河六月冰」丈一日問師甚麼處去來曰大雄山下采菌子來丈曰還見大蟲麼師便作虎聲丈拈斧作斫勢師即打丈一摑丈吟吟而笑便歸上堂曰大雄山下有一大蟲汝等諸人也須好看百丈老漢今日親遭一口」一日上堂大衆雲集乃曰汝等諸人欲何所求以拄杖趂之大衆不散師却復坐曰汝等諸人盡是噇酒糟漢恁麼行脚取笑于人但見八百一千人處便去不可圖他熱鬧也老漢行脚時或遇草根下有一箇漢便從頂門上一錐看他若知痛癢可以布袋盛米供養他可中總似汝如此容易何處更有今日事也汝等既稱行脚亦須著些精神好還知道大唐國裏無禪師麼時有僧問諸方尊宿盡聚衆開化爲甚麼却道無禪師師曰不道無禪祇是無師」身上着衣方免寒口邊說食終不飽大唐國裏老婆禪今日爲君註破了○黃檗山中明示衆大唐國裏暗藏身袈裟一角猶拖地誰是叢林有眼人○無師充塞大唐國噇酒糟漢會不得竹寺朋過春已深落花亂點莓苔色 師辭南泉泉門送提起師笠曰長老身材沒量大笠子太小生師曰雖然如此大千世界總在裏許泉曰王老師嚮師戴笠便行嗣法六人

第五世鎭州臨濟義玄禪師黃檗嗣曹州南華邢氏子幼負出塵之志及落髮受具便慕禪宗初在黃檗會中行業純一時睦州爲第一座乃問上座在此多少時師曰三年州曰曾參問否師曰不曾參問不知問箇甚麼州曰何不問堂頭和尚如何是佛法的的大意師便去問聲未絕檗便打師下來州曰問話作

麼生。師曰。某甲問聲未絕。和尚便打。某甲不會。州曰。便更去問。師又問。蘗又打。如是三度問。三度被打。師白州曰。早承激勸問法。累蒙和尚賜棒。自恨障緣不領深旨。今且辭去。州曰。汝若去。須辭和尚了去。師禮拜退。州先到黃蘗處曰。問話上座。雖是後生。却甚奇特。若來辭。方便接伊。已後為一株大樹。蔭覆天下人去在。師來日辭黃蘗。蘗曰。不須他去。只往高安灘頭參大愚。必為汝說。師到大愚。愚曰。甚處來。師曰。黃蘗來。愚曰。黃蘗有何言句。師曰。某甲三度問佛法的的大意。三度被打。不知某甲有過無過。愚曰。黃蘗與麼老婆心切。為汝得徹困。更來這裏問有過無過。師于言下大悟。乃曰。元來黃蘗佛法無多子。愚搊住曰。者尿牀鬼子。適來道有過無過。如今却道黃蘗佛法無多子。你見箇甚麼道理。速道速道。師於大愚肋下築三拳。愚拓開曰。汝師黃蘗。非干我事。師辭大愚。却回黃蘗。蘗見便問。者漢來來去去。有甚了期。師曰。只為老婆心切。便人事了。侍立。蘗問。甚處去來。師曰。昨蒙和尚慈旨。令參大愚去來。蘗曰。大愚有何言句。師舉

前話。蘗曰。大愚老漢饒舌。待來痛與一頓。師曰。說甚待來。即今便打。隨後便掌。蘗曰。者風顛漢來者裏捋虎鬚。師便喝。蘗喚侍者曰。引者風顛漢參堂去。（連打三番不展胼。更饒一搬。始昂頭。築拳鼓掌。威獰甚。虎尾虎頭通併收○今之開堂者。見別堂僧來。招攬惟恐不及。正于闇熱攘奪時。冷眼看大愚行徑。真千古宗師）　師後住鎮州臨濟。學侶雲集。一日謂普化克符二上座曰。我欲于此建立黃蘗宗旨。汝且成褫我。二人珍重下去。三日後。普化却上來問。和尚三日前說甚麼。師便打。三日後。克符上來問。和尚前日打普化作甚麼。師亦打。（祖令全提。繼後宗示徒端不在從容。棒頭擊起隈岩虎。霹靂轟騰臥海龍）　至晚小參曰。有時奪人不奪境。有時奪境不奪人。有時人境俱奪。有時人境俱不奪。克符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煦日發生鋪地錦。嬰兒垂髮白如絲。符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王令已行天下遍。將軍塞外絕烟塵。符曰。如何是人境俱奪。師曰。幷汾絕信。獨處一方。符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曰。王登寶殿。野老謳歌。符于言下領旨。（奪人不奪境。三竿曉日千門靜。奪境不奪人。玉鞭金鐙賞殘春。人境兩俱奪。漠漠長蛇圍偃月。人境俱不奪。上下四維春似潑）　僧問。如何是真佛真法真道。乞師開示。師曰。

佛者心淸淨是法者心光明是道者處處無礙淨光是三卽一皆是空名而無實有如眞正作道人念念心不間斷自達磨大師從西土來祇是覓箇不受人惑的人後遇二祖一言便了始知從前虛用工夫山僧今日見處與佛祖不別若第一句中薦得堪與祖佛爲師若第二句中薦得堪與人天爲師若第三句中薦得自救不了僧便問如何是第一句師曰三要印開朱點窄未容擬議主賓分曰如何是第二句師曰妙解豈容無著問漚和爭負截流機曰如何是第三句師曰但看棚頭弄傀儡抽牽全藉裏頭人」棒喝交馳攙不親卽非親處䟽爲眞寧同生也莫同死直下休歇錯認人　乃曰大凡演唱宗乘一句中須具三玄門一玄中須具三要有權有實有照有用汝等諸人作麼生會下座」第一玄古井茫茫把雪塡第二玄未曾開口在言前第三玄胡孫心肝樹上懸第一要了無奇特幷玄妙第二要門外讀書人來報第三要瞧瞋眼裏山河挽　師應機多用喝會下參徒亦學師喝師曰汝輩總學我喝我今問汝有一人從東堂出一人從西堂出兩人齊喝一聲者裏分得賓主麼汝且作麼生分若分不得已後不得學老僧喝」一喝如金剛寶劍劈面揮時難辨閃一喝如踞地獅子古塚野狐逢卽死一喝如探竿影草玉門關透長安道一喝不作一喝用十月黃河連底凍　據令聲前我獨雄橫驅萬里疾雷風始知　無限賞心處鎮國傳家在此中　上堂次兩堂首座相見同時下喝僧問師還有賓主也無師曰賓主歷然師召衆曰要會臨濟賓主句問取堂中二首座」一條拄杖兩人扶試問諸人會也無滿目堂堂通是漢幾個男兒是丈夫　示衆參學之人大須子細如賓主相見便有言論往來或應物現形或全體作用或把機權喜怒或現半身或乘獅子或乘象王如有眞正學人便喝先拈出一箇膠盆子善知識不辨是境便上他境上作模作樣便被學人又喝前人不肯放下此是膏肓之病不堪醫治喚作賓看主或是善知識不拈出物祇隨學人問處卽奪學人被奪抵死不肯放此是主看賓或有學人應一箇淸淨境出善知識前知識辨得是境把得抛向坑裏學人言大好善知識知識卽云咄哉不識好惡學人便禮拜此喚作主看主或有學人披枷帶鎖出善知識前知識更與安一重枷鎖學人歡喜彼此不辨喚作賓看賓大德山僧所學皆是辨魔揀異知其邪正」賓中賓魚目將爲無價珍賓中主到家猶自喃喃語主中賓唱歌還是帝鄉人主中

◎元來等九字疑錯處審

主大用現前沒規矩夫分賓主如並存照用如別立君臣如縱故曰一句分賓主照用一時行要會箇中意日午打三更又曰賓主穆時全是妄君臣合處正中邪還鄉曲調如何唱明月堂前枯樹花○三玄三要事難分得意忘言道最親一句明明該萬象重陽九日菊花新咦識三玄三要句請看金色笑拈花窺鞭見馬今何處高樹扶疎挂晚霞

師見黃檗看經曰我將謂是箇人[元來是唵黑豆老和尙]

示衆我有時先炤後用有時先用後炤有時炤用同時有時炤用不同時先炤後用有人在先用後炤有法在炤用同時驅耕夫之牛奪饑人之食敲骨取髓痛下針錐炤用不同時有問有答立賓立主合水和泥應機接物若是過量人向未擧已前撩起便行猶較些子」若先用後照則開却一切人眼若先炤後用則瞎一切人眼若炤用同時則半瞎半開若炤用不同時則全開全瞎此四則語有一則有賓無主有一則有主無賓有一則賓主俱無有一則全具賓主在人緇素間

濟在黃檗栽松次以钁頭槊地三下檗云吾宗到汝大興」钁頭露鋒鋩氣宇孰敢當知子莫若父宗風亘古自堂皇

上堂赤肉團上有一無位眞人常從汝等面門出入未證據者看看時有僧出問如何是無位眞人師下禪牀把住云道道其僧擬議師托開云無位眞人是甚麼乾矢橛便歸方丈」

師問院主甚麼處去來曰州中糶黃米來師曰糶得盡麼曰糶得盡師以拄杖劃一劃曰還糶得這箇麼主便喝師便打典座至師擧前話座曰院主不會和尙意師曰你又作麼生座禮拜師亦打」當機拶破乾坤骨撒鐵漫天瑩絕瑕

趙州遊方到院在後架洗脚次師便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州曰却遇山僧洗脚師近前作聽勢州曰會卽便會啗啄甚麼師便歸方丈州曰三十年行脚今日錯爲人下註脚」

咸通八年丁亥四月十日將示滅說傳法偈曰沿流不止問如何眞炤無邊說似他離相離名人不稟吹毛用了急須磨」三玄三要四料揀四賓主洞山五位雲門三句百千法門無量妙義盡是頭上安頭今日爲你抽釘拔楔做箇洒洒落落地丈夫兒何故喫他殘羹餿飯隨他脚轉

復謂衆曰吾滅後不得滅却吾正法眼藏三聖出曰爭敢滅却和尙正法眼藏師曰已後有人問你向他道甚麼聖便喝師曰誰知吾正法眼藏向者瞎驢邊滅却言訖端坐而逝塔全身于府西北隅諡慧炤

嗣法二十二人」臨濟悟道全得黃檗力若非大愚廓然太公未免反成辜負迨三拳明消息一掌絕羅籠如太阿出匣不可犯鋒宜臨濟一宗高天下源遠而流長也 塔曰澄靈」

第六世興化存奬禪師臨濟嗣初在臨濟爲侍者後在三聖會中爲首座常曰我向南方行脚一遭拄杖

頭不曾撥著一箇會佛法底人三聖聞得問曰你具箇甚麼眼便恁麼道師便喝聖曰須是你始得後大覺聞舉遂曰作麼生得風吹到大覺門裏來師後到大覺爲院主一日覺喚院主我聞你道向南方行脚一遭拄杖頭不曾撥著一箇會佛法底人你憑箇甚麼道理與麼道師便喝覺便打師又喝覺又打師來日從法堂過覺召院主我直下疑你昨日者兩喝師又喝覺又打師再喝覺亦打師曰某甲於三聖師兄處學得箇賓主句總被師兄折倒了也願與某甲箇安樂法門覺曰者瞎漢來者裏納敗缺脫下衲衣痛打一頓師于言下薦得臨濟先師于黃檗處喫棒底道理（烈焰堆中撈得月須彌頂上浪滔天）師後開堂曰拈香曰此一炷香本爲三聖師兄三聖于我太孤本爲大覺師兄大覺于我太賒不如供養臨濟先師（興化眼空四海不因大覺痛鎚爭見臨濟喫棒道理且如何是臨濟喫棒底道理良久云再犯不容）師見同參來纔上法堂師便喝僧亦喝師又喝僧亦喝師近前拈棒僧又喝師曰你看者瞎驢漢猶作主在僧擬議師直打下法堂侍者請問適來那僧有甚觸忤和尚師曰他適來也有權也有實也有照也有用及乎我將手向伊面前橫兩橫到者裏却去不得似者般瞎漢不打更待何時者禮拜（甚處是興化將手向伊面前畫兩畫處亦甚處見權實照用未免鬼窟裏作活計）示衆曰若是作家戰將便請單刀直入更莫如何若何有旻德禪師出禮拜起便喝師亦喝德又喝師亦喝德禮拜歸衆師曰適來若是別人三十棒一棒也較不得何故爲他旻德會一喝不作一喝用（虎驟龍驤作者機電光石火較猶危當陽喝下全身現後代兒孫取次吹）師謂克賓法戰不勝罰錢五貫　師有時喚僧僧應諾師曰點卽不到又喚一僧僧應諾師曰到卽不點僧問四方八面來時如何師曰打中間底僧便禮拜　定上座初參臨濟問如何是佛法大意濟下牀擒住一掌座佇思傍僧曰定上座何不禮拜座忽然大悟後南遊路逢巖頭雪峯欽山三人巖問上座甚處來座曰臨濟來巖曰三人特禮拜和尚座曰和尚已順世巖曰某甲福薄不遇不知在日有何言句座舉濟上堂曰赤肉團上有一無位眞人常在面門出入未證據者看看時有僧問如何是無位眞人濟下禪牀擒住

英靈契

曰道道僧擬議濟拓開曰無位眞人是甚麼乾矢橛
巖頭不覺吐舌雪峯曰臨濟大似白拈賊欽山曰何
不道赤肉團上非無位眞人座便擒住曰無位眞人
與非無位眞人相去多少速道速道欽山被擒語塞
巖雪曰這新戒不識好惡觸忤上座望慈座止嗣法
二人 唐莊宗賜紫衣師號師皆不受乃賜馬師乘馬忽驚師墮傷足師喚院主做個木枴子主做了將來師接遶院行至法堂令維那聲鐘集衆師曰還識老僧麼衆無對師擲下枴子端坐而逝謚廣濟禪師
第七世南院慧顒禪師興化嗣僧問從上諸聖向甚
麼處去師曰不上天堂則入地獄曰和尚又作麼生
師曰還知竇應老漢落處麼僧擬議師打一拂子曰
你還知喫拂子底麼曰不會師曰正令却是你行又
打一拂子」 上堂諸方衹具啐啄同時眼不具啐啄
同時用僧便問如何是啐啄同時用師曰作家不啐
啄啐啄同時失曰此猶未是某甲問處師曰汝問處
作麼生僧曰失師便打其僧不肯後于雲門會下聞
二僧舉此話一僧曰當時南院棒折那其僧忽獎悟
遂奔回省覲」 作麼生是啐啄同時眼若得眼明其用自備所以道子若嚗吼其母即喪全歸其子十方通暢大用現前理自然何必起心作模樣 師已圓寂乃謁風穴穴

一見便問上座莫是當時問先師啐啄同時話底麼
僧曰是穴曰汝當時作麼生會曰某甲當時如在燈
影裏行相似穴曰汝會也」 上堂赤肉團上壁立千
仞僧問赤肉團上壁立千仞豈不是和尚道師曰是
僧便掀倒禪牀師曰者瞎驢亂做僧擬議師便打趁
出」 僧問上上根器人來師還接也無師曰接曰便
請和尚接師曰且喜共你平交
第八世汝州風穴延沼禪師南院嗣餘杭劉氏子少
魁磊有英氣于書無所不觀然無經世意父兄强之
仕一應擧至京師即東歸從開元寺智恭律師剃髮
受具遊講肆玩法華玄義修止觀定慧後棄去遊名
山到越州謁鏡淸淸歎其俊快到華嚴寓止爲維那
屬廓侍者從南院來師心奇之因結爲友遂默悟三
玄旨要歎曰臨濟用處如是耶廓使更見南院師參
南院入門不禮拜院曰入門須辨主師曰端的請師
分院于左膝拍一拍師便喝院于右膝拍一拍師又
喝院曰左邊一拍且置右邊一拍作麼生師曰瞎院
便拈棒師曰莫盲枷瞎棒奪打和尚莫言不道院擲

下棒曰今日却被黃面浙子鈍置一場師曰和尚大似持鉢不得詐道不饑院曰闍黎曾到此間麼師曰是何言歟院曰老僧好好相借問師曰也不得放過便下參堂了却上堂頭禮謝院曰闍黎曾見甚麼人來師曰在襄州華嚴與廓侍者同夏院曰親見作家來又曰他向你道甚麼師曰始終只教某甲一向作主院便打推出方丈云者般納敗缺底漢有甚用處師于是服膺一日院問南方一棒作麼商量師曰作奇特商量師却問和尚此間一棒作麼商量院拈拄杖曰棒下無生忍臨機不見師師于言下大徹玄旨遂依六年」 南院一日問師汝道四種料揀語料揀何法對曰凡語不滯凡情卽墮聖解學者大病先聖哀之為施方便如楔出楔又曰明破卽不堪於是南院以為可以支臨濟」 四料揀事定不在語言上所以從上諸聖各以善巧方便切切恨恨權恐人泥在言語上若在言語上一大藏教五千四十八卷說權說實說有說無說頓說漸是豈無言說因甚麼達磨西來却言單傳心印不立文字語言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因何不說傳玄傳妙只要當人直下明自本心見自本性若泥着四料揀作解臨濟之意果如是乎須盡將諸方學識掃向他方世界百不知百不會盧却心來自理會 示衆先師曰欲得親切莫將問來問會麼問在答處答在問處雖然如是有時問不在答處答不在問處汝若擬議老僧在汝脚跟底大凡參學眼目直須臨機大用現前勿自拘于小節設使言前薦得猶為滯殼迷封句下精通未免觸途狂見應是向來依他作解明昧兩岐與汝一切掃却直教箇箇如獅子兒吒呀地對衆證據哮吼一聲壁立千仞誰敢正眼覷著覷著卽瞎却渠眼嗣法四人

第九世汝州首山省念禪師風穴嗣 汝州太師宋侯捨宅為寺請師住持至周廣順元年賜額廣慧 萊州狄氏子受業于本郡南禪寺纔具尸羅偏遊叢席嘗密誦法華經衆目為念法華晚于風穴會中充知客一日侍立次穴乃垂涕告之曰不幸臨濟之道至吾將墜于地矣師曰觀此一衆豈無人耶穴曰聰明者多見性者少師曰如某者何如穴曰吾雖望子之久猶恐耽著此經不能放下師曰此亦可事願聞其要穴遂上堂舉世尊以青蓮目顧視大衆乃曰正當恁麼時且道說箇甚麼若道不說而說又是埋沒先聖且道說箇甚麼師乃拂袖下去穴擲下拄杖歸方丈侍者隨後

請益曰念法華因甚不祗對和尙穴曰念法華會也次日師與眞園頭同上問訊次穴問眞曰作麽生是世尊不說說眞曰鵓鳩樹頭鳴穴曰汝作許多癡福何不體究言句又問師曰汝作麽生師曰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穴謂眞曰汝何不看念法華下語師受風穴印可開法于首山大振臨濟之道僧問新婦騎驢阿家牽意旨如何師曰百歲翁翁失却父曰百歲翁翁豈有父耶師曰汝會也又曰此是獨坐無尊卑從上無一法與人」首山有入地之謀這僧具衝天之略雖然兩不相傷未免二俱弄險畢竟如何雪後始知松栢操事難方見丈夫心　示衆諸上座不得盲喝亂喝者裏尋常向你道賓則始終賓主則始終主賓無二賓主無二主若有二賓二主卽是兩箇瞎漢所以我若立時你須坐我若坐時你須立坐則共你坐立則共你立雖然如是到者裏著眼始得若是眼孔定動卽千里萬里何故如此如隔窓看馬騎相似擬議卽沒交涉」嘗作綱宗偈曰咄哉拙郎君素潔條然巧妙無人識運機非耳目打破鳳林關蕩盡珍瓏性著靴水上立墨泥自異咄哉巧女兒妙智理圓通擹梭不解織無閒功不立看他鬭雞人旁觀審騰距爭功不自傷水牛也不識全力能負不露頭角背陰山子向陽多迴無背面南來北往意如何不墮有無邊若人問我西來意從來無間斷東海東面有新羅大地不奈何　廣教院歸省禪師遊方參首山山一日擧竹篦問曰喚作竹篦則觸不喚作竹篦卽背喚作甚麽省掣得擲地上山曰瞎省于言下豁然大悟」竹篦未擧已相通觸背兩頭太朦朧分付石邊休打草鐵蛇不在此山中○覿面揮來電火馳主家立處十分靠當人不有孔明作殺活縱橫摠任伊淳化四年辭衆偈曰白銀世界金色身情與非情共一眞明暗盡時俱不炤日輪午後示前身言訖安坐而逝茶毗收舍利建塔嗣法十二人法華放下復何爲獨露當人兩道眉正與麽時全殺活轉身拂袖露風規

第十世汾州太子院善昭禪師首山嗣生俞氏太原人也器識沉邃少緣飾有大智於一切文字不繇師訓自然通曉年十四父母相繼而亡孤苦厭世剃髮受具杖策遊方所至少留不喜觀覽或譏其不韻師嘆曰是何言之陋哉從上先德行脚正以聖心未通驅馳決擇耳不緣山水也師歷諸方見老宿者七十有一人最後至首山問百丈捲席意旨如何曰龍袖

拂開全體現師曰師意如何曰象王行處絕狐踪於是大悟言下拜而起曰萬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摝始應知有問者曰見何道理便爾自肯曰正是我放身命處服勤甚久辭去遊湘衡間長沙太守張公茂宗以四名剎請師擇居師笑一夕遁去北抵襄沔太守公昌言恨見之晚時洞山谷隱皆虗席太守敦請師辭前後八請堅臥不答淳化四年首山歿西河道俗千餘人協心削牘遣沙門契聰迎請住汾州太平寺太子院師閉關高枕聰排闥而入讓之曰佛法大事靜退小節風穴懼應讖憂宗旨墜滅幸而有先師先師已棄世汝有力荷擔如來大法者今何時而欲安眠哉師矍起握聰手曰非公不聞此語促辦嚴吾行矣既至宴坐一榻足不越閫者三十年天下道俗仰慕不敢名同曰汾州垂三訣「第一訣佛祖會超越莫話未生前休論心路絕第二訣動靜誰甄別龜毛扇子扇泥牛一點血第三訣江南幷兩浙春和萬樹花冬冷千巖雪」上堂謂衆曰夫說法者須具十智同眞若不具十智同眞邪正不辨緇素不分不能與人天爲眼目決斷是非如鳥飛空而折翼如箭射的而斷絃絃斷故射的不中翼折故空不可飛絃壯翼牢空的俱徹作麼生是十智同眞與諸上座點出一同一質二同大事三總同參四同眞志五同徧普六同具足七同得失八同生殺九同音吼十同得入又曰與甚麼人同得入俊鷂趁不及與阿誰同音吼面南看北斗作麼生是同生殺向上一路滑甚麼物同得失判官手裏筆阿那箇同具足如賊入空屋是甚麼同徧普蟭螟呑却虎何人同眞志無是無不是孰能總同參特地口喃喃那箇同大事山形拄杖子何物同一質三九二十七有點得出底麼點得出者不吝慈悲點不出來未有參學眼在」十智同眞面目全于中一智是根源若人欲見汾陽老擘破三玄作兩邊

龍德府尹李侯與師有舊請師主承天使者三至不赴使者受罰復至曰必得師俱往不然有死而已師曰老病業已不出山借往當先後之何必俱耶使者曰師諾則先後惟所擇師乃令設饌俶裝告衆曰老僧去也誰人隨得一僧出曰某甲隨得師曰汝日行幾里曰五十里師曰汝隨我不得又一僧出曰某甲日行七十里師曰汝亦隨我不得侍者出曰某甲隨得但和尚到處卽到師曰汝乃隨得老僧復顧使

者曰吾先行矣停箸而化侍者即立化于側閱世七十有八坐五十六夏嗣法一十一人同時得證者六人石霜圓琊琊覺大愚芝谷泉道法華舉天聖泰」參還諸方猶未瞥一言之下絕狐疑碧潭萬古閑明月象子翻身正是時闍維收舍利起塔」

第十一世潭州石霜楚圓慈明禪師汾陽嗣全州清湘李氏子少為書生年二十二依城南湘山隱靜寺得度其母有賢行使之遊方師連眉秀目頎然豐碩然忽繩墨所至為老宿所呵以為少叢林師崖柴而笑曰龍象蹴踏非驢所堪嘗槖骨董箱以竹杖荷之遊襄沔間與守芝谷泉俱結伴入洛中聞汾陽昭禪師道望為天下第一決志親依時朝廷方問罪河東潞澤皆屯重兵多勸其無行師不顧渡大河登太行易衣類廝養竄名火隊中露眠草宿至龍州遂造汾陽昭公壯之經二年未許入室師詣昭昭揣其志必詬罵使令者或毀詆諸方及有所訓皆流俗鄙事一夕訴曰自至法席已再夏不蒙指示但增世俗塵勞念歲月飄忽已事不明失出家之利語未卒昭公熟視罵曰是惡知識敢裨販我怒舉杖逐之師擬伸救昭公掩其口師大悟曰乃知臨濟道出常情服役七年辭去依唐明嵩禪師以母老南歸依洞山聰禪師為首座宜春太守黃宗旦請出世南源住三年棄去謁神鼎諲禪師鼎首山高弟望尊一時衲子非人類精奇無敢登其門者師長髮不剪弊衣楚音通謁稱法侄一眾大笑鼎遣童子問長老誰之嗣師仰視屋曰親見汾陽來鼎杖而出顧見欣然問曰汾州有西河獅子是否師指其後絕叫曰屋倒矣童子返走鼎回顧師地坐脫隻履而視之諲老忘所問又失師所在師徐起整衣且行且語曰見面不如聞名遂去諲遣人追之不可嘆曰汾陽乃有此兒耶師自是名重叢林會道吾虛席諲力推師主之法令整肅亡軀為道者集焉次住石霜大振臨濟之道」

示眾以拄杖擊禪牀一下云大眾還會麼不見道一擊忘所知更不假修治諸方達道者咸言上上機香嚴恁麼悟去分明悟得如來禪祖師禪未夢見在且道祖師禪有甚長處若向言中取則誤賺後人直饒棒下承當孤負先聖萬法本閑惟人自鬧所以山僧居福嚴只見

福嚴境界晏起早眠有時雲生碧嶂有時月落寒潭音聲鳥飛鳴般若臺前娑羅花香散祝融峯畔把瘦筇坐盤陁石與五湖衲子時話玄微灰頭土面住興化只見與化家風迎來送去門連城市車馬駢填漁唱瀟湘猿啼嶽麓絲竹歌謠時時入耳復與四海高人日談禪道歲月都忘且道居深山住城郭還有優劣也無試道看良久云是處是慈氏無門無善財」師平生以事事無礙行心凡聖所不能測室中晏坐橫刀水盆之上旁置草鞋使來參扣者下語以卜契機康定庚辰正月五日示寂塔于石霜嗣法一十七人 汾陽有全機大用使慈明向機下脫羅籠神鼎有赤手殺人超羣眼目正是大方獨步無餘物任運騰騰只麼行

第十二世楊岐方會禪師 慈明嗣 袁州宜春冷氏子少警敏不事筆硯及出家閱經典輒自神會慈明總院事依之雖久然未有省發每咨參明曰庫司事繁且去他日又問明曰監事異日兒孫遍天下在何用忙爲一日明適出雨忽作師偵之小徑既見遂搊住曰這老漢今日須與我說不說打你去明曰監事知是般事便休語未卒師大悟即拜於泥塗問曰狹路相逢時如何明曰你且亸避我要那裏去師歸來日具威儀詣方丈禮謝明呵曰未在一日明上堂師出問幽鳥語喃喃辭雲入亂峯時如何明曰我行荒草裏汝又入深村師曰官不容針更借一問明便喝師曰好喝明又喝師亦喝明連喝師禮拜明曰此事是箇人方能擔荷師拂袖便行 展則成掌握則成拳」 一日慈明問師馬祖見讓師便悟去且道迷却在甚麼處師曰要悟即易要迷即難明移興化師辭歸九峯後道俗迎居楊岐道法大振次遷雲蓋皇祐元年示寂塔于本山嗣法四人 三脚驢子弄蹄行騰騰步步契無生楊岐知你猶未省湖南長老兩眉橫」

臨濟七傳而得石霜圓圓之子一爲積翠南一爲楊岐會南之設施如坐四達之衢聚珍怪百物而鬻之遺簪墮珥隨所探焉末流未免冒濫會如玉人之治璠璵故其子孫皆光明炤人克世其家蓋碧落碑無贋本也

第十三世舒州白雲守端禪師 楊岐嗣 衡陽葛氏子幼事翰墨冠依茶陵郁禪師披削往參楊岐岐問受業師爲誰師曰茶陵郁和尚岐曰吾聞伊過橋遭攧有省作偈甚奇能記否師誦曰我有明珠一顆久被塵勞關鎖今朝塵盡光生炤破山河萬朶岐笑而趨

起。師愕然。通夕不寐。黎明咨詢之。適歲暮。岐曰。汝見昨日打歐儺者麼。曰見。岐曰。汝一籌不及渠。師愈大駭曰。何謂也。岐曰。渠愛人笑。汝怕人笑。師大悟。巾侍久之。辭遊廬阜。圓通訥禪師舉住承天。聲名籍甚。次徙法華。龍門。與化海會。所至衆如雲集。「武陵溪畔杜鵑語。十里桃花血染紅」

示衆云。佛身充滿于法界。普現一切羣生前。隨緣赴感靡不周。而常處此菩提座。大衆作麼生說箇隨緣赴感底道理。祇於一彈指間。盡大地含生根機。一時應得周足。而未嘗動著一毫頭。便且喚作隨緣赴感。而常處此座。祇如山僧此者受法華。請相次與大衆相別。去宿松縣裏開堂了。方歸院去。且道還離此座也無。若道離。則世諦流布。若道不離。作麼生見得箇不離底事。莫是無邊剎境。自他不隔於毫端。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又莫是一切無心。一時自徧麼。若恁麼。正是掉棒打月。到者裏直須悟始得。悟後更須遇人始得。若悟了遇人。當垂手方便之時。著著自有出身之路。若祇得乾蘿蔔頭底。不惟瞎却學者眼。兼自已動便先傷鋒犯手。大衆須知悟了遇

〇師上疑脫笑字

人者。向十字街頭與人相逢。却在千峯頂上握手。千峯頂上相逢。却在十字街頭握手。所以山僧嘗有頌云。他人住處我不住。他人行處我不行。不是爲人難共聚。大都緇素要分明。此事如萬仞崖頭放著手。便撲到底。只是捨命不得。熙寧五年示寂。嗣法六人。白雲

抱珠。被楊岐一笑。直下如桶底脫。正是忽然通達了無碍。萬里山河現本光

第十四世蘄州五祖法演禪師。白雲嗣。綿州鄧氏子。年三十五。始棄家祝髮受具。往成都習唯識百法等論。因聞菩薩入見道時。智與理冥。境與神會。不分能證所證。外道難曰。既不分能證所證。却以何爲證。無能對者。師至彼救此義曰。如人飲水。冷煖自知。乃通其難。師曰。冷煖則可知矣。如何是知底事。遂往質本講。本講曰。汝欲明此。當往南方扣傳佛心宗者。師即負笈出關。所見尊宿。無不以此咨決。所疑終不破。遂謁浮山遠禪師。請益前話。遠云。我有箇譬喻說似你。你似箇三家村裏賣柴漢子。把箇匾擔橫在腰。向十字街頭立地。問人巾書堂今日商量甚麼事。師默計云。若如此。大故未在。遠一日語師曰。吾老矣。恐虛度

子光陰可往依白雲此老雖後生吾未識面但見其頌臨濟三頓棒話有過人處必能了子大事師潸然禮辭至白雲遂舉僧問南泉摩尼珠話請問雲叱之師領悟獻投機偈曰山前一片閑田地叉手叮嚀問祖翁幾度賣來還自買爲憐松竹引淸風雲特印可令掌磨事未幾雲至語師曰有數禪客自廬山來皆有悟入處教伊說亦說得有來繇舉因緣問伊亦明得教伊下語亦下得祇是未在師于是大疑私自計曰既悟了說亦說得明亦明得如何却未在遂參究累日忽然省悟從前寶惜一時放下走見白雲雲爲手舞足蹈師亦一笑而已師後曰吾因茲出一身白汗便明得下載淸風圓悟一日請益臨濟四賓主怎生師云也祇是箇程限是甚麼閑事又云我者裏却似馬前相撲倒便休師垂語曰譬如水牯牛過窓櫺頭角四蹄都過了因甚尾巴過不得時山門有土木之役躬往督之且曰汝等勉力吾不復來矣歸丈室淨髮澡身迄旦吉祥而化是夕山摧石殞四十里內巖谷震吼闍維舍利如雨塔于東山之南嗣法一十三人 門裏出身易身裏出門難打破大唐無覓處浮生穿鑿沒相干○古人不明蓋爲人亦不埋沒一使演公傾心其道一撥投機所謂朝來脫盡娘生褲淸風明月杖頭挑

第十五世成都府昭覺寺克勤佛果圜悟禪師五祖嗣彭州洛氏子業儒兒時日記千言偶遊妙寂寺見佛書三復悵然如獲舊物曰予殆過去沙門也即去家依自省祝髮從文炤通講說又從敏行授楞嚴俄得病瀕死嘆曰諸佛涅槃正路不在文句中吾欲以聲求色見宜其無以死也遂棄去至眞覺勝禪師之席勝方創背出血指示師曰此曹溪一滴也師矍然良久曰道固如是乎即徒步出蜀首謁玉泉皓次依金鑾信大潙喆黃龍心東林度僉指爲法器而晦堂稱他日臨濟一派屬子矣最後見五祖盡其機用祖皆不諾乃忿然而去祖曰待你著一頓熱病打時方思量我在師到金山染傷寒困極以平日見處試之無得力者追繹五祖之言乃自誓曰我病稍間即歸五祖病瘥尋歸祖一見而喜令入侍者寮方半月會部使者解印還蜀詣祖問道祖曰提刑少年曾讀小

艶詩否有兩句頗相近頻呼小玉元無事祇要檀郎認得聲提刑應喏喏祖曰且仔細師適歸侍立次問曰聞和尙擧小艶詩提刑會否祖曰他祇認得聲師曰祇要檀郎認得聲他既認得聲爲甚麼却不是祖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庭前栢樹子聻師忽有省遽出見雞飛上闌干鼓翅而鳴復自謂曰此豈不是聲遂袖香入室通所得呈偈曰金鴨香銷錦繡幃笙歌叢裏醉扶歸少年一段風流事祇許佳人獨自知祖曰佛祖大事非小根劣品所能造詣吾助汝喜祖徧謂山中耆舊曰我侍者參得禪也繇此所至推爲上首任他深如滄海亦要掀翻更有高似青天也須打落

示隆知藏五祖老師平生孤峻少許可人乾爆爆地壁立只靠此一著常自云如倚一座須彌山豈可落虛弄滑頭謾人把箇没滋味鐵酸餡劈頭拈似學者令咬嚼須待渠桶底子脫喪却如許惡知惡見胸次不掛絲毫透得淨盡始可下手鍛鍊方禁得拳踢然後示以金剛王寶劒度其果能踐履負荷淨然無一事山是山水是水更應轉向那邊千聖羅籠不肯住處便契乃祖以來傳持正法眼藏及至應用爲物仍當驅耕夫牛奪饑人食證驗得十成無滲漏即是本家道流也摩竭提國親行此令少林面壁全提正宗而時流錯認遂尙泯默以爲無縫罅無摸索壁立萬仞殊不知本分事但恣情識摶量便爲高見此大病也巖頭云只露目前些子箇如擊石火閃電光若搆不得不用疑著此是向上人行履處趙州喫茶去秘魔巖擎杈雪峯輥毬禾山打鼓俱胝一指歸宗拽石玄沙未徹德山棒臨濟喝並是透頂透底直截剪斷葛藤大機大用千差萬別會歸一源可以與人解粘去縛若隨語作解即須與本分草料如十斛驢乳只以一滴師子乳滴悉皆迸散要脚下傳持相繼錦遠末後一句始到牢關誠哉是言透脫死生提持正令全是此箇時節惟踏著上頭關棙子底便諳悉也佛果問五祖云二祖覓心了不可得畢竟如何五祖道須自參始得這些好處別人爲汝着力不得參來參去忽因聞檀郎認得聲倏然桶底脫庭前柏樹子也透麻三斤也是玄沙蹉過也是睦州擔板也是不落因果也是不昧因果也是三乘十二分敎二六時中眼裏耳裏乃至鐘鳴鼓響驢鳴犬吠無非這箇消息

示杲書記臨濟正宗自馬師黃檗闡大機大用脫羅籠出窠臼虎驟龍馳星

飛電激卷舒擒縱皆據本分綿綿的的到興化風穴唱愈高機愈峻西河弄師子霜華奮金剛王非深入閫奧親受印記莫知端倪大抵負冲天氣宇格外提持不戰屈人兵殺人不貶眼尚未髣髴其趣向況移星換斗轉天輪回地軸耶是故示三玄三要四料簡四賓主金剛王寶劒踞地師子一喝不作一喝用探竿影草一喝分賓主照用一時行許多落索多少學家摶量註解殊不知我王庫內無如是刀弄將出來看底只貶得眼須是他上流契證驗認正按旁提須還本分種草豈假梯媒要扶荷正宗提持宗眼須是透頂透底徹骨徹髓不涉廉纖迥然獨脫然後的的相承繼他馬祖百丈首山楊岐不爲參窩爾紹興五年八月示微恙趺坐書偈遺衆投筆而逝荼毗舌齒不壞舍利五色無數塔于昭覺寺側嗣法三十一人（一聲喚醒千秋夢無限風光更屬誰擧目了然非外物月明依舊照花枝）

第十六世平江虎丘紹隆禪師昭覺嗣和州含山人也九歲出家於佛慧院既長遊方初謁長蘆信禪師得其大略有傳佛果語至者師讀之嘆曰想酢生液雖未澆腸沃胃要且使人慶快第恨未聆謦欬耳遂由寶峯依湛堂客黃龍扣死心禪師次謁佛果一日入室果問曰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離見見不能及舉拳曰還見麼師曰見果曰頭上安頭師聞脫然契證果叱曰見箇甚麼師曰竹密不妨流水過果肯之尋俾掌藏教有問佛果曰隆藏主柔易若此何能爲哉果曰瞌睡虎耳後郡守李公光延居彰教次徙虎丘道大顯著上堂曰凡有展托盡落今時不展不托墮坑落塹直饒風吹不入水洒不著揀點將來自救不了豈不見道直似寒潭月影靜夜鐘聲隨扣擊以無虧觸波瀾而不散猶是生死岸頭事拈拄杖劃一劃曰劃斷古人多年葛藤紹興丙辰逝塔全軀于寺西南嗣法一人（佛果爲紹隆向歷落地拈出吹毛劔鐵悉俱斬隆師尋避無地亦火裹蝍蟟銜月走也）

第十七世明州天童應菴曇華禪師虎丘嗣蘄州江氏子生而奇傑不類凡兒年十七依於東禪薙髮首謁遂和尚略得染指法味於是徧參知識靡所契證聞佛果住雲居煅煉學者師往禮依侍果乃痛與錐

剳值果返蜀指見虎丘隆禪師侍一載頓明大事已而訪此菴元命分座於是開堂妙嚴遷歸宗時大慧在梅陽有僧傳師示衆語大慧見之極口稱嘆復寄偈曰坐斷金輪第一峯千妖百怪盡潛踪年來又得眞消息報道楊岐正脉通當時與大慧同稱爲二甘露門常誡徒曰衲僧家著草鞋住院何啻如蚖蛇戀窟乎隆興改元六月化塔全身于本山嗣法一人 機關破盡一時休自此歸家得自由干戈卸盡狠烟息太平無事臥虎丘

第十八世明州天童密菴咸傑禪師應菴嗣福州鄭氏子其母夢廬山老僧入舍遂舉師自幼頴異過人及壯剃髮進具徧參知識最後謁應菴華和尚於衢州明果菴一日問曰如何是正法眼答曰破沙盆應菴領之說偈曰大徹投機句當陽廓頂門相逢今四載徵詰洞無痕雖未付鉢袋氣宇吞乾坤却把正法眼喚作破沙盆此行將省覲切忌便跺跟吾有末後句待歸要汝遵 後出世住衢州烏巨次遷祥符蔣山華藏末幾奉詔住徑山及靈隱嗣法七人 巨賈通商到海門傾家買箇破砂盆歸來到處誇奇特十字街頭笑殺人

第十九世破菴先禪師密菴嗣廣安王氏子後出世上堂云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忍俊不禁爲諸人作箇撇脫拈拄杖卓一下云流水暗消溪畔石勸人除却是非難嗣法三人 示楞嚴座主偈曰見猶離見非眞見還盡八還無可還木落秋空山骨露不知誰識老瞿曇

第二十世徑山無準師範禪師破菴嗣生雍氏蜀之梓州人也九歲依陰平山道欽出家初請益成都老宿名堯耆坐禪之法堯曰禪是何物坐底是誰師晝夜體究一日如厠提前話有省次謁育王佛炤禪師炤問何處人師曰劒州炤曰帶得劒來麼師隨聲便喝炤笑之至靈隱破菴先禪師居第一座一日遊石筍菴師隨侍有道者問曰胡孫子捉不住願垂開示破菴曰用捉他作麼如風吹水自然成紋師在傍忽大悟異日開堂拈香遂嗣破菴先禪師焉嘗受詔住徑山賜師號曰佛鑑禪師宋淳祐巳酉三月十五日示寂其徒請遺偈乃執筆書云來時空索索去也赤條條要更問端的天台有石橋移頌而逝塔全身於圓炤菴嗣法九人 吹毛寶劒利鋒鋩喝震如雷孰敢當及至破家窮徹骨通身脫白杳

無光

第二十一世仰山雪巖祖欽禪師無準嗣師初參鐵橛遠次參天目禮禮公爲松源嫡子師敬慕之懷香造其室禮曰汝豈不見臨濟三度問黃檗佛法的的大意三遭痛棒末後向大愚肋下築三拳道原來黃檗佛法無多子汝但恁麼看師不喜而出依舊自作主意每常坐禪一日纔上蒲團面前豁然一開如地陷一般自此目前淨躶躶地半月餘日動相不生然於中夜睡著無夢無想無聞無見之地又却打作兩橛凡古人公案有義路可以咬嚼者則理會得下無義路如銀山鐵壁者却都不會故雖在徑山無準和尚會下多年每遇入室舉主人公便可打箇跨跳若舉衲僧巴鼻佛祖爪牙更無有下口處如是十年不得徹悟後過浙東天目兩山依住一日佛殿前行忽然擡眸見一株古柏觸著向來所得境界和底一時颺下礙膺之物撲然而散自謂如暗室中在白日之下走一轉相似方始得見徑山老人立地處正好三十拄杖師後出世潭州龍興晚住袁州仰山住持凡六剎無準忌日師拈香云盡道先師今日死誰知今日是生朝不知却有何憑據紫柏黃檀一處燒嗣法六人閒行閒忖忽擡頭古柏蒼蒼鬱兩眸從此礙膺和底脫一香拈出有來繇

第二十二世天目高峯原妙禪師雪巖嗣吳江徐氏子十五出家於秀水密印寺二十八杭之淨慈立死限三年學禪一日父兄尋訪巍然不顧初參斷橋倫令看生從何來死從何去話脇不至席口體俱忘或如厠中單而出又嘗發函忘扃鐍有同參僧顯慨然曰吾已事弗克辦曷若輔之有成於是朝夕侍奉惟謹時雪巖欽禪師寓北澗師懷香往扣之方問訊卽打出閉却門一再往始得親近令看無字話自此參扣無虛日巖忽問阿誰與你拖箇死屍來聲未絕便打出如是不知其幾一日少林忌辰隨衆詣三塔諷經次忽擡頭覩五祖演和尚眞讚曰百年三萬六千朝返覆元來是者漢驀然打破拖死屍之疑時年二十四矣先是雪巖移南明師解夏卽往省之巖一見便問阿誰與你拖箇死屍到者裏師便喝巖拈棒師把住云今日打某甲不得曰爲甚打不得師拂袖便

出自此機鋒不讓一日巖問曰日間浩浩時作得主麼師云作得主又問睡夢中作得主麼師云作得主又問正睡著時無夢無想無見無聞主在甚麼處師無語巖囑曰從今日去也不要你學佛學法也不要你窮古窮今但只饑來喫飯困來打眠纔眠覺來却抖擻精神我者一覺主人公畢竟在甚麼處安身立命丙寅冬奮志入臨安龍鬚自誓曰拚一生作箇痴獃漢決要者一著子明白越五載因同參僧推枕子墮地作聲廓然大徹自謂如泗州見大聖遠客還故鄉元來只是舊時人不改舊時行履處後入天目獅子巖最險絕處立死關髮長不剪截甕爲鐺併日一食宴如也時巖住大仰三喚不起乃付璽拂印記後成叢席其道大振遂有他方異域越重海萬山而來者至元乙未冬示寂辭衆曰西峯三十年妄談般若罪犯彌天末後一句子不敢累及平人自領去也大衆還有知落處者麼良久云毫釐有差天地懸隔復說偈曰來不入死關去不出死關鐵蛇鑽入海撞倒須彌山泊然而逝啓龕七日端坐如生塔全身于死關信士全從進得所剪髮朝夕供養舍利壘壘如珠貫爲嗣法四人

沙裏淘金金裏沙至親翻作惡寃家
枕頭打破寃家窟鼻孔撩天是甚麼

○無夢無想主何處白汗出身念無起
枕子落地笑呵呵伸手原在縮手裏

第二十三世天目中峯明本禪師高峯嗣杭之錢塘人俗姓孫母李氏夢無門開道者持燈籠至家遂生師師神儀挺異具大人相離繈褓便趺坐能言便歌讚梵唄雖嬉戲必爲佛事九歲喪母十五立誓出家禮佛燃臂誓持五戒日誦法華諸經夜則常行困極以首觸柱自警甫冠閱傳燈至菴摩羅女問曼殊明知生是不生之理爲甚麼却被生死之所流轉於是致疑一日誦金剛經至荷擔如來恍然開解內外典籍輒知義趣而師自謂識量依通非悟也遂從高峯薙落於師子院時年二十四觀流泉有省詣峯求證峯打趂之適民間訛傳官選童男女師因問峯曰忽有人來問和尙討童男女時如何峯曰我但度竹篦子與他師言下無礙於是高峯書眞讚付師曰我相不思議佛祖莫能視獨許不肖兒見得半邊鼻且俾參徒詣師請益由是學者輻湊歸之如水就下而師

猶自韜晦未嘗肯以師道自處一時宰相公卿上及天子每虛徑山靈隱諸大刹齎幣迎師卒不可致或踰山泛海以逃是故居無常處然所過之地皆成寶坊緇素男女無貴賤皆望塵拜伏金帛之供一視而已師初侍高峯於死關晝則作務夜則禪寂剋勵嚴苦脅不沾席者十年詰究研窮始承記莂自高峯化後師或船或庵傍以幻住又朝廷聞師道風賜佛慈圓照廣慧禪師之號一時王公駙馬莫不致禮翰林承旨趙公孟頫事以師禮時問法要晚居天目癸亥八月示疾有來省者謂曰幻住菴上漏旁穿籬坍壁倒不可久住也語笑如平時或强之服藥曰青天白日曲狥人情耶揮去十三日手寫偈遺別外護及法屬故舊十四早辭衆曰我有一句分付大衆更問如何無本可據置筆安坐而化塔全身於望江石嗣法四人（口若洪波翻騰大海心如明月炤耀古今慣行有眼棒著操沒弦琴只此半邊鼻孔不知若箇是知音）

第二十四世伏龍聖壽寺千巖元長禪師中峯嗣蕭山縣人也俗姓董家世宗儒父九鼎母何氏晚而生師欲棄之嫂謝氏趨救鞠爲子七歲即就外傳諸書經目輒成誦出入莊重有若成人其父喜曰是子當以文行亢吾宗乎僧曇芳者師諸父行也欲乞師爲嗣謝氏難之未幾師遘疾甚革謝氏禱於觀音大士頃之果愈遂從芳遊年十七摩切九流百氏之言已而棄之十九薙髮受具習律於武林靈芝寺會行丞相府飯僧師隨衆受供時中峯本禪師先已在座遙見師即呼曰汝日用如何師曰念佛峯曰佛今何在師擬議峯厲聲叱之師胡跪求法要峯授師以趙州無字話令參於是縛茅于靈隱山中倏忽十載歎曰平生志氣充塞乾坤今乃作甕裏醯雞耶復脅不著席者三年因往望亭聞鵲聲有省急往見中峯峯又斥之師憤然來歸夜將寂忽鼠食猫飯墮其器有聲恍然開悟披衣待旦復往質于中峯峯問曰趙州何故言無師曰鼠食猫飯峯曰未在師曰飯器破矣曰破後云何曰䨓碎方甓峯乃微笑視師曰汝宜善自護持棲遁巖穴時節若至其理自彰師既受付囑乃隱天龍之東菴後聲光日顯中竺訢公及行丞相脫

歎請師出世師與弟子希昇杖錫至伏龍山依大樹以居帝賜號佛慧圓鑑幷賜金襴法衣至正丁酉六月示疾書偈曰平生饒舌今敗闕一句轟天正法眼滅投筆而逝塔全身于青松菴嗣法四人（從前打壓忽然醒脫落年來舊話頭佛性有無趙州老青天白日沒來繇）

第二十五世蘇州府鄧尉聖恩寺萬峯時蔚禪師千巖嗣溫州樂淸金氏子母鄭夢儒釋二人入其寢覺而生二子師居末適有光燭室鄭懼欲弗舉其姑保而育之襁褓中見僧輒微笑作合掌態父母度不可留使禮越之永慶寺講主昇公出家時年十一入杭受具戒參止巖禪師於虎跑巖示以南泉三不是語因入達蓬山卓庵佛跡寺古趾晝夜參究至忘寢食一日聞寺主宗律師舉溈山踢倒淨瓶話忽契悟說偈曰顚顚倒倒是南泉累我工夫却半年當下若能親薦得如何不進劈胸拳遂往見止巖會止巖圓寂師往掃塔忽聞僧房殿主舉千巖和尙頌有寄語諸方參學者莫教錯過好時光之句師卽往伏龍謁千巖纔入門巖便問將什麼與老僧相見師竪拳云者裏與和尙相見巖云死了燒了向何處安身立命師云漚生漚滅水還在風息波平月映潭巖命充第一座一日巖問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箇甚麼師將坐具打一圓相叉手而立復呈偈曰南泉不是惱人心有要將心去捉心不是我心不是佛性天空廓有何尋巖允之未幾復退潛隱千巖和尙招不赴乃以法衣頂相寄之後卓錫蘇州鄧尉山衲子奔集遂成叢林嗣法三人（無風荷動有魚遊跨跳金鱗出一頭閃爍翻身恁麼去無賓主句一時收）

第二十六世寶藏普持禪師萬峯嗣住聖恩爲二世萬峯禪師付法與師偈曰大愚肋下痛還拳三要三玄絕正偏臨濟窟中獅子子燈燈續燄古今傳嗣法六人（哮吼一聲獅子出掀翻無限野狐窟大家裸裸赤條條箇箇堂堂明歷歷）

第二十七世東明虎白慧旵禪師寶藏嗣時年十四于丹陽妙覺寺禮湛然師薙髮受戒參雲間松隱叩其心印然未心肯自誓若不徹證不已因禪定六日出定舉首覩松豁然有省尋至松之玄墓聖恩寺見果林和尙針芥相投復指示見寶藏持禪師且陳悟因藏叱之曰佛法如大海轉入轉深那得泊在者裏

師遂親炙座下藏一日問曰心不是佛智不是道汝云何會師向前問訊叉手而立藏呵曰汝在此許多時還作者箇見解師乃發憤忘寢食至第二夜驀然徹法源底遂呈偈曰一拳打破太虛空百億須彌不露踪借問箇中誰是主扶桑湧出一輪紅藏笑曰雖然如是也須善自護持時節既至其理自彰嗣法一人打破虛空活卓卓全身湧出絕承當廓然獨露無私旨天上人間沒處藏

第二十八世湖州東明海舟普慈禪師蘇之常熟人姓錢世宗儒業出家於破山至慧日寺聽講楞嚴至但有言說都無實義處乃曰言說今日愈多矣遂歸日夜閱經尋思實義面顏日悴有居士問曰師顏色有病師云佛法不明故爾非病也士曰佛法不明何不往府中鄧尉山問取萬峯和尚去師聞之欣然便詣鄧尉見萬峯峯問曰沙彌何來師禮拜起曰常熟峯曰到此何為師舉前話再拜求示峯便劈頭兩棒攔背一踏以腳兩踢曰只者是實義師有省起曰好只好太費和尚心力峯笑而許之付以偈曰龜毛付囑與兒孫兎角拈來要問津一喝耳聾三日去箇中消息許誰親又曰子當匿跡護持莫輕為人師範師乃結菴於洞庭山塢廿有九年一日僧至問曰當日有何所見遂隱於此就不再參人去師曰我昔日問萬峯但有言說都無實義峯便打自從此得悟僧曰請言得之所以師曰但要人知痛癢的是實義是妙心言說盡屬皮毛僧曰若據此見解生死尚未了何得言語不見道心不是佛智不是道耶師遂有疑即棄庵渡湖往安溪詣東明適有人設齋師至關前問明曰今日齋是什麼滋味明曰到口方知說即遠矣師曰如何是到口味明即打滅燈曰識得燈光何處著落味即到口師無語次日黎明遣侍者請師師至明問曰曾見人否師笑曰見只見一人說出恐驚人明曰假使親見釋迦依然是箇俗漢但說何妨師曰萬峯明曰萬峯即今在什麼處師面赤罔然明曰若如此不曾見萬峯師歸客寮三晝夜寢食俱忘偶值香燈繩斷墮地忽然大悟詣關前呈悟繇明日老闍黎承嗣萬峯去師曰白公為我打徹何得承嗣萬峯明乃笑遂集眾出關陞座曰瞿曇有意向誰傳迦葉

無端開笑顏至此豈容七佛長文殊面赤也茫然今朝好笑東明事千古令人費唾涎幸得海公忘我我濟宗一脉續綿綿乃擲下拄杖下座師卽入方丈禮謝明日老僧不出月去也至廿七夜辭衆廿九日示寂師仍欲遁歸洞庭四衆苦留乃繼其席萬峯忌日師拈香指眞曰我幾淹殺你甕裏幸是普慈若別人不可救也爇此瓣香堪酬接引喝一喝云只笑你護短沒頭師佛法當人情展坐具禮拜又拈香云此一瓣香供養東明長老一片赤心鞭策令余洞達宗源連喝兩喝受恩深處便爲家有乳方知是阿娘禮拜起慟哭歸方丈臨示寂說偈曰九十六年於世七十四載爲僧中間多少誵訛一見東明消殞以拂子打○云釋迦至我六十二世有不可數老和尙又打○云多向者裏安身咄乃投筆而逝在景泰元年全身塔于東明左側得法十二人（驢事未去馬事到來分明鉄山崩倒壓銀山盤走珠兮珠走盤不得春風花不開花開又被風吹落所謂晉伴夜行驚惡虎幾同同上碧巖峯）

第二十九世寶峯明瑄禪師海舟嗣姑蘇吳江人姓范氏在俗爲木匠因海舟和尙造塔院斧傷自足痛甚索酒喫舟聞之往謂曰適來范作頭傷足猶可假若斫去頭千石酒與作頭喫作頭能喫否師有省卽止酒遂求爲僧舟卽與披剃曰今日汝頭落地師曰頭雖落好喫酒人頭不落也乃充火頭一日師負薪舟見曰將荊棘作麼師曰是柴舟呵呵大笑師罔然舟曰是柴將去燒却師起疑曰和尙畢竟是甚麼道理故問我我不能答是夕刻意參究不覺被火燎去眉毛面如刀割以鏡照之豁然大悟呈悟於舟舟便打師奪拄杖云者條六尺竿幾年不用今日又要重拈舟大笑師呈偈曰棒頭著處血痕斑笑裏藏刀仔細看若是英靈眞漢子死人喫棒舞喃喃舟曰卽此偈語可紹吾宗乃付偈曰臨濟兒孫是獅子一吼千山百獸死今朝汝具爪牙威也須萬壑深藏止從此名聞遐邇學者雲集得法五人逝於成化八年十二月九日全身塔于東明寺左嗣法一人（將柴喚棘隔都盧鉄汁灌他作醉壺骨髓皮毛省換盡太阿舞得把龍屠）

第三十世天奇本瑞禪師寶峯嗣南昌鍾陵江氏子年二十隨父商于潁州偶厭世相遂信步至荊門禮

無說能公披剃爲沙門。令看萬法歸一一歸何處話。師乃徧參耆宿。晝夜坐禪。至隨州觀音寺。聞進長老會中度夏。見壁間有警策一篇。師時持不語。每擡頭惟看中間兩句曰。沉吟是阿誰。舉處是何人。且看且參。日久意深。覺山河大地。林木池沼。六根六塵。都來只是一箇誰字。後與全首座往襄陽。偶聞婦人喚豬聲。全說偈曰。阿娘墻內喚哪哪。途路師僧會也麼。拶破者些關棙子。阿娘依舊是婆婆。全舉了便行。再不回顧。師自念曰。且不得直下承當。便是乎行數程猶恍惚不已。一日病中聞僧舉大慧禪師發背因緣。豁然透得全公說偈之意。乃作頌曰。直下承當事不差。皆因分別隔天涯。若能返此回光照。直下承當本不差。因入蜀見楚山雪峯諸老。漸有省發。末後參寶峯和尚。峯云。甚麼處來。師云。北京。峯云。只在北京。別有去處。師云。隨方瀟灑。峯云。曾到四川否。云。曾到。峯云。四川境界與此間如何。云。江山雖異。風月一般。峯豎起拳頭云。還有這箇麼。云無。峯云。因甚却[illegible]。云。非我境界。峯云。如何是你境界。云。諸佛不能識。誰敢強安名。峯云。汝豈不是著空。云。終不向鬼窟裏作活計。峯云。西天九十六種外道。你是第一。師拂袖便出。乃付偈曰。濟山棒喝如輕觸。殺活從茲手眼親。聖解凡情俱坐斷。曇花獨放一枝新。嗣法二人。隨機瀟灑大方出。拶着當頭便返擲。箇中境界阿誰知。諸佛從來不能識

第三十一世關子嶺無聞明聰禪師。天奇嗣。邵武光澤縣人也。俗姓奚。母吳氏將誕師前一夕。有病僧告宿。吳氏辭之。夜半遂生師。而病僧亦以是夕亡於道上。里人咸謂此僧再來也。師生三歲。父母繼亡。外祖憐而收養之。未期年。外祖亦死。舅氏以師命孤苦。乃送且隱菴爲僧。十七得度。二十受具。精毗尼。兼修止觀。深究唯識等論。同學皆敬之。一日遊百丈山。逢一老宿。問師曰。大通智勝佛。十劫坐道場。佛法不現前。不得成佛道。此理如何。師乃依文講之。老宿訶罵而去。師從此疑情頓發。念念孜孜。經五六載。一日聞馬嘶。豁然大悟。乃曰。如斯之事。如來明見。無有差謬。遂參諸方。得法于天奇老人。奇問。在世忘世是如何。師云。了物非物。奇曰。在念忘念是如何。師云。於心無

心奇曰。心佛俱忘。是如何。師云。華山高峽。太行峨。嗣法五人 輕輕翻轉定盤星。迷悟都來總不親。赤子條條赤骨𩪭。一雙雙手起家門

第三十二世笑巖月心德寶禪師。無聞嗣。金臺吳氏子。世族錦衣。師幼孤。情質近道。弱冠時入寺聽講華嚴大疏。至十地品。如來爲輪王時。捨國城妻子頭目手足。因感悟。禮廣慧能禪師出家。既落髮。徧參名宿。乃至伏牛火場。淨土觀門。無所不歷。遂造關嶺謁無聞聰公。問曰。十聖三賢。已全聖智。爲甚不明斯旨。聰厲聲曰。如何是斯旨。速道速道。師連下數轉語。皆不契。後因泉邊洗菜。忽然一莖菜葉墮水。師逐水團轉捉之不可得。遂有省。喜躍來歸。至晚。聰以玄沙未徹語問之。師曰。賊入空房。聰曰。者則公案。不得草草。師便喝。拂袖而出。數日後。辭關嶺。與爽菴結伴入楚參大覺。一日室中。舉外道問佛。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良久。外道便悟。覺曰。既不涉有無。良久亦是閑名。正當恁麼時。外道悟箇甚麼。師擬對。覺以手掩師口曰。止止。猶更挂齒在。師乃豁然曰。可謂東土衲僧。不若西天外道。誠大遠在。即呈偈曰。自笑當年畫模。則幾番紅了幾番黑。如今謝主老還鄉。那管平生得未得。覺爲助喜。未幾覺順世。師回關嶺。聰禪師甚重之。付以法印。後與聰圍爐次。聰云。人人有本來父母。子之父母今在何處。師云。一火焚之。聰云。恁麼則子無父母耶。師云。有即有。佛眼覷不見。聰云。子還見麼。師云。某亦不見。聰云。爲甚麼不見。師云。若見則非眞父母。遂呈偈曰。本來眞父母。歷劫不曾離。起坐承他力。寒溫亦共知。相逢不相見。相見不相識。爲問今何在。分明舉似師。聰云。堪紹吾宗。嗣法三人 伸手不及見。非菜。一火焚之。絕無碍。本來父母碎百骸。七縱八橫渾無鏬

第三十三世荊溪幻有正傳禪師。笑巖嗣。俗呂氏。溧陽人也。年十九。薙髮于樂菴和尚。因嬰勞疾。菴令看父母未生前話。久之無所契。繇是克勤精進。歷二七日餘。一夕經行。方坐昏沉無奈。忽聞琉璃燈花爆燃聲。豁然有省。乃曰。始知古人所謂直得虛空粉碎。大地平沉。十方無壁落。四面亦無門。若有一人發眞歸源。十方虛空悉皆消殞等說。皆非虛語。于是直造燕都。參笑巖和尚。求印可。通所得。未竟。巖忽趯出隻履

曰向者裏道一句看師無語乃通夕不寐至明旦猶立簷下嚴出見喚之師回首嚴翹一足作修羅障日月勢師有省服勤數載禮辭南歸嚴書從上源流付之臨行贈以一笠曰無露圭角師初住龍池次遷五臺秘魔次北京普炤晚歸龍池上堂舉文殊三處度夏話師曰文殊當時太殺神通迦葉奈何局于智短若作迦葉應把黃面老子先須擯却何也不見道來說是非者便是是非人上堂豎起拂子曰老僧今日借取這拂子一時說法直得三世諸佛立地聽汝等現前俱信得及麼倘信不及止止不須說我法妙難思題香爐偈曰有耳聞聲一似聾無容餘物動乎中灰心未必常如此贏得清烟便不同師與士大夫遊嘗舉東坡點琴操語曰門前冷落車馬稀老大嫁作商人婦琴操何所感便削髮為尼耶士大夫多不契又慮學者見落斷常著書三篇曰駁語曰性住釋曰物不遷題旨刻行于世萬曆甲寅春仲示寂塔建本山與一源禪師同塔嗣法三人天童悟磬山修淨名蓮燈花報喜話偏長趯出鞋元不覆藏勘破修羅障月勢爐中猛焰變空霜○眼裏着得百千萬億須彌山耳裏着得不可思議大海水

第三十四世明州天童密雲圓悟禪師龍池嗣宜興蔣氏子家貧樵採為業但于歲歲二三月中忽動世間無常之想便欲修行年二十七荷擔度山曲觸路旁積薪有省得管帶拘心意日用嘗令昭昭然越兩年棄室又明年從龍池山幻有傳禪師出家然覺生死到來畢竟不穩當二六時中看得心境兩立古人道天地同根萬物一體越看越成兩箇因舟次請益龍池池曰你若到者田地便放身倒臥師禮拜起昏蒙益甚嗣是惟加惴詟師懇悃交感至大病汗流二七日方愈遂掩關數載適傳公入都學師監院事一日自城中歸過銅棺山頂忽覺情與無情煥然等現覓纖毫過患不可得大端說似人不得爾時昭昭靈靈底不知向甚處去了又自密密舉前所會古人因緣宛爾不同亦不自疑是與不是一日龍池喚師及覺宇入室曰老僧昨夜起來走一回把柄都在手裏了汝等為我扶持佛法師便出呈偈曰若據某甲扶佛法任他○○○○○都來總與三十棒莫道分

明爲賞罰龍池目之大笑師接來付火未幾池示寂師依塔三載萬曆丁巳衆請繼席開法次住通玄金粟黃檗育王天童凡六巨刹宗風大振上堂禪不在參道不在悟直下了然超佛越祖驀拈拄杖曰卽今莫有超佛超祖者麼卓拄杖曰正好朝打三千暮打八百擲拄杖曰爲什麼如此撫掌曰這裏放過則不可上堂本來無物可評論未悟之人妄兒分忽若迸開頂顙眼大地山河一口吞上堂樹彫葉落明明脫體全彰雲散天空杲杲日輪當午正恁麼時霜風劈面來諸人還覺寒毛卓竪也無若也覺得如龍得水似虎靠山日用頭頭全體露折旋俯仰沒遮攔喝一喝上堂子規啼血滿花枝口口聲聲祇叫歸不耐時人猶不省年年三月又來啼大衆還委麼自是不歸歸便得五湖烟景有誰爭卓拄杖一下上堂太白山中盡有柴一株不許衆人搬老僧不是多護惜爲要諸人徹骨寒雖然如是只如道三界無安猶如火宅諸人又向甚麼處迴避若也迴避得可以高超三界獨步大方其或未然各各炤顧眉鬚始得崇禎辛巳國戚田公爲皇貴妃齎紫衣入山請師演法復得俞旨住金陵大報恩寺師以衰邁遜謝明年春拂衣上通玄秋七月三日示微疾七日午時奄然坐化流光夜炤四山變白壽七十有七迎全身歸塔于天童幻智庵右隴嗣法一十二人五峯學鄧尉藏破山明徑山容金粟乘寶峯忍龍池微天童忞雪竇雲古南門報恩賢天童奇

杖頭發起燄紅火佛祖皺眉無處躲大地山河盡化灰殺人不用磨刀斧○喧天動地老和尚徹骨徹髓一條棒終始不開第二門天上人間作榜樣○中興臨濟之道萬古法門標格眞一代開闢大宗師

第三十五世徑山費隱通容禪師密雲嗣閩之福清何氏子十四依鎮東慧山祝髮初參壽昌博山及雲門皆不能了手有偈見志云吾年二十五氣海吞佛祖不過古人關豈踏今時路後聞密雲和尚過越寓吼山遂謁便問覿面相提事若何雲以番菩提珠便打師云錯雲又打師便喝雲祇管打師祇管喝至第七打頭顱幾裂所有伎倆知見一切冰釋一日雲問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汝作麼生會師云水向石邊流出冷風從花裏過來香雲云離了此又作麼生

師云放和尚三十棒雲云除却棒又作麼生師便喝雲云喝後薺師云更要重說偈言雲便休去既而雲主金粟命職西堂明年隨赴黃檗雲歷座以源流衣拂付焉拄杖橫肩挑日月拳頭劈面打人天 上堂全身擔荷赤體提持要是夙有器骨英靈漢子於尋嘗日用活卓卓地不將奇特言句貼于額頭玄妙理致蘊于底裏專用格外鉗鎚獨奮宗門牙爪生擒猛虎活捉獰龍縱有言超佛祖行過舍那入此閫域未免橫身拶出其餘之輩觀心作念著意思惟塵寂光生而有神頴妙慧自作去就畢竟搆他語脈不上要有者等丁卓始可別行教外單傳直指主持棒喝全行正令而與從上瞎驢蹄角相肖上堂句要分明意須不錯不錯分明灑灑落落隨處降雨騰雲不比禿箒墮在壁角所以垂鈎四海只釣獰龍格外玄機為尋知己順治庚寅年師受杭州府餘杭縣暨守鎮及諸鄉紳合山禪德等共請住徑山興聖萬壽禪寺上堂云高提祖印須藉名藍流通正眼要有人歸此山為江南首剎天下人聞莫不仰止蓋有五峯揷天萬松覆屋兩徑走天衢三門鎖龍潭況有八十餘代祖師於此建大法壇弘無上道宗風振遐邇光明炤古今龍章聿降鳳詔頻臻代不乏人珠聯璧合赫赫然祖室傳燈峩峩爾山藏龍象盛哉當年壯麗可觀山僧今日到此主席大似鼠尾續貂如何得相似去遂以拂子作圓相云拾得者顆明珠特特持來要與列代祖師等閑一賽蓋佛佛道同祖祖不異且道此珠與歷代祖師是同是異若道是同古今相隔作麼生說箇同若道是異佛佛道一作麼生說箇異舉揚到此大似機輪轉處難為回互直得八字打開縱橫無礙閒將三句權接人天四喝頻施敲磕龍象料揀將來驅耕夫之牛奪饑人之食炤用同時掀翻海岳別覓知音拋出家具賓主相看更喚三玄三要為破沙盃追回臨濟家風捩轉列祖鼻孔尊宿當年如寶集無窮三昧潑空流復學當時僧問開山國一欽禪師云如何是道國一欽答云山上有鯉魚海底有蓬塵據國一欽恁麼答話雖則道出常情機通格外箇點將來也是板齒生毛忽有人問山僧如何是道但答云兩徑盤旋上翠微

據此與國一欽相去多少只如今日最初上堂祝贊一句意旨如何喬木山中無盡數檀那福壽倍於斯寬兮宇宙誠然小窄也絲毫實不存師自黃檗暨至天童鉗鎚衲子寒暑弗懈每見諸方言行有乖法門者不避怨憎直筆救正著書十二卷顏曰別集與語錄並行于世嗣法門人隱元琦則眞璣亘信彌百癡元玄密定三笑密孤雲鑑古淵成本无盛柴立巳空嵩坦蒼霞梓斷眉斂課虛眞谿明宗又度舟天水嚴雲浪全尙綬權鬍機觀靈嶽古正法宏頴正端太白雪離言法千峯立居士王谷嚴大參嚴栻徐昌治百萬雄軍入漢關威風凜凜覆天寒單刀直取顯頁首正令全提有甚難未常說妙談玄問着不棒便拳到處建幢立刹方顯臨濟眞傳

予昌治法名通昌號覲周別號無依道人鹽官人也生最晚父母甚憐愛幼習儒盃補博士弟子以副榜貢入都道經山東湊兄從治巡撫彼省被圍萊城時援萊者泄泄且掩敗爲功予據實具疏上聞得俞旨旋攜兄家眷南還見髦父嘆世情冷淡鬱鬱不樂發憤攻苦獲登賢書以慰親心到處叢林皆擁護而捨田輸粟竭力傾心獨金粟爲最一日因聽講楞嚴經薦得瞿老放捨外六塵內六根中六識捨却無可捨處是放身命處當下必意豁然遂棄公車猛圖佛乘分家脫俗一切撇下正如獨坐虛空四方無壁落蓮生火裏擔柴帶月歸者灑灑落落笑傲自繇適隨費老人入徑山喜而付杖銘曰覿體現前描畫不得妙運超方了無羣惑指點人間疏通正脉又書偈曰立地頂天一丈夫儒宗釋典旨相符年來體道深深喜肯把瞿曇擔子扶偶佩誦嫡傳一帙老人復諭曰源流正派拈頌者多汝試品題可稱獨步或自出手眼或採訪古錐或集收諸宿使觸目會心有所裨益豈不美乎予遵行刊布所謂垂絲千尺意在深潭急須著眼看仙人莫看仙人手中扇是則予般般致望於得魚忘筌者

祖庭嫡傳指南卷下終

本師費隱禪師寄贈

備閱傳序履歷如飲甘飴且具正知見以弘護大法眞末世中東南光明幢炤耀刹海何幸如之喜不自禁又云居士昔著儒書今宣佛旨實係靈山會上發願而來非同等閒也

金粟百癡禪師跋語

佛祖來源機語諸方鋟出流行者浩繁不可勝計然未有如覲翁之簡切著明者也覲翁以富貴之身行拔俗之事灑膽輸肝爲法門大城塹忽有所得遂將自己手眼與這一隊老古錐面目經輕點出使天下人共見共知其用意可謂勤且至矣予披閱再三擊節稱善諸人若弗信請向此錄中著一隻眼便知覲翁立地處且如何是覲翁立地處還委悉麼解用不須霜刃劍延齡奚必九還丹

附刻本師費老人付法語偈

覲周徐居士護持老僧弘揚祖道自金粟至天童自天童至福嚴自福嚴至徑山將二十年心不異緣猶如一日每常叩問其已躬下事大似坐在大海中有問海水如何明知無非是水雖不答而答若荅猶有非水者在蓋生平于孔孟及我教乘理致大同之旨淹貫甚熟不脫其極則之理大段然耳茲到維摩相看老僧略敘寒温于次早喫粥時老僧啓云欲操宗門一事須是契理契機理則理致機則機用如古人云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畢竟是箇甚麼居士荅云是無位眞人老僧云如何是無位眞人居士荅云喫粥底不是那少頃老僧又問云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居士驀顧如意云者箇是如意老僧又問不喚作如意又作麼生居士擬議老僧急索云何不問我居士云不喚作如意又作麼生老僧遂拍桌一下居士即唯唯點首然居士秉性天生厚重凡所作不涉枝蔓如此對機數語言簡理盡悉知其造詣之大槩也所謂供佛不在香多貴有以焉遂以一偈幷如意一握囑以表信更期從此以去日用之間騰騰任運任運騰騰以正法眼照了千差萬別與諸方禪老交際語

脉。須斬釘截鐵。繩是拋栗棘蓬。擲金剛圈。續佛慧命之大任也。偈云

二十年來護法道　今朝放下樂天眞
指揮向上關頭事　照用應須手眼親

昌治和韻呈偈

昔年贈我無依號　而今信我樂天眞
案前一拍須彌碎　萬法齊收日用親

佛祖宗派世譜

明・介庵悟進 編





佛祖宗派世譜序

咄未始以前還有如是消息也無這一隊漢無端向一毫頭上分宗列派立彼立此蚤自不唧噌點汚淨白豈堪矢上加尖形諸墨楮安名流布然事無一向所謂祖禰不了殃及兒孫吾釋迦老子一人傳虛萬人傳實自此西天四七東土二三大鑑出南嶽青原讖應二枝嫩桂四傳而有潙仰宗五傳而有臨濟宗六傳而有曹洞宗七傳而有雲門宗九傳而有法眼宗燈燈續焰葉葉相輝雖有傳有止或正或傍總是曹源一滴水燈錄會元而後今又數百年述者兩三家不無訛漏余不免依樣畫葫蘆即將傳燈宗圖續集諸書一一參考誠然直難掩曲仍以五宗原始次第詳定更爲修補重新拈出非圖競彩聊使話行天下後世有耳者聞有目者見亦非分外或有箇漢出來道盡大地衆生那箇不是他家種草汝將謂只此這些阿師是續佛慧命耶金明但向他道正法眼破沙盆聻呵呵

順治甲午長至日

臨濟第三十一代嘉禾金明寺嗣祖沙門悟進拜題

佛祖宗派世譜目錄

佛祖宗派世譜卷第一

古吳比丘　悟進　編輯
餅山居士　項謙　較閱

三十三祖世系圖

始祖 釋迦牟尼佛

印賢劫第四尊。示生中天竺國刹利種。釋迦其姓也。父淨飯聖王。母摩耶聖后。周昭王九年甲寅四月八日降誕。捨轉輪聖王位出家。成無上道。轉大法輪。其後七十九歲。垂般涅槃。乃以正法眼藏。付囑摩訶迦葉。穆王三十六年壬申二月十五日。中夜入滅。後一千一十七年。教被華夏。印漢明帝永平十年丁卯歲也。

始祖 釋迦文佛—第一祖 摩訶迦葉—二祖 阿難尊者—三祖 商那和修—四祖 優波毱多

云已下較禪燈世譜而學所不相同者。若其列次大綱。要就目錄知之。至其少異。則悉注記于禪燈世譜頭上。一無有所遺矣

◎已下卷五抄出對見禪燈世譜卷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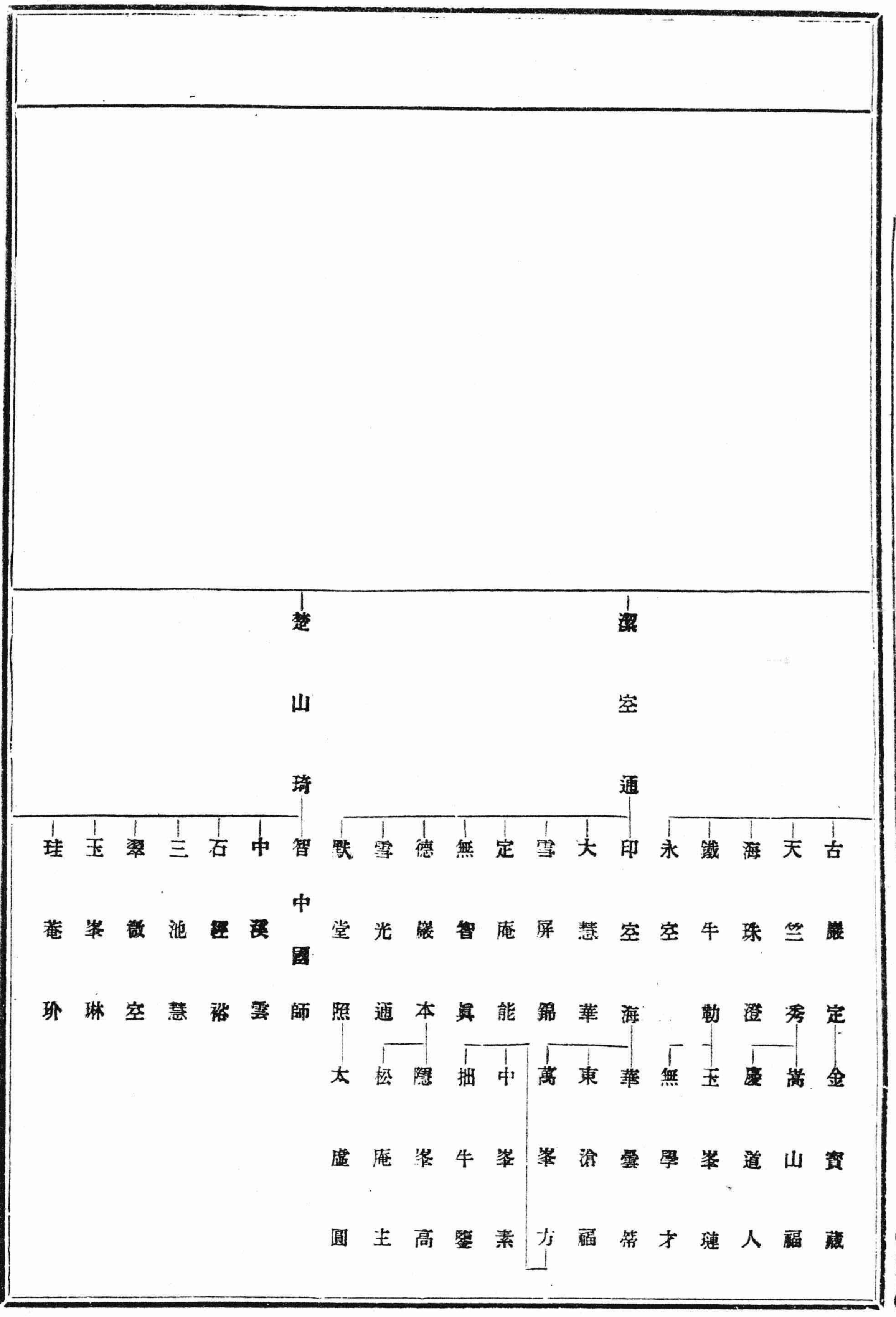
二十一世 古拙俊 嗣白雲度 斷橋倫下—二十二世 無際悟 蜀中人別號蚕骨正統九年應召說法—二十三世 月溪澄 住北京廣恩寺景泰三年勅賜回南京大岡—二十四世 夷峯寧—二十五世 寶芳進 住天目

天淵湛—突空昇
普濟澄—祖堂興
頂庵耐—頑悟方
洪山賢
古潭碧
千峯秀
節堂全
古心寶—無瑕璐

拗牛祖—不二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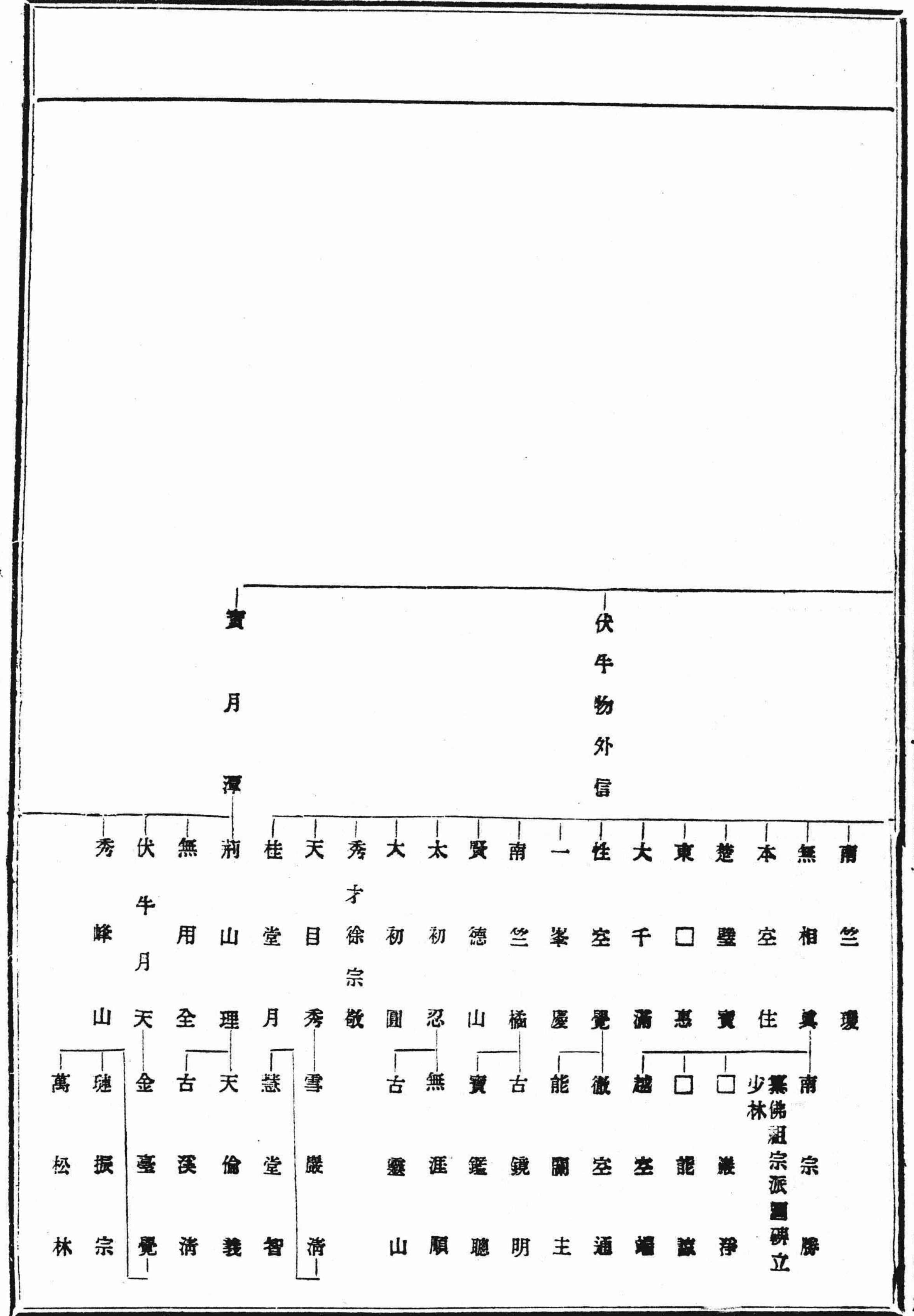
無懸道

- 凝空成
  - 性天杲 — 一庵如
  - 古心安 — 春山景
  - 愚懸聽 — 無爲順
    - 中天表
  - 壽峯善 — 鏡堂明
  - 峻中嵥 — 天然正
  - 光澤惠 — 壽堂松
    - 別傳宗
  - 雲洲海
  - 章德滿
  - 素盧理
  - 大用機 — 月光朗
- 妙峯玄
  - 福緣廣 — 祥雲谷
- 無爲一
  - 寶藏玉 — 月空大
  - 斷巖義
  - 祖圓通
  - 信首座
- 古庭堅
  - 大巍倫
- 無礙鑒
  - 無懸道 — 孤舟海
    - 秋月澄
  - 無邊通
  - 獨潭昌 — 大方疑



古巖定
金寶藏
天竺秀
萬山福
海珠澄
慶道人
鐵牛勤
玉峯璉
永空
無學才
潔空通
印空海
華曇帶
大慧華
東滄福
雪屏錦
萬峯方
定庵能
中峯素
無智眞
拙牛鑾
德巖本
隱峯高
松庵主
雪光通
默堂照
太虛圓
楚山琦
智中國師
中溪雲
石經裕
三池慧
翠微空
玉峯琳
珪菴玠

- 太虛冲
  - 天成詔
  - 性空聞
    - 天然銳
    - 曉天亮
    - 濟舟濱
    - 月潭澄
    - 悅舟和
    - 無礙通
  - 海雲深
  - 天溪凝
  - 祖燈然
  - 性空潔
  - 涵淵齋
  - 香巖澄
    - 西宗祐
    - 照堂傾
    - 寂庵湛
  - 聽首座
  - 濟川洪
- 德翁淳
  - 金山寶
    - 破庵全
  - 眞空悟
    - 無盡鏡
    - 君天朗
  - 石經意
  - 性空悅
    - 大拙能
    - 東巖亮
  - 長松源
  - 大雲興
    - 鐵牛堅
- 雪巖瑞
  - 龍居聰
  - 東明昇
    - 印天海
    - 壁庵昌
  - 業城印
  - 淨慧休
  - 休
    - 幻奇雪庭


伏牛物外信
寶月潭
南竺瓊
無相眞
南宗勝
本空住
業佛祖宗派圖碑立
少林
楚璧寶
□巖淨
東□惠
□能謙
大千淸
越空嶒
性空覺
徹空通
一峯慶
能關主
南竺橘
古鏡明
賢德山
寶鑑聰
太初忍
無涯順
大初圓
古靈山
秀才徐宗敬
天目秀
雪巖淸
桂堂月
慧堂智
荊山理
天倫義
無用全
古溪淸
伏牛月天
金臺覺
秀峰山
璉振宗
萬松林

◆梅隆覺三字原本磨滅不明

了璋能 — 法幢金
　　　 — 寶藏通
渾懷圓
翠峯山 — 古峯秀
　　　 — 伏牛斌
白雲端
東方古褅 — 天通顯
散堂宗 — 玉芝聚
默堂宣 — 吉庵祚
　　　 — 徑山英
徹堂冲

二十五世 天目實芳進 — 二十六世 野翁曉 — 二十七世 無趣如空 — 二十八世 無幻性冲 — 二十九世 南明慧廣

嗣夷峯寧 斷橋倫下

無趣如空：秀水施氏子生弘治辛亥年壽九十一萬曆庚辰八月六日說偈而化

無幻性冲：秀水張氏子生于嘉靖庚子年壽七十二辛亥季冬四日示寂 塔徑山

南明慧廣：鹽官韓氏子生于萬曆丙子年泰昌庚申十一月廿七日示寂

無趣如空 —
　憨圓性晤 號古卑
　略幟翁 名麒有言志集行世

突空昇 — 無盡海 — 碧天玄
　　　　　　　　 — 月珠[梅]
　　　　　　　　 — 大休[隆]

嗣天澗孤

壽堂松 — 古音峯 — 斗峯[覺]

◆對見源宗世譜卷六

嗣光澤惠　　海宗裕
　　　　　　寶月鑑
隱峯高　　　東巖喜　　南宗印
嗣德岩本　　無相頂　　濟舟洪
　　　　　　　　　　　大機全
　　　　　　　　　　　東明曉
吉庵祚　　　法舟濟　　雲谷會
　　　　　　　　　　　冬溪澤
嗣默堂宣
傑峯謀　　　信庵謀　　金臺顧
　　　　　　　　　　　大雲興
嗣行庵柔
已上六人俱斷橋倫下
　　　　　　大方寬　　伏牛無礙理
　　　　　　藪庵秉

二十九世　　三十世　　三十一世　　三十二世　　三十三世
禹門傳　　　天童圓悟　五峯學
　　　　　　宜興蔣氏子號密雲
　　　　　　崇禎壬午年示寂
　　　　　　　　　　　漢月藏
　　　　　　　　　　　破山明
　　　　　　　　　　　費隱容
　　　　　　　　　　　石車乘
　　　　　　　　　　　朝宗忍
　　　　　　　　　　　萬如微
　　　　　　　　　　　木陳忞
嗣月心寶
雪巖欽下

●已下卷六抄出

二十九世 南明廣 ── 三十世 鷲湖妙用 ── 三十一世 雲峯鈞

嗣無幻冲 斷橋倫下

介庵進

一初元

海鹽鄭氏子生于萬曆丁亥年崇禎壬午孟冬十一日書偈而逝塔與善普明

三十二世

三十三世

雪嶠圓信

抱樸蓮

天隱圓修

石奇雲

牧雲門

浮石賢

林野奇

林皐豫

玉林琇

箬庵問

山茨際

曹洞宗天童法派世系圖

十三世 天童淨 ── 十四世 鹿門覺 ── 十五世 青州辨 ── 十六世 大明寶 ── 十七世 王山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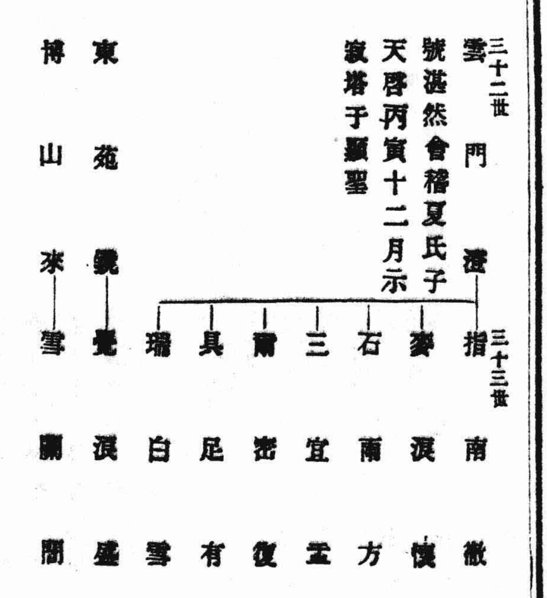
十八世 雪巖滿 ── 十九世 萬松秀 ── 二十世 雪庭裕 ── 二十一世 靈隱泰 ── 二十二世 還源遇

二十三世 捆才淳 ── 二十四世 松庭巖 ── 二十五世 凝然改 ── 二十六世 俱空斌 ── 二十七世 無方從

二十八世 月舟載 ── 二十九世 大章書 ── 三十世 大千潤 ── 三十一世 慈舟念 ── 三十二世 湛然澄

廩山忠 ── 壽昌經 ── 博山來

卷第五



三十二世

雲門 潜

號湛然會稽夏氏子
天啓丙寅十二月示
寂塔于顯聖

三十三世

指南 徹

麥浪 懷

石雨 方

三宜 盂

爾密 復

具足 有

瑞白 雪

東苑 鏡—覺浪 盛

博山 來—雪關 誾

東苑 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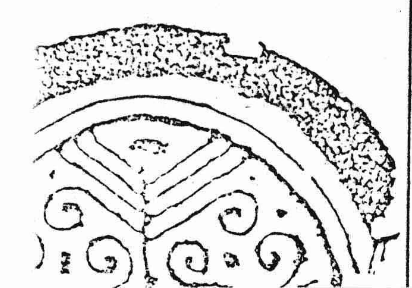
鼓山 賢

闓然 謐

卷第六

南宋元明禪林僧寶傳

清・自融 撰
性磊 補輯



南宋元明僧寶傳序

有傳教則必有傳人有傳人尤必有傳書蓋教者道
之所由行也人者教之所由興也書者前人之所由
□□□□□所由鏡也是以大道彌綸□□□□□
得一二人焉為之眼目猶貧□□□□客衣珠亦終
於迷惘而已苟得其□□然承當大事而幻軀易盡
實行就湮如優曇千年一現後此何由踵□所以儒
者勸之傳志論贊以垂來茲其書傳則其人傳其人
傳則其教始傳也大慈之入震旦也雖云教外別傳
不立文字然而列祖相承諸宗嗣起其入道之機緣
登壇之提唱與涅槃之證據至今猶若目覩此覺範
僧寶一編與大川會元同為梵林之龜鑑也自是以
降數百年來音徽漸邈幻肆融大師者為天童密雲
和尚之孫弘覺禪師之嗣志趨剛果機用弘通建光
明無畏之幢紫籜之履常盈瑞雲之竿復豎予時避
亂緱城特謁老人山中昕夕咨益備悉婆心雖經臣
之見智海猶多未解而死心之於山谷則眞第一相
為矣因得披讀所續南宋元明僧寶傳旨深義朗詞
博論該昔范蔚宗謂遷文直而事覈固文贍而事詳
學而似之洪公之後有融翁殆即子長之後有孟堅
與末季鳥藤白拂濫觴已極塔銘行實稱述過情乃
前傳所編僅八十一人續傳亦不逾九十七人誠慎
之也使諸方有所徵信不浮則懸帝網之珠光光互
映割師子之乳滴滴皆眞紹往開來祖燄重輝豈獨
如遷固之以史才見長哉聞丁未秋紫籜一炬老人
寢室獨存傳稿亦飛入竹林獲免信乎弘教苦心為
龍天八部護持而其人其書之傳固當無盡時矣謹
盥手為之序

康熙丁巳孟秋望日佛弟子閩莆林友王和南題
於瑞雲之禪月峰

南宋元明僧寶傳序

人以文傳文以時貴其時為人不可忽之時其文為
時不可少之書廣潤幻肆禪師常續南宋元明僧寶
一傳是矣予因受政緱城間嘗私取而觀之其書時
之法以宋室南迁禪林剎竿亦俱南指初政和間有

國者崇道而抑佛自稱道君皇帝以天下僧流蓄髮加冠號爲德士居道之右及道君蒙塵佛教復遭北金兀朮魔滅凡在北叢林無不穢辱焉然幸禪宗知識早圖南隱者若不聞也斯傳始自建炎丁未歷畢宋世應元主運而再興又畢元順遜代明之高帝成祖昌隆法域而沿流不止于順治丁亥共五百二十一年非人之不可忽時乎書人之法始是佛燈珣葢珣入寂于南宋之初乃至虎丘大慧密菴無準中峰海舟密雲悟雪嶠信爲臨濟一宗以弘智眞歇自得暉全一溫天童如淨雪竇無印壽昌顯聖博山來輩爲洞上一宗其斷橋雲門兩宗無不錯綜其間非時不可少之人乎以人若此以時若彼其傳志之于功與獲麟春秋鐵函心史今古同揆皆感時憤事不得已而作之大有關于道法之替興宗緒之絕續爲不刊之書也豈時節人文可同日語哉予特序之以徵其志且表其功云

古閩霍童崔秉鏡

南宋元明僧寶傳序

祖道東來不立文字正法眼藏以心印心如一燈傳燈燈續焰世俗未免有起而疑之仲靈嵩禪師不獲已乃撰定祖圖傳法正宗記上之有國者輒頒信於天下由此綜集傳燈之書疊疊間出其文不一且繁譬猶西竺分律部之爲五合而元之本乎一禪師大川撮諸綱領燈會其元會元之出燈史定矣燈史既定則所有言句莫不起疴拯溺更何疑滯而不氷泮乎哉又覺範洪禪師嘗述僧寶傳以爲載之空言莫如見其始終行事而深切著明也自嘉祐至政和據師座者垂千輩僅八十一人入其章次其文核而精圓而勁合撒語之則諸綱目無有弗備所備者祖師大統不易之道也逮洪公之後建炎以來惟濟洞二宗法化於世適明季英豎一時杰出復有繼續統燈之刻出焉之刻出其近古之參差疑滯似又莫能釋而定之何也其未有得於川之融覽洪之博綜乎否則猶有所待而後定之乎如近刻以海舟慈先參萬峰暮齡方謁東明旵蓋萬峰謝世于洪武辛酉慈於

洪武甲戌年始生蜀之成都余氏投大隋山出家名永慈年二十八東謁昆得法後陸沉牛首晦跡全焦四十四歲開法東山閱三載昆公沒昆以衣偈差東明住持明白菴遂至東山近刻以海舟名普慈出常熟錢姓脫白破山年七十餘方見昆訛哉明矣或字經三寫烏焉成焉與或別有所出同其名號者耶余以此質之大方俱以近刻爲然復請天童吾師弘覺忞老人吾師出智瑄智璽所立海舟永慈禪師道行碑示予予疑始決第不敏因採考宋建炎以至明末五百歲尊宿不可唐捐之實錄將成帙付弟子性磊令拾遺補輯共九十七人目之南宋元明僧寶傳俟命世賢明削而定之余何敢專焉紫籜沙門自融自序

南宋元明禪林僧寶傳目錄

此刻不論宗系惟書法化時代始自建炎丁未至順治丁亥凡五百二十一年

南宋元明僧寶傳目錄終

南宋元明禪林僧寶傳卷一

紫籜山沙門自融撰　門人性磊補輯
閩莆林友王較　訂

佛燈珣禪師

禪師名守珣號佛燈出吉安州施姓巨族早歲棄家得道於太平佛鑑懃公珣初參廣鑑瑛不契竟謁佛鑑佛鑑孤硬難入珣乃封其衾而矢曰此生不悟不展此也於是晝坐宵立逾七七日慮甚適佛鑑垂語曰森羅萬象一法所印珣踴躍便出法堂卽投靈雲見桃花頌曰終日看天不擧頭桃花爛熳始擡眸饒君更有遮天網透得牢關卽便休佛鑑曰如何是靈雲不疑處對曰只今覓箇疑處了不可得曰玄沙道未徹在那裏是未徹處曰深知和尚老婆心切佛鑑喜之會佛果至鑑稱珣見處穩實且曰此子自治嚴刻密室如對大賓後當有造佛果佯諾乃私招珣遊山偶到一潭佛果推珣落水遽問曰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珣對曰潭深魚聚見後如何珣曰樹高招風見與未見時如何珣曰伸脚在縮脚裏佛果乃大笑

宣和改元詔佛鑑住蔣山佛果移書與鑑必以珣首蔣山衆由是湖海知名建炎間住天聖開堂時內翰王公問三聖逢人則出話珣笑曰公曾閱詩否曰館務之暇何所不覽珣曰詩云湖光瀲灔晴偏好山色空濛雨亦奇若把西湖比西子淡粧濃抹總相宜王公乃大稱珣於朝待制潘良貴嘗以南泉斬猫話請益於珣珣曰如今士夫說禪說道秪依著義理便快活似將錢買油糍喫了便不饑其餘便道是瞞他亦可笑也貴領旨後以居士身弘珣之道珣遷何山晚居天寧每憐學者根器不妙委曲援引如瓶瀉秋河間有竊議不遑恤也嘗舉婆子燒菴話曰大凡扶宗立教須是其人你看他婆子雖是箇女人宛有丈夫作略二十年蓰油費醬固是可知一日向百尺竿頭做箇失落直得用盡平生腕頭氣力自非箇俗漢知幾泊乎巧盡拙出然雖如是諸人要會麼雪後始知松栢操事難方見丈夫心又舉潙山一日見埜火乃問道吾還見火麼曰見潙曰從何處起曰除卻經行坐臥請師別致一問來潙山休去乃曰遠天野火了無涯起處猶來辨作家眼裏瞳人雙踏盡面前徧界絕空花道吾老也堪誇且道畢竟從甚處起汲水僧歸林下寺待船人立渡頭沙有僧問賓中賓珣答客路如天遠侯門似海深賓中主珣答長因送客處憶得別家時主中賓答相逢不必問前程主中主答一朝權在手誰是出頭人僧曰向上宗乘又如何珣曰大海若知足百川應倒流又嘗謂衆曰兄弟若有省悟處不拘時節須來露箇消息會雪夜有僧直扣丈室珣起秉燭震威喝曰雪深夜半求決疑情因甚威儀不具僧顧衣裓珣便逐出紹興甲寅從天寧歸鄣南告寂侍者請遺偈珣曰不曾做得即逝火浴舌根不壞塔於寶應院珣初在廬山日有僧彥威冬月用荻花絮紙衣珣見大瞋曰你少年輒求溫煖如此豈有心學道耶威大驚退問兄弟時堂中有荻花衣者纔三四人皆年七十餘矣

贊曰佛燈於七七之際頓了大事圓悟尙剝啄之何也如海底珊瑚不以鐵網舉而出之焉得珍灼於人間世哉然佛燈以淸簡之風震一世足徵其源亦不

愧也矣

圓通眞際止禪師

德止禪師者世居歷陽金紫徐閎中之季子也法紹寶峯闡提照禪師照爲簡州人妙齡遊方謁芙蓉楷公於大洪有得而去及楷公辭大觀之詔而羈難照自三吳急趨從之於途中大悟楷公遂以投子之讖而系照是照與丹霞淳輩爲伯仲淳之視師猶子也是師與眞歇了宏智覺又雁行焉師生十歲不肯知書多私夜坐喜公晝寢其父戲曰師爲懵然子然師雙瞳紺碧神光射人出語間合聖語其父又鍾愛之異於諸子嘗稱於門客曰吾懵然不懵也師弱冠夢異僧授偈四句已而有以南安巖主像遺之者其旁所載即向夢所授之偈也自是持念不忘一切世典過眼即罷之年二十隨父任澧西洛每閉閤凝坐或連朝不許進食人俱怪其所爲一夜擬吹燈就寢忽大悟連吐數偈其一曰不因言句不因人不因物色不因聲夜半吹燈方就枕忽然者裏已天明於是嘯歌自若人益怪之其父欲授師世職師固讓於從兄

乃告父曰某方將脫世網不著三界豈復剃頭於名利場中遂力求出家其父知師志決不可以章綬綰也乃旌師祝髮具苾蒭戒遊方數載名振京師政和間機投闡提照公於楚南宣和三年辛丑徽宗皇帝以眞際師號賜之壬寅適江州圓通席虛朝旨以照補之照辭圓通而居泐潭師遂應詔代主圓通圓通當匡廬之名刹諸山耆德尙未足師名領院日俱往觀之陞座拈提衆耳皆聳其語曰山僧二十年前兩目皆盲了無所覩唯是聞人說道靑天之上有大日輪照三千大千世界無有不徧之處籌策萬端終不能見二十年後眼光忽開又値天色連陰濃雲亂湧四方觀察上下推窮見雲行時便於行處作計較見雲住時便於住處立窠臼正如是間忽遇著箇多知漢問道莫是要見日輪麼何不向高山頂上去山僧卻徵宅道那裏是高山頂上他道紅塵不到處是諸仁者好箇端的消息還會麼長連床上佛陀耶又曰昨夜黃面瞿曇將三千大千世界來一口吞盡如人飲湯水蹤跡不留應時消散當爾時諸大菩薩聲聞

羅漢及與一切衆生盡皆不覺不知唯有文殊普賢瞥然覷見雖然得見渺渺茫茫恰似向大洋海裏頭出頭沒諸人且道是甚麼消息若也簡點得破許你頂門具一隻眼師住圓通今古法門所積之廢無不備舉而整頓之然以身度人使人易行矯清賈高之絛師弗取也選職任事以德不以才嘗嘆曰寧缺人而廢事過在一時若能事而敗化則遺臭萬世矣以故衲子游泳於圓通如魚相忘於江湖南宋紹興五年乙卯示寂闍維烟燄所及悉有設利諸方稱師身後佛事與寶峯照公皆乘大願而來者也照公先於建炎二年示寂其闍維亦得設利無數舌齒不壞師之設利塔於司空山分窆疊石原照公設利則塔泐潭之西峯矣

智通深禪師

禪師名景深台州王氏子幼喜林泉不樂城居每翫名山圖誌恍若身游年十八竟走紫籜山之廣度院求度於德芝沙門芝愛其標幟不凡即爲披剃廣度爲東南禪窟瓢笠挂搭者不絕深輒聞少室宗風辭芝行脚芝難之深泣告曰日月迫人速如轉轂生死事大敢自放乎芝憫而遣之深出嶺而心誓曰此去若不發明大事以報四恩非鬚眉丈夫也遂扣淨慈象之室象或垂問深便依理而默解之一日聞象怒叱諸禪曰思而知慮而解皆鬼家活計深悚然束包而去西入泐潭謁闡提炤炤有條約凡僧來泐潭須隸名行單半載方許告香深犯其禁直剖已見於照公榻下照曰此事直須斷起滅念向空劫已前掃除玄路不涉正偏盡卻今時全身放下放盡還放方有自繇分深頓領旨炤大喜乃擊鼓告衆曰闡提大死之道深闍黎得之矣汝輩宜依之一衆大驚爭識深面以故叢林共稱深爲大死翁建炎初出領興國軍之智通寺紹興壬子還台住寶藏巖因事民其服深恬然不辨願受之有司知深有道奏還僧衣時智朋禪師新從淸涼退居明州瑞巖聞而嘆曰嗟乎不陷於榮不逃於辱寶藏法兄眞得泐潭先師之道矣我芙蓉師翁之風不亦大哉適明守挽朋再赴淸涼朋一笑書偈付使者曰相煩岩使入烟霞灰冷無湯不

點茶寄語甬東賢太守雖教枯木再生花遂歿深聞慟之乃上堂曰來不入門去不出戶來去無痕如何提唱直得古路苔封羺羊絕跡蒼梧月鏁丹鳳不棲所以道藏身處沒蹤跡沒蹤跡處莫藏身若如是去住無依了無向背還委悉麼而今分散如雲鶴你我相忘獨處玄紹興二十二年壬申三月十三日深為衆小參罷便告寂有偈曰不用剃頭何須澡浴一堆紅焰千足萬足雖然如是且道向上還有事也無竟斂目而逝深自復僧衣其陞堂入室提唱宗旨切切無虛日有僧問正中偏深答黑面老婆披白練偏中正答白頭翁子著皂衫正中來答屎裏翻觔斗兼中至答雪刃籠身不自傷兼中到答崑崙夜裏行僧曰向上還有事也無深曰捉得烏龜喚作鱉乞師再垂方便深曰入山逢虎臥出谷鬼來牽曰何得干戈相待曰三兩線一斤麻深之道眼精明機用自在於寶峯門下稱賢肖焉

贊曰芙蓉之後異苗番茂而闡提炤公輩可想也其門弟德止禪師不假師授神悟絕倫傾當世有國者時稱為太陽再世不謬矣至於景深禪師則炤公獨提獎於人天衆前師資緣會夫豈偶然哉及其弘道而榮辱喧天人風確不可撼在往哲有所不能而獨能之非深得屬提三昧者其可得歟嗚呼二師於諸樂並作之際而大振黃鍾則遠錄公之功政未替也

龍牙才禪師

禪師名智才姓施氏舒州人也進止勇猛有囊括之志斷髮為大僧趨最上乘遂得旨於佛鑑懃公公補太平時衆多務繁才自典犂鑁一衆仰焉又謁死心禪師於黃龍死心輒拈百丈埜狐公案以徵才才遽對曰入戶已知來見解何須更舉轢中泥曰死心長老死在上座手裏也才曰語言雖有異至理且無差曰如何是無差底事才曰不扣黃龍角焉知頷下珠死心便打才拂袖趨去之死心後知乃嘆曰太平之風果不寂寥政和初佛鑑自太平移智海才造省佛鑑以智海之衆命才首之才辭不就乃隱嶽麓佛鑑遷蔣山才又造省時珣禪師為座元有僧以女子出定因緣請珣批判珣曰瞿曇身心如泥女子肝腸似

鐵文殊貪尋鍋子罔明緣來著楔歷觀大地衆生不解開門作活不動干戈建太平雨過春山如黛潑其僧不領乃請決於才才曰女子文殊與罔明禪徒畢竟如何委除非格外妙投機始信波濤元是水僧有省珣笑曰須是我才蘇嚕始得才居獄麓時因僧問德山棒臨濟喝今日請師爲拈掇才曰蘇嚕蘇嚕曰蘇嚕蘇嚕還有西來意也無才曰蘇嚕蘇嚕故叢林稱爲才蘇嚕云才遷潭州龍牙龍牙有衆數百不以聲色而出入提撕如左右手均勞逸預險夷木榻之側片笠不完禪徒飫染其味昂昂自若一以胎風雨穀之舌鼓唱玄猷故居十三載如一日有語曰彈指圓成八萬門刹那滅卻三祇劫若也見得行得健即經行困即歇若也未會兩箇鸊鵜扛箇鷺鷥與閒退居雲溪忽集衆曰戊午中秋之日出家住持事畢臨三日又曰涅槃生死藏是空花佛及衆生並爲增語汝等諸人合作麼生良久喝曰白雲湧地明月當天竟長往火浴收五色舍利塔於本山

贊曰佛鑑嘗謂才公云住持有三訣見事能行果斷三者缺一則見事不明終爲小人忽慢住持不振矣故才公開化二十載衆敬畏之如羽族隨鳳懷其德也是時死心善罵天下聾縮獨於公則嘖嘖延譽於不衰豈徒然哉

性空普菴主

禪師妙普者字性空漢州人也公性少緣飾好面折人能與公游者始終皆播令名公嘗以短策荷敝衲歷諸名山不喜同衆挂搭或宿古廟或寄閒房有以耐叢林而諫公公爲諾諾而已及見死心於黃龍乃折策堅依之竟得黃龍之旨死心獨奇公公慕船子遺風辭抵秀水結茅青龍之埜吹鐵笛自娛愛發新聲嘗歌曰心法雙忘猶隔妄色塵不二尚餘塵百鳥不來春又過不知誰是住菴人又曰學道猶如守禁城晝防六賊夜惺惺中軍主將能行令不動干戈治太平又曰十二時中莫住工窮來窮去到無窮直須窮徹無窮底踏倒須彌第一峯建炎初徐明唱叛道經烏鎮恣殺戮鷄犬絕聲公憫之乃曳履獨往或以

險難止公公曰隨緣赴感吾之願也賊見公偉異疑必跪伏者執問來端公曰吾乃禪者欲抵密印寺豈有他哉賊怒欲殺公笑曰大丈夫要頭便斫去何以怒爲願施一飯以爲送終賊意稍解授以肉食公如常應供出生畢乃曰孰當祭我以文賊相笑顧不答公曰吾自爲之賊復相笑遺以秃筆公起大書於空壁曰嗚呼惟靈勞我以生則大塊之過役我以壽則陰陽之失乏我以貧則五行不正困我以命則時日不吉吁哉至哉賴有出塵之道悟我之性與其妙心則其妙心孰與爲隣上同諸佛之眞化下合凡夫之無明纖塵不動本自圓成妙矣哉妙矣哉日月未足以爲明乾坤未足以爲大磊磊落落無罣無礙六十餘年和光混俗四二十臘逍遙自在逢人則喜見佛不拜笑矣乎笑矣乎可惜少年郞風流太光彩坦然歸去付春風體似虛空終不壞尙饗字勢飛動數壁俱盡遂擧筯飫食賊徒爭視大笑公食罷復高聲招曰來來刼數旣遭離亂我是快活烈漢如今正好乘時便請一刄兩段又大呼斬斬賊大駭異令衞出之爲鎭廬舍獨全公之惠也道俗聞益皈仰以名刹致公不顧或說公從上付託之重公輙以鐵笛揮之紹興庚申命造大盆修書寄雪竇持禪師曰吾將水葬矣持笑曰風流老子灼有商量壬戌持至見公尙存相敘歡甚占偈嘲曰咄哉老性空剛要餧魚鱉去不索性去只管向人說公笑曰惟待老兄證明耳令告四衆衆集公爲說法仍說偈曰坐脫立亡不若水葬一省柴燒二省開壙撒手便行不妨快暢誰是知音船子和尙高風難繼百千年一曲漁歌少人唱遂盤坐盆中弄笛順潮而下緇素隨至不可勝計望欲斷目公取塞盆底水而回衆擁觀水無所入復乘流而往引發拍掌長歌曰船子當年返故鄕沒蹤跡處妙難量眞風徧寄知音者鐵笛橫吹作散場其笛聲嗚咽頃於蒼茫間見以笛擲空而沒後三日灘頭趺坐如生四至爭往迎歸留五日異香不散闍維時有二玄鶴徘徊空中得舍利大如菽者莫計塔於青龍其尺楮片言流播人間珍如珙璧

贊曰余考建炎之擾高蹈物表不無其人普公直躡

不測之量因機示教布置節次毫忽不亂此其智力願力可稱兩足矣惟願末追慕船子雖釣盡淸波金鱗不遇而公之慈風凜然在也

龍翔竹菴珪禪師

禪師名士珪號竹菴蜀郡成都史氏子乃龍門佛眼遠公之高弟也說法於江南浙閩諸大名坊珪有密行喜推獎人士一與珪接者皆成美名珪初依止於大慈沙門宗雅研究楞嚴而雅亦僧杰也默察珪器度宏大意欲珪南詢乃盛贊眞歇之爲人蓋歇未出蜀時亦習講於成都大慈珪味其指棄講謁諸名宿雖經賞識未豁所蘊晚登龍門擬以平時所得舉似佛眼佛眼知珪命典堂司不得辭珪以未伸所解爲悶幾入方丈多遇高菴正堂輩在焉高菴正堂時稱明眼珪慚乘間問曰絕對待時如何佛眼哂曰如你僧堂中白椎相似珪不領至晚理前問佛眼唾曰閑言語珪背汗淋踵弗吐一詞而出因嘆曰窮諸玄辨若一毫置於太虛竭世樞機似一滴投於巨壑吾蜀周金剛不謬矣政和間閑法天寧浩歸湖海馮濟川嘗以珪之玄要頌舉似妙喜妙喜稱之及濟川除給事珪同日受詔住雁山能仁時稱佛眼門下袞裏二檀樹焉眞歇居江心寺有大名聞珪將至恐東甌未廓所見乃過江迎珪大展九拜以誘甌人珪未視篆有嫉者深夜縱火能仁燬盡珪就故址結茅乃示衆曰愛閑不打禾山鼓投老來看雁宕山杰閣嶽樓渾不見溪邊茅屋兩三間還有共相出手者麼喝一喝未幾能仁復成初寺燬隨珪之衆多背去者寺成復歸或曰彼彼以成敗事師非義侶也請勿收錄珪曰不然境風所飄力未充也若棄之豈慈攝之義哉眞歇移徑山珪補江心江心有僧久居閑房不預參列値珪陞座攙衆出問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珪曰東家點燈西家暗坐未審意旨如何珪曰馬便搭鞍驢便推磨僧禮拜珪曰靈俐衲僧只消一箇珪乃曰馬搭鞍驢推磨靈俐衲僧只消一箇縱使東家明點燈未必西家暗中坐西來祖意問如何多口阿師自招禍其僧脫然終其身不露姓字珪後住閩之乾元有慧溫入室珪曰情生智隔想變體殊不用停囚長智

速道將來溫有省大笑起曰拶出通身是口何妨罵雨呵風昨夜前村猛虎齩殺南山大虫珪諾之又移居鼓山進院至三門德昇把住問曰國師不誇石門句請師速道珪震聲喝之昇亦領旨珪既年老罷上堂惟臨軒隨機不計旦暮而已以紹興丙寅七月晨起沐浴陞座命聲鼓集衆衆方集珪顧視左右就法座泊然坐化茶毗舍利無數送者均得之塔於鼓山

贊曰竹菴以魁梧奇偉之姿初剃染即受知於宗雅遊方復際遇於龍門及行道又逢眞歇而襄之恥與高菴正堂輩齊名海內噫其所謂獅子乳得器有以哉

南宋元明僧寶傳卷一

南宋元明禪林僧寶傳卷二

祖奇一首座

黃龍曰道如山愈升而愈高如地愈行而愈遠學者卑淺盡其力而止耳惟有志於道者乃能窮其高遠其他孰與焉悲夫衆生之見以形影爲高以肝膽爲遠遠則生疑高則生慢慢疑之疾痼於胸次所以與道日劫相違故大慈示現始假之以名終昭之以跡然名忘則形影之山非高實跡則肝膽之地非遠俾血氣之屬莫不一貫而歸之且名跡又安可少哉達士則不然若華亭白丁日擾憂於烟波渚月之間投之者有夾山至於城隅破院一語之下識老僧而終嗣之者淸涼也又若貫首座單丁三十載至今聞其風莫不高山在仰嗚呼豈盡必萬指圍遶始稱有志於道而後定向往哉余輯傳見有宗振首座者出昭覺之門嘗書壁云住在千峯最上層年將耳順任騰騰免教名字落人間甘作今朝百拙僧味其語句蓋龍山大梅之儔也惜後事莫考不可得而傳惟祖奇

二首座能窮山地之高遠耳倘所謂有得於道者非耶傳曰道祖首座者成都人也緇裘敝履健於遊操鄉音見圓悟衆笑之然悟愛其品堪任大法乃以即心是佛話上下鞭策之祖忽開悟於是出語驚人人莫測也一日圓悟白衆以祖爲堂中第一座衆竊議曰老漢大有鄉情在祖輒爲衆入室馳其石光電閃之機素稱强項魁杰者皆爲失色倘餘二十許人祖驀擊案問曰生死到來如何回避左右無對祖擲下拂子奄然脫去衆大驚亟聞圓悟悟至召曰祖首座祖張目視之悟曰抖擻精神祖點首竟長往矣

世奇首座亦成都人常隨佛眼和尙其慈祥博厚爲衆所仰眞參實請不問寅昏佛眼每嘆曰若奇闍黎可謂晩季之精進幢子也奇既得旨於佛眼佛眼命奇首衆於龍門奇固辭曰此非細事也如金鍼刺眼毫髮有差睛則破矣願盡未來際生居學地而自煅煉佛眼因以偈美之曰有道只因頻退步謙和原自慣回光不知已在靑雲上猶更將身入衆藏暮年學者力請不容辭每與宿衲盤桓糾結處一語釋之佛眼益爲嘉嘆一日集衆說偈曰諸法空故我心空我心空故諸法同諸法我心無別體祇在而今一念中且道是那一念良久震威一喝而終自是之後宇內禪社常追繹二首座之風以率衆焉

贊曰建叢林立宗旨獨掌委不泯嗚自我本師能仁分座於多寶世尊之後其激揚法化爲人天眼者斑斑較著焉今觀祖奇二公以去來自在三昧克壯一代宗猷豈偶然哉或以九峰侍者之機而冒按之所謂夜郞王初具君臣不知漢大也

護國此菴元禪師

此菴禪師者東甌人也出張氏名景元元以妙年謁圓悟勤公於鍾阜公即許元入侍時悟公左右皆顯名宿德元與之抗或議其少叢林公不顧然元不離公膝下洞徹玄旨機發獨衆有訴於公公笑曰我家聱頭侍者汝姑避之耳自是衆憚其鋒靖康改元圓悟歸蜀元辭還浙悟公曰向去有人問你作麼生元搊傍僧背曰和尙問你何不抵對公大笑曰我有些子禪被元聱頭一布袋盛將去也叢林又共稱爲元

布袋云圓悟乃題小像而付元曰平生只說聱頭禪撞著聱頭如鐵壁脫卻羅籠截腳跟大地撮來墨漆黑晚年轉復沒刀刀奮金剛鎚碎窠窟他時要識圓悟面一爲渠儂併拈出元既受囑韜彩埋光不求聞達耿龍學守括蒼因閱圓悟錄得元之爲人時南明虛席遂遣使物色之至台之報恩獲於衆中迫授南明之命衆尚呼唔無信可意有僧問曰逢人則出出則不爲人意旨如何元曰八十翁翁嚼生鐵進云逢人則不出出則便爲人又作麼生曰須彌頂上浪翻空報恩方丈古禪師乃靈源高弟深駭異之即推崇元勉應其命元受請日古公先引座舉白雲見楊岐岐舉茶陵悟道公案請元批判元乃陞座曰諸禪德楊岐大笑眼覷東南意在西北白雲悟去聽事不真喚鐘作甕檢點將來和楊岐老漢都在架子上將錯就錯若是新南明則不然我有明珠一顆切忌當頭錯過雖然覿面相呈也須一槌打破舉拂子云還會麼棊逢敵手難藏拙詩到重吟始見工於是海衆聞風奔集南明南明開堂日僧問昔年三平道場重興

是日圓悟高提祖印始自師傳如何是臨濟宗元曰殺人活人不眨眼目前抽顧鑑領略者還稀如何是雲門宗元曰頂門三眼耀乾坤未舉先知未言先見如何是潙仰宗元曰推不向前約不退後三界惟心萬法惟識如何是法眼宗元曰箭鋒相值不相饒建化何妨行鳥道回途復妙顯家風如何是曹洞宗元曰手執夜明符幾箇知天曉僧曰向上還有路也無曰有曰如何是向上路元曰黑漫漫地僧便喝元曰貪他一粒米失卻半年糧又問天不能蓋地不能載畢甚麼物元曰無孔鐵鎚曰天人羣生類皆承此恩力也元曰莫妄想又問三世諸佛說不盡底請師速道元曰眨上眉毛乃曰威音王已前者隊漢錯七錯八威音王已後者隊漢落二落三而今者隊漢坐立儼然且道是錯七錯八落二落三還定當得出麼舉拂子云吽吽又曰埜干鳴師子吼張得眼開得口動南星躔北斗大家還知落處麼金剛堦下蹲神龜火裡走又歷應仰山連雲諸剎晚遷天台護國寺寺久廢元樂而新之紹興丁丑輒請西堂應菴禪師首衆

以後事囑之俄頃握右拳蛻去年五十有三坐三十五夏茶毗得五色舍利齒舌右拳無少損塔於寺東劉阮洞前松窓居士錢端禮聞訃乃喟然曰吾師何獨行也適平田簡堂禪師弁瑞巖國清二主人至禮與詳敘遂旦遂書語別之置筆顧曰先師握拳而去禮坐去好臥去好簡堂哂曰一去便了理甚坐臥禮合爪曰法兄當爲祖道自愛正坐斂目而逝簡堂名行機後住國清或菴住焦山而元公之道大弘焉

或菴體禪師

或菴禪師名師體台州羅氏子也師事此菴兄事簡堂簡堂既得契證因密言於此菴曰體公他日十倍於某願和尚憐之此菴默然自是護國諸役皆遣體任之體勇於謀道雖百冗終歲未見喜慍之色忽徹旨於此菴一喝之下乃投頌曰商量極處見題目途路窮邊入試場拈起毫端風雨快者回不作探花郎此菴密書片紙而付體曰老壽開花隹火結子體乃匿跡天台居無定所崖穴之士率得法利丞相錢公象先遂以天封招提勉令應世體宵遁去錢公深爲太息乾道初遠公瞎堂住國清因見體題圓通像贊曰不依本分惱亂衆生瞻之仰之有眼如盲長安風月貫今昔那箇男兒模壁行驚喜曰不謂此菴有此兒耶偏索之得於江心寺固於稠人中請充第一座僧問體曰一種沒絃琴久居在曠野不是不會彈未遇知音者知音既遇未審如何品弄體曰鍾作鍾鳴鼓作鼓響叢林雜然稱善瞎堂遷虎丘體就省道俗聞體高風力以覺報蘭若延之覺報舊名老壽菴體忻然來就以爲此地符先師所讖體初住老壽衲子難構瞎堂嘗謂體曰人之才器自有大小誠不可強故楮小者不可懷大綆短者不可汲深鴟鵂夜撮蚤察秋毫晝出瞋目不見丘山蓋分定也於是體別展機宜以歸來學室中常摩捋苕帚柄問學者曰依稀苕帚柄彷彿赤斑蛇學者擬議輒舞苕帚柄驅之有老衲請其旨體曰棒下無生忍臨機不見爺僧傳至虎丘瞎堂曰者箇山蠻杜拗子放拍盲禪治你那一隊埜狐精體聞說偈曰山蠻杜拗得能憎領衆匡徒似不曾越格倒拈苕帚柄拍盲禪治埜狐僧瞎堂知

之大笑而已晚移焦山上堂學臨濟四喝話乃召衆曰者箇公案天下老宿拈掇甚多第恐皆未盡善焦山不免四稜著地與諸人分明註解如何是金剛王寶劍咄如何是踞地獅子咄如何是探竿影草咄如何是一喝不作一喝用咄若也未會拄杖子與焦山吐露看卓一下曰笑裏有刀又卓一下曰毒蛇無眼又卓一下曰忍俊不禁又卓一下曰出門是路更有一機舉話長老也理會不得又曰道生一無角鐵牛眠少室一生二祖父開田說大義二生三梁間紫燕語呢喃三生萬物男兒活計離窠窟多處添少處減大虫怕喫生人膽有若無實若虛爭掩驪龍明月珠是則是祇如焦山坐斷諸方舌頭一句作麼生道肚無偏辯病不怕冷油虀拍禪床下座又雲水率以十智同眞浩浩商量體曰朝暮三四豈良狙哉乃大書於僧堂曰陽春白雪非難和藻鑑水壺豈足觀一把柳絲收不得和烟搭在玉闌干有居士愛問諸禪曰夫婦相打通兒子作證且道證父即是證母即是江湖對者不滿其意體寄以語曰小出大遇居士從此不問話淳熙己亥八月示疾召衆言別曰先師結子之讖今其時矣衆涕哀不已體揮其手復彈指曰鐵樹開花雄雞生卵七十二年搖籃繩斷遂趨寂先一日手書幷硯寄別侍郎曾公逮曾公奔至以偈慟曰翩翩隻履逐西風一物渾無布袋中留下陶泓將底用老夫無筆判虛空

贊曰千峯合嶽嶽影自崇萬籟靈秋秋光自迥蓋理之必然也顧瞎堂棄或菴於寂寞窮海之心豈閒相識哉然或菴一出天下英靈靡然左袒揆厥所繇聲頭之禪峻矣乃其後棄與瞎堂遠公齊鳴豈非漢家子弟盡隆準乎

文殊道禪師

禪師名心道眉州人也生徐氏性剛毅矜氣節施德於人使人不知赴人之厄如救已溺然厭世法布衲芒鞋出入古招提意趣純一苦行頭陀也以三十歲出家自恨其晚習教參禪寒暑衣不解帶遂爲佛鑑懃禪師之長子襄守慕其節操請主天寧解包之日一拂臨軒龍象不啻子來後遷常德之文殊寺宋道

君皇帝宣和初尙方術敕改僧爲德士天下禪林剎竿易號一時我諸老宿皆結舌而遯惟道公與祖鏡英禪師受詔英仍住太梅道仍住文殊人識之道束髮加冠陞座曰祖意西來事今朝特地新昔爲比丘相今作老君形鶴氅披銀褐頭包蕉葉巾林泉無事客兩度受君恩所以道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且道卽今是甚麼時節毗盧遮那頂戴寶冠爲賢眞中有俗文殊老叟身披鶴氅且要俯順時宜一人旣爾衆人亦然大家成立叢林喜得羣仙聚會共酌迷仙酎同唱步虛詞或看靈寶度人經或說長生不死藥琴彈月下指端發太古之音棊布軒前妙著出神仙之外進一步便到大羅天上退一步卻入九幽城中祇如不進不退一句又作麼生道直饒羽化三清路終是輪迴一幻身英公則忝筆注老子以進道君道君嘉悅命頒道藏流行乃賜英冠珮壇誥人復議二公儔次年復僧道公陞座曰不挂田衣著羽衣老君形貌頗相宜一年半內閑思想大抵興衰各有時我佛如來預識法之有難教中明載無不委知較量年代正在於茲體得其便惑亂正宗僧改俗形佛更名字妄生邪解刪削經文鏡鈸停音鉢盂添足多般矯詐欺罔聖君賴我皇帝陛下聖德聖明不忘付囑不廢其教特賜宸章頒行天下仍許僧尼重新披剃實謂寒灰再燄枯木重榮不離俗形而作僧形不出魔界而入佛界重鳴法鼓再整頹綱迷仙酎變爲甘露瓊漿步虛詞番作還鄉曲子放下銀木簡拈起尼師壇昨朝稽首擎拳今日和南不審祇改舊時相不改舊時人敢問大衆舊時人是一箇兩箇良久曰秋風也解嫌狼藉吹盡當年道教灰英公獨不改服仍冠珮逍遙山居大梅人益識之道聞而嘆曰大梅老眞不忝雲門之裔也後果於南宋紹興間擊鼓集衆捐冠珮象簡於地乃露頂披伽黎拈拄杖說妙法竟擲下拄杖斂目而逝（英嗣九峯韶爲雲門六世）道居文殊旣久時南北烽燹競發宇內叢社率苟簡安衆而已道獨不然有以翰墨隨身常嗔訶之或問其故道嘆曰嗟乎取捨情存是非鬬亂行未一尺說便一丈不足取信於天下使血氣之屬偷心不息者皆此輩也而握

邊化之柄能辯其責乎言訖濟然建炎三年春示衆曰正法眼藏瞎驢滅臨濟何曾有是說今古時人皆妄傳不信但看後三月至閏三月賊鍾相叛其徒請南避之道叱曰學道所以了生死何避哉賊至道端坐木榻若不知賊疑舉槊殘之血皆白乳賊衆大駭引席覆之及𤇆火化顖不少異香烟如雲門人慧方聞道嬰難則隱於潭州不肯應世其繼文殊席者乃思業也業世爲屠宰因戮猪忽徹心源棄刀走文殊呈偈曰昨日夜叉心今朝菩薩面菩薩與夜叉不隔一條線道公笑曰你正殺猪時見箇甚麼業作鼓刀勢公頷之

贊曰戈矢播廣長之音梟獍說殊勝之法處違常順履險常安道公得之矣公詞華閎放望蓋天下不許參徒馳騁翰墨蓋亦三折股而知醫者乃云學道所以了生死豈虛言哉又與大梅脫印同文所謂其利斷金也

宏智覺禪師

禪師名正覺姓李氏李氏爲隰州善族覺公生則肉環特起於臂蓋其母孕時夢感之徵也七歲日誦數千言佛陀遜禪師見而大異以法室祥麟記之又四載公果得度年十八遊方決誓而行親友俱賢之遂依枯木成禪師於香山香山多佳士成獨器公公受嚴折不發聞誦法華經有省即陳所悟於成成指臺上香盒曰裏面是甚麼物對曰是何心行曰你悟處又作麼生公畫圓相呈之又抛向後成曰弄泥團漢有甚麼限曰錯成曰別見人始得公諾諾而去造丹霞時丹霞淳禪師居焉淳爲芙蓉楷之子楷嗣投子青青嗣太陽玄玄公神觀奇偉愼其付授年至八十嘆無可繼者乃以皮履直裰寄浮山遠錄公使爲求法器纔讖以偈偈曰楊廣山頭草憑君待價焞異苗翻茂處深密固靈根遠既任荷兩宗居聖巖出洞下宗旨示青青悉妙契遠以大陽頂相皮履直裰令青續其宗系故青爲淳之祖而淳爲青原思下十二世也淳受公展訖即問曰如何是空劫以前自己對曰井底蝦蟆吞卻月三更不借夜明簾曰未在更道公擬議淳以拂打曰又道不借公大悟其旨便作禮淳

曰何不道取一句對曰某ᄼ曰失錢遭罪淳驟然曰未暇打得你自此丹霞白椎曰非公莫致發響淳移大洪命公居七衆之首四年又分同門眞歇了之座於圓通六年出住泗州普照歷舒州太平江州圓通能仁眞州長蘆俱爲禪衲區藪而洞上之風大廓有問五位宗旨公以頌示曰正中偏霽碧星河冷浸天夜半木童敲月戶暗中驚破玉人眠偏中正海雲依約神仙頂婦人鬓髮白垂絲羞對秦臺寒照影正中來午夜長鯨蛻甲開大背摩天振雲翼翔遊鳥道顯難該衆中至覿面不須相忌諱風化無傷的意玄光中有路天然異衆中到斗柄横斜天未曉鶴夢初醒露葉寒舊巢飛出雲松倒建炎初又住天童屋廬湫隘衲子結草樹居常數千指未幾所廢俱成而宏勝冠南國焉有羽客私進乾汞之術公曰我輩非不能也顧欲植家有所植福耳爲汝驗之以汞納口坐踰時吐白金於地客駭謝而去公之再住天童適金人陷明州諸剎皆燬及窺小白嶺見谷積陰雲疑有伏甲懼而退時江聲絕渡千二百衆俱安牀藉知事憂之頃之嘉禾錢氏致穀千斛歲雖艱遠施無厭贍衆之餘存活白衣老少數萬人有詔移靈隱未越月解歸公於天童計三十載而名號所彰萬方革面上堂曰黃閣簾垂誰傳家信紫羅帳合暗撒眞珠正恁麼時視聽有所不到言詮有所不及如何通得箇消息去夢回夜色依稀曉笑指家風爛熳春又曰諸禪德吞盡三世佛底人爲甚麼開口不得照破四天下底人爲甚麼合眼不得許多病痛與你一時拈卻了也且作麼生得十成通暢去還會麼擘開華岳連天色放出黃河到海聲僧問淸虛之理畢竟無身時如何曰文彩未痕初消息難傳際僧曰一步密移玄路轉通身放下劫壺空曰誕生就父時合體無遺照僧曰理既如是事作麼生曰歷歷緜回分化事十方機應又何妨僧曰恁麼則塵塵皆現本來身也曰透一切色超一切聲僧曰如理如事又作麼生曰路逢死蛇莫打殺無底籃子盛將歸僧曰入市能長嘯歸家著短衫公曰木人嶺上歌石女溪邊舞又僧問如何是向去底人公曰白雲投壑盡靑嶂倚空高如何是向

來底人公曰滿頭白髮離巖谷半夜穿雲入市鄽如何是不來不去底人公曰石女喚回三界夢木人坐斷六門機公提唱語句湖海爭馨炙之均以為因公得見青樝二尊宿也公雖年老日常過午不食縷絲不衣有巨賈獻奇製新錦公堅卻之曰為老[illegible]一人勞千里信施老僧不忍居也必不已估直以供眾是以廉約成風天下效之紹興丁丑九月出隊言別於越帥趙公令諉及諸檀信次月七日還山遂作書請妙喜主我法門後事已而沐浴更衣告眾曰夢幻空花六十七年白鳥烟沒秋水連天俄報妙喜至公泊然蛻去妙喜為公剃髮舍利隨指而下龕留七日顏不少異塔於東谷謚曰宏智塔曰妙光

贊曰觀覺公唱教當乾坤鼎沸之秋闢啓東南續言密行為湖海傾歸妙喜尚左遜之其餘欲並駕爭驅知其孰可也嗟乎洞上宗風微公孰慰浮山之望而足太陽之心哉

眞歇了禪師

眞歇禪師諱淸了蜀之左綿安昌雍氏子也生有慧根眉目疎秀神宇靜深見佛則欣悲不捨年十一依聖果寺俊僧受業又七歲試法華經得度具戒聽講玄解經論以為言說終非究竟出峽直抵沔漢扣丹霞子淳禪師淳問如何是空劫時自己師擬對淳掌之師契旨翌日淳上堂曰日照孤峰翠月臨溪水寒祖師玄妙訣莫向寸心安師趨進曰今日瞞某甲不得也曰試舉看師良久淳曰將謂你瞥地師便出輒北遊五臺京汴南抵儀眞謁長蘆祖照一語契合命為侍者踰載分座照常以老疾擬閑退夢人告曰蜀僧可代照未決蜀僧為誰至宣和壬寅照病篤恍省前讖蜀僧即了首座也亟囑經使陳公請了繼席長蘆開法以香酹丹霞淳語曰我於丹霞先師一掌下伎倆俱盡覓箇開口處不可得如今有恁麼快活不徹底漢麼若無銜鐵負鞍各自著便於是洞宗大振禪流如歸亦多照公遜席之力也及照歿師以父禮行喪事亦宜矣師居七載建炎二年戊申南遊普陀以溫和機引導海山七百餘家皆棄網業庚戌應天台國淸寺尋受閩之雪峯紹興五年丙寅奉旨補明

州育王寺育王院務曠敗不易承理因遞代逋負幾二十萬貫咸爲師憂而師居未幾間償舊逋負十有八九矣戊午詔遷蔣山疾辭不赴明年朝旨以溫之龍翔興慶二院合一禪林詔師主之僧集如雲齋粥不繼朝以法田千畝賜之又詔主雙徑慈寧太后建崇先寺居師賜金襴銀絹法物隆渥殊甚師以爲可作歸休計上堂轉功就位是向去底人玉韞荊山貴轉位就功是卻來底人紅爐片雪春功位俱轉通身不滯撒手無依石女夜登機密室無人掃正恁麼時絕氣息一句作麼生相委良久云歸根風墮葉照盡月潭空尋示疾中使問候師從容敘謝乃呼首座曰吾行矣跏趺瞑目而逝時紹興二十二年壬申十月朔日也越世六十有二坐四十五夏凡七處說法五承紫泥之詔得度弟子四百嗣法者宗珏等三十餘人所編語錄二集若干卷行世其語曰窮微喪本體妙失宗一句截流玄淵及盡是以金針密處不露光芒玉線通時潛舒異彩雖然如是猶是交互雙明且道巧拙不到作麼生相委良久云雲籠秀處青陰合巖樹高低翠鎖深師之語句精妙約類如此僧問不落風彩還許轉身也無師曰石女行處不同功曰向上事作麼生師曰妙在一漚前豈容千聖眼僧禮拜師曰祇恐不恁麼師一日入廚看羹甑次忽桶底脫衆皆失聲曰可惜許師曰桶底脫自合歡喜因甚煩惱曰和尚卽得師曰灼然可惜許一桶羹臨機勘辨約類如此

贊曰師初於丹霞掌下洞徹根源便乃遨遊南北衝抗時機不無離師太早之譏殊未知眞龍不借涓滴而能霖霈九天豈與點額鈍鱗同日量論哉況師夙承弘願以英偉之操深明的旨宜請假觀方非分外也不期際長蘆推代之風雲卒爾廣澤宜矣故曰得時而動則功成百世其師之謂乎

南宋元明僧寶傳卷二

南宋元明禪林僧寶傳卷三

虎丘隆禪師

禪師和之含山人也名紹隆機投佛果勤禪師出世開聖次遷彰教果還□移居虎丘時佛果門賢雖有妙喜輩尙菴居楚吳衲子惟趨虎丘故虎丘法筵之盛無異佛果之住蔣山也師凡見學流必以湛堂死心諸宗匠而龜鏡之葢師初爲大僧輙知有於長蘆信公言下因慕佛果老人造夾山而道緣實峯見器於湛堂又過黃龍抗機於死心抵夾山適佛果移道林師從其行佛果問曰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離見見不能及竪拳云見麼對曰見曰頭上安頭師脫然契證佛果復召曰見箇甚麼師曰竹密不妨流水過佛果深肯之於是二十載侍從於果而隆睡虎之名飫驚叢社矣宣和間辭歸省親因住褒禪山靖康改元領開聖爲建炎之擾退隱銅峯尙書李公光起師居彰教間有老宿聞而笑曰瞌睡虎今揷翅矣紹興癸丑遷平江之虎丘虎丘爲南國衣冠之藪懷香請益外掀禪床喝大衆之輩臘臘不絕僧問爲國開堂一句作麼生道師曰一願皇帝萬壽二願重臣千秋曰秖如生佛未興時一著落在甚麼處師曰吾常於此切曰官不容針更借一問時如何師曰據虎頭收虎尾曰中間事作麼生師曰草繩自縛漢曰毗婆尸佛早留心直至如今不得妙師曰幾行巖下路少見白頭人問九旬禁足意旨如何師曰理長即就曰秖如六根不具底人還禁得也無師曰穿過鼻孔曰學人小出大遇師曰降將不斬曰恁麼則和尙放某甲逐便也師曰停囚長智問如何是大道眞源師曰和泥合水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截斷草鞋跟問古人到者裏因甚麼不肯住師曰老僧也恁麼曰忽然一刀兩段時如何師曰平地神仙問如何是截鐵之言師曰滿口含霜曰何必如此師曰闍黎又作麼生曰痛領一問師曰也須吐卻諸方以師之機類於五祖其上堂曰凡有展托盡落今時不展不托墮坑落塹直饒風吹不入水洒不著箇點將來自救不了豈不見道直似寒潭月影靜夜鐘聲隨扣擊以無斷

觸波瀾而不散猶是生死岸頭事拈拄杖一劃云劃斷古人多年葛藤點頭石不覺拊掌大笑且道笑箇甚麼腦後見腮莫與往來又曰目前無法萬象森然意在目前突出難辨不是目前法觸處逢渠非耳目之所到不離見聞覺知雖然如是也須踏著乞向上關棙子始得所以道羅籠不肯住呼喚不回頭佛祖不安排至今無處所如是則不勞斂念樓閣門開寸步不移百城俱到還委悉麼路逢死蛇莫打殺無底籃子盛將歸諸方又以師語類於白雲白雲端和尚嘗立祖堂昭享先澤師追繹其事圖其像而安奉之故有語曰天子之廟九諸侯之廟七況金輪世譜寧甘草草飲水遠昧其源於義安乎於是叢林咸遵行焉師前後據室嚴展化儀不以獅乳暴迸非器所以得法於師者氣宇如王丙辰五月佛果訃始至師乃白衆曰當以第一座宗達承虎丘院事復索筆書最後法語儼然化去壽六十坐四十五夏塔於本山有門人應菴華禪師

應菴華禪師

應菴禪師諱曇華北宋徽宗崇寧癸未生於楚黃江氏神彩頴異識度持重年十七具決定志津濟羣品棄家得道於虎丘隆公隆先妙喜受印於佛果佛果嗣法東山演禪師而應菴爲東山之四世也當時推二甘露門謂楚西有應菴浙東有妙喜妙喜謫梅楊有傳應菴法語至者妙喜譽不容口以偈東曰坐斷金輪第一峯千妖百恠盡潛蹤年來又得眞消息報道楊岐一脉通應菴之語曰九年面壁壞卻東土兒孫隻履西歸鈍置黃面老子以拄杖畫一畫云石牛横古路一馬生三寅又曰十五日以前水長船高十五日以後泥多佛大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直得三千大千世界一切衆生悉皆歡喜謂言打者一棒不妨應時應節山僧不覺通身踴躍遂作詩一首舉似大衆蜻蜓許是好蜻蜓飛來飛去不曾停被我捉來摘卻兩邊翼恰是一枚大鐵釘又曰飯籮邊漆桶裏相唾饒你潑水相罵饒你接嘴黃河三十年一度清蟠桃五百歲一次開花鶴勒那獻定牙關朱頂王呵呵大笑歸宗五十年前有一則公案今日舉似

諸人且道是甚麼公案王節級失卻帖又曰參禪人切忌錯用心尋明見性是錯用心成佛作祖是錯用心看經看教是錯用心行住坐臥是錯用心喫粥喫飯是錯用心屙屎送尿是錯用心一動一靜一往一來是錯用心更有一種錯用心歸宗不堪與諸人說破何故一字入公門九牛車不出其前後語要約類如此僧問秪者是埋沒自己秪者不是孤負先聖去此二途和泥合水處請師速道曰玉筯撑虎口僧曰一言金石談來易萬事鴻毛脫去輕曰莫謾老僧好侍郎李浩擬達所畜應菴縣起揕其胸曰死後向甚處去浩噤不能發應菴叱退之浩不旬日徹見臨濟宗旨其妙密鉗鎚又類如此故一時無表裏貴賤者艾飽參經其爐鞴無不汗下心死隆興改元五月虎丘忌晨應菴拈香曰平生沒興撞著無意智老和尚做盡伎倆湊泊不得從此卸卻干戈隨分著衣喫飯二十年來坐曲彔牀懸羊頭賣狗肉知它有甚憑據一年一度燒香日千古令人恨轉深已而以叢林屬累教授嚴康朔以滹沱正宗分付密菴咸杰次月將

告寂猶挂牌入室或以偈請應菴呵曰吾長笑諸方所為而自蹈之耶區分院事洪纖不遺趺坐遷化世齡六十一僧夏四十三塔於玲瓏巖之外岡未踰月妙喜亦遷化初應菴道既通聞此菴元布袋住連雲深山廣澤禪子難近徒步訪之故為分座而連雲之風立震已而主明果則雪堂每過盤桓永夜間有竊議者雪堂叱之應菴凡八歷名刹兩住歸宗始明果終天童其居天童時妙喜亦生還住育王為贊曰臨濟宗枝若無首山幾到大風吹止虎丘命脈一有應菴家聲始不寂寥如珠中如意花裏優曇色改觀但圓悟為一睡虎發其千片之弩豈有鼷鼠快快負其所望哉

大慧杲禪師

禪師宗杲者字曇晦別號妙喜大鑑十五世圓悟勤公之嗣也妙喜出宣州寧國奚氏年十三就鄉校不旬而棄之親奇其志乃許衣緇成大僧徧採諸家語錄於雲門睦州尤篤意焉竟有五家淺深門庭之疑遂請益於廣教珵公珵示其節目妙喜輒領意珵私

嘆曰杲乃再來人也妙喜又棄之遂至眞如喆座下入慶藏主賢蓬頭之室因之過黃龍謁晦堂跨東林參昭覺倶雅珍愛妙喜又棄之往見心印詢詢與語連三日大奇之欲留不可因指見湛堂準公於寶峯機辨縱橫準漠然不諾妙喜始伏膺事之及準疾革妙喜惶啓曰某向後當見何人準曰有箇勤巴子當能了子事準歿乃繭足千里請塔銘於張公無盡無盡時爲禪室頷袖契之囑妙喜必見川勤老也會東京天寧席虛詔起蔣山勤禪師爲住持妙喜心慶曰此天賜我也其禪若不異諸方妄相許可我則造無禪論去也遂入勤公之室聞公拈提朞年不敢犯其機一日公舉東山水上行公案以示衆妙喜躍然急呈所得於公公曰未未懸崖撒手自肯承當絕後再蘇欺君不得令居擇木寮爲不釐務侍者日同士大夫入室公每舉有句無句如藤倚樹話妙喜擬對公輒禁之乃至握箸忘食公笑曰者漢卻參黃楊木禪也妙喜益茫然無措乃堅請公在五祖時問答公良久曰我問有句無句如藤倚樹先師但向我道描也描不成畫也畫不就又問樹倒藤枯句歸何處先師則云相隨來也妙喜豁然大徹連呼曰我會也於是隨聲酬對勢如湧泉公拊掌稱善舉以首衆宿衲皆下之士紳爭相從遊丞相呂公舜徒尤悅之奏賜紫衣號佛日禪師是時已有詔移勤公住雲居賜號圓悟圓悟又以妙喜首雲居之衆其秉拂小參萬指軒騰昭覺元禪師出問曰眉間挂劍時如何妙喜曰血濺梵天圓悟於座下以手約曰問得極好答得更奇於是海衆爭頌老東山之再見也圓悟還蜀妙喜始菴居古雲門遷湖南轉江右入八閩又結菴洋嶼僧曇懿者久依圓悟自謂不疑紹興初出住祥雲法席頗盛妙喜知其所見未實致書令來懿故不起妙喜鳴鼓痛斥榜告四衆懿乃破夏來洋嶼妙喜詢其所證大笑曰汝恁麼見解敢嗣我圓悟老人耶懿愧汗浹背即退院求侍於妙喜入室次妙喜曰我要箇不會禪的做國師懿對曰我做得國師去也妙喜喝出復召曰闍黎香嚴悟處不在擊竹邊俱胝得處不在指頭上懿失聲橫趨而去妙喜笑曰懿闍黎此回堪

住院子也又僧彌光字晦菴流譽諸方趨風來見妙喜命坐而商略光一一具對妙喜曰雖有落處只是不著所在今諸方浩浩說禪者見解秖如此何益也其楊岐正傳三四人而已語訖呵呵大笑光愠而起去妙喜即擊鼓入室光攖額而至妙喜曰喫粥了也洗鉢盂了也去卻藥忌道將一句來光遽對曰裂破妙喜震威喝曰汝又說禪也光乃得旨遂以書招其友鼎需曰洋嶼菴主手段與諸方別需乾笑而已需字懶菴乃閩人幼登進士絕婚爲比丘一錫湖湘徧參名宿以爲法無異味歸隱羌峯絕頂久不下山佛心才禪師已挽出首衆於大乘需嘗以即心即佛問學者毅然無可意光强速其至會入室鼓鳴需隨喜焉妙喜以拂指曰即心即佛作麼生速道需從傍下語妙喜訴之曰汝見穽如此敢妄爲人師耶即普說許其生平珍重得力處排爲邪解需涕泪交頤不敢仰眎乃歸心決擇一日垂問內不放出外不放入正恁麼時如何需擬對妙喜連擊之需釋然厲聲曰和尚已多了也曰今日方知吾不汝欺妙喜之精猛開

發約多類此時及門者五十三輩期未半得法者十三人丞相張公浚在蜀時聞悟爲言杲眞得吾宗之髓張公還朝遂以杲補徑山徑山之席常隨二千餘輩方來無地以容乃搆千僧閣安之侍郎張子韶狀元汪聖錫少卿馮濟用悉預其列當是時秦檜居權司諫詹大方阿之曰鼓唱浮言誹訕朝政張九成爲之首徑山僧宗杲和之乃坐編置九成毀衣焚牒竄妙喜於衡陽起遣日而惻聲載道識者曰日月無私成其明聖賢無擇成其大豈杲公之化應南故天假之以示現於衡陽者耶且法門正氣表燭千秋又以羣顯所係公必壽還何憂哉凡十載徙梅楊雖瘴癘之鄉而妙喜竪拂不倦緇素騰騰仍光風霽日也又五載有旨賜還復僧衣四方虛席迎之皆不就最后有旨强起主育王築塗田數百頃以繼衆食賜其莊名般若又二年改移徑山徑山益盛雖龍象互相蹴踏而上堂每贊猶子應菴深得先人機用於是天下益稱其公妙喜臘高屢求退居明月堂告謝方來莫可禁止先是孝宗居藩時遣內監至徑山見妙喜獻

以偈孝宗大悅及在建邸復遣近侍請上堂親書妙喜菴額并贊眞製賜之及即位又錫法號大慧禪師洎召對妙喜已示疾一夕忽大星隕地流光四散鳥獸皆鳴遂乃告寂於明月堂親封遺疏侍僧請留偈妙喜厲聲曰無偈便死不得也乃大書曰生也只恁麼死也只恁麼有偈與無偈是甚麼熱大擲筆長往時隆興改元八月十日也世壽七十五坐夏五十八上覽遺語悽然製詞奠曰生滅不滅常住不住圓覺空明隨物現見詔以明月堂爲妙喜菴全身瘞於菴後謚曰普覺塔曰普光入其全錄八十卷於大藏爲

贊曰端祖云悟了須是遇人始得余屣度林間數十載每耳目所有諸道者莫不據高廣座自稱曹溪正脉少室眞傳但惜未遇大慧老人耳若遇自當刖有壺天而端祖之言豈謬哉嗚呼馬逢伯樂薪遇中郎吾宗之大幸也與

徑山大禪明禪師

禪師了明者不知何許人長身大腹所至驚衆衆皆稱之曰大禪大禪機鋒敏疾儀度豪朗爲妙喜杲禪師會中之龍象當妙喜住育王時室中不許下喝大禪每入室必振聲一喝而退妙喜榜示曰下喝者罰錢一貫大禪乃密袖千錢先頓於地高聲連喝而出妙喜曰柰者漢何再榜曰下喝者罰當日堂供一中大禪即往言庫司和尚要金十兩主事者不疑與之隨袖以入復頓於地高聲一喝妙喜大駭徐問知之爲之一笑一日妙喜謂大禪曰你者肥漢如是會禪驢年未夢見在大禪曰靈山授記何異今日妙喜乃以德山托鉢因緣徵其節目大禪對曰凛凛吹毛熖膽寒不容擬議豈容傳擡眸已是身三段此是吾家紅鐵團妙喜嘆曰此話它日大行去在於是出赴投子叢席攺觀次遷長蘆百廢俱修嘗過徑山省妙喜妙喜送以偈曰人言棒頭出孝子我道憐兒不覺醜長蘆長老恁麼來妙喜空費一張口從教四海妄流傳楚干能作獅子吼孰云無物贈伊行喝下鐵團顚倒走大禪既主長蘆頗著異跡雖萬指周旋而檀施如山故皆以布袋和尚擬之晩年繼席徑山室中惟以臺山婆子話驗學者遯菴以偈嘲曰一按牛喫草

一與賊過梯早知燈是火飯熟已多時大禪答曰干戈中有太平基不用干戈始得之若無舉鼎拔山力千里烏騅不易騎徑山當妙喜遷化之後其法政大禪爲之再新然歲計浩大知事以將來不給爲諫大禪獨以龍天常住慰之楊和王夢一異僧長大皤髯坦腹緩行言欲化蘇州一莊王異之次旦大禪杖屨而至閽人不能止急啓王王立見大禪奇偉與夢合乃炷香設禮大禪首言大王莊田至廣可施蘇州一所以供佛僧無窮之利也王未可否大禪齋畢便出無他語是時內外訇傳和王以蘇州莊田施徑山大禪布袋和尚王入朝孝宗聞王捨業爲王助喜王謝歸遣使至徑山請大禪而大禪前二日無疾別衆示化矣自是和王宴居寤寐或少交睫即見大禪在前語曰六度之大施度爲先善始善終則爲究竟王嗟慕即以莊隸徑山此莊歲計十萬舟庫皆備乃大禪之遺光也初妙喜謫梅州防送甚嚴或爲禍在不測大禪挺力荷枷從行而師資儀禮旦夕益愼至貶所衲子追隨者率一二三百輩妙喜以齋用不給復慮生議譖勉之令去大禪曰不可衲子所抱者道也所履者義也況重繭千里咨決爲事縱拮据辛勞風波不定聽之龍天安忍棄之遂身任齋粥每日肩栲栳行乞至晚則數十人爲之荷擔成列而歸衲子雖多無不具足如是十六年似一日顧妙喜法嗣之盛在貶所接者居其半大禪明之力也

贊曰禪師明公於盤錯之際執禮凜若氷霜可法也及讀其生平語句如神鋒出匣截鐵如泥稽其行事順逆普應靈異疊出一時疑爲慈氏下生抑何神也經云譬如心王寶隨心現衆色衆生心淨故得見淸淨刹信哉

育王裕禪師

禪師名端裕會稽人吳越錢王之裔也年十四驅烏於境之大善寺目光外射有異量每聞燈籠露柱佛殿山門之語則罔然行脚經宿淨慈有僧擊露柱云如何不說禪裕有省謁諸名宿皆以特遇見推裕終歉然別見佛果勤和尚於鍾阜動每瞬目顧之裕不領一日勤問曰誰知正法眼藏向瞎驢邊滅却即今是

滅不滅裕對曰和尚合取口好曰此猶未出常情在裕擬進語勤擊之裕頓去所滯自此當機敏絕會朝廷加勤圓悟師號主天寧裕以毫彩典記室價傾一時初出住丹霞衆盈千輩每掛牌入室罕有攖機者裕垂涕長嘆不已衆俱憤發自新及遷虎丘雙徑成大器者數十人嘗示衆曰德山入門便棒多向皮袋裏埋踪臨濟入門便喝總是聲塵中出沒若是英靈衲子直須足下風生超越古今途轍卓拄杖喝云秪者箇何似生若喚作棒喝瞌睡未醒不喚作棒喝未識德山臨濟畢竟如何復卓拄杖喝云總不得動著又曰動則影現覺則冰生直饒不動不覺猶是秦時轅轢鑽到者裏便須千差密照萬戶俱開毫端撥轉機輪命脉不沉毒海有時覺如湛水有時動若星飛有時動覺俱忘有時照用自在且道正恁麼時是動是覺是照是用還有區分得出麼鐵牛橫古路觸著骨毛寒又曰行時絕行跡說時無說踪行說若到則朶生招箭行說未到則神鋒劃斷就使說無滲漏行不迷方猶滯殼漏在若是大鵬金翅奮迅百千由旬十影神駒馳驟四方八極不取次啗啄不隨處埋身且總不依倚還有履踐分也無剎剎塵塵是要津又曰盡大地是沙門眼徧十方是自巳光爲甚東弗於逮打鼓西瞿耶尼不聞南閻浮提點燈北鬱單越暗坐直饒向箇裡道得十全猶是光影活計擲拂子云百雜碎了也作麼生是出身一路擲拂云參紹興庚午十月示微疾尤示衆諄切異往時衆多涕下門人法全請垂遺訓裕振色曰盡此心意以道相資語訖而逝茶毗目睛齒舌不壞其地發光終夕得舍利者無計踰月不絕弟子分塔於鄮峯西華兩處有黃冠羅肇常頻經問道於裕適遠歸獨無所獲慕念誠切方與客食咀嚼間若有物吐哺則舍利大如菽色如琥珀遂再拜於茶毗所聞香奩有聲函開所獲如前而差紅潤裕凡十歷名剎賜號佛智禪師終於育王謚曰大悟

道場全禪師

法全禪師者姑蘇人也姓陳氏號無菴早歲父攜見東齋川和尚川熟眎曰若能從我乎全欣然膝地請

名其父奇之遂捨斷髮及遊方所至正大人不易就依佛智於虎丘每入室智以狗子無佛性話問之全結舌但見棒如雨喝如雷益迷悶不知所以頻背衆求示佛智叱之一日聞僧舉五祖頌云趙州露刃劍忽驚汗下趨呈智曰鼓吹轟轟祖半肩龍樓香噴益州船有時赤脚弄明月踏破五湖波底天智乃肯之然全所抱愼重人莫知者及佛智補靈隱以全首衆林下知名或以大刹請全主持不應每蹙頞嘆曰古斷臂以求安心今賣身以要續祀吾道殆哉明矣久之佛智以年邁歸西華舊隱全始說法安吉道場乃拈拄杖云汝諸人箇箇頂天立地肩橫榔栗到處行脚勘驗諸方更來者裡覓箇甚麼纔輕輕撈著便道天台普請南嶽游山我且問汝還曾收得大食國寶刀麼切忌口啣羊角又曰欲得現前莫存順逆以杖橫案云三祖大師變作馬面夜叉遊徧四大部洲却來山僧手裡呈身元來只是一條黑漆拄杖還見麼直饒見得入地獄如箭射乾道己丑秋有疾醫至全乃讓之曰爲一幻軀求良醫覓佳穴是可忍乎竟爾

告寂衆泣求偈語全大書無無二字棄筆而化火浴設利五色塔於金斗峯初全居靈隱首座時有權道者久參無證請益於全全以無住本建一切法徵之權有省乃私笑曰暗裡穿針耳中出氣遂定師資焉

華藏權禪師

禪師名有權臨安祁氏子也號伊菴雖機契無菴全首座而權益自砥礪常兀坐如木石因過堂忘展鉢隣僧以手觸之有偈曰黑漆崑崙把釣竿古帆高挂下驚湍蘆花影裡弄明月引得盲龜上釣船佛智大稱賞之乃召權問曰心包大虛量廓沙界時如何權對曰大海不宿死屍智拊其座曰此子他日當據此訶佛罵祖去在於是諸山請權出世不就以竿木隨身遊戲湖江來往應菴妙喜之庭會全公歿華藏虛席物色求權權仍却之或曰無菴老人法道寧不在公乎公今拘小節樂林泉卽潔如巢由信如尾己何足責也權感起就之次遷萬年諸刹常隨萬指肅如公府日與衆均其勞逸或曰住持安坐演法何自苦耶權曰法末簷慢未得謂得借位自恣身帥之且不

從敢自逸乎淳熙庚子秋示寂荼毗齒舌不壞舍利無數塔於橫山又分諸不壞塔萬年山寺權爲人剛剛毅法不容私有貴人入寺施財衣冠不整權終不受又僧冗化主歸納厚疏頗有矜色權叱還之故門下不易出入俱以氣節自化權暮年法令森嚴益甚有語曰今朝結却布袋口明眼衲僧莫亂走心行滅處解翻身噴嚏也成獅子吼拆倒檀林任跳踉剔起眉毛頂上生剜肉成瘡露家醜

贊曰佛智三代以穩實起家當時禪風爲之一轉觀其前後垂跡如虫書鳥篆體勢雖殊諦理則一使非亞聖大人曷克臻此矧止啼餜黃葉之方而濟讖絕懸沙之秘哉

南宋元明僧寶傳卷三

南宋元明禪林僧寶傳卷四

道場辨禪師

禪師諱明辨吉安州俞氏之子說法於郡之道場山以正堂自號操令端方毫不苟貸每緇素入山請法必令先具香設拜佛眼遠和尚然後受謁謁者悚然有問語默涉離微如何通不犯辨曰橫身三界外獨脫萬機前曰秖如風穴道長憶江南三月裡鷓鴣啼處百花香又作麼生辨曰說著箇不唧𠺕漢作麼曰嫩竹搖金風細細百花鋪地日遲遲曰你向甚麼處見風穴僧曰耳裡眼裡絕蕭洒曰料掉沒交涉又問如何是佛辨曰無柴燒猛火如何是法曰貧做富裝如何是僧曰賣扇老婆手遮日如何是一喝如金剛王寶劍曰古墓毒蛇頭帶角如何是一喝如踞地獅子曰虛空笑點頭如何是一喝如探竿影草曰石人拍手笑呵呵如何是一喝不作一喝用曰布袋裡猪頭如何是向上事曰鋸解秤鎚如何是和尚栗棘蓬曰不答此話曰為甚麼不答辨大笑曰吞不進吐

不出辨機要精悍每經句掩室卽近侍罕得見進然
其章訓痛絕名根不把翫不暴用故及門皆二二十
載韜神晦顯諸方有盛名者率聞而欽畏之暮年上
堂云猛虎口邊拾得毒蛇頭上安排更不釘椿搖櫓
回頭別有生涯婆子被我勘破了大悲院裡有村齋
又上堂以杖左卓云三十二相無此相右卓云八十
種好無此好僧繇一筆畫成誌公露出草稿又卓杖
顧衆曰莫懊惱直下承當休更討下座歸方丈跏趺
而化火後得舍利塔於仙人山雪堂見辨達磨贊乃
嘆曰當今滿目珠璣慰我白首獨有此耳其詞曰昇
元閣前懡㦬洛陽峯畔乖張皮髓傳成話欛隻履無
處埋藏不是一番寒徹骨怎得梅花撲鼻香
贊曰辨公初至少林覽立雪遺跡乃至隕涕及出世
必指人知其得法源委味者往往以世諦失之蓋擇
乳在鵝王也當時佛眼門下作略逸羣獨於辨公俱
嗟不及嗚呼熠熠赤幟皎皎白眉千秋節合其揆一
也

烏巨雪堂行禪師

禪師名道行號雪堂處州人也其父葉公常遊禪社
自稱見獨居士以積厚流光而生行生而岐嶷壯
克節儉絕笑俚愛博施葉公嘗謂行曰中無主不立
外不正不行此語宜終身踐之聖賢事業備矣行茂
年不樂與諸子伍乃依普照英禪師得度英有鑑裁
春汲樵爨必使行董之行乘間參請不倦無所得辭
英參佛眼因與高菴竹菴同得究竟法方是時佛果
佛鑑人滿大江南北而佛眼下諸賢多馳化於浙水
東西是以東山法道大闡於三佛高菴初在龍門時
骨鯁寡交獨喜行盤桓不間嘗嘆曰稠人廣衆中鄙
者多識者少鄙者易習識者難親果能自奮於其間
如一畝萬廩鄙之習力盡眞挺特沒量漢也行感佩
其言如雪峯之事巖頭故終其身未嘗不舉高菴之
爲人行居薦福謂衆曰我佛眼老人住龍門時龍象
滿席尙自濟然太息以爲終愧老東山也今山僧復
愧老人倍倍耳其流涕太息可勝道哉行雖寓名山
去就如流雲聞妙喜之子博山本有賢操遂達郡守
吳公以本住持薦福行遷烏巨爲終焉計及門者有

且菴仁退菴休晦菴光輩倶爲懿範行老且病汪喬年王十朋來往問道行答不厭頻嘗謂十朋曰金堤千里潰於蟻壞白璧之美罹於瑕玷況無上妙道非特金堤白璧也而貪欲非特蟻壞瑕玷也要心之端謹行之精進守之堅確修之完美然後可以自利而利他也又示喬年曰識則識自本心見則見自本性識見本心本性正是宗門大病一日召喬年囑以後事沐浴更衣跏趺而寂闍維齒舌不壞五色舍利烟所至處人皆獲之塔於西寺

贊曰濟下宗師如鉅鹿鏖兵萬夫辟易壯矣行公去臨濟其世十三番爲名葩秋月人人得而就之經云具足優婆夷得菩薩無盡福得藏解脫門能於小器中隨諸衆生種種欲樂出生種種美味珍奇悉令充足其行公之謂耶

慈化普菴肅禪師

普菴禪師名印肅政和乙未冬生於袁州宜春余姓肅生祥光燭天蓮生道周異香遠馥襁褓中卽善世言夢異僧點其胸曰汝他日當自省去在卽寤白母王氏視胸有赤點如含桃狀王氏恍悟初徵遂捨肅於壽隆寺師事沙門賢公賢嘗授以法華經肅曰諸佛玄旨貴悟於心數墨循行何益乎道賢大驚以大器期之遂遣行脚侶戒修謁牧菴忠於潙山度嶺望叢谷中有跨黃犢人近之則忠公所跨者虎也修擬避肅下腰包進前不審忠微笑以手西指令其前行將及寺門回望惟忠公策杖而來失虎所在二人具威儀請益於忠忠曰何遲乎望汝久矣肅進曰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忠以拂示之肅有省時年二十九矣歸壽隆袁州尹夢金甲人告曰普菴大士行道時至言訖天光五色尹驚異適劉長者亦感異徵捐資鼎建大伽藍袁尹俾物色於壽隆請肅主之號曰大慈化寺肅旣居慈化楮衣糲食脇不沾席十有二年一日誦華嚴論至達本忘情知心體合通身汗流乃大聲示衆曰我今親契華嚴法界矣李公長者於此大經之首痛下一椎擊碎三千大千世界如湯消雪不留毫髮許於後進作得滯礙普菴一見不覺呑却五千四十八卷化成一氣充塞虛空方信釋迦老子出

氣不得之句然後破一微塵出此華嚴大經徧含法界無理不收無法不貫便見摩耶夫人是我身彌勒樓臺是我體善財童子是甚茄子文殊普賢是我同參不動道場徧周法界悲涕歡喜踴躍無量大似死中得活如夢忽醒良久云不可說不可說又不可說即說偈曰揑不成團擘不開何須南嶽又天台六根門首無人用惹得胡僧特地來復謂心齋圓通二子曰達本情忘知心體合汝作麼生會二人各以頌呈肅不諾乃引聲長吟以示之曰先天先地何名何樣阿曼陀無物比況觸目菩提自是人不肯承當且輪迴滯名著相圓融法界無思無想廬陵米不用商量血脉纔通便知道擊木無聲打虛空盡成金響又曰栢庭立雪一場敗缺了無爲當下休歇百市千圍但只者孤圓心月不揩磨鎮常皎潔無餘無欠無聽無說韶陽老只得一橛十聖三賢聞舉著魂消膽裂惟普菴逌然寂滅俄有異僧名稱道存冒雪而來肅大喜互相徵詰棒喝交馳心心密契存合爪嘆曰師再來人也大與吾道非師而誰乃指雪書頌而別於是肅大唱佛眼宗旨蓋其師牧菴忠覩水磨發明心要於佛眼拂下後嘗以白木劍迫死心禪師死心引頸而笑忠作舞而出故馮濟川曰佛眼磨頭悟法輪之常轉死心室內容慧劍以相揮忠出入江湖人莫測之宣和間湘潭大旱禱雨不應忠躍入龍淵呼曰業畜當雨一尺雨隨至時以佛僧目忠肅既見忠後亦以神異利濟含靈藏汙耐垢不知有已演釋談章呪旋天地轉陰陽世盛傳之布於弦譜而弭災爲至其異跡不可勝紀有問曰師修何行業而得此三昧肅當空一畫云會麼曰不會肅曰止止不須說歸宗寶禪師曰慈化乃吾黨黃鍾也惜哉時流獨傳其跡耳肅道滿異邦義學竊疑其宗趣莫詳肅憫而說偈曰蒼天蒼天悟無生法談不說禪開兩片皮括地談天如何是佛十萬八千一日書偈方丈西壁云乍雨乍晴寶象明東西南北亂雲深失珠無限人遭劫幻應權機爲汝清乃結跏趺坐令侍者鳴鐘衆集瞑目而逝時乾道已丑年七月二十一日也

贊曰荻葦之間病鳥棲焉六合之外曲士窺焉故肅

公現三頭六臂而傳持祖道其心艮苦矣悠悠者獨以神通見推則公之大慈悲願足乎否邪

天竺佑堂仁禪師

禪師名守仁號佑堂洛陽人也少持重寬夷好學初依東京奉先沙門宣和間試經於慶基殿得度往來三藏譯經所諦窮經論每游刃膠結之隙恢有餘地故亙稱曰酥酪仁焉於宗門語句則曰按黑豆法也何足爲奇然疑周金剛蜀之杰士胡得叢苴之甚耶當是時佛果勤公居天寧天寧參頭則有宗杲端裕曇玩等擇木寮則有樞密徐俯侍郎李彌遠輩禪風大盛仁益疑乃攝衣探之値挂牌入室仁默自計曰若有所長則得倘違吾教乘自當別有議論在佛果知仁在側乃召仁問曰依經解義三世佛寃離經一字卽同魔說你還湊泊得麼仁擬引對佛果以鐵如意迅擊之因墜一齒仁以手抹血大悟因太息曰一人發眞歸源十方世界悉同消殞以爲一時表法之詮安知實有此等境界至於淸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不是其人大難承當緜是師資契合住後每諷學者滯於奇妙言句獨以毒棒出沒江湖著其聲嘗易服過武林訪圓覺講主値其陞堂勾引經文反覆浩浩仁從傍失笑講主下座請仁曰上座高隱何處仁曰長行粥飯僧安有定處曰適來上座致笑非我說與經有違乎仁曰違雖未違合則未合曰上座能明此義否仁曰明則不明背却不背講主卽請仁陞座剖判仁卽躡履而登舉經中道居一切時不起妄念於諸妄心亦不息滅住妄想境不加了知於無了知不辨眞實以手空指曰會麼庭前栽莴苣莴苣生火筋火筋生蓮花蓮花結木瓜木瓜纔劈破撒出白油麻參講主徹見圓覺宗旨不從人得卽散席南行仁爲人不務名不苛察輪蹄輳集罕見其面衲子至不時進謁然機要險絕旦過堂無宿客淳熙甲午召入內廷上問曰朕嘗披法典襄州龐蘊奇士也問馬祖不與萬法爲侶是甚麼人祖云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卽向汝道蘊於言下領會爾師圓悟頌云一口吸盡西江栗棘蓬殺老龐當陽若也吞得管取海內無雙禪師可中更出手眼剖朕夙疑仁對曰秤鎚

●頭入來字

擿出油閒言長語休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上大悅癸亥丹書復至仁集衆說法畢即法座而逝

贊曰寶覺云一塵飛而翳天一芥墮而覆地安樂處切忌許多骨董直須死却無量劫偷心乃可耳蓋仁公以經論鳴世偷心正熾及遇本色作家一擊而絕骨董即家珍也忌云乎哉但其前後垂機所謂浪子憐鄉客杯翁愛醉人者非也

晤堂遠禪師

晤堂禪師者名慧遠生眉山之彭氏爲圓悟禪師之晚子也圓悟復領昭覺時年老乃以化柄屬之門賢其門賢已播海內矣以故摩竭之令復行於昭覺而遠新從靈崖來靈崖爲徽禪師所居得起鐵拂爲首座戢唱黃龍宗旨遠事之二載於徽言下得其概焉然起首座屢誘掖之遠無留意乃抵昭覺俟十日始得通謁於悟公公與語大奇之嘆曰吾道未衰也許遠得非時入室遠每大跪請益公但笑曰將謂吾老矣故如此著急耶遠屏氣自失不敢進言一日聞學龐居士不與萬法爲侶因緣大徹其旨越衆進問曰淨躶躶空無一物赤骨立貧無一錢戶破家殘乞師賑濟公曰七珍八寶一時拏曰賊不入謹家之門公曰機不離位墮在毒海遠便喝公以拄杖擊禪床曰喫得棒也未遠又喝公連喝兩喝遠作禮趨而去自此機發莫禦叢林共加其號爲鐵舌遠遂與元布袋輩齊名紹興間帽守請居象耳山不赴未幾圓悟順世遠勃然起曰芳躅云亡繼之者誰高臥北窓顧可得耶扁舟出峽抵淮南開化龍蟠遷瑯琊繇瑯琊遷普濟繇普濟遷定業繇定業遷光孝歷十八載名輩歸之僧問即心即佛時如何遠曰項分丫角非心非佛時如何曰耳墮金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又作麼生曰禿頂修羅舞柘枝又問浩浩塵中如何辨主遠曰木杓頭邊鐮切菜莫便是和尚爲人處也無曰研槌撩餺飥又問不與萬法爲侶是甚麼人遠曰脚踏轆轤曰菴裡人爲甚不知菴外事遠曰拄杖橫挑鐵蒺藜又問昔有一秀才作無鬼論論成鬼叱曰爭柰我何意作麼生遠以手斫額曰何似生曰祇如五祖以手作鵓鳩嘴曰谷孤孤又且如何遠曰自領出

去曰東山水上行明甚意旨遠曰初三十一不用擇日曰十二時中如何用心遠曰蘸雪喫冬瓜其機海無涯約多類此又過南嶽寓南臺是時璉禪師住龍王與方廣行公皆月菴高弟道著湖湘私相語曰此間壁立萬仭遠來何所措足乎故請陞座設三十餘問皆從上誵訛險節關棙遠畢酧之辭旨超倫璉等屈服欲以名刹居遠遠不顧東隱天台來往國清護國鴻福三寺乾道丁亥平江守以虎丘迎遠又奉旨歷崇光靈隱二處孝廟常召見咨詢法要加號佛海禪師名儒日造座下以居士身而嗣法者則有內翰曾開知府葛郯郯號信齋聞遠發揮即心即佛之案有省而呈頌曰非心非佛亦非物五鳳樓前山突兀艷陽影裡倒翻身棼狐跳入金毛窟遠曰公見處只可入佛難入魔在郯愕曰何也遠曰何不道金毛跳入野狐窟郯乃領旨曾開字天遊久升圓悟大慧之堂聞風來訪故問曰如何是善知識遠曰露柱燈籠猫兒狗子曰爲甚贊即歡喜毀即煩惱遠曰侍郎曾見善知識否開變色曰三十年參方何言不見曰向煩惱處見向歡喜處見開擬議遠喝之開復擬進語遠搖手曰開口底不是開愧汗透重襟遠召曰侍郎向甚處去也開猛省踴躍說偈曰咄哉瞎驢叢林妖孽震地一聲天機漏洩有人更問意如何拈起拂子劈口截遠笑曰也秪得一橛妙喜在嶺南因閱遠語錄大駭曰老師暮年有子如是耶遂以圓悟所付法衣寄贈之於是江湖以爲遠公見超妙喜云一日忽示衆曰淳熙二年閏季秋九月旦鬧處莫出頭冷處著眼看明暗不相干彼此分一半一總作貴人教誰賣柴炭向你道不可毀不可贊體若虛空沒涯岸相喚相呼歸去來上元定是正月半時都下喧傳頗疑之遂達上聽至期無疾陞座如常然士庶競集上亦密遣中使伺起居遠命侍者並赴堂及齋畢寢室窅然白氣氤氳侍者入帷見猿行者手捧卷莊立榻前遠已化矣急取行者手卷視之乃辭世偈也偈曰拘折秤錘掀翻露布突出機先鴉飛不度四衆殷留十日受朝廷最後之供其顏不少異也年七十四坐五十九夏遠公素蓄一黑猿馴知人意名曰猿行者亦

悠然脫去其小師道濟及緇素奉遠公塔於寺之烏峯亦葬遠行者於其側焉

贊曰姬氏曰貞勝者也余考佛海提唱如赤帝子斬蛇而神姥夜號其出沒縱橫與五祖演公類也此妙喜寧不望風而駭焉

湖隱濟顚書記

書記禪師出浙東天台李氏貴族名道濟母夢吞日而孕娩時紅光燭室國淸本禪師以爲法中之寶摩頂而識之濟年十八走靈隱見瞎堂遠公遠卽爲濟斬髮未逾年神悟絕倫遠爲印可然濟性狂簡出入僧堂每大言忤衆衆以濟犯規白遠遠曰禪門廣大豈不容一顚僧耶自後常出冷泉亭與少年撲跤或狂歌酒肆或去呼猿洞引猿同翻觔斗或攜葷酒汚看經處主事復白遠遠惟以顚僧保護之是以呼爲濟顚云遠公歿濟之顚酒愈甚寺不容住遂挂搭淨慈淨慈德輝長老奇濟行履以書記延之然終不能忍酒淨慈之衆亦短濟於輝前輝之曲護亦如瞎堂書記常私遊十六聽朝官之門毛陳二太尉日以香醪饋之人不敢非書記醉則賦詩千百言言超意表識者尙之一晚醉臥十里松寺主令人扶歸憨睡厨下初夜分忽起遶廊狂呼火發衆以爲顚中夜羅漢堂瑠璃火延幡脚寺燬輝公乃留偈承光化去書記遂請嵩少林主方丈嵩之賢書記亦如輝公書記則曲設靈機而夢感朝廷不二載萬礎千楹頓還舊觀又以兩廊影壁未就欲達臨安新任王安撫而成之嵩止曰不可我聞王公微時常投齋僧寺業被寺僧所賣王公怒題寺壁曰遇客頭如鱉逢齋項似獡今凡見僧皆恨汝干之可得耶衆亦阻之書記笑而唯徑投府前値王公陞堂書記則探頭引望王公大怒令陰執擬笞之書記曰吾乃淨慈書記濟顚僧也有段因緣帷閣下能省特來計較耳公亦微聞濟顚詩酒之名意稍解書記遂以王公昔年題壁事造妙語諷之王公大笑留濟公宿內衙濟公徐以影壁意扣之王公遂捐鈔三千貫以儀前非濟公之演化無礙約類如此至若釋結弭災遊戲三昧異跡饒剩不勝述也一日入城訪舊與張提點飮酒賦詩歸便臥疾

嵩下安樂堂問公公撫榻謝曰慚愧乃請嵩爲沈萬法披剃萬法爲人誠重事公有年公隨命萬法報諸詩酒故檀卽沐浴跏趺書偈瞑目而逝太尉朝官俱赴淨慈諸山宿德畢集會送者千萬人至虎跑寺前茶毗獲無數舍利回至淨慈寺前有二行脚僧謁嵩曰某甲適從六和塔過遇濟公寄書一緘僧鞋一雙嵩大驚曰濟公終時我以此鞋易其敝履對衆啓緘其辭懇切計二百零九言紙餘又附頌曰看不著錯認笊籬是木杓昨夜三更月正西麒麟撼斷黃金索幼年曾到鴈門關老少分明醉眼看憶昔面前當一箭至今猶是骨毛寒只因面目無人識又往天台走一番又旬餘有錢塘差使過天台山下會濟公復寄來詩二首又後五十年有范村人送木料於淨慈言近屬濟公所化

贊曰濟公徹樞旨於瞎堂言下遂以格外玄機混俗同塵或嘲風弄月發明佛祖心宗時不惟以顛僧目之幸也及示化天下始同稱公爲不可測人豈非末後實效光明之被於萬物也博矣於戲鐍公生平若非賢聖應世求不巧盡拙生亦不可得也

南宋元明僧寶傳卷四

南宋元明禪林僧寶傳卷五

密菴杰禪師

禪師名咸杰號密菴其先福州世族也姓鄭氏母夢廬山皓髮頭陀入室而生生之夕境內皆聞天樂不知何祥其親亦秘之師幼穎悟氣宇深沉事親以孝聞親有賢行勗之遠遊遂得度受具不結侶不備衾寒暑一衲遍扣諸方諸方敬之晚依應菴屢遭訶詈不假一詞默師默契其機一日應菴晚參垂問如何是正法眼師遽趨對曰破砂盆應菴領之命入侍大擁衆心及辭歸省親應菴送以偈曰大徹投機句當陽廓頂門相從今四載徵詰洞無痕雖未付鉢袋氣宇吞乾坤卻把正法眼喚作破砂盆此行將省覲切忌便蹊跟吾有末後句待歸要爾遵師閱還應菴乃

上堂舉師分座曰一棒一條痕一摑一手血臨濟老瞎驢至今猶未瞥須彌頂上浪拍天大洋海水無一滴偉哉本色人頂門亞三隻辨龍蛇百草頭擒虎兕一毫力穿大地人鼻孔坐斷衲僧搖舌雖然猶未掇動向上一竅在且作麼生是向上一竅問取堂中首座傑未幾開化衢之烏巨其節概大類應菴應接渾如妙喜一時厭飫叢林者皆起而歸之秘閣張鎡矢向宗風改宅為慧雲寺請師據室師憐其正信示以趙州無字鎡得旨及師應祥符蔣山歷華藏雙徑而鎡皆隨侍又遷靈隱牀曆無所容乃舉破菴先分座接納焉師嘗被召入禁庭或留宿內觀堂天子屢欲加贈師屢以疾辭教授嚴康朝曰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理固然也況良時莫再聖主難逢法兄每用藏六之機不顧從上縣絲之脈朝不取也師曰汝之所見本為通論但弘道設教也以時當此際京識官觀金碧交輝古德高風杳不聞矣而躁進孟浪之病庶幾老成持重者有以振之且華亭渡西山臘獨非兼濟天下乎哉力請退休平江淳熙甲辰春天童使至師告衆曰去年八月間得旨與安閒擺脫水雲性縱步到陽山元宅諸子弟忻然力追攀菴居三箇月開懷宇宙寬忽接四明信來書意盤桓天童虛法席使君語猶媚逕逕遣耑使不同路行難山僧臨晚景不敢自相瞞搥鼓樂與行四衆亦忻歡先師未了底應是起波瀾敢問大衆如何是先師未了底一回飲水一回咽臨濟德山俱汗顏入寺以應菴遺規結制陞座曰數十年前舊公案今日拈來重剖判任是鐵眼與銅睛也須曳入紅爐煅衆中忽有箇不受瞞底出來道盡大地是箇紅爐也煅某甲不破只向他道也知你在鬼窟裡作活計淳熙丙午無病示寂塔於寺東其嗣法者破菴先等一十二人而澄照自鏡復住天童

贊曰應菴廓虎丘之風時出入其庭者濟濟耳以其廢鉤繩而取曲直故竊諱之及密菴開化山不東嶽海不東濤豈非過師之智自與齊眉共躍者異歟不然則臨濟宗風何能西咸四七而東登二三也

育王堪禪師

禪師出四明毛氏名妙堪號笑翁十歲授以世典過
目成誦不悅也乃從楂菴欽濳心釋訓竟爲大僧受
無用全禪師之囑住後以持綱不屈聲達朝廷朝廷
屢以名山居堪堪去就自若淡如也一時爭慕之堪
初參松源於靈隱不契偶禪者讀全無用自贊曰匙
挑不上箇村夫文墨胸中一點無曾把虛空揣出骨
惡聲贏得滿江湖堪悚然欲見全未及發會全公訪
靈隱堪心幸之松源引座全乃曰適來松源和尚舉
竹篦話令天童納敗缺諸人要知麼聽取一頌黑漆
竹篦握起迅雷不及掩耳德山臨濟茫然懵底如何
插嘴堪於此信入卽隨至天童告香入室全公以趙
州無字徵堪堪擬對全驟擊之堪大悟曰大塗毒鼓
轟天震地轉腦回頭橫屍萬里全公可之堪後出世
妙勝遷金文又陞孝始終不務姑息誠感徵應紹興乙
亥禱雨有司欲援徽宗事例以道居僧之左而尊其
符水之術堪力言不可遂退歸雪竇天竟不雨童叟
謠曰以右爲左天日不可四月五月池潭起火聞於
朝復舊序雨乃大通衛藩遂以台山報恩請堪堪以

台山舊無律宗乃議十寺爲壇弘施毗尼於是四衆
雲合化行南國乃至屠父行慈狗盜弭節奉詔住虎
丘未幾陞靈隱衛王特建大慈寺請堪爲開山首祖
既而退隱上栢台郡陳使君邀居瑞巖居無何又遷
江心寺乃淳熙壬寅年也當是時孝宗留神內典常
製圓覺楞嚴經註普賜文臣又嘗召對諸禪宗如佛
照光者出入禁廷以內觀堂爲禪師邸甚盛典也俄
有奏令僧道買紫衣師號爲大刹住持堪駭嘆曰審
是則商賈皆可主法耶吾道危矣卽詣闕抗疏切直
數千言議寢紹熙癸丑年佛照再赴壽皇詔而育王
席虛以堪補之堪歷主名坊機不虛發深憐根有利
鈍而法無小大嘗以頌示諸學流曰車牛腦後痛加
鞭棄却黃金抱碌磚逐惡隨邪至今日卽非心佛錯
流傳又曰覺城東際老婆婆白髮毿毿意氣多與佛
同生嫌見佛惡人無柰惡人何又曰柳毅傳書只自
知得便宜是落便宜親生愛子都拋卻痛惜深憐乞
養兒猶以東致石鼓夷曰先師法道惟我與公我既
日就衰頹無足道者然今應跡靈隱利生接物去就

當如秋葉春雲任緣聚散凡與公卿貴人相見務斂其竄窟絕其偷心若稍有院子一念挂在胸次模稜苟合便成流俗阿師雖爲萬指住持何足貴也詞甚激切慶元庚申春書遺表上達弁作短語挽張寺丞主後事乃趺坐白衆曰業鏡高懸七十二年一鎚粉碎大道坦然再與曹通守訣別斂目而逝其僧臘六十也後嗣無文燦燦付愚叟鑑鑑聞人有實德元世祖詔住支提賜號通悟明印明印去妙喜其世有五

贊曰碩果不食厥功偉也當南遷後司衡多建中之餘至今方外以市名職吾道微矣公乃毅然撥亂而反之正功孰大焉謂之碩果非耶殊不知浩然綱領之節又原於妙喜云

華藏民禪師

禪師生於嘉定府朱氏諱安民字密印有異表聲若洪鐘心契圓悟之機圓悟舉民首衆曰休誇四分罷楞嚴按下雲頭徹底參莫學亮公親馬祖還如德嶠訪龍潭七年往返遊昭覺三載翺翔上碧巖今日煩充第一座百花叢裡現優曇蓋民初開講於成都雅稱楞嚴獨步因訪友過昭覺適圓悟小參舉趙州拈南陽三喚侍者話云如人暗中書字字雖未成文彩已彰且道那裡是文彩已彰處民聞疑之次日擬行躊躇未決其友謂民曰君既匡徒領衆文彩日彰倘有從上道理消不去處直與堂頭和尚坐而商略何不可耶顧而蘊結胸次無乃病乎民唯唯遂告香入室圓悟徐舉楞嚴徵其心之所在民多呈義解悟笑曰座主他日入地獄莫怨老僧不道民愕然折節胡跪求說前旨悟又笑曰文彩已彰民俯首出而嘆曰禪門委有長處棄公之龍不足貴也即散講依栖焉一日白圓悟曰和尚休舉話待某說看尋常拈椎豎拂豈不是經中道一切世界諸所有相皆即菩提妙明真心下喝敲床時豈不是反聞聞自性性成無上道悟唾之曰你元來在者裡作活計民於此信入復請曰古帆未挂時如何悟曰庭前栢樹子民積滯頓豁踴躍趨出曰古人道一滴投於巨壑殊不知巨壑投於一滴矣於是民之美譽溢叢林佛鑑聞而笑曰何日吹到蔣山門下則有商量在民後謁鑑鑑問曰

佛果有不曾亂爲人說底句曾向你說麼對曰合取狗口鑑變色震聲曰不是者箇道理曰無人奪你鹽茶袋叫作甚麼鑑曰佛果若不爲你說我爲你說曰和尚疑時退院別參去鑑呵呵大笑以殊禮延之民遂開法保寧而建康緇素强民至華藏陞座以篆鑰委之座下各趨而去民知中計嘆曰三十年弄馬騎今日却被驢子撲是時海內宗風大盛叢林最小者千指聚集民獨嚴持風裁榻無雜賓舂爨之役常躬爲之至法鼓鳴時龍蛇競勢民不禁也示衆曰衆賣花兮獨賣松青青顏色不如紅算來終不與時合歸去來兮翠靄中可笑古人恁麼道大似逃峯赴壑避溺投火爭如隨分到尺八五分鑁頭邊討一箇半箇雖然如是山僧半箇也不要何故富嫌千口少貧恨一身多又從華藏退居故里之中峯乃以圓悟白拂付之寶印會圓悟歸蜀民遣印省之悟問曰從上諸聖以何接人印竪拳悟曰此是老僧用底作麼生是從上諸聖用底印以拳揮之悟亦舉拳相交大笑一衆改觀而民公之望益重民竟無疾終於本山闍維心舌不壞舍利無數細民穴地尺許皆得之尤光明瑩潔焉

徑山印禪師

寶印禪師者嘉州人號別峯初業儒棄儒剃染業華嚴又棄華嚴從華藏民禪師悟明心要其祖圓悟每譽之謂印有超師之略印之名遂著乃通謁於妙喜自稱西川法姪時徑山多士竊笑之妙喜問曰未出劔門關與你三十棒了也印遂展拜曰不合起動和尚妙喜忻然顧左右曰你們騎馬趂不及是日萬指叢林爲之震動於是西還開法而兩川素稱義虎之雄者皆從印遊印乃慰其開講曰宗教無二致而公自岐耳公以無欺心而演教教中之宗也我以無欺心而弘宗宗中之教也我佛初轉四諦於鹿苑而憍陳如乃無欺之首也後拈枝花於靈峯而迦葉乃無欺之終也故其間談經三百餘會皆以無欺法而利無欺衆公但自反能無欺乎既無欺矣以無欺舌而流無欺教則教與宗是一是二乎惟諸公勉之印又出峽住持保寧次遷金山自金山移雪竇自雪竇補

雙徑其衆盛矣嘗示衆曰世尊初成正覺於鹿野苑中轉四諦法輪度陳如比丘最初悟道眞淨拈云今日新豐洞裏祇轉箇拄杖子遂拈拄杖卓左邊云還有最初悟道者麼若無丈夫自有衝天志莫向如來行處行遂喝一喝下座若是印上座不然今日向鳳凰山裡初無工夫轉四諦法輪亦無氣方轉拄杖子秪教諸人行須緩步語要低聲何故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又曰三世諸佛以一句演百千萬億句收百千萬億句只在一句祖師門下半句也無秪恁麼合喫多少痛棒諸仁者且諸佛是祖師是若道祖是佛不是佛是祖不是取捨未忘若道祖佛一時是佛祖一時不是顢頇不少且截斷葛藤一句作麼生道大虫裹紙帽好笑又驚人又曰將心除妄妄難除即妄明心道轉紆桶底趯穿無忌諱等閒一步一芙蕖印年邁日常宴坐匡牀頹然一老比丘士夫訪拜牀下愛慕倍於父母孝宗皇帝知而召之印以足疾辭不奉詔帝賜肩輿於東華門內迎入選德殿初禮臣議朝儀及見印直登榻跏趺羣臣皆失色帝喜其眞率乃問圓覺之旨印隨機酬對帝默有契輒注圓覺經命印撰經首之序自是東華門置禪師輿以備顧問十五年冬力請菴居紹熙改元過訪智策禪師彙與言別策問行日印曰水到渠成歸索紙書十二月初七夜雞鳴時如期而化奉蛻質返寺之法堂留七日顏色明潤髮長頂溫又七日擇退居之西岡而闍焉謚慈辨禪師塔曰智光

贊曰民禪師義壇之翅虎也一入昭覺之門翻然易轍與夫抱英敏之姿負昂藏之表甘若捉月之猿趨陽之鹿者豈非日劫相倍乎哉師以已愈之方施之別峯印自然水乳合而針芥投爲萬古我慢之正鑑是則西山亮何足爲多耶

道林淵禪師

淵禪師者失其里氏木訥寡文爲人無競嘗點胸自警曰參方須具擇法眼不然踏碎鐵鞋何益哉是時吳楚法席以物色相勝獨大潙月菴果公峭甚室中惟置一方木榻兀坐如鐵橛霜雪不釋每誠知事不可以軟語誘人學流見輒引去惟淵堅依決擇每受

訶責株立弗避月菴每切齒熟視而休有檀家入山求法月菴因起謂衆曰奚仲造車一百輻拈却兩頭除却軸鬚打圓相曰切莫錯認定盤星淵於此盡脫廉纖後出世潭州道林法嗣月菴月菴嗣開福寧寧入五祖演禪師之爐鞴故淵爲演克肖之孫也同出月菴之門有八人各化一方獨淵瞿然以卑自牧羣賢競起成磯之故道林聲價甚邁窮谷璉嘗曰道林頷下有逆鱗不可攖他有僧挺身曰便攖時如何璉曰橫屍萬里僧傳語道林淵曰窮谷瞎禿錯下名言僧請別置一答淵曰只恐不是玉是玉也大奇于是禪流往來謦欬其語僧問曰雪峯一問德山低頭便歸方丈意旨如何淵曰奔雷迸火曰巖頭道其未會末後句又作麼生淵曰相隨來也曰未審那裡是巖頭密啓其意處淵曰萬年松在祝融峯曰三年後果遷化還端的也無淵曰摩尼達唎吽發吒淵令不易出出則風行草偃而便懶之弊靡然易向然復不虧刹檀家日以鋤钁爲佛事普請歸忽拈拄杖告衆曰離却色聲言語道將一句來衆無對淵曰動靜色聲外時人不肯對世間出世間畢竟是誰會言訖倚杖當軒莊立而逝

贊曰余讀東山演祖語錄則青山白雲開適自在嗣後尊宿肖之者幾幾豈碧潭明月撈攎方知乎今揀道林數語頗類之不可不傳之也然月菴忞於孤硬而道林繼之青陽解凍矣萬類不獲榮顯者未之有也

白楊順禪師

法順禪師者綿州文氏子也棄家行脚觀寶輪藏迅轉頓徹教外別傳之旨得受記於龍門佛眼同出佛眼門者有高菴悟竹菴珪雪堂行輩順住白楊時其同門俱播令名矣獨白楊敗屋數楹東傾西壓以木丫支拄焉順日攜盋袋走撫之鄉城至晚或負斗粟而還及門數十人樂與之俱每夜參必端據木牀徒屬或栗足側耳而聽曲折順曰好事堆堆疊疊來不須造作與安排落林黃葉水推去橫谷白雲風捲回寒雁一聲情念斷霜鍾纔動我山摧白楊更有過人處盡夜寒爐撥死灰忽有箇衲僧出來道長老少賣

弄得恁麼窮乞相山僧祇向它道却被你道著又曰鷄啼曉月狗吠枯椿只可默會難入思量看不見處動地放光說不到處天地玄黃撫州尺六狀紙原來出在清江大衆分明話出人難見昨夜三更月到窗又曰風吹茅茨屋脊漏雨打闍黎眼睛溼恁麼分明却不知却來者裡低頭立順住白楊既久激勵學者妙有方略雖枯淡不堪有青原紹燈輩始終侍從後俱出世大顯其聲順老疾一日諸山趨詢順起示衆曰久病未嘗離木枕人來多是問如何山僧據問隨緣對窗外黃鸝口更多只如七尺之軀甚處受病衆中具眼者試爲山僧指出病原看衆爭下語順乃拍掌一下作嘔吐聲曰好箇木枕子便趨寂依法闍維收五色舍利幷諸不壞者曰目睛齒舌數珠瘞於寺西初順在龍門時雲居虚席聞高菴悟表裡端勁趨龍門聘之悟固辭佛眼勉其出住悟仍不就順告悟曰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蓋素分也況雲居爲江右名刹之首安衆甚便沾沾小節奚足喜焉君應之順雖不敏願請爲輔悟乃欣起於是順自爲藏主邀賢真牧任維那通烏頭典知客應菴華蒞副寺德用爲監寺自圓爲首座故佛眼之風大振焉

贊曰余初閱師行實疑其爲踽凉之士逮味師語句乃政黃牛端獅子之上也高菴最勁挺不近人情師降尊招賢闡揚一代時教其跡豈可測哉然其示枯淡於一時流膏腴於百代於戲尙矣

徑山塗毒策禪師

塗毒禪師名智策祖籍天台陳氏幼入塾强記父攜遊桐栢宮策見古石相問曰此爲誰其父曰周之義士伯夷叔齊也策低首良久曰審如是則人世富貴不足取矣父奇之又過護國寺偏覲僧寮佛舍恍憶前因堅求脫白父亦不阻其志遂爲大僧首謁國淸光光指見萬壽圓圓曰甚處來策對曰天台曰見智者大師麼策曰卽今亦不少曰因甚在你脚跟下策曰當面蹉過圓曰上人不耘而秀不扶而直歘之不可留雲巖遊老人退居武寧策趨求依道經雲居阻雪月餘偶聞板聲大悟不俟霽達武寧適游庭坐乃指策曰何處見神見鬼來策曰打破虛空全無把柄

游搖手曰未在策曰東家暗坐西家斯罵游大喜曰他日起家一麟足矣於是親侍久之辭應變徑游謂策曰闡揚一代時教必須福與慧齊汝福不逮慧吾為汝憂策對曰惟愁巳眼不明巳眼若明即獨對聖僧喫飯何歉焉游以為賢既而果策一人大唱黃龍之道蓋游初為儒生不屑貢籍棄名出成都道遇黃山谷山谷見游風骨不凡乃同舟下江陵竟染衣匡廬而投機於湛堂準準之師真淨文文師黃龍南南為游之四世祖也游年九十三退休武寧扁曰典牛典牛之戶無冗履閒和牧牛頌寄張無盡居士其頌曰兩角指天四蹄踏地拽斷鼻繩牧甚屎屁無盡發笑曰狂翁故態也策主叢席其拈提大類湛堂操重堅勁又似黃龍故黃龍三關之旨至策為之一新嘗舉教中道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雖然恁麼正是捕得老鼠打破油甕懷禪師道汝眼在甚麼處雖則識破釋迦老子爭柰拈龍藏指徑山則不然色見聲求也不妨百花影裏繡鴛鴦自從識得金鍼後一任風吹滿袖香又曰一見便見猶隔鐵圍玄沙老漢腦後痛錐名高豈在鐫頑石路上行人口似碑慶元庚申秋上堂撫法座曰此牀子我不復臨矣汝等當以文祭我明日沐浴更衣端坐命供頭設祭弟子如命鞠躬拜跪宣其文策傾聽至尚饗為之一笑遂引聲曰四大既分飛烟雲任意歸秋天霜夜月萬里轉光輝竟化

贊曰眇視報緣獨尊道眼盛衰之跡何足浼焉此蓋中峯贊公生平之略也或惟公大洩典牛之氣門士如雲全不肯諾豈王刀有異耶抑精金躍治乎雖然不肯諾中即肯諾矣末法覓人肯諾起自雌黃哀哉

南宋元明僧寶傳卷五

南宋元明禪林僧寶傳卷六

紫籜山沙門自融撰　門人性磊補輯

松源嶽禪師

禪師名崇嶽號松源乃龍泉吳氏子也師事密菴得法後凡七豎刹竿有嗣一十二人人各有名嶽為人

[illegible][illegible]傳見貴客。則問曰大力量人因甚擡脚不起見禪流。則問曰明眼衲僧因甚脚跟紅線不斷有對者輙哂而顧之時稱嶽得應菴之機得密菴之用云蓋嶽早歲厭塵棄家以白衣參靈石妙不契即上徑山徑山萬指軒騰嶽隨衆末聽妙喜杲和尚說法蒙無所知但聞杲盛贊當今應菴眞得臨濟正傳嶽輙走參應菴應菴益難近嶽乃奮勵垢面露肘不暇恤應菴儕之示嶽曰世尊有密語迦葉不覆藏嶽隨聲進曰鈍置和尚應菴喝之嶽有省應菴笑曰者俗漢成得甚麼嶽乃求剃髮時年三十矣既受滿分戒入閩見木菴永永諦視曰樹倒藤枯知落處麼對曰裂破曰瑯琊道好一堆柴嶽對曰矢上加尖永休去於是嶽益自負永曰公每下語老僧不能過其如未在他日拂柄在手爲人不得驗人不得嶽曰爲人者使博地凡夫一超入聖固難矣驗人者打向面前過不待開口已知骨髓何難哉永舉手反覆曰明明向你道開口不在舌頭上嶽憤去之出嶺逢二道者耦坐評論諸方嶽所舉心肯者道者皆拂之嶽曰如是則誰可君意道者以指書密菴不凡四字嶽已知密菴爲人遂至衢之西山折節事之幾進商略密菴幾笑之嶽復心疑乃至密菴移居雙徑於入室時始徹木菴道開口不在舌頭上久之出世澄招演唱宗乘以報密菴湖海以嶽言行無欺多從之遷光孝遂有大名慶元間詔移靈隱蓋晚年也是時門弟有文禮輩已闡化大方嶽仍陞堂入室從未以風晨雪夕不打參鐘嘗以秘魔擎叉語接謙頭陀以有賊無贓語接擘道者以心學無聞語接陸遊樞密遊得證後隱鏡湖自稱放翁嘉泰壬戌秋嶽年七十有一忽召衆言別有偈曰來無所來去無所去瞥轉玄關佛祖罔措跏趺脫去塔於北高峰嶽居靈隱時與密菴尊嚴無異初密菴居靈隱嶽首衆僧密菴常稱疾闔戶不許通謁潛上座竊議之嶽曰不然師嚴道尊千古明鑑當今汲引豪貴者將謂行道建立爲心殊不知禮輕則慢易生辭繁而情識長塵勞卜度安有了期緇俗既爲道而來必發露眞心至誠激切然後一言入耳永爲道種兜率悅之待張無盡葉縣省之接浮山遠是

也豈區區宅姿禪何足重哉

贊曰嶽公以白衣有省於應菴語下固非草草矣終乃死心於密菴其祖父壺奧如樊將軍擁盾入鴻門孰得而禦之故驅耕奪食於分座隱隱時班班著聞見焉不然彼天目禮輩各抱奇志其甘入公彀中哉

淨慈雲禪師

禪師義雲者號退谷福州閩淸黃氏子也黃氏世以詩禮傳家雲有異姿一目數行然倜儻不善浮沉每病其宗不達聖原各執隅說疑悞後學乃淹貫性理先輩重之時有胡嫗居烏石山年將百歲精術數眇忽不遺人爭謁之雲亦詣嫗嫗大喜款留數日乃謂雲曰君福人也當有大遇我目下卽歸國有一敝裘奉贈聊表殷勤雲受歸恠其重折線路皆珍珠碎金雲失足嘆曰嗟乎七尺丈夫乃爲胡嫗所買也遂沉棄其裘於江而北遊國學羣士俱出其下因釋中庸有所悟入裂縫掖而去問道於山堂淳禪師淳曰子以聰明之質枉顧山埜山埜毫無所長試言子之見處爲子證據雲論靜定工夫娓娓千餘言淳曰子所說道理似不違背更有一問譬有一人正走後面百千虎狼趕來又有一人扯住要問靜定工夫若答宅後面虎狼迫至則傷身失命若不答他則靜定工夫安在汝於此時畢竟如何施設雲茫然淳公大笑而起雲徹夜慚惶撫膺嘆曰塗路之學終非實著乃求落髮擇絮務以自勵且勇不自矜行脚至吳見鐵菴鐵菴與語大奇之雲又辭去鐵菴曰抱道衲子須以巳度人不可矯激其行自居淸白地上以駭世俗於此行去形卜於影毫不生慚斯可爲人師範雲書其語於襟遂造靈隱機契佛炤佛炤移住育王雲爲首衆佛炤命其秉拂以爲宛如雪堂惜妙喜先師未及見也遂以妙喜所付袈裟披雲雲出世香山次繼育王育王以佛炤遺風規摸濶大歲計浩繁雲獨以朴儉爲先中多引去者宗印禪師過訪雲奉蔬食之外焚爐對坐永宵淸淡而已印心笑之間謂雲曰氷淡家風千秋美典至若尊宿士夫過我山門禮體似不可簡也雲良久謝曰我非不知也老人住世德尊寰宇歲計動滿千萬諸方相習成風非錦屏大碗不

見客雲嘗箖椎以爲過當據蒙見如尊宿惠慈山門有幸住持則當率衆翹勤恭請普施法利此待尊宿禮體也至於士夫爲道根訪住持面無諂色心無求事直辭開導俾貴人知有林下氣象其禮體也不亦優乎否則古風淩夷必爲明眼取笑印大然之靈元間詔雲居淨慈杖履渡江同禪徒數十皆敝衣楚楚意貌脩然武林吏佐併紳士迎於途私相慰諭易其華服而尊禮如一佛出世焉既主淨慈規制畫一與育王時無異惟提唱綱宗以爲供養其上堂曰奔流度刃疾談過風啐啄同時嵯州萬里有的道如人學射久習則巧殊不知未轂以前中的早涉紆迴了也趙州到茱萸靠卻拄杖則且置只如子上座道聖箭子折也作麼生喝云若不同牀睡安知被底穿又曰昔僧問雲門殺父殺母佛前懺悔殺佛殺祖甚處懺悔雲門曰露還會麼斗轉風雷吼星移海嶽昏誰知席帽下元是昔愁人開禧二年示疾侍僧以揭施稱雲叱去之曰吾末骨立也安用此遂卓杖別衆曰意烏猝猝萬人氣索佛法向上何曾踏著臨行業識茫

春庭會

茫一任諸方卜度投杖斂目而寂

贊曰昔高菴聞成枯木住金山侈甚嘆曰比丘法貴清儉豈宜如此此與後生習經肥者何異得不愧古人乎按退谷處可爲之秋而能簡約乃霄其清操眞足龜鏡將來

靈隱善禪師

禪師名之善吳興人也其先劉姓世歷膴仕善自覡欲然年十三志決出塵其親謂之曰吾家欸唾青雲之上若更何慕而欲爲之善對曰欲爲佛耳其親惻異知不可禁乃許受業於齊政沙門內行純粹人敬愛之出入經論胸無宿義乃偏扣禪坊未得究竟晚謁佛炤光禪師辨論風旛公案光不諾善固求明破光示曰非風旛話露全機千古叢林起是非咄咄新州賣柴漢得便宜是失便宜善厲聲曰啊哪卻只恁麼光以杖擊曰今日與君通一線斬釘截鐵起吾宗光自此旬月不下堂問其故光曰吾妙喜先師擔子幸卸肩矣善歷衡湘遊廬嶽保養聖胎於妙高峯下疊柴爲室不謀宿春一住十載時以妙峯尊宿稱之

嘗詠曰廬陵米價報君知浩浩塵中識者稀回首不知何處去白雲流水共依依又曰有時笑兮有時哭調高和寡難拘束一派清音徹九天風前誰解聯芳躅隣山有座主自負妙悟楞嚴攜數徒屬訪善善揖坐相視移時座主曰昨見大慧有八還頌曰春至自開花秋來還落葉黃面老瞿曇休搖三寸舌語雖工脩但未出經意耳善驀召座主座主應諾善曰經意且止還出得大慧老人意麼座主咿唔莫措善呵呵大笑而起座主歸避席數月復具師弟禮請益於善善示偈曰沒絃琴上無私曲一曲彈來轢轆轆斷崖流水少知音六六不成三十六善東遊雁山闡法於臨海慧因歷洪福遷萬年乃示衆曰久參高士眼空四海鼻孔撩天見也見得親說也說得親行也行得親用也用得親只是未識老僧拄杖子在何故將成九仞之山不進一簣之土是時善之名滿江南卒退休皐亭道俗仍以明州瑞巖居善居無何平江晉陵請符疊至善任緣而應不執可否善既久領衆事法令益略衲子益新及御天童赴靈隱蓋暮年也雖檀旋幢幢善乃蕭然一衾室中長物竹箆禪杖而已端平二年自題小像遺龍濟宗鑑復誡諸弟子曰像法垂秋名利根深如象沒深泥珠沉巨海識浪塵緣終無了日我爲僧七十餘載目之所到耳之所聞衞護法門隱忍受垢者間或有之求其不奉明詔不接公卿如寒巖枯木確不可回者尠矣人但知法門繇顯而盛殊不知繇盛而衰故有緣之功於法門者其功一時也無緣之功於法門者其功萬世也諺云庭前生瑞草好事不如無又豈謬哉九月二十八日書偈趺坐瞑目而寂壽八十四僧夏七十有一火浴舍利無數門人善珍號藏叟丙淸之鄭公爲銘塔於靈隱之西岡

龍濟鑑禪師

宗鑑禪師者號友雲姓王氏廬陵人也幼不茹葷年十九辭親修大僧事長者多器之既而遍見大有道者不事宗乘章句獨以睡夢時不能作宰爲憂晉陵華藏善公遷靈隱鑑南渡依之踰年機不合擬別參求發偶見僧讀珍藏叟自贊鑑亦隨翫乃咀嚼其語

始駭靈隱門賢非泛泛也其詞曰參禪無悟識字有數眼三角似燕山愁胡面百摺如趙婆呷醋一著高出諸方敢道飯是米做鑒遂堅志請益於善而兄事於珍久方契旨辭去道繇佛頂峯下倦行憩山莊磐石愛其山林蓊蔚指問莊叟叟告曰內有龍濟古寺先係修山主故址今廢鑒曰居之可乎莊叟曰彼中虎豹甚多師能居之何不可鑒覓剪棘縛茅以居木食澗飲或雪寒無宿火日啖菖歜數寸而已有時長笑而吟曰山僧有分住烟蘿無米無錢莫管它木似琉璃山似玉眼前儘有許來多靈隱善公知之大喜自題小相以贈鑒曰妙峯孤頂草離離橫按竹篦三尺鐵只許佛頂龍濟知父子不傳眞妙訣於是有志之士飡風而嚮之因人建立叢社爲鑒嘗書門曰除卻眼耳鼻舌那箇是你自己若也道得許你親見龍濟其或未然且居門外有對者鑒皆叱逐之珍藏叟聞而笑曰恁麼爲人其靈龜曳尾乎雖然也是六月霜花乃遣僧問曰和尚曾接得幾人鑒曰山僧失利僧回舉似藏叟叟唯唯乃既辭徑山推鑒代之鑒曰先師墳土未乾遺訓在耳矧我龍鍾無似之人更河所圖甘言軟語而與朱紫爲隣哉稱病不起鑒年八十日不停務夜據匡牀合衆環聽垂訓孜孜不倦一日告衆曰先師春秋八十有四吾年雖得企及但法運衰矣罪在我躬言訖涕下已而彈指一聲曰只此是別衆語也僧問臘月三十日時如何鑒曰門無索債人衆悽然請開末後方便鑒曰一燈在望更無言說大地平沉虛空迸裂泊然而化塔於佛頂峯上初道俗請建壽塔鑒固止之曰何哉老僧朝死夕埋獨汙龍濟一塊土不必尋山擇地也我每笑溺信形家圖穴興旺使聖賢法緣媚於黃土顧而爲之豈初心乎

贊曰妙峯父子始末行藏不囊而符所謂水月交羅鏡燈互入豈可以孤峻而病之易曰十年乃字反常也

淨慈自得暉禪師

自得禪師名慧暉乃會稽張氏之寵子也自少割愛辭親得度於澄招寺孤錫雲遊見長蘆眞歇以爲有

所證於閃電機下竟南歸所遇叢社如逆旅一閱而棄之遂投謁於覺宏智和尙宏智威德自在道望隆當世當世見者皆爲神悚暉獨心負所畜不藉通詞特擬觀光於座下宏智熟視暉而容之暉徵疑其所以乃自請挂塔宏智召暉至榻前詰以寶鏡頌暉驟進語智正色遣出之暉乃折節自悔從前實慴一齊放下一夕正往聖僧前燒香適宏智來前暉見之頓悟大旨自爾問答無滯得授記莂焉紹興丁巳開法補陀馳其提唱語於宏智宏智大悅其語曰朔風凛凛掃寒林葉落歸根露赤心萬派朝宗舡到岸六窻虗映芥投針本成現莫他尋性地閑閑耀古今戶外凍消春色動四山渾作木龍吟又曰釋迦老子窮理盡性金口敷宣一代時教珠回玉轉敎人喚作拭不淨故昏達磨祖師以一乘法直指單傳面壁九年不立文字敎人喚作壁觀婆羅門且道作麼生行履免被傍人指注衲被蒙頭萬事休此時山僧都不會又曰巢知風穴知雨甜者甜兮苦者苦不須計較作思量五五從來二十五萬般施設到平常此是叢林饞

參句諸人還委悉麼楚老不知堯舜力鼕鼕打鼓祭江神谷之神樞之要裡許旁參回途得妙雲雖動而常閑月雖晦而彌炤賓主交參正偏兼到十洲春盡花凋殘珊瑚樹林日杲杲於是補陀風範與天童並峙其遷萬壽次吉祥又雪竇皆名公巨卿爲之勸請淳熙丙申有詔補淨慈上堂曰皮膚脫落絕方偶明了身心一物無妙入道寰深靜處玉人端馭白牛車妙明田地達者還稀識情不到唯證方知白雲兒靈靈自炤靑山父卓卓常存機分頃後光智契劫前眼所以道新豐路兮峻仍皺新豐洞兮湛然沃登者登兮不動搖遊者遊兮莫忽速亭堂雖有到人稀林泉不長尋常木諸禪德向上一著尊貴難明琉璃殿上不稱尊翡翠簾前還合伴正與麼時針線貫通眞宗不墜合作麼生施設滿頭白髮離巖谷半夜穿雲入市鄽當是時大振曹洞宗風者多出宏智之門瑞巖有石窓恭光孝有了堂徹常州善權有法智而聞菴居翠巖法眞居淸涼乃至大洪長蘆皆屬焉以故淨慈典職班序者半皆諸方弟姪酧唱叶諧稱爲新豐

正韻也庚子秋退歸雪竇白髮垂肩逍遙怡懌愛攜禪客談笑白日而笑落青山常作偈曰重重去盡自平常春煖風和日漸長戶外鳥啼聲細碎巖花狼藉滿山房以癸卯冬月二十九沐浴而逝瘞於明覺塔右

贊曰暉公以奇雋之姿英發銳上瞎影響於掣電光中便肯承當及入天童爐鞴鎔成大器輒能振大聲以達九重其境何順也細簡今古匪流則亢矣公乃履滿不溢順而能節抑何謙以退也芳型在望不禁高山仰止之思云

北礀簡禪師

禪師名居簡出潼川王姓號敬叟又稱北礀蓋居北礀之日久也簡姿秀而文當世尙之遊廣福讀出世典輒棄冠具戒參別峰別峰指見塗毒塗毒示其心要簡以從前所學湊泊不可疑情猛切常立達旦偶過擇木寮閱萬菴語云欲識諸佛心但向衆生心行中識取欲識常住不凋性但向萬物遷變處會取簡於此忽省以爲萬菴與佛炤同條遂別策造靈隱機契佛炤光禪師於是往來妙喜下尊宿一十五年激揚宗旨大有力焉乃辭佛炤經甌閩歷江西過維湖訪仲溫仲溫與論大喜曰妙喜之後一人也乃以妙喜居洋嶼菴竹篦爲贈且曰公之後必大未幾出住台州紫籜遷報恩及廣孝名大振退居武林飛來峰之陰卿士瞻物色之不顧當是時出佛炤之門者有靈隱善徑山琰天童派東禪觀上方銛交章勸簡應盱江刺史之命又不顧而江州使者以東林雲居力致之簡亦不顧乃壽北礀集行世宿儒附之集求必曰簡公話柄特驚人六反掀騰不動身說與東家小兒女塗青染綠未禁春簡嘆曰狼虎之害世人易知也文章害世則難知矣狼虎在山藜藿不采文章欺世耳目沉淪余比見近流施爲濶略非先聖之言不言非古哲之跡不擧然境風乍飄榮辱無主取快一時名節掃地則向之所言所擧皆爲飾詞以欺世者也欺世之害甚於狼虎余頗躬不逮深爲是懼所見所聞偶筆成集若稍存心欲以詩文鳴世則又吾教之罪人也矣遂燬板晚居淨慈其門人大觀以高菴

楞嚴綱要頌請簡發其旨簡向慕高菴爲人乃聯和而序之淳祐丙午春示衆曰識得一萬事畢了事衲僧一字不識直饒恁麽未稱全提禹力不到處河聲流向西歸方丈大書四月一日珍重六字至期言語移時歛目而逝簡初在紫籜委羽有二姓爭竹山蝸產不已仙居丞啓簡諷之簡示以種竹賦二姓之訟遂止台氓謠曰簡公筆甜如蜜

贊曰齊桓侯有疾在腠理以忽扁鵲終至骨髓雖司命無柰之何而末造衆生言行參差之疾不啻在骨髓間也故北礀生平行李惟恐鍼石之不逮然以文字得度者則北礀法化寧當有別論也否乎

南宋元明僧寶傳卷六

南宋元明禪林僧寶傳卷七

徑山無準範禪師

無準禪師者諱師範蜀都雍氏子也九歲依陰平山沙門試經目不遺紹熙五年具戒訪道乃求坐禪訣於老宿堯公有信入即出峽謁佛炤光禪師光曰生緣何處對曰劍州曰帶得劍來麼師便喝光笑曰者烏頭子也亂做又過靈隱參密菴禪師密菴不易見乃入破菴先首座之室先與語陰奇之一日要師遊石筍菴有道者問胡猻子捉不住時如何先答曰如風吹水自然成紋師恍然大徹失聲曰諾先大喜而歸師遂事先公赴穹窿蓋先以師深得玄要主賓之旨可倚重正宗也先公移居臥龍師辭遊天台尋開法明州清涼以香酬破菴先公於是吳越知名師初寓瑞巖夢偉衣冠者持茅授師及至清涼見伽藍像即向所夢者也茅乃神之姓焉三年遷焦山次三年遷雪竇有大名者皆歸之乃示衆曰面面相看眼眼斷覷衣外別傳有甚憑據到箇門前剎竿著鳳栖不

在梧桐樹。又曰。九九地思量。無可得思量。無可思量處。眞箇好思量。大庾嶺頭逢六祖。鰲山店上見曾郎。又曰。賊火相逢恰五更。現成贓物不須爭。暗中多少都分了。天曉依然各自行。又曰。日面月面。突出難辨。擬欲擡眸空中兩片。師居雪竇三年。詔補育王。又三年。住徑山。居無何。徑山燬。知事者懼。師引咎自歸。一衆咸安。師整頓荒基。說法如故。仍請希叟爲副寺。退耕爲監院。別山智爲化主。雪巖欽爲座元。未久寺成。朝旨召入慈明殿陞座。師舉賓頭盧尊者赴阿育王宮因緣。乃曰。君王一語出如綸。尊者眉毛八字分。四海風清烟浪靜。碧天無際水無垠。上大悅。賜金紋袈裟。號佛鑑禪師。六年。徑山復燬。燬之夕。風雨暴作。師端坐別舍。漠然不問。且笑且吟曰。雨散雲收後。崔嵬數百峯。王維雖妙手。難落筆頭蹤。仍結茅安衆。寺復成。又去四十里。別築萬年正續。以憩雲水。不遠復建精舍。爲歸藏所。藏前後所賜宸翰。敝室左右。奉祖師與先世香火。或期誕諱。必爲飯僧佛事。以贊冥福。蓋蜀亂。師之先祀絕矣。故祠之。上聞嘉嘆。賜名圓照菴。

淳祐戊申。又小築於明月池上。爲退休計。師臘既高。綸音次序。存問不間。師惟歷書古德機緣。謝對而已。或大賓過山。師獨揭心宗要領。問咨南北國運。師俯首一默而已。己酉三月望。陞座曰。山僧既老且病。無力得與諸人東語西話。今日勉強出來。從前所說不到底。盡情向諸人面前抖擻了也。乃起抖衣曰。是多少。遂區蠲後事。復手書達上。言別。上遣中使慰問後事。師曰。來時空索索。去時赤條條。更欲問端的。天台有石橋。移頃而寂。塔於圓照菴。嫡嗣有雪巖欽禪師。

贊曰。南堂謂師居五峯法席之盛。不下妙喜時也。衆多糧少。而重罹回祿。不無奔走四方之勞。想見其曲折。苟非以荷負正宗爲心。則安能蘧篨若此。嗚呼。南堂其知言矣。

別山智禪師

別山祖智禪師者。蜀人也。其先楊姓。世有顯任。智既生正信之家。幼絕世緣。七歲紹印沙門化爲行童。授以圭峯圓覺敘。脫口成誦。宋嘉定癸酉。試所習得度。其年十四矣。又五年。參佡牛全於昭覺。經二載苦制

話頭不致展衾每至後夜或假寐而已偶聞姑蘇僧誦殺六殿法語字字皆點著自己禪病時巘住姑蘇之穹窿山智徑走見以古德因緣求指巖惟瞑目竪坐展掌示之不決請益巖如前無它語於此又二載智所求益哀巘覽不換機智乃擬閱藏經融會本參因閱華嚴善財入彌勒樓閣見閣中有無量不可思議諸佛境界有省默舉祖師公案皆會節目舉似於巖巖方啓齒曰靈雲見桃意在甚處對曰萬綠叢中紅一點幾人歡喜幾人嗔巖以爲然乃可之智復遍歷名席俱獲美譽渡錢塘遊天台友斷橋倫見無準範禪師於雪竇範棒喝風馳智結舌不能仰對範每受參垂問智每擬當機瞻視範公不能進措一辭乃私嘆曰我生平所參所悟底皆死法也死法何濟哉乃肅揖宿負堅依範公久之於範公棒喝中大通妙旨遂呈偈曰用盡工夫夜欲闌東挑西撥見還難無端豆爆寒灰裡便把柴頭作火看範公遷育王徑山智皆負包與俱徑山燬知事者多懼勸範棄之智曰不可昔南禪師住歸宗歸宗被火有司責其咎南尚順而居之以故南公之名大重今徑山雖火而時清道泰且堂頭和尚以咎自歸無棄去之心我輩爲人子臣當仰體君父之心父子君臣道合反廢爲新庸何慮焉智於是自充化主而殿閣樓臺從鼓舞中湧起五峰矣嘉熙二年出住洞庭之天王寺以眞言實踐接納方來然好貶剝諸方江湖以智天王哂之痴絕冲嘗問洞庭來僧曾見智天王否對曰學人適從天王來曰尋常有何言句僧舉天王示衆語曰帶鎖擔枷招罪犯安禪入定坐深坑兩頭踢脫無依倚一箇閒人天地間冲笑曰恁麼則智天王罪過不少丞相遊公侶以西余虛席請智補之未久智自西余荷策遷金陵之蔣山參徒蟻聚名滿淮南悅堂誾道者初遊吳聞智尋常怒氣嘿人不減居天王時乃謁智智問曰是何法諱對曰祖誾近離何處對曰江西曰馬大師安否對曰起居和尚智拽杖便起誾躡履便行侍僧問曰適來者僧未知留否智笑曰是必去也侍僧出訪旦過堂果去矣誾住後乃曰我當時只肯荊山收不肯荊山放寶祐四年天童火無少剩州帥

吳公潛以疏聞上上以智居天童智曰攜吾白骨以伴青山足矣興復之事豈吾望也遂於瓦礫堆中攜草廬以安衆三載之間松關盡處青山捧出梵宮而壯甲東南焉智處衆能耐小節深得衲子之心衲子互相頌曰吾師諱祖智即弘智再來也景定改元九月朔示衆曰雲淡月華新木脫山露骨有天有地來箇箇眼睛活乃掩室復令傳語曰不及相見各自努力越十日珍囑後事叉手捐世壽六十一坐四十七夏塔於中峯

贊曰我師翁悟老人新天童時修輯歷祖石塔余得見智公之塔圮於荊棘叢中及攷天童中興圖誌惟公大有功於天童者也公初事無準居徑山以大義鼓舞遂成五峯樓閣後公居天童不三載而重興莫大之精藍亦座下有其人而鼓舞之嗟乎非忠於事上誠以接下曷克有此哉

淨慈斷橋倫禪師

斷橋和尚名妙倫姓徐氏台之黃巖人也弱冠欲入瑞巖隣寺出家其父兄不許强倫治生產倫不樂業乃遯永嘉圓頂於廣慈寺受戒歸省得問道於瑞巖谷源禪師源以麻三斤話示倫倫大疑之如面千尺鐵墻因隣僧讀楞伽經曰蚊虫螻蟻無有言說而能辨事倫有省會無準範公中興雪竇雪竇風峻禪者不易上謁倫下包直趨方丈左右莫能止範公怒曰甚處來底對曰瑞巖曰到此何為唐突若是耶倫從容進曰實為己躬事切來呈似耳曰有甚驢事馬事試舉看倫乃陳其所得範曰狗子因何有業識倫進語範不顧如是滾滾不住連進三十語範俱不顧擬再進語無可湊泊者乃跪泣請曰師寧無方便乎範公憐之以古頌示曰言有業識在誰云意不深海枯終見底人死不知心倫悚慄沉吟忽聞板響通身汗下連拜範公足下範笑曰我不汝欺也倫弗吐一詞而出範公移居育王徑山倫皆從而相之是時出公門者雪巖欽別山智等各化一方稱有道焉倫亦領祇園小刹據室燒香甚有大體一時名衲趨其座下院窄無所容移居瑞巖又移國清倫為人徑直無諱好采羣言評量古今議論既出如東濕薪然皆援經

據史如披曉鏡人以爲博物宗匠若智若愚爭識一面而後已晩居淨慈嘗謂衆曰荊山有玉獲得者不在荊山赤水有珠拾得者不在赤水衲僧有無位眞人證得者出入不在面門橫按拄杖曰曾麼幽州江口石人蹲又曰德山低頭夾山點頭俱胝竪起手指頭玄沙築破脚指頭拈拄杖云都來不出山僧拄杖頭何以見得卓一卓曰一葉落天下秋又曰達觀頴云七佛是性隷萬法是心奴且道主人翁在甚麼處自喝云七佛以下出頭又自喏云各自祇候喚七佛作性隷指萬法爲心奴達觀自謂有出身路及其自喝自喏又是奴隷邊事主人翁何曾夢見在要會麼揮拂云曉來一陣春風起開遍園林百樹花倫晩年罷上堂一日忽挂牌入室已而謂衆曰斯乃老僧末後一場搬弄也復問闍上人曰臨濟三遭黃檗痛棒是否對曰是曰因甚大愚肋下築三拳對曰得人一牛還人一馬倫怡然撫几曰後當有人據此爲你證明在闍（號悅堂後嗣介石朋）遂以後事分付門人方山寶竹屋簡又裁書別諸方知己魏國公閱倫書大驚即遣使問曰師生天台爲甚死在杭州倫微笑以手指左右曰日出東方夜落西其使擬拜倫已化去

贊曰斷橋和尙以英偉之姿入雪竇範公之門始知肘後靈符不從人得及出世而簸揚淘汰可謂精於得人矣以故方山寶輩數傳而世其家諸方稱之曰斷橋一脉有以也不然則如世暴流朝盈夕涸而斷橋一派嘉聲何從而挹之

徑山沖禪師

禪師名道沖字癡絕出武信荀氏少爲書生精通六藝有聲然數困棘圍沖自解曰無憂也非當成我出塵之志乎竟剃落於梓州妙音院具戒出蜀放浪於吳楚間覩諸宗匠而不願見也當此之時曹源生禪師唱密菴之道於妙果沖幾擬進謁復中止流連講肆惟見禪者接足往來妙果且頌妙果之機用沖心計生公若無長處何得人心若是耶乃奮起往見與生酬對數語深畏之求侍左右不去者一年生公宗乘玄旨沖俱領會但於拳棒交馳似有所滯且屢呈伎倆生屢拂之沖恨辭去曰尙餘一雙窮相手要向

諸方叢處腮竟去歷諸保社信宿卽行又見靈隱嶽
嶽又不諾沖又擬去作遇故友挽之住經八餘月或
告嶽曰沖君才華非易得也不以方便接之其失士
乎嶽曰我已八字打開渠當面錯過卻怪阿誰沖聞
之口耳俱喪徹見生公妙用乃北面妙果而拜之曰
幾負吾師幾負吾師住後嗣法曹源生初江湖衲子
觀望不歸及其開堂接納星飛電捲老師宿德稱善
於是衆歸如雲上堂有僧問心佛及衆生是三無差
別如何是過去心曰放待冷來看如何是現在心曰
你問我答如何是未來心曰後次上堂向你道如何
是過去差別智沖以拂子擊禪牀左如何是現在差
別智沖擊禪牀右如何是未來差別智沖向中間一
點僧乃禮拜曰心佛衆生無向背十方刹海一毫收
沖曰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
三心既不可得喚甚麼作差別智若人見得徹去三
世諸佛無一時不在諸人頂顙上轉大法輪更來者
裡挨肩並足討甚麼椀以拄杖一時趕散沖初住嘉
禾光孝次遷蔣山蔣山瀕江多惡歲艱於行乞一衆

有菜色沖振起謂之曰我佛祖門風處違常順且饑
寒凍餒獨非佛事乎況法喜之食食無窮也卽自攜
布袋日走街坊不以風雨自間每回必命鼓集衆提
持不倦如此一十三載如一日叢林不窘有詔移居
天童會育王又虛其席以爲沖善荷大衆請沖攝理
之乃小參曰天童用底來育王用不著育王用底來
天童用不著用不著處用有餘一箭雙鵰隨手落晩
遷徑山一日上堂曰世尊生平用盡伎倆及其摩胸
告衆求生不得生求死不得死山僧則不然要行便
行要去便去八臂那吒攔不住移時坐寂焉沖善書
暮年尤好之然所書者皆先覺古德警策偈頌無雜
言也有學士求書欲沖自撰詩文沖諾卽命引紙乃
大書摩訶般若波羅蜜七字學士笑曰仍是舊底沖
以手婆娑曰我不敢輕慢你等你等皆當作佛
贊曰田單持不二心以守節卽墨不逾年下七十餘
城還之於齊可謂壯矣沖公以妙年持不二心入道
蹶然紹生公一脉於將絕未絕之際且處違常順莫
蔣山一衆於風雨飄搖中俾曹源生公之道復振於

時不亦偉哉

天目禮禪師

天目禪師文禮者。字滅翁。生阮氏。爲臨安籍也。得度於眞相寺智月沙門。得道於薦福松源嶽禪師。出世於郡之廣壽。次則雁山能仁。復詔居南屏淨慈。終於天童者。盖赴暮年之詔也。四會談禪。兩赴明詔。於其西丘福泉。乃退閑之所也。禮居雁山時。南國衣冠君子多從之遊。禮杖拂蕭然。淸風迫人。松下雲間。泉聲石色。無尊卑目遇而已。然卒不樂。乃退居梁渚西丘。自述曰。我自南山退席回。嬾將藤杖接方來。有時拄到晴坡上。簡點梅花幾樹開。方是時。晦菴居士朱熹者。以道學開館台南。訂有司挽禮再居能仁。不起。乃作偈簡雁山耆宿曰。我拋一語墮龍湫。逗石穿雲幾度秋。白髮詎那看不透。月寒高挂冷猿愁。禮既休閑於梁渚。道俗相尋不絕。禮多兀坐繩牀。熟視搖手而已。或格外相憾。禮自理瓶鐺。談笑連朝夕不厭也。節齋趙公慕禮高行。微服過訪。坐語竟日。節齋去。禮竟不問其姓名。適淨慈席虛。節齋起禮補之。不赴。節齋乃言於上。上强命之入院。禮曰。九重命下。四海同欽。山嶽懽呼。禽魚起舞。且物外道人。因甚也被轉卻眉。是菩提。四衆稱善。未久又杖策宵遯。退居福泉。上惜之。復敕天童居禮。禮居天童。常以南山笙箏東海鳥鯽話驗方來。擬對。禮輒督牙三下。識者驚焉。一時及其門者。非智過於師。不易放行。故自書曰。無韶陽來扣門。終不拶人脚折。有德山至詰問。方纔吹滅紙燭。堪嗟狐媚妄相嗣續。寧教草满法堂。苔封古屋。楊岐不得保寧。白雲晦堂若非死心靈源。其餘碌碌。難爲接足。禮住天童不久。又棄歸西丘舊隱。然方賓益勝。朱晦菴嘗詣禮。禮以格外瀟洒示之。晦菴則彬彬然有容。整冠進問。毋不敬。禮驀起叉手。晦菴退語人曰。碧落碑果無贋本也。楊慈湖亦問不欺之力。禮答曰。要明兎象全提句。看取陞階正笏時。禮四歷住持。僅八九載。而退居之日多。其風調高古。見者神肅然歛。及法道體勢。則慷慨太息。或繼以涕。故嗣其志者。皆著大名於當時。淳祐十年冬月。忽晨起謂衆曰。誰與我造箇無縫塔。侍者曰。請師塔樣。禮微笑曰。盡力譌

不出即蛻去年八十有四矣闍維頂骨牙齒不壞舍利如燦珠附天童應菴祖塔之左而閟焉

贊曰余覈公道行垂手三十餘齡四遷五退如白雲影內神仙可仰而未可攀也再味其說法若誌公之容謾許僧繇描摹當時君子以公之名齊於妙喜應菴誠不謬矣

天童如淨禪師

如淨禪師字長翁奇逸有遠大志受可印於足菴不屑肥遯廣諸方便經其笑罵者皆脫略成器故嘗開會浙江左右六坐名坊而淨慈天童最久焉其陞座曰有問有答矢尿狼藉於是眉毛慶快鼻孔軒昂直得大地平沉虛空迸裂正當恁麼時且與宏智古佛相見豎拂云相見已了合談何事從前汗馬無人識只要重論蓋代功開爐扐圓相召衆曰箇是天童火爐近前則燒殺退後則凍殺忽有漢出來道作麼生因火爐動也又曰蝦蛤子殪而逢蝶祝之曰類我類我天童門下莫有類我者麼萬里不挂片雲天地一團猛火又曰陸修靜陶淵明文殊普賢作圓相云咦一欵具呈且道憑誰批判若是孔夫子吾無隱乎爾

有覺禪者親依年久夜分請決於淨淨曰我困倦且去明日爲你說覺念日月蹉跎含涕而出露立待旦整威儀入室淨憐之乃上堂曰一箇烏梅似本形蜘蛛結網打蜻蜓蜻蜓落了兩邊翼堪笑烏梅蠍鐵釘覺傍失聲曰早知燈是火飯熟已多時淨便喝識者稱淨險要頗類雲門其縝密實如洞山但未見稟承何人或問請曰師唱道多年名滿叢林高足已闡化方得法源委乞明指示淨良久笑曰涅槃堂裡向汝道（有本云涅槃堂裡看）又示衆曰古人大雪滿長安天童賣却者心肝無神通菩薩猛劈一椎千手眼大悲捏怔多端還會麼獅子教兒迷子訣老婆心切不相瞞淨年六十六忽命侍者設香案聲鼓集衆拈香嗣足菴焉其語曰如淨行脚四十餘年首到乳峯失脚墮於陷穽此香今不免拈出鈍置我足菴大和尚足菴名智鑑鑑法嗣天童珏珏嗣長蘆清了了字眞歇乃丹霞子淳入室之子也是淨爲青原下十七世之正裔初足菴鑑公爲兒時母與洗手瘍執鑑手曰好似箇甚

麼鑑曰似佛手親歿卽從長蘆眞歇禪師得度珏首座器其進止端莊以方便示鑑鑑卽隱象山屏絕諸緣一鏝爲伍廓達玄旨復就珏珏可其見處鑑住後以枯淡集方來晚年徙居雪竇座下明眼衲子皓首相依如淨以栢子話請益鑑鑑本色策之淨乃領悟曰西來祖意庭前栢鼻孔寥寥對眼睛落地枯枝纔踍跳松羅亮格笑掀騰鑑曰老成持重爲人天眼聲光暴羅非我所望淨旣受記莂乃重其師訓半生開化不邀虛名又疾時輩冒稱越繼故臨末際方示法源乃召衆曰六十六年罪犯彌天打箇踍跳活陷黃泉咦從來生死不相干奄然長往

贊曰丹霞大隆洞宗之後而冒濫之弊駸駸有矣長翁擧措風規無乃塗毒鼓不容側耳抑識法者懼乎但其入理深談不滯玄微眞洞下雛龍而雲行雨施詎可量哉

上都華嚴全一温禪師

禪師名至温字全一邢州郝氏子爲天童如淨禪師八世之裔也性敏捷不易出語語則合度六歲從萬松秀禪師祝髮爲大僧是時萬松之庭多俊杰會僞金章宗明昌四年（卽南宋光宗紹熙四年癸丑）召秀說法於內廷其王親貴戚羅拜求示秀俱無言說惟合爪當膺而已温大疑其所以乃請問於秀秀公拂之温益疑遂忘計曰至道雖玄非言莫顯師於佛法得無吝乎一日見僧問秀曰是處是慈氏無門無善財爲甚道琉璃殿上無知識秀厲聲曰折却殿了與你相見温不覺失笑秀顧温曰笑甚麼對曰可惜打破瓦秀曰打破後如何温又無語然温博學强記與雪庭裕公往還辯論裕每譽之秀公遷大都仰山之栖隱寺丞相耶律楚材常問道栖隱因與温甚善會同學林泉倫上座出住萬壽温以大事未了爲愧且憂憤成疾久之乃得秀公之旨於是機不可攖秀公暮年常課華嚴門下得法者雖一百二十人惟温最愜公意其金都應酬悉以温代之秀公歿會元主伐金温開法華嚴林泉倫繼席報恩其道價齊重於京都元主研究三教典籍以爲宋徽宗不業三教正經侫於方士丹昇之說以至亡國詔有實學之士較諸道藏僞撰

除道德南華外盡行燒燬命林泉倫於大都憫忠寺舉火是日傾都傳聞士庶畢集倫乃以火炬打圓相云諸仁者只如三洞靈文還能證此火光三昧也無如斯會得家有北斗經枉教人口不安寧其或未然從此灰飛烟滅後任伊到處覓天尊急著眼看便燒之衆口雜然稱正時至元庚申也（即南宋景定元年）元主將西征有嫉我教者遂奏議曰釋氏雖托方外然多忠烈之輩今五臺等處僧徒有能呪術武略及膂力者宜募爲部伍扈從西征可爲開國之一助也溫聞大驚乃顧楚材而折其說楚材亟白元主曰釋氏之高行者必守不殺戒奉慈忍行故有危身不證鵝珠守死不拔生草者法王法令拳拳奉行雖死不犯用之從軍豈其宜乎若不循法律者必無智行在彼既違佛制在此豈終王事哉一舉兩失實不可也元主遂然之太保劉秉忠以僧服而輔元主元主甚敬之忠曰臣乃宇宙之廢品耳何當聖眷比有萬松秀禪師之高弟名曰至溫唱曹洞宗旨於上都華嚴寺其學兼內外道貫天人陛下若詔而賓之必允擴仁風爲蒼生之依賴也於是溫入內廷與元主朝夕論道元主嘗恨相見之晚河北諸禪剎自宋政和以來加之遼金壬辰兵燹祖庭未得興復元主敕立禪僧爲主持於是三河寺院沛然興矣燕趙秦晉之間洞室宗風大闡皆溫之力也溫居內庭三載如一日辭還錫號佛國普安大禪師至元丁卯五月（即南宋度宗三年）示疾沐浴更衣而逝異香三日荼毗舍利無數四衆分塔而祀之

贊曰朝生鳳雛自與千歲玄鶴同途而異轍余觀溫公驅烏於萬松之庭其胸中固已吞雲夢八九耳及演化大都果遠出羣賢之上然兵火之餘能使王公貴人信有此事非氷霜潔行不足以感之今人獨味萬松評唱之語而不聞公有回天之力何哉余故表而出之爲洞宗之威鳳云

南宋元明僧寶傳卷七

南宋元明禪林僧寶傳卷八

北平慶壽簡禪師

禪師名印簡字海雲山西寧遠人也得道於慶壽璋禪師璋字仲和乃天目齊之裔也齊參五祖演和尚得演記莂遂隱天目當其時出五祖之門者化徧南州而三佛之裔稱盛獨齊公居天目甚枯淡法席寥然暮年始有嬾牛和上座紹齊之法而和之枯淡尤甚僅得竹林寶寶得竹林安安傳容菴海海之名頗著乃有中和璋璋之下有印簡出焉簡出則齊之道大於北平矣簡本出儒家有生知之質其父宋氏授以孝經開宗明義章簡掩卷進曰開者何宗明者何義其父愕然提其耳曰孺子可教也時方七歲於是古今經緯之學一目輒知要領然疑喜怒哀樂未發以前之理不遑寢食乃盡捐宿學走事中觀沼禪師每發問端沼每止之沼老常命簡扶行偶下堦簡掣沼公之手沼咄曰者埜狐精簡恍然而諾沼乃遣簡行脚簡既飫遊孤策過燕京雨阻松鋪中途夜宿巖下因擊石火劃然大悟乃捫面曰今日始知眉橫鼻直天下老和尚信不寐語矣遂達慶壽通謁於中和璋公公先夕夢異僧策杖竟來方丈據獅子座晨起而心待之簡果應期而至璋大喜受展問曰你曾到此麼簡對曰印簡不來而來作麼生相見曰切莫打埜貍簡曰石火迸裂眉橫鼻直曰吾此處別簡曰如何表信曰牙是一具骨耳是兩片皮簡曰將謂別有曰錯簡喝曰草賊大敗璋笑而休次日璋公以臨濟兩堂首座下喝機緣令簡下語對曰打破秦時鏡磨尖上古錐龍飛霄漢外何勞更下椎曰你只得其機不得其用簡掀倒禪牀璋曰路途之樂終未到家簡與一掌璋曰只得其用不得其體簡曰青山聳寒色月炤一谿雲曰只得其體不得其智簡曰流水自西東落花無向背曰要且沒交涉簡震拍其兩掌是時左右皆爲變色璋公乃曰如是如是遂命掌記室而師資如水乳也元世祖辛卯年簡主慶壽衲子不憚苦寒趨歸法會而禪牀幾至折脚其都中貴人多雜遝門下簡一以璋公眞率之風應之無不悅服蓋璋

居慶壽受公卿之剌從未以名姓干復之然以祖意徵扣則忉怛往返不留餘地也一日簡於廊下逢數僧乃問曰那裡去一僧對曰賞花去第二對曰禮佛去第三對曰那裡去第四僧無語簡俱以棒打之復問第五僧對曰覓和尚去簡曰覓他作甚麼曰待他打時還他一頓簡曰將甚麼來打曰不將棒來打簡連打曰者掠虛漢衆皆走散簡召曰諸上座衆同首簡曰是甚麼乃趨寂諡曰佛日圓明大師

贊曰簡公據無師之智出家行脚徧閱尊宿而後扣中和室投機之語盤旋密運稱可觀矣公不假能事而起天目齊幾湮之宗則老東山之面目儼然豈非亘治無分金之體而千江有得月之機乎

徑山高禪師

妙高禪師者號雲峯閩之長谿人也其母夢池上出大蓮花有嬰兒合爪坐華心以手捧得之而娩故小名夢池幼明敏好學諸老宿皆以奇童稱之愛其吐詞有關聖化年未及冠忽記宿因乃棄業爲大僧一錫吳楚首參癡絕沖沖以道德文章傾動一時高微露風釆沖大喜曰此子有沖霄之質若堅其羽翮飽足秋風實吾宗之望也因指見無準範範公不近人情及陞堂入室高對語雍容範甚器愛已而復見偃谿聞禪師聞住育王使高司藏鑰一日聞公顧高曰不道子無見處老僧只道未在高對曰未在底正是妙高受用處聞曰牛過窻櫺頭角四蹄都過了因甚尾巴過不得高連下語聞但搖首曰未在高詞窮愧汗橫流仰面視聞聞震聲曰過也過也高忽徹乃踴躍作禮曰鯨吞海水盡露出珊瑚枝聞公笑曰子此回可以說禪也於是從聞遷南屏適宜興大蘆虛席勸舊請命於聞聞以高主之及行聞乃謂高曰先師淅翁琰和尚嘗云我自離佛照老人之門一味因時度日不敢過爲盜恐辱吾老人也嗟乎先師德業冠世猶其競業若此汝今此行當體先人苦口使大慧門風不墜則足矣餘何圖哉高既居大蘆四衆知名遷居江陰之勸忠寺又遷霅川之何山景定間有詔移高居蔣山上堂曰世界未形乾坤泰定生佛未具覿體全眞無端鏡容大士鷹巢躍出務破面門早是

遭人描摹那更缺齒老胡不依本分遙望東震旦有大乘根器迢迢十萬里來意在攙行奪市直得鳳堂鼓響阿閦鐘鳴轉喉觸諱揷脚無門合國難追重遭訐露蔣山迫不得已跨他船舵入它界分新官不理舊事畢竟如何戍摟夜貯千峰月塞草閒鋪萬里秋元兵渡江或請避其鋒高曰盡大地是戈矛汝擬向何處去避山門否泰在我一人汝勿復言兵至有迫高索金者以刃擬高高延頸曰要殺便殺吾頭非汝礪刃處卽有金乃十方物也終不敢奉君以求生執刃者悚然目之捨而去丞相伯顏勾戟長鈹環鍔而進高趺坐縰狀不涉言色顏公甚致敬焉乃捨牛百頭糧五百石後伯顏問道於靈雲定禪師乃言蔣山高公有德圓通之雅量惜當時軍務在握未及盤桓元世祖庚辰歲高遷徑山席未溫寺罹於火衆有咨嗟下涕惜其舊而難其新高曰興廢繇人法無定相於是整理火場而安衆曰五峰峭峙到者須是其人一鏡當空無物不蒙其照祖師基業依然猶在衲僧活計何曾遷變著手不得處正要提撕措足無門時

方可履踐直待山雲淡泞澗水潺湲一曲無私萬邦樂業正恁麼時功歸何所車書自古同文軌四海如今共一家閱九年徑山復舊戊子有毀我宗於朝廷者以爲禪說不合聖經高聞而奮起曰此宗門大事也吾雖老尚强一行至京得旨集諸宗徒廷辯元世祖問禪以何爲宗高對曰淨智妙圓體本空寂非見聞覺知思量分別所能到惟悟得證宣問再三高歷舉西東諸祖至德山臨濟棒喝因緣大抵禪是正法眼藏涅槃妙心趣最上乘孰有過於禪詞旨明徹朝廷震動乃宣高進便殿賜坐又宣百法論師仙林者與高持論仙林曰昔佛始從鹿埜苑終至跋提河於是二中間不曾說一字五千餘卷且道自何而來高答曰一代時教如標月指了知所標畢竟非月仙林曰如何是禪高以手打圓相仙林曰何得動手動脚高曰上座講得千經萬論且道者一圈落在甚麼法門仙林不能對乃避座稱謝高曰似則也似是則未是世祖大悅左右皆呼萬歲於是天下禪風大振徑山復火高曰老僧宿負此山耳又力營建不三載以

次落成南北禪流大集或請高說生平行實高笑曰衲被蒙頭萬事休此時山僧都不會竟入滅時世祖十四年癸巳也閱世七十五坐五十九夏塔於寺西

贊曰妙高禪師出居雙徑席未煖而寺遭燬能以堅忍力而復新五峰樓閣其事蹟灼類無準年垂七十尚抵京廷辯叉類淨因成之逢善華嚴忠國師之驗大耳三藏嗟乎豈非蛟龍鬬則水勢洪金石擊而火光烈所謂小出大遇千秋一合者耶

靈雲鐵牛定禪師

禪師吉安王氏子也名持定久依雪巖因陳頌得號鐵牛其頌曰鐵牛無力懶耕田帶索和犁就雪眠大地白銀都蓋覆德山無處下金鞭欽公曰好箇鐵牛兒故人以是稱之定初得度於肯菴勤禪師處常讀雜華經以爲積功累行修行曠劫始得成佛復自忖曰審如是衆生無有成佛之期耶乍聞教外別傳之旨身心踴躍疾走參雪巖欽公乞居欉廠喜作淨頭欽憐之曰禪者無太勞乎定對曰欲求無上妙道豈敢言勞欽示以偈曰昭昭靈靈是甚麼眨得眼來已蹉過廁邊籌子放光明直下原來只是我定不領旨一日欽示衆曰兄弟做工夫若也七日夜一念無間目不交睫無箇入處斫取老僧頭去定益愧勵曉夜參究忽染痢自取觸器就坐屏處單持正念目睫不交者七日至中夜頓覺山河大地觀露眞常良久如聞擊木聲遍體汗流其病亦瘳舉似欽公欽復憐之曰百尺竿頭進步爲奇定更加精進經六載欽公垂問亡僧死了燒了向甚處去無酧對者欽代曰山河及大地全露法王身定乃洞徹言下厲聲曰和尚舉揚般若驚得法堂前石獅子笑舞不休欽曰試哮吼看定曰劫外春回萬物枯山河大地一塵無法身超出山河畢笑倒西天碧眼胡欽敲香几曰山河大地一塵無者箇是甚麼定作掀禪牀勢欽公笑曰一彩兩賽乃辭欽去流覽名勝山水有以巨刹相挽定槪不欲居乃曰人勞於前我逸於後其可乎至衡州鄰縣過桃源山眷其幽邃刀廬於桃源桃源深處人跡罕到烟霧晦冥而山君水王出沒無時定以迷悟因緣示之授其五戒於是神靈呵護未久叢席大成號

日靈雲寺定爲人好培養衲子四事周備間與談論觸所不至然自受用處數十載一折脚木榻而已遇人無貴賤危坐燒香淪茶對話竟日夕無倦色常有士夫過訪翚歎不堪而去伯顏公入山問道聯牀旬日臨行定倚杖門送曰公今生失脚墮於尊貴一念不來卽來生也再若失脚山僧無奈公何矣會公除政府欲疏朝廷賜定衣號定曉以偈曰大地山河一鐵牛多年忘把鼻繩收塊嗟愧國人如市旦暮笙歌鬧畫樓顏公發柬以示僚屬其挂冠歸田者數人而在朝辦道者甚衆大德壬寅冬手書長語示衆其略曰塵世非久日銷月磨桃源一脉三十年後流出一枝無孔笛虛空吹起太平歌癸卯春泊然坐化閱世六十有四坐三十三夏函全身於陶器瘞於寺北沙潭三年後啓視之爪髮俱長顏色如生

贊曰余讀中峰廣錄至題定公贊有茶陵千仞靈雲寺聲播元朝數百州之句默想公之爲人必大有可觀中峯故歸重之如此及簡燈錄見公投機頌如多寶佛塔湧起虛空人人得而瞻仰益知公悟處的當與高峰齊名宜矣

悅堂誾禪師

禪師祖誾者南康人也號悅堂宋端平改元生於周氏連眉秀目神氣奪人年十二聞鐘聲嗒然自失卽厭家居乃辭親求出世法轍受業於嘉瑞沙門日閱大乘經論夜則禪坐或枯立終宵棲賢法師誘誾入講筵誾曰講經能了生死否曰代揚佛化廣利羣生況自了乎誾曰誰是羣生者法師駭歎曰沙彌再來人也誾於是倍加精進因閱華嚴入法界品有所省發乃受具足戒東遊蔣山見別山智語在智傳中智嘗稱曰誾江西氣品它日有過人處雖然也是六月梅花且指見斷橋斷橋歿別參介石朋禪師朋曰道者何來對曰長橋分楚岸一棹擧湖心曰空山雲合何處覓形踪對曰一聲金磬動獨露萬機前曰先賢無字語不妨速道看誾擬對朋便打自此服勤於朋見朋不敢仰視一日朋忽召誾闍黎誾趨諸朋曰趙州庭栢話作麽生會擬進語朋擊曰何不道黃鶴樓前鸚鵡洲誾深契妙旨乃西還隱廬山會東巖日

住圓通。諸山以晩輩藐日話不行。闇故移杖就訪。值上堂。闇出大展。然後進問曰。如何是佛。曰。仁者問佛那。曰。實是某甲疑處。曰。呵呵大笑。闇喝曰。便打。曰尋知闇乃設特位尊之。闇謙就半座。凡遇大參入室。必展拜益重其禮。或竊笑其迂。曰。怒責曰。無我之風。杳不聞矣。非果地至人。難以至此。汝輩敢忽之耶。是以圓通法席之興。多闇力也。九江錢刺史以西林聘闇說法。廬山宿衲多起就爐鞴。嘗勘僧曰。微塵諸佛在汝舌上。三藏聖教在汝脚底。何不瞥地去。僧罔措闇便喝。又勘一僧曰。釋迦彌勒是它奴。它是阿誰。擬對便打。又問新到。何處來。對曰。閩中。曰。彼中佛法如何住持。對曰。饑餐困眠。曰。錯。僧曰。未審此間如何住持。闇拂袖歸寢室。至於移歸先遷東林。衆滿五百人。宗廓入室。闇曰。溪聲盡是廣長舌。且道說的是何法。廓大悟。闇乃以布衲授之。有僧進曰。明眼英靈滿師座下。未見肯可。今以大法頓授初參。可乎否耶。闇展掌曰。會麼。僧默然。闇曰。將謂山僧多少奇特。元貞初賜通慧禪師號。併紫法衣。大德間補靈隱。年七十五。說偈而歿。其偈曰。緣會而來。緣散而去。撞倒須彌。虛空獨露。宗廓繼席東林。聞訃亦說偈歿。廓號無外。首住雲居。以自强著節。志士仰之。

贊曰。余簡介石朋公之語不多得矣。獨見其因行掉臂間。遂使悅堂廉纖脫盡。信哉。魚腸七首立可斃人。宗廓之嗣悅堂也。顛末一致。可謂肖子。區區螺負而祝似我者。何足道哉。

匡廬一山萬禪師

禪師了萬。者號一山。臨川人也。其先金氏。爲江右顯族。萬生。貌瘠而秀。氣格精厲。八歲指揮羣小。肅若朝堂。又八歲好學。以淹博著聲。每嘆孟軻氏未達性理同。輩驚其狂。萬曰。聖賢亦猶人也。何無是非眼目乎。乃毅然求佛爲師。竟於金谿常樂院薙髮。是夕芝產戶樞。院主卜之。得乾之九五。占者曰。剛健中正。聖徵也。當爲法王。萬遂遊方。偏見名宿。得旨于東叟。潁住後。嘗謂及門者曰。我當時初參偃谿。聞尊宿聞以爲我齒牙超邁。每同商略古今。間謂我曰。子姿質銛利山僧實不及子。但有一著。若識得山僧。在子脚底。我

雖不測棄去未嘗不珍味其語又見靈隱荊叟珏禪師亦蒙隆遇珏曰近日法社淒凉勘合中道太過者生易不及者生疲疲病庶幾可振易病難醫何也佛祖境界非世聰之可測度彼時雖銘其說不能當下慶快如是展轉所歷非一大抵遮前護後遂乃擬妄求眞及到南屏惟吾師東叟顈和尙能捋下鐵面當衆以如意指我曰萬書記文彩燦爛應酧時機則不無嘗取涅槃堂裡一字也用不著彼時我心識俱喪乃强曰何也吾師曰別人根鈍不得利子則根利不能鈍我對曰豈無方便師曰又恁麼去也自此啓口說不出擧筆寫不出一日偶經神祠見紙錢灰旋風飛起盡亡所執吾師遂以妙峰師翁禪板如意交付於我我今日畢著大似一回喫水一回咽矣妙峰名之善妙喜之嗣也萬爲人鯁直少含蓄好獎勵後學見有小善可錄必展轉發明人亦不敢僞或有過則曰人非聖賢孰能免焉改之爲貴人亦不敢飾至若事關法化知見差訛則切直千餘言猶不已當時以此憚而懷之初住天台之寒巖寺三年移仙居之紫籜山大闡法化有僧問曰紫籜山庭如錦繡是誰按拍畫圖中萬曰深沙休努眼僧顧左右曰道甚麼曰碧水浸呑鉤僧曰將謂歌謠風日煖元來鼓角陣雲深曰八千子弟歸何處消瘦秋空一笛霜僧曰恁麼則山河無意屬英雄也曰摘楊花僧次日復進曰昨日公案未圓乞師再垂方便萬曰分付直歲不得普請曰古老頭巾眞難共語萬擲下拄杖僧出大呼曰紫籜老漢今日方始響地萬便休十載遷踈山踈山舊例住持須通刺當道萬輒不可曰孔席不煖墨突不黔誠各行其志也況我圓頂之夫何天不可翺翔乃爲三間古院委曲權門是則法化未弘僧風先掃地矣當道議不合萬留偈法堂飄然而去偈曰疊疊韶華一杖藜白雲到處有山棲等閑愛種蟠桃核不把春紅賺馬蹄江淮總統聞萬高標會諸山於靈隱直指堂議以開先迎萬或度其厭叢林不肯來有耆宿曰萬公必來也彼雖起居蕭灑然瞿瞿以法門綱目爲任若致之以誠卽十字街頭肩楞椏養閑漢彼亦欣樂況開先爲山林之勝且便於衲子公豈木强

人乎公必來也萬果攜數禪衲惠然而來有偈曰刹竿扶起本無心教外金襴影自深肯著三三前後力波濤陸地起龍吟於是開先鼎新英俊大聚扣問之外從未隻字千及豪貴其時道俗蒙萬示語如獲珙璧笑隱來參萬審其機緣指往百丈爲晦機嗣無我之風海內仰之又十載住東甌江心寺少不適意又棄去寺衆數百泣挽隨至馮公嶺不從萬嘗曰古人因學道以立叢林事事隨緣法法周備爲住持者觀會中或有一箇半箇實心務本則當不顧安危竭力支撐雖社廟神壇亦可居而不愧今人計叢林以學道或三百五百不顧日逐何所用心但云頭頭合轍物物圓融乃崇尚土木驚伺豪家然後竊虛器傳子孫與蚖蛇戀窟明無少異毫厘既差千里懸隔良可悲夫晚年匡廬月澗明公迎萬歸東谿萬翩然命棹曰滿望春江輿不違一波纔動萬波隨烟嵐調拍如相委何待芳心託子規月澗歿開先之衆復請萬萬力卻之曰我住持三十載而法化寥寥更何所望而不休乎且精神非壯盛之時也諸公不復言皇慶壬子十一月二十六日示疾越七日命浴更衣據室危坐書訣衆語儼然而化闍維收五色舍利大如菽不可計目睛齒牙頂骨不壞時攺建豫章烏遮塔江西行省丞相幹赤命以舊藏釋尊舍利奉於中遣使分一山萬禪師目睛舍利以寶匣秘之陪瘞焉餘舍利塔東谿

贊曰名位虛器也道德實跡也據虛器而核實跡則失矣余觀萬公平生住持獨持大體熙於實跡不以名位自累少不合輒棄去此其節概大過於人應菴曰衲僧當著草鞋住院良有以哉

高峯妙禪師

禪師諱原妙出蘇州吳江徐氏爲雪巖欽禪師入室之真子也弘法於天目之獅子巖因以高峯自號嗣居三十載橫拈倒施而令行吳越南宋嘉熙戊戌年三月而公生公生性遲重寡言笑行如瘦鶴望之似懦弱然其神氣精悍奪人幼喜趺坐凡見髡流必合爪勞問成禮淳祐壬子從秀水密印寺法住沙門得度年十五備知大僧事及戒得滿分於其律度開遮

進止不期而咸合爲尋習教觀於天台其文句義學
弗可難也公每忖達磨一宗不立文字爲教外別傳
能了當人大事爲之立地成佛豈徒然哉卽出杭州
參訪宗門知識入湖南淨慈淨慈爲武林禪窟倫斷
橋居焉公參僧堂立死限三載擬求妙悟竟無所發
時雪巖欽禪師寓北磵斷橋指公往謁公謁雪巖雪
巖不許通謁公益心切乃告香通誠雪巖許見未作
禮卽連棒打出公垂涕回愰復入雪巖便問阿誰拖
你死屍來又以拳打出之於是疑團猛結無所攀仰
乃擬避喧求靜徹嚼話頭於徑山禪堂及月忽憶萬
法歸一一歸何處兪戰胸次目不交睫者六晝夜忽
覩演五祖眞贊云百年三萬六千朝反覆元來是者
漢從前話頭一併打失其年二十有四矣雪巖已赴
南明公卽走覲纔入雪巖便問誰拖你死屍來公便
喝雪巖拈棒公把住曰今日打原妙不得也曰爲甚
打不得公拂袖而出次日雪巖召公問曰萬法歸一
一歸何處對曰狗舐熱油鐺曰那裡學者虛頭來對
曰正要和尚疑著雪巖休去公以爲妙契玄旨自此

隨問卽答久之雪巖謂公曰日間浩浩作得主麼對
曰作得主曰睡夢中作得主麼對曰作得主曰正睡
著無夢無想無見無聞主在甚麼處公不能對雪巖
曰從今日去也不要你學佛學法也不要你窮古窮
今但只饑來喫飯困來打眠纔睡覺來却抖擻精神
我者一覺主人公在那裏安身立命公遂別入龍鬚
經五載因隣僧推枕墮地作聲大徹乃曰元來只是
舊時人不改舊時行履處咸淳甲戌年住湖之雙髻
峯禪者登峯益衆公卽入西天目山之獅子巖巖絕
躋攀其來決擇之者又滿百許人公乃別居巖西石
洞石洞之險非梯莫陞大書死關二字爲額盡屛給
侍日用一食以甕爲鐺斷緣撤梯巖中弟子罕見其
面或垂語以驗方來不契卽拒關其垂語曰大徹底
人本脫生死因甚命根不斷佛祖公案只是一箇道
理因甚有明與不明大修行人本遵佛行因甚不守
毗尼杲日當空無所不照因甚被片雲遮卻人人有
箇影子寸步不離因甚踏不著盡大地是箇火坑得
何三昧不被燒卻元世祖丁亥年雪巖遣白拂囑公

偈曰上大今已無人雪巖可知禮也虛名塞破乾坤分付原妙侍者始陞座開導其語懇切中古尊宿未之有也叢林謂之禪經抱道老成之士並歸焉一日民間訛謠官選童男女本小師問曰忽有人來問和尚討童男女時如何公曰我但度竹篦子與他本大徹於言下或問諸弟子優劣公曰若初院主等一知半解不道全無如義首座固是鐵根老竹其如七曲八曲惟本維那卻是上林新篁它日成材未可量也元貞乙未季冬朔日命鼓告衆曰西峯三十年妄談般若罪犯彌天今日或云末後有一句子不敢累及平人自領去也大衆還有知落處者麼良久云毫釐有差天地懸隔復曰來不入死關去不出死關鐵蛇鑽入海撞倒須彌山跏趺泊然而寂七日容色益明潤舍利結於爪髮越三七日塔全身於死關坐四十三夏歷世五十有八仁宗戊午謚普明廣濟禪師

贊曰古以滹沱機用如塗毒鼓聞者皆立死或先後於近遠稍異迨密菴後幾不橫死矣幸雪巖得無準欒授之師師復塗而擊之以立死中峯輩至今聞其餘響猶自胥喪吁何偉也非師玄要戈甲吳越孰令易克臻此

南宋元明僧寶傳卷八

南宋元明禪林僧寶傳卷九

中峯普應本國師

中峯普應國師者諱明本其先臨濟玄玄七傳楊岐會會八傳無準範範傳雪巖欽欽傳高峯妙妙之嗣四人師居其首師自臨濟其世十八臨濟自少林其世十一是師爲少林二十九世之正胤也師出錢塘孫姓母李氏夢無門開道者持燈至其家而生師生之時內室五色光明者三晝夜襁褓即具大人相坐則跏趺嬉戲則爲佛事既冠閱傳燈錄至明知生是不生之理爲甚卻被生死之所流轉大疑乃求依獅子院高峯妙禪師妙公喜度之三載觀流泉有省求妙公印證被打趂出自此日作夜侍常至晨鐘鳴不

去妙公不顧久而洞徹玄旨妙公大悅書自相贊與師曰我相不思議佛祖莫能覩獨許不肖兒得見半邊鼻洎十載妙公告寂時以大覺寺屬師師推首座祖雍主之遂一笠吳楚西至皖山匡廬乃東還結幻住菴於吳雁蕩遂成叢席霆發瞿公請主大覺不就舉定叟泰應之泰嘗受職於一山萬矣乃欲畋嗣於師師大不然以書卻之曰昨者坐語未及它論而首以住院承嗣扣之者惟恐足下苟循世諦故也本與足下納交十六年彼此心懷洞然明白豈意足下不諒愚情反欲相及何臨事反覆若此耶古人於法嗣嫡傳所以深明宗係者大法源委不可誣也世濟俗薄奉金請拂以院易嗣者有之本嘗痛心於此夫大覺雖先師開山然十方叢林儘有尊宿捨彼不取而必欲本尸何識量之不廣也本非畏住持實畏嗣法於開山也故退避力辭而舉足下爲之主政以足下自師一山禪師豈可苟循世俗而易其所師哉繇此言之本猶不欲以先師座下人迭尸大覺而況率枝引蔓欲爲本之嗣乎聞命駭然專俛逆流塔主預此

拜聞望以玉峽之音直與拈出或欲循俗易嗣則本斷然不敢與足下一日相聚也至扣至扣師還天目廬高峰塔至大戊申仁宗在青宮聘之不就賜金紋衣加號法慧禪師師隱去儀眞己酉即船以居乃吟曰懶將前後論三三端的船居勝住菴爲不定方眞丈室是無住相活伽藍烟村水國開晨供月浦花汀放晚參有客扣舷來問道頭陀不用口喃喃庚戌又還天目辛亥復船居吳江陳子聰爲師建幻住菴師又去之北隱汴梁吟曰鄽市安居儘自繇百般成現絕馳求絲蔬紫芥攔街賣白米靑柴倚戶收十二時中生計足數千年外道緣周苟於心外存諸見敢保驢年會合頭明年又結幻住菴於六安山吟曰胸中何愛復何憎自愧人前百不能旋拾斷雲修破衲高攀危磴閣枯藤千峰環遶半間屋萬境空閑一箇僧除此現成公案外且無佛法繼傳燈丞相脫驩公望風訪師師又棄菴去之東海州吟曰道人孤寂任栖遲跡寄湖村白水西四壁烟昏茅屋窄一天霜重板橋低驚濤拍岸明生滅止水涵空示悟迷萬象平沉

心自照波光常與月輪齊驢公戒邑吏强師至私第乃與中書平章幷諸山必致師於靈隱師固辭曰夫住持者須具三種力庶不敗事一道力二緣力三智力道體也緣智用也有其體而缺其用倘可爲之但化權不周事儀不備耳使道體既虧便神異無筭雖緣與智亦奚爲哉或體用並缺胃然居之曰因曰果寧無慊於中乎貧道無其實故不敢尸其名竟稱病還天目延祐丙辰上諭宣政院簡采名山宿德以聞承旨者期入天目師聞遯去南徐丹陽蔣均爲建幻住菴戊午又還天目明年九月朝旨褒號佛慈圓照廣慧禪師改獅子院爲正宗禪寺駙馬瀋王王璋又齎御香紫衣卽所居而修敬蕆焉宣政又以徑山請師師不就乃結幻住菴於中佳山中佳去西峰三十里巖磴險絕緇素跋涉甚難求師歸院至治癸亥西峰凍涸大木摧折師自敘曰余初心出家志在草衣垢面習頭陀行以冐服田衣抱愧忝竊平昔懶退非矯世絕俗葢以文字則失於學問參究則缺於悟明尋常爲好事者之所稱道亦報緣之偶然耳秋示微疾有省候者師皆曰幻住菴漏且朽矣不可久住也有僧告歸吳門師曰何不過了中秋去十三日手書屬弟子曰幻者朝死夕化骨便送歸三塔依淸規儀式不許循世禮也次日白虹貫山巔師跏趺書偈而化停龕三日顏益和悅道俗奔集踰萬奉全身塔於寺西望江石閱世六十一坐夏三十七明宗己巳賜謚曰智覺禪師塔曰法雲元統甲戌追尊爲普應國師乃以廣錄三十卷頒入大藏更命重臣銘國師道行於碑南詔五比丘繪師頂相還國四衆迎入中慶城相放五色異光繇是傾信禪宗奉師爲南詔第一祖時皆曰本公圓辯不閡針砭多方哀講士之趦岐傷禪流之混繼乃推大覺以嗣開先接玄鑑而化南詔允有大愚安龍潭信之高風至於太功不宰至讓無名杖履蕭然雲行鶴舉視聲名而若浼甘肥遯以如飴楷芙蓉訥圓通不足過之以其淪海餘波烟屯雨驟提鳳閣之儒臣醒天潢之貴戚而永明壽明教嵩庶可並駕云

贊曰人人抱荊山之璧箇箇得赤水之珠何難兄釋

迦而弟彌勒及讀本祖自敘之語愧汗橫流俯仰無地矣嗟乎非眞祖師心語不吐非正嫡裔背汗不流心語不吐者味後也背汗不流者欺先也味後欺先互相啗啖則本祖隱現堪忍世界何日而休哉

仰山佛智熙禪師

禪師姓唐氏豫章人也稱元熙者西山明覺院得度之名也晦機者其師物初觀和尚所贈之字也號佛智者御製也臨江通判從文丞相靖難死國唐元齡者熙之胞兄也廬山一山萬禪師者熙之益友也大中大夫廣智全悟釋教宗主笑隱大訢禪師者乃熙嗣法弟子也熙爲人事親以孝事師以誠昆仲之間以義道友之間以直訓誨門弟則嚴且慈熙嘗與一山萬行脚萬不耐叢林好譏諸方熙每抑之且曰明眼衲子出言爲叢林輕重豈可易乎物初觀公時居玉几公爲浙人每操鄉音晝夜批削學者學者畏其口不敢近熙强萬上謁觀公觀與熙語大驚默計曰澆漓末世有此人也又指萬問熙曰此老爲誰熙對曰乃元熙同行某甲也觀素聞萬名故深愛熙得友之正乃留夏朝夕警誨熙輒深入玄奧久之出住百丈萬嗣東叟住廬山開先寺兩山法席大振衲子絡繹西江訢禪人嘗掌開先內記請益參究達旦不臥萬每示之訢不領萬曰百丈熙堂頭當能了子大事亟行勿遲但勿可言從開先來訢謁百丈熙問曰何來對曰廬山曰曾見萬聱頭否訢不語熙指曰果遭渠賣弄矣訢悚然莫知所以熙居百丈十二載遷淨慈七載遷雙徑居雙徑未久退隱南山之陽江右叢林聞熙退鬨爭啓請之不已熙領仰山仰山久廢之餘熙至衲子不厭枯淡從之者數百輩其堂廡朽敗不堪主事僧歷請充修造熙歷止不許一夜雷雨暴作方丈後壁忽崩塌熙移繩牀就侍者房而臥明晨命以草苫之有富人入山見熙坐草壁邊說法而禪者悠悠自若富人乃大畏發意堅請新之仰山遂成精舍延祐六年秋仲手字別所知復作偈別衆而逝時侍僧有失常度語話聲高熙復張目正色曰敢以吾死而墮吾規耶擯逐之已而瞑目長往世壽八十一僧夏六十三熙四爲住持以業發爲急務然橫不

易施施必中節嘗以百丈埜狐話問訢書記訢擬對熙鳴之訢卽悟旨又舉太原孚聞角悟道因緣示常道者曰盧生入滄海太史遊名山從此楊州城外路令嚴不許早開關常亦悟旨(常號梅屋著佛祖通載行世)又以西湖山水問倫上人倫曰通身無影像步步絕行踪熙厲聲曰未在更道倫亦悟旨(倫號仲方後住保寧)熙晚年久不上堂四衆堅請之熙乃曰雲門道箇普字盡大地人不柰何殊不知雲門四稜著地當時若與震威一喝待此老惡發徐徐打箇問訊道莫怪觸忤好非但救取此老亦能振起雲門綱宗雖然口是禍門有數禪者座下省發而去

笑隱訢禪師

禪師大訢者字笑隱世籍江州爲唐尚書陳操之裔後徙居南昌故爲南昌陳氏也母蕭氏孕感異徵曰者識曰生子當爲法中龍文中虎及娩地爲震動父歿母盛年修淨業訢爲童時見佛相好則戀慕如慈親年九歲得依水陸院伯父雲闍黎爲大僧遍閱大藏經文欲扣明已躬願盡形壽以法爲檀時一山萬禪師開化匡廬之開先寺訢竟走依之不發然訢常於此切萬指往百丈遂徹證於熙禪師拂下熙曰昔黃龍得旨泐潭領徒遊方及見慈明氣索汗下你道過在甚處訢對曰千年桃核裡覓甚麼時仁熙以爲類己大然之熙遷杭之淨慈命訢分座訢以書記自任蓋訢博學廣知加之辯才轉變無方嘗題曹操讀碑圖其略曰碑陰八字非隱語德祖有智如滑稽豈是阿瞞不解此感愧上馬歸路迷一時名輩稱之又訪中峰本禪師於天目山坐語夜半風雨大作崖石欲裂左右皆辟易訢不少動中峰曰訢公慧定之力俱足他日必大可觀至大四年出住湖之烏回次住杭城報國又住中竺報國中竺俱經火之餘訢至任緣鼓舞大廈俱成僧徒相從者垂千輩首以竹篦子付之覺原曇而妙喜門風又一振矣天曆元年朝旨改金陵潛邸爲大龍翔集慶寺以訢爲開山第一代明年詔入奎章閣設高座闡揚大法出貂裘金襴賜之訢終不以示人然自奉儉薄衾衣常十數載不易也頻躬燒香浴以給衆身外之役不以勞人至於名

教節義則感勵奮激不知有已明宗嘉其風範親書廣智菴額賜訢退居處至順二年疏謝歸林下不報又辭文宗敕臺臣慰訢安居龍翔終老兼命較訂百丈清規爲緇門定式蓋百丈建立以來年代數百法久成弊諸方叢席各杜繩規俾律儀大典易式無聞訢以百丈舊文訂列條章若干門互換主賓令法久住書成進上勅諸叢林遵而一之於是天下緇流禮樂鏗鏘進止有節大智之風儼然在矣嗣後朝賜益隆梵侶益衆其禪席之盛自秀法雲以來未之有也會中龍象則有愚菴智及季潭宗泐淸遠懷渭輩激揚旨要嘗問僧青州布衫重七斤古人道了也畢竟一歸何處僧曰東廊頭西廊下曰甚麼處見趙州僧擬對訢曰棒上不成龍又問豎拂拈椎古佛榜樣擎杈舞劍列祖條章衲僧下一句作麼生道僧珍重便行訢曰不消一劄又問釋迦彌勒文殊普賢從你脚下過去也僧顧左右訢喝之又問無位眞人落在甚處僧便作禮訢曰從門入者不是家珍至正四年五月朔日退居廣智菴復與御史脫歡公話別凡熟知悉致辭衆命弟子以兩朝所賜貲帛營萬佛閣俾羣生得所瞻仰從容書偈順寂閱世六十一坐夏四十六學士虞集爲蒲室敘敘狀訢生平甚詳蓋訢之母精修淨業感地生白蓮訢移居報國寺其母西往訢常愧慕陳尊宿編蒲以故誌所居處皆曰蒲室四會語錄外文集若干卷名蒲室集云

贊曰語云天地無全功聖人無全能若仰山父子之爲人庶其全矣熙公至歿猶教誡弟子整其家法訢公於歿前一日召宗泐輩孜孜以妙喜門庭爲屬較二公之心而往返閻浮百千次尚未足其願也嗚呼大哉

雪竇無印證禪師

禪師名大證號無印鄱陽史氏子也年十四投昌國寺智節出家以所習試優等得度爲大僧乃焚膏繼晷研窮秘典節喜資證遊方首謁荊谿瑛禪師於廬山之圓通寺瑛貌寒壽常鼻涕沾衣證易之欲發去復心計曰逢人草草安辨玄黃也因私入室求說祖師心訣瑛換手搥胸大叫曰遏殺人證疑懼而退有

寓訥思菴睿者以年邁寓國通閣房晦養自怡林下
雖知名不得而親之證幾欲就請莫得其便一日睿
如厠歸證從後隨入睿曰是誰證曰欲求法耳睿大
怒遂出便掩戶證大驚疑復乘間乞見睿睿曰佛法
自有方丈汝到此討甚熱椀證曰大證初參不蒙方
丈和尙指示但見其蹈胸大㪷而已睿曰頭上安頭
證恍然涕泣禮謝曰吾師婆心一至此乎睿曰據子
機智不宜滯此比來天童有雲外岫禪師提唱洞宗
昨見新銖巧譬傍引奔逸絕塵其綿密可觀子宜往
事之蓋岫嗣直翁舉舉嗣東谷光光嗣華藏祚祚嗣
淨慈暉暉乃弘智覺之子也證機投雲外岫公乃燈
傳弘智七世焉岫公一日上堂罷厲聲叫曰天童今
日大死去也你作麼生救證對曰請和尙喫飯又曰
天童今日大死去也你不要相救又對曰作麼作麼
又曰天童今日大死去也阿誰與我同行證又對曰
和尙先行大證隨後岫公呵呵大笑而歿證乃備述
岫公風度於中峰本和尙峰喜而贊曰太白峰爲屏
二十里松爲座雲影外藏身幾多人蹉過不蹉過元

是隰州古佛再來切忌機前說破於是諸方共稱岫
公爲弘智眞傳也丞相脫歡公請證出世衢之南禪
而丈地遷錫六會說法然所居之室如傳舍惟入艸
求人不厭饑渴嘗曰我當時錯登圓通門入思菴室
被渠哄到江浙七上八落至今沒箇合煞若有代山
僧鼻孔出氣者山僧兩手分付雖然相逢沒量漢莫
作假雞聲曉居雪竇示衆曰千說萬說不若覿面一
見昨日二十九今朝七月一報你參玄人光陰如箭
疾娘生兩隻眼箇箇黑如漆急急回頭看取天眞
佛良久云是何面孔下座巡堂喫茶又曰妙不妙衲
僧鼻孔無多竅玄不玄刹竿頭上無靑天至士寧容
袖手良馬豈待揮鞭全超棒喝不落蹄筌百鳥不來
春又去巖房贏得日高眠證老年退居定水之圓明
菴其示寂時春秋六十有五闍維有不壞者二曰牙
齒曰數珠舍利明瑩門人景雲建窣堵於本菴
贊曰洞室宗旨綿密弘智數傳之下弗克大振者何
也蓋學者鹵莽魯於入轂耳至無印師資力揮魯戈
頓返羲輪猗歟烋也若以臨末舍利明瑩而識其生

平則負圓通老衲不勝言矣

斷崖義禪師

斷崖了義禪師者湖州德清湯氏子也六歲始言言即入理常隨其母誦法華經因牽母衣而問曰佛放眉間白毫相光照東方萬八千土靡不周徧母曾見麼母答曰佛放瑞光如優曇花時一遇耳又問曰因甚又道我見燈明佛本光瑞如此母良久撫其頂而嘆曰兒有慧根乎更宜廣見高明休自屈年十七聞學高峯妙公警策語乃勃起曰此大善知識也我往從之其母甚喜竟造獅子巖謁妙公公愛其挺特俾提一歸何處話且授名曰從一妙公每呼從一一每應諾公曰牛過窗櫺頭角四蹄都過了因甚尾巴過不得一罔措自是一歸何處與牛過窗櫺話結成一片如癡鐵團或問求示非拳則棒一又疑拳棒與本參豈相干耶偶過蚤孟塘見松梢雪墜有省即舉似公曰不問南北與西東大地山河一片雪聲未已又被痛棒打退不覺隕身崖下同學捫蘿救之一乃誓限七日晝則椿立夜則攀樹臨崖露立達旦未及期大徹扣關大呼曰今日瞞我不得也公曰作麼曰大地山河一片雪太陽一照便無踪自此不疑諸佛祖更無南北與西東妙公乃上堂曰我布漫天大網打鳳羅龍不曾遇得一蝦一蠏今日有箇蟭螟虫撞入三十年後向孤峰頂揚聲大叫且道叫箇甚麼舉拂子云大地山河一片雪一便奪拂子云盡大地有一人發真歸源我悉知之公便下座於是舉揚料揀詞不少遜而從一行者之名大顯辭歸德清結茆武康居以事母名緇樂訪之又五載還天目妙公曰大有人道你拖泥帶水在對曰兩眼對兩眼妙公乃為薙落更從一名了義自號斷崖遂單瓢隻杖渡淮楊歷齊魯訪燕趙登五臺隨所至處辨論風生海內叢席為之大震中峰本公狀其生平曰撞漫天網解獅子鈴情亡義斷石裂崖崩奪龐老金珠高揮大抹將阿爺門戶竪柱橫撐這邊那邊了無覊絆問禪問道不近人情大地山河一片雪話頭流落至今行名刹爭起之不顧逮本雍二禪師相繼化去義始住天目正宗寺年已七十道風益峻衆未嘗登百輩中受諸方

付囑者就正謂益不敢生忽嘗示衆曰若要超凡入聖永脫塵勞直須去皮換骨絕後再蘇如寒灰發焰枯木重榮豈可作容易想我在老和尚處多年每被大棒打徹骨髓不曾有一念遠離心直至今日纔嘗著痛處不覺淚流豈是你權喜踴躍做著些子苦味便乃掉頭不顧殊不知苦味能除百病大凡功夫若到省力時如順水流舟只要稍公牢牢把柁纔有絲毫異念生管取喪身失命若到純一處不可起一念精進心不可起一念懈怠心不可起一念求悟心不可起一念得失心纔有念生即被一切邪魔入你心腑使你顛狂胡說亂道永作魔家眷屬佛也難救你戒之戒之元統元年除夕告衆曰有一件事天來大還委悉麼良久云明日是元朝越六日指法雲塔西空地曰更好立箇無縫塔嗣與禪者談笑自若乃曰老僧明日天台去也侍者曰某甲相隨得麼曰騎馬趂不及次日跏趺而逝世壽七十二坐夏四十九奉遺命塔於所指之處賜號佛慧圓明正覺普度大師義初會葬中峰時笑謂衆曰過後十二年更爲老僧一會及入滅時正符其讖

贊曰棒頭覓落處何如撈月水中喝下越端倪卻似分膠漆裏師初扣關見高峯孤硬有上山推轂之難自後立地知此道平常有順水放舟之快想其爲人烈丈夫也故其問道出家之跡頗與盧行者相若說法寫自心曲以眞實誨人至今傳其語爲禪關策要宜矣

南宋元明僧寶傳卷九

南宋元明禪林僧寶傳卷十

元叟端禪師

禪師名行端號元叟生台之臨海何姓世以儒顯端母王氏博釋五經章安子弟咸宗之如漢之曹大家南宋寶祐乙卯歲生端端生不茹葷襁褓中見沙門遂喜甫六歲母王氏授以論孟端咿唔成誦乃至經子章句悉不可難每遇紛華雜遝端則莊坐如

在定母因奇之曰吾家千里駒也然恐不爲世用端
叔父茂上人畜早歲爲僧住餘杭化城院適歸省故
里端竟從之剃染徧遊叢林謁徑山藏叟臨機悟旨
藏叟悅之一日藏叟問端曰汝是台州人那對曰台州
叟便喝端拜叟又喝端起叉手叟曰放汝三十棒端
喏藏叟又曰還知我泉南無僧否端曰和尚聾叟便
棒端按住曰莫道無僧好叟大笑而起端既罷參乃
徜徉西湖山水間自稱寒拾里人育王珙作偈招曰
夜半落霜花日輪正卓午寥寥天地間只有寒山子
端不答乃典淨慈書記時淨慈石林鞏禪師居焉吳
山石田林處士久隱不與世接乍見端篇翰獨以詩
柬端有能吟天竇句不廢嶺南禪之語端又遠訪雪
巖欽於仰山欽曰駕發何處端曰兩浙曰因甚語音
不同端曰合取口曰瀰徑橋高集雲峯峻未識闍黎
在端拍手曰鴨吞螺螄眼睛突出欽顧侍者點好茶
來端曰也不消得於是以上禮賓之元成宗大德初
爲虎巖伏分座於徑山庚子出住湖州翔鳳乃曰大
慧祖師道寧以此身代大地衆生受地獄苦終不將

佛法作人情徑山先師藏叟和尚一生不肯四天下
人縱饒釋迦老子達磨祖師到來也須退身有分山
僧在侍者寮兩年弄盡機關做盡伎倆直是沒溱泊
宅處所以知其爲大慧嫡孫今有炷香供養宅也要
大家證明甲辰詔主中天竺幷賜慧日正辨師號皇
慶壬子遷靈隱仁宗設無遮大會於金山命端證之
又加號佛日乃退居良渚西菴英宗至治壬戌間起
端居徑山端居徑山人才之盛不減妙喜其楚石
琦輩時稱僧杰焉虞公文靖以文獻宗時兼遊諸禪
宿之門自稱微笑居士每方楊大年之爲人多剸啄
諸家語錄而讀端提唱乃謂其子弟曰元叟生平諦
理恢拓廣說略說莫不弘偉然關要隱而不發以待
其人大慧之流風餘韻猶有如此者不謂老夫復相
識耳其提唱曰寂靜中做工夫者以寂靜爲究竟他
且不是你寂靜中究竟底物憒鬧中做主宰者以憒
鬧爲得意宅且不是你憒鬧中得意底物經教中領
覽者以經教爲根本宅且不是你經教中領覽得底
物師友中講磨者以師友爲淵源他且不是你師友

中講磨得底物此無形段金剛大士從塵點劫來直至而今如潛泉魚鼓波而自躍你擬向東邊討宅宅向西邊立地你向南邊討宅宅向北邊立地教宅與一切人安名立字即得一切人與宅安名立字即不得一切處一切時與你萬象爲主萬法爲師此其是也自非上根利智具殺人不眨眼底手段將第八識斷一刀豈有成辦時節又曰自家根蒂下積生累劫多諸惡習若也照燭不破剔脫不行日用間豈免觸途成滯一切法中或有所疑地即癡殺了你一切法中或有所愛水即淹殺了你一切法中或有所瞋火即燒殺了你一切法中或有所喜風即飄殺了你四者既是五蘊十二處十八界二十五有明暗色空森羅萬象到處粘作一團如鰾膠相似驅你入驢胎使你入馬腹總繇宅在千佛出世亦無如之何矣端開化四十二年三受金襴密秘之不以披搭所賜金帛悉賑貧乏復多怒老益甚每據坐竟日傳餐訶罵及入寢室或竊問其故乃左右顧視欲舉已忘故道俗於怒罵中得旨者甚多順帝至正壬午秋示微疾問侍僧曰呼之曾巳休吸之尚未捨安同諸苦源來者不來者如何是來者不來者僧無語端良久曰後五日看至期更衣趺坐曰本無生滅焉有去來氷河發燄鐵樹花開垂一足而化世年八十八僧臘七十六所剪爪髮舍利纍然閟全身於鵬搏峯北謚曰普照塔曰寂照端退居良渚日忽有梵僧仗錫來徵般若樞要端示以獅王奮迅三昧其僧稽首蹈空而去左右皆驚愕端曰掩鼻偷香何足羨也

贊曰大慧四傳至端禪師二百載矣幾如勁弓之末其勢不能穿魯縞師崛出珍公之門而道被三朝德邁九淵源厚流長不亦宜乎或謂師之後大抵說法朝廷豈其家化以金馬門爲隱者耶曰否不離菩提樹下而據吉祥座者斯何人哉

石屋珙禪師

石屋禪師名諱清珙虞山人也宋咸淳壬申生於溫姓生之夜光貫北垣其室異香經旬不散珙幼斷酒胾素質淸癯而精神宥密六經雜史一覽即不顧於佛經如獲故物乃盡棄其所有爲大僧翩然逸舉擇

人而見首參高峰妙禪師妙公曰新戒來須何事珙曰生死事大乞施大法公曰我本無法說甚小大珙乃服勤三年不契妙公曰溫有瞎驢淮有及菴宜往見之珙直走見及菴路聞及菴多慢侮罵廢參儀不以禪流爲事大有名者輒遭刪削珙疑之然心信妙公之指如不相當則走溫未遲也乃至建陽西峯道謁及菴及菴祖襟危坐受珙展拜遂問珙曰區區逐日何所用心珙對曰以萬法歸一爲本參及菴訶曰甚麼害熱病底教你參者死句珙悚然罔措及菴曰有佛處不得住無佛處急走過作麼生會珙擬對之及菴驀起厲聲曰者箇亦是死句便入寢室珙罔措乃堅依座下久之及菴復理前話詰珙珙對曰上馬見路及菴又訶曰在此多年猶作恁麼見解珙憤以爲及菴賣己因背棄去及菴笑曰珙即回也珙於途中忽見風亭乃急趨回舉似及菴曰有佛處不得住亦是死句無佛處急走過亦是死句淸珙今日會得活句了也及菴曰作麼生會珙曰淸明時節雨初晴黃鸝枝上分明語及菴肯之於是出入吳越激揚禪

社廣結般若緣偶登霞霧山喜之遂搆草菴號曰天湖趨風者日衆珙頻作山居偈頌示之愛之者以爲章句精麗如巖泉夜響玉磬晨鳴云嘉禾當湖新創福源禪刹盡禮致珙珙不起平山林禪師作契聰排闥圖東珙珙慨曰林兄不容吾高臥也於是自攜竹笠飄然而來福源乃勇於臨衆不期綱宗大振闔遶座下多諸有道六七年間衲子爲法忘軀而叢林豐盛如西天那爛陀寺有貴人入寺飯僧見珙布衲蕭蕭疑爲矯飾竊視方丈棕拂道具外空徒四壁而已貴人大異乃私問寺主曰和尚人天知識何枯淡若此耶殆非吾輩之所堪矣寺主曰然吾師原儉於自奉施者雖多有即散之常誡吾黨莫貪甘煖免償宿債貴人感悟歸散家財而隱有詔徵珙珙堅以疾辭乃降金襴法衣賜之人以爲榮珙嘆曰吾少壯時曾不如人況今形之不逮矣忍將名字誇倦人間世乎乃上堂曰卸卻頂上鐵枷颺下手中木杓合眼跳過黃河騰身衝開碧落獅子踢倒玉欄干象王擺壞黃金索白雲兮處處相逢青山兮步步踏著喝一喝云

0711

擧頭天外看誰是箇般人便棄禍源歸天湖嘉禾公牘互至琪作偈答之有老拙背時酬應嬾不能從命出烟霞之句琪年八十有一行不倚杖坐不施蓐燈下書字如粟嘗與客夜話將達旦客謝息琪笑曰後生輩精神乃爾安足謀道耶俄告寂門人請命後事琪引聲曰青山不著臭屍骸死了何須掘土埋顧我也無三昧火光前絕後一堆柴已而吉祥化去火後舍利五色莫計塔於天湖時至正壬辰孟秋也謚曰佛慈慧照禪師高麗王仰琪德化且感異夢請旨移文江浙分舍利歸國祀之

贊曰瘦稜稜卻如碧海波心湧起一座玉巖硬剝剝好似白雲堆裏突出千尋石屋乃琪公自狀其微也至於道傾形室德感異邦置弗論矣但歷來三百餘年人誦其詩偈讀其語錄恨不尊公至夜摩覩史之天上蓋公不以虛言而欺世也明矣

徑山虛舟度禪師

禪師普度者出史氏刊江人也刊俗浮華度不樂家居邀正信友出入僧伽藍結出世緣熏久機熟竟斬髮爲自號虛舟入講肆精貫楞伽唯識晝倦憑几假寐夢遊於俗俗境宛然僉有術士相其面曰公乃玉堂金馬中客何墮於僧數度唾之曰我既登釋譜不受你輩雌黃也覺則汗流愧悚於是廢卷枯坐不言者累日同學請入筵度曰此非究竟聽之何爲且諸佛涅槃之旨豈言詮能及哉同學病其狂度即負畚袋而去徧走江南諸有道名之社弗生怠忽乃謁無得通禪師於常州之華藏寺是日同謁者三十餘人通公獨許度參堂度得入通公之室每求佛法大意通每低聲曰佛法盡有待無人處向你說度益心疑夜靜私抵通公榻下哀求不已通又低聲曰將謂無人那乃指度復自點胸數下則瞑目悄然度驚趨出於是參究愈切坐立如木偶人會通公示衆曰破一微塵出大經鳶飛魚躍更分別不將眼看將心看巳見重敲火裡氷度脫然省發於座下通乃召度曰不與萬法爲侶者是甚麼人度對曰金香爐下鐵崑崙曰將謂者矮子有甚長處見解卻只如此度拜曰謝和尚證明通大喜之度於是久侍華藏師子相契如

水乳也通公每勉度出世度啓曰行道之日無窮事師之期有限師壽縱愈趙州恐普度薄福一旦塡溝壑再欲蒙師教誨其可得乎通公爲之俛首惻然公歿度乃離華藏經行石頭城夜宿袈裟院適東西兩房爭法產搆訟數年不已度釋以片言兩僧悲泣悔過俱以家業屬度度發笑而去自此隨方說法或久或近三十餘年如一日嘗示衆曰邪人說正法正法悉皆邪正人說邪法邪法悉皆正卓拄杖云正耶邪耶又卓云說邪不說邪向者裏揀辨得出黃金爲屋未爲貴玉食錦衣何足榮又曰萬法是心光諸緣惟性曉本無迷悟人只要今日了既無迷悟了箇甚麼千言萬語無人會又逐流鶯過短墻值徑山燬朝旨以度居之度年八十力圖興復巨細行役尙自董焉其謙讓不遑待後進如先輩從未以老自稱不二載徑山落成時元世祖庚辰也度每逢通公忌日必展眞燒香進食垂涕門下感之率白首親依故唱和妙叶冠絕一時竺西坦歸省於度度大書一偈委之俄就匡牀化去其偈曰八十二年駕無底船踏翻歸去

明月一天時坦居天童天童及門復有懷信等而大度公之聲蓋懷信爲松源嶽五世之孫也

孚中信禪師

懷信禪師者字孚中爲明州奉化江氏之子也十歲求師於其親親命抱本入鄉塾不二載諸籍了然竟罷讀乃謀法華而誦之遂堅圖出家荷任大法又三載師事法華院子思沙門以試經得度竺西坦禪師居天童信往謁之坦公瘦而如鐵尋常熱棒如雨點請益者隆冬亦戰慄揮汗信雖年少從容入問大法坦器重之久經爐鞴信乃道進坦垂問曰興化打克賓克賓還有喫棒分也無信出對曰俊哉獅子兒坦深肯之未幾坦公遷化信鳴衆請雲外岫補居天童信與擊節酬唱拍拍是令岫每稱之曰信公乃洞宗赤幟濟室白眉也大定丙寅出住觀音寺天曆己巳遷居普陀至正改元天童席虛當事者必以致信信曰天童自哲人相繼化後規製非舊觀矣今諸公不棄山埜山埜惟據令而行諸公若以爲可則山埜以繼述爲志豈敢堅遜而累諸公行李如不便諸公請

更議之衆皆稽顙曰諾於是信涖天童積弊頓除法
席不期而再振四方以賢譽歸之當是時南北兵荒
叢林多窘天童食堂盈千衆安居不乏尙有餘糧以
賑饑餓楚石琦公嘗作偈與信曰長庚峯頂白雲關
捧劄西來笑展顏幾疊巖巒圍丈室萬株松樹繞禪
關當年金碧誰將去今日天龍合送還老我恰如窺
豹者管中時復見斑斑江表大龍翔寺行御史奉詔
迎信信欣然自來時至正十四年甲午也越二載明
太祖兵下金陵寺衆風散信獨趺坐不去頃之兜鍪
蟻集信儼然在定如不知也及太祖入寺信合爪相
迎太祖問曰衆僧因甚不見信曰明眼難瞞太祖甚
喜乃命招僧還寺太祖嘗聽信說法歸爲近侍曰龍
翔信僧言行純愨眞太平有道沙門也遂改龍翔爲
天界命褒章而賜之信德臘雖高未嘗以聲色加學
者學者自化信日課蓮經七卷寒暑不間有僧問曰
和尙誦經還解義麼信曰淸晨喫白粥而今又覺饑
僧曰此語卻與經文不合曰明眼師僧灼然猶在僧
呵呵大笑曰和尙是甚麼心行信曰且喜信受奉行

丁酉元旦日食太祖召信問之對曰食後自明太祖
又深喜復論古今符識之理信曰聖哲以至公爲心
不求符識而符識自合矣愚昧以私欲爲念雖鳳麟
畫現仍成恠物故曰在此不在彼太祖稱善嘉歎而
罷八月二十四晨起沐浴更衣召衆告曰吾行矣汝
等當以荷法自期瞑目而逝侍僧撼且呼曰和尙不
留片語以示人乎信復展目索筆書曰平生爲人契
戾七十八年漏洩今朝撒手便行萬里晴空片雪乃
瞑目長往時太祖督戎江陰前一日夢信告別及還
金陵聞訃與夢合太祖甚嗟悼左右皆言前日夢金
甲大人相報曰天界古佛入滅矣太祖益驚異賜祭
金以資後事舉龕日太祖臨奠依法闍維於聚寶山
前獲舍利五色命賀齊叔爲卜牛首山建塔又命儒
臣銘之天童所塔者爪髮衣履也初信承詔去龍翔
天童左右諫曰當今擾攘兵戈有志者求入山林不
暇師獨受元主隆譽之名某等似不取也且天下事
未知何若耳信答曰我汝均爲佛祖兒孫力當撐拄
佛祖家庭任緣赴感職宜然也若俱以禍福攖心埋

身藏影豈大慈曠濟之道哉且戈矛劍戟之場獨非安樂邦乎於是願起從行者甚衆

贊曰徑山三代門庭施設雖各不同究其機要皆通權達變之宗匠也度公至老尙力圖興復信公至歿猶示應明主是其荷負祖道之任眞難釋肩如吳人遊楚者病中聞之仍吳吟也先輩之苦心若此忽之可乎

楚石愚菴夢堂三禪師

楚石禪師名梵琦乃徑山元叟端禪師之高弟也道弘海鹽福臻次則天寧乃至杭州報國嘉興本覺德風所被聲重九洲當元文順二帝時楚山南北浙水東西其有道尊宿無不經錫徽號琦獨遠引不與焉至正間帝師强賜師號佛日普照慧辨琦亦不署也暮年以門人景猷代主天寧法席則別築方齋於天寧院西爲休老計自稱西齋老人至正間四方多事士大夫逃禪海濱者衆矣從西齋遊者如宋公景濂輩最稱博物入西齋之門劇談多北或有問時勢否臧琦但唱休休歌其聲韻莫測癸卯元帝師以手書徵琦琦稱病篤不赴戊申明高帝建極以爲折抱毀鼓之初而歿於王事者無答焉遂蒲車四出徵天下高行沙門敕儀曹請琦陞座於蔣山使存亡者均沾法利高帝見提唱語大悅明年春召入宴文樓以琦年邁賜杖而行留琦館天界又明年復徵天下有道禪師均赴天界其赴詔尊宿三十餘員出元叟之門者三居一焉惟國清曇噩雙徑智及幷琦三人頻入宴文樓論道高帝問鬼神幽玄不測之理琦援據經論剖釋宸衷然起居脫略無異西齋時高帝每嘆曰楚石眞林下道人也是年七月十六日琦呼侍僧進墨池大書一偈曰眞性圓明本無生滅木馬夜鳴西方日出卽謂噩夢堂曰師兄我去也噩曰何處去琦震聲一喝而逝年七十有五矣以遺偈聞高帝帝命依法闍維其不壞者二齒如珂玉舌如珊瑚無數舍利連綴其上歸塔天寧西齋愚菴以偈哭曰匡牀談笑坐跏趺遺偈親書若貫珠木馬夜鳴端的別西方日出古今無分身何啻居天界弘法毋忘在帝都白髮弟兄空老大刹竿倒卻要人扶

愚菴禪師者名智及吳人也年十七爲僧亦得法於元叟端住後四遷名刹元帝師錫號明辯正宗廣慧禪師及公長身山立昂然如孤松在壑法令嚴肅其下無敢方命所至百廢俱興然能俯順時宜又如春風時雨之及物使人不知以其提唱語句達九重擢大元叟家聲復喜納言見三尺童理長則就之雖工剩藝自視若不逮至於料除積弊不出詞色力絕其原故學士宋濂譽曰元帝師以徽號加愚菴及公不虛也暮年不得已再赴明高帝詔抵京抵京未幾會楚石遷化由此得辭還穹窿山時年六十八亦書偈趨寂焉火浴有香氣襲人如沉水香所用數珠循環不壞其遺骨紺澤類靑琉璃設利羅積有光復有夢堂噩禪師與及齊名

禪師夢堂名曇噩與楚石琦同籍明州琦出象山朱氏噩出慈谿王氏同出元叟之門同赴明君之詔噩之祖父以仕顯家貴且富羅綺交錯噩生其間爲童時喜衣布裘喜餐蔬食喜坐靜舍目不偏眡如在定僧倜然與世交談吐風雲變幻莫狀也於諸子史一閱不再因遊郡城延慶講堂見六祖壇經遂竊懷歸翻讀連日夕不釋手乃至忘餐寢竟辭脫髮父兄莫能阻之具戒遍歷禪叢乃罷參於徑山噩事徑山旣久名知林下深聖禪寺請噩噩則欣然肯來居無何遷開壽諳熟典故師僧皆從之噩畫一規曰僧堂內外有閱經書者罰油若干一僧每逢朔望納油庫司讀梵網經一僧納油讀傳燈錄一僧納油讀易噩笑而憐之曰立法之弊寧至此乎及移居天台國淸寺年垂七十矣耳聰目察敷揚宗旨有道衲子趨焉元順帝賜號佛眞文懿禪師年八十有八赴明天子之詔館南都天界天界金白菴名馳當世學冠諸老與噩夜話詞氣盡索退而雅稱曰此翁齒牙帶戟不可與爭衡也噩南歸虛其名位而規訓門人復說偈曰吾有一物無頭無尾要得分明涅槃後看泊然示化時洪武辛亥其年八十九矣

贊曰楚石愚菴夢堂行道際遇於離亂之秋俱持風采稱爲狂瀾砥柱暮年感有國者與交遊光鮮元叟家聲雖三公一時之方便於法門則有力焉經云但

以假名字而引導之此之謂也

古梅友禪師

古梅禪師者名正友姓于氏廣信人也住閩之高仰山為絕學誠禪師入室之眞子誠得道於靈雲定定嗣雪巖欽欽為友四世之祖也友為人文而烈不依違兩可好立言行以潔白著聲初依末山本得度本示以禪關節要不須因循住江淮兩浙之間歸省本本揭其所得友罔措本曰你參病鶴禪耳翥翼九天未有日在友愧無所容乃徧歷宗庭因小便觸地恍有所發又參絕學誠公於洪州之般若寺誠曰諦當甚諦當敢保老兄未徹在且道是許它語未肯語對曰言下委然誠大笑而起次早友得上方丈誠曰夜來事作麼生友以坐具便摵曰靈雲捉得賊玄沙不放贓卽今贓賊一時斷還和尚了也曰黃檗打臨濟意作麼生友喝誠曰築大愚三拳則且置因甚又來掌黃檗友擬對誠搖手曰不是友曰畢竟那箇是誠擊之曰不是不是次早友又上方丈誠厲聲曰抽袈裟友擬議誠痛打三十友連喝復打六十次早哀求挂搭誠公不許且叱之於是友浮沉歲月自愛也度夏雪巖因讀法昌語豁然有新證乃書頌古數則寄呈般若誠公誠曰此人得我第三番竹篦氣力猶欠脫殼在今兄弟家三年五載做工夫無箇入處將從前話頭抛卻不知行到中途而廢可惜前來許多心機有志之士看衆中柴乾水便僧堂溫煖發願三年不出門決定有箇受用有等纔做工夫但見境物現前便成四句將謂是大了當人口快舌便悞了一生三寸氣消將何保任若欲出離參須眞參悟須實悟友遙聞之闔閤中物一時放下又三年赴齋打動鉢盂乃徹法源披伽黎焚香向般若大展曰非吾師大機大用正友幾成木強人耳住後上堂曰慧劍單持明行正令擬議不來喪身失命還有當鋒底麼良久云正好一帆風過海箇中不遇駕濤人喝一喝又曰月落山頭慘雲橫谷口陰欲明生死事直指本來心且道如何是本來心夜靜不勞重借月玉蟾常挂太虛中至正壬辰深春高仰山樹不顯泉忽涸衆懼友曰老僧向後自有嘉徵五月初三集衆跏趺垂訓諄

靜奄然斂目而寂仰山泉始湧樹始花友初住天心掘地見藏金友掩之或曰無主之物方便納之以興佛事愚不可乎友曰吾較以檀施爲佛事發藏得物未之徵也胃而容之寧不惻乎其夜風雨暴作巨石崩壓其處人名其山曰卻金山

贊曰蕎枝之令數百年來叢林畏而不聞矣是以驢乳十斛雜濫人間而端人正士故有流涕長太息之感也誠公滴桃源眞乳於嚴霜巨凍之秋而古梅之器琉璃也自無迸裂之患則雪巖橫出一枝灼可觀焉

南宋元明僧寶傳卷十

南宋元明禪林僧寶傳卷十一

伏龍千巖長禪師

千巖禪師諱元長越之蕭山董氏子也出天目中峰本和尚之門開化爲傷伏龍山聖壽寺其接物利人灼類於本當元季時其著我田衣者無不藉賴朝廷褒重而高其聲價公居伏龍惟力田博飯而已君王三錫徽號公終身不署焉於是識者以狂獨砥柱而稱公公性英敏初棄家問戒於靈芝律主時中峰本和尚寓杭城雲居蘭若會赴丞相府齋公得拜見於齋筵本曰上人是何法諱對曰元長曰日逐何所用心公乃再拜請益本以狗子無佛性示之公即廬北高峯頂琢磨已聞履走見本本惟叱之無他語靈隱雪庭傳禪師虛記室目款公公來往雲居靈隱往再法緣十載不發乃私嘆曰饑虎望几上之肉寧自甘耶遂禁足峰頂聞雀聲有省急走質本公呈所以又被叱憤歸據關枯坐簡點所省處竟不可得徘徊中夜或行或立忽鼠翻猫器墮地有聲乃徹見本公相爲處即棄廬歸本本云趙州何故言無對曰鼠食猫飯曰未也對曰飯器破矣曰破後如何對曰築碎方甓曰善哉此事非細承當者須是其人於是公服勤一十三載別隱天龍東菴垢衣糲食無剩語人或鄙之石溪空禪師大建松雲閣繪三教聖賢影相並藏其書以資三教學者流覽徵文於當世銘之無敢命

筆者空素知公乃邀游松雲敍其所以公弗少辭遂文成四百五十言自書其壁是時松雲閣開士多屬名家子弟讀之大驚服於是冠蓋博學者爭游東菴有傳其文至中天竺咲隱禪師曰中峰有子如此臨濟宗風何慮哉卽言於行省丞相以名剎起之而公已去東菴矣其松雲文曰見到說到行到猶是到到未是不到到雖是不到到未是不到不到何也世尊四十九年噇了現成閑飯飯者兩片皮說是說非說長說短說出許多閑言長語滿世間狠狠藉藉末後知非無著慚惶處乃云始從鹿野苑終至跋提河我於二中間未曾說一字敗也敗也老子亦云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名亦言也既非常名言之何用死也死也孔子亦云亂之所由生言語以爲階乃欲無言謂天何言露也露也你看他者三箇漢如向一片淨潔地上撒屎撒尿了有底將灰土蓋卻有底將糞箕笤箒掃却有底將水洗却任你如何只是臭氣還在引得許多蠅蚋蚉虻蟢蟻蚤蝨之類競來嗔啗各成窠窟頭出頭沒脫離無由秦坑之永平火之

◆眞讚直

三武滅之愈熾愈盛雲門殺之德山罵之臨濟喝之彌高彌大樹繞藤纏至今無箇合殺石溪本空禪師奮巨靈劈太華之手用芥子納須彌之機建一閣扁曰松雲繪佛祖三教聖賢諸師形像於松雲之上攸取三教之書悉藏松雲之中無彼此之分絕人我等見眞顯圓融廣大法門耳或謂辨魔揀異宗門眼目秤斤定兩向上鉗鎚豈可雷同事須甄別曰會麼瓶盤釵釧一金毒藥醍醐一味其人不覺手舞足蹈而歌曰松雲萬朶兮溪山盤盤松風一曲兮谿月團團冰崖爭出炎天雪寒眼睛只在眉毛上分付渠儂仔細看烏傷伏龍山古有聖壽寺廢久公乃登伏龍喜其湧泉如乳奇峰爭秀就故址棘叢中而卓錫焉次日鄉民集者數百人俱言昨夜夢乘雲聖僧至伏龍及見公與所夢無異遂共開荒爲搆草廬久之崇成大厦禪者接踵而問道三十載如一日嘗示禪者曰當臺明鏡鑑在何人露刃吹毛逢他敵者從上的的相承以來無有不因者心肝五臟也同眉毛鼻孔也同眼睛舌頭也同三百六十骨節也同八萬四千毫

絫也同一處同處處同只有些子不同諸人還簡點得出麼阿呵呵縱饒滄海變終不與君通士大夫聞其風而開發者甚衆鎮南王亦慕之則錫號普應妙智弘辨禪師帝師又加圓鑑大元普濟禪師東朝又賜金襴並加師號曰佛慧圓明廣照無邊普利其隆典雖經疊下於題咏扁額中並無其製號也晚年益韜自滌衣衾自補侍僧屢竊為之公屢不悅至正丁酉六月示微疾更衣集衆書偈曰平生饒舌今日敗缺一句轟天正法眼滅擲筆而逝世年七十四坐五十六夏宋公濂久參伏龍乃述其道行以立石

贊曰却名易忘名難貞節易忘節難蓋名節亦虛器也長公入山惟恐不深重開伏龍一住三十載王公褒贈疊至公恬若不知至其生平說法勞勞玉齒如怒獅抉圓石於千仞之岡莫之能禦嗚呼克嗣天目以駿發臨濟於一時者微公其誰與

龍池寧禪師

禪師出淮東通州朱氏宦族名永寧字一源其先東山演公之下開福寧寧七傳至無用寬寬乃永寧之師也寬居舒州太湖門士不滿百皆曉然自肯之輩其得寧最晚而寬特注之以為可繼開福而闡東山法門初永寧在襁褓中弄以金紫即有感容九歲聞隣壁治喪啼哭聲辭親棄俗依禾州之廣慧寺寺為州之望剎乃故淮海肇禪師說法處前一夕寺衆同夢肇公來次日獨寧至衆欣然疑為肇公再世也及為大僧汗遊禪社走舒州見無用寬公公問何來對曰通州曰淮海近日盈虛若何對曰沃日滔天不存涓滴公使喝寧擬進語公又喝寧擬退公連喝之寧大駭而趨出自是罷游堅依席下一日公舉雲門荅僧須彌山話寧聞之脫然公乃召曰掣電飛來全身不顧擬議之間聖凡無路速道速道對曰火迸星飛有何擬議覿面當機不是不是公喝寧曰作麼公曰東瓜山前吞扁擔寧曰今日方知和尚用處久之辭去公曰逢龍即止遇水即居金鷄玉兔鞭影長驅至治癸亥常州道俗以龍池致寧寧以為符其師讖欣就之連三載成叢林南國高人以見寧為感同日龍池尊宿不敢名之寧慕高峯之為人別業高崖至正

間紫書三至不赴諸方勉之始受朝旨號佛心了悟禪師然足不越闔順帝嘉之乃召壁峯金而問寧之行略金對曰不耘而秀不扶而直劈華岳迅烈風雷吸淮海不留涓滴演東山是其遠祖寛無用容其入室雖經三詔下龍池楚老不知堯舜力洪武元年寧囑製紙衣木龕次年六月十七日服衣居龕而化有偈曰七十八年守拙明明一場敗缺泥牛海底翻身六月炎炎飛雪

金壁峯禪師

禪師名寶金乾州永壽人也號壁峯其父石氏行善無子有梵僧目普門大士相授之曰善事之奇男至矣期年果生金金生時紅光蓋室牛馬皆鳴六歲親歿往受淨業於溫法師從溫既久通性相之旨乃代座演法有禪者遇而借之因謂金曰觀君談論如望梅也其能止渴乎金大驚挽之不可遂游方謁縉雲眞禪師與一源寧同入眞室金輒有省一日拮蔬園中定坐不還適眞公至撫金背曰汝定耶金起對曰動定不關曰誰是不關者（一本云動定不關是甚麼人）金向前叉手而立眞公奮摑其胸曰速道速道金便喝眞曰塵勞暫息向上政未得在金以拳築眞而趨去已而隱峨嵋日咽松栢脇不沾席者三年聞伐木聲大徹再參眞公眞於地畫一圓相金以袖拂去之眞又畫一圓相金於中增一畫又拂去之眞再畫如前金又增一畫成十字又拂去之眞復畫如前金於十字加四隅成卍字又拂去之眞乃總變三十圓相金一一俱答眞曰汝今方知佛法宏勝如此宜往朔方大行吾道金先於定中見一山重樓杰閣金碧㶁絢諸佛五十二菩薩行道其中有謂金曰此五臺秘魔巖也汝忘之乎至是游五臺道逢蓬首女子披五彩敝衣赤足徐行一黑獒隨其後金問曰汝何之曰入山嶺曰將何爲曰一切不爲金喝之女子眴金曰將謂是獅子兒言訖不見金驚喜曰吾於此山有宿緣乎就中結靈鷲菴居之聲光日溢無遠近負餱糧而獻者續紛也至正壬子授師號寂照圓明住燕京之海印寺尋稱病辭還舊隱明高帝即眞召金之南京於內殿問佛法大意遂設普濟會金涖其事已而御製詩十

◆壬疑戊

二頡賜金是時開福之後惟金與龍池寧寧好行古規時流諱之金自代州寓金陵英才輻輳開福餘烈復振嘗問僧須彌納於芥子且道阿修羅王向何處伸脚僧應諾金曰恰是僧呵呵大笑金曰劍峽徒勞放木鵝又問僧臺山路向甚麼處去曰和尚是甚麼心行金曰今日被驢子撲僧作噓聲金曰消得龍王多少風金年六十有五召侍僧曰三藏靈文乃是故紙汝知之乎僧擬進語金便脫去闍維得五色舍利牙齒數珠堅潤宛然

贊曰寧金二禪師以叔姪同時建大旗鼓於廣漠之埜堂不三賢胆戰十地魂驚或恠二公末後一曰明明一場敗缺一曰三藏靈文乃是故紙何斂鋒垂手一至此哉然歷攷版圖自大覺拈花之後莫不皆然無乃草滿法堂不容不爾耶抑曆數有歸其冊命之詞乎

烏石愚禪師

禪師世愚者號傑峰衢州余姓子也早歲歷參知識一十餘員無所開發抵杭州大慈見止巖成公而得道焉愚初至大慈倦於請益但隨衆聽法而已一夕成召之曰愚闍黎萬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摝始應知愚瞥然趨去於是精神逸擧窮極玄秘又常入元翁之室機絲綿密翁心喜之翁即止巖之師也室中常謂愚曰暴長之竹數載而枯暴流之水終夕而涸此理人豈不知耶但求速之病入於膏肓則神醫拱手矣愚遂隱烏石山一十八載衲子知名正信長者建廣德石溪大伽藍以居愚愚居石溪禪徒始大集開堂日僧問黃梅碓觜花開日夜半傳衣過嶺南此事還端的也無愚曰一物本來無兩肩擔不起曰畢竟如何保任愚曰不是詩人莫獻詩乃曰佛病祖病衆生病拈向一邊丹藥妙藥神仙藥除過一壁離卻四大幻身且道那箇是病那箇是藥若向者裡薦得許汝諸人具隻眼其或未然山僧分明指出病源與諸人看四大分散時向何處安身立命是有病無藥底句鎮州蘿蔔栢樹子乾矢橛蔴三斤是有藥無病底句青州布衫是藥病對治底句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狗子佛性無是藥病雙忘底句爲治衆生心中

五慾八風煩惱塵勞妄想執著一切病一大藏教總是濟世醫方一千七百祖師公案盡是靈丹妙藥有病應服藥無病藥還袪衆中還有箇漢出來道和尚自身不能治何用治別人只向他道留得一雙青白眼笑看無限往來人愚凡四坐道場暮年退休烏石爲逸老計適有長者攜童子上謁愚愚問何來童對曰虛空無向背愚大奇之適懸鍾次愚曰童子能言之乎童曰百鍊爐中滾出來虛空原不惹塵埃如今挂在人頭上撞著洪音徧九垓愚嘆曰此子如在殼迦陵也以大法度之法名非幻洪武三年諸山宿德咸赴鍾山之會有詔起愚使者至愚集衆普說已而高聲唱滅有偈曰生本不生滅本不滅撒手便行一天明月繼愚後事者有二人焉曰無涯幻曰日本太初原原歸化本國幻於永樂五年奉文帝詔證西僧哈立麻佛事有感帝意特留幻主靈谷以備顧問每召對稱旨十七年御製贊佛歌頌併刊大藏頒行是日慶雲等瑞種種不一備載明紀其明年春有敕再建會靈谷如西僧例幻不奉詔亦唱滅以故愚父子深得或菴之遺韻云蓋愚遡或菴體之八世也

贊曰或菴行護國之話於焦山至中葉幾微而復興譬猶一指之脉度隴穿峽所謂節節皆原六秀及傑峰父子一出又若老幹發嫩支龍透迤而下爲尖圓方正之星而入局於戲誰中十道天心之穴則兒孫腳下可勝計耶

古鼎銘禪師

古鼎禪師諱祖銘出於四明應氏風骨軒昂談論超人意表得道於元叟端公出世談禪之會有四皆名山廣澤之中四衆圍繞其陞堂入室之鼓日不停聲當是時六宗之徒互相犯諍銘著書千百言以解之聲達朝廷朝廷賜銘號曰慧性文敏弘學普濟禪師叢林共美其功楚石琦有語曰具眼宗師超方哲匠傳列祖之燈息六宗之抗身非身相非相天教擎在千峰上蓋銘初與楚石同參元叟端端公喜怒不測所學者皆流俗鄙事所訶者皆賢聖章句銘大疑之乃詣端公之室端呵呵大笑銘曰自遠趨風師何諱耶端公驀起頓足曰山僧罪過不少銘瞠愕而卻會

書記寮虎職林首座知銘欲擧銘補之端曰見彈而求鴞炙不亦早乎林曰何謂也曰待渠識得西來意方可耳不然流成文字黨魚何益哉銘聞大慚隕涕自誓求決大事一日參罷銘復進曰黃龍南傾心請益於慈明慈明屢詬罵之何也端曰趙州道臺山婆子被我勘破與慈明咲曰是罵耶爲復肝胆相似爲復鼻孔不同銘曰一對無孔鐵鎚曰南立悟去又且如何銘曰病眼見空花端曰金沙混雜政未得在銘又擬進語端震聲喝之銘失聲咲曰祖銘此回做得書記也端公亦笑而許之住後僧問如何是佛銘曰秤錘蘸醋又曰如何是佛向上事銘曰仰面不見天僧曰雲門乾矢橛又作麼生曰不是好心僧曰乾矢橛與秤錘蘸醋相去多少曰鑊湯裡跨跳僧又擬問銘便喝銘言行平易不以繩墨制學者嘗曰滄海有擇流之心則成牛迹春日有偏炤之意仍似螢光所以大冶烹金不須九轉衆生成佛只在剎那分之別之遠之棄之豈大慈長者之心哉晩住徑山禪流益心歸之恕中慍早受業於元叟既出遊方聞銘繼徑

牧疑收

山之席乃歸訪銘銘請慍歸蒙堂間與商確古今於是二公互相肯可焉及慍出世靈巖法嗣紫籜道公銘復稱之或曰慍公向親先老人今其背德承紹無名老衲師反獎之何也銘曰不然當今吾老人之望故重天下矣裨販之徒往往承虛接響慍公得意於紫籜不以聲名而忘其本節操如此豈可及哉銘年垂耄愛携衲子山游不計遠近意得即到歸便高枕鼻息如雷一日命侍者徧插香聲鐘告寂衆趨遶之銘則宴然側身長往矣有遺偈曰生死純眞太虛純滿七十九年搖籃繩斷其門下繼居徑山者象源淑也居徑山百爾船先率之勤舊乃言先老人弗以絮務勞賢者淑曰安有賢者而弗勞乎於是冰風四峻廉士大集一日趨出門大叫曰殺來了殺來了衆驚集淑乃莊立蛻去其次門人力金者主持天界

天界金禪師

力金禪師號白菴（有本名萬金）吳門姚氏子也幼孤楞伽寺道原行公牧金爲沙彌行絕世交築碧山堂以自娛因以白菴號金且愛其姿乃貲金行脚遂深入古

鼎銘公之堂奧已而歸吳壘士爲孤雲菴以事其母其母亦得悟焉元至正間浙宣政以淨慈請金金不就乃開法端光次移嘉禾之天寧南北英靈集如箕斂元帝師大寶法王賜金號曰圓通普濟禪師是時金之名日重矣愚菴素倔强不肯可諸方聞其名常致書問於楚石以爲古鼎有子乎楚石亦因褒之其詞曰道邁古今學兼內外白牙香象蹴踏而截流金毛獅子哮吼而踞地機用可謂逸群文章乃其遊戲靑天白日放古佛之瑞光鬧市紅塵闡湖南之祖意直得大海波翻須彌粉碎少林不識曹溪不會卻淨慈道愈高唉諸方進爲退乃吾古鼎銘兄之的傳妙喜杲祖之六世者也愚菴以爲然作偈東金曰聞道湖南第一山交參龍象雜官班東頭賣貴酒頭賤空手來時赤手還頂顙一機猶掣電語言三昧若連環鐵缸下載休輕學老叔談禪亦强顏明初有詔主天界高帝留神內典而楚石愚菴輩亦赴焉金以猶子之列與之援經據論披詰玄理共大元叟家聲五年敕集三宗二千人建鍾山法會大駕臨幸命金陞座闡揚宗旨復命儒臣出衆燒香疏曰無量太虛因三才而建極有涯滄海會八德以朝宗發含靈心裡之花於哉先覺秉樞斗寰中之柄久矣高人則寶鑑當空自合皇岡之璧而玄珠在握誰停赤水之車化廣無爲音宣大呂豈非人天協贊日月雙懸金曰皇風浩蕩卽凡心而印佛心慈澤彌漫據聖智日開世智乃拈香鞠躬起立曰會麼打麪還他州土麥唱歌須是帝鄉人便下座高帝大悅萬衆稱善金年暮欲謝退不可乃喟然曰吾以虛名濫當聖代每懷煨芋諸公予不逮矣遂稱病篤解還舊隱未久圓寂塔於嘉興環翠蘭若初高帝詔選名宿輔導諸藩而蜀王椿師事見心復復名溢都中金嘆曰復公其不免耳復果罹難而終故諸方嘉金靖退爲叢林福云

贊曰水火相憎鐺居其中則世味以調邪正相反智居其中則精神俱化而銘公之攝六宗其智能過於調化者也丹靑雖異文彩全施實其知宜也天岸雖高明舟不犯貴其用意也象源之繼徑山乃艮於知宜而用意焉知退而不知進者滯於寂也知進而不

知退者傷於勇也白菴其無滯傷之病與師資鼎峙俾風化有醐酪之純其流慈豈小小哉

性原明禪師

禪師出夏氏台州黃巖人也諱慧明字性原居家不治生產日游僧寺父兄以不才子目之父卒明益無賴嘗貸飡親里姑舅之家或得斗米百錢歸又作飯僧佛事俄有長耳黃面病僧之門乞食於明明目覩羹施之復乞明躊躇答曰柰我無有何病僧曰無有亦須施我明莫知其意病僧指明內竈曰那是甚麼明回視失僧所在明乃大驚即走樂清依寶冠沙門斬其髮焉每遇禪者則虛己請問或有聞即拜下風久經歲月而知有此事即腰包行脚上雙徑見元叟叟曰東嶺來西嶺來明指草鞋曰三文錢買的曰未在更道對曰慧明只恁麼和尚作麼生叟曰念你新到放你三十棒明退參三月方豁其旨久之出世寧波五峰寺明既涖師首以身先衆間有儒懦不振者明亦委致起之凡垂機即宿偪偈者爲之失色於是湖江咲稱五峰門庭爲曝腮處洪武間詔明主鍾山

問一作闕

法會而天鏡瀞璧峰金季潭泐皆與焉內翰宋危諸公嘗問道於諸禪師一日問咨國事有答曰掃腥羶建禮樂萬代一時也復何慮焉明曰不然禮樂有三代之隔人心無夷夏之分敬天懼人思危防安天下平矣諸公悅服高帝聞明答語以爲有王佐略欲留居都中時辭還山景濂宋公疏明居靈隱明不就乃薦同門天鏡瀞禪師明還山日鄰寺故老相訊明乃蕭然布衲藤杖而已或問大內隆遇典故明緘口無一語惟審山問歲節節俱至明退居無何而靈隱天鏡被流言坐忤時流徙陝西道經寶應夜宿寧國寺端坐而歿以故靈隱席虛師僧皆散諸方不肯應復請明明嘆曰時哉時哉不可避乎明既任靈隱年雖邁接納無少倦嘗垂問曰蓮花峰被蜉蝣食却半邊因甚不知僧進語曰不啞不聾不作阿家翁明喜之又問曰冷泉亭吞卻發雷亭即不問南高峰與北高峰斷額是第幾機又僧進語曰和尚今日放參明亦喜之於是禪子蟻從元叟家聲復大振闡提陰嫉之明又被議逮捕或勸明引去明怒曰潛形苟免豈道

人所為乎適浴佛明上堂曰者一箇那一箇一一從頭俱浴過藥山布衲謾商量仔細看來成話墮成話墮將諸訛拍禪牀曰武林春色老臺榭綠陰多下座直詣法司從者如雲有感泣願以身代未鞠明跏趺廡下為衆說偈忽入滅天立變暝雷雨暴作拔木飄瓦吏司懼而釋之叢席無恙時洪武十九年也嗣明法者正菴誾上座誾有勁操晚以衣拂授月江淨淨主徑山大廓性原之風歿時有偈曰祖師門下客開口論無生老我百不會日午打三更

贊曰南黃龍坐事抵獄兩月得釋皮骨僅存眞點胸迎於途不自知泣下南公叱之明瀞二尊宿不知獄吏之貴而冷處抽身可謂矍鑠矣嗚呼風波亦叢林時所有也標格如此足驗生平然際時能表裡叶贊乃願力也豈偶然哉

南宋元明僧寶傳卷十一

南宋元明禪林僧寶傳卷十二

雪峯逆川順禪師

逆川禪師名智順又字澄垢東甌瑞安陳氏子也順母有懿德謹於事佛夢僧頂有圓光逆汪洋之流而招曰煩為母我莫辭勞也寤即有娠順生七歲神悟特異永嘉寶際院即空禪師牧為沙彌誨以大法順信受頂戴刻無惰容耆老多器之順為大僧辭空行脚見諸大有道者入閩抵天寶參鐵關法樞禪師樞署此菴元七世之傳尋常好問禪者老僧舌頭在麼而禪者多被抑不敢犯其鋒順得參堂踰月因如厠覩園中匏瓜有省入室呈所得樞公曰乍入門耳何足重哉曰堂奧更有何法乞師揭示公大笑而罷之於是順括磨究竟盥漱悉忘夜深常入樞公之室參請古德因緣或至晨鐘鳴乃趨出樞心嘉之一夕徐問曰曾聞和尚偏見湖江諸大老未知於何機下得徹本源也樞公曰我當時往華藏受業於竺西和尚便知有此事但胸中似有一物放不下受具後參中

正疑元

峯及菴諸老諸老未常不以本色示我我只不能領會乃走石門見我元翁先師先師亦無長語惟道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作麼生會其時前後際斷一日齋後下牀忽踏著實地急走方丈先師遙見而笑曰作麼我進曰南泉被我捉敗了也先師曰南泉即今在甚麼處我便喝先師曰離卻者一喝南泉聻我拂袖而出自後執侍巾瓶一十五載我事且置你向何處見南泉順詞色俱喪愧無所容又一夕聞參鍾擬離榻豁然大悟趨告樞公曰南泉敗缺今已見矣樞曰心佛物俱不是是箇甚麼對曰地上磚鋪屋上瓦覆曰即今南泉在何處對曰鷂子過新羅曰錯順亦曰錯明日樞命擊鼓勘驗順扼腕上下顧視曰和尚眼在甚麼處樞助喜曰也要大家知至正六年庚辰秋樞公遷化順繼天寶之席於是此菴之宗大振自順溯此菴元其世有八元得焦山體體三傳天竺有有傳天池元翁信信之嗣二人曰大慈成曰鐵關樞順既受樞公正印號令人天海內改觀焉從天寶遷報恩又移居歸原而機用縱奪益愼於居天寶時也當是時南北衲子駢集朝廷知順乃賜衣加號佛性圓辨禪師順即退居東甌之羅山穴地爲爐折竹爲箸不設臥榻不貯宿舂或以矯世譏之順弗顧也平章燕只不花鎮閩堅起順住閩之東禪寺又移雪峯順之法政善巧圓融座下不規而肅聽順說法各有領解雪峰數百年來稱順爲中興矣明洪武初詔順陞座於鍾山上臨聽法悅如舊識順每對上稱僧而不臣或忘而稱我上以眞率美之已而還南國以淨慈留順居無何有司復以朝旨强順抵京經四月書偈而逝時洪武十三年夏也闍維所獲舍利迸若明珠其六坐名藍之語錄盛著於世但頗有異跡人以爲神且又尊之爲肉佛愚不敢贅懼褻也

贊曰順公望隆兩朝其胸吞須彌而舌傾滄海在他人則天葩幾滿繩牀耳公卻素履蕭然不忝嗣祖乞士誠有坦然與世共信者區區以生平異跡而頌銖兩其然豈其然乎

萬峰蔚禪師

禪師時蔚者號萬峯姓金氏東甌人也機投伏龍千

巖長法弘鄧尉歿年七十有九師初生其里瑞應不一俱以徵金氏金氏恐乃祝佛願施爲僧年十三出家具正知見登壇受滿分戒因誦法華至諸法從本來常自寂滅相有省走參止巖止巖示曰三不是話師別卓菴於達蓬山楮衾草榻香若忘生忽聞佛跡寺僧舉潙山踢倒淨瓶公案大悟乃曰顛顛倒倒是南泉累我工夫卻半年當下若能親薦得如何不進劈胸拳卽棄菴入天台登華頂機觸無見左右震慄無見善遇之且勉師曰子宜居山保守他日支拄宗庭非子而誰乃至伏龍伏龍國遠數千指皆一時俊杰師士音長髮洋然進拜千巖奇而問曰將甚麼與老僧相見師竪拳千巖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箇甚麼師打圓相叉手而立巖曰莫要請益麼師掩耳而出巖深喜之一日千巖據座命撾鼓衆方集師震聲一喝拂袖便出巖乃曰鬱鬱黃花滿目秋白雲端坐碧峰頭無賓主句輕拈出一喝千江水逆流於是叢林知名出世嵩山有示衆曰月頭是初一光明漸漸出月尾是三十光明何處覓假饒老釋迦也道拈不出拈得出萬事畢若有人道得出來道看如無嵩山與諸人露箇消息舒兩手云我見燈明佛本光瑞如此又展掌云大開方便門便從者裡入握拳云閉卻牢關說家裡話且道不開不閉一句作麼生斂衣下座次遷平江鄧尉創大聖恩寺當是時世主稱爲佛心天子有能禪者多隨諸名德出入禁廷溫繹典故其聖恩席下抱道髡徒僅半千人普持勝學二閣黎爲上首師純以本色提接之海內禪風一正士夫書札通候於師者除問道外槩不復緘至有久從游者求隻字不可得間或請之但以老僧年邁而卻爲侍御陸公書古德機緣馳問師謂來使曰汝主初選官時可到京否使愕然曰安有不朝天子而受職者師笑曰柰選佛何師雖不假詞色羅絡當時然寬大莫測之機多如此洪武初有旨採諸山名德因議及師景濂宋公固止曰不可此老吾浙人也吾素知其爲人年且逮耄性喜恬退必不能奉命且留此一老爲林下標幟詎不美乎若迫之彼必蹈汾陽昭公之轍主議者令私探之師早稱病掩關矣師自壯至

老功課纖髮不移日理僧事夜則跏趺儼然達旦侍僧間請息師曰汝正鬧在老僧息之久矣洪武辛酉正月二十九日集衆說偈奄然化去偈曰七十九年一味杜田懸崖撒手杲日當天其繼鄧尉法席者寶藏持公也持之下復出慧昱

虛白昱禪師

慧昱禪師者楚人也出王氏字虛白七歲知誦佛陀名號寤寐不息又七歲禮妙覺寺湛然祝髮祝髮之頃忽祥光四際皆成五色湛驚喜曰此沙彌他日定南鍼子也遂以慧昱名之師爲人奇偉方正親先敬後飢如饑渴然性剛不解軟語聞耳出口若持券人共稱之曰楚直至有難發之舉必激師發之發俱中節湛然疾召師曰浩浩光陰切莫錯過對曰不錯過湛侮視而休去一日湛問曰今日作甚麼師曰切蘿蔔曰你只會切蘿蔔師曰也會殺人湛驀引頸師曰降將不斬湛吐舌而起湛遷疎山師別參松隱於雲間因覩孤松了然自許偏歷戸庭不受控勒之平江見杲林杲林擲下蒲團曰試說看對曰只者消息本無言說破蒲團上地迸天裂林愛其神駿指往鄧尉拽杖門送撫師背曰登泰華之巔始知宇宙之大投五湖之餌可語滄溟之深子往矣毋遲師敬諾是時寶藏持禪師繼席鄧尉湛者雖雲湧而去者亦川流蓋其愼也師謁之持公問曰心不是佛智不是道你云何會師進步叉手而立公大呵之師乃憤疑參堂株立不寐至二夜洞徹臨濟宗旨遂師資道合矣持公遷化師謝隱安溪三十載如一日永樂年間道風大播名都會邑重幣交至師俱卻之其節概嚴冷一振風穴之風姚斯道以顯望鳴當世欲爲師撰序師亦卻之斯道嘆曰嗟乎倒嶽傾湫之際卓立當陽揮召不得者若公也至於跛鱉之行飛龍之說豈足恃哉識者皆多姚公之知人爲海舟永慈自出峽負其知見盛氣加人不肯挂搭諸方靈谷堂頭强慈首衆有禪者盛贊師之機路迥別慈無可意洎終期即通謁於師師擲其實惜絕其蓋纏慈乃歸心竟代師任持公之道正統五年師無病示化先有遺囑偈曰字付慈海舟訪我我無酬明年之明日西風笑點頭更

以衣盂遣白菴明長老送至東山時海舟慈開化東山三載矣

東山海舟慈禪師

禪師名永慈(訛作普慈)其法號海舟明洪武二十七年甲戌生於蜀之成都余氏(訛作常熟錢氏)弱齡聞說生死事大即蘊於膺經旬不就寢決志趨彭縣之大隋山(訛作破山)景德寺禮獨炤月禪師堅求法要月喜其端厚慎重可為法門梁棟遂度之永樂癸巳月歿師竟入西山菴隱八載形影偶借忽覺相應乃棄菴出謁大初和尚時年二十有八矣初受師半展遽問曰向父母未生前速道將來師從東過西初曰未在更道師曰兩眼相對初正色瞋師師趨去之復至東浦訪無際抵靈谷見雪峰雪峯以師悟處諦當延師為靈谷第一座師竟自許常與同輩蹴踏峯竊駭之然師無留意解制拂衣至安溪投機於虛白昱公公以臨濟正脈囑師保任師乃辭去復陸沉牛首諸山正統丁巳師年四十四始領東山翼善禪寺師晦養既久且弘大化四方宿艾虛懷而仰風裁然師虎視來機故踵息未舒而神氣先萎者多矣正統五年庚申六月昱公化去東南學衆惟歸東山王公貴人虛己以禮致師師未常以一言開鑿智竇故一時雖盡愛敬莫得而親疎焉緇素為師預建身後之域有范作頭者失斧傷足痛甚索酒師謂之曰范作頭傷足猶可假若斫去頭時有千石酒與作頭作頭能喫否范於言下知歸即求為僧師錄之乃充火頭刻意究竟不覺被火燎面如刀刈取鏡炤之欣舞以偈呈師師為肯可當是時出入東山皆稱俊杰不無有望於師師惟目送而已至有已據高座而聲馳國中者求入籌室師弗顧或謂東山網漏於吞舟之魚師哂之聞有古溪澄禪師常過東山師與盤桓喜其見處穩實嘆曰真斷橋之後也乃舉澄以住高座寺澄初出世衲子不甚知名師以澄法語緘達諸山諸山始歸重兼仰師有衛法至公之德云天順五年辛巳師陞座說法畢一喝而逝逝之日白虹橫貫異鳥悲鳴古溪澄哭之慟挽之以詩弔之以文其略曰道揚湖海德播神州慈濟隆乎品彙聲名動乎王侯來西蜀而全堤正令坐

東山而大闡玄猷。續高峯七世之燈。爍群昏而獨炤。紹显祖百年之踵。呑衆派以周流。將入涅槃。現衰相而白虹貫日。既歸圓寂。殮法身而夜壑藏舟。澄自後不上堂。亦趺坐遷化於香嚴。香嚴之衆悽然。澄徐展目曰。不須如是。復宴然長往。師之門人智瑄。（作明瑄訛也）開法金陵。瑄傳天奇本瑞。瑞之法嗣大振。瑄卽范作頭也。

贊曰。鄧尉至東山。歷傳四世。孑孑喬松。其本孤矣。自寶峰燎破面門。而得天奇瑞公。枝秀雲巒。葉蔭寰中。或疑其先淨而後濫。殊不知我此世界大賢劫中。小劫二十。當有千佛出興。迄今劫過有九矣。自拘留孫至我釋迦本師。纔出四佛。彌勒師子後。仍有九百九十餘尊。第十五小劫中。一齊出現。惟餘樓至。設以盛衰淨濫而較之。可乎否耶。

福林度禪師

禪師名智度。號白雲。處州麗水吳氏子也。初住普慈。終於福林。度居福林時。以無見覩公藤杖手卷囑累古拙俊。是爲斷橋一脉。有克肖之者也。蓋覩公法繼方山寶。寶嗣斷橋倫。故度望斷橋。爲四葉之祖焉。度爲人沉默而曠達。初受業於郡之白雲空中假禪師。假陰察度根器。使行卑劣行以挫之。每呼度名。度每應諾。假曰。將謂將謂。度不領。乃使度南詢。曰善財是菩薩中行脚樣子也。趙州是祖師中行脚樣子也。龐蘊是居士中行脚樣子也。今人行脚不效此三老。則枉費芒鞋。徒自困耳。度卽徧參南北禪席。已而歸省。假公喜曰。你來也。吾事畢矣。一日說偈曰。地水火風。先佛記掘地深埋。第一義。一免檀那幾片柴。二免人言無舍利。乃端坐蛻去。度掩面哭曰。蒼天蒼天。或曰。君哭遲矣。度乃大笑。遂廬於塔。曰取楞嚴圓覺研究。悉能貫之。然於日用之際。又不能得大自在。嘆曰。參禪不求大徹。癡禪也。吾師豈虛語哉。但恨遊方時未抵天台參無見覩。當是時。覩公稱爲宗門繡虎。居華頂。禪流憚之。度卽趨華頂謁覩。以西來密意扣之。覩掀眉視曰。得娑羅峯點頭向汝道。度以手搖曳。覩便喝。度悟旨曰。娑羅峯頂白浪滔天。花開芒種後。葉落立秋前。覩曰。我家無殘羹餿飯。曰卽今亦不少。覩欣

而肯之曰我四十年住此山一老道者耳別無甚奇特惟先師未了公案今以責汝汝善保任覩便邈寂度住後以爲先師遺囑在躬因時接物隨機開導聲重湖江與夢堂曇菴諸老齊名明洪武二年有詔赴京即疏辭還門下有以不耐事諫者度怒責曰汝不聞古德有言乎縱饒弄到帝王家也是一場乾打閧將來法門濫竽竊符之弊必汝輩也未幾遷化於福林有遺偈曰無世可辭有衆可別太虛空中何必釘橛火浴收五色舍利大如菽塔於寺西度隨所說法偈頌弗許記錄禪者竊書其語度乃瞋逐曰奴流敢裨販吾語作口頭人事以衒叢林耶復有老宿以未見度語句爲恨潛探衆中値度入室徵判險要如揭貫花老宿大喜曰不意斷橋猶在

贊曰覩公居山四十載眈眈坐視非白雲解其項下之鈴幾鈍置耳白雲行道垂手低眉蓋亦蒼頡造書契而代結繩者耶及暮年仍襲覩公之風翛然高枕瞋責子弟有竊符濫竽之弊又何異延恩安之笑法雲秀也語云百花叢裡過一葉不沾身其白雲乎

瑞巖恕中慍禪師

恕中禪師名無慍台州人也出陳氏姿量儁瓌粃糠世味機契於竺元道禪師說法瑞巖日本國王慕慍道德傳譯疏朝廷迎慍化其國慍堅謝不往而終老林麓南北聞其名爭願見之慍初受業於元叟端以已躬爲急務徧走叢林不合即背法堂而去於淨慈芝鳳山靈稍相流連及還省元叟元叟喜之以擇木寮居慍慍仍不自許又訪天童砥公因留閱藏凡經十載以博達著名然於狗子無佛性話獨疑之乃私挽聽與二友而謂之曰汝我甘死祖師語下乎因假言遊天台擬再尋作者登華頂弔寒巖還延數月聞天目禮下橫川珙有嗣曰竺元道禪師住仙居之紫籜垂四十年矣行脚人以古佀憚之慍偕聽與進登爲遠見老僧坐隔溪盤石又一白髮僧侍立風度蕭然如吳處士所畫阿羅漢三人知是道公乃合爪進訊道曰山路崎險闍黎到來不易聽進曰和尚住此久近道曰石穿新竹筍壁挂古藤蘿聰曰畢竟如何接人曰百二奇峯朝鳳嶺一條坦道下仙居與又進

曰如何是佛法的的大意道公曰燒畬種芋子與曰如何是佛法向上事曰接竹劄松枝與擬進語道公指慍曰那位上座因甚不問話與輒悟旨已而具威儀上方丈人事慍纔申問被一喝頓消積滯即獻一頌道公深肯之其頌曰狗子佛性無春色滿皇都趙州東院裡壁上挂葫蘆三人相慶曰我等若以耳作眼幾賺一生於是三人俱嗣道公聰與乃服勤於紫籜慍辭應明州靈巖道公謂之曰汝知瓦乎聯之千百則有蓋覆之功汝知玉乎露之徑寸卻貽偷竊之患與其碎玉以矯世不若全瓦以濟時今古至人惟得此而已矣慍既出世而元叟下知識噩夢堂銘古鼎讙以爲慍必酬元叟之香俱遣使靈巖厚爲慍壽慍開堂曰拈香曰古人出世拈香酬法乳也今人出世拈香酬世恩耳慍上座總不然昔年行脚到紫籜山中參箇老布衲彼亦無法可授我亦無法可受只向無授受中拈出供養竺元道和尚不圖報德酬恩只要大家知委夢堂與徑山舊法侶聞之大驚唯唯而已慍居靈巖二載遷居瑞巖乃設三問勘禪流不合即逐出當時謂之瑞巖三關其問曰穩坐家堂因甚主人翁不識掀翻大海摑碎須彌平地上因甚擡脚不起眼光爍破四天下自家眉毛落盡因甚不見三句內一句外不涉兩頭有人道得拄杖子兩手分付又謂衆曰我者裡一切只是尋常你若來弄機關誇好手向毒蛇頭上揩癢猛虎項下解鈴拄杖未打汝在何故有盤根錯節方可顯利器有銀山鐵壁方可整鉗鎚又曰靈山奧旨少室真傳日月不足喻其明虛空不足喻其廣巍巍獨運蕩蕩無私思之則差議之則錯五千四十八卷說食向人一千七百葛藤持蠡測海在今諸方莫不盡謂驅其耕奪其食貴圖宗風不墜殊不知正是救湯進火禦寒贈冰山僧與麼道豈是歷良爲賤取笑大家臂三折而知醫人多閱而曉相靈俐底不用如何若何便請單刀直入掃蕩攙搶坐享太平豈不快哉少涉遲疑白雲萬里又曰三教聖人總在拂子頭上牽枝引蔓說妙談玄儒者曰吾道一以貫之老者曰聖人抱一爲天下式佛者曰惟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真既各說有來由未免

稱強稱弱且作麼判斷使其聲和響順形直影端剖破人我藩籬塞卻無明窟穴擊拂云二綠一有一亦莫守日午打三更面南看北斗愠居瑞巖道價日高湖江英俊趨台者不絕當是時元主崇尚我宗凡林下染衣之叟多受隆譽愠獨體其師任山本色之操嘗作書與了堂一公其書深切時弊凡千百言蓋一與愠同師笁元也一日上堂曰我此一宗難爲荷負自非有驅耕奪食手段放行把住機關至於一進一退之間未免貽咲作者瑞巖在今兩序進退各得其宜其進也如耀世明燈燭破歷劫昏衢之暗其退也如潛淵老蚌孕成不夜炤乘之珠毗嵐猛風吹之不滅五濁穢泥汩之不昏大衆荷負既已得人山懷正堪放下且放下底事作麼生榔栗橫擔不顧人直入千峯萬峯去拽杖獨登松巖之頂上有老屋數楹爲秋江禪師休老處愠爰居焉洪武七年愠至京固辭日本之請帝喜之留館天界朝士宋公濂輩時稱有道每洗沐日卽至天界擊節道要至不愜處愠莊色曰我家衲子磨肩擦脚數十載尚不柰何公輩安得草草圖作口頭人事耶宋公嘆服是冬辭還門人居頂結翠山草堂迎愠是時大宗興住持徑山知愠退休以偈柬曰萬疊山牽一杖雲淸流何處覓相分漫拈紫籜氷風衲笑認長飛虎豹羣愚菴亦以三偈柬曰惺惺石上主人翁一室高居太白峯靖退只今非小節知心未許石門聰千里同風各暮年任教滄海變桑田獨憐熊耳峯頭月昨夜蝦蟆食半邊徒誇錦瑟與瑤琴妙指方能發妙音卻憶鷲山深雪夜弟兄傾盡歲寒心宋公濂嘗遣書問亦致偈曰參禪第一要知宗四海惟聞老愠中白日靑天轟霹靂孽狐妖魅盡潛蹤愠亦喜宋公留心吾道以偈答曰語言渾不涉離微抹過雲門顧鑑咦伸出玉堂揮翰手倒拈禿帚畫蛾眉洪武十九年七月說偈曰七十八年無法可說末後一句露柱饒舌咄端坐而化日前遺囑屏世禮以骨灰散水竹間用表無常門人不敢守命乃於翠山唐畢之原建窣堵以龕瘞焉未久大宗興禪師亦坐化於徑山有遺偈曰夫三十婦六齡畢竟偶不成其木菴聰後住紫籜晚應天童

贊曰溫公出世而徑山法侶覬其必嗣元叟元叟輩最尊風最盛公終不就何也蓋得處非易故守之益堅正當與感鐵面之徇佛印元並案焉聰與二老互相砥礪而勝友淵源各行其道又當與巖頭雪峯等之嗟乎末法醜斷名位貨殖師友讀公行實能不形消而骨愧乎

松隱茂禪師

禪師松隱小茂者出明州鄭氏爲古林大茂之嗣開法郡之清涼晚則高枕此軒湖海莫得而親疎之共稱爲此軒鐵老人老人常捋鬚笑曰釋迦老子塞井爲臼達磨大師以油益薪臨濟德山辥自點胸曰還較此軒百步復呵呵大笑是時所歸仰者必指大茂小茂云小茂少時常終日不言夜則趺坐其母惡之推使仆輒達旦目不少瞑年十六依杭州傳法寺希顏落髮顏以寺務屬小茂小茂私嘆曰以道故棄家胡爲復入其家耶乃棄去孤游時雲居有南澗泉禪師茂汎鄱湖而謁之泉頻爲饒舌茂益不領乃疑宗師有密語故曰祖祖相授既有授受則教外別傳之旨復安在哉於是不離南澗左右哀求不已南澗憫之乃謂茂曰子緣不在此當今有茂古林者乃橫川之仲子現住饒州永福去此不遠子宜往之或可發子之機如不相契緊抱一經一呪以待來生參禪可也小茂奮走永福見古林古林問曰道者來何所圖對曰生死事大求出離耳曰你明知四大五蘊是生死根本何緣撞入此革囊中茂又擬對古林擊之茂輒證於棒下乃趨出急搭伽黎向雲居展拜曰禹力若不到河聲流向西久之辭還兩浙古林曰教育英材貴順時宜你以古而行今吾恐你與時違耳時違而欲唱道不亦難乎茂對曰以古而行今者儉也順今而非古者奢也儉之病也不過無人然是其人亦至矣奢之弊也則獅虫出焉獅虫既出必成厲階故傳云與其奢也寧儉其今日之謂與古林賢之小茂既還浙游道峯分月江印之座印於法門輕重茂不阿其意每以事拂印印不懌印艮久曰首座乃人天眼目所見甚當識者兩賢之至正壬午出世清涼勸絕枝蔓純以眞實接人有僧纔申問便以手拍地而

笑茂曰滯貨何勞拈出僧乃嘘茂便喝僧徵旨而去茂每疾時弊架聲名羅禪者又疾禪者乏正因上他勾當互相熱瞞上者以為一期佛事畢下者以為多生事足故燕坐常失聲曰痛哉痛哉雖胡僧再來無復柰何遂退隱東堂屏絕人事天童元明亘建朝元閣閣外更築此軒而迎茂茂喜就之亘父事茂公茂常勗亘住持莫取先名須責晚效茂老且耄矣忽與侍者約期而死侍者請留偈茂曰此中廓然何偈為哉遂端坐憑几握右手為拳枕額而逝越七日色明項溫引龕闍維於太白峯前炬方舉空中有物飄洒繽紛非雨非雪盤旋烈燄上火滅乃已識者曰天花也獲舍利如珠者不勝計塔於瑞雲山謚曰佛光普炤禪師

贊曰丹沙出神龕噉之雞犬雞犬立化麟鳳驗實效也攷松隱生平語句味之者豈獨為麟為鳳而已哉則其實效更當何如也或驚公之作略別有一壺風月嗟乎曹溪波浪相似而人被陸沉公之有補於當時古今孰得而淺深之

僧寶傳卷十二

南宋元明禪林僧寶傳卷十三

斗峯璋禪師

禪師名正璋字大圭閩之福清人也福清風習貿利璋弗染也獨以聖賢理學為務久之企慕禪宗走湖南依絕聽沙門試經得度有禪者寄宿偶誦云水鄉水濶地多濕六月花蚊嘴似鐵夜半起來惱不徹惱不徹牀頭一柄扇無端又打折璋驚喜曰是誰之語也正璋願見其人禪者熟視久之曰其人往矣當今東嶼禪師是其嫡傳也然不契其語者難入其室即契其語者亦然璋心疑曰奇哉語既相契而室復不容入耶即趨武林見東嶼海於靈隱投心請益海曰深深無底高高絕攀思之轉遠尋之復難上座作麼生會璋慄執不敢犯良久擬再禮忽心地開通乃厲聲曰古今成現事何必待思惟海徵哂曰思惟既不涉來此欲何為璋曰將謂無人證明便趨出海公喟然曰鼓角動也乃擂鼓集衆曰山僧三十年舉狗子無佛性話勘有善別機宜者今晚不用如何若何速

道將來若也相應有條斷貫索子親手分付璋出對曰狗子佛性無覷著眼睛枯瞥地翻身去唵室利蘇盧於是璋得承記莂機鋒莫禦即素知名者皆左袒之海公舉璋以應吳人之請璋堅辭曰正璋應世之才固不如人但平居簡點觸境逢緣設有一念不與古聖相合欲爲人師範則其患害可勝言哉正璋知爲人師之患實不敢居也海嘆美閶闔有豪客游飛來峯見璋端偉非常詢知同里因請曰能復我故土乎顧爲師治裝南行師笑肯之遂買舟載與同歸至建寧游斗峯璋愛而居之斗峯老屋數楹僅蔽風雨客傾囊金欲爲整葺璋曰不可吾本假公舟以入山耳建置之舉非初約也且役役土木有妨道業公欲如此求福其福鮮矣於是衲子聞風而聚漸成法席鄉曲貴人勸請開堂乃陞座拈香罷良久曰黃金雖貴入眼成塵便下座耆宿驚喜以爲天目再見蓋璋乃天目禮四世之孫也又曰玉宇霜清瓊林葉落一句全提萬機寢削作者好求無病藥又曰昨夜三更裡雨打虛空溼狸奴知不知倒上樹梢立璋說法峻峭約多類此然室中不以聲色拒人入室者自失其度故常嘆曰若是真戰將百萬璧中如入無人之境稍有較强弱顧矢石之心則屈矣四方疏請不出竟終老於斗峯告寂有偈曰生本不生滅亦無滅幻化去來何用分別大衆珍重不在言說便合掌入滅

贊曰爲師之患甚於爲國爲國之失亂居一時爲師之失毒流萬世盲類交引可勝述哉大圭寥寥數語眞龜鏡也故其開闢斗峯恰與謹神鼎相類至今踞寀間猶喜遇其白髮婆娑機語嘆人也

天界慧曇禪師

慧曇禪師字覺原出天台楊氏少信佛僧及得度於紹興之法果寺具足律儀去就秘重游泳止觀華嚴諸義壇特稱之當爾時元刺嘛爲帝者師獨尙禪宗山禪席大振曇陰疑焉乃展閱禪册難入理解不覺心慚而起曰一言有礙萬劫羈鎖遂抵武林謁笑隱訢禪師發明旨要訢公居中竺從遊者皆一時名賢互爭識曇曇之望遂顯未發開法牛首次遷清凉其臨衆寂靜雖數千指經營內外而終歲不聞笑譽之

聲以故風傾都下而保寧蔣山二刹皆歸於曇曇常謂衆曰一句子黑漆黑無把柄有準則還會麽碓搗東南磨推西北又曰威音王以前彌勒佛以後有箇現成公案未敢與汝說破何故心不負人面無慚色於是有道之流翕親朋初高帝改金陵龍翔寺爲天界采有德禪宿主之畫院因圖諸山禪師頂相進於上上獨喜曇相曰太平隆運沙門也遂以曇居天界上常易服擕近臣私幸天界見曇跏趺丈室儼然在定上顧艮久歎美而去僧問曰駕至師何不迎曇曰駕至乎曰然曇屈指曰山僧持五戒僧罔措其語朝旨賜曇號曰演梵善逝利國崇教大禪師上堂曰只箇現成公案衆中領解者極多錯會者不少所以金鍮不辨玉石不分龍河裔裡直要分辨去也張上座李上座一箇手臂長一箇眼睛大總似今日達磨一宗教甚麽人擔荷嚇一聲下座洪武三年高帝擇有志沙門通誠佛國曇應詔夏六月御餞都門從行者二十餘人道經高昌素葉諸國諸國俱尊禮之以象馬傳送達僧伽羅國國王幷羣臣迎曇公於佛山精舍師事之膝行求法敬留休息曇示微疾乃呼左右曰吾不復進矣又與僧伽王言別復書遺表幷示諸國法語至夜半問曰日出否對曰未問至再三侍者曰日出矣乃趺坐向西而寂時洪武四年九月也其國老臣以辟支弗塔瘞記而白王王遂奉曇禪師補葬焉明年尙書回奏高帝覽遺表而嘉惜曰中原有僧萬國之光勑建浮屠於雨花臺之左瘞其所遺衣履表崇德也繼而奉詔西行有宗泐禪師

季潭泐禪師

宗泐禪師姓周氏台之臨海人號季潭別稱全室爲笑隱訢公之望子歷坐名坊而赴明高帝之詔錄領天界住持化周大宇機契宸衷　旨涉流沙度葱嶺偏游西天通誠佛域往返十有四萬餘程皓首還朝天子嘉其高行自唐貞觀以來未之有也泐生族甚微父母俱早卒寄食貧里貧里不能善之甫八歲宿根不昧趨本郡天寧寺求佛爲師時笑隱訢公說法其間泐跪拜於訢公膝下公愛而異之試以心經脫口成誦公大喜曰昏途慧炬也得度數載藏文世典

咸貫通焉訢公屢易名剎泐皆從侍公嘗問曰國師三喚侍者侍者三應且道是平實商量是格外提持泐遽對曰何得剜肉作瘡曰將謂你奇特泐便喝公拈棒泐拂袖趨去訢公告寂乃召懷渭曰吾據者牀四十餘年尙遺望也然不盡之案惟你與宗泐任之耳泐既還台寓雲峰隱紫籜領天寧俱以誠慤淳厚之風化本生之郡郡人傾信如葵日也又僑隱雙徑時渭禪師居越之寶相寺遣使迎泐泐笑卻之使再至僅得遺簡蹤跡杳然元末武林名賢强泐出居中天竺雖當烽燧四警之際而施爲壯濶交接從容無少長貴賤皆得而瞻敬之不減訢公說法時也葢以中竺經燬昔繇訢公而新故泐之光闡前績湖江稱美焉明初詔主天界高帝以慧曇西往之跡未終欲修之難其人泐應旨於洪武丁巳西行壬戌還朝復居天界常入大內開襟論道泐留京既久朝臣黨立間有嫉之者泐遂退居鳳陽之槎槎峯丙寅帝思泐見詔歸天界於是來往禁廷不容已廷士建議以泐於內典外王之略無不畢備請以中順大夫祿而旌

泐泐引去至江浦石佛寺示疾乃喚侍者曰者箇瀆侍者茫然泐厲聲曰苦竟入滅年七十有四坐夏六十六龕歸天界火浴得設利光潤明燦者三十顆建塔於訢公之後泐之宿願弘深辨才無礙際遇乎佛心天子常於慈明殿設榻召問心經樞要泐窮理顯性徹果該因深淺開遮無機不被天子默以神會乃勅箋語流行爰有御製序文冠於經首其詞曰二儀久判萬物備周子民者君育民者法其法也三綱五常以示天下亦以五刑輔弼之有等凶頑不循教者往往有趨火赴淵之爲終不自省是凶頑者非特中國之有盡天下莫不亦然俄西域生佛號曰釋迦其爲佛也行深願重始終不二於是出世間脫苦趣其爲教也仁慈忍辱務明心以立命執此道而爲之意在人皆如此利濟羣生今時之人罔知佛之所以每云法空虛而不實何以導君子引小人以朕言之則不然佛之教實而不虛正欲去愚迷之虛立本性之實特挺身苦行外其教而異其名脫苦有情昔佛在時侍從聽法者皆聰明之士演說者三綱五常之性

理也旣聞之後人各獲福自佛入滅其法流入中國間有聰明者動演人天小果猶能化凶頑爲善何況聰明者知大乘而識宗旨者乎如心經每言空不言實所言之空乃相空耳除空之外所存者本性也所謂空相有六謂口空說相眼空色相耳空聽相鼻空齅相舌空味相身空樂相其六空之相又非眞相之空乃妄想之相謂之空相是空相愚及世人禍及古今往往愈墜彌深不知其幾斯空相前代帝王被所惑而幾喪天下者周之穆王漢之武帝唐之玄宗蕭梁武帝元魏主燾李後主宋徽宗此數帝廢國忘政惟蕭梁武帝宋之徽宗以及殺身皆係妄想飛昇及入佛天之地其佛天之地未嘗渺茫此等快樂世常有之爲人性貪而不覺而又取其樂人世有之者何且佛天之地如爲國君及王侯者若不作非爲善能保守此境非佛天者何如不能保守而僞爲用妄想之心卽入空虛之境故有如是斯空相富者被纏則淫欲並生喪富矣貧者被纏則諸惡並作殞身矣其將賢未賢之人被纏則非仁人君子也其僧道被纏則不能立本性而見宗旨者也所以本經題云心經者正欲去心之邪念以歸正道豈教之妄耶朕特述此使聰明者觀二儀之覆載日月之循環虛實之孰取保命者何如若取有道保有方豈不佛法之良哉色空之妙乎高帝自登極來潛心性理與諸禪宿盤桓無虛歲月也然於曇泐二公尤追惜之蓋嘉其壯志西行大光聖化云

贊曰曇泐二禪師望重龍河道欽有國者可謂一時能事矣況其利物多方言言合轍法法隨根又以道餘名振他邦亦空谷而分聲也昔大覺氏記像法有從地湧出無數菩薩順逆行道護持法藏人天莫測今觀二師之踪跡無乃是其數乎

海門則禪師

禪師名惟則字天眞祖姓費湖州人也慕禪宗而脫白焉卽跋涉謀道不計得失歷見一十八員知識俱不契千巖禪師以則爲大器乃謂之曰當今佛法大有子知見迥別不能了悟無極源老人者隱西江匡廬將六十年矣雖臘高百歲未將此道易睞於人子

宜見之或緣在彼亦不孤負子行脚苦心也則往謁之見源栖坐木龕宵達旦不臥霜眉如戟威德逼人惟三五白髮侍僧同居則展拜足下擬請益弗能申詞而出私問侍者曰和尚座下有禪者來往否侍者曰來者多矣柰老漢煞不近情率以孤寂引去縱有求住者難受龕前曲折則曰我求依棲可乎曰住即得只是不可問佛法則聞說大驚居三月餘果不蒙一言啓發一日値源如厠則遂問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源公搶住曰道道則氣索不能對源托開則失脚倒地大悟失聲發笑源曰子有得耶則便連搖其手源曰黃河三千年一度淸於是服勤久之源公乃謂曰當時雪巖先師言我福薄不宜出世只可山邊水邊覓一箇半箇足矣今住此山不意子來然子遂十倍於我時至矣宜東行則旣受命遂應嘉禾海門之請上堂曰三三三九九九海門潮音似雷吼香浮菊園獻金錢蕊感杞堤呈玉狗你也有我也有捩轉南辰看北斗忽湧身作修羅擎日月勢便下座有僧問如何是日面佛則曰今日雲生如何是月面佛曰夜來再看僧又問作麼是佛祖爲人處則曰狗舐熱油鐺祇如和尚還有爲人處也無曰猛虎當路坐問喫茶去意旨如何曰舌頭不出口進云便是向上事否曰掩鼻偷香洪武初蒲車徵則赴皇都法會則因足疾疏辭高帝手勅曰無心楚鶴不忘霄漢翱翔跛脚老僧可任山雲自在乃賜還山示衆曰菊綻東籬香正浮海天空濶月華秋當陽拈出吹毛利劒絕縱橫六不收又誡其門人智安曰(安號懶雲)鏡非不明也盲者持之以盖匝琴非不高也聾者用之以拄戶有此境界方得自在否則總被高明二病侵入膏肓妄爲人師自招罪犯故吾無極老人一生不爲高明所買所以人天莫柰渠何癸酉二月則有捐座意弟子請遺語則笑曰平常說底不是耶遂奄化初胡秋碧欲寫則頂相千幅流施人間將半適日本人至見之皆羅拜曰吾國祖師也安在此乎競以金貿之東歸

贊曰凡讀史至精神相貫處惟恐其欲盡蓋今古之同心也余讀天眞行狀至參無極老人老人一段威德猶在紙上逼人恨不脫日爲年使老人緒餘廣被

人間饒益澆漓之俗可勝幸哉然天眞操履酷肖其師豈非蟠桃有核乎或謂丹山羽王不容僞矣

雲居呆菴莊禪師

禪師普莊者字敬中台之仙居袁氏子也家人見梵僧入舍而生三歲解跏趺喜學梵音九歲而梵唄皆有律度其族愛而呼之曰佛童年十三從季父子鄞依天童左菴良禪師爲沙彌左菴亦愛之仍呼曰佛童久之秉戒參禪不悟適了堂一禪師自紫籜山來天寧莊童時素聞其名私喜曰此吾故山善知識也趨謁之而得道焉歸省左菴左菴卒了堂來居天童會恕中愠禪師應詔退休於翠山了堂命莊爲翠山使莊與愠語愠大奇之曰天童法兄得人如此不負紫籜先和尚矣莊向以呆菴自稱彙雜稿爲呆菴集呈愠愠讀之大喜曰吾姪當有大名於當世惜吾老耳然蘭以幽而香松以曲而壽惟吾姪勉之乃引長偈爲贈偈曰燭龍吐火燒虛空處處江河盡枯竭方士神僧世已無誰倒天瓢洗炎熱柴門日高關未抽豈爲一口生閒愁南村北村青稻死上田下田黃埃流竹外忽然聞剝啄姪也何爲到林壑油黃卷子手持來玉潤珠輝見新作截舒截讀心眼開便如飲我甘露杯老懷從此頓蘇豁末運不畏宗綱頹我有一句須聽取無智人前莫輕舉山前石虎齩菸菟吒沙獵領九條尾洪武十年有勅天下僧偷演心經楞伽金剛三經莊與性原禪師提綱於金山大會次年至金陵館天界位望最尊者滿菴董莊與辨論機竅底蘊學士周公維修時亦在坐乃問三禪師曰儒有儒師禪有禪師經有經師一切百工伎藝俱有所師何是無師智莊答曰七情五欲修駭曰如是則無師之智非極則也（一本云安禪極則）莊舒右脚曰山僧自到京畿卻一隻脚滿菴笑曰須是者呆漢始得又明年領江西撫州之北禪寺歷元以來禪道多興吳越而西江馬祖百丈之威儀大都弛廢莊至北禪勃然中興如多寶塔幢從空湧出復憐雲居荒久攜數十禪徒結茅於舊址疊柴爲牀莊登座示衆曰昨日開荒地請諸人劃去荊棘除去瓦礫本來基址已見分明只有中間樹子無人拔得山僧今日未免別行方便利刀

剪去繁枝葉鈍钁深斸邪倒根實地工夫成一片住山鈯斧了無痕於是雲居殿閣堂廡而幻出焉衲子聞風如歸時稱天下雲居洪武廿四年秋高帝製碑於廬山有手詔命莊主其事靈瑞多種蠲䀹山川草疏復命帝甚悅之莊暮年奉詔主持徑山竺元之風復振東南嘗問僧曰近奉公文務要打點僧曰學人不是奸細曰也須勘過僧曰和尚莫得倚勢欺人莊展手曰把將公驗來僧擬議莊便掌之又嘗厲聲曰盡十方世界是毗盧心印且道印紐落在甚麼人手裡有僧擬進對莊曰且去別時來莊有敏裁無宿事所遇不忘雖萬衆蹁躚一目了然且好提獎人有小善莊每譽之竟日叢林因稱曰呆菴舌風掩棄永樂改元莊年五十八命撾鼓告寂適江右二道者至莊挽其歸方丈相敘甚懽坐談夜半莊精神倍勝二道者相視嘆曰此事甚難不可得而擬議莊曰難難萬種千般不擬議亦瞞頇青天霹靂平地波瀾無說是眞說它觀非正觀沉淪枉經巨劫契悟秖在毫端莫教坐卻含元殿逢人只管覓長安一日此事甚易但自不能承當耳莊又曰易易多方一致絕承當忘此喻躍古騰今經天緯地知有亦無知利它還自利明明般若眞乘念念塵勞雜事拔卻多年若瓠根釋迦不受然燈記適晨鐘動莊怡然化去闍維烟燄所至悉得舍利更有素珠不壞塔於凌霄峯之陽

贊曰余觀歷祖代興法道者其風骨必凜然特異呆菴既出了堂之門遂將折拄杖撥動湖海英靈向烏有之雲居幻出莫大梵場名歆天子德被含靈僧中之龍不謬矣然及時說法乃上池之水也

楚山琦禪師

楚山禪師唐安人也名紹琦姓雷氏八歲入鄉校不假師授而知誦次載失父遂棄業而學出世法於玄極通禪師通愛之與語輙終日每至節要處不敢犯其詞乃跪請益通嘆曰子根性太利難於入道但有疑在庶可療耳琦愕然曰木偶人可入道耶通笑曰入道須是木偶人始得琦憤而趨出益疑之經晝夜遂振衣起曰吾師豈欺我哉復入剖於通前通獨以掌反覆示之不顧遂背去徧參知識但不得意聞無

際悟和尚居普州之東林。東林禪風腰包到者。卽受曲折。流輩竊非之。琦故往扣焉。曰上座何住。對曰廓然無定。曰有何所得。對曰本來無失。何得之有。曰學將來底堪作甚麼。對曰一法不有。學自何來。曰汝落空耶。對曰我尙非我。誰落誰空。曰畢竟如何。琦曰水淺石出。雨霽雲收。悟公笑曰縱汝橫呑藏教。現百千神通。其如老趙州無字公案。怎生消繳。琦又擬對。悟公連叱退之。琦大慚。數日不敢仰視。忽聞淨板鳴。豁然蕩盡纖毫。急披衣禮謝。悟肯之。遂以斷橋源流。囑琦行化。當是之時。斷橋之脉微矣。及悟公繼響而得法者僅七人。惟琦出世最晚。初値天柱。遷皖山。又投子。後主成都之天成寺。裔葉翻茂。爲大振焉。得其法者又十六人。有祖玠侍者。齒最少。號珪菴。事琦甚謹。叢林憚其嚴厲。敬其慧識。以香林遠方之。一日童子進茶。琦啜罷。顧童子曰人道汝憨耶。玠曰宅亦有乖處。琦曰何以見得。玠呼接盞童子近前。琦曰道得卽還你。無對。琦乃顧玠。玠曰只者無言語處。不隔纖毫。琦曰因甚道不得。玠呼童子何不問訊。童子問訊。琦度盞。童子接之。珍重而去。玠曰道他無語得麼。琦曰只如者童子恁麼。端的是無明使然耶。法性如是耶。曰迷則積劫無明。了則本來佛性。琦曰恁麼他是知有。是不知有。曰他若知有。則不爲迷。因不知有。番爲隔礙。琦曰子還有知也無。曰祖玠不知有。曰既不知有。何以知宗。玠曰聖人若知。卽同凡夫。凡夫若知。則同聖人。曰子看老僧。是知不否。玠曰臨機大用。舉必全眞。說甚知有不知有。曰只如老僧卽今一語一默。剖析是非。分別名相處。與適來童子見識。是同是別。玠曰擇法智眼。無作妙用。體性雖同。用處縣隔。曰既云擇法。安能無作乎。玠曰智炤非識。妙用非有。用既非用。作亦非作。雖分別實無分別之能也。曰今對萬法。境相差殊。一一明了。不具分別可乎。玠曰教不云乎。如我按指。海印發光。圓明了知。不繇心念。琦曰善哉。可謂鵝王擇乳矣。未幾玠膺疾。琦下視之。値心上座在側。琦因問曰如何是心。玠曰開口不容情。曰未在。玠顧心曰何不作禮。心便珍重。玠曰呈似了也。曰子既如是。還能覩體頌出乎。玠對曰祖師心印若爲

傳有語分明不在言能向機前親領得海門撐出釣魚船琦曰珍調四大饒益將來一日玠疾革作呻吟聲琦問曰子平日得力句到此還用得著麼對曰用得著曰既用得著叫苦作麼曰痛則叫癢則笑琦曰叫與笑者復是阿誰曰四大無我叫者亦非眞寂體中實無受者琦曰主人公即今在甚麼處曰秋風不扇桂蕊飄香琦曰恁麼則徧界絕遮藏也曰有眼覷不見琦曰只如三寸氣消時向甚處安身立命對曰雨過天晴青山依舊曰從今別後再得相見否對曰曠劫不違今何有間曰子不病耶對曰病與不病總不相干琦執玠手曰此是甚麼玠曰是祖玠手曰祖玠是誰曰玠固非我亦不離我琦乃嘆曰善哉妙契無生徹證眞常子雖妙年死亦何憾玠遂合爪謝曰與祖玠鑽將龕子來琦命舁龕至玠顧左右曰吾當行矣整衣龕坐化去玠化後天成之話大行時蜀多義學互以勝劣相比量琦一以心宗揭之而小大俱圓有問祖師西來意則答曰海神撒出夜明珠又問祖師西來意曰雪消山頂露風過樹頭搖又問如何是直指事答曰玉欄杆上石獅子紅藕花間白鷺鷥又問如何是摩醯正眼琦喝之又問不涉寒暑是甚麼人琦亦喝之琦愛以無字問僧有對曰風吹秋月冷雪壓老梅寒又僧對曰出匣吹毛劍寒光射斗牛又對曰無孔鐵錘當面擲琦皆喜之後示疾諸山訊候[illegible]進曰和尚還有不了公案麼琦展掌曰會麼擬對琦喝住曰今年今日推車挂壁撞倒虛空青天霹靂呵呵呵泥牛吞卻老龍珠澄澄性海漚花息瞑目而寂時成化九年三月望日也

贊曰楚山行化當明運昌隆之際純以心性禪應接羣機以故門下一時龍蟠鳳翥焉乃至祖玠輩風習春枝節節是令見者聞者莫不神往但不再傳其緒俱寢豈慈父欲子食藥而愈疾遂稱沒於他方也耶

南宋元明僧寶傳卷十三

南宋元明禪林僧寶傳卷十四

隨州龍泉聰禪師

禪師諱明聰字無聞邵武光澤奚氏子也宗傳臨濟師事天奇天奇之盛化也聯芳授受龍象數百員而師拔其萃然師不就疏請不藉檀脂卓立當陽開創禪社愛以斸務繼學者重振百丈之規或不堪其勞而去未期月復來歸之以故升其堂者皆挺特有志之士且函丈之室如旅泊中夜跏趺四壁凛然榻下咄咄之聲常驚達旦是以楊歧之令至師又行焉師初受業於講肆精研性相有聲同輩憚其鋒以英邵武嘲之師獨陰疑大通智勝佛十劫坐道場佛法不現前不能成佛道乃與義學浩浩盤桓有曰既是佛矣何須更成或曰爲度衆生故所以不成佛師默嘆曰審如是乎遂盡棄其所好堅扣禪宗不契忽聞馬嘶廓然自驚遽見天奇瑞禪師瑞嗔目叱出（一本纔禮拜瑞便打）同行者曰君與和尚無緣耶師笑曰眞箇那是晚瑞公問曰今日我罵底僧在否有對曰是必在公即曳杖下旦過寮師迎作禮公便擊之師進曰適來草草觸忤和尚公按杖曰老僧今日被上座勘破師又進曰和尚是在世忘世在念忘念豈被人勘破（一本云豈能勘破）公曰在世忘世是如何對曰了物非物曰在念忘念是如何對曰於心無心曰心物俱忘時如何對曰華山高突太行峩公休去未幾以化柄屬焉且誡師曰從上眞宗有子擔荷何憂哉但百獸雖潛踪於獅子聲中然千花猶發艷於象王影裡子其勉之師既受囑獨入光州山居六年六安山又六年復還光州舊隱又五年始出隨州關子嶺建立龍泉寺以安來學而學者集焉常謂衆曰吾師天奇老人每攫後學外著文義內生情見故有語云文義者法也情見者人也非人何以有其見非法何以有其文是以文義情見通屬人法人之不空情見難絕法之不空文義難滅文若不盡見奚能盡義若不盡情何能絕如是奔競展轉無窮發之乎文生於見義生於情返之乎見生於文情生於義先乃所引生能後乃能追生所總名曰生文滅則見滅義絕則情亡情不自忘因乎義

忘而情忘見不自泯因乎文泯而見泯統名曰死死死生生實可哀哉此吾老人防微杜漸切實至極汝輩有志於吾宗寧可忽諸然食飯不咬米行地不踏土又作麼生委悉是時也師之同門諸尊宿或隱或現往來衲子獨推尊龍泉爲人勦絕枝蔓不涉離微惟月心寶得入龍泉之室師嘗召寶曰玄沙不肯靈雲意作麼生對曰賊入空房曰不得草草寶喝師諾寶乃辭去歷載還侍師又召曰人人有箇本來父母子之父母今在何處對曰佛眼覷不見曰子還見否對曰某亦不見師曰子何不見曰若見則非眞父母師曰如何是眞父母對曰本來眞父母歷劫不曾離起坐承他力寒溫亦共知相逢不相見相見不相識爲問今何在分明舉似師師深肯之僧問本來面目師答曰石香亭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喪卻了也寶曰放去較危收來太速又僧問今朝天下皆慶佛誕未審佛於何處降生師畫圓相示之僧無語寶代僧作禮云盡界普瞻師以大法有所倚重遂隱去經二載還龍泉龍泉牀曆益愼班白者半滿其間間有二三妙齡拔田服者皆格守律度參請如救眉然但師有辭世意矣一日師陞座說法已而擲下拄杖儼然化去塔於龍泉寺右

笑巖寶禪師

笑巖禪師名德寶字月心生於正德壬申臘之望日其父吳氏乃金臺世襲錦衣也師以父卒銳自立不樂嗣職愛遊佛地因聽華嚴恍如破夢乃卸世籍爲大比丘歷參南北知識三十餘人然訪隱者於西山質單丁於破院又莫計也卒得道於龍泉聰禪師出世高座牛首圓通諸處當是時義學紛紜禪宗落寞而少室一枝流入諍唱斷橋一派幾及乎沉雖南方剎竿相望率皆半生半滅佛祖慧命殆且素矣師力弘法柄隨方建立可行則行否則默之然劇邪劈膠間不容髮即踞室匡徒之輩雖龍吐鳳之儔始與師抗衡與師游終乃俛首入㲉死盡偷心至於盤根固執三隅不反者師不少假詞色圖爲孳生種草也有廬阜五禪客請曰竊聞和尚闡化多年而得人未見其廣況今禪社蕭然異知殊見茅塞宇內矣師掌珠

不展其晩近何絲得入伏冀曲以垂慈入草求人以爲何如昔船子不得夾山而藥山宗風不幾掃土乎師曰諸公之言不無可采但無上佛祖心印力荷者畢世一人足矣下迄曹溪時英競發不得已而印可亦不絲不如是而然也山僧秖是任分未敢越理穿鑿待彼自化雖無人未爲多罪也故師法幢所樹不定何所有龍象八人常隨師遊時號八杰師嘗於楚漢兩間寓夏新秋二日衲子隨侍於金沙灘頭地坐四顧無人忽有龐眉沙門逼前莊立朗聲問曰仁者可識從上相承密論密義否師從容答曰善來仁者密則非論論則非義沙門乃以錫横肩翹一足曰是甚麼義師於地書更字酬之又以錫畫地潤兩脛立畫上復以錫横按亞身而視曰者是甚麼義師書嘉字酧之又卓錫於地兩手叉腰翹一足切齒怒目作降魔勢曰是甚麼義師書之字酬之又分手指天地周行一匝曰是甚麼義師書尤字酧之又復進前一步作女人拜分手指兩衲子曰是甚麼義師書蚕字酧之又遶師三匝作禮立於師右師書黌字示之曰

會麼沙門擬對師止曰設到此地復書𢇇字曰更須知有者箇始得沙門歡喜合爪面師嘆曰噫眞摩訶衍薩婆若上士振錫而去二衲子驚喜曰彼是何沙門所爲復是何義師良久曰還識麼俱對曰不識師曰此乃應眞聖賢所呈金剛王變相三昧及三昧王三昧用來勘吾然彼亦將有新證耳又過潼關禮熊耳祖塔寺僧訛曰憨拜空塔奚爲師指曰空塔乎曰然師曰祖師瀆曰攜履西逝久矣師曰蒼天蒼天師嘗倒握拂柄以示僧曰會麼曰某巳識和尚做處也師曰你道荊州黃四娘禮佛求箇甚麼又僧問打破鏡未審作麼生相見師曰慚愧殺人僧頓領旨（印曇芝上座）於是江湖聞而慕之者雖切然搆之者益稀矣萬曆丁丑燕京緇素建精舍挽師歸隱師既謝游轍門無雜賓乃整齊先覺經綸提掇古德綱目或徵或贊或判或頌高歗曉霜千江秋月也又五年懸衣大寂閱世七十一坐夏四十八塔於京城西直門外高浪橋之北郊署師正宗南行者幻有傳禪師也代師闡化北之東臺者瑞峰和尚也其臥隱於優曇苑者幻

也老宿也識者謂濟宗鼎峙則師不負於龍泉矣師前後所參尊宿約出天奇之門獨於襄西得謁大覺圓圓為海舟慈公之四葉其臘高貌碩詞如截鐵因歷舉古公案以詰師師對無滯響圓曰若以諸方子當絕類為不可測人老僧却不然再將爛熟底一則機緣問你外道問佛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良久外道大悟且既不涉有無良久亦是閑名正恁麼時外道悟去悟箇甚麼師擬對圓急掩師口曰止止師頓契其機即以偈獻圓圓大喜曰奇哉斯乃從上果地人語也師住後常道圓公之為人

龍池幻有傳禪師

禪師名正傳字幻有應天溧陽呂氏子也根器宏遠慧語驚人年二十二祝髮荊谿沙門樂菴度之即示師心法師輒感奮閱燈花爆有省樂菴歿師計閱晚近禪門方死繼墨乃北抵神京謁笑巖寶禪師傾心具述所以寶陰異之忽趯出隻履變色厲聲曰向者裡速道一句師愕然無對寶公促起師俛首而退中夜徬徨公晨出見師猶立簷下顏如槁木驀喚師師回顧公公翹足作修羅障日月勢師豁然深達堂奧矣久之辭去公以一笠與師曰覆之勿露圭角師徑往五臺棲息秘魔巖一十三載會太常唐公鶴徵問道臺山見師如夙契且約師還南師以樂菴未塔聽之至荊谿徵以龍池延師龍池故一源禪師道場也嘉隆以來先德物故東南法社例如灰冷師至愴然念百丈大智之風有徒數輩一如萬指臨之於是志士咸集槌拂下多穎脫而去僅六載謝事復遊燕都居普照寺時縉紳輩留神空宗日夕從師質證師嘗舉扇示諸大夫曰當時孔子還知有者箇麼皆曰不知師置扇曰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眾躍然稱謝其揭示多類此以故笑巖道化復振於燕趙雖南北異勢而衝寒冒暑之士不絕足下圍繞皆大器也師據坐顧眾曰是大蟲是小蟲有對曰大蟲有曰小蟲小師從傍進曰敢保不在曆本上論量師哂而休去其徵勘又多類此法師月川者與師同參寶公川左袒清涼以非肇公物不遷論當世莫能抗其說師乃反覆剖析累萬言川卒燬板以謝其整頓綱宗又能類此

京中有爲妖書誣上者詔捕甚獲當事人藉口桑門時紫柏可公逮繫矣一時名德引去馳師師笑曰學道期了生死生死了顧反畏禍耶高臥如故事寢乃赴唐公再住龍池之命其處境安詳又多類此師前後京都二十餘年當是時兩宮奉我田服之徒方藉以有爲師獨無所事生平如饑如渴一以宗旨爲己任故終師之世陞堂入室無虛日每以門前冷落車馬稀老大嫁作商人婦話問士大夫般若無知靡所不知問學者勘有契其機者師曰今時人多有說得儘是者恰像箇膾子手何也任他佛頭來魔頭來獅子頭來象頭來牛頭馬頭人頭狗頭羊頭鵝鴨頭到汝案上一一儘汝破除打發一邊去只恐把箇死猫頭來便茫然罔措於此打發得開去纔是好膾子手有僧進曰請將死猫頭來師笑曰果然不識師處躬應物嚴慈等之故開遮如如爲不可測卒以大機得人而大振滹沱之宗示寂之年六十有六矣先一日有僧自鼇山來師欣然與劇談山中宿昔抵暮索浴浴出而示微疾衆驚疑環擁之師舉所著幘者三衆佛敢對師乃拍膝宴然矣益川禪宗萬曆甲寅年二月十二日子夜也塔建本山之左

贊曰語云重雷發響百里飛聲無事之者愕然而驚空聞其響不見其形吾滹沱一宗自元明叔季葢冰霜之際矣笑巖父子公孫震而地法雷於嚴冷之首下開萬彙之蒙上正千秋之統猗歟休哉至有覓形鏡裡尋聲谷中亦獨何哉

幻也慧禪師

禪師名佛慧字幻也會稽人其先史氏慧初生出家行脚俱有奇徵乃與幻有禪師同出笑巖寶公之門洎住嘉禾之優曇苑自號懶石叟著懶石語累萬千言格盡物情時共珍之又疾當世學者走聲便輭煖一澄之以枯淡數十年門無宿賓惟一能明侍者終身料理巾瓶而已及其法鼓乍鳴有道緇素爭集如雲慧曰四大之軀孰不有五味之食孰能無白玉體箇箇分明紫金身人人可得爭柰食之不常而食衣之不常而衣八萬種魔寧教易曉四百四病以何遣除諸仁者不是祝髮了叫做出家披金襴叫作出家

識文達理。叫作出家。能行苦行叫作出家。避喧求靜。叫做出家。有人緣叫作出家。感天供叫作出家。緊要在著草鞋入釋迦腹裡。屙屎放屎。跨大步穿達磨心中。戴角披毛。枯草拈來。直得百花相鬪。鼓動含靈喚起維摩。寂默十方如來。密付汝印。一切天魔。自然傾膽。噢鳥啼春。晝開彌勒花。發東風見故人。又曰一番相見一番新。好看盋盂添柄。幾處行來幾處險。密奇艇內識輪海。不顧山頭月白。一任浮沉。空無柰雨脚風清大家和會。參兮衲子講席。高流居士宰官。天仙魔梵。有情無情生一乾坤。死一乾坤。聖一法界。凡一法界。何曾謾得諸人。若也謾得便討。說箇是非好惡賢善。才能尊卑異類。灼然些子。謾不得欠不得。你道是甚麼境界。會麼。滿目塵埃。千聖眼中身落魄。五宗心。晚移燕京。多寶菴重修。笑巖之令。足不越閫者復十餘載。緇素飡風而過。從者多不堪其嘯唾而去。朝廷知而敬之。老且耄矣。忽思南歸。復止。優曇俄示疾。簡曆謂小師曰。後二日可。小師涕泣固留。慧笑諾爲遲三日。懇再留不許。遠近從遊者聞之。趨置龕室。適工報竣而跏趺示寂。閱世九十一。坐七十有八夏。

贊曰。明之中葉。象教崇隆之際。公則闇然一室。嗒然一我。雖德重大內。弗居也。以故追隨於公者。皆一時賢君子。受公面折。欣如獲寶。於其闤闠都市。儒譽權門之流。得非天壤與。公語音如鐘。足有輪紋。皤皤黃髮。齒落更生。共疑爲異地人再世。豈苟然哉。

法舟濟禪師

禪師名道濟。字法舟。嘉興人也。受業於東禪。昂以向上宗乘。走叩吉菴祚禪師。遂得道焉。是濟爲無際悟之五世也。初悟以斷橋正脉付廣善潭。潭付默菴宣。宣付吉菴祚。由潭至祚。垂百年來。其派幾不振矣。濟承之。出世金陵安隱。而俎豆先人於名賢之間。恢述其志。刻如履冰。每以隔宿挂上堂牌。衲子陰笑之。嘗舉拂子召衆曰。見麼。又擊曰。聞麼。既是舉起便見。擊著便聞。妙眞如藏。應用全彰。是汝諸人自不丈夫。故乃傍人門戶。求知求見。韜晦家珍。甘爲寒乞。將謂諸聖別有奇特。華廣額屠兒。颺下屠刀。便云我是千佛一數。豈有曲折作知見耶。丈夫子何不恁麼擔荷

去於是學流愛慕而親之吏部陸公光祖邀濟還里以天寧居之祖旣篤於眞乘常游天寧恨見濟之晚因問曰畫前元有易否濟曰若無庖犧氏將甚麼畫曰畫後如何濟曰元無一畫曰現有六十四卦何得言無濟曰莫著文字曰請師離文字發一爻看濟召公公應諾濟曰者一爻從何處起公大笑而謝自稱五臺居士遂多出入叢林而擊節焉又別駕熊公南沙問曰設有將劍來取師頭師還避否濟曰若有殺人不眨眼地將軍便有不怕死和尙沙作揮劍勢濟放身便倒沙曰好箇師僧死在劍下濟起呵呵大笑曰作麼作麼濟任緣揮麈惟津津爲提唱綱宗而已稍不如意飄然去之或舟或郭或破寺村菴前後凡遷居二十餘所但其爲人眞率閒雅胸無隱事耳目交接使人忘其名勢以故賢彥追崇之其於院務凡百瀾略知友常以書勉濟濟笑曰牙籌算計俗尙爲識況道人乎古製不立烟爨草衣樹宿聞道益廣行道益多今人動以規法相繩禮樂鏗鏘舉一狗子無佛性話求其不惑者尠矣尤云我能據守祖庭利其徒竊能作能爲破律喪行恣彼陷溺是何益也濟晚年開著異跡機不厭繁有道人拈拄杖問曰者是誰底濟曰是山僧底曰旣是師底因甚在我手裡濟呼曰度拄杖來道人度杖與濟濟曰汝底在甚麼處道人整冠濟曰似則也似是則未是道人大笑又指吉祥草問傍僧曰是甚麼曰吉祥草曰更有吉祥者否僧以足按地道人曰獅子窟中果無異獸濟擯僧出院又僧問得何三昧便乃隨波逐浪濟曰兩岸春風香不斷一谿流水落花新曰怎柰學人不會濟曰蜻蜓飛尙綫蛺蝶舞偏忙曰和尙莫將境示人濟喝僧便作禮濟曰啼得血流無用處不如緘口過殘春濟二十二出家歿年七十有四矣衆知濟有厭世意請留偈濟以手搖曳曰何多事也乃趨寂時嘉靖庚戌之秋也得法者二人一居胥山曰雲谷會一居精嚴寺曰冬溪澤俱以嚴標行話於世

贊曰濟公近繼無際遠續斷橋歷觀其始末機智毫忽不爽然前後居無定相惟激勵學者爲要務諸莊早損略不干懷可謂救時之明哲者也尙有以不事

事短之所謂盲人問豹與語奇斑哉

敬畏空禪師

無趣禪師諱如空其先廊姓嘉興秀水人也早歲留神內典浮沉於理路文言過僧舍覽傳燈錄心目茫然乃執卷求老僧解老僧曰此歷祖眞參實悟之要妙也非意識可能至耳空奮發棄家裹續巾同濟法舟徧訪諸方耆宿抵杭城見封自然值封舊坐補破衲空進問曰和尙補者箇遮寒即是遮熱即是封停針熟視空曰道甚麼空即禮拜封曰點茶來空作舞而出如是經行八載克志勞躬此中尙未廓留既歸秀水不復居家東尋西討如游峰遜世人多笑之適梵翁曉禪師來東塔空大喜即走請益曉以本色示空空罔措其指復經三年聞鷄鳴始獲慶快乃機投曉公曉以斷橋眞脉許空焉蓋曉遡嗣寶芳進進嗣月谿澄澄乃福林度之三世也故曉爲斷橋七世之苗裔曉又囑空曰昔六祖能大師自傳衣法潛隱獵隊一十六載方大露布汝宜愼之空即就秀水掩關乃說法曰三十餘年參禮請益十方宗匠問法皆云無說問佛皆云無相幸得無相無說不覺頓空伎倆追昔脚跟失却便宜今喜眉毛生在眼上從斯丟去草鞋即便拗折拄杖拍雙空手入玄關坐看陰陽消長復有一偈窮子還歸長者宅善財參徧雜花林大千收拾毫端內推出虛空掩上門於是嘉禾有道之士爭遊空之門會正信長者經營敬畏菴請空弘持祖道空乃啓關曰自結玄關自活埋自吾閉也自吾開一拳打破虛空竅放出從前者漢來始會名宿就菴披剃受滿分戒主持菴事名傾緇素選部陸光祖常訪道要於空空驀頭生按祖嘆曰澄之不清淆之不濁趣公之謂與一日小參衆方集空喝曰驅出私門便下座乃謂性冲曰有件不了公案來歲中秋汝去空花死去生來一夢皮囊付與丙丁公白骨斷橋爲我來冲應期而至空大悅說偈俄化偈曰生來死去空花死去生來一夢皮囊付與丙丁公白骨斷橋隨衆呵呵明月清風吟弄時萬曆庚辰也

贊曰無趣脫略墨繩眞斷橋之後也然竟以一木而支大廈其得不危者幸也歟幸也歟

壽昌經禪師

禪師名慧經字無明撫州仁和裴氏子也九歲誦孔孟章句即究其義每問浩然之氣是箇甚麼或有笑者或有訝者公皆一舉手而去之遂潛心內典如獲故物年二十一父事廩山忠老宿求忠斬髮忠曰著急作麼待汝嚮地我爲汝師公乃刻志苦行三載因見雙林頌有省輙遯跡峩峯又三載讀傳燈至僧問興善如何是道善曰大好山又深疑之因力撼巨石得達其旨乃曰欲參無上菩提道急急疏通大好山知道始知山不好翻身跳出祖師關趨呈於忠忠笑曰吾不汝欺爲公圓頂時年二十有七復還舊隱不下山者二十四載遠近賢之萬曆甲午出住寶方有道者過訪曰師住此山曾見何人公曰總未行脚曰寧以一隅而小天下乎公欣諾即杖笠觀方諸尊宿皆珍譽之登五臺參瑞峯和尚峰出笑巖禪師之門公請曰某甲於古德機緣不盡餘疑曰雖徧歷門墻如窺羅縠之月乞慈垂憫下剖愚蒙語畢慇勤作禮峯唉曰善哉上座以英偉之姿銳於入道而胸中尚有芥蔕那如不棄山埜試舉來公曰臨濟道佛法無多子畢竟是箇甚麼曰向道佛法無多子又是箇甚麼公曰玄沙謂靈雲未徹那裡是它未徹處曰大是玄沙未徹公曰趙州勘破婆子未審甚處遭他勘破曰卻是婆子勘破趙州公釋然再拜謝之復獻頌曰暗藏春色明露秋光有眼莫見縱智難量到家不上長安道一任風花雪月揚峰深肯公語叶洞上宗旨而公亦以紹續洞宗自任南還初住董巖遷壽昌中興曹洞其時像教相尚公獨不攀外護嘗誡知事曰萬般存此道一味信前緣每同衆耕耘耆年不怠學侶參尋每將钁柄爲禪杖尊賓顧訪且就蓑衣準布袍故有壽昌古佛之稱益王嚮公齋香修敬公漠然不答知事懼叢林所係請稍循時宜公曰吾佛制不臣天子不友諸侯爲佛兒孫而違佛制是叛佛也吾豈作叛佛之人哉王聞而嘆曰去聖時遙幸遺此老公三坐道場殿宇禪坊煥然鼎新別建蘭若二十餘所從未隻字干及檀信檀信自歸有引修懺佛事於山中公重訴之曰汝邀一時之利開晚近流獘之端使禪坊流爲應院豈非巨罪之魁也以故公之名

號所及而古風習習其規繩不整而自肅嘗上堂曰諸佛時常說法不須擬議猜詳是何法天地玄黃宇宙洪荒不論通宗透教只貴直下承當承當箇甚麼雲騰致雨露結爲霜蛟龍不宿死水猛虎豈行路傍透得者些關棙何須顧化西方不問先佛後祖鼻孔一樣放光化被草木賴及萬方釋迦不肯洩破達磨九年覆藏峩峯不惜口業一下爲衆宣揚且道作麼生宣揚揮几云罔談彼短靡恃己長又曰宗乘中事難以措辭大道門庭爭容擬議等閒垂一句如大阿鋒離匣逢之者則死不移時似塗毒鼓受槌聞之者則喪不旋踵所謂妙峰峻仞禁獸難藏寶樹晶光靈禽莫泊其用也單趂金毛歸禁窟直追鐵額入深山掃天下之欃槍拂世間之孽屑提墮坑落塹之類揭迷封滯㲉之流其功也使法界世界虛空界一體同觀佛道人道地獄道萬法融會雖然如是猶未爲向上事須知更有出格在噫正令不行先斬首大機一發聖賢悲又曰抽筋不動皮換骨不見血筋骨一齊空遊行不倒跌達磨大師解滅而不解生釋迦老人解生而不解滅要知生滅不相干除是當年乾矢橛萬曆丁巳臘之七日公田務歸顧衆曰老僧自此不復作矣除夕上堂曰今年只有茲時在請問諸人知也無那事未曾親磕著切須綿密作工夫越三日告寂衆悲惶不已公復展目說偈慰之爲留旬餘裁書偏辭隣壁道俗更自作偈令侍僧舉火至十七日晨起盥漱拭身曰不必再浴矣乃大書今日分明指示擲筆而逝其年七十有一依命闍維侍僧宣公所遺之偈曰無量劫來秖者箇今日依然又者箇復將者箇了那箇者箇那箇同安樂

火光忽成五色諸牙頂髻不壞就寢堂建塔藏之其門人無異來已開化博山矣

南宋元明僧寶傳卷十四

南宋元明禪林僧寶傳卷十五

博山來禪師

無異禪師者名元來廬州舒城人也姓沙氏胎乳絕葷耳目不涉塵垢年十六遊石頭城聽法華自信佛法不從人得乃禮五臺靜菴沙門著垢衣五年精核教觀振錫南還上峩峯謁無明經公自負人無我及輙辭行經公斂目危坐而已師不測竟去入閩寓白雲峯閱古尊宿語忽有所得再謁經公陳其見處公曰蟻子解尋腥處走蒼蠅偏向臭邊飛是君邊事臣邊事對曰臣邊事曰大有人笑你在師愕然曰到者裡因甚不是公曰此不是彼皆然師乃傾心哀請公惟斂目師益不測一日閱泥神倒地聲不覺踴躍呈偈於公公仍斂目命以宗乘堂制居之居年餘每呈偈頌公斂目如前師因感泣以為依公決擇不蒙指示歲序推遷何了日耶偶登廁覩上樹人乃明大旨嘆曰今日方知師不我欺也萬曆壬寅師年二十有八出住博山而持重端嚴篤行古德之風入其門者心容俱肅尋應閩之董巖鼓山大仰復還博山參徒大集是時經公已遷壽昌父子道價喧騰宇內僧問如何是功師曰一人同一春如何共功師曰力士舁杖鼓如何是功功師曰猢猻上露柱曰不得敲唱雙舉請示正中妙叶師曰高底雲繞樹遠近鳥啣花如何是君師曰水有筋山有骨如何是臣師曰鵠鴿鳥鳴似哭如何是君視臣師曰千年老樹挂枯藤如何是臣視君師曰樓頭畫鼓正三更如何是君臣道合師曰金闕鳳啣丹詔去邊陲人唱凱歌歸僧作禮師曰君位中事作麼生對曰虎突兀師復打時慧臺鏡禪師早得旨於經公脩脩瓢笠剳啄諸方諸方以矮師叔類之過訪於師適師陞座鏡出震威一喝曰百丈聞喝三日耳聾且道是那三日師曰秋風多帶殺秋露愈加寒鏡拂袖歸眾師便下座鏡後隱於武夷石屏巖相隨者樵汲數輩禪衲尋風求之鏡悉指歸博山崇禎二年魏國公徐弘基請師說法南京天界使符三至師始一出象龍沸集大廓曹洞宗風上堂曰達磨大師航海而來直指人心見性成佛雖則門

庭萬仞壁立千層秖演一心之法更無餘事乃至六代傳衣五宗競出運無礙輪化無緣衆秖演一心之法更無餘事潙山大師敲唱同行暗機圓合傾瓶以辨超方撼茶而彰妙用秖演一心法更無餘事雲門大師箭鋒相拄函蓋乾坤揚眉落臼顧盼猶遲如流雲翔鵠湛水晴空秖演一心之法更無餘事法眼大師拈現前石塞虛空口一切處現成六根互用六用齊施秖演一心之法更無餘事臨濟大師一語中具三玄一玄中具三要駈耕夫牛奪饑人食電光石火閑眼猶迷秖演一心之法更無餘事洞山大師混不得類不齊立寶鏡三昧炤學人肺肝分五湖玉石雪盛銀盌月炤金沙秖演一心之法更無餘事乃至博山今日遠承諸祖慈應循規蹈矩借路還家駕輕就熟秖演一心之法更無餘事諸昆仲含靈具此一心之法學人學此一心之法三世諸佛歷代祖師示此一心之法故楞伽云佛語心爲宗諸昆仲那箇臺無月誰家樹不春卓柱杖下座師毅辭還山傾都遮留籃輿不得前乃宵遁緇素追攀望江而立徐公歲序存

問不問也師既大弘洞宗常隨侍者萬餘指如臨一人僧問如何是不聲色墮師曰斷橋分埜水如何是類墮師曰孤棹舉平原如何是尊貴墮師曰裂破幾層清世界倒騎玉象趂麒麟銀盌盛雪明月藏鷺意旨如何師曰露骨瘦上環紫霧塞流小澗長青苔師開化幾三十載未易肯諾或請入草求人廣紹先澤師太息曰吾宗貴得眞脉妙叶玄機苟不然仍瓦解耳吾何忍哉語畢泣下自後遂不上堂示疾於崇禎庚午之秋闍首座問曰和尚尊體如何曰儘有些子受用闍曰還有不病者麼曰熱大作麼闍曰去來自繇請道一句師書歷歷分明四字跏趺而寂塔於博山坐三十九夏其年僅五十六也

贊曰投子世大陽之代須遐秀圓通協而成之其道始著眞歇冥丹霞之嗣還借炤長蘆荐而褒之此話方行博山父子遠紹少室之宗不遺餘力大衍新豐之調本自天然其說法則橫空鳳舞激揚則擲地金聲至其愼重眞脉常自下涕語云猛虎生兒勢不能食牛者覷撥之其博山之山之謂與

湛然澄禪師

禪師湛然者諱圓澄別號散木出會稽夏氏母夢梵僧入室而娠娠十四月而生師生大目昂鼻哆脣露齒直腸信口不肯從事於學親歿窶甚充郵卒以傳符踰期亡去徑投隱峰峯示念佛誰是令師究竟三晝夜輙有省時年二十矣入天荒山禮妙峯薙髮擇最苦行行之間聞傳大士法身偈一切經義便能記持尋乞滿分戒於雲棲宏公徵以毗尼節要師悉達其指返越掩關寶林蘭若因憶乾峯舉一不得舉二話乃大通玄旨有頌曰舉一舉二別端倪箇裡元無是與非雪曲調高人會少獨許韶陽和得齊二老何曾動舌諸方浪自攢眉擬議鷂過新羅刻舟求劍元迷再謁雲棲呈見於宏公會入室宏舉海底泥牛啣月赴語未竟師推出一僧曰大衆證明宏深器之於是激揚法席傾一衆爲萬曆辛卯適大覺念公南遊師邂謁之念曰止風塗向靑山近越王城傍滄海遙時如何曰月穿潭底破波斯不展眉念又問洞上宗旨師曰五位君臣切要知箇中何必待思惟石女貫弄無針線木偶能提化外機井底紅塵騰藹藹山頭白浪滾飛飛誕生本是無功用不覺天然得帝畿念欣然書偈印之未幾出住雲門次遷徑山歷禾之東塔乃至顯聖天華前后垂二十載法席爲之大震其上堂曰老僧不識元字脚強出人前要說法錯認曾參作魯參合堂大衆皆笑殺這一笑中有妙若還悟得其中意點破當天者一竅大衆如何是這一竅良久云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小參云烟雨盜將山色去溪風送得水聲來本來法法皆如此莫教心識強安排衆中若作境會許你具一隻眼若作佛法會打碎你頭何故我王庫內無如是刀又提綱云喚二作一指七爲八手秉太阿聖凡盡殺卻憶東村王大姐倒戴西村李公襪無論貧富貴賤見者聞者皆笑殺且道山僧今日解何宗噫嘻噓阿喇喇師之提唱率多如此僧問如何是圓相師曰大燒餅如何是暗機師曰凌霄峯如何是義海師曰半山亭如何是意語師曰啞子呪人如何是默論師曰溫伯見孔子如何是回互師曰孝子諱爺名諸方珍之爲師法續

洞室機類雲門臨濟其伯仲也又師初在京會達觀禪師於嘉熙寺月川座主太史陶石簣黃慎軒同既月次慎軒臥問馬祖翫月因緣師曰汝臥我坐不得為公說耳軒亟起謝月川笑曰內翰錯過了也觀云我下語不及此公一籌又過武林聞谷慧聞等屬望一方會諸紳遣使耑迎及啓慧聞札曰今日大家欲與和尚作家相見若來已濟情識不來猶缺慈悲師扯破札正色曰者些客作漢敢於老僧納敗缺也至即陞堂正立慧聞進曰和尚莫要班門弄斧師把住曰遠道遠道慧面赤無語師把開曰死漢聞谷遂率衆作禮蘇巡漕問曰鴛鴦繡出從君看不把金針度與人如何是金針師曰我在京都走一遭不曾遇著一箇人蘇擬議師曰古佛過去久矣無念有禪師居黃檗獨持風節呵罵諸方特訪之師曰古人道如紅爐上飛片雪柏似且道古人還具透關眼也未有曰我不見有甚麼古人師急指曰背後漸念休去師之勘辨約此類又嘗嘆末流謬惑大乘遂著說若干篇曰宗門或問慨古錄楞嚴臆說涅槃會疏法華意語金剛三昧經註思益梵天經解諦理遺倫一時所宗焉天啓丙寅季冬書顯聖遺囑即至天華辭衆復夜話至丑乃右脇長往閱世六十六坐三十八臘得法者九人編隨機錄八卷流通於世

贊曰余初過會稽師謝世未久觀其遺風謖謖然尚在山中嘗讀序師之妙韵為法苦心求人之概私心竊向往之續讀師集至題無趣錄云夫祖道不可絕繼風穴於法堂痛哭克家之子難逢仰山自記再來莫不以諸佛慧命為懷以度生為急務者也嗟乎師之心至矣盡矣以度生為務矣然非夙承願力者欲竊符以存國余亦深知其不可也

天童密雲悟禪師

禪師諱圓悟字覺初自號密雲宜興人也明嘉靖丙寅生於蔣氏師生八歲知世相無常年二十六發宿慧二十七負薪有省三十棄家又四歲為僧四十桐棺悟道又六歲得受記莂五十二開化龍池於是六建法幢示寂之年七十有七然生不為家四海歸之老不奉詔朝廷慕之及不忘慈今古藏之窣堵不虛

尊人天共享之實爲龍池之眞乳遡滹沱而拓曹谿遠紹鷄足之正裔也師初棄家赤手空肩走事幻有傳禪師傳嘉其志節喜而度之爲大沙門當機輙不爽旨衆皆驚異師終不自肯心苦神勞且代衆役不知有已偶過桐棺山頂豁然大悟情與無情煥然等現覓纖毫過患不可得時傳公已居燕都師即趨省傳公公見乃大喜喜師可倚以支我臨濟也經二載辭還南上天台探禹穴因與周公汝登陶公望齡王公舜鼎本色相見脫略窠臼三公甚敬服越之有道緇素爭識師焉傳公還龍池師因歸省公問你到諸方會見甚麼人師頓脚拍膝以對公笑曰許多時一些氣息也無師曰和尚疑則別參公擂鼓集衆付師衣拂復召入楊前以扶持佛法勉師力行以報先宗師即呈偈曰若據某甲扶佛法任他○○○○○都來總與三十棒莫道分明爲賞罰時年四十有六矣三載傳公遷化又三載衆請繼席龍池自是意緣移徙酬香之會有六計二十六年掀翻露布洞示眞元座下蹴踏常足萬餘指師則當軒據座威震獅猊

海內英靈歛氣自失凡利竿樹對成大寶坊不許門下干倚王公嘗語學者貞觀響道欲瞻風彩上表遜謝往返三四引頸就刃神色儼然吾敬道信大師茅茨石室累煩聖主且請前行吾從洲道澡身滌髮結跏趺逝吾敬汾陽無業休心息念斷絕攀援賜紫及號力陳昔誓收付有司恬然受刑吾敬芙蓉道揩牢著草鞋襆包住院去就之間輕同學子不爲蚖蛇戀彼窟穴吾敬懸菴華祖故師生平意有不可撩衣即行首住龍池五載一日因事上堂曰者裡無人證明且向別處尋討下座便去次住天台古通玄寺茅堂草座法政氷霜晨暮參請間不容髮雖三載而日新海鹽金粟使符至再師憫其迫切曳杖赴之居六載無作無爲崇成大廈牀曆幾滿千輩名卿達士一日相遇獰拳辣掌之下掉臂而去者夥矣有挾貴而問道者師輙掌之貴人曰和尚獨不欲獲法乎師曰山僧法也無護箇甚麼又連掌之斷際故山曰黃蘗者鼓寂鐘沉闃人來請師不忍先蹟零落籃輿度嶺僑五閱月又拂衣則明州黃司理端伯以鄮峯育王寺

而待駕焉黃公又考太白名山爲歷祖庭廢之已久遂與有道紳士俱愴然先以意容恐師難高師慨然移錫至天童古佛殿基曰虛空作殿日月爲燈且道是甚麼人境界還會麼設或未會且看新長老撒開坐具大展三拜於是十一載天龍失守之區歷祖藏身之處無不斬新扶起壯甲東南翼集鱗宗蔚爲僧海其得髓之子一十二人然點胸自許招手橫趨者不可勝計崇禎辛巳天子命外戚田公弘遇賫香賜紫徵住金陵報恩寺師固以老辭退臥通玄峯頂天下圖其頂相書其名號而親之壬午七月七日辰徧巡寮視務午刻宴然示化塔於天童南山緇素奔遝者萬人臨壙慟而失聲聲震山谷清順治庚子住天童門人弘覺禪師道忞編師六會語錄進頒大藏

贊曰斗柄東指鼓腹謳歌於不識不知之中卽釋氏儒童難贊辭焉獨今之薄海內外據大寶坊橫說豎說者操鈯斧於山邊水邊者皆師法會中人也歷攷少林至楊岐其世十七楊岐二十有三世以得師其間法利之普如師者幾何人哉今叢林公論以曹溪高峯永明大慧等類師始末嗚呼誰實錄也無乃瑣枝析玉與

磬山天隱修禪師

天隱禪師者諱圓修出荊溪閔氏說法磬山報恩初與天童悟禪師同出龍池傳之門是師爲笑巖眞孫也師幼明敏生知佛乘常以心齋報母然留連俗諦幾失前因一日過講肆聞楞嚴經云一切衆生皆由不知常住眞心性淨明體用諸妄想此想不眞故有輪轉師惕然驚畏擇龍池幻有傳和尚而依止焉傳示趙州無字話頭師參之半載不發改看本來面目提撕猛切一日普請出窑次有覺所道者云聞常多菩薩出現於四大名山神通廣大傳公厲聲曰我者裡亦不少師僉曰如何是神通傳曰快度磚來着師染指法味心不外緣經百餘日偶閱楞嚴佛咄阿難云此非汝心師脫然慶快如善財入彌勒大閣了釋前疑及侍傳公入城被喝便契臨濟主賓炤用之句於是上天界訪雲松過能仁謁文齋出沒奇機不無可紀萬曆辛丑傳合掩關於龍池曰汝既有新入處

不妨更加精進。他日利導有情。則吾望足矣。未幾傳公北行。師悵然涓遺關中。惟拈頌而已。於其古德公案。如庖丁之解牛。而無碍刃遊也。獨疑乾峯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話。復枯坐蒲團二載。忽聞驢鳴大悟差別玄旨。有偈曰。忽聞驢子叫。驚起當人笑。萬別與千差。非聲非色鬧。甲辰北省傳公於燕京之普炤寺。而師資深契合爲。仍涉獵講庭。瀾翻藏海。探竿禪席。料揀權宜。住後常曰。山僧南北往還。親近知識一十八載。跋涉勞碌。爲已躬切無少怠也。嗚呼師之入道。誠異今時。故得處眞實。用處諦當。常以虛空撲落地語。酧僧理藏鋒之問。以湖州羅蔔宣州薑。酧事藏鋒之問。以有水皆涵月。無山不帶春。酧理事藏鋒之問。以無手人行拳。酧不涉理事藏鋒之問。又僧問。如何句到意不到。師曰。言言見諦。步步迷踪。如何意到句不到。師曰。只在舌尖頭。盡力道不出。如何是意句俱到。師曰。有時獨倚庭欄上。閒看梅花四五枝。如何是意句俱不到。師曰。落花流水去。空負浪游人。師暮年從石磬山遷湖之報恩寺。示衆曰。老僧住個破院子。不能時時爲衆提持佛法。賴土木瓦礫。與諸人轉大法輪。發諸人大機大用。諸人切不得當面蹉過。若蹉過。只知事逐眼前去。不覺老從頭上來。一日俄集衆諄誡。復以後事付囑及門上首。趺坐儼然而寂。塔全身於報恩之左。順治戊戌。大覺琇禪師應北詔時。大會諸山。移塔於宜興之白雲菴。初師居右磬。諸方有以臨濟玄要。配合教乘。作奇特商量者。師憖其惑。常著書復問之。并頌示諸識者。其頌曰。第一玄。一字不加畫。分明是個賊。咄咄咄。處且最毒。第二玄。快手何曾先。撒沙幷撒土。露露露出娘生藕。第三玄。一曲江村岸。風月隨時看。收收收。去箇中流。第一要。驀地忽一笑。笑倒須菩提。攙起迦葉老。第二要。袖裏箇金圈。拈出是莖草。瞬目牛吞了。第三要。伸縮誰能炤。隻手握雙拳。打得虛空叫。師之提唱精奧。大率如此。其門賢箬菴問禪師。編師全錄。流通。與天童悟齊名於世。

贊曰。世傳曹溪下。惟青原南嶽應讖。殊不知嫩桂者。代不乏人也。而石霜下有楊岐積翠也。次出佛果之

門者大慧虎丘也次無準下復出雪巖斷橋也師旣出龍池又與天童並駕化周宇內其久昌二桂凡五抽嫩突其根芽懸讖於少林有以也夫

雪嶠信禪師

雪嶠圓信禪師者四明人姓朱氏出龍池傳禪師之門首住徑山終於會稽雲門諸方服其神峻推尊之曰信公高懷無我至性不羈笑罵自繇人天罔測卽勝劣之戈甲劈今古之藩籬縱饒一問十答而紫羅帳裡不撒眞珠假使未聞先悟而千丈巖門尤遭點額大有傷弓之鳥見形高飛所以短販之徒望風栗足故雖獨據胡牀不啻沖霄埜鶴以至屢遷名刹仍然本色山翁也公生九歲聞彌陀經卽知有出世法於是讀書常諾諾而罷之然詞語絕塵風儀瀟洒猶王謝之玉壺冰映又愛與方客遊遊必領益年二十九竟去家矣遂訪妙禎禪宿於秦望峯下禎舉古激之公反覆研究連七日不知寢食忽仆於石前後際斷如日輪迸空天地一色銜口得偈勢不自禁欲往天台尋印證者度若耶谿忽翹首見古雲門三字得大休歇乃曰一上天台雲更深脚跟踏斷草鞋綳比丘五百無踪跡見得他時打斷筋遂別策入雙髻峰蘿龕石室灰世忘緣間發新聲豪吟達旦而刀斧無痕諸方景焉時有雲棲高弟聞谷者雅相敬善一日各行脚回舉幻有傳和尚相見機緣且稱傳公葆重有類明教嵩枯淡過於餘杭政其接人眞西河獅子也公乃三詣龍池契其機與悟修二禪師爲雁行焉後悟主天童修主磬山公獨菴居垂三十載黃公端伯余公大成請就徑山祖庭陞座拈提臨濟宗旨端伯還西江於崇禎庚辰以廬山開先寺迎公諸山宿衲俱集公一以胎風簸雨之舌振其拈化落草之機或不耐公笑罵而去或經公指喚而心曠神怡公忽拽杖還舊隱衆驚遮挽之不可時往來衲子傳天童規製宏壯條令斬斬乃至運瓦搬石伺杵負薪無不徹底爲人公獨罵之逮天童訃至公又慟之侍僧曰大師昔何罵今何慟也公良久撫膝而起曰咦我掌寧獨鳴乎遂躬至天童書挽章而奠之詞曰同出龍池入路長吳興分袂過錢塘多年拄錫玲瓏石今已

藏身寂寞鄉雲面揭開紅日眼山眉愁斷白花香離離一片苦心事且道何人在影堂北還又入龍池於傳公塔前拈香曰桐棺山下養龍池步入涼風覓我師當戶娑羅空腹樹迎堦芳草昔人眉追思滴血曾留偈會寫傳燈嗣法詩今日塔前成九頓流源千載繼孫兒耆舊乃請示衆公曰我昔第三度登龍池先師曰你草鞋猶未脫也我道何處見草鞋來先師微笑而止我即呈偈曰數載龍池三度登重重問話舌生氷草鞋分付虎狼去雙髻峯頭一箇僧又思當初在山陰看雲門語錄得他的力又在雲棲亦有機錄豈可忘卻所以雲門雲棲一齊拈香供養諸方便道徑山逅嗣雲門徑山以為不然瓜有根樹有葉樹高千尺葉落歸根豈可孤負禹門先師斷斷無此理也然宗門事把住也繇我放行也繇我有時作賓有時作主有時賓主齊彰有時賓主雙忘此乃臨濟家機用人天莫測庸人豈得知也還雙徑禾城道俗以東塔禪林堅致於公公為笑留名緇貴素日邊枝藜公眼幻青白衆叠心驚晚住雲門公年七十有六矣機

天疑大

用益峻精神益勁嘗自號曰青獅翁或稱語風老人又曰迦那尊者每攜童子山遊人見訪或打觔斗人擬議叱退之雜禪窩論公弗恤也順治丁亥中秋謂弟子曰古大立化的也有了坐亡的也有了至倚杖倒卓都有了畢竟老人怎生去好語訖大笑書片紙曰小兒曹生死路上須逍遙皎月氷霜曉喫盃茶坐脫去了乃入寢室憨臥數日忽起坐索茶而啜連唱雪花飛之句擎杯脫去世齡七十七臘全身於雲門庚子朝廷慕之賜帑金五百並委書弘覺忞禪師而新公之塔又臨公頂相於宮中而事焉公居開先時弘覺為西堂洎嗣天童而公獨鍾愛之故弘覺禪師以猶子紀公千秋之綱目甚詳也

贊曰整齊法運臨淵履氷爰師篤慎其心也蠡測者謂師蹶弛自了則優為人則寡蕊明之中葉少室宗風循規蹈矩如喑若聾非師濯之以清泉激之以霜鍾則天方夢夢耳

忠州聚雲吹萬眞大師傳

大師廣眞者字吹萬西蜀僰道宜賓人姓李氏父祖

世籍婆羅門師生惟慕事佛得法於月明和尚萬曆
戊午年說法於瀟湘之湖東禪院次遷忠州聚雲變
州寶峰及雲來興龍巴臺諸刹闡揚大慧宗風崇禎
巳卯七月三十日唱滅於本山嗣法門人曰慧機慧
芝慧麗等依法闍維闍維時遍地荷香襲人烟至松
羃結爲五彩火後收舍利三百餘顆復得黃金鎖子
骨三莖當門二齒變爲紫色建塔於三目山之陽屬
四川觀察使田華國爲塔上之銘署師爲大慧十四
世之孫懶菴鼎需禪師之裔葢大慧初開法於洋嶼
菴時需得法爲第十三位今燈譜載大慧下法嗣共
九十四人訛列需爲第三十五位需既得旨韜光於
福唐山水之間及大慧從梅陽生還時始開法於西
禪入室之子僅得安永南雅志淸安分四人分於元
至正間菴居劍門志淸住天王南雅住龍翔安永說
法於鼓山是爲鼓山永永付悟明法堅二人堅住承
天明住淨慈纂修聯燈會要座下衲子雖衆獨以大
法囑太原苦口益益付筏渡慈當益慈之時約在明
之中葉叢林先德物故禪門死於繩規凡我行道之
士無不藉賴中貴給劄住持慈公輩或不忍視而恬
退於山邊水邊保任乃事隨方接納一箇半箇尚以
篤實承繼祖宗命脉慈得一言顯顯付小菴密密密
二仰欽欽出無念有巳上俱有語錄機緣有付荊山
寶寶付鐵牛遠遠付月明池此三代惟述相見之語
幷付囑之偈月明池公以源流大法付與貞公大師
至師崛起中興光顯大慧之宗師初出世楚之湖南
瀟湘小院衲子相傳上堂示衆入室機緣叢林識者
驚爲大慧再來崇禎辛未臘八日布金檀越內卿田
素菴諸師居忠州聚雲禪院拈香畢竪拂云從上古
人只爲者箇東西顢頇了許多英雄豪傑賺陷了許
多高人達士抛撒了許多油鹽醬醋今日老僧不狥
人情向汝諸人道破只要汝等於日用二六時中行
住坐臥處穿衣喫飯處運水搬柴處承當若承當得
來英雄豪傑也顢頇他不得高人達士也賺陷他不
得油監醬醋也抛撒他不得且問大衆如何是者箇
東西參東吳有居士劉墨仙久游玄墓之門持與恩
問道錄訪師論及楊岐九峰之語師徵云正恁麼時

楊岐在前九峰在前仙良久云和尚又作麼生師便喝仙云者一喝是前是後師翹一足仙禮拜玄臺漢月藏禪師書至師以為千里同風即擂鼓陞堂說妙法語語見聚雲全錄命維那對衆宣讀其書曰大慧禪師說盡人間禪病四百年內望之如渴人求井不料一枝埋沒向三峽錦江之上前得來書語錄已見作略過人第未得從容談三月於水流石上為恨不淺茲聞已返峽中略伸四問萬乞答我更欲禪師起已墜之禪於今日令後輩重見天日於座下斷不令山野遺恨耳書尾復致四問曰正睡著時與死了燒了心之與性牙齒打不著須向者裏希取大用始得如何是此處底大用師答云寧向太陽挂羅刹不來黑暗扮觀音二問沿流不止絕卻真照照不到處如何是吹毛用了急須磨且道磨箇甚麼師答折脚鐺裏淡黃虀三問明處既已脫卻心性切莫在離心性處躲跟除此二途如何相見師答纔過驢胎又闖馬腹四問近世野狐都說心性禪不知姓張始李請禪師代答一轉語貴圖天下衲僧脫卻腥臭師答奪者老賊頭拄杖拗折莫言不道已而師於回書之尾亦致四問以問漢師作相問用水一盌貯米七粒架茅草十字在上請道是甚麼義二問[illegible][illegible]潙仰九十六種圓相收盡六義問有箇收在那一義三問古人道八角磨盤空裏走不知是空走磨磨走空四問老鼠吞大象蝦蟇口邊著吞不入拖不出蒼頭老兒跳一步請下一轉語漢師或有答斯未載焉師之說法垂機勘辨約類如此有正錄十卷廣錄三十種共六十六卷屬水部尚書郎熊汝學捐俸刊行板存忠州治平禪院係法孫燈來編次來住高峰鐵壁慧機之子也

贊曰真師既出世於萬曆之間我禪門正當肇興之時至天崇間諸方有大名稱者俱有書問交通往來未見一言表出大慧宗系之名何也無乃各闡已宗為急務未暇輕重之耶然亦是吳越燕趙衆生鮮福未獲沾師法雨耳康熙丙寅冬余為天童封龕佛事經四明過壽昌禪林訪舊遇師之玄孫統公別菴禪師始悉真師三代全錄不得不為之傳補入僧寶否則闕典之責其在余乎

有正錄三卷幷師下三世語錄若干卷屬四川向化侯譚公元捐俸梓板附嘉興楞嚴藏流通

南宋元明禪林僧寶傳卷十五終

南宋元明僧寶傳後敘

祖師云佛者心清淨是法者心光明是道者處處無礙淨光是三即一皆空而無實有旨哉言矣是以入祖室登祖位者徹其淵底提大機用剪諸見林截異端網如滴獅乳如鼓師絃聖凡莫得描摹而淺深之良以此也吾師幻肆融和尚以承先啓後爲念出靖本一帙授磊曰此乃山僧出匡廬時二十載江湖所集南宋元明諸尊宿大機大用之實錄也汝盍勉之磊退而珍誦徹見吾師爲道爲法良匠苦心歷遡二十世至虎丘隆祖乃至大慧洞下諸宗計五十三人妙唱嘉猷師師道合一代時教眼目俱備郁乎文哉所謂一月臨江千江之月俱映一佛出世三世諸佛齊彰信不誣也或曰此傳始自三佛之下佛燈眞際而至博山雲門天童悟祖輩而止者何耶且方今之世垂慈展拂徧溢支那豈其是非未定而止之者歟曰否否蓋順治至康熙年間諸老宿順闡逆化行解相應者不無其人率皆屬吾師翁弘覺忞老人爲之碑銘狀其生平最詳業已流通宇內稱不朽矣當今天下公論以吾師翁之眼目料揀五宗不爽毫髮雖大叢中峯莫能右之磊小子敢復浪贅蛇足哉茲不揣荒謬承吾師命補敗洞濟兩宗五百年中大有梋闡法化者又四十一人參吾師所撰共訂十有五卷屬會稽王公大偎較而成集備供將來之賢聖經云諸供養中法供爲最乃俾教外別傳之心法弘通流布則古今十世大機大用之旨熾無間矣康熙甲辰年佛成道日門弟子性磊拜題

重刻僧寶傳記

康熙丁未孟夏日棠籬草堂夜煌百物俱燼監院眞發見其傳稿在東山竹園竟不知誰何將出深異祖師光明眞靑妙行入火不壞御走問諸山有道知識諸山樂助就梓印行於離亂之世然山路遙僻剞劂氏非名手俗而且拙部屬點畫不無訛舛其板蛀朽十將有二不堪再用今得四明王生世雄番板於瑞雲精舍書記明慧對字成於乙丑季秋是爲記